大唐衆經音義序

納

終南太一山釋氏

自法王命駕導之者九乘弘傳聲教統之者三藏然則指月之喻無爽於恒規因言之義有契於常則所以實相杳冥開宗於文字權道綜御崇尚於方言且夫一音各解惟聖之筌蹄隨緣別悟在凡之准的西梵天語遂古莫覿東華人言沿時遷貿至如說文在漢字止九千韻集出唐言增三萬代代繁廣寧六文而挺生時時間發寄八體而陳迹求其本據諒在前模覈其離廣誠歸物議夫以佛教東翻六百餘載舉其綱紐三千餘軸隨部出音閒之往說殽鑒群錄未曰大觀然則必也正名孔君之貽誥隨俗言悟釋父之流慈非相無以引心非聲无以通解有大慈恩寺玄應法師博聞强記鏡林苑之宏標窮討本支通古今之乎體故能讎校源流勘閱時代刪雅古之野素削澆薄之浮雜悟通俗而顯教舉集略而騰美真可

謂文字之鴻圖言音之龜鏡者也貞觀末曆勑召參傳宗經正緯咨為實錄因譯尋閱捃拾藏經為之音義注釋訓解援引群籍證據卓明煥然可領結成三袠自前代所出經論諸音依字直反曾無追顧致失教義寔迷匡俗今所作者全異恒倫隨字刪定隨音徵引并顯唐梵方言翻度雅鄭推十代之紕紊定一期之風法文非詞費務在綱正恐好異者輙復略之斯則得於要約失於義本救弊閑信終掩玄化故重陳委想無昧焉序之云尒

一切經音義卷第一 大乘單本

翻經沙門玄應撰

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等大集經

大集日藏分經　大集月藏分經

大威德陁羅尼經　法炬陁羅尼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一卷

摩竭提或云摩竭陁亦言默偈陁又作摩伽陁皆梵音訛轉也正言摩揭陁此譯云善勝國或云无惱害

國一說云摩伽星名此言不惡主十二月也随者處也名為不惡處國亦名星處國也揭音渠謁反

華鬘梵言俱蘇摩此譯云華摩羅此譯云鬘音蠻案西國結鬘師多用蘇摩那華行列結之以為條貫无問男女貴賤皆此莊嚴或首或身以為飾好則諸經中有華鬘市天鬘寶鬘等同其事也字體從髟音所銜反𠃬聲𠃬音弥然反經文作鬋非體也

踰摩字書作逾同庾俱反字林踰越也廣疋踰度也言摩尼者訛也正言末尼謂珠之㧾名也

罣礙字略作罫同胡卦反䋄礙也下古文硋同五代反說文礙止也又作閡郭璞以為古文礙字說文閡外閑也經文作旱音都勒反案衛宏詔定古文官書旱得二字同體說文旱取也尚書高宗夢旱說是也旱非此義

盧舍那或云盧柘那亦言盧折羅此譯云照謂遍照也以報佛淨色遍

周法界故也又日月燈光遍周一處亦名盧舍那其義是也

迴復又作洄澓二形同胡瓌𣳫福反三蒼洄水轉也澓深也

𤸎瞽公户反三蒼無目謂之瞽釋名云瞽目者眠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切刹又作𢶍同音察梵言差多羅此譯云土田經中或言國或云土者同其義也或作刹土者存二音也即刹帝利名守田主者亦是也案刹書无此字即𠜂字略也𠜂音初一反浮圖名刹者訛也應言刺瑟胝剌音力割反此譯云竿人以柱代之名為刹柱以安佛骨義同土田故名刹也以彼西國塔竿頭安舍利故也

沮壞才與反三蒼沮漸也壞敗也經文作俎側呂反肞醢器也一曰置肉几也俎非此用

第二卷

安跱字詁古文峙今作跱同直耳反廣疋峙止也謂亭亭然獨止立也

第三卷

欄楯　又作闌同力寒反下食允反說文闌檻也通俗文闌檻謂之楯王逸注楚辭云縱曰檻横曰楯楯閒子曰櫺𥶡闌楯殿上臨邊之飾也亦所以防人墜墮也今言鉤闌是也

群萌　古文氓同麦耕反萌萌也廣疋萌始也

案萌冥昧貟也言衆庶无知也漢書氓氓群黎是也

弥綸　力旬反周布也易云弥綸天地之道注云弥廣也綸經理也

第四卷

爍明　字書亦奐字同呼攛反煥亦明也謂光明炳煥也

旗幟　極基反釋名云熊虎為旗者軍將所建者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

諧雅　胡皆反諧和也謂閑雅雍容音聲和也雅亦從容欵癡也

寮觀　力尭反寮窓也蒼頡篇寮小空也說文寮穿也經文有從手作撩或從木作橑二形並非今用也

第五卷

衆祐于救反祐助也謂衆德相助成也舊經多言衆祐者福祐也今多言世尊者爲世所尊也此蓋隨義立名耳

仇對渠牛反仇怨也匹也三蒼云怨偶曰仇廣疋仇惡也

憤毒扶粉反說文憤懣也方言憤盈也謂憤怒氣盈滿也亦情感也懣音亡本反煩也

驚駭胡駭反蒼頡篇駭亦驚也廣疋駭起也

名遏古文閼同安曷反蒼頡篇遏遮也詩傳曰遏止也亦絕也

翳目韻集作瞖同於計反瞖目病也說文目病生翳也並作翳韻集作瞖近字也經文有作殪陰而風曰殪殪非此義

孤煢古文惸㷀二形同渠營反無父曰孤無子曰獨无兄弟曰煢煢單也煢煢无所依也字從卂從營省聲卂音雖閏反

第六卷

毗嵐力含反或作毗藍婆風或作鞞
嵐婆或云吠藍婆或作隨藍或言
旋藍皆是梵言之楚夏耳此譯云
迅猛風也

聾聵古文類聵二形今作顡又作聵
同牛快反國語聵不可使聽賈逵
曰生聾曰聵一云聾無識曰聵經
文從肉作膭胡對反肥也膭非經義

噬諸䏭制反三蒼解詁云噬齧也字
林噬啗也啗音徒敢反

滌徒的反說文滌洒也亦除也謂
盪滌洒除去垢穢也

盥掌公緩反說文盥澡手也春秋傳
曰奉匜沃盥案凡澡洒物皆曰盥
字體從手臼水臨皿上也臼音居
六反經文有更從水作灃非也匜音
餘支反似杓柄中有道所以注水也

發趾音止字林趾足也釋名云足一
進一止因以名焉

園圃補五反江東音布二音蒼頡解
詁云種樹曰園種菜曰圃也詩云
無踰我園傳曰有樹也又云折柳
樊圃傳曰菜園也皆其義矣

衰耄字體作𧞤同所龜反說文𧞤減

也亦擯也礼記年五十始癃癃懈
遲令皆作褻下古文毫耄二形今
作耗同莫報反礼記八十日耄鄭
玄曰耄惛忘也亦乱也
甲胄古文軸同除救反廣疋胄兜鍪
也中國行此音亦言鞮鍪江南行
此音鞮音低鍪莫侯反
第七卷
八梵八種梵音者案十住斷結經云
一不男音二不女音三不強音四不
耎音五不清音六不濁音七不雄
音八不雌音
愽綜子送反綜習也三蒼綜理經也
謂機綱紀領絲者也
第八卷
僅半古文勤墐二形同渠鎮反僅劣
也僅猶纔也
錠光大徑反又音殿三蒼无柄曰錠
有柄曰鐙一云無蹈曰錠有蹈曰
鐙亦即然燈佛也諸經中作提洹
竭佛梵言也
第九卷
渾濁後昆後衮二反渾亂也說文渾

水流聲一曰洿洿音一胡反

顧眄　眠見反說文邪視也蒼頡篇旁視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謂視為眄也

第十二卷

惠施　胡桂反周礼施其惠鄭玄曰賙衣食曰惠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是也說文惠仁也詩傳云惠愛也

貧窶　瞿庾反蒼頡篇無財曰貧無財備礼曰窶詩云終窶且貧傳曰窶無礼是也字書窶空也貧陋也

福伽羅　經論中或作富伽羅或作富特伽耶舊譯云人應云補特伽羅此云數取趣也

恃怙　古文㤓同時止反下胡古反恃賴也尒疋怙恃也韓詩无父何怙怙賴也無母何恃恃負也

妖豔　又作㜸同於驕反三蒼妖妍也謂少壯妍好之皃也下又作豓同余贍反說文好而長曰豔美也方言秦晉之閒謂美色為豔豔美也字從豊音匹弓反盍聲

第十三卷

摩㝹奴侯反正言摩奴末耶此云意生身言諸天等從意化生也

不殉旬俊反尚書殉于貨色注云殉求也亦營也

第十四卷

六親漢書以奉六親應邵曰六親者父母兄弟妻子也蒼頡篇親愛也釋名云親櫬也言相隱櫬也

侮慢古文侮同亡甫反廣疋侮輕也說文侮傷也謂輕傷玩弄也

遞相古文递同徒礼反尒疋遞迭也郭璞曰遞更易也迭音徒結反

珎饌又作籑同仕眷反說文饌具飲食也論語先生饌馬融曰饌飲食也

差邁莫芥反說文遠行也廣疋邁歸往也詩云日月其邁是也

第十六卷

沃燋烏木反迦延云沃燋者无限生死案郭璞注江賦云大壑在東海外沃燋海所瀉源水注處也

第十八卷

榴扣哭後反論語以杖扣其脛注云扣擊也三蒼作敂

六瘤力周反通俗文肉胅曰瘤三蒼瘤小腫也尾卽無瘤經文作流注之流非也胅音徒結反

或遺余季反廣疋遺與也尒疋貽遺也謂相饋遺也遺猶贈也經文從貝作饋近字也

冠冕眉辯反世本云黄帝作冕周礼弁師掌王之五冕鄭注云冕延上覆也謂大夫以上冠也

噍牙譙笑反蒼頡篇噍咀嚼也説文噍嚼也

第二十卷

七仞如振反説文仞謂申臂一尋也故論語夫子之牆數仞包咸曰七尺曰仞令皆作刃非也

第二十一卷

襌頭是戰反梵言襌豆或言襌兜或言繕都此譯云衆生也

第二十六卷

櫳檻力東反下胡黤反三蒼櫳所以盛禽獸檻闌也廣疋櫳牢也謂養禽獸之所也説文櫳檻也檻圏也圏音渠遠反

捫摸莫奔莫本二反捫亦摸也詩云莫捫朕舌傳曰捫摸持也謂執持也經中有作摩捉日月曰也

僉皆且廉反僉咸也小尒疋僉同也方言自關而東五國之都謂皆爲僉

循身古文作彴同似遵反三蒼彴遁也尒疋率循也注云又爲循行也循亦巡也巡歷也循自也

第二十七卷

蠱毒公戶反說文蠱腹中虫也謂行虫毒也經文從虫作蛄音古胡反螻蛄螅蛄也蛄非此義

溉灌歌賚反說文溉灌注也

涅潦郎道反說文雨水也謂聚雨水爲洿潦也

第二十八卷

密迹梵言散那此譯云密主密是名以知佛三密功德故也主者夜叉主也案梵本都无迹義當以示迹爲神故譯經者普義立名耳

耎中而兗反梵言浸桑慶此云耎通俗文物柔曰耎三蒼耎柔弱也

第二十九卷

胞胎補交反說文胞兒生裹也尒疋

胎始養也

軻梨口佐反應云軻地羅此譯云軻
者空也地羅者破也名空破山也
由乹巨焉反大論作揵陁羅山此譯
云由揵者雙陁羅者持名雙持山也

第三十三卷

眩惑古文眴迿二形同侯遍反字林
眩乱也漢書黎靳條支國善眩寀
眩亦幻也靳音居言反

第三十四卷

齗齶牛斤反說文齒肉也齶又作腭
咢二形同五各反齒內上下肉也
伊屋延或云噎屋延皆訛也正言鷖
屋延此康王名也噎音烏賢反鷖
烏奚反

第三十七卷

兩闢脾亦反說文闢開也經文有作
僻疋亦反避也又作辟卑亦反辟
法也理也辟非此義

第四十卷

藉草茨夜反案藉猶薦也釋名云所
以自薦藉也

或級爵立反禮記級次也左傳加勞
賜一級又云斬首二十三級秦師
旋斬首一人賜爵一級因名賊首
為級也
第四十三卷
罪舋羲鎮反舋罪也亦瑕隙也過也
字體從壬分聲釁省血祭也象祭
竈也
第四十四卷
澍法之喻上句二反時雨也謂潤生
百穀者也說文上古時雨所以澍
生万物者是也
拜署時恕反署位也謂署置之處敕
也國語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
也謂表識也署所以朝夕處君命
也字從四者聲
第四十五卷
達櫬叉覲反案尊婆須蜜論亦作檀
櫬此云財施解言報施之法名曰
達櫬導引福地亦名達櫬復次劑
意所愛成彼施度於今所益義是
檀櫬又西域記云正言達櫬拏或
云馱器尼以用右手受他所施為

其生福故從之立名也

第四十八卷

池沼之遶反說文沼池也梵言賀邏馱捴言池水也

第五十一卷

舩舶音白埤蒼舶大舩也通俗文吴舩曰艑晉舩曰舶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者是也艑音蒲殄反

門閫又作梱同苦本反三蒼梱門限也礼記外言不入於閫是也

西阿於何反韓詩云曲京曰阿阿謂山曲隈處也

周羅此譯云小寶也舊言由羅應云枳由邏寶此云瓔珞弥呵羅應云弥珂羅此云金帶

舟楫又作檝同子獵反易云黄帝剡木為檝通俗文櫂謂之檝釋名云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

宣叙古文愃同雪緣反宣通也尒疋宣遍也說文叙次第也

第五十三卷

讌集又作宴燕二形同於薦反小會也國語親戚宴饗賈逵曰不脫屨

舛堂曰宴經文有從酉作醼讌二
形並非也
第五十四卷
班下案古書或作頒同補薪反頒
遍也尒雅班遍賦與也
巖嶕又作礹同牛衫反說文巖峯也
亦峻險也下又作隥同五各反通
俗文重甗曰隥甗音言甑也山如
重甑曰隥
第五十五卷
囹圄力丁反下魚呂反獄名也周礼
三王始有獄廣疋夏曰夏臺殷曰
羑里周曰囹圄皆獄之別名也羑
音弋久反
榜笞蒲衡反下又作拾同丑之反字
書榜棰也說文笞擊也
流弥尼亦名嵐毗尼園名也諸經或
作藍毗此云解脫處亦云斷亦云滅正
言藍皋尼此云臨盥即上古守園婢
名也因以名園飯那此云林也皋
音狀晚反
瞿夷或言憍曇弥正言高荅弥此云
明女十二遊經云明女

第五十六卷

殄滅爲殄反聲類云殄没也滅盡也消絶也

繒纊自陵反下今作絖同音曠說文繒帛也纊綿也絮之細者曰纊

渕渟狄經反廣疋渟止也埤蒼水止曰渟字書水滯也

第五十八卷

亘生歌鄧反詩云亘之秬秠傳曰亘遍也經文有作緪音桓緩也又作緪公曾反大索也並非經意秠音披鄙反

擲裂宜作攫九縛居碧二反說文攫爪持也攫拏也蒼頡篇攫持也淮南子云獸窮則攫是也

摩伽羅魚亦云摩竭魚正言麼迦羅魚此云鯨魚謂魚之王也風土記云海中有鯨魚長數千里穴處海底出則潮下入則潮上入出有時故有上下

無軶又作枙同於革反犁枙也亦車軶也壓牛領者也

大方等大集經

一切經音義卷第一

[illegible]

第一卷
降注之喻反說文注灌也瀉也經文
從雨作霔非也
厭人於琰反鬼名也梵言烏蘇慢此
譯言厭字苑云厭眠內不祥也蒼
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字從厂一
音呼旱反猒聲 山東音於葉反
第四卷
迦陵頻伽經中或作歌羅頻伽或云
加蘭伽或言羯羅頻迦或言毗伽
皆梵音訛轉也迦陵者好毗伽者
聲名好聲鳥也
命命梵言耆婆耆婆鳥此言命命鳥
是也
良祐力張反良善也亦賢也下胡救
反字林祐助也
多伽羅香此云根香多摩羅跋香此
云藿葉香胥垣花垣音直尸反此
譯云相應花也
第六卷
乇卓知角反卓越也釋名言舉腳有
所卓越也
庭燎力燒反鄭玄注周禮云樹於門

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經文作錠
鐐二形又作焥並非也
摩夷正言摩怛理迦此云本母理為
教本故以名焉
第八卷
不肖先妙反小尒雅云不肖不似也
謂不似其先故曰不肖謂儜惡之
類字從肉小聲
煒燁于匪反下為獵反說文煒盛明
皃也方言曄盛也經文作瑋曄非
體也
耐磨奴代反謂堪能任耐也耐能也
蒼頡篇耐忍也
穿押古狎反尒雅押輔也謂押束也
經文作甲非也
第九卷
援助于眷反謂依援護助之言也
窯師餘招反說文燒瓦竈也通俗文
陶竈曰窯也
村屯徒昆反字書屯亦村也廣雅屯
聚也聚音才句反
摩納或云摩納婆或云摩那婆或云
那羅摩那皆是梵音訛轉耳此譯

云年少淨行亦云人也

第十二卷

揵椎直追反經中或作揵遲案梵本臂吒揵稚臂吒此云打揵稚所打之木或檀或桐此無正翻以彼無鐘磬故也但揵稚相濫所以為誤已久

羅差或言洛沙訛也應云勒叉此譯云紫色也

憍奢耶此譯云虫衣謂用野蚕絲綿作衣也應云俱舍此云藏謂蚕藏在蠒中此即野蚕也

趍走又作趨同且瑜反釋名疾行曰趍疾趍曰走

圊廁七情反廣雅圊圂廁也皆廁之別名也

瓌異又作傀瓌二形同古迴反傀美也廣雅傀偉奇玩也

𡰱之古文㪟同於舉反𡰱當也亦止也尒雅禦禁也

婁挛豬反尒 嘍濘渚口反下垫定反 婁婬丁礼反

羅緹他礼反 娑跑直知反

第十五卷

劫波育或言劫貝者訛也正言迦波羅高昌名氎可以為布罽賓已南大者成樹已北形小狀如土葵有殼剖以出如柳絮可紉以為布也

紉女珍反

僂躄力矩反僂曲也下方尺反躄不能行也字從止

跛蹇又作尳同補我反下居免反字林跛蹇行不正也

窊面一瓜反廣雅窊下也經文作洿一胡反洿池也

櫨欂來都反下蒲麥反三蒼柱上方木也山東江南皆曰枅自陝以西曰楮枅音古奚反

怡懌古文斁同翼之反下以石反尒雅怡懌樂也經文作津液之液非也

監領古文譼同公衫反方言監察也亦覽也經文作鑒非體也

輨轄古緩反下又作舝鎋二形同胡瞎反方言關之東西曰輨亦曰轄謂軸頭鐵也鎋鍵也經文從竹作管非體也

鞦紖又作紲緤二形同直忍反謂牛鼻繩也

旒幢字書作旈同呂周反謂旌旗之垂者也天子十二旒諸侯九旒是

第十六卷

焦悸古文痵同其季反字林心動也說文氣不定也

蚩笑充之反蒼頡篇蚩輕侮也經文從口作嗤非體也

第十七卷

郁鳩於六反鵃鷅力知反蔚耆於貴反瓔婆力計反

第二十卷

唏縁呼几反嘍棃力口反經文作𨽍非也研啾子由反

膝伽息七反經文作鏉非也提囊而羊反

蘢隨徒加反經文作馳非也茂腿吐褱反經文作踶非也

遁走今作遯遂二形同徒頓反遁遯也廣雅遁避也

第二十一卷

刀戟居逆反字林有枝兵器也長六尺

确盡苦角反孟子曰确瘠薄地也今亦取此

确瘦苦角反通俗文物堅硬謂之确今取其義

奎星(口携反)婁星(力侯反)昴星(莫飽反)觜星(子累反)

第二十二卷

嘻䜄(盧奚反 吐文反非也)基究倚(竹以反 作鑽非也)漉婆鋱(昌反 經文)弍隨睺

溪婆(作他 父反 美非也)至肸(胡耽反 經)

薜荔浦細反下力計反正言閉麗多此譯云祖父或言餓鬼是餓鬼中最劣者也

尼䩫(徒刀反)蔑廁(若六反)隨喝(或作諭二形同安)

賬那(丑上反 摒文從口作䁈非也)

兵革古核反軍旅之事曰兵革謂兵器雜有皮革也

第二十三卷

嗿嗿(陵角反)𢲡仇(都渠反 倓作 六反 下)羅緺(丑反 鵃)

鞞呼(足反)尤輿南(於反)伽恨(力反)尚位

羅(丁作 奚鞡 反非 經也 文)

挺埴尸延反下時力反挺擊也和也埴土也

第二十六卷

手探他含反說文手遠取曰探也

伶傳歷丁反下疋丁反三蒼伶傳猶聯翩也孤獨貞也

第二十八卷

腽䐁翼之反下而羊反 曦呿於六反下兒廡反經文從直作

蟣非也 腽摩一丸反 䠊比目月反

第二十九卷

迦睇他第反一音徒計反依字傾視曰睇

霡雨力金反兩自三日已上為霡

係心古文繫繼二形同古詣反係綴也繫束也

大集日藏分經

第一卷

僧伽藍舊譯云村正言僧伽羅磨此云衆園也

生挑他堯反聲類挑抉也謂以手抉取物也抉音烏決反

俱蘭吒花或云拘蘭荼花此譯云紅色花也

第二卷

適沙布吾反又作補婁沙或言富留沙皆訛也正言富盧沙此言士夫或言丈夫經中或作甫訛也

飲必〈都我反 正視反〉羅摩〈蘇可反 葉合反〉羅謎〈于可反 葉鳩反〉門復鎮〈固賢奚〉
駁跛〈徒古反〉婆郵〈力可反〉璽鑠〈是反〉
摩爹鉢郎羅杉
三娃〈之反〉啞〈沒〉喊〈呼丑〉惡〈下〉踦〈居綺〉
窣〈歌〉朱〈桑反〉這嘍〈一戒一反 反 叱〉伊儸
〈刀反〉系毗〈下反〉〈第〉〈勒 口 反〉

第三卷

唵句〈烏感反〉眵提〈充支反〉那㨹〈他縣反〉

頻婆人案佛本行經云頻婆羅此數

當十兆也

第四卷

培䩞〈蒲來反 口二反〉阿紉〈女珠反〉蛭經〈扶必反 下徒結反〉

䵶究居美反廣雅究盜也左傳在內

曰䵶在外曰究

第五卷

䫌頷又作髏同力侯反埤蒼頭骨也

下胡感反方言頷頤頷也

腥臊又作胜同先丁反下又作鱢同

桑勞反通俗文魚臭曰腥猳臭曰

臊猳音加

第六卷

羸瘠古文膌同才亦反說文膌瘦瘠

亦薄也

蠅蛆千餘反三蒼蠅乳肉中曰蛆經
文從虫作蛆子餘反蝍蛆蜈蚣也
又作疽久癰也二形並非經義

得臛呼各反王逸注楚辭云有菜曰
羹無曰臛

蔔䪥又作韲同子奚反醬屬也醢醬
所和細切曰齏全物為菹今中國
皆言齏江南悉言菹

脊𣝪相傳力甚反正言棟居屋中也
亦言梁

掌柱勑庚恥孟二反今謂邪柱為掌
也經文作棖非體也

任娠書隣反懷胎為娠漢書孟康曰
娠音身今多以娠作身兩通也

凍腸又作瘍煬二形同於歇反謂傷
熱煩悶欲死也

石撩力彫反撩擲也說文作撩相擊
也

第七卷

刪那所姧反龍王名也依字聲類刪
定也

屏中蒲定反廣雅圊圂屏廁也

乳哺蒲路反字林哺咀食也謂口中
爵食也
不憚徒旦反詩云豈敢憚行注云憚
難也亦畏也
第八卷
人黶烏簟反黑子也說文中黑也
翌軫夷職反下之忍反北方宿名也
翌亦作翼
呰吉蘇計奚饑二反此火天也姓呰
吉利多耶尼
拓地古文𢇍祏二形今作㨖同他各
反
剟毅魚既反說文毅有決也孔安國
注尚書云煞敵為果致果為毅
親昵又作暱同女栗反尒雅昵親近
也又云昵亟也親昵亦數也
炒糗古文䵂𪎭𪌖𪍐四形今作𩱶䕩
䆐四民月令作炒古文奇字作𪉷
同初狡反方言熬𪏰火乾也
愼儆古文憼儆二形今作警同居影
反警戒愼也廣雅警不安也
嘲戲又作啁同竹包反蒼頡篇云啁
調也相調戲也

第九卷

蛸飛於全反字林虫負也動也或作翾呼全反飛負也

桁械胡郎反下胡戒反通俗文云拘罪曰桁械謂穿木加足曰械大械曰桁

他侈音是又時移反依字尒雅侈怙恃也

勖勖苦骨反廣雅勖勤也埤蒼力作也

齧齰口迹反謂齧食也

第十卷

燂身聲類作燂燖二形字詁古文[illegible]鬵二形今作燅同詳廉反通俗文以湯去毛曰燅經文作爓𥭍說文等音昔余瞻反又羊占反火爓爓也爓非經義

嗽於又作欶同山角反欶吮也經文從口作嗽俗字也

刀碪又作椹㪁二形同猪金反鈇砧也

烙口力各反謂燒物著人曰烙經文作爍式酌反

大集月藏分經

第一卷

囉𠴁　烏礼反字又作誒依字義廣雅誒譍聲也

棖觸　說文作橕柱也隱音紂庚反字統作棖丈庚反棖觸也嫽𢿞觸亦作㪇音文衡反

第二卷

齊鼓　今清樂中有此鼓鼓面安齊故云齊鼓也

𥂕鼓　力占反謂以瓦為䥥葦為兩面用杖擊之者也經文作鏊

矛穳　又作鉾䂂二形同莫侯反說文矛長二丈建於兵車下千乱反廣雅穳謂之鋋鋋矛也今江湘巴南僕人工用穳鋋音蟬僕音口奚反經文作纍非體也

胆倿　千餘反謂胆妬也下奴定反謟媚也字從女從仁論語惡夫倿者此即從女之義左傳云寡人不倿不能事父兄此即從仁之義也

登祚　徂故反祚位也祿也亦福也祥也

狡猾 古夘反下胡刮反方言凡小兒多詐或謂之狡猾猾亦乱也三蒼猾黠惡也

佛仍 又作訪㐌二形同而陵反廣疋云仍重也尒疋仍因也乃也

第三卷

塵曀 古文壇同於計反小尒疋云幽曀闇昧冥也尒疋陰而風日曀釋名云曀亦翳也使日不明淨也

怨讎 視周反三蒼怨偶日讎讎對也尒疋讎疋也

螽鼠 亘作鼢籀文作鼢同之弓反尒疋鼢鼠說文即豹文鼠也經文作螽音終虫名也

訓狐 關西呼訓侯山東謂之訓狐即鵂鶹也一名鵂鶹經文作勳胡非體也

土梟 古彫反惡鳴鳥也說文不孝鳥也經文作鬼梟或作禿梟非也

蔚茂 於謂反蒼頡篇云草木盛皃也廣疋蔚亦茂也翳也

期剋 渠基反下又作勊同口勒反言必當也經文作忌非也

第四卷

蓄息 父袁反蓄滋也謂滋多也釋名息塞也言物滋息塞滿也今中國謂蓄息為嬔息音匹万反周成難字作嬔息也同時一嬔亦作此字

第五卷

羅嬔 普諂反

𦆵捍 胡計反下公旦反

海島 古文隝同都道都晈二反說文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島釋名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人物所趣如鳥之下也

迦利 或名歌利王論中或作迦藍浮王正言羯利王此云鬪諍王也

第六卷

佉伽婆 沙又作渴伽皆訛也正言朅伽此譯云犀牛毗沙拏此云角朅音去謁反

綵呵 又作𥿄同息里反天童女名也依字又作枲籀文作𦇥謂壯麻有子者也

陂濼 筆皮反下匹莫反大池也山東名濼幽州名淀淀音殿今亦通名也

經文從水作泊借音非體也

第七卷

純淨時均反謂専一不雜也方言純好也大也經文作醇說文不澆酒也又作淳濃之淳其義一也

尸伅又作諚諸二形同勑嫁反乾闥婆名也黄馳翼周翼救二反此龍名也

蒴矅莫光反 傍伽霍加反 黚婆利九嚴反 棄阿息里反 黳軋一兮反

謫罰鄙革反通俗文罰罪曰謫字林謫罪過也責也說文罪之小者曰罰罰亦折伏也

第八卷

婁湅桒侯桒穀二反依字濯生練曰湅去舊垢曰浣一云以手曰湅以足曰浣也

雷鼓力迴反周礼雷鼓鼓神祀鄭玄曰雷鼓八面者也

第九卷

讇鞞是壇反下蒲迷反國名也

鄯善時戰反漢書本名樓蘭因傅介子斬其王復更名鄯善在烏耆國

南胡國陽關外也
鄯羅烏奚反阿修羅王名也

第十卷

遮嗟耶勅轄反國名也依字韻集云
咀嗟語不正也

曰虹胡公反江東俗音絳尒定音義
云雙出鮮盛者為雄雄曰虹暗者
為雌雌曰蜺蜺或作霓霓音五奚反

把折父美反下恥格反尒定把毀也
折裂也尒定把覆也廣定折分也

大威德陀羅尼經

第一卷

瞸眼又作矏同火涉反通俗文一目
眨曰瞸謂眇目視曰也眨音莊狹反

䁲眼式亦反說文目疾視也

眇眼亡紹反說文一目小也釋名云
目匡陷急曰眇眇小也

矘眼他莽反字林目無精直視也亦
失志皃也

瞎眼一決反說文目深皃也

瞜眼苦携反廣蒼目少精也說文目
不相聽也

睒眼式冉弋冉二反說文暫視也

睉眼子戈似戈二反字林小目也

覞睴下殄反下胡本公困二反說文
覞目出皃也睴大出目也謂人目
大而突出曰睴

眣眼徒結反字書目出也又作𥄉字
苑𥄉疑也經文作垤𧅞堆也垤非
經義

眅多匹姧匹諫普扳三反說文眼多
白也春秋傳曰鄭游眅字子明是也

繚戾力鳥反下力計反不正也謂相
糺繚也經文作膫力彫反脂膫也
膫非此義

疑剌且漬反方言凡草木剌人關西
謂之剌燕朝鮮洌水之閒謂之茦

懸臃又作癰同於凶反喉中肉也釋
名云癰擁也謂氣至擁塞也經文
作甕非也

第二卷

羶臭說文羴或作羶同失然反羊臭也

惇直蒼頡解詁云古文敦同都屯反
說文惇厚也方言惇信也謂誠皃
也亦樸也大也

第三卷

洲潬徒亶反尒疋潬沙出也謂水内
沙堆也經文作埏音延埏道也埏
非字體

那啼呼几呼箕二反

婁蔔方禹反 訢婁虚斤反

第四卷

百穫倉乱䕩鸞二反穫擲也經文作
炊羆字非也

恐嚇呼嫁反詩云及予来嚇箋云距
人曰嚇亦言恐赫或言恐喝皆一義也

第五卷

冊地楚責反 黟荼一奚反

虱蟠所乙反下竹皆反

第六卷

多霤車力救反星宿異名也

第七卷

勃嘍力口反

麴豆留渠掬反經文作毬非體也

嘔多烏後反

阿履那此云山羊正言曷剌拏揔言
麞麃等名也

慶迦吒莫可反此云獼猴

跋詑勒嫁反 羅甓蒲計反

利鈇方于反莝刃也亦云橫斧也蒼頡篇鈇莝鈇也謂橫斧也莝刃也說文鈇莝斫也謂莝刃也公羊傳云不忍加之鈇質是也

嚘嘍於求反囉咤竹嫁反婆俞以朱反

匕嘶卑以反下斯奚反

第八卷

掐麑字詁今作搯同呼皮反手指曰麑謂旌旗指麾衆也因以名焉周礼建大麾於田夏后氏所建

馰羅於糺一子二反從頻婆羅至馰羅破此數名也

第十一卷

狗皾又作皾同五敎反中國音也又下敎反江南音也說文皾齧也經文作骹苦交反脛膝骨也骹非此用

毛毴布莽反謂毛布也字林劉之方文者曰毴通俗文織毛曰罽斜文曰毴經文作毴非也

那娜乃可反歧蹬音登婁喃女咸反

蜱犁父奚反蔓譽羅莫板反

第十二卷

閹人於儉反說文閹豎宮中閹昬閉

門者也周礼閽人鄭玄曰閽精氣
閉藏者今謂之宦人也主閉門戶
故曰閽

覢電又作睒同式冉反說文覢見也
亦不定也經文作閃窺頭也

第十三卷

胆戶且餘反通俗文肉中虫謂之胆
經文作鉏葅二形並非體也

羅毦人志反廣疋毻毦罽也織毛曰
罽也毻音唐

第十四卷

婪啉力南反依字啉聒也謙也

呞食又作齝𪗋二形同勑之式之二
反尒疋牛曰齝謂食已復吐出也

第十五卷

趂逐丑刃反謂相追趂也關西以逐
物為趂也

謇吃居展反下又作㰦同居乞反通
俗文言不通利謂之謇吃易云謇
難也聲類云吃重言也

第十六卷

評論皮柄反字書評訂也訂平議也
訂音唐頂反

鑯觜今作嗽又作觜同子累反廣疋觜口也方言觜鳥喙也經文作嶲非也嶲音似兖反

鵂侯許牛反鵂鶹也亦名訓侯一名鉤鵅晝伏夜鳴者亦名怪鳥

從窠又作窼薖二形同苦和反廣疋橧窠巢也小尒疋云雞雉所乳謂之窠在樹曰巢在穴曰窠也橧音則恒反

第十七卷

為捍又作扞同胡旦反說文扞止也亦蔽也衛也經文作翰高飛也長也翰非此用

垂胡又作頶咽二形同戶孤反說文牛頷垂下也釋名胡在咽下垂者也經文作壺非體也

第十九卷

斤斵居勤反說文斤斫也斤钁也下古文斵同竹角反說文斲斫也經文作釿魚斤反釿劉也釿非經義

韛囊埤蒼作韛東觀漢記作排王弼注書作橐同皮拜反所以治家用炊火令熾者也

而蹶巨月居月二反說文蹶僵也廣
疋僵仆也

法炬陀羅尼經

第一卷

[illegible]婆手甘反　致妳奴解反

笳吹或作葭同古遐反今樂中有笳
卷笳葉吹之因以名也

第二卷

阿蘭拏女加反或云阿蘭若或言阿
練若皆梵言輕重耳此云空寂亦
云閑寂閑亦無諍也蘭音借為力
奸反經中有從口作嚂義非也

善馭今作御同魚據反駕馭也謂指
麾使馬也凡言馭者所以驅之也
內之於善也

鑪鍋字體作鬲又作鬴同古和反方
言秦地土釜也

翱翔五高反迴飛也飛而不動曰翔
釋名云翱敖也言敖遊也翔徉也
言彷徉也

埻的之允之閏二反通俗文射堋曰
埻埻中木曰的說文射臬也射侯
也以熊虎之皮飾其側方制之以

為埻臬音牛列反槷也

無揬徒果反射堋也經文作埵丁果反埵果也埵非此義堋音朋

僮隸力計反周礼男子入于罪隸鄭玄曰隸奴也隸賤也役也僕隸也字從米𣪠聲𣪠字從又從祟𣪠音之芮反

挾持胡頰反尒疋挾蔵也方言挾護也

第三卷

寥廓或作廓同力彫反埤蒼寂寥無人也廣疋寥深也經文作遼遠之遼非體也

傳憩又作愒蒼頡篇作㲉同墟例反尒疋憩息也舍人曰憩卧之息也

磧中且歷反廣疋磧瀨也水淺見石者也說文水渚有石曰磧也

暴曬蒲卜反下所懈反說文暴晞乾也字從日從出從廾米字意也廾又作拜同巨凶反兩手持也

趣足千屢反趣猶纔也說文趣疾也經文作趍千臾反疾走也

第四卷

羇縶又作馵同猪立反詩云縶之傳

曰縶絆也亦拘縶也

坑穽古文阱汬二形同才性反說文大陷也蒼頡篇穽謂掘地為坑張禽獸者也

呵叱虚逸反亦呵也方言呵怒也陳謂之呵亦叱咄也

第五卷

阿梨耶此譯云出苦者亦言聖者

舩櫂又作棹同馳校反釋名在旁撥水曰櫂方言楫或謂之櫂所以櫂舩也

帆㠶又作颿䫲二形同扶嚴扶泛二反三蒼颿舩上張布帊也釋名云舩隨風張幔曰帆謂施舩頭風吹以進也帊音普嫁反

餱糧胡鉤反說文餱乾食也詩云乾餱以愆傳曰餱食也經文從米作糇非也

為根古本反根轉也謂筌簇上轉繩也

第六卷

蜱羅尸補迷反或作閉尸此譯云肉團也

猖狂齒楊反謂蔑易情性也亦狂騃

也莊子猖狂妄行是也
掩襲古文戢褶二形同辭立反左傳
凡師輕曰襲注云掩其不備也又
云夜戰曰襲
第九卷
擧措且故反蒼頡篇措置也又安也
亦施也
嘶聲又作誓撕二形同先奚反埤蒼
聲散也亦悲聲也
第十卷
菅針賈顏反尒疋茅屬也白華一名
野菅也
貪惏字書或作啉今亦作婪同力南
反惏亦貪也楚辭衆皆競進而貪
惏王逸曰愛財曰貪愛食曰惏
桎梏之逸反下古木反在手曰桎在
足曰梏蒼頡篇著曰桎參著曰梏
苛暴賀多胡可二反說文苛尤劇也
亦煩擾也𤔡急也亂記苛政猛於
虎是也
第十四卷
偉壯埤蒼作瑋同于鬼反說文偉奇也
穳稓子亂反韻集穳鋋也今江湘以

南傒人工用穳鋋音蟬下又作梿
同蒲項反說文桰棁也謂大杖也
棁音他活反

第十七卷

儕類士皆反字林儕等也儕猶輩類
也左傳晉鄭同儕是也

鵂鶹許牛反下力周反字書鵂鶹鉤
鵅也廣疋鵂鶹鵋鶀也亦恠鳥也
關西亦名訓侯山東亦名訓狐纂
文云夜則拾人爪也

甫此方父反釋名云甫始也又甫者
男子美稱知子莫若於父父言子
有用即為美稱故字從父從用父
亦聲也

田疇直流反國語田疇荒蕪賈逵曰
一井為疇九夫為一井也左傳取
我田疇注云並畔為疇蒼頡篇田
種禾稼也疇耕地也

第十八卷

芟刈所巖反下牛卧反芟刈草也芟
除也刈猶斫也

第二十卷

黿虬魚袁反下渠周反黿大黿也廣

足有角曰虬龍熊氏瑞應圖曰虬龍黑身無鱗甲淮南子女媧之時服應龍驂青虬是也

坻弥三蒼音低下諸律中皆作遲謂大身魚也其類有四種此則第四種最小者也手相吞食也

祁寒渠夷市尸二反尚書冬祁寒小民亦惟怨咨孔安國曰祁大也冬大寒民猶怨也

多嘔又作歐同於口反歐亦吐也釋名云嘔傴也將有所吐脊曲傴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

翻經沙門玄應撰

大般涅槃經

第一卷

壽命　視柳反案壽亦即命也壽取一期之名命取人之生分但異名耳說文壽久也釋名云生已久遠氣終盡也又音視溜反上壽也溜音力救反

阿利羅跋提河　涅洹經作熈連河皆訛也正言呬剌拏伐底河呬剌拏此譯云金伐底此言有名為有金河呬音許梨反剌力曷反

娑羅　涅洹經作園林案西域記云此樹在呬剌拏河西岸不遠有娑羅林其樹形類槲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樹特高是如來涅槃之所也

等視　字詁古文眂眡二形今作視同時旨時至二反廣雅視覩也說文視瞻也釋名云視是也言察其是非也

羅睺　胡鉤反正言曷羅怙羅此譯云

障月但此人是羅怙阿修羅以手
捉月時生因以為名也
為作于危反下茲賀子各二反為作
也又音于僞反二音通用
晨朝食仁反尔疋晨早也釋名云晨
伸也言其清旦日光復伸見也
頗梨力私反又作黎力奚反西國寶
名也梵言塞頗胝迦亦言頗胝此云
水玉或云白珠大論云此寶出山
石窟中過千年氷化為頗梨珠此
或有也案西域暑熱無氷仍多饒
此寶非氷所化但石之類耳胝音
竹尸反
馬腦梵言摩娑羅伽隸或言目娑邏
伽羅婆此譯云馬腦案此寶或色
如馬腦因以為名但諸字書旁皆
從石作碼碯二字謂石之次玉者
是也
號哭胡刀反尔疋號呼也大呼也釋
名云以其善惡呼名之也號亦哭
也字從号虎聲經文作嘷說文嘷
咆也左傳豺狼所嘷是也嘷非此
義又從口作呺俗僞字耳

涕泣他礼反字林涕泣也無聲而淚日泣

哽噎古文𩟄腰二形又作鯁同古杏反哽噎也聲類云哽食骨留嗌中也今取其義下於結反說文噎飯窒也詩云中心如噎傳曰憂不能息也嗌音益窒竹栗反經文多作咽於見於賢二反咽吞也咽喉也咽非字體

震動之刃反公羊傳曰地震者何地動也周易震動也經文有從手作振掉也掉亦動也二形通用

戰掉徒吊反字林掉搖也廣疋掉振動也經文作挑勑聊反挑抉也又作恌字與愮同音遥詩云憂心愮愮是也二形並非此義抉音於穴反

逮得徒戴反說文逮及也經文多誤作逯力屬反說文逯謹也亦人姓也逯非經音

漱口所霤反說文漱盪口也經文有作嗽漢書通俗文皆所角反嗽吮也嗽非此用吮音似兖反

解末古買反解猶釋也案解亦誘說

也又胡買反廣疋解散也解脫也
紹三古文綤同市繞反尒疋紹繼也
謂繼續先宗也謚法曰䟽遠繼位
曰紹
充足子欲反足猶止也周俻充足也
足得也又子踰反足猶成也今謂
足成於人也
蒭摩古文芻同測俱反正言菆摩菆
音又拘反此譯云麻衣舊云草衣
案其麻形似荊芥花青也
繒綵在綾反說文繒帛也謂帛之惣
名曰繒
輮構居責反謂輮端頭曲木也釋名
云構軛也所以軛牛頭也經文從
車作轊傳寫誤也
廁填古文寘同徒堅反三蒼廁雜也
廣疋填塞也滿也
駿疾子閏先閏二反尒疋駿速也
由旬或言由延或言踰旬或云踰闍
那皆訛也正言踰繕那此云合也
應也計合尒許度量同此方驛也
自古聖王一日行也彼繕那亦有
大小或八俱盧舍或四俱盧舍一

俱盧舍謂大牛鳴音其聲五里昔
来皆取八俱盧舍即四十里也

悵恨勑亮反下力尚反說文悵望恨
也廣疋悵悲也謂悵恨然愁悲也

唼食字林子盍反謂垂食曰唼亦唼
血也

所惡於路反禮記吾惡用吾情惡猶
憎也

樓櫓力侯反說文樓重屋也櫓又作
樐同音力古反釋名云櫓者露也
謂城上守禦露上无覆屋也

竅孔苦吊反竅亦孔也說文竅空也
涅洹經作竂力彫反蒼頡篇竂小
窓也

洟唾古文䶵同勑計反三蒼洟鼻液也

毀呰古文呰訾二形同子尒反說文
呰呵也鄭玄注禮記云口毀曰呰
是也

惆悵勑周反悲愁也說文惆悵失志
也廣疋惆悵痛也經文有作懰力
彫反聲類懰且也懰非經義也

當斷古文剸𣃔二形同都緩反斷截也

駟馬相二反說文駟一乘也穆天子

傳曰獻良馬十駟郭璞曰四馬為駟謂四十疋也

縱廣足容反小尒疋云縱長也廣橫也凡南北曰縱東西曰橫此事之恒也

多羅案西域記云其樹形如椶櫚極高者七八十尺果熟則赤如大石榴人多食之東印度界其樹最多

甘膳上扇反說文膳具食也廣疋膳宍也周礼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亦曰珎膳也字體從宍善聲經文有從食作饍傳寫誤也

紺瑠古暗反青赤色也謂青而含赤色也

倚牀於蟻反說文倚猶依也廣疋倚因也謂因倚而卧也字從人經文多作猗一竒反美也猗非此義

睒婆又作覢同式染反此譯云木槃

樂香五孝反樂欲也言此香王愛樂於香也

鬼魅古文魅魅二形同莫冀反通俗文山澤恠謂之魑魅說文老物精也

焚身古文炃燌二形同扶雲反焚亦燒也字從火燒林意也

鵝鴈輔俱反下我諫反水鳥也字體從鳥從几音殊吏反

鴐鵞字林於耒反下烏廊反梵言猶迦羅嫯迦

鸎䳓於莖反䳓或作鴨同亡甫反梵言叔迦嫯嘻欣基反倚字嘻嘻和樂聲也

鶖鷲烏孔反下於屈反鶖鷲盛皃也鷲樹木叢生

作倡齒揚反說文倡樂也倡俳也謂倡俳戲笑也

白鸖古文鶴今作隺同何各反古今注云白鶴千歲則變蒼又千歲則變黑所謂玄鶴是也經文有作鵠胡哭反案廣志云鵠形似鶴色蒼黃也

雕文古文琱二形今作彫同都堯反說文彫琢文也三蒼彫飾也字從彡今皆從隹作雕彡音先廉反

欄楯力干反謂鉤闌也今皆從木作欄下音食允反說文楯闌檻也縱曰檻橫曰楯是也

矛䂆古文戣鍏二形同莫侯反說文

矛長二丈建於兵車也經文有作
鉾說文鉾牛聲也廣疋鉾遇也鍪
也鉾非字體稍山卓反埤蒼稍長
丈八尺也經文有作槊所交反木
名也或作䂛北人俗字也或作䥯
江南俗字也

金椎直追反蒼頡篇椎打物也案說
文鐵為黑金故名金椎也

鉞斧古文戉同禹發反說文戉大斧也
一去鉞鑛也音擴大鋸也

罥索三蒼古文作羂同古犬反聲
類云罥係取也

怛姪他踔丑白反計嘶嘶陟鎋反囉踔
計曷勞魯交反曾錄摩訶曷勞魯
錄阿羅長聲磨羅麞多賀反羅

莎訶

諛諂以珠反下又作讇同丑冉反不
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希其意道其
言謂之諂周書面從曰諛三蒼佞
言曰諂是也經文有作諭古文諭
今作喻同翼樹反喻告也辟諫也
諭非經旨

應時於甑反如響應聲也亦瑞應也

魔醯字林呼奚反譯云大自在天也

芬馥敷雲反方言芬和調也下扶福反字林馥香氣也

爲向許亮反說文向北出牖也

玫瑰字林莫回反下胡魁反石之美好曰玫圜好曰瑰郭璞云玫瑰石珠也

蝮蠍芳六反三蒼蝮蛇色如綬文文間有猪鬛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有牙㝡毒史記蝮螫手即斷是也

灑地所買反通俗文以水撥塵曰灑謂以水灑散之也

第二卷

除去墟與反去猶除去也

沙鹵力古反謂确薄之地也說文鹵西方鹹地也

拯又作抍撜二形同蒸上聲說文拯上舉也謂救助也

消化呼瓜呼霸二反說文化變也謂變化無常

先已蘇見反案先猶先也

牧牛莫祿士福二反三蒼牧養也方言牧飤也

䶂除古玄反方言南楚疾愈謂之䶂
郭璞云䶂除也
所吞土根他田二反說文吞咽也廣
疋吞咽滅也
觀行古丸古玩二反說文觀諦視也
釋名觀觀望也丸音完
茁草古文芻同測俱反小尔疋云稈謂
之茁所以飼獸曰茁
家嗣古文孠同辭利反尔疋嗣繼也
又續也
乞匃古賴反蒼頡篇乞行請求也字
體從人從亡言人亡財物則行求
匃也
蜂螫舒亦反說文虫行毒也關西行
此音又呼各反山東行此音蛆知
列反東西通語也
漂疾芳妙反漂猶流急也
忉利此應訛略也正言多羅夜登陵
舍天此譯云三十三天也
黿鼉魚袁反三蒼似鼈而大也字
體從黽元鼉徒多反三蒼似蛟而
大山海經云江水是鼉郭璞曰似
蜥蜴大者長一丈有鱗綵皮可以

為鼓

囹圄力丁反下魚呂反獄名也案廣疋夏曰夏臺拘湯是也殷曰羑里紂拘文王是也周曰囹圄皆獄之別名也周禮三王始有獄釋名云囹者領也圄者禦也謂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禮記仲春省囹圄是也

俾倪三蒼作顆倪又作睥睨二形字林普米吾礼反廣雅俾倪埤女牆也埤蒼云城上小垣也釋名云言於孔中俾倪非常事也亦言裨助城之高也或言女牆言其卑小比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或言堞取其重疊之義也

羈鞿今作羇同居猗反草絡馬頭曰羈羇釋名羈羇撿也所以撿持制之也

鎖桒果反字從貝從小

醒悟思挺思定二反字林醉除也

眠眩說文作瞑同巨見巨田二反下侯遍胡蠲二反廣雅眼眩惑乱也亦闇不明也經文作愐古善反愐勉也勸也愐非此義

巧出昌遂反案出亦出也毛詩出言

有章是也

頑嚚吴鰥反下魚巾反廣雅頑鈍也蒼頡篇嚚惡也左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是也

奉禄防用反奉與也所以奉百官也今皆作俸

師範所飢反周礼師氏鄭玄曰教人以道之稱也謚法曰温故知新曰師尊嚴能憚曰師下令作範同音犯尔疋范法也謂揩式法則也通俗文規摸曰範是也故字從竹氾聲說文古法有竹形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摸以竹曰范四者一物材別也

偶成字林伍口反偶合也尔疋偶遇也郭璞曰偶尔相值也

麦麩夷鐵反麦糠也案諸書所無唯趙書有人姓姚名麩作此字

飲餧猗僞反餧說文作萎同於偽反廣疋飲也

除愈古文癒同揄主反方言差愈也說文愈病瘳也

第三卷

責索阻草反說文責求也經文作債
阻懈反近字耳

無所師呂反三蒼所處也所猶據也
在也經文有作於案郭璞注尒疋
於于皆語之韻絕辭也二形通用

不汙於故紆塗二反字林汙穢也汙
塗也

脫故吐活反脫易也尒疋宍曰脫之
剝其皮曰脫也

屏隈蒲定反隈說文一囬反水曲隩
也屏隈謂隱蔽之處也

規欲又作䂓同九吹反規計也規亦
求也謂以法取之也

教詔居效反下諸曜反三蒼教誨也
效也詔告也廣疋教語也尒疋詔
導也郭璞云謂教導之也

勸勵力制反尒疋云獎率勵勸也謂
相勸勵也

抄掠古文抄剿二形今作鈔同初效
反下掠聲類作剠同力尚反字書
抄掠也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謂
強奪取物也

班宣案古書或作頒同補姦反頒遍也
臺蕃徒登丁鄧二反韻集云失臥極
也經文作瞪非此義
沮壞才與反三蒼沮漸也敗壞也經文
多作俎側呂反貯醯器也一曰置
肉机也俎非此義

第四卷

深邃古文㒸同私醉反說文邃深遠也
乳養而注反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
廣疋乳生也
嬰兒於盈反三蒼女曰嬰男曰兒釋
名云人始生曰嬰兒胷前曰嬰抱之
嬰前而乳養之故謂嬰兒也
多含字林從玉作琀諸書從口作唅
同胡紺反穀梁傳曰貝玉曰唅謂
資人含與也今取其義
夭壽於矯反說文夭屈也廣疋夭拔也
夭折也字從夭象形不申也不盡
天年謂之夭取此義也
甘嗜古藍反廣疋甘樂也嗜亦貪也
甘嗜無猒也
毫氂字體作氂力之反說文强曲
毛也毫毛也十毫曰氂

皮革古核反皮去毛曰革謂變更之
故為皮革字也
被服皮寄反謂被帶也經文有作披
疋皮反披散也披張也
伺鼠滑慈先吏二反字林伺候也察也
星宿思育反釋名云宿宿也言星各
止住其所也
種植時軄反植謂根生之屬也
蠱道功戶反聲類弋堵反蠱虫病物
害人也說文蠱腹中虫也謂行毒
虫也
摴蒱勑於他奴二反謂双擲也愽物
志云老子作之用卜今人擲之為戲
滋蔓古文孖㮖二形同子夷反下无
願反左傳無使滋蔓服虔曰滋益
也蔓延也謂無使其惡益延長也
經文作湯謨嘆反方言湯敗也湯
非經義
淤涅於據反字林淤澱滓也今謂水
中涅為淤是也
素在蘓故反方言素本也去素空也謂
空虛也
歷繪空外反字書檜穅也通俗文米

庋曰艙

陶家又作匋字林大牢反案西域無窯但露燒之耳史記陶瓦器也蒼頡篇陶作瓦家也舜始為陶諸書亦借音為姚

林微梵言藍軬尼此云鹽即上古守園婢名也因以名園軬音扶晚反

天祠似茲反尒疋祠祭也公羊傳曰春祭曰祠謂物始生思親繼嗣食也

子璫都堂反釋名云穿耳施珠曰璫本出西戎也

角力古文斛同古卓反禮記習射御角力廣疋角量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角試心月令角斗角說文平斗斛也並單作角經文作捔古文粗字音在古反漢書班固叙傳云捔舉蟙寮辜貽音義曰捔略也周禮注音亦粗捔非此用

木槍千羊反說文槍距也三蒼木兩耑銳曰槍經文作鎗三蒼鎗鈴聲也鎗非正體耑音端

愽弈古文簿愽方言愽或謂之棊弈餘石反方言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

謂園棊為弈

燈鑪字又作爐同力胡反火所居也謂凡盛火之器曰爐

第五卷

卷縮奇負反聲類亦耆字詩云有卷者阿傳曰卷曲也

傅以方務反漢書皆傅脂粉傅附也謂塗附之也方言凡飲藥傅藥而毒刺皆是也經文作拊敷主反拊拍也拊非字體

煗氣乃短反說文煖溫也字從火耎聲

清夷羊脂反說文夷平也字從大

聱𧢄又作嘶同蘓奚反埤蒼𧢄聲散也經文作嘶悲聲也嘶噎也嘶非此義

𦆟麻字宜作菥蓂二形寀三蒼布迷反草名也呂靜韻集云菥麻其生似樹者也經文作𦆟音脾

日暴蒲穀反暴曬也說文暴晞乾也字從日從出從廾從米亦字意也廾又作拜音巨共反拱手也

振爆方孝補角普剝三反聲類爆燌起也謂皮散起也

泛長又作汎同疋劒反說文泛浮也
又駛疾也

莖幹工旦反枝主也廣疋幹本也三
蒼枝幹也

門閫又作梱同苦本反三蒼閫門限也

三跳他吊反達澆二反謂懸擲也

穀積子賜反埤蒼積積也

第六卷

侵嬈乃了反郭璞云嬈弄也擾也謂
嬈擾戲弄也

妬憋古文嫳同脾藏反方言憋惡也
郭璞云急性也

稗子蒲懈反草之似穀者也

罅隙古文㡰同丘逆反隙璺也說文
壁際孔也廣雅隙裂也字從𨸏從
白上下小經文作郄地名也聲類
云郄鄉在河內郄非經旨

儲君直於反儲偫也蔡邕勸學云儲
副君也

篡居又惠反說文强而奪取曰篡尒
疋篡取也盜任曰篡字從算從厶
音私鉽君之法理無外聲故從厶
也算音蘇蘇卯反

弱冠古玩反禮云男子二十冠而字成人之道也案男子年二十加衣服始著冠為冠釋名云二十曰弱冠言雖成人而冠體尚弱也

躃地脾役反謂躃倒也

什物時立反三蒼什十也什聚也雜也亦會數之名也又謂資生之物也今人言家產器物猶云什物物即器也江南名什物北土名五行史記舜作什器於壽丘漢書貧民賜田宅什器並是也

隄塘古文隄同都奚反下徒郎反說文隄塘也尒疋隄謂之梁李巡曰隄防也障也漢書無隄之輿韋昭曰積土為封限也

穿決周易藩決不羸王弼徐邈等音皆穴說文胡玦反下穿流也又音古穴反廣疋穿穿也謂穿破也

淋漉力金反三蒼淋漉水下也

秐除禹軍反除草也經文作芸字與蒷同草名也似苜蓿月令仲冬芸始生是也芸非經旨

裁有在灾反裁僅也劣也不久也廣

疋纔暫也三蒼纔微見也鄭玄注
禮記周礼作裁東觀漢記及諸史
賈逵注國語並作裁漢書作纔隨
作無定體

衒賣古文眩衙二形同胡麺公縣二
反說文行且賣也廣疋衒詃也

第七卷

娉妻今作聘同疋勁反問聟也說文
娉訪也尒疋娉問也

釜鍑方目甫救二反方言鍑或謂之
鬲郭璞曰鍑釜屬也說文鍑如釜
而大口三蒼鍑小釜也

散香蘓誕反說文散雜也謂散雜碎
香者也

憒丙公對反說文憒乱也丙女孝反
丙猥也經文作閙俗字也

治壓於甲反廣疋壓鎮也經文多作
押非體也

草屣古文鞢韃二形同所綺所解
二反

大致徵吏反致至也說文送詣曰致
三蒼致到也又與也

當翹祇遙反廣疋翹舉也郭璞曰翹

謂懸危也
為屐巨逆反說文履屬也屐有草有
帛者非止木也
療治力照反止病曰療謂治病也
樂味閤咢反蒼頡篇樂喜也
木筩徒東反三蒼筩竹管也說文筩
斷竹也方言箸筩也郭璞曰謂感
匕箸也經文作筒說文徒棟反謂
無底蕭也今亦為筩字
钃斲古文㪿同竹角反斲削也說文
斲斫也
霸王今作覇同補駕反國語晉猶霸
賈逵曰霸猶把也言把持諸侯之
權也諸侯把王事臣道也故字從
月䨣聲䨣音定各反
步屈纂文云吳人以步屈名桑闔方
言尺蠖又名步屈是也闔古合反
第八卷
治目莫麻莫六二反說文人眼也象
形目視也亦見也
造詣七到反說文造就也廣疋造詣也
金椑案蒼楷諧幼文字宜作箄音方
奚反經文多作椑假借耳

鵂鶹玉諫反尒疋舒鴈鵝孫炎曰鵝一名舒鴈方言云江東呼為駉鵝也駉音加

仿佛古文作昉髴聲類作髣髴同芳往反下芳味反謂相似見不諦也

大舶音白埤蒼舶大舩也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者是也

愞弱三蒼奴課反愞亦弱也

寱言牛世反通俗文夢語謂之寱說文眠言也聲類不覺妄言也經文多作讇案諸字書字與諂同佞言也今多以是爦以占二反此或俗語假借耳未詳何證

欂觸音紂庚反說文欂柱也何承天纂文云欂觸也又作敝敲二形也經文多作棠徒當反三蒼棠杜梨也尒疋杜甘棠是也棠非此義

文字品

字者文字之揔名梵云惡刹羅譯言无異流轉或言無盡無盡是字字在紙墨可得不滅借此不滅以辟常住凡有四十七字為一切字本其十四字如言三十三字如是

合之以成諸字即名滿字滿者善義以辟常住半者惡義以辟煩惱雖因半字根本得成滿字乃是正字凡夫无始皆由無明得成常住乃是真實故字之為義可以辟道大涅槃經其義如此案西域悉曇章本是婆羅賀摩天所作自古迄今更無異書但點畫之閒微有不同耳悉曇此云成就論中悉檀者亦悉曇也以隨別義轉音名為悉檀婆羅賀磨天者此云淨天舊言梵天訛略也

字音十四字裏 阿〔烏可反〕 壹伊 塢〔烏古反〕 烏 理〔重〕 釐〔力之反〕 黳〔烏奚反〕 藹 汙〔烏故反〕 奧闇噁此十四字以為音一一聲中皆兩兩字同長短為異皆前聲短後聲長

菴惡此二字是前惡阿兩字之餘音若不餘音則不盡一切字故復取二字以窮文字

比聲二十五字

迦呿伽咺〔其柯反〕 俄〔魚賀反〕〔凡五字中第四字與第二字同而輕重微異〕

舌根聲

遮重車闍膳時柯反若耳賀反

舌齒聲

吒重咃丑加反荼組佇賈反拏

上腭聲

多他陀馱徒柯反那奴賀反

舌頭聲

波頗婆婆去摩莫介反

脣吻聲

虵重羅盧舸反羅李舸反縛奢沙娑

呵此八字超聲

金礦古文砂字書作礦同孤猛反說文礦銅鐵璞也經文作非周禮非人掌金玉之地劉昌宗侯猛反又音口猛反注云非之言礦金玉未成器曰非兩義大同仍以初體為正

月蝕神職反周易云月盈即蝕釋名云日月虧曰蝕稍稍侵虧如虫食草木葉也漢書云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曰薄虧毀曰蝕也

彗星蘇醉反字林因芮反釋名云彗星星光稍稍似彗也尒疋彗星攙搶孫炎曰妖星也四曰彗郭璞曰亦謂之孛釋名云言其孛孛然似

掃彗也欃音又銜反槍又行反

第九卷

廝下又作㒋同思移反廣疋廝謂命使也字書廝役也謂賤役者也漢書廝輿之卒張晏曰廝微也韋昭曰析薪曰廝炊烹曰養

怖遽渠庶反廣疋遽畏懼也疾急也經文有作懅書史所無唯郭璞注尒疋釋言中淒懅也作此字二形通用

咄善字林丁兀反說文咄相謂也字書咄叱也

密緻又作緻同馳致反緻亦密也

欝烝於物反尒疋欝氣也李巡曰欝盛氣也烝之勝反說文烝火氣上行也

乳哺蒲路反哺含食也謂口中嚼食也經文作餔字與晡同補胡反謂申時食也

創皰古文戧刅二形同楚良反說文創傷也經文作瘡近字耳又音楚恨反創始也非今所取皰又作靤同輔孝反說文皰面生氣也經文

作疱猶俗字耳

瘵下又作䐑字林同竹世反瘵赤痢也閑中多音滯 三蒼瘵下病也釋名云下重而赤白曰瘵言厲䐑而難差也經文作搋字與蛆同知列反乖蹩也又作拈也又作拈了也智也二形並非經旨

著後中恕反著之言處也廣疋著補也亦立也

第十卷

祠祀徐理反祭無巳也謂年常祭祀絜敬無巳也尒疋祭祀也舍人曰祀地祭也礼記王者為群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或竈鄭玄曰此大神所祈大事者小神居民間伺小過作譴告者也

輕躁又作趮同子到反周易震為躁躁猶動也躁擾也論語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玄曰謂不安静也

口爽所兩反爽敗也楚人名羹敗曰爽

肴饌又作篹同士眷反說文饌具飲

食也
悵怏於亮反說文怏心不服也蒼頡篇怏懟也
唐捐徒郎以專反案唐徒也徒空也說文捐弃也
怡悅古文嫛同弋之反尒疋怡樂也方言怡喜也說文怡和也
姝大充朱反說文姝好也色美也方言趙魏燕代之閒謂好為姝
瓌異又作傀同古回反傀美也方言傀盛也說文傀偉也偉奇也廣疋傀偉奇玩也
溉灌哥賚反說文溉灌也謂灌注也
診之說文之忍反診視之也三蒼診候也聲類診驗也
恕已尸預反蒼頡篇恕如也聲類以心度物曰恕
綜習子宋反三蒼綜理經也謂機縷持絲文者屈繩制經令得開合也
羸瘠古文𤺃𤸎膌三形同才亦反說文膌瘦也
第十一卷
習習經文從疒作㾌書无此字近人

加之耳

嘰噎於越反說文嘰氣悟也通俗文氣逆曰嘰

痳瘱力金反聲類痳小便數也經文作淋說文水沃也廣疋淋漬也淋非此用

懟恨古文譈字林同丈淚反尒疋懟怨也

欠㰦又作呿同丘庶反通俗文張口運氣謂之欠㰦

不御魚據反御侍也進也廣疋御使也

蟠龍蒲寒反方言未昇天龍謂之蟠龍廣疋蟠曲也蟠委也經文有作般古字通用也

劈裂疋狄反說文劈破也廣疋劈裂也亦中分也

麒麟渠之理真反公羊傳麒麟仁獸也說文麕身牛尾一角角頭有肉經文作騏說文馬文如綦文驎力振反尒疋白馬黑脣曰驎二形並非字義

僧坊甫房反字林坊別屋也

脫能吐活他外二反廣疋脫可也脫

尒也謂不定之辭也

坐肆相利反肆陳也陳物處也肆列也謂列其貨賄於市也

氍毹渠俱反下山于反通俗文織毛褥曰氍毹細者謂之毾㲪經文作氀力于反氀毼也氀非字體

毾㲪他盍反釋名云施之大牀前小榻上所以登上牀者因以為名焉

鞲衣三蒼而用反說文鞲𥨐毳飾也或作氄而容反謂古貝垂毛也或作毦人志反廣疋麄毦罽也織毛曰罽三形通取於義无失經文作茸而容反說文茸草茸茸也茸非此義

逮子姊葉反案字詁古文逮今作接謂接木之子也經律中逮種子是也大威德經中作接子故南經本皆作接字但舊譯本中接多作逮如上文中節頭相逮是也字體從又從止巾聲經文從聿作逮非體也又音才妾反說文去逮疾也非今所取今有經本改作進子音都計反取尒疋逮李曰逮之削众者

蓮之為證此乃並是治擇之名非言種也故鄭玄注禮云蓮謂横去其蓮也又撿諸經律中並无蓮種宜從初讀為正

丹枕案天竺無木枕皆以赤皮疊布為枕貯以兜羅綿及毛枕而且倚丹言其赤色也

六博說文局戲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方言博或謂之棊或謂之曲道吴楚之閒或謂之箭或謂之博博亦箸名也

拍毱古文鞠今作鞠字林巨六反郭璞注三蒼云毛丸可蹋戲者曰鞠蹋鞠兵勢也所以陳武士簡才力也劉向別録曰蹵鞠也新書二十五篇傳云黄帝所作云或起戰國時託云黄帝也

擲石案漢書甘延壽投石拔距張晏注云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也

卜筮時世反禮記龜為卜蓍為筮卜筮者所以決嫌疑定猶豫故疑即筮之字體從竹從巫筮者揲蓍取

卦折竹為爻故字從竹也揲音食
列余列二反
遍耳經文有作身字恐傳寫誤也
第十二卷
腦胲依字說文古才反足大指也恐
非今用案字義宜作解音胡賣反
謂腦解也案無上依經解三十二
相中二如来頂骨無解是也諸經
中作頂骨堅實同一義也或古字耳
腨骨或作踹同時兖反說文腨腓腸
也字從肉耑聲
柱髀古文䠋同蒲米反北人行此音
又必尒反江南行此音釋名髀卑
也在下稱也經文作跓膣二形此
並俗字非其體也
髖骨或作臗同口丸反埤蒼臗尻也
說文髖髀上也
頷骨胡感反方言頷頷也郭璞云頷
車也南楚之外謂之頷秦晉謂之
頷頤也今亦通語耳釋名云正名
輔車言其骨強所以輔持口也左
傳云輔車相依
姿態古文㑷字林同他代反意姿也

謂態度人情皃也

視瞚列子作瞬通俗文作眴同尸閏反說文瞚目開閉數搖也服虔云目動曰眴也

因的古文豹說文作的同都狄反的明也詩云彼發有的傳曰的射質也謂的然明見也今射堋中珠子是也

箭中知仲反禮記射中即得為諸侯不中不得為諸侯是也

檛打又作菙同竹瓜反檛撻也字體從木過聲楚撻楚一名荊也撻古文𢻎同他達反篣也廣疋撻擊也

欬逆枯戴反說文欬逆氣也字林欬瘷也經文多作咳胡來反咳謂嬰兒也咳非今用

艾白五蓋反尒疋艾冰臺言其色似艾也

赧然奴盞反方言赧愧也小尒疋云面愧曰赧說文赧面慙赤也

背僂力矩反廣疋云僂曲也通俗文曲脊謂之傴僂經文有作瘻音陋病也瘻非字義

挑其他堯反說文挑抉也以手抉挑
出物也
螺王古文蠃同力戈反螺蚌也經文
作蠡力西力底二反借音耳
發撤除列反撤去也撤壞也撤除也
敷在古文尃同疋于反敷遍也小尒
疋領賦敷布也
開剖普厚反剖猶破也蒼頡篇剖析
也說文剖判也
毦尾古文髳同莫高反說文毦髮也
謂毛中之毦也經文有作騣子公反
聰叡古文睿籀文作壡同夷歲反說
文叡深明也通也廣疋睿智也字
從𣦼取其穿也目取明也從谷省
取響應不窮也𣦼音在安反
撓大許高反說文撓擾也經文作㧺
俗字也
往討古文𧦝同恥老反漢書音義曰
討除也禮記注云討誅也
第十三卷
耽湎古文媅妉二形諸書作酖沈二
形同都含反說文媅樂也國語耽
嗜也湎古文酾同亡善反說文湎

沈於酒也謂酒樂也

瘛肉 方言作腮同思力反說文奇肉也三蒼惡肉也

𦙍朋 字林千余反通俗文肉中𦙍謂之胆三蒼胆蠅乳肉中也經文作蛆子余反蝍蛆也又作疽久癰也二形並非此義

創癀 羊之反三蒼癀傷也通俗文體創曰癀頭創曰瘍左傳曰生瘍於頭

犢特 梵云犢特迦此水之一異名也特音徒得反

第十四卷

𢧐人 才戈反廣疋𢧐短也通俗文侏儒曰𢧐經文作痤說文痤小腫也痤非經義

生涎 諸書作次㳄涎三形同詳延反字林慕欲口液三蒼作涏小兒囓也

因燧 正字作鐆同辝醉反火母也論語鑽燧改火孔安國注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是也世本曰造火者燧人因以為名

因鑽 子丸反又音子亂反說文所以用穿物者也

因桴案詁定古文官書枹桴二字同體音扶鳩反謂鼓椎也

道撿居儼反蒼頡篇撿法度也撿亦攝也

顧眄亡見反說文邪視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曰眄

舩舫甫妄反通俗文連舟曰舫併兩舟也

炎旱于廉反炎熱也尒疋炎炎熏也謂旱氣熏炙人也

薄祜胡古反尒疋祜福也天之福也又云祜厚也謂福厚也

第十五卷

儴佉尒羊反又霜傷二音梵言餉佉或云霜佉此譯云貝也亦云珂異名耳

氷渧此猶滴字耳音都歷反通俗文霝滴謂之滲渧音丁計反

趍走且榆反趍疾行也尒疋門外謂之趍是也

性戾字林力計反乖戾也說文戾曲也字體從犬

敦喻古文惇同都𦚢反尒疋敦勉也

謂相勸勉也
豌豆一丸反廣疋豌豆豍豆也經文作宛又作豋一月反二形並非字體
其鏃字林子木反鏃箭鏑也江南言箭鏑也江東言箭足釋名云箭本曰足古謂箭足為箭族亦定金族箭羽是也
覺寤居効反寤覺也蒼頡篇覺而有言曰寤經文作悟文字所无又作悟謂解悟之悟非眠後覺寤也

第十六卷

天竺或言身毒或言賢豆皆訛也正言印度印度名月月有千名斯一稱也良以彼土聖賢相繼開悟群生照臨如月因以名也一說云賢豆本名因陁羅婆他那此云主處謂天帝也當以天帝所護故世人號之耳
馳騁直知反下丑領反廣疋騁奔也騁走也
私吒古文𪘨同竹嫁反依字吒噴也服虔云痛惜曰吒是也
四衢欋虞反今定四達謂之衢郭璞

曰交道四出也釋名云齊魯謂四
齒把為欋欋把地即有四處此道
似之因為名焉
為臛呼各反王逸注楚辭云有菜曰
羹無菜曰臛也
刵劓如志反下古文劓同魚器反字
林刵斷耳也劓刖鼻也尚書云无
或劓刵人是也
蚉嘴今作喙又作觜同子累反廣疋
嘴口也字書鳥喙也經文作嗤撿
諸經史無如此字傳殺七激去嗤
埴飲泉作此字音與吮同徐兗反
嗤非字義
憲制欣建反憲法也尔疋憲制法則
也廣疋制禁也制亦法度也字從
心從四害省聲
熊羆胡弓反說文熊如豕山居冬蟄
其掌似人掌名曰蹯羆彼宜反尔
疋羆如熊黃白文郭璞曰似熊而
長頭似馬有髦高脚猛憨多力能
拔木關西名猳羆蹯音扶袁反憨
呼藍反猳音加
唯仰語向反韻集云仰恃也謂取資

於人曰仰仰亦望也

綸椽卑綿反蒼頡篇織也聲類作緄

次秩曰綸謂取棘刺編椽而卧也

㲜毲力于反廣疋㲜毲罽也組罽也

聲類毛布也

茹菜攘舉反廣疋茹食也茹食之也

第十七卷

㫺省思井反省察也說文省視也

詎有渠據反詎猶何也未也謂未知

詞也

第十八卷

良祐古文閍二形同胡救反祐者助也

天之所助者也

撓濁乃飽乃挍二反說文撓擾也又

曰撓乱也

第十九卷

无辜古胡反介疋辜罪也禮義之

罪也

流惻聲類作惻同楚力反廣疋惻

悲也說文惻痛也謂惻然心中

痛也

脛子又作踁同竹尸反母名也

髡樹口昆反廣疋髡截也字體從髟

乙聲左傳使人縣之

深穽古文阱汬二形同慈性反廣疋穽撓也說文大陷也三蒼穽謂穿地為塹所以張禽獸者也

潤漬在賜反說文漬漚也謂水浸潤物也

怨讎視周反讎憎惡也讎對也尒疋仇讎疋也怨之疋也怨偶曰讎

在弶渠向反字書施罥於道謂之弶其形似弓經文作摾俗字也

而弑今作試同尸至反左傳自虐其君曰弑周易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釋名云下殺上曰弑弑伺也伺閒而後得其便也

婬慝以針反說文婬私逸也小尒疋男女不以禮交曰婬下他則反禮記世亂即禮慝鄭玄曰慝穢也詩云死失靡慝傳曰慝邪也

邠坻鄙旻反坻古文坏同直飢反梵言也正云阿那他擯荼陁阿那他此云無依亦名孤獨擯荼他此云團施言此長者好施貧獨因以名

焉本名須達多

判合古文胖又作牉同普旦反說文胖半體也周禮媒氏掌万民之判鄭玄曰判半也得偶而合曰判喪服云夫妻判合是也經文有作泮氷釋也泮非此義

鄙悼補美反鄙恥也陋也悼徒到反悼傷也方言秦晉謂傷爲悼悼亦哀也

甲冑除救反說文冑兜鍪也字從曰由聲

闇間上居莧反閒隔也介定閒代也謂閒錯相代也閒乱也下古閑反閒猶處所也閒中也

第二十卷

奎星口携反介定降婁奎婁也李巡曰降婁白虎宿也經文有作金星太白星也宜從字讀

圊廁字林七情反廣疋圊圂屏廁也皆廁之别名也釋名云或曰清言至穢之處宜修治使潔清也或曰圂言溷濁也

罪戾力計反介疋戾罪也漢書有功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　蕭華張　納

無其意曰戾有其功有意曰罪戾定也

逆津子隣反論語云子路問津焉鄭玄曰津濟渡之處也

坐此慈卧反案坐罪也謂相緣罪也蒼頡篇坐辠也鹽鐵論曰什伍相連親戚相坐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是也

第二十一卷

讖記楚蔭反說文讖驗也謂占後有効驗也釋名讖纖也其義纖微而有効驗也

不登都恒反登升也周禮以歲時登鄭玄曰登成也漢書云再登曰平

第二十二卷

恃怙胡古反尒疋怙恃也韓詩云無父何怙怙賴也無母何恃恃負也

覿身且吝反覲二反覿至也近也

坌之蒲頓反通俗文埲土曰坌說文坌塵也

迴復三蒼作洄水轉也宣帝紀作澓迴水也深也

船筏扶月反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

者曰桴音夫于反江南名浮音父佳反經文從木作栰非體也

第二十三卷

連綴張衛反亦連也說文綴合著也

難冀又作覬同居致反冀望也說文覬幸也

餧飤石經今作食同囙恣反聲類飤哺也說文飤糧也從人仰食也謂以食供設與人也故字從食從人意也經文作飼俗字也

坑器下江反說文似罌長頸受十升也

手抱說文作桴捊或作抱同步交反捊引取也通俗文作掊音蒲交反手把曰掊

駛河三蒼古文使字或作駛同山吏反蒼頡篇駛疾也字從史經文從夬作駃古穴反駃騠駿馬也列女傳曰生三日超其母是也駃非字義史音古快反

迦迦羅脚佳反是鳥聲也迦迦此云烏

究究羅居求反此是雞聲也鳩鳩吒此云雞

咀咀羅都達反此是雞聲也或言䳄

鴟依梵音帝栗反

第二十四卷

怡懌 音以之反怡懌樂也郭璞曰怡心之樂也懌意解之樂也

庭燎 力炤反周禮供墳燭庭燎鄭玄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

第二十六卷

逐塊 古文凷同苦對反結土也土塊也

黐膠 勑支反廣疋黐黏也字書未膠也謂黏物者也

温故 烏昆反論語温故而知新何晏曰温尋也禮記鄭玄注云後時習之謂之温經文作愠於問反愠恚也怨也恨也愠非字義

第二十七卷

我適 尸赤反廣疋祇適也謂適近也始也

鋒芒 古文杍同無方反字林禾秒也謂其刃纖利如芒也

哮吼 古文嗃同呼交反呼狡二反通俗文虎聲謂之哮唬擇蒼頡篇大怒聲也唬音呼家反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 [illegible]

毳衣尺鋭反三蒼羊細毛也說文獸細毛也

第二十八卷

立非其呂反此外道瓶圓如椰无足以三杖交之舉於瓶也諸經中或言執三奇立非或言三叉立非皆是也

酵㶣案韻集音古孝反酒酵也謂起麵酒也經文多作酥音勞三蒼說文皆云有滓酒也酥非字體

雲表碑嫣反三蒼表外也言此星在雲外也

鑪冶餘者反說文冶銷也三蒼冶銷鑠也遺熱即流遇冷即合與氷同意故字從氷也

第二十九卷

䌳緆借音莫盤反謂肉緆其指間也

傭滿勑龍反尒疋傭均也齊等也經文作牗俗字也

粗自在古反粗略也粗麁也

賦給古夫賦同甫務反說文賦斂也廣疋賦稅也方言賦動也謂賦斂所以擾動也尒疋賦量也郭璞曰

賦稅所以平量也

奩底今作籢同力占反蒼頡篇盛鏡器名也謂方底者也

憇駕說文作愒蒼頡篇作𢣱同却厲反尒疋憇息也注云憇止之息也

苟能公厚反廣疋苟誠也苟且也韓詩苟得也

婚姻今作昏說文婦家也禮云娶婦以昏時入故曰昏尒疋婦之父為昏也姻古文婣姻二形今作因說文聟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因尒疋聟之父為姻聟音細

第三十卷

駿馬子閏反馬之美稱也說文駿馬之才良者也

殯斂古文殮同力豔反衣尸也釋名云斂者斂也藏不復見也小斂户内大斂於阼階是也

孚乳通俗文卵化曰孚音疋付反方言鷄伏卵而未孚字林疋于反廣疋孚生也謂子之出於卵也說文卵孚也或曰孚伏也謂育養也乳而注反蒼頡篇乳字也養也謂養

子也
和液夷石反說文液津潤也廣疋猶
滋液也
第三十一卷
得衷知仲反左傳楚僻我衷杜預曰
衷正也衷中當也尚書衷善也蒼
頡篇別內外之辞也經文作中平
也隨作无在
遺燼正字作㶳同似進反說文火之
餘木也
菅草古顏反尒疋菅茅屬也詩傳曰
白華野菅也經文作蕑字書與蕑
字同蕑蘭也說文蕑香草也蕑非
此用
甘鍋字體作䰙古和反方言秦云土
釜也字體從鬲平聲今皆作鍋
撓攪古卯反說文攪乱也詩云秖攪
我心是也
嘲調正字作啁同竹包反下徒弔反
蒼頡篇云啁調也謂相調戲也經
文有作譺相承音藝未詳何出或
作譺五戒反字林欺調也亦大調
曰譺也

賈客公戶反周禮商賈鄭玄曰行曰商處曰賈白虎通曰賈之言固也固其物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又音古足反

刖足古夬跀䟠二形同五刮魚厥二反刖斷足也周敗髕作刖廣疋刖色也謂斷足即色也髕音扶忍反色音葱惚反

瞽瞽公戶反無目謂之瞽釋名云瞽目眠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第三十二卷

如駝食蜜徒多反駞駝也蜜剌蜜也

羅毦仁志反通俗文毛飾曰毦捎上垂毛亦曰毦

維葽古夫𥻘同女林如深二反樹名也葉呰可煑為飲治頭痛也如此閒呰棟樹也言此虫甘之耳棟音力見反

瘕𤸶古文𤺄同字林才雌反說文𤸶病也

礎石徂茲反埤蒼礎石也謂呰鐵者也

灌綆或作䌯同古乱反汲器也綆格杏反說文汲井繩也方言韓魏閒

謂之㯷

罜礙又作罫同胡卦反字書網礙也

蘆菔字林力何反下蒲北反似菘紫

花者謂之蘆菔

第三十三卷

粟床字體作糜穈二形同亡皮反

禾稔也關西謂之床冀州謂之穄

綫塼字體作甎同脂緣反又音舩毛

詩載弄之凡注云紡塼也詩中作

專此由古字通用耳

剜身烏官反字林剜削也削音一玄

反創挑也

明轂字書作殼同口角反吴會閒音

口角反卵外堅也案凡物皮皆曰

殼是也

娙佚今作妷同與一反佚樂也蒼頡

篇佚惕也惕音蕩

第三十六卷

巴吒百麻反案阿含經此長者因國

為名也經文作把叱雅反亦是梵

音訛轉耳

婭弥三蒼音侄下音迷律中婭弥皆

作迷字應言帝弥祇羅謂大身魚

也其類有四種此第四最小者也
法炬經中低迷豆羅即第三魚也
皆次第率相吞噉也

鰭魚且各反摩瑚異物志云鱔鰭有
横骨在鼻前狀如斧斤江東呼斧
斤為鰭故謂之鱔鰭也此類有二
十種各異名如鋸鰭鱔等齒利如鋸
即名鋸鰭也鱔音府煩反瑚音虚
雉反

惋手烏喚反謂驚異也未詳何義立
名也

刁長都堯反人姓也或可因事立名耳

行般乎度反此人利根無待勤行自
能得滅成實論中不行滅人是也

第三十七卷

露汙致盧反露濡也三蒼露漬也

魍魎説文蛧蜽從虫字書從鬼同上
巨强反下力掌反通俗文木石恠
謂之魍魎言木石之精也淮南説
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赤爪
長耳美髮也

第三十八卷

焊爆上于匪反下為攦反方言焊爆

盛貟也三蒼光華也
虎光又作𩰠同徐里反尒疋兕似牛
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
摶食徒官反說文摶圜也三蒼摶飯
也經文作揣丁果初委二反揣量
也揣非字義
法厲古文礪同力制反磨石也砥細
於礪皆可以磨刀刃也
廣獷古猛反獷强也說文獷大不可
附也經文作穬穀芒也穬非字體
嗤笑充之反蒼頡篇嗤輕侮也笑私
妙反字林笑喜也字從竹從犬聲
竹為樂器君子樂然後笑
鉋須蒲交反案鉋文字所无宜作抱
又作棓
齚齧古文齰又作咋同士白反通俗
文齩咬曰齚
第三十九卷
祢瞿又作祢同妳履反祢猶汝也謂
尒汝如來姓氏也
榛木仕巾反廣疋云木藂生曰榛草
藂生曰薄也
第四十卷

轝輿與諸反說文轝輿也亦揔稱轝曰輿一曰車無輪曰輿

鉤餌正字作鉺同如志反服虔云鉤魚曰餌

欶乳又作嗽同所角反三蒼云欶吮也通俗文含吸曰嗽經文作數此俗字也

戶闔古文鑰同余酌反方言關東謂之鍵關西謂之闔說文作籥字林書僮笘也纂文云關西以書篇為書籥籥非此義笘赤占反

婁嵐力含反案諸字部无如此字唯應璩詩云嵐風寒折骨作此字

類綈徒計反依字說文綈結不解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三　納

翻經沙門玄應撰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放光般若經　光讚般若經
道行般若經　小品般若經
明度無極經　長安品經
勝天王般若經　仁王般若經
金剛般若經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第一卷

婆伽婆舊云有大功德至聖之名也正言薄伽梵薄伽此譯云德梵此言成就義衆德成滿名薄伽梵又此一名揔攝衆德餘即不尒故諸經首皆置此名

那伽此譯云龍或云象言其大力故以喻焉

三昧莫蓋反此云等持等者正也正持心也持謂持諸功德也

希望說文作睎同虛衣反睎望也海岱之間謂睎廣雅睎視也下無方反說文出望在外望其還也字從

望省聲若音無放反說文月滿與
日相望也字從壬月但此二字音體
人多不辯故此兩釋
心行下庚反謂遊履也放光經云意
所趣向光讚經云所趣所行大論云
問云何悉知衆生心行答菩薩知衆
生心種種法中處處行即維摩經
云善知衆生往来所趣及心所行
其義一也今有讀爲下孟反誤也
罣礙又作罫同胡卦反字書網礙也
礙止也
剌那盧割反光讚經作羅鄰那竭菩薩
此譯云寶積舊維摩經漢言寶事
放光經作寶來案梵本云曷剌怛
那揭婆此云寶臺或云寶藏皆一
義也經文有作罽居例反非也
滿予餘與二音三蒼解詁云此亦與
字梵言也經中或作滿濡或作文
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譯云妙德
或言敬首舊維摩經云漢言濡首
皆義譯也正言曼殊室利此云妙
吉祥經中有作溥首案溥此古文
普字疑誤也應作濡音而朱反但

字形相濫人多惑耳

繫念古文繫繼二形今作係同古帝反說文係綪束亦連綴不絕也

兩腨又作蹲同時耎反說文脛腨也腨腸也經文作踹丁管反蹀足也踹非此用

兩髀古文踝同蒲米反說文股外也北人行此音又方尔反江南行此音經文從肉作髀俗字也

肉髻古帝反梵言嘔瑟尼沙此云髻即無上依經云欝尼沙頂骨涌起自然成髻是也經文從糸作繼非也嘔音烏沒反

熈怡虛之反下與之反說文熈怡和悅也方言怡喜也湘潭之間曰紛怡或云熈怡經文有作嬉同虛之反說文嬉樂也蒼頡篇嬉戲笑也嬉非今用

得愈古文瘉同揄乳反方言差愈也說文愈病瘳也

恬然徒兼反方言恬靜也亦安也大論作淡然徒濫反案淡亦安也靜也其訓義同經文作怡與之

反誤也
不嬈字林乃了反三蒼嬈弄也說文嬈擾也謂擾弄也嬈亦惱也
繽紛匹仁反下敷云反廣雅繽紛盛皃也
阿鞞字書陛奚反此譯云不退住第七住也
鳩摩正言究磨羅浮多究磨羅者是彼八歲已上乃至未娶者之總名舊名童子浮多者舊譯云真言童真地也經順俗名以童標八地以上菩薩也或云法王子者別号也
數知山縷反數計也閱其數曰數也
燒時尸照反案燒亦燒也自然爲燒以人爲燒
第二卷
稻茅徒老反下亡包反稻謂有芒穀也經文有作竿簇音古寒反下諸夜反通俗文荊州出竿蔗或作甘
𣏐一物也
憎惡烏故反礼記吾惡用吾情惡猶憎也詩云惡無礼皆是也
第三卷

摩捫莫奔莫本二反聲類云捫摸也字林捫撫持也案捫持謂手把執物也故諸經中有作摩捉日月是也

第七卷

蒙昧字體作曚同莫公反下莫對反易云蒙者曚也謂曚覆不明廣雅昧者闇也謂闇蔽無知也易云蒙昧幼老謂不成求是也

第八卷

循身三蒼古文作徇同似遵反尒雅循自也郭璞曰又為循行也亦遍也巡歷也

覘占之塩反方言占覘也占亦候也凡相候謂之占占亦瞻也

鏇師似絹反說文鏇圓鑪也謂成難字作檈謂以繩轉軸裁木為器者也經文作旋非體也

胃脬普交反蒼頡解詁脬盛尿者也經文作胞補交反胞裹也胞非此用

洟湙古文䶏同勑計反三蒼鼻液也周易齎咨涕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經文從弟作涕他礼反涕淚也非今所用

肪𦙶府房反下先安反廣雅肪𦙶脂

也通俗文在腰曰肪在胃曰𦙶

膖脹普江普絳二反埤蒼胖脹腹滿

也胖音普降反

青瘀於豫反說文瘀積血也經文有

作淤水中泥也

酟裂字宜作攫同九縛居碧二反說

文攫扟持也蒼頡篇攫搏也淮南

子曰鳥窮則搏獸窮則攫是也

肋骨力得反說文脅骨也字從肉經

文從革作勒馬頭絡銜者也

曰暴蒲卜反小尒疋暴曬也說文暴晞

乾也

如目補蓋反說文海介虫也謂貝

是也介甲也

邏字力賀反 呿字丘庶反 哆字說文跢可反字林丑加丑亞二反

醝字才何反

礙易以豉反易者不難之稱也

第十二卷

𦙶兜先安反即天主也此云正喜一

去正知足兜率此云妙足也

無央於良反梵言阿僧祇此言無央

數夬盡也經文作鞅於兩反説文
頸靼也鞅非此義靼音之列反
第十三卷
鞞侈遮羅那蒱迷呂是反此譯云
明行足
迦憊又作㦗憊二形同蒱戒反阿闍
世王經云此言世間解
適生三蒼古文啇這二形同之尺反
廣雅祇適也適謂近也始也
乞匃古賴反蒼頡篇匃乞也行請求也
第十四卷
蠱道公戶反聲類巽者反説文蠱
腹中虫也謂行毒虫也
譴責去戰反蒼頡篇譴呵也廣雅譴
怒也經文有作誥責廣雅誥問也
盲瞽公戶反無目謂之瞽釋名云瞽
目眠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第十五卷
毒螫式亦反字林虫行毒也關西行
此音又音呼各反山東行此音蛆
知列反南北通語
紅縹匹繞反謂天縹也如帛之青白
色也釋名云縹淺青色也有碧縹

有天縹有青縹也

第十九卷

不汙於故紆莖二反字林汙穢也字書汙塗也釋名云汙洿也如洿泥也

褻耄字體作𤺋同所鮑反說文𤺋減也禮記年五十始衰襲懈也下古文𦒱耄二形今作秏同莫報反禮記八十曰耄注云耄惛忘也亦亂也

第二十卷

放牧莫禄云福二反三蒼牧養也方言牧飤也郭璞曰謂牧養牛馬也漢書公孫弘牧豕然則牧者畜養之捴名非止牛馬也

沮壞才與反三蒼沮漸也敗壞也詩云何日斯沮傳曰沮壞也經文作爼側呂反非也肉几也亦貯醢器也爼非此義也

偃蹇居免紀偃巨偃三反左傳偃蹇驕傲也廣雅偃蹇夭撟也謂自高大自也釋名偃偃息而卧不執事也蹇跛蹇也病不能作事今託似此也撟音几小反經文從人作僑誤也

傲慢五到反謂不敬也廣雅傲傷也

謂輕傷也慢也字從人

滋味古文孖嗞二形同子夷反滋益也潤也經文從口作嗞說文嗞嗟也

揆則渠癸反詩云揆之以日傳曰揆度也謂度量軌法也

第二十一卷

但三徒亶反聲類但徒也徒空也

祐助古文閜佑二形同胡救反祐助也天之所助也

第二十四卷

有翅古文翄𦐊二形同施豉反說文翅翼也

被服皮寄反被謂被帶也服謂施用也

第二十五卷

唐受徒郎反唐徒也徒空也

淩傷力繒反三蒼淩侵淩也字從水下或作敭今作易同以豉反說文傷輕也蒼頡篇傷慢也

虜掠古文作鹵同力古反下力尚反漢書音灼曰生得曰虜斬首曰獲掠略取也謂强奪取也

第二十六卷

勁夫居盛反說文勁强也字體從力

亞聲
恐懅又作遽同渠庶反遽畏懼也遽
亦急也
第二十七卷
級其羇立反級階次也左傳斬首二十
三級案師旅斬首一人賜爵一級
因名賊首爲級
覺已居效反覺寤也謂眠後覺也蒼
頡篇覺而有言曰寤經文作悟悟
二形俗字也
恃是時止反韓詩無母何恃恃負也
恃亦賴也
憒内公對反下女孝反說文憒亂也
韻集内猥也猥衆也字從市從人
經文從門作鬧俗字也
第二十九卷
怨讎視由反讎對也尒疋仇讎匹也
三蒼怨偶曰讎
第三十卷
駕駟相二反說文駟一乘也四馬爲駟
溉灌歌賚反說文溉灌也謂灌注也
第三十四卷
胞胎補交反說文兒生裹衣者曰胞也

第三十五卷
奩底今作籢同力占反蒼頡篇盛鏡器曰奩謂方底者也
鈙鈉而鋭反通俗文蛸化爲鈙小鈙曰鈉䘓音渠兖反
紺琉古闇反青赤色也釋名云紺含也謂青而含赤色也
輪埵丁果反小累也今取其義經文從耳從玉作腄埵二形非也
堅著馳略反字書堅謂堅牢著相附著也
委佗又作逶迤同於危反下徒何反廣雅委佗𡧈邪也𡧈音烏瓜反
不橈乃飽反説文橈擾也廣雅橈亂也字從木
第三十六卷
毫氂又作豪同胡高反下古文氂綀二形今作耗同力之反漢書不失毫氂孟康注毫毛兎毫也十毫曰氂今皆作氂亦由古字通用也然非字體
廬館力居反别舍也釋名云寄止曰廬案黄帝爲廬以避寒暑春秋去

之冬夏居之故云寄止也下古謌反容舍也周礼五十里有館館有委積以待朝䀫之客字體從食官聲今亦作館經文作觀城門雙闕也觀非此義

以樂力各反謂歡悦也下文樂佛及僧以樂衆人音讀皆同此也

第三十九卷

縱廣又作摐同足容反小尒疋云縱長也廣横也韓詩傳曰南北曰縱東西曰横是也

街巷古鞋反説文街四通道也

連緜古文聮同力錢反廣疋連續也合也緜亦連也謂相續不斷也字從耳耳聮於頰也從絲絲連不絕也

相和胡卧反相譍也詩云唱予和汝周易鳴鶴在渚其子和之是也

適無都歷反謂主適也

玫瑰字林莫迴反下胡魁反石珠也説文石之美好曰玫圓好曰瑰經文作瓌非也

綩綖一遠反下以旃反相傳坐蓐也未詳何語

茵蓐又作𦁤同於人反說文茵車中重席也下而欲反三蒼蓐薦也

韓帶音韋蒼頡篇韓㡟也經文或作帷于追反圍也謂障圍也

惆悵勑周反下勑亮反說文惆悵失志也亦悲愁也

第四十卷

祠天似茲反介疋祠祭也春祭曰祠孫炎曰祠食也

百乘古文𠓗𠓡二形同實證反廣疋乘駕也三蒼乘載也周礼四馬為乘其形曰車其數曰乘

橋津子隣反論語子路問津鄭玄曰津謂濟渡之處也

金𦗶徒頰反簡𦗶也說文𦗶札也小品經作金鍱鍱音以涉反

娛樂字詁古文虞今作娛同牛俱反下力各反字林娛亦樂也白虎通曰虞樂言天下之人皆有樂也

有根孤本反謂轉紘者也今亦名䦘為根子

稽留古奚反說文稽留止也尒疋留久也

来垩蒲頻反通俗文埒土曰垩說文
垩塵也
孫室丁結反或作富樓那弥多羅尼
子正言富羅拏梅伍刹夜富多羅
富囉拏此云滿是其名也梅伍刹
夜此云慈是其母姓富多羅者子
也兼從母姓為名故此云滿慈子
或譯云滿願子一義也與佛同日
而生

放光般若經

第一卷

羅閱以拙反寀阿闍世王經云羅閱
祇晉言王舍城此應訛也正言羅
閱揭梨醯羅閱義是料理以王代
之謂能料理人民也揭梨醯此云
舍中捴名王舍城在摩伽陁國中
城名也

那術經又作述同食聿反或言那由
他正言那庾多當中國十万也光
讃經云億那術劫是也寀佛本行
經云一百百千是名俱致此當千
万百俱致名阿由多此當千億百
阿由多名那由他此當万億此應

上筭也
叵我普我反謂傾側摇動不安也經文
作跙蹴或作岠峨並未見字出處
澹然徒濫反廣雅澹安也經文或作
憺淡二形音訓並同
沙訶又云娑訶樓陁或云娑婆皆訛
也正言索訶此云能忍或言堪忍
一言雜會世界
習緒辝呂反尒雅緒餘也業也大集經
云斷習氣緒是也
迦羅越 大品經中居士是也
甫當方宇反甫始也當終也言初始
發心終竟一切種智也
我曹又作𢾾同自勞反史記十餘曹
循之如淳曰曹輩也
阿須倫又作阿須羅或作阿修羅皆
訛也正言阿素洛此譯云阿者无
也亦云非素洛云酒亦云天名無
酒神亦名非天經中亦名无善神
阿惟三佛此言訛也正言阿毗三佛
陁阿毗此譯云現三此云等佛陁
此云覺名現等覺長安品經言成
至佛大品經云一切法一切種同

一義也

六栽作才反經中亦名觸處觸能長養心數法栽能長養枝葉花條其義相似因以名焉

七痒又作癢痒痒音弋掌反經中名受是也謂能領納苦樂故名受也

倚法扵蟻反住也說文倚猶依倚也經文從犬作猗非體也

薩云若又言薩芸然或云薩婆若皆訛也正言薩伐若此譯云一切智也

俞旬又作由旬或作由延又作踰闍那皆訛也正言踰繕那此譯云合也應也計合應尒許度量同此方驛邏也案五百弓為一俱盧舍八俱盧舍為一踰繕那即此方三十里也言古者聖王一日所行之里數也

珠璣居衣反說文珠之不圓者也字書一曰小珠也

第二卷

窓向許亮反詩云塞向墐户傳曰向北出牖也蒼頡解詁云窓正牖也牖旁窓也所以助明也

第三卷

不悅烏奚反字略云悗嘆驚異也

第四卷

羇他居猗反釋名云羇撿也所以撿持制之也

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大品經作多他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陁同一名也此即十号中三号也但猶梵音輕重耳多陁阿伽度此云如来阿羅訶此云應供三藐三佛陁此云正遍知也

薜荔蒲計反下力計反或言卑帝梨或云卑帝梨耶或言閉棃多或作俾礼多皆訛也正言彌荔多此譯云祖父鬼舊譯云餓鬼中寂劣者也彌音補蔑反俾音卑寐反

邠耨文陁尼子邠甫貧反又作分耨或作邠耨文陁弗應云富那曼陁弗多羅此譯云滿嚴飾女子明度經云滿見子

僧那僧涅應云摩訶僧那僧涅陁舊譯云摩訶言大僧那言鎧僧涅言著亦云莊飾故名著著大鎧大品經云大誓莊嚴是也一云僧那大誓

僧涅自稽此皆訛也正言䏊那訶
此云甲䏊捺陀或云被或云衣言
被甲衣甲也衣音於既反
不抴側買子尒二反謂取著也通俗
文掔挽曰抴說文抴撮也謂撮擷
取也大品經作不取是也
第五卷
閱叉以拙反或云夜叉皆訛也正言
藥叉此譯云能噉鬼又云傷者謂
能傷害人也
遮迦越羅正言斫迦羅伐辢底遏羅
闍此譯云轉輪王也
適莫都狄反下謨各反謂無人无相
也適猶敵也言敵疋也莫猶慕也言
慕欲也
无態他代反　寠窟呰和反　臥詼
古来反皆三昧名也
種稷古文稷同子力反稷粟也五穀
之長也
澆灒上又作澆同古堯反說文澆灌
灒也下又作濺二形同子旦反
說文灒相汙灑也史記五步之內
以血濺大王今作濺濺揚泉物理論

云恐不知味而嘿㖃作嘜江南行
此音山東音瀨子見反

第六卷

繁者蒱何反蹉者盧何反峨者五歌反他者何土
反嵯者昨何反

虜扈力古反下胡古反案虜扈自大
也謂縱橫行也漢書音義曰扈跋
扈也謂自縱恣也經文作怙恃也
怙非此義經中言憍慢或作貢高
是也

揵陁羅巨焉反此譯云香神即乾闥
婆也

諧耦胡皆反尚書克諧以孝注云諧
和也耦合也

第七卷

無耦吴口反耦對也疋也大品作等
不等是也經文作調非也

第八卷

須炎或作須夜摩天此云妙善天又
炎摩此云時分須炎摩此言善時
分即天主也

裥翼此言訛略也娃蟜尸迦即釋提
桓因反天帝釋同一位名也

道撿居儼反謂以道撿心故言道撿大
品經云若入聲聞正位是也蒼頡
篇撿法度也攝也
四徼古弔反四門巷也即曆中四徼
曰是其事也
遏絕於曷反尒疋遏止也令以逆相
止爲遏蒼頡篇遏遮也

第九卷

提和竭或言提和竭羅此云錠光亦
曰然燈佛是也
尼摩羅天或云須蜜陁天此云化
樂天是也
波羅尼蜜天或云婆舍跋提天此云
他化自在天是也
阿波會天此云光音天亦言極光淨
天即第二禪第三天也經文有從
言作譮音胡快反
首訶既那天此云遍淨天是第三禪
中第三天也以樂淨周普故名遍
淨也
惟于頗羅天此云廣果天即第四禪
中第三天也凡夫果中此最勝
故名廣果也

項佷胡講反謂佷人踵項難迴因以名也即郁伽羅越問經云强項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云項佷愚癡是也大品經中作增上慢經文有從元作頑音五鰥反頑鈍也頑非本字

拔擢徒卓反蒼頡篇擢抽拔引也擢出也

摩祇長安品作摩勉小品經作摩醯皆梵言也明度經作神丹此言也

第十卷

矛箭古文戎鉾鉾三形同莫侯反方言楚謂戟爲矛說文矛長二丈建於兵車也

八惟无或作八惟務即八背捨也

洴沙蒲經反應託也正言頻婆娑羅王或云頻眦此譯云形牢一云頻眦此云顏色娑羅此云端正或云色像殊妙

隨耶利或云隨舍利或云隨舍種或言栗唱或言離昌或作梨昌或作離車或作律車皆梵言訛轉也正言栗呫婆此云仙族王種呫音昌

祟反
之兆除矯反兆猶機也事先見也亦形
兆也大品經作法況者也
揵沓和又云揵陁羅或作乾沓婆或
云揵達婆或云乾闥婆舊名也今
正言健達縛皆國音之不同也此
云齅香亦云樂神一云食香舊云
香神亦近也經中亦作香音神也
甄陁羅之人反又作真陁羅或作緊
那羅皆訛也正言緊捺洛此譯云
是人非人
摩睺勒又作摩休勒或作摩睺羅伽
皆訛也正言牟呼洛迦此譯云大有
行龍也
真越或作震越此應卧具也
第十二卷
梵迦夷天此言淨身天也梵淨也卽
初襌梵天也
第十五卷
挭𦡁歌杏反挭強也𦡁又作澁同所
立反謂不滑也字從四止四止卽
不通字意也
𤸱瘤又作疕同蒲罪反下力罪反小

腫也今取其義
已署時去反署位置也謂署置之
處敬也國語夫位政之建也署位
之表也謂表識也
第十七卷
牆者又作樯同才羊反字林颿柱也
江南行此音關中多呼作竿
牢敞盧刀反堅牢也下又作鼓榜二
形同丈鞭丈董二反三蒼敞樯也
通俗文樯出日打令之以木若鐵
橦出孔中物更補之謂之敞經文
作棠非體也
莊筭俎陽反聲類云莊嚴也下古文
祘同桒乱反尒定筭數也長六寸
計數者也字從竹從弄言常弄不
誤也
第十八卷
狡戲古夘反方言凡小兒多詐而獪
謂之狡猾也獪音古邁反
第十九卷
和夷羅洹閱又即執金剛神也謂手
執金剛杵因以名焉
第二十一卷

𨐨糅古文粈鈕二形同女救反說文糅雜飯也今謂異色物相集曰糅也

旃陁羅或云旃荼羅此云嚴熾謂屠煞者種類之名也一云主煞人獄卒也案西域記云其人若行則搖鈴自標或拄破頭之竹若不然王即與其罪也

跛蹇又作尰同補我反下居免反字林跛蹇行不正也

欲撞徒江反廣雅撞剌也撞猶擊也

第二十二卷

阿惟顏大品經作一生補處是也十住經云第十阿惟顏菩薩法住是也

盟歃靡京反禮記諸侯莅牲曰盟周礼司盟掌盟戰之法鄭玄曰書其辝於冊上煞生取血歃之加書於牲上而埋之著其信也大事曰盟小事曰歃左傳曰歃如忘歃音所甲反

第二十三卷

輕易以豉反說文傷亦輕也慢也經文作劾胡纇反說文同力也亦急也劾非此義

野馬猶陽炎也案莊子所謂塵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者注云鵬之所馮
飛乃是遊氣耳大論云飢渴悶極
見熱氣謂為水是也

五兵周礼司兵掌五兵鄭衆曰五兵
者戈戟矛無夷也步卒五兵則
無无夷而有弓矢也

第二十六卷

須延頭佛　或言須扇多佛晉言
甚淨

洞然徒貢反說文洞疾流也亦深遂
之皃也經文作烔徒東反熱皃也
亦旱皃也

第二十八卷

勸訹私律反說文訹誘也廣雅云訹
謏也謏音先九反經文作恤又作
卹同思律反恤憂也恤非今用

第二十九卷

波崙又作波倫此云常啼明度經云
普慈皆一義也

俾倪普米反下五礼反廣雅俾倪堞
女牆也

波曇又云波慕或云彼頭摩或云鉢

曇摩正言鉢特摩此云赤蓮花也
分陁利或作芬此云白蓮花也
句文羅又作拘勿又作拘牟頭或
作拘勿頭此云拘者地勿陁者喜
名地喜花也
優鉢剌栢還反又作漚鉢羅此譯云
黛花也
鵁鶄音交精鳥名也一名鵁䴌此鳥
出蔓聯山群飛如雌雞似鳧高足
江淮畜之可以厭火是也
第三十卷
謙恪古文愙同苦各反字林恪恭也
敬也謂謙虛敬讓也
酷毒口斛反說文學急也甚也亦暴
虐也
寶瞿於耕於成二反盛物器也
光讚般若經
第一卷
度無極或言到彼岸一義也梵言波
羅蜜多是也
不僥又作憿儌同古堯反漢書晉灼
云儌遇也僥亦冀求也
垓刧古文䧀奒二形今作姟同古才

反數名也風俗通曰十億曰兆十
兆曰經十經曰姟姟猶大數也

傅飾方務反傅猶塗附也傅藥傅粉
皆是也

扶蓉又作芙同附俱反下度鍾反說
文扶渠花未發者為菡萏花已發
開者為扶蓉其實曰蓮菡音胡感
反萏徒感反

紛葩普花反盛美也說文葩華也

颺颺餘尚餘章二反謂風所飛揚也

炅煜又作熠同由掬反說文炅明也
煜燿也

八由行又作遵行又作道行或作直
行或言八直道亦言八聖道或言
正道其義一也

漸漸才冉反漸漸猶稍稍也經文作
漸漬誤也

履襪古文韈或作帓韎二形同無發
反足衣也經文從巾作幭音亡別
反單被也帊也幭非字義

然藎才刃反字林草名也本草云藎
草可以染流黃作金色生蜀中

之誼字詁古文誼今作義同宜寄反

礼記誼者宜也制事宜也誼亦善
也理也

第二卷

貧匱渠愧反匱乏也竭也

嵩高又作崧同思隆反尒足山大而
高曰嵩

蚑行渠支反又音奇謂虫行皃也周
書蚑行喘息是也

蜎蜚一泉反字林虫皃也動也或作
蠉古文翾同呼泉反飛皃也下古
書飛皆作蜚同音甫韋反蜚謂蜚
揚也案漢書注云正月爵大於鳩五
色蜚過鄭二月後蜚過池陽是也

慌忽呼晃反又作怳虛往反謂虛妄
見也惟怳惟忽似有無也漢書音
義曰慌忽眼乱也

兩膭又作髓同狀忍反說文膭䐈骨
也蒼頡篇膝盖也

第三卷

四兇又作㐫同許恭反放光經作四
結猶四縛也謂貪欲瞋恚戒取見取

惶慌胡光反謂虛妄見也荒虛也廣
雅惶懼也遽也蒼頡篇惶恐也亦

憂悴在心之皃也

第四卷

門閫又作梱同苦本反門限也說文門橜也

不瞚列子作瞬通俗文作眴同尸閏反目動也說文瞚目開閉數搖也

惡師於各反惡過也所為不善也經文從草作蕙又從人作德皆非也

第五卷

梨黐力私反方言色似凍梨也大品經云青想壞想是也

恢大又作㷇同苦迴反蒼頡解詁云恢亦大也

三跋致又作拔同蒲沫反晉言發趣是也

第七卷

頭顱又作髗同力胡反腦蓋也經文作臚呂居反腹臚也皮臚也臚非此義

咤之竹嫁反經中作𧿒非也癉之丁佐反磋之且何反

燕坐又作宴石經為古文燕同一見反說文宴安也

第十卷

疇疋除霤反楚辞誰可與兮定儔王逸注曰二人為疋四人為疇疇亦類也今或作儔

五句或言般遮旬即五神通也案阿術達經云悉得五旬是也大品等經云五神通同一也

縛袛一種等首真人餘經作家空須陁洹命終

道行般若經

第一卷

吁與許于反說文驚語也廣雅吁應聲也吁亦疑恠之辞也經文有作說與

邠祁文陁弗府貧反下巨梨反或言富樓那弥多羅尼子是也

邊幅甫鞠反幅猶邊際也謂際畔也

無底都礼反猶无邊也無限也經文作乎非也

第二卷

因坻直尸反或言因提梨或云因陁羅正翻名天主以帝代之故經中亦稱天主或稱天帝釋者並位之

與名也
波那和提天新道行經云自在天也
亦即梵天也
伊沙天此云衆生主那提乾天此云
天女等
阿會亘修天長安品作阿陂亘差天
即光音天也
僻隈匹亦反僻邪僻也亦避也經中
或作避避去也迴也下烏塊於迴
二反謂隱蔽之處也經文作傒於
豈反奚餘聲也傒非此義
梵摩三鉢天此應天主名也新道行
經云梵天王也
薩和薩此云衆生猶是薩婆薩埵也
般遮旬般遮此云五旬五神通也經
中或作五旬在二音也
蘊天烏合反晉言有光壽天是第二
禪中初天也亦名少光天以光少
故也蘊波摩那晉言無量光天即
第二禪中第二天也以前光明轉
勝轉妙故也諸經中有作阿波阿
波摩那天是也應言阿鉢羅摩那
婆鉢利多婆也

須覺天三蒼音帝郭訓古文奇字以
為古文逝字漢書韋昭音徒計反
案中陰經作須滯天或作須彌天
亦言善見天定障漸微見極明徹
故名善見也樓炭經作須晊天皆
一也應言須達梨舍那此言善觀
天晊音丁計反彌音帝依字風俗
通姓氏亦有此姓經文從無從足
作躉音讀作武非也

枝掖以石反相似也掖猶葉也此應
外國語訛耳長安品作枝掖般若
是也

第三卷

狎習古文𢈔書或作狎同胡甲反狎
近也狎傷也謂輕傷也經文從人
作⿰亻甲非也

第五卷

至奏子陋反奏進也為也明度經云
三拔致此言發趣也經有作跋同
蒲沫反

一㓞梵言㓞簸此譯云分別時節經
文有作庚音子葉反此語音訛也

若牆又作牃同才羊反飄柱也關中

曰竿是也

愍念字詁古文愍今作閔同眉殞反

愍憐也

第六卷

裴服蒲来反與言說也猶是被服也音皮寄反被帶袈裟也經文從文作斐音敷尾反

詭嬲又作恑同居毀反說文恑變作也謂變異也詐妄也經文從口作唯非也下又作嬲三蒼音諾了反嬲弄也惱也

勇悍何旦反蒼頡篇悍桀也勇也有力也字從心

第七卷

乹陁呵晝善權新道行作香象菩薩是也

緹幔他礼反說文謂帛赤黃色也即縓色也

自衒古文眩衒二形同胡麺反說文行且賣也謂也

乹陁越國字或作揵𢈔云乹陁婆那此譯云香林明度經云香淨國阿閦世女經云香賓索一云香風皆一也

第十卷

完健 胡官反說文完全也完猶保守也

儲水 直於反儲財也儲亦偫也謂蓄物以偫曰儲

曼殊顏華 又云曼殊沙此譯云橙花也

鳩垣 諸經或作鳩洹或作仇桓此譯云大身

巫祝 武俱反下之育反无形也謂事鬼神曰巫祭主贊詞曰祝

反遺 餘季反遺猶贈也廣雅遺與也亦加也

有桴 扶鳩反謂鼓椎也說文桴擊鼓柄也

拊撫 方主敷禹二反案拊猶拍也撫持也安也亦存恤也釋名云撫敷也敷手以拍之也

小品般若經

第一卷

糟粕 籀文作醩同子勞反下普各反淮南子云古人糟粕許叔重曰糟酒滓已漉糟曰粕也

第六卷

垣牆 宇煩反垣四周牆也釋名垣援也

監礙古文作䁂同公衫反監察也言
婦人有三監五礙者也
躓頓陟利反謂挫辱也廣雅躓蹎也
足蹎手頓也
第八卷
加尸又作迦尸此譯云光言有光澤也
瘡瘢蒲寒反蒼頡篇瘢痕也經文作
槃非體也
金鍱餘攝反薄金也大品經作金牒
是也
明度無極經第一卷
善業梵言須菩提或云數浮帝或言
蘇部底此譯云善實或云善業或
云善吉皆一義也言空生者晉沙
門康法邃雜譬喻經云舍衛國有
長者名鳩留產生一子字須菩提有
自然福報食器皆空因以爲名焉所
欲即滿後遂出家得阿羅漢道是也
秋露子梵言舍利弗舊言舍利子或
言奢利富多羅此譯云鶖鷺子從
母爲名母眼似鶖鷺或如秋露鳥
眼因以名焉舊云身子者謬也身
者舍梨與此奢利聲有長短故有

斯義或言優波提舍者從父名也

不憚都割反通俗文旁驚曰憚經文

作怛非也

貲貨子移反蒼頡篇貲財也周礼通

貨賄鄭玄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亦

與資同經文作訾訾量訾非此用

弘裕古文衮同瑜句反廣疋裕寛緩

也饒也瑜以俱反

昆弟又作晜同孤魂反尒疋昆後也

郭璞曰謂兄後也方俗異言耳

溝港古項反字略云港水分流也今

梵言須陀洹是也此言至流或言

入流經中或作道跡或言分布令云

溝港取其義也經文作遘講非也

開士謂以法開導之士也梵云扶薩

又作扶薩或言菩薩是也

緣一覺緣覺舊經云各佛又言辟支

佛又言辟支迦或云貝支迦皆梵

言轉也此云獨覺是也

應儀道又云應真或言真人亦云无

著果亦云阿羅訶令言阿羅漢皆

是一也

滿祝脂育脂授二反即富樓那是也

除饉渠鎮反舊經中或作除士除女或言薰士薰女今言比丘比丘尼是也分別功德論云世人飢饉於色欲比丘除此愛饉之飢想故名除饉又寠梵言比丘此云乞士即與除饉義同又康僧會注法鏡經云凡夫貪染六塵猶餓夫夢飯不知猒足人斷去貪染除六情飢故号出家者為除饉也

第二卷

倿嫨奴定反謟媚也僞善也說文口材也下五謁反說文禽獸虫蝗之怪謂之嫨經文作孽㾊子也又作蘖近字也

第三卷

妷夫古文佚今作妷又作劮同與一反蒼頡篇佚蕩也妷亦婬也

將踧子六反踧踖敬畏也謂恭敬之皃也

麤捅漢書班固敘傳云捅舉職僚孟康注云捅古文粗字音才古反韋昭曰粗略也

第四卷

阿閦寀關文字所無相承又六反餘
經作无怒亦云無動或云无怒覺
皆義譯其名也
僥倖又作儌儌二形同古尭反下音
幸俗謂幸為僥倖非其所當而得
之小尓足非分而得謂之幸兾望得
也儌遇也遇幸得也
哀慟徒貢反論語顔回死子哭之慟
馬融曰慟哀過也
帷幔筠龜反下莫旦反字林在旁曰帷
炫煌胡麵反下又作熿同胡光反光
明盛皃也説文炫耀也煌光也
法来梵云曇無竭或譯云法上亦云
法鏡一義也
毾壁他盍反毛席也施之於壁因以
名焉經文作闒非體也
長安品經第一卷
以索所格反著頡解詁云索盡也經
有作却訛也
無蚤音早義同早晚之早也古字遥
用耳如禮云孔子蚤作是也
第五卷
懭営営簞反懭猒也猒足也怏也

不啻 施豉反蒼頡篇不啻多也

勝天王般若經

第一卷

坻埵 又作汦坧三形同直飢反

治葺 七入反通俗文覆蓋曰葺葺亦補治苫也

諠撓 乃飽乃教二反說文撓擾也廣疋撓乱也

三愆 古文寒遥二形籀文作㥶今作愆同去連反說文㥶過也失也

如稍 山卓反埤蒼稍長一丈八尺也經文作槊俗字也

如穜 充容反廣蒼穜短矛也經文作衝非體也

憤恚 扶忿反說文憤懣煩也怒氣盈盛也情感也

覆罩 又作罺同陟校反魚籠曰罩今取其義

儵忽 又作倏儵二形同書育反儵忽急疾貌也

坑埳 又作坎同苦感反埤蒼埳亦坑也

𢾾啓 又作启孔尚以爲古文啓同苦礼反启開也

懷憾胡紺反論語共弊之而無憾孔安國曰憾恨也

嘶喝又作誓同先奚反下又作嗌同乙芥反方言嘶嗌也郭璞曰謂咽痛也楚曰嘶秦晉或曰嘶埤蒼嘶聲散也廣疋聲之幽也

欺侮古文侮同亡甫反侮猶輕慢也

第二卷

沾濡又作霑同致廉反廣疋沾漬也濡濕也

資財子夷反說文資貨也資財也經文作貲子斯反說文小罰以財自贖曰貲通俗文平財贖曰貲棄貲亦與資義同也

腥臊又作胜同先丁反下桑刀反腥臊臭也通俗文魚臭曰腥豭臭曰臊豭音加

酤酒公胡反說文買酒也經文作沽水名也

博弈古文簙同補莫反方言簙或謂之綦下餘石反齊魯謂圍棊為弈

犁軛又作枙同於革反謂轅端壓牛領者也

盥洒公緩反說文盥澡手也凡澡洒
物皆曰盥
罕人呼旱反罕希也謂希疏也字
從冈從干聲
第三卷
凷擲又作塊同口對反即土塊也
慘毒又作憯同倉感反說文慘毒也
痛也憂也
縱誕徒亶反誕謾也亦欺也不實也
不憚徒旦反憚難也亦畏也廣疋憚
驚也
收穫胡郭反說文刈禾也草曰刈穀
曰穫
第四卷
很戾胡墾反下力計反很違也戾
曲也字從戶從犬
抑挫祖卧反說文挫摧也亦抑也
莣衣無方反莣草也尒疋莣杜榮注
云似茅皮可以為繩索履屩
食芋于附反聲類大葉著根之莱見
之驚人故曰芋大者謂之蹲鴟甚
可經食也
炒穀初狡反方言熬聚煎僚火乾也

尼連禪河應云尼連禪那或云熙連
禪此譯云尼者不也連禪那者樂
著也名不樂著河也
加梨加加龍又云迦羅迦龍此譯云黑
龍也
倒仆古文踣同蒲北反說文仆頓也
謂前覆也
第五卷
真胝又作胝疷二形同竹尸反此云
善思惟天名也
僕隸古文𫓩同蒲木反廣雅僮僕侵
使也隸附也
遷多初敕反擩奴灘反裒多蒲灘反
須摩那或云蘇磨那華其色黃白亦
甚香不作大樹纔高三四尺四垂
似蓋者也
瞻蔔伽或云旃簸迦正言占博迦形
高大華赤甚香其氣逐風聞遠
門堞又作堞同徒頰反廣雅堞女牆也
猩猩又作狌同所京反不知人名如豕人
面犬吠也
尸利沙即是此間合昏樹也其樹種
類有二若名尸利沙者葉果則大

若名尸剎疑者葉果則小此樹時
住人間閑東下呈家誤名婆羅樹
是也
第七卷
荻林又作藡同徒歷反荻草也亦有
荻竹不可治病也
摩訶迦樓那摩訶此云大迦樓那此云
悲如來功德以般若大悲二法為體
哩尼又作咽同於堅於見二反此譯
云康王
尼拘廬去尼㲲盧陀此譯云无節亦
云縱廣樹也
摩舒陀果此譯云醉果頻婆果此譯
云相思
所縈一瓊反縈旋也經也通俗文收
績曰縈
不愜苦頰反廣雅愜可之也字林愜
快也
始泊渠器反漢書左泊前七郡晉灼
曰泊至也
寘懷之豉反詩云寘彼周行傳曰寘
置也
祈請巨衣反詩云以祈介爵傳曰祈

求也
甫尒方武反釋名甫始也廣疋甫衆也
輯睦茨入反尒疋輯和也謂諧和也
下又作穆同莫斛反睦敬也美也
負笈奇急反風土記云笈謂學士所
以負書箱如冠箱而卑者也謝承
後漢書云負笈隨師是也
驅傳知戀反謂轉次行也尒疋馹遽
傳也郭璞曰皆傳車驛馬之名也
馹音而逸反
錫珪思歷反下古攜反尒疋錫賜也
謂賜與也尚書禹錫玄珪是也
分陝式冉反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
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說文
今弘農陝縣古之虢國是也
碩難市亦反詩云碩人俁俁傳曰碩
大也小尒疋云碩遠也
智昕虛殺反小尒疋昕明也尒疋昕察也
彭蠡胡罪反尚書東匯澤為彭蠡孔
安國曰匯迴也三蒼水迴也
蔿驅於身於巾二反人名也
猜焉古文職猜二形今作悇同麁來
反案猜亦疑也廣雅猜懼也
仁王般若經上卷

僉然　七廉反小尒疋僉同也尒疋僉咸胥皆也方言自關而東五國之郊謂皆曰僉東齊曰胥

窮源　魚袁反水之本也說文作原

鉾盾　食尹反盾所以捍身蔽目也

下卷

什物　時立反什聚也雜也資生之物也

巨海　其呂反方言齊宋之間謂大為巨

尚殞　字書作隕同于敏反聲類殞歿也殞墜也

燒陽　口盎反蒼頡篇燒乾極也鴻範五行傳燒陽謂大旱也經文作尭胡剛反亢咽也盎音烏浪反罌器盎謂之缶

金剛般若經　羅什法師譯

舍衛國　十二遊經云無物不有國或言舍婆提城或言舍羅婆悉帝夜城並訛也正言室羅伐國此譯云聞者城法鏡經云聞物國善見律云舍衛者是人名昔有人居住此地往古有王見此地好故乞立為國以此人名号舍衛國一名多有國諸國珍奇皆歸此國也

祇樹　或言祇陁或云祇洹皆訛也應

言逝多此譯云勝氏即憍薩羅國
波斯匿王之子也
給孤獨應言阿那他此云无親舊人
義譯爲孤獨賓荼䭾寫耶此云摶
與舊人義譯爲給猶是脩達多之
別名脩達多此云善與故得給孤
獨名也舊言阿那邠坻或言阿藍
訛略也
飯食扶晚反案飯亦食也
唯然弋誰于比二反說文唯諾也謂
譍之敬辭也礼云唯而起鄭玄注
云唯恭於諾也
四維翼隹反廣疋維隅也淮南子云
天有四維是也
頗有借音普我反謂語辭也
筏喻扶月反方言簿謂之筏編竹木
浮於河以運物者是也南土名簿
北人名筏字從竹經文從木作栰
非也簿音蒲佳反
阿蘭那行或言阿𪇆拏正言曷剌𩍹
曷此云无剌𩍹此云諍名无諍也
亦言閑閑亦无諍也
歌利王或言迦利王論中作迦藍浮
王皆訛也正言羯利王此譯云鬪

諍王西域記云在烏仗那國普揭釐
城東四五里是其處也舊云惡世
無道王即波羅奈國王也
金剛般若經　　菩提留支譯
脩伽陁或云脩迦度此云善逝即如
来德之一号也
捫淚莫奔士本二反聲類云捫摸也字
林捫持也經文有作抆亡粉反字
林抆拭也言須菩提恨不早聞故
涕淚悲泣今既得解所以捫淚而
言也
荷擔說文何古文抲同胡歌反廣疋
何揭擔也又音胡可反何任也今
皆作荷
摩那婆或言摩納婆或云那羅摩那
或云摩納皆是梵言訛轉也此譯
云年少淨行或云人
歌羅分如析一毛以為百分一分名
歌羅分論以義斷名為力勝以無
漏善法勝於有漏故也
數分猶是數中轉微細者乃至少許
猶不及一也論中義言不相似勝
也言有為有形雖復少許與无為
無形不相似也

優波尼沙陁分論中義言因果不相似也以珍寶等但得三界果報无漏善得佛果也

毛道此名誤也舊譯云婆羅必利他伽闍那此言小兒別生以癡如小兒不同聖生也論中作小兒凡夫是也正言婆羅必栗託仡那婆羅此云愚必栗託此云異仡那此云生應云愚異生以愚癡闇冥无有智慧但起我見不生無漏亦名嬰愚凡夫凡夫者義譯也案梵語毛言嚩囉愚名婆羅但毛與愚梵言相濫此譯人之失致有斯謬也法集等經言毛道頭凡夫或言毛頭凡夫者皆誤也仡音魚乞反

金剛般若經　真諦法師譯

支提或言脂帝浮都此云聚相謂累寶及石等高以為相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四　　納

翻經沙門玄應撰

菩薩見實三昧經　賢劫經
華手經　大灌頂經
菩薩纓絡經　佛名經
月燈三昧經　十住斷結經
觀佛三昧經　五千五百佛名經
大方廣十輪經　大方便報恩經
寶雲經　金光明經
大雲經　密迹金剛力士經
菩薩處胎經　大集賢護菩薩經
大方等陁羅尼經

菩薩見實三昧經

第一卷

膺乎　又作應同於凝反蒼頡篇云乳上骨也說文膺匈也漢書韋昭曰匈四面高中央下曰膺

原隰　又作隰同詞立反尒疋下濕曰隰隰墊也

寶礦　古文砒字書作礦同孤猛反說文礦銅鐵璞也經文從金作鉔非也

旌鼓　積盈反尒疋注旄首曰旌郭璞

去載旄於竿頭者曰旌旄表也謂取其幖幟也

第二卷

旒蘇又作繸二形同力周反

門樞齒揄反尒疋樞謂之椳郭璞曰門戶扇樞也廣疋樞本也樞機制動轉之主也椳音五迴反

璫渠都唐反釋名云穿耳施珠曰璫埤蒼璫充耳也渠渠耳渠也西國王等多用金銀作之着耳匡中用以裝飾也經中有作璩巨於反

跋墀直尸反亦言婆稚是阿修羅名也舊譯云縛居在脩羅前鋒為帝釋所縛因揩得脫故以名焉

踟蹰腸知反下又作跦同腸誅反廣疋踟蹰猶豫也又去住足躑躅也

第三卷

曲櫺力庭反說文櫺楯閒子也通俗文䟽門曰櫺是也

繮鞚或作韁同紀良反馬繮也下口弄反馬勒也

鶬鴰音倉鶬鴰也似鴈而黑者也鴰音古活反下胡穀反說文黃鵠也

形如鸐色蒼黃

䌩婁古函反天石名也依字䌩索也

束篋也

第五卷

麒麟渠之反下理真反仁獸也說文

麕身牛尾一角角頭有肉經文作

騏說文馬文如綦曰騏下力振反

尒疋白馬黑脣曰驎二形並非此

義麕居貧反

第十一卷

剡掘烏桓反下渠勿反廣雅掘穿也

經文作擔都甘反此應誤也

欠㰦又作呿同丘庋反坪蒼張口頻

伸也

第十二卷

脬膜匹包反三蒼盛尿處曰脬經文

作胞音補交反

餔哺似盈反方言凡飴謂之餳說文

米蘖煎也下蒲故反口中嚼食者也

第十四卷

隍城胡光反說文城池有水曰池無

水曰隍蒼頡篇城下坑也

為隥當鄧反廣疋隥履也依之而上

者也三蒼隥小阪也經文作蹬音登

秔米 俗作粳同加衡反不黏稻也江南呼稉為秈

勺撓 是斫反下呼高反聲類云撓攪也

賢劫經第一卷

光燿 古文曜同餘照反廣疋曜照也明也

不挾 胡頰反尒疋挾藏也經文作㥘和也協非此義

稸積 字書作蓄同勑六反蓄積也聚也

痂痏 古遐反下胡軌反痂瘡也痏毆傷青黑腫也

[illegible]伴 石經作特邦粑三形同補江反

准平 說文作準同之尹反准平也均也度也經文作埊才資反以土增道也埊非此用

擿去 他狄反擿剔也謂擿治之也亦取也

第二卷

三塗 又作途迖二形同達胡反言三塗者俗書春秋有三塗危險之處借此為名塗猶道也非謂塗炭之義若依梵本則云阿波那伽低此云惡趣不名惡道道是因義由履

而行趣是果名巳到之處故不名
悪道也
躓礙古文𧿒躓二形今作𧼒同猪吏
反通俗文事不利曰躓限至曰礙
居倫大哀經作拘輪譯云本際第一
解法者也普曜經云俱隣者解本
際也阿若者言巳知也正言解了
拘隣亦姓也
第三卷
怯弱如斫反弱尫劣也經文作愵奴
的反思也傷也愵非此義
第五卷
鳩摩羅此譯云惡人亦言不好人也
第十三卷
錫貢星的反尒疋錫賜也謂賜與也
上與下之辝也
好拂敷勿反拂拭也除塵也經文作
髴𢗉二形非也
都較古文𢘌同古學反較猶粗略也
廣疋較明也亦比校也
趣谷古木餘玉二反尒疋水注谿曰
谷經文作峪非也
華手經第一卷

和詑字又作謗同丑嫁反渡和詑者
以立名也
第二卷
抒氣時汝除呂二反廣疋抒舀也渫
出也說文抒挹也挹斟酌也挹音
於入反舀餘紹反
第八卷
猩猩所京反字林能言鳥也形如豕
頭如黃雞
第十卷
欺詑居毀反不實也廣疋詑隨惡也
亦欺詐也
蟄民遲立反大魚名也蟄民伽羅應
云低民祇羅譯云吞魚魚大吞小故也
第十一卷
圂豬又作溷同胡困反圂圂也言溷
濁穢惡也
栽榫古文櫱榫不三形同今作蘗同
五割反介疋榫餘也栽也言木餘
栽生榫栽也
僶夲又作黽同亡忍反僶俛强為之也
第十二卷
斃地古文獘獘二形今作斃同毗世
反說文斃仆也

大灌頂經

第一卷

鉀提普提反山名也道軻口佐反嘻

疑虛基反

埿鉀乃礼反喉棲力曾反攔林居六反經文又作諵同韃

陁記言反郁伱立鼓反經文作絵非也迦俪此應倫字鬘

剎茶莫反貢沙補門反犀提此應脾字交支反騈

吒羅波蕩

噴灑又作歕同普悶反通俗文作盜

合水潠日溢經文從水作漬音捘

去反水名也漬非此義

頻吱居梨反非正字

劬離其俱反經文作敂音口此應誤

也敂擊也

漱漏所霤反經文從貢作瀨非也

毒蕫丑芥反或名蕫蠆或名蠍蠚

虫也蕫蠆音他達反蠆音力達反

五官謂生老病死及現在縣官拘繫

赤名五天使者

翩翩匹然反說文疾飛也輕捷之白

也經文作偏非也

第二卷

貲鼇力底反倪提音五礼反膜迦林

忍反醫頭徒敦反

第三卷
掗多直尸反苾闍蒲蘘状必二反厌
揥勑細反
拍長普格反廣疋拍擊也釋名拍搏
也以手搏其上也經文從石作砶
非也
沃口烏穀反通俗文溉灌曰沃沃亦
澆也漬也
口噤又作唫同渠飲反閉口為噤也
襌衣多安反說文衣不重也廣疋襌
薄也
白袷古洽反說文衣無絮也廣疋袷
重也經文作帢古洽反帽也帢非
此用又作裌非也
第四卷
寐䚦都奚反
樓眸莫侯反經文作聹誤也櫨櫎古
黃反
唾汁將逸反通俗文汁而吐之曰汁
經文作㖶音子旦反
渠抄古很反經文作深譚耆赦南反
諄難呼故反
較掗古學反詻羅於礼反

佗飢勑家反經文作跎非也

腽弥烏侯反

猳玃字體作猳又作㹢同古遐反下居縛反說文大母猴也善顧眄玃持人也尒疋玃父善顧郭璞曰猳玃也似獮猴而大色蒼黑也

荐臻又作洊同在見反尒疋荐再也重也下側陳反臻至也

第五卷

優吵堅俱苦閑反經文有作拏女家反此梵言也

麼笮於甲反下側格反案笮猶壓也今謂笮出汁也

芗陁字與芰同渠寄反

葦又居玉反

驚悸古文痵同其季反字林心動也說文氣不定也

第六卷

振旦或言真丹並非正音應言支那此云漢國也又亦無正翻但神州之總名也

碑闕彼爲反古制施廢櫨以下棺今人述君父之功書其上建於陌頭

顯履也釋名闕在門兩旁中間闕
然爲道也
郵婆于鳩反　嗣耕蒲迷反
箄梨方奈反
恐懾虛業反方言懾閱懼也謂以威
力相恐懼也閱音呼激反經文作
惕蹢二形非也
第七卷
牛恭居院反字書恭牛拘也今江淮
以北皆呼牛拘以南皆曰恭
押攎字宜鵯鸕音烏甲反今人謂黑
貂爲鵯鸕貂是也
渟渟聲類亦郭字同蒲沒反廣疋
渟盛也
蔚多於貴反　他穰而羊反
第八卷
檐邊字書作櫚同以占反謂屋梠
也說文檐梍也
汪池烏皇反通俗文停水曰汪池之
㴩濁者也
第九卷
麋麈莫悲反說文鹿屬也冬至解角
者也下之庾反山海經云荆山多
麈郭璞曰似鹿而大尾可爲扇也

梁翟徒歷反　多謀莫來反　隨俞
以朱反
愚惷丑絳反說文惷愚也生而癡騃
童昏者也
齚楊又作齰同仕白反齚齧也經文
作咋莊白反咋咋聲也咋非此用
第十卷
世享虛兩反享受也亦當也說文享
獻也
烔烔徒東反埤蒼烔烔然熱皃也經
文作爞非體也
老叟又作叜二形同蘇走反方言
叜父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
老者謂之叟字從宊從又
譗譁又作譮同虛元反下呼瓜反譗
譁聲也三蒼譗言語詾詾往來也
譁言語譊譊譗也詾音徒刀反
詵林又作甡辡莘三形同使陳反傳
曰詵詵眾多也
萍薄蒱丁反無根浮水上者也經文
作蓱馬帚也
歡娛疑區反說文娛樂也經文作顯
非也

姻媾於人反下古候反白虎通曰婚人因夫而成故曰姻姻親也國語令將婚媾賈逵曰重婚曰媾媾厚也

惋恨烏喚反字略云惋嘆驚異也

輱軻又作埳同口紺口感二反下口佐反埳軻不遇也

禍祟思醉反說文神禍也謂鬼神作灾禍也

懇惻古文詛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曰懇懇亦堅忍也下古文惻同楚力反廣雅惻悲也說文惻痛也

如餉尸尚反廣疋餉遺也說文餉饟作饟饋餉也

結梳所於反說文梳理髮者也

懊憹今皆作惱同奴道反懊憹憂痛也

第十二卷

維耶或言毗耶離或名毗舍離皆訛也正言薛舍離夜城在東印度境殑伽河北也或言中印度境

瞢憒莫崩反三蒼瞢不明也下公內反憒亂也亦煩也

營衛又作營營營三形同役瓊反蒼頡篇營衛也部也

廞禱於舟反下都道反伏合人心曰
廞求福曰禱禱請也請於鬼神也

蜚尸古書飛多作蜚同府韋反飛謂
飛揚也尸有三尸

邪忤吾故反通俗文得忤曰𤸷音苦
駕反非體也

蒺蔾疾栗反下力尸反尒疋蒺蔾蝍
蛆郭璞曰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
腦也

萎黃於危反聲類萎草萎也經文作
痿痿痹也謂不能行也

尫羸今作尪同烏黃反尪弱也通俗
文短小曰尪也

妖𡑞宜列反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
之妖禽獸虫蝗之怪謂之孽蠥灾
也今皆作孽亦古字通用也

菩薩纓絡經

第一卷

恭恪古文愙同口各反恪敬也字林
恪恭也

曩昔奴朗反尒疋曩久也猶往久古
昔也

塵曀又作壇同於計反尒疋陰而風

日曀曀亦翳也言掩翳日光使不
明也
第三卷
亘然歌鄧反亘猶坦然也詩傳曰亘
遍也
羯毗或言羯隨或云迦毗或言加毗
此皆梵音訛也此譯云迦毗聲伽
羅者好名爲好聲鳥也
第六卷
僥倖古堯反下胡耿反僥遇也倖慶也
第七卷
貪餮又作飻同他結反貪財曰饕貪
食曰餮
邠耨又作分耨旻陁弗譯云滿嚴飾
女或言滿見子也
第九卷
苾芬又作飶馝咇馝四形同蒲結反
埤蒼苾大香也
鏟以叉莧反說文一曰平鐵也蒼頡
篇云削平也
不泄思列反泄溢也亦發也廣疋泄
漏也
第十一卷
超卓恥驕反跳上車也超越也出前

也踰也下陟角反卓高也釋名云
超卓也舉脚有所卓越也

第十二卷

分衞此言訖也正言儐荼波多儐荼此云團波多此云墮言食墮在鉢中也或言賓荼夜此云團團者食團謂乞食也

鏗然又作揁𨍭二形同口耕反說文𨍭堅也

料量力條反說文料量也字從斗經文作科苦和反非也

佛名經

智𪉽一計反 庭燎力彫反 拘峻私俊反 袪多止良反 剢心口胡反 臬荷息里反 薵哆殆我丑加二反 𧖴羅他奚反 詢陁私旬反 奚吼胡雞反

月燈三昧經

第一卷

無爽所兩反尒疋爽差也謂不同也不齊也

粈以古文糅䋔二形同女救反說文雜飯曰粈也

第二卷

如牓補莽反牌牓也謂標牓其善惡

亦人也經文從木作榜補盲反弓
弩輔也榜非此用牌蒱佳反
第三卷
剜身烏桓反埤蒼剜削也謂抉取肉也
鼖鼓扶公勞反大鼓也考工記鼖鼓長
六尺有四寸注云以鼖鼓鼓役事下
又作韇同扶雲反尒疋大鼓謂之
鼖郭璞曰長八尺也
雷霆定亭挺三音尒疋疾雷謂之霆
霓蒼頡篇霹靂也說文雷餘聲所
以挺出万物也霆亦雷也
金鉦之盈反說文鉦鐃也似鈴柄中
上下通
諸鞞蒲雞反小鼓也亦騎鼓也
簫筑張六反形如箏刻其頭而握
之以頭筑人故謂之筑
儒德而俱反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也
第七卷
入匣今作柙同胡甲反說文匣匱也
謂盛刀劍者也
樓泊蒲各反泊止也今謂舟止為樓泊
激切公的反激發也動也說文水疾
急曰激也

猤猾古卯反下胡刮反方言凡小兒多詐謂之猤猾

第八卷

臺榭辝夜反尒疋有木謂之榭郭璞曰臺上起屋也

廊廡籒文作廡同音武客舍也說文堂下周屋也釋名云大屋曰廡幽冀之人謂之房房五下反

詹波之盋反或作占波或作占婆即瞻蔔花也譯云金色花大論云黃花樹也

第九卷

瘳愈𠡠流反瘳差也尚書翌日乃瘳是也

竚立或作佇同除呂反尒疋佇久也謂久立也

動瞼居儼反字略云眼外皮也

臻萃徙醉反方言東齊海岱之間謂萃爲聚萃集也

媅著古文妣同都含反說文媅樂也嗜也今皆作躭

第十卷

僎用古文𧻓䟫䟫三形同並事几反

佘定侯待也

龍腦案西域記云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亦別初採既濕尚未有香木乾之後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狀若雲母色如冰雪此謂龍腦香者也

如礪力制反磨石也砥細於礪也

十住斷結經第一卷

纏縺力前反字書纏縺不解也

戢在側立反戢聚也斂也經文從手作㨖非也

滲漏踈蔭反滲盡也下流曰滲滲亦竭也

閹塞於儉反閹門人也宜作掩掩藏也蔽也

第二卷

竅𣪠又作𣪠同口緩反蒼頡篇𣪠重也至也

揮涣許歸反揮灑也說文揮奮也謂奮振去之也

第三卷

棚閣蒲萌反棧閣曰棚經文作閛普耕反門聲也閛非此義

嬈固乃了反下又作怘同古護反三
蒼云嬈弄也諸經有作嬲或作嫋音
同嬈摩登伽經作蠱音古護反

第四卷

勖勉虛玉反謂勉勵也方言齊魯謂
勉為勖也

第五卷

譆然呼戲反譆猶怒也義亦與若字
同音呼覓反善然也戲音古麦反

煻煨徒郎反下烏迴反通俗文熱灰
謂之煻煨經文作熅於云反鬱煙
也熅非字體

門閾古文閾同呼域反尒疋柣謂之
閾郭璞曰即門限也柣音田結反

第六卷

或喬鴉猛反明也

婆槎千何反或作嵯又河亦云博叉
河大池西面河也馬口而出流入
西海也

蹬蹭徒登丁鄧二反韻集云卧極也
下士登反經文有作蹬蹭並非
體也

第七卷

六涇於仁反說文涇没也亦定涇落也亦下也

第八卷

㪷水九愚反廣疋㪷酌也說文㪷挹也挹㪷也經文作枸非體也或從酉作酙亦非也

第九卷

蚑行渠支巨宜二反謂虫行皃也周書蚑行喘息是也

哂然字書作吲或作欣同式忍反三蒼小笑也礼記笑不至哂鄭玄曰齒本曰哂大笑則齒本見也

愚戇都絳反說文愚戇也戇愚也聲類韻集音丑巷反

第十卷

遮迦越羅此譯云轉輪聖王正言斫迦羅此言輪伐剌底此云轉名轉輪王順此方語也

觀佛三昧海經

第一卷

閱頭檀以拙反此譯云白淨王也或言淨飯王也

侻儺普浪反下又作儺同履詣反侻

敵也儷偶也伴也
憾喜胡感反廣疋憾動也說文憾搖也
蝌斗若禾反字書蝌斗水虫也亦疋
蝌斗蝦蟇子也
蟠龍薄寒反禮記而蟠于地蟠委也
廣雅蟠曲也
踵相又作衝同之勇反說文相迹也
亦進也往來之貌也
四觚古胡反說文觚棱也經文作觚
器名也觚非字義也
關鍵又作闔揵二形同奇蹇反方言
關東謂之鍵關西謂之闟
閉闔胡臘反說文闔閉也易曰闔門
謂之坤是也
顒顒今作喁同魚凶反詩云顒顒昂
昂傳曰溫恭貌也

第二卷

穹脊去弓反穹謂穹隆也穹亦窮也
侜張說文作譸同竹流反尒疋侜張
誑也亦幻惑欺誑也經文作輈車
轅也輈非字體春秋傳挾輈以走
喉嚨洛公反嚨亦喉也蒼頡篇喉咽也
肺腴又作胇同敷穢反說文肺火藏

也下庾俱反說文腴腹下肥也經
文作俞腧二形非也
肝隔歌領反隔障也經文或從肉作
膈二字通用也
蛕虫又作蛔同胡魁反蛕腹中虫也
經文作蚘尤二形非也
團欒盧端反團圓也圓匝也
敗績今作勣同子歷反廣雅勣功也
矗然勑六反端直也又草木茂盛也
冤寃於元反寃猶屈也雖曰冤經文
作俛非體也
騣杪弥繞反樹鋒曰杪今取其義謂
騣鋒頭也
雙眥在計反說文眥目崖也目際也

第三卷

兩吻無粉反蒼頡篇云脣兩邊也謂
口際邊也
蕛米達鷄反尒疋蕛苵也郭璞曰似
稗布地生穢草也
龕室苦耽反方言龕受也廣雅龕
盛也
鼷鼠胡鷄反說文小鼠也有毒者也
或名甘口鼠春秋鼷鼠食郊牛角

晃煜又作晄古文熿同胡廣反下又作燏同由掬反說文晃明也煜耀也光也晃煜盛也

謁支或作僧祇支者皆訛也應言僧迦鵄此譯云覆腋若著瞿修羅則不著僧迦鵄瞿修羅者此云圓也像其衣形而立名也

第四卷

摧茹而庚反摧折也茹弱也

小螭勑知反廣疋無角曰螭有角曰虯螭若龍而黃者也

樹稭音皆稭謂稭稈也字從禾從皆未詳何語

疼痺又作痋胗二形同徒冬反廣雅疼痛也下併剌反說文濕病也痺不能行也

第五卷

捋身力沒反捋謂揩捋也

摷啄爭交反通俗文浮取曰摷廣疋摷取也

直劈普狄反說文劈破也經文作擗脾侵反擗非此用

鐵砧又作椹戡二形同猪金反鈇砧

也經文作䃂鈍二形非體也

轢身力各力的二反蒼頡篇轢輾也

說文車有踐者也

瘻瘇字詁今作橦同時勇反通俗文

腫足曰瘇瘇脚病也經文從足作

踵非也

生𤎌聲類作燂燖二形字詁古文𤎌

今作𤍽同詳廉反說文熱湯瀹肉也

鑯鉆奇沾反蒼頡篇鉆持謂取物者

也經文作鉗束人鑯也鉗非今體

瘭疽必遥反下千余反廣蒼癰成為

瘭疽瘡名也經文作螵字與蜱同

輔支眠遥二反螗螂子也螵非此用

諸⿰扌忌字亦作⿰糸忌渠記反所以連綴箸

記之也

鑱剡仕咸反以錐剡物者也說文鑱

銳也

寱語牛世反夢語謂之寱聲類不覺

妄言也

磔口陟格反廣疋磔張也亦開也經

文作挓未見所出

第七卷

攘臂而羊反攘除也謂除衣袂而出

髀也袂弥世反
㲘㲘他盍反下得恒反釋名施之大
牀前小榻上所以登上牀也因以
名之
搏噬補薄反下時制反搏撮也噬齧
也嚼也
第八卷
遘疾又作媾同古候反尒疋遘逢遇也
泯然弥忍弥賔二反尒疋泯盡也泯
民也
搋落直尒勑紙二反搋奪也
五千五百佛名經
第三卷
恒娜乃可反袟帝除栗反聸婆他甘反黮闍
一亐反魯𣫼盧口反怖霤力救反馱嗽附雷反
睟路莫候反晀陁女乙反迦韓力割反嗲婦
烏盛反鱣那知連反佶易奇乙反晡囉補胡反
吱駐竹住反婆鍉徒奚反他底補履反哄帝
第四卷
呵㖤呵戒反揭𧁷上渠謁反下蒲䋣反地𡍄音蜱琵咤
陟㨨反奚蘭會干反熪醯於六反嚧迦烏賢反
遑嚂力蹔反阿㚢時紙反又作㚢同儞㛹轄那
側飢反頡刹賢結反呵嚼

第五卷

喑過 於林反經文誤作喑也 堙醯 於稽反

第六卷

搋多 是支反 搥撲 都雷反 魋多 徒天反經文作魋非 䰢羅 五奚反

大方廣十輪經

第一卷

浚流 古文㳉濬二形今作浚同雖閏反浚深也

第三卷

麝香 是亦反又音神夜反尒疋似麞臍有香也

田畯 資峻反尒疋畯田夫也郭璞曰今之嗇夫也

第六卷

舌軨 又作齡同其蔭反牛舌病也經文從扌作拎非也

大方便報恩經

第一卷

暉豔 又作豔同餘贍反方言秦晉之間謂美色為豔

池湖 戶孤反說文大陂也楊州有五湖

旃叔 或言甄叔迦或云緊叔迦樹名

也莫花赤色此寶似之因以名焉
嘻嘻於棊反下子夜反聲類云嘆也
說文大聲也
微眽無非反介疋幽匿蔽微也注云
謂逃竄也
呼噏古文歙噏二形今作吸同義及
反廣疋噏歙也引也
挑目他堯反聲類云挑抉也謂抉出
目也抉音烏穴反
里程除荆反程猶限也礼云程量也
詩云程法也
摑眥呼麦反摑裂也下靜計反目頭
曰眥淮南云瞋目裂眥是也經文
從首作馘古獲反生獲斷耳曰馘
馘非此義
咆地蒲交反說文咆嗥也亦大怒也
輸頭檀王正言首圖馱那王此譯云
淨飯或言白飯非也
第二卷
蟠蘭椿輸蒲寒反椿勑倫反言形狀也
犢練粲爛千見反言色彩鮮盛皃也
眼眩胡蠲胡遍二反蒼頡篇云視不
明也眩惑也

廹愶補格反廹急也下虛業反謂以
威相恐懼也
賄賄古文賄同呼罪反財貨也通俗文
財帛曰賄周礼通貨賄鄭玄曰金
玉曰貨布帛曰賄
兠鍪莫侯反廣雅兠鍪謂之冑經文
作鉾非字體也
乾曬所懈所寄二反謂暴乾物也
歎波那食或云怛鉢那譯云麨也蒲闍
尼食譯云可食法陁尼食譯云可噉
唅噉烏感反字林唅啗也謂以掌進
食曰唅也
嶔巖苦銜反又音欽廣雅嶔岑高也
山阜勢也
羸惙知劣反聲類惙短氣皃也惙惙
亦憂也毛詩傳云憂心惙惙也
唼食子盍反字林虫食曰唼唼血也
經文作啑非也
茹食攘舉反茹啖也尒疋啜茹也郭
璞曰啜拾食之也
擖揭說文作擖同其謁反負舉也揭
擔也
髕腨扶忍反說文膝骨也下又作踹

同時克反腨腸也
炎旱雨廣反炎熱也尒疋炎炎熏也
謂旱氣薰炙人也
嚊噎於六反下一結反埤蒼嚊咿内
悲也謂痛悲之聲也噎塞也經文
有作郁非體也
猥多烏罪反字林猥衆也廣雅猥頬也
爪攫居縛反說文攫扟也蒼頡篇攫
搏也淮南子云獸窮則攫鳥窮則
啄是也扟音居逆反
單子古祈反案子猶孤獨也說文無
右臂曰孑
㖃㖃呼檻反下又作謕欸二形同呼
㦲反方言㖃聲也㖃呵也謂恚怒
聲也經文或作闞音呼檻反二形
通用也
蹋張唐盍反謂蹋地也張目也經文從
口作嗡悵非也
曒然古文曒瞭二形今作皎同公鳥
反埤蒼曒明也淨也
第三卷
嫡嫡丁狄反字書嫡正也公羊傳曰
立嫡以長者何嫡敵也謂夫人之子

尊無與敵也
耶維或言閻眡或言閻維正言闍鼻
多義是焚燒也
蹎蹶又作傎趨二形同丁賢反下居
月反蹎蹶猶頓仆反倒也經文作
顛蹷非體也仆音蒲北反
觳觚字又作㸑同普安反下侯徒反
通俗文觳方大謂之觳觚令大方
觳是也
慨歎口代反慨歎大息也說文慌慨
壯士不得志於心情憤恚也
悒遲於急反字林悒不安也蒼頡篇
悒悒不舒之皃也
煩寃於元反寃亦煩也屈也經文作
宛惋二形非體也
汪水烏黃反通俗文停水日汪經文
作洸音光非也
摩訶羅此譯云無知也或言老也
第四卷
瞤動而純反說文目動也經文作瞤
非體也
蕃息輔袁反蕃滋也滋多也經文作
繁繁盛也亦多也

帷帳　于追反字林在旁曰帷帷謂張帛
障旁也幃圍也
湍浪　土桓反說文疾瀨也水流沙上
曰瀨瀨淺水也
矇盲　莫公反有眸子而無見曰矇也
目無眸子曰盲
舉帆　又作驅颿二形同扶嚴扶泛二
反隨風張幔曰帆
振濟　脂刃反尒疋振救也說文振舉
也經文作賑之忍反隱賑富有也
草蔡　音察草蘆也亦芥也經文作漈
非也蘆音千古反枯草也今陝以
西言草蔡江南山東言草蘆蘆音
七故反
哮㘆　又作嗃同呼交反下呼嫁反㘆
聲謂之哮㘆

第五卷

白虹　古文𧈢同胡公反說文螮蝀虹
也俗呼美人江東呼為雩釋名虹
攻也純陽攻陰氣也
劓刵　又作劓同魚器反下讓記反劓
割鼻也刵截耳也
刖足　古文䟈跀二形同魚厥五刮二

反削猶割也

探摸他含反說文遠取曰探手試為摸也

禍酷古文祰嚳焙三形同口篤反說文酷急也亦暴虐也

掊發說文作抱捊二形同步交反捊引取也

第六卷

牛呞正字作齝齥二形同敕之式之二反謂食已復出也

跳枰皮兵反捭蒼枰榻也謂獨坐板牀也釋名云枰平也以板作之其體平正也

須陁食或云修陁此天食也修陁此譯云白也隨相論云須陁此云善陁此言貞實也

第七卷

童齔初忍反古文音差貴反毀齒曰齔說文男八月生齒八歲而為之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齒字從齒從七聲釋名云齔洗也毀洗故齒更生新也

寶雲經第一卷

頂囟古文胴膟二形同先進先恣二
反說文䐉蓋額空也
百葉尸涉反牛膍胵也經文作𦢊治
輒反說文薄切肉也䐑非此義
第二卷
志逞丑井反逞極也快也亦疾也說
文逞通也
第三卷
鮫魚今作鮫同古茅反說文海魚也
山海經云漳水多鮫魚郭璞曰鯌
屬也皮有珠文而堅尾長三四尺
末有毒螫人皮可以飾刀劒也
第六卷
算擇桑管反謂簡擇也三蒼算選也
穰草而羊反說文黍治竟者也經文
作蘘荷也蘘非此用
金光明經第一卷　六卷
蛭虫之逸反謂入人皮中食血者也
鎔銷臾鍾反說文冶器法也漢書猶
金在鎔應劭曰鐵形也
以桴扶鳩反說文桴擊鼓柄也則鼓
椎也
第三卷

樓抳女履反 駱㩧盧各反 訶嵐洛含反 皤害

蒲何補何二反 䌛婆薆感反 嚠嚠力牧反 荄頭

鞴結反 䟦拋土何反 娑者莫補反 普伽莫肯反

遏部烏割反

第四卷

彗星四黃蘇醉二反釋名云彗星星光稍稍似彗經文從手作搗音子桂反廣疋搗裂也搗非字義

竝覌又作並同蒲茗蒲鞭二反說文竝併也亦俱也

菴龍華補侍補婢二反依字鼠莧也似龍鬚也釋草言鼠莧

謨耶古來反 末堙直尸反 搥嚏乃結反 娑㳽莫尒反

莫敢二反 李題蒲沒反 婆咕又作詁同居候反 賸帝

盧衣反

第五卷

孫逬又作跰同補諍反字書逬散走也

薨士呼弘反尒疋薨死也諸侯死曰薨

薨者頹壞之聲也

第六卷

彷徉扶方以章反廣疋彷徉徙倚也

求排徊也字從彳

以飼今作食同囚恣反廣疋飼餧也

謂以食供設人曰飤經文作飴古字通用耳

鴿雛籀文作鶵說文士虞反鷄子也亦通名鳥子為雛

瞚瞤子葉反下如輪反說文瞤目動也瞚目毛也

大雲經第一卷

揵度此言訛也正音娑揵圖此云聚也佛去世後別有姓迦旃延婆羅門道人作發智經有八揵度是也

㺃辨荼或言鳩槃荼或言弓槃荼甕形顚似冬瓜也

錐鏰此江南俗字也字體作稍山卓反埤蒼稍長一丈八尺也

第四卷

頭柸都歷反 嗒苓宜作嗒土合反

蹵蹋唐盍反說文蹋踐也經文作秘蒲必反方言秘稚也南楚名相稚摶曰秘廣疋秘擊也

密迹金剛力士經

第一卷

匿詑又作謻同湯和大可二反說文兖州謂欺曰詑詑不信也

金瘡與之反瘡傷也金謂刀斧傷者也
𤻲瘠翼灼反藥有毒有無毒者也三
蒼痟消𤻲也

麙細且胡反廣疋麙大也人之警防
亦曰麙麙性食息自相背慮人獸
之害警亦如之故從三麙也

鴉音於牙反白頭鴉鴟也關中名阿
雅經文有作鵙古覔反伯勞也鵯
鶋音上卑下居

鵾鷄又作鶤同古魂反狀如鶴而大者也

麑麛又作䴠同莫雞反麞麛之子也

崎嶇丘宜反下丘愚反廣疋崎嶇傾
側也埤蒼不安也經文從足作踦
軀非體也

俳說皮皆反說文俳戲也樂人所為
戲笑以自怡悅者

砥掌說文亦厎字之視反平也直也

髦尾又作𩬊同莫高反又音蒙說文
髦髮也髮中豪者也

第二卷

閒關古閑反謂入出也亦設置之皃也

柯梩父支反 抳犁女几反 伊諧下皆反 貫習經文作謂非也

月支薄佉羅國應是也在雪山西北
也或云月氐
丘慈或言龜茲正言屈支也屈音居
勿反多出龍馬左傳云屈産之乘也
于闐徒見反亟奴謂之于遁諸胡謂
之谿旦俗語言渙那梵言瞿薩旦
那此譯云地乳國其地忽然隆起
其狀如乳神童飲吮因以名焉
諸麼莫可反麼猶小也通俗文細小
曰麼也
諸瘻字林力句反頸腫也謂此國人
多有因從名焉

第三卷

車釭又作舡同古紅反說文車轂頭
鐵也方言自關之西曰釭燕齊海
岱之間謂之鍋鍋音古和反
秸草公八反秸稾也經文作䅌非也
令經中有作䅌字音夷職反穀麦
䅌也
赭衣之野反赭赤土也方言南楚東
海之間或謂赤為赭郭璞曰言衣
赤也
蘆菔三蒼音羅音稍隱来都反下蒲

玳反經文作萊䓂或作蘿蔔並非
體也
淳湩上音純下竹用都洞二反乳汁
曰湩今江南亦呼乳為湩也
第四卷
飈聚俾遥反暴風從上下者也
第五卷
犇馳古文驥今作奔同補門反奔走也
大棞胡本反三蒼全物者也通俗文
合心曰棞
菩薩處胎經
第一卷
翅搜尸豉反下所流反案婆兜釋翅
搜城即中天竺城也譯云婆兜此
言住處釋翅搜者能也謂能仁住
處城也經中或作釋氏瘦城或作
舍夷城或云迦維羅衛或言迦毗
羅城皆猶梵言輕重以名釋迦音
訛故也
自躄卑亦反躄蹷也廣疋躄屈也躄
音躃
傀身字書或窺字同且恚反又又䙡
反傀至也近也

㗘欶子盍反下又作嗽同所角反通俗文含吸曰欶

盖天諸經作盧天此譯云有光壽天也盧音烏合反

相敲又作摖㩼根二形同丈庚反謂相觸也摖拄也

唷咽禹六反下於賢反廣疋唷吐也咽喉也經文作𠴲音噎誤也

噂嗅又作譐同補各反下子立反說文噂嗅噍皃也味口也

第二卷

鼻脣魚㒖反通俗文云緩脣謂之脣磚磚音昌若反今同其事也經文作唐魚產反巘䶫也䶫非字義

如篅市緣反說文判竹圓以盛穀者也蒼頡篇篅圌倉也經文作篿音丹竹器名也篿非此義

蛄攢古胡反鑲蛄也下胡光反攢餅甲虫也大如虎豆綠色者也餅蒲丁反

第三卷

勸訹私律反說文訹誘也經文作恤非也

揖讓於入反平推也亦手小舉之也
廣雅揖進也
陶冶徒高反下弋者反陶謂作瓦器
也冶鑪銷者也陶化也冶消也
僧那此譯云鎧甲言以被飾著大鎧也
龜鼉徒多反三蒼似蛟而大山海經
江水足鼉郭璞曰似蜥蜴大者長
一丈有鱗彩可以為鼓經文從魚
作鮀非也
剎紫古文紫今作呰同子累反字書
紫鳥喙也
𩏂空所万反通俗文汲取曰𩏂說文
持禰也

第四卷

垂鍠胡光胡孟二反釜也謂鍠垂也
小曰鍾大曰鍠云魚子化作也鑮
音鐘經文作鑛非體也
鞞宿之忍反　充宿音准反
撩擲又作撩同力彫反謂相撩擲也
擲相投也
抶挃知栗反廣疋挃刺也以指按刺
著也
夫辟普支反辟擘二形同裨尺反辟法

也除也經文作邪僻之僻非也
芟除所巖反刈草也詩傳曰芟除草
也經文作釤所鑒反大鎌也釤非
此用左傳芟夷蘊崇之

第五卷

槍剡且羊反說文槍距也通俗文剡
木傷盜曰槍亦槍鑯槍皆作此經
文作鏘言聲也又作鎗非也
八藏在浪反一胎化藏二中陰藏三
摩訶衍方等藏四戒律藏五十
住菩薩藏六雜藏七金剛藏八佛
藏梵本名篋以藏替之也

大集賢護菩薩經第一卷

賢護案移識經云颰陀羅波梨此譯
云賢護亦云賢守隣聖曰賢固道
稱守幻士經云颰陁此言仁賢是
王舍城在家菩薩也

第二卷

區別去愚反區域也區以別矣異種
區別也

第三卷

鑪橐又作韛排二形同蒲戒反謂鍛
家用吹火令熾者也

諮詢私遵反詢問也左傳訪問於善
為諮諮親為詢諮問善道詢問親
戚之義也

岌多此居立子名也依字魚及反岌
高危也亦盛也

筐筥枯挾反下胥吏反說文盛衣器
曰筥

第四卷

覭求於耕於戚二反方言訖氣覭也

贊助子旦反贊佐也亦導也

鏗鏘又作鏗同苦耕反下又作鏘鏘
二形同且羊反廣雅云鏗鏘亦
聲也

大方等陁羅尼經第一卷

嚔提

第二卷

動他古文連同徒董反尒疋搖動作
也經文從言作譸非也

叱呵齒逸反蒼頡篇大呵為叱

發予翼諸餘羨二反尒疋予我也案
此亦與余字同也

第三卷

若偏渠消反說文偏高也廣疋偏才

也字林寄客為寓作寓字廣疋羈

旅寓寄也

單縫狀封反說文以針紩衣也經文

從手作撻非也

蛩卅蛩和反一名活東郭璞曰即蝦

蟇子也

[illegible][illegible]

第四卷

鵜鶘藥師經作蒺棃並非也案尒

疋作螏蟍蝍蛆也能食蛇腦也

耒木郎對反耕具曲木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四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五

納

翻經沙門玄應撰

海龍王經　梵女首意經
央掘魔羅經　月明菩薩經
觀察諸法行經
滅十方冥經　七佛神呪經
出生菩提心經　菩薩本行經
普門經　稱揚諸佛功德經
心明經　力莊嚴三昧經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
須真天子經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般舟三昧經　德光太子經
等目菩薩所問經　施燈功德經
超日明三昧經　菩薩訶色欲經
月上女經　人本欲生經
中陰經　不必定入印經
須彌藏經　魔逆經
佛華嚴入如來境界經
濟諸方等學經　諸佛要集經
菩薩行五十緣身經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
弥勒菩薩所問本願經
濡首菩薩分衛經

堅固女經　大乘同性經
演道俗經　阿閦佛國經
寶網經　蓮華面經
百佛名經　迦葉經
觀無量壽經　孔雀王經
不空羂索經　發覺淨心經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无上依經　請觀音經
移識經　十一面觀世音經
未曾有經　觀世音菩薩授記經
不思議功德經　鹿母經
大吉義呪經　鹿子經
菩薩夢經　文殊問經
温室洗浴衆僧經　密迹金剛力士經
四不可得經　東方最勝燈王經
諸德福田經　成具光明定意經
虛空藏菩薩所問持經幾福經
太子須達拏經
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
太子墓魄經
頻婆娑羅王詣佛供養經
須賴經　薩羅國經
金色王經　天王太子辟羅經

一切經音義卷第四　[illegible]

獨證自在三昧經

阿彌陁鼓音陁羅尼經

摩訶摩耶經　八陽神呪經

如來方便善巧呪經

幻士仁賢經　勝鬘經

後出阿彌陁經　須摩提經

海龍王經

第一卷

安明由山　即須彌山也亦言脩迷樓山正言蘇迷盧山此亦言好光山亦言妙高山也

潭然　徒耽反潭深也楚人名深曰潭也

惰慼　於緣反聲類云惰憂也說文惰恚也

第二卷

闕庭　眉間也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眉令像此因以名焉

尻也　苦勞反聲類尻髖也髖音徒昆反

髕也　又作臏同扶忍反說文膝骨也三蒼膝蓋也

親暱　又作昵同女栗反尒疋昵親近也昵垔也親昵亦數也

晏然　烏鴈反晏猶安也說文晏天清

也亦鮮翠之皃也
繁裹輔袤反繁多也盛也下古文裔
同餘制反說文裔衣裾也以子孫
為苗裔者取其下垂之義也字從
衣從冏音女劣反

第三卷

妷態古文佚今作妷又作劮同與一
反蒼頡篇佚蕩也亦樂也下又作
㑷同他代反意恣也謂度人情皃也
刈穫胡郭反說文刈禾也王逸注楚
辭云草曰刈穀曰穫詩云十月穫
稻是也

第四卷

噏氣古文歙噏二形今作吸同虛及
反廣疋吸飲也說文內息也引也
謂引氣息入也
勸訹私律反誘訹教導也亦引也相
勸也經文作恤憂也收也恤非此用
蹉踖千何反下子亦反蹉跎也跚踖
也踖應作錯七各反蹉跌不正也
錯謬誤失也

央掘魔羅經

第一卷

龜坼　恥格反莊周云宋人有善不龜之藥者注云其藥能令人手不龜文坼裂者也

烏伏　又作句同扶富反謂蓝伏其卵及伏雞等亦作此字今江北通謂伏卵為菢江南曰蓝音央富反

第二卷

𧇾闞　又作唬同呼交反下呼檻反說文虎怒聲也詩云闞如𧇾虎是也

雄傑　奇踖反詩云邦之傑子傳曰傑特立也英傑也才能也智出千人曰傑

興渠　此言少訛也借音嫣蠅反出烏荼婆他那國彼土人常所食者也此方相傳以為芸薹者非也嫣音虛延反

童真　是沙彌別名式又此言學亦云隨順無違梵言究磨囉浮多究磨囉者是彼土八歲已上未冠者童子摠名也浮多此云真亦言實也

酣酔　古文佄同胡甘反漢書應劭曰不酔不醒日酣一云樂酒日酣

第三卷

緜纊　古文絖同音曠說文纊絮也

小尒反去纊緜也絮之細者曰纊

津溜子隣反下力救反津謂津液也
　蒼頡篇液汁也字書溜謂水垂下也

第四卷

維持翼隹反維猶聯結也亦維持之
　也維繫也

嬉譆上虛基反下虛虐反嬉戲樂也
　譆相戲調也

驍捷古堯反廣疋驍健也亦勇急也

震慴徒頰之涉二反尒疋慴懼也經文
　作疊非體也

俛仰無辯反俛低頭也言閑默不已也

卜筮時世反筮問也礼記龜為卜蓍
　為筮卜筮者決嫌疑定猶豫故疑
　即筮之字從竹

杜門古文敷同徒古反國語杜門不
　出賈逵曰杜塞也塞閉也

瞪矚直耕反埤蒼直視也下之欲反

顛沛又作蹎蹎二形同都賢反下補
　昧反謂僵仆也經文從犬作狽非也

觀察諸法行經

第一卷

撞擊徒江反廣疋去撞刺也說文撞

戟擣也

第三卷

不槩古文扢同公礙公內二反扢量也廣疋扢摩也蒼頡篇云平斗斛曰槩

第四卷

鵁鶄二音交精喞高有毛冠可辟火灾者也

調戲徒弔反謂相嘲調也調弄也經文作悱非也

七佛神呪經

第一卷

咻咻許流許主二反依字噢咻痛念之聲也

五渾胡昆反謂五濁也渾乱也乱猶濁也亦水流聲也

潢瀁胡廣反下音養潢瀁猶滉瀁也經文作洸音光非也

歔歔所力反通俗文小怖曰歔埤蒼歔恐懼也字從欠經文作𢡃𢡃二形非體也

目佮在致反制㴻奴定反伊瞜莫甫反𡰪地扶必反

目捺他細反湖利力孤反侵踤江反豉但

泥乃礼反 摟婁楚洽反 陁咩弥紙反 阿夥

宜支反 癡嚛渠錦反

第二卷

愆咎 古文寒𠍴二形籀文僁今作愆同去連反說文僁過也亦失也咎罪也

撫恤 又作卹同須律反尒疋恤憂也亦収也謂以財物與人曰振恤之也

撈摝 禄高反通俗文沉取曰撈經文作牢固之牢非也

搓摩 蘇何反依字搓挪也挪音那

第三卷

鞠育 又作𥷚同居六反說文𥷚撫也鞠養也方言陳楚之間謂養為鞠也

羖攊 功戶反下力的反三蒼羖攊亦名羯也

饕乱 吐刀反饕亦貪也說文俗作叨字

第四卷

儼然 宜撿反詩傳曰儼矜莊㒵也尒疋儼敬也說文儼好㒵也

潠之 蘇悶反通俗文水溢曰潠經文

作睬非也

白號 還報反許慎注淮南子云曉謂

目內白翳病也經文作澆衣澆非也

搮頂 又作攦同居第反蒼頡篇搮來

也說文搮縛殺之也搮即總縛之

名也

蠆剌 他達反下勒達反廣雅蠆蠍

蠆蝎也經文作刺非體也

厭蠱 於冉反下姑護反春秋傳曰疾

如蠱惑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注云

蠱惑疾也

齆鼻 一弄反埤蒼鼻病也

搭眼

方道

喉痺 俾利反蘇痺暴厲之疾也亦

言喉閉閇猶塞也

菩薩本行經上卷

簞持 正言擺稚迦謂雙口澡灌也或

譯云瓶也

煼殺 又作炒𤍽三形同初狡反方

言聚火乾也

牂羝 祖郎反羊三歲曰牂牂牂然盛貌

也下丁奚反羖羊羯羊也經文

作扠丁札反觸也扠非經用

来袦又作曳同余世反說文抴引也

謂牽引也

羯羠因几反聲類騬羊也徐廣曰羯

羠並犍羊也

慍心於問反慍怒也說文慍怨也蒼

頡篇慍恨也

璣鄯足居衣反下音市戰反龍子名也

刖其魚厥五骨二反刖猶割也經文

作刓五桓反齊也

上旋似緣反旋轉也經文作矩俱禹

反方曰矩矩則也矩非此義

耶旬或云闍維或云闍毗同一義也

正言闍鼻多義是焚燒也

中卷

熒禍又作裁灾扶三形同則才反說

文天火曰灾也

蜴蜥以石反下斯歷反在草曰蜴蜥

經文作蜥非也

金拂敷勿反廣疋拂拂除也謂除去塵

土也拂拭也經文從巾作怫或作

粃非也

下卷

騷動蘇勞反說文騷擾也謂擾動也

万岐又作郊歧二形同巨宜反謂道有支分者也

晃焴又作晄古文熿同胡廣反說文晃明也廣疋晃曜也光也下又作煜同由掬反說文煜曜也埤蒼煜盛貟也

瘡瘢蒲蘭反蒼頡篇瘢痕也痕胡根反

稱揚諸佛功徳經下卷

洞清古文衕迵二形同徒貢反按洞猶通過也亦深邃之貟也經文從口作哃非也

力莊嚴三昧經上卷

氳氳冝作薀蒀扶云反字書作緼同於云反薀蒀盛貟也亦香也

海島古文隝同都老反水中山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

須真天子經上卷

鋒邃穙木反　靆陁徒對反　習呵子搆反

中卷

勇悍胡旦反蒼頡篇悍𢢼也說文勇亦悍也

猻弓戶都反說文木弓也周易黄帝

作弦木為弧

建箭　居健反建立也亦樹也

般舟三昧經中卷

輕傷　又作敭令作易同以豉反蒼頡篇傷慢也平傷也

鶡鴠　胡葛反似雉鬬死不卻故武人戴鶡冠以象之也出煇諸之山以其尾垂頭赤出上黨下古文鶡同烏甲反煇音魂

誇訕　所姧反蒼頡篇訕非也誇毀也

蛟龍　梵言宮毗羅音交有鱗曰蛟龍抱朴子曰母龍曰蛟龍子曰虬其狀魚身如蛇尾皮有珠郭璞注山海經云蛟似蛇而四脚小頭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十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甕能吞人也

貑玃　又作猳同古遐反下居縛反說文大母猴也善玃持人好顧盻也

等目菩薩所問經上卷

咼徹　古文咼莔二形同令作㑆同碧皿反廣疋咼明也徹通也三蒼咼著明也

闚現　徒高反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

去藏才浪反積蓄也如庫藏也經文
作藏非體也
督往又作督同都木反介定督正也
方言督察也理也
憒然烏外反
轉霍呼郭反授霍倏忽急疾之貌也
霍然忽霍皆是也經文從火作爗
胡沃反說文爗灼也爗非此用
而楲此字習誤已久人莫辯正今詳
其理義宜作共相二字
輕挑聽遼反字書佻輕也廣疋佻偸
也介定佻偸也苟且也經文從手
作挑非體也

下卷

晴陰又作暒殅二形同自盈反聲類
雨止日晴
烺煌胡本反下胡光反方言烺煌盛
皃也光暉也
青紅且經反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
丹丹青之信必然也經文作菁華之
菁非也菁音紫盈反三蒼謂韭之
英曰菁也

超日明三昧經上卷

懾伏聲類作㦔同之葉齒葉二反說
文心服曰懾廣疋懾懼也
綏恤私唯反尒疋綏安也恤收也
恢弘又作𢙃同苦迴反字林恢大也
纖介家薤反周易悔吝者存乎介韓
康伯曰介纖介也劉瓛曰介微也
譎詭又作𧦝同公穴反下又作恑同
居毀反方言自關而東西或謂詐
為譎恑譎恑亦奇怪也
諍譁呼瓜反讙譁也蒼頡篇譁言語
譊譊也
不挍古効反挍報也論語犯而不挍
是也
五兵周礼司兵掌五兵鄭玄曰五兵
者戈殳戟矛無夷也步卒五兵則
無夷而有弓矢也左傳子惡出
五甲五兵
消殰古文作𡔷同於計反尒疋殰死
也殰斃也亦𧏽也
弘緯又作韡同呂若反說文緯緩也
緯亦寬也
下卷
渟情女卓反三蒼呂若反又音徒歷

反淳約好貌也
分賦方句反賦布也亦定賦班也謂
班布與之也
綢繆直流反下亡侯反詩傳曰綢繆
纏綿也
寇害口候反說文寇暴也廣定寇抄
也尚書寇賊姦宄羌霽集解云寇
群行攻剽者也字從完從支剽音
匹妙反
躊躇腸留反下腸誅反廣定躊躇猶
豫也亦躑躅也
貙者恥俱反似狸而大亦定今貙虎
大於狗文如狸博物志云貙大能
化為虎
苑囿于救反三蒼養牛馬林木曰苑
字林有垣曰苑無垣曰囿囿亦禁
苑也
讓冲說文作盅同除隆反字書冲虛
也亦中也
屢聽力句反亦定屢亟也數也亟音
袪記反
訾量又作訾同子移反訾亦量也思
也說文思稱意也

蹉跌千何反下徒結反蹉跎也失蹁
曰跌跌差也
未孚字體作㝃同芳務反礼云无㝃
往鄭玄注㝃疾也廣定㝃行也
一鍼聲類令作針同支諶反廣定鍼
刺也所以縫衣者也

月上女經上卷

骨𦞦方言作閲同呼關反謂以威力
恐人也
呵嗽火哥反廣定嗽怒也廣蒼云嗽
訶也經文作喝乙芥反嘶喝也
雀𨁈徒果反謂撥上女牆也經文作
墮落之墮非體也
竇窓力彫反蒼頡篇竂空也亦穿也
藻擬又作棁同之悅反介定其上楹
謂之棳注云侏儒柱也蒼頡篇棳
檽也

中陰經上卷

𤍠天烏合反譯云有光壽天經中有
作阿波天同一名也謂二禪初天
少光天也
須滯天除制反道行經作須耋天音
徒計丁計二反又作須𢹂天音帝

樓炭經作須嗖天音帝皆梵言訛
轉也此譯云善觀天即善見天也

瘡疣字體作肬黏文作默同有流反
通俗文體目曰肬經文作痏音位
理反蒼頡篇痏毆傷也

斗藪又作𢺵同蘇走反方言斗擻舉也
周成難字斗擻藪藂也音都穀反
下蘇穀反經文作抖擻二形音同
極業並非字體

下卷

𨟻線字詁古文綫今作綫同私戰反
所以縫紩者也

劒劍古文劒同言斂反通俗文自刻
日劍

須弥藏經上卷

瘂㾑脂履反昌制反下𤢪多去例反婢諶市銛反耶
娜乃可反帝弭弥是反迷蹄居缘反

下卷

輸拒俱禹反安庵徒貢反拿苓渠金反囉
謫奴咸反遮齲材皆反椑伽補彩反潫梨
因緒反迦嚧力覺反
鉀豆布迷反廣疋鉀豆鐺豆也經文
作蜱非也

佛華嚴入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下卷

沙詑　勑嫁反經中或作阿迦尼吒天是也

泊濼　匹各反濼陂也山東名為濼幽州呼為淀徒見反經文作泊非體也

諸佛要集經上卷

墟聚　去餘反廣疋墟居也人之所居曰墟也

嘲囈　又作啁同竹交反蒼頡篇嘲調也下牛世反囈言也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上卷

相棠　借音丈庚反字宜作摚敦棖敞

四形　同文衡反謂相觸也

恬惔　徒兼反方言恬靜也下宜作淡徒濫反淡安也謂安靜也經文從心作惔徒甘反憂心如惔惔憂也惔非此用

億垓　古文作䛤姟二形今作姟同古才反數名也風俗通曰十億曰兆十兆曰經十經曰姟姟猶大數也

拜謁　於歇反尒疋謁請也亦白也告也

侜張　陟留反尒疋侜張誑也經文作侏之儒反侏儒短人也

塺埃烏來反蒼頡篇埃風揚塵也

下卷

交跌又作跗同府于反三蒼跗足上也謂交足而坐也經文從足作跋非也

至湊且豆反廣疋湊冣也湊競進也

景則羈影反詩云介介景福傳曰景大也則法也

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上卷

底泑一宏反說文下深大也廣疋泑泑深也

吹噭又作叫嘂二形同古弔反噭噢也呼也亦鳴也

螫虫書亦呼各二反說文虫行毒也

躇步腸於反說文躊躇猶豫也躑躅也

鋌燭殿定二音聲類去有足曰鋌無足曰鐙

冣聚古文驟聰二形今作聚同才句反廣疋聚居也謂人所聚居村邑者也

㨨鋤又作藸㨨二形籀文作蔖或作茠同呼豪反說文陰田草曰茠經文作薅蒔非也

下卷

慷慨正作忼愾同口葬反下苦代反

忼慨大息也亦壯士不得志者也

喟然又作嘳同口媿口恠二反三蒼

喟歎息也歎聲也

華荂或作荂說文或作䔢同若俱胡

俱二反方言華荂盛也齊楚之間

或謂之華或謂之荂

玓瓅丁歷反下字書作皪同力的反說

文玓瓅明珠色經文作的非體也

暠然又作杲同古倒反埤蒼白皃也

亦明也灼然明白者也經文作暠

音古瑩反非也

跂嶷巨宜反下語棘反詩傳云岐知

意也嶷識別也言能匍匐則岐岐

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別

識也亦言六十歲也經文作竒非

體也

大乘同性經上卷

澿然其錦反寒戰極也經文從心作

㦗非也

崖隴力冢反說文天水大坂也

下卷

垂毦人志反以毛羽為毦飾若今之

鞘毦也織毛曰毦

弓把百雅反單手爲把說文把握也持也經文作弝近字也

阿閦佛國經上卷

提洹竭佛此譯云錠光又云然燈佛是也

珠璣居衣反說文珠之不圓者也字書云一曰小珠也

㙶之烏各反白土也亦名白墡也廣疋㙶塗也

羸極今作疲同被羈反廣疋疲猶倦也亦勞也

蓮華面經下卷

摩㑨事凡反 婍剎奇乙反

迦葉經上卷

一㼚又作盞琖醆三形同側限反方言盞杯也

孔雀王神呪經上卷

婪婢力含反 蘽離烏奚反 㪍𣝣蒲篾反 哥梨古我反 驔婆昆盧反 多鱣知連反 蟺蝶古丸徒反

躓剎知利反 覃婢徒南反 叟婢蘇走反 濔莘反 鷃藕烏講反 縕摩於雲反 母甘文

𠜎劉埵以水反 瞞䔖渕侯反 粽婆蒲盧反

颰𩑈（以章反）茇頭（步末反）葴醯鏃（組木反）

傖（士行反中州人也）藾特（音類）列闍（禿米反）詞

羅（古河反）曝翅（蒲木反）奠翅（居豪許力二反）

下卷

血骨又作髎同力彫反字書骨脂膏
也謂膓閒脂也今中國言脂江南
言骨

腓腨扶非反字林脛腨也說文腓腨
膓也下蒲米反股外也

癲癇又作瘨同都賢反廣定瘨狂風
病也下核閒反聲類小兒瘨也

頷車公荅反方言頷頷也亦云輔車
謂頤頷也

腹髂又作骬骰二形同口亞反埤蒼
腰骨也江南呼髀骨上接腰者曰骬

那婁（莫嫣反嫣逗遇反）潸多（所班反）波跰（平息反）鯨
龍（巨迎反）白鷺（力故反）天芊（五命反）璽羅
（烏棗反）渟地（蕭浸反）蘊摩（於粉反）

疽癩且餘反說文久癰也下力蓋反
字亦作癘惡疾也

瘻瘤於并反字林頸瘤也下力洲反
說文瘤腫也瘜肉也

羅湜（是力反）蛷螋（渠周求俱二反下所俱反）生藤（旋登反）

發覺淨心經下卷

莖稈又作秆同古旱反稈稾也廣疋

稻穰謂之稈

籠罩古文羄箄𦊱三形今作罩同陟

挍反捕魚籠也

籗音捉

財購古候反說文以財有所求也廣

疋購償也

無上依經下卷

無賅挍字義宜作解胡賣反解謂

縫解也

委佗又作逶迤二形同於危反下又

作迤同達何反詩云委委佗佗德

之美貞也傳曰委佗者行可委曲

迹也亦自得之貞也冢耶也

移識經上卷

新臑又作抐同乃困反字苑臑柔脆

也通俗文柟冄生也經文作嫩近

字也

火浣布周書西域獻火浣布汗則燒

之則潔

妖冶於驕反下以者反周易冶容誨

淫劉瓛曰冶妖冶也謂恣態之皃也

甲㒞蘇寸反字林㒞順也亦謙恭也
令作遜

鞋韈又作鞵同胡皆反下古文作韤
令作袜又作怽⿸广末二形同無發反
足衣也經文從巾作幭音亡別反
帊幞也幭非此用

腰骻口亞反埤蒼腰骨也經文作跨
胯二形非字體也

肪⿰月冊府房反下先安反通俗文在腰
曰肪在胃曰⿰月冊廣疋⿰月冊脂肪也

騗騎匹面反謂躍上馬也今俗謂不
躡蹬上馬為騗

下卷

咼戾口蛙反下力結反謂不正也經
文作綟帛也綟非字體綟音力計
反亦綠色也

斑駮又作辬同補顏反蒼頡篇斑文
皃雜色為斑也

頿⿰𩑋頁又作䰄同子移反說文口之須
者也字從須

豌豆烏丸反豆名也經文作盌於月
反或作宛並非也

未曾有經上卷

無恙以尚反尒疋恙憂也孫炎曰恙
病之憂也按易傳云上古草居露
宿恙噬虫也善食人心凡相勞問
無恙乎復因以爲病也
頑嚚吴鮮反下魚巾反廣疋頑鈍也
蒼頡篇嚚惡也左傳心不則德義
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簡閱又作閲同餘說反說文簡閱也
亦按閱也小尒疋撰閱是也
乍得士嫁反廣疋乍蹔也蒼頡篇乍
兩詞也
慌慌呼廣反慌忽眼亂也亦迷惑也
下卷
先喫口迹反謂喫噉食飲也經文作
嗀非也
沛然普賴反三蒼沛水波流也亦大
也經文作霈沛道字也
不思議功德經下卷
譬辟字或作臂卑避反
懼吒陟嫁反
大吉義呪經上卷
皐㖃皇禮反 堙羅於仁反 荼黙奇矣反 龍
名也簸尼救六反 摵絺知利反下徒計反 苦

婆莫藍反嘷胡高反佛禘徒帝反唉

羅齒米反唎利陟支反

下卷

跂羅又作⿺走支同墟豉渠支二反跂登也履也

嵃鼻魚偃反通俗文齒蹇緩也經文從山作巘非也

聸耳丁藍反說文耳垂也經文作耽都含反耳大也

刪地所姦反珊地桑干反蘭地洛干反羅億蒲蔵反譚𦋕徒南反下蒲米反浬梨普計反嗘

涅呵郅之逸反

菩薩夢經上卷

樺皮胡覇反木名也可以飾弓者也

文殊問經上卷

多弭弥氏反炮字父交反攞字力可反

下卷

底舸古我反山名律主居之芿山而證而盖二反又作芿律主居之

舟航又作杭同何唐反方言自關而東或謂舟為航航渡也濟渡之舟也

罾網子恒反罾網之總名也樹四植束水以掛網曰罾

跨上苦霸反跨躡也字林跨渡也

⿰牛秦牛疾津反字略云牛名也

波拕 太何反

宻迹金剛力士經下卷

錯勃蒲沒反勃然猶忽然也勃亦乱也逆也

訓詁呼運反訓導也教也誡也下又作欣同虛殼反訢樂也

東方寂勝燈王如来經

⿰忄差涅侈羅 巨支上四咽火利 支二反口口反 那啰 徒我反

麽吒 莫可反

成具光明定意經

⿱艹沃若又作沃同於縛反詩傳云沃若猶沃沃然也沃柔也濕也亦從下溜出也

卓犖力角反謂奇異也 左傳犖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門

瞢瞢莫登反瞢瞢然乱也悶也亦無光也

真諺宜箭反俗言也言了别真言俗語無疑難也經文從口作喭非也

褒訕補高反按褒猶揚美之也進也訕謗也

剗貪又作鏟同初蕳反廣疋剗削也聲類云剗平也

躓礙音致通俗文事不利曰躓限至曰礙經文作綴非也

潭然宜作憺徒濫反憺猶安靜也深水曰潭音徒南反

眉毛美飢反說文目上毛也經文作䰐毶二形非也

眼瞼居儼反字略云眼外皮也經文作睫眊二形非也

諀訿上匹尒下資尒反通俗文云難可謂之諀訿經文或作呷呲

擭毫古文毫毣二形今作耗同莫報反禮記八十曰耄注云耄惛忘也亦亂也經文作囊毛二形誤也

棚閣蒲萌反通俗文連閣曰棚棚亦閣也蒼頡篇樓閣也謂重屋複道者也

㚣姑又作伀同之容反釋名云俗謂舅章名伀言所見敬忌見之伀懼自肅齊也

盥手公緩反說文澡手也按凡洒滌物皆曰盥不但手也字從臼水皿上意也

太子須大拏經

檀特山或言單多囉迦山或云檀陁

山此譯云陰山

須大拏女加反或言須達拏或云蘇
陁沙拏此譯云善與亦言善施

蒼天錯郎反尒疋春為蒼天注云万
物生蒼蒼然也

愕然字書或作咢同五各反愕驚也

為幟古文帺同尺志反幖也通俗文
私記曰幟廣疋幟幡也墨子曰以
為長丈五尺廣半幅曰幟也

蛸蜚一泉反字林虫皃也動也下古書
飛皆作蜚同甫韋反蜚揚也左傳
秋有蜚不為災

嶔崟去銜去吟二反下語銜宜金二
反廣疋嶔崟高皃亦山阜之勢也

嶢峨才何反下我多反廣疋嶢峨高
也楚辞注云山巀嶭峻嶮曰為嶢峨

三頗直追反說文額出也今江南言
頗頭眹額乃以頗為後枕高眹之
名也經文作腿未見所出

脣頷丁可反廣疋頷醜皃也經文作
哆充尒丑亞二反非今用也

凸髖徒結反凸起也蒼頡篇作突不
平也經文作眹非體也

下鉾餘掌反說文搚鉾礼記鉾不敢

搖是也字從虫今皆作癢近字也
又作痒音似羊反病名也痒非字義
市井子郢反周礼九夫為井方一里
也白虎通日因井為市故日市井
說文八家一井象構韓形象甕形
太子墓魄經
襲續古文𢦔同辞立反襲受也廣雅
襲及也亦合也仍也
故質之逸反太玄經受質所疑宋忠
日質問也廣疋質問也謹也定也
曚矇莫公反有眸子而無見日矇下
牛蓢反生聾日矇矇亦無知也
空刓又作园同五桓反廣疋刓斷也
楚辞刓方以為圜王逸日刓削也
噢咿於六反下於祇反埤蒼内悲也
又痛念之聲也經文作唷郁嘟三
形並非體也
驂駕忩含反說文駕三馬也居右而驂
乘備非常也驂旁馬日騑騑音妃
頷頭牛感反說文侹頭也廣疋頷搖
也謂搖其頭也今江南謂領納搖
頭為頷頭傑亦謂笑人為頷酌傑音
蘇感反

選耎而兗反案選耎猶須臾也呂氏
云少選俗謂之選耎言推託不肯
爲也經文或作選𢶍或作撰濡非也

忸怩又作恧同女竹反下女胝反通
俗文慙恥謂之忸怩

纔有在哉反廣疋纔暫也亦僅也不
久也

何訾又作𧩄同子移反訾量也思也
經文作貲財之貲非體也

須賴經

跋跙才與反樹名也

布施補故反分布也惠施也經文作
播非也

過謫知革徒厄二反謂譴罰也方言
謫怒也郭璞曰謂相責怒也謫譴
也責也

晝度宮知冑反晝度樹皆天上名也

娛樂語俱反下力各反說文娛樂也
樂喜也經文從女作嬫非也

金色王經

粔籹渠煑反下匿呂反蒼頡篇粔籹
餅餌者也江南呼爲膏糫音還字
苑粔籹膏糫睘也

獨證自誓三昧經

句潭徒南反或言瞿曇弥梵言轉重也

趠第丑挍他弔二反上林賦趠稀閒郭璞曰懸擲也說文趠遠也

今贈在鄧反贈送也遺也說文以玩好之物相送曰贈也

謳合又作嘔傴二形同烏侯反尒疋徒歌曰謳廣疋謳喜也

鉢和蘭亦言鉢和羅梵言訛轉也此云自恣食也

摩訶摩耶經

涵潤胡耽反說文水澤多也詩云譖始既涵是也

鷚翷字林山癃反謂張翼也淮南子云飛鳥鷚翼許叔重曰鷚羽而飛也

如來方便善巧呪經

啱多蒲侯反摩鎞普迷反唏嘂呼凡呼冀二反

風齲又作鴉同丘禹反說文齒蠹也釋名齲朽也

勝鬘經

尒炎正字作熖以贍反梵言也此云所知

末利誤鋒反按西域記此譯云柰因
柰而得報者也

阿踰闍弋朱反此譯云不可戰國

須摩提經

須摩提應云須摩耶此譯云好意或
云好智

滿碶字體作耎而兗反三蒼耎弱也
物柔曰耎經文作碶而兗反次玉
也碶非此體

勖勉吁欲反下摩辯反勖勉勵也方
言齊魯謂勉為勖勉猶自勸強也說
文勉強也謂力所不及而強行事也

裨助又作埤𩏂二形同毗移比移二
反說文裨增也益也亦補也

梵女首意經

入館古換反說文客舍也周礼五十
里有候館樓客舍逆旅名候館字
從食今有從舍作舘近字也

無喆又作悊哲二形同知列反尒疋
悊智也方言齊宋之閒謂知為悊
悊明了也

月明菩薩經

窺理力紀反礼記天理滅矣鄭玄曰

理猶性也又云樂者通倫理注云倫類也理分也今多作里二十五家為里居方一里之中也

滅十方冥經

憂灼之若反灼謂憂懼也灼痛也

出生菩提心經

迦蘭陁或言迦蘭馱迦或言羯蘭鐸迦鳥名也其形似鵲輯紐婆那此云竹林謂大竹也此鳥多栖此林昔有國王於此睡息毒虵来欲螫鳥鳴覺之王荷其恩散食養鳥林主居士遂從此鳥為名名迦蘭馱迦舊云外道後奉如来

俱致或言俱胝此言千万或言億而甚不同故存本耳

鷄䳄乃侯反下莫胡反 紆伏吻衣手反 系屩下計反

普門品經

鞕靰五孟反字書鞕牢也下相傳胡浪反未詳字語所出

滿脖普包反脖袋吹氣成也

心明經

山崗古郎反尒疋山脊曰崗郭璞曰謂山長脊者也

圓灼俱永反蒼頡篇圓大明也亦彰也說文隱隔開明曰圓

潷飯碑塞反通俗文去汁曰潷江南言逼訛耳今言取義同也經文作上俗語也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

鴝鵒又作鸜同其俱反即鸜鵒也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陂提彼皮反下匙尒反比丘名也

倪三颰五礼反下蒲沫反人名也

提胳公諾反說文腋下也裨蒼在肘後也

分畛之忍反婆羅門名也

穚泉自宣反經文作眾㟫二形非也

黤黮烏感反下他感反不明也亦深黑也

我齎又作賫子奚反說文齎持遺也

德光太子經

羯隨或作羯毗或作迦毗或作加毗皆一物也此云好聲鳥也經文從鳥作鷄非也

貧窶瞿矩反詩云終窶且貧傳曰窶者無礼也字書窶空也

㪣敔又作敲同苦交反下苦害苦曷二反三蒼敲敔相擊也經文作撓奴飽反𩣡古代反並非此用

鸕鷀力胡反下音慈尒疋云鷀鷧郭璞曰即鸕鷀也此鳥紫頭如鉤食魚者也中國或名水鴉此鳥胎生從口吐出一產八九也

鋃鐺洛當反下都堂反說文鋃鐺鎖也通俗文錘頭曰鋃鐺錘直垂反

施燈功德經

羸瘠古文賷𤻲膌三形同才亦反瘠瘦也

支提又名脂帝浮圖此云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為相或言方墳或言廟皆隨義釋也

菩薩訶色欲經

鈇質方狀反書中鈇或音斧橫斧也古者煞人用斧下正體作櫍之逸反說文鈇莝斫也埤蒼櫍椹也公羊傳曰不忍加其鈇質何休曰斬腰之罪也

俎几側呂反字書俎肉几也俎亦四脚小槃也

人本欲生經

躡撰字體作𨕖同女輒反說文攝下足所履也下仕眷反撰聚也

不必定入印經

捺揀又作敕或作練同力見反埤蒼揀擇也礼記簡揀英雋是也序文作挾胡頰反挾持也挾非此用

寶窴古文窴今作填同徒見徒堅二反廣疋填塞也滿也

蒟多其俱反依字余定蒟一名芋熒芋音他頂反

拔身蒲沫反迴也謂拔然迴身也古字通用也

魔逆經

陽燧古文作鐆隧二形今作燧聲類或作燧同辝醉反取火者也鐆五石之銅精也圓以仰日即得火也

搪揬徒郎反下徒骨反廣疋觸冒搪衝揬也字書揬揩也

原赦魚袁反原猶放免也魏志特原不問罪是也下又作赦同書夜反說文赦寬免也三蒼赦舍也周礼掌三赦之法一赦幼小二赦老耄

三敎愚惷也

濟諸方等學經

彶彶居及反說文彶彶急行也廣疋彶彶遽也字從彳今皆從水作汲

歔欷喜居反下虛既反字林涕泣貟也蒼頡篇泣餘聲也亦悲也

菩薩行五十緣身經

佛塔他盍反或云塔婆或作偷婆此云方墳亦言廟一義也經文從草作鞈公帀反橐也亦防汗也鞈非此義

弥勒菩薩所問本願經

瑛吉祥於京反依字玉光也此菩薩名也

堅固女經

号媵翼證反依字媵送也方言媵寄也亦託也

演道俗經

給贍或作饍同時焰反贍助也字書贍足也謂周足也

譖入側禁反廣疋譖毀也亦讒也一云旁入曰譖

寶網經

鎗鎗 楚行反三蒼金聲也經文作鎗謏也

怵惕 恥律反下又作愁同他狄反說文怵恐也惕驚也尚書怵惕唯厲孔安國曰怵惕懷懼也亦悽愴也

百佛名經

瞿嚧 信音峯俱反 婆瑳 千我反 媵德 翼證反

觀無量壽經

鷹隼 又作鶽同思尹反詩云鴥彼飛鶽箋云鶽急疾之鳥也說文鶽祝鳩也

不空羂索經

逋多 補胡反山名也逋多羅山也

揭庱 昌是反 薩皤 蒲阿蒲何二反 荼麼 莫我反 多諵 奴咸反 粹多 宜作窣所沒反 梅窒 丁結反 稉吒 於仁反 地諦 湯歷反 頡利 下結反 馺皤 桑合反下 蒲我反 宰惠 女六反又奴故反 阿姑 其乙反 詑詑 勑嫁反 哩鈍 呼奚反依字黃病也 婆呼 五尤反

紫礦 古猛反波羅奢樹汁也其色甚赤用染皮氍等是也

綜繚 祖送反謂機縷紀領絲者也綜理也領理也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磔翅竹格反經文作挓非也

摩瞪徒萌反

請觀音經

舌噤渠飲反謂不能言也

哆姪都餓反經文作跢蝽婆之盍反蚻

茶補槃反欇韇蒲迷反佉竹耕反磨

靻之列反夜鑠尸藥反俱俾補迷反

十一面觀世音經

換衣胡灌反說文換易也謂更衣也經文作逭尒定逭逃也逭非字體

笔蘇徒損反宜作揾烏悶反字林揾没也笔猶俗語耳經文亦作塗

八顆口火反顆數也亦單作果經文作堁於卧反塺也一日地名堁非此義

觀世音菩薩授記經

觀世音梵言阿婆盧吉低舍婆羅此譯云觀世自在舊譯云觀世音或言光世音並訛也又尋天竺多羅葉本皆云舍婆羅則譯為自在雪山以来經本皆云娑婆羅則譯為音當以舍娑兩聲相近遂致訛失也

褊襴又作𧜟扮二形同補閒反下又

作斕同盧閒力寒二反埤蒼文貞也通俗文云文章謂之斒斕經文作斑斕二形非體也

康母經

弶中渠向反字書施罥於道曰弶也今田獵家施弶以取鳥獸其形似弓經文作摾俗字也

烹狚普叢反烹煮也亦熟也下側呂反字書狚肉几也

康子經

煢悸古文惸傺二形同巨營反煢單也煢煢然無所依也下渠季反謂不定也亦心動也

呦呦又作嫰同音幽詩云呦呦鹿鳴傳曰鹿得草呦呦然而鳴相呼食也

除恐灾橫經

潚巷胡絳反謂須陋道人也此言入流或言至流今言潚巷者取其流水處也經文作港古項反字略云水分流也即經中云分布果是其義也

濕室洗浴衆僧經

濕痺必二反風濕病也濕病也謂不

踉行也

苾芬又作馝馚咇𩡆四形同蒲結反埤蒼大香也苾苾然芬香也

梵摩三鉢天亦即梵天王也

為纓於盈反纓絡也經文作瓔於京反玉光也瓔非此義

四不可得經

捻箭又作敜同乃協反謂以手指捻持也

諸德福田經

枯槀古文𣓌同苦道反字林木枯也

迄今呼訖反尒疋云迄至也

虛空藏菩薩所問持經幾福經

哆囄力支反目踦丘跂反首矑力計反

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

鉏螯知列反下書亦反又音呼各反

蠆疋蛆蠆也說文螫蟲行毒也

蹠踐又作跖同之石反說文足下也蹋也踐履也蒼頡篇蹝蹋也

頻毗婆羅詣佛供養經

頻毗此譯云顏色婆羅此云端正或言蓱沙王或言頻婆娑羅此云色像殊妙其義一也

薩羅國經

鳩夷羅 烏或言鳩那羅此譯云好眼烏也

屛營 卑營反廣疋屛營忪懼也謂惶遽也

天王太子辟羅經

襁負 居兩反博物志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論語襁負其子是也

阿祢陁鼓音聲陁羅尼經

昵闇 女乙反下力暗反 茂邸 丁礼反

八陽神呪經

内噲 口壞反國土名也依字咽也三蒼亦快字也

幻士仁賢經

颰陁 經中或作軷跋拔三形同蒲沫反此譯云仁賢或言賢護謂隣近於聖世

普徽 虛歸反尒疋徽善也尚書大昚徽五典王肅曰徽美也

瓶甇 又作甇同於耕反說文長頸瓶也或謂之儋音丁甘反

自踶 籀文作愇同于匪反左傳犯五

不鞬注云鞬是也

後出阿弥陁偈

翁習吁及㕦翕合也亦斂也說文翕起也

胳肩孤諾反說文腋下也埤蒼肘後曰胳

寺憎於外反世尊名号也依字義字書眉目閒皃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六　納

翻經沙門玄應撰

妙法蓮華經

第一卷

耆闍崛山或言伊沙崛山或言揭梨馱羅鳩胝山皆訛也正言姞栗陁羅矩吒山此譯云鷲臺又云鷲峯言此山既栖鷲鳥又類高臺也舊譯云鷲頭或云靈鷲者一義也又言靈者仙靈也按梵本无靈義依別記云此鳥有靈知人死活人欲死時則群翔彼家待其送林則飛下而食以態懸知故号靈鷲也姞音渠乙反

無復武于反謂非有也或作无說文古文奇字作无也聲類云無虛无也復扶救反說文往來也謂往來復重也

逮得徒戴反尒雅云逮及也方言自關之東西謂及曰逮經文多作逯說文力足反行謹逯逯也亦人姓也逯非經音

目揵莫虔反下巨焉反或言目伽略子者訛也正言沒特伽羅子或云毛馱伽羅子此乃從母爲名沒特伽此云綠豆羅此云執取或云挽取本名俱利迦或言拘隸多此從父名也舊云優律陁不正也

離婆呂知反案文殊問經云此譯言室星則北方宿也祠之得子仍以名焉正言頡隸伐多經中作梨波多或作黎婆多訛也即首楞嚴經中坐禪第一如離婆多者是也頡音賢結反

殖衆時弋反蒼頡篇殖種也廣雅殖積也立也

颰陁三蒼蒲達反梵言颰陁波羅經文作婆訛也此譯云賢守或云賢護大論云秦言善守謂隣極於聖卯道能固者也

梵天梵言梵摩此譯云寂靜或云清淨或曰淨潔葛洪字苑音凡泛反梵潔也取其義矣

樂乹五孝反謂令人愛樂也按梵本云摩奴是若此云可意或云如意

摩奴是若薩縛羅此云可意音即
正法華云一名柔耎天子二名和
音天子是也乹闥婆此譯云齅香
或云食香亦云香行大海中亦有
屬於修羅

婆稚古文稚穉二形今作稺同除致
反正言跋稚迦此譯云圍圓即正
法華云一名最勝是也今有譯為
縛者誤也按梵語跋陁名縛也

加趺古遐反尒雅加重也今取其義
則交足坐也除灾橫經毗婆沙等
云結交趺坐是也經文作跏文字
所无按俗典江南謂開膝坐為跘
跨山東謂之甲趺坐也跘音平患
反跨音口瓜反

三昧莫蓋反正言三摩地此云等持
持諸功德也或云正定謂住緣一
境離諸邪亂也舊云三摩提者訛也

靡不密彼反尒雅云靡罔无也

阿鼻正言阿鼻至譯云阿言无鼻至
言閒无閒有二一身無閒二苦無
閒也

地獄梵言泥黎耶或言泥囉夜或云

那落迦此云不可樂亦云非行謂非法行處也或在山間或大海邊非止地下言地獄者一義翻也

尼吒古文嚏同竹嫁反經中或作阿迦尼沙詫或言尼師吒或言貳吒皆訛也正言阿迦抳瑟搋譯云阿迦言質礙抳瑟搋言究竟謂色究竟天也詫音勑嫁反抳女几反搋勑佳反

修行下孟反施之名行即造修也

舍利正言設利羅譯云身骨舍利有全身者有碎身者處胎經云並在金剛剎際

寶塔他盍反諸經論中或作藪斗波或作塔婆或云兜婆或言偷婆或言蘇偷婆或言脂帝浮都亦言支提浮圖皆訛略也正言窣都波此譯云廟或云方墳此義翻也或云大聚或云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為相也按塔字諸書所无唯葛洪字苑云塔佛堂也音他合反

以倡其逝反梵言也正言伽他或云室盧迦謂三十二字等也此方當

頌或云攝經中作伽陁訛也按偈字林丘竭反健也韋昭漢書音義其逝反又音竭詩云匪車揭兮音去謁反

柔耎而兗反廣雅柔弱也通俗文物柔曰耎作輭漢書輭不勝任者作軟二形通用經文多作濡按說文三蒼皆人于反水名也出涿郡東入漆又霑也或作渜乃本反說文渜湯也二形並非經義

馬腦梵言謨薩羅揭婆謨薩羅此譯云杵揭婆此言藏或言胎者取其堅實也舊云摩婆羅伽隸或言目薩羅伽羅婆譯云馬腦按此寶或色如馬腦因以為名但諸字書旁皆安石作碼碯二字謂石之類也

車乘齒耶反說文輿輪之緫名也夏后氏奚仲所作古音居釋名云古者車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車舍也言行者所處如舍也乘食證反廣雅乘駕也謂可乘者也周禮四馬為乘乘載也

輦輿力展反說文人輓車也在車前人

引之也古者卿大夫亦乘輦自漢以來天子乘之與輿與庶與諸二反說文車輿也一曰車無輪曰輿今之輦輿形制別於古也

駟馬相二反說文駟一乘也謂四馬為駟也

欄楯力干反謂鉤欄字體作闌說文闌遮也經文作蘭香草也楯食允反說文楯闌檻也王逸注楚辭云檻楯也縱曰檻橫曰楯

華蓋胡瓜反古今註云黃帝所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蘤之像故因而作華蓋焉又音呼瓜反案西域暑熱人多持蓋皆以花飾之諸經中多言幢幡華蓋是也涿音竹角反蘤于彼反

軒飾虛言反聲類云安車也說文曲輈轓車也飾謂以寶物莊飾車也轓甫煩反飾從巾飤聲

破魔梵言磨羅此云殺者是其位處也斷慧命故名為魔也言魔波旬者訛也正言波卑夜此云惡者謂

常有惡意成就惡法也或言惡魔
波旬存二音也
宴默石經與古文燕一見反說文宴
安也謂安息皃也
未嘗視羊反小尒雅云嘗試也謂甞
爲之也
擿打之藥反下音頂說文以杖擊也
肴膳胡交反下上扇反國語云飲而
無肴賈逵曰肴葅也凡非穀而食
之曰肴說文膳具食也周禮膳用
六牲又云膳夫鄭玄曰膳之言善
也今時美物亦曰珎膳廣雅肴膳
肉也字體皆從肉㕛善是聲經文
有從食作餚饍二字撿无所出傳
寫誤也
教詔居效反字林詔告也尒雅
詔導也郭璞云謂教導之也釋名
云詔照也人闇不見事理即有所
犯以此示之使照然知所由也
塔廟塔婆或義譯爲廟古文廟白虎
通曰廟者皃也先祖尊皃也今取
其義矣
縱廣足容反小尒雅袤從長也韓詩

傳曰南北曰縱東西曰横是也周禮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玄曰輪從也廣横也

露幔莫半反說文幔幕也在傍曰帷在上曰幕幕覆也露覆露也按諸經中珠交露蓋珠交露車同其事也經文有作縵說文繒帛无文者也縵非正體

和鳴胡戈反說文音樂和調也謂音聲調和而鳴也詩云和鈴央央是也

說應於興反字林應當也謂根法相稱曰應

沙門舊云桒門或云喪門皆訛略也正言室摩那拏或言舍羅磨拏此言功勞言修道有多勞也又云勤勞言至誠也義亦名息以得法故蹔寧息也舊譯云息心或言静志是也

頗梨力私反西國寶名也梵言塞頗胝迦譯云水玉或云白珠大論云此寶出山石窟中過千年氷化為頗梨珠此或有也按西國極饒此物彼乃无氷以何化也此但石之

類耳

適從三蒼古文作遆同之赤反謂近也始也

無礙古文硋同五代反說文礙止也廣雅礙閡也經文作閡亦古文礙字也小尒雅閡限也說文午代反外閡也又作㝵音得說文得取也尚書高宗夢㝵說是也按衛宏詔定古文官書㝵得二字同體㝵非此用

方剎初鎋反梵言差多羅譯言田田土田也或言國或言土者義言也按剎字書所无剎字略也剎說文楚乙反傷也字體從朿音七

猶豫弋周反下弋庶反按說文隴西謂犬子為猶猶性多豫在人前故凡不決者謂之猶豫也又尒雅云猶如麂善登木郭璞曰健上樹也

此輩補妹反蒼頡篇輩比也廣雅等[illegible]輩亦類也字體從非[illegible]音補槃反

佳矣古崖反說文佳善也廣雅佳好也

嫉妬古文[illegible]嫉[illegible]三形同茨栗反下丹故反楚辭云故興心而嫉妬王逸曰

害賢曰嫉害色曰妬
但教徒亶反聲類云但徒也徒空也
瑕疵古文瘕同才雌反瑕過也說文
疵病也
矜高居陵反尚書汝惟弗矜天下莫
與汝爭能孔安國曰自賢曰矜禮
記孔子曰不矜而莊鄭玄曰矜謂
自尊大也
諂曲說文諂或作諂同丑冉反諂佞
也莊周云希其意道其言謂之諂
玫瑰說文莫回反胡魁反火齊珠也
一曰石之美好曰玫圓好曰瑰郭
璞曰玫瑰石珠也張揖曰玫瑰琅
玕也出崑崙關明山
木蜜字體作榓字林亡一反香木也
其樹似槐而香極大伐之五年始
用若取其香皆當預斫之久乃香出
鈆錫役川反說文青金也尚書青州
貢鈆是也錫銀鈆之間也
作樂五角反世本云黃帝世伶倫作
樂說文五聲八音總名樂也禮記
比音而樂之干戚羽毛謂之樂鄭
玄曰八音克諧謂之樂

鐃銅女交反如鈴而大者也廣雅鉌
鑾鐃鐸鈴也

歌唄蒲芥反梵言婆師此言讃歎或
言唄匿疑訛也婆音蒲賀反案宣
驗記云魏陳思王曹植曾登漁山
忽聞巖岫有誦經聲清婉遒亮遠
谷流響遂依擬其聲而製梵唄至
今傳之是也唄亦近字耳

犛牛亡交反說文西南夷長髦牛也
今隴西出此牛也經文作貓猫二
形今人家所畜以捕鼠者是也猫
非經義

南無或作南謨或言那莫皆以歸禮
譯之言和南者訛也正言煩淡或
言槃淡此云禮也或言歸命譯人
義安命字也

第二卷

不豫古文與同余據反尒雅逮及與
也左傳公必與焉是也

每作莫載反字林莫改反三蒼每非
一定之辞也案每猶數也屢也

等咎渠九反廣雅咎過也字體從人
各人各相違即成過咎也

演暢勑亮反廣雅暢達明也

倫疋力均反廣雅同等比輩倫疋也又倫類也疋配也

深奧於報反尒雅西南隅謂之奧郭璞曰室中隱奧之處也釋名云不見戸明所在秘奧也說文奧究也

亦藏也

叵思普我反三蒼云叵不可也反正為叵之反可為叵皆字意也

聚落廣雅聚落居也案聚聚也謂人所聚居也漢書無𦤀聚落是也

裹邁莫芥反說文邁遠行也廣雅邁歸往也

僮僕徒東反下古文𦺇同蒲木反說文男有罪為奴曰童廣雅童僕役使也今皆作僮又僕亦附也謂附著人也

梁棟尒雅亲廇謂之梁郭璞曰屋大梁也又梁亦通語也棟都弄反說文棟屋極也釋名云棟中也居屋之中也亲音亡廇力救反

欻然呼勿反蒼頡篇欻卒起也

焚燒古文炃燌二形同扶雲反廣

雅焚燒也說文焚燒田也字從火
燒林意也

嬉戲說文作傳虚之反僖樂也蒼頡
篇嬉戲笑也字從虚從戈虚音許
宜反

切巳廣雅切近也迫也又亦割也字
從刀七聲

衣裓孤得反謂衣襟也

珎玩古文貦同五喚反字林玩弄也
廣雅玩好也尚書玩人喪德玩物
喪志孔安國曰以人為戲弄則喪
其德以物為戲弄則喪其志也經
文作翫習之翫非體也

適其尸亦反三蒼適悦也謂稱適也
廣雅適善也謂事物善好稱人
心也

勇鋭羊稅反廣雅鋭利也說文鋭
芒也

推排出唯土回二反蒼頡篇推軵也
前也說文推排也排擠也軵音而
勇反

四衢巨俱反尒雅四達謂之衢郭
璞曰交道四出者也釋名云道四達

曰𧗾齊魯謂四齒杷為欋欋杷抴
則有四處此道似之因以名焉

繞
綖諸經有作蟯蠕二形字林一遶
反下以旃反相承去坐縟也未詳
何語立名耳

丹
枕案天竺無木枕皆以赤皮疊布
為枕貯以兜羅綿及毛枕而且倚
丹言其色赤也即諸經中朱色枕
者同其事也

姝
好古文妷同充朱反字林姝好貞
也方言趙魏燕代之間謂好為姝
詩云靜女其姝傳曰姝色美也

不
匱今作樻同渠愧反禮記即財不
匱鄭玄曰乏也詩云孝子不匱傳
曰匱竭也

保
任補道反說文保當也任保也言
可保信也

頹
毀古文頽𡒊二形今作隤同徒雷
反說文隤墜下也廣雅隤壞也字
從秃貴聲

圮
拆字林父美恥格反圮毀也拆裂
也尒雅圮覆也廣雅拆分也

稀
落直紙勑尒二反廣雅稀敘也說

文衾衣也字從衣希聲經文作陁
除蟻反方言陁壞也說文小崩曰
陁陁亦毀也敓音奪希音斯
覆苫字林舒塩反茅苫也尒雅白蓋
謂之苫李巡曰白蓋編之以覆屋
曰苫也
椽梠力語反方言屋梠謂之檐郭璞
曰即屋檐也亦呼為連緜亦名櫋
說文梠楣通語也櫋音眠
周障之尚反說文障隔也通俗文籓
隔曰障也籓音甫煩反
鵄梟古文鴟鵄二形今作鵄同充尸
反梵言阿梨耶椄尒雅狂茅鴟舍
人曰狂一名茅鴟喜食鼠大目也
郭璞曰鵂鴟也又云恠鴟也鵂音
亡項反
鵰鷲籀文作鵰同丁尧反穆天子傳
云爰有白梟青雕執犬羊食豕鹿
郭璞曰今之鵰亦能食麞鹿耳鷲
音就梵言姞栗陁或言揭利闍此
云鵰鷲按山海經景山多鷲說文
鷲鳥黑色多子師曠云南山有鳥
名曰羌鷲黃頭赤咽五色皆備是

也西域多此鳥蒼黃日赤食死屍也

虺 虵楼字義古文作螈字林五官反虵醫也崔豹古今注蠑螈一曰虵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名玄螈漢書玄虺𧉭昭曰玄黑虺蜥蜴也經中言黑虺疑此物也而不言毒害人未詳的是諸經多作虺呼鬼反

蝮 蝮虵芳六反案尒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蝮有牙最毒音義曰說者云今蝮虵鼻上有針一名反鼻虺三蒼蝮虵色如綬文間有鬣大者七八尺也擘音補麦反

蜈 蜈蚣音吳公字林蝍蛆也甚能制虵大者長尺餘赤足者良黃足者不堪用人多灸之令赤非真也蝍音即蛆子餘反

蚰 蚰蜒弋周以旃反江南大者即蜈蚣也

守宮此在壁者也江南名蝘蜓山東謂之蝀蟚陝以西名為壁宮在草者曰蜴蜥東方朔言非守宮即蜥蜴蜥是也蝘音烏殄反蜓音殄蝀此

亦反
狖貍古文蜼字林余繡反江東名也又音余秀反建平名也山海經萬山多蜼郭璞曰似獼猴而大蒼黑色尾長四五尺似獺尾頭有兩歧天雨即自倒懸於樹以尾塞鼻江東養之捕鼠為物捷健尒雅蜼卬鼻而長尾是也

鼸鼠胡雞反說文小鼠也尒雅鼸鼠郭璞曰有螫毒也食人及鳥獸雖至盡而不知亦不痛今謂之甘口鼠也

野干梵言悉伽羅形色青黃如狗群行夜鳴聲如狼按子虛賦云騰遠野干司馬彪郭璞注並云射干能緣木射音夜廣志云巢於危巖高木也禪經云見一野狐又見野干是也

咀嚼字林作齟說文作咀同才與反含味也蒼頡篇咀噍也通俗文咀齧曰嚼音才弱反字林咀嚼也經文作齚齧也齚音仕白反

齌齧相承在計反謂沒齒也經文或

作⿰齒齊竹皆反通俗文齒挽曰⿰齒齊也

搏撮 補各反下字林七活反手小取也廣雅搏撃也撮持也釋名撮卒也謂蹔卒取之也

攎掣 又作扭字林側加反釋名云攎又也謂五指俱往又取也經文有作齇說文齒不正也齇非此義掣或作摩同充世反字林掣拔也字書掣牽也釋名云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己也

嘊喍 五佳仕佳反說文作齜謂開口見齒也埤蒼犬相啀拒也

嘷吠 古文獋同胡高反說文嘷咆也吠犬鳴也

魑魅 說文作离三蒼諸書作螭近作魑同勑知反下古文魅彪二形今作鬽同莫冀反說文老物精也通俗文山澤恠謂之魑魅正法華作妓魅

魍魎 古文蛧蜽二形同亡強力掌反說文蛧蜽山川之精物也通俗文木石恠謂之魍魎也

孚乳 通俗文卵化曰孚音匹付反字

林匹于反廣雅孚生也方言雞伏卵而未孚是也下而注反蒼頡篇乳字也謂養子也

蹲踞字林記恕反謂蹲足實坐也蹲猶虛坐也舊經言箕坐也

圡埵字林丁果反聚土也

方言允相竊視南楚謂之窺也

闚看又作窺同丘規反字林小視也

撲令特剝反通俗文爭倒曰撲也

爆聲古文皺㬥二形同方孝反又普剝反說文爆灼也謂皮散起也

蓬勃蒲公蒲沒反廣雅勃盛也經文作熢㶿非也

周章楚辭云聊䎘翔兮周章王逸曰周章周流也謂周流往來也

先因蘇見反案先亦先也

告喻說文作諭同榆句反論語君子喻於義孔安國曰喻曉也蒼頡篇喻譬諫也

灾火籀文作災同則才反左傳凡人火日火天火日灾

蔓莚西京云其形蔓莚李洪範音去怨餘戰反廣雅蔓長也延遍也王

延壽去軒檻募莚謂長不絕也
難處乃安充與反詩云莫我皇處傳
曰處居也禮記何以處我鄭玄曰
處安也
躭酒古文媅妉二形同都含反說文
媅樂也躭亦嗜也酒古文酭同士
善反說文沉於酒也
繒纊在陵反下古文絖同音曠說文
繒帛也纊絮也小尒雅通五色皆
曰繒三蒼雜帛曰繒是也又云纊
綿也絮之細者曰纊也
茵蓐又作𩊑同於人反說文車中重
席也釋名云文𩊑車中所坐者也
用虎皮為之有文彩因以下輿相
連著也蓐三蒼蓐薦也
阿鞞陛芳反譯言不退住也此與鞞
字同諸經有作阿毗跋致或作惟
越致皆是梵音訛轉耳
頓瘦說文口沒反三蒼去頭禿無毛
也通俗文白禿曰頓廣雅頓鬜禿
也今讀口轄反此非正音但假借耳
梨黮案方言面色似凍梨也經文有
作黧力兮反字林黑黃也通俗文

斑黑曰黵黮說文黕感反一音勑
感反乘甚之黑也今用於斬反者
借音耳葚音甚

觸嬈說文乃了反嬈擾戲也三蒼嬈
亂也郭璞云嬈弄也廣雅嫽誂槗
嬈也嫽音遼誂徒了反

惡賊於路反禮記吾惡用吾情惡猶
憎也論語惡紫奪朱詩云惡無禮
皆是也

駞駝又作駞字書作驝又作橐字林
力各反山海經音託郭璞云日行
三百里負千斤知水泉所出也性
別水脉以足掊地則泉出也經文
作駱馬色也白馬黑鬣曰駱駱非
今義掊音蒲交反

蟒身莫黨反尒雅蟒王虵郭璞曰虵
之冣大者故曰王

䮗騃五駭反蒼頡篇無知也方言癡
騃也

唼食古文㗗又作咂同子盍反通俗
文入口曰咂字林唼血也亦虫食
曰唼

矬陋相戈反廣雅矬短也通俗文侏

儒曰銼經文作痙謂痓瘲也說文
小腫也痙非此義
背傴 字林一父反通俗文曲脊謂之
傴僂春秋宋鼎銘云一命而僂再
命而傴三命而俯杜預曰俯恭於
傴傴恭於僂身逾曲恭益加也經
文作軀字林一侯反幽暗也非今
所取又作瘟未見所出疑傳寫誤也
依怙 胡古反爾雅怙恃也廣雅賴仰
依負恃也
醫道 於其反說文治病工也醫之性
得酒而使故字從酉殹聲古者巫
彭初作醫殹亦病人聲也酒所以
治病者藥非酒不散也殹音於奚
反又作毉醫二形俗字也
救療 說文療或作療同力照反三蒼
療治病也
瘖瘂 一金乙下反瘖不能言也埤蒼
瘂亦瘖也經文作喑一禁反字林
喑喑也又作啞字林乙白反笑聲
也易云笑語啞啞是也二形並非
字體 喈音子夜反
強識 渠良反強堅也蒼頡篇強健也

好樂 呼到五孝反好猶憙也樂猶欲也

慶幸 胡耿反小介雅云非分而得謂之幸幸遇也亦冀望也皆非其所當而得之也字從屰從夭

逃逝 是世反說文逝往也廣雅逝行也逝亦逮也

馳騁 直知反下丑領反廣雅馳奔也騁走也

虎魄 匹白反廣雅虎魄珠名也漢書罽賓國有虎魄 按博物志云松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千年化為虎魄一名江珠廣志云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木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上皮中成虎魄有汁初如桃膠凝堅乃成其人用以為盌也

商估 字體作𧶠始羊反說文行賣也估字書所無唯介雅郭璞音義釋言注中商賈作此字下賈客公戶反說文柯戶反坐賣也周禮司市掌以商賈鄭玄曰通物曰商坐賣曰賈白虎通曰商之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賈者固也言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

賷賈亦通語也故左傳荀罃之在
楚也鄭賈人諸中以出史記陽翟
賈人往來販賤賣貴是也
坦然他誕反說文坦安也廣雅坦平也
傭賃與恭女鴆反蔡邕勸學注云傭
責力也莊子傭於人者孟氏曰傭
役也謂役力受直曰傭說文賃傭也
灑地所買反通俗文以水錣塵曰灑也
出內昌遂反按出亦出也詩云出言
有章是也
肆力相利反廣雅肆伸也肆陳也謂
伸陳役力也
豪貴古文勢同胡刀反說文勢健也
淮南子曰智出百人謂之豪
兪急弋朱反小爾雅云兪兹強益也
又作愈爾雅愈急也
躃地脾役反躃倒也或作躄匹尺反
邪僻也僻非此用
醒悟思挺反字林醒醉除也
憔悴三蒼作顦顇廣雅憔悴愁患
憂也顇病也
恠之古壞反恠異也驚恠也凡奇異
非常皆曰恠字從左音口瓦反

塵坌蒲頓反通俗文埣土曰坌說文
坌塵也
汙穢字林於故反又音紆莖反汙塗
也釋名汙洿也如洿泥也
咄男丁兀反說文咄相謂也字書咄
叱也
自鄙補美反廣雅着愧鄙恥也
於某莫有反尚書云尓元孫某孔安
國曰某名也臣諱君故曰某名也
凡不知名不言名皆言某
伶俜歷丁匹丁反三蒼云伶俜猶聯
翩也按伶俜亦孤獨皃也經文多
作跉跰字林力生反下補諍反字
與迸同跉不正也迸散也二形並
非今用
蠲除古玄反方言南楚疾愈者謂之
蠲郭璞云蠲除也
毀呰古文呰訿二形同子尒反說文
呰呵也禮云呰者莫不知礼之所
生鄭玄曰口毀曰呰
夙夜思六反爾雅夙晨早也
註記竹句之喻二反廣雅註疏也識也
字林註解也通俗文說物曰註今

亦作洼也
眇目亡了反說文一目小也釋名云
目匡陷急曰眇方言眇小也
草庵一合反廣雅庵舍也小屋之名
也經文作菴菴蕳草名也
何負古文抲說文胡歌反何儋也諸
書胡可反何任也今皆作荷

第三卷

誠如市盈反說文誠信也廣雅誠敬也
谿谷苦奚古木反爾雅水注川曰谿
注谿曰谷說文泉之通川曰谷
卉木字林虛謂反爾雅卉草郭璞曰
卉百草之惣名也又方言東越楊
州之閒名草曰卉
小莖胡耕反廣雅云莖本也謂枝本也
等澍之喻止句二反三蒼時雨也百
卉霑洽也說文上古時雨所以澍
生万物者也
普霑又作沾同胡夾反說文洽霑也
蒼頡篇洽遍徹也
不務亡付反說文務趣疾也廣雅務
遽也
靉靆於代反下埤蒼音代廣雅靉靆

翳薈也翳薈雲興盛皃也通俗文
雲覆日為靉靆

幽邃古文㒃同私醉反說文邃深遠也

百穀古木反說文穀續也百穀總名
也周易百穀草木麗于地是也

苗稼說文草生於田者也蒼頡篇禾
之未秀者也論語苗而不秀是也
稼說文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
一曰在野曰稼

甘蔗之夜反案諸書或作竿蔗或作
藷柘或作甘柘同一種也藷音諸

蒲桃博物志曰張騫使西域還得安
石榴蒲桃胡桃是也廣志云蒲陶
有白黑黃三種桃陶二形隨作無
定體

枯槁古文碻說文作槀字林苦道反
槁木枯也

一渧案此猶滴字音丁歷反通俗文
霝滴謂之滁渧音力計反丁計反
渧水下也

瓦礫力的反說文小石也

堆阜古文𠂤陮𡸣三形同都雷反堆
高圡也阜山庳而大者庳音父尒反

丘坑古文𡊣說文圡之高也非人所

為也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亦曰丘也

數知山縷反數計也閱其數曰數也

長表梵言舍磨奢那此云冢也按西域僧徒死者或遺諸餘骸及骨燼之埋於地下於上立表累塼石等頗似窣覩波但形而卑小也

金剎梵言掣多羅案西域無別旛竿即於塔覆鉢柱頭懸幡今言剎者應訛略也

涕泣他礼反毛詩涕泗滂沱傳曰自目出淚曰涕說文無聲出涕曰泣也

憺怕字書或作倓同徒濫反說文憺安也謂憺然安樂也憺亦恬靜也經文作惔徒甘反說文惔憂也惔非此義怕又作泊說文匹白反無為也廣雅怕靜也

勉出古文勸同靡辯反國語夫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勉猶勸彊也謂勸教之也小爾雅勉事力也

萌古文甿同麦耕反萌芽也廣雅萌始也案萌冥昧皃也言衆無知也漢書氓氓群黎是也

諷誦不鳳反諷謂詠讀也誦謂背文

也周禮教國子興道諷誦鄭玄曰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億姟古文㚢㚘二形今作姟字林古才反數名也風俗通曰十千曰万十万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經十經曰姟姟猶大數也

營從古文覺同役瓊反蒼頡篇營衛也亦部也

城郭世本鮌作城郭公羊傳曰郭者何恢郭也經文有從土作墎非也鮌音古本反

第四卷

溝壑呼各反說文溝水瀆也廣四尺深四尺爾雅流水深則成壑壑亦溝池也

臺觀徒來反爾雅四方而高曰臺又去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觀也釋名云觀者於上觀望也

莎伽先戈反梵言娑婆揭多此云善來

唯然弋誰反說文唯諾也廣雅唯然譍也礼記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曰唯者譍之敬辭也唯恭於諾也又借音弋水反亦語

辭也

親友 于久反說文友同志也廣雅友親也禮記僚友稱其悌執友稱其仁鄭玄曰僚友同官也執友同志也

艱難 籀文作囏同古閑反說文土難治也釋名艱根也如物根也難憚也人所忌憚也

貿易 莫候反三蒼貿換易也交易物為貿也字從貝從丣

蹈七 徒到反說文蹈踐也踐履也釋名去蹈道也以足踐之如道也

看饌 又作籑同仕眷反說文具食也饌飲食也

来室 說文室實也案戶外為堂堂內為室論語云由也升堂未入於室是也

句逗 徒闘反字書逗留也說文逗止也方言逗住也經文有作讀竹候反順言也讀非經旨又作讀未見所出

乾燥 先老反釋名燥焦也說文燥乾也

罣礙 本作罫同胡卦反字書絓礙也說文礙止也

見賓古現反按梵本云達梨舍那此
譯云見也

林藪桒苟反散木為林澤無水曰藪

名賣子奚反說文持遺也按賣亦持
也字從貝䀈聲

闗闥古文鑰同余酌反說文闗闥下
牡也方言闗東謂之鍵闗西謂之
闗經文作籥字林書僮笘也何承
天纂文云闗西以書篇為書籥籥
非此義笘赤占反

无央於良反梵言阿僧祇此言无央
數央盡也經文作鞅於兩反說文
頸靼非此義靼音之列反

所往羽冈反廣雅往至也經文有作
住非也

第五卷

揹捨以專反說文揹棄也尒雅廢捨
也郭璞曰捨放置也

委政國語棄政役非任也賈逵曰政
猶職也左傳為政事庸力杜預曰
在君為政在臣為事論語道之以
政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

椎鍾直追反說文椎擊也字從木經

文作柾直淚反閫東謂之柾闑西
謂之棏又作柾都回反柾摘也二
形並非字義樀音知革反
仁徃而親反周禮六德一曰仁鄭玄
曰愛人以及物曰仁上下相親謂
之仁謚法曰貴賢親親曰仁煞身
成人曰仁釋名仁者忍也好生惡
煞善惡含忍之也
開闡昌善反廣雅云發闡開也闡
明也
頗有借音普我反諸書語辞也本音
普多反
杀刹經文有作千刹那頃按梵本無
千字此傳寫誤也
芥子迦邁反字林辛菜也
宗奉子形反宗尊也說文奉承也
誹謗字林方味反誹謗也謗毀也廣
雅謗惡也國語左史謗之賈逵曰
對人道其惡曰謗也
罵詈力智反蒼頡篇罵亦詈也
尼乾或作尼乹陁應言泥揵連他譯
云不繫也
逆路正言路迦譯云順世外道縛摩

路迦也底迦此云左順世外道

相杈字體作掭𢯱佳反以拳加人也

杈近字耳

旃陁羅此言訛也正言旃荼羅此譯

云嚴幟又一云主煞人謂屠煞者

種類之揔名也其人若行則搖鈴

自標或杖破頭之竹若不然王則

與罪

田獵白虎通曰為田除害故曰田獵也

漁捕古文𩼖或作𢿱同語居反說文

漁捕魚也

屠兒達胡反說文屠刳也案屠分割

牲肉也

魁膾苦回下古外反魁師也魁首也

膾切肉也未詳所出立名經文有

作儈聲類儈合市人恐非此義

衒賣胡麵反說文衒惑從玄作衒行

且賣也該也

屏處俾領反禮記左右屏而待鄭玄

曰屏隱也詩云万邦之屏傳曰屏

蔽也今借為擯寂反依初反讀亦

不棄字義

入里周禮五家為隣五隣為里謂二

十五家也里居也釋名云五隣為
里方居一里之中也
澡浴祖老反說文澡洒手也浴洒身也
新染經文有作新淨正法華云淨潔
被服也
輕蔑字體作懱同莫結反說文相輕
傷也
討伐古文訓同恥老反漢書音義曰
討除也禮記叛者君討鄭玄曰討
誅也伐也左傳有鐘鼓曰伐白虎
通曰伐者何伐敗也欲敗去之也
經文作罰說文罪之小者曰罰廣
雅罰折伏也罰非此義
巨身其呂反字林巨大也方言齊宋
之間謂大曰巨說文巨又作鉅
被精皮寄反被謂被帶也經文作披
張之披方言披散也披非此義
奮迅方問難問反廣雅奮振也鳥之
奮迅即毛起而身大故字從奞在
田上奞音雖鳥也
頭陁此應訛也正言杜多譯云兆汰
音大洒也或云紛彈言去其塵穢
也舊云斗藪一義也

憒 貢公對女孝反說文憒乱也煩也

韻集貢猥也猥衆也字從市從人

經文有作閙俗字也

第六卷

釋氏 經中或作姓瞿曇氏案氏姓別

也生也姓者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

也感靈而生也氏者所以別子孫

之所出也或因地或因官爵也故

世本云言姓即在上言氏即在下

年紀 居擬反十二年為一紀紀記也

拜跪 字林丘委反跪拜也又音渠委

反左傳跪而戴之也

檮篠 古文簏𥮲二形聲類作篩同所

佳所飢二反說文竹器也可以除

麁取細也

除愈 古文瘉同臾乳反方言差間愈

也說文瘉病瘳也

億載 則代反按筭經皇帝為法數有

十等謂億兆京垓壤秭溝澗正載

及其用也有三謂上中下下數十

万曰億中數百万曰億上數万万

曰億

繽紛 匹仁孚云反廣雅繽繽衆也紛

紛亂也謂衆多亂下也字林繽紛
盛皃也

塔寺梵言毗訶羅此云遊行處謂僧
所遊履處也今以寺代之言寺者
說文廷也有法度者廣雅寺治也
釋名云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
其中也字體從寸㞢聲

僧坊甫亡反字林坊別屋也

多羅樹形如椶櫚極高長七八十尺
花如黃米子大如針人多食之

瞻蔔正言瞻博迦此云黃花樹花小
而香西域多此林也

瘡胗籀文作疹說文同居忍章忍二
反脣瘍也三蒼云風腫也

咼斜口蛙反說文口戾也通俗文邪
戾曰咼是也字從口咼聲咼音古
瓦反

匾㔸讀藥方殄他奚反纂文云匾㔸
薄也今俗呼廣薄為匾㔸關中呼
錍[illegible]錍補迷反經文作腀腣近字也

曲戾字林力計反戾曲也字從犬從戶

衮曲字林音隱㝗或作衮同一瓜反
廣雅衮下也

撰集三蒼作纂同助䜌反廣雅撰定
也撰亦述也

第七卷

謦欬口冷反說文謦亦欬也蒼頡篇
謦聲也經文作磬口定反樂器也
磬非字體欬苦戴反說文欬逆氣
也亦嗽也經文作咳胡來反嬰咳
也咳非經義嗽音蘇奏反

屬累之欲反下力偽反屬託也說文
屬連也廣雅委託累也謂以事相
屬累也左傳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謂累重也

甄迦羅或云恒迦羅此當千万億百
恒迦羅名頻婆羅此當十兆百頻婆
羅名阿閦婆或名阿閦婆此當千兆

我適三蒼古文作商同尸亦反爾雅
適往也正法華云我往昔供養是也

怨敵徒的反廣雅敵對當也爾雅敵
匹也怨之匹也

八百万正法華云一千八百万億梵
本十八俱胝案百跐跋為一俱胝
此數當兆數乃更多今經文有作
百八万億非也

動搖說文餘昭反樹動也字從木䍃聲䍃音余周反

甄叔 譯云赤色寶字林已仙反按西域傳云有緊叔迦樹其花赤色形大如手此寶色似此花因以名焉

宰官 祖殆反聲類宰治也謂治邑吏也廣雅制也謂制事者也

第八卷

舩舫 甫妄反通俗文連舟曰舫併兩舟也

漂墮 匹消匹妙二反說文漂浮也案漂猶流也正法華經作流墮是也

撿繫 居儼反廣雅撿甲也撿括也謂括束也釋名撿禁也謂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字林從木

唐捐 案唐徒也徒空也蒼頡篇云捐棄也

祝詛 說文作詶之授反詶詛也今皆作呪下古文䛏同側據反釋名云祝屬也以善惡之辞相屬著也詛阻也謂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經文作咀才與反咀嚼也非今字體

掣電 昌制反陰陽激耀也關中名覞

電今吳人名䃴磹音先念反大念反釋名云掣引也電殄也謂乍見即殄滅也

降雹蒲角反鄭玄注禮記云陽為雨陰起脅之凝而為雹

戒雷古文作誡同古薤反詩云豈不日誡誡警勑也方言戒備也

慈意梵言每怛利米那此云慈意經文作普誤也

吉遮止奢反正言訖栗著譯云所作

伺求廣雅埤蒼作覗同胥慈胥吏二反伺猶察也字林伺候也廣雅伺視也

三藏法師玄奘譯

南无曷剌怛那怛那耶夜 多姪他

遏佘一兩制反末尓二同上末涅三去聲末

末涅四同上質帝五漸脯列反履帝六

閉弍支反䶑諾七賞閉反閉羯窶示反八多阜扇

帝重長九目帝十目咨謎十一三謎十二

阿毗三謎十三三磨短三謎十四素清

磨三謎十五剎重曳十六惡剎曳十七惡

剎墀奴戒反十八扇帝十九閉謎二十䭾剌力割

反扂二十一阿路迦婆去聲婆波羅帶補涅

反帝二十二 鉢剌著知反 也 呔剎擇二十三

涅奴結反 栗地瑟躋皆反 阿蹦蒲眼反 怛

羅涅栗地瑟躋二十四 阿蹦怛邏波剎

梯尸反 幸 第二十五 殟烏沒反 雉隸二十六 沒

婥隸二十七 阿剌躋二十八 鉢剌躋二十九

輸式反 虔 迦差初理反 三十 阿三磨三謎三十一

一勃陁䟦盧枳帝三十二 達磨波剎差佉

三十三 僧伽涅伽去 怛尼三十四 僧伽涅具

然尼三十五 䟦耶臺聲 䟦耶短聲 毗輸達尼

三十六 㫼嚧丁結反 唎三十七 㫼多羅剎也伍

三十八 胡魯伍三十九 摩訶胡魯多惰 赫擇

反 設隸四十 惡剎曳四十一 惡剎伐擊多

耶四十二 阿䟦隸四十三 阿末若而來反

那多鄔四十四 蘇波訶

第二

多搖地十伐喇摩訶十伐喇 鄔計

目計阿躋去聲 阿吒重 伐底長 涅上同

栗躋涅槃吒伐底上同

第三

伊緻握安几反 毗緻握音緻握涅栗緻

握涅栗著雜反 耶 代底短聲

第四

遏娛除皆反 榛嫉 努榛嫉 阿榛廚 俱雉

一切經音義卷第 [illegible]

反 清聲 捺邏俱捺邏

第五

阿揭擇 揭擇 具喇健馱 長 喇㫋荼

喇摩隥祇卜 重 羯西僧犂隸 常

窶履 勃盧薩哲 阿揭悉底

第六

伊底謎 伊底謎 五遍 你謎你謎 五遍 胡魯

醯 去聲五遍 薩 蘇紇反 頞 都可反 醯 五遍

鉀油 說文於甲反壓壞也鎮也周成難字作窜窜攢也經文作押古文匣字說文押檻也論語虎兕出押是也字從木又作柙音甲尒雅柙輔也亦押束也字從手二形並非經義攢子曷反

紺青 古暗反說文帛深青而揚赤色也釋名云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

珂月 苦何反螺屬出海中潔白如雪者也經文作軻口佐反說文接軸也亦𨍏軻不遇也軻非字義指音口紺反

怛埵 他過 彈 去聲 嫉 一 梃皆反 輕 彈荼 重氣

鉢底 丁反 夜 伐帝 二 彈荼伐栗帝 三

彈荼伐栗怛屋彈荼拘舍隸 四

彈荼蘇達喇五 蘇馱長利六 蘇馱
囉鉢底七丁履反 勃哩畫 鉢設帝八 薩
縛馱剌尼阿伐栗怛泥九去聲 薩嚩婆
去 莎所加反 伐栗怛泥十 蘇阿伐栗怛
尼一輕十 僧伽波喇剎尼十依字二 僧伽涅伽怛
尼三十 薩達摩蘇波喇差初履反 帝四十
阿僧祇十五巨冀反 僧伽波揭伍六十 怛喇
阿特縛僧伽喇略上聲 鉢羅弗補沒反 帝
七十 薩縛僧伽三奉底羯爛清長 帝八十
薩縛達摩蘇鉢理差初理反 帝十九
薩縛薩埵胡魯多憍重 諾略力迦反
奴揭帝二十 僧所縛反 訶毗賣 訖喇雜帝
一二十 蘇波訶
阿惰徒卧反案梵本云怛喇 此云三
阿特縛三十 僧伽衆喇略 同一捨
經文從有作惰相承於六反擒無
此字疑傳寫誤也
繚戾力鳥反說文繚繞也繚纏也謂
相纏繞也
角睞力代反說文目瞳子不正也蒼
頡篇內視曰睞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七 大乘重譯　　納

翻經沙門玄應撰

正法華經　阿闍世王經
悲華經　等集衆德三昧經
大悲分陁利經　集一切福德經
大方等念佛三昧經　廣博嚴淨不退轉經
念佛三昧經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
楞伽經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
入楞伽經　思益梵天所問經
薩遮尼乾子經　持心梵天所問經
菩薩行方便境界經　度世經
大般泥洹經　漸備經
大哀經　十住經
虛空藏經　如來興顯經
阿差末經　羅摩伽經
无盡意經　菩薩本業經
寶女經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
菩薩淨行經　道神足无極變化經
無言童子經　寶如來三昧經
佛真陁羅王經　四童子經
持世經　方等般泥洹經
弘道廣顯經　哀泣經

阿耨達龍王經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

普超三昧經　文殊師利現寶藏經

正法華經

第一卷

盧揥徒帝勑細二反或作薩俱盧揥人名也此譯云賣姓

焰明字詁古文燄今作爓三蒼作焰同餘贍反說文火行微燄燄然也經文作爓許凡反埤蒼爓味辛也字苑爓爇也爓非此義爇音力割反

烝民之升反尒疋烝衆也天生烝民是也

恢闊又作詼同苦迴反字林恢大也闊遠也

暨今聲類云古文作臮同其器反字林暨及也亦至也

霍然呼郭反蒼霍然儵忽急疾之皃也經文作攉非體也

纂修子卯反或作纘尒疋纘繼也謂繼修前業也

煜爚又作熠同餘祝反光明盛皃也經文作昱鑠非體也

㿍斕又作𤸎斑二形同補間反下又作斆同力間反通俗文文章謂之㿍斕經文作斑蘭非體也

溥演疋古反此古文普字詩傳曰溥大也亦徧也

較略古文榷同古學反較粗略也廣雅較明也

明喆又作哲同知列反尒疋哲智也宋齊間語也

若繕市戰反說文繕補也三蒼繕治也繕之言善也

譋話竹交反下又作譮䛡二形同胡快反聲類訛言也

堊飾烏各反尒疋牆謂之堊郭璞云白土飾牆也

鐃鏡奴交反下音竟未詳所出案周礼金錞以和鼓金鐃以止鼓應是也錞音常均反

拊抃麩主反拊拍也下又作拚同皮變反說文拊手曰抃也

第二卷

怵惕之若反下他狄反怵惕者謂憂懼也亦痛也

耒聆力丁反蒼頡篇聆聽也耳所聽
曰聆也
軒窓虛言反楚辭注云軒樓上板障
風日者也
鑠如書斫反悶鑠也言忽霍蹔明也
孚出又作趯同芳務反孚疾也廣雅
趯行也
慍恨於問反慍惡也說文慍怒也亦
恚也
帑藏湯朗反周成難字音傷說文帑
金幣所藏之府者也
欂櫨所龜反下都弄反尒疋桷謂之
欂櫨即椽也棟屋極也山東呼棟
為穩音於靳反
軒闥他曷反廣雅闥門也謂側門也
虺蛇古文虫螝二形今作虺同呼鬼
反毒蟲也韓非子曰蟲有虺者一
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齕音
紇齧也
蝮螫疋六反下呼各反蝮有牙最毒
鼻上有針是也經文作蝠笠誤也
廡竄經文或作函此應逋字補胡反
逋逃也廣雅逋竄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六 [illegible] 納

嗚呼火胡反字林呼外息也呼呂也
嘆也經文作嗳
啾唧子由反下資栗反蒼頡篇衆声
聲也經文作嗟乃結反怒也嗟非
此義
圂廁胡困反圂廁也亦豕所居也廁
清也雜也
窠窟又作薖菞二形同䒭和反小尒
疋云雞所乳謂之窠兎之所息謂
之窟經文作萪非也
攎掣又作柤同側伽反攎叉也經文
作𪘏千何反齒參差也𪘏非此用
齮齧丘奇反漢書韋昭音羇蒼頡篇
云齊人謂齧咋爲齮側齧齧也
羯㹈因几反徐廣曰羯㹈羊犍羊也
冢塜力宕反通俗文丘塚謂之壙塜
鳩洹諸經或作鳩垣或作仇桓皆梵
音訛也此譯云大身鬼
拔扈蒲沬反下胡古反漢書音義曰
扈拔扈也謂自縱恣也
䥫喙又作䫲同許穢反通俗文歔口
曰喙喙亦通語也
尸骸平皆反骨之總名也經文作㞒

非也
燔燒又作𤋱同扶元反合毛曰炮加
火曰燔燔亦燒也
恇孃丘方反下而羊反說文恇孃煩
擾也謂煩恐惶遽也經文從心作
懹人向反懹憚也難也懷非此義
正作勯勷
烏殟烏沒反說文暴無知也聲類烏
殟欲死也
灰燼又作𤋳同似進反燒木餘曰燼
經文作盡草之盡非體也又作𦾓
誤也
炙𤏙又作爒同力照反今江北謂炙
手足爲炙𤏙經文作燎非體也
噉食又作啖啗二形同達敢反噉食
也經文作嚴嚴二形並非也
奔鶩亡付反鶩疾馳也廣雅鶩奔也
蜈蚣音吳公字林蝍蛆也甚能制虵
經文作蜈非也
蚔蛆渠支反下知列反說文蚔蠆也
蠚螫也毒虫也廣雅蛆毒虫也經
文作蜈非也蠚音圭
昬聵牛快反生聾曰聵又無識曰聵
經文作膭胡對反耼也膭非今用

燒爇又作爇同而悅反蒼頡篇爇燒然也

兗濟又作濟同子弟反濟渡也益也

勸勵古文勸今作勉同靡辯反勸强也謂自勸强也下力制反相勸勵也勉力為勵

擾馴如小如昭二反擾安也說文牛柔謹曰擾故字從牛下似均反廣雅馴善也亦從也說文謂養鳥獸使服習謂之馴經文從手作擾下作循非字體也

縶紲又作鼎同知立反下又作緤同息列反縶絆也拘執也紲馬韁也所以縶制畜牲者皆曰紲紲繫也

謗訕所姦反蒼頡篇訕非也謗毀也

蠱狐督類弋者反書中多作野狐此古字通用也

黷黮烏感他感反黷黮不明也經文作默丁感丁堪二反垢濁也默非今用

疼燥又作胮痋二形同徒冬反聲類作痋說文痋動痛也下蘇倒反燥乾也經文作瘶瘵非也

癘瘡又作癘同力帶反字林惡疾也
憂疢於豫反廣雅疢病也疢傷也經
文作瘀非也
嗅嘶陟黠反楚𡿨嘲嘶鳥鳴也案字
義宜作吠烏交反江南以多聲爲
吠咋咋音仕白反
𥡳黷力奚反下勑感反通俗文斑黑
謂之𥡳黷
好仵又作迕䚈二形同吾故反觸仵
也聲類迕逆不遇也
第三卷
靖聽又作彰竫靜𢋩四形同自井反
謂安定無聲也
𧯎䔆扶文反下紆文反𧯎䔆香氣也
亦盛皃也經文作芬藴非也
流宕達浪反說文宕過也通俗文迴
過曰宕是也
寄傳奇驕反字林寄寄也經文作僑
高也才也僑非正體
致印於振反印可也說文印王信也
蒼頡篇印驗也
嬉遊又作僖同虛之反說文嬉樂也
戲笑也經文作譆非也

祚胤在故反下與振反祚祿位也胤
繼嗣也經文作胙非也
飢餒奴罪反三蒼餒餓也經文作餧
未見所出
訾計又作䜭同子移反說文訾量也
思也經文作貲貨之貲非字意也
宜用揄共反蒼頡篇用以也經文作
甬非也
卬卬又作昂昂同五對反昂昂恭敬
之皃也
賭梟又作豬同陟驢反下除例反方
言關之東西謂賭為梟
鷄鶩音木尒疋野曰鳧家曰鶩鶩
即鴨也經文作雅非也
出內奴對反字書內入也經文從人
作㐻非也
煩寃古文作寃寃二形今作宛同於
元反說文寃屈也廣雅寃枉也經
文作婉非字體也
嗇口又作嗇同使力反眾皃也田夫
謂之嗇夫亦積也
勢身又作劈同力沓反三蒼勢劃
也經文作𦓯身非字體

林麓古文禁同力穀反謂林屬於山
曰麓詩云瞻彼旱麓傳曰山足也
樛木居虬反詩云南有樛木注云謂
木枝下垂曲者也
稭稭又作䅎同居竭反詩傳云稭稭
長也說文禾舉出苗也
豐羨辞箭反周礼注云羨饒也亦餘
也經文作羡非也
㕮咀方父反又音撫下側呂反謂以
物柏碎也
豚胎普才反說文婦孕一月為豚二
月為胎胎始也養也
探本他含反說文遠取也探摸也
亘叶又作協同胡牒反叶合也同也
和也
斐粲敷尾反詩傳曰斐文章貌也粲
明也鮮盛貌也
第四卷
豔盼又作艶同餘贍反下莫見反艶
美色也盼邪視也經文作豔盻二
形誤也
奕奕余石反奕奕光明之德也廣雅奕
奕盛也字從大

嗟嘆子邪反下勑旦反嗟嘆謂大息
也經文作㖠非也
開闔又作闓同于彼反字林闓開
也闢也經文作闓誤也
羸憊又作癟憊二形同蒲戒反通俗
文疲極曰憊憊疲劣也
諄諄之閏之純二反說文告曉之熟
也諄諄誠懇之皃也
綺嬻祖旦反說文白好也聲類嬻綺
也通俗文服飾鮮盛謂之嬻嬻經
文作纘非也
第五卷
解懌以石反尒疋怡懌樂也字林懌
怡也
不嫪力報反通俗文意若曰嫪說文
嫪婟也謂戀不能去也
裨體說文作埤或作錍同避移反
埤增也厚也助也
淳化時均反言專一不雜也三蒼淳
濃也經文作享誤也
求眺他弔反說文眺視也亦望也察也
崖底丁礼反底猶下也經文作㡳音
直移反山名也又作昌子結反說

文陬隅而高山之節也

洮汰徒刀反下音太通俗文淅米謂之洮汰廣雅汰洗也淅音思歷反

第六卷

墟聚丘魚反墟居也民之所居曰墟下古文聚聚二形今作聚同才句反廣雅聚居也謂人所聚居也

潨流在公反詩云鳧鷖在潨傳曰水會處也說文小水入大水也

調馴似均反善也亦從也經文作裝循非也

敬達又作𨓃同奇龜反妙法華中大愛道是也

第七卷

音韶古文磬同視招反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

弋射今作弋同餘力反弋繳射也[illegible]也繳音之若反

綢繆直周反下莫侯反詩傳曰綢繆猶纏綿也

調譏吾戒反通俗文大調曰譏譏欺也

蹉蹭千何反下千亦反蹉蹭也蹭字應誤宜作錯千各反蹉不正也錯

誤失也
勞廢 府吠反廢退也罷止也經文作
廃非也
窺闚 去規反下弋珠反說文窺闚小
視也
稽顙 古文䭫同苦礼反下桑朗反稽
至也顙額也謂額至地也
詢法 又作諄同思遵反左傳諮親為
詢詢問親戚之議也
貧窶 瞿矩反詩傳曰窶者無礼也字
書窶空也
元元 言元元者非一民也古者謂民
曰善人因善為元故曰黎元經文
作忨忨 五喚反忨食也忨非今義
闓幅 普力蒲力二反幅憶猶盈滿也
薨殪 呼邲反廣雅薨殪亡也諸侯曰薨
下古文作壹同於計反謂一發而
死曰殪殪亦死也
第八卷
餖餬 徒奚反下戶孤反通俗文酪酥
謂之餖餬經文作醍非也
塞齆 一弄反埤蒼鼻病也經文作犹
非也

鵽鴉資體反下於加反鴉烏也經文

從亞作鵶非也

鵁鶄音交精似鳧而脚高毛冠人家

養之以厭火灾者也

嚾呼又作𠿬喚二形同呼換反喚

叫呼也

享饌虛掌反下虛氣反享獻也儀

礼以牲曰饌饌猶稟給也字書饌

餉也經文作饗非字體也

第九卷

跳咷徒勞反跳咷大泣也經文作嗥

陟角反嗥非字義

厭鬼於琰反蒼頡篇云伏合人心曰

厭亦眠內不祥也

雜糅古文粈䊸二形同女救反令以

異色物相參曰糅也

寶瑛於京反廣雅水精謂之石瑛瑛

亦玉光也

饕餮古文飹叨二形同他勞反下又

作飻同他結反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第十卷

謿譺相承魚世反此應作譺五戒反

大調也

生皰又作皰同蒲孝反說文皰面生
　氣也經文作靤疱二形非也

悲華經

第一卷

郅祢之一反下奴礼反

頞緹烏割反下他礼反

羅陁經文從口作哋非也

庢拏都礼反下奴加反經文作鬡非也

阿俾甫尒反　由桸徒計反

鞞絺式移反　羅齲丘禹反

禕陁於冝反　多芰渠義反

嗜哆勑轄反　阿梯他第反

大悲分陁利經

第一卷

波叉或言毗留博叉訛也具言鼻
　溜波阿叉舊譯太雜語一義也正
　言醜眼西方天王名也

提惔徒甘反　收憊蒲戒反

蜈以補奚反　阿昵女乙反

須捏央凡反　邏啜市悅反

多眯莫礼反

薩蕧師薜蒲計反　酣伽下甘反

嗽咩所角反下弥尒反

阿慉虛六反　梏略音結

第四卷

鈗婆文心反童子名也依字蒼頡篇
鈗函屬也

第五卷

嗒然土合反精靈失其所也莊子嗒
然似喪其偶是也

鬻賣又作儥賣二形同餘六反周礼
儥賣也言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

跨馬苦罵反字林跨踞也亦躡也

大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

第一卷

楣根靡飢反下宅庚反尒疋楣謂之
梁謂門上横梁也根謂之楔注云
門兩旁木也

樞闔齒榆反下胡蠟反尒疋戶樞也
說文闔閉也

魁偉苦迴反下于鬼反魁大也偉奇
也應邵曰魁丘墟壯大之意也

第二卷

亭傳徒丁反下陟戀反漢家因秦十
里一亭亭留也傳驛也

熸燼子廉反下似進反熸吳楚之間

謂火滅爲燼燼火餘也經文作𤒹

第四卷

無謇居展反方言謇吃也楚語也言不通利謂之謇吃

第五卷

𧢄破又作嘶同先奚反聲類𧢄聲散也

第六卷

門闑又作臬同魚列反尒疋橜謂之闑即門限也

廝役新移反廝下也字書廝役也謂賤役也

第八卷

法鞉又作鼗鞀二形同徒刀反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者也

鏝陁莫瞑反池名也依字泥鏝也

第九卷

烗熱口戒反廣疋烗熾也今人言烗讜亦作烗讜音都浪反

第十卷

黏汙又作粘同女沾反糊物相着曰粘也

倉廩又作㐭同力甚反藏穀曰倉藏

米曰糜

印璽 思紫反天子之玉印也璽信也亦神器也

念佛三昧經

第一卷

剌荼 盧曷反下陟家反聲聞弟子名也

胄胤 治又反下翼刃反胄後也胤繼也子孫相承繼也應邵曰胄緒也連續也字從八八引長之也亦象世繼相重也

第二卷

氤氳 一隣反下紆文反元氣也謂天地未分之始氣也

渟流 狄經反埤蒼水止曰渟也

派別 普懈反說文水之邪流別也廣雅水自分出名派也

第三卷

分衞 此言訛也正言賓荼夜此云食團謂行乞食也

京畿 或作圻同渠衣反周礼方千里曰國畿畿限也

慴伏 徒頰反尒疋慴懼也郭璞曰即

恐懾也懾音之涉反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第一卷

楞伽山名也正言駿迦駿音力鄧反阿跋多羅寶此云入謂入此山中而住說此經也

海濱必人反字林濱水崖也

錯繢正作繪胡對反論語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也五采也

第四卷

瞪矚直耕反通俗文直視曰瞪

譚婆徒南反今借為徒紺反謂西國食狗宍人也

入楞伽經第三卷

椂櫨又作轒轤二形同力本力胡反即今用之汲水者也

因楔又作榍同先結反江南言櫼子櫼反楔通語也

第四卷

打摑書或作𢽈同古麦反此亦假借耳

第八卷

韭薤又作䪥同乎戒反說文菜也菜似韭

罝罟古文罝𦊙二形同子邪反尒疋
兎罟謂之罝注云罝遮也遮取兎
也罟音古網也
機發說文射發也機主發之機也經
文作[illegible]取繳具也
屍陁林正言尸多婆那此名寒林其
林幽邃而寒因以名也在王舍城
側死人多送其中今揔指棄死之
處名屍陁林者取彼名也

第九卷

蘭蕩力盍反下徒盍反埤蒼毒草也
經文作蓎非體也
珂乳枯何反螺屬也潔白如雪經文
作[illegible]軻二形非也

大薩遮尼乾子經

第三卷

虫螟莫瓶反尒疋食苗心曰螟食葉
曰蚮言虫吹禾所在之名也蚮音
徒得反

第四卷

銛利息廉反廣疋銛利也[illegible]為銛也
纖長思廉反方言纖小也細謂之纖
經文作韱非也

窪曲烏華反廣雅窪下也說文窪小
水也
熠燿弋入反立二反下餘灼餘照二
反熠鮮明也字林熠光盛也燿照也
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中卷
兹基書中作蓑似箭反此草如細荻
比方多饒此草
大般泥洹經
第一卷
哀慟徒貢反論語顏回死子哭之慟
馬融曰慟哀過也
澡漱所霤反說文漱盪口也經文作
嗽誤也
寮孔力彫反蒼頡篇寮小空也經文
作遼遠之遼非體也
豪芒古文作杧同無方反謂其鑯利
如禾芒也經文作鋩非也
第二卷
羅寇口候反尚書寇賊姦宄范甯集
解曰寇謂群行攻剽者也說文寇暴
也廣疋寇鈔也剽音芳妙反
祖送宗古反尒疋祖始也詩云仲山
甫出祖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軷

音蕭達反
長訣古穴反訣絶也通俗文與死者
辭曰訣訣亦別也
第三卷
狖鼠余繡反似獮猴而大蒼黑色能
捕鼠為物捷健
摻濁初錦反通俗文去沙土入食中
曰摻
第四卷
瞿師案中本起經云瞿師羅者此譯
云美音
攘辟而羊反攘除也謂除衣袂出臂
也袂音弥世反
宴默石經為古文燕同一見反說文
宴安也謂安息皃也經文作譆虛
基反痛聲也譆非此用
第五卷
堅凷今作塊同苦對反說文堅土也
三蒼土塊也
兕來正作兕又作罛咒二形同音
似又徐姊反尒疋兕似牛一角青
色重千斤
嘿者烏奚反 炮者烏高反借音
正音薄交反

第六卷
猛烈力折反說文烈火猛也廣疋烈
熱也爛也
茵藥無往反正言莽草有毒出幽州
人或擣和食置水中魚皆死浮出
取食之無妨

大哀經
第一卷
開闔字詁今作闓同于彼反廣疋闔
闢闢也三蒼闓小開門也
淟池他典反字林淟垢濁也
第二卷
憺怕徒濫反下普白反憺安也怕靜
也經文作憛他紺反憛𢡖愁也又
作潭徒南反潭深也二形並非字義
第四卷
圻際渠機反說文地圻咢也經文從
水作沂魚衣反
麤澁且孤反下古文歰今作澁同所
及反歰者不滑也
第五卷
晧昊胡老反廣疋晧晧明也尒疋晧
光也下胡老反天氣廣大也
虫蟻又作螘同魚綺反蟻一名蚍蜉

經文作踦非也踦音其蟻反

第六卷

氾流又作渢泛二形同孚劒反說文氾濫也謂普博也

坱埿所京反世本隋作埿說文埿坐也象物貫地而生也經文作歎非也

搵取烏悶反說文搵沒也亦入也謂以物入中曰搵也

詹堂之塩反此香樹出廣州煎蒸作之彼土人和水浴衣亦堪和香

第七卷

攄其勅於反攄舒也廣雅攄張也

虛空藏經

第四卷

咼面口蛙反通俗文斜戾曰咼經文從口旁作喎非字體也

櫨欂力胡反下蒲麦薄各二反說文欂櫨柱上枅也廣雅欂謂之枅枅柱上方木也一名楮亦名楶音子結反亦名栟亦名欂廣異名也栟音皮縈反欂音薄枅音雞

第五卷

鞨䩭古緩反下又作[illegible]鍸二形同胡

轄反方言輨亦鎋轄也轄謂軸頭鐵也經文作管非字體也

旒幢字書作旈同呂周反旌旗之垂車者也經文作綹非也

第八卷

矖婁力計反叶婁胡類反經文從田作時誤也

多咩士婢反經文作啼非也

阿差末經

第一卷

浩皓字林工早反撓也亦水大也下胡老反日出光也

第四卷

麽麽莫可反三蒼麽微也亦細小也謂微細小蟲也經文有作秉秉非也

囟竪籀文作竪同殖庾反小兒也謂囟悖小人也

侏倀冝作譸張又作詶嚋侜三形同竹尤反譸張誑也謂相欺惑也經文作侏倀音株侏儒也下倀勑良反倀狂也並非字體

第五卷

坦然他但反說文坦安也廣疋坦平

也經文作憻非也

眷戀居院反眷顧視也經文作惓

非也

芬葩普花反說文芬芳也葩華也聲

類取其盛皃也

大猷餘周反方言東齊謂猷曰道又

亦圖也若也順也

第七卷

誘訹餘首反下私律反誘訹敎也引

也相勸也經文作憂恤之恤非此

義也

村落又作落同力各反廣雅落居也

人所聚居也

無盡意經

第二卷

䫌面普米反說文䫌傾頭也經文作

俾非體也

第四卷

勸督又作督同都木反尒疋督正也

謂御正之也方言督理也察也正

作督

寶女經上卷

餱糧胡溝反字林餱乾飯也經文從

米作糇非體也

下卷

鞠閔居六反鞠養也愛也告也閔音眉殞反閔傷痛也

侁侁所隣反説文侁侁往来行皃也亦行聲也

嫺眹胡閒反説文嫺雅謂淹靜也令並爲閑字

菩薩淨行經上卷

恂恂私遵反恂恂温恭皃也廣疋恂恂敬也介疋恂恂戰慄也

巇嶮又作[illegible]巇二形同許竒反案嶮巇顛危也經文作曦非也

無言童子經上卷

亹亹亡匪反亹亹猶微微也亦進皃也

下卷

荏若又作栠同而甚反柔脃也廣疋荏荏弱也亦温柔也下字宜作弱

佗真陁羅所問經

佗真徒損反字又作㐌徒門反此譯云神人也王名如意生王也

虞樂今作娛同疑區反娛亦樂也廣雅虞安也白虎通曰虞樂言天下

之民皆有樂也
無請且領反廣疋請求問也經文作
倩非體也
四竇徒闘反水道也竇決也空也經
文作瀆
僊僊蒼頡俗仙字同私延反詩云屢
舞僊僊傳曰僊僊醉舞皃也經文
作躚誤也
衣祴孤得反即衣襟也經文作裓非也
𣀅其此字習誤已久宜作分布二字
謂以黃金分布閒錯其閒也
自呼火胡反謂氣息出曰呼經文作
嘑非字體也
般遮旬或言五旬般遮此云五即五
神通也
唵鉀烏荅反下普迷反　和覩都
奚反
蚑多巨儀反　婆娑古何反
姐夥子也反　下充支反
印駐治具徵具二反謂授記也荅頟
篇印信也駐止也說文駐馬立也
持世經第三卷
骨幹字體作骭同古岸反廣疋骭

謂之肭謂胥骨也骼體也亦骸
骨也
弘道廣顯三昧經第二卷
蔚有於謂反文章也廣疋蔚數也文
緐繁數也
景風居影反八風中南方曰景風
動虫生也
第四卷
力贔古文奰悲奰三形今作贔同皮
冀反說文贔壯大也謂作力怒也
詩云不醉而怒曰贔
驫驫纂文音徒荅反又音風幽反廣
疋驫驫走也
阿耨達龍王經
質疑之逸反廣疋質問也經文從言
作讀非也
撓滅火喬反說文撓擾也謂撓攪也
經文作嬈非也
邪德時曜反說文部高也
日眣徒結反謂日昃也
黶然於簞反謂無聲也
普超三昧經上卷
無圻魚斤巨機二反菩薩名也經文

從水作沂音魚衣反

歆慕許金反詩云無然歆羨傳曰歆羨貪羨也國語民歆而得之賈逵曰歆貪也

喟而又作嘳同口恠口愧二反說文喟大息也歎聲也

鏗然又作摼鞕二形同口耕反廣疋鞕鞕堅正也

大跋蒲末反

儵忽又作倏儵二形同書育反急疾之皃也

怵惕勑律反下又作悐同他狄反怵惕悚懼也

不歆許金反字林神食氣也祭祀鬼神也

皆享虛掌反享受也亦當也

震慴聲類作㦗同止葉反廣雅慴懼也

茫滅莫荒反茫湛遠皃也經文有作睆呼晃反

精覈又作覈今作核同胡革反說文考實事也亦審覈之也

三篋皆協反謂聲聞緣覺菩薩為

三也
未孚反于字林孚信也亦生也
堂堂漢書項岱曰堂堂高大貞也
無埶扶雲反龍王名也依字埶屋
棟也
下卷
四植直吏反柱也三蒼戶旁柱曰植
植亦懸薄柱也
阿闍世王經上卷
阿俞翼珠反　鳩遬蘇穀反皆比丘
名也
㘅喒烏感反下他荅反
佊伍疋𩑈反三昧名也依字佊別也
佊倠醜面也倠音許惟反
下卷
之垜徒果反謂土榻也纂文云吳人
以積土為垜也
犇走古文驥今作犇同補門反疾走
也釋名犇變也有急變奔赴也
金鈚又作錍鎞二形同普啼反闕义
名也
等集衆德三昧經上卷
慷慨正作忼慨二形同呰莽反下苦

代反大息也一云壯士不得志也
那羅延晉言鉤鎖力士也
嘍移都計反亦言維摩羅移晉言
離垢大力士名也
觀銓又作硂同七泉反銓謂銓量輕
重也稱謂之銓
車釭又作䡈同古紅反說文釭謂車轂
口鐵也
𣧑悖又作㐫同許恭反下古文誖𢟪
二形同蒲沒補潰二反悖亂也亦
逆也
功績今作勣同子歷反聲類云勣亦
功也
及遞又作遰遞二形同徒礼反謂更
易交遞也
典誥古到反尒定誥告也亦謹也所
以約謹戒衆也
勞來說文作勑同力代反漢書勞來
不怠也亦約勑也經文作賜賚之
賚非字體也或作倈非也
邀迭又作徼同古堯反又於遥反邀
要也呼召也亦求也下徒結反更
代也

中卷

播殖又作譒𢿱羽三形同補佐反播種也經文作番非也

集一切福德經中卷

蕫剌他達反下勒達反廣雅蕫剌蚔蚩蠍也經文作蛆蝲非字體也蚔音巨宜反

廣博嚴淨不退轉經第二卷

蹎蹶又作顛趚二形同丁賢反下居月反蹎蹶猶頓仆也仆音蒲北反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上卷

龔䟽力公反廣疋房舍也說文房室曰䟽䟽亦窻也

中卷

呐其又作訥同奴骨反訥遲鈍也說文訥詞難也

戰項字體作顫又作𢧐同之見反下又作疣同有冨反說文顫項謂掉動不定也經文作痏音于軌反瘡也痏非今用

下卷

熇𤈦古文𤎅熂二形又作爔同狀逼反方言㷭火乾也說文以火乾肉

曰脩經文作㑄通古反火行也㑄
非此義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第六卷
多䟢徒結反 摩齋竹皆反 摩䂅求俱反
樗離勑於反 亜婆於仁反 婆系胡詣反
潜婆所姧反
思益梵天所問經第四卷
魔鍒音迷 梯鍒他計反 緹鍒他礼反
堙婆於仁反 趜鵜徒結反 提詑勑嫁反
持心梵天所問經第一卷
𩓓黨補單反字林大𩓓部也謂𩓓類
也又作般假借也
第三卷
桴筏又作艀同扶流反謂編木者也
小泭曰桴大者曰筏也
第四卷
傒徑又作蹊同胡鷄反通俗文邪道
曰傒步道曰徑經文有作谿徑
來𨁂直知反 揥隸勑詣反 吚扶許伊反
鉀拔普達反 揭提渠謁反 䁥偈女乙反
度世經第三卷
擾摵子公反下音滅提頭曰擾除毀
曰摵經文作𢸚非也

唾濺又作濽㖸二形同子旦反說文
水汙灑曰濺也

第四卷

驂駕忩叅反說文駕四馬也旁馬曰
驂居右為驂乘者倫非常也經文
作叅非體也

鵜鶘寨漢書食貨志此亦翔字音似
羊反飛而不動曰翔翔徉也彷徉
也經文從草作鶘非也

第五卷

對靳古昇反下居近反對堅鞕也靳
柔舠也

募索謨故武句二反說文廣求為募

句誎力水反

第六卷

騙象疋面反字略去躍上馬也經文
作騙誤也

都較古文𢘓同古學反粗略也廣疋
較明也亦比校也

羈絆又作羇同居猗反革絡馬頭曰
羈羈檢也下音半馬絆也

漸備經第一卷

慺慺力俱反字書慺慺謹敬之皃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七

屋宇　古文寓籀文作㝢同于甫反說文屋邊檐也釋名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左傳失其守注云於國則四垂為宇宇亦屋霤也居也

眇眇　亡紹反眇眇遠也亦深大也經文作妙非體也

篡逆　叉患反說文逆而奪取曰篡字從厶音私算聲算音蘇管反蒼頡篇自營為厶韓君之法理無外聲故字從厶

第四卷

惶惶　又作朚同莫荒反遑遑也朚明人晝夜作無日用月無月用火常思明故字從明或曰朚明人思天曉故字從明也

婉戀　力絹反詩傳曰婉戀美好貌也亦少貌也

第五卷

勤懿　乙利反美也

十住經第一卷

攏檻　力東反下胡黤反廣疋攏牢也檻圈也圈音渠遠反

如來興顯經第二卷

丘垤徒結反方言楚郢以南蟻土謂
之垤郢以井反
嗚呦於虯反詩云呦呦鹿鳴是也經
文作嘯非也

第三卷

漭沆莫朗反下胡朗反通俗文水廣
大謂之漭沆
賄賂力故反賂遺也謂以物相請謁也
騫翥許言反下之庶反說文騫翥
飛舉也
掏出徒勞反通俗文捾出曰掏捾音
烏活反

羅摩伽經上卷

波毓由欄反經中多作育字或言[illegible]
貝高昌名疊
西阿於何反詩云傳曰曲陵曰阿阿
謂山曲隈處也

菩薩本業經

不僑奇驕反經中多作不驕樂天
見邸丁礼反說文屬國舍也蒼頡篇
大邸舍也亦通語也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

盡儩又作澌同斯漬反方言從儩盡

也物空盡也

饋遺古文餽同渠愧反說文饋餉也遺

與也

因坻直飢反帝釋名也或言因提梨

同一義也梵言輕重耳

道神足無極變化經第四卷

⿱山族嶽仕角反下語角反

寶如來三昧經上卷

銚鐄以招反宜作焜煌胡本反下胡

光反方言焜盛也蒼頡篇煌光也

言焜焜熾盛也煌煌光明也經文

作銚榲器名也鐄非此義

下卷

枝柀以石反言相似也經文從玉作

玫瑰非也

四童子經上卷

悗歎烏喚反字略云悗歎驚異也

嗅咿於六反下於祇反埤蒼嗅咿內

悲也亦痛念之聲也

𩓐須丁可反廣疋須醌皃也經文從

足作跢都賀反跢倒也跢非此用

蚍蜉音毗浮介疋蚍蜉大者螘螘有

赤蟻飛蟻

方等般涅槃經上卷

指膹又作䐈同扶忍反說文膹骨曰䐈三蒼䏶盖也

面皺側救反謂不槙皺也經文作縐借字也

量跡又作蹟迹二形同子亦反足跡也經文作跡非也

瀑潰仕山仕環二反水流貞也字書瀑漫流貞也

輔弼扶禹反輔助也下又作弻弼𢐀三形同皮筆反弼正也

下卷

𠷇禱直作廝恙移反字書廝俁也謂賤俁者也廝微也下也經文作禠音斯福也禱非此義

嶲䫉思隆反下又作䫉同婢尸反國名也

阿捶又甲反佛名也經文從禾作秪應誤也

羯鴟案諸經皆作鶡鴟胡割反下又作鶡同於甲反鶡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若鬭死乃止也故武人戴鶡冠以象之也經文作羯音居謁

反羊也此應誤也

哀泣經上卷

器械　核誡反漢書制器械之品應劭曰內盛曰器外盛曰械一曰有盛曰械無盛曰器器亦用也

如踞　居御反踞蹲也有箕踞也經文作倨非體也

勤劬　六翼反字書劬勤也今皆為力字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上卷

㧾于　古文扆拒二形同諸亂反小尒定㧾救也說文㧾舉也亦發也

贍及　聲類或作䶣同時熖反贍助也字書贍足也謂周足也

過關　三蒼古文作關同叿究反說文事已曰關關亦止息也終也

雨霽　子詣反通俗文雨止曰霽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

殫盡　多安反尚書乃殫文祖注云殫盡也

縲紲　力追反下息列反縲繫也紲索也所以拘罪人也

蔭㡿　又作廕同於禁反下方利反蔭草覆也㡿自蔽也

摧拉或作搚同力荅反廣疋搚折也

說文拉敗也

堪偕古骸反詩云與子偕老傳曰偕

俱也偕偕亦强壯之皃也

迄今虛乞反尒疋迄至也

四鋌音定又音殿聲類云有足曰錠

無足曰鐙

下卷

半粒音立通俗文穀曰粒豆曰皀

音逼經文作廩非也

文殊師利現寶藏經上卷

騏驥渠基反下又作𩥈同居致反說

文馬有青驪文似綦也驥千里馬

也孫陽所相者也赤驥也

曲枝音移又樹枝柯也經文作椸誤也

中卷

嘉蟲丁故反字林木中虫也穿食入

器物者也

嬲固又作嫐諸經作嬈同奴了反嬲

擾戲弄也嬲惱也摩登伽經作擾

蠱謂蠹蠱也經中有作顧非體也

蠱音古字林音故

一切經音義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八 大乘重譯 大乘律 陛

翻經沙門玄應撰

維摩詰所説經

阿闍世王女阿述達菩薩經

維摩詰經

尊勝菩薩陀羅尼經

奮迅王菩薩所問經

第一義法勝經　大莊嚴法門經

大威燈光仙人問經

順權方便經　龍施菩薩本起經

樂瓔珞莊嚴方便經

菩薩睒子經　大雲輪請雨經

了本生死經　大雲請雨經

稻稈經

大方等大雲請雨經

無所希望經　象腋經

德護長者經　一切法高王經

月光童子經　申日經

佛遺日摩尼寶經　善思童子經

胎藏經　大方等頂王經

無垢賢女經　法鏡經

无量門微密持經　郁伽長者所問經

阿難目佉陀羅尼經

郁伽羅越問菩薩行經

无量門破魔陀羅尼經

无量清淨平等覺經

舍利弗陀羅尼經　阿彌陀經

一向出生菩薩經　无量壽經

前世三世轉經　虛空孕經

太子刷護經　虛空藏菩薩經

善法方便陀羅尼經

虛空藏菩薩神呪經

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經

彌勒成佛經　華積陀羅尼經

彌勒來時經　華聚陀羅尼經

無量壽佛經　解節經

藥師如來本願經　放鉢經

正恭敬經　拔陂經

離垢施女經　孔雀王經

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經

兜沙經　无畏德女經

維摩詰所說經上卷

維摩詰或言毗摩羅詰亦言鼻磨羅鷄利帝此譯云无垢稱稱者名稱也或爲淨名者其義一也

毗耶離 或作毗舍離或言維耶離亦云鞞奢隸夜皆梵言訛轉也正言吠舍釐在恒河南中天竺界七百賢聖於中結集處也

菴羅 或言菴婆羅果名也案此果花多而結子甚少其葉似柳而長一尺餘廣三指許果形似梨而底鈎曲彼國名為王樹謂在王城種之也經中生熟難知者即此也舊譯云奈應誤也正言菴沒羅此菴沒羅女持園施佛因以名焉昔弥猴為佛穿池處女見千子處皆在園側也

為護 于俾于僞二反介疋為作也為助也

友而 于久反廣疋友親也說文友同志也礼記僚友稱其悌執友稱其仁鄭玄注云僚友同官也執友同志也

紹隆 市遶反介疋紹𦀗継也注云紹継道也𦀗継世也隆盛也多也

魔怨 梵言魔羅此云煞者是其位處第六天主也論中釋斷慧命故

名為魔又常行放逸而自害身
故名魔言波旬者訛也正言波
卑夜是其名也此云惡者常有
惡意成就惡法成就惡慧故名
波旬經中作魔波旬者存二音也

踰於又作逾同庾俱反踰過也越也廣
疋踰度也

等觀古桓反說文觀諦視也又音古
翫反觀謂觀望也二音通用舊
維摩經作正觀菩薩是也

山相先羊反彼此二邊曰相舊經云
石摩王菩薩諸經中作山相薄
菩薩其義一也

長者案天竺國俗多以商估為業遊
方履險不憚艱辛弥積歲年必
獲珍異上者奉王餘皆入己財
盈一億德行又高便稱長者為
王輔佐彼土數法万万為一億也

稱無齒證反名稱也尒疋稱好也注云
物稱人意美善好也

稽首古文䭫同苦礼反蒼頡篇云稽
首頓首也周礼大祝辯九拜一
曰稽首鄭玄曰稽至也謂頭至

地也首頭也書云禹拜稽首
是也
不譏居衣反廣疋譏刺也譏問也説
文譏誹也
仁者而親反周礼六德一曰仁鄭玄
曰愛人及物曰仁上下相親曰
仁釋名仁者忍也好生惡煞善
惡舍忍也
深殖時力反蒼頡篇殖種也廣雅殖
積也畜也
純淑時均反下時六反純謂精一也尒
疋純大也方言純好也經文或作
淳亦專一也淑時六反淑善也
美也
愽弈古文薄同補各反世本玄烏曹
作愽説文愽局戲也六箸十二
棊方言自關而東齊魯之
閒皆謂圍棊為弈也
諧耦胡皆反下吴口反尒疋諧恊和
也耦會合也
酒肆相利反肆陳也列也謂陳列酒
器於市店也周礼司市掌以陳
肆辯物鄭玄曰肆謂物處也物

物異肆也
化政之盛反礼記孔子曰政者正也謂宣法教子養万姓也論語導之以政是也
不怙胡古反尒疋怙恃也詩云无父何怙怙頼也無毋何恃恃負也
撮摩字林七活反廣疋撮持也釋名撮卒也謂暫卒取之也
宴坐石經為古文㷼字同一見反廣疋宴安也謂寂然安息皃也
里巷周礼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謂二十五家也詩去无踰我里里居也釋名五鄰為里方居一里之中也
珊闍蘇安反子名也經文有作刪所姧反
胵子又作庢同竹尸反毋名也
芒然莫唐反案芒然寘昧不明也舊經作惘然
豁然古文㵎䜀二形同呼活反廣疋豁空也
阿摩勒果正言菴磨羅果其葉似小棗果如胡桃味酸而甜可入藥

匆擾如紹反說文擾煩也廣疋擾亂也

從方自龍反相隨從也尒疋從重也

掃灑所賈反通俗文以水撿塵曰灑

郭璞曰隨從所以為重疊也

謂以水灑散之也

嬈固乃了反字林嬈擾也葉文嬈嬈

戲弄也嬈煩也亦惱也文殊現

寶藏經等作嬲固字或作嬲音

同嬈固堅也今亘作厭蠱之蠱

字林音故又音古厭音於冉反

謂伏合人心也尒疋蠱疑也謂

疑惑人也摩登伽經作擾蠱言

此魔作擾乱厭蠱也諸經有作顧

非體也蠱在皿中為蠱字意也

蠱音直中反

俛仰無辯反謂自強為之也說文俛

此俗頫字謂低頭也仰謂舉首也

寘者莫庭莫定二反寘夜也幽闇也

寘窈也

維摩經中卷

酬對古文醻三酧作訓同時周反尒

疋酬報也

聖言字體作悋諸覩反說文悋意也
廣雅悋恚也
致閡徵吏反三蒼解詁云致至也到也
病愈古文瘉同臾乳反方言差間愈
也說文瘉病瘳也
包容補交反廣疋包裹也容受也
黿鼉魚袁反三蒼似鼈而大也下徒
多反三蒼似鮫而大山海經江
水足鼉郭璞曰似蜥蜴大者長
一丈有鱗彩可以為鼓詩云鼉
鼓逢逢是也字體從黽 從單
省聲
吸著古文歙噏二形同羲及反廣疋
吸飲也
蹴蹋千六反下徒盍反謂以足逆蹋之
曰蹴蹋踐也
福祐古文佑閣二形同胡救反祐助也
瞻蔔蒲北反正言瞻博迦大論云此言
黃花其樹高大花氣遠聞案西
國多有此林故以喻也
周窮古文賙同之由反謂以財物與
人曰賙詩云靡人不賙傳曰賙
救也將救其急也字林賙贍也

訥鈍又作吶同奴骨反訥遲鈍也說文訥難也

糞壤如掌反無塊曰壤壤亦土也變言之耳以人所耕為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也

之疇直流反疇類也等也王逸注楚辭云二人為疋四人為疇疇猶伴侶也

飢饉古文飣又作饑同几治反尒疋穀不熟為飢蔬不熟為饉凡草菜可食者通名蔬也

憒亂公對反說文憒亂也內也

邑中周礼四井為邑鄭玄曰方二里也廣雅五里為邑十邑為鄉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以祜胡救反祜福也尒疋祜厚也謂福厚也

不肖先妙反廣疋肖似類也說文骨肉相似曰肖字從肉小聲今言不肖者不似也謂骨肉不似其先故曰不肖礼記其子不肖是也謂儜惡之類也

維摩經下卷

儱戾　諸經有作龍同祿公反下三蒼作㑦同力計反很戾也謂很戾剛強也

不訟　似縱反論語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包氏曰訟猶責也

所圖　案詁定古文官書圖啚二形同達胡反廣疋圖度也議也圖亦計也

貳吒　如至反經中或作阿迦尼沙詫或言尼師吒皆梵言輕重也正言阿迦抳瑟搋此言色究竟天也詫音勑嫁反抳女几反搋勑佳反

維摩詰經上卷　一名佛法普入法門三昧經

柰氏　新維摩經云菴羅樹園是也其果似梨

仇怨　渠牛反三蒼怨耦曰仇廣雅仇惡也

編髮　三蒼古文辮字同蒲典反蒼頡篇編交織也經中言螺髮者亦是也

蚑行　渠支反又音奇謂虫行皃也周書蚑行喘息是也

恍忽 虛往反謂虛妄見也亦无形不繫之辭也說文恍狂皃也字又作慌呼晃反漢書音義曰慌忽眼亂也

勖勉 吁欲反下又作勸同靡辯反謂自勸勵也方言齊魯謂勉為勖滋說文勉強也

適莫 都狄反下謨各莫故二反謂无人无相也安適主適也亦敵也言敵疋也莫猶慕也言慕欲也

罔然 无往反謂不稱適也罔罔然無知意也亦惶遽之皃也經文從心作惘近字也

阿夷恬 徒兼反梵言也此譯云新學亦言新發意也

榮冀 為明反榮猶光華也亦光罷也冀幸也

牛湩 竹用都弄二反通俗文乳汁曰湩今江南亦呼乳為湩也

淳淑 視倫反謂專一不雜也下時六反詩云淑女傳曰淑美也亦善也

妖蠱 於驕反下聲類弋者反周易作冶冶容誨淫劉瓛曰冶妖冶也

謂姿態之皃也

露枰皮平反廣疋枰榻也

辱来又作慝同而屬反辱耻也耻

愧来相問也

巢窟仕交反謂住止處所也通俗文

鳥居曰巢獸穴曰窟也

躧取居月反埤蒼以為躧起也礼記

子夏躧然而起也謂急疾之皃也

捉挍蒱畢反方言挍推也南楚凡相

推搏曰挍廣雅挍擊也

下卷

真人此即阿羅漢也或言阿羅訶經

中或言應真或作應儀亦云无

著果皆是一也

溝港古項反字略云水分流也謂須

陁洹也此言入流或言至流亦言

分布界今言溝港者取其義也

沮敎才與反三蒼沮漸也敗也詩云

何日斯沮傳曰沮壞也

奚得胡啼反蒼頡篇奚何也

悅懌餘石反介雅悅懌樂也謂意解

之樂也

貧窶瞿矩反三蒼无財偹礼曰窶詩

云終窶且貧傳曰窶者无礼也
字書寠空也
芙蓉又作扶同附俱反説文扶渠花
未發爲菡萏花已發者爲芙蓉
莖華胡耕反字林枝主也亦小枝也
諸經皆作芙蓉莖華今經文作
蘅胡梗反香草也尒疋云杜蘅
如葵臭如蘼蕪馬食之蘅非今用
埤濕補支反助也字宜作卑蒼頡篇
卑下也
洿田一胡反大曰潢小曰洿説文濁
水不流池也三蒼停水曰洿
夜光干寶搜神記隋侯行見大虵傷
救而治之虵後銜珠以報徑寸
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堂也
徒隸達胡反礼記八曰徒徒隸也下
力計反隸猶附著也隸奴也賤
也僕隸也
驂駕忩含反説文駕三馬也旁馬曰
驂居右爲驂乘者備非常也三
蒼馬曰駕
譸張又作詶嚋侜三形同竹尤反譸
張誑也謂相欺惑者也

未孚又作趍同芳務反礼云无趍往
鄭玄注孚疾也廣疋趍行也
棚閣蒲萠反通俗文連閣曰棚 棚亦
閣也重屋複道者也
荒見呼黃反荒忽也虛也謂荒忽虛
妄見也亦迷亂也
以仂里翼反字書仂勤也今皆為力
字也
惶荒胡光反下光讃經作慌呼晃反
謂虛妄見也惶恐懅也慌慌忽
也今經作荒案荒荒忽迷亂也
其義是同漢書去忽荒冥漠无
形也
非摸莫奴反亦摹字也摸法也謂掩
取象也規摸也
恒戢側立反說文戢藏也亦斂也聚也
奮迅王菩薩所問經上卷
怖嚇呼駕反及吊來嚇茇去距人謂
之嚇方言作恐闞音呼激反
聾瘂於假反瘂亦瘖也經文作痾烏
歌反病也痾非字體
大莊嚴法門經上卷
晡沙布胡反經中或作逋沙又作補

沙亦作𩆜𥬱沙皆訛也正言𩆜
盧沙此云士夫亦言丈夫
剛橛渠月反尒疋橛謂之杙杙樴也
樴音徒得反
鴶鵴又作䳕同虛唐反尒疋鴶鷞鵋
郭璞曰即鴶鵴也鵴音胡哭反
唯嗹又作𠯗同所甲反埤蒼聲類皆
作唼鴨食也𩀱騃云鳧鴈皆唼
梁藻芳上林賦云唼喋菁藻皆
是也字書嗹喋也書亦作歃所
洽反謂以口微吸之也亦歃血也
下卷
朋蟲字林千餘反通俗文肉中虫謂
之朋經文從虫作蛆子餘反蝍蛆
蜈蚣也又作疽癰也下今或作
蚰同除中反尒疋有足謂之蟲
不鑒字書作鑑同古鑱反廣疋鑒炤
也鑑謂之鏡所以察形也
瞚擢方便經上卷
麼虫莫可反通俗文細小曰麼三蒼
麼微也經文作尛近字也
樂瓔珞莊嚴方便經
十佉丟伽反案十佉盧為一佉利十

佉利為一車經文作呿非也

大雲輪請雨經

嫔寐 徙乞反 庛利 精乘反 呼患 芳流反 碪薜 猪金反下蒲計反

怦怦 敷中反 粰波 芳敗反

大雲請雨經

筵筲 呰侇反下胥吏反戚衣語也

黔啞 烏奚香利反 𢷤啞 暇亦反 𣪞祢 去匡反

捸淡 他計反 唵婆 烏感反 紗俱 所加反

伽嘢 女咸反 拙璃 徐世反 而注反 薩驥 之忍反

羅韶 市饒反 剛珠 所錆反 目究 而勇反

𠯈利 香伊反 坵抵 丁礼反 呰滓 徒來反

琛琛 恥林反 泥鄉 乃可反

大方等大雲請雨經

礮聲 又作𪇑殸二形同於近反通俗文雷聲曰礮䃠砏磤大聲也亦聲豊礚也砏音普巾反礚普賴反

滋味 古文孖𦇒二形同子夷反滋益也滋潤也經文從口作嗞嗞嗟也又作孳似思子思二反說文孳孳汲汲也或作孜方言東楚之間雙生謂之釐孳

師郝 勑釐反 翳啞 丑一反

戰潗 其鋝反寒戰極也經文作噤非字體也

躃躃 徒感反 羅薛 蒲鬪反 枳利 居言反

嘻歖 虛基反經文作趍非也

盧䟡 丙將反 鞮歌 都奚反

德護長者經上卷

漏泄 思列反廣雅泄溢也泄漏也亦發也

下卷

門閫 又作梱同苦本反三蒼禮記外言不於閫鄭玄曰閫門限也

廡廊 籒文作廡同亡禹反說文堂下周屋也廊亦屋也

紇多 胡沒反神名也 毗揑 知栗反皆神名也

脂鄉 國名也或言震旦或云真丹皆一也此言漢國也此無正翻直神州之捴名也

月光童子經

巳索 所格反蒼頡解詁云索盡也又亦偶也

翳日 於計反廣疋翳障也方言翳覆也

滔天 土高反尚書浩浩滔天孔安國

曰湯湯也言水盛大若湯天也

鷙鳥脂利反猛鳥也廣疋鷙執也謂能執服衆鳥也鳥之勇鋭者曰鷙鷹鸇之類也經文從虫作蟄除立反虫獸蟄蔵也蟄非此用

慴竄徒類反介疋慴懼也郭璞曰即恐懾也

遁蔵又作遯遂二形同徒頓反廣疋遁避去也説文遁遷也隱也

蠅蠛亡結反介疋蠛蠓郭璞曰小虫似蚋風春雨磑者也

稽顙字詁古文䭫同若礼反説文下首也三蒼稽首頓首也顙額也白虎通曰所以稽首何稽至也言頭至地首頭也周礼太祝辯九拜一曰稽首是也

俾倪或作顛倪兩字又作睥睨二形字林同普米反下五礼反俾倪傾側不正也淮南子云左顛右倪是也

叵我普我反謂揺動不安也經文從足作跛䟡或從山作岠峨並非也

相敦古文㪟㲉樽三形今作村同丈

衡反謂轂䡈也
緹幔他礼反說文帛赤黃色也赤緹
縓色也一染為縓縓淺絳色也
縓音遷絹反
赤紫古文紫今作呰同子累反廣
疋紫口也字書紫鳥喙也經文
作嘴書無此字唯諸集有此字
音徐兖反又去或作吮
霍然呼郭反霍謂急疾之皃也經文
作懽誤也
探道他含反尒雅探取也說文遠取
曰探又音他闇反探試也
申日經 中日此云首寂
无根又作泿同五巾反垠咢也說文
地垠岸也
拘耆或言居枳羅鳥此云好聲鳥
經文作耆誤也
鶡鴨胡葛反下又作鶴同於甲反鶡
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鬪死乃止
洪焱借音以贍反正字作焰又作燄
光焰也說文火微燄燄然也
亘然歌鄧反亘猶恒然也亘亦遍也
善思童子經上卷

搦拳又作搦同女卓女革二反搦捉
也說文搦按也

大方等頂王經

屈奇衢物反異也淮南云屈奇之服
許叔重曰屈尉也奇長也經文
從玉作琚琦二形非也

法鏡經上卷

聞物國謂舍衛國十二遊經云无物
不宥國正言室羅伐國此譯云
聞者城舊云舍婆提城或言捨
羅婆悉帝城皆訛也

勝氏樹謂祇陁林或云祇洹並訛也
正言逝多憍薩羅國波斯匿王
之子也

除饉渠鎮反舊經中或言除士除女
亦言熏士熏女今言比丘比丘尼
也案梵言比丘此云乞士即與
除饉義同除六情飢斷貪欲染
也以善法熏修即言熏士熏女也

多惡於各反過惡也所為不善也經
文從人作僫或從草作䓊並非也

唋剔又作鬄同他歷反通俗文去骨
曰剔今借音他計反

𣳆廼奴改反介雅云廼乃也亦乃字也說文廼往也聲類廼至也

樂法五孝反愛欲曰樂經文從人作⿰亻樂非也

應儀或云應真舊云无著果亦云阿羅訶令皆阿羅漢同一義也

昆弟又作𠡠同孤䰟反說文周人謂兄為昆尒疋兄昆也又云昆後也注云謂兄後也此方俗異言耳

磋切麁何反夲作瑳論語骨曰切象曰磋言骨切象磋以成器譬人學問以成德也

下卷

蟆子音莫蚊類而小山南多饒此物群飛蔽日齧人痕如手許昔也

肥腴庾俱反說文腴腹下肥也腴亦腹也

猳玃古遐反下居縛反說文大母猴也似彌猴而大色蒼黑善攫持人好顧盻經文作豭狎非字體也

肒贅籀文作黖今亦作疣同有流反下之芮反小曰疣大曰贅廣疋肒腫也說文肒贅也莊子附

贅懸脫是也經文作脫䏶二形
非也
玷缺 丁簟反玷亦缺也經文作玦音
古穴反玦非此義也
墜乆 直淚反隊落墜也經文作依乆非也
庶得 尸預反庶猶冀也冀望得也經
文從言作謶之若反非此用也
郁伽長者所問經 郁伽此譯云威德
謿譁 今作嘲同竹包反蒼頡篇嘲調
也譁宜作詁胡快反廣疋詁調也
牽抴 昔曰反說文牽引也下又作曳
同餘世反抴引也
財賄 古文賄同呼罪反財貨也周礼
通貨賄鄭玄曰金玉曰貨布帛
曰賄
躑躅 又作蹢同丈赤反下又作躅同
丈足反字林駐足不進也廣疋
躑躅䟾蹰也
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
強項 胡講反謂戾人項強難迴也无
量清淨覺太強項愚癡人是也
大品經作增上慢人其義一也
麈塵 之乳反似鹿而大尾可以爲拂

也山海經云荊山多麈是也

无量清淨平等覺經

上卷

寶珥 如志反蒼頡篇珠在耳也耳璫垂珠者曰珥

焜煌 胡本反下胡光反方言焜煌盛皃也煌亦明也

征忪 之盈反下之容反方言征忪惶遽也

項很 又作佷同胡墾反項很也很人強項難迴也下文作懞籠愚癡國語很違也謂違戾也字從艮聲

眚瘦 又作瘠同所景反眚瘦也病也釋名云眚瘠也病者瘠瘦也經文作省非體也

糜盡 亡皮反案糜散也亦碎也

㿜𤸇 烏合反菩薩名也依字病短氣曰㿜也

雷霆 達頂達丁二反蒼頡篇霹靂也亦疾雷曰霆霓注云雷之急激者也

下卷

有鉉 胡犬反鉉亦繫也 戾亮 力計反

事譊女交反譊譊讙呼也廣疋譊鳴
也説文譊恚訟聲也
屛營卑營反謂惶遽也廣雅屛營
征伀也
稸氣字書作蓄同勅六反稸謂積也
聚也經文從心作慉許六反慉
起也慉非經意
各勸莫芥反埤蒼勸強也勉也勤也
尚書用勸相我國家是也經文
或作勸
尪狂今作尫同烏皇反尫弱也通俗
文短小曰尫尫亦羸黑也
盼覩普幻反下力弟反説文盼目白
黑分也覩內視也經文作眄亡
見反邪視也下作睞力代反瞳
子不正也睞非此用
韋較古胡反下又作權同音角韋較
固也大也較亦專也專略其利也
言官家大固取酒利也
喫酒口迹反謂喫噉也經文作喫非
字體
廥扈胡古反謂自大也亦縱橫行也
自縱恣也漢書音義曰扈謂跋

扈也
睢吁 許佳反說文仰目出也聲類睢
盱大視也謂張目叫呼也
浝湏 莫董反下胡動反无知也通俗
文泥塗謂之浝湏經文作蒙空
非體也
湔洒 子田反下蘇礼反字林湔浣也
洒濯也
癰和 又作邕同於恭反尒足癰癰優
優和也
躄蹇 必赤反下居免反躄不能行也
蹇跛也躄從止也
阿弥陁經上卷 阿弥陁此言无量壽
湏楓 音風 羅俔 五計反 輸陁 蒲達反
扈斯 胡古反 滑跂 居毀反 賓顢 胡滿反
陁速 蘇木反 蒒耶 所飢反
雄傑 奇揭反詩云邦之傑兮傳曰傑
特立也亦才能也智出千人曰
傑英傑也
掌柱 恥孟反令謂邪柱曰掌也
苕苕 徒彫反苕苕亭負也亦遠也苕
遰也
下卷

祝祝之育反祝祝猶專專也
諮調虛庸反下徒痛反通俗文言過
謂之諮調慕文去諮調急也
蔡蹫下舍蘇反
无量壽經上卷
微瀾洛安反尒雅大波爲瀾小波爲淪
享燕虛掌反享當也亦受也經文作
饗非體也
煜爚由鞠反下弋斫反說文煜煜耀
也爚火先也經文作昱爍非字
體也
該羅古来反該備也方言該咸也
吞噬土痕反又音天吞咽也下時制
反噬齧也亦食也正作噬
酖酒又作媅妉耽三形同都含反說
文媅樂也亦嗜也
糾舉居黝反糺正也糺察異之貞也
攝也舉也
潢瀁胡廣反下以掌反楚辞潢瀁猶
浩蕩也經文作滉
虛空孕經上卷
空孕古文䳋同翼證反孕字含實曰孕孕妊子也廣疋孕傳也
礓石居良反形如薑也通俗文地多

小石謂之礓礫
寶線古文綫同私賤反謂縫衣縷也
爲總又作繐繐二形同思叡反說文
蜀白細布也凡布細而疏者謂
之總
犀牛先奚反尒雅犀似豕三角好食
棘也
城隍胡光反三蒼城下坑無水曰隍
下卷
背大又作偝同蒲賚反相違背也謂
棄捨相反也廣疋背北也後也
經文從人作偝非也
虛空藏菩薩經
澄霽祖計反說文雨止曰霽霽晴也
毦帶如志反通俗文毛飾曰毦如刀
鞘飾也
踣鈴蒲北反下巨炎反
甌漏於厚反 諾䠙丑綺反 頞䭾都我反
虛空藏菩薩神呪經
薩皤蒲何補何二反依字皤白也
嗢夆
弥勒成佛經
泯然弥忍反字林泯泯然盡也廣疋泯

絶滅也
狼跡山案梵本言屈吒播陁山此云
雞足山又云尊足山今迦葉居
中者在菩提樹東也
鷹鷂胡骨反亦鷹類也
弥勒来時經
倪欐鏈魚礼反下力底反鏈足逢
反龍名也
泥羅藪劍反城名也
无量壽佛經
阿閦鞞叉六反亦云阿閦婆此譯云
不動
藥師本願經
紕繆疋眣反下亡幼反礼記一物紕
謬注云紕猶錯也謬猶亂也誤
也經文從糸作繆借字也
方儌直陵反詩云寧莫之儌傳曰儌
止也又革也案改革前失曰儌也
正恭敬經
蹀足徒篋反聲類云蹀躡也廣疋蹀
蹋蹈也
踔足丑白丑卓二反䟫踔行脚長短
也廣雅䟫踔無常也

離垢施女經

邠耨文陁弗 邠音甫貧反或言分耨文陁尼或言富那曼陁弗多羅此譯云滿嚴飾女子又言滿見子也

笳竽 或作葭同古遐反謂卷笳葉吹之者也因以名焉下禹俱反古史考曰女媧作簧其後隋作竽三十六管

无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經

沸星 或云佛星或作孛星或言弗沙星皆音字訛也正音富沙依諸經云如來成道出家皆用二月八日鬼宿合時依日藏分經二月九日曙夜分屬九日故也

无畏德女經

蓖麻 又作萞同布迷反三蒼蓖草也其生似樹者也

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

五句 或言般遮旬般遮此譯云五即五神通也

因提 都梨反菩薩名也

蠡越 力西反經中或言離越同一義也

干蔗 經文又作竿柘同諸夜反通俗

文荊州等蔗或言甘柘一物也
蠱狐餘者反說文狐妖獸鬼所乘有
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必
首丘

尊勝菩薩陁羅尼經

泜曇之氏反 目跛丘豉反 伽渟奴定反
阿襤齒盍反 阿嵦 殊嚀乃結反
呤欣烏礼反 娑攡力斯反
阿躔又作坘同他弥反

第一義法勝經

成襤都濫反言蓬亂可襤褐也
富特伽耶或名富伽羅或言福伽羅
皆訛也正言補特伽羅此言數
取趣

大威燈光仙人問經

瓶讙又作灌鸛二形同古亂反汲器也
華町徒頂反頂町也說文田處曰町
蒼頡篇町田區也
字愜若頰反依字廣雅愜可之也字
林愜快也

龍施菩薩本起經

嚶嚶烏耕反謂兩鳥鳴也介疋丁丁
嚶嚶相切直也

悢悢力尚反廣疋悢悲也謂悢悢然愁悲也

縷陳力主反絲縷也言數如絲縷多難陳也經文作屢非體也

菩薩睒子經

麋鹿亡悲反蒼頡篇云以冬至解角者說文麋屬也

傍徨蒲光反下胡光反傍徨猶徘徊也埤蒼徘徊彷徉轉相釋也

磼礏五合五閤二反埤蒼磼礏高皃也磼音才合反經文作儌非也

了本生死經

呰懣古文𢡍同莫本反說文懣煩也蒼頡篇懣悶也亦憤也

嘗啖又作噉同徒敢徒濫二反喫啖也

箭笮側挌反

稻稈經

生穗又作采同辝醉反說文禾成秀人所收者也

无所希望經

[口荒]如又作慌呼晃反漢書音義慌忽寘漠无形也不可測量之意也

象腋經

嘗伽莫崩反經文作螣非也

摩仇渠牛反經文從口作叴非也

一切法高王經

強伽舊名恒河是也亦名殑伽從阿耨大池東面象口流出入東海其沙細與水同流也

抳弥三蒼音都奚反謂大身魚也其類有四種此最小者手相吞食也經文從魚作鯑非也

佛遺曰摩尼寶經

儌冀又作僥說文從心作儌同古堯反僥希冀也遇也冀幸也

天晴又作暒殅二形同徐盈反聲類雨止也經文作霊非體也

蠹虫丁故反說文木中虫也如白魚等食人物穿壞者也

諱名呼承反諱謹諱也蒼頡解詁云諱言語譊譊也

諛訑以珠反不擇是非謂之諛下大可反纂文去兗州人以相欺為訑又音湯和反訑避也

僻易疋尺反僻避也亦邪僻也

胎藏經

輟草張衛陟劣二反輟止也介雅輟
已也
蚯蚓音丘引即曲蟺也亦名蜜蟺亦
名寒蚓蟺音善
無垢賢女經
捭摟僻弥反長者婦名也胎藏經作
捍疑字誤也
无量門微密持經
放泆餘質反說文水所蕩泆也經文
多作逸
饒裕古文𥙿同揄句反神名也
阿難目佉陁羅尼經
阿跂居毀反 羅捭卑弥反 嘻羅香基反
揭栈仕簡反 獐弥都鈇反
无量門破魔陁羅尼經
薪鞞所宜反 毘闍父乞反 顯抶勑乙反
鄰眵齒移反
劫抳都計反經文作𢮦非也
舍利弗陁羅尼經
麑底居雉反 陁羿五雞反 舸字古我反
一向出生菩薩經
阿膕又作䐘同徒亶反
嗶帝丑角反 栅子叉白反
前世三轉經

无瘢薄寒反蒼頡篇瘢痕也經文作

瘢非字體也

妊娠書隣之刃二反詩云大妊有娠

傳曰娠動也謂懷胎孕名也

身餒奴罪反論語餒在其中餒餓也

又音於為反謂以食散與鳥狩也

餬口又作餂同戶姑反言寄食也江淮

之閒謂寓食為餬尒雅餬饘也

注云即糜也

太子刷護經

𦑱飛又作翾同呼泉反飛皃也

槖駝又作馲同力各反又音託知水

泉所出性別水脉掊地則水出也

善法方便陁羅尼經

薩謻 直移反 摩系 胡計反

金剛秘密善門陁羅尼經

波羝 直飢反 桎致 之逸反

華積陁羅尼經

侔尼 莫侯反 悉絺 勑紙反 瘱訶 於計反

訶邏 力个反經文麗非也 胵底 上充尸反

奓祢 竹加反下奴礼反 沙挐 女居反

華聚陁羅尼經

羅和胡戈反經文作啝非也

啼帝虛几反 咥挐等勑一反

解節經

傷佉經中或作蠰佉又作儀佉正言

勝佉此譯云貝

辛薛力達反通俗文辛甚曰薛經文

作剌非體也

放鉢經

惹頭又作惹同而者而斫二反佛剎

名也依字方言惹惹語亂也粘惹也

拔陂經

拔陂蒲達反下彼皮反

遬籔力主反皆菩薩名也

拘還私康反國名也依字還還進取也

謗論歷諫反下力均反菩薩名也依字

謗欺也論沒也經文有作論盧

昆反

如狌又作狌狌二形同房悲反郭璞

注尒雅狸狌狸也

如景居影反光景也凡陰景者因光

而生故即謂為景景葛洪作字苑

始加彡作影

常擊苦閑反尒疋云擊固也牢固之

貞也亦牢也擊也

不趺徒結反通俗文失躡曰趺廣雅
趺差也

不宥于救反宥寬也周礼三宥一宥
不識二宥過失三宥遺忘也

相蹡又作蹌同七羊反三蒼敬也容
止皃也蹡動也

孔雀王呪經

掘土渠勿反說文掘搰也廣雅掘穿
也經文作搰誤也

兜沙經 此譯云行業經

周帀祖合反說文帀周也廣雅帀遍
也字從倒出而帀也春生出地
秋死入地還至本處故曰帀或
作迊近字也

我曹又作曺同在勞反史記十餘曹
備如淳曰曹輩也

償提捨洹鄉償音質上方佛剎名也

俱譚滑提徒南反諸佛名也經文
作譚

瀘天烏合反此言有光壽天是第二
禪中初天也亦名少光天以光
少故也瀘波摩鄉此言無量光
天即第二禪中第二天也以前
光明轉勝轉妙故也經中有作

阿波摩耶天是也

須癡音帝經中或作須帶音同帝又徒計反中陰經作須滯襵炭經作須嗟音帝皆梵言輕重也正言須達梨舍那此云善觀天又言善見天定障漸微見極明徹故名善觀也經文從無從足作躄舊音武非也

軟陁蒲達反此云賢或云善是王舍城在家菩薩也

大乘律 單本　　佛藏經

優婆塞戒經　　寶梁經

大方廣三戒經　　菩薩藏經

梵網經　　菩薩內戒經

法律三昧經　　文殊淨律經 重譯

淨業障經

優婆塞戒經

第四卷

犁䅎說文又作鎒同乃候反除田器也釋名鎒似鋤嫗䅎禾也鎒音火高反

頓西普米反說文傾頭也蒼頡篇不正也廣雅頓邪也淮南子云左

顆右侃是也
自鍾止容反慕文鍾聚也
共賭又作貺同紀鼓反廣雅賭賭也
耳鉋蒲貌反書无此字冝作掊抱捊
三形同蒲交反今言掊刮也手
曰掊江南音平溝反又平孝反
第六卷
長𢹎又作籭䕸二形同力支反通俗
文紫垣曰𥬲也
鞭撻比緜反以革朴罪人者也下又
作遾同他達反撻笞也以荊棰
之曰撻經文從革作韃非也
押領又作筪同音甲押束也押䉶押
物皆作押字從手
抆懣莫蘭反說文忘滿兒也
㒅𡾰𦄙第一卷
糟粕籀文作醩同子勞反不沛酒也
下普各反酒滓也濫糟曰粕也
大方廣三戒經
上卷
䝐䍦廣志作𦍩同語圍五桓二反字
林野羊也其角堪為鞍月小𢣲
也出西方似吳羊而大角也角

重於宾呼為羱羝下丁逕反牡
羊也三歲曰羝也
拘枳居紙反或名拘翅此或作瞿翅
羅譯云鶉鷃鳥也
烏雉古文雉同直里反經文作鴩餘
詰徒結二反介疋鴩鋪豉也

下卷

蝗虫胡光胡孟二反毛詩虫魚䟽云
阜螽蝗也令人謂蝗子為螽子
魚子化作張斐解晉律云小曰
蝩大曰蝗也
漆柈又作盤古文作鎜籀文作槃同
蒲寒反圓器也
鼓橐又作鞴排二形同蒲戒反謂鍛
家用炊火者也

寶梁經上卷

遺生補胡反亙作穭力舉反謂田中
不種自生禾豆者為穭生也
釘磔竹格反說文磔張也開也經文
作矺俗字也

下卷

綻壞又作袒裢二形同徒莧反說文
綻補縫也

梵網經下卷

茖葱 古額反尒疋茖山葱注云茖一名山葱并州以北多饒茖葱也

狖狸 古文蜼字林餘繡反江東名也經文作革非體也又音餘季反建平名也似弥猴而大黑色江東養之捕鼠為物捷健也

鑱刺 仕衫反廣疋鑱謂之鈹謂針刺也說文鑱鋭也經文作劖斷也

菩薩藏經

十坩 口甘反坩器也可以盛財者也

法律三昧經

迂遠 禹俱反一禹二反迂避也亦遠也大也

諀訿 匹尒反下資尒反通俗文難可謂之諀訿經文作啤呲

聚蹙 子六反蹙迫也促也廣疋蹙急也經文作蹴蹈之蹴非體也

菩薩內戒經

和闍 或言和上皆訛也或言郁波弟耶夜亦言鄔波拕耶此譯云近誦近亦逐也小也以其年小不離於師常近受經而誦也亦言親

教師也
阿祇利或言阿闍梨皆訛也正言阿遮
利耶或作夜此譯云正行或言
軌範師也
著蒰又作菅同古顏反說文蒰香草
也蒰蘭也
迦庀必利反謂如来名号功德也
馭法又作御同魚攄反言馭者所以
驅之也内之於善也謂指撝使
馬也

淨業障經

殞命又作隕同為愍反聲類殞沒也
亦墜落也
鼻揉古文粈腬二形同女救反菩薩
名也

大乘律 重譯

文殊淨律經

犇走古文驞今作奔同補門反奔
走也
燔燎又作繙同扶衣反加火曰燔燔
亦燒也下力吊反說文放火也
又火田為燎放火也廣疋燎
乾也

怯㥦又作㥦同袪業反多畏劣也下奴課反三蒼㥦弱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九

翻經沙門玄應撰

大智度論

第一卷

貿麁　莫候反三蒼貿換易也謂交易物為貿也

幻術　侯辦反說文幻相詐惑也案幻謂相欺眩以亂人目也術法也術亦道藝也又邑中大道名術術道四通令術亦介無所不通也

唐勞　字詁古文鍚啺二形同徒當反案唐徒也徒空也介雅勞勤也勞力極也

嬰咳　於盈反嬰猶嫛婗也蒼頡篇女曰嬰男曰兒釋名曰胷前曰嬰投之嬰前以乳養之故曰嬰兒咳古文孩同胡来反說文咳小兒笑也咳稚小也礼記世子生三月父執子之手咳而名之是也論文有從女作妶字林古才反妶大數也妶非此用嫛音烏奚反婗五奚反

乳哺蒲路反哺含食也淮南子云含
哺而呴許射重曰口中嚼食也
令亦作餔

嵐䀛力含反或去流弥足此譯云解
脫處亦名滅亦名斷

嬉戲又作僖同虛之反說文僖樂也
蒼頡篇嬉戲笑也尒足戲謔也
郭璞曰調戲也

服御扶福反說文服用也尒足服整
也服御令齊整也御古文馭同
魚據反廣足御進也侍也蔡雍
獨斷曰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
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御之
所親愛則曰幸也

唐突字體作搪揬二形同徒郎反下徒
骨反廣雅䑶冒搪衝揬也字書
揬揩也

蹴蹋千六反下徒盍反謂以足逆蹋之
曰蹴也

第二卷

不倚於蟻反廣雅倚因也謂因物而
依倚也又音渠蟻反謂倚立也

汝曹又作轡同自勞反史記十餘曹

循之如淳曰曹輩也詩云乃告
其曹傳曰曹羣也
師保古文𠈃(保)㒒三形同補道反禮
記出則有保入則有師保安也
謂以道安人也保守也説文保
養也
詭名俱毀反謂變詐也
偶得吾苟反尒疋偶遇也郭璞曰偶
尒相值也
掣電充世反掣電陰陽激耀也
驟墮仕救反國語驟救頓危以時賈
違曰驟疾也
剖裂普厚反案剖猶破也蒼頡篇剖
坼也
彗星蘇醉因芮二反妖星也言星光
似掃彗也
噢咿乙六於祁反埤蒼噢咿內悲也
謂痛念之聲也論文作(郁)郁二
形非體也
谿谷苦奚古木反尒疋水注川曰谿
通川者曰谷
四疊徒頰反蒼頡篇疊重也積也論

文又作褻音同疊說文重衣也
二形隨作
渾濁後昆後袞二反渾乱也說文渾
洿也
牛齝又作齰三蒼作齛詩傳作呞同
丑之反韻集音式之反介疋牛曰
齝郭璞曰食已復出嚼之也
廓然口郭反廣疋廓空也方言張小
使大謂之廓
敲門又作毃蒼頡篇作趬同苦交反
擊也擿撾也
第三卷
虵欶又作嗽同山角反通俗文含吸
曰嗽經文作數俗字也
鞞侈陛奚昌是反秦言明行足
伽儺又作㾓憊二形同蒲戒反此言
世間解
舍喃正體作諵同女函反譯云人也
黒黶於簟反謂面黒子也論文作黶
於感反
𧗠環似均反謂旋繞往來也亦巡也
遍也
蕃息輔袁反蕃滋也謂滋多也息塞

也言物滋息塞滿也
刮㕞又作刷同所劣反說文刷拭也廣疋㕞刮也
罄竭古文窒同可定反說文器中空也介疋罄盡也
第四卷
晡時補胡反淮南云日行至于悲谷為晡時謂加申時也
扣開袪後反廣疋扣擊也扣擊也
植樹又作櫃同時軄反植猶根生之屬也
勞擾如紹反說文擾煩也廣疋擾乱也
第五卷
抒大除呂時汝二反說文抒挹也挹酌也廣疋抒渫也通俗文汲出謂之抒也
內感又作憾同且的反廣疋感近也詩傳曰相親也
扳稱又作攀同普姦布姦二反字林扳引也攀名亦攀翻也連翻上及之言也
五皰蒲孝反論文作皰疱二形未見所出也

眼眣又作睫釋名作䀹同子葉反說文目旁毛也

幄幙猗角反幄謂大帳也小介疋云覆帳謂之幄幄幕也

趒小又作趠同他吊反謂趒躍也論文作踔勑格勑角二反跛者行踸踔也踔非論旨

賈人公户反坐賣也白虎通曰賈之言固也固物待民来以求其利也

第六卷

呵膢古文樓同力侯反依字三蒼八月祭名也

枝羅之豉反依字詩傳去枝害也說文枝恨也

訥口又作呐同奴骨反訥遲鈍也說文訥難也

怨仇渠牛反怨偶曰仇介疋仇讎疋也怨之疋也

不槩古文杚同該礙反字林工内反謂平斗斛者也

第七卷

縹色疋遶反謂天縹也如帛之青白色也

陰曀古文壹同於計反釋名云曀翳也言雲氣晻翳日光使不明也

斷齒牛介反蒼頡篇齒根也說文齒肉也

火熂子勞反說文熂燋也蒼頡篇燒木餘也

手捫莫昆莫本二反聲類捫摸也字林撫持也

蹈蹸徒到自亦反廣疋蹈行也字書蹸踐也

第八卷

伯仲謂兄弟也尒疋伯長也伯位之長也韓詩仲中也言位在中也禮記幼名冠字五十為伯仲周道

罽那居例反秦言實積經本或作刺那力達反

第九卷

龍蟠蒲寒反禮記而蟠于地蟠委也廣疋蟠曲也

狂猲古文恖猲二形今作猥同俱面反狂者進取於善道猲者守節无為也

潘澱蒼頡篇作瀋同敷袁反江北名

泔江南名潘澱古文䞓同徒見反

澱滓也江東呼為涅論文作淀

水名在新陽又如淵而淺亦曰淀

淀非此義涅音魚靳反淀音殿

長跽古文䠙同奇几其矣二反說文跽

長跪也釋名云跽忌也見所敬

忌不敢自安也

第十卷

氐宿丁計都礼二反尒雅天根氐也

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也

奎宿口携反尒疋降婁奎婁也白虎

宿也

觜宿子移反尒雅娵觜之口營室東

壁也四星方似口因以為名也

髑髏古文䪼顱䫲二形同徒木力侯反

頭骨也

襤褸古文㦨又作繿同力甘反襤褸

謂衣敗也論文作藍漆草也藍

非今義

廄古文匶䶇二形同居宥反說文

馬舍也釋名云廄鳩聚也牛馬

之所聚也周札云馬二百一十

四疋為廄

逸馬古文軼同余質反廣疋逸走去
也奔逸也縱也
搥壓又作磓同丁回反謂投下也壓
於甲反自上加下也論文多作
痺通俗文物欲壞曰痺𤸷痺非
此義𤸷音仕加反
考掠古文剠䁖二形同力尚反蒼頡
篇掠問也謂搒捶治人也
户排蒲皆反謂本闔開户者也如户
鉤等也
捷埏直飢都黎二反譯言續
親親且隣反礼記親親以三為五以
五為九蒼頡篇親愛也近也
倓然徒闞反蒼頡篇倓恬也說文倓
安也廣疋倓靜也謂倓然无為也
黜而令作絀同勑律反黜放也廣雅
黜去也退也
以肅思六反肅嚴也謂嚴急之言也
肅戒也勑也
禦寒古文敔同魚舉反廣疋禦止也
當也尒疋禦圉禁也未有而豫
防之也論文或作御毛詩亦以
御冬傳曰御禦也二形隨用

草芥歌邁反草也漢書俯地拾芥是也

第十一卷

營從古文覺同役瓊反蒼頡篇營衛也亦部也

朝宗周礼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玄曰諸侯見天子之文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猶尊也

能擗補革反說文擗裂也廣疋擗分也論文作躃補赤反躃跛也又作僻疋尺反僻邪也二形並非此用

第十二卷

贈遺余季反廣雅遺与也謂以玩好送人曰贈雅遺也

悠遠弋周反悠長也尒雅悠遐也行之遠也

疽瘡且余反說文疽久癰也

第十三卷

姞利渠帙反能名也依字南燕姓也

豪爽所兩反方言爽猛也廣疋爽明也字從大大人必照明故從大也

纏綣袪善袪阮反猶纏綿不離散也

憮然莫禹反三蒼失意皃也怅愕之皃也論語夫子憮然何晏曰為其不達已意而非之也漢書憮然韋昭曰意未言也

鐵鍱余攝反說文齊謂鏶為鍱鏶音集也

僶俛亡忍无辯反謂自強力也強為之也

妻汝且計反謂以女妻人曰妻論語以其子妻之是也

毫氂古文氂斄二形今作釐同力之反漢書律曆志云不失毫氂孟康注云毫兔毫也十毫曰氂氂三蒼氂毛也論文作犛亦古字通用也

適无都歷反謂主適也

善府夫禹反說文府藏也三蒼府文書財物藏也風俗通府聚也公卿牧守文書財賄之所聚也

翕響呼及反翕響揮霍謂奄忽之間也

夷滅以之反廣疋夷滅也夷毀也

委物紆詭反周礼少曰委多曰積是也謂積聚也

輕泆今作溢同烏一反水所蕩泆也

豪傑古文勢同胡高反下奇栝反淮南子云智出百人謂之豪千人謂之傑稟豪猶俊也亦才能也論文作𪇰鷄栖於杙為𪇰非此義

第十四卷

募人謨故武句二反說文廣求也蒼頡篇閒求也

控告枯洞反詩傳曰控引也韓詩控赴也

賙救今作周同之由反周礼五黨為周使之相賙鄭玄曰賙謂礼物不備相給足也詩傳曰賙救也將救其急也

艤舟徒頂反釋名云二百斛已上曰艤

安措且故反字林措置也施也論文作厝且各反說文厝厲石也

自替吐𭬤反尒足替廢也李巡曰替去之廢也

剛愎扶逼反左傳愎諫違卜愎戾也又曰強愎不仁愎恨也

第十五卷

勉勵靡辯反說文勉強也下呂制反

謂自勸勵

洋銅　以涼反謂煮之消爛洋洋然也三蒼洋大水皃也尒雅洋洋溢也洋溢衆多也

避隈　避去也於回反說文一曲反水曲隩也隱蔽之處也論文偎烏回反愛也偎非此義

幾失　渠未反幾近也言近失而不失也

蜆虫　古文蚬同古蜆反礼記蜆虫未蟄鄭玄曰蜆明也明虫者陽而生陰而藏者也夏小正曰蜆小虫也蜆蜆也蜆蜆然小虫動也

穿窬　欲朱反三蒼云窬門邊小竇也說文門旁穿木户也又音徒構反礼記蓽門圭竇鄭玄曰竇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其形如圭是也論文作踰越也度也踰非字體

婬泆　力一反廣疋泆樂也蒼頡篇泆蕩也

不睦　又作穆同亡竹莫禄二反睦和也睦敬也

邪僻　疋尺反僻邪也案僻者謂為事邪枉不中理也

怳忽古文㒫慌二形同呼晃反慌忽
忘也

宗族子同反所承也字林宗尊也亦
主也廣疋宗本也楚辭同姓曰
宗族蔟禄反族類也周札四閭
爲族鄭玄曰百家也

第十六卷

斐亹孚尾亡匪反如有也傳曰斐文
皃也亹亹猶微微也

卒無子律反尒疋卒終也病之終也
事之巳也

恬澹徒兼徒濫反方言恬靜也廣疋
澹安也

呿提又作𢻫同丘庶反秦言虛空也

蹷躄或作蹶同巨月居月二反說文
蹷僵却偃也廣雅蹷敗也論文
作蹶古文躛同居衛居月二反
尒疋蹶動也案蹶驚駭急疾之
意也蹶非此用

閒閑謂崎嶇辛苦得達之皃也又亦
設置也

惈敢古禍反廣疋勇也蒼頡篇惈憨
也憨敵爲惈尒疋惈勝也惈决

之勝也今亦作果憨音胡濫反

第十七卷

秋穫　胡郭反說文穫刈禾也草曰刈穀曰穫也

嫈嫇　字林乙莖迕莖反心態也亦細視也論文作嚶瞑未見所出

黄鬚　如廉反鬚頰毛也論文有作䰇字也

叱之　齒逸反蒼頡篇叱呵也

逡巡　且旬反尒疋逡退也郭璞曰逡巡却退也

煜爚　由掬弋灼反說文煜光耀也爚火光也廣疋煜熾也煇蒼煜盛皃論文作昱日明也爍式灼反字与鑠同銷鑠也並非此義

桎梏　之實公篤反在手曰桎在足曰梏也

填積　古文寘同徒堅反填滿也廣疋填塞也

即㕓　於舟反字苑眠內不祥也山東音於葉反

𤏲煮　古文𤏲𤏲二形同扶逼反方言𤏲火乾也關西隴冀以往謂之𤏲

第十八卷

著圂胡困反說文圂廁也蒼頡篇豕所居也字從口豕在其中也字意也論文作溷溷濁也亂也

懸繩論文多作鉉胡犬反舉鼎也鉉非此用繩未見所出

能決胡玦反說文下流也又穿決也

燒烙力各反謂燒煮物著之也論文作爍式灼反銷也爍非字義

鷄鶩莫族反尒疋舒鳧鶩即鴨也野曰鳧家曰鶩一名舒鳧在野翼舒飛遠為鳧

觜距今作咮同子累反廣雅觜口也字書鳥喙也或作觜論文作嘴撿諸經史无如此字唯傳毅七激云嘴搉歊臬作此字音徐爰反嘴非字義距古文詎岠二形同居吕渠吕二反說文鷄足距也

蚑蜂巨儀反通俗文矜求謂之蚑蛷也關西呼蛓溲為蚑蛷音求溲所誅反聲類云多足蟲也

鵂鶹許牛反尒疋怪鴟一名鵂鶹南陽名鉤鵅

猳玃字體作𤟺或作貑同音加下居縛居碧二反尒足玃文善顧郭璞曰猳玃也似猕猴而大色蒼黑善攫持人好顧眄也古今注云猨五百歲化爲玃也抱朴子云猕猴八百歲化爲玃玃壽千歲是也

饕餮古文叨飻二形同他高反餮正字作飻同他結反說文貪也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於貨賄斂積不知紀極天下人民謂之饕餮杜預曰貪財曰饕貪食曰飻也

眼陷陷沒也案陷猶墜入也論文作眙此應近字也

盪滌古文盪同徒朗反下徒歷反盪滌謂洒器也

鐵弗字苑初眼反今之炙肉弗字也論文作鏟鏟削也

鬪裂撿諸字書无如此字案字義宜作攫居碧九縛二反說文爪持也攫搏也

拼度古文[illegible][illegible]二形同補耕反拼謂

振繩墨也
摶截徒官反說文摶圜也字林作剸
論文作揣初委都果二反量也
度也揣非義旨
六駮補角反尒疋駮如馬倨牙食虎
豹駮多力獸也山海經云曲山
有獸狀如馬白身黑首一角爪
音如鼓其名駮食虎豹可以禦
兵詩云隰有六駮是也魏黃初
三年六駮再見於野
齩齧又作䶧同五狡反說文齩齧骨
也廣疋䶧齧也
齰掣又作摣同竹皆反通俗文齧撓
曰齰廣疋摣齧也
轢諸力各力的二反蒼頡篇轢輾也
說文車所踐也
如笮側格反案笮猶壓也今謂以槽
笮出汁也
蹂蹋古文厹同仁求仁柳二反通俗
文踐穀曰蹂蒼頡篇蹂踐也熟
躡也
赭色之野反三蒼赭赤土也
烹肉普羹反烹亦煑也方言烹熟也嵩

岳以南陳穎之閒曰烹儀礼凡

煑於鑊中曰烹於鼎曰升

燂腤聲類作燂燂二形字詁古文𤎅

爓二形今作燅同詳廉反通俗

文以湯去毛曰燅閻論文作爓案說

文諳詮之蜀都賦音皆余贍反又

羊占反說文爓火爓爓也爓非

今義

磔牛古文厇同知格反廣雅磔張也磔

開也論文作挓本見所出

猛殺牛既反尚書尚迪果毅孔安國曰

煞敵為果致果為毅一曰有決也

鐵杙余職反爾雅樴謂之杙杙橜也論

文有作鐵棧傳寫誤也樴徒得反

踼突今作逷同徒郎反說文搶也蒼

頡篇駐馳貝也亦失跡也聲類

踼跌也案字宜作搪揬二形

銅橛巨月反說文橛杙也論文作鐝

通俗文去磨齊曰錣鐝非今義

發撤除列反廣雅撤壞也亦去也撤

除也

噤戰古文唫同渠飲反閉口不開為

噤也

浹渫下甲文甲反浹浹渫謂水凄相著也論文作浹非體也

搒抬薄衡反下又作笞同丑之反搒棰也笞擊也

忌憚渠記反廣雅忌惡也說文忌憎惡也憚徒旦反憚難也

蔚茂於胃反蒼頡篇草木盛皃也論文或作欝於屈反說文木藂生曰欝也

第十九卷

噣塵古文貫同許朝反噣讙也讙譁也左傳湫隘囂塵是也

无援宇春反案援者謂依據護助之言

懷孕移證反懷子也論文有作懐妊如禁反妊孕也

體胤以振反介雅胤繼也繼世也說文胤子孫相承續也謂蕃育之稱也

麡麎古𨗉反牡麎也說文以夏至解角也麋冬至解角也麎古文麢同於牛反介疋牝麎牝牸也

有娠書隣反娠謂懷胎也書中亦作身二形通用也

軍持正言捃稚迦此譯云瓶也謂雙

口渠灌也論文作鐸[illegible]俗作也

岐道古文𡺸峐二形同渠宜反謂枝別義也尒疋道二達謂之岐釋名云物兩為岐此道似之也

搏鹿補各反案搏猶拊拍也手搏也又搏取之也

第二十卷

抨則又作拼同普耕反說文抨彈也猶言抨毛抨弓等也

尺蠖烏郭於攫二反桒虫也說文屈申虫也尒疋蠖尺蠖也郭璞曰蝍蝛也音子力子六二反一名步屈也舍人曰宋地曰尋桒也

第二十一卷

衣以於款反案以衣被之曰衣衣謂衣著也

食以又作飤同囚志反謂以飯食設供於人曰食

眵淚充尸反說文蔑兜眵也蔑莫結反論文作[illegible]未詳

結聹乃泠反埤蒼耵聹耳垢也

俞多弋朱反廣疋俞益也小尒疋俞茲強益也

巖起魚屈反埤蒼特立也史記巖然
獨立是也
第二十二卷
骨幹字體作骭同歌旦反骭助也亦
體也骹骨也
覘占之塩反方言占覘也亦候也凡
相候謂之占占瞻也
第二十四卷
辞訣古穴反通俗文与死者别謂之
訣訣絶也
祈請渠衣反廣疋祈求也介雅祈云
告也
捍格古文攼戰捍仟四形今作扞同
胡旦反捍禦也格古文敌同古
額反格鬪也格㨄也說文格擊也
智鑒字書作鑑同古儳反廣疋鑒炤
也鑒鏡也
刳腹口孤反方刳勢也棄刳謂空其
腹也
灰燼似進才刃二反說文謂火之餘
木也
孅指古文攕字書作纖同思廉反說
文孅好手皃也孅細銳也

歃然所力反埤蒼忍懼也通俗文小
怖曰歃論文作慉近字耳又作
畫澀也畫非此義

閒跱古文峙同除理反言獨立也廣
疋峙止也

倢晴蒨盈反漢書天晴而見景星孟
康曰晴精明也

第二十五卷

豐濕烏學反詩云顏如渥赭傳曰渥
厚也

第二十六卷

醲酒女帳反三蒼米麴所作曰醲

泚沙徒刀反案泚猶清汰也論文作
汰土蓋反通俗文淅米謂之泚汰

廬館力居反小介之云廬寄也黃帝
為廬以避寒暑春秋去之冬夏
居之故云寄止也

調投徒吊反廣雅調戲也調賣也啁
調也

淩傷力外反廣疋淩暴也犯也侮也
蒼頡篇淩侵也傷又作敭同以豉
反蒼頡篇傷慢也傷輕也今亦
作易

第二十八卷

噏風 今作吸同義及反廣疋吸飲也

兵伍 兵威也五刃爲兵下吾曾反周札五人爲伍鄭玄曰伍衆也論文作仵吾古反逆也仵非字義

謇吃 古文讓謇二形今作寒聲類作讓又作𠴲同居展反方言謇吃也楚人語也論文作蹇跛蹇也蹇非此義吃古文钦同居乞反氣重言也通俗文言不通利謂之𠴲吃

深濬 古文濬濬二形今作浚同私閏反濬深也

堅著 治略反堅牢也相著也

第二十九卷

襞襵 卑赤反説文襞衣也廣疋襞屈也襵音丘阮反

梁枰 力將反謂横梁也枰皮兵反埤蒼枰榻也謂獨坐板床也釋名云枰平也以板作之其體平正也

第三十卷

大辟 古文𨐨壁二形同脾尺反字林辟法也除也字從尸辛尸辛者

制其罪口用法也論文作刑辟字非也

祜利　胡古反祜福也尒雅祜厚也

觚枝　古胡反案觚猶枝本也未詳何語也

雷霆　達頂達丁二反周易鼓之以雷霆劉瓛曰霆雷也震爲雷離爲電尒疋疾雷爲霆霓郭璞曰雷之急激者也蒼頡篇霆霹靂也

第三十一卷

紹胄　治又反字林胄胤也胤嗣也謂継嗣先世也

第三十二卷

叅倍　錯貺反廣疋叅三也方言叅分也齊曰叅郭璞曰謂分割也

讖記　楚蔭反三蒼讖秘密書也出河洛説文讖驗也謂占後有效驗也

珠璣　居沂渠氣二反説文珠之不圓者也字林小珠也

錠光　大徑反案聲類無足曰鐙有足曰錠然鐙佛是也

第三十三卷

札貺　呼誑反尒雅貺賜也郭璞曰謂

賜為也

萎爛於危反聲類草木菸也廣疋蔫

萎菸也

懾伏古文慹或作讋慴二形同古涉

反字林懾服也懾恐懼也慴猶

怯惑也

⿰石重⿰石渠桼字體宜作磫䃂二形子容其

俱反廣雅磫䃂礪石也通俗文

細礪謂之磫䃂礛䃴治玉磫䃂

治金淮南子云待礛䃴而成器

是也

鹹鹵胡緘反說文鹵謂西方鹹地也

不生物曰鹵

溝塍古文䞕䑺二形今作塖同余陵

反說文塍稻田畦也史記大曰

隄小曰塍論文作堤非體也

垣牆宇煩反垣謂四周牆也釋名云

垣援也

第三十五卷

隱須正字作㥯同於靳反說文有所

據也

第三十六卷

錮石古護反說文錮鑄塞也

拯拔莖上聲說文拯謂上舉也救助也出溺也

第三十七卷

瘕熱又作瘕同於鷄反謂黄病也

呬胃古法反取獸繩也論文作衒衍責也非今所明

第三十八卷

形地除鵗反地阜也形也案地者猶機也事先見者也

分解扶問胡賣反分謂分別解謂縫解也接中也

作摸又作摹同莫奴反摸法也亦規也謂掩取象也

第三十九卷

庪其方利反方言庪寄也通俗文自蔽曰庪

第四十卷

稫祚祖故反祚祿也又位也報也

擿口他狄反案擿亦剔也謂挑剔也擿治之也擿除也

第四十一卷

玷中都簟反言文如玷也

駑馬怒胡反廣雅駑駘也謂馬中鈍

者也伯樂云大頭短啄一奴也脚
不開屈玄目二奴也小口短又三
奴也駘音待
第四十二卷
胞胎補交反說文胞兒生裏也
虵虺古文虫螝二形同呼鬼反毒虫也
第四十三卷
牝牡脾盡脾死二反說文畜母也雌
也牡莫走反說文畜父也雄也
詩傳曰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至
於雉鳴求其牡則飛鳥亦有牝
牡不但走者也
第五十三卷
鏇師雜字作檈同因絹反謂以繩轉
軸裁木爲器曰鏇經文作旋非
體也
肪膶先安反通俗文在腰曰肪在胃
曰膶也
鑽燧又作𤐤同辞醉反火母也謂取
火者也世本遂火者燧人也因
以爲名
尋繹羨石反方言繹理也二蒼繹抽
也解也

妖冶余者反謂解明衒飾也傲雅自
得也
哆字借音都餓反依字說文殆可反
張口也
柂字太何徒可二反依字拕曳也柂
船尾也
醝字才何反依字通俗文白酒曰醝也
濕麼莫可反秦言石論文作尛俗字也
第五十五卷
詮病字林諸丹反詮視也聲類詮驗
也謂看脉候也
第五十八卷
姣輸古文嫣同古飽反詩云姣人嫽
兮案姣猶姣媚不實也謂面從也
第五十九卷
薜荔蒲細來計反此譯言餓鬼也依
字薜荔香草也其狀如韭生山
石也
鋒鏑都狄反說文矢鋒也史記鋒鏑
或作鍉鏃鏑也釋名云鏑敵也
可以禦敵也齊謂之鏃言其所
中皆族滅也
深峭今作陗或作峭同且醮反廣疋

峭急也

第六十二卷

蠱道 工户反毒蠱虫物病害人蠱在皿中字意也

譴責 去戰反蒼頡篇譴呵也廣疋譴怒也說文譴譎問也文中有作誥責廣雅誥責問也

瞢瞢 亡登反瞢音也周礼鄭玄曰瞢瞢无光也經文有作盲瞽瞽公户反无目謂之瞽

第六十三卷

給恤 又作卹同思律反振恤也謂以財物為人也

第六十七卷

眼瞎 正字作瞎同火鎋反字書一目合也

手麾 今作撝同呼皮反舉手曰麾謂手之指也以旌旗指麾衆因以名焉

第七十二卷

偃蹇 巨偃居免二反廣疋偃蹇夭矯也謂自高大也釋名偃息而卧不執事也蹇跛蹇也病不能作

事今記似此也

第七十七卷

庠序徐陽反下古文脟同徐舉反舉也謂儀容有法度也周禮曰庠夏曰序白虎通曰庠之言詳也以詳礼儀之所也序者序長幼也

機會居衣反說文主發之機也亦先見也周易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會古文合同胡外反尒足會對也謂相當對也又會亦聚也合也

虜掠力古反下力尚反虜獲取也戰而俘獲也掠劫財物也

餌食如志反蒼頡篇餌食也案凡所食之物皆曰餌

瘾瘮於近之忍反皮上小起痕跡也今俗亦謂肉斗腫起為瘾瘮或言瘾胗說文胗瘢也音丈忍反論文作隱軫非體也

第八十卷

級其爵立反級次也謂階之等數名曰級師旋斬首一人賜爵一級因名賊首為級也

是抹字詁古文誅抹二形今作救同

居又反救䠬也

第九十三卷

婁侘 於危反下徒何反介足婁婁侘

侘美也美豔之皃也

撓色 乃鐃反廣疋撓亂也說文撓擾也

第九十五卷

迂迴 禹俱一禹二反迂避也遠也亦廣

大也

石罅 古文𨻶罅二形或作罅同呼嫁

反說文罅裂也坼也謂石壁小

開也

第九十七卷

躊躇 又作懤同腸留反下或作躇同

腸於反廣雅躊躇猶豫也躕躇也

相和 胡卧反相譍也周易鳴鶴在陰

其子和之是也

第九十九卷

有掍 孤本骨門二反謂繩之轉結者

也今亦名關為掍子字從昆又

作掍 蒲結反廣疋掍轉也字從

皃音鐵

竅憒 奎乳反竅勞也勞苦者多睡

竅也亦嬾也

滂沆盧蕩反謂水廣泛滂也

第一百卷

弥窒古文懫同丁結猪栗二反秦言
善知識依字窒塞也一本作弥
多羅尼子亦是梵言訛轉耳

一切經音義卷第九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 大乘論

翻經沙門玄應撰

陛

般若燈論

第一卷

如篾 眠結反 埤蒼 析竹膚也 聲類 篾

篿也今蜀土及關中皆謂竹篾為篿音弥析音思歷反字從斤分木為析今俗作排皆從片

纈目 賢結反謂以絲縛繒染之解絲成文曰纈

檀札 莊黠反三蒼柹札也今江南謂斫削木片為柹關中謂之札或曰柹札柹音敷廢反

第二卷

鬻鬵甗類作甑又作𩰫籀文作鬻同子孕反下籀文作鬻同才心反字林甑炊器也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也

第三卷

窯師 以招反說文燒瓦竈也通俗文陶竈曰窯是也

穳遂 千筭七亂二反穳鋋也穳擲也今江南俟人工用穳鋋音蟬僕若奚反

嗢鶻 烏沒反下居謁反

第四卷

紫礦 古猛反謂波羅奢樹汁也其色甚赤用染皮氎等是也

銛利 息廉反廣雅銛鑯利也刀鋭曰

銛也

第五卷

撥攏力東反說文攏擸也三蒼所以
斂禽獸攔擸也

犎牛漢書西域傳有犎牛鄧展曰脊
上有宍鞍如橐駝雞字作封音
妃封反今有此牛形小髀上有
犎是也

垂胡又作頡咽二形同户孤反說文
胡謂牛頷垂下者也論文作壷
非體也

第十卷

生芜工端反又音桓此草外似葱內
似蒲而圓廣雅謂之葱蒲可以
為席生水中今亦名芜子也

蕳笴工旱反字林蕳莖也論文作竿
非也

藺堅又作䕾同力鎮力珎二反尒疋
藺堅中郭璞曰藺竹名其中堅
可以為席

第十一卷

明帆又作颿颿二形同扶劎扶嚴二
反釋名隨風張幔曰帆今或用

布若簿若席為之也

第十一卷

蟾蜍之鹽反下以諸反尒疋蟾蠩郭璞曰似蝦蟇居陸地淮南謂之去父此東謂之去蚥蚥音方可反江南俗呼蟾蠩蠩音食餘反

第十三卷

迦逋補胡反此言白鴿地也

大莊嚴經論

第一卷

懍厲力甚反下宜作悷力計反埤蒼懍淚悲吟皃也又懍者顏色懼皃也方言懍敬也

攘袂而羊反攘除也下弥蔽反字苑云袂褾也衣袖也謂揎衣袒出臂為攘袂也

閑裕揄句反裕緩也廣雅裕寬也亦優足也

愀然又作湫同在酒反礼記云孔子愀然作色謂顏色變動之皃也

鵄鵂尺脂反下許牛反尒疋鵅忌欺郭璞曰今江東呼鵄鵂為鉤鵅音格恠鳥也晝盲夜視闗西名

訓侯山東名訓孫也

第二卷

黔默 渠炎反依字黔黑首也

儲積 直於反說文儲偫也稸也待也

偫 直里反

棖上 宅庚反案棖猶拄也浮圖棖皆作此說文棖杖也

地跌 徒結反廣雅跌差也字書跌失踼也跌蹶也

匍匐 步胡反下蒲北反說文匍匐手行也亦顛蹷盡力

親暱 又作䁥同女乙反尒疋暱近又云暱亟也親暱亦數近也亟音祛記反

倚俹 於蟻反倚猶依也下烏訝反字書俹倚也今言俹息俹卧皆是也

羂弶 三蒼作羂又作罥同古犬反聲類罥以繩係取獸也下渠向反韻集云施罥於道弶今田獵家施弶以張鳥獸其形似弓者也論文作挫俗字也

自擺 字書作捭同補買反說文兩手擊也廣雅擺開也

可祛丘居反廣雅祛除去也
爆火方孝普剝二反聲類爆燒起
也郭璞注山海經云爆謂皮散
起也
悓蹐子亦反蹐踖也亦畏敬也謂恭
敬之皃也

第三卷

剽掠芳妙反說文剽刺也廣雅剽剽
也蒼頡篇剽截也下聲類作剠
同力尚反抄掠也
雊呼故豆反說文雄之鳴為雊也廣
雅鴝鳴呼也
掐傷枯狹反又作㓣口洽反通俗文
爪按曰掐韻集作㓣入也江南
今有寶器當作此
惶悸古文痵同其季反說文氣不定
也字林心動曰悸
麁𨗹揄乱反嬾惰也今足麁勞也郭
璞曰勞苦者多麁
上眄莫見反蒼頡篇旁視也說文眄
邪視也
瑧瑋又作瓌傀二形同古迴反廣雅
瓌偉奇玩也瑰美也盛也

勁勇　居盛反字林勁彊也字從力巠

鼻揣　初委反通俗文揣摸曰揣論文

作揣初委都果二反揣量也詁

揣也詁音丁兼反揣非此用

妖媄　又作媄同於驕反壯少之皃也

說文妖巧也下於縛反今江南

謂作姿名孃伊山東名作嬳也

逶迤　又作委蛇二形同於為反下又

作佗同達何反廣雅委佗衺邪

也謂行可逶曲也衺於瓜反

妖蠥　魚列反灾也說文衣服歌謡草

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

謂之蠥論文作孽庶子也亦古

字通用

熠燿　弋入反下弋灼反字林熠燿盛

光照也詩傳曰熠燿鮮明也亦

螢火也

喞喞　子栗反通俗文喞喞鼠聲也亦

啾喞也論文作吧非也

胥陷　廣雅陷坑也陷沒也經文作錎

非也

菸瘦　韻集一餘反今關西言菸山東

言蔫蔫音於言反江南亦言萎

痿又作萎於為反萎邑無色也
令取其義論文睒未詳字出

苦酷古文佶嚳焅三形今作酷同口
梏反說文酷急也苦之甚曰酷
亦暴虐也白虎通曰酷者極也
教令窮極

第五卷

鄙褻古文結媟暬渫四形同思列反
褻鄙陋也褻黷也

干冒亡北反冒沒猶抵觸也說文冒
突前也今皆作冒

陰晴又作暒殅二形同自盈反聲類
雨止也論文作霆非體也

第六卷

愧鞍又作鞘鞙二形同胡犬反釋名
鞘懸也懸縛物也

還襲古文戳同辞立反襲重也因也
受也合也及也

相磋且何反詩云如切如磋傳曰治
象曰磋謂治璞之名

礭然字書作碻同口角反周易夫乾
礭然注云礭堅貞

第七卷

瘳降勑流反瘳差也愈也尚書王翌
日乃瘳是也
譖毀側禁反譖譏也一云旁入曰譖
也廣雅譖毀也
第八卷
顆面普米反說文顆傾頭也蒼頡篇
顆不正也經文作俾非體也
第十卷
昞著又作昺炳苪三形同碧皿反廣
雅昺明也著顯也
聳翮古文竦愯慫三形今作聳同先
勇反聳謂前上也下胡革反尒
疋羽本謂之翮鳥羽根也說文
羽莖也
第十一卷
樘觸丈庚反說文樘柱也又作棖棖
觸又作𡟭敲敳觸亦作歜
蛆螫知列反下式亦反字林蛆螫也
說文螫虫毒也又音呼各反山
東行此音也
抗衡苦浪反說文抗扞也強也衡平也
羸瘠古積瘠膌三形同才亦反說文
瘠瘦也亦薄也

第十二卷
湪沒𥕢蔭反廣雅湪盡也説文湪下
漉也字從㭫
蝗虫胡光胡孟二反阜螽蝗也今人
謂蝗子爲螽子小曰𧑅大曰蝗
也論文作𧑅非體也𧑅之容反
花首而容反説文茸草茸也論文作
毦而志反𧑅上垂毛曰毦
第十三卷
中嚏又作𪖐同丁計反蒼頡篇嚏噴
鼻也詩云願言則嚏箋云汝思
我心如是我則嚏今俗文嚏云
人道我此亦古遺語也
庭燎力燒反周礼供墳燭庭燎鄭玄
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門
內曰庭燎天子百公五十侯伯
子三十也論文作㹓錠二形下
作鐐並非也
香奩又作籢𡢃二形同力占反韻集
云奩斂也㪘斂物也三蒼盛鏡
器名也今粉奩棊奩皆是也
鑱剌仕衫反下千亦反説文鑱銳也
今江南猶言鑱剌也論文作攙

非體也

第十四卷

鼻衄女六反說文鼻出血也今呼鼻
血為衄鼻也

第十五卷

諠譁虛元反下呼瓜反三蒼讙言語
詾詾也譁言語譊譊也詾音徒
刀反

攝大乘論

第一卷

通敵眉殯反通洞也敵達也廣雅通
明徹也敵捷疾也

披閱餘說反蘭閱也小疋閱具也具
數於門中曰閱也

成轂又作鷇同口角反吴會開音哭
卵外堅也凡物皮皆鷇尚在卵
中謂之鷇出鷇以後名之鷇音
冠介疋生哺鷇郭璞曰謂須母
飤也

猒惡於焰反猒足也核也下於路反
廣雅惡憎也懀也懀音一外反
核胡代反

彼勿無贊反詩云勿仕行救注云勿

無也
屬耳之欲反國語邵國人屬耳於我
韋昭曰屬注也漢書音義曰屬
近也詩云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是也
第二卷
胑柯又作疷同竹尸反 鞞世陛奚反
沉麝神夜是亦二反形如小麞麝有
香也
彎弓於關反小介足控彎挽引也
辟類人事與相解喻也
第三卷
所詮且全反通俗文擇言曰詮說文
詮具也淮南子云詮言者所以
第五卷
弥彰又作暲同諸揚反廣雅彰著也
明也
乍起仕嫁反廣雅乍暫也蒼頡篇乍
兩辭也
第六卷
預立古文預忬二形今作豫同余據
反先辨也預猶備也逆為之具
故曰預也

輕蔑字體作懱同莫結反說文懱輕
傷也

第七卷

鍊摩古文鍊瀫練三形今作湅同力
見反說文鍊冶金也下古文劘
攠二形同莫羅反易云堅柔相
摩注云相切摩也尒疋石謂之
摩郭璞曰玉石被摩猶人脩飾
也論文作磨礱也

藤辟達曾反廣雅藤藟也今呼草蔓
延如葛藟者為藤

室家書逸反礼記三十壯有室鄭玄
曰有室有妻也故妻稱室案室
户內房中也論語由也升堂未
入於室是也家居也

後登都恒反登升也進也亦成也

善軛又作軶同於革反謂轅端壓牛
領者曰軛軶槅也

沮壞才與反蒼頡篇沮漸敗壞也論
文多作俎側呂反肉醢器也又
置肉机也俎非此義

諧遂胡皆反諧和也說文諧合也遂
成也成就也亦從也

第十一卷

以楔又作榍同先結反說文楔櫼也音子林反今江南言楔通語也

拙訥古文呐同奴骨反訥遲鈍也說文訥難也

扣擊去後反扣亦擊也廣雅扣持也

第十四卷

蓄聚又作稸同恥六反蓄積也廣雅蓄聚也

瘵其側界反介足瘵病也三蒼云今江東呼病皆曰瘵東齊曰瘼

第十五卷

所鎮知陣反說文鎮厭也亦安也

乘除實升反乘計也亦升也除去也

調鼎都挺反如湯時伊尹也說文鼎者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案鼎者所以烹飪飲食也

十住毗婆沙論

第一卷

嘔血又作歐啗二形同於口反歐欲吐也江南或謂歐為歐喀喀音容釋名云嘔也將有所吐脊曲傴也

淋下力金反說文淋以水沃也郭璞注三蒼淋漉水下也

瘭疽俾遥反下且餘反廣雅瘭癰成也說文疽久癰也論文作臕非體也

釾戟又作鏌二形同莫侯反下居逆反說文首矛長二丈也戟有枝兵器也

鏟剗又作鑱同初限反說文平鐵也廣疋剗削也聲類云剗平也方刃施柄者也

鑯槍千羊反三蒼木兩耑銳曰槍說文槍歫也論文作鏘鈴聲也鏘非字體

蒺蔾自栗反下力尸反尒疋蒺蔾即布地蔓生子有三角者也論文從金作鏼鑗二形非也

鐵臼渠九反易云黃帝斵木為杵穿地為臼論文作鎫非體也

狖鼠餘繡反似猕猴而大蒼黑色江東養之捕鼠為物捷健也

猳玃又作貑同古遐反下居縛反說文大母猴也善攫持人好顧盼也

蛟虬 音交有鱗曰蛟龍其狀魚身如蛇尾皮有珠下渠周反廣雅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謂黑身無鱗甲者也

鳧鶩 音本亦足舒鳧鶩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鶩即鴨也

慍恨 於問反說文慍怨也論語人不知而不慍何晏曰慍怒也

第二卷

矯異 几小反假藉謂之矯矯詐也非先王之法曰矯今皆作撟

巉巖 仕咸反下又作巖廣雅巉巖高也

曲隈 烏廻反說文水曲隈也隈謂隱蔽之處也

峻峭 又作陗或作𡾰同且笑反通俗文峻阪曰峭山陵險峻亦謂之峭也

第五卷

埤助 或作𥟬同避移反說文埤增也厚也補也亦助也

鱣魚 知連反介足鱣大魚也口在頷下體無鱗甲大者二三丈江東

名黄魚也

第六卷

傲誕五到反下徒亶反傲慢也謂不敬也輕慢也誕謾也放誕欺也

深榛仕巾反說文藂大也廣雅木藂生曰榛是也

如縶知立反詩云縶之維之傳曰縶絆也謂拘執也兩足不相過謂之縶也

第十卷

符檄音扶字林符信也謂分而合之曰符字從竹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為信竹取歲寒不變以布德也又用銅君臣同心也下奚的反說文二尺書也檄書者所以罪責當伐者也又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也檄者皎也明言此彼令皎然而識之也

田隝烏古反說文小障也亦小城也

第十四卷

行旅閭舉反左傳羇旅之臣杜預曰羇旅寄客也

瑱瑱又作寶同徒堅徒見二反賈雅
瑱塞也亦滿也論文從王作瑱
他見反瑱塞耳也

大乘莊嚴經論

第二卷

聾㦟章葉反懼也說文失氣也漢書
匈奴聾讋焉是也

須潰古文積同胡對反蒼頡篇賣旁
決也說文潰漏也

第六卷

凹凸蒼頡篇作㚆窔同烏狹反下徒
結反㚆墊下也窔突也字苑作
凹陷也凸起也

第十卷

螽蟴古文螽同止戎反下徙移反詩
云螽蟴羽傳曰螽蟴蜙蝑也亦
即蝗也俗名舂黍今江北通謂
螽蝗之類曰蝩亦曰蠜蝩蝩音
之凶反

十地論

第一卷

芒然莫唐反寡芒然冥瞞不明也莊
子芒然無所見是也
捭羅補奚反經中或作渾羅或作閉

羼皆一也
嘶字又作𠴉同先奚反言梵本嘶字如師子形相也依字㪍蒼嘶聲散也亦悲聲也

第四卷

厚曀於計反釋名曀翳也言雲氣隱翳使不見物者
瀑水蒲報反蒼頡解詁云水瀆起曰瀑也

第五卷

捫摸莫奔莫本二反聲類捫摸也字林捫撫持也秦捫持謂手把執物也

第八卷

溉灌歌賚反說文溉灌也灌注也

扡持論第一卷

耆宿巨伊反礼記六十日耆釋名耆指也謂指事使人不自執役也宿久也
倡伎齒羊反說文倡樂也蒼頡篇倡俳也俳戲也
農商古文農辳二形同奴冬反說文農耕也

明捂又作喆悊二形同知列反尒疋
捂智也方言齊宋之閒謂智爲
捂捂明了也
悲惻聲類作恩同楚力反說文惻痛
也謂惻然心中痛
堪耐奴代反蒼頡篇耐忍也
林藪蘇苟反散木曰林澤无水曰藪
又大澤水希者也
聽訟他定反聽謂察是非也訟急也
周礼以五聲聽訟求情一形二
色三氣四耳五目也
術藝食聿反術法也亦道也字林邑
中道曰術道術者通也言人達
解者无所不通也
第二卷
訕大所姧反論中亦作剎陁迦蘭延
迦陵毗伽應云歌羅頻伽亦云迦蘭
伽迦陵此云好毗伽此云音聲
名好音聲鳥也
巨細其呂反小疋巨大也方言齊魯
之閒謂大謂巨說文巨大從金
作鉅
弥隨羅國

狗者羅或作狗趐羅梵言轉也譯云好聲鳥此鳥聲好而形醜從聲為名

蝯猴又作猨同禹煩反似獼猴而大臂長其色有黑有黃鳴聲甚哀五百歲化為玃玃壽千歲玃音居縛反

抃舞又作拚同皮變反說文拊手曰抃拊擊拍也

第三卷

黍稷古文稷同姊力反五穀之長也說文稷粢也尒疋粢稷也注云粢一名稷稷粟也今江東呼粟為稷也

師捲又作拳同渠負反指握為捲辟喻也言師之匿物不如捲之執握者而不說也論文有作疲惓之惓非也

第四卷

罰黜又作絀同恥律反廣雅黜去也亦放也退也

振給古文㞬同諸胤反小尒疋振救也說文振舉也

第五卷
憍奢耶亦云俱舍訛也此譯云蟲舊譯云虫謂蛩在薑此即野蛩也用野蛬絲緜作衣者憍奢耶衣也

第七卷
偷婆經中或作兠婆或云塔婆或言藪斗波皆訛也正言窣堵波此云廟或言方墳皆義譯也
支提又云脂帝浮圖此云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爲相也
乘求羅香此譯云安息香也
阿迦花應云阿羅歌花此云白花
屋乾子應言泥犍連他此云不繫其外道拔髮露形無所貯畜以手乞食隨得即噉者也

第八卷
把頊父美反落治人也介疋把毀覆也頊壞也
官爵又作雀同子藥反白虎通曰爵者盡也量其盡才也五等爵命也取其節節足足也
讁罸知革反方言讁怒也郭璞曰謂

相責怒也亦可呵也責也小罪

曰罸

吉脛竹尸反　胥被相傳所及反

第九卷

孳意所律反尒疋率循自也郭璞曰

自猶從也從自意也

迦私此譯云光能發光藥也

第十卷

兩股又作骰同公戶反說文股髀也脛

本曰股也

兩臋徒昆反聲類臋尻也

兩蹲又作腨同時兗反說文腨腓腸

也腓音肥江南言腓腸中國言

腨腸或言腳腨

波羅柰應言波羅奈斯此國名也從

國名氎也

涅槃或云涅黎耶亦言涅黎迦此云

无可樂或云无有畢下

羅縠胡木反似羅而疏似紗而密者

也有樣縠霧縠言細如霧也

菩薩善戒經

第二卷

軍旅力舉反尒疋旅衆也字林四千

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勹車爲
軍字意也勹音補交反

第三卷

齓齔初忍反舊音差貴反毀齒曰齔
說文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
七月生齒七歲而毀齒字從七

第九卷

膂䏚又作膐吕二形同五各反齒肉
上下宍也

兩杈初嫁初家二反兩歧爲杈李理
亂曰杈亦作此論文作服俗作也

菩提資糧論第二卷

談謔許虐反介疋戲謔也謂相調戲
也謔亦喜樂也

寶性論第三卷

歔欷喜居反下虛既反字林涕泣也
萕顊篇泣餘聲也亦悲也

彯畫疋眇反彯猶輕淺也

佛陏歌曇上卷

生䔅又作㮆同五各反謂承花者曰
䔅也

下卷

閹人於儉反說文閹豎宮中閹昏閉

門者也周礼閽十人鄭玄曰閽
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宮人也主
閈閎戶鼓曰閽
捼不奴迴奴和二反說文捼捼摧也
兩手相切也
紋身无分反謂繪有文章曰紋又作
文古文㚣青與赤為文說文錯
畫也
㾦人於解反廣雅㾦瘂也
氣欬宜作欬瘷欬音苦代反江南行
此音又丘吏反山東行此音下
蘇豆反說文瘷逆氣也上氣疾
也蒼頡篇齊部謂瘷曰欬論文
作𣢡非也
枯癎核閑反聲類今謂小兒瘨曰癎也
血癎宜作瘻音漏癰屬也中有蟲頭
膿隱處皆有也或作漏血如水
下也
陰頹徒雷反釋名陰腫曰頹字林作
㿗重疾也㿗血又作瘇上隴反
今足腫足為㿗今巴蜀極多此
疾手腫有者亦呼為㿗也
瘤癬力州反說文瘤腫也聲類瘤瘜

肉也

噦吐於月反通俗文氣逆曰噦說文噦氣啎也

毛冗如勇反散也宜作氄而容反謂古貝垂毛者毛飾也

百論上卷

僧佉此言訛也應言僧企耶此云數也其論以二十五根為宗舊云二十五諦

衛世師此訛略也應言鞞崽迦論此云勝其論以六句義為宗舊云六諦也崽音所皆反

下卷

埏埴尸延反下時力反埏柔也和也擊也埴土也粘土曰埴

發菩提心論卷上

罝羅姊耶反兎網曰罝罝遮也鳥網曰羅羅截也

盻睍普幻反下力再反廣雅盻視也字書美目也目白黑分也說文睍肉視也論文作眄耶視也下作睞力代反說文目瞳子不正也今俗云類眼是也類盧對反

賸非今用

加誣武于反說文加言曰誣誣亦因
也妄也欺也

三具足論

舩舶音白字林大舩也今江南凡泛
海舩謂之舶昆侖及高驪皆乘
之大者受万斛

邏弋力賀反弋屬也謂遊兵以禦
寇者亦循行非違也

恐哧呼嫁反相恐也方言作恐閜閜
音呼隔反亦言恐赫亦云恐猲
一義也猲音虛割反

礓石居良反形如薑也通俗文地多
小石謂之礓礫字從石論文從
土作壃非體也

寶髻菩薩經論

渊潬徒亶反介足潬沙出郭璞曰今
江東呼水内沙堆為潬洛陽北
河中有中潬城是也論文作埏
音延八埏之地也亦埏道也埏
非此用

陂池筆皮反山東名為濼濼音疋各
反亦名㽘㽘音公朗反

[illegible]髻又作[illegible]同力戈反下古文作訬
同音詩經中或作編髮同一也

十二門論

機秄文與反字林秄機持縛者今俗
呼秄為筬筬音成捍蒼筬竹
秄也

口爽所兩反楚人名美敗曰爽爽敗
也介足爽差也

緣生論

舌涎又作㳄次沿三形同似延反說
文慕欲口液也

箄尸補計反經中或作閇尸此去实
團推識論修道不共他

羺羊奴溝反通俗文羊卷毛者謂之
羖羺胡羊也羖音女佳反

利刺又作刾同千利反刾直傷也字
従刃朿聲朿音且賜反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二 小乘單本　　陛

翻經沙門玄應撰

正法念經

中阿含經

增一阿含經

雜阿含經

正法念經

第一卷

穳矛 字詁古文錄穳二形今作穳同麁亂反穳小矛也矛或作鉾同莫侯反說文矛長二丈也經文作鍐擽二形又作牟並非體也

鵄烏 又作鵄同烏誄反鵄雀也一名鳶一名鵂鶹蓁文云関中以鵄為鶉爛堆是也

第二卷

恐嚇 呼嫁反相恐也距人謂之嚇方言作恐閲郭璞音呼獲反亦作恐赫亦言恐獨皆一義也獨音虛劍反

恐㘣 烏狹反字苑作㘣陷也蒼頡篇作窖下也

如罩古文羄㔚二形同竹挍反捕魚籠也

第三卷

斗擻又作藪同蘇走反方言斗擻舉也周成難字云斗擻𣫘𣫘蒙也音都穀反下蘇穀反經文作抖捒二形音同極筞並非字體

堙羅古文垔𡊮二形今作𡊨同於仁反帝釋象王名也經中或名噎那婆那或言伊羅鉢多羅此譯云香葉身長九由旬高三由旬其形相稱也噎烏賢反

第四卷

攫啄九縛反說文攫拏也蒼頡篇攫搏也淮南子云獸窮則攫鳥窮則啄是也拏音居逆反

水𤢺他曷他鎋二反形如小犬水居食魚者也經文作狚都達反𤞑狚獸也如狼赤首狚非此義𤞑音古曷反

激流公的反謂流急也說文水文㵝耶疾急曰激也

梯隥丁鄧反廣雅隥履也隥仰也謂山路仰登也經文作㽅非也

狗皷又作鐃同五狡反說文皷謈也
經文作骹呰交反脥骨也又作
咬呼交反鱙箭也二形並非此義
善挾胡頰反今乏挾蔵也方言挾護也
掩面於儼烏感二反廣雅掩覆也亦
蔵也經文作唵一感反謂掌進
食也唵非此義
排筒埤蒼作鞴東觀漢記因水作排
王弼注書云橐橐橐橐作橐同皮
拜反所以冶家用炊火令熾者也
第六卷
射垜徒果反射埒也經文作埵丁果
反埵累也埵非今義埔音用
鐃剌仕咸反說文鐃鋭也廣雅鐃謂
之鈹音普皮反
第八卷
耎枘而兖反下乃困反字苑作腝柔
脆也通俗文作枘弄生也又作
嫩近字也經文作濡又作始生
並非體也
脚瘇字詁今作尰同時腫反通俗文
腫足曰瘇瘇脚病也經文作踵
非體也

捩繩力結反謂轉捩也

第九卷

鐵砧又作椹㪵二形同豬金反鈇砧也經文作鈂文心反臿屬也鈂非此義

鐵錘直危反廣雅錘謂之權謂稱錘也方言錘重也

鈹刀古卯反交刃刀也今亦謂之翦刀又謂翦馬為鈹刀釋名云鈹刀削刀皆蹝時用作名也

驅蹙子六反蹙迫也催促也廣雅急也經文作蹴蹴然避席也蹴踖也蹴非此義

蜚蹪古書飛多作蜚同府韋反鳥曰飛揚也案漢注云正月爵大於鳩五色蜚過鄭二月後蜚過迤陽是也

步戟楚佳反謂盛箭箙者也通俗文箭箙曰步戟釋名曰步人所帶以箭又其中也箙音扶福反

第十卷

寂聲又作諔啾二形同情歷反方言寂安靜也寂嗼也

舓手舌文舓䑛二形今作𦧇又作䑜
同食尒反以舌取食也經文作
呧䑛二形未見所出
䵷等補芎反通俗文狗蝨曰䵷經文
作蜱扶畀反螕𧐐子也蜱非字
義也
淵潬徒亶反尒疋潬沙出郭璞曰今
江東呼水中沙堆為潬謂經文
作𨑨音延非字體也

第十一卷

作㹊之逺反謂入人皮中食血者也
江東名𧓉音巨幾反經文作𧓍
音知栗反螲蛣也非此義也
曲螼音善古今注云丘蚓也一名蜜螼
江東名寒蚓善長吟於地中江
東謂為歌女或謂鳴砌經文作
蟺非體也
鐵鉆奇廉反通俗文鍛具曰鉆經文
作鉗謂以鐵束人者也鉗非此
用也

第十二卷

呫䶩正字作蘇同竹皆反廣雅蘇䶩
也經文作嚌在計反至齒也嚌

非此義

第十三卷

鱯魚穫擭二音余足經大者鑊蒦
曰鱯似鮎而大色白也經音倫
飢反鮎奴兼反

踦倒或作𢻱𨇽崎三形同去知反說
文敧區傾側不安也字從危支
聲也

抒氣除呂時汝二反廣雅抒舀也𣿅
出也說文抒挹也舀翼紹反

攣縮力泉反余足攣病也亦拘攣也
經文作臠𢘸二形並非體也

壓拶烏甲反下子曷反局戒難字作
𥨍𥨍拶也經文作押攢二形音
甲讚非今用也

屏中蒲定反廣雅屏廁清圂也屏亦
屏隈也

第十六卷

鼙鼓公戶反鼓動也案凡動物皆謂
之鼓經文從風作𩙪非也

壓笮今作窄同側格反說文窄壓
也謂笮出汁也

胆虫且余反通俗文肉中虫謂之胆

經文作蛆子余反蝍蛆也又作疽瘡也二形並非今用

黤黮烏感勑感反下明也亦黑也纂文云深黑也

齆鼻一弄反埤蒼鼻病也

妖蠥五竭反說文表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虫蝗之怪謂之蠥經文作孽庶子也又作孼近字也

尪羸今作尫同烏皇反尫弱也羸累也通俗文短小曰尫尫亦小也

鼬等弋周由救二反字林似鼠赤黃而大者是也

翱翔五高反回飛也飛而不動曰翔釋名云翱遨也言敖遊也翔佯也言彷徉也

第二十一卷

噎憶於禁乙戒反噎嗜大笑也說文噫出息也經文作噎於結反咽塞也噎非此義

捦齘巨今反說文急持衣襟也字從金從手下岢加反今亦言口齘也經文作杈非也

第二十四卷

欱欱於滑反通俗文大咽曰欱說文咽中氣息不利也經文作嗯嗯非也

相撲妨卜反字林手相搏曰撲也撲打也

第二十五卷

觿觽又作觹觽二形同渠呂居呂二反鷄足距也字從角也

第二十六卷

輾諸女展反說文輾轢也蒼頡篇輾車行履也

帶蘣字林而容反罽也或作背草背也

第二十八卷

諧耦胡皆吴口反諧和也耦合也經文作偕謁二形非體也

革屣所綺反皮履也經文作鞜非也

花勃蒲沒反廣雅勃勃勃盛也

第三十一卷

稾稭古本反通俗文禾稭謂之稭稭糕音奴穀反

機發說文射發也機主發之機也謂

制動轉之錄也

溥天今作普同疋古反詩傳曰溥大
也亦遍也

第三十二卷

涓流古玄反字林水小流也

鄙褻古文紲媟暬渫四形今作褻同
息列反褻黷也

調話古文䛡譮誸三形同胡快反合
會善言也經文作譁音花諠譁
也譁非字義

麚麀音加說文牡鹿也以夏至解角
也下又作麀同於牛反說文牝
鹿也

第三十七卷

戄動胡郭況縛二反蒼頡篇戄
驚也

第三十九卷

閃誑字書或作䀹同式冉反說文閃
窺頭皃也

邀利字書作儌同古堯反求也遮也
亦要也

楝樹古文柬同力見反子白而粘可
以浣衣者也經文作練非體也

第四十五卷
常眹通俗文作瞸字苑作眹同莊挾反
目數開閉也經文作眹子葉反
目毛也眹非字體
第四十六卷
㯱橐如兗反說文似柿而小也經文
作濡非體也
秜豆竹尸反廣雅䝼穜豆也
第四十七卷
稠穊古文㮣同居貿反說文稠多也
穊亦稠也
蜥蜴斯歷反下音亦山東名蝀螅陝
以西名辟宮在草者曰蜴蜥也經
文作蜥非體也蝀音七賜反螅音覓
第四十八卷
垂䙀借音他吊反謂天衣迴出也
趍行丘昭綺驕二反說文善緣木之
士也經文作挑挑勑堯反挑抉也
挑非字義
不肖先妙反小尒疋云不肖不似也
經文作消非也
犍剖又作㓼劇二形同紀言反通俗
文以刀去陰曰劇也字從牛

放習甫往反廣雅放效也亦依也比
也經文作仿非也

第五十六卷

晏然烏鴈反說文天清也晏亦鮮翠
之貞也經文從門作闇非體也

第五十七卷

虓哅又作唬同呼交反說文虎鳴也
一曰師子也字從虎九聲也

𠂤腹徒結反字苑作𠂤𠂤起也蒼頡
篇作突不平也

呴喊古文呴吽二形今作㺃同呼苟
反聲類吽嘷也下呼戒反韻集
作喊喊訶也蒼頡訓詁作𢙀恚
聲也通俗文作諦大語也猶言
喊咄嗅喊皆是也

第五十八卷

鯢羅吳雞反諸經有作宜羅猶是梵
音訛轉也

艑舟歷丁反船有窻牖者也字書船
上有屋者曰艑也

傴僂於矩力主反通俗文曲脊謂之
傴僂經文作迂遠二形音宇俱
反迂避也下力侯反說文連遠

也並非字義

笐𥯨胡當反下力折反說文竹吹也言竹有笐吹謂之笐𥯨也

第六十四卷

摴樗又作桔摴二形同古𧥱反下音高通俗文機汲也

痹痺今作痹同婢利反說文足氣不至也

瘇瘓相承勑典勑斷反騃病也未詳音字所出

第六十五卷

瘭病字林方遥反瘭疽病也經文作螵脾遥反螵非字義

或窳臾乳反惰懶之謂也介疋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窳也

瘦瘠古文㾊膌三形同才積反說文膌瘦也亦薄弱也

顀起直隹反說文出頟也經文作腿非也

髁骨苦霸反要骨也說文髁髀也字從骨果聲經文作骭古岸反骭脇也又作跨踞也並非此用

侹直古文頲同勑頂反通俗文平直

曰倢經文作鯜非也

錍羅普迷反成身名也梵言也

第六十七卷

蛸毋又作蛔同胡瓌反蒼頡訓詁云

蛸腹中虫也

呀骨呼家反虫名也

頻伽毗人反經文作蠙嚬二形檢無

所出

第六十八卷

鳿鳥古文雉聲類或鴻字同胡公反

鴻鵠也

凹窠相承普篳反未詳名義所出

甄波居延反果名也甄波迦果也經

文有從口作[口+甄]非也

中阿含經第一卷

烏喙許穢反說文喙口也字從口彖

聲彖音他亂反

堊灑烏各反蒼頡篇去白土也尒疋

牆謂之堊郭璞曰以白土飾牆

也釋名堊亞也亞次也先泥之

次以灰飾之

秙豆女雹反豆名也

蔗餹又作糖同徒郎反以甘蔗爲餹

也今沙糖是也

第三卷

尾髂古文骰今作骩同口亞反埤蒼髂骨也經文作骼歌額反骨枯曰骼骼非此義

第四卷

㕓㮇又作𢳚同昌制反正言㕓㮇毗此譯云細滑也

魁取苦回反說文羹斗曰魁經文從木作櫆欄二形非體

糝米子旦反蒼頡篇大黍也關西謂之糜是也

雜穬古猛反說文芒穀也經中從麦作𪍿近字耳

箭金箭鏃也關西名箭金山東名箭足或言鏑也

撿撓奴教反撿押也撓曲也治箭之穳也

有卒祖沒反說文隸人給事者曰卒古以染衣題識褁其形也方言南楚東海之閒或謂卒為褚郭璞曰言其衣赤也故字從衣

剬割聲類作剸同之兗反說文剬斷

首也亦截也

第六卷

餟餟　古文叕醊類作醱同豬芮反說文餟酹也音力外反字林以酒沃地祭也方言餟饋也

負捷　力葉反淮南子捷載粟米而至許叔重曰捷擔之也今皆作輦

第七卷

麁細　又作麤同錯孤反麁大也細小也經文作塵絅誤也

腦根　奴老反言腦後玉枕也

拳攣　又作捲同渠圓反下又作杈同勑佳反猶手桎也

齶痛　五各反斷齶也經文作腭膀二形非體也

欬嗽　口代蘇豆反說文欬逆氣也亦瘶也經文作咳欶二形非體也

喝吐　乙芥反說文喝渴也蒼頡篇吐棄也亦寫也

喉閉　閉猶塞也經文作痺俾利反醫方痺喉病也

痔𤸎　直理反下女力反後病也謂濕𤸎也中食後病也經文作匿非

體也

店肆今作坫同都念反肆陳也陳物
賣買之處也

第八卷

潢池胡光反潢池也積水曰潢也小
曰洿大曰潢也

碧玉廣雅碧玉青玉也今越嶲東山
出碧玉也

瑇瑁今作蝳蝐二形古文作䲭䲯二
形同音代妹異物志云如龜生
南海中大者如籧篨背上有鱗
鱗欲用煑之其皮則柔隨意所
作也

赤石

旋琫字宜作璿辭緣反穆天子傳曰
春山之寶有璿珠郭璞曰玉類也

帝麑音迷經中或作徑迷或作逕彌
皆梵言轉耳

第十一卷

駹馬莫高反青緅色也頭如鳥與馬
寶也以毛飾故因以名焉

鸄䳘古文鸄鶪二形今作鵁鶄同公鳥
反埤蒼鸄鶪明淨也

第十二卷

鐴鍬　又作鐰同且消反方言趙魏間謂臿為鍫也

鼂搳　治革反埤蒼鼂搳也方言挃搳對搳也

豌豆　一丸反豆名也經文作宛或作登並非體也

豍豆　布迷反廣雅豍豆䜴豆也經文作蜱非體也

籮中　音羅字林竹器也廣雅籮篕筐也

火爓　古文燅同而擔反通俗文燄火曰爓爓亦燒也

擥彼　又作攬㩜二形同力敢反廣雅擥取也擥持也

第十三卷

榛蓁　助巾反說文木叢生曰榛衆草曰蓁也

僻處　疋赤反邪僻也亦隱僻也說文僻辟也

猩猩　所京反字林能言獸也知人名也形如豕頭如黃雞今交阯封溪有之聲如小兒啼

捃拾　古文攈同居運反方言捃取也

第十四卷

手捫數主反捫猶摸也尚書擊石拊石是也

煌爚由捐弋灼反說文煌煇也爚火光也經文作爍非體

櫨鎛力都反說文柱上枅曰櫨謂柱端方木也櫨斗釋名櫨言都盧負屋也經文從金作鑪非體也下宜作礴乘朗反說文礴柱下石即柱礎也經文從金作鏷誤也礎音楚

第十五卷

都梁案盛弘荊州記云香蘭也都梁縣名有小山山上生蘭俗謂蘭為都梁即以縣為名也

梱輿古郎反文字集略云相對舉物曰梱也

罰錢自達反貨財也書虞夏殷皆有錢經文作錣猪劣反謂杖端鐵非此用也

不啻施豉反蒼頡篇云不啻多也

第十六卷

婢肆借音布迷反此譯云遣使也

剗鑱仕監反謂有刃斲鑿者也斲音
竹角反
剔肉又作𢯱同他歷反剃務也通俗
文去骨曰剔也
著蘅下庚反杜蘅香草也謂以草爲
𩦡言其惡也
兩䡯又作輚同子孔反方言關西謂
輪爲輚釋名云䡯言韜捴入轂
中也
森森所金反說文多木長皃也今取
其意耳
自誇苦華反通俗文自矜曰誇謚法
曰華言無實曰誇也
第十七卷
卤簿字體作樐櫓二形同力古蒲古
反樐太楯也蔡雍獨斷曰天子
大駕出陳樐簿是也
檞羂又作罥同古犬反聲類去係
取也
第十八卷
椷麓古咸反說文椷篋也字書木篋
也經文從糸作緘非體也下又
作簏同力木反竹器也

第二十卷

菘菁思雄反方言豐蕘蕪菁也郭璞
注舊音蜂今江東音嵩字作菘
陳楚閒曰豐音豐魯齊之閒謂
之蕘關之東西謂之蕪菁蕘音饒

輕闠字宜作圜徒丸反字林團圜也

第二十四卷

如蘊紆文反謂聚草束之以然火也
漢書束蘊乞火是也經文作薀
非薀蓄感負也非今所用

第二十五卷

破隝一古反字林小城也通俗文營
居曰隝

第二十九卷

節類力外反通俗文多節曰類經文
作戾非義也

第三十卷

縛繳之若反繳生絲縷也矰之軼者
也矰音子登反結繳於矢謂之矰

牻色莫江反雜色也說文白黑雜毛
牛曰牻也

鵂狐許牛反鵂鶹也關西呼訓侯山
東謂之訓狐也

心悸古文㥁同其季反字林心動也

第三十二卷

斫斲且卧反說文析傷也斲亦斫也

麋鹿莫悲反說文鹿屬也以冬至時
解角者也

第三十三卷

酒鑪力胡反史記文君當鑪韋昭曰
酒肆也以土為墮邊高似鑪也

認過如孕反失物而記之也經中作
仞八尺曰仞也

第三十五卷

沃溉古文渶同烏木反沃猶溉灌也
沃亦漬也澆也

劉治古文劉鎦二形同力各反通俗
文去節曰劉經文或作蔓所巖
反刈草也或作落非體也

第三十七卷

衣襵又作𧜟同思俠反襵屬也經文
作燮燮和也燮非字義

香陰於禁反言受胎具三緣三香陰
見在前經文作除誤也

第三十九卷

拜乳普耕反拜彈也經文作軯音抨

車名非此用也
馳肥扶非反騑騑馳猗也經文作騑
非體也
淳塞敦葖反通俗文和溏曰淳淳和也
霏鄣孚非反梵言也此謂福德行也
標牓補朗反謂物標記也字從片經
文從木作榜非也
第四十三卷
說甌烏侯反三蒼瓦盂也字林小瓫也
說欆勒果反狭長器也蒼頡篇𥫣
物也淮南子去窺面於縣即圜
於杯即欆是也
第四十六卷
從嘷又作𠎮同胡高反說文嘷咆也
經文作啞都礼反字與啞同啞
呵也啞非字義
誣謗武于反說文加言也亦欺也以
惡取善曰誣也
反犄徃皆反仚足犄狗足也有爪爭
延擾善擣壂也
第四十七卷
圖罝古文羅罿二形同子耶反仚足
兔罟謂之罝郭璞曰罝遮也遮

取兎也

第五十卷

荼帚徒加反經文或作嗏嚓二形並非體也

蒢治或作藸櫖二形猶文作藘同呼豪反說文除田草曰蒢也

醜醜又作魗同力頪反通俗文皃破聲曰醜說文蹋皃聲蹝蹝也經文作賣賣誤也

第五十三卷

八稜又作棱同力增反三蒼棱四方也

鐵槍千羊反蒼頡篇兩頭銳也經文作鎗玉聲也鎗非此義

第五十五卷

國鉄案字義宜作鈇撫于反麥皮也經文作鉄未見所出疑世言鈇金遂從金作鉄

磨錏相承宅諍反孽治也字無所出今宜作敱殼治也謂孽瑩飾也

火排又作䩡同蒲拜反所以冶鍛家用炊火者也

留郛時照反寶名也

第五十七卷

[illegible]䟦胡旦反說文嘆息聲也經文作
嘽吁二形非也又作嘽普剎反
喘聲也嘽非此義
捌閤今作𨷲同蒲庚反連閤曰捌經
文作閛普耕反門聲也閛非
此用
第五十九卷
敲戶苦交反說文橫擿也亦下擊也
經文作撓非也
磨輾女展反輾轢治也經文作㨠音丑
展反非此用
第六十卷
為櫬又作櫬同居隱反木名堪作弓
者也
為紵音呂反說文檾屬也亦草名也
作布細而白者也檾音苦迥反
箭笴工旱反字林箭莖也經文作幹
古汗反稜幹也
鷄㲆力經反謂㲆羽也經文作鶺鴒
力吉反下力周反謂黃鳥也又
作鸝此並應誤也
為齊茨奚反謂齊整也經文從金作
鑇誤也

爲鎞又作鈚錍二形同普迷反通俗

文霍葉曰鈚鈚即大箭也

不愜苦頰反謂愜可也字林愜快也

增一阿含經第一卷

顧眄莫遍反說文邪視也三蒼旁視

曰眄也

揮淚許歸反揮灑也說文揮奮迅也

謂奮迅振去之也

拘隣毗耶娑問經作阿若居隣此譯

云阿若言已知正言解了拘隣

姓也大哀經作拘輪晉言本際

第一解法者也普曜經云俱隣

者解本際也即經中尊者了本

際是也此即憍陳如也

第二卷

滄蕩上音倉下堂浪反

脬尿疋包反三蒼云盛尿處曰脬經

文作胞非也

腦漾又作涎延二形同詳延反字林

慕欲曰漾三蒼作次次唾也經

文作漾非也

第三卷

耐辱奴代反蒼頡篇耐忍也字本從

刀杜林改從寸

讖鵄又蔭反下薄肖反經文作識誤也

隱曀於計反釋名云曀翳也言雲氣隱翳使不見也

瑘須力計反比丘名也依字瑘蜧屬也蜧音市忍反

第四卷

眩惑古文迿眴二形同胡遍反廣雅眩惑亂也亦闇不明也

飯食古文飰同扶万反黃帝始炊穀為飯飯食也

甘饌士眷反具食也亦飲食也

第六卷

屋廬力居反別舍也黃帝為廬以避寒暑春秋去之冬夏居之也

猥多烏罪反字林猥衆也廣雅猥頓也

第八卷

苦蔡說文作蘐同所金反苦草也其類有多種謂丹蔡玄蔡等也

鍮婆又作鍮同他侯反或云藪斗波或云塔婆

蛸飛一全反字林虫貟也或作蜎呼

全反飛皃也
蝡動人尹反字林虫動也通俗文搖
動虫曰蝡是也
第九卷
白疊字體作㲲古文𣰋同徒頰反毛
布也經文作縶知立反縶絆也
縶非經旨
兩目力掌反說文兩再也廣雅兩二
也經文從草作蔺亡安反蔺平
也蔺非此義
第十二卷
矟刺所角反埤蒼矟長一丈八尺也
經文作槊俗字也又作銷誤也
又作鏰江南俗字也
轢其力各力的二反輾轢也說文車
所踐也
脊僂力矩反廣雅僂曲也經文作膢
力侯反祭名也
第十四卷
軟愞而兗反下奴臥反軟柔也愞弱也
頷頭五感反說文搖其頭也經文
作儼非也
第十七卷

拘翅施鼓反或作俱耆羅鳥梵言訛
耳此鳥聲好形醜從聲爲名也
經文作㑛鵝二形非也
鷙鳥諸利反猛鳥也謂鷹鸇等類也
鷙至執也謂所至能執服衆鳥也
第十八卷
占匐或作瞻正言瞻博迦大論云秦
言黃花樹也其樹高大花氣遠
聞經文作匋非也
般磋古文蓋同麁何反梵言也
第十九卷
㲲㲲他盍反通俗文毛蓐細者曰㲲
㲲經文作㲲非也
勇悍胡旦反蒼頡篇悍桀也說文悍
勇也有力也
第二十卷
貲輸紫斯反貲財也通俗文平財賄
曰貲也
湊集倉候反字林水上人所會也湊
亦聚也
第二十二卷
讁罰都革反罪小曰罰罰罪曰讁經
文作𧬈非也

五刻古文剾同苦則反刻削也刻畫
也經言刀劒等刻削之是也經
文作划非也
愁惋烏喚反字略云惋歎驚異也
蚩笑古文蚩同尺詩反廣疋蚩輕也
謂相輕而笑也
盪鉢古文瀁又作蕩同徒朗反盪滌
洒器也
門閾古文閾同呼域反門限也
第二十三卷
一函胡緘反謂以木器藏物者也經
文作臽音陷坑也臽非此義
草薪大可析者曰薪經文作蓑蘇
和反草衣也
澹淡徒濫反下徒敢反廣雅澹淡皆
安也
溺者字體作尿說文小便也字從水
從尾經文作溺古字多假借耳
第二十四卷
顫頊古文膻又作䵠同之繕反下古
文鈂𡨄頊三形今作疣同尤富
反通俗文四支寒動謂之戰頊
蒼頡篇云頭不正也經文作枕

非也

攢簇古文儹同徂丸反蒼頡篇攢聚也字體從木也

草貯張呂反貯積也謂感貯也經文作櫧知略反擊也櫧非此義

所押音甲介迮押輔也謂押束押障等皆作押也

第二十五卷

耆艾五蓋反礼記六十曰耆五十曰艾釋名云耆指也艾又也又治也指謂指事使人不自執役也

拘屢力句反經中或作拘樓皆梵言訛耳

捻挃古文敜同乃頰反指持也下猪栗反挃刺也

第二十六卷

幢麾今作撝同呼皮反謂旌旗指麾衆也因以名焉

金鋌徒頂反鋌銅鐵之璞未成器用者也

第二十八卷

眼睫又作睞同子葉反目毛也經文作睒毛毷二形非也

干柘支夜反或作甘蔗或作竿蔗隨
作無定體也
替不他計反尒疋替廢也替滅也言
滅絶也
勞乎力高反尒疋勞勤也謂力極也
經文作㽦券二形誤也
第三十一卷
殈暴又作凶同許顒反說文凶惡也
下蒲報反暴猝也疾也
捦獲又作鈙襟二形同渠林反三蒼
捦手捉物也埤蒼捦捉也今皆
作擒
捽母存沒反說文持頭髮也經文或
作撮租活反捉摘也
豁悟古文奯䁥二形同呼活反廣雅
豁空也經文從心作懽未見所出
第三十二卷
將大紫羊反辟支名也經文作獎誤也
鱣魚古文鱓同知連反大黃魚也口
在頷下大者長二三丈
當梟古堯反說文倒首也謂斷首倒
懸於竿頭肆其辜也或作梟說
文不孝鳥也冬至日捕梟磔之

從鼻頭在木上二形通用

夷湍土端反人名也此譯去來或作

耑音端

揚治古文敭颺二形同余章反說文

揚飛舉也

第三十三卷

匏節又作瓟同蒲孝反經文作疱皰

膸三形非也

金扉音非說文扇謂之扉經文作闢

誤也

第三十四卷

窯家移招反通俗文陶竈曰窯燒瓦

竈也

如甛又作餂同徒兼反說文甛美也

經文作䣶非也

牙跂又作屐同渠逆反屐有木有帛

有草非一種也

警寤古文憼儆二形同居影反警戒

也經文作景非也

搆牛古候反謂搆捋取乳也經文

作捔古觸字誤也

第三十五卷

舊欸或作歎同口緩反廣雅愛也欸

誠重也

八窖古効反通俗文藏穀麥曰窖也

蒼頡篇窖地藏也

遏絶古文閼同於曷反尒疋遏止也

謂逆相止也遏亦遮也

第三十六卷

自摑宜作攫俱縛反攫抔也搏也

五捺乃曷反謂手五指捺也經中作

搽千計反埤蒼挑取也搽非此用

較之古文作攉同古學反廣雅較明

也見也謂較然易見也經中有

作挍比挍也

自襞畀亦反說文襞衣也廣雅襞屈

也韏音丘阮反

第三十八卷

戢在阻立反說文戢藏也亦聚也斂也

第三十九卷

俟彼古文竢𥏳記三形同事几反尒

疋俟待也

玃猴今作蠼同禹煩反似弥猴而大

髀長其色有黑有黃鳴聲甚哀

也經文作豲非也

擗口補革反廣雅擗分也亦裂也

恤民又作卹同須律反尒疋恤憂也
亦㲾也謂以財物與人曰振恤
之也經中作賉未詳所出

第四十六卷

瘖瘂與脂反通俗文體瘡曰瘂頭瘡
曰瘍也瘍音陽

氣劣古文旣炁二形同墟既反氣息
也下古文埒同力拙反劣弱也
經文作劣誤也

第四十七卷

誦習辝立反謂積習數為也經文作
謟丑侯反言不止也謟非字義

抴電又作曳同余世反抴引也電殄
也言暫引即殄滅也

膿血古文盥膿二形今作癑同奴公
反經文作膿非也

醇酒是均反不澆酒也亦十旬酒也

㕮咀方父側呂反㕮咀拍碎也

来鎮陟陳反說文鎮壓也經文作填
徒顛反填滿也

第四十八卷

奎提或作絺音徒計反城名也經文
作殅此吐字是翻音作吐梨反

遂誤寫正也

擬樹　丑連反樹名也

佗支　秦言財幢經文作吔吱從口取

轉舌也

為幟　古文憶同尺志反幖也通俗文私記曰幟謂劔蓋等五物幖為記也

柸崇　諸時反尒疋柸敬也崇重也

振給　古文㡼拒二形同諸胤反說文振舉也小尒疋振救也亦振發也經文作賑諸忍反尒疋賑富也謂隱賑富有也賑亦兩通

鰥獨　古頑反釋名云無妻曰鰥無子曰獨言鰥人愁悒不寐目常鰥鰥然如魚眼不閉故字從魚也

酸酷　古文嚳焅告三形同口木反酷急也謂暴虐也

纂修　古文纘同子卵反字或作纘継也継前脩者也

第四十九卷

禱謝　都道反求福曰禱請也請於鬼神也謝辞也

抱不　又作藨同蒲報反方言燕朝鮮

之鬪謂伏鷄曰菢江東呼嫗經文作䍏未詳字出

僥倖又作儌同古堯反下音幸俗謂幸爲僥幸言被其德澤也冀望得遇也謂非其所得而得之者曰僥倖

而烙音力各反謂燒物著之曰烙也

掬抱又作鞠同居六反說文掬撮也抱持也

第五十卷

綺語𪓰𪓰反不正也經文作詭非體也

攘㢌而羊反攘除也却也下於舟反臥㢌不悟者

𣢾乳又作嗽同山角反含吸曰𣢾經文作欶俗字也

饋遺古文餽同渠愧反說文饋餉也遺與也

稟食補錦反說文稟賜也廣雅稟與也

陽䶑餘章反通俗文作詳虛辝也漢書作陽謂不眞也經文作佯音似羊反佯弱也佯非此義也

蝗虫胡光胡孟二反毛詩虫魚疏云
阜螽蝗也今人謂蝗子爲螽子
云是子化作蝝蝝解晉律云小
曰蝩大曰蝗蝩音之客反

誰阿含經第二卷

獲泅正字作汓同似由反說文浮水
上也

不憚徒旦反廣雅憚驚也憚畏也亦
忌也

第四卷

怛怛都達反怛懼也廣雅怛憂也今
或爲驚憚字也

若鏵古文茉或作鋘同胡瓜反犂刃
也經文作鏵非也

啾啾子由反蒼頡篇衆聲也說文小
兒聲也

掋詆又作呧古文訴同都礼反廣雅
詆欺也亦呵也

第五卷

拔茇補達反說文草根也方言東齊
曰茇或曰杜也

剽剽芳妙反廣雅剽削也蒼頡篇云
剽截也說文剽刺也

第七卷

剬割又作剸同之兖反說文剬斷也截也經文作鍴鍴錫之鍴非也

尫瘵側界反尫弱也瘵病也東齊曰瘵

惽悖呼昆反下古文𢘅悖二形今作誖同蒲遂反惽亂也亦癡也悖傷也亦憂也病也

蹁蹮古文𨈇同蒲眠反下蘇眠反廣雅蹁蹮盤姍也亦旋行也經文作蹁跣非體也

贔屓古文奰𢤦二形今作㔸同皮冀反下今作呬同義冀反西京云巨鼇贔屓薛綜注云作力怒也說文壯大也詩云不醉而怒也奰從三目從大三目益大也屓說文亦卧息也字從尸從自聲經文作隫款非也

第十卷

蔭鶹於禁反下力救反蔭覆也通俗文暮子曰鶹

發荄古來反說文草根也方言東齊謂根為荄也

火熂音遭字林熂燒木焦也經文作

㥏他念反

第十九卷

掐蹴千六反以足逆蹋之曰蹴經文

作掓非體也

顛沛又作頭同補昧反謂偃仆也經

文作狽非體也

探其他含反介足探取也說文手遠

取也

脯腊胥亦反周礼脯腊鄭玄曰乾肉

薄析之曰脯小物全乾曰腊腊

猶昔謂久昔也

第二十一卷

亹亹亡匪反亹亹猶微微也亦進

貞也

涕泗息利反自鼻出曰泗案泗即洟

也洟音他計反

第二十四卷

迮飛錐閣反介足迮蹙也經文作深

深字非也

易韻于閏反言聲音和韻也今取其

義也

第二十五卷

封緘古咸反字林束篋也廣雅緘索

也亦鬧也
排湯託唐反謂湯突也經文作擋都
朗反推也
第二十六卷
因釭又作釭同古紅反說文釭轂口
鐵也
迦捍辟弥反西國樹名也
第三十卷
猘狗昌制反纂文云猘狂犬也
第三十二卷
詵陁所巾反經中或作詵馱所鋅反又
作散桒讃反或作蹴字無所出也
第三十六卷
犎牛周成難字作犎音妃封反此牛
形小蹲上有犎漢書西域傳踈
勒獻師子犎牛音封
第三十九卷
胆蠅且余反乳肉中也經文作疽蛆
二形非也
大帆又作颿同扶嚴扶泛二
反聲類舩上帳也釋名舩隨風
張幔曰颿颿汎也使風疾汎汎
然也

第四十三卷

縫紩　馳栗反說文縫衣也廣雅紩納也亦緶衣也

若昵　今作暱同女栗反尒疋昵近也亦親也相親近也

茅荻　又作薖同徒歷反蕭荻草也蕭音古衛反

浚輪　古文濬濬二形今作浚同錐閏反浚深也

毿毿　蒼頡篇作毵同蘇南反毛垂貌也通俗文毛長曰毿毿經文作糝非體也

四層　徂登反說文重屋也亦重也

第四十七卷

皸拆　居雲去雲二反通俗文手足坼裂曰皸經文或作龜坼

匕首　補履反劍名也周礼考工記云匕首劍身長三尺重二斤一兩輕而便用也其頭似匕因曰匕首史記荊軻右執匕首揕其匈是也揕音知禁反字從手

第四十八卷

凷相　今作塊同苦對反說文堅土也

五𩲡也

姡狡古卯反謂姡獪狡猾也字從犬

經文從女作姣非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二

翻經沙門玄應撰

陛

長阿含經

第二卷

防禦　魚舉反防備也亦禁放逸也尒疋禦禁也

乘桴　又作艀同扶流反編木者也小

㳙曰捊也㳙音歘

明喆古文喆悊二形今作哲同知列

反尒疋拓智也亦了也

嘆咤古文嘆鸘二形同他旦反嘆吟

也吒又作嗏同竹嫁反通俗文

痛惜曰咤也

塡塞又寘同徒堅反廣疋塡塞也亦

塡滿也

并餮人名也相承音飽未詳所出案

古文餻餮二形今作飽餽猶滿也

此應饜字誤作也饜音於焰反

第三卷

轟轟今作輷字書作輷同呼萌反說

文轟轟群車聲也

彷徉房羊二音廣疋彷徉徙倚也亦

俳佪也

聲聒公活反讙也蒼頡篇擾耳孔也

讙語也

第四卷

歔欷古文唏同欣居欣既反蒼頡篇

泣餘聲也亦悲也

縱措且故反措安也亦置也施也

淪曀力均反淪沒也曀翳也謂淪沒

翳睹也
虜扈力古胡古反謂縱橫行也亦自
縱恣也又勇健之皃也漢書音
義曰扈跋扈也自大也
瑕隙古文㾊同丘逆反舋也亦別也
壁際孔也經文作郄非體也隙
字從上下小從白也
企望古文跂企二形同墟豉反通俗
文舉跟曰企也

第六卷

隊隊古文䠞同徒對反言羣隊相隨
逐也
為篡土支反字林竹篡也經文或作䈢
義同今蜀土關中皆謂竹䈢為
篡經文作籭誤也
磽确苦交胡角反通俗文物堅鞕謂
之磽确孟子曰磽确瘠薄之地也

第八卷

穢稻於癈反謂不潔清也亦穢惡也
經文有從禾或從酉作䅫醶二
形非也

第十一卷

排擠子詣反推擠謂之排擠廣雅擠

排也經文作濟誤也𢭏音而勇反
不蹀息列反相狎習謂之媟亦媟嬻
也慢也
門閫又作梱同苦本反三蒼梱門限也
第十二卷
諦婆經中有作諯婆依字充絹至緣
二反相讓也
陛提蒲米反經中有從比下亦作隲
誤也
具幾經文有作泉渠奠反
掭頭或作篆同禹煩反依字籑也音
于縛反
枇郢扶迷蒲巖二反依字廣雅枇擊也
第十三卷
鞘中小介反作鞘蒼頡篇作削同思
誚反䫉刀者也方言劔室也
瀨恚力蓋反依字字林水流沙上也
持戟居逆反戟稍也釋名云戟格也
有枝戟也經文從金作鐵非也
第十五卷
桎梏之實古禄反周礼在下曰桎在
足曰梏謂杻械也
援助禹卷反謂依據護助之言也

第十八卷

金桄又作輄同音光謂車及梯轝等
　横木者也

中級居及反級次也謂階級而升一
　級二級是也

夾道古洽反在兩邊也亦夾持也三
　蒼夾輔也

佉訓古文譸蔦二形同是由竹鴝二
　反蕭林名也

氾氾古文泛同孚劒反廣雅泛泛浮
　貞也亦氾濫也

渟水狄經反埤蒼水止曰渟

涏淖奴孝反蒼頡篇大深遲也亦溺
　也濕也

第十九卷

磓碑古文𨁂同都回反投下也下於
　甲反自上加下也經文作搥押
　二形非體也

從咽又作𡁡同於賢反咽喉也經文
　作嚥未見所出

蓬勃蒲公蒲沒反廣雅勃盛貞也

犇馳古文驞今作奔同補門反疾走也

拖拽太何反下又作曳同余世反拖曳

牽引也
凍瘃 古文瘃同知録反謂手中寒作
瘡也
拼之 古文抨同補耕反謂彈繩墨為
拼也經中作絣字林無文綺也
絣非此用也
哮呼 又作虓同呼交反通俗文虎聲謂
之嗁嚇嚇音呼嫁反
獠身 又作繚同力鳥力照二反字林
燎炙也
蹌路 七羊反路今作仆同蒲北反蹌
動也仆前覆也
有篅 視專反字林判竹為之盛穀者
也蒼頡篇作圌時緣反負倉也
經文作篿音單器名
痤或 於假反埤蒼痤亦瘖也經文作
痾於何反痾也又作啞音乙白
反笑聲也並非字義
如縆 古恒反通俗文大索曰縆縆亦
繩也經文作縆經非也縆音胡
亘反
第二十卷
石隊 徒果反通俗文積土曰隊經文
作惰非也

拚𢫬又作拚拚同皮變反說文拊手曰
拚也
醯覽丑迴反忉利諸天子名也
第二十一卷
涓澮古玄古會二反涓涓水小流也
澮山水出瀨廣二尋深二仞也
虵池實遮反池名也經中作虵誤也
穴泉古文作㳂同絶緣反水自出爲
泉經中作㳂或作泉非體也
呼哈古文飲齡二形同呼合反說文飲
啜也
第二十二卷
梓栢又作榟同資里反木名也可爲
琴瑟也榟亦楸也
別譯阿含經第一卷
駏驉渠語反下許居反謂似騾而小
牛父馬子是也
睎乾許機反方言睎㬥也北燕海岱
之閒謂暴乾爲睎
郁多於六反或作欝多七祿衣也
第二卷
蟒虵莫朗反介足蟒王虵經文作蛧
蛧之蛧非也

繞全在突反廣疋繞擾也亦僅也經
文作諧非也
歁食口咸反謂歁啄而食也經文作
貪戓作龕皆非也
第三卷
鑿穽才性反蒼頡篇去掐坑曰穽廣
雅穽坑也
梱賁古文齦同胡昆反通俗文合心
曰梱纂文云未判爲梱經中作
渾濁之渾非此義也
緫布音忩通俗文輕絲縜曰緫緫赤
青白色也
牂羖祖郎反下音古羊三歲曰牂牂
然臧皃也羖羥羯也
第四卷
滑湑又作清同思入史及二反字林
滯啇也亦雨聲也
第五卷
荼毒達胡反廣雅荼毒痛也亦行
惡也
鼷鼠胡鷄反說文小鼠也言有毒者
也亦言甘口鼠也
鬝鬖古文鬗鬝二形今作括同古活

反字林髻絜髮也

第七卷

瘳損勑流反尚書王翌日乃瘳瘳猶差也亦愈也

第九卷

桁械胡郎反通俗文拘罪者足曰桁械胡戒反械亦桁類也經文作挍非也

拘絼幾愚反埤蒼桊牛拘也下丈忍反說文牛系也經文作侶靷非體也桊音居院反

捘搣子公反捉頭曰捘下音滅滅除也

滲入踈蔭反滲盡也下漉曰滲滲竭也

第十卷

都澌又作潟同相離反字林水索也亦盡也

杚土古文杚扢二形今作槩同公旱反杚量也廣疋杚摩也亦平也平斗斛曰杚也

第十一卷

毗細女九反經文作伄非也

一蹞丘弭反謂半步曰蹞也字體作跬

第十五卷

兩須思于反謂鎖須也經文作鎖三
蒼恚於反鎖黎也鎖非此義

得咽古文咽同一見反謂吞咽也

第十九卷

麻縕一問反說文縕亂麻也經文作
蘊紆文反謂束草爇火也蘊非
字體也

第二十卷

蹬蹭徒登丁鄧二反韻集云失卧極
也下古登反經文作蹭非體也

布穀方言布穀自關而東梁楚閒謂
之鵠鵴周魏之閒謂之擊穀自關
而西或謂之布穀郭璞曰今江
東呼爲穫穀也鵠音古八反鵴
居六反

芟截所巖反刈草也詩傳曰芟除
草也

賢愚經第一卷

懇惻古文詎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
曰懇懇亦堅忍也下古文恳同
楚力反廣疋惻悲也說文惻痛也

剜灸烏桓反謂以刀挑肉曰剜灸灼
也灼爇也

王薨呼孔反廣疋薨亡也釋名大夫
曰卒諸侯曰薨薨亦殞壞聲也
自庶通曰崩薨皆同制也

悒悒於急反字林悒不安也蒼頡篇
悒悒不舒之皃也

失跨苦覇反躡也字林跨踞也經文
作踏直加反行不前也踏非字義

口噤古文唫同渠錦反通俗文口不
開曰噤是也

譐言宜箭反說文傳言也謂傳世
常言也

昞著古文昺苪二形今作炳同碧皿
反廣疋曰昺明也

第三卷

澡盥公緩反說文澡手也凡盥洗物
者亦曰盥也

斠格今作角同古學反角試也角力
也格量度也字從木

釁張羲鎮反尒疋獸曰釁郭璞曰言
自奮迅也

肥脆清歲反說文少血易斷也亦耎
也經文作䐲饌二形非體也

欽羨許箭反欽敬也說文羨貪欲也

經文作滕誤也

異騰拄登反說文騰傳也騰亦乘也
廣疋騰奔也

第四卷

眩瞤胡遍莫報反國語有眩瞤之疾
賈逵曰顛瞤也

叵我普我反謂搖動不安也經文作
距峨或作岠峨皆非也

爲臛呼各反說文肉羹也謂有菜曰
羹無菜曰臛也

駭㤥胡代反通俗文患愁曰㤥㤥亦苦
也恨也今猶言惡㤥以有所苦也

激切公的反楚辭或清激葛元所通
王逸曰激感也

如捂蒲交反通俗文手把曰捂經文
作刨近字也

氄衣而容反字林毳罽也纂文古蘢
以毛爲飾也

搔蛘桒勞反說文搔刮也搔亦抓也
經文作瘙桒到反疥也下餘掌
反說文搔蛘也今皆作癢經文
作痒似羊反字林痒病名也痒
非此義

第五卷

癇病 校閒反聲類小兒瘨也說文風癇也

倱伅 又作混沌同胡損徒損反通俗文大而无形曰倱伅也

第七卷

訟言 之容反釋名云言是已所敬見之訟訟自齊肅也

鎮縶 陟陳反說文鎮壓也經文作塡音田塡非此義

忠恪 古文愙同苦各反恪敬也字林恪恭也

喬穗 又作采同辝醉反說文禾成秀人所收者也

槁宕 徒浪反宕猶上也高昌人語之訛耳

囟上 古文𦙶膟二形同先進先恣二反說文頭會腦蓋也顖空也經文作顖未見所出

第八卷

析體 思狄反析猶分析也字從木

毃身 胡草反毃擊也經文作撽口吊反撽擊也撽非此義

第九卷
卓犖力角反謂奇異也
騷騷蘇勞反說文騷擾也亦大疾也
經文作搔非體
歘然所力反埤蒼恐懼也通俗文小
怖曰歘也
第十卷
勦了仕交反便捷也謂勁速勦健也
說文作𨅊捷也疾也
挫捩祖卧反挫折也謂折其鋒也說
文挫摧也捩音力結反
麼小莫可反細小曰麼經文作尛近
字也
敘股楚佳公户反脛本曰股取其義也
繼邁古帝莫敗反繼續也邁往也謂
相續而往也
咆哮蒲交呼交反說文咆嘷也哮驚
也亦大怒也
第十一卷
㣿惕之若恥擊反㣿憂懼也亦痛也
惕愁也亦憂也
第十二卷
孤煢古文惸傑二形同巨營反煢單

也元兄弟曰㷀也

罛罟孤户反罟網也經文或作罝子

邪反亦網也二形通作

黈䚬補丹反䚬類也經文作般假借也

渰水乙錦反謂搵入水中也渰沒也

第十三卷

斒斕又作霦玢二形同補閒反下又

作斕同盧閒反埤蒼文貟也文

章成謂之斒斕經文作斑蘭非

體也

健辟𨹔役反謂便辟捷勇也

第十四卷

摒擋卑政都浪反謂掃除也廣疋摒

除也

𩇕然又作靖竫婙靜四形同自井反

謂安定也息也亦無聲曰靜說

文彰飾也𩇕絜也

腹潰古文殨同胡對反說文潰漏也

亦旁决曰潰也

趒檣他吊反跳躑也韻集趒越也經

文作超非體也

蜂虫又作蠭同疋凶反或作香虫經

文作桒此應誤也

奕奕余石反廣疋奕奕盛也字體從

大經文作奕非也

第十六卷

賒貰始遮反下時夜反說文貰買也

貰貸也廣疋貰賒也

羸長弋成反字林羸有餘也廣疋羸

益也今皆作盈

陶演徒刀反詩云憂心且陶陶暢也

暢達也

荼迦徒加反經文從足作蹽非也

起世經第一卷

壘堞又作垒同力癸反軍壁曰壘壘

亦重也下又作堞同徒頰反字

書女牆也

閻浮提或名剡浮洲或言譫浮洲或

云贍部洲閻浮者從樹爲名提

者略也應言提鞞波此云洲譫

音之舍反埵蒼多言也

欝單越或名欝怛羅越或言欝多羅

拘樓或言郁多羅鳩留正言欝

怛羅究瑠此譯云高上作謂高

上於餘方也亦言勝鳩留此云

作亦云姓也

弗婆提或名弗于逮或云弗婆毗提呵或云逮利婆鼻提賀逮利婆此譯云前鼻提賀此云離體或云弗婆提或言毗提呵者並訛也

瞿陀尼或名俱耶尼或名瞿耶尼或名瞿伽尼皆是訛轉也瞿此譯云牛陀尼夜此云取與以彼多牛用牛市易如此間用錢帛等或云有石牛也

薔薇在羊反下無飛反重葉花者也

淋甚古文濿同力金反三蒼淋漉水下也

礓石居良反形如薑也字從石經文從土作壃非也

擥眝又作擔攬二形同力敢反說文撮持也擥取也

搦取又作𢱧同女卓反搦搦捉取也說文搦按也

第二卷

馬名婆羅訶此譯言長毛也

蠏螯五高反蠏有二螯八足也字從

虫經文作鼇大鼈也

蘇偷婆此譯云大聚舊云塔者訛略也

第三卷

森竦所金反多木長皃也下古文從

同先勇反竦上也

黫黑又作羥同於閑反字書黑羊也

經文從牛作牼非也

覓突莫勒反說文覓突前也猶輕觸

直進也今皆作冒

啀喍五佳反下助佳反犬見齒也經

文作睚眦瞋目也

鐵鈇方于反說文鈇莝斫也鈇赤椹

也亦横斧也

滂沛普傍反三蒼滂沱也水多流皃也

第四卷

顫動又作𩕳同之膳反說文頭顫也

三蒼頭不正也

黑黶於琰反謂面黑子也說文中

黑也

第六卷

虬螭渠周反下勑知反廣雅有角曰

虬龍无角曰螭虬虬黒身无鱗甲
螭若龍而黄者也

第九卷

陂濼筆皮反下疋愽反陂池也下山東
名為濼鄴東有鸕鷀濼是也幽
州呼為淀音殿也

第十卷

迦簞方尒反此名藿香也藿音呼郭反

雜寶藏經第一卷

礭然口角反周易夫乾礭然韓康伯
曰礭堅皃也

黎元方奚反黎衆也元善也古者謂
民曰善言善人因善為元故曰
黎元言元元者非一民也

瞤動古文眴同而輪反說文目揺動也

惕惕勑歷反詩云心焉惕惕傳曰惕
惕猶忉忉也懼也

第二卷

悼慨徒到可戴反悼傷也哀憐也慨
大息也

鑰匙今作闟同余酌反下方言作提
又作鍉同是支反闟鑰也經文

作𥶡非體也又作欽盤類字與鉹同音昌紙反鬵也又作𤩎並
非也
鞠躬居六居雄反斂身也經文作穹
窮非體也
第三卷
肥丁都亭反丁强也釋名云丁壯也
經文作肕都定反非也
單孑居㫺反孑猶獨也字林无右辟
曰孑是其義也
譊搆古候反搆合也亂也經文作媾
媾之媾非體也
諂詭居毀反不實也廣疋詭隨惡也
亦欺也誑也
第四卷
畐塞普逼反方言畐滿也經文作逼
誤也
襤褸古文𧝑又作繿同力甘反謂衣
敗也凡人衣破醜弊皆謂之襤
褸經文作藍縷非體也
銅魁苦迴反說文羹斗也經文作鐗
欄二形並非也
第五卷

金瓮又作盎同於浪反尒疋盎謂之缶郭璞曰即盆也

躓頓古文躓躓二形今作疐同陟利反謂挫辱之也廣疋躓蹪也

侜張陟留反下知良反尒疋侜張誑也亦欺誑人也經文作倀非也

启門孔尚以為古文啓字埤蒼作闙同苦札反启闢也

第六卷

令享籀文作亯同虛兩反享當也經文作音響之響非也

儻能勑朗反謂不定辭也經文作讜當朗反直言也讜非此義

嚶鳴烏耕反尒疋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謂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也

嗷嗷五高反說文嗷嗷衆口愁也

苛剋賀多反說文尤劇也煩擾也剋急也

至欵或作款同口緩反蒼頡篇欵誠重也又志純也欵愛也

耆瞎又作睗同呼鎋反字書一目合也

第七卷

綏化斯隹反尒疋綏安也

鉒鍛一加何加反說文鉒鍛頸飾也
坐頭藏界反說文坐止也經文作屋
於人反塞也屋非此義舊爲見
反者非也
禱賽都諂反說文告事求請爲禱下
蘇再反謂酬報也
哂哂失忍反論語夫子哂之案哂小笑
也經文作哂舊烏雞呼鷄二反
非也

第八卷

諮詢私遵反問也左傳訪問於善爲
諮諮親爲詢諮問善道謂諮問
親戚之義
悫腹又作愿同虛類反說文丘涉反
怨息也經文作攝非也
甲冑古文軸同除救反廣雅兜鍪也
亦言鞮鍪也
䛤言呼戒反䛤喝恚聲也經文作喈
音皆非字義也
覷其又作狙同千絮反字林窺覷也
亦覗也廣疋覷覗也
瞑眠又作瞋同莫田反說文瞋翕也
尒疋翕合也

啞師徒結反人名也

鄙褻思裂反鄙陋也褻黷也亦私居
非公會之服也

狡猾古飽反胡刮反急黠也方言凡小
兒多詐或謂之猾

巢窠又作科薖二形同苦和反廣疋
窠巢也

抵言都礼反抵也謂抵拒推也

扳上又作攀同普班反廣疋扳援也
上及之言也

普曜經第一卷

迄今虛訖反尒疋迄至也

四瀆徒木反尒疋水注澮曰瀆說文溝
也又邑中曰瀆也

惷戇都絳反說文惷癡也戇愚也

盪滌徒朗徒的反盪滌洒器物也說
文滌洒也

軒窗許言反軒樓板也亦檻上板也
障風日者也

鏺樹補潑反國名也後字兩刃有木
柄可以刈草也

帑藏勑朗反圍成難字音蕩說文帑
金幣所藏府也

櫳跪力公反蒼頡篇龔跪也說文房
室曰跪也跪亦窓也

第一卷

䠙踵蒲米反下古文𨓵今作𨓵同之勇
反說文足跟也廣疋踵迹也

筐筥骨吏反說文箴衣器也圓曰簞
方曰笥也

椸架古文提椸二形今作箷同余支
反禮記男女不同椸架鄭玄曰
竿謂之椸可架衣也

鶩鴈音木亦𨒼舒凫野曰凫家曰
鶩鶩即鴨也

芬葩普花反說文芬芳也葩花也取
其盛貌也

咳笑古文孩同胡來反說文咳小兒
笑也

第四卷

委僐丁甘反委積也僐何也謂委積
相僐負也

鵁鶄音交精鳥名也群飛如雌雞似
鳧高足也

齩骨又作䶧同五狡反廣疋䶧齧也
經文作噪火屋反說文食辛也

嚛非字義也

寮屬又作僚同力條反尒疋寀寮官也郭璞曰同官為寮亦僚友也

喁喁魚凶反說文衆口上見也淮南子云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也

第五卷

不嚏丁計反蒼頡篇云貫鼻也經文作嗤非也

寶埽徒果反通俗文積土曰埽說文堂塾也

緹幭他礼反說文帛赤黃色也淺絳也一涤謂之縓緹也縓音且絹反

珠璣居衣反說文珠之不圓者也或曰小珠也

訛言古文蔿譌吪三形同五戈反詩云民之訛言箋云訛僞也訛亦詭言也

蒺蔾自栗力尸反尒疋蒺蔾即布地蔓生子有三角者也經文作鏃鏫未見所出鏫音基鎡鏫鋤也非今所用也

第六卷

誾誾古文訔同魚巾反說文誾誾和

悅而爭也禮記閭閻和敬之皃也經文作詰字與訢同音牛佳牛巾二反犬聲也又作㖗宜箭反並非此用

嫈嫇 乙莖莫莖反字林心態也亦細視也經文作瞾暗非體也

頩頭 普米反說文傾頭也蒼頡篇頭不正也

從容 且容反謂詳審閑定之皃也廣疋從容舉動也

恢廓 又作㥯同苦迴反字林恢大也廓空也

拍髕 又作髕同扶忍反說文膝骨曰髕也

虒兕 又作兇累二形同音似又音徐姊反尒疋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也

和埴 時力反黏土曰埴釋名埴膱也如脂之膱也

栽櫱 古文𣡌不櫱三形同五割反尒疋櫱載也餘也謂木有殘餘載出名曰𣡌也

第七卷

乇塞陟倫反說文乇難也蹇挂㝵也

林邠古文豳二形今作邠同府貧反

樹名也

礼貺許誑反尒疋貺賜也郭璞曰謂

賜與也

修行道地經第一卷

大較古文攉同古學反粗略也廣雅

較猶明也

拔㦵子来反裁植也今時名草木植

曰㦵

扁鵲蒲顯反古之良醫也姓鄭案漢

書韋昭曰大山小盧人也名越

人魏桓侯時醫也

蒼頭漢書蒼頭應劭曰秦稱民曰黔

首黔黑也首頭也奴曰蒼頭非

純黑以別於民也

鬱皃於勿反尒疋鬱氣也亦哀思也

下古文皃貇二形今作貇同莫

効反容皃也亦見也又作瞀謂

眩瞀也音莫報反經文作冐覆

之冐假借也

諸藏才浪反積蓄也如庫藏也人有

五藏謂肝肺脾心腎也經文作

譛非體也

譖人側禁反廣雅譖毀也亦譊也一曰旁入曰譖也

蜘蛛古文作䵹鼄二形同音知株謂有草蜘蛛有土蜘蛛也經文作蛣非也

嗽喉所角反謂嗽吮也經文作𡂿或作𪐺非也

湩現竹用都洞二反通俗文乳汁曰湩今江南人亦呼乳為湩經文作餧奴罪反非也

銀紫經文從口作齦嘴二形誤也

第二卷

蟠結薄寒反廣疋蟠曲也亦委也

噤齘渠錦反下胡戒反說文齘齒相切也方言齘怒也郭璞曰言噤齘也

萑葦胡官反細葦也葦秀然後為萑葦也

飛鳥甫韋反言鳥飛揚也經文從犬作犵誤也

第三卷

黿鼉魚袁反下徒何反經文作魭鮀二形非體也

如麪萁過反言其碎末如麪也經文
作麩聲之誤也
鑯鍦湶王反通俗文綠車曰轃綠音
乘勞反
燔之又作𤑔同扶袁反加火曰燔燔
亦燒也乾也
鐵弗字苑初眼反謂以鐵貫肉炙之
者也鐵音且廉反
第四卷
不訾又作𧦝同紫斯反訾量也經文
作貲非也
九韶古文磬同視招反舜樂名也韶
紹也言舜能紹繼堯之德也尚
書簫韶九成是也
第五卷
擭草於虢反廣疋持也謂握取之也
稱錘直危反廣疋錘謂之權即稱
錘也
鴟猪尺睢反下陟於反鴟張大也言
此人鴟張大如猪也
摶掩蒱文云摶六博用六箸六碁謂
之六博掩樸掩跳錢戲也俗謂
之射數或云射意也

㧰撕力的反下乗奚反通俗文考囙
異謂之㧰撕字林押其指也
臠臠力轉反肉臠也經文作腱腱非也
步搖擇名云上有垂珠步則搖動者
也經文作瑶非也
秸草古八反秸稾也
餬口又作餰同户姑反方言寄食也江
淮之間謂寓食爲餬介足餬饘
也郭璞曰即糜也饘音之然反
生經第一卷
鋃鐺力當都唐反説文鋃鐺鎖也經
文作狼當非體也
淑女時六反詩云窈窕淑女傳曰淑
美也淑善也
震越梵言也此譯云衣服也
訶譴去戰反廣疋譴責也怒也説文
訶大言而怒也
睢叫許隹反聲類睢瞲大視也謂張
目叫呼也瞲音况縛反
挼彼奴和奴回二反説文挼摧也又亦
兩手相切也
調譺魚戒反廣疋譺調也謂相啁也
蒼頡篇譺欺也通俗文大調曰

譺是也

誘訹餘首反誘教引也相勸也下私律反說文訹誘也廣疋訹謏也經文作恤憂也恤非此義謏音私酉反

習忕又作怈翼世反字林怈習也蒼頡篇怈明也郭璞曰狃忕復爲也

俜因妨愚反尚書俜厥寶玉孔安國曰俜取也

嗚就古文作鼄同子六子合二反聲類嘋亦嗚也

第二卷

諄那古文訰同之閏反此譯云碎末謂人名也

鞭靰五更反下胡浪反風名也靰字未詳所出也

殟㱡於沒反下莫昆反聲類欲死也說文㬥無知也

𥟖倡所交反昧靡丁賀反韃陁紀言反褅祢徒計反

鎧輸口賁反說文鎧甲也下胡旦反周易白馬翰如王弼曰鮮潔其

馬翰如也

第三卷

讙呼古文作吅又作諠同虛袁反廣疋諠鳴也聲類諠譁也諠聲囂呼也

翕眼呼及反猶貶眼也翕合也亦鍛也經文從目作瞼書无此字貶音莊狹反

㯷樹勑於反㯷惡木也大不中繩墨小不中規矩也

蠱狐餘者反說文狐妖獸鬼所乘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必首丘也

拘翼梵言憍尸迦是也此本應作翅後誤作翼翼失其義也

㩕悁古文謂同息與反通俗文多意謂之㤈悁字林㤈悁知也㤈音張呂反

廩賈又作亩同力甚反三蒼藏米曰廩也

憫泣眉隕反憂貞也憫憫然也

第四卷

跡踖子六反下子亦反字林跡踖不

進也一曰畏敬也謂恭敬之皃也

第五卷

髡鉗口昆反下巨炎反說文髡剃也

鉗束鐵在頸者也經文作鉆非也

觸嬲奴皎反謂嬲亂也恭嬲猶擾也

亦弄也

譊嘶側鎋中鎋二反哃嘶鳥悲也

搏蹹補莫反下又作蹋同徒盍反搏

手搏也蹋足蹴也

唉痾於來反說文譍聲也蒼頡篇唉

咢也字書㦡譍也下又作痾同

於何反咢音於札反

陰持入經上卷

惛懣古文作懣同莫本反字林懣煩

也蒼頡篇懣悶也亦憒也方言

眩懣也朝鮮洌水之間煩懣謂

之謨湯

下卷

已分甫墳反分隔也經文作份彼陳

反說文份份質備也字與斌彬同

溝港古侯反下古項反謂須陁洹也

此言入流亦名至流亦名預流

言滃港者取其流處也
睡瞑又作眠同亡田反說文瞑目翕
也眠寐也卧也
中本起經上卷
拘隣此譯云阿若名已知拘隣者姓
也初度五人名也一名拘隣二
名頞陛三名跋提四名十力迦
葉五名摩男拘利
屏營畀營反謂惶遽也廣疋屏營怔
伀也經文作併甫政反說文併
㝡也併非此義㝡音才句反
下卷
妖冶余者反謂傲雅自得莊飾姸明
之皃也
狂戇呼豎反字書戇愚也郭璞曰鷄
鳥戇急謂虛勇也
靈柩渠救反小尒疋有屍謂之柩空
棺謂之櫬礼記在棺曰柩鄭玄
柩之言究也白虎通曰柩之言
久也久不復變也
熀煌胡本反下胡光反方言熀感也
郭璞曰熀煌感皃也煌明也蒼
頡篇煌光也經文作燀字與暉

同虛歸反煇光也煇非此用
恂恂私遵反論語恂恂如也王肅曰溫
恭貌也廣雅恂恂敬也今亦恂
恂戰慄也
斑駁又作辬同補顏反說文辬駁也
蒼頡篇辬文貌也雜色為斑經
文作斒方閑反斒斕也斕音力
閑反
興起行經上卷
曰髮正體作髮古文作䰍同妨虞反
杖敲蒼頡訓詁作毃同苦交反下擊
也經文作撓非也
達磨多羅禪經上卷
發軔之忍反軔跡也轉也輿後橫木
也今謂發車跡轉也
分逵又作馗同奇龜反今亦九達謂
之逵郭璞曰四道交出復有旁
通者也
孱焉仕簡反謂仁謹之貌也亦懦弱
為孱廣疋孱恶也
犄暨聲類古文臮同其器反左傳猶
懼不暨注曰暨至也今亦暨不及
也暨與也

一匱渠愧反匱土籠也匱亦匣也
闠胡膭反說文闠閈也
閃鑠式漸反下舒酌反閃鑠暫見也
經文作濡非也
尒炎梵言尒炎此譯云所知亦云應
知也
褅襹他弟反下勑細反經云心之住
處也
𢧵捸子盍反通俗文淹漬謂之𢧵洳
字林𢧵漬也
貧窶瞿庾反尒雅窶貧也字書空也
窶者无礼也
下卷
塵塺武誐武賀二反通俗文熟土曰
塺塺亦塵也敗壞也
伏鷄又作菢同扶富反謂鷄伹伏其
卵也方言鷄伏卵而未孚者是也
髀骨今作髀同蒲米反說文股外曰
髀也江南音必尒反
義足經上卷
草蒉又作䔄蕳二形同古顔反聲類
蒉蘭也說文香草也
欲詃又作呸同鄰亂反說文亟可也蒼

頡篇亞斯也

遍徇 又作徇同辭遵反徇循也亦巡行也行走宣令曰徇說文行示曰徇字從彳也

戹至 椅革反蒼頡篇戹困也說文戹隘也凡遇災難遭苦毒皆曰戹

鱻明 又作鮮同思錢反廣疋鮮好也鮮亦善也

不撟 几小反說文撟擅也假詐也國語其形撟誣賈逵曰非先王之法曰撟加誅無罪曰誣字從手今皆作矯

著洿 一孤反字林濁水不流曰洿謂行潦之水也大曰潢小曰洿

勞來 說文作勑同力代反介疋來勞也郭璞曰相約勑亦為勞也揵為舍人曰勞力極也来強事也廣疋勑謹也勤也詩云神所勞矣箋云勞来猶佐助也漢書勞来不怠也經文作倈非也

名㦰 古文悳㦰二形今作勇同踰腫反勇謂果決也知死不避曰勇也

恐懾 聲類作慴同止葉反廣疋懾懼

也字書失常也說文心服也
喑唶於禁反下子夜反喑唶猶嘆聲
也經文作咋壯白士白二反咋
咋然聲也亦咋齧也
皴指力弟反說文皴皮也亦足皴聚
也經文作鏐誤也
蹶地居月居衛二反說文蹶僵也廣
足僵卧也經文作蹴子六反說
文蹴蹋也
偉風于匪反說文偉奇也經文作㦤
胡憒反非體也
洞然古文衕迵二形同徒凍反謂洞
徹也經文作烔徒東反烔熱也
烔非此義也

下卷

不据據於反廣疋据斷也說文口手
共有所作曰拮据
鵙學公覓反人名也依字鵙伯勞也
俞曰翼珠反尚書帝曰俞徐哉俞然
也相然譍也
晻忽古文晻隌二形今作暗同於感
反說文晻不明也廣疋晻暗
也晻冥也

彼遑秋蘂反遑謂進取也

砦橐古文囨同猶各反蒼頡篇云囊之無底者也說文橐囊也亦衣也脊聋如橐因以名焉

鼓韛字宜作韝蒲戒反謂韝囊也鍛家用吹火令熾者也經文作韛未詳字所出

蚱蜢側格反下莫經反蚱蜢字書云淮南名去父也即蟾蠩也郭璞曰蝦蟇類居陸地者也

蛻虫湯會始銳二反說文蟬蛇所解皮也廣疋復育蛻也字林蟬皮也

不嫫莫奴反說文醜者也楚辭嫫母姣而自好也姣音古夘反

稱寃古文作寃怨惌三形今作寃同於元反說文寃屈也廣雅寃枉也寃曲也亦思念煩寃也

毗耶婆問經卷上

訓狝關西呼為訓侯山東謂之訓狐經文作薰胡非體也

皯䵳古旱反下與黳反通俗文面黳黑曰皯䵳面點黑也經文作酐[illegible]非也

下卷

匈膺又作𦙶同於凝反說文膺匈也

謂乳上骨也

萎蔫於危反下於言反萎𦸇也說文

蔫菸也

纖長思廉反言纖小也細也經文作

攕所咸反說文好手皃也

挪先比丘經上卷

撓撈呼高反下路高反聲類撓攪也

方言撈取也

和鞞都蘭反寺名也

淅米思歷反江南言淅中國言洮經

文作錫非體也

兩埻之尹反說文射臬也廣疋埻的

射的也射侯者也以熊虎之皮

飾其側方制之以為埻經文作準

同之尹反說文準平也准非字體

吹笳或作葭同古遐反今卷笳葉吹

之因以名也

穫麥胡郭反說文刈禾也經文作攫

誤也

欲躃脾赤反謂躃倒也

連擷呼結反廣疋擷束也擷蒼園係

也言恚束也說文作䚮語經文

作靰皆一也

下卷

儲偫直於反下古文作庤時峙三形

同除里反說文偫待也儲偫具也

博叉正言縛芻河第四河也經文作

博叉嚩叉皆訛也嚩𧹞略反經

文從言作讓誤也

屈尢𢓜物反說文屈无尾也屈短也

評之皮𤦵反字書評訂也評平議也

訂音唐頂反

刎口古文刎同亡粉反刎割也經文從

口作吻非體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三　陸

翻經沙門玄應撰

佛滅度後金棺葬送經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阿難分別經　罪福報應經
見正經　業報差別經
摩訶迦葉度貧女經
五母子經　中心經
阿遬達經　龍王兄弟經
王耶經　沙曷比丘功德經
盂蘭盆經　樹提伽經
雜藏經　盧至長者經
瑠璃王經　燈指因緣經
力士移山經　諫王經
大愛道般涅槃經　五王經
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經
末羅王經　四諦經
佛大僧大經
閻羅王五天使者經
耶祇經　長壽王經
時非時經　阿那律八念經
栴檀樹經　魔嬈亂經
新歲經　頼吒和羅經
梵摩喻經　自愛經
鸚鵡經

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

雜阿含經　末生怨經

七處三觀經　十八泥犁經

比丘聽施經　泥犁經

馬有八態經

般泥洹經

沃野　於梏反字林云溉灌名沃沃澆也濕也亦美也

有慽　胡紺反廣雅慽怨恨也字林慽不安也

禮賂　力故反賂遺也謂以物相請謁也

腆美　古文作費同他典反方言腆重也東齊之閒謂之腆廣雅腆至也腆厚也善也

玄黕　勑感反玄赤黑色也黕黤黕不明淨也

并饕　書無此字應誤作也疑饕字耳

勗勉　許玉靡辯反方言齊魯謂勉曰勗勵也勉勸強也

補繕　是戰反廣雅修截繕治也說文繕補也

不啻　施豉反更多也經文作翅羽之翅非也

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僥值　古堯反漢書晉灼音義曰徼遇也謂願求覲遇也

鷰麦　又作燕同一見反介疋鷰雀麦注云即鷰麦也經文作鷖伊奚反鷖水鳥非此用也

傅飾　方務反傅猶塗附也傅藥傅粉皆是也

餼施　古文槩同虛氣反以牲曰餼餼猶稟給也埤蒼餼饋也字書餼餉也

俱譚　徒含反或作曇譚經中多云瞿曇皆是梵言輕重也

賣娃　謨稗反梵言薩俱盧也一本作薄經文作貿誤也

訶䣜　側於反梵言摩訶䣜此譯云大長也

殷皮　於斤反詩云殷其盈矣傳曰殷衆也殷大也又於艱反赤黑色為殷此借音耳

敷愉　翼珠反慕文作孚愉言美色也方言怤愉悅也

繫𢷾　呼結反埤蒼圜係也通俗文束縛謂之𢷾

蔙吒古文作謰同音力四力李二反

孚譴字體作𧻓同芳務反礼記𧻓

往鄭玄曰𧻓疾也廣雅𧻓行也

下去戰反譴責也

輕邈亡角反邈遠也方言邈離也漸

也廣也亦感也

備護因緣經

自強為之也

僶俛又作黽同亡忍反下無辯反謂

煼𤌦又作娶炒煎三形同初狡反方

言娶火乾也秦晉之間或謂之

娶經文作赽非也

柰女祇域經

一栽子来反謂草木植曰栽此謂木

榟可栽種者也

瘤節力周反說文瘤腫也聲類瘤瘜

肉也今取其義

其抄弥繞反通俗文掛鋒曰抄杪亦

微小也

除摒卑政反廣雅摒猶除也言𢷎譡

除治也經文作屏非體也譡音

丁浪反

應襲古文作𢩦同辝立反襲受也又

合也仍也廣雅襲及也
騙上疋扇反蔡文云謂躍上馬也
睚眦吾懈魚計二反廣雅睚裂也下
靜計反說文目崖也謂裂眥瞋
目之皃也經文作睨五憚反邪
視也睨非此義
蛇蠆丑芥反螫蟲也或名蠍或名
蠍也蠍音他達反蠆音力割反
雇錢書皆作顧同公護反案雇猶顧
眄眷報之也
虞虞經
虞受今作娛同牛俱反白虎通曰虞
樂也言天下之民皆有樂也廣
雅虞安也有也
脩行本起經
熇燸古文作灬同俘竟反說文火乾也
胞胎經
胚胎普才反說文婦孕一月為胚二
月為胎尒疋貽始也方言胎養也
樹荄古來反說文草根也方言東齊
謂莖根為荄也
鞕䩕五更反下胡浪反成壞身中風
名也
過去佛分衛經

至奏梵言三拔致此云發趣今言至
奏皆一義也
戀爍力到反說文𦆨嫺也聲類嫪惜
也謂戀不能去也嫺音胡故反
潯漫上謀士卷二反潯漫字林流貌
也漫音于權反
大迦葉本經
開披正字作𢱧同普彼反蒼頡文去疲
𢱧也披猶分也經文作擺補買
反擺手擊也擺非此義
婦人遇辜經
離摹居院反說文謂牛鼻環也字書
摹牛拘也
姑妐字體作㳂同之容反釋名俗謂
舅章為㳂
辯意長者子所問經
鼎沸都挺反左傳曰昔夏之方有德
也貢金九牧鑄鼎四方亂離如
鑄鼎之沸也
擗口補擗反廣雅擗分也謂手擗開
也經文作措非也
恭恪古文愙同苦各反恪敬也字林
恪恭也

飤此因恣反說文飤糧也廣雅餧飤也謂以食供設人曰飤經文作飴借音耳

車轢力各力的二反蒼頡篇轢輾也說文車所踐也

拜謁於歇反尒疋告謁請也謁白也

四自侵經

不肖先妙反禮記其子不肖鄭玄曰不似也言不似其先故曰不肖謂停惡之類也

佂伀之盈反古文伀同之容反方言佂伀惶遽也江湖之閒凡窘卒怖遽皆謂之佂伀

七女經

羅轒扶分反字比丘羅轒經文從貴作轒非也

梓棺又作榟同即理反古者殷人上梓字林梓楸也古史考陽作木棺有虞氏用瓦棺棺完也闗也

所欲致患經

怫欝父勿反字林怫欝心不安也

戰項字體作顫又作懺同之見反下又作疚同有富反說文顫項謂

掉動不定也

遺教經

媟慢　相列反方言媟狎也郭璞曰相親狎也媟亦慢也嬻也嬻傷也

躃擲　今冝借音他弔反字體作趒趒擲也韻集趒越也

暫替　古文暜不久也下他計反尒足替廢也止也郭璞曰替廢亦止住也

隄塘　古文作隄同都奚徒奚二反隄限也積土為封限也埤蒼長沙謂隄為塘

懈怠　耕者經

選耎　撰選耎猶須臾也呂氏云少選俗謂之選耎言推託不肯為也

優塡　王經

皮韜　吐勞反韜藏也說文劒衣也

辟從　必益脾尺二反韓詩或辟四方辟除也謂從者也

不計　居詣反謂計筭也計謀也經文作係非體也

倱伅　又作混沌二形同胡本徒損反謂不通類也通俗文大而無形

曰偎佬

遲其除致反槖遲欲其疾也遟猶望也經文作幼稚之稚非也

䲰毒除禁反山海經女几之山多䲰郭璞曰大如鵰紫緑色長頸赤喙食蛇也以羽畫酒即煞人也

仆僵蒲勒反下居良反說文仆頓也謂前覆也僵偃也謂却偃也

身冒亡報反冒蒙也案蒙猶荷也被也

佛入涅槃金剛力士哀戀經

蛆螫知列反字書蛆螫也廣雅蛆痛也下音呼各反

瞑眩又作眠同亡田莫見二反下古文作迿眴二形同胡蠲胡麵二反方言凡飲藥而毒滿東齊謂之瞑眩

嘶碎又作謽㾜二形同先奚反埤蒼聲散也亦悲聲也

佛滅度後金棺銐送經

藉身茨夜反挼藉猶薦藉也周易藉用白茅是也

斂骨力舟反說文斂收也亦藏也尒疋斂聚也廣雅斂取也經文作

撿非體也

齕齕普安佉徒反廣雅齕齕齕軋也埤蒼大軋也

旌表子盈反介足注旄首曰旌郭璞曰載旄於竿頭也國語為車服旗章以旌之貫達曰旌表也取其幖幟也

欣懌以灸反介足怡懌樂也郭璞曰怡心之樂也懌意解之樂也字林懌怡也

購鉼古候反說文以財有所求也廣雅購償也

燔身扶袁反說文燔燒也加火曰燔廣雅燔乾也

明踰庾俱反廣雅踰度也亦越也勝也經文作跨非也

陵遲古文作勑夌作麦同力蒸反准南子云山以陵遲故能高棄陵遲猶靡迆陂陀也平易不陗峻者也

見正經

包毓說文亦作育字同餘祝反說文養子使從善也育亦長也覆育

也生也

挻王舒延反淮南云陶人之尅挻埴

　許㕛重曰挻揉也埴土也挻擊

　也亦和也

鄧梯數廢反說文削朴也蒼頡篇梯

　札也謂削木梯也

螋蛸扶福反下夷六反字林螋蛸蟬

　皮也猶蛣蜣變為蟬也廣雅螋

　蛸蛻也蛻音他外始銳二反謂虵

　蛻皮也經文作𩌦育非體也

臭茹如庶反棄茹亦臭也今謂䐢䏔

　為茹也䐢音乃罪反

羸臞又作臒同渠駒反介疋臞瘠也

　說文少肉也

摩訶迦葉度貧女經

米潘敷袁反蒼頡篇泔汁也說文潘

　淅米汁也江北名泔江南名潘

　經文作㸋非也

中心經

脆不清歲反說文脆少血易斷也廣

　雅脆弱也脃猶䐢也經文作毳

　非也䐢音乃囚反

翾飛令作𧌄同呼全反說文小飛也

周書翾飛蝡動是也

龍王兄弟經

耳際子例反廣雅際方也尒疋際捷也謂相接續也

迺臣奴改反尒疋迺乃也郭璞曰迺即乃字也說文迺往也聲類迺至也

沙曷比丘功德經

陷此古文錎同陷猶墜入也亦沒也說文陷高下也

笥中胥吏反說文盛衣器曰笥也圓曰簞方曰笥也

闓化口哀反說文闓開也廣雅闓化也聲類此亦開字

樹提伽經

不懕又作懕同於驗反意滿也纂文云意足曰懕是也

黤黮烏感反說文黤青黑也黤黮不明也黤黮忽也

匽婆烏我反補我反謂僂背而行也經文作攞揪非也

庵屋於含反謂庵廬也廣雅庵舍也

鎢錥於胡餘六反廣雅鎢錥謂之銼

鑛亦云鈳鏻也 文作鑽非也
鉎音才禾反 和反鈳古我
反鏻莫朗反 作鎘鏻或作鐪
鏻或作鈷鏻 人言堥皆一也
字林小釜也 百古盍反鈷音
古㙐七卧反

鑪至長者經

窸弆嵬女丘呂二反弆藏也通俗文
窸藏曰弆

物傷又作澌同恙漬反方言鏇澌盡
也物空盡曰澌

燈指因緣經

藁森今作掾同所金反說文多木
長皃也

子胤与振反尒疋胤繼也亦嗣也說
文子孫相承續曰胤言番育之
謂也

喟然又作嘳同口愧反說文大息也
歎聲也

罄竭古文窒同可定反說文器中空
也尒疋罄盡也經文作磬樂器
名也

飲酣古文作佄同胡甘反樂酒曰酣

漢書應劭曰不醉不醒曰酣

孑然居折反案孑猶孤獨也說文无右臂曰孑國語胡有孑然是也

睒陷昔洽反說文目陷也廣雅睒陷也經文作抓掐之掐非體也抓側交反

捃拾又作攟同居運反方言捃取也

猜疑古文賍猜二形今作倸同麁來反案猜亦疑也廣雅猜懼也方言猜恨也

端礭又作碻埆二形同苦學反周易夫乾礭然韓康伯曰礭堅貞也經文作斛胡族反殼盡也非此義也

譸張又作詶嚋侜三形同竹尤反譸張誑也相欺惑也

工翳又作瞖同一計反說文注云目病生翳也

喁喁古文顒同牛凶反說文衆口上見也謂羣生仰其德也詩云顒顒昂昂傳曰顒顒溫貞也

諫王經

黼黻弗禹反下甫物反考工記畫繢

之事白為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亦足黼章也斧謂之黼郭璞曰黼文畫為斧形也字從黹音知稚反經文從首作黼非也

恇攘丘方反下而羊反說文煩擾也謂煩惱恇遽也楚辭遭此世之恇攘是也

葆羽又作𦚾同補道反漢書羽葆謂合聚五色羽名為葆也

闐闐又作填同徒堅反詩云振旅闐闐言盛貌也亦羣行聲也

五王經

了了又作𢆯同丁皎反言了了懸也趙魏之閒曰了了郭璞曰了了懸貌也

陜山胡夾反案陜迫隘不廣大也說文陜隘也

茫茫莫荒反茫茫遠貌也茫然謂目不了也經文作䀮呼光反不明也兩通

侹直古文作頲同他頂反平直曰侹經文作⿰身廷非也

檻車下斬反釋名云檻車施欄檻以格猛獸之車也經文作轞車聲轞

轞也

擩箭而注反謂張弓擩箭也經文作澍非體也

末羅王經

震悚又作愯同思勇反字林悚惶遽經文作聳非也

佛大僧大經

不滋聲類作孖同子思反說文滋益也滋蕃長也經文作孳說文孳孳汲汲也

妖蠥宜列反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妖禽獸虫蝗之怪謂之蠥蠥灾也

謚北神至反說文行之迹也從言益聲白虎通曰謚之言列也釋名去謚申也物在後為申言名之於人也

鸇鸇之然反尒疋鷐風鸇郭璞曰鷂屬也又征鳥也齊人呼擊征也小鷂也

齮𪗋丘奇丘倚二反蒼頡篇齊人謂齧咋為齮齮齧也許慎云側齧也下竹皆反齧挽曰𪗋

齩齧又作鱙同五狡反廣雅齩齧也說文齧噬也

儲偫直於反下除理反說文儲偫具也亦待也

惕惕勑歷反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亦懼也愁也

噫乎又作譩同於㵲反謂歎傷之聲也

箋其則賢反字林表識書也一曰表識書曰箋

俘取妨虞反國語而安俘女賈逵曰伐國取人曰俘

耶祇經

恢㔁又作㤥同苦迴反字林恢大也

䀿咤況役反通俗文驚視曰䀿經文作臭呼赤反說文犬視也

掔我三蓍亦牽字苦田反引前也廣雅牽挽也連也

時非時經

釪瓚寀字義宜作于寘二形寘音徒見反國名也

㮴櫝樹經

躊躇又作踟蹰同腸留腸知二反下

腸於腸誅二反廣雅躊躇猶豫
也又亦住足也亦躑躅也
跢地丁賀反江南俗音帶謂倒地也
拍煞普格反廣雅拍擊也釋名拍搏
也以手搏其上也今謂拍其上
而死也經文作摽非也
憮然莫禹反悵愕之意也論語夫子
憮然何晏曰為其不達已意而
非之也
新歲經
如鶚何葛反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
相鬪而死
噲樂苦壞反蒼頡篇此亦快字也字
林快喜也
自愛經
攘衣而羊反謂攘除衣袂出臂也袂
音彌世反
揮灑許歸反說文揮奮也揮灑也介
足揮竭也法去揮振去水為竭
也經文作梢麾之麾非體也
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
麞麂莫悲反下又作麐同羁錐反說
文麞鹿屬也麂似麞而大獵毛

拘足也獶音方交反

聸耳丁藍反說文垂耳也經文作耽

丁含反說文耳大也亦躭樂也

經文作儋負之儋非體也

白鶴之項反埤蒼鶴鴉也怯鳥也

鉤鵅古侯反下加領反介(足)怯鴉南陽

名鉤鵅晝伏夜行鳴為怯也

遲豫翼庶反蒼頡篇豫佚也國語豫

樂也

未生怨經

涕泗息利反詩去涕泗滂沲傳曰自

鼻出曰泗也自目曰涕

瘦眚字苑作瘠同所景反釋名眚瘠

也如病瘠瘦也眚者猶人眚瘦也

桀逆奇列反案謚法曰賊人多累曰

桀劉熈曰多以惡逆累賢人也

十八泥犁經

倅略倉對反依字倅副也廣雅倅盈

也又作倅蒲夲反

焯熱之藥反廣雅焯熱也經文作暐

都角反暐明也

𨺅穽方奚反說文𨺅穽也獄也所以

拘非者也字從非陛省聲經文

作柙非體也

涅槃經

竹鉀字宜作䇢補奚反以竹為䇢打
棰者也

鞭袹丁頰反俗語也謂打挕也經文
作鞊他頰反鞍飾也鞊非此義

鈇櫍方于反說文莝斫也公羊傳曰
不忍加之鈇質何休曰斬腰之
罪也蒼頡篇鈇椹也亦櫍斧也
下之逸反埤蒼櫍椹也經文作
鑕非也

虫豸直尒反尒疋有足謂之虫無足謂
之豸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

莝碓且卧反詩云莝之秣之傳曰莝
茁也謂斬茁所以養馬者也經
文作剉說文折傷也

頑痺今作痺痺同婢利反說文足氣不
至也經文作痺俾利反痿痺不
能行也

煻煨徒郎反下烏迴反通俗文熱灰
謂之煻煨

射窠又作過同口和反謂窠窟也取

其義矣

嚻外　許朝反嚻猶虛也嚻亦諠譁也

循大　似均反說文循行也尒疋循自也郭璞曰自猶從也案此亦爲巡字聆同

鞠頻　渠六反案鞠謂聚斂也字宜作趜通俗文體不申謂之趜

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經

彶彶　居及反說文彶彶急行也廣雅彶彶遽也

券別　區万反說文券契也券別之書以刀判其旁故曰契也釋名云大書中破別之也

過去現在因果經　小乘畫譯

第一卷

旆兜　蒲帶反國名也正言迦毗羅跋兜譯云迦毗羅者蒼色也跋兜者住處也

苗裔　古文作㐮同餘制反說文裔衣裾也以子孫爲苗裔者取不垂義也裔亦遠也字從衣從冏音女滑反

自禁　記林居鴆二反禁猶制也止也

言制止不禁也
鳳翳於麗反山海經云北海有虵山
山有鳥五采飛至蔽日名曰翳
鳥廣雅鳳屬也
怵惕耻律反尚書怵惕唯厲孔安國
曰怵惕懷懼也
蒼頭漢書蒼頭應劭曰秦稱民曰黔
首黔黑也首頭也奴曰蒼頭者非
純黑以別於人也

第二卷

旅力力舉反方言宋魯謂力曰旅旅
田力也郭璞曰謂耕墾也詩云
旅力方强是也
昕赫虛斤反說文昕旦明也日將出
也赫盛也
揵陟巨馬反馬名也應云建他歌譯
云納也
噴鳴古文作歕同普寸反說文鼓鼻
也蒼頡噴吒也俯而噴仰而
鳴也
圪然今作仡同魚訖反說文高大皃
也經文作屹未見所出

第三卷

老媼又作嫗同烏古反字書媼母也
今以女老者為媼也
曾瀾洛安反尒疋大波為瀾小波為
淪言漩瀾也
太子本起瑞應經上卷
錢雇書皆作顧同光護反雇猶酬賽
償報之言也謂為錢得者也漢書
數招顧權金錢文頴曰謂託以金
錢自顧賣漢書賣官關內侯顧五
百万者為之皆是也
復饗虛掌反謂設礼以飲賓也又加
羹飯曰饗饗亦勸強也
椸架又作箷埤蒼作椸同餘支反竿
謂之椸椸可以架衣也蒼頡篇
椸格也亦衣桁也經文作簃音
丈支反
風霽子詣反說文霽止也今南陽人
呼雨止為霽也
疊場古文畺畕二形今作疆同紀良
反疊界也下以赤反場畔也畷
也廣雅疊場界也畷音猪衛反
謂兩陌閒道也
難暨古文臮同其器反暨及也至

也與也

踒傷烏卧反通俗文足跌傷曰踒蹭頡篇挫足為踒史記踒人不妄趣是也經文作瘥非體也

入笥姑厚反謂取魚薄曰笥字從竹

貴識彼寄反五道神名也依字貴者飾也

隱遁今作遯遂二形同徒損反廣雅遁避也去也說文遁遷也亦退還也逃也

和埴時力反黏土曰埴釋名云埴者膱也如脂之膱也

趄踔丑白丑角二反字宜作趠謂半步曰趠

下卷

栽蘖古文作櫱枿木三形同五割反尒足蘖餘也載也言木餘載生蘖栽也

喑唶又作諳同於禁反下又作諳同子夜反說文喑唶大聲也聲類喑唶人呼也

修行本起經下卷

曲蟺音善即丘蚓也亦名蜜蟺江東呼為寒蚓

熊兕徐姊反尒疋兕似牛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也

攫持於貜反廣雅攫持也謂握取之也

砰大普萌反字書砰大聲也經文作軯車名也軯非此義

阿蘭若習禪法經上卷

蟻垤徒結反垤蟻塚也方言垤封塲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

僥倖古堯反下胡耿反謂非其所得而得之也

不撓乃飽反說文撓擾也廣雅撓乱也聲類撓攪也

迦憊排戒反梵言也此譯云智智者知世因知世畫道故名世智世智知世也

請質之逸反廣雅質問也亦正也又中正無邪曰質也

下卷

癔疹於近之忍反纂文云癔疹捶痕也經文作朕非也

躓礙珍四反通俗文物不利曰躓經文作礩非也

摩登伽經上卷

婣嫒於身反婣親也介疋美女為媛
郭璞曰所以結好媛也謂依倚
援助也
頻蹙子六反謂迫促蹙破也急也近
也經文作蹵且六反蹵蹋也非
今所用
爆其古文作皾𦢊二形同方孝反
皮散起也
財弊古文作𧸘同脾制反弊帛也財
所以資生者也

中卷

絺緘勑夷反下古咸反睟眈書遮反
下或作䩫同都含反
鮫魚今作蛟同古肴反說文海魚也山
海經漳水多鮫魚郭璞曰鯌屬也
皮有珠文而堅尾長三四尺末
有毒螫人皮可以飾刀劍也

下卷

葺蓋子立反以草蓋屋為葺說文葺
茨也覆也
彤華古文赨蚒二形同徒宗反說文
彤飾也廣雅彤赤也
織緫且公反通俗文輕絲絹曰緫也
酒蘖魚列反說文芽米也漬麦覆之

使生芽也
蟄虫持立反說文蟄藏也虫至冬即蟄隱不出也獸有淺毛亦蟄熊羆等也
迦嗥陟握反
麦䴷又作鬻古文精今作粥同之六反說文粥糜也
含頭諫經
嚾猶又作讙喚二形同呼灌反通俗文大呼曰嚾也
龍目本草云一名益智其大者似檳榔生南海山谷
荔枝力計反樹大生江旁子皮如蜀肌如豬肪也
𣝔𣠽胡木反下又作樚同來屋反𣝔樚撲也山木也
螢鍚似盈徒當二反說文以飴和𩞄曰餳
諧耦胡皆反下吴口反諧和也耦合也對也經文作喈謁非體也
樓炭經第一卷
嗷嚾又作嗸警二形同古弔反嗷呼也鳴也

第二卷

梟磔古堯反說文梟不孝鳥也冬至日捕梟磔之磔竹格反張磔也經文作棹疑誤也

當盧字宜作顱同力胡反言馬面當顱刻金爲之所謂鏤鍚也詩注云眉上曰陽刻金飾之今當盧是也

帞頭莫格反方言南楚江湘之閒曰帞頭自關西秦晉之閒曰絡頭字書帞頟巾也字從巾經文從百作陌非字體也

八柧古胡反通俗文木四方爲棱八棱爲柧言珠有八棱也

諸署特去反位也署官也治事府寺曰署署猶置也

第四卷

麨麮丘語反字書麦甘粥也蒼頡篇煑麦也

第五卷

嶔崟綺金反下宜金反謂山阜之勢高下倚傾也經文作嶔峨音儀非也

大般涅槃經

悲𢤱今皆作惱同奴道反懊憹憂痛也

氣𡡔古文作霶同數雲反說文氣祥

氣也吉凶之先見者也
調謔 許虐反謂相調戲也謔亦喜樂也
吞噬 他痕反下時世反說文吞咽也
噬齧也
涯岸 說文作厓同五佳反介足涘為
厓謂水邊也又云重厓岸兩厓
累者為岸
波湍 土桓反說文湍疾瀨也水流沙
上也瀨淺水也瀨音賴
瞞羅 莫安反仙人名也
下卷
兜婆 或言偷婆或言塔婆或言藪斗
波正言窣覩波
開拓 古文拓㡯二形今作拆同他各
反拓亦開也
佛般泥洹經
射埻 之允之閏二反通俗文射堋曰
埻埻中木曰的
隣聚 古文鄹鄹二形今作聚同才句
反廣雅聚居也
乘桴 扶留反論語乘桴浮於海馬融
曰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
拔擢 徒卓反蒼頡篇擢抽也廣雅擢

出也亦引也
竹笋字冝從草作芛聚落名也
有氎又作㲲同徒頰反字林氎毛布也
下卷
厲渡力制反尒疋由帶以上爲厲由
自也
胞罠補交反下武貧反大臣名也經
文作怋非也
匈匈許恭反匈匈沸撓之聲也漢書
匈匈數千人聲是也經文從水
作洶非也
梓薪又作𣓌同資里反字林梓楸也
經文作樺非體也
樟薪之羊反豫樟木也生七年而可
知也極大木也
楠薪奴含反尒疋梅楠郭璞曰似杏
實而酸葉似柰也
金植又作㮠同直吏反尒疋植謂之
傳郭璞云户持鏁植也
頓槍且羊反搴槍猶桎也至也謂頭
頓至地也經文從足作蹌尒疋
蹌蹌動也蹌非經意
敹嗽五高反說文衆口愁也詩云哀

鳴敫敫傳曰未得安集敫敫然也

予噎又作嗟讞這三形同冝箭反韓詩予生曰噎亦予失國曰噎

普法義經

許諄之閭之純二反說文告曉之熟也諄亦佐也亦誠懇皃也

氷矜居陵反詩傳曰矜慎也危也矜矜懼也經文從心作㦎非體也

梵綱六十二見經

鞬撅冝作(㯫)建言反文字集古㯫樓蒱采名也下巨月反

落毦仁志反以毛羽為毦飾若令刀稍毦也

寂志果經

夷㟁都桓反又作湍人名也應去阿夷他梵言訛轉也此譯云来

屛毖音秘

虛誕達坦反誕欺也亦大也謾也不實也謾音莫官反

區疑去虞反區別也區區亦小皃也又處所也

鷄鶩莫族反介疋舒鳧鶩郭璞曰即

鴨也

饐口古文作䭡同於吏反論語食饐
而餲孔安國曰饐餲臭味變也
餲音烏芥反

羇縶又作馽同猪立反縶絆也亦拘
執也

懲改直陵反廣雅懲止也

梵志阿跋經

徬徨蒲光反下胡光反徬徨徘佪也
埤蒼徬徨仿佯也

圭銖古攜反下市珠反六十四黍為一
圭四圭曰撮十二粟而重一分
十二分重一銖也

酗醟又作酌同許具反下禹命反以
酒為凶謂之酗通俗文䣱酒曰
酗酗酒曰醟也

櫛梳又作楖同側帙反說文櫛梳篦之
緫名也

彎弧户都反說文木弓也周易黃帝
氏作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以威
天下也

匪惶又作遑同户光反遑暇也廣雅
惶遽也謂怱遽也

諱夷火故反人名也依字又作嘾䛢

謣也

昆弟又作晜同孤魂反說文周人謂

兄為昆

七佛父母姓字經

槃褾方廟反依字領巾也

多鞬陁紀言反

梵志頗羅延問種尊經

駏驉渠語反下許居反謂似騾而小

牛父馬子者也

阿洫虛逼反人名也依字水之通川者也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蒙籠莫公反下盧紅反蒙籠謂不明

了也經文作矇朧力董反攏明

也朧非此義

阿難分別經

諀訾正尒反下資尒反通俗文難可

謂之諀訾經文作啤諛也

罪福報應經

麋麈之乳反似鹿而大尾可以為

拂也

鵂鶹許牛反下力周反亦名鉤鵅鵅即

鵋鵙也夜見晝伏也

業報差別經

螽蝗古文蠡同止戎反詩云螽斯羽

傳曰螽蟴蜙蝑也亦即蝗也音

胡光反蜙蝑音先恭反下斯驢反

勦健仕交反謂勁速捷健曰勦說文

作䞴健也

五母子經

忼慨口莽反下苦代反忼慨大息也

亦士不得志也

阿遬達經

阿遬籀文作遬古文作警今作速同

桑鹿反人名也

王耶經

弭伏又作𢎨同亡尒反弭止也弭亦

安也

狺狺又作犷同魚巾魚佳二反狺狺

犬聲也

盂蘭盆經

盂蘭盆此言訛也正言烏藍婆拏此

譯云倒懸案西國法至於衆僧

自恣之日盛設供具奉施佛僧

以救先亡倒懸之苦以彼外書

云先亡有罪家復絕嗣无人祭

神請救則於鬼處受倒懸之苦佛
雖順俗亦設祭儀乃教於三寶
田中深起功德舊云盂蘭盆是貯
食之器此言誤也

住餉尸尚反廣雅餉遺也說文餉饋
也饋餉也

錠燭音定又殿韻集鐙有足曰錠无
足曰鐙經文作挺非也

鉢和羅飯擢證自擔經云鉢和蘭亦
梵言輕重耳此譯云自恣食也

汪洋烏光反下似羊反大水廣無極
也說文汪洋深廣也

六種親屬漢書以奉六親應劭曰六
親者父母兄弟妻子也

雜藏經

醞酒於運反醞釀也蒼頡篇酒母也
廣雅醞投也

貲輸子雖反廣雅貲貨也蒼頡篇貲
財也說文小罰以財自贖也漢律
民不傜貲又以貲為郎皆是也
經文從言作訾訾量也訾非此義

琉璃王經

樓由力士名也此譯云愛或言欲也

剗足又作鏟同初簡反廣雅剗削也
聲類剗平也
夷滅餘之反左傳芟夷杜預曰夷煞
也亦毀也
惛將盧業反方言脅閱懼也謂以威
力相恐懼也閱郭璞音呼隔反
廣雅惛怯也公羊傳曰惛于齊
劉兆曰脅畏迫也今皆作脅
進邁莫芥反說文邁遠行也廣雅邁
往也
饕飻吐刀反謂貪財曰饕貪食曰飻
案饕亦貪也通語也說文俗作叨
臚脹力猪反腹前曰臚言所以養心
膂也臚亦膚也下又作瘬同猪
亮反腹滿也
賵贈敷鳳反助哀之物也車馬曰賵
小尒疋饋死曰賵白虎通曰賵之
言赴也所以相赴佐也下在鄧
反玩好曰贈所以助生送死追
思重終也贈送也增也
殪入古文作壼同於計反尒疋殪死也
煞也亦盡也漢書音義云一發
而死曰殪

荄括古來反方言東齊謂根曰荄說
文草根也

傷斃古文斃獘二形今作獘同脾世
反說文獘仆也

驍勇古堯反廣雅驍健也亦勇急也
說文良馬駿名也經文作膮苦
交反膏膮不平也膮非字義膏
音烏包反

摧杠音江旗之竿也廣雅去天子杠
高九仞十二旒至地也經文作佐
誤也

韅攝又作韅同呼見反左傳晉車七
百乘韅靷鞅絆杜預曰在背曰
韅在匈曰靷在頸曰鞅在足曰
絆下攝之涉反

帶韅又作韅同火見反著腋者也釋
名去韅也横經其腹下也蒼頡
解詁韅馬腹帶

射珥如志反蒼頡篇珠在耳也耳璫
垂珠者也楚辭撫長劒兮玉珥
王逸曰珥劒鐔也鐔音餘諶反聲
類劒口也

毛睫又作䀹同子葉反說文目旁毛也

怖駭胡騃反蒼頡篇駭驚也廣雅駭起也

剋捷次獵反毛詩一月三捷傳曰捷勝也亦獲也軍得勝曰捷也

格上加額反蒼頡篇格樾也樾絮也

力士移山經

勠力呂[illegible]反國語勠力一心賈逵曰勠力并力也戮陳力也

銘誓莫庭反謂鐫刻金石以記功德者也銘名也言有功者書其功於太常也

蹶摩居月反謂蹶擲之也尒疋蹶動也郭璞曰蹶搖之皃也亦驚駭急疾之皃也蹶起也

蔑屑無結反下先結反埤蒼[illegible]擲拭滅也

餒餓奴罪反論語耕也餒在其中鄭玄曰餒亦餓也

霖雨力金反尒疋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謂三日以上也

大愛道般泥洹經

諄那古文訰同之閏反此譯云碎末謂人名也經文作耗誤也

阜息扶有反阜厚也阜亦盛也大
也蒼頡篇山庳而大也

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經

期頤以之反禮記百年曰期頤鄭玄
曰期猶要也頤養也孝子要盡
養之道而已也

四諦經

熱變碑院反變化也易也更也經文
作㪅誤也書無此字

咽癰力周反說文癰腫也經文從口
作嚠非也

閻羅王五天使者經

閻羅或名閻磨羅應言夜磨盧迦此
譯云雙世也竊謂苦樂並受故
之為雙也

刓刻又作园同五桓反刓削也廣雅
刓斷也刓鏤也

裹蘊於雲反謂聚草莞衮之以蘊火
者漢書乘蘊乞火是也莞音而
消反

火燎又作爒同力照反說文燎火炙也

長壽王經

徇阇辭俊反徇猶巡也亦足徇遍也

說文徇行示也

阿那律八念經

椷篋 胡緘古咸二反說文椷篋也廣雅篋謂之椷字書木篋也

癇瘨 核間反聲類小兒病也下都賢反廣雅瘨狂也

魔嬈亂經

鵁鶄 古茅反說文鵁鶄也羣飛尾如雌雞食之治風

頼吒和羅經

黈羅圖吒國 古文作紏黈二形同他口反圖烏溝反

缺訣 古穴反訣別也通俗文云死別曰訣

梵摩俞經

如砥 又作底同之視反底平也直也砥細於礪皆磨石也

披纚 今作縰同山綺反案森纚好皃也颯纚長袖皃也纚篵也颯音来荅反

鸚鵡經

吟哦 又作訡牛金反下吾歌反江南謂諷詠為吟哦

門閾古文作閪同呼域反介疋扶謂
之閾郭璞曰門限也
雜阿含經
㯻中古文䕺䕺二形今作聚同才句
反廣雅聚居也
田家徒堅反介疋田土也說文陳樹
稻穀曰田也經文作佃徒見徒
年二反說文佃中也春秋傳曰
乘中佃謂一轅車也佃非此義
具譚徒南反經中多作瞿曇此國仙
人名為姓也
又賸徒隥反謂通徹囊也經文作杈
鄧非也
䧧陽
一挈苦節反挈猶提也說文挈懸持
也挈擊也
憂懣古文懑同莫本反說文懣煩也
蒼頡篇懣悶也亦憤也
憂嫪奴道反說文有所恨痛也今
汝南人有所恨言大嫪今皆作
惱也
矢溺又作屎說文作菡同式旨反糞
矢也下正體作溺尿二形同乃

弔反經文作溺假借耳
厝圬宜作盂同禹俱反盂器也
兊兒徒外反兊悅也見也又兊形謂
婧面一頭廣一頭狹也婧音湯
果反
儇儇咋咋許緣反謂家道未成也又
作諎同壯白反咋咋然聲也

七處三觀經

柱亦陟柱反謂支柱也經文從足作
跓俗字也
頂𩕄乃冷反蒼頡篇頂𩕄也字苑頭
上也今俗呼頂為頂𩕄

比丘聽施經

孚呼疋于反孚疾也呼召也命也
殟殟烏沒反說文暴無知也聲類欲死也

馬有八態譬人經

車軨又作轜同力庭反說文車閒横
木也即車軨子也
摩抄桒何反聲類摩抄猶捫摸也
翕噏義及反廣雅噏翕歛也下時制
反噬齧也食也
顆頭普米反說文傾頭也蒼頡篇頭
不正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四　　陛

翻經沙門玄應撰

四分律

第一卷

律藏力出反梵言毗尼或言鞞泥迦或言毗那耶或云鼻那夜或云毗柰耶皆由梵言輕重聲之訛轉也此譯云離行行亦道也謂此行能離惡道因以名焉或譯云滅能滅惡也或云化度言梵經化度衆生也或云調伏貪瞋癡也即文殊淨行經云曉了貪欲名為律是也案尒疋律法也謂法則也又云律銓也法律所以銓量輕重也又云律常也言可常行也釋名云律者纍也纍人心使不得放肆也言尸羅者此云止得謂止惡得善也舊譯云清淨及性善者皆義釋也纍音力追反纍繫也

稽首字詁古文䭫同苦礼反白虎通曰所以稽首何稽至也首頭也

言頭至地也三蒼稽首頓首也說文下首也周禮太祝辯九拜一曰䭫首是

說戒古薤反戒亦律之別義也梵言三婆囉此譯云禁戒者亦禁義也廣疋戒備也周易以此齋戒韓康伯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字體從廾持戈以戒不虞字意也廾又作𢪞同巨龍反

諷誦福鳳反諷謂詠讀也誦謂背文也

罣礙又作罫同胡罫反字書網礙也說文礙止也

垣牆于煩反四周牆也釋名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援衛也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

飈火俾遙反小火也案字體作熛說文熛飛火也三蒼迸火也呂氏春秋云突泄一熛焚宮燒積是也

醒者思挺反字林醉解也

除愈古文瘉同臾乳反說文瘉病瘳也方言差愈也

身康恪剛反康安也字林侹也尒足

康樂也
難詰去質反廣疋詰責也說文詰問也
飢饉占文飢又作饑同几治反尒疋穀不熟為飢蔬不熟為饉春秋穀梁傳曰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五穀不升謂之大飢說文飢餓也
梵行凡泛反梵言梵摩此云清淨或曰清潔正言寂靜葛洪字苑云梵潔也取其義矣
故二梵本云襄羅那地耶譯言舊第二雜心論云界具及第二是也
髮被皮寄反被謂被帶也亦衣被也律文有作披張之披非也
袈裟舉佉反下所加反韻集音加沙字本從毛作㲚毟二形葛洪後作字苑始改從衣案外國通稱袈裟此云不正色也諸草木中若皮若葉若花等不成五味難以為食者則名迦沙此物染衣其色濁赤故梵本五濁之濁亦名迦沙天竺比丘多用此色或言緇衣者當是初譯之時見其

色濁因以名也又案如幻三昧經云晉言无垢穢又義云離塵服或云消瘦衣或稱蓮花服或言間色衣皆隨義立名耳真諦三藏云袈裟此云赤血色衣言外國雖有五部不同並皆赤色言青黑木蘭者但點之異耳

利戟居逆反字林有枝兵器也周禮戟長六尺釋名戟格也言旁有枝格也

伺之埤蒼作覗同滑鷟胥吏二反廣疋伺候也亦察也狙也狚音千絮反

羯磨居謁反此譯云作法辦事優波離問經作劒暮此梵言訛也

和上菩薩內戒經作和闍皆于闐國等訛也應言郁波弟耶夜此云近誦以弟子年小不離於師常逐常近受經而誦也又言鄔波柁耶此云親教舊譯云知罪知无罪名爲和上也鄔音於古反柁音徒我反

阿闍梨經中或作阿祇利皆訛也應

言阿遮利夜此云正行又言阿遮利耶此云軌範舊云於善法中教授令知名阿闍梨也

君持經中或作軍遲此云瓶也謂雙口澡灌律文作鍕鉾非也

羅閱以拙反十二遊經云此言王舍城應云羅闍義是料理以王代之謂能斷理人民也揭梨醯此云舍中也在摩伽國中城名也

陶師又作匋同大勞反史記陶瓦器也蒼頡篇陶作瓦家也舜始為陶于河濱是也案西域地多卑濕不得為窯但累坏器露燒之耳亦借音為姚

柴薪仕佳反礼記收秩薪柴以供郊廟鄭玄曰大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也

衵率所律反謂將領行也率導引也

瓶沙王此言訛也正言頻婆羅此云形牢是摩伽陀國王也

柵樆叉白反說文編竪木也樆又作籬扡二形同力支反通俗文柴

桓曰杝木桓曰柵釋名云以柴
作之䟽離離然也律文作柵橋
非體也柵音南橋音矩
親厚古文𠪰同胡苟反案厚者不薄
也重也律文或作友千久反說
文友同志也廣疋友愛也親也
隨作皆得
若邏力賀反戍屬也謂遊兵以衛寇
者也韻略云邏謂循行非違也
律文作儸非體也
第二卷
吹毳充芮反字林細毛也詩有毳衣
古者天子大夫服之循行邦國
劫貝或云劫波育或言劫婆娑正言
迦波羅此譯云樹花名也可以
為布高昌名㲲氎是衣名罽賓
以南大者成樹以北形小狀如
土葵有殼剖以出花如柳絮可
紉以為布用之為衣也紉音女
珎反
差羅波尼或作叉羅波膩或云識羅
半尼此譯云灰水
蒭摩測俱反或云蘇摩或言讖磨此

古麁布衣應言麁草衣案外國傳云彼少絲麻多用婆絹迦畢反草羊毛野蠶絲等為衣也

嵐婆力含反或作鉢耽婆婆此是國從國名衣也

頭頭衣或言頭衣羅衣亦云頭鳩羅衣此云細布也

杙上余職反尒疋樴謂之杙郭璞曰杙橛也樴音徒得反

市肆相利反古今注云肆陳也店置也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肆亦列也謂列其貨賄於市也

舩舫甫妄反說文作方汸二形尒疋舫舟也郭璞曰並兩舟也通俗文連舟為舫是也律文有作枋音方說文枋木可作車枋非字義

擼船又作樐艣二形同力古反舩旁大楫曰櫓所以進舩也又舩上樓櫓也

筏船通俗文作𦪇韻集作橃同扶月反方言簰謂之筏編竹木浮於河以運物者南土名簿北人名

筏也篺音蒲佳反

水獺他曷他鎋二反說文形如小犬水居食魚者也律文作狚丁曷反字林獦狚獸名也似狼赤首狚非字體獦音古曷反

失收摩羅或作失守善見律文鰐魚也長二丈餘有四足似鼉齒至利有禽鹿入水齧䶩即斷或云煞子魚

獮猴江梵言末迦吒此云猴賀邏馱此云池在毗舍離菴羅園側昔弥猴共集為佛穿池今言江者譯人義立耳如言恒河亦作恒江也

咄男丁兀反字林咄相謂也字書咄叱也

倚發府越反謂機發也機主發之機也說文射發也律文作撥補沫反廣足撥除也亦棄也撥非此義

惡獸尒足音義云待亦獸字二足而羽曰禽四足而毛曰獸

蛇螫式亦反字林虫行毒也關西行此音又呼各反山東行此音蛆

知列反南北通語也

僧伽藍此言訛也正言僧伽囉磨此云衆園

狎習古文庘狹二形同胡甲反近也習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律文作洽非體也

祠天似茲反尒足祠祭也又春祭曰祠也

汙身烏故紆莖二反說文汙穢也塗汙也釋名云汙洿也如洿溼也

捫摸莫昆莫本二反聲類捫摸也字林捫撫持也荣捫摸謂執持物也

𧿒䠋古文䠓同蒲米反說文股外也北人用此音又音方尒反江南行此音律文作髀俗字也

草秸又作稭藭二形同公八反秸稾也說文稭禾稾去其皮祭天以為藉也律文作菩古木反禾稽也菩非此用

第三卷

摩醯呼奚反譯云大自在天也

唄匿蒲芥反梵言婆師此言讚歎言

唄匿者疑訛也婆借音蒲賀反

創孔古文戧刄二形今作創同初良反說文創傷也禮記頭有創則沐是也又音楚亮反創始也非今所取今皆作瘡近字耳

摶食徒丸反說文摶圜也通俗文手圜曰摶是也律文作揣說文揣量也音都果反北人行此音又初委反江南行此音揣非字義

適意尸亦反廣疋適善也謂事物善好稱人心也

所保古文賲𠖀㒒三形同補道反說文保養也亦守也

華鬘梵言摩羅此譯云鬘音蠻案西域結鬘師多用蘇摩那花行列結之以為條貫無問男女貴賤皆此莊嚴諸經中天鬘寶鬘花鬘亦等皆是也律文作鬘非體也

乾消古寒反下古文銷同思遥反說文消盡也律文作痟非也

痔病直理反後病也釋名痔食也中食之也

里巷周礼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謂二

十五家也里居也居方一里之中也

汝曹又作𥏼同自勞反曹輩也群也

兩翅古文𢱢𦙶二形同施豉反說文翅翼也

礫手古文庑同知格反廣疋礫張也磔開也通俗文張申曰磔又亦披磔也律文作擽渠列反字林強暴也又作𨆌未詳何出

塡滿古文寘同徒堅反廣疋塡塞也

淹漬在賜反通俗文水浸曰漬說文漬漚也

隄防古文隄同都奚反尒疋隄謂之梁李巡曰隄防障也漢書无隄之輿韋昭曰積土為封限也

所認而振反失物者而識之曰認律文作訒仞二形非體也

革屣古文𩌦𩋸跿三形同所倚所解二反聲類屣鞮屬也

拼地補耕反今謂彈繩墨為拼也江南名抨音普庚反

晡時補胡反淮南子云日行至于悲谷也今日加申時是也

甀壺戶孤反說文圜器也

嫋嬈奴了反三蒼嬈弄也說文嬈擾戲弄也

第四卷

羝羊丁奚反三蒼羖特羊也廣疋雄羊也

典領又作敟同丁薾反廣疋典主也

欶太又作嗽同所角反吮也通俗文含吸曰欶律文作嗽俗字也

老邁或作邁同莫芥反廣疋邁歸往也說文遠行也

老耄古文薹耄二形今作耗同莫報反禮記八十曰耄鄭玄曰耄惛忘也左傳老將智耄又及之杜預曰耄亂也

適生說文尸赤反之也謂始也近也

迸石古文跰或作𨄜同斑孟反迸謂散走也

自襞并尺反廣疋襞詘也說文韏衣也詘音屈韏音羗陟反

四疊徒頰反三蒼疊重也又作㬪字林重衣也二形通用律文作褋

鞨牒也牒非字義

疼痛又作痋胗二形同徒冬反聲類
作㾓說文痋動痛也下里開音騰

第五卷

溉灌哥賫反說文溉灌也灌注也

摘花都革反蒼頡篇以指摘取也律
文作樀字林他狄反樀除也又
呈亦反投樀也並非此義

倡伎齒楊反說文倡樂也蒼頡篇倡
俳也

俳說皮皆反說文俳戲也案俳者樂
人所為戲笑以自怡悅也律文
作啡匹愷反唾也啡非此義

聚落古文𦕒𦕒二形同才句反邑落
名也小鄉曰聚廣疋落居也謂
人所聚居也漢書旦元燔聚落是也

趒躑他吊直冡二反下遲亦反韻集
趒越也今言趒躑是也

第六卷

三衣僧伽梨此音訛也應云僧伽致
或云僧伽胝譯云合成或云重謂
割之合成又重作也此一衣必
割截成餘二衣或割不割若法
密部說諸有部等多則不割若

聖辯部大衆部等則剖若一不剖者直安怗角及以鉤紐而已也

欝多羅僧或云郁多羅僧伽或云優多羅僧或作漚多羅僧亦梵言訛轉耳此譯云上著衣也著謂與身相合言於常所服中最在其上故以名也或云覆左肩衣也

安多會或作安多衛或作安多婆娑或作安陁羅跋薩此譯云中宿衣謂近身住也或云裏衣也

更貿又作貿同莫候反三蒼貿換易也尒疋貿賣市買也郭璞曰交易物爲貿詩云抱布貿絲是也

中曬又作晹方言曬暴也乾物也郭璞音霜智反北土行此音又所隘反江南行此音

五穀案禮記月令天子春食麥鄭玄曰麥實有孚甲屬木夏食菽菽豆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水季夏食稷稷五穀之長屬土土中央秋食麻麻實有文理屬金冬食黍黍秀舒散屬火皆順時而食之以安其性也

敞露崗掌反蒼頡篇敞高顯也說文
平治高大可遠望也律文作閶
音昌楚辞天門也亦西風名也
閭非此義

儲積直於反三蒼儲偫也畜物以為
偫曰儲說文儲偫也蓄也待也
偫音直里反

綫拼補莖反拼彈也律文作絣字與
迸同百莖反字林无文絣也

徒跣達胡反下千典四典二反以脚
踐土也三蒼作踱又作跣同大
各反

爪抓又作撾同工八反說文撾刮也

第七卷

嚴駕古文挌同加暇反字林馬在軛
中曰駕廣疋駕行也駕乘也

擿解他狄反謂除也挑擿也擿別也

應怗他頰反通俗文題賦曰怗說文
怗帛書署也律文作㯉徒頰反
方言襌衣也㯉非此用

暴繭蒲穀反說文暴晞乾也繭古文
作絸同公殄反璽縈絲也

以斤居銀反說文斤斫木也國語斤

鐉也釋名斤謹也板廣不可得削又有節則用此斤之所以詳謹令平滅斧跡也律文作釿魚斤反蒼頡篇釿劉也又音牛紉反說文釿劑也劑音子隨反翦刀也釿非此義

細剉 且卧反說文折傷也案剉猶斫也律文作挫非也

塗墍 都槩反字林堅土也

羺羊 奴溝反埤蒼䍲羺胡羊也通俗文羊卷毛謂䍲羺䍲音女佳反

欟鑇 又欟反欟亦覞也隱欟裹中也

作䘠 莫報反頭衣也

作袜 古文韈或作襪帓袜三形同无發反足衣也

第八卷

分牻 亡江反說文白黑雜毛牛也今多作尨犬多毛也詩云无使尨也吠是也

滌擗 方麥反說文擗撝也撝裂也廣疋擗分也

第九卷

懺悔 此言訛略也書无懺字應言叉

磨此云忍謂容恕我罪也半月
又磨增長戒根違沙他此云增
長戒名鉢羅帝提舍耶寐此云
我對說謂相向說罪也舊名布
薩者訛略也譯為淨住者義翻也

五綴 張衛反說文綴合箸也綴連也

閾內 許域反又音域介疋柣謂之閾
郭璞曰門限也柣音千結反

户扉 字書一扉曰户兩扉曰門又在
於堂室曰户在於宅區域曰門

作維 蘇對反方言維車趙魏閒謂之
歷鹿 律文作闢未見所出

摩上 渠月反廣疋摩杙也杙音以職反

第十卷

震烈 離折反說文烈火猛也廣疋烈
盛也

巵中 之移反說文圜器也一名觛應
劭注漢書云巵受四升律文作
枝條之枝非字義也觛音徒
亶反

筩中 他朗反說文大筩也以木若扎
為之短闊於楠律文作欓當朗

反廣疋欓茱萸也欓非此用
户向許亮反三蒼向北出牖也亦窓也
什物時立反什謂會數之名也亦聚
也雜也資生之物也今人言家
産器物猶云什物物即器也江
南名什物此土名五行史記舜
作什器於壽丘漢書貧民賜田
宅什物是也
打撲匹木反通俗文連扙曰撲
第十一卷
萎餧說文囙志反糧也廣疋萎餧也
蒼頡訓詁餧飽也謂以食與人
曰餧萎音於爲反律文作飼俗
字也
摩抆古文揩同亡粉反抆拭也律文
或作捫捫摸也
䝿金古文䞈同俱僞反廣疋䝿賭也
說文䝿貲也
毀呰子介反說文呰可也礼云呰者
莫不知礼之所生鄭玄曰口毀
曰呰
兎瞎今作瞷同呼鎋反字書一目合也
皮韋于非反字林柔皮也

野干案子虛賦云騰遠射干司馬彪郭璞注並云射干似狐而小能緣木射音夜又作野

甘膳上扇反說文具食也廣疋膳肉也儀礼膳進也鄭玄注周礼云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亦曰珍膳

侳卧於嫁反韻集曰倚侳也今言侳息却侳並是也

謦欬空頂苦代二反通俗文利喉曰謦字從言律文作磬咳音苦經反樂器名也下胡来反嬰咳也並非字體

第十二卷

搰地渠勿反說文掘搰也謂以物發地也搰音胡沒反

钃斲古文斵同竹角反說文斲斫也

掐傷枯狭反或作㓣同枯洽反通俗文爪按曰掐韻集㓣入也江南有㓣實器當作此

竿蔗音干下又作柘同諸夜反今蜀人謂之竿蔗甘蔗通語耳

自炒古文鬻𤍽焣𤎅四形今作𪉒崔寔四民月令作炒古文奇字作

𤎅同初狡反方言熬熙煎㷭火
乾也說文熬也
黑縹匹眇反釋名云淺青色也有天
縹骨縹各以其色言之也
𣯀紵或作苧同直呂反說文檾屬
細者為絟布白而細曰紵亦草
名也絟音七泉反細葛布也檾
者苦迥反
何與余據反會及暨皆與也
覆苫舒瞻反尒足白蓋謂之苫李巡
曰編菅以覆屋曰苫一音舒焰
反苫亦覆也
憒丙公對反下尼孝反說文憒亂也
韻集丙猥也猥衆也律文作閙
俗字也
百臘力盍反案風俗通曰漢曰臘臘
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也此歲
終祭神之名也經中言臘佛者
即此義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
交接也諸經律中亦名歲如新
歲經等也尒足注云一終名歲
又取歲星行一次也夏曰歲商
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皆據一

終為名今比丘或言臘或去夏或言雨同其事也案天竺多雨名雨安居從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也此方言夏安居從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各就其事制名也

第十三卷

相遺余季反廣疋遺與也謂以玩好物與人曰贈遺也

熨治或作尉同於謂反說文從上安丁也亦所以熨申繒也

田殖時力反蒼頡篇殖種也廣疋殖積也

撩理力條反通俗文理亂謂之撩理謂撩捋整理也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捋音力活反

第十四卷

斟酌古文酙同之任反說文酙勺也國語王斟酌焉賈逵曰斟猶取也酌行也廣疋斟酌益也律文作酙未見

跟劈古文鈲[illegible]二形字林匹狄反破也闢中行此音說文音隱披厄反

江南通行二音

賣賈公戶反周礼九職六曰商賈鄭玄云行曰賣處曰賈白虎通曰賈者固也言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今皆作商

貪饕又作飺同他結反說文貪也舊律本多作饕餮他勞反案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聚積不知紀極人民謂之饕餮杜預曰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哯出古文哯同下殄反說文不歐而吐也今謂小兒吐乳為哯

鉢盂補沫反鉢多羅又云波多羅此云薄謂治厚物令薄而作此器也鉢亦近字下羽俱反說文飯器也律文作釪古文鏵字音胡瓜反犁鏵也鏵非此用

孔罅古文㙤罅二形同呼亞反說文罅裂也坼也

第十五卷

賦與方句反廣疋賦布也平均也尒疋賦斂也班遍布與也律文作

傳師傳也又作付付囑也並非此義

餅黏女廉反說文黏相著也三蒼黏合也

甘饌說文養或作饌同仕眷反具食也饌飲食也

脫過吐活吐外二反廣疋脫可也尒也謂不定之辭也

須銚古文鐎同余招反廣疋鋗謂之銚說文溫器也似鬲上有鐶山東行此音又徒吊反江南行此音銚形似鎗而无脚上加踞龍為襻也鋗呼玄反鬲音歷

毛氀字林力于反毼罽也通俗文毛布曰氀又所俱反毹氀也音瞿

辮髮三蒼亦編字同平典反說文辮交織也

蕤汁汝誰反尒疋棫白桵郭璞曰小木叢生有刺實紫赤可食本草作蕤今桵核是也字從生豕聲棫音域

嬉戲虛之反說文僖樂也蒼頡篇嬉戲笑也

澆灒　子旦反說文汙灑也江南言灒山東言湔音子見反通俗文傍沾曰湔也

若簰　又作簰同父佳反廣疋云簰游筏也今編竹木以水運爲簰秦人名筏江南名簰泭音敷

掉臂　徒吊反廣疋掉動也說文掉搖也

炮沸　淮南子作䶌同彭孝反說文面生熱氣也通俗文體蛘沸曰皰沮音扶分寸與反江南呼沸子山東名皰沮律文作疱䶌二形未見所出

𪇰栽　音翼麦穬也唯晉陽秋有人姓姚名栽作此字諸書所無

彷徉　字林音房下余章反廣疋彷徉徙倚也案彷徉猶俳佪也

櫨棟　祿都反說文欂櫨柱上枅也三蒼柱上方木曰枅一名楮山東江南皆曰枅自陝以西曰楮釋名云櫨在屋端都盧負屋之重也下都弄反說文棟屋極也周易上棟下宇是也今山東呼棟爲檼音一靳反釋名云棟中也

居屋之中也欂音蒲麦反
不禁惷林居𢈪二反案禁猶制也
第十八卷
拯者猪栗反廣疋拯刺也謂以指觸
人也
口噤古文唫同渠飲反謂口爲噤
手搏補各反搏猶拊拍也廣疋搏撃
也釋名云四指廣博以撃之也
罰謫扶發反說文罪之小者曰罰廣
疋罰折伏也字從刀從詈謫謫說
文都革反罰也字林過責也方
言謫罪過也通俗文罰罪者曰
謫律文作𠏉非也
第十九卷
褚緜古文衭同竹與反謂以緜裝
衣也
支肩今作搘同音技支猶薦也
貪匱渠愧反礼記即財不匱鄭玄曰
匱乏也詩云孝子不匱傳曰匱
竭也
剜刳口孤反謂空其中也方言剜𠜾
也音他歷反
鏢鑽匹燒反說文刀削末銅也釋名

大予下頭曰鐏音在困反江南
名也關中謂之鑽音子乱反律
文作鑽鑚非體也
玦
玦居穴反左傳金寒玦離杜預曰
玦如環而玦不相連也玨或作
鈕女九反廣疋印玨謂之鼻今
像此也
作匕
匕卑以反通俗文匕或謂之匙說
文所以取飯也
表劃音滑擿礙也未詳字出案通俗
文堅硬不消曰礦砎音莫八胡
八反今山東謂骨綰細者為礦
砎子盖取此為綰音烏板反
藥篦必奚反今留篦插頭篦皆作此
奄地又作弇揜掩三形同淹儼反廣
疋弇覆也
細襵之涉反廣疋襵襞也今言襵疊
是也通俗文便縫曰襵今褶襵
亦宜作此襵音輒
腳腨又作踹同時兗反字林腨腓腸也
脅肋力得反說文脅骨也字從肉律
文作勒說文馬頭絡銜者勒非
今用

第二十卷

戾不呰高反説文尻脽也三蒼尻髖也脽音誰

脏肘區放反撌舉肘也未詳字出此應俗語礼去並坐不撌肱是也律文或作䠊倠二形並未詳

戾身力計反字林戾曲也字從犬出户而身曲戾也

趍行又作趨同且臾反釋名云疾行曰趍疾趍曰走禮記惟薄之外不趍鄭玄曰行而張足曰趍堂上不趍為其近也尒疋堂下謂之趍是也

挑取他堯反聲類挑抉也謂以手抉取物也抉音於穴反

蘂葉如捶反廣疋蘂華也謂華鬚頭點是也

第二十一卷

椑挑音卑似柿南土有青黄兩種荆州謂之烏椑

噏飯古文歙噏翕二形今作吸同許及反廣疋吸飲也

䑛飯又作舓同食尒反謂以舌取食也

木屐又作跂同渠逆反下律文有草屐欽婆羅屐等說文屐屩也釋名帛屐以帛為之然則屐屩古時同類也漢書袁盎屐行七十里是也三蒼本屩也孔叢曰孔穿曳長裾振方屐見平原君此似木屐也異苑云介子推抱樹燒死晉文公伐以制屐也屩音居虐反

持鉾古文𢦏鉾二形今作矛同莫侯反說文酋矛長二丈建於兵車也酋自由反

第二十五卷

若揃古文劗鬋三形同姊踐反字林揃摵也亦斷也

挽出古文輓同無遠反說文引車也

結縷尒疋傳横目孫炎云三輔曰結縷今關西饒之俗名句屢草也律文作茄蔞案茄說文加歌二音尒疋荷芙渠其莖茄此則於義无施蔞字未詳所出一本作茄盧音力胡反尒疋簦盧郭璞曰即葦也盧當誤耳

汪水烏黄反汪池也通俗文停水曰汪也

第二十六卷

祝𧩣說文作詶之授反詛也古文𧩣今作詛同側據反釋名云祝屬也以善惡之辭相屬著也詛阻也謂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

泛長古文氾同撫劒反說文泛浮也廣疋泛普也律文作汎古文渢同扶弓反亦浮也

摸法或作摹同莫奴反聲類摸法也謂摸取象也

第二十七卷

舂磨字林作𥕢同亡佐反郭璞注方言云磑即磨也世本輸班作磑北土名也江南呼磨

紡績古文勣同子狄反字林績緝也

蚩笑古文𡿺同尺移反廣疋蚩輕也謂相輕笑也

乳哺蒲路反哺含食也嚼食也律文作餔補故反申時食也

第二十八卷

厭禱於冉反字苑云眠內不祥也山

東音於葉反字從厂音呼旱反
禱都導反禱請也請於鬼神也
廣疋禱謝也說文告事求福爲
禱也
不窯於旦反窯亦瞻視也察行也或
曰窯尋也

第二十九卷

髁口化反三蒼髁骨也字林髂也
髀骨也口圭反今以髂爲髁律
文作胯口故反股也又作跨字
林跨踞也二形並非此義
隈處於回反說文一由反水曲隩也
隈隱蔽之處也又作㡋烏輩反
字林㡋翳也通俗文奧內曰㡋
今言㡋地㡋處並是也
作屧古文屟今作𦼮同思頰反說文
履之薦也本音他頰反今江南
女婦猶著屧子製如芒屧而厚
下也

第三十一卷

顧眄亡見反說文邪視也方言自關
而西秦晉之閒曰眄
四徼古弔反四門巷也即曆中四徼

自是其事也
角力古文斠同古卓反廣足角量也
說文斠平斗斛也
氍毹又作毹氀二形字苑作氍氀同
強朱雙朱反聲類毛席也釋
名作裘溲通俗文織毛蓐曰氍
毹細者謂之毾㲪
凸髖徒結反抱璞子曰凸起也下又
作髋同苦丸苦昆二反說文髀
上也廣足髖豚也埤蒼髖尻也
律文作𦙶非也
芬馥扶福反字林馥香氣也
書讖楚蔭反三蒼讖秘密書也出河
洛說文讖驗也謂占後有效驗也
第三十二卷
冷而歷經反冷然清涼皃也冷然亦
解悟之意
荷杌古文抲同胡我反又音何何負
也說文何儋也
鼾睡下旦反說文卧息聲也字苑呼
干反江南行此音律文作呼嚊
𪖐三形非也
齘齒下介反說文齒相切也三蒼鳴

齒也律文作嚙未詳字出

𥨨語音藝說文𥨨眠言也聲類不覺

妄言也舊律本多作𢡟讆二形

二蒼于劌反詤言也又音牛例

反廣疋𢡟𥨨也詤音呼光反

撿䫻居儼反廣疋撿甲也括也括束

也繫也

訕若所姦反依字訕謗也

第三十三卷

潦水音老謂聚雨水為汙潦水也

漱口所霤反說文漱盪口也禮記鷄

初鳴咸盥漱是也

十

擻又作藪同蘇走反郭璞注方言

曰斗擻舉也難字曰斗擻𣫍𣫍

也江南言斗擻北人言𣫍𣫍音

都穀反下蘇穀反律文作抖捒

二形抖與拯字同下捒音式縛

捒也又作抖之庾反抖也捒山

厄反捒木名也並非字義

茹菜攘舉攘慮二反廣疋茹食也

撓令火刀反字林撓擾也漢書留犁

撓酒是也

串户通俗文作串門串也蒼頡篇作

撣音簞持也
閫牡亡後反說文插關下牡也案為
牡牡所以封固關令不可開也
第三十四卷
輕躁又作趮同子到反躁擾也亦動
也釋名躁燥也如物燥則飛揚也
迫難古文敀同補格反廣足迫陝也
急自也案迫猶逼也
遲其或作迡籀文作遲同除致反案
迡待也漢書遲待天明是也又
除梨反遲晚也
第二十五卷
犍黃又作犗劅二形同居言反字書
犍害也通俗文以刀去陰曰揵
租賦古文賦同方務反說文賦斂也
廣足賦稅也尒足賦量也郭璞
曰賦稅所以平量也方言賦動
也賦稅所以擾動也
瘨瘓勑顯勑管反言驗病也
瘵病相承呼溝反未詳何證律文多
作癰於恭反說文癰腫也
睞眼力代反說文目瞳子不正也蒼
頡篇內視也

瞷眼古文瞷同胡間反說文戴眼也
蒼頡篇目病也亦足馬一眼白
曰瞷
疥瘙又作瘙同桒到反廣疋瘙瘡也
通俗文皮起曰瘙
淡陰徒甘反謂匈上液也醫方多作
淡飲
逼切千結反廣疋切近也亦切急也切
迫也
揵稚梵言臂吒揵稚臂吒此云打揵
稚所打之木或檀或桐此无正
翻彼无鍾磬故也舊經多作揵
遲此亦梵言訛轉也宜作稚稚
音直致反但稚稚字形相濫故
誤也

第三十七卷

若滕始孕反說文持機經者也三蒼
經所居機滕也
毾㲪他盍反廣疋蒼頡云毾㲪毛有
文章也釋名云施之大牀前小
榻上所以登上牀因以爲名焉

第三十八卷

皮革古文𠦝同古核反

說文獸去毛曰革革更也獸皮
治去毛變更之故以為皮革字
也革者更也字從三十從口口
為國邑也國三十年而法更別
取別異之意也口音韋
不串說文作遺又作摜諳幻反又作
慣同公患反串習也

第三十九卷

湏剗古文鏟同初簡反說文鏟平鐵
也今方刃施柄者也
湯踉莫干反此假借也字體作鞔踉
或作䟰古恩反說文跟足踵也
斑豆江南有此豆也甬長熟乃斑也
户樞齒榆反尒疋樞謂之椳郭璞曰
門扉樞也廣疋樞本也椳音王
迴反
皮連古文聯同力錢反廣疋連續也
亦連合也律文作縺力煎反字
林縷不解也
菴䩞䩞為鞖䩞字宛素合都奚反今
江南謂靴兜頸者為鞖廣疋䩞
履也䩞革履也

第四十卷

患嚏又作𪖐同丁計反蒼頡篇嚏鼻
也詩云願言即嚏箋云汝思我
心如是我即嚏今俗嚏云人道
我此亦古遺語耳

賔坻直飢反或作邸坻邸音府旻反
案梵本太阿那他賔荼揭利呵
跋底此云給孤獨長者

門閫又作梱同苦本反說文梱門橛
也三蒼梱門限也

䬫餬音提胡通俗文酪酥謂之䬫餬
律文作醍醐音體字書醍酒也醐
尋檢所无此應近作耳

紺色古憾反說文帛深青而揚赤色
也釋名云紺含也謂青而含赤
色也

逼斥鵄亦反三蒼斥推也漢書乘輿
斥車馬音義曰斥不用也案斥
猶踈遠也亦指斥也

寺廟風俗通曰寺司也廷之有法度
者也諸侯所止皆曰寺廣疋寺
治也三蒼寺官舍也字體從寸
從土聲釋名云寺嗣也治事者
相嗣續於其中也韓詩鬼神所

居曰廟白虎通曰廟者貟也先
祖之尊貟也今取其義出古文
之字
著褶時入反謂大袖衣也禮記君為
褶衣鄭玄曰褶袷也釋名褶襲
也言覆上之名也袷音工洽反
行滕徒登反礼記注云幅行滕也江
南厮役者有此物亦謂之行纒
釋名云言以裹脚可跳騰輕便也
犛牛說文音茅西南夷長髦牛也今
隴西出此牛也髦音毛
第四十一卷
車輿𠙚諸𠙚庶二反說文車輿也亦
揔稱車曰輿一曰車无輪曰輿
律文作轝對轝也
落發甫越反發猶放也去也說文射
發也詩云發彼有的是也
中的知仲反下的又作弔說文作的
明也同都歷反射質也謂的然
明見也今射堋中珠子是也
射鞚口弄反鞚字曰鞚馬鞚也
貯器張呂反說文貯積也所以盛貯
者也貯蓄也謂蓄蔵之也

結韈字林而容反毛罽也律文作緝
字書亦䩮字音而用反鞍毳飾也
作幰虛偃反蒼頡篇云布帛張車上
為幰

第四十二卷

糜米字體作糜亡皮反呂氏春秋曰
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穄高誘曰
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穄律文
有作秫字音述

堅韌今作肕同而振反通俗文柔堅
曰肕

若癬又作𤻲同先善反說文乾瘍也
今有乾濕兩種也

若疥又作瘑同古和反韻集曰瘡病
也春發者謂之燕疥秋發者為
鴈疥

鹵鹽力古反天生曰鹵人生曰鹽古
者宿沙初煑鹽

涎沫又作㳄漢涎唌四形同似延反
慕欲口液也

鼠攫胡𪕪反說文攫攫也攫字也一
曰圈也

鼬鼪或作蚰蜓二形同由延二音說

文亦名入耳北燕曰蚰蜒音女六
女胵反
鈹刀匹皮反說文大鍼也醫家用以
破癰也
胞胎補茅反說文胞兒生褁也
於尒今作爾同而是反詩云百爾君
子箋云尒汝也或作伱奴履反
伱我也
泔汁音甘說文泔潘也謂淅米汁也
江北名泔江南名潘音翻
盪滌古文潒同徒朗徒的反通俗文
滌器謂之盪滌
得尊字書作樽說文酒器也尊以奉
之律文作鐏音在困反矛戟下
銅鐏也鐏非此義

第四十三卷

剫皮音皮廣疋剫剝也
循勺因倫反循行也謂流下也
揵茨毗尸毋經譯言中鐵鉾也或作
建鎡亦是梵言輕重耳律文作
鋊坒非也
伯孔音陌說文小阱也廣疋伯坑也
蔆芰又作茤同渠智反說文芰蔆也

律文作菁非也

麩籢又作匳小學篇作攗同力沾反韻集曰籢所以斂物也說文籢鏡籢也今江南亦有粉匳棊匳也

激發經歷反流急曰激激感也

輾治又作⿰車殳莊子車輪不跡地作跡同女展反說文輾轢也

怨仇古文逑同渠牛反三蒼怨耦曰仇尒疋仇讎匹也

微服字林微隱行也尒疋匿竄微也郭璞曰謂逃竄也字體從彳微妙之微從人

第四十六卷

噫自乙戒反說文飽出息也礼記不敢噦噫是也

駏驉巨虛二音似騾而小牛父馬子也

嫶隙古文[illegible]同丘逆反隙璺也說文隙壁際孔也

寶渚之尚反尒疋小洲曰渚李巡曰四方有水獨高可處故曰渚

昴今莫飽反高昌謂閶為昴此應是也律文有作聞勿云反說文聞知聲也

第四十八卷

衹被字苑巨兒之移反法服也或作竭支或言僧迦支又作僧迦鵄秩言訛轉也正言僧脚崎此云覆膊衣也或言瞿修羅此云圓也像其衣形立二名也此二衣西國亦著但非淨耳

蠱道公戶反聲類弋者反說文蠱腹中蟲也謂行蟲毒字從蟲在皿字意也

第四十九卷

令卷奇負反詩云有卷者阿傳曰卷曲也

詭語俱毀反謂變詐也三蒼詭譎也廣疋詭欺也

疏向山於反疏通也說文作𤕟窗也字從疋疋足也從囪象其形也門戶𤕟牖皆所以引通諸物故從疋疋取通行意也疋山雨反

捉脛古文踁同下定反字林脚胻也釋名云脛莖也

癈憊余乳反介疋癈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憊癈也言懶人不能自

起如尒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
從尒又懶人恒在室中故從穴也

警心 古文慭憿二形同居影反謂戒
慎也警戒也廣疋警不安也律
文作景大也光明也景非此音

達覩 又覲反經中或作大櫬梵言訖
也案尊婆須蜜論亦作檀櫬此
云財施解言報施之法名曰達
櫬導引福地亦名達櫬又西域
記云達櫬拏者右也或言馱器
尼以用右手受人所施為其生
福故從之立名也經中言福田
者是也律文從口作嚫近字也

媟嬻 古文絬媟褻渫四形今作褻同
先結反謂鄙媟也方言媟狎也
郭璞曰相親狎也媟慢也傷也
下古文遺嬻二形今作黷同徒
木反通俗文相狎習謂之媟嬻

茜草 古文蒨茜二形今作蒨同千見
反說文茅蒐也血所生故蒐字
從鬼案茜可以染絳也

不耐 奴代反三蒼耐忍也字本從刀
杜林改從寸

禁滿濕器名也尋檢文字所无未詳
何出此應外國語耳或鐳鏻訛
也鐳音古盍反鏻音莫朗反
湏籤七廉反說文籤貫也銳也

第五十卷

縫綫於迸反綫衣也通俗文合袂曰綫
作著古文箸同直慮反廣疋筴謂之
箸律文作櫡鐯二形同知略反
尒疋斫謂之櫡櫡钁也櫡非字
義筴音古侠反
蝙蝠方眠方目反方言蝙蝠服翼蠘
爧靈鼠四者一物方別名也崔
豹古今注云蝙蝠一名仙鼠一
名飛鼠五百歲色白腦重集物
則頭垂故謂之倒掛蝙蝠食之
神仙蟙音織蠌音墨律文作蟔
蝮非也
櫺子力丁反說文窓楯閒子也今言
窓櫺車櫺是也
攢櫟字林渠例反木釘也廣疋櫟釘
也江南或謂之櫟律文作揭說
文巨列反揭猪杙也
作捲去權反鄭玄注礼云屈木為之

謂之捲律文作棬非體也

喬客奇驕反字林喬寄也廣疋喬客也律文作僑說文僑高也廣疋僑寄也僑非此義

鵽鳥竹刮反尒疋鵽鳩寇雉郭璞曰大如鴿似雌雉鼠脚岐尾為鳥憨急群飛出北方沙漠俗名突厥雀生蒿萊之間

汲水金及反說文汲引水也廣疋汲取也

挈槹音結高通俗文機汲謂之挈槹

闌格羙額反蒼頡篇格椸架也椸音移

彝取九万反說文抒漏也彝舀也舀音弋少反

第五十一卷

作把補駕反謂刀把也正音補疋反說文把握也亦把持也單手為把

刀鞘小介疋作鞘諸書作削同思詔反說文削刀鞞也方言劍削關東謂之削關西謂之鞞音餅江南音嘯中國音笑

鞔著莫干反蒼頡篇鞔覆也今謂覆

盖為鞔固礼様韋無革鞔是也
律文作緆湯二形假借也
撚𧖷乃殄反通俗文手捏曰撚兩指
索之也聲類撚蹍也律文作捏
乃結反字林捏捺也
令翹巨遙反廣疋翹舉也
眼瞼居儼反字略云謂目外皮也
耳璫都堂反釋名云穿耳施珠曰璫
綜練子送反說文機縷持絲交者也
綜習也
第五十二卷
椎鍖巨廉反通俗文鍛具曰鍖律文
作鉗以鐵有所束也亦頸鉗也
橐囊埤蒼作韛同蒲戒反東觀漢
記因水為排音義曰鍛家排也
鏇器似絹反說文鏇圓鑪也難字作
擐謂以繩轉軸裁木為器也
硼閣蒲萌反三蒼棧閣也通俗文連
閣曰硼
挾鋒胡頰反說文挾持也尒足挾藏
也亦懷挾也
掆掁說文作樘柱也音隱紂庚反字
繞作掁丈庚反掁觸也又嫽敞

敞𥳑亦作敞音叉衡反律文作
棠徒當反三蒼杜梨也棠非字義

作桄古文撗𣓕二形同音光聲類作
輄車下横木也今車牀及梯舉
下横木皆曰桄是也

若䉶祖含反綴也細竹也通俗文綴
衣曰䉶

拍㧺古文鞜同徒合反說文韋㧺也
今之射鞜是也

赭土之也反三蒼赭赤土也

白墡字林音善即白土也亦名白堊
吳普本草云白堊一名白墡是也

撗郭胡觥反說文闌木也律文作宏
胡萌反大也屋深响也宏非此
義郭恢郭也在外廓落之稱也

若撈借音力道反關中名磨山東名
撈編棘為之以平塊也

齝食又作䶜毛詩傳作呞同勑之反
介足牛曰齝郭璞去食已復出
嚼之也韻集音式之反今陝以
西皆言詩也

雜糅古文鈕粈二形同拏救反廣疋
飷雜也說文粈雜飯也

作鍣他帀反說文以金銀有所覆冒也

毛毻字林先要反毛貝也通俗文毛

茂謂之毨毻案字義宜作毿

音所草反毛䯱也亦蠅䯱也

犎牛漢書西域傳有封牛鄧展曰脊

上有肉䩶如橐駝又獸一封駝

鄭氏曰脊上有封也雖字作犎

犎牛也音妃封反今有此牛形

小髆上有犎牛是也

第五十三卷

愽掩愽愽戲也用六箸六棊謂之六

愽掩圍棊也纂文云摴掩跳錢

戲也俗人謂之射意一曰射數

亦云愽戲掩取人財物也

拍石彈棊也拍音普白反

諛諂以朱反國書西從曰諛莊子不

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律文作諭

古文諭今作喻同翼樹反告也

譬諭也

羖羊公戶反三蒼夏羊羖䍽也亦羯也

羚羝作𦍫反字林牝羊也三蒼吳羊也

彗星古文箒篲二形同囚芮反尒疋

彗星爲欃槍欃名去星光稍稍

似莩也律文作蕳閡之閡非也

攙音叉銜反搶叉銜反

月蝕神軄反国易云月盈即蝕釋名

云日月虧曰蝕稍稍侵虧如虫

食草木葉也

第五十五卷

腜中相承古侯反脚曲腝也未詳何

出此應俗語耳

陂池筆皮反池也山東名濼音匹各

反鄴有鸕鷀濼今関中亦名濼

幽州名淀音徒見反

第五十六卷

篅上市緣反說文判竹圓以盛穀者

也律文作篿音丹筥也一曰小

筐也又作䔿音典伞是䔿亭歷也

剸拱徒端反通俗文截斷曰剸律文

作揣

股閒古文股同公戶反說文股髀也

釋名云股者固也為強固也

第五十七卷

企床古文定同丘豉反釋名云企启

也启開也言自延竦之時樞機

皆開張也律文從山作企火延

反說文人上山貟也亦古文危
字但此二字人多致惑所以具
糈也

㽲病所姦反說文㽲腹痛也

第六十卷

稊稗又作荑說文作苐同徒黎反似
稗布地穢草也今俗云稊子是
也稗蒲懈反說文禾別也草之
似穀者也

秕䅸卑以反穀不成者也律文有作
粃補尸反方言吉粃不也䅸古
木反通俗文禾稭謂之䅸稭稭
音奴穀之若二反吉音莫光反

適扣扣後反扣擊也律文作叩說文
京兆藍田有叩鄉地名也此假
借耳

而嘶蘇奚反通俗文瓦病而璺璺
而聲散曰嘶方言嘶聲散也律文
作犀先帝反說文犀遲也犀非
此用璺音問

觝蹢丁礼反下貞示反廣疋觝觸也
蹢躅也言觸躅人也

傎蹶又作蹎趙二形同都田反廣疋

傎倒也傎覆反倒也蹎或作蹎

同居月巨月二反說文蹎僵也

僵仰卧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五 小乘律　弁

翻經沙門玄應撰

十誦律　僧祇律　五分律

十誦律第一卷

攫其九縛反說文攫扟也蒼頡篇攫持也言狩瞋則攫也扟音居逆反

㲝被而容反字林㲝毛罽也謂古貝垂毛者也律文或作褥而用反說文華毳飾也

户印地點反通俗文門鍵曰印蒼頡篇作樺樺持也鍵音巨展反方言關東謂之鍵關西謂之鑰

髁肋口化反字林髁髀也謂髀骨也髂音口亞反下郎得反說文脅骨也字從肉從力作肋律文從草作勒說文馬頭絡銜者也勒非字體也

犢車徒穀反古名羊車釋名云羊䍧也䍧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

柂樓大我反釋名云船尾曰柂柂拖也在後見拖曳也拖音他字從手柂從木

蛭虫之逸反尒雅蛭蟣江東名蟣音

巨撲反謂入人皮中食血者也律文作蟦非也

狌狌　又作猩同所京反字林能言鳥也山海經曰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阯封溪縣有之狀如猳豚聲如小兒啼也猳音土桓反

二趆　丑白反謂半步曰趆律文作踔丑白敕角二反踔行不前也䟫丑甚反

第二卷

作弶　渠向反字書施罟於道為弶也律文作摾非也

鼾眠　下旦反說文卧息聲也字苑呼干反江南行此音也律文作嘷呼嘷三形非體也

第三卷

𤺊癬　又作𤺊同私淺反字林乾瘍也癬有乾濕兩種釋名癬徙也侵淫移徙處日廣也故青徐人謂癬為徙

頭綃　私遙反通俗文生絲繒曰綃謂頭鬚也

掉次　徒弔反廣雅掉振搖動也律文

作挑勑堯反挑抉也挑非字義

鏊鑊又作鏁同且消反方言趙魏閒

謂函為鏊函音甚洽反

第六卷

一丳字苑初眼反今之炙肉丳也

班毦布茸反謂毛布也字林蜀之方

文者曰毦律文作毦非也

第七卷

襵縫之涉反謂襵疊也廣雅襵襞也

緶縫曰襵也

本牓補莽反謂以木貫身立以大標

上牓人善惡以示之也律文作榜

補音反弓輔也榜非此義

一杼治呂反說文機持緯者即今筬

也曾子母投杼下機是也筬音成

麨糒蒲秘反說文乾飯也一曰熬大豆

與米者也律文從麦作䵅非體也

殆而徒改反近也禮記殆將病注云

殆幾也

第九卷

釤鍬所鑒反字書釤大鎌也下千消

反方言趙魏之閒謂臿為鍫

勦捷說文作趬同仕交反捷健也謂

勁速勦健也

第十卷

萹豆布弥疋綿二反其葉可治霍乱人家多種之也

咽病又作胭同一千反謂咽喉病也

第十一卷

孔𨽻古文𨻰𢷍二形同呼𡳾反說文𨽻裂也坼也

齗齒下界反說文齒相切也三蒼鳴齒也律文作㖃非也

寱語魚祭反聲類眠內不覺妄言也

篳棧仕諫反說文棧棚也廣雅棧閣也通俗文板閣曰棧是也

櫂子徒角反俗音徒格反郭璞曰謂木无枝柯梢櫂長而煞者也

合霤力救反謂屋檐前水下之處也今合霤為堂也

木簀阻革反簀棧也謂以木為棧非竹箄也

第十二卷

鶵肉竹刮反尒雅注云今鶵大如鴿似雌雉鼠脚也

鵐肉市均反說文鷂鵐也鷂音烏含反

第十三卷

歠粥古文吷同昌悅反說文歠飲也歠欱也

匙匕是以反一名柶通俗文匕或謂之匙方言作提同是移反柶音四又作鈚昌紙反非也

第十四卷

牙旗渠基反夏后尚牙謂刻為牙飾因以名焉釋名云熊虎為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狩為衆期其下也

日昳徒結反日仄也

第十五卷

經恤又作卹同須律反介雅恤憂也亦收也謂与人財物振恤之也

水突他沒反謂水湯流壞物者也

箭栝古活反釋名云箭其末曰栝栝會也謂与弦會也

着茜又作蒨猜二形同千見反說文茅蒐也人血所生可以染絳字從草西聲律文作篓子前反表識書者篓非此義也

第十六卷

掃篲又作彗同囚鋭蘇醉二反說文

掃竹所以用掃者也

擢臂徒卓反蒼頡篇擢抽也廣雅擢出也亦引也謂抽臂咽也

捊水或作抱同蒲交反說文引取也通俗文作掊手把曰掊也字從手

第十七卷

䭔餅思累反釋名云蒸餅湯餅索餅䭔餅等各隨形以名之也律文作餚思累弋累二反字書餚餈也方言飴或謂之餚餚非此義餈音一用反豆飴也

酒澱徒見反澱滓也律文作臀非也

陽病養良反周書云陽詐也通俗文作詳虛辭也漢書作陽不眞也經文作佯似羊反佯弱也佯非此義

第十八卷

磨貝補蓋反西域寶名也

門闑又作臬同魚烈反尒雅橛謂之臬注云門閫也謂門限也

第十九卷

粰䊀又作粰音浮留廣雅粰䊀糈饊也今謂薄粥也

官稟補錦反說文稟賜也廣雅稟禀而也

鐃鐸 奴交反廣雅和鑾鐃鐸鈴也下鐸未詳疑誤應作鎛市均反周禮金鎛和鼓也

㗒喫 祖盍反謂食作聲也

第二十一卷

贅頭 諸芮反通俗文體目日肬贅釋名云贅屬也横生一肉屬著體也小曰肬大曰贅

揹瘃 又作瘃同竹足反謂手足中寒作瘡者也

九頹 又作癩同堂雷反陰病也釋名陰腫曰頹氣下頹也又曰疝亦言詵詵引小腹急痛也疝音山

聸瞽 正作瞷同火銛反字書一目合也下公户反元目謂之瞽瞽鼓也㝠㝠如鼓皮也

㯩㯩 烏對反下他對反謂㾯風也律文從㾯作㾯㾯非也

㾯疽 必遥反下千余反廣蒼癰成為㾯疽瘡名也

第二十三卷

䩞鞘 又作䩞同古文作䩞同胡犬反車鞞也謂之䩞縛者也廣雅鞘謂

之蕲構音古厄反蕲居宜反律文作倚非也

第二十六卷

炱煤徒來反下莫杯反煙塵也通俗文積烟以為炱煤律文作熛烸非體也

言蘖魚列反說文牙米也謂漬穀麦等生牙者也

肥丁都亭反丁強也釋名丁壯也言物體皆壯健也

奉餉式尚反廣雅餉遺也餉饋也

俟夏又作竢同事几反尒雅俟待也

蝗虫胡光胡孟二反螽也謂蝩虫者也蝩音之容反

菱芰又作蔆同渠寄反尒雅蔆蕨攈注云即水中菱也文作芡音渠檢反芡鷄頭也

摒擋方侫反下丁浪反通俗文除物日摒擋摒除也

伊寧咲定反苦諦也多他盡也攘舍而羊反

第二十七卷

氀衣力俱反通俗文毛布曰氀廣雅氀罽稾草公道反說文稾稈也即

乾草也
縗衣麁雷反釋名死三日生者成服
曰縗縗摧也言傷摧也縗有錫縗
有疑縗有總縗也總音歲
第二十八卷
汗𥫱布奚反副汗𥫱也律文作紕此
借音耳
户排蒲皆反謂本關開户者也律文
作錍非也
捩曬力結反下所懈反謂暴乾也
第三十三卷
䲡魚音迷謂大身魚也其類有四種
手相吞也
第三十四卷
檽子盧丁反窻檽子也通俗文疏門
曰檽亦䡛檽是也
懸癰醫方皆作膺謂喉中肉也
大魁苦迴反說文羹斗也律文作櫆
鐦二形非
餛飩胡昆反下徒昆反廣雅餛飩餅也
第三十六卷
門閫又作梱同苦本反禮記不入於
閫注云閫門限也

弭耳古文䚂同弥介反謂耳卧為弭也

陂澤筆皮反大池也山東名濼音疋莫反幽州名淀淀音殿下直格反水聚曰澤釋名云兖州人謂澤為掌言水亭處如掌中也澤潤也

宰人祖殆反禮記宰夫為獻主注云宰夫主膳食之官聲類宰治也律文作宰非也

第三十七卷

振擺又作捭同捕買反說文反手擊為擺也

步叡楚佳反釋名云步叉人所帶以箭叡其中也

擩箭而注反亦言捻箭也念言擩莖擩物皆作此字也

掊刮蒲交反通俗文手把曰掊律文作刨近字耳

耳圈去貧反謂耳璫之類也或以金銀玉等為之也

掐屈衢勿反說文無尾也屈短也淮南云屈奇之服許尗重曰屈短也奇長也今取其義

屢拼補苓反拼彈也律文作絣無文

綺也　不勻弋均反說文調勻也

指䪞今作揩同徒荅反說文指揩以皮

為之今射䪞是也

水竇徒遘反考工記竇高三尺注云

宮中水道也說文竇空也謂孔空也

第三十八卷

滌食徒的反通俗文滌器曰盪滌說

文滌洒也

牛呞又作齝齝二形同勑之式之二

反尔疋牛曰齝謂食已復出也

犛牛工包反西南夷長尾牛也律文

作猫非體也

鞙紐又作鞙古文作琄同胡犬反謂

車鞙鞙物皆作皿廣疋鞙謂之鞙

嚏故又作疐同丁計反蒼頡篇噴鼻也

辮帶父殄反說文交辮也通俗文織

縷曰辮辮織也

㡘幰虛偃反謂布帛張車上曰幰

蠆蝲他達反下勒達廣雅蠆蝲蛷蠆

蝎也

豌豆一丸反廣雅豌豆𧯳豆也字從

豆𧯳音留

三碣渠列反說文特立石也謂三石

文釜者也
門楣美飢反尓雅楣謂之梁注云門
上横梁也
施棚蒲萌反通俗文連閣曰棚棚亦
閣也閣謂重屋也
第三十九卷
屐支又作跂同巨逆反說文屐屩也
屐有草屐帛屐等也屩居唇反
木桶湯動反通俗文受漆者曰桶可
以盛食等也
幖幟昌志反私記為幟舊音皆為知
識同更无別音也
作捲去貟反屈木為之謂之捲經文
作楘非也
獺皮他遏他轄二反說文形如小犬
水居食魚者也律文作狚非也狚多
達反又作嚹蠾組噠等形並非也
鱧魚古文鱺同知連反大黄魚也口
在頷下體無鱗甲肉黄大者長二
三丈江東呼為黄魚是也
第四十卷
漚令於候反說文久漬也律文作膒
非體也

匈凹烏狹反字苑云凹陷也蒼頡篇
作容墊下也
匈凸徒結反字苑云凸起者也
築時古文箑同陟逐反說文築擣也
尒雅築刺也
鹵薄字體作樐同力古反下蒲古反
樐大楯也蔡雍獨斷曰天子大駕
出陳鹵簿也
喑噫於禁乙戒反喑噫大呼也說文
飽息也律文作嗌非也
裲襠音兩當釋名云其一當匈其一
當背因以名之也

第四十六卷

作縈一瓊反通俗文収績曰縈縈旋也
作緡亡巾反說文釣魚繳也尒雅緡
綸也郭璞曰江東謂之緡繳音之
若反

第四十七卷

蛆眺子餘反
土隙徒果反字林小堆也吳人謂積
土為隙字體從𠂤
香匳正字作籢同力占反說文鏡籢
也謂方底者也江南有粉匳香匳

其匧等是也

纔得在灾反纔僅也劣也不久也廣雅纔暫也

議仲謂伯仲兄弟也伯長也仲中也

櫨拱來都反說文欂櫨柱上枅也一名楮亦名枅亦名楶欂音薄麦反枅古奚反楮徒沓反枅皮變反楶音㾗

第四十八卷

鐵砧又作椹戡二形同猪金反鈇砧也律文作鈂大心反函屬也

褫來孤得反謂衣襟也

悪賤烏故反謂憎悪也下茨箭反廣雅賤卑也經文作汙濺非也濺音子旦反

激列古歷反涼急曰激激發也感激也

第四十九卷

拉憊莫槃反說文憊忘也亦憊兜也律文作僞非也

遏截烏曷反蒼頡篇遏遮也尒雅遏止也郭璞曰今以逆相止為遏也

詭語居毀反謂不實也詭悪也詭欺也譎詭音怪也

第五十卷

黔鉇古文鳹同渠占渠今二反
嵯梨徂娥反
第五十二卷
穄米子裔反說文穄糜也似黍而不
　粘者關西謂之糜糜音亡皮反
時𦋺又作泲同子礼反廣雅𦋺濾也
　謂𦋺出其汁也律文作擠子詣反
　排也擠非字義
灑散所解反如水之灑地也律文作
　攦非也
第五十三卷
蒪筏又作簰同蒲佳反方言簰謂之
　筏南方名蒪北人名筏
第五十四卷
餘餘古文餘糂糣䭓四形今作糝同
　桒感反說文以米和羹也一曰粒
　也律文作糁非也
第五十六卷
潢池胡光反說文久積水池也大曰
　潢小曰洿濁水也
第五十七卷
手脬普包反通俗文尿本曰脬說文
　旁胱也

樵薪　才焦反說文樵木也亦薪也字
從木從焦聲也

甂瓺　力穀反下又作塼同脂緣反狭
長者謂之甂瓺

第五十八卷

汙飾　屋孤反汙塗也飾修治拭飾也

杖鐏　祖亂反謂杖端頭若骨鐵等也
經文作鏨組也

䟆豆　布遂反廣雅䟆豆蹓豆也

刀匣　今作押同胡甲反說文匣匱也今
謂盛刀劍者也

須鑰　息于反鑷須也下余酌反說文
關下牡也

第六十卷

挠絹　古文絹紖二形同丈忍反說文
牛索也

仇者　古文逑同渠牛反怨耦曰仇尔
疋仇雠匹也

到矴　都定反謂柱下石也律文作碇非也

捉瑱　古文顛同他見反周禮弁師掌
冕玉瑱玉笄注云瑱塞耳者也釋
名云瑱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使人
妄聽自鎮重也或名充耳笄音雞

更適書亦反尒疋適往也謂適事夫
家也適歸也

僧祇律第一卷

依怙胡古反尒疋怙恃也韓詩云無
父何怙怙賴也無母何恃恃負也

策謀古文𠕁冊𠕁三形同初革反策
亦謀也下莫侯反謀論也諮事為
謀謂諮事之難易也

咎舋渠九反詩云㦧㦧畏咎箋云咎
猶罪過也尒疋咎病也說文咎灾
也亦惡也下羲鎮反瑕舋懲過也
亦罪也

黎庶力奚反尒疋黎庶烝多師旅衆也

即襞卑役反字林襞衣也謂襞褺衣
拳音羌阮反

四褺徒俠反通俗文重衣曰褺也

輕躁又作趮同子到反躁動也躁擾
也謂不安靜也

潛微無非反尒雅瘞幽匿蔽微也徃
云謂逃竄也又微止也字從

籠羇又作羈羈二形同居猗反說文
草絡馬頭曰羈釋名羈檢持也所以
檢持制之也

禍酷　古文告嚳焅三形同苦萬反酷極也說文嚳急也告之甚也謂暴虐也

慈悌　蘇寸反字林遜順也謙也下大帝大礼二反愷悌樂也易也善事兄曰悌也

第三卷

芋根　禹句反說文大葉實根驚人者也故謂之芋蜀多此物可食其大者謂之蹲鴟

竹筥　又作簇同力与紀呂二反字林筥箱也飯器受五升秦謂筥方言南楚謂之筲趙魏謂之簇郭璞曰簇飯筥也聲類筥箱也亦盛杯器籠曰筥筲音所交反

篙擿　古豪反謂刺船竹也長二丈以鐵為鏃下他狄反擿猶剔撥也

椓杙　都角反下又作弋同餘職反尒雅檝謂之杙注云即橛也檝音徒得反

堅勁　居盛反說文勁強也字從巠巠從力巠胡頂反承冥巠也

薄膌　又作瘠同才積反說文膌瘦也

亦薄也律文作藉非體也

貣用他得徒得二反字林貣求也說文貣從人求也

第四卷

倪樓吾奚五礼二反國名也

磯激居依反埤蒼水中磧石也廣雅磯磧也下古狄反急流也

皺抐壯幼反下女六反通俗文縮小曰瘷物不中曰搐抐律文作皺䐈未見所出

聸耳丁藍反說文耳垂也又作䫲都舍反說文耳大也

咩咩又作哶同弥尒反說文羊鳴也

誇說又作夸同苦𠅘反謚法曰華言無實曰誇誇相誕也謂憍恣過制自夸大也

鏇師囚絹反謂以繩規物者也說文圜鑪也

欲杼時汝除呂二反說文杼挹也蒼頡篇杼取也出也廣雅杼渫也𠛎也𠛎音餘遶反

第五卷

㚟黃於危反詩云無草不死無木不

萎箋云草木猶有萎槀也聲類云萎木草萎也律文作痿痿痺謂不能行也

深榛士巾反案說文藂木曰榛廣雅木藂生曰榛也草藂生曰薄是也

輅上又作路同力故反釋名云路亦車也金玉等路各隨其所飾立名謂之路者言行於道路也

水瀆子旦反說文汙灑也江南言瀆山東言湔

轒轤又作摙擄二形同力木力胡反蒼頡篇二輔舉水具也汲水者也

第六卷

趌趣居列居逸二反下居月反纂文云趌趣臥豎也亦跳起也

第七卷

扣盆說文作敂同苦後反論語以杖扣其脛孔安國曰扣擊也

喻耳相承音古學反耳邊語也未詳何出

鶬鴰又作鶬同七唐反尒雅鶬麋鴰郭璞曰即鶬鴰也鴰胡泼反

警宿居影反謂警戒也亦起也廣雅警警不安也律文作景非體也

踟躕直知反下直誅反踟躕䠱躅也亦住足也廣疋猶豫也䠱音馳亦反躅馳足反

睩瞬力穀反睩視皃也下尸閏反曰開合數搖也

第九卷

蓝色又作蒨䔙二形同且見反茹藘也律文作箋表之箋非也

手揔祖公反通俗文手捉頭曰揔也

寙愭榆乳反尒疋寙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寙也或作懈古賣反

庵愓於含反廣雅庵舍也埤蒼著庵康也康音且潰反

啾啾子修反蒼頡篇衆聲也啾啾鳴聲也

紃羊似均昌緣二反紃謂雜也縷也

第十卷

擥畫胡黲反擥擺也擥圉也

燈盛時征反在器曰盛案盛謂令之杯盂也左傳音酒一盛言器也

僦賃子溜將六二反通俗文雇載曰僦下女鴆反

晃煜又作晄古文熿同胡廣反說文

晃明也廣雅晃暉也光也下由掬反說文熀曜也廣疋煜熾也埤蒼煜盛皃也

笮作側格反柰笮猶壓也今謂笮出汁也亦狹也說文笮迫也

得砰烏狹反謂自上加下也又作壓壓鎮也

第十一卷

齒木梵本云彈多抳瑟搋彈多此云齒抳瑟搋此云木謂齒木也長者十二指短者六指也多用竭陀羅木作之今此多用楊枝為無此木也

掃篲又作彗字林囚芮反謂掃竹也律文作槥于桂反廣雅槥裂也

舍勒此譯云衣或言內衣也

營署時庶反營謂經營也署猶置也說文部署也亦官也

第十三卷

痏痏諸書作脩籀文作膌柰通俗文于罪反痏聲曰痏鷩聲曰然然音于簡反律文從口作嘩喂二形非也籀音除救反

第十四卷

中折又作㪿同思狄反聲類析劈也
說文破木也亦分也字從木斤意也
完出胡官反說文完全也
生黴無悲反通俗文物傷濕曰黴
撥開補秣反謂發揚也撥亦除也棄
也律文作抪疋沫反謂抪水抪物
也抪非此義也
朝菌奇殞反尔雅中馗菌郭璞曰地
蕈也似蓋今江東呼為土菌蕈音審
呵叱齒逸反方言呵怒也陳謂之呵
柴叱猶呵也禮記尊客之前不叱
狗是也

第十五卷

抪箠又作杈同勑佳反通俗文拳手
挃曰抪也
挾先胡頰反尔雅挾藏也注云今江
東通言也謂懷意也律文作協和
之協非也
秸涅古入反秸即稾也律文作稭古
本反禾穀稭也
米瀋敎煩反字林淅米汁也律文作
糣糤二形非也
嘲話又作啁同竹包反蒼頡篇嘲調

也謂相戲調也漢書俱在左右談
調而已是也

第十六卷

食棧仕板反說文棧棚也廣雅棧閣
也謂置食器於其上也

洮米徒刀反案洮猶汰也通俗文淅米
謂之洮汰說文汰澆也汰音太淅音
思歷反

捊去所降反說文從上挹取也通俗
文減上取曰捊也

石壜徒南反猶瓷甇坩也律文作埮非
也坩口甘反

若卷古文顴捲弮三形今作卷同渠
負反卷曲也

竹篙方言作槁音高謂刺船竹也淮
南以篙測江許叔重曰謂刺船竹
長二丈以鐵為鏃者也

第十七卷

山坡又作陂同普何反案陂陁猶靡
迤也今山陂土陂陂皆是也迤弋
是反

騃舜字體作騷音書閏反廣雅騃謂
之騷漢書韋昭音蠢鄭玄注禮記

云鬊乱髮也音舜

鐎銚餘招反温器也律文有作鐎子消反聲類温器也有柄即刀斗也說文鐎鐎斗也字林云容一斗以銚無緣也

欬瘶苦戴反說文逆氣也下作欶同蘇豆反蒼頡篇齊部謂欶曰欬

刵劓讓記反廣雅刵截耳也下又作劓同魚器反說文劓决鼻也尚書無或劓刵人孔安國曰劓割鼻也刵截耳也

麻籸所巾反通俗文物滓曰籸字從米

奚用胡鷄反蒼頡篇奚何也

疥瘙蘇到反蒼頡篇瘙疥也廣雅瘙瘡也

蘆荻又作藡同徒歷反即薕荻也堪為薄者也葦未秀者為蘆薕公衙反

木札側黠反木皮也律文有作柹敷廢反說文削朴也朴札也謂削木柹也二形通用又作攢非也

撥聚補達反撥理也亦發揚皃也廣雅撥除也撥亦棄也律文作跋非體也

若秸公八反尚書三百里納秸服孔安
國秸槀也服槀役也
若穰如羊反說文黍穰也禾穰也稍
音良計反
第十八卷
藍澱徒見反尒雅澱謂之垽郭璞曰
澱滓也江東呼為垽音魚靳反
倒子居列反尒雅蛣蟩郭璞曰井中
蛣蟩赤虫也一名孑下通俗文蜎
化為蚊是也蜎音狂兖反蟩香兖
反結音結蟩居月反
汪水烏黃反通俗文亭水曰汪尒疋
汪池也
𦓤毴補耕反下昌芮反𦓤彈繩墨也
毴羊細毛也
拳擢渠負反下苦角反說文擢敲擊
也字從手從霍
第十九卷
揵擩而注反謂擩埿擩箭擩物等皆
作此字
碰𨻳又作搥同丁迴反謂投下也廣
雅搥擿也下於甲反自上加下也
䨘弶古犬反下渠向反字書施䨘於

道曰弶以繩取物曰罥也

佂脚去誑反謂脚曲也書無此字應
俗作亙

聳耳古文竦愯慫三形同所項須奉
二反方言聳聾也郭璞曰言無所
聞常聳耳也聳又竦也謂驚悚也

掩襲古文㦻同辝立反左傳凡師輕
曰襲注云掩其不備也

甎坏又作㘸同疋才反字林凡未燒
者曰坏

汪泥烏黃反通俗文亭水曰汪謂汪池
之泥律文作洸古皇反洸涌也洸
洸聲也洸非此義

第二十卷

榱棟所龜反尔雅桷謂之榱郭璞曰即椽
也亦名桷亦名榱音力道反棟都
弄反說文屋極也一名極亦名
檼亦名桴檼音於靳反

櫨欂力胡反說文柱上枅也下蒲麦
蒲各二反廣雅欂謂之枅

枅衡今作槅同結奚反蒼頡篇柱上
方木也一名楮亦名栟亦名槉亦

名崇音子結反

田斗或作鈄都口反此宜作斗字

第二十一卷

見齗魚斤反說文齒肉也蒼頡篇齒根也

疚頭古文釚疚頊三形今作流同有雷反說文頊顫也謂顫掉不正也顫又作戰律文作痏非體也

第二十二卷

刳四口孤反方言刳勢也說文刳判也周書刳木為舟謂空其腹也

上概古載反周禮師女宮而濯概鄭玄曰概拭也字從手律文從木作槩平斗斛之槩非此義也

羹臛呼各反楚辭露鷄臛蠵王逸注有菜曰羹無菜曰臛也臇以鋗反

噂噍又作𪘂同補洛反下子立反說文噍負也廣蒼噂噍聲也

𩨨𩨨於滑反說文咽中氣息不利也律文作𩨍非也

蟥蛢胡光反尒雅蛂蟥蛢注云甲虫也大如虎豆綠色江東呼為黃瓶鼓音扶結反

斗藪又作擻同蘇走反通俗文斗藪

謂之槃　槃律文作科梂非體也

槃音都穀反槃音逵

圂廁　胡困反廣雅圊圂屛廁也下惻

吏反廁亦圂也釋名云圂者言溷

濁也或曰清言至穢處宜常修治

使潔清也廁者人雜廁在上非一也

第二十三卷

礓石　居良反形如薑也通俗文地多

小石謂之礓礫也字從石從畺也

屋檐　又作櫩同餘占反說文檐㮰也

亦名屋梠亦名連綿亦雜檐謂之

樀樀亦梠也擔音眡樀音都歷反

項顉　直追反說文顉出也今用其義

律文作鬌未見所出

侏儒　之于反而于反通俗文侏儒曰矬

謂極短人也

第二十四卷

懟恨　古文譵同大淚反尒雅懟怨也

亦忿也

齵齒　五溝反蒼頡篇齵重生也說文

齒不正也謂高下不齊平也律文

作齲丘禹反說文齲齒蠹也齲非此

義蠹音丁故反

第二十七卷

敲戶又作毃同苦交反謂下打者也說文敲擴撾也

猥多烏罪反字林猥衆也廣雅猥頓也

捦摮又作㩒同渠林反說文急持衣襟也捭著捦捉也

瓷匙方言從木作提同是支反謂拘飯者也律文作鉹昌紙反鉹鬵也鉹非此義鬵音自林反

第二十八卷

持鞴字書作韛同而用反槖毳飾也又作毧而容反字林毧罽也

牂羊祖郎反字林牡羊也三蒼注云牂吳羊也

不坼恥格反字林坼裂也亦分也律文作皁非體也

第二十九卷

是埏式延反謂作泥物也埏擊也埏柔也埴土也

水湔又作濺同子見反通俗文傍沾曰湔山東名也江南言灒音子旦反

第三十卷

紡績古文作勣同子狄反字林績緝也

讎詶又作譸同涉尤反比丘名也三
蒼詶亦酬字也
第三十一卷
令臉力占反廣雅懸熟也臉生血也
穀裁夷䥯反謂穀麦糠皮也律文作
芅草名也
鐐巳又作䌖同力鳥反字林鐐炙也
律文作燎力彫力吊二反逴燎也
燎非此義
福羅正言布羅此譯云短靿靴靿音
烏豹反
疚手又作𩑛同于救反謂顫疚摇動
不安也
第三十二卷
漱早所霤反或言蘇早或言優婆斯
皆訛轉也正言鄔波斯此云近善
女人鄔音一古反
喟嘆又作嘳同口愧口恠二反大息
也謂歎聲也
第三十四卷
狼跟又作跋同補盖反狼跟猶蹟跟
也說文跟步也聲類蹟跟也
婁啛所學反星名也

欶指又作嗽同所角反俗文含吸曰嗽嗽亦吮也

醎青莫奚反埤蒼醎醎醬敗壞也醬敗則醎生也醭音普木反

廁篦補奚反小學篇篦刷也謂刮刷也令眉篦等皆作此也

甌別烏侯反甌器也方言盆之小者謂之甌

施系奚計反謂縶系履系等皆作系律文作繫奚二形非體也縶音思頰反

青微無悲反通俗文物傷濕曰微律文作湄濂二形非字體也次下卷生微同

龔䟽力同反說文龔房室之䟽也䟽窓也廣雅龔舍也律文作籠非體也

第三十五卷

綪卷側耕反說文綪縈繩也江沔之間謂縈収繩為綪綪亦屈也沔音弥善反

欱烟呼帀反欱猶歠取也說文欱歠也歠音昌悅反

㲉觸又作敞棖橕橙四形同丈衡反
敞亦觸也
當敧居儀反通俗文以箸取物曰敧
箸音治慮反
謦欬口頂反下苦代反通俗文利喉
曰謦說文欬逆氣也字從言從欠
律文從石從口作磬咳二形非體也
連嚏又作䶑同丁計反蒼頡篇嚏
鼻也詩云願言即嚏箋云汝思我
心如是即嚏也今俗嚏云人道我
此古遺語也

砎
砎砎胡瞎反字指云礣砎雷大聲也
律文作榾古忽反埤蒼狗榾木名
也中作箭笴也榾非此義礣音莫
八反笴音古旱反

第三十六卷

媄豔於驕反說文媄巧也又女子壯皃
㳩好也下又作艷同餘贍反方言
秦晉之閒謂美為豔豔光也
姑伀故胡反白虎通曰姑者故也故
老人之稱也說文姑母也下之容
反釋名俗謂舅章曰伀言是己所
敬見之忪遽自肅齊

第三十八卷

殆壞　徒改反廣疋殆敗也尒疋殆危也殆亦幾也近也

拏敲　又作敲同口交反謂下擊也說文擿撾也律文作㧬非也

第三十九卷

佉啁羅床　此譯云小長牀啁音竹交反

敲盤　口交反謂相擊打也盤謂銅盤也

第四十卷

罯㾿　於感於合二反說文罯覆也律文作菴草名也菴非此用

竹篼　亡畢反竹屬也聲類篼篾也今中國蜀土人謂竹篾為篼也

撥衣　又作拔同補末反通俗文三尺衣謂之撥也

皸渠　此譯云部謂部類也或言群同其義也

五分律第一卷

厭蠱　於冉反下字林音固說文厭合也蒼頡篇伏合人心曰厭蠱周禮庶氏掌除毒蠱注云毒蠱虫物病害人者也謂虫行毒也律文作固非也

養飤今作食同囚恣反說文飤糧也廣
疋餧飤也謂以食供養人曰飤字
從食從人律文作飼近字也
餞送才翦反說文送去也謂以飲食
送人曰餞字從食律文作踐履之
踐非體也
僅而渠鎮反字林僅財能也僅亦劣也
銜淩下於反凡在內而未發者皆曰
銜言銜根銜淩等皆是也
享福虛兩反享受也亦當也說文享
獻也字從高省象文作亯又音呼
羹反
酹祠說文酹同張芮反酹祭也酹力
外反字林謂以酒澆地祭也
麾麾字詁今作撝同呼皮反反楚辭舉
手曰麾謂手指之也
歌謠与招反說文獨歌也尔雅徒歌
為謠徒空也
和埴時力反尚書厥土赤埴埴孔安
國曰黏土曰埴也
栟梁今作楄同古奚反埤蒼頡篇柱上
方木一名楷亦名欂櫨欂音蒲麥
反

户楣　靡飢反尒疋楣謂之梁郭璞曰門上横梁也

第二卷

作穽　古文阱菜二形同才性反廣雅穽坑也謂穿地為陷以取獸也

儱侻　江忍下無辯反謂自強為之也律文作傷非也

險巇　又作嚱同許奇反險巇危也律文作囐五達反皷聲也獻非此義

晏安　烏見反說文晏安也字從女又作宴安尒雅安止也定也蒼頡篇安靜也說文作侒宴也

第三卷

允合　弋隹反周易允升大吉王弼曰允當也允亦信也尒雅允誠也

共賭　又作睹同都杜反通俗文錢戲曰賭也

礧佛　力對反謂以石投佛也今言礧石是也

第四卷

驚悗　烏翫反謂悗歎驚異也

愜意　苦頰反愜可也字林愜快也

第五卷

亜灑於仁反下所解反字應作忠於故反即莊飾也

粲麗倉旦反廣雅粲明也粲亦鮮盛皃也律文作璨非體也下勒計反廣雅麗好也麗謂花靡也

歠粥又作吷同昌悅反說文歠飲也歠欱也欱音火洽反

第六卷

輟我猪劣張衛二反止也爾雅輟已也論語耰而不輟是也耰音於牛反

誣說武于反說文加言也誣欺也妄也誣亦罔也

木簀側革反說文牀棧也爾雅簀謂之笫音側几反郭璞曰即牀板也

第七卷

蔚然於謂反廣雅蔚茂也茂盛也

援助于眷反援謂倚援護助之言也

第八卷

介意居薤反周易憂悔吝者存乎介韓康伯曰介纖介也劉瓛曰介微也

貪飻又作饕同他結反說文貪也謂貪食曰飻

胆蝆千余反謂胆垢也蠅子曰胆

泅戲又作汓同似由反說文水上浮也今江南呼拍浮為泅也

澆漬又作㳄㵒二形同子旦反說文水汙灑也

第九卷

狼肓又作㴾同莫剛反肓遽也通俗文時務曰㴾律文作狽非體也

鞅掌於兩反詩云王事鞅掌傳曰失容也箋云鞅荷也謂捧之也負荷捧持以趍走促遽失容儀也

作幟今作織同尺志反幖也通俗文私記曰幟廣雅幟幡也墨子以為長丈五廣半幅曰幟也

第十卷

企行古文企同袪豉反通俗文舉踵曰企企望也字從止

遝水他帀反埤蒼遝歠也律文作嗒非體也

第十四卷

索鐎今作銚同子消反韻集云鐎温器也三足有柄字林云鐎容一斗似銚銚又音遙一音徒弔反

擲捘又作揃搜二形同先戈反謂織

擐行縛者也

或虜力古反虜獲取也服也戰而俘獲也虜掠奪取物也

屋霤力救反說文屋水流下也凡水下處皆曰霤

第十五卷

窺闚丘規弋珠反說文窺小視也

自貽以之反尔雅貽遺也注云謂相歸遺也

以砥巇羲反山海經崦嵫山多砥礪郭璞曰磨石也崦音奄嵫子辞反

跨馬苦罵反字林跨踞也亦躡也說文跨渡也

愒止說文作愒同却厲反尔雅愒息也

皆躓陟利反礩礙也通俗文不利曰躓限至曰礙

第十七卷

自炮字書作炰同父包反說文毛炙肉也詩云炰之燔之傳曰以毛曰炰是也亦裹燒也

吃人九乞反說文言難也重言也

第十八卷

攢頭古患反謂貫其頭也

青虹古文作肛同胡公反說文螮蝀也狀似重字從重俗呼為美人螮音帝蝀音董

第二十卷

脅諸字體作脇同虛業反謂以威力相恐攝也

雷霆達丁反尒雅疾雷為霆霓郭璞曰雷之急激者也蒼頡篇礔礰也

霓音五結反

畦畔下圭反說文五十畝為畦令之稻畦菜畦等也律文有作塍食羞反稻田畦也

毛㲘布莽反字林蜀方文者曰㲘謂毛布也律文作毦非體也

拘攝之涉反或言拘執梵言訛轉耳謂蜀之垂毛者

第二十一卷

鏟鑿又作剗同初簡反廣雅剗削也剗平也

屯門徒昆反廣雅屯聚也屯亦陳也

等屧思協反屧謂履屬也律文作𧞤非體也

作勒一豹反靴勒也律文作𩍐俗語

也書無此字

第二十二卷

鱸䲛知遠反尒雅鱸大魚也似鱘而短鼻口在頷下江東呼為黃魚亦鯉也長者二三丈鱘音徐林反鼻長七八寸重千斤

用麴去六反方言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麯音曲注云楚語轉耳

糂米古文作糝籀文作糣同桑感反說文米和羹也律文作糁非也

第二十四卷

斧劉且卧反謂劉斫也說文折傷也律文作銼才戈反小釜也又音䂳

相揩口皆反廣雅揩摩也字從手

第二十五卷

鉀箭普啼反方言箭廣長而薄鎌者謂之鉀

入邏力賀反韻略云邏巡行非遠也戍屬也謂遊兵以禦寇鈔者也律文作儸力歌反僗儸也僗音之耶反

泥鎊又作搒塝二形同莫槃反尒雅鎊謂之杇郭璞曰泥鎊也杇音烏

第二十六卷

奠食　徒見反奠陳也獻也廣雅奠薦也調也

晞之　許發反廣雅晞舂也埤蒼晞暘乾也通俗文擣細曰舂暘音蕩

三捼　三蒼奴迴反手推也說文捼摧也一曰兩手相切也

翻翻　又作翻同疋元反廣雅翻翻飛也亦感負也律文作敽非也

第二十七卷

齝呞　又作齝齝二形同勅之或之二反尒疋牛曰呞注云食已復出嚼之也

庖廚　蒲交反庖之言包也廚庖屋也蒼頡篇主食者也

筴箸　古俠反字林公洽反筴亦箸也下丈庶反飯敽也筴亦取也律文作挾藏之挾非體也

𦵔水　居万反通俗文汲取曰𦵔說文抒屚也

莝草　千卧反謂斬芻飤馬者也詩云乘馬在廄莝之秣之傳曰莝莖也

第二十九卷

作緫渠記反所以聯綴簪記之也

踶脚徒米反字林足趺曰踶取其義矣

第三十卷

勖勉許玉反方言齊魯謂勉曰勖滋尚書勖哉夫子孔安國曰勖勉勸也謂勸強也

阿哷疋尤反梵言也依字吹哷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六 小乘律論　宇

翻經沙門玄應撰

善見律　僧祇戒本
鼻奈耶　四分戒本
摩德勒伽　十誦戒本
毗尼母律　薩婆多毗尼
弥沙塞戒本　大愛道比丘尼經
比丘尼羯磨　大比丘三千威儀
四分比丘尼羯磨　優婆塞五戒相
僧祇比丘尼羯磨　優婆塞五戒威儀
十誦比丘尼羯磨　舍利弗問經
沙弥威儀經　戒消灾經
沙弥尼離戒　解脱戒本

善見律

第一卷

鹿野在波羅柰國昔日如来與提婆達多俱為鹿王各領五百餘鹿在此林中時王出獵盡欲煞之中有雌鹿懷子垂産菩薩鹿王以身代之王感仁慈盡免其命即以此林用施諸鹿鹿野之号自此興焉

大寺梵言鼻訶羅此云遊謂僧遊履

處也舊来以寺代之寺者司也有法度也釋名云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字從寸㞢聲㞢古之字也

衣桁或作䘕胡浪反可以架衣也尒雅竿謂之箷是也箷音移

拹挪浮云反阿毗曇藏名也依字廣雅拹分也

鋘鈇胡瓜反此古文奇字鏵下府于反莖刃也亦横斧也鈇鑕也

彷徉扶羊反下餘章反廣疋彷徉徙倚也䅽彷徉徘徊也

一朩又作叔尗二形同失六反廣雅大豆曰朩小豆曰荅

遷提此仙反言可遷徙提挈也或作荃提言以荃草為之也非此方物出崐崘山中律文或作先提

絜囊古文作𦃃同古纈反絜束也繫也字林一耑也

和上經中或作和闍皆訛也應言郁波弟耶夜此云近誦以弟子年小不離於師常逐常近受經而誦也又云鄔波杝耶 此云親教舊譯云知罪 知無罪

名為和上也

阿闍梨經中或作阿祇利皆于闐等諸國訛也應言阿遮利夜譯云正行又言阿遮利耶此云軌範舊云於善法中教授令知名阿闍梨也

哂陁式忍反摩哂陁者是阿育王子也

第二卷

布薩此訛略也應云鉢羅帝提舍耶寐此云我對說謂相向說罪也舊云淨住者義翻也

鷓鴣之夜反下古胡反埤蒼鳥似眼鳥而大字指云鷓鴣鳥其鳴自呼飛徂南不北形如雌雉也

企摩去豉反人名也依字企立也從人從止經文從山作企古文企字人在山上皃也

迦螺勒和反人名也律文作蝝悅專反尒雅蝝蝮蜪虫名也蝝非此用

第三卷

唱薩此言訛也正言婆度此譯云善哉

整叟楚力反叟謂正方也

第四卷

楝木力見反楝木子如指白而黏可

以浞衣也

一鴿古合反字林燕雀所化也秦曰

牡蠣

鑱刺仕衫反廣雅鑱謂之鈹謂針刺

也說文鑱銳也

誌名字詁今作識誌記也

第五卷

觜破今作㖘同子累反廣雅觜口也

字書鳥喙也律文作嗺徐兖反嗺

非此義

一𢧵虛奇反方言陳楚宋魏之間謂

蠡為𢧵郭璞曰𢧵蠡勺也今江

東呼勺為𢧵律文作㹷假借也正

音虛衣反㹷木名汁可食㹷非此義

歠欶古文吷同昌悅反說文歠飲也歠

欲也欶音呼荅反律文作啜時悅反

啜茹也嘗也　啜非今音

寄客奇驕反廣疋寄寄客也律文作僑

高也僑非此用

緘口古咸反緘閉也字林束篋也廣

疋緘索也取其義矣

懟恨治類反尒雅懟怨也惑也

第六卷

襻又作襻同普諫反今衣襻襻也

爲鋌徒頂反謂銅鐵樸也

翡翠扶畏反且醉反雄赤曰翡雌青曰翠出鬱林南方異物志云翡大於鷰小於烏翡身通黑唯匈前背上翼後有赤毛翠通身青黄唯六翮上毛長寸餘其飛即羽鳴翡翡翠翠因以名焉字指云南方取之因其生子漸下其巢須可取之皆取其羽也

第七卷

癡兖魚記反廣雅兖癡也通俗文小癡曰兖說文癡不慧也埤蒼癡騃也

生肬又作疣默二形同有流反廣雅肬腫也說文肬贅也小曰肬大曰贅贅之芮反

蚒虵而鹽反字林大虵也可食大二圍長二丈餘異物志云蚒虵食豕吞鹿出處与巴虵同

鵥鳩音浮俗多作鵴渠六反通俗文佳其謂之鵴鳩尔雅佳鳺鴀郭璞曰即鵴鳩也律文作孚非體也鳺音夫鴀音方浮反

狗獺他曷他諾二反 說文形如小犬水居食魚者也律文多作狚獺獺三形並非也

⿰牛秦牛疾辛反字略云牛名也

第八卷

從容門木也案從容舉動也今取其義

戾戶又作攘同口減反通俗文小戶曰戾字書戾窓也律文作居字與奧同音餘弁反戶鍵也又音篁非今所用

擺撥又作押同補買反下補沫反說文擺兩手擊也廣雅押開也撥除也揚也

虫蛀俗音注此應嘉字丁故反謂虫物損壞衣者如白魚等也律文有敗作住

戶向許亮反三蒼北出戶也律文作扃古熒反關鈕也扃非此用

作繖又作傘同桑爛反謂繖蓋也

蠏眼又作⿰魚解同胡買反說文水虫也八足二螯旁行也

米黏又作粘同戶孫反粘黏也

縷葺而容反說文葺草葺也亦乱貞也今取其義

三股又作骰同公戶反說文股髀也
謂髀本曰股今取其義律文作鼓
非體也
八廉力占反廣雅廉棱也方言箭三
廉者謂之羊頭箭也
弓法居雄反世本揮作弓宋忠注云
黃帝臣也山海經少昊生股股始
為弓此言是也說文以近窮遠故
曰弓也律文從木作柯非體也
門閫又作梱同魚列反介雅橛謂之
闑郭璞曰門梱也
第九卷
大瓫又作㼜同古郎反方言瓫甖也
注云今江東通言大瓮為瓫
无籃力甘反筐屬也字林大篝也篝
杯籠也纂文云大筐也篝音力各
反方言杯篝也
及藤徒登反廣雅藤藟也今呼草蔓
莚如葛之藟者為藤
甘蕉子姚反出廣州子不堪食生人
間籬援上作藤用薄擣停膧大驗
椰子聲類作𦬁同以真反異物志云
椰高十尋葉居其末果名也子及

葉序遍中國

手搦又作搙女卓女革二反搦猶捉也說文搦按也

石櫨令作支同之移反尒雅櫨柱也說文柱下也

及鰐五各反廣雅鰐名也鰐魚長二丈餘有四足似鼉齒至利有禽鹿入水齧𠯑即斷

魚筍古厚反謂以薄爲魚筍也曲竹捕魚者也

𢍉取九万反通俗文汲取曰𢍉說文𢍉捋滿也舀也舀音弋少反

鑰匙又作𨷲同餘酌反下又作提同是支反

第十卷

麈麖之庚反字林似鹿而大一角也麖又作麠同居英反尒雅麠大麃牛尾一角麃即麞也色巴𪏭背白麃音蒲交反麞別名也

直贖又作驗同徒感反通俗文市買先入曰驗令言驗錢者也

沙糖又作餹同徒郎反煎甘蔗作之也

木槿居隱反尒雅椵木槿櫬木槿似

李花朝生夕隕可食者也

第十一卷

上湍土桓反疾水也說文疾瀨也水流沙上曰瀨瀨淺水也

五篙古豪反謂刺船竹木也長二丈以鐵為鏃者也

肪膏府房反說文肪肥也脂也三蒼有角曰脂無角曰膏

有橐蒲戒反謂鍛家用吹火令熾者也

菰簇古胡反以尖竹頭布地也下楚角反東京賦云毒瑁不簇薛綜曰不又猎取之也廣蒼胡餅家用簇簇刺猎音又白反矛屬也

湧讀莫半反湧猶不實也不分別善惡也律文作數數數無文釆也數非此用

遭洽又作塗涵二形同胡南反方言洽沉也字體作澄船沒也

縋然又作礈同直僞反謂懸重曰縋也通俗文懸鎮曰縋是也

栟石古文䛁辨二形同補耕反謂振縋墨栟彈者也

壘柵力癸反下又白反軍壁曰壘豎

木曰柵也
時筰側格反筰猶豎也今謂筰出汁
剗草又作鏟同初眼反廣雅剗削也
聲類剗平也
第十二卷
脚夾古洽反夾取也三蒼夾輔也
捻置奴頰反通俗文指持為捻捻亦
捏也
第十三卷
屋霤又作瘤同力救反說文屋水流
下也凡水流下皆曰霤律文
作留非體也
羼鄰士箭士延二反比丘名也
儒耎而俱反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
也耎弱也
第十四卷
誘訹古文羑誧謏三形同餘手反說
文誘導也引也教也亦相勸也訹
私律反說文訹誘也廣雅訹謏也
律文作唀非也下作恤非體也
物裨又作埤餺二形同比移反又音
卑補也助也增益也
殕壞敷九反廣雅殕敗也埤蒼殕腐也

翁親　烏功反案烏頭上毛曰翁翁一身之最上祖一家之最尊祖為翁者取其尊上之意也

細縒　又作緻同遲致反案緻密也

第十五卷

俸禄　扶用反案俸禄也稟米賜錢皆曰俸也禄福也案古者无有耕稼民食野鹿在事之人闕於田獵官賜以物當其鹿處後人因之謂為食鹿變鹿為禄者取其神福之義也

渥地　烏學反謂沾濡曰渥也渥亦厚也

龜鱓　又作鱔䱇二形同音善訓纂云蛇魚也

香葇　撫俱反梵言憂尸羅此譯言皮也亦花也

摒擋　方政反下多浪反通俗文除物曰摒擋摒除也

木榑　字宜作剸徒端反剸謂剸截也

水觚　古胡反論語觚哉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是也律文作觗非也

謇吃　居展反下居乞反通俗文言不通利謂之謇吃律文作蹇讒二形

非也

第十六卷

穄米子曳反說文穄似黍而不粘者也
關西謂之糜是也

物撓火高反說文撓擾也謂撓攪也

撩爲力條反撩擲也說文撩理也

腹羅或作福羅或云畐羅正言布羅
此云短靿靴也

傖吳仕衡反晉陽秋曰吳人謂中國
人爲傖傖人俗又總謂江淮閒雜楚
爲傖

卷褺徒頰反襞也字林重衣也

瘤病力周反說文瘤腫也聲類瘤瘜
肉也謂腫結不潰散者也

鐵烙力各反謂燒鐵著物也律文作
鉻非也

第十七卷

下矴都定反謂柱下石也經文作磸
近字也

郝蒐所留反外國藥名也

蕤子令作挼同汝誰反蕤草也桉可
治眼字從生豕聲

除苹皮兵反尒雅苹萍其大者蘋注

云水中浮漭

第十八卷

箱篋司羊反下苦協反箱謂盛衣器也

掐揑知栗反廣疋揑刺也謂以手掐觸也

鼻柰耶律　一名戒因緣經

第一卷

兼該古來反該備也方言該咸也

謏然蘇了反謏亦了也

緘縢古咸反下達曾反說文緘束篋也廣雅緘索也縢繩也亦緘閉也

諄諄古文訰同之純之閏二反說文告曉之熟也案諄諄誠懇皃也詩云誨尒諄諄是也

鈐波胡鈂渠廉二反

獖者扶云反說文羠豕也羠騬也謂揵豕也羠音似

鵜鶚娥各反雕屬也鷙擊鳥也如雕而黑文白首赤足喙而甬尒音如晨鵠也

椑桃脾月弥又椑子果名也上林菀多烏椑是也

猨玃古遐反下居縛反說文大母猴也似弥猴而大色蒼黑善玃持人

好頑眄也

第二卷

犨虫烏居反蒼頡篇舉也對舉曰犨

如研於甲反自上加下也

憣使且攝字攝二反謂口舌往来貟也詩云使使憣憣謀欲譖言傳曰使使猶緝緝憣憣猶翩翩也

系頭户帝反調達第五比丘名也

第三卷

全頭帀赤反方言齊宋之闕謂大曰碩亦曰美也

鑰牡餘酌反下亡後反謂出鑰者也插關下牡也案鑰為牝牡所以封固關閉令不可開也

蜮毒古文虫蜮二形同呼鬼反毒虫也韓非子曰虫有蜮者一身兩口争食相齕遂相殺也

第四卷

牝牡脾忍反說文畜母也雌此之反下莫走反說文畜父也雄也飛曰雄雌走曰牝牡此一義也

凡閾古文閾同呼域反尒雅扶謂之閾郭璞曰門限也柣音田結反

亦楣䕯飢反介雅楣謂之梁郭璞云門上横梁也廣雅楣梠也

四徼古吊反四門巷也即曆中四徼曰是也

篅成市緣反説文判竹圓以盛穀篅篅也笓音徒損反

第五卷

囈語魚世反眠中不覺妄言也列子云眠中㗊囈呻呼㗊音五合反

赦宥書夜反説文赦置也周禮三赦一赦幼弱二赦老耄三赦愚惷下爲救反宥寛也宥亦赦也周禮三宥一宥不識二宥過失三宥遺忘

筑笛知六反筑形如箏刻其頸而握之類箏之故謂之筑字從巩者握持之也巩音拱共手爲拱字也

桎梏之日反下古木反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蒼頡篇偏著曰桎參著曰梏

噤切渠飲反閉口爲噤謂不開也

趌尾巨言反通俗文舉尾走曰趌律文作揵非體也

肱挾又作厷同古弘反下胡頰反賷雅髀謂之肱介雅挾藏也説文挾

持也
烹鬻普羹反烹煮也方言烹熟也凡
煑於鑊中曰烹於鼎衍曰煮
敲節又作毃同口交反說文毃橫擿
也謂下打者也
擲拕又作擿同丈亦反擲投也拕也
下普交反字林拋擊也通俗文拭
擧曰拋拋打亦通語也今有拋車
亦作此音普孝反律文作苞非也
投夾古洽反夾滕也
第六卷
虫蠹丁故反字林木中虫也穿食人
器物者如白魚等並是也
弓鞬又作韉韃二形同居言口旦二
反廣雅弓藏也謂弓衣曰鞬釋名
鞬建也弓矢並建立其中也
塔婆或言偷婆或言藪斗波皆訛也正
言窣覩婆此言廟也
第七卷
痱癗又作疕同蒲罪反下力罪反案
痱癗小腫也
撓攪字林火刀反撓攪也下如紹反廣
疋攪亂也說文攪煩也

激動古歷反流急曰激激發也亦感激也

如厭於冉反字苑眠內不祥也蒼頡篇伏合人心曰厭說文厭合也字從厂猒聲厂音漢

第八卷

亘然古鄧反謂坦然也亘亦遍也竟也

罽羅楚快反楚言阿婆罽羅天子食地肥者也

企望古文跂企二形同墟豉反謂舉踵曰企也

淰水江南謂水不流為淰淰音乃點反閑中乃斬反說文淰濁也埤蒼淰水无波也律文作湛非也

捽滅存沒反說文捽持頭髮也捽亦擊地也

第九卷

掊水蒲交反通俗文手把曰掊說文掊把也

刕掣力計反比丘名刕掣子

魁首苦迴反魁帥也亦首也廣雅魁主也

荼揭尊者荼揭姤渠謁反人名也

蝕蟇勒蒼反字林皆行毒蟲也關西謂蠍為蠆蠚音他達力曷反

第十卷

嗤弄古文蚩同尺之反廣疋嗤輕也謂相輕而笑也

細襵知攝之涉二反廣雅襵𧝐也襞也

噏飯又作吸同羲及反廣疋吸歛也吸猶引也

盡県古堯反說文倒首也賈侍中說斷首倒懸即県字也謂懸首於木上竿頭以肆其辜也廣雅県磔也或作梟二形通用也

臘夜梵言臘夜涅此言打杙封地也

水竇徒鬪反謂水所行道也說文竇空也孔穴也

跋豆補達反廣雅跋豆蹋豆也

持戟居逆反廣雅偃戟雄戟也方言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偃戟

攫飯於獲反廣雅攫持也謂以手攫取也律文作摑非也

噂噍又作嚼同補洛反下子立反說文噍兒也

摩得勒伽律

第一卷

摩得勒伽或言摩侄梨迦或言摩恒履迦此譯云母以生智故也

為帖宜作擔餘占反言如屋擔遮堂室也仍未詳

第三卷

子驪三蒼云與古歡字同音呼官反說文馬名也

毗尼母律

第三卷

銼鑹才戈才麗二反下力戈反聲類小釜也亦上釜也一名鎢錥音烏育

相跋說文作犮同補末反相跋躐也躐踐也躐音力涉反

掊汗蒲交反通俗文手把曰掊說文掊把也律文作刨近字也

俟一古文竢䄅起三形同事几反尒雅俟待也

謫阿知革反方言謫怒也郭璞曰謂相責怒也謫譴也譴呵也責也

第四卷

聰喆又作哲悊二形同知列反尒雅哲智也方言齊宋之閒謂知為哲

哲明了也

傅之方務反案傅猶附也謂塗附也

漢書皆傅脂粉是也

鎞士補赤反埤蒼鎞大犁耳也

衿之又作襟同知呂反通俗文裝衣

曰衿也

漉著或作淥同力木反水下皃也漉

浚也律文作瀌近字也

餐饋思流反下又作餴同府云反字

書蒸米也廣雅饋謂之餐尒雅饋

稔也亦餾也

第五卷

刻鏤肯則反尒雅木謂之刻注云治

璞之名也廣雅刻畫也鏤力鬪反

尒雅金謂之鏤鏤刻也

銅匙若迴反說文盛羹斗也律文作

椆又作鐦皆非也

燭樹時注反樹猶立也或作竪殊庾

反說文竪立也兩通

相敢古膽反三蒼敢必行也一不畏為

之也廣雅敢勇也敢犯也亦進也

謂相竟也

賭金古文作䞙同几髮反廣雅賭賭

也賭物為賭

稚彀梵言臺苫此云箭也今作彀古豆反說文張弓弩也

饋汝古文餽同渠愧反說文饋餉也進物於尊者亦曰饋饋亦祭名也

第六卷

淋水古文𤃬同力針反字林以水沃也沃灌也

師範又作笵同音犯尒雅範法也常也

搔摸桑勞反說文搔刮也搔抓也下亡各反方言摸撫也即摸索也律文作撈力高反方言鉤取也撈非此義

欱作呼合反說文欱歠也欱合也文中作哈土合反哈然笑所也字書此為啗字同徒濫反並非此義

攲側又作䫇崎敧三形同丘知反說文攲嶇傾側不安也

第七卷

木柹敷廢反說文削朴也朴札也謂削木皮也

第八卷

體瘃又作瘯同知錄反謂手足中寒作瘡者也

䕯上又作擲抛二形同力支反通俗文柴垣曰䕯釋名云以柴作之䟽離離然也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

第三卷

作發府越反謂撥發也說文射發也廣雅發舉也律文作撥補沫反撥除也撥去也撥非此義

飄然數遥反飛揚皃也飄猶吹也輕飄也律文作𩦺方召反馬色也𩦺非此用

波瀆梵言波行那此云周圍廊舍院也

以樀都革反蒼頡篇樀取也

第四卷

漸染或作瀐同子廉反廣雅漸漬也濕也相染汙也後漢書墨子泣乎白絲如漸染之易性是也律文作毹毛也毹非今用也

穡積又作薔同恥六反蒼頡篇穡聚也積也

甲冑古文軸同除救反字林兜鍪也律文作鈾非也

大棒又作㮀同蒲講反說文棒大杖也

一𦈐初眼反字苑今之炙肉弗也
馲毛大何反即駞馲也律文從馬作他
非體也
羖羊公戶反亦名羖羊三蒼羖羱也
揵稙直致反舊經多作犍遲梵言辟
叱揵稚辟叱此云打犍稚所打之木
或檀或桐此無正翻彼無鐘磬故也
今經律多作揵稚誤也

第六卷

羅艻郎北反香来也俗言避石勒諱
改名羅香也律文作勒非體也
胡荽又作荾字菝作葰同私佳反韻
略云胡荾香菜也博物志云張騫
使西域得胡綏令江南謂胡藧亦
為葫蔢音胡祈閭里間音大孤反

第七卷

鸑鷟竹剖反尒疋鸑鷟冠雉郭璞曰大如
鴿似雌雉鼠脚無後指岐尾為鳥憨急
群飛出北方沙莫地也憨音呼濫反
俗名突厥雀
猖狂齒楊反謂狂駿也猖亍云猖狂
妄行是也

第八卷

乎旗渠基反能熊虎為旗刻乎為飾因
以名焉論文作衙牛墟反行皃也
又作衙魚家魚舉二反馮翊縣名
也並非此用

第九卷

壒封府逵反封謂起土增高也封亦厚
也如封疊
不昇口迹反謂昇噉也
嚼食自略反廣雅嚼茹也字書咀也
亦即嗤嚼也
大愛道比丘尼經上卷
精廬力居反廬舍也精廬說文人近
名非古典即精舍也
俟然徒闋反蒼頡篇俟悟也說文俟
安也廣雅俟靜也今皆作淡闋音
苦盬反
踜跣又作蹄同徒各反下四典千典二
反三蒼云以脚踐土也諸書作徒跣
歔欷喜居反下虛既反字林涕泣皃
也蒼頡篇泣餘聲也亦悲也
蒺䔧茨栗反下力尸反布地蔓生者
也尒雅蒺䔧是也
溢溢古文泆同弋一反字林溢滿也

咍笑呼来反字書嗤笑也楚人謂相
調笑為咍經文作唉於来反磨聲
也唉非此義
撿押居儉反撿括也括猶索縛也下
古狎反尒雅押輔也謂押束也
庶幾尒雅庶幸也郭璞曰庶幾僥倖
也又云庶幾尚也庶冀也幾徵也
蜎飛一全反字林虫皃也或作蠉古
文翾同呼全反飛皃也尒雅井中
小赤虫也
蚑行渠支反又音奇謂虫行皃也同
書蚑行喘息皃也
圭合古携反漢書多少者不失圭撮
四圭曰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為一
圭也
燔燒扶袁反字林燔亦燒也
蟜佚又作劮同尚一反蒼頡篇佚蕩
也亦樂也
洋銅以良反謂煑之消爛洋洋然也
三蒼洋大水皃也字略作烊鑠金也
摸擦亡各反方言摸撫也謂撫循也下
蘇各反埤蒼摸擦捫搎也搎音孫
拉推郡礼反大戴礼夏小正云拉猶

推也謂相推排而坐

襜衣　昌占反尒雅衣蔽前謂之襜郭璞云即今蔽膝也言襜襜然前後出也

踞跨　記恕反字林踞亦蹲也亦跨也律文作倨倨傲也不遜也倨非此義

巫師　武俱反事鬼神曰巫在男曰巫在女曰覡說文能事無形以舞降神也

變殞　又作隕同為愍反聲類殞沒也隕落也

媟瀆　相列反下古文遺嬻二形今作黷同徒穀反方言媟狎也謂相親狎也嬻慢也傷也謂相輕傷也

犇走　古文驞今作奔同補門反疾走也釋名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

卷下

脩恂　私遵反廣雅恂敬也尒雅恂信也亦戰慄也

䶜咲　又作啗噉二形同達敢達濫二反廣雅啖食也啖亦啗也

嬈冶　奴了反下以者反周易冶容誨淫劉瓛曰冶妖冶也經文作蠱虫

行毒害也蠱音聲類弋者反

愵態而酌反弱愵弱也經文從心作愵古文惄愵二形今作愵同奴的反愵憂也

⿰角京废書無此字宜作鯤胡本反此恐誤作音字宜作很胡懇反很戾也違也說文不聽從也字從彳從艮聲

瀋在釋名作瀋諸書作蓄稸二形同抽六反蓄止也廣雅蓄聚也積也

⿸尸頁鞈又作𩏂同火見反著掖者也今取其義應作鞘胡犬反

嫈瞋字林乙莖莖反心態也亦細視也經文作瞜瞻未見所出

鬀⿰月樂又作剃同他計反說文鬀剔也盡及身毛曰鬀文中作梯他弟反廣雅梯淺也下力酌反廣雅略治也亦强取也文中作⿰月樂

⿱傅心傅方務反傅附也謂塗附也漢書傳脂粉是也

珠璣居衣反說文珠不圓者也字書一曰小珠也

訕貴所姦反論語惡居下而訕上孔安國曰訕謗毀也蒼頡篇訕非也

鵰餌令作䬧同除禁反大如鵰紫緑色長頸赤喙食虵者也以羽畫酒飲之煞人也荅著頡篇餌食也凡所食物皆曰餌

煩苛賀多反國語苛我邊鄙賈逵曰苛猶擾也廣雅苛怒也

禁圄魚呂反釋名云圄禦也謂禁禦之也

剖形普後反剖破也說文剖判分也廣雅剖析也

大比丘三千威儀經卷上

如搯又作掐同口洽反埤蒼搯抓也謂爪傷也

盪器徒朗反說文盪滌也通俗文滌器謂之盪滌也

吒噴都嫁反說文吒噴也叱吒猶呵叱也下普寸反說文鼓鼻也廣雅嚏也文中作嚐非也

調譺徒弔反廣疋調欺也調賣也下魚戒反廣雅譺亦大調也謂相嘲調也

顉頭牛感反說文低頭也廣雅搖也謂搖其頭也

僧迦正言僧脚差僧此云掩覆脚差

此云賧名𢯱賧衣律文作僧迦支
或作祇支或作竭支皆訛也
尼衛此譯云裹衣也
下尻苦勞反尻臀也臀音徒昆反
去鉎所京反埋著鉎鏉也謂鐵衣也
餘音所雷反
分衛此言訛也正言儐荼波多擯荼
此云團波多此云墮言食墮在鉢
中也或言賓荼夜此云團團者食
團謂何乞食也
招提譯云四方也招此云四提此云
方謂四方僧也一云招提者訛也
正言拓鬬提奢此云四方譯人去
鬬去奢拓復誤作招以拓相似遂
有斯誤也

卷下

挼手奴和乃迴二反說文挼摧也一
曰兩手相切也
汙湔子見反通俗文傍沾曰湔山東
名也江南名濺音祖旦反
得獲烏獲反謂手握取物也
氣泄古文呭同思列反詩云俾民憂
泄箋云泄出也發也廣雅泄漏也

掉捎徒弔反掉搖也振也下所交反
　捎動也
優婆塞五戒相經
衡軛於革反車軛也謂轅端壓牛領
　者也
兩舷胡田反舩兩緣也埤蒼舩舷也
　亦名舥音扶嚴反
椽桷馳宣反下古學反椽桷榱橑皆
　一物而異名也
窔奧於報反奧室也介雅室西南隅
　謂之奧郭璞曰室中隱奧之處也
二叟古文叜傁二形今作叟同蘇走
反方言叟父長老也東齊魯衛之
　間凡尊老謂之叟南楚曰父字從
　灾從又脉之大候在於寸口老人寸
　口脉衰故從又從灾又音手灾者衰
　惡也
優婆塞五戒威儀經
樓纂子管反錫杖下頭鐵也字應作
　鑽子乱反開中名鑽江南名鐏鐏
　音在困反釋名矛下頭曰鐏也
三括古奪反括結束也括猶索縛之也
　[illegible]字應誤宜作揺以招反揺動也

舍利弗問經

晢令字書今作晳同都木反尒雅晳
正也注云謂御正之也方言晳理
也說文晳察也

颰焰又作飆同比遙反謂暴風也字
從猋猋從風猋從犬非火也

亟立墟記反尒雅亟數也數音所角反

覩爍又作睒同式冉反說文暫見也
不定也下舒若反鑠光明也

係縛古文繫繼二形同古帝反說文
係絜束也繫亦連綴也

憮至若葦反憮憮言勸勸也亦憮快
也勸音苦沒反

懇惻古文誤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曰
懇懇信也亦堅忍也下古文恩同
楚力反廣雅惻非也說文惻痛也

若鏟叉蒐反說文一曰平鐵也廣雅
謂之鏟蒼頡篇削平也

圜內七情反廣雅圜圂廁也釋名
言至穢處修治使潔清也

戒消災經

釃酒字書作𥁕同所宜所解二反說
文下酒也一曰醇也詩云釃酒有

詩傳曰以筐曰釃

酒烝之承反左傳定王享之肴烝杜預曰烝升也亦薰蒸之實也亦進也

負攆力展反淮南子曰攆載粟米而至許叔重曰攆擔之也今皆作輦

解脫戒本

抪草普胡反字書抪敷也謂敷舒之也說文抪布也今皆作鋪鋪陳也

入陛蒲米反說文外高陛也即梯陛階陛是也戒文從木梐補奚反禁禦之名非此用也

攲身又作崎同丘知反謂攲傾不正也

蹻脚丘消反說文舉足行高也漢書蹻足文穎曰蹻猶翹也三蒼解詁云蹻舉足也史記作趫戒文作蹻

口劇反縣名也疑非此義

揑作乃結反埤蒼揑捺搦治也

朧𦚧謂坐朧朧餅謂今七月十五日夏[illegible][illegible]餕之餅也

僧祇戒本

刀擬魚理反字書擬向也說文擬度也比也

不嫽力彫反謂相嫽嬈也嫽觸也弄也

掐攪古文梏同古巧反字書攪撓也亦乱也

欶掐又作嗽同所角反通俗文含吸曰欶戒文作數俗字也

噂嚃補莫子立反說文噂嚃嚃聲也

四分戒本

無崖又作厓同五佳反說文岸高邊者也書有作涯宜佳反涯涘也无涯際也

失鎋古文舝鎋二形同胡瞎反軸端鐵也說文鎋鍵也

磔手古文厇同知格反廣疋磔張也磔開也通俗文張申曰磔是也

分牻亡江反考工記公圭用牻注云牻雜也說文白黑雜毛牛也䎗文作尨犬多毛也詩云無使尨也吠是也

覆苫舒塩反尒雅白蓋謂之苫李巡云編菅以覆屋曰苫又音舒焰反苫亦覆

掉䜸徒弔反廣雅掉動搖也

噏飯古文歙噏二形今作吸同許及反廣雅吸飲也謂氣息入也

犛牛 亡交反說文云西南夷長髦牛也今隴西出此牛也或文作猫貓二形今人家所畜以捕鼠者是也猫非此義也

十誦戒本

如斤 居銀反說文斤斫木也斤鑁也戒本作釿 牛引反說文釿劑也劑音子隨反剪刀也劑非此義

躄行 方尺反說文躄不能行也字體從辟從止也

弥沙塞戒本

企行 去豉反說文企舉踵也企亦望也詩云企予望之是也

比丘尼羯磨

厭禱 於簟反伏合人心曰厭下都道反求福曰禱廣雅禱謝也禱請也

聖誥 古到反尒雅誥告也誥亦謹也郭璞曰所以約謹戒衆也

四分比丘尼戒本

門閫 又作梱同苦本反禮記外言不入於閫注云即門限也

髀髁 口化反三蒼髁屍骨也字林髕骨也

僧祇比丘尼戒本

轡勒鄙愧反字書馬縻也所以制收車馬也勒馬鑣銜也字從絲連

遮相又作遆同徒礼反小尒雅遆迭交更也尒雅遆迭也郭璞曰謂更易也

羯利數名也正言迦利沙鉢拏案八十枚貝珠為一鉢拏十六鉢拏為一迦利沙鉢拏

擾乱如紹反說文擾煩也廣疋擾擾亂也

適他尸亦反尒疋適往也適事他人也方言宋魯謂往為適適亦歸也

佉唱竹交反佉啁羅此譯云小長牀一云羯諸音猪家反

百福音輻謂裙福也又音之涉反通俗文便縫曰福也

偏刳口孤反謂空其中也方言刳㔟也說文刳判也

趬脚丘昭反說文行輕皃也一曰舉也亦高也戒文作蹺非也

十誦比丘尼戒本

門閫又作梱同魚列反即門限也亦名閫音苦本反

唶噫於禁反下乙戒反唶唶也噫歎傷也亦大聲也說文作嗌於亦反嗌咽也嗌非字義

沙弥威儀經

泒瀆普賣反說文泒水之邪流別也廣雅水自汾出者泒也

汗瀩子見反山東音也江南曰濽音子旦反又音子千反手浣也

調譺五戒反通俗文大調曰譺說文欺調也

潘中普頡藟作瀿同敷袁反泔也說文潘淅米汁也江北名泔江南名潘

叁却府墳反說文叁除掃棄也廣雅叁除也

澆濽又作濺同子旦反說文濽汙灑也江南曰濽山東曰瀩音子見反

沙弥尼離戒

篴笛古文邃同徒的反說文七孔籥也巻笛三孔戒文作篃非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七 小乘論 弁

翻經沙門玄應 撰

阿毗曇毗婆沙論

第一卷

阿毗曇 或言阿毗達磨或云阿鼻達磨皆梵言轉也此譯云勝法或言無比法以詮慧故也或云向法以因向果或名對法以智對境也

毗婆沙 毗婆沙隨相論作毗頗沙此云廣解應言鼻婆沙此譯云種種說或言分分說或言廣說同一義也

優婆提舍 此云逐分別所說沙門隨後即釋舊人義譯為論義經也

揵度 巨焉反此言訛略也應云婆揵圖揵音居言反此云聚中阿含經云揵度者此云積本義亦一也

評曰 皮命反謂量議也字書評訂也

訂音徒頂反說文訂平議也

第三卷

渴伽月藏經作佉伽皆訛也正言朅伽朅音去謁反此譯云犀牛毗沙拏此云角謂犀牛一角亦獨也喻獨覺也言一一獨居山林也

般吒此訛略也應言般荼迦此云黃門其類有五一般荼迦摠名謂具男根而不生子二伊利沙般荼迦伊利沙此云妬謂見他共婬即發情欲不見不發三扇荼般荼迦謂本來男根不滿故不能生子四博叉般荼迦謂半月作男半月作女博叉此云助謂兩半月助成一滿月也五留拏般荼迦謂被刑男根留拏此云割也

第四卷

刀鞘小笑反雅作鞘諸書作削同思誚反方言劒削關東謂之削關西謂之鞞音餅說文削刀鞞也江南音嘯關中音笑也

屎尿又作菌古書亦作矢同失旨反說文菌糞也下又作尿同乃弔反

通俗文出脬曰尿字林屎小便也醫方多作矢溺假借也論文作屎香伊反殿屎呻吟也屎非此義

第五卷

頗有普我反諸書語辞也

眼瞳徒公反埤蒼目珠也眼中瞳子也

第七卷

瞿翅羅鳥經中或作拘枳羅鳥或作俱翅羅鳥同一種也此譯云鶪鷊好聲鳥也此鳥形醜聲好從聲為名共命鳥

捕狙又作覰同千絮反三蒼狙伺也通俗文伏伺曰狙是也狙亦覰視也謂相候視也論文作摜此字習誤巳久人莫辯正也

祇洹猶是祇陁此言訛也應云移多或言逝多此云戰勝婆那此云林名為勝林移音是奚反

廁溷測吏反謂人雜廁在上非一也下胡困反廣雅圊圂庰廁也廁亦圂也言溷濁也或言清言至穢處宜脩治使潔清也

麤獷且胡反廣雅麤大也又人之警

防亦曰麁鹿性食息自相背麁人獸之害警亦如之故字從三鹿字意也

隙穀徒果反字林隙小堆也吴人謂積土為隙今取其義叒葉子也綒帶綒也埒士也

厭麈於甲反蒼頡解詁麈鎮也笮也論文作押音甲介雅押輔也亦束也押非此用

趕早穀趣庯也

白墡字體作墠字林音善土名也即白土也亦名堊案吴普本草云白堊一名白墠是也

第八卷

瞟䁘疋眇反目病也下或作瞖同於計反

若挑他堯反說文挑抉也以手抉挑出物也

孿併所患反廣雅孿孖兩也通俗文連子曰孿字林雙生也蒼頡篇一生兩子也併音蒲茗反介雅並併也亦俱也言若二身相即二人連併此不可也

潢水胡光反說文潢久積水池也大

曰潢小曰洿洿濁水也

指揩古文鞜同徒荅反說文指揩也一曰韋揩也今之射鞜是也

第九卷

操扙又作敹同錯勞反說文操把持也執捉也論文作搔非也

駁色補角反字林斑駁色不純也通俗文黃白雜謂之駁犖論文從交作駮獸名踞牙食虎豹者也

詭誑俱毀反謂變詐也三蒼詭譎譎詐也廣雅詭歎也

第十二卷

糺索居柳反蒼頡解詁云繩三合曰糺小尒雅云大曰索小曰繩也

愽弈古文愽同補莫反下餘石反方言愽或謂之棊弈圍棊也方言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圍棊為弈小尒雅云棊局謂之弈

第十四卷

報闍于瑟或作般遮于瑟皆訛略也應言般遮跋利利沙又言般遮婆栗史迦般遮此云五婆栗史迦此云年謂五年一大會也佛去世一

百年後阿輸迦王設此會也自茲以後執見不同五師競分遂成五部或十八部也

第十五卷

五瞶　古文壝同於計反小介雅㗊瞶闇昧寡也釋名瞶聵也使日光不明淨也

窳墮　史乳反介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墮窳也言嬾人不能自起如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從㼌嬾人恒在室中故字從穴

一的　古文弔說文作的同都歷反的明也詩云發彼有的傳曰的射質也謂的然明見也今射堋中珠子也

第十六卷

麻幹　工旦反麻莖也亦枝主名幹廣雅幹本也三蒼枝幹也字宜作䅟稭二形音皆今呼為麻䅟是

第十八卷

彷徉　扶羊反下余章反廣雅彷徉徙倚也亦俳佪也

作屣　古文躧灑二形同所綺所解二反說文屣鞮屬也鞮韋履也鞮音

都奚反

軍持此譯云瓶謂雙口澡灌也西國

尼嘉君持僧嘉澡灌皆不得共用論

文作軽

第十九卷

樺皮胡罵反木名也皮可以飾弓者也

一畦胡圭反蒼頡篇田五十畝曰畦

畦埒也埒封也道徑也埒音劣

第二十卷

瞪瞢宜作䁅瞢徒登反下亡登反韻

集云失臥極也亦亂悶也論文作

憕懵非也

曲蟺音善古今注云丘蚓也一名蜜

蟺江東名寒蚓善長吟於地中江

東謂為歌女或謂之鳴砌論文作

蟬非躰也

曲僂力矩反通俗文曲脊謂之傴僂

春秋宋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

傴三命而俯杜預曰俯恭於傴傴

恭於僂身俞曲恭益加也論文作

軁或作瘻並非也

傎伏又作傎蹎二形同丁堅反廣雅

傎倒也謂反倒也下古文踣今作

仆同蒲北反說文作頓也謂前覆也論文作顛仆非躰也

是茷通俗文作𦪇韻集作撥同扶月反謂編竹木浮於河以運物者也

印織於若反三蒼印信也撿也字從爪卩也卩音節下又作幟同昌志反通俗文私記爲幟舊音皆與知識同更無別音

第二十一卷

船㯽蒲佳反方言㯽謂之筏南土名㯽北人名筏論文作椑非躰也

髖骨又作臗同苦桓苦昆二反說文髖髀上也埤蒼臗尻也

營壘古文作𤇾同侵瓊反三蒼營衛也部也下又作㙼同力癸反軍壁曰壘壘亦重也

洟唾古文鮷同勑計反三蒼洟鼻液也周易齎咨涕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論文從口作啼又作涕並非體也

肪臕府房反肪肥也臕肪也下先安反通俗文在腰曰肪在胃曰臕臕膪也謂膓臕脂也論文作𦢊非也

腦胲古才反足大指也案字義宜作解音胡賣反謂腦縫解也无上依經云頂骨无胲是也

窓向又作窻牕二形同楚江反正窓也旁窓曰牖以助明也下許亮反三蒼向北出牖也向亦窓也論文作扄古熒反扄鈕也外閉者也扄非今義

衣裓孤得反相傳云謂衣襟也未詳所出

蹻足丘消反蒼頡解詁云舉足行高也漢書蹻足文頴曰蹻猶翹也

第二十五卷

軶靭又作梔同於革反小尒雅衡梔也謂轅端壓牛領者也

第二十六卷

以繭古文絸同古典反蠶縈絲者也蒼頡解詁云繭未繰也字從虫從糸芇聲芇音眠

日暴蒲穀反暴曬也說文暴晞乾也字從日從出從𠬞從米字意也

第二十七卷

失斆摩羅或言失收摩羅此云煞子

魚也善見律譯云鱷魚廣州土地
有之鱷音五各反
鱣魚知連反尒雅鱣大魚也似鱏而
短鼻口在頷下江東呼為黄魚長
者二三丈鱏音徐林反鼻長七八
寸重千斤
興渠此是樹汁西國取之以置食中
今有阿魏藥是也
歧路古文䞘跂二形同渠宜反謂枝
別義也尒雅道二達謂之歧謂歧
道直出者釋名物兩為歧此道似
之史記楊朱泣歧路是也

第二十九卷

門閫又作梱同苦本反說文梱門橜
也三蒼門限也

第三十二卷

户樞齒臾反廣雅樞本也尒雅樞謂
之椳郭璞曰謂門扉樞也椳音五
廻反
盈長又作贏同弋成反下除亮反字
林贏有餘也廣雅贏益也長剩也
祝詛說文作詶今作呪同之授反下
古文禮同側據反釋名祝屬也以

善惡之辭相屬著也詛阻也謂使
人行事阻限於言也

第三十三卷

傎蹶　都賢反傎倒也下又作蹷同居
月巨月二反蹶仆也亦頓也前覆也

第三十八卷

鈆性　俊川反說文鈆青金也尚書青
州貢鈆是也錫銀鈆之間也

竹篾　莫結反埤蒼桐竹皮也中國謂
竹篾為篃篃音弥蜀土亦然

第三十九卷

殨風　又作潰同胡對反說文殨瀨也
謂決潰癰瘡也論又作䐠肥䐠䐠
也䐠非字體又作膭浮鬼反三蒼
臛多滓也膭非此義

麋鹿　亡皮反說文鹿屬也以冬至解
角者也

第四十卷

火燧　又作隧同辭醉反火母也世夲
云造火者燧人也因以為名

攎䶑　去於反下五各反齒內上下肉也

第四十二卷

蔬食　所於反字林蔬菜也介雅蔬郭

璞曰凡可食之菜通名曰蔬也

因舫　甫妄反通俗文連舟曰舫介雅舫舟也郭璞曰併兩船也又舫亦柎也注云水中筏也

佉樓書　應言佉路瑟吒謂北方邊處人書也

第四十三卷

執穳　字詁古文錄穳二形今作穳同千乱反廣雅穳謂之鋋鋋小矛也鋋音市延反

褰衣　又作攐丘焉反禮記暑無褰裳鄭玄曰褰去也

觀垣　字煩反詩云太師維垣傳曰垣牆也釋名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援衛也

第四十六卷

執盾　食尹反盾所以扞身蔽目也以木自蔽從目象形ㄏ聲論文作闌楯之楯非體也

俾倪　又作𣪁堄二形同普米反下吾礼反廣雅俾倪堞女牆也埤蒼城上小垣也釋名云言於孔中俾倪非常事也

器仗袪箕反下治亮反漢書制器械
之品應劭曰內藏曰器外藏曰械
一曰無藏曰器仗兵器也五刃摠
名兵人所執持曰仗也

第五十四卷

捷樹字詁古文捷今作接同子葉反
相接也言接樹無根也

殉腸上辭俊反

第五十五卷

斑駁又作辬同補顏反著頡篇斑文
貝也雜色為斑也駁不純色也

卜筮時世反禮記龜為卜蓍為筮卜
筮者所以決嫌疑定猶豫故疑即
筮之字從竹從巫筮者揲蓍取卦折
竹為爻故字從竹揲音食列余列
二反

迦旃延阿毗曇第一卷

跋渠亦言伐伽此譯云部亦品之別
名也

首盧亦名室路迦或言輸盧迦波即
度數經皆以三十二字為一輸盧
迦或名伽陁也

第三卷

貪餮又作飻同他結反說文餮貪也論文或作饕音他勞反杜預注左傳云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第十七卷

户閫古文錀同余酌反方言開東謂之鍵開西謂之閫

鍼筒古文箴針二形今作鍼同支諶反說文所以用縫衣者也

羠形囚几反聲類云羠羊也徐廣曰羯羠並犍羊也羠音似陵反

犛牛形亡包反西南夷長尾牛也論文作猫非體

第二十八卷

无替他計反尒雅替廢也替滅也言滅絕也

第二十九卷

樂戇都絳呼貢二反字林愚也謂貪飲无劑畔味著無猒足若於苦中如駝食蜜也新經論中譯為耽嗜者是也

第三十卷

不孕古文𦝫同餘證反說文裹子也廣雅孕傳也今含實曰孕

禿騾音乞三蒼赤馬白腹曰騾

三藕又作蕅藕二形同五口反泉名
也依字芙蓉根也

沃焦烏木反案郭璞注江賦云大壑
在東海外沃焦海所瀉源水注處
也今取無窮極義也

舍利弗阿毗曇論第一卷

殉有辭俊反蒼頡篇殉求也亦營也

西軔之忍反淮南子曰激軔之音許
豺重曰軔轉也

閬風力盎反廣雅崑崙虛有三山閬
風板桐縣圃也

愔愔於針反聲類愔和靜皃也三蒼
性和也

第六卷

旋嵐力含反或作毗嵐婆或言鞞藍
婆或作吠藍或言隨藍皆是梵之
楚夏耳此云迅猛風也

認取而震反謂失物而認之者認記
也論文作仞非體也

醪酒力刀反蒼頡篇醪謂有滓酒也

第七卷

穳矛麁亂反穳擲也下又作𥎊鉾二

形同莫侯反論文作竄亭二形非
躰也
第十一卷
蓽豆方蜜反
第十三卷
礑脚又作縋同直僞反通俗文懸鎮
曰縋謂懸石礑之也礑下也論文
作鐫假借也
呼呷呼甲反說文呷吸也
浸淫姉鴆反侵也侵淫者轉大言之也
侵淫移徙處曰癠也釋名癠瘏也
蟆子音莫山南多饒此物如蚊而小
攢聚映日齧人作瘕如手也
車轢力各力的二反輾轢也說文車
所踐曰轢也
第十四卷
癬皰又作𤺋同私淺反字林乾瘍也
案癬有乾濕兩種釋名癬徙也移
徙漸大也故青齊謂癬為徙也
㿃下又作嚔同竹世丁計二反開中
音多滯字林赤利也釋名云下重
而赤白曰㿃言屬㿃而難差也
蜱蝨補奚反說文蜱齧牛虫也今牛

馬鷄狗皆有蝕也下所乙反蝨人虫也山東及會稽皆音色

第十九卷

緒分辞与反說文緒絲端也謂端緒也

稼穡加服反下所力反字林種曰稼収曰穡說文禾之秀實為稼一曰在野曰稼

第二十一卷

橐師埤蒼作韛又作排同蒲戒反王弼注書作橐橐橐囊也謂鍜家用炊火令熾者也

第二十二卷

骨骲又作骲同輔孝反小腫也說文皰面生氣也今取其義論文作胞或作疱骲二形非也

檯舉徒來反通俗文舉振謂之檯

襵皺之涉知獵二反襵猶襵疊也亦細襵也

萑萩胡官反細葦也詩草木疏云葭菼名亂至秋成則謂之萑夏小正曰葦未秀則不為萑秀以後為萑下又作蓫同徒歷反即蒹萩也堪為薄者也蒹古銜反葭音加菼他

敢反亂音五患反

俱舍論第一卷

俱舍此譯云藏則庫藏之捴名也而
體是藴藴借以喻焉

諸冥莫庭莫定二反說文冥幽也幽
闇也冥夜也夜无所見也字從日
從六日數十六日而月始虧冥也
冂聲冂音古瑩反

何負胡可曷多二反小尒雅何揭擔
也廣雅何任也今皆作荷

竅穴口弔反竅孔也說文竅空也穴
土室也

鼉鼉徒多反三蒼似蛟而大山海經
江水足鼉郭璞曰似蜥蜴大者長
一丈有鱗彩可以為鼓詩云鼉鼓
逢逢是也字體從黽從單省聲黽
音莫耿反

鈎
鵅古侯反下加頟反尒雅鵅忌欺
郭璞曰今江東呼鵂鶹為鈎鵅音
格廣雅鵂鶹鴟鵄也亦怪鳥也晝
盲夜視關西呼訓侯山東謂之訓
狐論文作鴝字与鸜同音具揄反
鵂鶹鳥也鴝鵒非此義

第二卷

相樻　扶未反南人謂相樸為相樻也

相磕　苦盍反說文磕石聲也今江南凡言打物破碎為磕破亦大聲也

隙中　古文𡭴同去逆反說文隙壁際孔也廣雅隙別也

鼓𪔂　桒朗反埤蒼鼓机也字書鼓材也論文作顙方言顙額也東齊謂之顙顙非此義

執駐　古文住尌侸逗四形同雉具徵具二反地獄受罪之名也依字蒼頡篇駐止也說文駐馬立也

眼瞼　居儉反字略云瞼眼外皮也

愞根　奴卧反三蒼愞弱也

三洲　之由反尒雅水中可居曰洲孫炎曰水有平地可居者也釋名云洲聚也人及鳥獸所聚息之處也

第四卷

住預　古文預忬二形今作豫同余據反蒼頡篇預安也又先辨也逆為之具故曰預圖易預急也韓康伯曰預以舒緩也

頡尾　又作胡[illegible]二形同户姑反謂寺

頷捶也詩云狼跋其胡是也論文作臺説文圓器也臺非此用

遞爲古文遞同徒礼反尒雅遞迭也郭璞曰遞更易也論文作迭徒結反方言迭代也二形通用宜依字讀

第五卷

稻穰如羊反廣雅稻穰謂之稈又穰亦乱也論文作蘘蘘荷菜名也蘘非今義

第六卷

剡浮以漸反或云閻浮或作譫浮皆訛也正言贍部因樹爲名舊譯云穢樹域譫音之含反贍音時焰反

耳璫都堂反釋名云穿耳施珠曰璫本出西戎也

郊外古包反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曰王及諸侯必有郊者何上則郊接天神下則郊接諸侯諸侯郊接鄰國也

但撥補達反廣雅撥除也棄也

乘策古文冊箣冊三形同楚革反策馬檛也所以撾馬驅馳也

船人 述專反世本共鼓貨狄作舟船宋忠曰黃帝臣也方言自關而西謂舟為船釋名船循也謂循水而行也論文作舡呼江反非此義也

蜻蛉 廣志作蜻蛉音青庭莊子作蜻蛉蛉音力丁反

纔出 在交反廣雅纔暫也漢書作纔僅也劣也不久也鄭玄注禮記作裁東觀漢記及諸史賈逵注國語並作財隨作無定體

耄耄 古文䒵耄二形今作耗同莫報反禮記八十曰耄鄭玄曰耄惛忘也耄亂也

仍訖 古文礽訒扔三形同如陵反介雅仍乃也又仍因也郭璞曰謂因緣也

沸撓 乃教反廣雅撓亂也說文撓擾也聲類撓攪也

第七卷

俾尸 比尒反譯云肉團或云成團像字俾使也

烈灰 力折反說文烈火猛也廣雅烈熱也

含以 字體作唅胡紺反謂賫入含為也

次飴又作䬳飤二形籀文作𩜁同弋之反說文米糵煎也釋名云飴小弱於餳形怡怡然也餳音似盈反

要術胥聿反術法也又邑中道曰術術遹也无所不通也

波柂太何反依字柂曳也

第八卷

吞故土根他因二反說文吞咽也廣雅吞咽滅也

病愈古文瘉同揄主反方言差間愈也說文瘉病瘳也

挂置古文作卦同古賣反廣雅挂懸也

大淳又作郣同蒲没反上林賦潩淳

密汩漢書音義曰水聲緆緟聚之皃也

萎燥又作𦛸同於危反聲類萎草木𦛸也關西言𦛸山東云蔫江南亦言𤸊方言也下桒道反燥乾也

不噎於結反說文噎飯窒也窒音知栗反塞也論文多作咽於見於賢二反咽吞也咽喉也咽非字體

旻方楚力反謂正方也

瞞陁忘安反依字說文平視也

鑯鉆 音沾反依字說文鑯鋷也蒼頡篇鉆持也鋷亦鑷字

迴復 又作垘同扶福反漢書川塞谿垘蘇林曰垘者伏深也宣帝紀作澓回水也

至杪 弥遠反木細枝謂之杪通俗文樹鋒曰杪方言杪小也郭璞曰言杪者稍微小也

第九卷

擐甲 胡慣工患二反左傳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國語服兵擐甲賈逵曰衣甲也

儲蓄 直於反說文儲待也儲具也一曰蓄財也下蓄古文稸同耻六反蓄積也聚也

相要 於遥反要召也呼也要亦徼也徼求也徼音古堯反

長取 除亮反謂盈長也亦餘剩也

匳子 今作籢同力占反說文籢鏡籢也謂方底者也今江南有匳是也正作奩

開拆 埤蒼作[illegible]同耻格反說文拆裂也廣雅拆分也

竹筥都達反說文筥箬也音若箬竹皮名也郭璞注方言云江東謂籧篨直文而麁者為筥斜文為籧音籧一名符篖宋魏之間謂簟麁者為籧篨也說文籧篨麁竹席也或用蘆織也

吉貝府蓋反謂五色氎也樹名也以花為氎也

第十卷

猒惡烏路反案惡猶憎也禮記吾惡用吾情論語惡紫奪朱皆是也

為塘徒當反說文隄塘也埤蒼云長沙謂隄為塘是也隄防也防止水者也又障也積土為封限障水也

郭邑古鑊反蒼頡篇郭城郭也公羊傳曰郭者何恢郭也釋名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邑周禮四井為邑鄭玄曰方二里也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第十一卷

生荑弟奚反詩云自牧歸荑傳曰荑茅之始生者也

瘠田古文膌𤺉二形同才赤反瘠

瘠也亦瘦也

嘉苗古文恕同賈遐反嘉善也尒雅嘉美也

第十二卷

坑穽古文阱汬二形同慈性反說文穽大陷也廣雅穽坑也三蒼穽謂穿地為陷所以張禽獸也

揣觸古文敪同初委反謂測度前人也江南行此音又都果反揣量也試也北人行此音案論意宜作揣初委反揣摸也通俗文捫摸曰揣是也

庖廚蒲交反庖之言包也裹肉曰苞說文庖廚也廚庖屋也蒼頡篇主食者也

水渚之与反尒雅小洲曰渚李巡曰四方有水獨高可處故曰渚釋名云渚者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迴也

穿窖古孝反說文地藏也

增足子喻反足猶成也相足成也

諂佞丑斂反下奴定反希其意道其言謂之諂說文巧諂高財曰佞又

僞善曰倿也

俗語藹文作譫古文作謅試二形同

胡快反廣雅諂調也謂調戲也聲

類語訛言也

弟十三卷

和穆又作睦同亡鹿亡竹二反穆和也

敬也

蔹苦古文蔹今作蘞同理儉理沾二

反說文蔹白蔹也蔓生於野者也

刺鄰力達反依字剌邪也剌乖戾也

字體從束刀

第十四卷

埃塵烏來反通俗文厌塵曰埃埃亦

塵也

跖下之石反說文跖足下也今亦作

蹠蹋也今謂水不著也

第十六卷

學泅說文浮行水從囚作泅音似流反

謂浮水上也江南言拍浮

磔浮古文㡿同竹格反廣雅磔張也

磔開也通俗文張申曰磔論文作

踩拳見所出

尋古文𢒼或作得同似林反謂人

兩辟為尋淮南云人脩八尺尋自
倍故八尺曰尋也
第十七卷
所鎮知陣反說文鎮壓也亦安也蒼
頡篇鎮按也
串脩古文摜遺二形詁幻文作慣同
古患反尒雅串習也舍人曰串心
之習也串口中也
僻見疋赤反僻邪僻也謂為事邪枉
不中理也
第十八卷
蹉跌徒結反廣雅跌差也字書失跕
也方言跌蹶也郭璞曰偃地也
不躃毗亦反躃亦倒也
第十九卷
决度唐各反度量也揆度優量也
馳動直知反廣雅馳奔也說文大驅
也疾馳曰走
弋輪又作杙同余職反尒雅樴謂之
杙注云杙橜也樴音徒得反關中
言阿樴江南言椓杙也
貢獻古弄反貢薦也廣雅貢上也下
虛建反獻進也古者致物於尊者

之前曰獻

第二十一卷

適心尸亦反廣雅適善也謂善好稱人心也

豪氂又作毫同胡高反下古文氂練二形今作秏同力之反漢書律曆志云不失毫氂孟康注云毫氂毫也十毫曰氂三蒼氂毛也今皆作氂理也古字通用也

聚落慈矯反漢書學官聚曰序鄉曰庠張晏曰邑落名也韋昭注小鄉曰聚人所聚也廣雅落居也人所居也漢書無墉聚落是也

出曜論第一卷

羽寶宜作葆又作翿同補道反謂合聚五色羽名為葆

咂嗽古文噍又作唼同子盍反通俗文入口曰咂下又作嗽同山角反三蒼嗽吮也通俗文合吸曰欶

鵄鵂尺脂反下許牛反尒雅怪鵄舍人曰一名怪鳥一名鵂鶹南陽名鉤鵅

閃見字書或作䀹同式冉反說文閃窺頭皃也

梟其首古堯反說文倒首也謂斷首
倒懸於竿頭肆其辜也字或作梟
說文不孝鳥也冬至日捕梟磔之
從鳥在木上二形通用

埏埴式延反下時力反字林埏柔也
今言柔挺也亦擊也和也埴土也
粘土曰埴釋名云土黃而細密曰
埴埴膱也如脂之膱也

以杍又作梓同除呂反說文機持繒
者即今筬也

毗婁尸此譯云種種見也

操杖麁勞反說文操把持也操執也

戢在側立反戢斂也聚也說文戢藏
兵器也

第二卷

蠷嚼子膳反說文嚼銜也齧也莊子
蚊蝱嚼膚是也

叩搥苦後反叩擊也

晛翳還棧反目內白翳病也論文作
完還二形非也

烏鰂於胡反下又作鯽鯽二形同才
勒反埤蒼鰞鰂魚腹中有骨出南
郡背有一骨闊二寸許有髆甚長

口中有墨膜則潠人臨海記云以
其懐板含墨故号小史魚也
蟲齲又作𤘘同丘禹反說文齲齒蠹也
靈柩渠救反小尒雅云棺有衣謂之
柩空棺爲櫬柩之言究白虎通曰
柩之言久也不久復變也
陶河字宜作掏徒刀反中國言掏河
江南言鵜鶘亦曰梨鶘詩草木踈
云一名掏河是也鵜亦作鶙郭璞
注三蒼音梨又大奚反
白鷺字書作鸕同來故反白鳥也頭
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也論文有作
鶻胡骨反
鸛雀又作雚同古乱反水鳥也將陰
雨即鳴也
痱癗又作疿同蒲罪反下力罪反痱
癗小腫也今取其義
自摑宜作攫俱縛反攫裂也搏也
骨幹字體作骭同古岸反廣雅骭
謂之肋謂脅骨也骭體也
誇死苦華反通俗文自矜曰誇謚法
曰華而無實曰誇也
瘡痍古文戧刃二形今作創同楚良

反說文剏傷也下羊之反通俗文
體創曰痍頭瘡曰瘍也
闓壯亡後反說文插關下壯也案為
牝牡所以封固關令不可開也論
文作毋非躰也
姧宄古文宄殳二形同居美反廣雅
宄盜也左傳在內曰姧在外日宄
一云乱在內曰宄國語竊寶為宄
因宄之財為姧也
湔浣子田反下古文澣同胡滿反湔
洒也浣濯也
向法次法或言法次法向謂無為滅
諦為所向有為道諦為能向道諦
次滅故名次法依道諦而行亦言
如說脩行
前序五下反廣雅序舍也說文堂下
周屋曰廡幽冀之人謂之序令言
屬序是也
傷惋烏喚反字略云惋歎驚異也
括括又作筈同古活反通俗文箭頭
曰筈釋名云括會也與絃相會也
憑倚皮冰反三蒼憑依也下古文踦
輢𨊠三形同蒭八反尒雅倚待也

紖縶又作紲緤二形同直忍反謂牛鼻繩也廣雅紖索也

纓貫於精反說文冠系曰纓下古桓反貫穿也論文作嬰擐二字非也

寓客奇騎反字林寓寄也廣雅寓客也論文作僑僑高也僑才也僑非此義

第三卷

燔燒又作膰同扶袁反加火曰燔燔燒也

於罝古文羅罿二形同子邪反尒雅兎罟謂之罝郭璞曰罝遮也遮取兎也

潺潺仕山仕環二反字書潺湲水流皃也

蟄虫遲立反說文蟄藏也獸之淺毛若熊羆之屬亦皆蟄也

第四卷

親款又作款同口緩反廣雅款愛也蒼頡篇款誠重也說文款意有所欲也

愚惷丁絳傷恭二反蒼頡解詁云愚無所知也亦鈍也惷愚也

頓躓都困陟示反頓前覆也躓不利

也蹎躓也如字又作蹶同蒲對反
人名也

第五卷

兕又作𧰼兕二形同徐里反山海經兕狀如牛蒼黑色尒雅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兕如野牛青色象形也

跳趫達澆反謂懸擲也下勑挍他弔二反遠也

詭嬈居毀反不實也亦欺詐也字林乃了反三蒼嬈弄也謂嬈擾戲弄也

如槩古代反蒼頡篇槩平斗斛木也江南行此音關中工內反

礧石韻集音力輩反謂以石投物也今守城者下石擊賊曰礧論文作擂假借音也

剗治又作鏟同初眼反廣雅剗削也聲類剗平也

頗頭普米反說文頗傾也蒼頡篇不正也廣雅頗邪也論文作俾非躰也

第七卷

彙行宜作循似均反說文循行也尒雅循自也自從也案此亦為巡字

略同

不革古文𠦎諽諽三形同古核反革更也謂改更也說文獸去毛曰革言治去毛變更之也故字從口口爲國邑國三十年而法更別取別異之意也口音韋

芻槀古文𥠖同測俱反下古老反小介雅云稈謂之芻所以飤獸曰芻生曰生芻謂青槀也說文刈草也蒼頡篇槀禾稈也論文作蒿非也

第八卷

譏蚩居衣反廣雅譏諫也說文譏誹也下充之反廣雅蚩輕也蒼頡篇蚩相輕侮也諫音刺

求賂力故反謂以財物与人曰賂賂遺也

怨譖側禁反廣雅譖毀也三蒼譖讒也一云傍入曰譖

泄出思列反泄溢也發也亦泄漏也

爨之籀文爨同七亂反三蒼爨灼也字從臼持缶缶甑也冂爲竈口廾以推柴內火字意也廾音拱

怗然字詁今作惵同他頰反廣雅怗

靜也謂安靜也悟亦眠也

牟湩竹用都洞二反通俗文乳汁曰

湩今江南人亦呼乳為湩

敁治又作敲同說文丈講丈甚二反

謂磨敲也

八篅市緣反江南行此音又上仙反

中國行此音說文判竹圜以成穀

也論文作篿音丹筍也一曰小筐

也篿非此用

黔毗巨炎反國名也

企望古文定同祛豉反通俗文舉踵

曰企企亦望也字從止

第九卷

培的蒲来反培垣也擁土隄也此應

作埻的諸尹反通俗文射埻曰埻

埻中曰的

第十卷

駏驉巨虛二音似騾而小牛父馬子也

穄粟子裔反說文穄糜也似黍而不

粘者關西謂之糜糜音亡皮反

豋豆又作䜺䝨二形同勒刀反通俗

文野豆謂之䜺豆也形如大豆而小

色黃野生引蔓也

如笮側格反笭笮猶壓也今笮出汁
也說文笮迫也
摘須勑佳反又勑皆反人名也
第十一卷
右捽存沒反說文手持頭髮曰捽捽
亦擊也
擬我魚理反字書擬向也說文擬比
也度也論文作俟非也
六物一僧伽梨二欝多羅僧三安多
會四鉢多羅五尼師檀六針筒
鼾聲下旦反說文卧息聲也字苑呼
干反江南行此音
胆虫字林千余反通俗文肉中虫謂
之胆蠅乳肉中也論文作蛆子余
反蝍蛆也
第十二卷
孜汲子辞反下居及反廣雅孜汲遽
也說文汲汲急行也
耳錘直偽反方言錘重也
援盾禹煩反下食尹反援引也攀援
也盾排也
栟直補耕反謂彈繩墨為栟也
第十四卷

領車又作𨏥同胡感反頭下也釋名頷含也口含物之車也或曰輔車其骨强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言頰車亦所載頰也凡繫於車者皆取在下載上物也俗名顴車音公盍反吴會曰頷頓頓若姑反論文或作頓

小凷古文凷今作塊同苦對反尒雅塊堛也土塊也結土也堛音普逼反

蹪礙音致通俗文事不利曰蹪限至曰礙也

第十五卷

左衽而甚反蒼頡解詁云謂裳際所及交列者也或云衣衿也一名袂音跌

紉挎扶流反十六大國名也

葵藿呼郭反葵葉也隨日者也豆藿等皆是也

誣笑武于反說文誣加言也亦欺也以惡取善曰誣也

蹶蹪巨月居月二反說文僵仆也廣疋蹪蹎也頓也

第十六卷

迦藍浮王或作迦利王或言歌利王

匹言謁利王此云闘諍王也

杼船時汝除呂二反廣雅杼舀也泄出也舀音弋紹反繂舀也音九万反說文繂杼漏也

第十七卷

捲博戲也用六箸六棊謂之六博捲圍棊也蒙文云撲捲跳錢戲也俗謂之射意一曰射數又博戲捲取財物也

缹煮方婦反字書少汁煮曰缹火熟曰煮

頑魯力古反論語叅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論文作鹵非躰也

第十八卷

黲黮烏感他感反蒼頡篇黲黮深黑不明也說文青黑也

如圈求晚反蒼頡篇圈檻類也說文養畜閑也閑闌也

澆灒又作濺二形同子旦反說文水汙灑也史記以五步之內以頸血濺大王衣作濺字

第十九卷

渫棧三蒼作碊同仕諌反說文棧棚

也通俗文板閣曰棧也
搦箭又作搦同女卓女革二反搦捉
也說文搦按也
泓然一宏反都盡也說文泓下深大
也今取其義
謗誕莫謙反下達坦反說文謗欺也
不信也誕大也不實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八　并

翻經沙門玄應撰

成實論

第一卷

斲斧　古文作斲同竹角反說文斲斫也斲斤也

鈋扶丈心反外道名也十二年隨佛
始根熟者也

第四卷

罯搦又作沛同子礼反廣雅罯漉也
謂罯出其汁也論文作擠子詣反
擠排也擠非此義下女革女卓二
反搦捉也握也漉音祿
疼痺又作痋胳二形同徒冬反聲類
作㾥說文疼動痛也下方二反蒼
頡篇云手足不仁也說文痺濕病
也今言冷痺風痺皆是也
帽等猶音貌貌悶也謂狀貌若死因
以名也
藥石攻病曰藥下古人以石為針今
人以鐵皆謂療病者也
鼓桴案詔定古文官書枹桴二字同
體音扶鳩反鼓椎也說文枹擊鼓
柄也
瓢杓又作瓠同毗遙反三蒼瓠瓢勺
也江南曰瓢櫼蜀人言櫼櫼音
羲許羲音郎𥬔反
眼筧補莫反小學章句眩瞓也今屠筧
𢪬頭作此皆作此

第五卷

相棖又作樘敞敎三形同丈庚反棖觸也亦撩敞也

第六卷

桎梏之逸反下古祿反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謂扭械也

如睫說文作䀹釋名作[illegible]同子葉反目旁毛也山東田里間音子及反論文作[illegible][illegible]二形非也

第七卷

鵽鳥竹刮反尒雅注云今鵽大如鴿或言如鸛似雌雉鼠脚無後指岐尾為鳥憨急群飛出北方沙漠地也肉美俗名突厥雀生蒿莱之間憨音呼濫反

第九卷

舍廬力居反別舍也亦寄止也黄帝為廬所以避寒暑也春秋去之冬夏居之

入支只移反此外道瓶圍如瓠無足以三杖交之支舉於瓶也諸經中或言執三奇立拒或言三叉立拒皆是也論文作鈘非也

金槍千羊反蒼頡解詁云木兩耑鋭曰槍說文槍岠也論文作鎗非體也

第十卷

獖子[illegible]反獖擲也下又作鉾[illegible]二形同莫侯反說文矛長二丈也

狗齩又作齩同五狡反關中音也說文齩齧骨也廣雅齩齧也江南曰齩下狡反

漩澓似緣反說文回淵也下又作復洑二形同扶福反洑深也亦迴水也

栽枿則才反下古文櫱枿不三形今作蘖同五割反尒雅枿餘也載也言木餘載生枿栽也

第十一卷

葷辛許雲反蒼頡篇葷辛菜也凡物辛臭者皆曰葷也

第十二卷

孤煢古文惸儝二形同渠營反無父曰孤無子曰獨無兄弟曰煢煢單也煢煢無所依也字從卂從營省聲卂音雖閏反

暍死又作[illegible][illegible]二形同於歇反字林傷熱也謂傷熱煩悶欲死也又紅

紫傷風日失色為暍亦作㬠

第十五卷

不啻施豉反蒼頡篇不啻多也

一桄古文橫𢷤二形今作桄同古黃反聲類作輄車下橫木也今車牀梯轝下橫木皆曰桄是也

第十六卷

玃猴又作蠼同雨煩反似彌猴而大臂長其色有黑有黃鳴聲甚哀古今注云猨五百歲化為玃玃壽千歲玃音居縛反

蟄虫遲立反說文蟄藏也獸之淺毛熊羆等亦皆蟄也

第十七卷

考撿苦老反考謂質覈之也問也

土封甫龍反起土為界曰封聚土者也

則晞又作𣌢同虛豈反字林晞乾也方言晞暴也北燕海岱之閒謂暴為晞

抱卵字體作菢又作勽同蒲冒反通俗文雞伏卵北燕謂之菢江東呼蓲蓲音央富反伏音輔又反

㲉出又作㱿同口角反吳會閒音哭

卵外堅也尚在卵中謂之鷇

鞞婆沙阿毗曇論第一卷

跋苓渠令反人名也

傳采方務反傳謂塗附也傳藥傳粉皆作此論文作拊麩主反拊拍也非此用也下且在反采猶采色也

第三卷

摩儦又作儵倏二形同書育反人名也

鱣魚古文䱇同知連反大黃魚也口在頷也體無鱗甲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是也

如鍼字詁文針箴合作鍼同支淫反廣疋針刺也說文鍼所以縫衣裳者也

鞮伽都奚反謂苦種子也

第四卷

色膜亡各反說文肉間膜也論文從草作幕非也

騰書徒登反說文騰傳也謂傳遞郵驛也騰乘也廣雅騰奔也疾也

第五卷

若翳韻集作瞖同一計反說文目病生翳也三蒼翳目病也論文作瞖

風而陰曰曀曀非字體也

陰燧古文作鐆隧二形今作㸂或作燧同辝醉反陰燧出水陽燧出火者鑒五石之銅精圓也陰燧以鑑方也

潭水徒南反亭水也楚人名深為潭論文作澹徒濫反安也澹非此義

第八卷

譏貶居衣反廣雅譏刺也說文誹也下古文㝵同碑儉反貶損也減也亦墜也

第九卷

如弶渠向反韻集云施羂於道曰弶今田獵家施弶以取鳥獸者其形似弓也

裎倿於人反苦也

弥倿習也　陁破盡也　陁羅破道也

第十卷

道跡又作蹟迹二形同子亦反足跡也論文作跡跂二形非也

第十二卷

抆摸無粉反字林抆拭也摸摞也摞音桒各反鈎摞都角反摞擊也敲

掾也敲音苦交反論文作𧰼非也

樺皮胡覇反可以餙弓者也

第十三卷

千秋鳥

鐵杷又作𣏼同平加反方言杷謂之渠拏郭璞曰有齒曰杷無齒曰朳朳音八今江南有齒者為杷拏字從木拏音女於反

下晡補胡反淮南子云日行至于悲谷為晡晡時謂加申時也

第十四卷

蚇蠖蚩亦反下烏郭於矍二反尒雅蠖尺蠖方言尺蠖又名步步屈一名尋桑纂文云吳人以步屈名桑闔音古合反一名蝍蠘蠘音子六反

犎牛同成難字作犎音妃封反漢書音封此牛形小髆上有犎也

不眴列子作瞬通俗文作眴同尸閏反説文瞚目開閉數揺也服虔云目動曰眴也

鴝鵒又作鸜同具俱反下又作鵒同以屬反似反舌頭有兩毛角者也山海経公羊傳並作鸛音權

蜀虫時燭反詩云蜎蜎者蜀傳曰蜀桑虫也大如指似蠶尒雅蚅一名烏蠋是也

解脫道論第一卷

叨很他勞反下胡墾反叨貪也方言叨殘也埤蒼叨食也說文此俗饕字也

裝捒阻良側亮二反下師句反今中國人謂撩理行具為縛捒縛音附捒音戍說文裝束也裹也

沮屈才與反蒼頡解詁沮漸也敗壞也論文作俎側呂反貯醢器也一曰置肉机也俎非此義

第二卷

麻粰字苑作粄同布滿反餈類也今米粰豆粰皆作此

第三卷

桁械胡郎反下胡戒反通俗文拘罪人曰桁械亦桁類也

摒譡毘政反下都浪反謂掃除也廣雅摒除也

噫噫借音於矜反相荅應聲也

第四卷

刪去 所姧反三蒼刪除也

衣帊 又作祀同匹亞反廣雅帊幞也
通俗文兩複曰帊是也

痕跡 纂文作眼同胡根反通俗文瘡
瘢曰痕也

櫺窓 力丁反說文窓楯間子也通俗
文疏門曰櫺今窓櫺車櫺皆是也

䯘節 又作垸同胡灌反通俗文燒骨
以桼曰垸蒼頡訓詁垸以桼和之
今中國人言垸江南言䯝音瑞桼
古漆字

搱狗 女皆反人名也依字韻集指搱
摩也

狡獪 古卯反下古文猾𤞝二形又作
狭同古快反通俗文小兒戲謂之
狡獪今關中言狡刮訛也

第七卷

蝹拘 菟句反　霖婁 力金反　哿桑 古我反

鉾拕 土何反

瘑痳 張揖雜字作瘑字書作𤻙同古
和反蒼頡篇疥秃也韻集曰瘡病
也春發者謂之燕疥秋發者謂之
瘑疥

閟塞鄙冀反詩云我思不閟傳曰閟
閉也亦不從也論文作秘非體

第八卷

忿叱齒逸反方言叱呵怒也陳謂之
呵棄叱猶呵也

濕䩕胡凡反應作韄胡京反鮮明也
又物精不雜為韄

第十卷

夾膝古洽反謂夾在兩邊也近也三
蒼夾輔也說文夾持也夾至也

如荻又作藡同徒歷反即蘪荻也堪
為薄者也蘪音古銜反

雜阿毗曇心論第一卷

牟尼經中或作文尼舊譯言仁應云
茂涅此云仙仙通內外謂久在山林
修心學道者也

申怒亦言申恕波林此譯云實木林
謂貞實也

軟中正體作耎同而兖反梵本言浸
栗度此譯言耎柔弱也

𨁂滑又作澀同所立反謂不滑也字
從四止四止即不通字意也論文
作𣥼𣦡二形非躰也

天竺或言身毒或言賢豆皆訛也正言印度印度名月月有千名斯一稱也良以彼土聖賢相繼開照群生照臨如月因以名也一説云賢豆本名因陁羅婆他那此云主處謂天帝也當以天帝所護故世人号之耳

弥離車或作弥戾車皆訛也正言蔑戾車謂邊夷無所知者也

軍衆居雲反字林軍圍也四千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字從勹勹音補交反包車為軍帀自為師皆字意也

詰問去質反廣雅詰責也説文詰問也

華鬘又作花同呼瓜反下梵言磨羅此云鬘音蠻案西域結鬘師多用蘇摩那花行列結之以為條貫無問男女貴賤皆此莊嚴或首或身以為飾好諸經中天鬘寶鬘花鬘市結鬘師皆是也論文作鬝非躰也

摶食徒官反通俗文手團曰摶三蒼摶飯也論文作揣音初委反測度前人曰揣江南行此音又都果反説

文揣量故揣也開中行此音並非
此義
溉之歌賫反說文溉灌也謂灌注也
如晴又作暒殅二形同自盈反謂不
雨也聲類晴雨止也論文作霆非也
戶樞齒臾反門臼也介雅樞謂之椳
郭璞曰門戶扉樞也廣雅樞本也
樞機制動轉之主也椳音五迴反
第二卷
猗息於蟻反說文倚猗依也廣雅倚
因也謂因倚而卧也字從人論文
作猗一竒反猗美也
躁動又作趮同子到反躁亦動也躁擾
也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
玄曰謂不安靜也釋名躁燥也言
物燥即動而飛楊也
為掉徒吊反字林掉搖也廣雅掉振
動也論文作悱非也
心忌渠記反忌難也亦畏也說文忌
憎惡也
為嫉古文䜋㑵二形同自栗反楚
辞故興心而嫉妬王逸曰害賢曰嫉
害色曰妬也

懈怠古賣反下徒改反尒雅懈怠也集注云懈者極也怠者嬾也釋名云懈者解也言骨節解緩也

振旦或作震旦或言真丹皆一也舊譯云漢國經中亦作脂那今作支那此無正翻直神州之揔名也

猶豫弋周反下古文與同弋庶反說文隴西謂犬子爲猶猶性多疑在人前故凡不決者皆謂之猶豫又尒雅云猶如麂善登木郭璞曰健上樹也

爲靡亡皮反下糜爛也散壞也

戶向許亮反說文向北出牖也廣雅窓牖向也字從宀從口宀音亡仙反

穬麦瓜猛反說文穬芒粟也今呼大麦爲穬麦也

拘屢或作句廬舍或云拘樓賒此云五百弓應言俱嚧舍嚧音學俱反謂大牛鳴音聲聞五里八俱嚧舍爲一踰繕那即四十里古者聖王一日所行也

中夭於矯反說文夭屈也廣雅夭折也釋名云少壯而死曰夭如取物

中折也字從大象形不申也不盡
天年謂之夭耳

第三卷

屠羊達胡反說文屠刳也廣雅屠壞
也案屠分割牲肉也

司猴廣雅司主也說文臣司事於外
也后為司字意也

聽訟他定反周禮以五聲聽獄訟求
情一曰形聽二色聽三氣聽四耳
聽五曰目聽謂察是非也說文訟
爭也

齋戒古文作諓同古薤反易云以此
齋戒韓康伯曰洒心曰齋防患曰
戒字林齋戒潔也齋亦齊也廣雅
戒脩也字從廾廾持戈以戒不虞也
廾又作拜同音拱字意也

如陶又作匋同大勞反三蒼陶作瓦
家也舜始為陶世本云夏臣昌吾
更增加也史記陶瓦器也案西域
地多畀濕不可為窯但累坏器露
燒之耳案此陶音為得諸書亦借
音遥字體作窯燒瓦竈也通俗文
陶竈曰窯是也

婆羅門此言訛略也應云婆羅賀磨拏此義云承習梵天法者其人種類自云從梵天口生四姓中勝故獨取梵名唯五天竺有諸國即無經中梵志亦此名也正言靜胤言是梵天之苗胤也

刹利應言刹帝利此譯云土田主也謂王族貴種是也

鞞舍陛奚反正言吠舍此云坐謂坐估也案天竺土俗多重寶貨此等營求積財巨億坐而出納故以名焉

首陁應言戍達羅謂田農寡學者也此等四族國之大姓也

以資姊私反廣雅資用也取也亦成也

欝單曰或言欝怛羅越或作欝多羅拘樓或云郁多羅鳩留正言欝怛羅究溜此譯云高上作謂高上於餘方也亦言勝洲鳩留此云作亦云姓未詳何義立名

閻浮提或言剡浮洲或言譫浮洲或云贍部洲閻浮者從樹為名提者略也應言提鞞波此云洲譫音之舍反

弗婆提或言弗于逮或言弗毗提訶
或云逋利婆鼻提賀逋利婆此云
前鼻提賀此云離體
瞿陁尼或作俱耶尼或云瞿耶尼或
言瞿伽尼皆訛也瞿此云牛陁尼
此云取與以彼多牛用市易如此
間用錢帛等或云有石牛也
茨蔾自資反尒雅茨一名蒺蔾郭璞
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
者也
瘜肉方言作膄同思力反說文瘜寄
肉也三蒼惡肉也論文作息非體也
作摸又作摹同莫奴反規摸也摸法
也謂撫取象也

第四卷

言㧗側買子尒二反說文㧗撠也撠
音居逆反謂撠攫取也通俗文掣
撓曰㧗也
乳嬰而注反說文人及鳥生子曰
乳三蒼乳字也字養也嬰音於盈
反三蒼女曰嬰男曰兒釋名云人
始生曰嬰兒匈前曰嬰投之嬰前
而乳養之故謂嬰兒也

有抳又作㧕同烏革反所以抳牛領
者也抳亦搹也
泄漏思列反廣雅泄溢也亦發也漏也
興渠此言訛也應言興舊興宜借音
嫣蠼反出闍烏荼娑他那國彼土
人常所食者也此方相傳以爲蕓
薹非也嫣音虚延反
蚖蛇古文作螈字林五官反虵醫也
崔豹古今注蠑螈一名虵醫大者
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名螈
漢書云蚖韋昭曰玄黒蜥蜴也經
中黒蚖疑此物也而不言毒害人
未詳其的是諸經亦作虺呼鬼反
毒蟲也一身兩口頭尾相似也
第五卷
飄薄補莫反薄迫也風近迫之曰薄
瘀壊於慮反說文瘀積血也廣雅瘀
病也論文作淤淤泥滓也
所螫書亦反說文虫行毒也關西行
此音又呼各反山東行此音蛆知
列反東西通語也
防邏力賀反戎屬也謂遊兵以禦寇
者也亦猶行非違也

小迸又作跰趙𨃩三形同補諍反迸散也走也江南言趙𨃩音讃

析樓虫一名尋룦亦言蚼螻或云룦闔或云步屈

第六卷

蘇息先胡反聲類更生曰穌穌亦休息也謂更息也

登祚徂故反祚位也國語天地之所祚實遠曰祚禄也

第七卷

毗陁或言毗陁皆訛也應言鞞陁此云分也亦云知也四名者一名阿由此云命謂醫方諸事二名夜殊謂祭祀也三名娑磨此云等謂國儀卜相音樂戰法諸事四名阿闥婆拏謂呪術也四是梵天所說若是梵種年滿七歲就師學之學成即作國師為人主所敬梵天孫毗耶娑仙人又作八鞞陁

所度唐各反度量也廣雅度揆也亦測也

支提又名脂帝浮啚此云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為相或言方墳或言廟

皆隨義釋也

第八卷

脛骨又作踁同下定反說文脛腳胻也胻音下孟反今江南呼脛為胻山東曰胻敞敞音丈孟反脛胻俱是膝下兩骨之名也釋名脛莖也直而下如物莖也

髖骨又作臗同口桓反埤蒼臗尻也說文髖髀上也論文作寬非體

髁骨力遑反字林八髁也通俗文尻骨謂之八髁論文作膫脂膏也膫非此用

五穀案禮記月令天子春食麦鄭玄曰麦實有孚甲屬木夏食菽菽豆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水季夏食稷稷五穀之長屬土土中央秋食麻實有文理屬金冬食黍黍秀舒散屬火皆順時而食之以安其性也

第九卷

極鄙補美反鄙惡也廣雅鄙恥羞愧也

所稟補錦反說文稟賜也廣雅稟爲也

隄塘古文隄同都奚反下徒郎反說文隄塘也尒雅隄謂之梁李巡曰

隄防也障也漢書無隄之輿韋昭曰積土為封限也

第十卷

拘隣賢刧經作居倫大哀經作俱輪或作居隣皆梵言訛也此譯云本際第一解法者也經中尊者了本際是也普曜經云俱隣者解本際也阿若者言已知正言解了拘隣亦姓也此乃憍陳如訛也中本起經云初五人者一名拘隣二名頞陛三名拔提四名十力迦葉五名摩男拘利也

洋銅以良反謂煑之消爛洋洋然也三蒼洋大水也尒雅洋溢也溢衆多也取其義也

如非其吕反此外道瓶圓如瓠無足以三枝交之舉於瓶也諸經中或作三奇立非或言三叉立非皆是也

第十一卷

飢饉古文作飥同几治反下奇鎮反尒雅穀不熟為飢蔬不熟為饉蔬菜也李巡注云凡可食之菜皆不熟曰饉又春秋穀梁傳曰二穀不

外曰飢三穀不外外曰饉五穀不外謂之大飢外外登也登成也

呵梨勒此云天主持来此果為藥功用至多如與閒人㮈石斛等無所不入也

有咎又作㕁同渠九反廣疋咎過也惡也字從人咎人各相違即成罪咎又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二人相違其福成灾字意也古文以為臯錄字

撰集三蒼作譔同助齎反廣雅撰定撰亦述也

申述示聿反述謂訓其義理也尒雅述循也循行也

立世阿毗曇論第一卷

毗舍佉或云鼻奢佉此譯云別枝即是氐宿以生日所值宿為名也案西國多以此為名

鹿子母梵言蜜利伽羅此云鹿磨多此云母跋羅婆馱此云堂亦言殿也舊云磨伽羅母堂者訛略也

嘷吼於牛反下呼狗反皆聲也

剡浮以冉反或云閻浮提或作譫浮

又云贍部皆梵音訛轉也剡浮者從樹為名提者略也應言提䩭波此云洲

瘤節　力周反通俗文肉肤曰瘤謂肉起如木節者也

至胛　又作甲同古狹反說文肩甲也甲髆也次下宜作甲

聳身　古文竦㩳慫三形今作聳同須奉所項二反廣雅聳上也跳也

尸陁林　正言尸多婆那此云寒林其林幽邃而且寒因以名也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今總指棄屍之處名尸陁林者取彼名也

供贍　聲類或作饍同時焰反助也字書贍足也謂周足也

養飤　說文囚志反飤糧也廣雅餧飤也蒼頡訓詁飤飽也謂以食與人曰飤論文作飴弋之反亦古字假借通用非躰也

第二卷

溜墮　力救反蒼頡解詁云溜謂水垂下也

路渚　之與反尒疋小洲曰渚李巡曰

四方有水獨高可居故曰渚也

犁鏵　古文𣏖鏵二形今作釫古文奇字作鋘同下瓜反犁刃也說文兩刃臿也

江浦　匹户反詩云省此淮浦傳曰浦水涯也

磨礪　字詁今作厲同力制反山海經崦嵫山多砥礪郭璞曰即磨石也尚書若金用汝作礪孔安國曰砥細於礪皆可以磨刀刃也砥音脂

坑穽　古文阱汬二形同慈性反廣疋穽坑也說文穽大陷也周禮壅人掌春令為穽鄭玄曰謂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或超踰則陷之

攲庂　又作㕭𢼜崎三形同丘知反不正也說文攲䧢傾側不安也不能久立也

蜂蠆　丑介反毒虫也山東呼為蠍隨以西呼為蠆蠆音丑曷力曷反

俾倪　又作𢾊堄二形三蒼作顊倪二形同普米五礼反廣雅俾倪堞女牆也埤蒼城上小垣也釋名云俾倪城上垣也言於其孔中俾倪非

常也亦言陴言䄿助城之高也或云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或名堞取其重疊也

寶柵又白反說文柵編竪木也通俗文木垣曰柵

泛漾敷劔反下翼尚反泛漾搖蕩也

寶函胡緘反謂感貯經書雜物等曰函論文作涵胡甘反涵潤澤也涵非此用

鷿鷉蒲覓反下他奚反方言野鳧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鷿鷉其大者謂之鶻蹄其膏可以瑩刀也

水湔又作濺同子見反通俗文水傍沾曰湔江南音子旦反

白縋又作硾同直僞反說文以繩有所懸鎮也廣雅縋索也鎮笮也

謳歌又作慪同於侯反說文齊歌曰謳廣雅謳喜也介雅徒歌謂之謳

柱礎初舉反淮南云山雲蒸柱礎潤許叔重曰楚人謂柱磶曰礎磶音思亦反

市廛直連反禮記市廛而不征鄭玄

曰壓市物邸舍也壓居也方言東
齊海岱之間謂居曰壓
笳聲或作葭同古遐反令樂器中有
笳卷笳葉吹之因以名也
樣桷馳壹反下古學反案樣桷樸橑
一物廣異名也桷音角樸音襆橑
音老
池沼之遶反蒼頡解詁云沼池也
第三卷
花荅又作菡同胡感反謂花之未發
者也
第四卷
提頭賴吒或言提多羅吒或言第黎
多曷羅瑟吒囉此譯云持國者主
領揵撻婆及毗舍闍或云辟奢祐謂
餓鬼中勝者也
迺至奴改反尒雅迺乃也郭璞曰迺
亦乃字也蒼頡篇迺往也遠也
毗留勒叉或名毗離或言毗樓勒迦
或言鼻溜荼迦此譯云增長主領
弓槃荼及閉黎多弓槃荼者或云
鳩槃荼甕形類似冬瓜閉黎多者
或名薜荔多餓鬼中劣者也

毗留博叉或名毗樓博叉或名鼻溜
波阿叉此譯云雜語或言醜眼主
領龍及富單那富單那者是臭餓
鬼中勝者也

毗沙門或言鞞舍囉婆拏此譯云離
聞亦云普聞或為多聞其王冣富
寶物自然主夜叉及羅刹夜叉此
云傷謂能傷害人也羅刹或云囉
叉娑

第五卷

幡幟古文㤪同昌志反通俗文私記
曰幟幟幖也廣雅幟幡也墨子曰
幟長丈五廣半幅

周羅此譯云小也謂小髻也

釜鍑方目甫救二反方言鍑或謂之
鬲說文鍑如釜而口大三著鍑小
釜也鬲音歷

㦸者又作㩋䥫二形同許宜反方言
蠡或謂之㦸今江南呼勺為㦸二
著瓠勺也廣雅䥫瓢也論文作㩋
非體也

[illegible]牛音泰字略云牛名也

褊者卑緬反說文褊小也尒雅急褊

謂急疾也褊陿也

第七卷

兵廝又作𢶡同思移反廣雅廝謂命使也字書廝役也謂賤役者也漢書廝與之卒張晏曰廝微也韋昭曰析薪曰廝炊烹曰養也

第八卷

山磕苦盍反說文石聲也亦大聲也今江南凡言打物砕為磕破

鐇斧府袁反埤蒼鐇鏟也

如芟所巖反刈草也詩傳曰芟除草也

痛辢力達反通俗文辛甚曰辢論文作剌非體也

烹煞普羹反烹煮也方言烹熟也嵩岳以南陳潁之間曰烹儀禮凡煮於鑊中曰烹也

如獮察閑反埤蒼犬嚙也茶嚙猶齧也字從犬

四棱力增反說文棱柧也柧音孤通俗文亦四方為棱八棱為柧

蕣藤苦和反南海志云蕣藤名

陵鯉閭蒸反鯪鯉魚名也有足出南方陸居也

或獺他曷他鎋二反形如小犬水居食魚者也論文作狚都達反獸名也狚非此用也

或蝟又作彙同于貴反有蒐蝟鼠蝟等也

犗皮勑介直祭二反廣雅犗拏也說文拏豕也今謂拏其皮也

竹笪都達反說文笪箬也箬音若竹皮名也郭璞注方言云江東謂籧篨直文而麁者爲笪斜文者爲籢一名筕篖籢音廢筕胡郎反篖音唐

搯舀口狹反爪傷曰搯韻集作刮口洽反入也

鐵艚又作槽同在勞反聲類槽飲豕器也

舂暘尸容反下徒朗反世本雍文作舂杵黃帝臣也廣雅暘舂也韻集云叩 暘米也今中國言師江南言暘論文作蕩非轉也師音代

酪瓶又作堈同古郎反方言瓶甖也今江東通言大瓮爲瓶

腦濺又作灒同子旦反三蒼灒汙灑也江南言灒山東言灡音子見反

煎炒古文鬻𩰲𤎅𤎅四形今作鬻崔
寔四民月令作炒古文奇字作㷅
同初狡反方言熬𤎅煎儵火乾也
說文熬也
利𢌿字苑初眼反謂以鐵貫肉炙之
者也籤音且廉反
鼉鰐大何反下五各反廣雅鰐魚名
也長二丈餘有四足似鼉齒至利
有禽鹿入水齧腰即斷
頡鴉於牙反白頭烏也關中名阿雅
尒雅鸒鵯鶋郭璞曰雅烏也小
而群飛腹下白者江東呼為鵶烏
鵶音匹
鷹鶚五各反摯猛之鳥也山海經狀
如雕而黑白首赤足喙
匕首補履反劍名也周禮考工記云
匕首劍身長三尺重二斤一兩輕
而便用也其頭似匕因曰匕首史
記荆軻左執匕首是也
木柹麩廢反蒼頡篇柹札也說文削
木朴也江南名柹中國曰札山東
名朴豆札朴音平豆反
鐵杙余職反尒雅樴謂之杙郭璞曰

杙橜也論文作弋非躰也
鴝鵒除禁反山海經女几之山多鴝
郭璞曰大如雕紫綠色頸赤啄食
虵也以羽畫酒即煞人也
徇令辞俊反徇猶巡也尒雅徇遍也
說文徇行示也徇亦循也字從行
音恥亦反
鍊鐵又作煉同力見反說文鍊治金
也鐵爲黑金也

第九卷

或瘻力闘反說文頸腫病也今腋下
隱瘻皆有中有蟲也
瘭疾卑遥反癰疢也埤蒼瘭疽也說
文瘭疽久癰也
仆地古文踣同蒲北反說文仆頓也
謂前覆也

第十卷

相攢扶味反南人謂相撲爲相攢也
吹篪又作䶵竾二形同除離反說文
管有七孔世本蘇辛公作篪
水苔徒來反謂水中魚衣綠色生水
底者也亦可以爲紙
溢泥又作溯同排咸自監二反無舟

漩河也說文沚漩水也玉篇皮米反

則凹蒼頡篇作窅同烏狹反字苑凹

陷也

尊婆須蜜所集論第一卷

摩渝以朱反人名也假字渝變也

瞪尒勅行反蒼頡篇瞪直視也

懿乎於冀反尒雅懿美也字從壹恣

省聲論文作聲訛誤久矣

跋橙丈萌反

箭栝古活反釋名云箭進也其本曰

足其體曰幹其末曰栝栝會也與

弦相會也栝旁曰叉形似叉也

第二卷

洿沙一胡反大曰潢小曰洿說文洿

濁水不流池也

門梱又作閫同苦本反禮記外言不

入於梱注云梱門限也

乎魀歊孝反說文面生熱氣也今取

其義論文作雹非也

虵虺古文虫虺二形同呼鬼反毒虵

也韓非子曰蟲有虺者一身兩口

爭食相齧遂相殺也

檀嚫或言達嚫又作䞋反此云財施報

施之法名曰達嚫又案西域記云正
云達嚫拏或云馱器尼以用右手
受他所施為其生福故從之立身

第三卷

門閾古文閾同吁域反又音域尒雅
柣謂之閾郭璞曰門限也柣音田
結反

礭然又作碻墧二形同口角反周易
夫乾礭然易矣韓康伯曰礭然堅
皃也論文作擢非躰也

曩昔奴朗反尒雅曩久也猶往久古
昔也

澡盥公緩反說文澡手也凡洒物皆
曰盥不但手也

怨仇古文逑同渠牛反怨耦曰仇尒
雅仇讎匹也

第四卷

戢不阻立反三蒼戢聚也說文戢藏
也戢斂也

緹麗他礼反木名也

第五卷

驃騫脾妙反下去焉反三昧名也

涓涓古玄反字林水小流涓涓然也

所遏古文閼同於曷反尒雅遏止也
謂遮相止為遏遏亦遮也
暐曄宜作煒于匪反說文煒盛明皃
也亦赤也

第六卷

愚戇竹巷反李登聲類韻集音丑巷
反戇亦愚也
頑魯五鰥反下力古反論語參也魯
孔安國曰魯鈍也論文作鹵非體也
邠坻府貧反下古文坛同直飢反此
言訛也正言賓荼馱寫耶此云團
与舊譯云給孤獨猶是須達多之
別名也須達多此云善与
盟撍靡京反禮記諸侯莅牲凡國有
疑會同則常其盟約之大事曰盟
麑鹿又作麛同莫奚反尒雅鹿牡麚
其子麛麚音加
使吮似兖反韻集音弋選反說文吮
嗽也

第七卷

躇步直於反躊躇躑躅也亦猶豫也
躊音直流反躅音馳録反

法勝阿毗曇論第二卷

辮駭三蒼亦編字同蒲典反說文辮交織也

係在古文繼繫二形同古帝反說文係結束也亦相係嗣也

第三卷

慣習又作串摜遺三形同古患反尒雅串亦習也

褱孕三蒼云古文懷孕字下古文[illegible]同餘證反說文孕子也廣雅孕[illegible]也謂孕子也含實曰孕字從子乃聲

第六卷

眼眵充支反說文䁾兜眵也今江南呼眵為眵兜也䁾音莫結反論文作[illegible]非也

四諦論第一卷

泅水古文作汓同似由反說文泅謂水上浮也今江南謂拍浮為泅

氣𤺊蘇豆反說文𤺊氣逆也蒼頡篇齊部謂𤺊曰欬欬音若代反江南行此音

第二卷

噤塞又作唫同渠錦巨蔭二反說文噤口閉也

射堋音朋房字略云射的也亦即射垜
音徒果反

第四卷

調笴工旱反字林笴箭莖也論文幹
竿二形非也

馭車今作御同魚據反駕馭也謂指
麾使馬也凡言馭者所以驅之也
內之於善也

阿毗曇心論第四卷

兜率哆殆我反經中或作兜駛多或
言兜率陁皆訛也正言覩史多此
云知足天又云妙足也

梵富樓初禪第三天也此云梵前益
天在梵前行恒思梵天利益因以
名也舊言梵先行天亦言梵輔天
也先行輔梵王也

分別功德論第一卷

比較古文𢱢同古學反較量也較明
也𢱢猶粗略

晧大三蒼古文顥同胡老反晧亦廣
大也光明也

毗齊蒲西扶脂二反下昨迷反說文
毗人齊也論文作肥非也

地肥扶非反𠨘初時地胎也亦名地
咳論文作腌非也

案如於旦反案察行也亦瞻視也一
曰案尋也

呈佛馳京反呈見也謂示見於佛也
論文作程法之程非躰也或作侱
非也

弓矢又作[illegible]同尸旨反三蒼矢箭也
古者夷牟初作矢

闚𨵦又作窺同丘規反下弋珠反說
文窺亦視也

第二卷

訾哉又作𧫹同紫斯反訾量也說文訾
思也

𥹫哉字宜作昨糳二形同子各反說
文𥻨一斛舂取九斗曰糳三蒼注
云糳精米也今江南謂師米為糳
𥻨音頼論文作𥹫非躰也

汪水烏黃反通俗文亭水曰汪　汪池
也說文汪深廣也

自刎古文歾同亡粉反公羊傳云公
遂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割也

婆南夜言和南皆訛也正言槃淡典

譯云我乱也

繕埴市戰反下市力反繕治也埴黏土也謂和治土也

匈匈許恭反匈匈沸內之聲也漢書匈匈數千人聲是也論文從水作洶非也

斗藪又作擻同蘇走反郭璞注方言曰斗藪舉也通俗文斗藪謂之𣀔

𣀔擻字音都穀反下蘇穀反論文作抖捒非躰也

暨令聲類古文臮同其器反左傳猶懼不暨注云暨至也

第三卷

應叙詳与反說文叙次第也尒雅叙緒也謂端緒也

酬酢又作醻蒼頡篇作詶同市周反主荅客曰酬客報主人曰酢

森森所金反說文木長皃也今取其義

快然於亮反蒼頡篇快懟也亦快然心不伏也

湔浣上子田反下胡滿反三蒼湔灌也浣洗也

啾吟子由反下牛金反蒼頡篇啾衆

聲也說文𣢾小兒聲也吟歎也諷詠也論文作噚非也

第四卷

繁衍扶袁反下以善反繁多也盛也衍水流長也

銓量且泉反漢書應劭曰銓權衡也量斗斛也韋昭曰銓稱錘也

甘露味阿毗曇論上卷

嘗鵩此古歡字音呼官反此應作臈羅盍反

心寇口候反尚書寇賊姦宄宄[illegible]集解曰謂羣行攻剽者今取其義說文寇暴也廣雅寇抄也字從宄從支剽音匹妙反

忮叔支豉紀致二反僞字枝害也

辟支佛因緣論上卷

一襲辝立反史記賜衣一襲音義曰衣禪複具為一襲禪音丹

不恤又作䘏同須律反尒雅恤憂也亦叔也謂与人財物振恤之也

瀑長蒲報反蒼頡篇水濆起曰瀑也

勃逆古文誖悖二形同補潰蒲沒二反廣雅悖亂也亦逆也悖也

瞤動　古文旬同而倫反說文目搖動也今謂眼瞼掣動爲瞤也

親昵　又作暱同女栗反尒雅昵近也郭璞曰謂相近也亦親也私昵也亟也親昵亦數也亟音去記反

若訓　蒼頡解詁云訓亦酬字訓報也

扣劒　音叩

下卷

鉤挂　古罵反廣雅挂懸也

曼王　莫槃反今高昌人謂闘爲曼說文闘知聲也

啚之　達胡反圖議也亦計也尒雅圖謀也謂謀謨也廣雅圖度也

危惙　知劣反聲類惙短氣皃也惙惙亦憂也

援助　禹眷反謂依據護助之言也籬援也取其義矣

財賄　古文賕同呼罪反通俗文財帛曰賄周禮通貨賄鄭玄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微服　無非反隱行也尒雅幽匿蔽微也郭璞曰謂逃竄也

矗直　勑六反謂端直也

律車或作離車子或作栗唱或作離
昌皆梵言訛也正言栗呫婆此云
仙族王種呫音昌葉反也

三法度論下卷

剉持且卧反說文剉折傷也案剉猶
斫也

㖃嘆呼戒反韻集作㖃㖃訶也蒼頡
訓詁作唉恚聲也通俗文作諦大
語也㖃猶㖃呲嘆㖃皆是也

噫氣乙戒反說文噫出息也

十八部論

衣舸古我反此山名出律主居處也

芿山而證而蒸二反山名也亦律主
居處也

明了論

竝起又作並同蒲鯁蒲茗二反尒雅
並併也併音蒲茗反

布沙他或作逋沙他此云增長謂半
月又磨增長戒根又磨此云忍謂容
恕我罪舊名懺者訛略也

樆[illegible]又作籬杝二形同力支反通俗
文栱垣曰樆釋名云以柴作之踈
離離然也

隨相論

生櫨側家反樝櫨也似烏勃形大如梡味澀酢不可多噉論文作查非體也

漱糗所霤反下丘久反令江南言林琴柰熟而粉碎謂之糗

三辢字苑作辣同盧葛反通俗文辛甚曰辢江南言辢中國言辛論文作剌乖戾也剌非字躰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九 賢聖集傳　　弁

翻經沙門玄應撰

佛本行集經

撰集百緣經

佛本行集經

第一卷

迦蘭陁鳥或言柯蘭陁或作迦蘭䭾迦或云羯蘭鐸迦皆梵音輕重也此譯云好聲鳥案外國傳云其形似鵲但此鳥羣集多栖竹林昔有國王於林睡息蛇來欲螫鳥鳴覺之王荷其恩散食養鳥林主居士遂從此爲名名迦蘭䭾迦舊安外道後奉如來也

耆鄉或言視鄉或作嗜鄉此譯云勝言最勝也

牀鋪普胡反廣雅鋪陳也鋪布也亦舒也

記別碑列反分別也舊經多言印駐經文從草作萷非也

毗盧或云吠盧遮那或言鞞盧柘那此譯云遍照書無盧字義安一口

為別盧音宜擧俱反
首陁娑婆或云秫陁娑婆私陁首陁此譯云淨娑婆此云宫亦言舍或言處即五淨居天是也
第二卷
誕育 達坦反詩云誕彌厥月傳曰誕大也箋云大矣后稷云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也
層閣 子恒字恒二反說文重屋也山海經言雲蓋三層郭璞曰層重也亦累也
溘然 口合反楚辭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猶奄也廣疋溘依也
必栗 纂文云必栗者羌胡樂器名也經文作篳篥
舐欶 古文舓虵二形今作括又作舐同食尒反以舌取食也下又作嗽同所角反通俗文含吸曰欶三蒼欶吮也吮音似兗反
第三卷
埏主 以旃反八埏之主也漢書音義曰八埏地之八際也
巷術 胥聿反蒼頡篇邑中道曰術道

路也
拙我曳世反又作曳廣雅曳引也說
文曳申也牽也
第五卷
鵁鶄音交精鳥名也一名鵁鸕此鳥
出蔓聯山羣飛如雌雞似鳧高足
江淮間畜之可以用厭火也
龜鼇吾高反字林海中大鼇也力負
蓬瀛壷三山是也
白鷺字書作鸕同來素反白鳥也頭
翅背上皆有長翰毛江東取為睫
離曰白鷺縗音蘇雷反
鸕鷀郎都反下又作鶿同才資反字
林鸕鷀似鷁而黑水鳥也紫頭曲
如鉤食魚此鳥胎生從口內吐出
一産八九中國或謂之水鴉鷁音
五歷反
第六卷
苑囿于救反字林有垣曰苑無垣曰
囿囿亦禁苑也
庶幾尒雅庶幾尚也郭璞曰庶幾僥
倖也庶冀也幾倖也冀倖者善道
也幾亦微也

第七卷

嵬崋字廻反下徂隈反說文高而不平也崋山皃也

餂啜時悅反說文啜嘗也尒雅啜茹也郭璞曰啜者拾食也通俗文作嚵令通謂細食物曰啜

阡陌且田反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爲陌廣雅陌道也史記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也

鑒於字書作鑒同古鑱反廣雅鑒炤也鑒謂之鏡詩云我心匪鑒傳曰鑒所以察形也

懐孕古文䏰同夷證反三蒼孕懐子也廣雅孕傳也字從子乃聲

嵐毗力含反或言流毗尼或言林微尼正言藍䪜尼此云鹽即上古守園婢名也因以名園叙鄣此云林或譯云解脫處亦云滅亦名斷䪜音扶晚反也

䔲隥都鄧反馬䔲上隥也登馬所躡者也經文作鐙古燈字也

鏗鏘又作鏗同苦耕反下又作瑲同且羊反廣雅鏗鏘聲也案禮記子

戛聽其鏗鏘音且羊反字林又衡
反埤蒼云鏘金聲也
勁勇居盛反字林勁強也字從力巠
聲巠音古定反
色虹胡公反郭璞介雅音義云虹雙
出鮮盛者為雄雄曰虹暗者為雌
雌曰蜺蜺又作霓霓音五奚反俗
音古巷反青虹也

第八卷

羃羃蒱卜反說文羃曬乾也字從日
從出從廾從米字意也廾或作拜
同巨凶反共持也
黯黮又作黯同烏感反下他感反謂
不明也纂文云黯黮深黑也
迦轄側飢反王名迦轄婆從人辟坐
如頂生王等
熇拘羅王呼酷苦老二反甘蔗王種也
礓石居良反形如薑也通俗文地多
小石謂之礓礫字從石經文從土
非也
屩屐居略反史記躡屩檐簦徐廣曰
屩草屝也屝音扶謂反屝屨也屐
屐也簦音都恒反簦有柄者也

荃提或言還提謂可還從提挈也或
　作荃提言以荃草為之也非此方
　物出崐崘中也

第九卷

娉媵說文作倂同餘證食證二反尒
　雅媵送也謂送女曰媵公羊傳曰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
　之以姪娣從也釋名媵承也謂承
　事適奉他也

揵陟六度集作犍德正言建他歌此
　譯云納也犍居言反

不齹千何反說文齒參差也齹亦[illegible]也

不齵五鉤牛俱二反說文齒不正也
　蒼頡篇齵齹生也謂齒不齊平者也

衆毦人志反廣雅毦毦罽也織毛曰
　罽𣰆音唐也

躑躅又作蹢同文亦反下又作躅同
　丈足反字林駐足不進也廣雅躑
　躅跏躕也

不覿亭歷反尒雅顯昭覿釗覿見也

黒皯古旱反通俗文面黎黒曰皯也
　經文從黒作䵟非也

弓把百雅反覃手為把說文把握也

把持也經作弝近字也

皺襵知攝之涉二反謂不申也襵裙襵疊皆作此也

理冊古文笧同楚責反冊簡冊也長者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手文象之也

兩擘又作捭同烏喚反謂手後節也

第十卷

顱顙又作髗同鹿胡反下蘇朗反說文頊顱也字書𩕄蓋也廣雅頊顱謂之顯顙方頼頟也頊音徒各反

潸然所班所板二反字林潸涕流下皃也詩云潸焉出涕是也

身祟思醉反說文神禍也謂鬼神作災禍者也

交瞼居儼反字略云謂眼外皮也

悲惋烏喚反字略云惋歎驚異也

背彼蒲賚反廣雅背北也後也相違背也謂棄捨相逐也經文多從人作偝

敷愉翼朱反纂文作孚瑜言美色也方言作愁愉悅也愁愉謂顏色和悅也愁音芳俱反

不劈普狄反說文劈破也廣雅劈裂也𡍿著劈剖也又音披厄反江南二音並行關中但行疋狄反剖音普後反

㖩然古胡反說文小兒啼聲也廣雅㖩㖩號也尚書啓㖩㖩泣是也

氛翳數雲反說文氛祥氣也棨祥者吉凶先見者也

第十一卷

逋流補胡反　娑哂式忍反　波頞都可反

哩字卸人反

吒字陟家反　侘字勑家反　嗏字直家反

拏字女家反

袲字乃可反　麼字莫可反

勦勇說文作𪓐同助交反捷健也謂勦速勦健也中國多言勦勦音姜權反

剔鉤丁盍反字書剔著也剔鉤剔索打剔等皆作此經文作搭非也

指撝又作麾同許皮反謂手之所指曰撝也以旌旗指麾因以名也

地穩烏本反謂安穩也

靳固居近反謂吝惜也

騷馘　士洽反下魚洽反騷馘謂𠊳馘人也經文作陜𪇰𡀔音古恊反下𪇰音許及反非此用也

鷊馬　疋面反字略云謂躍上馬也

批捥　又作撓同蒲結反廣雅撓轉也左傳撓而殺之杜預曰手撓之也經文作柲蒲必反柲推也柲非此用

築搋　徵逐反下勑佳反廣雅築刺也說文築擣也搋以拳手挃曰搋也

拗胵　又作挍同烏夘反拗捩也捩音力結反

第十二卷

腝葉　又作抐同乃困反字菀腝柔脆也通俗文抐再生也又作嫩近字也

犁構　居責反構軛也所以扼牛領也經文作格非體也軛音烏革反

土墢　又作坺同扶發反考工記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坺廣一尺深一尺鄭玄曰兩人併發之其壠中曰甽甽上曰墢墢之言發也說文一臿土謂之坺耜音囚以反甽古泫反

虫豸　直介反介雅有足謂之虫无足

謂之豸也

火燼似進反說文燒木之餘曰燼小

介雅燼餘也

死肬籀文作䵚同于鳩反通俗文贅

目曰肬廣雅肬小腫也

啾唧子修反蒼頡篇衆聲也謂小兒

聲也下咨栗反通俗文鼠聲曰唧

唧亦聲也

䪢醬又作䵒同子奚反醬屬也通俗

文淹韭䪢曰䪢凡醯醬所和細切為

䪢全物為葅江南悉為葅中國悉

為䪢

雜飣丁定反江南呼飣食為飣餖經

文作奠徒見反奠置也獻爲也餖音豆

珎著同禮有八珎珎貴也下古文膳

同和由反方言著熟也郭璞曰著

謂熟食也周禮膳夫掌王之膳羞

鄭玄曰羞有滋味者也雜味為羞也

塵埃烏來反埃亦塵也謂塵飛揚曰

埃也

使覘勑廉反覘謂覘視也覘亦伺也

左傳云使覘之是也

趁而丑刃反謂相趁逐也纂文云關

西以逐物為趣也

儲宮 直於反說文儲偫也偫待也蔡邕勸學云儲副君也

勝際 徒果反纂文云吴人以積土為際際堅也堅丁句反

第十三卷

牢靳 居近反謂靳肕也肕音而振反

芟被 所巖反詩云𢧵芟傳曰芟除草也亦斫也經文作釤所鑑反大鐮也釤非此用

觔陡 又作筋同居殷反下都口反謂便捷輕健也

相嘲 又作啁同竹交反蒼頡篇啁調也謂相戲調也

二斒 補單反字林斒部也亦斒類也經文作般假借也

名於 弥盈反所以名質也名号也經文從言作詺近字也字略云相詺目也

不偉 埤蒼作瑋同于鬼反說文偉奇也

第十四卷

膽讋 之葉反說文失氣也讋怖也一曰言不止也

具箎又作䶵竾二形同除離反說文
管有七孔詩云仲氏吹箎是也
便娟於玄反楚辭便娟之語王逸曰
便娟好皃也
沃弱又作浂同於縛烏梏二反詩云
其葉沃若傳曰沃若猶沃沃然也
云隰桑有沃傳曰沃柔也亦美也
山麓古文𣘶同力穀反詩云瞻彼旱
麓傳曰山足也謂林屬於山曰麓
開闔胡臘反說文闔閉也易也闔門
謂之坤是也
禦侮魚呂反詩云百夫之禦傳曰禦
當也字從示
宮闈于歸反尒雅宮中門謂之闈郭
璞曰謂相通小門也即宮中巷門也
椒房桼應劭漢官儀云皇后稱椒房
詩云椒聊之實蕃延盈外國風美
其繁興以椒塗室亦取溫煖除惡
氣也由若朱泥殿上曰丹墀也
贊助子旦反周禮贊其不足者鄭玄
曰贊佐也亦導也
攪庰古卯反下蒲定反攪謂撓攪也
廣雅庰廁清圂

揆穽古文阱恭二形同茨性反說文穽大陷也廣雅穽坑也

驚悸古文痵同其季反字林心動也說文氣不定也

第十五卷

稱冤古文冤惌二形今作冤同於原反冤枉也曲也屈亦不理也

嫡胄丁狄反主嫡也字書嫡正也廣雅嫡君也公羊傳云立嫡以長者何謂嫡夫人之子尊無與敵也冑連續也緒也

杠音江橫木也

墉堞又作牗牖二形同餘鍾反尒雅墻謂之墉城亦謂之墉詩云以伐崇墉是也下徒頰反堞女牆也

矟穳所角反下千乱反埤蒼矟長丈八也廣雅穳謂之鋋鋋小矛也鋋音市延反

第十六卷

逶迤又作蟡同於危反下又作佗同達羅反說文逶迆行去也詩云逶迤佗佗德之美皃也傳曰逶迤者行可逶曲迹也亦自得之皃也

有娠書隣之刃二反詩云大任有娠傳曰娠動也娠謂懐胎孕者也廣雅娠傳也今皆作身兩通也

滂沛普傍反下普頼反三蒼滂沱也沛水波流也沛亦大也

心忪又作忪同之容反方言征忪惶遽也江湘之間凡倉卒怖遽皆謂之征忪

泩怖又作萠同莫荒反泩遽也萠人晝夜作無日用月無月用火常思明故從明或曰萠人思天曉故字從明下又作悑同普故反惶怖也經文作怕疋白反憺怕也此俗音普嫁反

瞳睨徒公反埤蒼目珠子也下遐縮反蒼頡篇目出皃也縮音烏板反

垂頟丁可反廣雅頟醜皃也經文作恀時紙反尒雅恀恃怙也郭璞曰江東謂母為恀恀非字義

髂髀古文䠋同蒲米反說文股外曰髀江南音必尒反經文作䏶非也

鼾睡下且反說文臥息聲也字苑呼干反江南行此音也

剐項丁盡反字書剐著也經文作搭
非也

齸齒說文作齩同五狡反齩齧也

戛戛古黠反齒聲也

謿語是鹽反又音譠世俗間語耳

第十七卷

舟楫通俗文作艥同貲獵反詩云檜
楫松舟傳曰楫所以擢船也周易
黃帝刳木為楫是也檜音栝

大磧且歷反說文水渚有石曰磧廣
雅瀨也水淺石見也

第十八卷

覘電又作睒同式冉反說文暫見也
亦不定也經文作閃窺頭也

如帣字苑初眼反令之炙肉帣也經
文作剗削之剗非體也

從削又作鞘私妙反方言劒削關東
曰削關西曰鞞所以貯刀劒之刃
也鞞音補逈反

乃穌先胡反聲類更生曰穌穌亦休
息也謂更息也

凋悴丁堯反說文半傷曰凋凋亦弊
也字從冫音冰

捂地　蒲交反通俗文手把曰捂說文作捊或作抱引取也

第十九卷

擺木　又作捭同補買反說文兩手振擊也

緜惙　竹劣反字林惙憂也亦意不定也

躓頓　古文蟄躓二形今作疐同陟利反謂挫辱之也

皇闈　古携芳反尒雅宮中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說文特立之門也

煢獨　古文惸傑二形同渠營反尚書無虐煢獨孔安國曰煢單也謂無所依也獨無子曰獨也

第二十卷

食荑　弟奚反通俗文草陸生曰荑詩云自牧野荑傳曰荑茅之始生者也

毛毻　布莽反謂毛布也通俗文邪文曰毻字林罽之方文者也

蟻垤　徒結反方言垤封塲之楚鄭以南蟻土謂之垤

頿髯　子移反下又作頷同而甘反江南行此音又如廉反關中行此音說文口上之須曰頿下說文頰須毛

也經文作鬍近字也
欲喫口迹反謂喫噉也又口歷反
灑歕又作噴同普孫反說文吹氣也廣雅歕吐也歕潠也謂含物而歕散之令亦為噴普遜反說文鼓鼻也廣雅噴嚏也蒼頡篇噴吒也
享受虛雨反享亦受也享當也說文享獻也

第二十三卷

憩息說文愒同却厲反尒雅憩息也舍人曰憩卧之息也
開祏古文㡿祏二形今作拆同他各反廣雅祏大也亦開也經文作柘字尚摭同之石反柘拾也柘非字義

第二十四卷

偃侹於訐反字書侹倚也字從人偃息也
皆杜說文作敵同徒古反國語杜門不出賈逵曰杜塞也塞閉也方言杜歰也趙曰杜郭璞曰今俗通語也歰如杜杜子歰因以名也

第二十六卷

不蹶巨月居月二反說文蹶僵也廣

雅僮什也

惟怯　丘方反惟恐也下又作狂同祛脅反怯畏劣也多畏也

忮迕　又作牾忤二形同吾故反聲類迕逆不安也經文作悞非也

謇吃　居展反通俗文言不通利謂之謇吃周易謇難也方言謇吃也楚語也郭璞曰亦北方通語也

白鷗　烏侯反字林水鷗也大如鳩出沛鷄于驕反

摑裂　字宜作攫九縛反說文攫拼也蒼頡篇攫搏也言獸瞋即攫也

毸羽　力丁反謂鳥羽也經文作零又作翎翻二形近字也

毻落　他卧反字書落毛也經文作毻近字兩通

瘦眚　字苑作瘠同所景反眚瘦也病也釋名云眚者瘠也如病者瘠瘦也經文作省非體也

凹凸　烏狹反下徒結反蒼頡篇作窊窊抱璞子云凹陷也凸起也

遍遞　補顯反下他奚反纂文云遍遞薄也不圓也

鯨鯢又作鱷同渠京反許叔重注淮南子云鯨魚之王異物志云鯨魚數里或死沙中云得之者皆無目俗云其目化為明月珠也鯢鯨之雌者也左傳鯨鯢大魚也說文作鶃司馬相如作鶃或作鷁埤蒼作鷁字書作鷁同五歷反水鳥也善高飛也

貐貘又作貊同莫白反字林似熊黃黑出蜀一曰白豹

第二十七卷

鵂鶹許牛反下力周反廣雅鵂鶹鴟鵄也關西呼訓侯山東謂之訓狐纂文云夜即拾人爪也

鉤鵅古侯反下加額反尒雅鵅鵋鵙舍人曰謂鵂鶹也南陽名鉤鵅一名忌欺晝伏夜行鳴為怪也

梟鵄古堯反土梟也下為驕反字林鴞鴟也形似鵄而青出白於山即惡聲鳥也楚人謂之服鳥亦鵄類也山東名鸋鴂俗名巧婦鸋音奴定反下公穴反字從夬音古邁反

可撜又作敦同宅衡反謂相觸也相

樘柱也

確然口角反周易夫乾確然示人易矣韓康伯曰確然堅皃也

踜嶒集綾反嶒石之陊隗皃也經文從山作崚近字也陊音五猥反隗五罪反

第二十八卷

膂膂令作呂同力舉反膂亦脊也說文脊骨也太岳為禹臣委如心呂因封呂侯

胥髂古文骼今作骭同口亞反埤蒼胥骨也經文從肉作膌非也

尻臀苦勞反下徒昆反聲類臀尻也

㩎掿字詁古文裒掿二形今作阿同烏可反下古文掿㰤二形今作挪同乃可反字書㩎掿柔弱皃也亦草木盛也

戀嫪盧報反說文嫪婟也聲類嫪婟戀惜不能去也廣雅嫪婟也婟音胡故反

麾纛徒到反詩云左執翿傳曰翿纛翳也箋云舞者所持所以羽舞音也方言楚謂翳為翿翿音徒到反

旌旆　資盈反下巨衣反尒雅注毛首曰旌郭璞曰載旄於竿頭也周禮析羽為旌鄭玄曰析羽為五色繫之旌上尒雅有鈴曰旂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旒上也周禮蛟龍為旂是也

霶霈　敷雲反下或作霈同數非反霶霈雨雪皃也

鈇鉞　方于方禹二反禮記軍旅鈇鉞先王所以飾怒也說文鈇莝斫也鈇亦椹也鉞音于月反大斧也

如霰　又作霓同先見反詩云先集惟霰傳曰暴雪也

兕犀　音似又徐姊反尒雅兕牛一角青色重千斤南州異物志以為角長二尺餘形似馬鞭柄其皮堅可為鎧甲廣志云角斑似瑇瑁足有十爪

復挈　口結反說文挈懸持也挈猶提也亦繫也

耳額　丁可反廣雅額醜皃也經文作恀時紙反恀恃也又作恀乃可反器名也

第二十九卷

豬獵又作𤢳豵二形同驢涉反說文
毛鬣也亦長毛也通俗文豬毛曰獵

嚇呼嫁反詩云反予來嚇戔云距人
謂之嚇嚇亦大怒也

自踣今作仆同蒲北反踣前覆也

團欒盧端反猶團圓也圓帀也

哂又作吲同尸忍反哂猶笑也

麦稍公玄反說文麦莖也廣雅稍稾
也經文作麺非體也

毅翣山甲反羽飾也下翣從羽妾聲
世本武王作翣

第三十卷

魚鱓又作鱔䱇二形同音善訓纂文
云鮀魚也

鱒魴辛袞反下又作鰟同父方反字
林鱒赤目魚也魴赤尾魚也

鯷鱧達奚反下音礼字林鯷鮎也鱧
鯇也廣雅鮷鯷鮎也青州名鮎為
鯷鯇音胡瓦反鮷音徒奚反

蟄眠持立反說文蟄藏也虫至冬即
蟄隱不出也獸之淺毛者亦蟄態
羆等也

第三十一卷

一荻又作藡同徒歷反尒雅䔿郭璞曰即藡也

一杯除吕時汝二反廣雅杼渫也說文杼挹也著頡篇杼取也除也

䐑䐌蘇勞反梵言鸚鵡鳥名也

䏧糕古文餻糕䊵餹四形今作𥻧同桒感反說文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

大虬渠留反廣雅有角曰虬龍熊氏瑞應圖云虬龍黑身無鱗甲

第三十二卷

䩸靳又作鞴同胡犬反謂車靳物皆作此字經文作鞍火見反字𠙚䩸同鞍非此用

第三十三卷

脂腴庾俱反說文腹下肥也腴腹也

第三十四卷

釭釭又作𨊧同古紅反說文轂口鐵也方言自關之西謂之釭燕齊海岱之間曰鍋鍋音古和反

軸鐧方言作鍊同歌鷹反說文車軸鐵也廣雅鐧錔也錔音他合反

黑纑勒胡反字林布縷也

燒爇今作焫同而悅反通俗文燃火
曰焫焫亦燒也
報賽桒再反崇賽謂相酬報也
第三十五卷
杴鉏仕於反謂田器也蒼頡篇鉏茲
其也漢書帶經而鉏是也
剉切千卧反說文剉折傷也剉猶斫
也切割也刌也刌音叉殞反
嗽齰又作欶同所角反通俗文合吸
曰欶經文作嗽子累反字書或觜
字下又作齚同仕白反齰齧也經
文作咋唒咋也又咲咋也唒音胡
麦反咲烏交反
噂噆又作譐同補各反下子立反說
文噂𠻘噍嚌聻貞也經文作僔下
或作唊古俠反志語也或作唼子
盍反唼嗽也二形並非字義
第三十六卷
嗽吮似兗反說文吮嗽也韻集吮音
弋選反
第三十七卷
嘟轉陵流反一事十名嘟轉婆論文
句字論也

靣欵又作款同口緩反欵至也蒼頡篇款誠重也說文欵意有欲也廣雅欵愛也

第三十九卷

唱呴又作吽抅二形同呼垢反廣雅呴鳴也國語三軍譁呴賈逵曰呴嘷也下同

慙恧女六反方言惧恧慙也荆揚青徐之閒曰惧梁益秦晉之閒曰慙山之東西自愧曰恧三蒼恧慙也小尒雅云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小尒雅云心慙曰恧惧音他典反

白疊古文㲲同徒頰反毛布也經文作縶知立反縶絆也縶非字義

第四十卷

得艇徒頂反釋名云二百斛以下曰艇方言南楚江湖小䑿曰艇郭璞曰即𦨴也䑿音思六反𦨴音同

襞作卑役反謂襞褺物也褺音徒頰反

彤然古文䡫𢒸二形同徒宗反說文丹飾也廣雅彤赤也

第四十二卷

寒噤渠飲反楚辭閉而不言王逸曰

閇口為噤噤閇也

唧唧咨栗反通俗文唧唧鼠聲也今

取其義經文作呹非也

㳂流與泉反字林從水而下曰㳂順

流也㳂亦緣也

歘然許力反通俗文小怖曰歘埤蒼

恐懼也說文悲意也字從盡從欠

經文從心作𢡲又作畫並非體也

虵蜕湯外始悅二反說文揮虵所解

皮廣雅蝮蜻蜕也蝮音扶六反蜻

餘六反

洊水古文瀳同徂故反三蒼逆流而

上曰洊洊向也亦行也

帆者又作颿古文颿同扶嚴扶泛二

反聲類船上張也釋名船隨風張

幔曰帆帆也使風疾汎汎然也

潬上徒旱反尒雅潬沙出郭璞曰今

江東呼水中沙堆為潬謂水中央

地也

第四十三卷

誤人吾故反字林謬誤也經文作悞

非也

不狎下甲反字林狎習也近也惕也

經文作逓遰迺也逓非此用

久昵又作暱同女栗反尒雅暱親近也又云昵亟也親昵亦數也

射垜徒果反射垜也經文作埵丁果反埵累也埵非字義

苔衣徒來反謂水中魚衣綠色生水底者也亦可以為絨

注霖力金反尒雅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左傳雨自三日以往為霖經文從雨作霪非也

第四十四卷

氣㿄蘇豆反說文㿄欬逆氣也欬音苦代反江南行此音起志反山東行此音

豐豊徒登丁鄧二反韻集云失臥極也下古登反經文作燈憕非體也

甋甎力穀反下又作墼同脂綠反通俗文狹長者謂之甋甎江南言甓蒲歷反

第四十五卷

摒擋卑政反廣雅摒擋除謂掃飾摒除也下都浪反

第四十六卷

陛陛蒲礼反說文外高陛也即階陛

陛陛也經文作梐蒲礼補奚二反

禁獄之名非此用也

蛆螫知列反下火各反字林皆蟲行

毒也通俗文毒傷人曰蛆經文作

蜇非體也

修葺子立且立二反說文葺茨也謂

以草蓋屋為葺葺覆也補治也

第四十七卷

村柵初格反說文編竪木者也通俗

文柴垣曰杝木垣曰柵杝音力支反

頡喇胡結反姜又頡喇拔多人名也

煩冤於元反冤煩也屈也字從冖從

兔兔為冖覆不得走善屈折也經

文作惋烏喚反惋歎也惋非字義

第四十八卷

評論皮柄反字書評訂也訂平議也

訂音唐頂反

匡領丘方反周禮匡人掌建法則鄭

玄曰匡正也匡救也

第四十九卷

持擢又作濯同馳狡反方言擢謂之

撓或謂之擢江南擢大於撓而揖

殊小作撓者面向船頭立撥之作櫂者面向船尾坐撥之揖櫂也櫂而進之字從手經文作棹當世俗字耳

舀漏弋紹反䆁舀也舀杼也字從臼從爪字意也䆁音九万反

即覷又作狙同千絮反字林窺觀也廣雅覷覗也謂相候視也通俗文伏覗曰覷是也

蛟龍音交梵言宮毗羅其狀魚身如蛇尾有珠

漏泄思列反泄溢也發也亦泄漏也

慍恚於問反論語人不知而不慍何晏曰慍怨也蒼頡篇慍恨也說文慍怒也

第五十卷

木㯈巨向反字書謂施罥於道也

第五十一卷

牝鹿脾忍反說文畜母也雌曰牝也

劓去又作劓同魚器反劓割也謂截去其鼻也說文劓決鼻也

槍贊且羊反說文槍距也通俗文剡木傷盜曰槍木槍鑯槍皆作此

讙譁又作諠同虛元反下呼瓜反讙譁聲也廣雅讙嗚也亦驚聲也

紛葩普華反說文芬芳也葩華也聲類取其葳皃也

拊塵芳主反拊猶拍也拍弄也尚書擊石拊石是也

第五十二卷

門閫又作梱同苦本反禮記外言不入於閫鄭玄曰閫門限也

窒利丁結竹栗二反蘇弗窒利此譯云善女

觜爪今作嘴同子累反廣雅觜口也字書鳥喙也

抄撥初挍反抄掠也強取物也下補沫反撥引也棄也廣雅撥除也

第五十三卷

蒨草又作蒨茜二形同千見反一名茈萸一名茅蒐可以染也人血所生

罩籠竹挍反尒雅篧謂之罩郭璞曰捕魚籠也

璃把百訝反說文把握也單手為把刀把弓把皆作此經文作靶說文轡飾也靶非此用

第五十六卷

牢韌又作肕同而振反字林韌柔也通俗文物柔曰肕

羸瘠古文膌瘠三形同才亦反左傳瘠即甚矣杜預曰瘠瘦也

第五十七卷

脊郅丁礼反蒼頡篇邸舍也說文屬國之舍也經文作庢音盲平也庢非此義

狡猾古夘反下胡刮反方言凡小兒多詐惑謂之狡猾猾亦乱也

䩓䩓許力反字林赤皃也通俗文青黑曰䩓

銘記莫庭反謂鐫刻金石以記功德也禮記銘者自名也銘銘義稱美不稱惡周禮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鄭玄曰銘之言名也

第五十八卷

嘲謔虛虐反尒雅謔浪笑敖郭璞曰謔相啁謔也詩云無然謔謔傳曰謔謔喜樂也

滑㨶古没胡刮二反下古奚反滑㨶猶俳諧也滑取滑利之義也以其

諧語滑利智計疾出者也

趒梁他予反趒躑也韻集趒越也

園圃禧護布五二反詩云無踰我園傳曰有樹也又云折抑樊圃傳曰菜圃也三蒼種樹曰園種菜曰圃

操刀又作穀同錯勞反說文操把持也

斫癹芝葛反莫癹也莫音所嶽反

射埻之尹之閏二反說文射臬也廣雅埻的也即射侯也以熊虎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埻通俗文射堋曰埻埻中木曰的

蒼湛又作萌同莫剛反蒼邊也通俗文時務曰湛經文從心作惝非躰也

跋涪婁扶鳩父侯二反此云善女也

第五十九卷

矛攢又作鉾戟二形同莫侯反說文矛長二丈建於兵車也下音粗亂反

縫綻又作袒綻二形同徒莧反說文補縫也

第六十卷

倉廩且郎反說文穀藏也下又作亩同力甚反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鄭玄曰藏米曰廩儲穀曰倉

囹圄力丁反下魚呂反獄名也周禮三王始有獄周曰囹圄釋名囹領錄也圄禦也謂領囚徒禁禦之也

由緒辭与反絲端也廣雅緒末也緒餘也謂殘餘也事也業也

撰集百緣經

第一卷

窳惰臾乳反孏惰之謂也尒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惰窳也

第四卷

鹿麛又作麑同莫奚反尒雅鹿牝麀牡麚其子麛麚音加麀音於牛反

第七卷

塔棖宅庚反案棖猶柱也浮圖棖皆是也說文棖杖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 賢聖集傳

翻經沙門玄應撰

陁羅尼雜集經

六度集經

佛本行讚經

付法藏經

佛所行讚

治禪病秘要經

禪秘要經

禪法要經

治禪病秘要法

百喻集

菩薩本緣集

四阿含暮鈔

法句經

舊雜譬喻經

雜譬喻經

孛經鈔

思惟略要經

佛醫經

分別業報略集

龍樹為禪陁迦王說法要偈

弁

無明羅刹經

四十二章經

賓頭盧為優陁延王說法經

賓頭盧為王說法經

阿育王太子法益壊目因縁經

馬鳴菩薩傳

婆藪槃豆傳

陁羅尼雜集經

第一卷

欝烝　於物反介雅欝氣李巡曰欝盛氣也下之勝之升二反說文烝火氣上行也

咻咻　虚流許主二反依字咻咻痛念之聲也

潢瀁　胡廣反楚辞潢瀁而不可帶王逸曰潢瀁猶浩蕩也經文作滉洋古黃反下以良以章二反二形並非今用

哹梨　匹尤反依字埤蒼哹吹氣聲也

第二卷

寇賊　口候反尚書寇賊姦宄范甯集解曰寇群行攻剽者也說文寇暴也廣雅寇鈔也剽音芳妙反

相薄補莫反小尒雅薄迫也韋昭注
漢書云氣往迫之曰薄經文作廣
傳之傳非也
六府趺宇反廣雅府聚也白虎通曰
人有六府謂大腸小腸旁光胃三
焦膽也
三膲子遥反白虎通六府有三膲膲胃
之府也上膲若霧中膲若漏下膲
若瀆經文作焦燒餘也焦非字義
一線今作綫又作䌫同私賤反謂縷
衣縷也
撈捼鹿高反方言撈取也郭璞曰謂
鉤撈也通俗文沉取曰撈經文作
堅牢之牢非體也
摩抄又作攠摵二形同莫何反下蘇
何反聲類摩抄猶捫摸也亦抹摋
也經文作㨫鹿何反㨫㨫也㨫非
此義抹音莫鉢反摋蘇曷反

第三卷

鞠育詩云母兮鞠我傳曰鞠養也方
言陳楚之閒謂養為鞠又作掬同
居六反說文掬撮也
青黃感經反東方色也尒雅春為青

陽是也字從丹從生木生丹丹青之信必然者也經文作綪且見反綪非今體

瞎者又作瞎同呼鎋反字書一目合也

尪弱今作尢同烏皇反尪弱也通俗文短小曰尪

勇喆古文嚞字書作喆今作哲同知列反尒雅哲智也方言齊宋之間謂知為哲

敦喻都肫反尒雅敦勉也謂勸勉也敦亦迫也經文作頓非也

金鈹普皮反說文鈹大針也

霍然呼郭反案霍然儵忽急疾之皃也經文作嚯非也

圂腊胡困反廣雅圊圂庰廁也經文作溷溷濁也

自刎亡粉反通俗文自刻曰刎刎割也

訐詭居毀反謂不實也詭惡也詭欺也

第四卷

眤邸女乙反下丁礼反呻他書仁反

目企去豉反　目呿丘庻反

薩哆丁礼反　阿袛旱利反

奢喊呪搖乙佳反求勿反

抳囉乃礼反　嚧娑呼浮縷吏反

跢跋羽厥反

尼呰又作言同莫桒反

㖒蘢偫呰烏奚反嗘耶

昫涅呼遍反　靳者居近反

訓狐亦名訓侯經文作薰胡非體也

歐吐今為嘔同於口反歐吐也嘔傴也

褰陁去焉反　把拳渠負反

婁埵丁礼反

噫嚱乙戒反下於越反說文噫飽出

息也嚱氣悟也

唏利呼几反　羅呢桎致脂失反

睺婁戍舟反　迦漸相離反

裨布吟　婁綾除致反　坡鄉普多反

伽泜之氏反　拘蘐先尒反

阿呼芳不及經文作嗙非也

梨梯他幾反　吠嚂力蹔反　⿰口是吟

迦裨臂弥反　阿浮經文作浮

哺嘆補胡反勒口反　伊呎　恚驗

菩嘶側轄陟轄二反　渓利事几反

癡淡達濫反　擂路畺魚反

第五卷

喏也　祢喇　偶遮　伲民

絁雜書支反　使佽勑家反
雜咲徒敢反　羖嚧　社稗臂弥反
伊怛莫傍反　奚蘭魯干反
炮沙蒲交反　車伽
迦嚕　瓔醯　修喃
衍花徒我反　哆羅殆我反
究捏猪栗反
多伽留香又作多伽樓譯云木香樹
也一云不没香
龍腦香西域記羯布羅香樹松身異
葉花果亦別初採既濕尚未有香
木乾之後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狀
若雲母色如氷雪此謂龍腦香也
補祇卜古反經文作補
樺皮胡霸反木名也可以飾弓者也
産運于郡反通俗文心乱曰忶作忶
經文作運轉之運兩通
舌縮字書作摍同所六反國語盈縮
轉化貫遠曰縮退也經文作㗇非也
阿觧蒲故反　蕪呵武于反
勃繕市戰反　嘻梨虚基反
殿皷　郁羅苂六反
呿陁羅屋擬

利濘奴定反　恒鉗奇廉反

食篅市緣反說文判竹圜以成穀也

　笆篅也笆徒損反

南庌顏餕反廣雅庌舍也謂廊屋也

　說文堂下周屋曰廡釋名云大屋

　曰廡幽冀人謂之庌經文作雅非

　體也

闌圈求晚反說文養畜閑也閑闌也

仕宦胡串反宦亦仕也又曰宦學也

利吒竹嫁反踽廚直俱反僂婁力侯反

第六卷

蓖麻布迷反草名也呂靜韻集云蓖

　麻其生似樹者也

抆之古文揾同亡粉反抆拭也

薩哦　揵咤　槃宕徒浪反　伊賸

娜地蒲必反　秀吃　婆唅胡闇反

波吽呼苟反

亙波丁奚反　咥毗許尸丑一二反

賁濘補門反奴定反

咄咤都骨反經文從口作對非也

倀羅勑良反

狂寱牛世反通俗文夢語謂之寱聲

　類不覺妄言也

㢀踟直知反 躓咤竹利反下竹嫁反

跮踦利居宜反 蹬祁丁登反

擷利乎結反 但埕乃礼反

希釐力之反

第七卷

颰夢宜作颼音所留反下莫貢反

掬畔 蜂蜩 翍浮

題䟦 呿呹羌䖆反 跰跋禹歷反

哄娑胡貢反

来呵力對力隹二反 嬔蓰仔咄五奚反

眠鄜古文曉同翼異胎大奚二反

樾脾睹林反 阿嚛 唏利呼几呼莫二反

剌也力曷反 坻閣丁礼反 頹浮許王反

漢之蘇銑反通俗文含水盜曰漢經

文作噪俗字也

白晥還棧反許慎注淮南子云燭晥

日內白翳病也經文作完非也

痤鬼在戈反說文痤腫也謂癰痤也

經文作侳非也

痳鬼力針反聲類小便數也經文作

淋非體也

箄筒待公反三蒼作䈇郭璞曰竹管也

今皆作筒經文從木作桶他孔反

不㰏也㰏黨他朗反桶非此用

淋頂力金反說文以水沃也廣雅淋漬也經文作瀶瀶雨也說文谷名也

摎項又作𢷾同力周居茅二反蒼頡篇摎束也說文摎縛殺之也摎即經縛之名也

蠆蝲他達反下勒達反廣雅蠆蝲蚔蠆蠍也蚔巨支反

齆鼻一弄反埤蒼鼻病也通俗文鼽鼻曰齆也鼽音求

厭蠱於冉反下字林音固蠱惑疾也經文作猒顧非體也

扠波初家初嫁二反

餧此於僞反三蒼餧飤也說文作萎食牛也

第八卷

夷騶側愁反　倪諍魚奚五礼二反下許朱反

膹頭脾身反經文作蹟誤也

佉駄　阿蜱扶支反　蹋蜱徒臘反

抪之匹沫反謂以物澆抪也經文作沛非也

讜湦當朗反　伽擡力奚反

阿顛而涉反　轡羅宜作轡音悲偽反
齒齲又作𥝩同丘禹反說文齒蠹也
哂翅式忍反　呪呴呼口反
目眩玄縣二音說文眩目无常主也
字林眩亂也蒼頡篇眩目不明也
金鏝莫槃反鬼名也癎病核閒反
蜚屍甫違反　疰鬼之喻反
撻捩鬼
寒癖匹壁反聲類癖宿食不消也經
文作僻邪僻也
蠱祥公戶反虫物病害人也下徐揚反
字林祥福也善也經文作祥非也
第九卷
轢碎力各力的二反蒼頡篇轢輾也
說文車所踐也
頻甄卮支反　呿嗟下刮反勑轄反
吞梨咶下刮反
第十卷
垤蹢徒結反　咥伍許伊反
哿呵胡可反　邲蚍蒲必反
坻祇丁礼反　薁又於六反
啾堤子由丁奚反　腱犛巨言反
忐譚徒南反　眯弥氏反又作䁇眯

多律䠡直知反經文從智作䠡非也

捎之常綃反通俗文畫圓曰規規摸曰捎經文作專一之專非也

秪利之是反呧利哦喝　婆拉丁礼反

六度集第一卷

瘖瘂勑流反尚書王瘂曰乃瘳瘳猶差也愈也

貧窶𨈆矩反无礼也字書窶空也三蒼无財偹礼曰窶也

鱣魚古文䱇同知連反大黄魚也口在頷下大者長二三丈也

灉港古項反謂湏陁洹也此言入流今言灉港者取其流水處也

恍憶他活反廣雅恍可也

嚔欬聲類作嚏同口和反字書嚏欬也經文作嚔謀也

德韜土勞反韜藏也說文劒衣也

毒鴆除禁反大如鵰紫緑色長頸赤喙食蛇其羽以畫酒飲之即死

蕃屛府袁反蒼頡篇蕃蔽也屛牆也藩籬也周礼九州之外為藩國

灼熱之若反廣雅灼熱也灼灼明也

第二卷

遺遵又作遯同徒頓反廣雅遺避也遺去也

无惎餘向反尒雅惎憂也郭璞曰今人謂无惎无憂也

噢咿於六反下於祇反埤蒼內悲也亦痛念之聲也經文作喅鄭二形非也

㰝言呼戒反韻集云㰝呵也蒼頡訓詁作欬恚聲也通俗文作諦大語也猶㰝咄嘆㰝皆是也

覺䰰說文亦弊字同脾世反弊仆也頓也斷也

聒耳公活反讙聒也蒼頡篇擾亂耳孔也

鞅掌於兩反詩云王事鞅掌傳曰失容也箋云鞅荷也謂之捧也力負荷捧持也趍走促遽失容儀也

訣辤古穴反通俗文與死者別謂之訣訣絕也

徳徽虛歸反尒雅徽善也尚書睿徽五典王肅曰徽美也

幢幢昌恭反說文幢幢意不定也廣雅幢幢徃来也字從童經文從心作

憧字兩畫同說文憧遲也非此義

潼流竹用反通俗文乳汁曰潼今江南亦呼乳為潼

老窘渠殞反說文窘迫也亦困也

砰然又作硑同披萌反字書砰大聲也

授啖又作噉同達濫達敢二反廣雅啖食也說文啖噍也亦啖兩也

嶢巖仕衘反廣雅嶢巖高也亦山閒崎險阻也經文作岑仕金反岑崟高也

孫勦說文作𪏆同仕交反便擿也廣雅𪏆捷也聲類𪏆疾也經文作儏非也

戢藏側立反說文藏兵器也戢斂也聚也

第三卷

惴惴之睡反尒雅惴惴懼也郭璞曰謂危懼也

恰恰苦洽反恰恰用心也

行嬖補詣反廣雅嬖親也謂親幸也嬖愛也謚法曰賤而得愛曰嬖釋名云嬖卑也賤𤰞　安媚以色事人得幸者也

隕下千愍反尒雅隕墜也謂墜落敗壞也

第四卷

俎醢莊吕反字書肉几也下呼改反尒雅肉謂之醢郭璞曰即肉醬也

饕餮古文飻叨二形同他高反下又作飻同他結反說文貪也又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嬖妾補第反賤而得愛曰嬖經文從草作薜非也

糅毒古文粈[illegible]二形同女救反通俗文眘雜曰糅

熇郎許酷反埤蒼熱皃也熇熇亦熾盛也

仇憾古文逑同渠牛反下胡闇反尒雅仇讎匹也怨偶曰仇小尒雅憾憾恨也

衆噪先到反說文鳥羣鳴也

森然所金反說文多木長皃也

箄上蒲佳反方言箄謂之筏南方名箄北人名筏

真諺宜箭反說文傳言也俗語也真猶真實也言了達真言俗語也經

文從口作㖃誤也
慴驚讋類作僃同止葉反廣雅慴懼
也字書失常也
躇步腸於反說文躊躇猶豫也
脣銀亘作琨又作瓚同孤瑰反
歌懿於冀反尒雅懿美也說文專久
而美也亦大也
噭噭又作嗸同五高反說文衆口愁也
磔著古文厇同竹格反廣雅磔張也
漢書景紀中二年改磔曰棄市
指攉苦學反說文攉敲擊也經文作
确非此用也
楳楠音南尒雅楠梅樊光注云荊州
曰梅楊州曰楠益州曰赤楩葉似
豫章无子

第五卷

伀伀又作忪同之容反方言征伀惶
遽也經文作憧非也
邳閭丁礼反蒼頡篇邳舍也說文屬
國舍也
股肱又作骰同公户反下又作古厷
厷同古弘反說文股髀也脛本曰
股廣雅臂謂之肱

化地蒲北反說文作頓也謂前覆也

呴沫盱矩盱俱二反謂吹嘘之也禮記呴嫗覆育鄭玄曰以氣曰呴以體曰嫗

施罛古胡反尒雅魚罟謂之罛郭璞曰罛大網也

剉之千卧反剉猶斫也經文從手作挫辱之挫非也

悁悒於緣反聲類悁憂皃也言腹中悁邑憤滿也

馬蹟又作跡迹二形同子亦反迹猶步處也

筰絶今作笮同側格反笮猶壓也今謂笮出汁是也

第六卷

鐵鐓徒對反說文鐓矛戟柲下銅也經文作錞市均反于錞樂器也錞非此用柲音府俻反戟柄也

蝘蜓烏典反下徒典反說文守宮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經文作蠮螉非體也

訛病又作譌吪二形同五和反訛僞也謂作僞也

譴祟去戰反廣雅譴責也說文譴問也蒼頡篇譴呵也祟音私醉反神禍也

㬮習辞立反謂慣習數為也經文作謵傷協丑協二反說文謵讋也聲類謵讋言不止也

以賂力故反遺也謂以物相請謁也

或同又作蛾蟦螣三形同徒得反尒雅食葉曰𧍱經文作蚤居援反方言蟦螬自關而東或謂之蚤蝎蚤非此用

播鞉又作鞀鞉鼗三形同徒刀反鞉如鼓而小柄其柄搖之者也旁還自擊山東謂之鞀牢

第七卷

足跖之石反跖足下也今亦作蹠經文作跞非體也

捻爇奴協反下思協反捏也爇從火從又爇和也又熟也

剫解口孤反謂空其腹也說文剫判也方言剫𠝹也

建旐治繞反尒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旐周禮龜蛇為旐縣鄙建旐鄭玄

曰象其行難避害也

徼循又作邀同古堯古弔二反下又作廵同似遵反徼遮也循行也漢書音義曰所謂遊徼循以備盜賊也

木梗加杏反莊子土梗司馬彪曰土梗土人本梗亦木人耳土木相偶謂以物像人形皆曰偶耳

揵徳或言揵陟正言建他歌譯云納也

第八卷

頭磌

齔齒初忍反毀齒曰齔説文男八月生齒八歲而為齔女七歲而毀齒也字從齒七聲

抛鉢普交反抛擲也捭蓄抛擊也

喟然又作嘳同口愧口恠二反説文大息也歎聲也

蠣虫力制反説文蚌屬也出海中人食之也

曰喃

蹠翁之石反蹠補也謂補履老公也

㤥焉胡代反俗患愁曰㤥㤥亦苦也悢也

痏痛烏玄反謂手足痏瘡也

佛本行讚經第一卷

孫麛又作麑同莫鷄反尒雅麂其子麛

洼濘狄經反埤蒼水止曰濘字書水滯也

魁磊呰迴反下力罪反說文衆石也蒼頡篇磊呵也經文作儡儡非也

捆吞胡昆反下土痕反又云天捆全物也吞咽也經文作渾渾濁也水流聲也渾非字義也

眺目玉弔反尒雅眺視也望也察也

言鼙蒲雞反作𦇧樂擊鼙以和之者也

第二卷

湮沒於仁反說文湮亦沒也尒雅湮落也

相濺又作濺同子旦反說文汙灑也

剺刻又作剺同力貪反說文剺剥也或作劙力支反方言劙解也分割也斷也經文作攦力計反小舩也攦非今用

淳調時均反淳善也美也大也經文作諄之閏之純二反告曉也罪也諄非字義

山崗古郎反尒雅山脊崗郭璞曰山

長脊者也

金鞘思誚反謂盛刀劍室也經文作

䩋所捉反此誤也

珠杷補駕反謂刀拂等柄可把持也

經文作靶鞾飾也

火煬翼尚反煬炙也方言江東呼火

熾猛為煬說文炙燥也廣雅煬熱也

享食又作亯同虛掌反享獻也祭也

享饗也致貢曰享享歆也歆音許

金反

第三卷

採寮勑舍反尒雅採取也說文遠取也

驪龍力支反純黑也尸子云玉淵之

中驪龍蟠焉頷下有珠也

吼嚾又作讙同荒愕反聲類嚾呼也

令作嘆

第四卷

桴栰又作艀同扶留反編竹木也大曰

筏小者曰桴

實顆口火反數也亦單作果

黧黑力奚反字書黧黑也經文作欐

方計反誤也

旬攝而涉反或言羅旬喻梵言訛也

滑莨必奚反經文作騂非也

第五卷

中眵昌支反說文眼䁾兜眵也䁾音
亡結反

醇酒時均反說文不澆酒也

捼手乃和而為二反說文兩手相切也
捼挱也

頷頭五感反廣雅搖頭也經文作䫄
魚儉反敬也䫄非此義

堡聚補道反聲類高土也廣雅堡隄也

第六卷

茹食攘舉反廣雅茹食也尒雅啜茹
也郭璞云拾食之也

不訾又作[疒訾]同子移反訾量也思也
稱意也

戲吮似兖反說文吮嗽也嗽音所角反

付法藏傳第一卷

即晞虛衣反說文曰乾曰晞乾也

第四卷

窘急奇殞反說文窘迫也詩傳曰窘
困也

第五卷

摩嗥羅勑角反

眼瞼居儼反謂眼外皮也

錙銖側飢反風俗通曰銖六則錘二

錘則錙二錙則兩也

第六卷

純粹又作睟同私類反說文粹不雜

也精也亦齊同曰粹

羸惙知劣反聲類短氣皃也惙惙亦

憂也

佛所行讚第一卷

眙屬治勝反通俗文直視曰眙經文

作瞪直耕反二形通用瞪音以證反

細緆字體作覭莫槃反覭覆也經文

作睗傷二形並非也

沓遻徒郮反下徒帝反沓遻遠望懸

絕也

扈從胡古反扈廣大也亦使也養馬也

顉頭吾感反說文低頭也經文作鴿

非也

脚聯令作連同力然反相聯續也聲

類聯綿不絕也

侹直他頂反侹直說文長皃也侹侹

正直也

車軾書翼反軾高三尺三寸說文軾

車前也儀礼君軾之鄭玄曰古者亦乗軾謂小俛以礼主人也

形褻思列反鄙陋也褻黷也

勗勵虚玉反勗謂勉勵也相勸勵也

第二卷

睒賜式冉反下式亦反睒賜暫窺疾視不定也經文作郝非也

襤褸古文儖又作襤同力甘反謂衣敗也凡人衣破醜弊皆謂之襤褸

不躅又作躅同馳録反漢書音義曰軌躅迹也三輔謂牛蹄處為躅

綢繆直流反詩云綢繆束薪傳曰綢繆猶纏綿也

第三卷

樊籠扶袁反棻樊即籠也莊子擇雉不祈畜於樊中是也樊藩也

轟轟呼萌反説文羣車聲也

呼呷呼甲反説文呷吸也子虚賦云呷吸翠粲音義曰衣起張也經文或作嘑呷嘑音呼交反

裂眥在計反説文目崖也史記作睚眦五賣反財賣反瞋目皃也漢書作厓眥並此義也淮南子云瞋目

裂呰是也

為軔又作杒同如振反說文礙車也
支輪木也

風霽子詣反說文雨止也南陽人呼
雨止為霽也

第四卷

羽葆或作䍦同補道反謂合聚五色
羽為葆

大鎔揄鍾反說文冶器法也鐵形也

第五卷

冠袞姑本反尒雅袞黻也郭璞曰袞
衣有黻文也玄衣而畫以龍者也
經文作衮非也黻音甫勿反

崦嵫又作嶖同猗廉反下子辞反山
海經云鳥鼠同穴山西南三百六
十里有山名崦嵫日所入也楚辞
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山名下有
蒙水水中虞淵日所入也

迄于虛气反尒雅迄至也

治禪病秘要經第一卷

樹揩口揩反

綩綣於遠反下袪阮反綩綣猶繾綣
也繾綣謂不相離也

蚰蜒又作蝣同餘周反方言蚰蜒或名入耳也

第二卷

殘膜湛咎反說文肉間膜也經文作瘨誤也

透擲他豆式六二反方言透驚也宋衛南楚凡相驚曰透廣雅透蹺也

瘭疽卑遥反廣雅癰成也埤蒼瘭疽也說文瘭疽久癰也

第三卷

樹茇古來反說文草根也方言東齊謂蘿根為茇

噆食子臘反說文噆銜也埤蒼噆齧也義与唼音同唼血也通俗文作咂入口也莊子作噆蚊虻噆膚是也

泓然一宏反說文下深大也廣雅泓泓深也

橐囊又作排韛二形同蒲戒反謂鍛家用炊火者也

亢胥又作頏同下堂反蒼頡篇亢咽也說文人頸也

兜婆或言偷婆或云塔婆正言窣覩波此言廟也

禪秘要法第二卷

胏腴又作胇同敷穢反說文胏火藏也下庾俱反說文腹下肥也腴腹也經文作愈腧二形非體也

蛕虫又作蛔同胡魁反蒼頡訓詁云蛕腹中虫也經文作蚘非也

禪法要解上卷

肪䏋府房反下桒安反說文肪肥也廣雅脂肪也

歧路又作郊跂二形同巨宜反謂道支分也尒雅道二達謂之歧旁郭璞曰岐道旁出者也

治禪病秘要法

鵄鵂許牛反一名怪鳥一名鵂鶹南陽名鉤鵅

譆吉烏盖反梵言譆吉支此云起尸鬼也

土梟毛詩草木疏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大還食其母郭璞注尒雅以為土梟經文作鵂非也

瘡痺卑利反說文足氣不至也經文作眦字与眼同音鼻尸反眦非此用

百喻集第四卷

唵米 烏感反字林唵啗也謂向口唵也啗音徒敢反

毹毲 着頡篇作𣯬同蘇南反毛垂貟也通俗文毛長曰毲毲也

菩薩本緣集第一卷

薨殯 呼弘反廣雅薨亡也尒雅薨死也諸侯死曰薨

抗禦 魚呂反禦當也詩傳曰武臣折衝曰禦侮也

軌迹 古文衟边二形同居美反廣雅軌跡也說文車轍也國語軌法也

水瀆 徒闘反孝工記竇祟三尺鄭玄曰宫中水道也

財賄 古文賄同呼罪反通俗文財帛曰賄

第二卷

扼腕 又作搤同於責反說文搤把也盈手曰扼廣雅扼持也

瞤動 而綸反說文目搖也經文作瞤非體也

蟔虫 漠北反方言北謂蝙蝠為蟙蟔自關而東名服翼關西名蝙蝠

第三卷

角張 古嶽反違戾不順也經文從目作睔非也

怫鬱 父勿反字林怫鬱心不安也亦意不舒泄不平也

坑窖 古効反說文地藏也穿地為窖藏五穀也

四阿含暮抄上卷

婆喋 文甲反梵言安陁羅婆波此云五條

鱗昧 上青横反葛也

嗏末都 盡也天竺品題皆在後也

波笘 赤占都頰二反梵言後波笘息也

下卷

摎繁 子昌反周成難字云摎窜摎也窜音烏狭反

嘬羅楚 快反梵言阿婆嘬羅遮此云光音天

擿跋 他細反

法句經上卷

挻埴 尸延反下時力反案挻柔也和也擊也埴土也

滎水 烏熒反小水也亦流也經文作

𡨋非也
蝓螺烏公反方言蜂其小者謂之蠮
螉郭璞曰小細腰蜂也下力戈反
蝸螺也蠮烏結反
噲闍蒼頡篇此亦快字苦壞反廣雅
快憭也音了
水湍土桓反說文疾瀨也水流沙上
曰瀨瀨淺水也
愚惷丑絳勑容二反說文惷愚也
夾迅雖閏反尔雅迅疾也
逞情丑井反方言自山之東江淮陳
楚之閒謂快曰逞說文逞通也

下卷

訥訒奴骨反訥遲鈍也說文訥 訒難
也訒音而振反
怨殲古文殲同子廉反詩傳曰殲盡
也絕也
潺潺仕山反潺湲水流皃也
扈船胡古反扈止也
謾訑麻諫反下或作𧩯同他和反說
文謾欺也訑不信也
非族青木反族猶聚也周禮族氏族
棊也言梵志非一如此也

門閾古文閾同吁域反尒雅柣謂之
閾郭璞曰即門限也柣音田結反

舊雜辭喻經上卷

輒軻亘作𢪛同口感口佐反𢪛軻不遇也

一鄉古文䢽䢽二形今作聚同才句
反廣雅聚居也謂人所聚居也經
文作聡誤也

跡深尸任反深淺之深經文作淙仕
宗反說文淙水聲也廣雅淙漬也
淙非經義

棓木又作棒同雹講反大杖也說文
棓棁也徒活反

徇行又作侚同辝俊反徇猶巡也尒
雅徇遍也謂周遍也亦宣令也

捷捶正言捷值謂所打木也經文作
捶都礼反非也

城隖烏古反字林小城也通俗文營
居曰隖字從𨸏

襲持古文戳同辝立反襲受也廣雅
襲及也亦仍也子孫襲祿是也左傳
凡師輕曰襲法曰掩其不備也又
夜戰曰襲

下卷

酖殺除禁反山海經女几之山多鴆

譟讙桒到反下虛袁反廣雅譟讙鳴也說文擾耳也讙謼呼也

㤥步胡代反說文㤥苦也獸㤥也

倒拋都老反倒仆也經文作蔿非也又作擣擣策也

言薩桒曷反正言娑度此譯云善哉經文作嗏非也

啜嘗時悅反說文啜嘗也廣雅啜食也經文作餟始銳反祭名也餟非此義

掇置都活反祭名也說文拾取也

詎知其據反謂未知辞也經文作攄非體也

雜辟腧經

饌餟仕眷反下張劣反說文饌具食也亦陳也飲食也方言餟餽也亦祭也餽音渠愧反

學經抄

蚑蛷巨儀反聲類云多足虫也關西謂壺溲為蚑蛷音求俱反下所誅反

廝米新移反廝下也廝役也謂賤役也令取其義

睚眦五賣反下助賣反廣雅睚裂也說文以為眦目匡也淮南云瞋目裂眥即其義也

媟嬻相列徒木反相狎習謂之媟嬻經文作泄瀆非體也

妖𡟎字體作蠥同五竭反說文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蠥災也

魯鈍力古反論語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謂人昏鈍也

吃⿰口肕宜作肕同音刃吃肕猶堅鞕也謂人无識也

辜較又作𢲯漢書音義曰辜固也較專也謂親固取鄣專略其利也辜罪也榷謂獨木倚也

譙譊又作𡜬同上財妙才焦二反蒼頡篇譙訶也亦嬈也下女交反譙譊讙呼也蒼頡篇訟聲也

歌謠与招反尒雅徒歌為謠說文獨歌也

思惟略要經

耵聹都冷反下乃冷反埤蒼耵聹耳垢也

懤然 呼麦反 廣雅 歘懤 乖剌也 猶乖戾也

佛醫經

狾狗 字書作狾狛二形 篆文作猘 同 昌制居世二反 狂犬也

分別業報略集

悛法 且泉反 悛 改也 方言 自山東而謂改曰悛 廣雅 悛 更也

犯忤 又作迕啎二形同 吾故反 聲類 迕逆 不遇也

蛆蟻 子餘反 蝍蛆 吴公也 一名蛆渠

愚戇 都絳反 說文 愚戇也 戇 愚也

聾聵 古文聵類二形 今聵 又作聵 同 牛快反 生聾曰聵 一云 聾無識曰聵

宮刑 居雄反 漯刑 次死也 男女不以義交者 其刑宮 男子割勢 婦人幽閉於宮 下胡經反 罰罪也 易曰 刑 法也 井為刑法也 春秋元命包曰 刑字從刀從井 井以飲人 人入井 爭水陷於泉 以刀守之 割其情欲 人畏慎以全命也 故字從刀從井

閹身 於撿反 說文 閹 豎宮中閹昏閉門者也 謂精氣閉藏也 主閉門戶

故曰闡也
龍樹爲禪陁迦王說法要偈
謳歌又作嘔慪二形同烏侯反說文
齊歌曰謳廣雅謳喜也
飲酣古文佄同胡甘反漢書應劭曰
不醉不醒曰酣又樂酒曰酣
攎摣古文作抯同側伽反方言摣取也
聲類五指摣捉也
飴蜜又作饌飤二形同翼之反說文米
糵也方言飴謂之餳餳音似盈反
訓馴似均反廣雅馴擾也訓善也亦從
也說文謂養野鳥獸使服謂之馴
瘤瘻力周反說文瘤腫也腫結不潰
散者爲瘤聲類瘤瘜肉也
无明羅刹經上卷
喊噦呼擔反下呼戒反方言喊聲也
喊呵也謂恚聲也又作闞呼噉反
皴剝且旬反埤蒼皮皴散也又樹皮
甲錯麁厚亦曰皴皵皵音思亦反
皰邑輔孝反說文皰面生氣也經文
作疱俗字也下徒結反
哂哂尸忍反哂哂笑也經文從口作
[illegible]非也

下卷

嬈破又作歊同先奚反埤蒼嬈聲散也

鼬鼠胡鷄反方言有毒者也或謂之

甘口鼠也

肬贅籀文作䟴今亦作疣同有流反

下之芮反小曰肬大曰贅釋名云

肬丘也出皮上聚高如地之有丘

也贅屬也横生一肉屬著體也

揎謂古文作揎同斯緣反謂揎衣出

臂也

四十二章經

輸敬始揄反輸晝也說文委輸也廣

雅輸寫也寂也

秦箍又作漆同音七下又作體同音

瑞江南名髓北人名髖音撥

賓頭盧為優陁延王說法經

蹭伽古文揩同徂陵反佉字所寝揩

謂猪卧處也

賓頭盧為王說法經

禜樂為明反禜猶光華也光寵也經

文作嫈非也

阿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

綏化私佳反介雅綏安也

梟浢古堯反冬至日捕梟磔之梟頭在木上也

撓吾乃飽乃校二反說文撓擾也又撓亂也

訖訖言訖訖者非一民也古者謂民曰善言善人因善為訖故曰梨訖也

赦宥赦置也下于救反宥寬也周禮三宥一宥不識二宥過失三有遺忘也

踱蹶又作顚蹎二形同丁賢反下居月反蹎蹶猶顚仆也

嫽人力彫反嫽敹也嫽觸也亦嫽弄也

喑啞說文作諳於禁反大聲也下宜作啞於格反亦大呼也史記喑啞叱咤千人皆廢是也經文作啞於

享反啞憂也氣逆也

馬鳴菩薩傳

縮達烏阪反淮南云縮抱而鼓許𢎞

重曰縮貫也

婆藪槃豆傳

紱婆字又作紼同甫勿反譯云子係字紱綬也

紕謬匹毗反禮記一物紕謬鄭玄曰

紕猶錯也下靡㓜反謬猶錯亂也謬誤也方言謬詐也說文狂者之言也

大藍方甘反筐屬也篡文大筐也

䤈柯蒱蔢反䤈柯摩羅阿秩多譯云正勤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一 大乘經

翻經沙門玄應撰

大菩薩藏經

大方等十輪經

說無垢稱經

解深密經

分別緣起經

能斷金剛般若經

菩薩戒本

稱讚淨土經

佛地經

勝軍王經

記法住經

六門陁羅尼經

般若心經

大菩薩藏經第一卷

薄伽梵扶鍚反言以義總衆德至尚之名也餘則不介故諸經首皆置此名舊言婆伽婆訛也

室羅伐尸逸反及舊經中言舍衛國或作舍婆提城又云憍薩羅皆一也此云聞者城十二遊經云无物不

有國法鏡經言聞物國善見律云
多有國言多有聰明智人及諸國
珎奇皆歸此國故言多有國其義
一也又舍衛者是人名昔有人居
住此地往古有王見此地好故乞
立為國以此人名号舍衛國又云
仙人住處皆古名也在中印度境

天魔莫何反書无此字譯人義作梵
言魔羅此翻名障能為修道作障
㝵故亦言煞者常行放逸斷慧命
故或云惡者多愛欲故

阿素洛舊言阿脩羅亦云阿須倫皆
梵言訛轉也此云不飲酒又言障蔽
亦云非天至如鬼神雜受福者印
度亦通名天言非天者以共三十
三天鬪競故別標名耳　又最勝者
名天劣者非天也

藥叉舊言夜叉亦云閱叉皆一也此
云能敢謂食噉人也或云傷者謂
傷害人也

摩揭陁渠謁反舊云摩伽陁或言摩
竭陁又作摩竭提皆由梵音輕重
聲之轉也摩伽此云甘露陁此云

憂名甘露憂國上古諸天共阿脩羅鑽海水出甘露安置此國故以名焉又摩揭陁是人名有人往昔於此脩諸功德得生天上遂本為名亦言善勝國又名星憂國也

鷲峯梵言姞栗陁羅矩吒山此云鷲峯或言鷲臺言此山既栖鷲鳥又類高臺也舊云耆闍崛山者訛略也姞音渠乙反矩音俱禹反

僧伽胝陟尸反舊言僧伽梨此云合謂割之合成也又云重謂重作也王宮聚落著之伏外道衣也

憺怕徒濫反下普白反說文憺安也憺然安樂也怕靜也謂恬然寂靜也憺怕无為自持也

無撓乃飽反說文撓擾也廣雅撓亂也字從木

芺繕視戰反謂青紫色也

帝青是帝釋寶青色也以其最勝故稱帝釋青也

天弓亦言帝弓即天虹也音胡公反俗音絳雙出鮮盛者名虹暗昧者名蜺蜺音五奚反

末尼珠寧鉢反舊言摩尼謂珠之揔名也

喬答摩借音渠憍反舊言瞿曇聲之轉也此有三義一名日種二名甘蔗種三名埿土種也

狻猊蘇桓反下五奚反尒疋狻猊如虦猫食虎豹郭璞等注皆云則師子也出西域穆天子傳云狻猊走五百里是也梵言僧訶借音私蠅反虦音仕板反

傭圓敕龍反尒疋傭均也謂齊等也或作牗俗字也敕音勅

綱鞔莫槃反蒼頡篇鞔覆也今亦謂覆蓋物為鞔或作縵漫二形借字耳

雙跖又作蹠同之石反説文跖足下也

瞿拉坡郎答反下普何反謂兩踝骨也

那庾多翼主反舊言那由他業百俱胝名阿由多百阿由多名那庾多此數當千億也

諸蘊於粉反梵言塞建陀此翻名蘊由積聚義説名為蘊字從草温聲

末摩莫鉢反此云死節言人身中有此節也謂若打著觸人即死也

癡瞽公戸反無目謂之瞽釋名云瞽目眠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焰摩移瞻反或作琰摩聲之轉也舊言閻羅或云閻摩羅此云縛或言雙世謂苦樂並受故云雙也即鬼官之揔司也又作夜磨盧迦亦作閻摩羅社閻磨此云雙羅社此云王兄及妹皆作地獄王兄治男事妹治女事故曰雙王也

六處梵本云阿也怛那此翻名處處謂處所出生之處也舊翻名入失之耳梵本鉢羅吠舍此云入

惛耄呼昆反下莫報反說文惛不了也廣雅惛癡也耄忘亂也

摩納婆亦言摩納縛迦此云儒童舊言摩郍婆或作郍羅摩郍又作摩納翻為年少淨行五分律名郍羅摩納謂為人皆一也

異生愚異生也言愚癡闇冥不生無漏故也舊言小兒別生以癡如小兒也或作小兒凡夫又作嬰愚凡夫義皆一也有作毛道凡夫或作毛頭凡夫者失之久矣

旃茶羅馳家反謂屠煞者種類之總名也舊云旃陁羅訛也

被弶渠向反字書云施罥於道曰弶今畋獵家施弶以取禽獸者其形似弓也

第二卷

健達縛渠建反此云食香以香自資故亦言香行或云齅香又言香神近是也或居香山或身有異香言樂神者義譯也舊言乾闥婆亦作乾沓和皆國音之不同也

揭路荼渠謁反此云金翅鳥舊言迦樓羅或作加樓羅訛也

緊捺洛奴葛反歌神也頭作馬頭亦言是人非人舊云緊那羅或作真陁羅皆一也

牟呼洛或作莫呼此云大腹行即蟒神也一云大有行龍舊言摩睺羅伽又云摩休勒訛也

嗢鉢烏没反舊言優鉢羅此云黛花也

鉢特徒得反舊言波頭摩又作波頭暮此云赤蓮花也

拘貿莫候反舊言拘物頭或作拘物

陁此云地喜花
奔荼宅加反舊言芬陁利亦作分陁
利此云白蓮花也
覩史多都古反舊云兜率陁或作兜
訹多此云知足天亦云妙足天也
四洲之由反尒疋水中可居曰洲言
水中平地可居者也
殑伽沙渠陵反舊云恒河此河從無
熱惱池東面象口而出也
布怛那都達反舊云富單那或作富
多那此義言臭是餓鬼中勝者也
沒特伽羅子徒得反此云綠豆子乃
從母為名出家侍佛左邊舊云目
揵連者也
舍利子梵言奢利富多羅或言舍利
弗多羅此梵音轉耳舍利母名眼
之青精名舍利又母眼似鸜鵒眼
因以名焉經中或言秋露子者一
義也
所嬈奴了反嬈惱也說文嬈擾也三
蒼云嬈弄也
蹶失居月居衛二反謂驚駭急疾之
皃也

靜慮舊言定說文靜審也安也息也
慮念也思也
遺之渠愧反遺之也亦謁也之少也
三摩地舊言三摩提此云等持
柁郍徒我反此云施波羅蜜多此云到
彼岸舊云檀波羅蜜
鄔柁南烏古反下徒我反此云自說
舊言鬱陁郍

第三卷

鄔波索迦或言優波娑迦近是也舊言
優婆塞者訛也此云近善男亦云
近宿男謂近三寶而住宿也或言
清信士善宿男者義譯也
鄔波斯迦或云優波賜迦此云近善
女言優婆夷者訛也
羯羅頻伽吕謁反或作迦陵頻伽此
云好聲鳥也
庭燎徒經反下古文𤒙同力燒反周
礼供墳燭庭燎鄭玄曰墳大也樹
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天子
百公五十侯伯子三十也
贍部捺陁金奴葛反或作剡浮那他
金舊云閻浮檀金名一也但贍部

樹半臨陸地半臨海中此海水底有金也而水極深然金色澈出水上若轉輪王出世諸夜叉等神取此金將来博易故人間有之若著闇中闇色則滅也鄰他此言江亦云海也

蘇羯多渠謁反舊言修伽陁或作修伽度亦作修伽多此云善逝即如来德之一号也有三義一讚歎二不迴三圓滿也

目脂鄰陁山舊言目真鄰陁或作牟真鄰陁此云脫

鮮支私延反慕支云白鮮支絹也亦名素縞

瞻博花舊言瞻蔔迦或作詹波花亦作瞻蔔又作占婆花皆方夏之差耳此云金色花大論云黃花樹也樹形高大花亦甚香其氣逐風弥遠也

蘇末那花摩鉢反舊言蘇摩那花色黃白亦甚香不作大樹纔高三四尺四垂似蓋也

婆使迦花舊言婆師迦或言婆師波利花此云夏生護花

颯然蘇合反疾皃也廣雅颯颯風也
風吹木葉落聲也

第四卷

幖幟比遥反下古文作幟同昌志反
通俗文徽号曰幖私記曰幟廣雅幖
幟幡也亦頭識也

灰燼似刃反說文謂火之餘木也方
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炊薪不盡
曰燼

第五卷

隍池胡光反蒼頡篇隍城下坑也說
文城池有水曰池无水曰隍

第六卷

謇吃古文作讓謇二形今作蹇又作
㺒同居展反方言謇亦吃也楚人
語也下古文訖同居乞反氣重言
也通俗文言不通利謂之謇吃

詷疾徒貢反纂文云詷詷急也通俗
文言過謂之詷詷音鹿貢反

塵黷徒屋反蒼頡篇云黷垢也聲類
黷黑也廣雅黷黷蒙也

魯鈍盧古反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
魯亦鈍也

黃鸝又作鵹鶩同力斯反言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鸝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廣志作黃離留廣異名也

第七卷

諠譁古文愋讙二形今作諠同虛元反下音花諠譁聲也謂言語亂聲譊譊也譊音女交反

諛諂以朱反周書面從曰諛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希其意道其言謂之諂也

矯飾飢小反矯謂之假詐不實也

矜伐居陵反矜謂自尊大也自賢曰矜也

圂豬胡困反說文圂廁也蒼頡篇圂豕所居也

柾仰音時反字林柾茍也

關鍵古文闗揵二形同奇蹇反方言關東謂之鍵關西謂之鑰鑰牡也

昵近又作暱同女栗反尒疋昵親近也昵亟也親昵者亦數也亟一音袪記反

桎梏之逸反下工篤反在手曰桎在足曰梏亦即扭械也春秋疏曰桎

揩俱名為掝

刖足 古文踂趴二形同魚厥五刮二反刖斷足也廣雅刖危也謂斷足則危也

阿遮利耶 此云軌範師舊言阿闍梨或作阿祇利譯云正行謂於善法中教授令知也

紆鬱 伊于反說文紆屈也紆縈也曲也鬱哀思也心不安也

貶退 碑儉反詩云我位孔貶傳曰貶墜也貶損也減也

車路 舉魚反釋名云古者車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下又作輅同盧故反言所以步之於路也

邀請 於遙反邀呼召也亦求也

薩伐若 而者反此云一切智舊言薩婆若

餖餬 徒奚反下戶孤反通俗文酪蘇謂之餖餬蘇酪精醇者也

皓齒 胡老反小尒疋云皓白也

第八卷

鄔波拕耶 徒我反舊言和上或言和闍皆訛也此云親教亦云近誦以

弟子年小不離於師常逐常近受經而誦也又言知有罪知无罪也

恶癘又作癩同力大反說文癘恶疾也

埏埴式延反下時力反挺柔也和也擊也埴土也粘土曰埴

敞觸古文敞𢻮揨三形同宅庚反敞柱也

駝駞力各反又作槖音託知水泉所出負千斤者也

呵喝呼遏反嗽謂怒之聲也

同剉千卧反說文云剉斫也

壓笮於甲反下側格反笮亦壓也今謂以槽笮出汁也

寱言　魚世反通俗文云夢語謂之寱聲類云眠內不覺妄言也

愚戇都絳反說文戇亦愚戇也无知專愚曰戇也

弟九卷

逆旅力舉反左傳保於逆旅杜預曰逆旅客舍也

中夭又作殀同於矯反說文殀屈也折也字從大象形不申也不盡天年謂之殀也

杜多舊言頭陁此云脩治亦云洮汰
又言斗藪一義也
栽蘖古文㭜𣝗不三形今作蘖同五
割反尒疋𣝗餘也載也言木餘𢧐
生𣝗也今之字作𣡽

第十卷

山狖餘究反說文禺屬善遊蒼頡篇
云似貓搏鼠出河西似弥猴而大
蒼黑色江東養之捕鼠為物捷健也
蜆蟲古文蛙同古𧉮反礼記蜆蟲未
蟄鄭玄曰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
陰而藏者夏小正曰蜆小蟲也蜆
𧉮也蜆蜆然小蟲動也
不肖先妙反廣雅肖似類也說文骨
肉相似曰肖今言不肖者謂骨肉
不相似類不似其先也謂儜惡者
也字從少從肉儜女耕反
綺繪又作繢同胡憒反說文育文曰
綺五采曰繪繪畫也憒音會

第十一卷

忿懟除淚反尒疋懟怨也謂忿怒之
怨恚恨也
口噤古文唫同渠飲反閉口不開為噤

矛矟　又作鍒䂎二形同莫侯反下山卓反說文矛長二丈矟長一丈八尺或作槊俗字也

第十二卷

驍勇　古堯反廣雅驍健也勇悍也說文良馬駿名也

勍敵　渠京反左傳勍敵之人杜預曰勍強也廣雅勍武也

親姻　一仁反介疋壻之父為姻說文壻家女之所因故曰姻也

郊野　音交介疋邑外謂之郊周礼以宅田任近郊之地鄭衆曰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

憤恚　扶忿反憤盛也忿氣充盛也亦滿也盈也恚於季反

商估　舊言霜估或云傷佉亦作餉佉又作儴佉皆梵音輕重聲之訛轉也此云貝或言珂異名耳

不遑　又作偟同胡光反廣雅偟暇也言無閑暇也

究槃荼　或作恭畔荼又作弓槃荼皆一也此云甕形頗似冬瓜也

烏曇跋羅花舊言優曇波羅花或作何雲婆羅花此葉似梨果大如拳其味甜无花而結子亦有花而難值故經中以喻希有者也

何羅怙羅胡古反或言曷羅怙羅此云障月舊言羅睺羅亦作羅吼羅或言羅雲皆訛也言羅怙羅阿脩羅以手障月時生因以名也又言覆障六年在胎為胎所覆也又七年在母腹中一由往業二由現在往業者昔曾作國王制斷獨覺不聽入境獨覺在山七日不得乞食因墮地獄餘報猶七年在母腹中又由現在者瞿夷是懷羅怙羅後太子出家六年苦行方得成道於六年中瞿夷憂惱四大羸弱不能得生至太子成道瞿夷歡喜四大有力方乃得生與阿難同時而生故皆是七年也如來還國七日即度出家也

法祠似茲反介正祠祭也謂以大法施故曰法祠也

烏瑟膩沙女致反或作盟瑟尼沙或

作髆瑟尼沙此云髻案无上依經云頂骨涌起自然成髻是也

第十二卷

師傅方務反傅附也附近也畜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曰傅傅相也

祈請渠衣反廣雅祈求也介疋祈告也

館舍古翫反客舍也周礼五十里有館館有委積以待朝聘之客字從食今亦作舘

臧賕又作贓同作郎反下音求案納受財貨曰臧說文賕以財枉法相謝也蒼頡篇載請曰賕

或嬈又作嬲同五狡反嬈嬲也關中行此音又下狡反江南行此音

或吮食兖似兖二反說文吮嗽也

調謔徒弔反下許虐反謂調弄戲謔也謔亦喜樂也

窣堵波蘇沒反舊言數斗波近是也又作偷婆或作兜婆或言塔婆皆訛也此云廟或言墳皆義譯也

依泊蒲各反泊止也楚辞忽翱翔之焉泊是也今亦謂附舟於岸曰泊也

時縛迦此云能活或言更活舊言時

婁亦作耆婆皆一也

資稸又作蓄同勑六反資財也貨也
蓄積也聚也

羞古文作膳同私由反雜味為羞
方言羞熟也謂熟食也周礼膳夫
掌王之膳羞鄭玄曰羞有滋味者也

仇疋古文逑同渠牛反尒疋仇疋也
相疋耦也

昔綸力均反鈞繳曰綸綸繩也

亭館徒丁反漢家因秦十里一亭亭
留也

纔出在哉反廣雅纔暫也僅也不久也

第十五卷

摩訶諾伽那力謂露身大力神名也

阿末羅磨鉢反舊言菴磨羅果亦作
阿摩勒果其葉似小棗花亦白小
果如胡桃其味酸而且甜可入藥
分經中言如觀掌中者也

三摩呬哆虛利反此云等引謂引諸
功德也

三摩半那欲入定時名三摩鉢底正
在定中名三摩半那也

第十七卷

不訥古文作吶同奴骨反說文訥難
澀也謂遲鈍曰訥也
梗澀加杏反梗强也字林山榆一名
梗有刺如棘也
闢闔古文作鑰同余酌反說文闢闔
下牡也
第十八卷
補特伽羅徒得反此云數取趣言數
數往來諸趣也
詭詐居毀反謂變詐不實也廣雅詭
欺也
制多舊言脂帝浮圖或云支提皆訛
也此云聚相謂累石高以為相也
皆可供養處也或初生成道說法
處也
饕餮古文叨飻二形同他高反下又
作飻同他結反說文饕貪也貪財
曰饕貪食曰餮
第十九卷
能擐胡串反又音公患反國語服兵
擐甲貫達曰擐甲衣甲也左傳擐
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
瑜伽師地以朱反此云相應謂一切

乘境行果等所有諸法皆名相應
師謂觀行人地即十七地也
諒難令作亮同力尚反尒疋諒信也
第二十卷
羯利沙鉢那亦作迦利沙鉢拏聲之
轉也鉢拏此云銅錢十六鉢拏為
一迦利沙鉢拏
蚩責昌夷反小尒疋云蚩戲也廣雅
蚩輕侮也字從古之也
足趾音止字林趾足也釋名云足一
進一止因以為名也
馱都徒餓反謂堅實也則如來體骨
舍利之異名耳
大乘十輪經第一卷
佉羅帝耶山或言佉羅提耶山或云
佉羅帝山皆一也此云驟林山
牟尼仙莫侯反舊言文尼又作茂泥
皆訛也
此云寂靜亦翻名仁又言智者此亦
仙義久在山林修心之屬皆名仙
人義通內外不唯外道也
頻跋羅蒲沫反或作頻婆羅佛本行
經云百恒迦羅名頻婆此數當十

坢也

激輪古狄反流急曰激說文水之邪流急者也

三坢直矯反數名也十億曰坢十坢曰京黃帝筭有三品或十億百億千億也

疫癘營壁反下又作㾊同力制反人病相注曰疫癘釋名云癘病氣流行中人如磨礪傷物也疫役也言有鬼行役役不住也

畢舍遮舊言毗舍闍又作毗舍遮鬼名也餓鬼中勝者也亦言顛狂鬼

羯吒布怛那舊言羯吒富單那此云短臭鬼或言奇臭鬼

豊稔而甚反字林禾熟曰稔稔亦年也皆取一終之名也

臭闍訶洛鬼烏報反此云吸人精氣鬼也

剡魔有作琰魔同以冉反舊名閻磨羅亦作閻羅皆一也此云雙逝羅謂苦樂並受号之爲雙也

讖蒲初蔭反 羯洛轉舌聲 伐折胎列反 萏摩危戍反

帝那上音尼尖反 摘婆竹音反 鄔波烏古反 耽摩

戒鼎反野嫐奴可反剌惹勒葛反下蒻者反諸訑尖許反咴

鵌借音虛㞝反弭鵌弥余反鷖鶂烏奚反鷀鸕慈霜反

襌綻都賀反過綮烏昂反敦祇徒孟反澿盧呼古反

弥李轉舌聲

第二卷

聰喆又作哲悊二形同知列反尒疋

哲智也方言齊魯之間謂智為哲

哲明了也

秉馭今作御同魚據反駕馭也謂指

麾使馬也允言馭者所以驅之也

內之於善也

誙冈武于反說文加言也亦欺也以

惡取善曰誙

瘨癇都賢反下核閒反廣雅瘨狂也

風病也聲類云癇小兒瘨也

乎恕尸預反蒼頡篇恕如也聲類仁

心度物曰恕

所薦租見反尒疋薦進也陳也進上

陳列也

生嫡丁歷反主嫡也字書嫡正也公

羊傳曰立嫡以長者何謂嫡夫人

之子尊无与敵也

玥璠如志反蒼頡篇珠在耳也耳璠

毒珠者也

索訶娑各反舊言娑婆或作娑訶此云堪忍亦言雜會世界也

羯洛迦孫馱舊言拘樓孫此云作用莊嚴也

羯諾迦牟尼舊言拘那含牟尼此云金寂也

獮荔多補篾反舊言薜荔多或作閉黎多皆訛也義是其初餓鬼冣劣者也

讁罸都革反字林讁過責也通俗文罸罪曰讁廣雅罸折伏也

猜貳而棄反貳之言二也介疋貳疑也言有二心皆疑惑也

嚋沓直流反下子辞反嚋語辞發聲也沓嗟嘆之辞也說文沓謀事也

舍羅此云百舌鳥雄鳥也若言舍利雌鳥也

㳙饌說文作籑同仕眷反具食也亦飲食也

乳哺蒲故反哺含食也嚼食也

幽縶又作馽同知立反縶絆也拘執也

亘窮古鄧反詩云亘之秬秠注云亘

遍也亦音也

蘇跋陁羅舊言須跋陁羅此云善賢

蘇刺多盧割反此云善樂樂音五孝反

漠海土瓶反海之别派也如渤澥等也北漠有魚是也

第三卷

豔色又作艶同餘贍反方言秦晉之閒謂美為豔豔亦光也

鸚麦又作鷰同一見反尒疋蕭雀麦郭璞等云即鷰麦也

第四卷

覘覘勑廉反覘謂窺視也覘亦伺候也左傳公使覘之是也

號呴又作吽狗吼三形同呼茍反廣雅呴鳴也嘷也

自挑他羌反聲類挑抉也謂以手抉取物也抉音於穴反

蝎藍婆去謁反舊經云訶羅此言强

肆驢說文作䓐蕚同往行反下古文庚反駿亂也不茂亦古肆𨽥

挂其古文作卦同古賣反廣雅挂懸也

兩脛又作踁同胡定反說文脛脚胻

也胻音下孟反江南呼脛為胻山
東曰胻𢿘敵音丈孟反
捫足莫旵莫本二反聲類云捫摸也
字林捫撫持也
第五卷
寇敵口候反尚書寇賊姦宄范甯集
解曰寇謂群行攻剽者也說文寇
暴也廣雅寇鈔也剽音芳妙反
愚惷丑絳反說文惷愚也蒼頡解詁
云惷愚無所知也亦鈍也
第六卷
嬰纏於盈反嬰猶纏繞也漢書嬰城
固守音義曰以城自繞者也
槈耨說文又作鎒同乃候反除田器
也釋名鎒以鋤嫗耨禾也嫗音火
高反
第七卷
磣毒又作墋同初錦反磣惡毒害也
呵叱齒逸反方言叱呵怒也陳謂之
呵叱亦呵也
舌𪗴又作齡同其蔭反牛舌病也或
作紟非也
吷攝浮舊言吷攝羅亦云隨葉佛此

云種種變現也

懇切古文詎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曰懇懇堅忍也

盧至舊言樓至佛此云可愛樂最後佛也

佛說无垢稱經

第一卷

菴羅衛林舊言菴羅樹園即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仍本為名也言衛者此女昔常守衛看護此林也

澍甘之喻上句二反時雨也謂潤生百穀者也借以喻之

方術胥聿反術法也邑中道曰術術通也言无所不通也

離咕種昌葉反舊言離車子或作栗昌亦作離昌又作律車皆訛也此云仙族王種也

帝夷聽之不聞名曰帝視之不見名曰夷言无聲曰帝無色曰夷也

持髻舊經言螺髻者梵本無螺譯人義立耳

隧級辭醉反下音急攝地通路曰隧隧徑也聲類隧延道也級階次也

棄西域井如此方古井也掘地為隧施安隥級入中取水也舊經言丘井者非當梵名故依本譯也

第二卷

八無暇遐嫁反言此八難之時無有閑暇可修道業也

迦遮末尼舊云迦拓拓音之夜反此云水精也

竚立又作佇同除呂反尒疋佇久也謂久立也

第三卷

得痊七泉反痊除也

病愈古文瘉同史乳反方言差愈也說文愈病瘳也

黿鼉魚袁反下徒多反三蒼黿大鼈也以鼉似蛟而大山海經云江水足鼉郭璞曰似蜥蜴大者長一丈有鱗彩可以為鼓也

第四卷

毗柰耶舊言毗㖿耶亦云毗尼耶皆訛略也此云離行行亦道也謂此行能離惡道也亦翻為滅分得也言謂伏化度者義譯也此有三義

一切截義如十利等功德為此法所切截也二調直義能令身口二業調伏正直也二上勝地義從戒上定乃至上四沙門果地也

鰥寡古頑反釋名云无妻曰鰥無子曰獨言鰥人愁悒不寐目常鰥鰥然如魚眼不閉故字從魚

茵蓐又作鞇同於人反說文車中重席也釋名云文鞇車中所坐者也用虎皮為之有文彩因以下與相連著也三蒼蓐薦也

傍生梵言吉利蘗住尼亦云帝利耶瞿榆泥伽此云傍行舊翻為畜生或言禽獸者分得仍未摠該也

驚悖古文誖同其孛反字林悖心動也說文氣不定也

猜疑古文職猜二形今作倸同麁來反猜亦疑也廣雅懼也

第五卷

詢求私遵反詢問也諮親為詢詢問親戚之議也

師捲又作拳同渠員反指握為捲譬喻也言師之匠物不如捲之執握

者而不說也

第六卷

夷塗弋之反說文夷平也亦常也

捲山林梵言朅達羅舊言佉陁羅南
地多饒此木

恊同又作𢙣叶二形同胡頰反尒疋
恊和也合也亦同也

輕蔑又作懱同莫結反說文懱謂相
輕傷也

解深密經

第一卷

嚞羅緜或作妬羅舊言兜羅緜皆
一也

醍醐徒奚反下戶孤反謂蘇酪之精
醇者也通俗文酪蘇謂之醍醐是也

第二卷

大青梵言摩訶泥羅亦是天帝所用
莊嚴寶也

末羅羯多莫鉢反亦言摩羅伽多綠
色寶也大論云出金翅鳥口邊能
辟諸毒也

毗濕縛藥此云有種種功能藥也

婆羅痆斯拏黠反舊言波羅柰或作

波羅奈斯又作婆羅捺寫皆一也

第五卷

誕生達坦反詩云誕彌厥月傳曰誕
大也

分別緣起經上卷

僂曲力矩反廣雅僂曲也言脊不中
傴僂也

能斷金剛般若經

㩳多林時制反舊言祇陁或云祇洹
皆訛也此云戰勝波斯匿王之子
也當生之日王破賊軍因以名也

對面念念即定也慧也言定慧照境
其猶對面也

抆泯古文㨉同亡粉反廣雅抆拭也
或作捫莫奔莫本二反聲類云捫
摸也兩通

羯利王居謁反舊言迦利王或作迦
藍浮王皆一也此云鬬諍王

鄔波尼煞曇分烏古反又言優波尼
沙陁分此數之極也

菩薩戒本

屬耳之欲反國語怒國人屬耳目於
我韋昭曰屬注也漢書音義曰屬

迸也詩云耳屬於垣是也

劓鼻古文劓同魚器反說文劓決鼻
　也割也謂割去其鼻也

刵耳讓記反廣雅刵截耳也

紛聒公活反謹聒也蒼頡篇聒擾亂
　耳孔也

管御公緩反關主曰管駕馬善曰御

稱讚淨土經

阿泥律陁舊言阿㝹律或云阿㝹樓
　馱此云無滅又云如意往昔曾施
　辟支佛一食人天受樂于今不滅
　所求如意故以名也

阿濕摩揭婆渠謁反或作阿含磨揭
　婆此云石藏或是庿魄

牟娑洛揭婆或言目娑羅伽羅婆此
　云馬腦經論中或云車渠

鶖鷺七由反下盧故反鶖大鳥也其
　羽觧白鷺白鳥即白鷺也

羯羅頻迦舊云迦陵毗伽又作歌羅
　頻伽此云好音聲鳥也

加祐古文閤佑二形同胡救反字林
　祐者助也

佛地經

眇然弥繞反廣雅眇莫也眇遠也遠視眇然寂莫不知邊際也

所都都胡反字林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城郭之成曰都又人之所聚曰都

示教勝軍王經

倡優齒楊反說文倡樂也蒼頡篇倡俳優樂也諧也戲笑也伎也謂樂人所為戲笑以自怡悅也

綺帊又作袙同疋亞反廣雅帊襆也通俗文兩複曰帊也

錦衾祛金反字林衾大被也

駿馬子閏反穆天子傳曰天子駿馬百疋郭璞曰馬之美稱也說文駿馬中良者也

瞑目莫田反說文瞑翕也尒疋翕合也

辟手裨侵反謂舒手附身也廣雅辟除也

曰暴蒲穀反暴曬也說文暴晞乾也字從曰從出從廾從米字意也廾音巨恭反

雨漬在賜反通俗文水浸曰漬漬潤濕也

霜封𤻃龍反封厚也固也亦緘撿之也

筋骨居欣反說文肉之有力者曰筋字從竹

殉利辭俊反蒼頡篇云殉求也廣雅殉營也

如來記法住經

拘尸舊經中或作拘夷那竭又作究施城那者以梵言那伽羅此云城也譯言上茅城者多有好茅故也

秸槁古文𥢶說文作稾同苦道反槁禾秸也

阿輸迦此云无憂或言阿育者訛略也是阿闍世王孫也

訕謗所姦反蒼頡篇云訕誹也廣雅訕謗毀也

六門陁羅尼經

讖謎初蔭反下莫閉反

跋迭徒結反　[illegible]鑠書斫反　達你女履反　阿剌落葛反

般若心經

揭帝渠謁反　莎呵蘇和反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二 大乘論 轉

翻經沙門玄應撰

瑜伽師地論第一卷 大唐新譯

瑜伽羊朱反此譯云相應謂一切乘境行果等所有諸法皆名相應境謂一切所緣境此境與心相應故名境相應行謂一切行此行與理相應故名行相應果謂三乘聖果此果位中諸功德法更相符順故名果相應

師地師謂三乘行者由聞思等次第習行如是瑜伽隨分滿足展轉調化諸衆生故名瑜伽師謂教人以道者之稱也舊經中言觀行人者是也地謂境界所依所依或所攝義是瑜伽師所行境界故名為地即十七地也

嗢拕烏骨反下徒我反舊言鬱陁那訛也此云集總散或言攝散亦云攝施

摩呬虛利反此云等引謂勝定地離沉掉等平等能引也或引平等謂引

諸功德或平等所引謂定前加行
故名能引
俳戲又皆反案俳者樂人所為戲笑
以自怡悅者也三蒼俳嚅也嚅吹
聲也說文俳戲也字從戈虛聲虛
音虛猗反
應訦字詁古文䑛同食尔反謂以舌
取食也
應吮似兗食兗二反說文吮嗽也吮
嗽津液也嗽音所角反
若醒思定思冷二反酒歇也通俗文
醉除曰醒是也
儀路所行為路路亦道也威儀所行
也謂色依香味為路又威儀依心
為路
末摩莫鉢反此云死節身中有此節
也謂若打若摶人即死也
補特伽羅案梵本補此云數特伽此
云趣羅此名取云數取趣謂數數
往来諸趣也舊亦作弗伽羅翻名
為入言捨天陰入人陰捨人陰入
畜生陰道是也經中或作福伽羅
或言富伽羅又作富特伽耶梵音

轉也譯者皆翻為人言六趣通名人也斯謬甚矣人者案梵本云末奴沙舊經名摩㝹沙此云人亦言有意以多思義有智意故名為人也鬼畜无此何得名人斯皆譯者之失也

捫摸　莫奔莫本二反案捫摸謂手執持物也字林捫撫持也

咀沫　又作齟同才与反通俗文咀嚼也三蒼咀噍也又含味也

角力　古文斛同古學反廣疋角量也角試也說文角平斗斛也皆單作角或作捔者此古文粗字音在古反粗略也捔非此用

黑羺　奴溝反埤蒼羺胡羊也通俗文羊卷毛曰羺是也

或晴　又作暒𣦼二形同自盈反聲類云雨止曰晴晴亦星見也

嬉戲　又作僖同虛之反說文僖樂也蒼頡篇嬉笑也

麦畀　書又作顆同口果反或言子或云粒又言皂皆一也皂音逼方俗語耳

宗葉子形反廣疋宗本也葉世也謂
族類繁盛也詩云本支百世是也
鍵南巨偃反舊云伽訶那此云堅厚
至第四七日內團方堅實也
黑黶於減反字林黶深黑也言形色
黶黑也
讌會又作宴燕二形同於薦反讌飲
也樂也小會也
粟稗蒲懈反謂草之似穀者也
蹎僵又作傎蹎二形同都田反下居良
反傎倒也僵偃也謂反倒偃卧也
殆盡徒改反殆近也幾也幾邇近也
幾音渠機反
殞沒于愍反聲類殞沒也古今語耳
銳利羊稅反廣疋銳利也說文銳芒
也言利如芒也
一磔古文厇同知格反通俗文張申
曰磔廣疋磔張也開也
枯槁古文稾說文作槀同苦道反槁
木枯也
激注經歷反流急曰激說文水流凝
邪急激也
風飈又作飆同比遙反暴風也回風

從下上者也

衝薄補莫反溥迫也相迫近也

頞胝竹遲反梵言塞頞胝迦此云水玉或云白珠舊言頞梨是也大論云此寶出山石窟中過千年氷化為頞梨珠案西域暑熱无氷極饒此物非氷所化但石之類耳

吒迦字林丁格反又竹格反山名也此无會釋所以仍存本名

羯達去謁反此云播山木此山多饒此木故以名也

醫羅葉一奚反樹名也舊經律中作伊羅葉訛也

重級羈立反級次也謂階之等次曰級也

遊幸胡耿反幸遇也言人君所至皆被德澤故曰幸也

牝象脾盡脾死二反說文牝畜母也

嗺也

派流普懈反分流也說文水之邪流別也廣疋水自汾出名派

兜伽其州反譯云天堂來以彼外書見高處出謂從天來也案佛經而

此河從无熱惱池東面象口出流入東海舊云恒河亦言恒伽河或作恒加迦河皆訛也

循其似均反說文循行也尒疋循自也自猶從也案此亦與巡字同

設拉郎沓反樹名也如皂莢樹類而角甚長橐中有絮如緜名妬羅緜堪以為衣者也

秔稻俗作粳同加衡反不粘稻也江南呼粳為秈音仙方言也

无𥢶又作麧同痕入聲一音胡結反堅米也謂米之堅粳舂擣不破者也今關中謂麦屑堅者為麧頭亦此也江南呼為麷子音徒革反

顧眄眠見反說文眄邪視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曰眄

遞相古文遆同徒礼反尒疋遞迭也郭璞曰謂更易也方言遞代也迭音徒結反

訶呰古文呰𠮟二形同子尒反鄭玄注礼記云口毀曰呰說文呰訶也

司契胥鼈反下口計反廣雅司主也說文契大約也字從大

婆羅門此言訖略也應云婆羅欲本
拏亦言婆羅賀摩拏此義言承習
梵天法者其人種類自云從梵天口
生四姓中勝故獨取梵名唯五天
竺有諸國即无經中梵志亦此名
也正言靜胤言是梵天之苗胤
呼刺落葛反亦言牟呼栗多梵音轉
也舊名摩睺多
發憤扶忿反憤盛也怒氣充盛也說
文憤滿也盈也
破瞉又作瞉同口角反吴會間音哭
卵外堅也案凡物皮皆曰瞉
剖胎普厚反剖猶破也蒼頡篇剖分拼也
豐稔而審反字林稔穀熟也
官僚又作寮同力彫反同官為僚尔
疋寮官也
邸肆丁礼反下相利反邸謂市中坐賣
舍也肆陳也所以陳貨鬻之物於
邸也肆亦列也謂列其貨賄於市也
迫愶虚業反謂以威力相恐懼也亦
言愶赫或云恐愶皆一也
近事梵言鄔波索迦此云近事謂親
近三寶而奉事也

耄熟　古文𦒟耄二形今作秏同莫報反礼記八十曰耄鄭玄曰耄惛也亦乱也忘也老熟即惛乱多忘也

牧牛　莫禄亡福二反三蒼牧養也方言牧飤也

補盧沙　舊言富樓沙此云士夫或云丈夫談體也補盧衫所作士補盧崽拏所皆反下女加能作士

摘盧沙邪　所為士補盧沙須都我反所從士補盧𥷦沙所屬士補盧鏺所戒反所依士此聲明中七轉呼召聲也

驚駭　下駭反蒼頡篇駭驚也廣足駭驚起也

流轉　梵言僧娑洛此云流轉謂於六趣循環往来不絶也若言生死者案梵言繕摩此云生来剌諵此云死語之别也故以本名諵音女咸反

雜糅　女救反今以異色物相参曰糅糅亦雜也說文糅雜飯也

渾濁　胡昆胡衮二反渾乱也亦水流聲也

第三卷

分析 思歷反析分破也字從斤分木為析字意也今俗作拆皆從斥

池沼 之遶反說文沼小池也

孔隙 丘逆反說文隙壁際孔也廣雅隙裂也字從𨸏從白上下小也

有瞚 列子作瞬同尸閏反說文瞚目開閉數搖也

八罒 纂文作剛古浪反大鼓也

都曇 徒南反小鼓也

窣堵魯迦香 蘇骨反下都古反舊經中兜樓婆香是

龍腦香 梵云西域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亦別初採既濕尚未有香木乾之後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狀若雲母色如氷雪此謂龍腦香也

麝香 神夜反又音石形如小麋臍有香也

素泣謎 迷細反香名也此無正翻故存本耳

嚏洟 古文鮷同勑計反三蒼洟鼻液也

蔬菜 所於反凡可食之菜通名曰蔬字林蔬菜也

暴乾 蒲穀反小尔足暴曬乾也字從

曰從出從廾米字意也廾巨恭反

拱手也

休愈許由反下臾乳反廣疋休善慶

也愈𧷤益也

盪滌古文潒同徒朗反下徒的反通

俗文滌器謂之盪滌

搦觸又作㲉同女革女卓二反搦執

捉也說文搦按也

儒童而朱反儒柔善也童幼少也舊言

摩納或云摩䊳婆譯云年少或言

年少淨行近是也

第四卷

一皰彭孝反𤸷皰也說文面生熱氣

曰皰也今取此義

嘁嘶詀呼咼反次陟𨪐反下竹咸反

地獄苦聲也因聲爲名

郝郝允呼各反寒戰聲也亦因聲爲

名

匱之渠愧反少財曰匱暫无名曰之

詩云孝子不匱匱竭也人多不解

作匱字

欻然呼勿反蒼頡篇欻猝起也欻忽

也猝音麁骨反

繩拼補萌反謂彈繩墨曰拼江南名
抨音普庚反
若斵都角反鑿也說文斵斫也又補
治曰斵鑿音慙
若剜烏官反謂十削曰剜挑中心也
纔入在灰反廣雅纔暫也三蒼纔微
也劣也僅也
鐵丳初眼反字苑云謂以鐵貫肉炙
之曰丳
椎棒直追反蒼頡篇椎用打物者也
字從木也
或築古文篤同陟六反說文築擣也
廣疋築剌也
兩髀補莫反肩髀也或有作膊普莫
反膊物令薄也膊非今用
皺攝側救反下之涉反又音輒今攝
疊物及裙攝皆作此
鐵鉆奇廉反鉆謂鑷取物也通俗文
鍛具曰鉆鉆持也或作鉗束人頸
鐵也非今所用也
洋銅以凉反謂炙之消爛洋洋然也
三蒼洋大水也
煻煨徒郎反下烏迴反通俗文熱灰

謂之煻煨
爔炸吒俱吏反此云糞屎虫有棠如
針亦名針口虫穿骨食髓者也
黑蟹黧力奚反通俗文斑黑曰黧字林
黃黑也
攎掣又作摣同側加反下充世反釋
名云攎叉也謂五指俱往叉取也
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
吞脊又作呂同力舉反脊亦脊也說
文呂脊骨也太岳為禹臣委如心
呂因封呂侯也
鑯紫今作㖑又作觜觜同子累反廣疋
紫口也字書紫鳥喙也或有作嶲𢸥
諸書史元如此字唯傳𧙃七激詩
云嶲埴欽泉作此字音與吮同似
兖反
探啄他合反說文遠取曰探探取也
下丁角反鳥食也啄齧也
卷縮聲類云此亦攣字同奇員反詩
云有卷者阿傳曰卷曲也
皰潰古文殨同胡對反蒼頡篇旁決
也說文潰漏也
㷔炭則才反釋名云火所燒餘木曰

哭哭亦𡚒也音似刃反

飲尿又作𡱁同乃予反字林尿小便也

淋漏力金反三蒼淋漉水下也淋瀝也

𢤱慄思勇反下力質反謂怵懼戰慄

也慄亦憂慼也

蘇陁味舊經中作須陁飯此云天甘

露食也

將化又作𤏉同子兩反小尒疋云𤏉

率勸勸也又成也助也

奮戈方問反廣雅奮振也謂揮振也

字從大從隹從田

揮刃許歸反說文揮奮也振訶也廣

疋揮動也

綺鈿徒堅反字略云鈿金花也

車輅本作路同力故反白虎通曰名

車為路者言所以步之於路也或曰

路者正也人君之正車也詩注云

人君之車曰輅是也

輦輿力展反下羊署羊如二反輦人挽

車也今王者所乘也車无輪曰輿

亦䡟稱車曰輿

耳璫都堂反釋名云穿耳施珠曰璫

本出西戎

而穫胡郭反草曰刈穀曰穫詩云十
月穫稻是也今皆通語也
宏壯胡萌反亦定宏壯大也宏亦屋
深響寛容含物也
繪車胡憒反雜色也論語繪事後素
鄭玄曰繪畫也尚書山龍華蟲曰
繪孔安國曰繪會也會合五采也
舊經中言種種車園也
鼓譟公戶反下先到反鼓動也譟讙
鳴也雷呼曰譟家語云萊人鼓譟
刼定公是也
談謔許瘧反尒疋戲謔也謂相調戲
也謔亦喜樂也

第五卷

不繞乃了反說文嬈擾戲也三蒼嬈
弄也
羇遊居儀反廣疋寄旅羇客也寄
音犄

第七卷

颯然桒合反疾也颯颯風吹木葉落
聲也廣疋颯颯風也
祠祀似滋反下徐理反尒疋祠祭也
天祭也祀地祭也

體胤與振反尔疋胤繼嗣也説文子孫相承續曰胤

薄蝕補莫反下神軄反漢書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曰薄虧毀曰蝕釋名云日月虧曰蝕稍稍侵毀如虫食草木葉也

餉佉或云霜佉或作儴佉又作勝佉皆梵音輕重也云貝亦言珂異名耳

所祈巨衣反字林祈求福也尔疋祈告也叫也祈祭者叫呼而告請事也

第八卷

流軛又作輗同於革反軛槅也謂豎牛領者也

据多居運反此有二義一云蟻子二云蟻卵既合兩義故宜本名

饕餮他勞反下又作飻同他結反案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殺積不知紀極人民謂之饕餮杜預曰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罰黜又作絀同恥律反小罪曰罰廣疋黜去也去放也退也

雜猓烏罪反猓惡也字林猓衆也衆

雜乱也

第九卷

慁造在老反廣疋造成也謂慁成此事者也

酷異古文嚳焅俈三形同口木反說文酷急也甚也謂暴虐也

罝罨姉邪反罨網曰罝罝遮也遮取兔也

卜羯婆居謁反又作補羯婆聲之轉也謂除糞擔死尸等鄙賤種類也

馳騁直知反下丑領反廣疋馳奔也騁走也

第十卷

黑黶於琰反謂面黑子也說文中黑也

傴曲紆府反通俗文曲脊謂之傴僂傴亦曲也

喘嗽昌兗反氣急也下蘇豆反說文嗽逆氣也

僂前力主反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府身俯曲也

尩羸烏皇反尩弱也通俗文短小曰尩尩小也

第十一卷

歡娛字詁古文虞今作娛同疑區反說文娛樂也書中虞樂皆作虞

猶豫翼周反下以庶反說文隴西謂犬子為猶猶性多豫在人前故不决者皆謂之猶豫又尒疋云猶如麂善登木健上樹也

猜度古文䝟猜二形今作倸同麁來反猜疑也下徒各反度測量也

笑睇徒計反礼記不能睇視鄭玄曰睇傾視也方言陳楚之閒謂眄曰睇纂文云顧視曰睇

啞啞乙白反字林笑聲也易云笑語啞啞是

器仗祛冀反下治亮反漢書制器械之器應劭曰内盛曰器外盛曰械一曰無盛曰器仗兵器也五刃揔名兵人所執持曰仗

憒丙公對反下女孝反說文憒乱也韻集丙猥也猥衆也丙從市從人字意也或作鬧俗字也

懇到口很反通俗文至誠曰懇懇亦堅忍也到至也至極也苦也

陿小又作狹同胡夾反說文陿隘也不廣大之名也

第十二卷

尺鷃又作鴳同烏諫反鷃雀也亦名鴽鷃一名鳸蓁文云開內以鷃爲鷃爛堆也案鷃長唯尺即以名焉一作斥小澤也

蚌蛤蒲講反下古合反出珠白好者也字林燕雀所化也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也

浴摶徒官反通俗文手團曰摶言可團圓也案西域國俗澡浴初訖碎以諸果或藥用蘇爲摶將摩拭身令其潤滑及去風等故名浴摶

嗢鉢羅烏没反此云黛花舊言優鉢羅或作漚鉢羅皆訛也

呵叱齒逸反方言呵怒也陳謙謂之呵叱亦呵也礼記尊客之前不叱狗是也

荏苒而甚反下而琰反謂儵忽須臾也

第十三卷

宴坐石經爲古文燕一見反說文宴安也謂安息也

陶練徒刀反言功之多也陶謂作瓦器也練謂消鎔也

潤洽又作霑同故夾反說文洽霑也
三蒼洽遍徹也
怛纜都達反下力暫反舊言脩多羅
或作修妬路此云綫也

第十五卷

倡女齒揚反倡孀放蕩也說文倡樂也
不愻蘇寸反字林愻順也謙也恭也
賢哲胡堅反士之美稱也又多才也
賢士堅明故從貝又賢者國之寶
用寶貝同故從貝字意也下又作
喆同知列反尒疋哲知也方言齊
宋之間謂知為哲哲謂照了也
目眩古文迿同胡遍胡麵二反字林
眩亂也或惑也三蒼視不明也
角摯妃封反又音封今有此牛形小
髆上有摯是也
嘶聲又作誓同蘇奚反說文嘶悲聲
也方言嘶噎也聲散也
哮吼古文虓同呼交呼校二反說文
虎鳴也一曰師子大怒聲也下古
文呴吽二形今作狗又作吼同呼
狗反聲類吽嗥也
咆勃蒲交反下蒲沒反說文咆嗥呴

之勃瞋怒也
蹎蹷丁賢反下又作蹶同居月反說文蹎走頓也廣疋傎倒也蹎蹷猶頓仆也
祿位盧屋反祿福也案古者人无耕稼多食野廬在朝之人闕於田獵宮賜以物當於廬處後人因之謂為食廬變廬為祿者取其神福之義也
敦肅古文惇同都混反說文惇厚也肅嚴也謂嚴整之皃也亦敬也
謇吃古文讓謇二形今作蹇同居展反下居乞反方言謇吃楚語也謇難也吃重言也
儳速倉陷仕鑒二反非次而言也札記長者不及无儳言是也儳亦暫也字從人或有作嚵才冉反小飲也嚵非此用
竦肩古文竦㩳 慫三形今作聳同須奉所項二反廣疋聳上也
根栽則來反謂草木植曰栽謂木棒可栽種者也
防郍扶放反此謂女工刺繡裁縫等

義也

第十六卷

黑說大說謂若佛及弟子所說惡法名為黑說所說善法名為大說又四果人及獨覺菩薩等所說名為黑說若佛所說名為大說

燬之又作㷄𤈦二形同麾詭反齊謂火為燬燬方俗異名也

亭邏徒丁反下力賀反漢家因秦十里一亭亭留也邏謂式屬也遊兵以禦寇者韻略云邏亦循行非違也

親眤又作暱同女乙反尔疋眤近也又亟也親眤者數相近也

第十七卷

詭現居毀反詭誑也不實也廣疋詭隨惡也亦欺也

愆尤禹留反案尤亦愆也尤過也

音燭朱欲反蒼頡篇燭照也然火為照也

諧耦胡皆反下吳口反廣疋諧和也耦合也

身康苦郎反康謂无疾病也安也樂

也亦靜也
所惠胡桂反周礼施其惠鄭玄曰賙衣食曰惠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說文惠仁也愛也
便臻側陳反尓疋臻至也

第十八卷

擅名市戰反說文擅專也
諸瞿随舊經中作尼拘随或言尼俱盧随亦作尼俱律又作尼俱類皆訛也舊譯云无節或言從廣
摩迦亦言摩曾迦舊經中作摩樓迦此亦藤類蔓生纏繞樹至死者也
凶猾又作猾同許顒反下胡刮反廣疋凶惡也字書猾狡黠也方言凢小兒多詐或謂之猾
抄虜力古反漢書生得曰虜斬首曰獲戰而俘獲也虜掠奪取也
窺窬丘規反下又作闚同弋朱反說文窺小視也
楚撻初呂反一名荊漢書陸賈曰秦莊王名楚故改為荊遂行於世撻擊也楚撻人即痛因名楚痛
傭人與恭反謂常 慵短者也心不節

慎口元法言惡人為友也

克伏又作尅同口得反字林克能也
尔疋克勝也

第十九卷

制多舊言支提或言支帝皆一也此云
可供養處謂佛初生成道轉法輪及
涅槃處皆應供養恭敬生諸福也

為墉又作鄘牖二形同庚鍾反尔疋
牆謂之墉城亦謂之墉也

繩絍又作紝同女心反謂牆繩也本
摟上縷也

腥臊又作鮏同先丁反下桒刀反腥
臊臭也通俗文魚臭曰腥豭臭曰
臊豭音加

翱翔五高反迴飛也飛而不動曰翔
釋名翱遨也言遨遊也

毆擊於口反說文毆擊也字從殳

淪墜力均反廣疋淪沉沒也

左道資可反左下也上在右也不便
也礼記執左道以乱衆鄭玄曰左
道若巫蠱及俗禁也

衰僅又作勤同渠鎮反字林僅財能
也僅亦劣也

波羅延謂西域邑落名也阿氏多弥勒字也或作阿嗜多此云无勝謂无人能勝也舊言阿逸多訛也

所蠚呵各反字林蠚虫行毒也廣疋蠚蛆毒痛也

第二十卷

達須謂此等人微識佛法不能堅固修行也

蔑戾車莫結反下力計反舊言弥戾車此云樂垢穢人此等全不識佛法也

頑嚚吴鰥反下魚巾反廣疋頑鈍也三蒼嚚悪也

阿遮利耶此云軌範師舊經中或言阿祇利或作阿闍梨義譯云正行或云於善法中教授令知名阿闍梨也

談話古文䛡譮誠三形同胡快反合會善言也

躁動又作趮同祖到反躁謂擾動不安靜也

溉灌歌賚反說文溉灌也灌注也

第二十一卷

㝢宇又作寓二形同于甫反屋宇也
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
也今謂在家如屋中處恒被塵汙
不得安靜也

僧伽胝䏶尸反此云合或言重謂割
之合成又重作也舊經律中作僧
伽梨或作僧伽致皆訛也

林藪桒苟反平地蘩木曰林澤无水
曰藪

嚴酢魚劒反酢之甚者曰嚴

第二十二卷

卉木虛謂反百草之揔名也方言東
越揚州之間名草曰卉

姝妙充朱反說文姝好也色美也方
言趙魏燕代之間謂好爲姝

欝烝於物反下之勝之升二反尒疋
欝盛氣也說文烝火氣上行也謂
熱氣烝出上升也

飃颻余尚余章二反謂風所飛揚也

芬馥敷云反下扶福反芬香和調也
馥香氣也

殀逝又作夭同於矯反說文殀屈也
廣疋云夭折也釋名云少壯而死

曰夭如取物中夭折也不盡天年謂之夭取其義也逝往也

㤺𢣪規由反㤺𢣪曰𢣪𢣪對也尒疋𢣪疋也㤺之疋也

㴥㾬力奚反尒疋㴥㾬丞多衆也

第二十三卷

呀㰦許牙反下蘇豆反上氣病甚曰呀字從口也

噦噎又作𠼞同於越反下一結反通俗文氣逆曰噦塞喉曰噎

癲癇又作瘨同都賢反下核閒反廣疋狂也風病也聲類云癇小兒瘨也

陰㿉徒雷反陰腫病也釋名云下重曰㿉也

俱師又作率同所律反字略云將師也師行也謂將領行也

矟矛鹿𤔡反矟擲也下又作𢦔鉾二形同莫侯反說文矛長二丈也

及鎔以鍾反江南行此音謂鎔鑄銷洋也

油糖又作餹同徒郎反餳餹也沙糖也煎甘蔗汁作之餳似盈反

葅鮓側於反下莊疋反酢淹菜為葅

嶻㠜𤖼爲鮓周礼供五齍七葅鄭
玄曰細切爲虀全物若牒爲葅中
國比言虀江南悉名葅牒音治輙
反或作𦯓子餘反誤也
柏𪎚普陌反下渠六反三蒼云毛丸
可戲者也
拓石古文𢪛拓二形今作㧊同他各反
攘臂而羊反攘除也謂除衣袖出臂也
扼捥又作搤同於責反說文搤把持
也史記天下之士莫不扼捥以言
是也
擊𨦟古歷反謂以長入短𨦟相擊也
伏弩扶福反隱伏而發也漢書高祖
中匈而言足指是也
控弦苦貢反小尒疋控引挽也說文
奕厥名引弓曰控弦
投輪投擲也西國多用此戰輪形如
此閙𥟖㩜繞輪施鐵輻如𦶇䔢鋒
𢭏銳利以繩𦆸之用擲戰象或頭
或鼻中即破㫁也
第二十四卷
勇悍胡旦反廣疋勇悍杲敢也說文
捍勇有力也悍傑也

施㥣虗㒓反蒼頡篇云布帛張車上
為㥣也
房穗又作采同辭醉反房居也言子
居其中也穗說文禾成秀人所收
者曰穗也

第二十五卷

耐搥奴代反下直追反三蒼耐忍也
搥打也
磣毒又作墋同初錦反又墋惡也通俗
文沙土入食中曰墋
堅勁居盛反字林勁强也字從力
詰難去一反廣雅詰責問也
蛆螫知列反下舒亦反關西行此音
又呼各反山東行此音蛆東西通
語也說文皆虫行毒廣疋蛆痛也
嚻譁古文嚻同許驕反嚻諠也諠譁
不靜也亦聲也
乞匃古賴反又音蓋蒼頡篇乞行請
求也字從人從亡言人亡財物則
求匃字意也
盲瞽公戶反无目謂之瞽釋名云瞽
眠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砂磧清石反三蒼磧水中沙灘也灘

音他難反說文水渚有石曰磧水
淺石見者也

振恤古文㡿振二形同儲胤反小尒
疋振振拯也說文振舉也下又作
卹同私聿反說文恤收也憂也振
恤憂貧也

拯援禹眷反助也謂依攥護助之言也

生色可染生色即金也言生使黃色
不可變改也可染即銀也言色可
染變故云可染也

持毳充芮反字林細毛也狩細毛
亦曰毳也

坰野公營反尒疋邑外謂之郊郊外
謂之牧牧外謂之林林外
外謂之坰坰無里數設百里之國
邑五者之界也

若擘補革反擘裂也廣疋擘分也

婬佚三蒼亦作逸字同與一反蒼頡篇
佚蕩也樂也

九百扶嚴反三蒼數之捴名也廣疋
九總皆也

第二十六卷

小札側黠反三蒼柿札也今江南謂

斫削木片爲柹閑中謂之札或曰
柹札柹音敷廢反
鬖層洛登反下徂曾反謂形色㥶烈也
㥶烈倉感反下力折反說文憯憂貞
也烈猛盛也
悖悪古文誖㪍二形同蒲没補潰二
反廣疋㪍乱也逆也
聦敏眉殞反敏達也廣疋敏㨗疾也
聦先知也察也聽必徹也
嘲調又作啁同竹包反下徒弔反三
蒼啁調也謂相調戲也
頡𩠐代多賢結反此言遇時又云室
星則北方宿也栢之得子仍以名
焉坐禪第一者是也舊言梨波多
或云梨婆多皆訛也
㥜怕徒濫反下普白反廣疋㥜怕寂
寞也亦恬靜也
髖骨又作臗同苦桓苦昆二反埤蒼
髖尻也髀上也
肋骨力得反說文肋脅骨也字從肉
或作勒非體也
領輪胡感反領頷車也言骨圓如輪也
齒𩢺莫班反言齒形行列狀如花鬘

因以名也

第二十七卷

筋脈居銀居欣二反下亡尼反說文肉之力曰筋或作肕俗字体

鑽燧祖桓反下又作隧鐆同辞醉反火母也論語鑽燧各異木也世本造火者燧人因以名也

或榛仕巾反廣疋木藂生曰榛草藂生曰薄也

或渚之與反尒疋小洲曰渚言四方有水中央獨高可居者曰渚

畢鉢羅風言風著人身斑駁如畢鉢形者也

毗濕婆風又言毗濕波風此譯云不巧風也

吠藍婆風舊經中或作毗嵐婆或作鞞藍亦作隨藍又作旋藍皆梵之楚夏耳此云迅猛風

聡俊又作儁同子閏反絶異也王逸注楚辞云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傑

第三十卷

稻稈又作秆同公但反字林禾莖也

[illegible]反下千餘反通俗文肉中

蟲謂之胆字從肉

第三十一卷

學㨾翼尚反規摸曰㨾近字也舊皆
作像戒像也今不復行

第三十二卷

灩溢以舟反下與一反案灩溢謂器
盛物盈滿

諸維翼隹反廣疋維隅也淮南子云
天有四維是也

隊塹胡刀反釋名城下道也隊翱也
都邑之内所翱翔祖駕處也

郅波尼煞曇分舊經中作優波尼沙
陁分謂數之極也

蔓莚亡怨反下餘戰反蔓莚謂連緜
不絶長无極也

窯室餘招反通俗文燒瓦竈曰窯

至向許亮反說文向北出牖也

喉筒徒東反三蒼竹管也今言喉如
筒喻名也

燒燼又作𤇈同似進反說文火之餘
木曰燼即火糟也

眇漭亡紹反下莫朗反眇漭廣大也
亦深遠也

刖足古文跀踂二形同魚厥五刮二反刖斷足也

劓鼻古文劓同魚器反字林劓割鼻也

槖袋埤蒼作𩏂又作排同蒲戒反鍜家用吹火令熾者也

第三十三卷

垣城于煩反四周牆也釋名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援衛也

迄至虛訖反尒疋至也方俗語耳

諠譟古文作吅又作讙同虛袁反廣疋諠鳴也亦聲也下桑到反說文譟擾耳孔也聲類譟群呼煩擾也

激湍古歷反下土桓反激邪流急也說文湍疾瀨也淺水流沙上曰湍

貪婪又作惏惏二形同力南反韓示貪也楚辭衆皆競進而貪惏王逸曰愛財曰貪愛食曰惏

第三十四卷

乾曝又作暴同蒲卜反通俗文欲燥曰曝曬微乾也

騗騎疋扇反纂文謂躍上馬也

蹮跼桒貪反下渠玉反埤蒼蹮跼不伸也

霡霂音脉木尒疋小雨謂之霡霂今
　流汗似之也

把折父美反下耻格反把毀也擾也折分裂也

翡翡鳥孔反下芬尾反翡羽赤色鳥也翡

　樹木藂生也

巉巖仕咸反虞㕓反巉巖高也

河瀆徒木反尒疋水注澮曰瀆邑中溝
　曰瀆

醴水力體反醴甜美也言其水甘如醴
　酒可以養老可以愈患者也

珣利辞後反著韻篇珣求也亦營也

關鍵又作闥揵二形同奇蹇反鍵牡管
　鑰牡也方言陳楚曰鍵關中曰鑰

伊師迦山名也言此山高聳喻我慢也

第三十六卷

對殺斗既反說文殺有決也煞敵爲
　果致果爲殺

甲胄古文軸同除救反說文胄兜鍪也

散他迦多衍那迦多姓也衍那子也
　散他標別其類也舊經論中作訕
　大迦旃延或作珊陁迦旃延皆訛也

第三十七卷

達羅弭荼呪呪名弭音亡尒反

鸝黃又作鵹鶩同力貲反方言倉庚自關西而謂之鸝黃或謂黃鳥或謂之楚雀異名也

不殫 多安反無餘曰殫廣疋殫盡也

而隕 于愍反尒疋隕墜落也說文隕從高而下也

第三十八卷

鼷鼠胡鷄反說文小鼠也尒疋鼷鼠郭璞曰有螫毒也食人及鳥獸雖至盡而不知亦不痛今謂之甘口鼠

聆音力丁反蒼頡篇聆聽也耳所聽曰聆也

詁訓古文作詁今故同姑護反又音古說文詁訓古言也訓道也釋也

師拳又作捲同渠員反指握為拳辟喻也言師之匠物不如拳之執握悉而不說也

係念古文繼繫二形同古帝反說文係絜束也亦相嗣也

第三十九卷

媒媾莫來反下古豆反媒謀也謀合異姓使相成也白虎通曰媾厚也重疊曰媾

罩羅　古文罩䍦二形同竹校反捕魚籠也

罝弶　渠向反字書施罥於道曰弶其形如弓者也或作搱俗字也

饞嗜　仕咸反不廉也下又作睹䭲二形同視利反說文嗜欲意也貪无厭也

乳哺　蒲路反哺含食也謂口中嚼食也哺飤也

曉諭　又作諭同史句反三蒼諭譬諫也諭亦曉也論語君子諭於義是也

撓濁　乃飽乃校二反說文撓擾也又曰撓乱也

赧愧　女盞反小尒疋面慙曰赧方言自愧而見上謂之赧字從皮赤意也

自揆　渠癸反尒疋揆度也謂商度也

樹循　時注反廣疋樹立也九置立皆曰樹也

供贍　聲類作饍同時焰反字書贍足也音子喻反供足也亦助也

衒賣　古文衙同胡麪公縣二反說文行且賣也廣疋衒詃也

蓄積　又作稸同耻六反廣疋蓄聚也

亦積也

稍䓛（㕣）厺（去）反下以職反說文麦莖也

䓛穀麦䓛也

第四十卷

啓道又作启同苦礼反說文启開也

道導引也

撝義又作麾同虚皮反韋昭曰麾謂

手之指也

訶棄古文抲今作何同胡我反又胡

歌反小尒疋何揭擔也謂擔負也

正延以旃反

止憩又作惕㵣二形同却厲反尒疋

憩息也止之息也

蚩誚充之反三蒼蚩輕侮也小尒疋

蚩㦄也下才笑反誚謂嬈弄譏責

也呵也

讟冲說文作盅同除隆反字書冲虚也

巨力其吕反字林巨大也方言齊宋

之閒謂大曰巨說文巨大又作鉅

第四十一卷

遮遏古文閼同於曷反尒疋遏止也

謂逆𥚥止為遏遏亦遮也

牽堵波蘇没反下都古反此云廟或

云墳義翻也或云大聚或言衆相謂壘石等高以為相也舊經論中或作蘇偷婆或作藪斗波或作兠波或云偷婆亦作塔婆皆訛略也

宰官 祖殆反聲類云宰治也謂治邑吏也廣疋宰剬也謂制事者也

諠譁 虛元反下呼瓜反三蒼諠言語詾詾也譁言語澆澆也詾音徒刀反

紛聒 敷雲反下公活反紛乱也聒諠語也蒼頡篇聒擾耳孔也

儱戾 或作籠同祿公反下三蒼作傢同力計反佷戾也謂佷戾對强也

綜集 子送反綜習也三蒼綜理經者也謂撲縷持絲交者也

第四十二卷

同齡 又作軨同歷經反字林年齒也札記古者謂年為齡人壽之數也

擕從 胡閨反廣疋擕提挈也謂提持也漢書孟康曰擕連也亦挈將行也

擐甲 胡慣工患二反左傳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國語服兵擐甲賈逵曰擐衣甲也

第四十三卷

泯一弥忍反尔疋泯盡也廣疋泯絕滅也

傘蓋又作繖同先岸反謂張帛爲行路以自覆者也下先㬰反鑿腹令空膺足者也

法滇莫經反說文小雨溟溟也莊子南溟天池也

第四十四卷

璩珋巨於反字書玉名也耳璩也珋辟珋也

儲器直於反儲貯也偫也謂畜物以爲偫曰儲也

藻飾祖老反水草之有文者畫藻菜於衣以爲服章也

格量加額反蒼頡篇格量度也

不㡿齒亦反捐㡿也漢書音義曰㡿不用也說文㡿卻屋也廣疋㡿推也

不譴去戰反蒼頡篇譴訶也廣疋譴怒也說文譴謫問也

第四十五卷

闠閬胡閬反下胡對反說文闠闠市門也

第四十六卷

曩昔奴朗反尒疋曩久也猶往久古昔也

第四十八卷

摩娑羅或作謨薩羅或作摩娑羅亦作目娑羅梵言訛轉也此云馬腦案此寶或色如馬腦因以為名也

廁填古文寘同徒堅反三蒼廁雜也間雜也廣疋填塞也亦滿也或作鈿非此用也

侵掠又作剠同力尚反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謂強奪取也

第四十九卷

醫泥耶蹲烏奚反下市兗反鹿王名也舊經中伊泥延又作因尼延亦作咿尼延皆一也咿音一賢反

勢峯謂陰莖也舊言馬陰藏相是也

羯羅頻迦或作歌羅頻伽或作加羅毗迦亦作迦陵頻伽皆梵音輕重聲之訛轉也此云好聲鳥也

烏瑟膩沙又作嗢瑟尼沙或言欝尼沙此言髻謂頂骨涌起自然成髻也

髀股又作骽同公戶反說文股髀也

釋名股固也爲强固也

兩髕徒昆反曉肉高厚者也廣疋髖

豚也髖音苦昆反

髖臚呂於反臚腹也釋名云腹前曰臚

齷腭丘魚反下又作齶同五各反齶

居也齒所居也腭邊内上下肉垠

咢也垠音語巾反

鐲除占玄反方言南楚疾愈謂之鐲

郭璞曰鐲除也方俗語異耳

肴饌胡刀胡交二反下仕眷反廣疋

肴肉也亦菹也說文饌備具食也

謂飲食也

獷戾古猛反漢書音康注云獷强也

戾很也字從犬

婆羅痆斯女黠反或云婆羅㮈斯又

作波羅奈同一也舊譯云江遶城

第五十卷

誡勗古𩀱反下許玉反誡警勑也亦

偹也方言齊魯謂勉爲勗勵也

輕縠胡木反似羅而疏似紗而密古

有𠋫縠霧縠言細如霧也

第五十二卷

焚燎古文炃熿二形同扶雲反下又作

燎同力照反說文焚燒田也字從火燒林意也燎放火也火田爲燎

焰飈俾遥反小火也又作熛說文飛火也蒼頡逬火曰熛也

第五十三卷

塗冠古翫反謂冠著花爲冠也

赫奕餘亦反廣疋赫明也奕盛也謂光明昱曜也字從大

第五十五卷

愚魯力古反論語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

第五十六卷

惡叉聚惡叉樹名其子形如無食子彼國多聚以賣之如此間杏人故以喻也

安繕那市戰反舊言安禪那此云眼藥也

耳輪彼國王等或用金銀作此耳輪形如鉾支著耳埵中用以裝飾故名耳輪也舊經言耳渠者應是也

魯達羅天此云暴惡自在天之別名也

毗瑟笯天奴故反舊云毗搜紐或言毗紐皆訛也此當幻惑義是伐數

天別名也舊言婆藪天也

世主天此梵天之異名也

第五十八卷

㩜搦又作㳙同子札反廣疋㩜漉也

謂手搦出汁也

狼耆巨夷反此云癡虫謂狩畜也家

語云食草者恩是也

歧路古文蹊跂二形同渠宜反尒疋

道二達謂之歧釋名物兩為歧此

道似之也

輪圍于非反山名也我謁高大故以

喻焉

第五十九卷

厭禱於冉反下都道反字苑厭眠内

不祥也山東音於葉反說文告事

求神曰禱禱請也請於鬼神也

尸半尸此是呪法西國有此謂呪於

死尸令起煞人半尸者呪令起坐

令起尸鬼煞人故半尸

第六十卷

磁石徂慈反埤蒼磁石謂吸鐵也

沙刹藥迦謂彼國邑落名也

羯吒斯居謁反謂貪愛之別名也

傷悼徒到反方言秦晉謂傷爲悼悼亦哀也

㓞擭又作㔉同力荅反下居縛反㓞劃也直破曰㓞亦傷曰擭劃音胡麦反

妻孥奴胡乃故二反小尔疋云孥子也

閭邑呂居反周礼二十五家爲閭閭里門也說文閭侶也五家相伴侶也

第六十一卷

錫賚星的反賜與也尔疋錫賚賜也謂上與下之辝也

欝怏於亮反謂忿怨也亦怏怏然心不伏也

懊恚於報反懊恚悔根也

頒賜又作班同補顏反小尔疋頒賦布也尔疋班遍與也

勞來郎到反下力代反慰勞也廣疋來懃也勞來不怠也或有作賚賜與也賚非此義

諮詢私遵反詢問也左傳訪問於善爲諮諮親爲詢諮問道也詢問親感之議

罄竭古文窒同口定反說文器中空

也尔疋鬚盡也

俳優於牛反字林倡優樂也謂調戲

作樂也

愽弈古文簙下餘石反方言愽或謂

之棊自関而東齊魯之閒皆謂圍

棊為弈

英傑奇列反人為傑傑亦特立也

才能也

耽湎古文媅妉二形同都含反下古

文酾同亡善反說文媅樂也嗜也

湎耽於酒也謂酒樂也

第六十二卷

瑟祉勑里反舊言俱絺羅譯云膝也

言膝骨大也

第六十四卷

麟角理真反仁狩也說文麟麕身牛

尾一角角頭有肉不履生虫不折

生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不入陷

網文章彬彬然也亦靈狩也

第六十七卷

傲誕五誥反下達坦反傲謂不敬也

廣疋傲輕傷也誕大也不實也

絢藻呼麵反字林文成曰絢絢亦文

章之貞也藻水草之有文者也
伐地迦人名也從人名經為此人說也
暴爆瀑卜反桒老反釋名爆焦也說
文爆乾也
第六十八卷
若蘭又作讕同力丹反通俗文縱失
曰蘭也
賄貨古文賄同呼罪反財貨也通俗
文財帛曰賄周礼通貨賄鄭玄曰
金玉曰貨布帛賄
肪膏音方脂肪也通俗文在腰曰肪
肪肥也三蒼有角曰肪无角曰膏
第六十九卷
䭘餬音提胡酥酪之精醇者曰䭘餬
通俗文酪酥謂之䭘餬是也
第七十卷
曛暮許軍反楚辞與曛黃而為期王
逸曰曛黃黃昏也暮晚也
銓量又作硂同七泉反廣雅稱謂之
銓銓謂銓量輕重也
第七十一卷
中的知仲反下又作矴說文作的同
都歷反的明也射質也謂的然明

見也今射堋中珠子是也
從容且容反廣疋從容舉動也謂詳審閑疋之皃也
河濵比人反字林濵水崖也廣疋濵湄浦岸也
第七十六卷
毀讟徒木反謗讟也廣疋讟痛也謂怨痛也
珎著古文膳同私由反貴異名珎雜味爲著著謂有滋味名也方言著熟食也
第七十九卷
騫屑去焉反廣疋騫舉也
逌尒又作攸同以周反小笑也笑離齒也漢書項岱曰逌寬舒顏色之皃也又作猶然猶笑皃也
迦理沙般拏女家反般拏此云銅錢十六般拏爲一迦利沙般拏
第八十三卷
襲師古文戳同辞立反左傳凡師輕曰襲掩其不備也
摩納縛迦此云儒童或云年少淨行舊經中言摩納等是也

庋沙比丘名也為之說經名庋沙經
此亦星名也因星立名西國多此也

第八十四卷

揉接奴和奴迴二反說文接摧也兩
手相切也
破折普彼反蔡文云破析也破揗分也
僵仆蒲北芳務二反仰謂之僵伏謂
之仆說文僵卻偃也仆前覆也
皓首胡老反小尒疋皓素白也
黄皺七句反字略云皺皮細起也
徂落又作殂同在胡反尒疋徂落死也
訾罰又作抬同丑之反廣疋搒訾擊
舄鹵又作潟滷二形同齒亦私亦二
反下力古反說文潟西方醎地也
你伽女履反此云流注不斷亦言寗
為舍兩義仍立梵名也
遽務又作懅同渠庶反遽急也亦畏
懼也

第八十五卷

鳩集居牛反尒疋鳩聚也謂役聚也
囹圄力丁反下魚呂反獄名也二王
始有獄
幽縶知立反詩傳曰縶絆也謂拘執

也兩足不相過謂之縶

第八十六卷

怒憾胡紺反廣疋憾怨恨也字林憾不安也

浸淫七林反浸淫者轉大之言也浸淫移徙處曰廣也

褊褊卑緬反說文褊小也亦作褊急也陿也

第八十七卷

戇愚丁絳反三蒼愚无所知也亦鈍也廣疋戇頑嚚也

茫然莫唐反案茫然冥昧不明也

隃隍胡光反三蒼隍城下坑也說文城池有水曰隍

宮闕釋名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

第八十八卷

歔欷欣居反下欣既反蒼頡篇泣餘聲也亦悲也

拊膺芳舞反下作膺同於凝反拊拍也廣疋拊擊也膺匈也

冤結古文寃惌二形今作冤同於元反說文冤屈也廣疋冤枉也思念

頫冕也

阿死羅摩登祇栴荼女名也摩登祇女之揔名阿死羅女之別名此女由卑賤故恒以掃市為業用供衣食也

被笮側格反安笮猶壓也謂以槽笮出汁也

謇訥古文吶同奴骨反訥遲鈍也說文難也

第八十九卷

朋儔直流反同門曰朋儔類也等也王逸注楚辭云二人為疋四人為疇疇猶伴侶也

壘瞢徒登反下莫崩反韻集云失卧極也

諀訿疋尔反下貲尔反通俗文難可謂之諀訿

惙尔知劣反聲類云惙短氣貌也惙惙亦憂也

第九十卷

覆苫舒塩反茅苫也尔疋白蓋謂之苫言編菅以覆屋曰苫也

勉勵靡辯反下力制反勉强也謂自

勸彊為勉勵也勉力為勵也

第九十一卷

儵歸 又作倏倐二形同書育反儵急疾之皃也

菅茅 古顏反尔疋菅茅屬也

如鵂 除禁反郭璞曰大如鶚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蛇也

孑然 居列反案孑猶單已孤獨也說文孑无右臂曰孑

泓流 翼泉反字林從水而下曰泓頃流也泓亦緣也

犬鷄 古奚反性多躁列故以喻焉

第九十二卷

漂漾 疋遙反下翼尚反案漂漾搖蕩也

第九十四卷

喽食 古文嗤又作哂同子盍反通俗文入口曰哂又虫食曰喽

不充 弋准反充當也充信也尔疋充誠也

第九十五卷

纖繳 之若反謂矰之射者也繳纏也矰音增弋射矢也

瞖膜 又作翳同於計反下音莫韻集

云瞖目障病也

睒弥素式冉反其素苦也娑羅芧光

淨也娑羅此云牢實

筈栝古活反釋名箭其末曰栝栝會

也謂與弦相會也

桄梯古文橫(左貝右黃)二形同古黃反聲類

作輄車下橫木也今車牀梯舉下

横木皆曰桄也

三槍千羊反說文槍距也三著木兩

頭銳曰槍

撓攪呼高反下古卯反說文撓攪乱也

第九十七卷

穌息先胡反小尔疋更生曰穌穌亦

息也

瘠田古文膌瘠二形同才亦反說

文瘠瘦也亦薄也

言洪餘質反說文水所蕩泆也

第九十八卷

襃讚補高反案襃猶揚美之也進也

玃猴又作蠼同禹煩反似獮猴而大

臂長其色有黃有黑鳴聲甚哀丑

百歲化為玃玃壽千歲玃音居

縛反

揹摩　扨委反通俗文捫摸曰揹或作揣借字耳

汎成　又作泛同疋劍反廣疋泛普也浮也泛濫也

乗駕　食證反三蒼載曰乗馬曰駕

土丘　古文至說文土之高也尔疋非人所為為丘一曰四方高中央下赤曰丘

第九十九卷

種蒔　時至反栽時也謂更種曰蒔也

波輸鉢多　此塗灰外道名也遍身塗灰髮則有剃不剃衣纔蔽形但非赤色為異耳事魔醯首羅天

簡靜　古限反尔疋簡大也亦略也

第一百卷

蕭然　来條反詩傳曰蕭蕭言不諠譁也

變革　古文革悖諽三形同古核反革更也字從三十從口口為國邑國三十年而法更別取別異之意也口音韋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三　　　轉

翻經沙門玄應撰　定英

顯揚聖教論
對法論
攝大乘論
廣百論
佛地經論
掌珎論
王法正理論
大乘成業論
正理門論
大乘五藴論

顯揚聖教論第一卷

稽首　古文䭫同苦礼反說文稽下首也白虎通曰所以稽首何稽至也首頭也言頭至地也周礼太祝辯九拜一曰䭫首二曰頓首是也

將紹　古文綤同市遶反尒疋紹繼也謂繼續先宗也謚法曰疏遠繼位曰紹

錯綜　粗送反謂錯要其文綜理其義也廣雅錯廁也言相間廁也綜揔

也總括文義也錯亦總也校理也
說文綜機縷也謂持絲交者屈繩
制經令開合也綜紀也紀領絲別也

駛流山吏反蒼頡篇駛疾也字從史

善軛又作軶同於革反轅也說文軶
車前也謂轅端壓牛馬領者也槅
音革

惻愴古文恩同楚力反下初亮反說
文惻痛也廣雅惻悲也愴傷也

迦多衍那姓也因姓為名舊言迦旃
延訛也

心詭居毀反詭謂變詐不實也廣雅
詭誑也欺也

忌憚渠記反下徒旦反忌畏也惡也
憚難也驚也

甘執古藍反廣雅甘樂也嗜欲之意
也甘嗜无猒也說文甘美也

勉勵靡辯反下力制反勸獎也勉強
也謂自勸強也勵相勸勵也亦勉
力為勵強音巨兩反

悵怏勑亮反下於亮反說文悵望恨
也怏心不服也

耐吞他痕他賢二反吞謂不嚼也說

文吞咽也廣雅吞滅也

溟沼又作谿同苦奚反下之遶反尒足水注川曰谿說文沼小池也

巨壑其呂反下呼各反巨大也尒疋流水深則成壑壑亦溝池也

炎燎于廉反下力照反炎亦燒也說文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火田為燎也

蔓延忘怨餘戰反謂連綿不絶也

灰燼又作𤇅同似進反說文火之餘木曰燼

扣絃苦後反廣雅扣擊也絃謂琴瑟等也

拊革芳主反拊猶拍也下古核反革鼓也

黏勇女廉反蒼頡篇黏黏合也說文相著曰黏下瑜種反謂雄武果決也謚法曰知死不避曰勇懸命為仁曰勇

靜慮慈井反說文靜審也安也息也慮念也思也舊言定梵云䭾衍那

漏遺渠愧反乏財曰遺禮記即財不匱鄭玄曰匱乏也詩云孝子不匱

傳曰匱竭也

第二卷

鄔波柁耶烏古反下柁音徒我反此云親教或言郁波第耶夜亦云近誦以弟子年小不離於師常逐常近受經而誦也舊云和上或云和闍皆于闐等諸國訛也義譯云知有罪知无罪為和上也

阿僧企耶丘豉反此云无央數舊言阿僧祇訛略也

溫習烏昆反論語溫故而知新何晏曰溫尋也鄭玄注札記云後時習之謂之溫溫㬉也取其義矣

第三卷

㬉根而究反梵言涘粟度此言㬉物柔曰㬉也

阿世耶此云意樂樂音五孝反亦言種子

預流翼庶反梵言窣路多阿半那此言預流一切聖道說名為流能相續流向涅槃故初證聖果創參勝列故名預流預及也參預也舊言須陁洹者訛也或

云逆流或言入流亦云至流皆一也

一間古閑反梵言翳迦鼻至迦翳迦此云一鼻至迦此云間間謂辟際孔也說文間隙也言有一間隙在不得般涅槃也舊言一種子者梵言鼻致迦此言種斯或譯者不善梵言或羌人不尋本語致斯謬失也

朅伽袪謁反此云犀牛毗沙拏此云角謂犀牛一角亦獨也喻獨覺也言二獨居山林也毗婆沙作竭伽月藏經作佉伽皆訛也

第六卷

什物時立反什聚也雜也謂資生之物也今人言家產器物猶云什物物即器也江南言什物北土名五行史記舜作什器於壽丘漢書貧民賜田宅什器蓋是也

摩怛理迦都達反舊云摩德勒伽亦言摩夷此云行母亦云本母或云行境界謂起行所依能生行故也

三業古紅反詩云工祝致告傳曰善其事曰工

作捕波柔經亦言申怒林或作申恕

波赫樹名也此譯云實木舊言業
喩多少經是也
所祈巨衣反廣雅祈求也尒足祈叫
也叫呼請事也
第七卷
樹杪彌遶反通俗文樹鋒曰杪杪謂
微細也
官僚又作寮同力雕反尒足僚官也
同官曰僚
或翹祇遥反廣雅翹擧也尒足翹危
也擧足懸危也
鍋虫古華反說文鍋鏍也
第八卷
俱胝竹尸反佛本行經作拘致云一
百百千名一拘致數當千万
素怛纜力暫反此譯云綫舊言脩多
羅或云修妬路皆訛也
吠舍扶廢反舊言鞞舍此云坐謂坐
估也柰天竺國俗多重寶貨此等
營求積財巨億坐而出內故以名焉
戍陁羅輸句反舊言首陁謂田農會
學者也此等四族國之大姓也
第九卷

伊師迦山名也言此山高聳我慢如
之故以喻也

第十卷

商賈始羊反下公戶反衍賣曰賈坐
賣曰賈白虎通曰賣之言商商其
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賈固
也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賈亦
通語也

能祀徐理反尒疋祀祭也亦地祭也

方域為逼反說文域邦也廣雅邦域
國也

詰問丘逸反廣雅詰責也說文詰問也

欝尒於勿反謂樹木叢生欝欝然氣
盛也

颯然桒合反疾皃也謂風吹木葉落
之聲也

唐捐徒郎反下以專反唐徒也徒空
也說文捐棄也

薄蝕補莫反下神織反小尒疋薄迫
也漢書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
之曰薄虧毀曰蝕如虫食草木葉也

毗羅婆果亦云頻螺果或言避羅果
皆訛也果形金色如甘子大西國

祠天多用此木作幢莚嚴供養也

餉佉尸尚反 此云貝或言珂舊云儴
佉或云傷佉

第十一卷

尚論市讓反廣雅尚高也說文尚曾
也尚亦上也

倡女齒楊反媢女也說文倡樂也

雨衆于矩反梵言嚩利沙亦云跋利
沙此云雨外道名也鞬拏此云衆
謂雨等師徒之衆故云雨衆也

銓量又作硂同七泉反稱衡也廣雅
稱謂之銓所以稱物知輕重者也

刋定口干反廣雅刋削也亦定也除也

凌侮又作凌同力蒸反三蒼凌侵也
廣雅凌犯也下亡府反廣雅侮輕
也言輕傷也凌從水

遞互古文遞同徒礼反方言遞代也
謂更代也

目眩侯遍胡絢二反字林眩乱也三
蒼眩視不明也

纔取在交反廣雅纔暫也亦劣也不
久也

未愈古文瘉同瑜乳反方言愈差也

說文愈病瘳也

迦末羅病舊云迦摩羅病此云黃病或云惡垢言腹中有惡垢即不可治也

甬犎牝封反又音封今有此牛形小髆上有犎者也

形㛹奴課反三蒼㛹弱也廣雅柔耎少㛹也

嘶聲又作誓同蘇奚反說文誓悲聲也方言嘶噎也痛也

哮吽古文㺄同呼交呼校二反說文虎鳴也大怒聲也下古文呴吽二形今作拘又作吼同呼苟反吽嗥也

咆哮蒲交反說文咆嗥也廣雅咆鳴也

瞑目又作眠同莫田反說文瞑目翕也眠寐也臥也

敦肅古文惇同都屯反說文惇厚也下思六反肅敬也嚴也謂嚴整之皃也亦戒也自警戒也

鄙俚補美反下又作野同力子反鄙陋也說文五酇為鄙鄙野也蒼頡篇國之下邑曰鄙漢書質而不鄙如淳曰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

也鄭音粗亘反百家也
麁獷古猛反獷猩也字從犬
過隙丘逆反說文壁際孔也字從白
上下小
謇澀古文作譾謇二形今作蹇同飢
展反方言謇吃也楚人語也謇難
也下所立反說文澀不滑也字從
兩止四止止則不通字意也
竦肩古文竦㩳二形今作聳同須奉
所項二反廣雅竦上也跳也
酷愍古文嚳焙俈三形今作酷同口木
反說文酷惡也甚也亦暴虐也
第十二卷
達羅弭弥介反呪名也此無正翻但
在本耳
傳述屑聿反述謂訓其義也介足述
循也
没力伽羅子亦言勿伽羅勿伽此云
胡豆即是綠色豆也羅此云取依
此間語應言取綠豆此是其姓上
古仙人名勿伽羅不食一切物唯
食胡豆故名取胡豆是此仙人種
故以為姓也舊言目揵連訛略也

鄔波第鑠　烏古反下尸藥反舊言優
波提舍此云論義也
深邃　古文隊同私醉反說文邃深遠也
第十三卷
精懇　古文作詪同口很反通俗文至
誠曰懇懇亦堅忍也
鄔波婆娑　亦言優波婆娑此云近住
謂受八戒者近阿羅漢等善人而
住也
杜多　亦言藪乳多此云洮汰亦言脩
治又云斗藪或言搖振亦曰棄除
一義耳皆謂去其衣服飲食住處
三種欲貪也舊言頭陁者訛也經
中亦作十二揩行藪音徒斗反次
音大
第十四卷
毗瑟笯天　奴故反亦言毗捜紐天此
當幻惑義此天有大威德乘金翅
鳥行行時有輪以為前導欲破即
破无有能當也
西你迦　女履反此云有軍外道名也舊
云先尼訛也
高答摩　此有三義一云日種二言牛

董種三泥土種以瞿名曰九義故也舊言瞿曇因緣具如經說

踡跼渠員反下渠玉反埤蒼踡跼不伸也說文作䟃謂行䟃趢也渠踡亦曲也趢音錄

嬈乱乃了反惱也說文嬈擾戲也二蒼嬈郭璞曰嬈弄也廣雅撩挑撩嬈也

里閈力擬反下胡旦反五鄰為里謂二十五家也里居也方居一里之中也閈門也謂巷門也

軋䁾古寒反下又作䀹同袪及反通俗文欲睡曰䁾

第十七卷

邪佚古文泆同与一反蒼頡篇佚陽也佚樂也惕音湯

窣羅酒此云米酒米𥡴耶酒謂根莖花果等雜酒末陁酒謂蒲挑酒

第十九卷

代勒迦梨此云闘力

如鵽烏鷹反鷄雀也亦名鷃鷄纂文云關中以鵽為鷃爛堆是也

埸壠治羊反方言埐埕封埸也下力

悚反耕壠有界埒者也垣音遲埒
音劣

第二十卷

艱難古閑反說文土難治也

剖析普厚反剖猶破也中分爲剖下
思狄反析分也

波羅闍巳迦此云他勝謂破戒煩惱爲
他勝於善法也舊云波羅夷此言
无餘若犯此戒永棄清衆故曰无餘

對法論第一卷

爰發禹元反爰引也尒疋爰曰於于
皆語辞也韓詩爰發蹤之皃也

參綜麁南反下祖送反謂參位其文
綜理其義也

有情梵言薩埵薩此云有埵此言情
故云有情言衆生者案梵本僕呼
膳那此云衆生語名別也故從本
譯之

庶令尸預反庶猶冀也冀望得也

辯蘊於粉反梵言塞建陁此翻名蘊
有爲之法由積聚義說名爲蘊字林
蘊積也廣雅蘊聚也聚音才句反左
傳蘊焉杜預曰蘊聚也蓄藏諸色故

言色蘊受想等四義亦如之舊經論
中或言五衆又云五聚類亦近是
仍未揔名舊翻陰者失之久矣

異熟一切不善善有漏法為因能感
无記之果因果種別名異任運酬
因名熟果異因熟故名異熟又因
感果時勢力成熟異於前位名為
異熟舊言果報

堅勁居盛反字林勁彊也字從力

揥彈郁徒旦反或作揥襢郁此外國
香木也有赤白紫等諸種

薩迦耶見梵言也迦耶此云身薩名
不定或言虛偽或說无常或言為
有斯由大小諸師見解不一既含
多義所以仍置本名

祠祀似慈反下徐里反尒疋祠祭天
也祀地祭也

欬尒呼勿反蒼頡篇欬猝起也欬亦
忽也猝音倉沒反

憤發扶粉反方言憤盈也謂憤怒氣
盈滿也亦情感也

心戾力計反字林戾曲也乖也

心府扶宇反廣雅府聚也白虎通曰

人有六府謂大腸小腸膀胱胃三焦膀也

慳若古文吝同力鎮反堅著多惜曰吝方言荊汝江湘之閒凡貪而不施謂之吝

撟設居夭反撟謂假詐也撟誑也擅稱上命曰撟非先王之法言曰撟字從手今皆作矯非體也

悅豫翼庶反尒疋悅豫喜樂也豫亦安也

聰叡古文睿壡二形同以芮反廣雅叡智也說文深明也字從目從谷省從叔取穿通義谷取響應不窮目取明識音意也叔音殘

第二卷

文身梵言蔚膳那此言顯了但以文能顯義故以代之舊言味身或云字身一也蔚音蒲眼反案說文昔蒼頡造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孳乳寖多也字生也

異生梵言婆羅必栗託仡那婆羅此云愚必栗託此言異仡那此名

生應作愚異生言愚癡闇冥无有智慧但起我見不生无漏故也亦言小兒別生以癡如小兒不同聖生故論中作小兒凡夫是也又名嬰愚凡夫亦云嬰兒凡夫凡夫者義譯也廣雅云凡輕也謂輕微之稱也舊經中或言毛道凡夫或云毛頭凡夫案梵本毛名縛羅愚名婆羅當由縛婆聲之相近致斯謬譯人之失也仡音魚訖反嚩音縛佉反

裒壹鄔等烏可反下烏古反此等諸字要藉助緣聲方圓滿无別目故揔謂无義之文也

卵縠又作㱿同口角反吴會閒音哭卵外堅皮也尚在卵中謂之縠

羯羅藍舊言歌羅邏此云和合又云凝滑言父母不淨和合如蜜和酪泯然成一於受生七日中凝滑如酪上凝膏漸結有肥滑也

頞部陁亦言遏部曇或作頞浮陁皆梵言輕重耳此云皰結或言水泡謂至第二七日於凝酪中生一皰

結猶如糜粟置厚白飲中也

閉尸亦名䏔尸此云肉團至第三七日結聚成肉團若男則上闊下狹若女則上狹下闊雖成肉團猶耎未堅也

財貨徂灾反所寶曰財金玉曰貨財謂資生也亦財穀也

大材在哉反材用也亦質性也凡木已斬伐可施工匠者曰材

又荷古文柯同胡歌胡可二反說文抲揭擔也

第五卷

等胤翼刃反胤繼也子孫相承繼也

摩納婆或云摩那婆此云年少淨行亦云儒童或言人

贍部洲時焰反從樹為名舊言剡浮或云閻浮皆一也

阿闡底迦此云无欲謂不樂欲涅槃亦言一闡底柯此云多貪謂貪樂生死不求出離故不信樂正法舊言阿闡提譯云隨意作也

阿顛底迦此云畢竟謂畢竟无有善心也

第六卷

東毗提訶或云弗婆提或言弗于逮皆梵音訛轉也此云前在諸方之前也

西瞿陁尼或云俱耶尼或作瞿伽尼瞿此云牛陁尼此云取与以彼多牛用牛市易如此間用錢帛等也

北俱盧洲或云鬱單曰或言鬱多羅拘樓此云高上謂高上於餘方也亦言勝洲

覩史多天亦言兜師多或云兜率陁皆梵音訛轉也此云妙足天亦云知足天也

樂變化天五孝反但此天雖有寶女於變化者心多愛著於男亦尒故以名焉舊言化樂天音洛失之久矣

蘇迷盧山或言須弥樓此云妙高山亦云好光山舊言須弥者訛略也

層級徂登反下居立反說文層重累也級階次也

輪圍山梵言斫迦羅此云輪山舊云鐵圍圍即輪義本无鐵名譯人義立耳

晴明又作暒姓二形同自盈反聲類
　雨止也
健達縛渠建反此云齅香亦云食香
一云樂神經中作音音神是也舊
　云乾闥婆訛也
中殀又作夭同於矯反釋名云少壯
　而死曰夭廣雅夭折也如取物中
　折也不盡天年曰夭意也
鍵南渠寋反亦云伽訶那此云堅至
　第四七日時內團方堅實也
鉢羅奢佉亦云波羅捨佉此云枝枝
　第五七日時止有形相著至第六
　七日從五處更生耳鼻手足等故
　有重枝名有風生眼耳等孔亦大
　生苦也
第七卷
憒丙公內反下女孝反說文憒乱也
　韻集丙猥也
三摩呬多虛利反此云等引謂勝定
　地離沉掉等平等能引也或引平
　等謂引諸功德或平等引謂定
　前加行故名能引也
怡悅翼而反下余足反怡懌悅樂也

馱索迦徒餓反此譯云奴

鹵土力古反謂确薄之地也天生曰鹵人生曰鹽

熏坌蒲頓反通俗文倖土曰坌說文坌塵也

德失多勒反德謂福德之德也失謂過失之失也義非獲得之得故此字也

稼穡加暇反下所力反字林種曰稼收曰穡說文禾之秀實為稼一云在野曰稼

磽确口交反下苦角反通俗文堅鞕謂之磽确謂磨薄地也瘠音自亦反

第八卷

勤策男祈韋反策驅也勤勞也梵言室羅末拏伊落迦此云勞之小者也亦言息慈謂息惡行慈義譯也舊言沙彌者訛略也

鄔波索迦烏古反亦云優婆娑柯受三歸住五戒者優婆此云受娑柯此云男一云近事或言近宿謂近事三寶而止宿也又云善宿亦言清信皆義譯也舊言優婆塞訛也

鄔波斯迦亦言優婆私呵優婆此云受私呵此云女餘義同前舊言優婆夷訛也

扇搋半擇迦搋音勑佳反舊經論中或作般吒或作般荼迦皆梵音輕重耳此云黄門其類有五一半擇迦揔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伊利沙半擇迦伊利沙此云妬謂見他行欲即發不見即无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扇搋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博叉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也五留拏半擇迦留拏此云割謂被刑者也

罝菟姊邪反菟網曰罝釋名云罝遮也遮取菟也兎同

毆擊烏厚反說文毆捶擊也字從殳

唱令家鴉讓反謂作音樂戲人也又云尋香人也是等家无産業唯乞自活若見有歛食處即往至彼爲設倡伎求財食也

中庸以鍾反廣雅庸和也小尒足庸善也謂和善人也

旃荼羅 直加反此云執暴惡人亦言惡煞謂屠煞者種類之捻名也其人若行則搖鈴自摽或杖破頭之竹若不然王則与罪舊言旃陁羅訛也

鞨恥鄉 居謁反此謂煮狗人也

凌蔑 力承反下莫結反凌相侵犯也蔑相輕傷也

銛利 息廉反廣雅銛籤利也謂刀銳曰銛也

末尼 莫鉢反亦言摩尼此云寶珠謂珠之捻名也

苕然 徒彫反苕遰遠也遰音徒計反

洲渚 脂由反下脂与反尒疋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

第十卷

踧踖 子六反下子亦反廣雅踧踖畏敬也字林踧踖不進也

第十一卷

諷誦 不鳳反諷謂詠讀也誦謂背文也周礼注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諷倍音佩

綴緝 張衛反下七立反綴連也緝續

也說文綴合令著也
洛叉亦言洛沙此當十万一百洛沙
為一俱胝也
薩伐若此云一切智舊言薩婆若訛也
第十二卷
殑伽沙渠興反河名也從无熱惱池
東面象口流出入東海也其沙至
細与水同流以手摑水沙滿手中
急把於沙還隨水出經中多此喻
也舊言恒河者訛也
手麾許皮反卑手曰麾謂手指也
譏弄居衣反廣雅譏剌也說文譏誹也
毀呰子尒反口毀曰呰說文呰呵也
第十三卷
所孕翼證反含實曰孕孕妊子也孕
傳也傳音身
婆羅痆女黠反國名也舊言波羅奈
譯云江遶城言此國染青黃等色
名和合色也烏莫迦花等色名俱
生色也烏沙斯星此云太白星取
其白色也
第十六卷
英俊猗京反下又作儁同資閏反淮

南子云智出万人曰英千人曰俊
俊謂絶異於人也
闍鐸迦徒洛反人名也此云樂欲
躁急祖到反論語云言未及之而言
謂之躁躁擾不安靜也亦躁動也
闡陁論六論中第五名闡陁論釋作
首盧伽伽法謂佛弟子五通仙人
等說偈名首盧伽也

攝大乘論第一卷　无性菩薩釋

幖幟比遥反下尺志反舊音識与知
識同幖頭上幟也所以相別也通
俗文徽号曰幖私記曰幟徽音呼
歸反謂以絳帛等書著背上曰徽
廣雅幖幟旛也墨子云長丈五廣
半幅曰幟字皆從巾
業具軍八轉聲中業聲　第二具聲
第三大言論之道能有立破義同
軍故故立軍名第二轉聲詮所作
業第三轉聲詮能作具軍詮業具
名業具軍八轉聲者一體二業三
具四爲五從六屬七依八呼此如
聲明具釋七轉帯尸呼聲用稀也
能詮七泉反謂顯了義說文詮具也

豢具說事理曰詮淮南子云詮言
者謂辭類人事相解喻也
天魔梵言魔羅此譯云障能為脩道
作障㝵也亦名煞者論中釋斷慧
命故名魔常行放逸而自害身故
名魔魔是位處即第六天主也名曰
波旬此云惡愛即釋迦佛出世魔
王名也諸佛出世魔各不同如迦
葉佛時魔名頭師此云惡瞋等也
能闡昌善反廣雅闡開發也闡明也
覺寤居效反覺亦寤也蒼頡篇覺而
有言曰寤眼後覺寤也
首楞伽摩此云健行定亦言健相舊
云首楞嚴也
曇荼宅加反亭緣也能顯所作義有
曇荼處必是所義非一切有立多
置名
經部佛去世後四百年中從說一切
有分出此部唯立一藏言唯有一
經藏也所以作此名者云經是根
本律又呵毗曇還解經義既不出
經外故唯立一經藏也
采蓋七在反下胡封反五色所成曰

釆圖其形象曰畫

罣礙字古作罫同胡卦反網礙也

吠世師扶廢反亦云衛世師或言鞞世師皆訛也此云勝異過餘論故名勝能破餘論令壞故名異其論以六句義為宗或言六諦

師資師徒也資用也又取也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資如資財也

伽他此方當頌或云攝言諸聖人所作莫問重頌字之多少四句為頌者皆名伽他案西國數經之法皆以三十二字為一伽他或言伽陀訛也舊云偈者亦伽他之訛也

郁落迦亦言郁羅柯亦云泥羅夜舊言泥梨耶斯梵言楚夏耳此譯有四義一不可樂二不可救濟三闇冥四地獄經中言地獄者一義也所以仍置本名或言非行謂非法行處

阿笈摩渠業反亦言阿伽摩此云教法或言傳謂展轉傳來以法相教授也舊言阿含訛略也

市鄽值連反梵言阿縛遮羅此云市鄽礼記市鄽不征鄭玄曰鄽謂市物邸舍也今市中行肆是也舊云欲行非也案梵本僧塞迦羅此云行名不當本故立爲鄽

有癎核閑反聲類云小兒癲也

第二卷

化地部第三百年中從一切有部出也梵言磨醯奢娑迦亦名弥喜捨娑柯此云化地亦云教地或言正地人名也但此羅漢在俗爲王國師匡化土境故名化地今入佛法佛法如地又匡化之故以名也舊名弥沙塞者訛也

樹增時注反廣雅樹殖建立也凡置立皆曰樹樹亦種也

照矚之欲反矚亦明也

貫徹古玩反貫達也徹通也蒼頡篇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

羂索又作罥同古泫反聲類罥係取也以繩取狩曰罥

未嘗視羊反未嘗未曾也廣雅嘗暫也試也

率尒䟽律反尒定率循自也謂先以已意而言也論語子路率尒而對何晏曰先三人而對是也

巨勝其呂反巨大也本草云胡麻粒大黑者為巨勝

衆纈賢結反案纈以絲縛繒染之解絲成文曰纈今謂西國有淡澀汁點之成纈如此方蠟點纈也

訖㨂緣都果反此云已音義如言澡浴已飯食度山已度河也

和糅古文𤅷粈二形同女救反廣雅糅雜也今謂異色物相集曰糅

彎弓烏環反開弓也小尒疋彎控引挽也

花鬘梵言摩羅此譯云鬘音蠻案西國結鬘師多用蘇摩那華行列結之无問男女貴賤皆此莊嚴以為飾好也

稊稗徒梨反下蒲懈反稊似稗布地穢草也稗草之似穀者也

末鄔摩鉢反此云意也

是渾胡昆胡袞二反渾濁也說文渾乱也

是鮮私延反廣雅鮮好也善也

第三卷

焚燒扶雲反焚亦燒也字從火燒林意也

愆犯又作諐二形同去連反說文諐過也亦失也罪也犯侵也

囹圄力丁反下魚呂反獄名也周礼三王始有獄廣雅云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獄之別名也釋名云囹領也圄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羑音酉

磧積且歷反積石為磧說文水渚有石曰磧廣雅磧瀨也

第四卷

瞖眩於計反韻集云目障病也下侯遍反字林眩亂也

憺怕徒監反下普白反廣雅憺怕寂漠也亦恬靜也言寂寞无人也

身𤺺亡庇反𤺺謂眠熟也國語公寢而不𤺺是也寢卧也

㦬戾禄公禄孔二反謂很戾對强也

湍洄土桓反下音迴激水為湍水轉為洄激急也說文湍疾瀨也淺水

流沙上也

丐仗治亮反人所執持為仗仗亦弓稍杵棒之揔名也

倡䪤齒楊反下又作艷同餘贍反倡樂也艷美也美色為艷也

者者諸野反說文者制事之辞也亦明下句出也隊本釋之故重言者

如如如歷法非一故曰如如〻如是如是者指前也

尋伺胥吏反梵言毗怛迦此云尋毗遮羅此云伺尋謂尋求伺謂伺察或思或慧於境推求麁位名尋即此二種於境審察細位名伺故言尋伺舊名覺觀者案梵本菩提名覺毗鉢舍那名觀譯人不尋本語致斯乖失也

蟠曲蒲寒反廣雅蟠曲也亦迴也委也

那子洲又作椰同以遮反師子國南淨海數千里洲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唯食椰子既无穀稼所以不識於牛也

迦比羅此云赤色謂赤色仙人也造僧佉論說二十五諦義者也

騷揭多渠謁反是修伽陁弟子名也
修伽陁者即佛十号中善逝是也
擾動而紹反説文擾煩也廣雅擾亂也
第五卷
尼揵荼書此集異名書也如一物有
多名等
御衆魚據反駕御也廣雅御使也駈
之内善也謂指麾使馬也
不逮徒戴反尒疋逮及也方俗言耳
劬勞寠俱反韓詩劬數也詩傳曰劬
勞病也數音所角反
阿練若阿此云无練若有兩義一曰
聲謂无人聲及无鼓譟等聲二曰
斫謂无斫伐等諠内雖言去聚落
一俱盧舍爲阿練若處亦須離斫
伐處也譟音桒到反
俱盧舍謂大牛鳴音也其音聞於五
里舊云一俱盧舍與云五百弓也
第六卷
羅怙羅亦云羅吼羅罹怙言羅睺羅此
云障月以羅怙阿修羅以手障月
時生因以爲名七年在母胎中一
由往業二由現在故也

誅國丁于反罸罪也廣雅誅煞也說
文誅罰也亦責也

郁庚多翼主反舊言郁由他此數當
千億也

蠲除古玄反方言南楚疾愈謂之蠲
蠲亦除也

榛梗仕巾反下加杏反廣雅木叢生
曰榛字林山榆一名梗有刺莢可
以為蕪荑者也梗强也

阿揭陁藥亦言阿竭陁或云阿伽陁
梵言訛轉也此云丸藥

怯憚又作㾀同袪業反怯多畏也下
徒旦反憚驚難也

第七卷

潰散古文殨同胡對反蒼頡篇潰旁
決也說文潰漏也

怨讎視由反三蒼怨偶曰讎讎對也
尒疋讎疋也

嗢柁南烏骨反下徒我反此云攝散
亦言攝施又言集揔散舊言欝陁
那訛也

遊玩五喚反字林玩弄也廣雅玩好也

瞿沙經瞿沙此云妙音人名也從人

名經也

第八卷

聰敏眉殞反聰聽微也先知也敏明達也捷疾也

第九卷

即士釋亦言依士士謂主也立名從主故言依士如言眼識等也

持業釋業謂用也立名所以別義釋業於一體上具立二名即明其體能持二業如言眼即是界等也

屬耳之欲反國語恐國人屬耳目於我韋昭曰屬注也漢書音義曰屬近也詩云耳屬于垣是也

保任　補道反說文保當也任保也言可保信也

母邑梵言摩怛理此云母伽羅摩此云村今以邑代村故云母邑謂母人之流類故以名焉

鄔伽有三義一云龍二云象三云不来孔雀經名佛為鄔伽由佛不更来生死故也

棓刺棓補厚反下羅割反外道六師中一人名也舊言富蘭那迦葉是

姓富蘭那是字即空見外道也

第十卷

愚戇都絳反三蒼愚無所知也亦鈍也廣雅戇頑嚚也說文愚癡也戇愚也

頑嚚五鰥反下魚巾反廣雅頑嚚愚也頑鈍也蒼頡篇嚚惡也左傳心不則德義之經曰頑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是也

毗盧宅迦王舊言毗流離王一也

琉璃吠琉璃也亦云毗琉璃又言鞞頭梨從山為名謂遠山寶遠山即須弥山也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煙焰所能鎔鑄唯鬼神有通力者能破之為物或云是金翅鳥卵殼此寶鬼神破之以賣与人也

牟娑洛寶亦名摩娑羅是紺色寶也

過濕摩揭婆亦名阿輸摩竭婆是赤色寶也

帝青梵言因陁羅尼羅目多是帝釋寶亦作青色以其最勝故稱帝釋青或解言帝釋所居處波利質多羅樹下地是此寶故名帝釋青目

多此云珠以此寶為珠也
大青梵言摩訶泥羅此云大青亦是
帝釋所用寶也
鶡鷄怛諾迦寶餘第七云盧叩胵柯
目多叩音許伊反不同也
拯拔丞上聲說文拯上舉也謂救助也
阿僧伽阿此云无僧伽此云著短聲
呼之若長聲呼之即云衆舊云僧
佉訛也

廣百論第一卷

循法似遵反介足循目也循行也亦
遍也巡歷也
詎有渠據反詎何也未也謂未知辭也
薩埵剌闍荅摩剌音勒達反荅摩此
云闍餘舍多義不可的翻舊言憂
喜闇又云染麁黑異名也
躁警居影反警戒慎也廣雅警不安也
駭浪胡駭反三蒼駭驚也廣雅駭起也
奔濤徒刀反蒼頡篇濤大波也
溉灑古賚反說文溉灌也
鎔銅以終反江南行此音謂鎔鑄銷
洋也

第二卷

波羅奢樹此云赤花樹樹汁滓極赤
用之為染令紫礦是也
記論外道即毗伽羅論是也
衆蠹都故反字林木中蟲也穿食人
器物者也如白魚等

第三卷

時痕胡根反通俗文瘡瘢曰痕痕傷
跡也
主宰祖殆反礼記宰夫為獻主鄭玄
曰宰夫主膳食之官也
多羅果其樹形似椶櫚直而高聳大
者數圍花白而大若捧兩手果熟
即赤狀若石榴生經百年方有花
果舊言貝多訛也
茍避公厚反廣雅茍且也亦誠也
依隄丁奚反又音啼說文隄隤也防
也積土防水曰隄隄土橋也字從𠂤
所蚩昌夷反蒼頡篇蚩輕侮也蚩笑也
眯覆亡礼反草入目曰眯也今言眯
目是也
騰熖徒登反騰謂跳躍而上也騰馳也

第四卷

怛策迦都達反龍王名也昔有仙人

曽呪此龍令其入火龍王憂怖遂
投帝釋繞座而住仙人知已更以
呪之帝釋與龍一時俱墮帝釋求
哀得免所患龍遂死焉

甘饌仕眷反説文甘美也饌具飲食也

第五卷

編石畀緜反編次石也字林編織也
以繩次物曰編

末達郍果或云摩陁郍又言摩陁羅
此云醉果甚堪服食能令人醉故
以名焉

羯羅郍西國豆之类别也服食甚不
益人也

第六卷

羇絡居猗反革絡馬頭曰羇羇撿也
持制之也

耽媔都含反下亡善反説文媔樂也
嗜也媔躭於酒也

猖蹶齒楊反下居月反謂變易情性
也猖狂也

胡等又作頡咽二形同戸孤反説文
胡牛頷垂下者也

撓攪呼髙反下古卯反説文撓擾也

擾乱也

傎蹶又作蹎同丁賢反下居月反蹎蹶猶頓仆反倒也

貪㪤五狡反中國音也又下狡反江南音也說文㪤齧也

圂豬胡困反廣雅圂圂廁也或作溷乱也

膏腴公勞反下庾俱反肥壤也膏腴也腴腹下肥也

第七卷

薩羅羅薩薩羅此言地羅薩此云味言此字聲假而非實也

挫汝祖卧反折其鋒曰挫說文挫摧也亦抑也折也

礠石祖慈反埤蒼礠石也謂召鐵者也

瞽目公戶反三蒼无目謂之瞽釋名云瞽目者眠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鵂鶹子許牛反下力周反字書鵂鶹鉤鵅也廣雅鵂鶹鵋鵙也山東名訓侯關中名訓狐亦名怪鳥晝伏夜行鳴為怪也梵言優樓歌歌是造䍐世師論師說六諦義者也此仙人晝日恒住山中夜則出山扣人門

乞食若得則食不得則空度由其夜行故稱鵂鶹又此鳥多住山巖中此仙人亦尒故以名焉

寔繁時職反下扶園反說文寔止也亦實也詩云寔命不同傳曰寔是也又云六月繁霜傳曰繁多也礼記孔子辝讓之節繁鄭玄曰繁盛也

褭㒑奴鳥反下乃可反褭㒑柔弱也亦茂盛也

喜抃皮變反說文拊手曰抃謂拊樂節也

嬉戲虚之反嬉樂也蒼頡篇嬉戲笑也

彗星囚芮蘇醉二反妖星也言星光似掃彗也

第八卷

滌除徒的反說文滌洒也謂盪洒除去垢穢也

該通古來反該備也方言該咸也亦苞也

立尿又作溺同奴予反字林尿小便也通俗文出脬為尿醫方多作溺古字假借耳

如矟山卓反埤蒼矟長一丈八尺也

𧮂語牛世反通俗文夢語謂之𧮂聲
類不覺妄言也
臘縛郎盍反舊經中作羅婆六十怛
剎那為一羅婆
雙泯弥忍反字林泯然盡也廣雅泯
絕滅也
汝曹自勞反曹輩也亦群也
糺紛居黝反下孚云反廣雅糺急也
說文繩三合曰糺糺絞戾也紛亂
也衆也

第九卷

根系奚計反尒疋系繼也說文系繫
也世本有帝系篇謂子孫相繼續也
咀嚼才与反下才弱反咀含味也咀
噍也嚼齧也
嬰孩於盈反下胡來反釋名云胷前
曰嬰投之嬰前以乳養之故曰嬰
兒孩小兒笑也

第十卷

服膺扶福反下於兢反尒疋服業事
也膺身親也謂親承服事習道藝
也又云悅懌服也郭璞曰喜而服
從也有作伏兩通

屢辯力句反屢數也辯正也

非考苦老反謂質覈之也考問也挍也

自呈馳京反案呈猶見示也說文呈

平也

措言麁故反蒼頡篇措置也又安也

施也

沃以烏穀反通俗文溉灌曰沃沃亦

澆也漬也

殉命辭俊反漢書臣瓚曰亡身從物

曰殉殉亦盡也

佛地經論第一卷

刧比拏王女家反南憍薩羅國王名

也因緣廣如經說

封主府用府逢二反字林封爵諸侯

也聲類建國以土地曰封周禮建

邦國而制其城諸公之地封疆方

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等也

起土爲界曰封

第三卷

如鉆奇廉反通俗文鍛具曰鉆蒼頡

篇鉆持也

補特伽羅此云數取趣謂數數往來

諸趣也

第六卷

殉剌𨙻 俊反蒼頡篇云殉求也漢書
貪夫殉財應邵曰殉營也

勇捍 何旦反說文捍勇也有力也三
蒼捍傑也

如毗濕飯怛羅 都達反即蘇達拏本
生因緣也

第七卷

踰繕那 市戰反亦言踰闍那此云合
也應也計應合尒許度量同此方
驛也自古聖王一日行也案西國
繕那亦有大小或三十里或四十
里昔來皆取四十里也舊經論中
或云由延又作由旬或言俞旬皆
訛略也

底沙佛 舊經中作弗沙佛同一也

蘇達那 等亦作蘇陁沙拏此云善与
亦言好施舊云須達拏訛也

掌珎論上卷

樊籠 扶袁反案樊即籠也莊子擇雉
不祈畜於樊中是也

安膳那藥 舊作安禪那此云眼藥

牧牛 莫禄士福二反三蒼牧養也方

言牧飤也畜養之總名也
誣罔 武于反說文加言曰誣誣亦罔
也妄也欺也以是為非曰罔
餌 能如志反蒼頡篇餌食也叅九所
食之物曰餌

下卷

盟鉢 烏沒反或言優鉢羅又作漚鉢
羅一也此云黛花
銅鍱部 餘涉反上座部也鍱赤銅鍱
書字記文今猶在師子國也
犢子部 梵言跋私弗多羅此云可住
子部舊言犢子者猶不了梵音長
短故也長音呼跋私則是可住若
短音呼則言犢從上座部中一切
有部出也

王法正理論

錫賚 星的反賜与也尒疋錫賚賜也
謂上与下之辞也
懊恚 於報反懊恚悔恨也
罄竭 古文窒同口定反說文器中空
也尒疋罄盡也
奘傑 於京反下奇列反淮南子云智
出万人為奘千人為傑傑亦特立

想才能也

大乘成業論

食米齊宗舊云食屑此外道修行若行合手大指及第二指以物縛之往至人家舂穀徵米處以彼縛指拾取米屑聚置掌中隨得少多去以為食若全粒者即不取之恐多所取故縛兩指耳亦名鷄鳩行外道拾米如鷄鳩行也

凸出蒼頡篇作突徒結反字苑凸起也突突也

拗凹烏交反偏下也下蒼頡篇作窊烏狹反窊墊下也字苑凹陷也

紫礦古猛反彼羅奢樹汁滓也其色甚赤用染皮氎等也

拘櫞花俱禹反下以專反廣志云似棎大如飯篋可以浼浸漚葛紵也今出番禺以南縷切蜜漬為糝糝音蘇感反

瓤生汝良反如瓜瓠中瓤瓣也瓣音蒲莧反

俱毖祉羅經勅里反舊言俱絺羅譯云膝也言膝骨大也此即舍利弗

舅長爪梵志是也

釋軌論居美反軌法也世親菩薩作

釋經軌法也

佛栗氏子此西國地名此人因地為

名也

正理門論

懐菟彼土名月為菟故以喻焉月中

菟者彿昔作菟王為一仙人投身

入火以肉施彼天帝取其骸骨置

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令地上衆生

見而發意故也

躊躇腸留反下腸誅反廣雅躊躇猶

豫也亦躑躅也

大乘五蘊論

尪蛆有憂反下知列反尤亦怨也蛆

痛也虫行毒也

倨傲居預反下五到反説文倨不遜

也傲不恭敬也廣雅倨傲傷慢也

蒙昧字體作矇同莫公反下莫對反

易云蒙者懞也謂懞覆不明也廣

雅昧者闇也謂暗蔽無知也易云

蒙昧幼老謂不我求是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三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四　轉

翻經沙門玄應撰

阿毗達磨俱舍論第一卷　大唐新譯

俱舍此翻云藏則倉庫蘭鞘之揔名也舍舍藏義一故以名焉蘭音公㳽反鞘音私妙反刀室也藏有多名斯一稱也

諸冥覔經迷定二反蒼頡篇云諸非一也聲類云諸詞之揔也小尒疋云冥闇昧也說文冥幽也亦夜也字從冂冂音古熒反從日從六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冥字意也

淪沒力均反廣雅淪沉也沒溺也又淪亦深也沒墜也

誡勗居薤反下虛玉反警勑曰誡自勵曰勗又誡亦告慎也勗謂勉强音巨兩反勗尚書勗哉夫子皆是也

迦多衍尼子以善反舊云迦旃延子此從姓為名有言迦多衍那聲之轉也

鄔拕南烏古反下徒我反此云自說謂不待請問而自說也舊云優陁

郍即无問自說經是也

毗婆沙或言鼻婆沙隨相論作毗頗沙此譯云廣解或言廣說亦云種種說或言分分說同一義也

等謝似夜反廣雅謝往也去也

所吞他痕他賢二反吞謂不嚼也廣雅吞滅也說文吞咽也

有諍又作爭同側迸側耕二反蒼頡篇諍訟也亦引也說文諍彼此競引物也

氣騰徒登反廣雅騰昇上也亦奔馳也

竅隙口弔反下又作㢩同丘逆反廣雅竅孔也隙裂也說文竅空也隙壁際孔也字從𨸏從白上下小也

阿伽伽此云导阿有二義或云无或言極猶舍兩釋故立本名

第二卷

畢舍遮舊經中名毗舍闍亦言辟舍柘鬼名也餓鬼中勝者也

室獸摩羅形如象也舊經律中或作失奴摩羅或作失守摩羅梵音轉耳譯云煞子魚也善見律云鰐魚也長二丈餘有四足似鼉齒至利

有禽麃入水齧腰即斷廣州土地
有之

蝙蝠方眠反下方目反崔豹古今注
云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
歲色白腦重集物則頭垂故謂倒
挂蝙蝠食之神仙也

鵂鶹許牛反下力周反尓疋鴝忌欺
郭璞曰今江東呼鵂鶹鉤鵅鵅音
格廣雅鵂鶹為鴆鵄也鴆音邀講反
亦云恠鳥晝盲夜視鳴為恠也關
西名訓侯山東名訓狐纂文云夜
則拾人爪也

野干梵言悉伽羅形色青黃如狗群
行夜鳴聲如狼也字又作射干業
子虛賦云騰遠射干司馬彪郭璞
等注並云射干似狐而小能緣木
射音夜廣誌云巢於危巖高木也
禪經云見一野狐又見野干是也

豺狼仕皆反蒼頡訓詁云豺似狗白
色有爪牙迅捷善搏噬尓疋豺狗
足也噬時制反

猫貍又作貓同亡朝亡包二反下力其
反猫捕鼠者也廣雅貍猫也又野

曰貍

鳩摩邏多此云童首謂諸童子中為上首也

胞胎補茅反說文胞兒生裹也

洟唾古文鮷同他計反三蒼洟鼻液也周易齎咨涕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防援禹眷反謂守護視衛之言也援亦取也字從手

頗胝迦陟尸反亦言娑破致迦西國寶名也舊云頗梨者訛略也此云水玉或言白珠大論云此寶出山石窟中過千年氷化為頗梨珠此或有也但西國極饒此物彼乃无氷以何為化但石之類耳

摣掣又作抯同側加反下又作挈同充世反釋名摣叉也謂五指俱往叉取也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掣亦牽也

礠石徂兹反埤蒼礠石也謂吸鐵石也

拊手芳主反拊猶拍也廣疋拊擊也桊拊亦撫也

相糅古文粈𦩷二形同女救反廣疋

粽雜也今以異色物共相參曰粽

謂向許亮反三蒼向北出牖也向亦窓也

香荾又作荽字苑作䔭同私隹反韻略云胡荾香菜也博物志云張騫使西域得胡䔭是也今江南謂胡䔭亦為葫䔢音胡祈近後改亦為香荾

樺皮胡霸反木名也皮可以飾弓者也

冠花鬘古玩反冠猶著也下梵言摩羅此譯云鬘音莫班反案西國結鬘師多用蘇摩那花行列結之以為條貫无問男女貴賤皆此莊嚴或首或身以為飾好則諸經中有花鬘是天鬘寶鬘等同其事也字從髟音所銜反㚖聲㚖音弥然反

鼓鞞𣞵朗反埤蒼鼓枫也字書鼓枏也今江南名鼓匡為鞞枫音五索反

指韝今作搭同徒荅反說文指搭韋搭也今之射韝也

捺落迦奴葛反受苦處也或言那落迦受罪人也此云不可樂亦云非行謂非法行處也或在山間或大

海邊非止地下言地獄者一義翻也

第三卷

扇搋半擇迦　勑佳反舊經論中或言般吒或云般荼迦皆方夏輕重也半擇迦此云黃門捴名也其類有五令此第三扇搋半擇迦者謂本来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也

眼瞼　居儼反字略云謂目外皮也

第四卷

警覺　古文儆憼二形同居影反警戒愼也勑解之也亦起也廣疋警警不安也

印可　伊振反印信也文記施行所在信用也字從爪卩音節

勇悍　揄腫反下胡旦反勇謂雄武果决也謚法曰知死不避曰勇懸命為仁曰勇說文悍勇也三蒼悍傈也謂傈智出千人也

不閑　字體作憪同核艱反閑謂習解之稱也慣習工善曰閑

意旨　脂以反說文作恉恉意也志也

未嘗　視羊反廣疋嘗試也暫也先也未嘗亦未曾也

諂誑丑冉反希其意道其言謂之諂謂傾身以有下也諂亦佞也誑惑也欺也

矯亂居夭反謂假詐誑惑也說文撟擅也擅稱上命曰撟字體從手今皆作矯

烈日離折反廣疋烈盛也說文烈火猛也

舉恃古文悕同時止反恃賴也韓詩無母何恃恃負也

凌蔑力昇反下又作懱同莫結反蒼頡篇凌侵犯也說文懱相輕傷也

傲逸五到反廣疋傲慢也不敬也輕傷於人也逸放縱也

焚燒古文炃燌二形同扶雲反說文焚燒田也字從火燒林意也

唐捐以專反唐徒也徒空也說文捐棄也

第五卷

半㮈娑乃可反舊言波那娑果形如冬瓜其味甚甘

俱盧洲此云上勝亦云勝生舊經中作欝單越或云欝怛羅越亦言欝

多羅拘樓亦直云拘樓皆梵音輕
重也

邑廛治連反梵言阿練遮羅此云市
廛礼記市廛而不征鄭玄曰廛謂
市物邸舍也廛居也方言東齊海
岱之閒謂居曰廛舊云欲行疑誤
也按梵名行為僧塞迦羅也

軌範又作笵同音犯軌則也範法也
謂可為法則亦教人法則也梵言
阿遮利耶舊言阿闍梨訛也

僵仆居良反下古文踣同蒲北反仰
謂之僵伏謂之仆言偃卧前覆也

憤恚扶粉反方言憤盈也説文憤滿
也謂憤怒氣盈滿也

殞殁又作隕同為愍反聲類云殞没
也亦墜落也

達弭羅弥尒反此云攝受法嗢怛羅
烏没反此云攝受勝琰者羅渠矜
反此云攝受沙皆人名也

白鷺来故反白水鳥也頭翅背上皆
有長翰毛江東取為䑋離曰白鷺
纕纕音蘇雷反

嗣前古文孠同辭利反尒疋嗣繼也

續也相繼續也
犎胡妃封反又音封下又作頡咽形同户孤反脊上有肉鞍如駱駞者曰封今有此牛形小髆上有犎是也說文胡牛頷垂下也釋名胡在咽下垂者也

仍來又作訪礽二形同而陵反廣疋仍重也尒疋仍因也乃也

中名弥成反名標識也亦所以名質也自命也左傳名以制義廣疋名成也字從口從夕夕則不相見須口以名之字意也

文字云云慈恣反案說文昔蒼頡造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生也孳乳浸多也

褰呵烏可反謂无義文字也

嗢遮烏沒反字界也此言合集義界謂字母也

第六卷

羯剌藍盧葛反或作羯羅藍或云歌羅邏皆一也此云凝滑亦言和合謂父母不淨如蜜和酪泯然成一於受生初七日中凝滑如酪上凝膏

潤沃古文渓同烏木反沃猶溉灌也澆
也漬也
諾瞿陁舊言尼俱陁樹或作尼俱律
或云尼俱類陁亦言尼拘屢陁又
云尼拘盧陁皆一也舊譯云无節
一云從廣樹也
中夭又作殀同於嬌反說文夭屈也
廣疋夭折也如物夭折中也字從
天象形不申也又不盡天年謂之
夭字意也
鵶足亞加反言草如鵶足即以為名也
農夫古文䢉䢊二形同奴冬反說文
農耕也
第七卷
聳幹古文竦㩳二形同湏奉所項二
反廣雅聳上也下公旦反幹謂莖
本也枝幹也
先兆除矯反賈逵注國語云兆見形
也亦機兆也謂事先見者曰兆
占相之塩反方言占視也亦候也凢
相候謂之占占亦瞻也
咄哉都杌反字林咄相訶也字書咄
叱也叱音齒逸反

第八卷

反質之逸反廣疋質問也亦定也

卵㲉又作㱿同口角反吴會間音哭

卵外堅也尚在卵中謂之㲉

而欻吁物反蒼頡篇云欻猝起也亦

忽也

身纔在夾反纔僅也劣也不久也廣

疋纔暫也三蒼纔微也

固唯古文作怘同古護反固必也小

介疋固久也固亦鼓也

如札莊黠反今江南謂斫削木片爲

柹關中謂之札或曰柹札柹音敷

廢反

星迸古文跰或作䟜同班諍反迸謂

散走也

嗢柁烏没反下徒我反嗢柁此言集

柁南此云施謂集以施人也字從木

琰摩以冉反或作閻摩羅或言閻羅

亦作閻摩羅杜又言夜磨盧迦皆

是梵音楚夏聲之訛轉也此譯云

縛或言雙世𥨊謂苦樂並受故以

名焉又云閻摩此云雙羅社此言

王兄及妹皆作地獄王兄治男事

妹治女事故曰雙王

第九卷

俱胝陟遲反或言俱致此當億謂千万也或十万為億或万万為億西國俱胝或千万或十億或百億而甚不同故存本名耳

訖栗枳居紙反即迦葉波佛父王之名也

諷頌不鳳反下辞用反諷謂詠讀也又以聲節之曰諷頌亦讚詠也

熊馬胡宫反説文熊如豕山居冬蟄其掌似人掌名曰蹯音煩

羆驢彼宜反尒疋羆如熊黄白文郭璞云似熊而長頭似馬有髮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木關西名多猳羆憨音呼濫反猳音加

羯吒私此愛之别名也

茅廬力居反寄止曰廬别舍也黄帝為廬所以避寒暑也春秋去之冬夏居之也

鍵南渠偃反舊云伽訶鄉此云堅厚至第四七日肉團方堅厚也

閟蹬鄙冀反詩云我思不閟傳曰閟

閉也亦不從也下又作濇同所立反謂不滑也字四止四止即不通字意

醫者於其反說文治病工也醫之性得酒而使藥非酒不致故字從酉殹病人聲也殹於奚反或作毉醫二形並俗字也

嬰兒於盈反三蒼女曰嬰男曰兒釋名云人始生曰嬰兒胸前曰嬰投之嬰前而乳養之故謂嬰兒也

睒末𥎞式冉反滑草也用之洗手甚滑澤也

潰爛古文殨同胡對反蒼頡篇潰旁決也說文潰漏也

叵觀普我反三蒼云叵不可也反正為之反可為叵皆字意也

為述脣聿反孔子曰述循也案述謂訓其義理也尔疋述循也循行也

涕淚他礼反詩云涕泗滂沱傳曰自目曰涕目出淚也廣疋涕泣淚也

謰繫亦云不繫梵言尼乾亦言泥揵連其外道拔鬚露形無所貯畜以手乞食隨得即噉者

播輸鉢多補賀反亦作波輸此是塗灰外道遍身塗灰髮即有剃不剃衣繞蔽形但非赤色為異耳奉事魔醯首羅天者也

般利伐羅々迦亦言摋利婆羅闍迦此云普行事郵羅延天頂留少髮餘盡剃去內衣在體繞蔽形醜其衣涂以赤土之色也

第十卷

龍鎮知陣反又音珎說文鎮壓也亦安也廣疋鎮重也

部多巴生義舍多解故仍置本名

飢饉古文作飣又作饑同几治反尔疋穀不熟為飢蔬不熟為饉案凡草木可食者通名蔬菜

洋銅以章反謂煑之消爛洋洋然也三蒼洋大水也字略作煬釋金也

瞻部時燄反樹名也舊經中或言剡浮或作閻浮皆訛也

炎石于廉反詩云赫赫炎炎傳曰炎熱也

三灾籀文作災又烖扰二形同則才反灾傷也案九害傷人者皆曰灾

又天反時曰疢疢亦病也

沐浴亡卜反說文濯髮曰沐洒身曰浴也

埃塵烏來反蒼頡篇埃謂風揚塵也

性㽞許驕反㽞譊也謂譊譁不靜也

第十一卷

踰繕鄯市戰反此云合也應也討應合尓許度量同此方驛也自古聖王一日行也案西國繕鄯亦有大小或三十里或四十里昔来皆取四十里為定舊經論中或作踰闍鄯或作由延亦作由旬或云俞旬皆訛略也

諾健鄯此謂露形有大力神名也

如篅蒼頡篇作圌同市緣反圓倉也說文判竹圜以成穀者也江南行此音又上仙反中國行此音

摶擊徒桓反摶圜也厚也廣疋摶著也摶之令相著也

蘇迷盧此云妙高山亦言好光山舊言須弥或云須弥樓皆訛也

踰健達羅舊言由乹陁羅山此譯云持雙山言此山峯有二隴道因以

名之

伊沙馱羅舊云伊沙陁羅此云自在持亦言持軸言此山多有諸峯形如車軸故以名之

朅地洛迦祛謁反此云擔山言此山寶樹形若擔山木遂以名之

蘇達梨舍那此云善見言此山端嚴繡麗見之稱善則以名焉也

頞濕縛羯拏烏葛反此云馬耳 言此山峯形似馬耳因則名之

毗那怛迦都達反此云障礙神 有一鬼神人形象頭凡見他事皆為障礙此之山峯似彼神頭故以名也

尼民達羅舊言尼民陁羅此云地持山又魚名也言海中有魚名尼民達羅此山峯形似彼魚頭故以名之

吠瑠璃扶廢反舊云鞞稠利夜亦言鞞頭梨也或云吠瑠璃亦作鞞瑠璃皆梵音訛轉也從山為名鞞頭梨也亦出此寶謂遠山寶遠山即是蘇迷盧山也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煙焰所能鎔鑄唯鬼神有通力者能破之為物或云

是金翅鳥卵㲉即是此寶鬼神破
之以賣與人也
舍㨖洲勑佳反
矩拉婆洲俱禹反下盧荅反
羅剎婆或言阿落剎娑是惡鬼之通
名也又云羅叉娑此云護者若女
則名羅叉私舊云羅剎訛略也
從横廣足足容反小尔足袤從長也
韓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横是也
殑伽河其昇反諸經論中或作恒河
或作恒伽河亦云恒迦河或作強
伽河皆訛也此河從无熱惱池東
面金象口而出流入東海舊譯云
天堂来以彼外書云本入魔醯首
羅天頂從耳中出流在地上以此
天化身在雪山頂故作是説見從
高處而来故云天堂来也
信度河舊言辛頭河此云驗河從池
南面銀牛口中流出還入南海也
徙多河斯尒反或言私多或云悉陁
亦言私陁皆梵音之差也此云冷
河從无熱惱池西南瑠璃馬口而
出流入西海即是此國大河之源

其派流之小河也

縛芻河舊言慱叉或作薄叉亦云婆叉河又言嚩叉河皆一也此云青河從池北面頗梨師子口中流出

煻煨徒郎反下烏迴反通俗文熱灰謂之煻煨

阿鼻旨諸以反或言阿毗至亦云阿毗地獄或言阿鼻地獄一義也此云无間无間有二一身无間二受苦无間

娘蚷吒女良反下得賈反此云糞屎虫有紫如針亦名針口虫穿骨食髓者也

紫利子累反廣疋紫口也方言紫鳥喙也

咂食古文㗱又作[illegible]子盍反通俗文入口曰咂又虫食曰[illegible]

銛利私廉反廣疋銛𢧵利也謂刀鋭曰銛也

探喙他合反説文手遠取曰探探摸也

鐵仗治亮反執持名仗謂兵器之揔名也刀矟杵棒等是也

刀槍千羊反蒼頡解詁云木兩頭尖

鋭曰槍說文槍歫也
禦捍古文敔同魚舉反小尔疋禦抗也禦當也尔疋禦禁謂未有而豫備之也字從示下又作扞同胡旦反說文捍止也蔽也亦衛也
適彼二巻古文作遧同之赤尸亦二反適近也始也又往也
尼剌洛割反此云裂言身皰裂也
頞哳吒烏曷反下陟黠反此從聲為名也
臛臛婆呼各反此皆從受苦之聲為名也
支派普懈反水分流曰派說文水之邪流別也廣疋永自分出名派也
俱盧舍治經中或作句盧舍或作拘樓賒亦作拘屢舍皆梵音輕重也謂大牛鳴音聲聞五里又云五百弓八俱盧舍為一踰繕那即四千里古者聖王一日所行也
稼穡加暇反下所力反字林種曰稼收曰穡說文禾之秀實曰稼一曰在野曰稼
層級字恒反下居及反說文層重屋

也亦累也級謂階次也
封邑甫逢反起土為界封爵也周礼
四井為邑方二里也九邑有宗廟
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妬羅緜丁故反舊言兜羅緜也
角勝古文斠同古卓反角比量也禮
記習射御角力廣足角量也角試
也說文角平斗斛也並單作角或
作捔此古文粗字音在古反捔略也
芬馥敷雲反下扶福反方言芬和也
謂芬香和調也字林馥香氣也
擁遏烏割反蒼頡篇遏遮也尔疋遏
止也今謂逆相止為遏也
笑覩私妙反字林笑喜也字從竹從
犬聲竹為樂器君子樂然笑又作
咲俗字也
印度於振反下徒故反或言天竺或
云身毒或作賢豆皆訛也正言印
度印度名月月有千名斯一稱也
良以彼土聖賢相繼開悟群生如
月照臨因以名也一說云賢豆本
名因陁羅婆他那此云主處謂
天帝也當以天帝所護故世久

号之
婆訶麻婆訶此言笑或云蔀𠖥麻則胡
麻也笑音徒損反
佉梨此云一斛謂十斗也
洲渚之與反尒疋水中可居曰洲小
洲曰渚洲謂水中有平地可居者
也釋名云洲聚也人及鳥獸所聚
息處也
焚燎古文𤓯同力照反燎謂放火也
火田爲燎也說文燎燒田也
灰燼又作𤏶同似進反說文火之餘
木曰燼小尒疋燼餘也
僧企耶䟦反此言无央數舊言阿僧
祇訛也
𥁕蹭烏没反下七鄧反婁嗢呼曷反
醯都盧奚反
拈筏乃兼反
姥達莫古反
邏撓叉鑒反
麟角理真反仁獸也尒疋麟麕身牛
尾一角不角者麒麟角頭有肉
目僚又作寮同力彫反尒疋官寮也
同官爲僚也

髙荅摩借音渠髙反姓也髙猶瞿之轉也此有三義一云日種二云牛糞種三泥種也舊云瞿曇略也

欝䪭於勿反下扶福反尒足欝氣也欝然香氣感出也

猖狂齒揚反謂變易情性也亦狂騃也莊子猖狂妄行也

銓量又作硂同七泉反廣疋稱謂之銓言知輕重也漢書應劭曰銓稱衡也量斗斛也

貧遺渠愧反无財曰貧乏財曰遺遺亦竭也

輟其丁劣反輟止也尒疋輟已也

訶梨怛雞舊言呵梨勒翻為天主持来此果堪為藥分功用極多如此土人參石斛等也

彩淨於斤反詩云彩其盈矣傳曰彩衆也彩大也

霖淫力金反左傳雨自三日已上為霖尒疋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

瞖目一計反韻集云目障病也説文作翳目病生翳也

第十三卷

欝金此是樹名出罽賓國其花黃色取花安置一處待爛壓取汁以物和之為香花粕猶有香氣亦用為香也

火熷祖勞反字林熷燒木焦也說文熷焦也

寐覺亡底反寱眠熟也國語猷公寢而不寐是也亦卧也

隄塘古文隄同都奚反下徒郎反說文隄防也亦足隄謂之梁李巡曰隄防也障也漢書無隄之輿韋昭曰積土為封隄也

心栽子來反栽植也今時名草木植曰栽

痼疾又作痁同古護反久病也說文痼病也

第十四卷

正學梵言式叉摩那謂二歲學戒者也

或趍求累反今江南謂屈膝立為跪趍中國人言胡跽音其止反胡音護跟音文羊反礼記授立不趍作跪借字耳

制多舊言支提或云脂帝浮圖皆訛

也此翻應名可供養處佛涅槃處
生處說法處患名制多皆須供養
恭敬也
娶妻七句反取也詩云娶妻如之何
傳曰娶婦也
療病說文作𤻲同力照反三蒼療治
病也
窣羅迷麗耶末陁寧音蘇沒反窣羅
米酒也迷麗耶謂根莖花菓雜酒
也末陁謂蒲陶酒也
稗子蒲懈反說文禾別也草之似穀
者也

第十五卷

屠羊達胡反說文屠刳也廣疋屠壞
也柴屠分割牲肉也
魁膾苦迴反下古外反魁帥也首也膾
切肉也主殺人者或有作儈音膾
聲類儈令市人也儈非此義
罝弶古文羅罟二形同子邪反下渠
亮反尒疋兎罟謂之罝郭璞曰罝
遮也遮取兎也韻集云施羂於道
曰弶今田獵家施弶以取鳥獸者
其形似弓也

典刑伐又作斁同丁爾反廣疋典主也下胡經反刑罰罪也易曰刑法也井為刑法也春秋元命苞曰刑字從刀從井井以歠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畜畏慎以全身命也故字從刀從井

凶勃又作兇同許恭反下古文誖悖二形同蒲沒補憒二反凶暴也兇惡也悖亂也亦逆也

乞匄古艾反蒼頡篇乞行請求也字體從人從亡言人亡財物則行求匄也

呲訶羅亦言鼻訶羅 此云遊謂僧遊履處也此土以寺代之

准陁止尹反此云妙義舊言純陁訛也

難愈古文𤺌同臾乳反說文𤺌病瘳也方言差愈也

陶家又作匋同大勞反或借音遥史記陶瓦器也蒼頡篇陶作瓦家也舜始為陶于河濵是也案西域地多旱濕不得穿窯但疊坏器露燒之耳窯音姚

鹹鹵胡緘力古反說文鹵謂西方鹹

地也磽薄之地也天生曰鹵人生曰鹽鹽在東方鹵在西方釋名云地不生物曰鹵故字從西省下象鹽形也

坑穽古文阱㓝二形同才性反說文大陷也蒼頡篇穽謂掘地為坑張禽獸者也

第十六卷

捎觸初交反捎摸也通俗文捫摸曰捎有作揣初委都果二反廣疋揣試也量也兩通

養飲因恣反廣雅萎飲也蒼頡篇飲飽也謂以飲食設供於人曰飲故字從人萎音於偽反或作飼俗字也

祈請渠衣反廣疋祈求也尒疋祈告也

猜阻古文職猜二形今作倸同麤來反猜疑也廣疋猜懼也

波剌私羅葛反亦言波嘶或云波斯國名也臨近西海最饒奇寶諸國商人皆取其貨斯以龍威珠力古昔推焉耳

尼延底此言深入義貪之異名也言窮極无猒故以名之

布灑他所解反此云增長謂半月又磨增長戒根也又磨此云忍謂容恕我罪也舊言懺者訛也或言逋沙他亦云布薩皆訛略也

倿歌奴定反倿諂媚也說文巧媚高材曰倿又僞善曰倿字從女從仁論語惡夫倿者此亦從女之義左傳寗人不倿不能事父兄此則從之義也

毀呰古文呰㰦二形同子介反說文呰呵也礼云呰者莫不知礼之所生鄭玄曰口毀曰呰

倡伎齒揚反下渠綺反說文倡樂也三蒼倡俳也伎謂藝能也

祠祀似茲反下徐理反尔疋祠祭也又人祭曰祠礼祭曰祀

第十七卷

替善他計反尔疋替廢也止也替滅也謂滅絕也

布剌拏洛割反或作補剌拏此云滿舊言富蘭那也

儱戾經中或作龍同祿公反三蒼作悷同力計反很戾也謂很戾對强也

乘穆又作睦同莫聲反睦和也尔疋睦勸也厚也

磽确苦交反下胡角苦角二反孟子曰磽确薄埆地也通俗文物堅鞕謂之磽确地堅鞕則不宜五穀也

果粹字苑作秡同盧葛反通俗文辛甚曰粹江南言辢中國言辛

後填古文窴同徒堅反廣疋填塞也

第十八卷

後皰又作靤同蒲孝反小腫起也說文皰面生氣也

溫誦烏昆反論語溫故而知新何晏曰溫尋也鄭玄注礼記云後時習之謂之溫溫煗也取其義矣背文曰誦

三罰扶發反罪之小者曰罰罰亦折伏也

大婆羅樹名也是大富貴家義也案西國大官貴大富兒弟皆呼為婆羅也

荷負又作抲何二形同胡歌胡可二反小尔疋何揭擔也何任也

被析思歷反析分也字從斤分木為

析今俗作析皆從片
底沙丁礼反舊言弗沙此云明也
赫弈呼陌反下餘石反小尔疋作赫
㷜明也廣疋赫奕盛明也字從大
㷜音亦
末度迦果謨鉢反舊云摩頭此言美
果也
𧸘婆果女鴉反形如此土苦楝樹也
楝音力見反
馱都徒餓反謂堅實也此亦如来體
骨舍利之異名耳
第十九卷
謁羅筏拏烏艾反舊名伊羅鉢多羅
亦云噎羅鉢多羅伊羅此云香鉢
多羅此云葉名香葉象
第二十卷
姬媵居疑反下餘證反漢書文帝母
薄姬如淳曰姬衆妾之捴名也姬
亦女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
下左傳以媵秦穆姬杜預曰送女
曰媵媵送也寄也公羊傳曰媵者
何諸侯一國則二國媵之以姪娣從
釋名云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適

他也今三品曰婭五品曰媵是也

纏壓周成難字作窜窜㩳也同於甲反蒼頡篇云壓鎮也笮也㩳音祖曷反

涌泛今作汎同敷劒反廣疋泛泛浮貟也亦駃疾也

漂激匹遥反下古狄反浮吹曰漂流急曰激漂亦摇蕩也

第二十一卷

尤重有周反尤甚也亦多也異也過也

防邏力賀反戍屬也韻略云邏謂循行非違也遊兵以禦冦者也

甍瞢徒登反下亡登反韻集云甍瞢失卧極也

第三十二卷

一睫說文作睞釋名作䀹同子葉反目旁毛也山東田睫里閒音子及反

有序古文序同徐與反次也有次序也白虎通曰序者序長幼也

蕈豆甫蕈反人家亦種之堪食用為澡豆極佳也

深駛所吏反蒼頡篇駛疾也

悵望勑亮反說文悵望恨也

蟲胆千餘反通俗文肉中虫謂之胆
三蒼蠅乳肉中曰胆也
髖髀又作臗同苦桓苦昆二反埤蒼
髖尻也廣足臗豚也下古文䠋同
蒲米反說文股外也北人用此音
又方尒反江南行此音或作䏶俗
字也
一磔古文厇同知格反通俗文張申
曰磔廣足磔張也開也
吠嵐婆力舍反業舊經論中或作毗
藍婆或言旋藍婆又作鞞嵐婆或
作隨藍婆皆梵音之楚夏耳此云
迅猛風也

第二十三卷

循身古文徇同似遵反尒疋率循自
也郭璞注云為循行也循亦徧也
巡歷也
欽重去金反欽敬也謚法曰威儀備
悉曰欽
披閱餘說反簡閱也小尒疋云閱具
也具數於門中曰閱
飲光部梵言迦葉波迦葉此云光波
此云飲今依此間語名飲光飲光

有二義一迦葉波是上古仙人此
仙人身有光明能飲餘光令不復
現此羅漢是彼種故因以名焉云
此人身作金色常有光明以閻浮
檀金為人並此阿羅漢羅漢身光
飲金人光不復現故名飲光也
臺觀徒來反下古玩反尒疋四方而
高曰臺又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
門雙闕也釋名云觀者於上觀望也

第二十四卷

憺怕徒濫反下疋白反說文憺安謂
憺然安樂也憺亦恬靜也怕靜也
無為也子虛賦云怕乎無為憺乎
自持也
憍陣都除玄反舊云憍陳如訛也此
云大器是姓阿若是名亦云初智
以其最初悟无而得智本願也
唯目莫麼反目謂紀録也亦條目也

第二十五卷

措定口駮反廣疋措摸品式法也
雖蹶又作蹷同居月巨月二反說文
蹶僵也僵仰卧也

第二十六卷

金礦古文砿同古猛反說文礦銅鐵璞也

登祚徂故反祚位也國語云天地之所祚賈逵曰祚祿也

第二十七卷

郁羅延郁羅 此翻為人延郁 此云生本謂人生本即是大梵王也外道謂一切人皆從梵王生故名人生本也

蟠結蒲寒反礼記而蟠于地鄭玄曰蟠委也廣雅蟠曲也迴也方言未昇天龍曰蟠龍是也

健馱梨齊持呪女也從國為名此女聲呼之也男聲猶健陀羅國也

伊刹尼叉黠反 此云占相觀察也

曼馱多莫槃反 此云我養則頂生王之名也

第二十八卷

阿笈摩渠葉反 此云教法亦言傳謂展轉傳來相教授也

第二十九卷

怨讎視由反憎惡怨憾曰讎讎對也尒疋讎疋也春秋怨偶曰讎是也

青痳於慮反說文瘀積血也廣疋痳
病也
由鄙悲美反鄙惡也廣疋鄙恥羞愧也
依怙胡古反尒疋怙恃也韓詩无父
何怙怙賴也
尒焰余贍反此云所知舊作尒炎一也
礭陳埤蒼作犒又作碻同苦學反廣
疋云礭謂堅鞕牢固也
儒童而俱反說文儒柔也謂柔愞也
童幼也謂幼小也梵言摩納縛迦
頻毗娑羅或言頻婆娑羅亦云洴沙
王一也此云顏色端正或云色像殊
妙又頻婆是刻木采畫等形像也
娑拖梨徒我反是西方一類小棗名
也是苾芻從此為名也
頞勒具鄰普何反此十二月星名也
是人從此為名
伐蹉蕤何反舊言婆蹉則婆羅門姓也
如牝毗忍反說文畜母也雌日牝詩
云雉鳴求其牝非但畜也
嗢底迦烏沒反下借音丁履反人名也
制怛羅都達反人名也此正月星名
西國立名多此也

菩莎訶蘇和反菩呪聲也莎訶此云
善說也
拘櫞俱禹反下以專反廣志云似橘
而大如飯筥可以浣濯漚葛紵也
今出番禺以南縷切蜜漬為糝食
之甚佳筥音呂番音潘糝音桒
感反
紫礦古猛反謂波羅奢樹汁淀也其
色甚赤用染皮氍其樹至大亦名
甄叔迦一物也花大如斗極赤葉至
堅肕商人縫以為袋名也肕音刃
時䴴女良反如瓜瓠中䴴瓣也瓣音
蒲莧反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五 小乘 轉

翻經沙門玄應撰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第一卷

嘉瑞 賈遐反下時惴反通雅云嘉善也美也著蒼頡篇瑞應也信也言有善美之德即應之以信瑞也

阿氏多 常介反此云无勝舊言阿嗜多或作阿逸多皆訛也是弥勒令生名也

訕謗 所姧反蒼頡篇云訕誹也廣雅訕謗毀也

漏泄 息列反廣雅泄溢也發也亦漏也

指鬘 莫班反即央掘魔羅也央掘此云指魔羅此言鬘或云結斷人指結相著為鬘安頭上故有此名

烏盧頻螺迦葉波 此云木瓜林在此下條道因以名焉迦葉波是姓舊言優樓頻螺正法華經云上時迦葉兄弟三人居長者也

唐攪 古卯反唐徒也徒空也字書攪撓也撓音呼刀反撓擾也說文攪亂也

怛䇿迦都達反下初革反龍名也
扣擊說文作敂同苦厚反扣亦擊也
愞㓹奴畀反下而兖反三蒼愞弱也
廣雅㓹柔也
穪權渠員反廣雅穪鍾謂之權權重
也知輕重也字從手
第二卷
茗然徒彫反茗遰也遠也遰音徒計反
瞿波洛迦此云牧牛經也
窣堵波蘇沒反下都古反此云廟或
云墳或言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為
相也舊言藪斗波或云偷婆又言
塔婆皆方夏輕重耳
第六卷
晦冥呼對反尒疋云霧謂之晦言霧
則天地交合冥冥无所覩見也劇
霧則晝昏冥也
雺霧又作氛同敷雲反釋名云氛粉
也潤氣著草木因冷則色凝白若
粉也尒疋云地氣發天下應曰霧
霧陰氣濕也
廓清口郭反尒疋廓大也
所須又作斑同補𣂪反小尒雅云須

敷布也尒雅班遍賦與也

第七卷

彈斥徒干反下鷄赤反廣疋彈抨也漢書音義曰斥不用也亦踈遠也斥指也抨音普庚反

眩曜胡麪反廣雅眩惑乱也曜照明也

頑嚚五鰥反下魚巾反廣疋頑鈍也蒼頡篇嚚惡也左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

逞已丑井反說文逞通也小尒疋逞快也方言自關而東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好也

聡叡以芮反聡聽微也叡智識也又先知曰聡深明曰叡

方維以隹反廣雅維隅也淮南子云天有四維是也

第八卷

躊躇腸留反下腸於反廣雅躊躇猶豫也躑躅也

異生梵言婆羅必栗託仡那婆羅此云愚必栗託此云異仡那此云生應言愚異生舊云小兒別生亦言嬰愚凢夫又作小兒凢夫皆一義也

第九卷

躁動又作趮同子到反躁擾也不安靜也釋名躁燥也言物燥即動而飛揚也

中庸以鍾反廣疋中平也庸和也小尒疋云庸善也謂平和善人也

第十卷

蚩笑昌夷反小尒疋云蚩戲也蒼頡篇蚩輕侮也笑喜弄也字從古屮即之字也

褒貶補高反下碑儉反苶褒揚美也貶黜退也

謀議莫侯反謀論也議圖也諮事為謀詳論曰議也

敵論徒的反廣疋敵當對也尒疋敵匹也

惶乱胡光反惶謂憂懼在心之皃也廣疋惶惶懼也蒼頡篇惶恐也

寔多是力反尒疋寔是也說文寔止也

第十一卷

貪軶又作枙同烏革反所以枙牛馬領者也軶亦搹也搹音革

謫罰都革反通俗文罰罪曰謫謫責也亦罪過也罰折伏也

瞢憒莫崩反下公内反三蒼瞢不明也憒煩亂也

我須丘類反史記有須列侯問業有須猶須臾之閒亦不久也

忌憚渠記反下徒旦反廣疋忌恐畏也憚疑難也說文忌憎惡也

顧眄孤布反下眠見反說文還視曰顧邪視曰眄也

第十二卷

幖幟俾遥反下昌志反通俗文微号曰幖私記曰幟字皆從巾或從木作標謂以木為識標而記之也亦兩通

末奴沙謨鉢反亦言摩克沙此云人

魍魎古文蜩蛃二形同亡强力掌反說文蜩蛃山川之精物也通俗文木石怪謂之魍魎也

毗濕縛羯磨天此云種種工業案西國工巧者多祭此天也

加趺古遐反尔足加重也今取其義謂交足坐也經中或作結交趺坐

是也山東言甲趺江南言跘跨跘音
平患反跨口瓜反有從足作跏文
字所无也
鄔隨夷烏古反人名也此云出現義也
第十三卷
嬉戲又作僖同虛之反說文僖樂也
蒼頡篇嬉戲笑也
汝曹又作𣍘同自勞反史記十餘曹
備之如淳曰曹輩也
毗瑟笯奴故反天名也舊言毗紐天
亦言毗搜紐天訛也
第十四卷
梯隥都鄧反廣雅隥履也梯之而上
者也字從𠂤
室路迦舊言輸盧迦或云首盧迦又
言首盧柯案西國數經之法皆以
三十二字為一室路迦又多約九
夫作世間歌詠者也此則闘龍論中
之一數也
第十六卷
升陟脛棘反言進達之升曰陟詩云
陟彼高崗陟登也尓雅陟升也謂
登升之也

痱癗蒲罪反下盧罪反字略云痱癗小腫也今取其義

波沓波種徒荅反則婆羅門姓也

第十八卷

池沼之遶反說文沼池也小池也

命命鳥梵言耆婆耆婆鳥也

子息思力反兒子曰息息者氣在人身中所稟以生也東觀漢記云此蓋我子息是也今人出錢生子亦曰息義一也

第十九卷

是疇除留反楚辭誰可與乎疋疇王逸曰二人為疋四人為疇疇類也亦伴侶也

乳醅又作酥同疋迴反謂未漉酒者也言乳能成醅醅能成酒也

廣樹䕸文作尌同時注反廣雅樹立也凡置立皆曰樹樹亦種殖也

屢辯力句反尚書屢省乃成孔安國曰屢數也

第二十卷

持羂又作罥同古犬公縣二反聲類云罥以繩係取鳥獸也

挽出古文輓同无遠反說文輓引車也

鄙俚字體作郢同力子反說文五酇為鄙鄙郢也蒼頡篇國之下邑曰郢漢書質而不郢如淳曰雖質樸不如閭里之鄙言也鄙猥陋也廣雅鄙耆恥也酇音祖旦反百家也

尚年市讓反蒼頡訓詁云尚上也猶盛年也

衰耄字體作㾵同所龜反說文㾵減也損也礼記年五十始㾵㾵謝也下古文𦒱耄二形今作秏同莫報反礼記八十曰耄耄謂惛忘也闇乱也

鳩摩羅設摩此云童寂多造詩詠者

扇帙略外道名也造因明者即[illegible]婆沙中扇提羅外道是也

第二十一卷

無繁扶袁反詩云正月繁霜傳曰繁多盛

水濯徒角反說文濯澣也洒也謂以水淨物曰濯也

設支舊言舍脂此云能縛謂女人若可愛能生男子染著通名設支

第二十二卷

荏苒而甚反下而琰反言須臾也

阿奴律陁亦作律盧骨反此云隨順

義人名也

匡助丘方反尔疋匡正也助佐也匡

亦復也

世羅烏波古反此云小石也

屬斯之欲反屬著也亦連續也適也

第二十三卷

師兩于矩反謂兩安居也言師若干

夏臘也

童竪殊庾反謂侍人未冠者之名也

使通内外之命以其无有礼入出

便疾也

蟏蛸音蕭蕭尔疋蟏蛸一名長踦踦

音居蟻反郭璞曰小蜘蛛長脚者

俗呼為喜子詩云蟏蛸在户是也

虹霓古文羾同胡公反俗音絳尔疋

音義曰雙出鮮盛者為雄雄曰虹

暗者為雌雌曰蜺蜺音五鷄反說

文螮蝀虹也江東呼為雩釋名虹

攻也純陽攻陰氣也螮音帝蝀音董

縛喝國呼曷反北臨縛蒭河其國中有

如来湶灌可受一斗餘衆色炫熿金石雜名又有佛牙又有佛掃帚迹耆草作也長二尺餘圍七寸其把雜寶飾之也

波吒釐力之反亦云波吒梨耶舊云巴連弗訛也是一花樹名因此花樹以目城也

第二十四卷

尺蠖烏郭反說文申屈虫也尒疋蠖尺蠖一名步屈宋地曰尋桑吴人名桑闔闔音古合反即桑虫也

阿泥律陁舊言阿㝹律或云阿㝹樓馱亦言阿泥盧豆皆一也此云无滅亦云如意昔施辟支一食於八十刧人天之中往来受樂于今不滅故云无滅又所求如意亦名如意即甘露飯王之子佛堂弟也

朋友蒲崩反下于久反說文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廣雅友親也愛也

方域為逼反域居也說文域邦也周礼方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邑也

酷毒口木反謂暴虐也說文酷急也

甚也白虎通曰酷極也教令窮極也
冀除又作覬同羇致反小尒疋云覬
望也
飄鼓匹遥反下公户反飄吹也鼓動
也案凡動物皆謂之鼓也

第二十五卷

師徒達胡反徒類也莊子云孔丘之
徒司馬彪曰徒弟子也
仁孝而親反愛人以及物曰仁上下
相親曰仁貴賢親親曰仁煞身成
人曰仁尒疋善父母為孝謚法曰
慈愛忘勞曰孝從命不違曰孝
承稟鄙錦反稟受也

第二十六卷

苟欲公厚反廣雅苟且也亦誠也
言詞魚犍反下似資反直言曰言言
己事也荅述為語為人說也礼記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是也言亦云
也發端也說文詞者意內而言外
也亦審言語也

第二十七卷

啚度案詔定古文書圖啚二形同達
胡反下徒各反廣雅啚度也議也

亦計也度量也

每言莫載反三蒼每非一定之辭也

每亦數也

嗤誚才笑反誚謂嬈弄譏責也亦訶也

第二十八卷

紉繩女珎反字林云單繩曰紉紉索也

瀑流蒲報反蒼頡解詁云瀑水濆起也

婆澀波言所立反此云氣謂霧氣等也

第二十九卷

為杖直亮反杖猶據也亦杖託也

第三十卷

染汙紆劬烏故二反字書汙塗也字

林汙穢也

咀嚼又作齟同才與反下慈藥反含

味也咀齟也通俗文咀齧曰嚼也

津液子隣反下夷石反三蒼津液汁

也說文液津潤也廣雅滋液也潤

澤也

誠言市盈反廣疋誠實也說文誠信

也敬也

乍可仕嫁反廣雅乍暫也蒼頡篇乍

兩辭也

齊心昨迷反說文眂齊人齊也字從

肉眦音蒲迷反
譏刺居衣反下又作諫同且漬反廣
雅譏刺也說文譏誹也
數瞋又作瞬同尸閏反說文瞋目開
閉數搖也

第三十一卷

旻方楚力反謂正方也
開闢脾亦反說文闢開也
關閉補結補計二反說文闔門也廣
雅閉塞也守也或作閇俗字也
荼毒達胡反廣疋荼毒痛也亦行惡也
重壘又作垒同力癸反壘亦重也
拼量補莖反謂彈繩墨曰拼江南名
抨音普庚反
尋穌息胡反穌活也小尒疋云死而
復生謂之穌穌寤也
柤瀨仕加反下力艾反通俗文刈餘
曰柤廣疋柤距也詩云如彼棲柤
是也
[齒+堯]足又作齩同五狡反[齒+堯]齧也關中
行此音又下狡反江南行此音
[齒+可]頸字林丘加反下居井反言以口
[齒+可]也大齧也今以手也頸項前也

擘胂補麦反下矧人反當脊肉曰胂
也擘分裂也
攫腹九縛居碧二反說文攫爪持也
通俗文手把曰攫蒼頡篇攫搏也
獸窮則攫是也
搯心他勞反說文搯捾也捾一活反
中國言搯江南言挑音土彫反
鑱剌仕衫反下七亦反說文鑱鋭也
漉諸或作盝同力木反水下皃也
嗢鉢羅烏沒反此云黛花舊言優鉢
羅或云漚鉢羅訛也
鉢特摩徒得反此云赤蓮花舊言波
頭摩或云鉢曇摩皆訛也
淒勁且奚反下居政反詩云淒其以
風傳曰淒寒風也勁切急也
毛聚徒昆反廣雅毛冣也冣音才句反
殭鞕居良反下魚更反字略云死不
朽曰殭物堅曰鞕
緊捺落奴葛反此云是人非人歌神
也頭作馬頭舊言緊那羅或作真
陁羅皆訛也
炬鍼其呂反下聲類今作針同支諶
反束火曰炬縫衣曰針

空歐又作嘔同於口反歐吐也釋名
云歐傴也將有所吐脊曲傴也
毒脪又作𤺋𤵸二形同火靳反江南
言脪腫說文肉反出也
鬼胭又作咽同一千反胭喉也北人
名頸為胭也
劑臍音皮下又作沛同子礼反廣雅
劑剝也臍濟也謂擠出汁也
饗受又作享同虛仰反歆享也謂神
食氣也亦獻也歆虛音反
俱臻側巾反尒疋臻至也
歡娛字詁古文虞今作娛同疑區反
說文娛樂也言皆娛樂也

第三十二卷

烏施羅末草名也形如丗土細辛其
體極冷
尅勝又作克同口得反字林尅能也
尅亦勝也
林藤徒登反廣雅藤藟也今呼茹葛
葛蔓者為藤
率土所律反尒疋率自也循也

第三十三卷

夷悅余之反說文夷平也亦明也常

也恱樂也

瀹又作爚䰞汋三形同臾灼反通俗文以湯煑物曰瀹廣雅瀹湯也謂湯內出之也江東呼瀹為煠煠音助甲反

不肖私妙反小尒疋不肖不似也言骨肉不似其先故曰不肖謂儜惡之類也字從肉小聲

厭禱於寐反下都導反字苑厭眠內不祥也伏合人心曰厭說文告事求請曰禱謂請於鬼神也

製作之世反製裁製也制斷之也說文作制

菴没羅舊言菴磨羅亦作阿摩勒皆訛也柰如小棗果如胡桃其味酸而且甜堪入藥分

主宰祖待反礼記宰夫為獻主謂主膳食之官也

擅立市戰反廣雅擅專也專已自為也

專已之緣反專猶自是也專壹也任也

第三十四卷

屋宇古文寓籀文㝢同于甫反說文宇屋邊檐也釋云宇羽也如鳥羽

翼自覆蔽也於國則四垂為宇
人捦又作鈙襟二形釋名作鑰同巨
金反捦急持也持匈也
捶撻又作箠同之藥反下古文敹同
他達反廣雅捶撻擊也
壃界居良反壃境也亦界也尔疋疆
垂也僵場在外垂也
摸放又作摹同莫胡反小尔疋摸法
也謂規形曰摸亦掩取象也
第三十五卷
評論皮柄反字書評訂也訂平議也
訂音唐頂反
為挫祖卧反說文挫摧也謂折其鋒
也挫折也
匈襟居吟反說文襟袵也聲類云交
領者也
怳忽虛往反漢書音義曰怳忽眼乱
也似有无也虛妄見也
第三十七卷
耶舍此云譽謂名譽也
蘇陁夷舊言須陁耶此云共起
大生主舊言摩訶波闍翻為大愛道
者是也

迮令虛詭反尔疋迮迮至也

无之狀法反暫无名之之闕少也反

可為亘反正為之字意也

第三十八卷

婆雌子部 婆音蒲賀反此云犢子部

舊名跋私弗多羅上古仙人名跋

私其母是此仙人種故姓跋私有

羅漢是此女人之子從母作名說

一切有部中出也

矩摩邏多 俱禹反亦作鳩摩此云童

首謂諸童子中為上首也

嗢多羅僧 烏没反舊言欝多羅亦云

郁多羅此云上首衣與謂常著衣

中最在上也

喬荅弥 舊言憍曇弥或作瞿夷訛也

此云女十二遊經云明女

博戲 古文簙同補莫反方言博或謂

之棊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

古者烏曹作簙簙亦箸名也

麴櫱 魚列反說文牙米也謂漬穀

麦等生牙者也

醞釀 於問反下女亮反說文醞作酒

曰釀酒母也釀投也

第三十九卷

謗讟徒木反左傳民无謗讟杜預曰讟誹也廣雅讟惡也方言讟痛也

深愆古文作寒遝二形籀文作䛢今作愆同去連反說文愆過也失也

第四十卷

山澤直格反水乘曰澤釋名云兗州人謂澤為掌言水亭處如掌中也

第四十一卷

媒嫌亡侯反白虎通曰媒厚也重誓曰嫌无辜古胡反尔疋辜罪也

扼腕又作搹同於責反說文扼把也盈手曰扼廣雅扼持也史記扼腕以言是

用暢勑亮反廣雅暢達也明也

揮刀許歸反說文揮奮也振訐也

吸水古文噏歙二形同羲及反廣雅吸飲也氣息引入也

第四十二卷

呪詛又作祝說文作詶同之授反詶詛也下古文𧩋同側據反釋名云祝屬也以善惡之辞相屬著也詛阻也謂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

第四十三卷

迦栗沙鉢拏又作迦理沙般拏拏音女家反鉢拏此云銅錢十六鉢拏為一迦利沙鉢拏

陋訥古文吶同奴骨反陋醜猥也亦小也訥遲鈍也說文訥難也

室利毱多此云吉祥護舊言尸利毱多訛也

第四十四卷

梅怛麗藥都達反此云慈即舊云慈氏者也慈有二因緣一值慈佛發心二初得慈心三昧因以名焉言弥勒或云梅任梨並訛也

罕闍呼旱反罕希也尒疋希寘摯罕也字從干從冈

第四十五卷

拘枳羅鳥居尒反或作拘耆羅此云好聲鳥也

第四十六卷

客館又作舘同古玩反客舍也周禮五十里有館館有委積以待朝聘之客也

郝地迦城此云鳴或云河主城名也

郡市迦林此云象布袋林名也

藍慱迦經　此言作動經

第四十八卷

珊若娑病朿干反此云廢風病一發不起者也

寶玩古文貦同五喚反字林玩弄也廣雅玩好也

第五十一卷

愚戇都絳反說文愚癡也戇愚鈍也

於塊古文凷同苦對反凷結土也土塊也

愚蒙又作矇同莫公反蒙謂蒙覆不明也闇昧无知也

第五十二卷

名鑒又作鑑同古鑊反廣雅鑒炤燿也鑒所以察形也

詭設居毀反詐不實也亦相欺也

誇誕苦華反下徒[illegible]通俗文自矜曰誇謚法曰華而无實曰誇誕謗也欺也不實也大也

第五十三卷

慝無又作愒著頓膈作憩同祛例反介疋憩息也

鑽燧又作鑿同辞醉反火母也論語鑽燧改火是也世本造火者燧人因以名也

波濤徒勞反三蒼大波為濤也

伺求滑慈先吏二反字林伺候也伺察也

第五十四卷

淠怡虛之反下與之反說文淠怡和悅也方言怡喜也湘潭之閒曰紛淠或云淠怡

訑詀籀文作譫古文作譗誠二形同胡快聲類云詀訑言也廣雅詀調也謂調戲也

很戾胡墾反下力計反很違也戾曲也字從彳艮聲

狻猊先桓反下五奚反即師子也出西域尔疋狻猊如虦猫食虎豹穆天子傳狻猊走五百里是也虦音仕板反

眵垢充尸反說文𥈂兜眵𥈂音莫結反

齗齒下界反說文齒相切也三蒼鳴齒也

身矬才戈反廣雅矬短也通俗文侏

偽曰挫也

誇衒古文眩衒二形同胡麪公縣二反說文行且賣也

徇名辭俊反蒼頡篇徇求也廣疋徇營也

抆拭武粉反下舒翼反廣雅抆拭也振也尒疋拭清也言抆拭所以為清絜也

第五十五卷

侮蔑古文㑄同亡府反廣雅侮輕也說文侮傷也謂輕傷也

第五十七卷

俱祉羅勑里反舊言摩訶俱絺羅此云大膝膝骨大故也即舍利子舅長爪梵志也

第五十八卷

屏氣俾領反屏蔽也隱也藏也脇尊者虛葉反即付法藏中波奢比丘常坐者也此人曾生脇不著地因以名焉

第五十九卷

規度又作頍同九吹反下徒各反規求也討也規摸也世本倕作規矩

規圓也矩方也字從夫從見言丈
夫之見必合規矩
洄澓胡瓌反下扶福反三蒼洄水轉
也澓亦迴水深也
狎悪古文狎同胡甲反狎近也廣雅
狎習也謂近而狎之習而行之也
薄矩羅俱禹反舊言薄俱羅此云善
容持一不煞戒得五不死者也
涎涶諸書作次㳂涏湺四形同詳延
反字林慕欲口液也亦小兒唾也
斑駮又作辬同補邈反蒼頡篇斑文
章也辬色為班也
黧黮力奚反下於斬反通俗文斑黑
謂之黧黮
笑睇徒計反纂文顧視曰睇睇亦傾
視也礼記不能睇視是也
憺怕徒濫反下疋白反説文憺安也
怕靜也又亦无為自得也
第六十卷
槖囊㻛著作韛東觀漢記作排同皮
拜反冶家用吹火令熾者也
剩䊵食證反剩猶因也
脛踝古文踁同胡定反字林脚䏿也

釋名脛莖也直而長如物莖也
一尋似林反小尒疋云四尺為仞倍
仞曰尋倍尋曰常方言尋長也
唯局衢玉反促也小尒疋局近也尒
疋局分也部分也字從口在尸下

第六十二卷

可厠測異反廣雅厠間也蒼頡篇厠
次也雜也

第六十六卷

嗢逹洛迦曷邏摩此云極喜
考量枯老反考謂質覈之也考挍也

第六十七卷

魑魅又作离螭二形同勑知反下又
作鬽魅二形同莫冀反說文老物
精也通俗文山澤恠謂之魑魅
冲虛說文作盅同除隆反字書冲虛
也中也

第六十八卷

自刎古文歾同亡粉反字略云斷首
曰刎刎割也通俗文自刻曰刎也
庸愚臾鍾反庸謂常愚常矩者也

第六十九卷

巨富其呂反小尒疋巨大也方言齊

魯之間謂大為巨

匪亘䟦斐反詩云匪來貿絲傳曰匪非也

傅藥方務反附也謂塗附也方言凡欲藥傅藥而毒刺是也

萌牙古文氓同麦耕反廣雅萌始也萌亦冥昧皃也

第七十卷

眇然亡紹反眇眇遠也亦深大也

稽遲古奚反說文留止曰稽

第七十三卷

朅地羅去謁反舊言佉陁羅木名也

第七十四卷

孳產子思反方言東楚之間凡人畜乳而雙產謂之釐孳下　限反生其種曰產說文產生也

朝貢古弄反貢薦也廣雅貢上也

第七十五卷

貿易莫候反小尒疋云貿交易也三蒼貿換易也

擯黜又作絀同恥律反廣疋黜去也亦放也退也

驍健古堯反廣雅驍亦健也勇急也

說文良馬駿名也

懷孕古文䑋同移證反含實曰孕三蒼孕懷子也廣雅孕傳也字從子從乃

第七十六卷

火鍾之容反今江北週謂螽蝗之類曰蝩亦曰蟿蝩一名螽蟴一名蚣蝑俗名舂黍蚣音思容蝑音思與反

逝多時制反此云戰勝是俱薩羅國波斯匿王之子也太子誕生之日王破賊軍內宮聞奏因以名也舊云祇陁或云移多亦言祇洹皆訛也移音是奚反

第七十八卷

嬈亂三蒼乃了反嬈擾也弄也謂嬈乱戲弄也

第七十九卷

砂磧七亦反水中沙灘也說文水渚有石曰磧灘音他丹反

第八十卷

奢侈昌是反侈亦奢泰也

痆斯女黠反國名也舊言波羅奈國也

僕隸蒲卜反下力計反廣雅僮僕役

使也僕附也附從於人也周礼男子入于罪隸鄭衆曰隸奴也殿也役也

求晴又作腥殅二形同自盈反聲類云雨止曰晴晴亦精明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卷上 并序

轉

京兆靜法寺沙門慧苑述

原夫第一勝義寔離言之法性等流真教誠有海之方舟故以名句字聲作別相之本質色香味觸為住持之自體嗟乎超絕言慮之旨洽悟見聞之境莫不以法王弘造權道之力歟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實可謂該通法界之典盡窮佛境之說也若乃文言舛誤正義難彰真見不生尋源失路故涉近以遲遠從淺而暨深去來今尊何莫由斯道且夫音義之為用也鑒清濁之明鏡釋言誥之旨歸匡謬漏之指摸闢疑管之鈐鍵者也至如低佪誤為遲迴彷徨乃成稽逗俾倪代乎僻堄軾環遂作女牆槁書嫡形正斜翻覆幹存榦體樹木參差若斯之徒奈乱聲義不加踳駮何以指南苑不涯菲薄少翫茲經索隱從師十有九載雖義旨假邀難以隨迎而音訓梵言聊為注述庶使披文了義弗竢籌咨紐字知音无勞負袠且螻蟻

之量司已究而疏宣豈運雷之資開
鑿戶於遐迹英達君子希無諸焉

經序音義

天册 册測革反說文曰册符命也謂上聖符信教命以授帝位字或從竹或古爲圓形也

造化權輿 造謂造作化謂變化迹雅曰權輿始也言造作天地變化万物之始也

天道 日月星辰陰陽變作謂之天道易曰乾道變易是也

龜龍繫 繫綜計反堯有神龜負書而出舜感黃龍負圖而見也繫謂繫辭孔子述易十翼之繫

人文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男女君臣父子尊卑上下謂之人文也

万八千歲 按帝王甲子記云天皇氏治一万八千年地皇氏治九千年人皇氏治四千五百年百李六三皇昔治一万八千年

同臨有截之區 毛詩傳曰有截整齊也言四海之外率服截尒齊整也區謂區域也

七十二君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繼韶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管子曰昔者封太山禪梁父者有七十二家深父太山下小山也禪當善也又者符也

人迷四忍 人迷謂人人迷也四忍者思越緣去一着无生忍諸法无來故二者无滅忍諸法无去故二皆因緣忍諸法因緣生故四者无住忍无異心相續故也

家經五蓋 家經謂家纏也五蓋謂貪蓋恚蓋惛沉睡眠蓋掉悔

惡作蓋疑蓋

鷲巖西峙　鷲巖謂靈鷲山也西峙若廣雅云峙立也謂似鷲峯亭亭然止立於西域

超四大而高視　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謂天地王道也今言佛出過域內故立四大也

混太空　混胡本反按說文混謂混沌陰陽未分共同一氣之貌今此謂花嚴法門量同太虛也字又作渾也

叨承　叨他勞反韻圃稱叨忝也此言自謙猥厚承撫記也

玉扆　扆依豈反鄭玄注禮記曰扆屏風也以玉飾扆謂之玉扆也珠叢

海晏　晏於諫反說文曰晏安也言其遠近清恬故曰河清海晏也

珠禎　禎陟盈反說文曰禎祥也蒼頡篇曰禎善也

貝牒　貝比蓋反牒徒類反貝謂貝多樹葉書取梵本經也牒署簡牒即經書之通稱也

時臻歲洽　臻側詵反洽侯夾反時謂時時歲謂歲韻圃稱臻至也說文云洽霑及也

越漠　漠謨各反漠謂沙漠漢言諸遠國超越沙漠來歸獻也

獻賝　賝勑林反玉篇曰賝寶也字或從玉

架險航深　航何剛反架謂置物在高懸虛之上也說文曰航方舟也言遠國來者莫不登度深險也

罄　苦定反毛詩傳曰罄盡者也

挹　邑入反珠叢曰凡以器斟酌於水謂挹今謂以此測度於法亦謂之挹也

罕測　罕希也測度也

窺覦　窺還規反覦欲俱反左傳服度曰窺謂舉足而視也珠叢曰覦謂有所冀望也今言二乘之人於此法中盡絶希望

隆　鄭玄注礼曰隆盛也多也

隘　於懈反狹也

擊　持槃反始也

爰　毛詩傳曰爰為也允為於甫習謂之爰

緬惟　上彌演反賈逵注國語曰緬思貌也

粤以　于月反發言之端也

筆削　漢書衛寧傳曰削則削筆奇表曰削謂刪去筆謂增益也肯五洽書勤校削而注也謂筆削也

覃　尔雅曰覃延也郭璞曰謂蔓延相波及也

式　杜注左傳曰式用也

繕　視戰反説文曰繕補也珠叢曰凡治故舊新皆謂之繕也

法界之壇域　方言曰摩謂聚小使夫也鄭玄注周礼曰壇埓

界也毛詩傳曰壇境也域書域也説文域封疆

珠函之秘　珠謂如意寶珠也喻般若也函謂函篋此喻佛身也謂般若在佛身中猶如意珠珠函也執奥即般若也故大智度論第六十四云般若是如意珠佛舍利是函菩會利中雖无般若而為般若所熏成故救得供養也秘字有從亦作考音稱結反乃是香堂也

弥十方　漢書集注曰弥滿也

三復　復宰房福反鄭箋詩曰復謂反覆也樣華曰役諝重審寂也字又作覆也

經卷第一

世主妙嚴品之一

摩竭提國　摩竭提奇或云摩伽陁或云摩揭陁或云黒竭提此之多包由依八轉聲勢呼名致異然其意義大略不昧式有釋云摩者不也竭提至也其國將謀兵勇降獻于徵至也文有云摩適也竭提聰惠也言聽惠之人遍其國內也又有云摩大也竭提體也謂五印度中此國最

大統攝諸國故名大體也又釋去擊无也鳴提害也言此國法不行刑戮有其犯死罪者遂置寒林耳

阿蘭若法 若然也反阿蘭若者或曰阿蘭那正云阿蘭壤正翻為无諍聲然有三類一名達摩阿蘭若此即所明者也謂說諸法本來甚寂无起作義因名其處為法阿蘭若處此中處者即善提場中是也二名摩登伽阿蘭若謂保間處專去村落一俱盧舍大牛吼聲所不及處者也三名檀陁迦阿蘭若謂沙磧之處也磧音遷歷反

菩提場中 菩提者此云覺也場者漢書音義曰築土而高曰壇除地平坦曰場斯皆神祇所遊上也場字有作墰菩譯也

正覺 接諸字覺從學學字從敎敎字從孝業字從文四聲義轉相生也

摩尼 西云末尼末謂末羅此云垢也尼云離也言此寶光淨不為垢穢所染也又云摩尼此曰增長謂有此寶處必增其威德舊翻為如意隨意事遂義釋也

雨無盡寶 雨于句反

光茂 茂莫搆反爾雅云茶如按猶曰茂郭璞注曰謂枝葉婆婆也漢書音義曰茂美盛也

一切 說文云一切普也普即遍具之義故切字正從十說文曰十謂數之具也有從七者俗也

瑠璃為幹 幹古旦反琉璃梵言具云吠琉璃耶此名不遠山謂西域有山去波羅奈城不遠此寶出彼故以名之幹者字書云幹枝也謂莖枝也字宜從干經本有從木書誤也孔安注書杜注左傳及勘玉篇皆以從干為樹幹枝從木為築搞楊柄謂郎兩當頭者謂之楨兩旁者謂之幹也

華嚴經音義卷上　第六卷轉[illegible]

寶葉扶踈　扶防无反漢書音義曰扶踈分布也說文曰扶踈四布也扶字玉篇在木部經本從手作者謬也

嚴麗　王逸楚辭曰嚴莊也小雅曰麗著也

華影　華疾辟反易曰華累毛詩傳曰華集也

纓珞　經本有作纓珞二字並誤也鐸謂以玉之石音与瓔同非此用

堂榭　榭徐夜反迩雅曰闍謂之臺有末謂之榭郭璞注大謂臺上起屋也杜預注左傳曰樹謂臺歇前也言土臺土有歇善之屋并有樹末者也闍者榭手徒木也

階砌戶牖　砌千計反牖以柳反玉篇曰階謂登堂之道即級道是也廣雅曰砌戺也謂即來級道西邊其面砌石也說文云在屋曰窓在牆曰牖戺音任也

備體　劉兆注儀礼曰備畢盡也言盡體殺之

瑩燭　瑩烏定反廣雅曰瑩摩也謂摩拭珠玉使發光明也蒼頡篇曰燭照也言相照發也

妙音遐暢無處不及　迩雅曰遐遠也廣雅曰暢達也及至也

威光赫弈　赫許格反弈羊益反廣雅曰赫赫明也弈弈盛也弈字經本有從亦作書奕弈字也

靡不咸覩　靡亡彼反珠叢曰靡无也覩視也

不思議劫　劫梵言具正云羯臘波此翻為長時也

金剛臍　臍莊奚反彼此中梵本齊是肚臍字宜從肉經本作齊者乃是齊等之齊非此所用毗

毗盧遮那　按梵本毗字應音云元發反此云種也盧遮那光明

照也言佛於身智以燈擅光明照衆
生也或曰毗遍也露選郍光照也謂
佛以身智託得先明遍
照理累无界法衆也

尊嚴
球甚日藏可狀也鄭玄法禮曰
嚴可畏也毛詩傳曰嚴威也

郍羅延
此云
堅固

須弥光梵
須弥具云蘇迷盧此曰妙
高梵亦梵言具云梵摩此
翻為
清淨

旃檀
此云与樂謂白檀能治熱病赤
檀能去風腫含是除疾身安之
藥故名
与樂

彩雲
尚書曰以五彩彰施於五色顧野
王曰彩猶色彩色之雲故曰彩雲

權幹
權除覺反徐重注淮南云權引
也引謂引出字林曰幹枝

迴曜
迴鋗絢反迹
籀口迴袁也

仁慈祐物
祐尤救反孔子述易曰祐
者助也物謂者情命者也
言能以利樂事
濟動含識也

主稼神
稼加暇反廣雅曰主守也馬
鄭注論語云樹五穀曰稼言
五穀當稼植之在田此
神守護不令有損也

環髻
環胡
關反

旋澓
澓宿梧反三蒼曰澓深也
謂河海中洄瀧之擧是也

樹杪
杪弥小反方曰杪木細
枝也郭璞曰抄言梢也

阿修羅
或云阿素羅阿此云无血素
極也妙也羅戲也言此類形
雞以天布无天之妙戲接婆沙論譯
爲非天以此類雞天趣所攝多諸舊
无天青慈救曰非天如人行恩名曰
非人善鬪爲不酒者譯人謀也謂梵
諺中窣對名酒而与素羅聲近即訓
阿字爲不故云不酒斯乃失之甚也
接梵本中阿僕羅是名聲呼之阿素
洛是小解呼之然音国一樣謂也

羅睺

睺胡溝反羅此云攝睺云障也謂此修羅能障攝日月光明令中諸天生苦惱也或曰羅虎鄉此安名普聞請日月普大聚臨此就龍去世天下聞其名

毗摩質多羅

毗摩此云綵也質多此云種種也謂此恠羅善於幻術業以一然幻作綵遺事也又六此摩此日過空質多羅此云種種羅儀言此修羅与帝擧戰時擊俗種種軍使之儀遍空而剛也舊云鑠高或日究居著非獻對翻

迦樓羅

或曰揭路茶此云食吐悲苦聲也謂此鳥名取得龍先內素中得吐食之其龕譙諸此時楚痛出非苦聲也或日此云大素項鳥鬧此鳥鶯貯龍噱內益葉項慮也舊云金翅妙翅者且訳狀而名非献對翻也然其翅有種寶色非唯金耳

緊那羅

緊此云疑也那羅云人也讀此神貌似人然其頂有一角令見菩坐疑云人耶非耶或日部釋此云夫夫也緊云猶類也以其來穀出人而口似牛使鬼者生疑致名也舊云歌樂神書從之羅也

摩睺羅伽

摩睺此云大也羅伽云留腹行也此於諸言龍類所彌舊云蟒神者相似翻名非正對也

夜叉

此夫苦活或日祠票又云捷爽今取祠釋

毗沙門

具王云稱室羅遠藝此云考聞謂此王遍福德多處知聞也或日毗遍也沙門聞也謂讀聚遍閻義同前釋或日毗云伊出此王事名俍乞羅後於一時佛正為衆說法其王乃被製家求入會中待衆咸怪等祖謂言伊是沙門伊是沙門從此与子毗沙門也

器仗

仗直亮反風俗記切仗者刀戟之散名也

毗樓博叉

具云離路救河迄又言解若種種也路波著色也可

延又音被也謂以種種華色莊嚴諸扱也又言躰種種也路色也波可莲

又目也言其目種種色從殺舊云毗目者謬也

婆竭羅 此云海也

德叉迦 此云能害言所害也謂使又是所害聲迦是能害聲言丑龍嘉時宜視人害皆致緣也舊云多舌龍者向多害故名多舌非是口中有多舌也

鳩槃荼 此云陰囊亦曰形卵謂此之類陰囊狀如冬苽行時擊置肩上坐時即便擬之由斯蔽狀特異諸趣故從之為名舊云今茶者以其擐而不顯故使人謀解耳

乾闥婆 此云食香或曰尋香言此類尋逹食之香氣往拔設樂以求食也舊云樂神者非正翻也

釋迦因陀羅 釋迦能正云鑠羯羅此云帝也因陀羅此云主也古來釋同佛族堅之擲謀之澤也又云釋百也迦施也曰陀羅主也言昔百多設大施會令得作此天去設百施主

須夜摩 須善也夜摩時也言彼諸天光明赫奕晝夜不別但看花開合以分其時既非明猜之時故曰善時天也

兜率陀 具云珊兜率陀此曰喜樂集依俱舍中有三義得此名一喜事二聚集三遊業舊翻為喜足或曰知是非正翻也

華蘂 如蘂反玉篇曰蘂謂花鬚頭黑也字從三心有作二止者不是字也

尸棄 具云尸棄那此云有髻或曰頂髻也

經卷第二

妙嚴品之二

為啓難思　說文曰啓開也

陁羅尼　此云捻持

不唐捐　捐与專反唐虛也捐棄也

無倫疋　玉篇曰倫類也疋比也

悟斯道　爾雅曰斯此也

十力摧殄　殄唐顯反爾雅曰殄滅也

曩　鄉朗反尒雅曰曩乃也謂久遠也

心馳蕩　馳直知反蕩唐朗反廣雅曰馳奔也說文曰蕩放逸也蕩字正作愓經本作蕩者時共通用古體又作婸像二躰也

不隨魔　魔梵言也具云魔羅此云障导善或曰破壞善也

誘誨　說文曰誘教也劉瓛注易曰誨也

俾無疑惑　俾畢尒反孔安注書曰俾使也

益其精爽　劉瓛注易曰精靈也說文曰爽明也言增益心靈使明利

經卷第三

妙嚴品之三

蔭澤　蔭於禁反

滋榮　韻圃編滋潤也釋名曰榮榮然照明之皃言其先瀏吉也

滌除　滌田歷反說文曰滌洗也

慰安　慰於謂反漢書云應劭注曰自上撫下曰慰下持上慰曰安也

一剎那中　剎那者時之極促名也仁王經云一念中有九十剎那一剎那有九百生滅又俱舍論云百二十剎那為一怛剎那六十怛剎那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須臾三十須臾為一晝夜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年也

凝翳常蒙惑　翳於計反方言曰翳蘙也珠叢曰翳蔽也文字集略曰翳目障也公羊傳曰眼有翳子兩乖見曰蒙也言蔽為患眼之障蔽不見真理故常生疑惑也翳字又作翳變音愛也

漂淪　淪力匀反玉篇曰淪

畏塗　塗道也謂三惡道可怖畏故名之畏塗也

大名聞　聞无運反珠叢曆謂吾聲譽有此言准釋之也

其聲所暨　暨渠肆反杜注左傳曰暨及也

無央數　央於良反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

決定　決字從兩點不從水其從水者乃是水行之決字也

叵思議　叵普我反字書曰叵不可也

世間共度　度唐洛反

罔不均　爾雅曰罔无也

一切智道靡不宣　珠叢曰靡无也小雅曰宣示也示謂顯示又云開也明謂分別又云遍通也施行也

婆稚　正云末掣此云有力

苦末羅　西域邊海岸邊樹名此翻為黃雜色金翅鳥若來即居其上也

曠劫　曠苦謗反廣雅曰曠久也謂久遠者也

淪永夕　廣雅曰淪沉也爾雅曰永長也夕夜也言生死界中長夜闇故謂之長夜者也

尸利夜神　此云普現吉祥

法炬　炬渠與反說文曰苣謂束薪而灼之謂大燭也珠叢曰苣謂苣苣東草葦大以炬之也苣即古之炬字苣音居呂反

克殄　克肯勒反爾雅曰克能也殄滅也

經卷第四

妙嚴品之四

牟尼　此云寂默也

佛剎　剎具正云紇差怛羅此曰土田也湊

音初界反

無猒足　猒於豔反飽也

朗然　說文曰朗明也

罣礙　罣胡卦反字略曰罣謂網导也字又作罫也

三昧　具正云三摩地此曰等持謂離沉掉名之為等令心住一境住故曰持也

泉澗　澗古鴈反

霈澤清炎暑　霈澤普蓋反文字集略曰霈謂大雨也劉顯注孟子曰霈然注雨自郭璞注爾雅曰炎謂旱氣熏灼人也說文云暑熱也

難宣　小雅曰宣示也

恬怡寂勝道　恬徒兼反怡以之反孔安注書曰恬安也爾雅曰怡樂也

蠲除　蠲古玄反小雅曰蠲絜也絜謂淨絜之也

皆從化　鄭箋詩曰從謂也琖載曰教成於上而易俗於下謂之化也

險詖不修德　詖彼義反毛詩序曰內有進賢之心而无險詖之心

蒼頡篇曰諦謂使論也

無猒怠　猒於饜反倦也

踰須弥　字林曰踰越也

如世生盲卒無覩　卒將聿反覩也睹也

如盲瞽　瞽公五反三蒼曰无目謂之瞽穓名曰瞽謂眼瞼目平合

如譬皮也字從皮也

弥綸　綸力旬反漢書拾遺曰弥綸猶纏裹也言周帀包羅耳

名譽　譽余茹反毛詩伝曰譽謂人美稱譽

明矚　矚之欲反韻略曰矚視也

經卷第五

妙嚴品之五

如川鶩　鶩无羽反漢書音義曰鶩亂馳也謂因歷導无无違佛海今坐道場覺奉如百川之湊海耳

金剛齋　齋字從閒

無遺隱　遺餘也隱蔽也

綺麗窓　張載注靈光殿賦云綺文也小雅曰麗著也言窓有交彩照書著也

特明　顏注漢書曰特獨也

填飾妙華　填字正宜作瑱音唐見陟刃二反漢書謂纂曰瑱謂珠玉璧璽爲飾也周禮有瑱圭長尺二寸玉所繇飾也今經本從土作者音唐賢反乃是填塞之填字耳也

夷坦　夷以脂反他瞻反毛詩傳曰夷易也蹟蘭易之道言省方易行者也廣雅曰坦平也

光瑩　鄭箋詩曰光瑩也切韻稱瑩飾也言以名花妙寶瑩飾莊佛臺也又按說文字統瑩又作鎣訓与鎣同蘇別有音余頌反訓爲光飾之義近代以來頑學絕嗣聲義渾雜盤以書音之訓變瑩聲之下也

世尊凝睟　睟壹醉反易云吾子以正位凝命王弼注曰凝者嚴整之貌睟視也謂睟然而視也又孟子曰睟面色潤也睟然潤也玉篇曰澤之貌也

炳然　炳彼永反蒼頡篇曰炳明著也

門闥　闥他達反漢書集注曰闥小門

洞啓　洞徒弄反玉篇曰洞達也

棟宇　棟都弄反郭璞注爾雅曰棟屋穩也韻於斬反藴郢香也

妙香氛氳　氛符云反氳於云反王逸注楚辭曰氛氳盛也香氣盛也二字又作氛氳也

華嚴經音義卷上　第十四卷　轉　憂

樹岐　岐渠羁反兩股間也技字書作岐謂枝撍首也今經本有從山邊作支及切韻音為岐並誤

争聳擢　聳息勇反擢直角反切韻稱從高也聳頭高曰擢抽也言抽樹技梢高上也

如重雲　重直用反言蓊闇也

彌覆　覆芳富反漢書音義曰彌滿也言遍滿覆蔭也

相庶映　庶舉至反鄭玄注禮記曰庶覆也廣雅曰庶蔭也字漢書映蔭照也彩闇也言相庶相映如五彩之綺鏤也映字古正體作眷當日中央為映有從日邊作英者謬之也

經卷第六

如來現相品

閻浮檀金　具正云贍部捺陀此是西域河名其河近閻浮捺陀樹其金出彼河中此則因樹以立稱金由河以得名或曰閻浮果汁點物成金國流入河染石成與閻浮福金其色赤黃兼帶紫燄氣也

優鉢羅華　具正云尼羅烏鉢羅尼羅者此云青烏鉢羅者花號也其葉狹長近下小圓而上漸尖佛眼似之經多為喻其花莖似藕稍有刺也

頗梨色　正云窣頗致迦其狀少似此方水精然有赤有白者也

普振　振字正宜作震動之義經本作振字者乃是振舉之振也

辟支佛地　辟支梵言具云畢勒支底迦此曰各各稱存佛音覺世舊翻為緣覺正得其意或翻為譯覺譯人譯以梵語云鉢羅成迦此翻為緣故智論帝卜八中通上二類也

僉然坐　僉七鹽反廣雅曰僉皆也小雅曰僉同也如云冀不皆察也

克證　述注曰克能也

法界周流无不遍　周而流布故曰周流

或覆或傍住　覆芳福反傍薄郎反

周聞十方　聞无運反鄭注礼記云周遍也珠叢曰聞聲所至也

經卷第七

普賢三昧品

包納　包字又作苞並通用也

般涅槃　具云般刹昔捺那謂般刹普也究竟也涅出離也槃那煩惱結也言諸煩惱結普究竟出離也

我曹　如淳注漢書曰曹輩

世界成就品

志欲廣大　論語注曰志慕也慕謂希樂者也

煩惱擾濁　擾如紹反孔安注書曰擾乱也字宜從憂憂音奴刀反經本從憂書誤也

或脩或短　廣雅曰脩長也經本作脩字者謂乾脯之脩非此用也

懸覆住　覆孚福反倒垂狀也

手循復　循祥倫反復符福反郭璞曰循謂巡行也韻譏詩曰復謂覆也言經歷性來也

無暫已　已余里反廣雅曰已止也

三維及八隅　廣雅曰維隅也鄭玄注考工記曰隅角也

共美　共字從廿不從卄橫畫必須連美字從大必不得從火也

一區分　馬融注論語曰區別也

迫隘　隘於懈反迫迮也隘狹也

經卷第八

華藏世界品之一

珎草羅生恙芬馥　芬孚云反馥扶福反廣雅曰珎珎美也賈逵注國語曰珎寶也謂以寶為草楚辭曰羅生呼堂王逸注曰羅謂列而生也

不可沮壞　沮才與反漢書音義曰沮毀也

澄垽其下　垽魚靳反爾雅曰澱謂之垽郭璞注曰澱滓也江東乎為垽也

欄楯　欄勒丹反楯述尹反說文曰欄檻也王逸注楚辭云縱曰檻橫曰楯楯間子謂之櫺也

芬陁利　此云白蓮花亦曰白業花也

尸羅幢　按梵語云尸羅此曰清凉若云試羅此翻為王謂以王為幢名尸羅幢也

覺奏　小雅曰奏進也為也

香水澄渟　渟留零反埤蒼曰水止曰渟渟猶湛也羅本有從立人作停者誤也

垣牆繚繞　垣于元反繚離鳥反毛詩傳曰垣牆也說文曰繚纏也謂周帀纏繞也牆字籀文從亡智為嗇今或加上者也

洄澓　洄迴也澓深也謂河海中深淵之處水旋轉也

壇墠形　墠常演反尚書曰為三壇同墠孔安注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墠韓詩傳曰墠猶坦坦言平地也

佉勒迦形　佉勒迦此云篋也

因陁羅　此云帝也　娑婆　此云堪忍

卍字之形　今按梵本卍字乃是德者之相元非字也然經中

擻漢本惣一十七字同此為方傯梵文有一十八相即八種相中四種相也謂室利靺瑳難捺迦物多塞縛悉底迦本囊伽吒又有鉢特忙斫訖羅跋折羅等三相輪於花嚴迴向二品中有以其可說无縣故此不列在數又有盎句奢相此經熟无故亦不列其一十七相既非万字又非一色之相令顯異異同謂苐八卷有一室剎靺瑳相苐九卷有三相剎觚提迦物多次室剎靺瑳住求塞利靺瑳苐二十三有一相謂臺嗟悉茂迦苐二十七有五種相初室利靺瑳次塞縛悉底迦次難提物多次室利靺瑳從難提迦物多苐四十八有三相一塞縛悉底迦相二室剎靺瑳三塞剎靺瑳苐五十七五十八六十三六十五等各有一室剎靺瑳相若體依梵本總有二十八相異顯如刊定記說也

[illegible] 梵書亐字

室利靺瑳此云吉祥海雲難提迦物多此云右旋　本囊伽吒此云滿瓶或八相中無此瓶有螺　鉢特忙此云赤蓮華　跋折羅此云杵

盎句奢此曰曲鉤　塞縛悉底迦此云有樂　斫訖羅此云輪

經卷第九

華嚴世界品之二

世界名尸利（尸利此云殊勝亦曰吉祥）

城郭（風俗通曰城之為言成郭之為言廓謂寬廓發受者）

狀如四洲（迩雅曰水中可居之地曰洲今四天下皆有四大海中故假名洲也言狀如四洲者東洲形圓如日西洲形如半月南洲北賁）

南倶北洲其形正方

師子頻伸 毛詩傳曰頻急也申舒也謂有勞倦以手足胷背左右上下或急聲或靜屈用自解其勞倦此或全是梵語也刊定記訛也

世界名多羅 未詳

龍樹 樹爲去反孔安國在論語曰澍澤也

慣習 慣古患反慕賤詩曰慣習也字宜從于或有作串者乃是貫串字從今經本從貫心者俗通用也

天城寶堞 堞徒頰反杜預注左傳曰堞女牆也

經卷第十

華藏世界品之三

軌度 度徒故反賈逵注國語曰軌法也鄭玄注周禮曰度謂尺丈之數也言軌儀有節故曰軌度也

佛号娑羅王 娑羅此云堅固亦名高遠

絕倫 鄭玄注儀礼曰倫比也

吉祥幄 幄於角反尚書傳曰吉善也杜注左傳曰祥者吉凶之先兆賈注國語曰祥猶象也何承集要曰在上曰帳旁曰帷四合象宮殿謂之幄也

崇飾寶階墀 階普來反墀研礼反鄭注考工記曰崇高也廣雅曰陴堄女墻也蒼頡篇曰堄城上小垣也按賈注國語郫字作埤杜注左傳作陴廣雅作擗藕文作鞞𩊆又音鹽支反今經本作作僻俔字若按聲類乃是載由環持蓋杜者也又有聯頭及睥睨之字並是左左傾首飛親也或云卑中領視於外也杜音江謂蓋竿也

秀出 春秋究氣國詩曰秀出於衆有則以告頌魯王曰秀美也

如衆繢　繢胡對反鄭注論語曰繢畫文也

劫燒　燒書耀反

堅硬　硬額孟反

閻羅界　閻臘具正云琰摩閻羅此云遮止謂遮止罪人不令更造也

金剛杵　杵昌与反

海錍　錍擶頂反鈴也字又作錇也

酸楚　酸蘇官反說文曰酸醋也接楚猶斷也謂身受劇苦疼痛不可翻近猶蠢之醎齗不可以並物也或日誠猶於痛瘆也楚荊杖也言杖杖承痛也又曰酸傷於骨楚精齒齒言受畫苦澀骨寒痛不可解近也

經卷第十一

毗盧遮那品

乃往　說文曰乃語辭也廣雅曰乃往也畫言訓義猶清淨也

不可紀極　紀居理反廣雅曰紀記也鄭玄注禮記極盡也言記

之不可窮盡也

那由他　數此方黃帝數法有三等若依下等當減兆也中等當嗨也上等溝也具如下阿僧祇品處釋竟

縱廣　縱子容反孟康注史記曰南北為縱東西為橫廣也縱字正體

縱本有從糸今作者皆搭通用

樓櫓却敵皆悉崇麗　櫓郎古反切韻櫓城上守禦曰櫓也雉城堞雉刻等迴起上峯名為却敵墉高且節故云崇麗也

塹　七豔反說文曰塹坑也經本有作從水者誤也

波頭摩華　正云鉢特摩此曰赤蓮也其花莖有刺

拘物頭華　其花莖有刺色或赤白以其花葉稍短未開敷時米稻壁熱故亦或名小白華

華止　毛詩傳曰華葉也

城邑宰官 左傳曰邑都也有先君宗廟曰都无曰邑也孔安注論語曰宰邑也說國語宰主也也謂城邑中長吏即為其主也

四衢道 爾雅曰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然以路多四達凡謂故多用也

媄樂 渠倚反切韻稱媄女樂也埤蒼曰媄美女也因以美女為樂謂之媄樂也經本有從才邊作支者此乃藝字也或有從立人作者章易反傷害也非經意也

巾馭汝寶乘 馭魚據反乘食證反晉書輿服志曰周禮巾車大赤以朝大白以戎按巾謂飾也鄭玄注周禮曰巾猶衣也音於記反謂以緇綠衣帶有車也廣雅曰馭駕也

天人采女 采擇所得之女謂之采女風俗通曰六宮女凡數千人天子遣掖庭丞查於鄉中閱視童女年十三上二十以下長壯皎潔有法相者因載入宮故謂之采女也夫人者按因夫以成故曰夫人也

尋亦去世 杜注左傳曰尋續也言續後去也

聚落 聚疾喻反韋昭漢書云小鄉曰聚人所居也又左傳曰聚衆也廣雅曰落居也衆所共居故稱聚落也

依怙 怙胡故反爾雅曰怙恃也韓詩傳曰怙賴也謂倚賴也

經卷第十二

如來名号品

瞻蔔華 此云黃色花其花甚有香氣然樹支子也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耨奴沃反藐字按梵本應音云弥略反阿此云无也耨多羅上也三藐正也三遍知等也菩提覺也總

應云无上正等覺也稱字古來經論中多作縛音奴攝反披梵語譯音同此方入聲殊无去聲之勢字宜從示不應從來此乃古今鈔寫之无識非潤色之紕謬蘿字本者撰前彌紹一反此土既无彌路之字故假借蘇字而用之

釋迦牟尼 釋迦此云能也牟尼寂默也言其三業離於諸雜

瞿曇氏 具云瞿曇摩言瞿者此云地逆巷擊㝡睺也謂除天以外在地人類此族㝡勝故云地㝡勝也家曰瞿曇彌或云憍曇彌或云瞿夷皆女稱呼之也

醫羅跋那 醫者具云醫瀬帝羅跋此云自在也羅跋那者大聲也謂佛号大自在聲

修辭 修相由反接玉篇作飾脩長皆徒彼彡脩脯從肉今有以脯脩為飾長之用者也謀修修同從

豐溢 夷日反說文溢器滿餘也

或名性超邁 邁莫界反接梵本云過成訖欄陁塞嚩噃濅言過底訖爛陁者超過寂轉自也諸婁性也謂自㸙性趣䢔也綜文日邁遠行也遠即過遠也

或名簡言詞 簡皆限反尚書曰辭尚簡要孔安注曰簡略也鮮斯演反貴注國語日解寬也寬趙薄也古繁正作尟或俗為

鮮少 勢形亦有用者

𨷲 餘灼反字又作籥鑰

四聖諦品

躁動 躁則到反鄭注論語日躁不安靜也儵忽孔安注書曰杌然也言集望於道知怨離也障出離故也

仇對 仇巨尤反逆難曰仇

華嚴經音義卷上　第十二卷　譯

資待　考工記曰資取也聖迹注楚辞曰待須也言當濟為訟湯饗熟等肩所隨故有所須有所求取也

鄙賤　鄙悲几反如淳注漢書曰鄙猥陋也

麁獷　獷古猛反

破卵　卵於胤反音若報盡處方顯減諸故名減諦為破卵或有經本而云破卵卵靈管反謂由破生死殻卵顯得藏諭故也

能攫嗤　攫拘縛反嗤常制反蒼頡篇曰攫搏也說文曰攫爪持也廣雅曰嗤嗤也言自造義害真責眞離善根故此鍋如師子捭嘻也攫字經本有從立犬邊祚眾者其謬花嚴闕梨共三嚴覆勤此梵本謂之吸多此云師子然孫叢用聲呼故翻為攫嗤其於犬邊眾若乃是獼猴之屬与梵本无不袖當也嗤字要宜從杵經本有從抄者音栽俱反又有曰邊署莖者沉不是字也啾音綷孕反二

渾濁　渾户昆反切韻渾濁也重言調義猶清淨耳

坼　音詵反亨境孔也

憤毒　憤夫問反賈注國語曰憤蘊也鄭注札記口憤謂怒氣充實也

驚駭　駭閑階反廣雅曰駭起也失驚者其心必來起故驚也

癧瘵　歷尼方反瘵亦矜反廣雅曰歷隱也拉注左傳曰瘥瘵也瘵病也言苦詩隱藏煩惱逼惠也

傲慢　傲五告反杜注左傳曰傲不敬也傲字經本有從堅心邊作撒者謬

駛流　駛所吏反蒼頡篇曰駛速疾也字從馬史聲經本有從馬邊決者音吉穴反乃是駃騠馬名非此經意也

經卷第十三

光明覺品

閻浮提 正云贍部提贍部樹名也提此云洲謂香山上阿耨池南有一大樹名為贍部其葉上闊下狹此南洲似彼故取為名

弗婆提 具正云布嚕婆毗提訶言布嚕婆者此云初謂日初出處此翻為東也毗勝也提訶身

瞿耶尼 具云阿鉢唎瞿陁尼言阿鞞唎者此云西域日錢執性此云後謂日没邊處也瞿牛也陁尼貨也謂以牛買物如此洲用錢也

鬱單越 具正云嗢怛羅句盧言嗢怛羅者此云上也勝也句盧所作也謂彼洲人於所作事皆死我所勝餘三洲故也

文殊師利 正云曼殊室利言曼殊者此云妙也室利德也

丈夫 戴禮曰丈者長也夫者扶也言長制於物者也白虎通曰夫扶也以道扶接也者也左傳曰進賢達能謂之丈夫也丈為言杖扶人廣雅曰男子之夫有容行者也丈夫也

紺青 紺古暗反珠叢曰深青之色而含赤色者謂之紺也

戲笑 戲字虛邊作戈音餘方反笑字從什夫有作咲者俗也

瘖世間 瘖吾故反瘖語也謂今也性闇皆出生死隨瞑也

塵累 累為反鄭玄自累係也謂六魔汗心如塵埃人即此係縛下得塵累也塵字從鹿土所成塵會意字也今為出離故甚謂之厭衆也謂衆七人多從鹿下土塵莫識其義也

菩薩問明品

曉悟群蒙 廣雅曰曉諭也鄭注禮記曰群衆也韓康注易蒙昧文曰蒙謂童蒙也言凡匠識切物童蒙善僮說切小之夫說大於道來言之今闡悟也流音書[?]反

惟仁　郭璞注迩雅曰惟發語聲辭也陶礼曰樊德明二言人有如天

覆育之德者即謂之為仁

湍流竟奔逝　湍他官反説文云淺水流沙上曰湍疾瀨也逝

雅曰灘徙也瀨音賴也

長風　長直良反蕪名苑云風暴疾而起者謂之長風也

鼓扇　鼓公戶反鄭玄注集札曰鼓猶擊也扇動搖也鼓字經本有從

壹邊作皮者此乃鍾鼓之字

機關木人　韓康伯注易曰樞機制動之主也按機即樞機用貫轉

動閑鍵遂在審能運言木人无心但以闔審纏揳而能運動令喻葉體都

无作者而能生起於果報

從轂　轂苦角反鄭注迩雅曰轂謂鳥子須母飯者鶵謂能自食者也

轂字經本有從殸下作卵者无不是字争茲卅謀起自无識貿聽製字陋

惧壹蒙耳此猶人頑抗不可責也

濤波　濤唐勞反三蒼曰大波為濤也

阿揭陁藥　阿此云普也揭陁云去也言服此藥者身中諸病皆

除去也又云阿无也揭陁病也服此藥已更无有病故名之耳

毗藍風　正云吠濫嵐言吠者嚴也濫壞者稱㚑也言此風所至之

憂悲皆散壞也又去此不也濫婆還也謂此風行鼻極迅急也舊翻為迅

緬風是也其水輪下風轉亦与此風輪同名也

樵瀅　樵族遇反瀅失入反說文曰樵辮也淨字經本有作濕者音他

合反此乃平原郡之水名耳

如鑽燧　鑽則官反燧徐醉反鑽謂本中取火燧謂鑽中取火也淮

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許叔重曰陽燧五

石之銅精仰日則得火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以承月則得水也燧又作鑒也

赫日 赫亨格反毛詩傳曰赫赤貌也

孩稚 稚直履反考言曰稚年小也字又作稺也

苣草蕂 苣蕂一名胡麻西域既自有之東江亦多此類其形似荻皮重若笋解質柔弱不堪勁用也其正宜作蕂也

射 神夜反

踊 余隴反跳也

受餧 餧奴罪反說文曰餧飢也字合委聲經本有從食邊妻者於偽反此乃飲之字也

基堵 堵當古反賈逵曰基址也公羊傳曰五板而堵何休曰八尺曰板一堵凡四十尺也今謂劃為牆牆基導宮室之本時也

率土咸戴仰 爾雅曰率從也蒼篇曰戴謂欣奉於上也言從化之民莫不欣然奉事也

經卷第十四

淨行品

奢摩他 此云止息亦曰寂靜謂正定離沉掉也

毗鉢舍那 此云種種觀察謂正慧決擇也

猗覺 猗於宜反瀉師之選音義云猗美也玉篇顧野王曰歎美之辭字又作禕郭璞注爾雅曰禕謂偉屬輕美之自令此覺受由定加行伏流禕故引定身心輕美安和附當輕美美之義故得受喜非空心安調暢亦覆容乞光獨兔

檀波羅蜜 具云檀那波羅蜜多檀那此云施也波羅蜜云彼岸也多云到也言施能到彼岸後之五度波羅蜜多皆準此釋也

尸波羅蜜　具云尸羅此曰清淨　羼提　羼初莧反

毗梨耶　此云精進

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舊翻為思惟修者略也

般若　此云慧也西域惠有二名一名般若二名末底智唯一名謂之諸般即是菩十者變名也

僧伽藍　具云僧伽羅摩言僧者衆也伽羅摩者園也或云衆所樂住處也

揩諸罪軛　軛於隔反珠叢曰軛謂車轅端橫木也今謂諸罪賀揩在身如半為重義所磨在宗累繫如半被軛脫入道樹捨軛也

袈裟　具正云迦邏沙曳此云涂色衣西域俗人皆著白色衣也

紹隆　紹帝沼反切韻攝紹絲也翦注禮記曰隆猶盛也言繼嗣宗業今典者也盛

統理　統他宋反漢書音撥注曰統總也篇曰理治也言總管攝治御之也

闍梨　具云阿闍梨此云軌範師謂與弟子軌則師範然有五種闍梨一羯磨二威儀三依止四受經五十戒闍梨西域又有君持屬舉

撿束　顏注漢書曰撿局也謂拘局之不使分散也舊文依撿驗之義今儉撿整之義也

僧伽梨　正云僧揭胝此曰和合衣謂要須兩重合成故也

噬諸煩惱　噬當制反三蒼曰噬齧也字宜從竹巫也

盥掌　盥古滿反說文曰盥澡手也

發趾　趾之市反字林曰趾足也

陂澤　陂彼為反說文曰澤水通水曰沈畜水曰陂也

池沼 沼之繞反說文曰沼池也

汲井 廣雅曰汲取也取水於井故曰汲井

園圃 蒼頡篇曰種樹曰園種果曰圃也

耘除 耘于君反韻圃耨耘鋤也毛詩傳曰耘除草也又作穮耘兩體今經本作芸字者誤乃芸薹菜名也

頭陁 正云杜多此云抖擻謂去離緣務少欲知足華十二種行苦能棄捨煩惱故也

醜陋 玉篇曰陋猥也謂容皃猥惡也

沙門 正云沙迦懸囊此云息謂止息一切諸亦善法又曰勤勞謂修一切勤勞善行又曰聽聞謂多聞重習是常業也不慾止息者客迷癡妙止息一切不安隱故也

婆羅門 此云梵惡法又曰淨行也

操行 操倉僩反王逸注楚辭曰操志也玉篇曰持春貞固曰操也

甲冑 廣雅曰冑兜鍪也鍪音牟

鎧仗 鎧肯代反仗除亮反說文曰鎧甲也風土記曰仗謂刀戟之插名也顏注漢書曰仗謂所持兵器也字宜從立人經本有從木者持杖字也或從扌者扶託字也

不矯威儀 矯居夭反賈注國語曰矯非先王之法曰矯玉篇曰矯假也詐也今言威儀貞實不詐現異相也字宜從扌經本從矢王逸注楚辭曰直也逆雅云勇也蕃韻曰正也此乃並非經意也

林藪 藪桑走反鄭玄注周禮曰澤无水曰藪又曰藪大澤也又云水睇之澤曰藪韓詩傳曰澤中可會持居之曰藪

麤澀 澁字有作遊者下是字也

諷誦　諷方鳳反鄭玄周礼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也

佛塔　塔梵言也或曰偷婆述云宰堵波此翻爲墳陵

若飯食時　飯扶萬反說文云飯食也謂食餅也益與之異名尔

賢首菩薩品上

摩訶衍　具云摩訶衍那言摩訶者此云大也衍那者云乘也

兼利　文字集略曰兼并也言菩薩自利彼利苦他故云兼利也

晃曜　晃胡廣反說文曰晃明也廣雅曰晃暉也字又作晄

絢煥　絢呼縣反鄭注儀礼絢謂文彩戍也何晏注論語曰煥明也

刧中飢饉　饉渠鎮反爾雅曰穀不熟曰飢蔬不熟曰饉穀梁傳曰一穀不昇曰嗛二穀不昇曰飢三穀不昇曰饉四穀不昇曰康五穀不昇曰大侵杲饉也成也墨子曰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飢饉書五穀者礼記月令六麥蘇稷麻黍也或曰旁散角苣稽也飢字或作饑也

慳　掔協反

俾樂色　俾卑尔反孔安國注書曰俾使也

所好尚　好呼到反樂也顏注漢書曰尚崇者也

離諠憒　憒公對反廣雅曰憒乱也

雅思惻孛　愚先夾反惆爲去反毛詩傳曰惻滌也

良醫　毛詩曰良善也毉字或作醫也

示謁天廟　謁於歇反蒼頡篇曰示現也進獨曰謁請也言示現新請

天神靈廟也

蹲踞　蹲徂尊反踞居御也

稟邪　稟彼錦反孔安國注書曰稟受也字宜從來古文作桌也

經卷第十五

賢首品中

瀑流 瀑蒲報反說文曰瀑疾雨也謂天卒澍疾大雨山川洪流忽乍而至也

舩筏 筏扶越反方言曰筏謂之筏秦晉通語也又 等謂之箄箄 按暫縛木水中運載者亦曰筏也筏字又作橃橃兩解也

毀呰 呰資尒反說文曰呰訶也

逮成 逮唐來反鄭注禮記曰逮及也謂及逮事也

拯 拯之上聲杜注左傳曰拯救助也

恵施 廣雅曰恵賜也

珎饌 饌仕眷反廣雅曰饌美也

戈鋋 鉤戟 戈古禾反鋋市連反小雅曰戈鉤戟也說反曰反謂平頭戟也聲類曰鋋鋌鋋也鏦音窮許針運速準衛予四鋋小矛也方言曰吳楊江准南楚之閒謂矛為鋋鏦論語閭或形齊也一名也戟形赤出兩尸在

弧矢 弧戶尋反矢式尋反說文弧木弓也考工記曰射曰矢謂仰箭也弩辛經本有從矢矯作弧義矢蓬作直作介者皆无與矯矢字又作笑或亦作笑

車輿 輿与居反玉篇曰輿謂車之總名也

何況 況許誑反況字正體兩點燒蘇亦有從三點者說文謂之寒水珠赤辟況史義者也

須臾 玉篇曰須臾須頃之間也俱舍論百二十剎那為一怛剎那量六十怛剎那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當一須臾三十須臾為一晝夜也

敗衂 衂女六反玉篇曰衂折挫也座忍吳都賦曰衂芟是也

徒旅 旅力与反孫安注書曰徒衆也旅古呂反雅司呂伴也

扆廧 窗扆鳥反玉篇曰扆進牖也廣雅曰隱也

釋提桓 勘此中梵本之与第一卷說不黎西人語置桓字深成罪過

蹈 徒到反說文曰蹈踐也 僅 渠悋反說文曰僅纔能也字從纂音

故但草下土也 憂悴 悴疾醉反方言曰悴傷謂容貌瘦損字又作顇

被甲 被皮義反廣雅曰被加也謂加之於身也

罥網 罥古法反珠叢曰罥謂繩繫取鳥也字又作胄也

忉利天 忉利皆言正云怛唎耶怛唎奢言怛唎耶者此云三也怛

唎奢者十三也謂須彌山頂四方各有八天城當中有一大城帝釋所居

總數有三十三處故從爲此名也

摩醯首羅 正云醯溼伐羅言摩醯者此云大也溼伐羅者自在

也讚此大王於大千世界中得自在故也

無所拒 推渠呂反字正宜作峰孔安法書推蓮也玉篇目岾雜赫

之也方言云摘也止也今鋌拳從才者此則脫俗共用耳

珂雪色 珂可何反玉篇曰珂謂螺屬所出於海其白若雪所以要

馬肩君也

馬瑙 摖馬腦梵青謂之阿溼嚩揭婆言所溼嚩者此云馬也嚩音符

何反揭波者腦也藏也若言阿溼摩波此云石藏按此寶出自石中故應書

石藏寶古來以為聲蛋石藏習腦故謂云馬腦也

多羅華 具釋如下三十三中

曼陀羅花 此云悅意花又曰雜色作亦云柔軟聲亦云天妙花

雞羅多摩 雞羅具云雞蘇羅此曰花葉也多摩具云多摩

羅此云天花也此識香是天上花發所作也

婆利師迦 此云雨時生花即以此花和分為晝故還迄此名華

梵語云婆利師此云雨也迦者時世其花要逕雨時方生故名也

末利香 末利香花名也其花黃金色然非末利之言即翻為黃也

經卷第十六

昇須弥頂品

置普光明藏 廣雅曰置著也謂安著於其藏中也

十千層級 層蹴楞反級居立反按梵本中謂之出超

十千繒綺 繒疾陵反說文曰繒謂帛之總名也白布耶文曰綺也釋名曰綺崎也其文畸邪不順經緯之縱橫也

迦葉 梵云迦攝波此曰飲光斯則一家之姓氏彼佛降生此族中即以姓為名也

拘那牟尼 正云迦那牟尼言拘那者此云金也牟尼仙也佛是大仙身真金色故此名佛為金色仙也

迦羅鳩馱 具云迦羅鳩村馱此云所應斷已斷

毗舍浮 正云獸澤婁部言獸澤婁者此云遍一切也部曰在也言遍於一切皆得自在或翻為一切有也

尸棄 正云式棄那此云持髻或曰有髻也

毗婆尸 此云淨觀或曰勝觀亦云種見或曰種種觀

弗沙 正云勃沙此云增盛

提舍 正云底沙依西域訓字云底謂底邏鄰此云度也沙謂儲沙此云說也言說法度人也

波頭摩 正云鉢特陁此大赤蓮花也

須弥頂工偈讚品

阿盧那華 此云日欲出時紅赤之相其花色似彼故用彼名之謂即紅蓮花也

鄒羅陀華 鄒羅正曰桊羅此云人臨謂陁耀此云持也其花香妙人皆佩之故曰人持華也

性尒 尒猶如此也如此即是可之言故珠叢曰尒謂言相然也

寧受 玉篇曰寧願辭也

偉哉 偉于鬼反說文曰偉奇也切韻稱偉大也玉篇曰哉謂語末之辭也

菩薩十住品

虛閑 无為曰虛无事曰閑

宴寢 宴於見反顏注漢書曰宴謂安息者也

吼 呼口反

教詔 教古孝古包二反詔章曜章遙二反迩雅曰詔導也郭璞曰謂教導之也

經卷第十七

梵行品

逮於无上 逮唐愛反迩雅曰逮與也与御古之預字今經書謂得預无上菩果也

喉吻 吻无粉反蒼頡篇曰吻謂脣兩頭邊也

預流 珠叢曰凡事相及為預也此中謂於見道第十六心得果者間及逆聖衆行流故曰預流者也

阿羅漢 按梵語中此名含攝多義依大婆沙論第九十四中四義釋一者應供二者煞賊三者不生四者遠惑依唯譯論中三義以釋一曰永害煩惱賊故二應受世間妙供養故三永不復受分段生故依成實論中一釋謂斷惑盡故名阿羅漢舊翻之為无生皆謂三界惑盡更无二界生故也

羯磨 此云辨事謂諸法事由此成辦也

和上 按西天雅言和上謂之鄔波陀耶然彼土流俗謂之殟社于[illegible]

疏勤乃云鶻杜令此方訛音謂之黏上蘧諸方殊異今設正翻言塢波者此く近也随耶者讀立言此著師為弟子親近習讀之者也舊云親教是

阿闍梨 此云軌範軌範即是師義謂与弟子為法則也

初發心功德品

甯為多不 寧年形反玉篇曰寧安也叢書集注曰安焉也安焉之言皆是微問之辭耳焉音於言反

哥羅分 正云迦羅此云堅析人身上一毛為百分中之一分也或曰十六分中之一分義釋為校量分迦音壘馱反

優波尼沙陁分 正云塢波尼殺曇言塢波者近也尼殺曇者方也謂少許相近比類之分也或曰優波此云近也尼沙陁對也謂相近比對分也或云極也謂數中之也此中經意无陳善根多少僂无比對叡眾少許亦无限極也

且置此喻 廣雅曰置捨也

須陁洹 正云窣路陁阿鉢囊言窣路陁者此云入也阿鉢囊者此云流也謂斷見適義捨異生性初禮聖性入聖行流故名入流舊變洹字莫知其所以也

斯陁含 此云一來謂此聖者雖斷欲界修惑六品然爲有餘三品未斷此令聖者一度來生欲界故名一來也

阿那含 此云不還謂斷欲修九品盡盡從此上生色界更不還來受生欲界故名不還也

傘 桑亶反 蓋

纔 昨來反廣雅曰纔暫也

難制沮 注才与反李舜注漢書曰制斷也禁也毛詩傳曰沮止也

不告勞 孟康注韓詩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也又被告謂告請即

辞傳之言也故詩云云事毅學不敢告勞是也

覲謁　覲渠恡反謁於歇反珠叢曰覲謂就見尊老也謁謂啓白混清

起居之事也

鑽仰　鑽則官反論語曰子見罄縷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趍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注云言其不可窮極也謂道高且堅都无際限乖仰益高乖鑽益堅也

躭味　躭都含反按玉篇字林等書為媅嗜酒曰酖耳類嬈字作色妣今經本作躭字騎俗共行未詳所出也

迩座　注國語曰迩實也

乍可量　廣雅曰乍暫也

經卷第十八

明法品

超諸等列　韻圃攝第高也杜注左傳列位也鄭注礼記曰列等比也張戩注列字曰禽獸之智有与人同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列立位也

舛謬　舛昌兗反珠叢曰舛相違背也鄭注礼記曰謬誤也

文相連屬　成文相連對文相屬

三摩鉢底　此云等至謂由加行伏沉掉力至其定之身心安和也

皆无瑕玷　瑕行加反玷丁念反廣雅曰瑕裂也毛詩傳曰缺也

凡物之有過者皆由玉之瑕玷古来以為通語也

植　承力反蒼頡篇曰植種也經本有作殖字者非此用也

經卷第十九

佛昇夜摩天宮品

莫不自謂　珠叢曰莫无也玉篇曰謂猶言也道也

夜摩宮中偈讚品

靡不充　珠叢曰靡无也，小雅曰无偕也。

斯尚然　爾雅曰斯此也。

十行品

無屈撓行　撓女教知絞二反，杜注左傳曰撓抽也，漢書集注曰撓解也。此中文意明精進被羅蚤勇捍條勤无退屈无撓弱也。撓字正應從木，經本有從手者，音呼高反，撓擾之字，非此所用也。

靡所資贍　考工記曰資取也，小雅曰贍足也，言觸事乏少无取足處也。又郭象注莊子曰貪給贍也。聲類曰贍助也，言孤獨无人濟助也。

補伽羅　正云補特伽羅，此云數取趣，謂造集不息數數取苦果也。

摩納婆　正云摩那婆，此曰年少者，謂儒童也。

姝麗　姝昌朱反，說文曰姝色美也。小雅曰麗著也，謂顏色鮮著也。

珍玩　玩五喚反，廣雅曰珍重也貴注。國語曰珍美也。書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孔安國注曰以人為戲弄則喪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志。今與謂所愛重戲弄之具也。字又作翫翫兩體，或識人為翫，狎習為翫，說貪愛為玩也。

若或從事　爾雅曰或有也。河上公注老子曰從為也。

頗能　頗普我普俄二反，廣雅曰頗少也。

阿鼻地獄　阿鼻此云无間也。

慶幸　幸河耿反，劉兆注公羊傳曰幸遇也。韻圖稱幸賴也。

經卷第二十

十行品之二

無所顧戀　廣雅曰顧眷也。

毗尼　正云毗奈耶，此曰調伏，謂調身語七種非，故或調三業令不造惡。

無聰敏　敏猶[illegible]速，謂宿[illegible][illegible]

也杜注左傳曰敏達也

頑嚚　頑五鰥反嚚魚巾反廣雅曰頑鈍也蒼頡篇曰嚚惡也

匪懈　匪方尾反孝經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鄭注曰匪非也懈惰也接非猶不也无也

至法淵底　淵烏玄反毛詩曰淵深也

無所適莫　適丁歷反蜀志諸葛亮曰事以覆踈易奪為益无適无莫為平人情苦親親而踈踈故无適莫之道發人皆樂人從己不樂己從人故易奪之義蠢也論語云子曰君子之於天下无適无莫也漢書注曰適法也逆雅曰莫定也謂普於一切无偏主觀无偏定踈也

冀望　珠叢曰冀謂心有所希求也

縷　力主反

不遷身　遷七延反鄭注札記曰遷變改也

暨于法界　上渠器反珠叢曰暨謂及頹也

談　廣雅曰談包也

未嘗　玉篇曰嘗謂昔曾為之也今此云未嘗者即是未嘗為之也

聰哲　書曰知人則哲廣雅曰哲智也

靡所儔　儔直由反珠叢曰儔玉篇曰儔類也

經卷第二十一

十無盡藏品

分減施　分方云反減賤斬反

不非先制　說文曰非違也

貢高　貢雅曰貢上也謂受貢上之國自恃尊高則輕易附屬之國今有自高陵物欲人賓伏者則亦謂之貢高也

陵奪　蒼頡篇曰陵侵也奪字有作奪者俗

啓導　說文曰啓開也教也導引也

輟已　已居里反珠叢曰輟止也謂止却自用迴与人也

天命　夭於嬌反孔安注書云少喪曰天也字有作夭考不是字也

身嬰重疾　嬰於盈反漢書集注曰嬰纏也謂帶亦疾猶物之纏

繞人也

年方　玉篇曰方始也

焭獨　蒼頡篇云焭孤也無兄弟曰焭字書焭作煢

曰毛詩傳曰獨無子曰獨梵言焭獨也

王于其也　嬴咸　云漢書曰

寂時疾捨　俯疾也　方違　也

以驕於我　漢書集注

我等欽風　賢聖謂之

都不可得

我身薄祜

諸根殘缺

不淨微形

胞段

尼陁那

伽陁

衹夜

天福者示祐也

韓詩曰祐助也

玩反胞胎

云胞段也

故從也

不淨蓋毛篇缺從闕經音也　禮曰漢教禮也　禮足鞋謂曰偏蓋之韓被俯

淨如反詩曰傾右見本言胡都書令北解安也　疾偏特執類至康方違

之疾無傳殘事也　在叢教冥古懿給惚也玄　法聲發獨獨謂篇王注修也

身也注曰偽反　人明反提反也遣　今注書類反憂也之云天易之此

非又達微也　　不孔示鄭　　頭曰曰小灣毛要無下曰言蓋

可王雅病　　具于邊臆　　禮欽驕雅也詩也財　主　蕭

貴注曰也　　足述古詩　　曰前助曰　傳特我王

重貴病病　　身易經曰　　風也也驕　垂今四

也曰屠音　　曲曰本祐　　者風　　矜貧天

病微也移　　薄祜有福　　聖教　　念要下

此云諷誦　云胞一此國云也諸國而緣說然一有西記二類　此云諷誦

制戒三因事說法也

優陁那 此云无問自說也

嬈亂 嬈乃鳥反三蒼曰撓擾也孔安注書曰擾煩也

過咎 咎巨久反玉篇曰咎罪也孔安注書曰咎惡也

經卷第二十二

昇兜率天宮品

綺煥 煥呼換反張載注靈光殿賦云綺文也何晏注論語曰煥明也言也文彩令炯也

頻婆帳 頻婆此云身影質謂此帳上在嚴具中能現一切外質之影也或曰頻婆鮮赤果名此帳似之故以名也

彰施 孔安注書曰彰明也施猶發也言以妙寶發明於妙色也

頻婆羅香 或色鮮赤或能現影準前帳釋

香氣發越 漢書集注曰發越謂香氣射散也言香氣繞發四散譬人如箭射遠中也

阿樓郁香 紅赤色香色一如日欲出前之紅赤相即梵語中呼彼赤相為阿樓那也

拘蘇摩華 此之一名有通有別謂但果木諸花通名拘蘇摩又有一花獨名拘蘇摩其花大小如錢色甚鮮白衆多細葉圓集共成朵如此方白菊花也

樓閣延袤 袤莫構反廣雅曰延長也切韻稽袤廣也聲類云袤長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万餘里是也說文亦同此釋也

鮮白衣 鮮斯延反玉篇曰鮮好也明也

天竿陁羅 [illegible]羅者云面設也

因於撫擊 撫孚武反字正宜作拊廣蒼曰拊擊也釋名曰數也數以手拍之猶博也經本作撫字者此乃撫育按撫之字也

克諧衆樂 迩雅曰克能也孔安國書曰諧和也言能以衆多音樂和合成諧歌曲也

稽首作礼 周礼大祝辨九拜之儀一曰稽首再拜頭至地也二曰頓首再拜頭叩地也三曰空首再拜頭至手也四曰振首戰動拜也五曰吉拜拜褒縛不拜也下拜六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皆七曰奇拜謂一拜八曰褒拜謂報拜也九曰肅拜謂但俯而下手也

不瞬 瞬舒閏反說文曰瞬謂目開闔數搖也字正體作瞚今並隨俗作瞬也

阿迦尼吒天 具云阿迦尼瑟吒言阿迦者色也尼瑟吒究竟也言其色界十八天中此最終極也又云阿死也迦尼瑟吒小也謂色界十八天中窮下一天雖小無大餘十六天上下平埜亦太亦小此之一天雖大无小故以名

如是儀則 迩雅曰儀法也

悅豫 豫余據反珠叢曰心安和悅謂之豫也

經卷第二十三

兜率天宮偈讚品

良沃田 沃烏酷反漢書集注曰沃溉灌也言其土地有溉灌之利也今謂溉灌之田復加肥善故曰良沃田也

十迴向品

瞋很 很何墾反杜注左傳曰很戾也說文曰很不聽從也按玉篇很字在彳部今多從立亻盡是時俗共行也

崇巖邃谷 邃辛醉反鄭注考工記曰崇高也說文曰邃深也邃字從遂頭也

入苦籠檻　檻胡黯反籠字正宜作櫳二蒼曰檻所以藏禽獸闌檻也說文曰櫳內以郭璞注山海經曰檻闌也謂穿木為牀上橋子以闌禽獸也今經意謂三界皆苦如牢籠檻因繫眾生也或謂三途劇苦名苦籠檻者也

眾苦大壑　壑呵各反玄中記曰東海有大燋石名沃燋方圓三万里水沃之則消盡過此有大壑一名尾閭渫冀澍其底海水常滿不知其所之也今經意謂生死深中三苦八苦无有涯底如彼大壑故以喻言耳

五欲所致　致注漢書曰致謂引而至之也

志獨無侶　鄭注礼記曰志意也侶伴也謂廣心獨濟不待伴也

顧復一切眾生　復扶福反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鄭玄箋曰顧視也復反也言去子雖近猶步步反視也又懷詩曰是後者顧念而重複之也今經意菩薩於眾生亦然矣

經卷第二十四

迴向品之二

供養瞻待　毛詩傳曰瞻視也鄭注周礼曰待給也謂看視供務之也

寶璫樹　璫得郎反釋名曰穿耳施珠曰璫推其一當乃用數種珠胃穿重纍之也

薩婆若　具云薩婆若囊薩婆此云一切也若囊智也

軒檻　軒許言反檻胡黯反漢書音義曰軒謂檻上板也珠叢曰檻謂殿之闌也漢書集注曰檻謂軒前闌板也

澡漱　澡子老反漱史救反蒼頡篇曰澡盥也盥音古緩反珠叢曰盥

洗玊也說文曰漱盪口音也

羣萌 萌莫耕反漢書集注曰萌謂草木初生也毛詩傳曰羣衆也言蠢蒙凡夫猶彼衆小草也又或字宜作氓毛詩注曰氓民氓音与萌同也

無躁競心 躁則到反賈逵注國語曰躁擾也鄭注論語曰躁謂不安靜也有見爲二二則爲覺則是動不安靜也

經卷第二十五

迴向品之三

懺除 懺梵音也具云懺摩此云請忍謂請賢聖或清淨僧忍受悔過

恬然宴寂 恬田拈反宴於見反方言曰恬然靜也漢書音義曰宴安居也寂无聲也

超然出現 鄭注書曰超出前也方言曰超遠也謂獨出高遠也

其心弥廣 郭注迩雅曰弥極意也言心擬廣大耳

臨御大國 賈注國語曰臨治也鄭注礼記曰御主也謂主領而治理之也

名振天下 振之刃反說文曰振舉也杜注左傳曰振發也謂舉加也名遠發起也

發号施令 廣雅曰号告也施設也令教也謂發言告示設教使行之也

溥蔭萬方 溥滂補反珠叢曰溥遍也令並作普字也

感德從化 迩雅曰感動也毛詩傳曰從隨也說文曰依教行曰化也言德識動之謂教令也

一切周給 謂周帀供給故云周給也

被戮 隆育反賈逵注國語曰戮然也

僧坊 坊甫良反韻林曰坊區也謂區院也

揣食 揣字正宜摶音

俟嬪反字從豈聲非從甫韻流俗文能別蘇兩形遂用揣字揣初委反此乃端量之字也

咽咀　咽於見反咀才与反廣雅曰咀嚼也

不欬　欬克代反玉篇曰欬上欬也欬音蘇豆反

芬馥　馥扶福反鄭注這雜曰芬香氣調也字林曰馥香氣盛也

覆育　賈注國語曰育生也言如天覆如地生也

車𤦲　梵音正云牟娑羅揭婆言牟娑羅者此云勝也揭婆藏也舊名為車渠者所未詳也

珊瑚　梵本正云鉢攞娑揭羅寶擿之名其樹身幹枝條葉皆紅色又按說文云珊瑚色赤生之於海或出山中也

經卷第二十六

迴向品之四

貧窮孤露　孫楚棣露故云孤露

駕以駿馬　駿將閏反駕駿也說文曰駿謂馬之良才也又音私閏反毛詩傳曰駿俊也兩義俱通

牽御　御魚據反廣雅曰御侍也進也

駕馭　馭魚據反玉篇曰馭即古之御字也今想諸書裝散為駕率御為馭也

莊嚴歫麗　巨字古作歫琛蔁曰歫至也王逸注楚辭曰蘼美好也謂至極美好者也

翼從　孔安注書曰翼輔也毛詩傳曰翼敬也

疲頓　文字集略曰頓損也謂勞倦者損力也

柔明　孔安注書曰柔謂和柔也言其行調柔識明判也

裓服莊嚴　裓胡練反切韻攝衿衣曰裓服黃法漢書曰裓服大盛衣黃之服也

年齒 杜注左傳曰齒列也謂上已行列也司馬彪注莊子曰齒數也謂年壽之數也

奉養 養余亮反說文曰奉承也謂承事供養也

其心曠然 曠苦謗反河上公注老子經曰曠廣大也說文曰曠明也

弥亘萬計 說文曰計筭也謂筭計有万故曰萬計也

周帀塡飾 塡唐賢反賈注國語曰塡加也言加之以飾又字或宜作鈿音與塡同文字集略云鈿謂金花也

萬邦遵奉 鄭玄注周禮曰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也三蒼曰遵習也述雅曰導從也說文曰奉承也言拱命承稟也

享灌頂位 享虛兩反玉篇曰享當也杜注左傳曰享受也

庇蔭 庇必至反鄭注禮記曰庇蔭者也

光踰曒日 曒經了反埤蒼曰曒明也聲類作暎

首冠十力莊嚴之冠 上冠字音古亂反鄭注禮記曰著冠爲稱也下冠字音古丸反

撿繫其身 漢書音義曰撿局也謂繫縛局也

永訣 訣古穴反切韻集訣別也

砧 陟林反斫斷之机也字又作碪

屠割 玉篇曰屠謂分割牲肉也

木槍 槍七羊反蒼頡篇曰槍謂木兩頭銳者也又音楚庚反非此所用也經本有作鎗者此乃鐘鎗之字深爲差謬失經意也

貫 古丸反

阿逸多 正云阿制多此曰不能勝也

語主者言 廣雅曰主君謂守當者也

記莂 莂彼列反李作別字者誤

經卷第二十七

迴向品之五

密緻 緻直利反經本有作稚字者此乃如緻之字深為課

光明鑒徹 鑒古銜反廣雅曰鑒照也

聵耳 聵五怪反韋昭注國語曰耳不別五聲之和謂之聾從生即聾謂之聵字又作聵二形

蒙昧 鄭玄注周禮曰蒙冒也蒼頡篇曰昧冥也言昏冒闇冥也

轄身要用 轄葉曰轄止也謂止絕已之要用也

銛白牙齒 銛斯廉反漢書音義銛利也字從舌聲也

迦尸國 迦尸者西域竹名也其竹堪為箭幹然以其國多出此竹故立斯名其國即在中天竺境憍薩羅國之北隣乃是十六大國之一數也

尋即敗壞 杜注左傳曰尋續也言絕成已續即壞也

逮迴

引納 方言曰違謂逮趣也納入也謂違首遲之引入往處也

不尚 杜注左傳曰尚上也今謂不以之為上也

傭 丑芸反又音[illegible]泰反用字文作蒂此所屬

七何 後亂反假承募要云七尺曰何小雜曰四尺曰例

慈仁莅物 莅力至反毛詩傳曰莅臨也

心懷殘忍 漢書集注曰殘謂多所煞戮也今謂最於煞戮故云殘忍者也

衆罪由生 爾雅曰由從也

一切宗信 白虎通曰宗尊言尊重信要也

經卷第二十八

迴向品之六

造立精舍 藝文類聚云精舍者非以舍之精妙名為舍由其精練行者之所居也故謂之精舍也

資生什物 漢書集注曰什物著為生之具三蓄曰什聚也雜也吳楚閒謂資生雜具為什物也

恭恪

悋廉醫反孔安注書曰悋敬也雅曰匱仝也

不匱 匱其位反漢書音曰匱空也廣

王京都 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以衆大之辭言之也左氏傳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无者曰邑爾雅曰都國也風俗通天子治居之域舊曰都曰邑者也

閑防妓侍衆女 防浮妄反 妓奇綺反埤蒼曰妓美女也為侍謂之鼓侍也或曰妓文樂也美女為業亦云鼓樂義有作伎者言支義反傳書也非此所用也

鼙所弥 毛詩傳曰鼙盡杜注左傳曰跡實也

中悔 中防仲反

弥宣正法 劉瓛注易曰弥廣也郭璞注迹雅曰弥極豪也連雅曰宣明者也

無毒虐 孔安注書曰虐暴也吉无毒惡搏暴之性也

率上 玉篇曰率遵也用也謂遵用教命之處也

林蘼 蘼如欲反

聲類曰摩滅也郭璞注連雅曰蘼蘼也業古者蔑摩通稱謂之蘼也憮夲別有摩經承以表衆亦讀之稱其字正宜從承邊作摩也

經卷第二十九

迴向品之七

已頭充滿 已慕理反

僮僕作使 作則各反 使所吏反

按玉篇古之用字以童為僮僕為与今一借別也鄭注禮記曰僕謂賤役之人也

發言誠諦 河上公注老子曰誠實也方言曰諦審也謂所出言教真實審定也

庶品 庶衆也品類也衆多流類謂之衆類也

經卷第三十

迴向品之八

若專勵 勵力制反杜注左傳曰勵勸也玉篇曰勵勉也謂自強策勤也

若起行 行遐孟反

經卷第三十一

迴向品之九

周聞 闢先運反

一毛端量處 量力仗反端頭也賈注云量分齊也

誕生 誕唐亶反珠叢曰誕育也賈注國語曰育生也

無遐迩 迩爾雅曰遐遠也孔安注書曰迩近也

經卷第三十二

迴向品之十

離垢繒 繒疾陵反說文曰繒謂帛之惣名凡綵帛皆是

經卷第三十三

迴向品之十一

寶多羅形 多羅舊西域樹名也其形似椶櫚樹也體堅如鐵葉長稠密縱多時大雨其葉蓋摩竝若星下今以此寶而成故曰寶多羅樹又或翻為高竦樹也

延袤 袤莫構反義已見上

迥然高出 迥胡頂反廣雅曰迥遠言獨出高遠也

繚以寶繩 繚零鳥反說文曰繚纏也

聳擢 聳息勇反義已見上

稠密 稠直由反

寶跋陁羅 跋陁具云跋陁羅此曰賢也

寶吹 吹昌偽反

其音清亮 亮力仗反廣雅曰亮朗也

鼻嗅 許救反俗作嗅

經卷第三十四

十地品之一

蘇利耶藏菩薩 蘇利耶者此云日也

俱蘇摩德菩薩 俱蘇摩者花名也見女俱蘇摩鄉俱蘇此云悅也摩擲意也其花色美氣香形狀端正見聞之者无不悅意今此菩薩取之為名也

舉要言之 漢書集注曰舉凡也齊總云要約也

珂貝璧玉 珂格何反玉篇[?]曰珂螺屬也所出於海其白若寶所以嬰馬膺者也說文曰謂海介蟲也璧端玉女逆稚去王肉倍好謂之[?][?]形圓而有孔王者祭天神以用之矣

練金 練字玉篇作揀字書作練今經本作練者諫練字也

為將為帥 將資亮反帥所律反

瑕玷 玷丁念反玷字育李作[?]著謀也瑕玷之義並見一也

道險易 易以鼓反郭璞逆雅曰易工也

經卷第三十五

十地品之二

仁恕 恕傷預反釋名曰仁忍也謂好生惡殺善惡含為聲類曰仁心夷物曾也

何況從事 河上公注老子曰從為也

風雅典則語 毛詩序曰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正也漢書注曰雅閑習也爾雅曰典經也毛詩傳曰則法也[?]經化詁之言謂之風典語美妙方法之說謂土雅則靜也

湍馳奔激 湍吐官反激經屢反說文曰瀨瘵瀨也漾水流沙上激曰湍也馳栗走也水又疑邪疾壽曰衣

我偈原阜 阜扶九反爾雅曰[?]厚質乎曰陸大陸曰阜極陸即原也

重械 重直隴反械侯界反

三界焚如若无量 周易離卦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曰如今此言三界諸惑如火熾盛能拔感多悲眾故也

生難遺想 韓詩傳曰遠還也

捫摸

捋莫痕反摸謨各反毛詩傳曰捋持也方言曰模撫也郭璞注曰謂撫搯擸宏文也

莫話紙音義上卷第四十八經轉　可悉

鈌鉠　蚋如鋭反字林曰蚋入被也

稱兩　稱昌孕反古稱為稱今流俗共用枰字甚稱也

無間然　閒皆覓反玉篇曰閑闕也言情无阻隔也

國城財貝　貝比穢反說文曰貝謂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也謂海蟲有甲作錦文者也今西城用貝為錢故古貯貝也

執能　迩雅曰執誰

經卷第三十六

十地品之三

循身觀　循祥倫反珠叢曰循巡也令謂四念處中第一觀身不淨從顛至足次第巡歷三十六物背不淨也

易誒　易羊豉反

無惱暴　惱於運反暴蒲報反蒼頡篇曰惱恨也玉篇曰暴陵犯也謂擻陵觸撲於人也按暴字正體作暴若曝物為之曝也

璽　璽斯氏反鄭玄注周礼曰璽印也蔡邕獨斷曰天子之璽以玉為之古者尊卑通用自秦以來唯天子得其稱也

鬼魅　魅眉秘反魑鬼也字又作魅係

蠱毒　蠱公户反左傳曰於文皿蟲杜預注曰皿器也所以器受蟲害人為蠱也骨類曰蠱謂蠱物病害人也

身相休咎　休許虯反咎其卯反杜注左傳曰休福祿也廣雅曰休善也孔安國書曰咎惡也說文曰咎災也休亂之字立人莊本音許丘反

流轉遲迴苦趣中　遲迴二字應作低佪楚辭曰款低佪以子際王逸注云低佪猶俳佪也經本皆作遲迴之字者此乃經歸之名非俳佪之義揮蒙曰彼細謂娉榜著也

苦

海淪滑 滑相余反廣雅曰淪沉也毛詩傳曰滑落也

經卷第三十七

十地品之四

我慢溉灌 溉古代反說文曰溉灌澍本也

涕泗咨嗟 涕他礼反泗先利反咨將伊反毛詩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玄竊曰咨嗟嗟數也詩牋曰嗟咨數之深也

彼巳 巳居理反彼他也巳自也

王后所生 礼記曰天子之妃曰后也

泥潦 潦郎特反說文曰潦天雨也謂因天雨稸積之也

經卷第三十八

十地品之五

念務皆息 務事也謂攀緣事境心絕也

即便寤

寤 寤爾字經本盡擬宏者且皆非是字寐寤字去八字書乃以為寤聽之字音云五盡反令宜作覺也

二行相行 兩行字並避孟反也

汝今適得 適尸亦反三蒼顜曰適啫也近也

各若干

機塵 漢書胡廣曰逆順也顏所求希与之故謂干求也當若于也顏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語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數耳

眦舍衆 謂商估猶旅也

首陁 具云輸達羅此云農業種族也

邪魔之道 杜預注左傳曰道猶法術鄭注礼記曰道猶行也路也

因風濟 毛詩傳曰濟渡也

羈繫 羈寄亙反王逸注楚詞曰生為食要等所繫亦然矣

禪定境排 排蒲諧反也

經卷第三十九

十地品之六

度誠 賈注國語曰度圖也迩雅曰誠信也

萬種繽紛下

繽疋人反紛撫云反漢書集注曰繽紛衆皃良韻來多皃下也

刹利王 具云刹怛利耶此云土田主也

餘不重受 重除用反再也

塵相如故 杜注左傳曰故猶舊也塵字校字林隱文作處今有從兩上者不是字也

花奩香篋 奩力蔬反篋章協反珠叢曰凡盛物小器皆謂之奩奩字又作箴扗箴薩並是竹器衣箱小者之類耳

噓 許於反吐氣也

鈿廁其閒 鈿唐賢反文字集略曰鈿金花也廣雅曰廁雜也珠叢曰金鈿婦人首飾也

鞞陀梨山 鞞者此云種種也陀梨亦曰馱羅此云持也謂此山中能持種種衆實及諸衣藂故名之

乹陀山 具云瑜乹馱羅言瑜乹者此云雙也馱羅持也

尼民陀山 具云尼民馱羅者也此曰持邊山書也

斫迦羅山 正云拘異羅此曰輪也

計都末底山 計都此云幢也末底惠也

嶷然住 嶷魚力反嶷謂嶷崱也字指曰嶷嶷山峯只今謂十地依佛智如十山像大地雖峯峙各殊而所依是一也

毗陀發妙光 毗陁謂前鞞陀梨山發妙光謂喩發光地

毫末度空可知量 度唐各反量力杖反

經卷第四十

十定品之一

鄔伽慧 鄔伽此云龍也

而竟不覩 鄭牋詩曰竟終也覩見也

南無 正云薩怛此曰敬礼

摩納婆 此云儒童也

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卷上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卷下

京兆静法寺沙門慧苑述

經卷第四十一

十定品之二

不處於陸 毛詩傳曰高厚廣平田陸

近之 道渠靳反就也 諸 如薄都也

心樂次第 樂牙教反謂欲樂也

歌羅邏 此云海盤謂初入胎

白分義 分浮聞反

圓光一尋 何休注公羊云八寸曰咫三尺曰武五尺曰墨六尺曰步七尺曰仞八尺曰尋十尺曰丈丈六曰常小雅曰四尺曰仞倍仞四尋倍尋曰常

其量七肘 佛本行集云肘謂二尺也

一俱盧舍 依此量中一尺五寸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三百弓為一里四里為一俱盧舍半計一里三百六十步戰一俱盧舍有一千四百四十步也依俱舍論說十二云分析諸色至一極微故一極微為色七極微為一微量積微至七為一金塵七金塵為一水塵量水積七為一兔毛塵積七兔毛塵為一羊毛塵量積羊毛塵七為一牛毛塵積七牛毛塵為隙遊塵量隙塵七為一蟣七蟣為一虱七虱為穬麦七麦為一指節二十四指節布為肘竪四肘為弓竪積五百弓為一俱盧舍即是從村至阿練若中間處者也

半由旬量 由旬梵言具云踰繕那此曰和合謂以多俱盧舍和合故業佛本行集第十二云七微塵成一窗牖塵七窗塵成一兔毛頭塵七兔毛塵成一羊毛頭塵七羊毛成一牛毛頭塵七牛毛塵成一蟣七蟣成一蝨七蝨成一芥子七芥子成一天麦七天麦成一指節七指節成半尺二尺成一肘四肘成一弓五弓成一杖二十杖名一息八十息名一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准此方尺量二里餘八十步當一俱盧舍計一由旬合有一十七里餘二百八十步或百一由旬安此方一驛地也

經卷第四十一

十定品之三

北俱盧 具云欝怛羅何盧此翻為高上也

東毗提訶 毗此云勝提訶曰身也又毗云種種提訶與也

種種稼穡 稼音嫁穡音色馬融注論語曰樹五穀曰稼毛詩傳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集鄭玄注周禮云稼穡為言其猶嫁穡謂種子相生貪苗實之利也

修羅退衄 細女六如齊二反玉篇云衄折挫也

入藕絲孔 藕五苟反字宜從耒

乾闥婆城 此云尋香城也謂十寶山間有音樂神名乾闥婆忉利諸天須音樂時此神身有異相即知天意往彼娛樂因此以事西域謂諸樂兒亦曰乾闥婆然西域樂兒多為幻幻作城郭須臾如故因即謂龍所現城郭為乾闥婆城也忽有忽無自在傳變謂辭諸法之性死有之間自在非復如是

恒伽河 推去香山頂上有阿耨達池其池四面各流出一河東面殑伽河從金剛師子口流出其沙金剛東流入震旦國便入東海南面極伽河從白象口流出其沙白銀流入東印度便入南海西面信度河從金牛口流出其沙黃金便入西海北面縛芻河從琉璃馬口流出其沙是琉璃流入波斯佛前便入北海其池縱廣五十由旬四面口各一由旬也

光明鑒徹 鑒照也徹通也言光照內外通現也

潰涌奔馳 潰胡對反潰字正宜作潰故楚辭注云涌溜水去良漢書高紀傳集注云潰洛埤蒼也經本作涌者誤也

奇香發越 漢書集注曰發越香氣射散也謂香氣速莫過市者人也

皆得潤洽 洽侯夾反廣雅曰洽漬也

阿耨達多龍王 阿无也耨婆達多熱惱也諸龍皆受熱沙之苦此龍无故立其名耳

經卷第四十三

十定品之三

無替　迭疋曰替廢也

從諸善友而得出生　友字經本有作支字深為謬也

終不匱止　匱渠位反廣雅匱少也漢書音義曰匱乏也

摩那斯龍王　摩那意也斯夜流出也言此龍王九興雲雨皆從慈心出也

嶷然高出　嶷謂前嶷也字蜻曰崩嶷山異貞也

伊那鉢那象王住金脅山　伊那鉢此云香業其象身長九由旬高三由旬常住第一金山之脅即是翁柯計都未辰山也

經卷第四十四

十通品

閻魔王　正云夜魔邏闍此曰遮止謂誡其罪人之也

十忍品

舍支　正云設施謂月之別名帝釋夫人取為子也

無方無隅　方謂四方也鄭玄注考工記曰隅角也

不捨衆善軛　軛於革反珠叢曰軛謂轅端橫木也今此謂駕擔衆善勤行不捨如牛駕重負遠力進也

徒令　到數曰徒猶獨也

經卷第四十五

阿僧祇品

一百洛叉為一俱胝　洛叉此云万也俱胝此云億也又按此方黄帝筭法惣有二十三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極万巳去者三等數法其下者十十變之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倍變之今此同備於亦上數法故云一百洛叉為一俱胝俱胝經當此億也阿庾多造也那由他東也餘皆依次准數可知今案以經十百千万十十恒之從万至億百倍變定總億之云皆以能數量為一數復數至而於數量等變之能

花嚴經音義[illegible]

佛本行集第十二中五百變之也

矜羯 矜居堤反

摩婆 婆之上聲

此後婆字並上聲呼之

弥伽 伽之上聲下毗伽亦同此

攞 郎我反

毗佉檐 檐多甘反

鷖攞隨 鷖於奚反

阿摩 摩莫我反

勃 蒲沒反

翳 烏計反

薜 蒲計反

窣 蘇沒反

睥 普計反

謎 莫計反

荼 宅加反

壽量品

娑婆 此云堪忍也謂具足衆惡境對堪行忍也

釋迦牟尼 釋迦能也種族望稱也釋音作鑠呼迦字作告俄反呼牟尼此云寂嘿也穗行之号

阿弥陀佛 正云阿頭臨婆耶此云无量壽也

諸菩薩住處品

支提山 支提本是塔當之名山山似之故因為号然支提此二生淨信之所具釋如下七十五中

毗舍離 此釋為廣傳謂此城於中印度諸城之中東廣大也或亦翻為處嚴也

度度羅城 或云摩倫羅亦云摩突羅此云孔雀城或云蜜善皆吉事者也

俱弥鄰城 或言俱陳鄰耶言俱陳老是名此云大盂鄰耶法律也昔此域未立之時有一五通山名俱陳而於此地置一大念富木若池恒在命側脩仙法律亦常為人說護淨經反養性法於後學徒皆以師名及法為其姓氏人衆學齊即於此處進立城郡故此舉國人令皆姓俱陳鄰城亦因之立号耳

目真鄰陀窟 目真或曰龍真此云解脫是龍名也隣陀此云處也謂有龍於此蜜中聞法縱龍若故名解脫處窟也

摩蘭陀國 未翻

甘菩遮國 未翻

震旦國 或曰支那亦曰真丹此翻為思惟以異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計作故以為名即今此漢國是也

那羅延 此云堅固

疏勒國 正名佉路數怛

勒古來此方存略呼為蹤物反能數音為蹤然此名乃是彼國一山之号曰云其稱又或翻為思惟國以其國人性多讀慮故也

迦葉彌羅國　舊名罽賓國此翻阿誰入昔此國未建之時其地有大龍池人莫敢近其後有一羅漢見其形勝宜人居止乃從龍乞容一膝地時龍許之刑羅漢變身漸大其膝漸滿龍池龍以言信便捨而去羅漢即以神力乾竭其水令百徒於中建立屋宅人衆咸云我等不因聖僧阿誰得入此處故從此誘即立其名國即在北印度境乾陀羅國次北隣也

菴淨梨摩國　菴謂菴羅此云无垢即西域果名其素堆以豫疾諸國之中此國衆多故以名焉其國即在中印度境內也

乾陀羅國　此云持地國謂昔此國多有道果聖賢任住持其境不為他國侵害也又云乾陀是香羅謂陀羅此亦遍也言遍此國內多去香氣之根故名香遍國其國在中印度北北即處南二界中間也

苫婆羅臺　苫去占反苫婆是香花樹名其臺側近多生此樹故因名耳也

經卷第四十六

佛不思議法品之上

寂漠无言　玉篇曰无人聲曰寂郭璞注述是曰漠謂靜定也

逮十力地　逮唐駭反說文曰逮及也字從辵不從又

譏謗　譏居疑反說文譏誹也

經卷第四十七

佛不思議法品之下

人王都邑　左氏傳曰凡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也漢書音義曰都城也廣雅曰都國也司馬法曰大國五百里為都風俗通曰天子所居之城曰都舊都曰邑也

毗舍闍王　毗舍闍之王即是東

方提頭賴吒此云持國謂護持國土領二部鬼一名毗舍闍此云噉精氣二名乾闥婆此曰尋香也譯兩蛉

倮 胡實力果二反王篇曰倮袒也字又作躶

一切樂器不鼓自鳴 鼓字宜從支支音普本普角二反經本有從皮者鍾鼓字也

舍利 正云設利羅或云實利此譯為身

誠歎 尔雅曰誠信也

靡不驚懾 攝之葉反鄭注禮記曰懾怯也畏懼也經本有作攝字者謬也

信樂不回 回音迴說文曰迴轉也今此謂信樂不轉動也

經卷第四十八

如來十身相海品

熈怡微笑 熈許基反怡与脂反方言湘潭之開謂喜曰熈怡或曰給怡說文曰熈悅也怡和也謂容貌和悅也熈字又作熈也

炳然

顯現 炳彼永反蒼頡篇曰炳著明也謂顯著老明也字又作炳也

洞徹 洞徒弄反逍篇曰洞猶通徹也字又作洞者也

其掌安平 掌謂舌面平而且安

玩味不忘 玩字正宜作忨杜注左傳曰忨貪也經本作玩字者誤也案孔安注書云戲弄貪抏即受樂之意也

上號 假各反正辨作界又或作翫

右輔下牙 左傳宮之奇虞虢之表也猶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杜注曰輔頰也直牙車也又注曰輔頰車骨

弥盧藏雲 弥盧此云高以在仏上牙欲也

紺鎌成就 紺鎌正云紺鎌此云乃西域果名其色紅赤映國正云銅鎌三約攜文而佛頸成就被相故云也今時俗謂顯圍有終為嬰節者是也

弥布十方 顏注漢書曰弥滿也

左臀 臀徒論反聲類臀尻也尻音苦勞反也

其髀與膞 髀字正冝作髀古文作脾今髀未詳所出膞字冝作

腨令經本作膞者謬

伊尼延鹿王腨 伊尼延者鹿名也其毛色多黑腨形纖纖

長短得所其鹿王寧腨故取為喻腨字又作踳

舉足將步 將欲也步行也王逸注楚辞曰步徐行也

足跟 跟各痕反

因陁羅尼羅 因陁羅此云帝也尼羅此云青也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第三十五

隨好 呼告反令眾生愛樂故又音呼呂反資聚大相莊殊勝故

摩耶夫人 摩耶此云幻也由此菩薩唯假大原智幻法門行故

故此名夫人者梵本云勻胖此翻安天祟歡法礼云諸侯之妃曰夫人玉

篇曰呼婦人為夫人者亦所以業教之稱也又夫者男子美稱婦國失以

成人故名夫人也西或呼王妃為第胖呼男夫為第婆也

懺悔 懺謂懺摩此云請忍謂請前人忍受義悔罪也

經卷第四十九

普賢行品第三十六

樂近九肩 廣疋曰九輕也漢書集注曰肩肩微小也言其輕薄

寒微眇小之人耳

習童蒙法 易稱蒙卦者謂童蒙來求我非我求童蒙蒙者像也

韓康注云蒙昧幼小之象又玉篇曰童幼迷意也廣雅曰童癡也鄭玄注

周礼蒙冒也毛詩傳曰蒙發也言童幼之心愚昧所為稽謀如以物靈蔽之

口如啞羊障 啞於雅反巧能宣說大乘妙義名无啞羊障大

智度論第三云羊僧者謂雖不破
戒鈍根无慧不別好惡不知輕重不
知有罪若有僧事二人共諍不能斷
決默然无言譬如白羊乃至人殺不
能作聲是名
啞羊僧也

洎于法界

洎字正宜作
暨暨音其器
反珠叢曰暨謂及預也杜注左
傳曰暨至也經作洎者譯也

充洽

洽侯夾反小雅曰充循也
玉篇曰洽濡洽潤之也

工幻師

韻圖
甄工
巧也謂巧
能於幻術

經卷第五十

如來出現品第三十七之一

偏袒

袒唐靈反露也字從衣又
音宅覺反非此所須也

右跽

跽其几
反跪也

如我惟忖

忖倉本反顏注漢
書曰忖思也珠叢
曰忖測
度也

瞻仰如來仁及我

有仁穩者号
之執仁故諡
法曰賁資親之國仁然身以成人曰
仁度功而行曰仁周礼曰茂穗曰仁
礼記云上下相親曰仁論語云克已
復礼曰仁鄭注執云施惡曰仁白虎
通曰仁者是忍
好生愛人者也

伊陀羅山

亦曰蔚犁
羅此即本
名謂此方苦使木也由彼山
中多有此木故立其名耳

尼民陀羅山

此翻為持邊以彼山是大重
金山中最外邊故然即院統
謂持餘內六山
故名持邊也

目真隣陀山

目真此
云解脫
即是龍名也
謂此山中是
嵩陀此云處也
隣陀住處也

水族衆生

孔安國注書曰族類也
謂水為之流類也

大雨名洪霪

注之故反洪大也
惊惣焉水曰霆也

變溼令燥

燥蘇早反燥乾也讀字從寂作
文有徒反者不是字也運字有
作濕者
誤也

廓徹虛空

廓苦郭反爾雅曰
廓大也今謂寛大
適盡空
量也

普照無私

玉篇因事不公為
私王逸注楚辞曰

華嚴經音義卷下　慧苑撰

竊愛為私也郭象注莊子曰世所謂无私者釋己而愛人也言无己情偏有所為也私字厶上加撇者非也

經卷第五十一

如來出現品之二

作務　作則各反務事業也

或辛薩羅　或曰辛婆羅此云紫色寶

哮吼　孝呼教反吼呼口反

洞然　洞徒弄反韻圃稱洞徹也謂通徹火然之狀也字或宜作炯炯音徒東反韓詩傳曰炯謂燒草傳火熾也

經卷第五十二

如來出現品之三

優波尼沙陁分　已見第十七卷

鼓揚海水　鼓公戶反說文曰鼓擊也字從支不從支也

則便謝　王逸注楚辭曰謝去也謂神識去身者也

積同須彌　說文曰積聚也聚謂堆聚聚音族喻反也

如乾草積　積即賜反鄭玄注周乳豫小曰委堆大曰積積字從廿青從也

經卷第五十三

離世間品第三十八之一

知諸稱謂　稱昌孕反稱順也漢書音義云謂者稱趣也令謂於法門意趣皆順知漢書又曰謂者猶也事宜也謂危諸事物知其名自識其所亘皆日稱謂也

知諸制令　令力或反制謂禁制令謂法令也

長嬰疾苦　嬰於征反漢書曰嬰繞也謂常為疾苦之所纏繞也

經卷第五十四

離世間品之二

啓一切衆生心意 玉篇曰啓開也 古體作启也 開天

空處 閒古閑反 謂中閒也

經卷第五十五

離世間品之三

善言開喩 漢書音義曰喩曉也 蒼頡篇云喩諫也

棒打

署剳 棒字正亙作棓或亦爲拌今經 本作棒杖之棒非打棓字然復 有從手邊作橐者乃是棒持之轉遠 經意也廣雅曰棓兼也又有木遙作 音書即是棒杖 之棓字體官

誓期自勉 鄭注禮記 曰勉勤也

玉篇曰自 勸涅也

擿打楚撻 擿陟武反提他 涂反說文曰過

鬻也鄭玄注周禮撻韋也楚杖也又 法閒禮曰撻搆杖之以荊也擿字從 木古體作

挑 天彫 反

纂之也

或級其頭 漢書齊 青霏去

病傳第二十五云斬首三千一十七 級類師古曰本以斬馘一首孫爵一 級故郊因謂斬首爲級亦即又名生 護一人爲一級也殊叢曰斬首一名 忝級

無央數劫 央於亂反王遠達 也楚辭曰央盡也

經卷第五十六

離世間品之四

追隘 隘於懈反玉篇曰迫隘也 隘狹也夫狹窄迫相逼

無所觸

嬈 嬈乃了反三蒼嬈擾也禮安注 書曰擾亂也說文曰擾煩也

悲稱 稱呂爭怛可也又迷雅曰獵好也 累漢法云事稱人遂皆斯也

補特伽羅 此翻爲數取趣謂數造趣固數取 趣果也舊翻爲人陰方語便非正

心恒顧復 已見第二十三卷

嬉戲 嬉許箕 反切讃

刺宇譯也稱識遊也

經卷第五十七

離世間品之五

得預　預餘詎反珠叢曰凡事相及曰預字古作与也

菩提薩埵　依佛地論曰親光菩薩以三義釋菩提薩埵具如彼論中也

不強　強式尔反論語云君子不強其禍孔安國曰強易也韋昭注漢書曰強廣也郭璞注尔雅曰強教也鄭玄注礼記曰強棄也此中經文含於多義故具存之

無險詖故　巳見第四卷中

身心憺怕　憺徒濫徒暫二反怕普白反王逸注楚辭曰憺安也廣雅曰怕靜也憺字又作淡薄二體也

慣習　慣古患反案諸字書正宜作慣有作串字者謬也

癡㲉　㲉苦角反有從㲉下作如者不是字也

經卷第五十八

離世間品之六

殘毀　蒼頡篇曰毀傷也

無中息難處受生　中陟仲反　難鄭辭反難處謂八難中五也

捨一切爲波涅槃法　為波此謂為有提云苦也謂二乘所得无餘涅槃未離變易行苦麤故有餘涅槃及諸外道所計涅槃並未離三苦故法即涅槃或通教等於徒無捨故云荅一切有苦涅槃法

樂法樂義以法為樂　此中三箇樂字初二音五教反後一音郎各反

如虹蜺色　虹古巷胡公二反蜺研奚反蔡邕月令曰虹螮蝀也謂陰陽交接之氣而書之形色雄者曰虹雌者曰蜺者也

無主無待　迩雅曰待須也謂凡事相須待猶於他也令以謂求緣无作即曰待義也

無著無行　行遐庚反

無有瘡疣　疣有鳩反廣雅疣腫也說文曰疣贅也賛謂賷聚由也贅音支氣反疣字又作肬也

瘢痕　瘢蒲寒反痕戶恩反

解因自悟　因由也言辟支悟於苦无當等但用自觀緣生

克證不依師受故立其名為獨覺也而强為說强其兩反志
尚涅槃顏注漢書曰為泰也求其罪釁釁許覲反玉篇
曰釁謂有稱兆也或以妙義授非其人顏注蕭望
之傳曰將非其人書言不才之才也謂有器量者也頻蹙不喜
頻毗仁反蹙子六反玉篇曰頻蹙謂
憂愁不樂之狀也賈注國語曰頻述
也毛詩傳曰蹙促也言人有憂愁則
皺輝眉頻鼻曰皆相促近也又業說
文渡水向岸來文黍鼓亦謂之頻蹙
然愁憂之頻頻下著屏令從省之不
用也經本有作安口者俗也伺其過失伺相吏反鄭玄注周
礼曰伺猶察也玉篇曰伺候也方言
曰伺視也自關而北凡竊相覗謂之
伺也頑很很何懇反左氏傳曰心不測德義之經為頑也杜注古擇
曰很戾也說文曰很不聽從也很字正體從彳今從彳者俗也我慢
所吞吞德森陸實反廣雅廣吞藏也醒悟醒素飛桑逃反
天魔波旬具云提達魔羅善裨言提婁者訓云天也摩羅
障導也播裨罪惡也謂此類生天
宮性好勸人遣惡退善令不得出
雜故也恚知將有廣雅曰將欲也當也縱置縱仙縶反
蒼頡篇曰從移也鄭玄注考工記古
置稱著於地也置字本從网下直今
從且者俗也侍衛蒼頡篇曰侍從也毛詩傳曰侍近也言側近左
右扶侍之也王弼
注易曰衛護也
經卷第五十九
離世間品之七
免濟免亡辯反杜注左傳曰免脫也毛詩傳曰濟渡也言令物
脫苦渡難也欣慰廣雅曰欣喜也毛詩傳曰慰安也言歡喜則心
安也圖書卻璽鄭玄注周礼曰國書也璽郤也蔡邕獨斷曰天

子之璽以摧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曰令秦以前諸侯卿大夫皆曰璽自茲已降天子獨稱璽諸侯不致用也秦玉子嬰上高祖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山郁章吉名璽節今讀斗檢文也經音執支反

弘矢

劍戟 弘戶孤反矢式耳反戟居逆反說文曰弧木曰弓考工記曰弧若弘謂往多而來寡也易曰判謂之矢矢即箭也戟有三歧兩皆兩刃或中有小子名雄戟或有兩岐者偏戟矢字又作夫

博弈嬉戲 嬉許其反博字正宜攙許說文曰徘謂戲為藏六薄十二棊也杜注左傳曰弈圍棊也切說播蹲遊也

親戚 戚千曆反孔安注書曰戚近也顧野王曰近所以為親也毛詩傳曰相觀曰戚戚字征宜從堅心也經李作戚者偕也

能忍劬勞 劬具纍反毛詩傳曰劬勞漸普也劉劬勞傑稚病書也

正法盈洽 洽侯夾反注左傳曰盈充也玉蕃恭濁也濡誅聞也

菩薩無导乘巾之出三界 乘食證反乘謂車馬通稱巾謂服乘之名案周禮巾車氏即掌駕之官主畜麼乘故鄭玄注云巾猶衣也衣齊於記反謂莊飾參帶之也琫華曰以衣稜事謂之巾也此則文言尚篇名育默哈故巾車之言當乘車之謂亦穡穀磨之名少目食客也

宴然 宴於見反漢書音義曰宴安居也罵靜也

皎鏡 方言曰皎明也廣雅曰鏡鑑也又可皎然如鏡故曰皎鏡也

馳逐 廣雅曰馳奔也玉篇曰逐趁也

菡萏花 菡胡感反萏徒感反說文曰芙蓉花未發者菡之頷也菡菡二字玉篇作菡蘭字書作菡卤說宂作沈濇也

娛樂 杜注左傳曰娛樂也擐即可樂故七娛樂也

經卷第六十

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一

室羅筏國 舊云舍衛國具稱室羅筏悉底此翻為好道或曰聞

物此乃城名非是國号以其城多出人物好行道德五天共聞故名聞物或曰室羅筏悉底者此云聞者城西域俗聞傳記云昔於此處有一老仙修習仙道復有少仙從其受學厥号聞者老仙殁後少仙建立此城即以少仙之名為其城稱然國都号為憍薩羅但以號勝易彰故城取國号耳

逝多林 逝多梵言也或曰制多或云祇陀此翻為戰勝即太子之名當欲造此寺時須達長者買園太子出樹故曰逝多林者也

齋蔵菩薩 案此菩薩名齋齋即是肚齋之齋宇宜從肉也

師子頻申三昧 杜注左傳曰頻齋名申展也謂申展四體之拘急所以解於勞倦故曰頻申也表此三昧能申展自在无礙法法界解脫障礙拘急勞倦故爲名耳此或全是梵言也刊定記誠

危棟迥帶 迥胡頂反鄭注礼記云危高也爾雅曰迥遠也言高樓險絶似雲中之遠封者也

棟宇 棟聳弄反尔雅曰棟屋檼也檼即屋脊也宇也㮨書於𥳑反

階墀軒檻 墀直尼反王篇曰階謂登堂之道也說文曰墀謂以丹塗地即天子丹墀也韋昭注漢書曰軒檻上楯也王逸注楚辭曰檻楯也縱曰檻橫曰楯顧野王曰謂檻上拘欄也

階隥欄楯 隥多鄧反楯食尹反隥級道也王逸注楚辭云縱曰欄橫曰楯楯間子謂之櫺也櫺字又作欞

湍激洄澓 湍吐官反激古歷反洄音回澓音服說文曰湍疾瀨也淺水流於砂上曰湍也水文凝邪急疾曰激也三蒼云水轉洄也澓深也謂洄漩之處其水必深也

芬敷 芬敷要反郭璞曰芬謂香氣和調也小雅曰敷布散也

舍利弗 具云奢唎補怛羅言奢唎者此云鶖鷺鳥也補怛羅者此云子也此尊者母眼黑白分明轉動流利似鶖鷺眼故時共号為奢唎也其尊者依母得名故云鶖鷺子舊翻為身子者謬也梵本中号身為設利羅故知懸別也

大目乾連

華嚴經音義卷下

乾孫馬反目連著此云採菽氏即此尊者母姓又以導者有大神通即將二事為爭也然伊奈族族殊豆仙之苗裔也

摩訶迦葉 吳云摩訶迦葉波言摩訶此云大也迦葉波此云飲光遍此尊者上古元祖是大仙人身有光明而能吞蔽曜火之光時人異之号曰飲光仙人國此標共氏族為又以尊者有頭陁大行故時与其大飲光名之耳

離波多 此云所供養之也

須菩提 此云善現亦曰善實舊云善吉者非

阿嵬樓馱 正云阿泥嗜多此云无滅

難陁 此云歡喜也

劫賓那 此云賛色者謂此尊者上祖是黄頭仙人因為族此則氏族為名耳

迦旃延 迦稱者一宗之姓氏也其此云亂也言此尊者是彼樓族之彼亂耶

富樓那 具云富樓部弥多羅尼子言富樓鄴者此云滿也弥多羅尼者此云願也滿願是尊者母繙子即尊者自身從母立名故曰滿願子也

不能遊履 履字本作屬者謀勘梵本是屬也屬婁也屬音之欲毛詩傳曰遊觀案經義請不能觀都聚會婁聽法音也

舉體燋然 劉兆注儀礼曰舉畢盡也此言舉體燋者遍體盡燋也

烏鷲 郭璞注山海經曰鷲者蔫謂即鷹也說文曰鷲烏黑色而多子也

醫膜 醫於計反文字集略曰醫目障也經本有從羽作者非此所用也

捕獵放牧 發臣福其六二反三蒼曰教養飭也

振䘏 振之刃反䘏須聿反鄭注礼曰振救也文注周礼曰䘏夢貧也刁云憂恤從心䘏少從尸遊雜通用今案請書徐說文從尸為腐

均賭 均居春反賭市餘反小雅曰賭足也言均平皆使將足也

舉世 杜注左傳曰舉皆也言世皆不能測也

執有 迹雜曰執謂也

凡夫嬰妄惑 貴雅曰凡輕也業者擣人夫嬰繞也言題需之人為虛妄或禪煙繞也

雜糅 編昌廣反都注礼云補稿言小

齊雅曰稱舉也字王體挺立人今多從禾**欽歎**欽去今反孔安注書

曰歎歎也**曉悟**廣雅曰曉說也說音書曆及說文曰悟覺也聲類曰

悟解也言說化令覺也

經卷第六十一

入法界品之二

因陁羅網因陁羅者此云帝也帝謂帝釋網謂帝釋天衙殿上

結珠之網孔相望更爲中表遍相圍繞互作主伴同時成就圓繞相應也

舟章由反般也**明練**疎兼曰鎔金使精曰鍊貴練令熟曰

練也今謂善知儀式分明精契故云明練也又李善注文選曰練簡也謂

簡分明也**君慧比丘**梵本中云因陁羅末底比丘言因陁羅者

此云君也末底惠也言此比丘智惠於餘比丘眾尊如君故曰君惠也

經卷第六十二

入法界品之三

娑羅林娑羅者此云高遠以其林木森竦出於餘林之上也

舊翻云堅固者謀由娑羅之與舍羅聲勢相近善呼堅固即轉舌言之若

呼高遠直今稱之耳**須達多**此云善給孤老依恃者舊譯云給孤獨善

是也**婆須達多**此云財施戒云有善施行**威光赫奕**

赫許格反寶毅益反廣雅曰赫赫咸世華弃閑也赫字文作恭弃字經本

亦下著廾者華弃字也**徽纆**徽許尊反纆莫北反廣雅曰徽束也

珠兼曰縕縄齊也紫經義謂以髮縄束縛鞭可辭也**轡勒**譽鄉媚反

說文謂曰藕謂焉鏈鍵衛**憍盈**玉篇曰盈懈也綬也謂憍慈懈意懌綬也

令我載此乘乘食證反王逸注楚辞曰載乘也乘音經也

茵蓐茵於真反蓐如欲反毛詩傳曰茵虎皮也玉篇曰以虎皮為蓐

曰茵也茵字又作鞇郭注爾雅曰蓐薦也蓐類曰蓐薦也案茵蓐二字以

草為之者字即從艸若以皮為之者字即從革其蓐字從衣者蓋是通用

也　羈鞅　羈居宜反鞅於兩反王逸注楚辭曰羈謂絡馬頭也鞅謂

靳半頸繩也　周校　周帀庄校設言校也　四維　廣雅曰維偶也

偶即角也　玩好之物　玩五段反孔安注書曰玩戲弄也謂戲弄

之具　等祐一切　鄭注礼云等齊也同乳曰祐助也音皆齊等以

福助之祜字古作祐閣二體也　頗有　頗普歎反廣雅曰頗少也

少猶希也有呼頗音為亘者韭襆　因陁羅尼羅　因陁羅者

此云帝也王也尼羅青也此寶青色寶中章善第一敖日青芸也

分敷布濩　濩音護類注撰書曰布濩猶言布露謂於錄壽

之處皆過布也希敷如上篗字經本機言作者謀也　辯析　析蘇

歷反漢書音義曰辯別也析分也析字古作析者俗也　深入法

旋澓　旋似緣切澓浮福反切韻澓旋洄也三蒼曰澓潩也謂深

水下有深穴則令水有洄澓也經本旋字從方者音徐舜反切韻旋

還也　行至楞伽道　楞伽者具云楞求瞕伽西域山名在

南天竺南界近海岸也　激電　激經歷反說文曰激疾波也謂電光

忽速如波迅速也　剎那羅婆牟呼栗多　仁王經云

九百生滅機一剎那九十剎那為一念柰俱舍論等謂時之極少名一剎

那一百二十剎那名一怛剎那六十怛剎那名一羅婆三十羅婆名一牟

呼栗多三十牟呼栗多為一晝夜也　國名達剎鼻茶　茶除加反

其國在南印度境此翻為錯謂興國人生无黃繇出害廣呪若齒國深迫

但共况之令共城吉知火鎖貴耳　彌伽　此云能降伏或翻為雲也

經卷第六十三

入法界品之四

市肆　崔豹古今注曰肆陳也謂陳貨鬻物

善財言唯　唯營癸反孔安注書曰直應不問曰唯也鄭注禮曰唯恭於諾也謂諾然妙許

遽即下　遽渠據反賈注國語曰遽疾也玉篇曰遽急也

則為不斷　為于危反廣雅曰則即也為猶是也下諸爾並非此

菩薩為一切衆生持怙　恃時止反怙胡古反韓詩伝曰无父何恃恃負也无母何詁枯積也案經義菩薩於衆生如父母慈藏蕪滯常為倚來也

長者　風俗通曰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謂年長德及事長於人以之為長者故也

涕泗悲泣　涕音體泗音四毛詩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也晉灼注漢紀曰淚下無聲曰泣也

拔猶預箭　尒雅曰猶獸名也其形似虎許發本性多疑慮悄止山中忽聞有聲恐人來害即陞上樹久无方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時謂不決多猜慮者為猶豫焉或曰隴西將俗呼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預在先求還卻此疏謨因謂心所不決為猶豫但今衆論中猶豫即是疑惑懺攝而於善品不能進悟故此須拔者也

坦蕩自心　論語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鄭玄曰坦蕩蕩廣貌也多憂懼也

有一國土名摩利伽羅　未譯也

梵行之道　梵摩貝云戲濫摩此云清淨也又萬梵字梵云梵淨也

衡　邑容寛

優婆夷名休捨　依具云呼奢羅或云悕望亦曰意樂戒曰滿願滿衆生希益善樂欲也

咨嗟戀慕　咨音諮孔安注書咨嗟也玉篇曰咨嗟嗟歎也鄭箋詩曰咨嗟歎美之深者

想其容止　容謂容儀止謂行止

經卷第六十四

入法界品之五

華嚴經音義卷下

第六十九卷 轉

善知識者是我師傅 符遇反師傅者尚書云周官有三公三孤言三公者謂太師太傅太保師謂天子所師傅謂傅相天子保謂保安天子於德義此三公之佐王論道以經綸國事如理陰陽有德行者乃堪之也三孤謂少師少傅少保孤特也言卑於三公尊於六卿特置此三人也玉篇曰傅猶於附安以脂粉塗附於面蓋平安質也令素所脩華舉師傅義通於保謂求道者得善友益已猶天子之有三公三孤然輔之也

毗盧遮那摩尼寶 此云光明遍照如來寶也

鬼鷹 鬼扶鈇反似鵰而小謂之鬼也

俱枳羅鳥 枳經以反其鳥本譯

寶多羅樹 多羅樹者形如此方栟櫚樹其葉繁密此中然是勝實所成也

徐搖 徐緩也搖動也

扶閣 扶孩類反

阿盧那香 阿蘆那者此云赤色也

桂 古賣反又作[illegible]

鍮 昌嚞反

耳璫 璫得郎反釋名云穿耳施珠曰璫也

婆樓那天佛 婆樓那者此云水也

國土名那羅素 那羅素者此云不嬾惰也

仙人名毗目瞿沙 毗目瞿沙具云毗沙摩為多羅善提瞿婆言毗沙摩者此云無怖畏也為多羅者實上也善提瞿婆者出聲也

鮮榮 鮮斯然反玉篇曰鮮是明也釋名曰榮猶熒熒然照明之貌也

波吒羅樹 其樹正似此方楸樹也然甚有香氣其花紫色也

尼拘律樹 其樹葉如此方柿葉子似柿把子子承蔕如柿然其種類耐老諸樹中最能高大

領徒一万 孔安注書曰徒衆也司馬彪注莊子曰徒謂弟子也

編草 編補典反倉頡篇曰絹織珠蕤曰反物交織謂之編也字又作辮也

髻環垂鬢 環鬟謂髮髻如環責環至瘐訟云也

夷險道 孔安注書曰夷平也方言曰險高也

險易 易羊致反玉篇曰險難也鄭玄注逆難曰易平也言道路或險或平

新譯經音義卷下

阿庾多 庾逾主反阿庾多者當此方一兆之名也 郁由他 或曰郁庾多當此方一億名也

聚落名伊沙郁 伊沙郁者此云長立也

離諸難難 上難字郎翰反謂八難也下難字者郁軌反謂難之也

伊郁跋羅龍王 伊郁羅者樹名此云臭氣也

此云極也謂此龍往昔由損此樹葉故致頭上生此臭也因即以為名耳

難陀優波難陀 難陀此云喜優波難陀此云近喜也

經卷第六十五

入法界品之六

廣口丹絜如頻婆果 丹赤也絜淨也頻婆果者其果似此方林檎極鮮赤者也

於河渚中 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可居者曰洲水中可居也爾雅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沚

商估 鄭注周禮曰行曰商坐曰賈估謂價也

福德樹 樹字說文曰為貴也

挍飾 挍字林以為挍飾字也毛詩傳曰挍飾也又作挍

鵝王羽翮 翮謂鳥羽之本也

總束 去例反總曰總也

稟善知識 稟力錦反孔安國注尚書曰稟受也說文曰稟賜穀也

靡不周聽 靡文彼反聽字體從耳

也无聲也說文曰聽聆也

經卷第六十六

入法界品之七

游福德海 游以周反游字從水浮也

遷即往詣 遷去聲也

何緣致此清淨衆會

華嚴經音義卷下　第三張　轉　史

謂引荊至之也

不憚 憚唐翰反鄭箋詩曰憚難也謂忌難難半也難音那翰反

雉揲崇峻 雉直几反揲徒協反公羊傳曰五板而堵五堵為雉百雉為城何休注曰二万尺也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記云天子千雉蓋受雉之城手百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其南面以受過也杜注左傳曰堞女牆也崇高也堞字又作揲也

風黃淡熱 文字集略曰淡謂胷中液也騫師注方言曰淡字又作痰也

辛頭波羅香 辛頭者河名也謂即阿耨達池西面金牛口出水流入信度國者是也波羅云岸也謂其香生此河岸故以虫象為名耳

阿盧那跋底香 阿盧那盧此云赤色也跋底者有也或云極也謂此香能牽色如以練絲色蓋鮮明歟因名耳

烏洛迦旃檀香 烏洛迦者西域地名其地常有毒熱擁此香樹以身擁之毒熱便息故因名也或曰此地寧毒蛇人處死惟以旃檀能治故以為名耳

城名多羅幢 多羅者義翻為明淨謂如幢之明淨或曰諸等明淨也謂昔有王名明淨勝幢創建此城故從之立名耳

怡暢心 怡与脂反毛詩傳曰怡悅也漢書傳曰暢通也

撫其孫弱 撫芳武反漢書集注曰撫循也鄭注周礼曰撫安也杜注左傳曰撫撫也

阿那羅王 此云無厭足也或曰普可畏聲言其王可畏脊名昔適諸國也

以為其齊 齊字宜從內纂奉有作齊者繆也

十方猛卒 卒作没反方言曰南楚東海之間呼辦人路事者謂之卒也

褊 方緬反字宜從衣作

攘辟瞋目 攘如羊反孟子曰辟而下車欑野至曰攘謂除去衣袂而出辟也袂音張勤反袖也

挑 天毀反

曾不顧懼 廣雅曰顧眷也言不眷窺身命帥懼死也

命之同坐 廣雅曰命令也

承旨 玉篇曰旨

意也 **冨聽斷其所作** 斷都管反說文曰斷截也安逵書曰

斷絶也 **靡不該練** 珠叢曰靡无也廣雅曰該咸也包也小雅

曰該偕也珠叢曰錄金曰鍊羡絲令熟曰練也該字又作或練字鎔金從

金奏絲或従散水也 **伊羅婆拏大象王** 伊羅謂伊竜羅

即帝釋名也婆拏云出聲也言此大象時出美聲娛樂帝釋也或曰伊謂

該出也羅婆拏聲也娛樂如前說也 **脩辟** 毛詩傳曰脩長也箋云脩

脩飾脩長字昔從亍推脩脯字從肉也 **如漁** 漁御居反攄二反說

文曰漁捕魚也字文作濾獻數三形者也 **挓動** 挓呼高反攪也 **城**

名無量都薩羅 都薩羅者都請都羅此云喜也薩羅

者此云出生也言此城中出生无量歡喜之事故名之

經卷第六十七

入法界品之八

塵店隣里 塵除遠反鄭注礼曰塵謂市物邸舍也謂停儲客坊

邪尚書大傳曰八家為隣三隣為朋三朋為里五里為邑此虞夏之制也

塵字經本從厂作者誤也 **巖巘** 巘魚偃反說文曰巖峯也郭璞注爾

雅曰巘謂山形如累重甗也字或作嶮也 **鬻香** 鬻与六反玉篇曰鬻

賣也賣鬻從每鬻鬻從米 **摩羅耶山** 具云摩利伽羅耶其山在

南天竺境摩利伽羅耶國南界而因國以之山名其山中多出白栴檀本

香名先陀婆 先陀羅此云石鹽其香似之故以名之耳

師名婆施羅 此翻為自在也 **部多宮** 部多此云自生

謂此類從父母生者名夜叉化生者名部多也 **晨脯** 尔雅曰晨早也玉篇

曰脯加申也 **晷漏延促** 晷音軌李善注文選日晷漏曰影也細分

晷与漏別故周礼云表長八尺夏至日晷長六寸日益南晷益長也文字集略

曰漏刻以箭受水刻節晝夜百刻也　理断　断都乱反鄭注礼記曰断
決也　良久　玉篇曰良由長也良對於促非蹔時也　國名輸
鄃　輸音宜借上聲呼正曰輸羅此翻為尋猛也　城名迦陵
迦林　以義翻之名相闘諍時據因闘諍達國立名也　此　波利
質多羅樹　具云波利耶怛羅拘陀羅此云香遍樹謂此樹根莖
枝葉花實皆香能遍熏忉利天宫　迦隣陁衣　細綿衣也　迫
窄　窄側格反玉篇曰迫猶逼也廣曰迫狹也窄隘也窄字經作迮者俗也
婆樓那天　此云水天也　良沃田　良善也顏注漢書曰
沃溉灌也言其上地有溉灌剎者也　菴羅林　菴羅果名状獼似此土榛
其味如梨也　波須蜜多　此云世友亦曰天友或云實亦曰財也
經卷第六十八
入法界品之九
脣吻　吻无粉反叠讀玉篇曰吻謂脣兩角頭邊也　蹈彼門
閫　蹈徒到反閫苦本反說文曰蹋躡也閫門限也閫字又作捆也　居
士名鞞瑟胝羅　此翻為纏裹也或曰包攝謂現廣大身可
以合客國士也胝字上聲呼之　弥勒　具云昧怛喔曳此翻為慈氏也
山名補怛洛迦　此翻為小花樹山謂此山中多有小白花
樹其花甚香香氣遠及也　泉流縈映　縈於營反琫蒹曰榮卷之
也字拍曰映不明也案經意言泉流交絡互相經互相隱映故曰縈映也
映字經本有作月邊英音蓋是曾臆　樹林蓊鬱　翁烏孔反三蒼
曰翁鬱草木茂盛也翁字漢書相如傳從竹下翁也　遷移　遷七延反
鄭注礼曰遷猶變改毛詩傳曰遷猶去也　城名墮羅鉢底
此翻為門主或曰有門謂古者建立此城王之号也　轂　者角反經本有

作般者乇不是字之也

迦毗羅城 具云迦比羅皤窣都言迦比羅者此云黃色也皤窣都者所依處也謂上古有黃頭仙人依此處修道故名耳也

夜神婆珊婆演底 具云婆傘多婆演底言婆傘多婆演底言婆傘多者此云春也婆演底主當也謂主春時此神主當守護衆生及諸苗稼也或曰婆羅婆薩部此云依止无畏謂与衆生作依止處令離怖畏又中天竺本云跋僧多云審主謂能生物善故借喻名耳

佇立未久 佇除呂反李善注文選云佇立皃也郭璞注尔雅曰佇企也謂舉足竦望有所望待也

方隅 隅語俱反鄭玄注考工記曰隅角也方謂四方隅謂四維也

慞惶 慞諸羊反切韻懾憚懼也三倉曰惶恐也

為作靈藥 靈謂神靈蛊

藤羅所罥 藤但登反罥古泫反切韻稱對也藤性緜物自載成羅也

欲度溝洫 溝古侯反洫許域反苞氏注論語曰方里為井井閒有溝溝深四尺十里為城城閒有洫洫廣深八尺之也

令

諸世事悉得宣敘 小雅曰宣示也說文曰叙次第也言顯示得其次第也

盜塔寺物 塔具云窣堵波謂置讚會剎處也寺名依梵本中呼為毗訶羅此云遊謂衆生共遊止之所也三蒼曰寺館舍也舘舍与遊義輯相難耳又風俗通曰寺司也廷之有法度者也今諸侯所止皆曰寺也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繼嗣於內也今若以義立名則佛弟子取佛稱化住持正法同後三說若直攝梵本敕數而翻則如初釋也

夜叉眠寐 寐彌利反毛詩傳曰寐寤也三蒼曰寢謂偃臥息也

勸喻 蒼頡篇曰諭諫

經卷第六十九

入法界品之下

遍發是念 遍柔魔反玉蕭日遍息也 **披大精進甲** 披皮義反 **患苦無味** 味稍樂也言音是若無可樂戀 **播** 之暮反說文曰插枚擊也業播守說文從手玉篇從木聲類從竹耳 **其心泰然** 珠叢曰泰通也凡離憂塞者心則通暢耳 **為現不樂世閒欲樂** 上樂字五教反下樂字郎各反 **嬰忘想** 漢書集注曰嬰繞也加也言為忘想之所纏繞也 **得此解脫其已久如** 又謂又近如何故維摩觀衆生品六舍利弗問天曰天止此室其已久如耆曰如耆年解脫舍利弗言止此久耶天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今準此文如即是久近如何之閭辭也 **嬪御有十億** 嬪婢人反鄭注閭語曰妻御曰嬪毛詩傳曰嬪婦也燕注礼云嬪請婦人有注度若之播也周礼有九頻教文御藝雜曰天子九私服加於身飲食入共口祀妾獲以寢皆曰御御之所親愛則曰幸之也 **我時尋覺** 杜注左傳曰季讀也

金剛齋佛 書字撰內

經卷第七十

入法界品之十一

不籍耕耘而生稻粱 耘于君反粱呂羊反毛詩傳曰耘除草也說文曰粱米名也耘字經本作芸者乃是芸薹業字非此所用粱字或亦從禾也 **良臣猛將** 將即亮反論漢曰小忍勃事曰良順理習善曰良令謂正叔存日良綜謀而後勇曰猛將也 **中茂** 中張仲反於稱反孔安法書曰小直曰丸也 **陵蔑他人** 蔑莫結反蒼頡篇曰陵侵也玉篇曰陵傳也鄭箋詩曰蔑輕也陵字說文單作姜又有從心作者俗適用也 **衆景奪曜** 說文曰景光也曜字又從光也 **大臣輔佐** 佐藏箇反鄭注禮曰輔助也佐副也言呂

之於君有副助聽理之用惕鄭注禮曰保不敬也

無高居心 倨居御反杜注左傳曰倨

經卷第七十一

入法界品之十二

受種種如來命 鄭箋詩曰命教令也 高七多羅

樹 多羅樹似此方椶櫚樹然西域者其高例十丈餘故經中寓爲定量

波頭摩花 或曰鉢蹋杜此翻爲赤蓮花 覺悟 覺古孝反

字又作寤

經卷第七十二

入法界品之十三

蓮花覆合 覆撫目反還也複也 罷遊觀時 罷蒲解反玉篇

曰罷止也休也 杵破 杵昌与反打也字宜從手其搗杵字從木也 苦

稼不登 馬融注論語曰樹五穀曰稼也小雅曰登界也謂穀叔則

可杲墒寫 枯槁 槁苦老反說文曰槁木枯也鄭玄注周禮曰槁木乾

也槁正宜作稾其犒音苦到反杜注左傳犒乃勞義非經所用也 衣

裳斃惡 弊毗例反說文曰衣敗爲弊玉篇曰蔽与弊同杜注

左傳曰敝衰惟也 皴裂 上七倫反下力哲反 牀搨 搨他盍反

仁慈孝友 釋名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惡含忍也爾雅曰善事

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也 享 瞻奉撫對 撫芳武反瞻視也奉

季也漢書集注曰難懟也恔也對謂扭對也 嫿佚 佚夷日反會頡

篇曰佚惕也榮也惕音蕩 枯涸 涸何各反廣雅曰涸盡也 油雲被

八方 孟子曰天油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而長也毛詩音義曰

油雲春雲也言能潤澤万物也 大王臨康品 鄭玄注周禮曰

華嚴經音義卷下　第二十七張

臨謂尊適卑也賈注國語曰臨治也治謂治遲也康泉也品頭也

暴虐 暴蒲報反玉篇曰暴陵也虐災也

刑獄皆止措 措倉固反鄭玄注考工記曰措猶頓也置也置謂廢之也

殘害 顏注漢書曰殘謂多所殺戮也倉頡篇曰殘傷也害也

大豚 豚徒魂反方言曰豚豬子也

翕然備 翕許及反廣雅曰翕合也皆也小雅曰翕同也備具也

入池自撫鞠 撫括反鞠謂據之也擁音法斷小雅曰法辯也居六反日王同曰撫持違也祠俗閒祠祭以求之福者此云鬼也舊詢植禁鬼之也數此云人也

夜叉

毗舍闍 此云精氣鬼也

中宵 中張仲反宵相遙反宵夜也

經卷第七十三

入法界品之十三

宿植 殖承力反倉頡篇曰殖栽也

囹圄 囹歷丁反 圄魚舉反 鄭注禮曰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之別獄也說文曰囹圄謂之獄名也

榜箠 榜蒲庚反箠物之更字書曰榜箠也說文曰箠擊也搏字宜從手

臏割 臏蒲忍反說文曰臏膝骨也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顧野王曰謂斷足之刑即呂刑之剕周禮之刖類也字從骨經本從月作者俗也

宥 宥于救反杜注左傳曰宥赦也

盜入宮闈 曰宮中門謂之闈其小者曰閨小闈曰閤也 闈反 尔雅 歸

王之寶祚

赫然大怒 故夜費謂六費書曰寶曰位五篇曰作位也詩曰諸祭怒皂也危詩傳曰赫赤也謂入大悲則面色赤也

毀彩

降服 降古巷反服其好服又可耆下悉衣服故也

拘習孫 應許已斷弐哞已新也

瑾

遮尼乾 薩遮此云有也尼乾者云尼乾連陀言尼者不也執連陀

繫也謂此類外道躶形自餓以為少欲不為衣食所累故也

御群

生 孔安注書曰御治也謂治理之也 鄭注禮云御勸也讚衛化之也

園林名嵐毗尼 嵐盧含反或曰流彌尼此云樂勝圓光是

昔天安之名因來此處遂以其處者耳

經卷第七十四

入法界品之十五

被求一切智堅誓甲 被皮義反書也

傳來 傳除

釋反字從奧不提甬

果從兜率 玉篇曰果迷也定也界

坑坎 坎口壁反

塠阜 易曰坎陌也 墝都迴反 高平曰陸 大陸曰阜塠字又作埠耳

瓦礫荊棘 礫零擊反說文曰小石也

株杌 株陟俱反 杌五骨反 謂木根也 樹無枝也

畢洛叉樹 此云高顯樹也 佛於此樹下成正覺 名為高顯 有云佛生處樹也

諸佛齋中 齋字從肉

釋 瞿波 釋迦瞿波此云守護地也 瞿夷此翻為

經卷第七十五

入法界品之十六

愛念情無 無極也 情無為安立

為其安立 為于偽反

十方

無閒 空謂無空隙之處也 漢書曰閒空也 音古閑反 文穎曰更無

足趺隆起 趺音夫 廣雅曰隆高也

身

上分 分扶問反

頞 頞焉葛反 頞鼻莖也

鮮白 鮮相然反 廣雅曰鮮好也

身上靡 靡亡彼反 韻略曰偃也

聽 前漢書作謼 又作謼

傾謂傴臥也

翊從 翊以力反尚書大傳曰翊輔也毛詩曰翊敬也字又作翼翼与翊義古別今作翼

洪纖得所 纖相監反綮雜注班固典引曰洪大纖細也

脩短合度 脩長也鄭玄注周禮曰度謂尺丈之數也言其長短合折中之節度

先太子行 走謂於先行也

諷詠 鄭注禮曰背文誦曰諷也

殞滅 殞為愍反聲類曰殞沒也

非其匹偶 偶吾苟反毛詩傳曰匹配也杜注左傳曰匹敵也玉篇曰偶謂不獨隻也賈注國語曰偶對也玉篇曰耦對之耦從耒偶尒之偶從立人也

暫時假寐 寐蜜二反毛詩傳曰寐寢也毛詩曰假寐永歎箋曰不脫衣而眠謂之假寐玉篇曰假寐衣冠坐而眠熟也

為誰守護 讀謂三護亦曰三監世人志為救攝三護切父母集過人夫智護老適兄手讀令出通問教言誰也監護之大經書懸合可

開剖 剖普後反玉篇曰剖破也聲類曰剖析也

巧斷 斷段亂反

冠以妙嚴 冠古亂反

被以火燄 被皮義反

無譏醜 鄭注禮曰譏呵察也毛詩傳曰醜惡也言可呵醜穢惡之事

天繒纊 繒疾陵反纊苦謗反說文曰繒帛也纊綿也小雅曰緜之細者曰纊也

芬馨 馨顯形反聲注迹雜曰芬謂香氣調和也說文曰馨謂香之遠聞也

尊宿 宿請宿也

下車

步進 王逸注楚辭步徐行也進向前也

立佛支提 支堤者具云制底耶謂於佛閣維廟置墳及安佛所說經藂開之名也此翻為積集謂是人天積集宅量福善之所也又或翻為生淨信家

音不可得 鄭箋詩曰音綮也

願得侶騎侍 說文曰侶具也顧野王曰倫謂撥草為上也孔安注書鄰袒也謂看視

毛孔量 量力伏反謂分位也

經卷第七十六

入法界品之十七

禦扞 禦魚舉反扞何幹反鄭注近雅曰禦謂禁制之也杜注左傳曰禦止也扞衛也蔽謂遮塞之也扞字聲類作捍也

廓徹心城 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也廣雅曰廓大也通俗文曰廓寬也說文曰徹通也此中經意謂以理融事小適法界故曰張小使大

嚴肅 毛詩傳曰嚴威也肅縮也縮謂高浪者今縮退也言其有威德爾物也

逐諸惡法 玉篇曰逐駈也

瑩徹心城 會韻篇曰瑩治也賈注國語曰徹明也說文曰徹通也今謂治理心城使其通達无所擁塞也

部分心城 分扶問反謂有部類有分齊者也

羅剎鬼王 羅剎具云羅剎娑此翻為可畏也言王者謂即毗沙門也

悉達太子 悉達者具云薩縛頞他悉地地字應平聲呼言薩縛者此云一切也頞他義也悉地成也言其於一切所應作事皆已成就也

雖不踰本 字林曰踰越也

樓至如來 樓至具云嚕支此翻為愛樂也

造僧伽藍 具云僧伽羅摩言僧伽者此云衆也羅摩院也

營辯什物 顏注漢書曰什物謂為生之具也三蒼曰什聚也雜也吳楚之間資生雜具通謂之什物有數十事物為什物者此蓋少知之說也

柂 駄之輕聲

婆 婆之上聲

荼 荼之上聲

沙 史我反

縛 房我反

哆 哆之上聲

也 夷我反

娑 娑之上聲

麼 莫我反

衆峯齊峙 峙持止反爾雅曰峙止也齊齊然竝立也

宇 豆陸止者闍也

伽 伽之上聲輕呼

他 他之上聲

奢 尸何反借賣也

叉 楚我反

娑哆 娑桑紇反哆當我反

婆 婆之上聲

車 昌野反

娑麼 娑桑我反

訶婆 婆上聲呼

縒 倉我反

伽 伽之上聲

吒 陟加反

挐 搦可反

娑頗 娑桑紇反

娑 並上聲呼

也娑 也夷我反

娑字上聲呼之

侘 恥加反

咸綜无遺 綜子貢反三蒼曰綜理經經謂整理經緯之都本也

溫其深解 蘊於殞反杜注左傳曰蘊蓄也方言曰蘊積也馬融注論語曰蘊藏也

呪詛 詛側預反鄭玄注周礼曰詛謂祝使其敗蠹也

痊愈 痊七緣反愈逾主反郭象注莊子曰痊謂病除也玉篇曰病差曰愈字亦作瘉也

別知 別彼列反

珠貝 業西域以貝爲識故列在寶類

鷄薩羅 師子身毛旋文呼爲鷄薩羅西域有寶旋文恰如師子毛旋形故從其爲名耳也

城名婆怛那 具云難庵婆相擲言難隨者此云喜也婆相鄣著增益也其城在摩竭國內如經本中說

經卷第七十七

入法界品之十八

涸無量愛欲海 廣雅曰涸盡也謂今其竭盡也

杜絕諸惡道 背法國語曰杜塞也說文曰杜塞閉也說文字乃作殼也

如濟客 毛詩傳曰濟渡也棠客謂寄居之稱故採棟寄山濟渡中水欺去寄醉貫人育屋音謂之客也

重任 重直勇反任如繁反

儹作 儈爲基反作則各反玉篇曰儹謂快力也叉直也穀渠待曰作爲也

徑下 極丁奚反

旃荼羅 此云暴惡人也

犗牛 犗加邁反切韻犗犗犍牛也

舟艤 艤素業貴業二反通俘文曰確謂之檥擇名曰檥健也檥水使舟便疾也又考檥字不書戈音乃貫緣反訓慈義无則也

良工 良善也工技也

捃拾 豬居韻居運二反漢書棄法曰說取也

稱王稱 上稱字古亂反下稱字古端反

損耗 耗呼告反流也

善知識之所致耳 類法漢書曰致謂引而至之也

此善漁人 漁語居語德二反一代於尋曰善也說文曰漁

精魚也大寥字又作瀧聲類作數斂二體
過尒燄海
尒燄者此云所知謂智所知境非預識境由其轉若蘭聲爲本境故非謗毗若南聲也
哽噎
哽加杏反說文曰哽謂食內在候內也悲憂咽塞者以其
肓骨膏骨
在稚故借斎言之耳
自盈其手
韓康注易尹盈滿也

經卷第七十八

入法界品之十九

曩於福城
曩鄉朗反迩雅曰曩鄉也珠曩曰鄉謂往時也鄉音
虛歎反
摽大悲甲
摽胡串反杜注左傳曰摽貫也賈注國語曰摽衣甲也衣音憲
斷貪鞅
鞅於仰反鞅謂切牛頸下繩牛以此經不能童載凡夫由其貪云能斷生死之執繩也
撒聽盖
撒除列諸列二反字書曰撒除也去也
四流漂汨者
汨榮筆反珠蘘云汨流臭也又音古波反尚書大傳曰汨乱也漢書集注曰汨流惡貞令亭流惡也
飲以甘露
飲於禁反飲飲水也
住邪濟者
毛詩傳曰濟渡也謂行渠適如度者求於異津故此借喻名耳
曉誨
說文曰曉說也音銳
獷㑦
獷古猛反㑦零計反
坑穽
穽疾政反鄭玄注周礼曰穽謂穿地為塹所以補狩其超喻者則陷焉柔擒文作阱蔽者文作衆音也
苦的
的謂准的靡曆也
篋
章惕反鄭注礼記曰識殺物乖曰藍也
貯
陟呂反
毗笈摩藥
毗芳摩着此云普去謂能普去一切蕨薪也
周給
周市供給故云周給
利矛
矛莫胡反
兵仗
仗除亮反風俗通曰仗者刀戟之總名也
鉗
鏂
鏂尼輔反玉篇曰鏂謂拔云瞭鐵也經本有作鏂者此乃草軸端鐵非經所用
阿伽陁藥
此云无病藥也謂有藥靂從元有瓶也
婆樓那風
此云迅猛風也其風堅齊如持必累

風輪也

壽不能中 中陟仲反中猶害也

大應伽藥 應伽此云身身有四名一曰迦耶二曰設理羅三曰弟訶四曰應伽亦云分謂支分也

藥樹名珊陁那 珊陁那者此云和合或云續斷謂此藥能令已斷傷者再續和合也

初无所損 言從初巳來不增損也

藥名阿藍婆 此云汁藥其藥出香山及雪山中天生在石內或云得壽謂得此藥者皆生歡喜之者

波利質多羅樹 衣利此曰遍也亦曰闍巾質多羅云間錯莊嚴也言此樹泉雜色花周帀嚴飾或曰圓妙莊嚴也

婆師迦花 具云婆利史迦言婆列宗音此云雨花迦謂迦羅此云時也西域呼夏為雨其花生於夏時故名也

瞻蔔迦花 此云黃色花育審氣而形似支子花

蘇摩那花 此云提蘇花其花形色俱珊令見香心悅設名之也

海島 島當若天丸安注壽曰由謂之島說文曰海中往往有山可止曰島也

椰子 掫余進反

藥汁名訶宅迦 此云金色水甚於丸轉選丹之力者也

橙桂 桂之遷之庚云反

筋 居欣反字宜從竹經本有從角者謬也

迦陵頻伽鳥 此云美音鳥或曰妙聲鳥此鳥本出雪山在殼中即能鳴其音和雅聽者無厭也

飛則勁捷 勁勁戚反捷錢葉反說文曰勁強王逸注楚辭曰捷疾也勁字從力捷字本從人今俗也

摩訶那伽 此云龍亦曰象今此力士力如龍象故其名也

射師 上食夜反

摩竭魚 此云大體也謂即此方巨鰲魚其兩眼如日浪口如閣各亦舟凡出濱流如潮若欲欲水數高下如山大者可長二百里餘也

安繕那藥 繕時賊反其莽色以青黛可以合和眼藥然今所明自矯別法也

延齡藥 齡歷丁反延雅曰延長也廣雅曰齡年也礼記曰古之謂年為齡也

揲 米結反享說文作揭古作

相形書也所用也

滲漏　滲所禁反水潛毀也字宜作滲經本有從渠者音旱非經

經卷第七十九

入法界品之三十

醉傲　傲五告反杜注左傳曰傲不敬也賈注曰傲慢也案諸字書傲字皆從立人今經本從堅心者誤也

陁那婆王　阿脩羅之別名未詳其義

兜沙羅色　具云兜沙兜羅色言兜沙者此云霜也兜羅冰也或有經本云兜羅沙者誰知也

獄卒　卒則沒反

長者子

瞿波羅　案西方訓字瞿有九義此中但取地白義故羅此云守護也謂守護心地或守護白法也

摩羅提國　具云拘羅耶提數此云聲陁或曰摩羅耶者山名也提數中也言此國中央有摩羅耶山故因名也

拘吒聚落　具云拘吒迦此云小舍或曰多寡亦曰多多樓觀以此聚落中樓閣多也

經卷第八十

入法界品之三十一

優曇花　優曇此云希有也此花多時乃一開也

儼然坐　儼魚儉反

加被　被皮義反杜注左傳曰加益也孔安注書曰被及也謂以益相及也又珠叢曰從加恩謂之被也

擡衆宣威　擡謂我擡主与軍隊為要約也故鄭玄注周礼云戒誓要之以刑也毛詩傳曰宣示也

聽訟斷獄　聽他寧反斷都亂反孔安注書曰聽謂察是非也周礼曰獄訟者聽而斷之鄭玄注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王篇曰斷謂裁制分决之也

輔弼　弼皮筆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必有四隣前儀後丞左輔右弼直立而敢料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相承謂之輔廣潔而

切謂之弼戴礼曰弼者拂天子之過常立於左輔而切直諫過而諫之邪謂之弼也

阿迦尼吒天 具云阿迦尼瑟吒天此云色究竟天也廣釋如上第二十二卷中

霑洽 廣雅曰霑漬也王肅曰洽濡也濡潤也霑字或通作沾也

炎熱 炎于廉反亦雅曰炎熏也郭璞云旱氣蒸病人也

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卷下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序

竊以穹儀方載之廣蘊識懷靈之異談天無以究其極括地詎足辯其原是知方志所未傳聲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哉詳夫天竺之為國也其來尚矣聖賢以之疊軫仁義於焉成俗然事絕於曩代壤隔於中土山經莫之紀王會所不書博望鑿空徒寘懷於邛竹昆明道閉謬肆力於神池遂使瑞表恒星鬱玄妙於千載夢彰佩日祕神光於萬里暨於蔡愔訪道摩騰入洛經藏石室未盡龍宮之奧像畫涼臺寧極鷲峯之美自茲厥後時政多虞閹豎乘權潰東京而鼎峙母后成釁翦中朝而幅裂憲章泯於函雒烽燧警於關塞四郊因而多壘況茲邦之絕遠哉然而釣奇之客希世間至頗存記注寧盡物土之宜徒採神經未極真如之旨有隋一統寔務恢疆尚且睠西海而咨嗟望東雒而杼軸揚旌玉門之表信亦多人利涉葱嶺之源蓋無足紀曷能指雪山而長騖望龍池而一息者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遠我

大唐之有天下也闢寰宇而創帝圖掃攙搶而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臨人荷再生肉骨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還魂鬼蜮之墟捴異類於藁街掩遐荒於輿地菀十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法師幼漸法門慨祇園之莫履長懷真迹仰鹿野而翹心褰裳淨境實惟素蓄會淳風之西偃屬候律之東歸以貞觀三年杖錫遵路資皇靈而抵殊俗冐重險其若夷假冥助而踐畏途幾必危而已濟暄寒驟徙展轉方達言尋真相見不見於空有之間博考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際廓群疑於性海啓妙覺於迷津於是隱括衆經無片言而不盡傍稽聖迹無一物而不窺周流多載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屆于長安所獲經論六百五十七部有詔譯焉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或事見於前典或名始於今代莫不餐和飲澤頓顙而知歸請吏革音梯山而奉賮歡闕庭而相抃襲冠帶而成群尒其物產風土之差習俗山川之異遠則

稽之於國典近則詳之於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無勞握槧已詳油素名爲大唐西域記一秩十二卷竊惟書事記言固已緝於微婉瑣詞小道冀有補於遺闕秘書著作佐郎敬播序之云尒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三十四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阿耆尼國　屈支國　跋祿迦國

笯(奴故反)赤建國　赭時國　怖(數發反)捍國

窣(蘇沒反)堵利瑟那國　颯秣建國

弭秣賀國　劫布呾那國

屈霜(去聲)你伽國　喝捍國　捕喝國

伐地國　貨利習弥伽國

羯霜(去聲)那國　呾蜜國　赤鄂衍那國

忽露摩國　愉(色俱反)漫國　鞠和衍那國

鑊沙國　珂咄羅國　拘謎(莫閉反)陁國

縛伽浪國　紇露悉泯健國

忽懔國　縛喝國　銳秣陁國

胡寔健國　呾剌健國　揭職國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歷選皇猷遐觀帝録庖犧出震之初軒轅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

壇畫分野暨乎唐堯之受天運光格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德流九土自茲巳降空傳書事之冊逖聽前修徒聞記言之史豈若時逢有道運屬無為者歟我

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臨玄化滂流祥風遐扇同乾坤之覆載齊風雨之鼓潤與夫東夷入貢西戎即叙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記無以贊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業玄奘輙隨遊至舉其風土雖未考方辯俗信已越五踰三含生之疇咸被凱澤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自天府暨諸天竺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承正朔俱霑聲教贊武功之績諷成口實美文德之盛鬱為稱首詳觀載籍所未嘗聞緬惟圖牒誠無與二不有所敘何記化洽今據聞見於是載述然則索訶世界（舊曰娑婆世界又曰娑訶世界皆訛也）三千大千國土為一佛之化攝也今一日月所照臨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

佛世尊皆此垂化現生現滅道聖導凡蘊迷盧山（唐言妙高山舊曰須彌又曰須彌婁皆訛略也）四寶合成在大海中據金輪上日月之所照迴諸天之所遊舍七山七海環峙環列山間海水具八功德七金山外乃鹹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洲焉東毗提訶洲（舊曰弗婆提又曰弗于逮訛也）南贍部洲（舊曰閻浮提洲又曰剡浮洲訛也）西瞿陁尼洲（舊曰瞿耶尼又曰劬伽尼訛也）北拘盧洲（舊曰鬱單越又曰鳩樓訛也）金輪王乃化被四天下銀輪王則政隔北拘盧銅輪王除北拘盧及西瞿陁尼鐵輪王則唯贍部洲夫輪王者將即大位隨福所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感有金銀銅鐵之異境乃四三二一之差因其先瑞即以為號則贍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無熱惱舊曰阿耨達池訛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銀琉璃頗胝飾其岸焉金沙弥漫清波皎鏡八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為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給贍部洲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殑（巨勝反）伽河（舊曰恒河又曰恒伽訛也）繞池一匝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頭河訛也）繞池一匝

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芻河舊曰博叉河訛也繞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私陀河訛也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為中國之河源云

時無輪王應運贍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則暑濕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術服則橫巾右袒首則中髻四垂族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重財賄短製左衽斷髮長髭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馬主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毳帳穹廬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惠仁義照明冠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三主之俗東方為上其居室則東闢其戶旦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為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槩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之教象主之國其理優矣斯皆著之

經詰問諸土俗博關今古詳考見聞然則佛興西方法流東國通譯音訛方言語謬音訛則義失語謬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貴無乖謬矣夫人有剛柔異性言音不同斯則繫風土之氣亦習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產之異風俗性類之差則人主之地國史詳焉馬主之俗寶主之鄉史誥備載可略言矣至於象主之國前古未詳或書地多暑濕或載俗好仁慈頗存方志莫能詳舉豈道有行藏之致固世有推移之運矣是知候律以歸化飲澤而來賓越重險而款玉門貢方奇而拜絳闕者蓋難得而言焉由是之故訪道遠遊請益之隙存記風土黑嶺已來莫非胡俗雖戎人同貫而族類羣分畫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務殖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位居下死則焚骸喪期無數剺面截耳斷髮裂裳屠殺羣畜祀祭幽魂吉乃素服凶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異政殊制隨地別敘印度風俗語在

後記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舊曰烏耆）

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流交帶引水為田土宜穈黍宿麥香棗蒲萄梨柰諸菓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服飾氎褐斷髮無巾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稱伐國無綱紀法不整肅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諸習學者即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支國（舊曰龜茲）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穈麥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絃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褐斷髮巾帽貨用金錢銀

錢小銅錢王屈支種也智謀寡昧迫於強臣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欲其匾遞也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人以功競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龍戾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善馬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號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其耳因即潛隱以至于今城中無井取彼池水龍變為人與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殺此城人少長俱戮略無噍類城今荒蕪人煙斷絕

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照怙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齋誠為勤勵東照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

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大城西門外
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
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
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来會集上自
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
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
佛像瑩以珎寳飾之錦綺載諸輦轝
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常以
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
訪及高僧然後宣布

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唐言奇特）
庭宇顯敞佛像工飾僧徒肅穆精勤
匪怠並是耆艾宿德碩學高才遠方
俊彥慕義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右
四事供養久而弥敬聞諸先志曰昔
此國先王崇敬三寳將欲遊方觀礼
聖迹乃命母弟攝知留事其弟受命
竊自割勢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
上王王曰斯何謂也對曰迴駕之日
乃可開發即付執事隨軍掌護王之
還也果有構禍者曰王令監國婬亂
中宮王聞震怒欲置嚴刑弟曰不敢
逃責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之乃斷

勢也曰斯何異物欲何發明對曰王昔遊方命知留事懼有讒禍割勢自明今果有徵願垂照覽王深驚異情愛弥隆出入後庭無所禁礙至弟於後行遇一夫擁五百牛欲事形腐見而惟念引類增懷我今形虧豈非宿業即以財寶贖此羣牛以慈善力男形漸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宮王恠而問之乃陳其始末王以為奇特也遂建伽藍式旌美迹傳芳後葉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禄迦國舊謂姑黑又曰亟黑

跋禄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細氎細褐隣國所重伽藍數十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合凍雖時消泮尋復結氷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唤

徼有違犯灾禍目覩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没難以全生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湊色帶青黒味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汩漗龍魚雜處靈恠間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麦蒲萄林樹稀踈氣序風寒人衣氎褐素葉已西數十孤城城皆立長雖不相禀命然皆役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竪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服氎褐衣皮氎裘服褊急齊髮露頂或揔剪剃繒綵絡額形容偉大志性恇怯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財多爲貴良賤無差雖富巨万服食麁弊力田逐利者雜半矣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陲平

陸水土沃潤林樹扶踈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中有羣鹿多飾鈴鐶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命羣属敢加煞害有誅無赦故此羣鹿得終其壽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邏私城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户本中國人也昔為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存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城周六七里土地所產風氣所宜逾勝呾邏私西南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樹林蓊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

笯奴故反赤建國

笯赤建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欝茂華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貴也城邑百數各別君長進止往来不相稟命雖則畫野區分揔稱笯赤建國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

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狭

南北長土宜氣序同笯赤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既無總主役屬突厥

從此東南千餘里至怖（數發反）捍國

怖捍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菓宜羊馬氣序風寒人性剛勇語異諸國形貌醜弊自數十年無大君長酋豪力競不相賓伏依川據險畫野分都從此西行千餘里至窣堵利瑟那國

窣堵利瑟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葉河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渾濁汨淴漂急土宜風俗同赭時國自有王附突厥從此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途路弥漫境難測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唐言康國）

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異方寶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植林樹蓊鬱花菓滋茂多出善馬機巧之技特工諸國氣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為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隣國承

命兵馬強盛多諸赭羯赭羯之人其
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從此東
南至弭秣賀國唐書米國
弭秣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西
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
此北至劫布呾那國唐言曹國
劫布呾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
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
國西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霜去聲你迦國
唐言何國
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
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
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唐言東安國
喝捍國周千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
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
唐言守安國
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
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
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
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颯
秣建國從此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
習弥伽國
貨利習弥伽國順縛芻河兩岸東西

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同伐地國語言少異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唐言史國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既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為名出鐵門至覩貨邏國舊曰吐火羅國訛也其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力競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為二十七國雖畫野區分揔役屬突厥氣序既溫疾疫亦衆冬末春初霖雨相繼故此境已南濫波已北其國風土並多溫疾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據其多雨亦是設教隨時也其俗則志性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義不甚欺詐

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踰廣窣利多衣㲲少服褐貨用金銀等錢模樣異於諸國順縛芻河北下流至呾蜜國

呾蜜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狹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窣堵波舊所謂浮圖也又曰鍮婆又曰塔婆又曰私鍮簸又曰數斗波皆訛也及佛尊像多神異有靈鑒東至赤鄂衍那國

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五所僧徒尠少東至忽露摩國

忽露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百餘人東至愉（朔俱反）漫國

愉漫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寡少西南臨縛芻河至鞠和衍那國

鞠和衍那國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三所

僧徒百餘人東至鑊沙國

鑊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東至珂咄

羅國

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

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接葱嶺至拘

謎莫閉反陁國

拘謎陁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

餘里據大葱嶺中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西南隣縛芻河南接尸棄尼國

南渡縛芻河至達摩悉鐵帝國鉢鐸

創那國淫薄健國屈浪拏國呬火利反摩

呾羅國鉢利曷國訖栗瑟摩國曷邏

胡國阿利尼國瞢健國自活國東南

至闊悉多國安呾羅縛國事在迴記

活國西南至縛伽浪國

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至紇露悉

泯健國

紇露悉泯健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四五里西北至忽懔國

忽懔國周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

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西至縛喝國

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芻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城外西南有納縛唐言新僧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諸師唯此伽藍美業不替其佛像則瑩以名珎堂宇乃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攻劫此伽藍素有毗沙門天像靈鑒可恃冥加守衛近突厥葉護可汗子肆葉護可汗傾其部落率其戎旅奄襲伽藍欲圖珎寶去此不遠屯軍野次其夜夢見毗沙門天曰汝有何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胸背可汗驚悟便苦心痛遂告羣屬所夢咎徵馳請衆僧方申懺謝未及返命已從殞沒伽藍內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雜色炫燿金石難名又有佛牙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

光淨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也長餘二尺圍可七寸其把以雜寶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齋法俗咸會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

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金剛泥塗衆寶廁飾中有舍利時燭靈光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已來多歷年所遠方輻湊高才類聚證四果者難以詳舉故諸羅漢將入涅槃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立諸窣堵波基跡相隣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神變蓋亦千計不樹封記今僧徒百餘人夙夜匪懈凡聖難測

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窣堵波高餘三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起菩提樹方詣鹿園時二長者遇被威光隨其行路之資遂獻麨蜜世尊為說人天之福最初得聞五戒十善也既聞法誨請所供養如來遂授其髮爪焉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之儀式如來以僧伽胝（舊曰僧祇梨訛也）方疊布下次鬱多羅僧次僧却崎（舊曰僧祇支訛也）又

覆鍮鋻錫杖如是次第爲窣堵波二
人承命各還其城擬儀聖旨式修崇
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
城西七十餘里有窣堵波高餘二丈
昔迦葉波佛時之所建也從大城西
南入雪山阿至銳秣陁國

銳秣陁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南至胡寔
健國

胡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
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
善馬西北至呾剌健國

呾剌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
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剌
斯國界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
職國

揭職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
阜連屬少花果多菽麥氣序寒烈
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
人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東南入
大雪山山谷高深峯巖危險風雪相
繼盛夏合凍積雪彌谷蹊徑難涉山

神鬼魅暴縱妖祟羣盜橫行煞害為務行六百餘里出都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麦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都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隣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商估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祟變求福德伽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鍮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揔合成立

城東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卧像長千餘尺其王每此設無遮大會上自妻子下至國珎府庫既傾復以身施羣官僚佐就僧酬贖若此者以

為所務矣
卧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至小川澤泉池澄鏡林樹青葱有僧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齒長餘五寸廣減四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娑（舊曰商那和脩訛也）大阿羅漢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凡三賢聖遺物並以黃金緘封又有商諾迦縛娑九條僧伽胝衣絳赤色設諾迦草皮之所績成也商諾迦縛娑者阿難弟子也在先身中以設諾迦草衣於解安居日持施衆僧承茲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以最後身從胎俱出身既漸長衣亦隨廣及阿難之度出家也其衣變為法服及受具戒更變為九條僧伽胝將證寂滅入邊際定發智願力留此袈裟盡釋迦遺法法盡之後方乃變壞今已少損信有徵矣從此東行入雪山踰越黑嶺至迦畢試國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宜穀麥多果木出善馬鬱金香異方奇貨多聚此國

氣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褻婚姻雜亂文字大同覩貨邏國習俗語言風教頗異服用毛氈衣兼皮褐貨用金錢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諸國王剎利種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攝隣境統十餘國愛育百姓敬崇三寶歲造丈八尺銀佛像兼設無遮大會周給貧窶惠施鰥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窣堵波僧伽藍崇高弘敞廣博嚴淨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人或露形或塗灰連絡髑髏以為冠鬘

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隣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中夏其後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

供養故今僧衆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法會為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不絕以至于今

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伏地藏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伽藍朽壞取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凶暴聞此伽藍多藏珍寶驅逐僧徒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鸚鵡鳥像乃奮羽驚鳴地為震動王及軍人辟易僵仆久而得起謝咎以歸

伽藍北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習定之處也其中多藏雜寶其側有銘藥叉守衛有欲開發取中寶者此藥叉神變現異形或作師子或作蟒蛇猛獸毒虫殊形震怒以故無人敢得攻發

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菩薩像有人至誠願見者菩薩從其像中出妙色身安慰行者

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曷邏怙羅僧伽藍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或至齋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黑香油靜夜中時聞音樂之聲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大臣曷邏怙邏之所

建也功既成已於夜夢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旦有獻上者宜從王請旦入朝進請曰不量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有先獻者願垂恩賜王曰然退邏怙羅佇立宮門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欲何獻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為尒守宜先白王過邏怙羅恐王珍貴舍利追悔前恩疾往伽藍登窣堵波至誠所感其石覆鉢自開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隙間流黑香油

城南四十餘里至霫（胥立反）蔽多伐剌祠城凡地大震山崖崩墜周此城界無所動搖

霫蔽多伐剌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路猱（奴高反）山崖嶺峭峻巖谷杳冥其峯每歲增高數百尺與漕矩吒國𥢧（諸反下同）那呬羅山髣髴相望便即崩墜聞諸土俗曰初𥢧那天神自遠而至欲止此山山神震怒搖蕩谿谷天神曰不欲相舍故此傾動少垂賓主當

盈財寶吾今往漕矩吒國稱那四羅山每歲至我受國王大臣祀獻之時宜相屬望故阿路猱山增高既已尋即山崩墜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有池請雨祈晴隨求果願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有阿羅漢常受此池龍王供養每至中食以神通力并坐繩牀凌虛而往侍者沙弥密於繩牀之下攀援潛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至龍宮乃見沙弥龍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甘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弥阿羅漢飯食已訖便為龍王說諸法要沙弥如常為師滌器器有餘粒駭其香味即起惡願恨師忿龍願諸福力於今悉現斷此龍命我自為王沙弥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矣羅漢說法誨喻龍王謝咎責躬沙弥懷忿未從誨謝既還伽藍至誠發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為大龍王威猛奮發遂来入池煞龍王居龍宮有其部屬捴其統命以宿願故興暴風雨摧拔樹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迦

王怪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王即為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窣堵波高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雨王以弘濟為心龍乘瞋毒作暴僧伽藍窣堵波六壞七成迦膩色迦王恥功不成欲填龍池毀其居室即興兵衆至雪山下時彼龍王深懷震懼變作老婆羅門叩王象而諫曰大王宿殖善本多種勝因得為人王無思不服今日何故與龍交爭夫龍者畜也卑下惡類然有大威不可力競乘雲馭風蹈虛履水非人力所制豈王心所怒哉王今舉國興兵與一龍鬬勝則王無伏遠之威敗則王有非敵之恥為王計者宜可歸兵迦膩色迦王未之從也龍即還池聲震雷動暴風拔木沙石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乃歸命三寶請求加護曰宿殖多福得為人王威懾強敵統贍部洲今為龍畜所屈誠乃我之薄福也願諸福力於今現前即於兩肩起大煙焰龍退風靜霧卷雲開王令軍衆人擔一石用填龍池龍王還作婆羅門重請

王曰我是彼池龍王懼威歸命唯王
悲愍赦其前過王以含育覆燾生靈
如何於我獨加惡害王若殺我我之
與王俱墮惡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
怨讎之心業報皎然善惡明矣王遂
與龍明設要契後更有犯必不相赦
龍曰我以惡業受身為龍龍性猛惡
不能自持瞋心或起當忘所制王今
更立伽藍不敢摧毀每遣一人候望
山嶺黑雲若起急擊揵椎我聞其聲
惡心當息其王於是更修伽藍建窣
堵波候望雲氣於今不絕聞諸先志
曰窣堵波中有如來骨肉舍利可一
升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中窣
堵波內忽有煙起少間便出猛焰時
人謂窣堵波已從火燼瞻仰良久火
滅煙消乃見舍利如白珠幡循環表
柱宛轉而上升高雲際縈旋而下
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藍內有
釋迦菩薩弱齡齠齓長餘一寸其伽
藍東南有一伽藍亦名舊王有如來
頂骨一片面廣寸餘其色黃白髮孔
分明又有如來髮髮色青紺螺旋右

縈引長尺餘卷可半寸凡此三事每
至六齋王及大臣散花供養
頂骨伽藍西南有舊王妃伽藍中有
金銅窣堵波高百餘尺聞諸土俗曰
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升餘每月十
五日其夜便放圓光燭燿露盤聯暉
達曙其光漸斂入窣堵波城西南有
比羅娑洛山(唐言象堅)山神作象形故曰
象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
尊及千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磐
石如來即之受神供養其後無憂王
即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餘尺今人
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云中有如來
舍利可一升餘
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
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漱口
嚼楊枝因即種根今為茂林後人於
此建立伽藍名鞞鐸佉(唐言嚼楊枝)自此
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峯巖峭峻
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三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揔持寺沙門辯機撰

濫波國　那揭羅曷國　健䭾邏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糺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遥舉揔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羣生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種姓族類羣分而婆羅門特為清貴從其雅稱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別揔謂婆羅門國焉

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万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餘國時特暑熱地多泉濕北乃山阜隱軫丘陵舄鹵東則川野沃潤疇壠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确

斯大槩也可略言焉

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又曰踰闍那又曰由延皆訛略也）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惟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稱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一弓為四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為七宿麥乃至虱蟣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金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為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即歸空故曰極微也

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剎那也百二十剎那為一呾剎那六十呾剎那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為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晝三夜三）居俗日夜分為八時（晝四夜四於一一時各有四分）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

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為一歲又分一歲以為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為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為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呾羅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頞沙荼月室羅伐拏月婆羅鉢陁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頞濕縛庾闍月迦剌底迦月末伽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月頗勒窶拏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雨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

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斯皆邊裔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謬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

若夫邑里閭閻方城廣峙街衢巷陌曲徑盤迂闤闠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膾除糞旌厥宅居斥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至於宅居之製垣郭之作地勢卑濕城多壘塼暨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墍以石灰覆以甎墼諸異崇構製同中夏苫茅苫草或塼或板壁以石灰為飾地塗牛糞為淨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製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榱梠棟梁奇形彫鏤戶牖垣牆圖畫眾綵黎庶之居內侈外儉隩室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闢東戶朝座東面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彌復高廣

珠璣間錯謂師子牀敷以細氎蹈以寶机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飾奇珍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綵男則繞腰絡腋橫巾右袒女乃襜衣下垂通肩總覆頂為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髭別為詭俗首冠花鬘身佩瓔珞其所服者謂憍奢耶衣及氎布等憍奢耶者野蠶絲也菆摩衣麻之類也頷撿嚴反鉢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剌縭衣織野獸毛也獸毛細耎可得緝績故以見珍而充服用其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髑髏瓔珞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拔髮斷髭或蓬鬢椎髻裳衣無定赤白不恒沙門法服唯有三衣及僧却崎泥縛些桑箇反那三衣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小大僧却崎唐言掩腋舊曰僧祇支訛也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腰泥縛些那唐言裙舊曰涅槃僧訛也既無帶襻其將服也集衣為襵束帶以絛襵則諸部各異色乃黃赤不同剎帝利婆羅門清素居簡潔白

儉約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
以為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其有
富商大賈唯釧而已人多徒跣少有
所履染其牙齒或赤或黑齊髮穿耳
脩鼻大眼斯其貌也
夫其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饌食
必先盥洗殘宿不再食器不傳瓦木
之器經用必棄金銀銅鐵每加摩瑩
饌食既訖嚼楊枝而為淨澡漱未終
無相執觸每有溲溺必事澡灌身塗
諸香所謂栴檀鬱金也君王將浴鼓
奏絃歌祭祀拜祠沐浴盥洗
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
七言也寓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
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
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為詳
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為
人軌則鄰境異國習謬成訓競趨澆
俗莫守淳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
存史誥總稱謂尼羅蔽荼（唐言青藏）善惡
具舉災祥備著而開蒙誘進先導十
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
明釋詁訓字詮目疏別二工巧明伎

術機關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呪閑邪藥石針艾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偽五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羅門學四吠陁論舊曰毗陁訛也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醫方師必博究精微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善誘雕朽勵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逋逸則拘縶反關業成後已年方三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先酬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沉浮物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問以遠君王雅尚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叡俗貴高明褒贊既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篤學忘疲遊藝訪道依仁不遠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資巡匃以濟有貴知道無恥匱財娛遊惰業媮食靡衣既無令德又非時習恥辱俱至醜聲載揚

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醇醨任其見解之心俱獲闘智之悟部執峯峙諍論波濤異學專門殊途

同致十有八部各擅鋒鋭大小二乘居止區別其有宴默思惟經行住立定慧悠隔諠靜良殊隨其衆居各製科防無云律論經是佛經講宣一部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祗承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乘象輿六部又導從周衛道德既高旌命亦異時集講論考其優劣彰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商搉微言抑揚妙理雅辭贍美妙辯敏捷於是馭乘寶象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闢辭鋒挫鋭理寡而辭繁義乖而言順遂即面塗赭堊身坌塵土斥於曠野棄之溝壑既旌淑慝亦表賢愚人知樂道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好羅僧犯律僧中科罰輕則衆命訶責次又衆不與語重乃衆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擯不齒出一住處措身無所羈旅艱辛或返初服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淨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種也舊曰刹利略也奕世君臨仁恕為志三曰吠奢舊曰毗舍訛也商賈也貿遷有

無逐利遠近四曰戍陀羅（舊曰首陀訛也）農人也肆力疇壟勤身稼穡凡茲四姓清濁殊流婚娶通親飛伏異路內外宗枝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醮自餘雜姓實繁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載君王奕世唯刹帝利篡弒時起異姓稱尊國之戰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遂窮兵術居則宮廬周衛征則奮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象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授其節度兩卒左右為之駕馭車乃駕以駟馬兵帥居乘列卒周衛扶輪挾轂馬軍散禦逐北奔命步軍輕捍敢勇充選負大櫓執長戟或持刀劍前奮行陣凡諸戎器莫不鋒銳所謂矛楯弓矢刀劍鉞斧戈殳長矟輪索之屬皆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狷急志甚貞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之業詭譎不行盟誓為信政教尚質風俗猶和凶悖羣小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常幽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倫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斷

手刖足或駈出國或放荒裔自餘咎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辭不加刑朴隨問款對據事平科拒違所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沉之深流校其真偽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案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羖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右髀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極唯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顙拜手近則嗚足摩踵凡其致辭受命褰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或摩其

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礼唯加善願無止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唯一周或復三帀宿心別請數則從欲

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餌藥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有異終沒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椎胷服制無聞喪期無數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飤獸國王殂落先立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号死無議謚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諸有送死以為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年耆壽耄死期將至嬰累沉痾生涯恐極猒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希遠世路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殑伽河中流自溺謂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出家僧衆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慎終寔資冥福

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無

傜課王田之内大分為四一充國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聡叡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斂輕薄傜税儉省各安世業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税其一商賈逐利来往貿遷津路關防輕税後過國家營建不虚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宫廬營衛量事招募懸賞待人宰牧輔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風壤既別地利亦殊花草果木雜種異名所謂菴没羅果菴弭羅果末杜迦果跋達羅果劫比他果阿末羅果鎮杜迦果烏曇跋羅果茂遮果那利葪羅果般𣝕娑果凡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言焉至於棗栗椑柿印度無聞梨柰桃杏蒲萄等果迦濕弥羅國已来往往間植石榴甘橘諸國皆樹墾田農務稼穡耕耘播植隨時各從勞逸土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則有薑芥瓜瓠葷陀菜等葱蒜雖少噉食亦希家有食者駈令出郭至於乳酪膏穌粆糖石蜜芥子油諸餅麨常所膳也魚

羊麞麖時薦肴胾牛驢象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猨凡此毛羣例無味噉噉者鄙恥衆所穢惡屏居郭外希迹人間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別蒲萄甘蔗剎帝利飲也麴蘖醇醪吠奢等飲也沙門婆羅門飲蒲萄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姓卑族無所流別然其資用之器巧質有殊什物之具隨時無闕雖釜鑊斯用而炊甑莫知多器坏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衆味相調手指斟酌略無匙箸至於老病乃用銅匙

若其金銀鍮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弥復盈積奇珍雜寶異類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貿然其貨用交遷有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印度之境疆界具舉風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條共貫粗陳梗槩異政殊俗據國而敘

濫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絕嗣豪傑力競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試國宜粳稻多甘蔗林樹雖衆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雪國

俗豊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懐詭詐更相欺誚未有推先體貌卑小動止輕躁多衣白㲲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

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懸隔危險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役屬迦畢試國豊穀稼多花果氣序温暑風俗淳質猛鋭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窣堵波荒蕪圮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

城東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雕奇製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泥得受記處時經劫壞斯迹無泯或有齋日天雨衆花羣黎心競式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窣堵波是昔掩泥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

城内有大窣堵波故基聞諸先志曰

昔有佛齒高廣嚴麗今既無齒唯餘
故基其側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彼
俗相傳不知源起云從空下峙基於
此既非人工寔多靈瑞

城西南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如來自
中印度凌虛遊化降迹於此國人感
慕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窣堵波是
釋迦菩薩昔值然燈佛於此買花

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
高堂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絕無
僧侶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
王之所建也

伽藍西南深澗陗絕瀑布飛流懸崖
壁立東崖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羅龍
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
津滴磎徑餘流昔有佛影煥若真容
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
遍覩縱有所見髣髴而已至誠祈請
有冥感者乃暫明視尚不能久昔如
來在世之時此龍為牧牛之士供王
乳酪進奉失宜既獲譴責心懷恚恨
即以金錢買花供養受記窣堵波願
為惡龍破國害王即趣石壁投身而

死遂居此窟為大龍王便欲出穴成
本惡願適起此心如来已鑒愍此國
人為龍所害運神通力自中印度至
龍見如来毒心遂止受不煞戒願護
正法因請如来常居此窟諸聖弟子
恒受我供如来告曰吾將寂滅為汝
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正法隱沒
其事無替汝若毒心奮怒當觀吾留
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此賢劫中當
来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

影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
来足蹈之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
窟左右多諸石室皆是如来諸聖弟
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窣堵波
是如来經行之處其側窣堵波有如
来髮爪鄰此不遠有窣堵波是如来
顯暢真宗說蘊界處之所也影窟西
有大盤石如来嘗於其上濯浣袈裟
文影微現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周四五
里竪峻險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
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
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窣堵波置如

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置窣堵波中欲知善惡相者香末和塗以印頂骨隨其福感其文煥然又有七寶小窣堵波以貯如來髑髏骨狀若荷葉色同頂骨亦以寶函緘絡而置又有七寶小窣堵波有如來眼睛睛大如㮈光明清徹曒映中外又以寶函緘封而置如來僧伽胝袈裟細氎所作其色黃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來錫杖白鐵作鐶栴檀為笴寶筒盛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並是如來昔親服用恃其威力迫脅而歸既至本國置所居宮曾未浹辰求之已失爰更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迹多有靈異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之徒相繼不絕諸淨行等欲從虛寂以為財用人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諠雜其大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自餘節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彌眾重閣西北有窣堵波亦甚高大而多靈異人以指觸便即搖震連基傾動

鈴鐸和鳴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馱邏國

舊曰乾陀衛訛也北印度境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度河國大都城號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役屬迦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宮城一隅有千餘戶穀稼殷盛花果繁茂多甘蔗出石蜜氣序溫暑略無霜雪人性恇怯好習典藝多敬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來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有那羅延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脇尊者等本生處也僧伽藍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諸窣堵波頗多頹圮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式遵供養流轉諸國在波剌斯

城外東南八九里有畢鉢羅樹高百餘尺枝葉扶疏蔭影蒙密過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之中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冥祇警衛靈鑒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

百年有王命世号迦膩色迦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集此中

畢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贍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畋遊草澤遇見白兎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牧牛小豎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其高三尺王曰汝何所為牧豎對曰昔釋迦佛聖智懸記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窣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殖名符昔記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忽然不現王聞是說嘉慶增懷自負其名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窣堵波更建石窣堵波欲以功力彌覆其上隨其數量恒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趾所峙周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小窣堵波王因嘉慶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層金銅相輪即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式修供養營建纔訖見

小窣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即擲棄遂住窣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出小窣堵波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事易迷神功難掩靈聖所扶憤怒何及慙懼既已謝咎而歸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差大窣堵波東面石陛南鏤作二窣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摹形狀如大窣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加趺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晃曜陰影漸移石文青紺聞諸耆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其石壁文若雕鏤以金沙作為此像今猶現在

大窣堵波石陛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胷已上分現兩身從胷已下合為一體聞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窣堵波所謂畫工曰我今欲圖如來妙相有一金錢酬功尚少宿心憂負迫

於貧乏時彼畫工鑒其至誠無云價直許為成功後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錢求畫佛像畫工是時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俱來礼敬畫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視若有所懷畫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毫釐不虧斯言不謬像必神變言聲未靜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相照著二人悅服心信歡喜

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多有靈相數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窣堵波近有羣賊欲入行盜像出迎賊賊黨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羣盜因此改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近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魚鱗百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聞聽靈仙聖賢或見旋繞此窣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遭大火當見營構尚未成功

大窣堵波西有故伽藍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重閣累榭層臺洞戶旌召高僧式昭景福雖則圮毀尚曰奇工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尚扇至德無泯第三重閣有波栗濕縛唐言脇尊者室久已傾頹尚立旌表初尊者之為梵志師也年垂八十捨家染衣城中少年更誚之曰愚夫朽老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二乃誦經而今衰耄無所進取濫迹清流徒知飽食時脇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終不以脇而至於席自尒之後唯日不足經行宴坐住立思惟晝則研習理教夜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藏斷三界欲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号脇尊者焉

脇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阿毗達磨俱舍論人而敬之封以記焉

世親室南五十餘步第二重閣末笯

曷剌他(唐言如意)論師於此製毗婆沙論
論師以佛涅槃之後一千年中利見
也少好學有才辯聲問遐被法俗歸
心時室羅伐悉底國毗訖羅摩阿迭
多王(唐言超日)威風遠洽臣諸印度日以五
億金錢周給貧寠孤獨主藏臣懼國
用乏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俗
澤及昆虫請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
匱乏府庫既空更稅有土重斂不已
怨聲載揚則君上有周給之恩臣下
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餘給不足非
苟為身侈靡國用遂加五億惠諸貧
乏其後畋遊逐豕失蹤有尋知迹者
賞一億金錢如意論師一使人剃髮
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臣依即書記
王恥見高心常怏怏欲眾辱如意論
師乃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
下令曰欲收視聽遊諸真境異道紛
雜歸心靡措今考優劣專精遵奉洎
乎集論重下令曰外道論師並英俊
也沙門法眾宜善宗義勝則崇敬佛
法負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詰諸外
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

之衆如也因而劇談論及火煙王與外道咸諠言曰如意論師辭義有失夫先煙而後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釋難無聽覽者恥見衆辱齰斷其舌乃書誡告門人世親曰黨援之衆無競大義羣迷之中無辯正論言畢而死居未久超日王失國興王膺運表式英賢世親菩薩欲雪前恥來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臨為含識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奧前王宿憾衆挫高名我承導誘欲復先怨其王知如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乃召諸外道與如意論者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

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閭閻洞連城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異相繼

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即過去四佛說法之處先古聖賢自中印度降神導物斯地寔多即伐蘇蜜呾羅唐言世友舊曰和須蜜多訛也論師於此製衆事分阿毗達磨論

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即達磨呾邏多（唐言法救舊曰達磨多羅訛也）論師於此製雜阿毗達磨論

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雕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為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為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

捨眼東不遠有二石窣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為石基雖傾陷尚曰崇高

梵釋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

化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商莫迦菩薩（舊曰睒摩菩薩訛也）恭行鞠養侍盲父母於此採菓遇王遊獵毒矢誤中至誠感靈天帝傳藥德動明聖尋即復穌

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跋虜沙城城北有窣堵波是蘇達

拏太子唐言善牙以父王大象施婆羅門蒙譴被擯顧謝國人既出郭門於此告別其側伽藍五十餘僧並小乘學也昔伊濕伐邏唐言自在論師於此製阿毗達磨明燈論

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大乘學也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昔蘇達拏太子擯在彈多落迦山舊曰檀特山訛也婆羅門乞其男女於此鬻賣

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窣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猶帶絳色巖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帷並是太子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廬即古仙人之所居也

仙廬西北行百餘里越一小山至大山山南有伽藍僧徒尠少並學大乘其側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獨角仙人所居之處仙人為婬女誘亂退

失神通婬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

跋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有青石大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聞諸土俗曰此天像者自然有也靈異既多祈禱亦衆印度諸國求福請願貴賤畢萃遠近咸會其有願見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塗灰外道式修祠祀

毗摩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迦漢荼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居人富樂寳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於此

烏鐸迦漢荼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娑羅覩邏邑是制聲明論波你尼仙本生處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廣時經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天降靈導俗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時厥後其源浸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仙各製文字人相祖述競習所傳學者虛功難用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你尼仙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僞刪定繁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

中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哉吾當
祐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思
採摭羣言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
十二言矣究極今古總括文言封以
進上王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
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資傳授
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門碩學
高才博物强識
婆羅覩邏邑中有窣堵波羅漢化
波你尼仙後進之處如來去世垂五
百年有大阿羅漢自迦濕弥羅國遊
化至此乃見梵志捶訓稚童時阿羅
漢謂梵志曰何苦此兒梵志曰令學
聲明論業不時進阿羅漢逌尒而笑老
梵志曰夫沙門者慈悲爲情愍傷物
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說阿羅漢曰談
不容易恐致深疑汝頗嘗聞波你尼
仙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羅門曰
此邑之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在阿羅
漢曰今汝此子即是彼仙猶以强識
翫習世典唯談異論不究真理神智
唐捐流轉未息尚乘餘善爲汝愛子
然則世典文辭徒疲功績豈若如來

聖教福智冥滋曩者南海之濱有一枯樹五百蝙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樵蘇蘊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燃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毗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為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去於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利智並證聖果為世福田近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弥羅國作毗婆沙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蝙蝠也余雖不肖是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飛伏懸殊仁今愛子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不能述時阿羅漢說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婆羅門深生敬異歎善久之具告隣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因即迴信崇重三寶鄉人從化於今弥篤從烏鐸迦漢荼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唐言苑昔輪王之苑囿也舊云烏場或曰烏荼皆訛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八國　疑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呾叉始羅國
僧訶補羅國　烏剌尸國　迦濕弥羅國
半笯嗟國(奴故反)　曷邏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產金鐵宜鬱金香林樹蓊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功禁呪為藝業多衣白氎少有餘服語言雖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信大乘夾蘇婆伐窣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一万八千今漸減少並學大乘寂定為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絜特閑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王多治瞢揭釐城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

瞢揭釐城東四五里有大窣堵波極多

靈瑞是佛在昔作忍辱仙於此為羯利王（唐言鬪諍舊云哥利訛也）割截支體

瞢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伐窣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含凍昏夕飛雪雪霏五彩光流四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殑祇深閑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以稸餘糧居人衆庶感恩懷德家稅斗穀以饋遺焉既積歲時或有逋課殑祇含怒願為毒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為此池龍泉流白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愍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說法心淨信悟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所食賴收人田今蒙聖敎恐難濟給願十二歲一收糧儲如來含覆愍而許焉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災

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跡隨人福力量有短長是如來伏此龍已留

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為室遐迩相趍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里至如來濯衣石袈裟之文煥焉如鏤

瞢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水西派逆流東上雜花異果被澗緣崖峯巖危險谿谷盤紆或聞諠語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如搨宛若工成連延相屬接布崖谷是如來在昔為聞半頌舊曰伽梵文略也或曰偈他梵音訛也今從正音宜云伽他伽他者唐言頌頌三十二言也之法於此捨身命焉瞢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伐那唐言大林伽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薩縛達之王唐言一切施避敵棄國潛行至此遇貧婆羅門方來乞匄既失國位無以為施遂令羈縛擒往敵王冀以賞財迴為惠施

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唐言豆伽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為諸人天說本生事其窣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聞正法於

此析骨書寫經典
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至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
毗迦王（唐言與舊曰尸毗王訛）為求佛果於此割身
從鷹鳥代鴿
代鴿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闍川
至薩裒殺地（唐言地藥）僧伽藍有窣堵波
高八十餘尺是如來昔為帝釋時遭
飢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道死相屬
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為大
蟒身僵屍川谷空中遍告聞者感慶
相率奔赴隨割隨生療飢療疾其側
不遠有蘇摩大窣堵波是如來昔為
帝釋時世疾疫愍諸含識自變其身
為蘇摩蛇凡有噉食莫不康豫
珊尼羅闍川北石崖邊有窣堵波病
者至求多蒙除差如來在昔為孔雀
王與其群而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
獲孔雀王以觜啄崖涌泉流注今遂
為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蹤迹
瞢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
有窣堵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
建也昔如來之將寂滅告諸大衆我

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後来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衆重宣如来顧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式遵崇建窣堵波側大河濵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以大白象負舍利歸至於此地象忽顛仆因而自斃遂變為石即於其側起窣堵波瞢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呾迦（唐言赤）窣堵波高五十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来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号曰慈力於此剌身血以飤五藥叉（舊曰夜叉訛也）

瞢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唐言奇特）石窣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来為諸人天說法開導如来去後從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花不替

石窣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有阿縛盧枳低濕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音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為光世音或云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訛謬也）威靈潛被神迹昭明法俗相趍供養無替

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五十里至藍勃盧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淥波浩汗清流皎

鏑昔毗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宗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既出國都跋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一鴈飛趣其前既以馴狎因即乘焉其鴈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虛遊遠適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為人形即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即謝曰羇旅羸人何見親拊遂款殷勤凌逼野合女曰父母有訓祗奉無違雖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杳冥尒家安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聞聖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弊命有讌私未聞來旨況乎積禍受此龍身人畜殊途非所聞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敬聞命矣唯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龍女舉體成人福力所感龍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悅乃謝釋種曰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蒙垂顧福力所加曠劫弊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糜軀未謝心願陪遊事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

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變我為人情存好合敢陳事實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不遺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種受龍王之請遂即其居於是龍宮之中親迎備禮燕尓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覩龍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無遠舍隣此宅居當令據疆土稱大号揔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冀龍王以寶劒置篋中妙好白氎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氎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可於此時害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善乎釋種受龍指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氎釋種執其袂而刺之侍臣衛兵諠亂階陛釋種麾劒告曰我所杖劒神龍見授以誅後伏以斬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位於是沿弊立政表賢恤患已而動大衆備法駕即龍宮而報命迎龍女以還都龍女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讌私首出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圖計伺其

寐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寐曰斯非後嗣之利非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當苦頭痛故此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綿時一發動釋種既沒其子嗣位是嗢呾羅犀那王（唐言上軍）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為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旦出畋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衆尋欲發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來悲愍又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我之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我其行矣還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樹間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為供養如來與諸大衆凌虛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宮中光明赫奕疑有火災罷獵而返乃見其母復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斯祥感能令慈母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此聞佛說法遂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

樹間當取涅槃呂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號頓躃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涅槃時諸國王輕其邊鄙寶重舍利不欲分與是時天人大衆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均授瞢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縆索或牽鐵鎖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椽杙躡蹬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多出黃金及鬱金香達麗羅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晃昱靈鑒潛通高百餘尺末田底迦(舊曰末田地訛略也)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力携引匠人升覩史多天(舊曰兜率他也又曰兜術他訛也)親觀妙相三返之後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東派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梁棧道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北印度境)

鉢露羅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資金之利國用富饒時唯寒烈人性獷暴薄於仁義無聞禮節形貌麤弊衣服

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於諸國
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
戒行多濫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荼城
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里南流澄清
皎鏡汩淴漂流毒龍惡獸窟穴其中
若持貴寶奇花果種及佛舍利渡者
船多飄沒渡河至呾叉始羅國北印度境
呾叉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餘里酋豪力競王族絕嗣往者
役屬迦畢試國近又附庸迦濕彌羅
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草
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伽
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少並學大
乘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醫羅鉢呾
羅龍王池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
蓮花同榮異彩此龍者即昔迦葉波
佛時壞醫羅鉢羅樹苾芻者也故今
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所
彈指慰問隨願必果龍池東南行三
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窣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
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
四大寶藏即斯勝地當其一所聞諸

先志曰或時地震諸山皆動周藏百步无所傾搖諸有愚夫妄加發掘地為震動人皆顛仆傍有伽藍圮損已甚久絕僧徒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頗有見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窣堵波責躬礼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掬除灑掃塗香散花採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号戰達羅鉢剌婆（唐言月光）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捨頭窣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凉僧徒減少昔經部拘摩羅邏多（唐言童受）論師於此製述諸論城外東南山之陰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為繼母所誣抉目之處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沒繼室憍婬縱其惽愚私逼太子太子瀝泣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弥增忿怒候王閑隙從容言

曰夫呾叉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弟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物議斯在王或聞說雅悅姧謀即命太子而誡之曰吾承餘緒垂統継業唯恐失墜忝負先王呾叉始羅國之襟帶吾今命尒作鎮彼國國事殷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基緒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継室弥怒詐發制書紫泥封記候王眠睡竊齒為印馳使而往賜以責書輔臣跪讀相顧失圖太子問曰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抉去兩目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尚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可辭乎齒印為封誠無謬矣命旃荼羅抉去其眼眼既失明乞貸自濟流離展轉至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苦昔為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申先責於是謀計入王內廐於夜後分泣對清風長嘯悲吟箜篌鼓和王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怨悲怪而問

曰箜篌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
来此乎即問內廄誰為歌嘯遂將盲
人而来對旨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
害汝身遭此禍釁愛子喪明猶自不
覺凡百黎元如何究察天乎天乎何
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誠以不
孝負責於天某年月日忽奉慈旨無
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為
不軌也無所究察便加刑辟時菩提
樹伽藍有瞿沙（唐言妙音）大阿羅漢者四
辯無礙三明具足王將盲子陳告其
事惟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漢受
王請已即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
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来此聽法以
盛泣淚也於是遠近相趍士女雲集
是時阿羅漢說十二因緣凡厥聞法
莫不悲耿以所持器盛其瀝泣說法
既已總收眾淚置之金盤而自誓曰
凡吾所說諸佛至理理若不真說有
紕繆斯則已矣如其不尒願以眾淚
洗彼盲眼眼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
語已持淚洗眼眼遂復明王乃責彼
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

諸豪世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

僧訶補羅國（北印度境）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六百里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農務少功地利多獲氣序寒人性猛俗尚驍勇又多譎詐國無君長主位役屬迦濕弥羅國城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莊飾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僧侶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高二百餘尺池沼十數暎帶左右雕石為岸殊形異類激水清流汩淴漂注龍魚水族窟穴潛泳四色蓮花弥漫清潭百果具繁同榮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伽藍久絶僧侶窣堵波側不遠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理初說法處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晝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之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謂苾芻小者稱沙弥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留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為

異據斯流別稍用區分其天師像竊類如來衣服為差相好無異從此復還呾叉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南東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飼餓烏擇音徒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窣堵波摩訶薩埵愍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刺以血啗之於是乎獸乃噉焉其中地土洎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捨身北有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雕刻奇製時燭神光小窣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周此塋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

石窣堵波東有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花菓繁茂泉池澄鏡傍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此化惡藥叉令不食肉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烏剌尸國北印度境

烏剌尸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

長役屬迦濕弥羅國宜稼穡少花果氣序温和微有霜雪俗無禮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西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並皆學大乘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弥羅國（舊曰罽賓訛也北印度境）

迦濕弥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陗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隣敵無能攻伐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龍種馬及欝金香火珠藥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氎土俗輕僄人多怯愞國為龍護遂雄隣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聞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有四窣堵波並無憂王建也各有如來舍利升餘

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昔佛世尊自烏仗那國降惡神已欲還中國乘空當此國上告阿難曰我涅槃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當於此地建國安

人印揚佛法如来寂滅之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来至此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翻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為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曰池地總施願恒受供末田底迦曰我今不久無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取此國以為居池末田底迦從其所請時阿羅漢既得其地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眾末田底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鄰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唐言買得）今時泉水已多流濫

摩揭陁國無憂王以如来涅槃之後第一百年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信三寶愛育四生時有五百羅漢僧五

百凡夫僧王所欽仰供養無差有凡夫僧摩訶提婆唐言大天闊達多智幽求名實潭思作論理違聖教凡有聞知羣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同情所好黨援所親召集僧徒赴殑伽河欲沉深流揔從誅戮時諸羅漢既逼命難咸運神通凌虛履空來至此國山捿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懼躬來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為羅漢建五百僧伽藍揔以此國持施衆僧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脇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為矛楯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歎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聿遵前緒去聖雖遠猶為有幸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執具釋三藏脇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於是四方輻

凑万里星馳英賢畢萃叡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既欲法議恐其諠雜王乃具懐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結縛者還如此尚衆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具三明備六通者住自餘各還然尚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内窮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苦其暑濕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脇尊者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糺紛酬對不暇何功作論衆會之心屬意此國此國四周山固藥叉守衛土地膏腴物産豐盛聖賢之所集往靈仙之所遊止衆議斯在僉曰允諧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户外納衣諸阿羅漢謂世友曰結使未除淨議乖謬尒宜遠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佛施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敏粗達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沉研得其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

以若是汝宜屏居疾證無學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顧無學其猶涕唾志求佛果不趍小徑擲此縷丸未墜于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之曰增上慢人斯之謂也無學果者諸佛所讚宜可速證以決衆疑於是世友即擲縷丸空中諸天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三界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羅漢見是事已謝咎推德請為上座凡有疑議咸取决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万頌鄔波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論訛也釋素呾纜藏舊曰修多羅藏訛也次造十万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藏舊曰毗那耶藏訛也後造十万頌阿毗達磨毗婆沙論釋阿毗達磨藏或曰阿毗曇藏略也凡三十万頌九百六十万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枝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宣流布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鍱鏤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於是功既

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復以此國揔施僧徒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逐僧徒毀壞佛法覩貨邏國呬摩呾羅王（唐言雪山下）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光有疆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爲商旅多賫寶貨挾隱軍器來入此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多謀各袖利刃俱持重寶躬賫所奉持以獻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即其座訖利多王驚懾無措遂斬其首令羣下曰我是覩貨邏國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虐政故於今者誅其有罪凡百衆庶非尒之辜然其國輔宰臣遷於異域既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施衆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世積其怨嫉惡佛法歲月既遠復自稱王故今此國不甚崇信外道天祠特留意焉新城東南十餘

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其窣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禮聖迹申其至誠後聞本國平定即事歸途遇諸羣象橫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昇樹以避是時羣象相趨奔赴競吸池水浸漬樹根互共排掘樹遂顛仆既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臥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於是拔竹傅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金函授與病象象既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時各持異果以為中饌食已載僧出林數百里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沙門必有如來舍利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河迴船而去顧河

歎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

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立像其有斷食誓死為期願見菩薩者即從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製宏壯蕪湯良甚今唯一隅起小重閣僧徒三十餘人並學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陁羅唐言衆賢論師於此製衆順正理論伽藍左右諸窣堵波大阿羅漢舍利並在野獸山猨採花供養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石壁横分峯留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譎詭皆是羅漢沙彌羣從遊戲手指麾畫乘馬往來遺迹若斯難以詳述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是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衆事分毗婆沙論

小伽藍中有石窣堵波高五十餘尺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

量偉大凡所飲食與爲同等時人譏
曰徒知飽食妄識是非羅漢將入寂
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取無餘
欲說自身所證妙法衆人聞之相更
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
告諸人曰吾今爲汝說本因緣此身
之前報受爲身在東印度居王內廐
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遊印度尋訪
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沙門
載負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即
命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爲人
復鍾餘慶早服染衣勤求出離不違
寧居得六神通斷三界欲然其所食
餘習尚然每自節身三分食一雖有
此說人猶未信即昇虛空入火光定
身出煙焰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窣
堵波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
伽藍布剌拏唐言圓滿論師於此作釋毗
婆沙論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
接山南至大衆部伽藍僧徒百餘人
昔佛地羅論師於此作大衆部集真論
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七百餘里至
半笯奴故反嗟國北印度境

半笯嗟國周二千餘里山川多疇壠狹穀稼時播花菓繁茂多甘蔗無蒲萄菴沒羅菓烏淡跋羅茂遮等菓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溫暑風俗勇烈裳服所製多衣氎布人性質直淳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圮無大君長役屬迦濕弥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伽藍北有石窣堵波寔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曷邏闍補羅國 北印度境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宜氣序同半笯嗟國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無君長役屬迦濕弥羅國伽藍十所僧徒寡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國至於此土形貌麁弊情性獷暴語言庸鄙禮義輕薄非印度之正境乃邊裔之曲俗從此東南下山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 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十五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闍爛達羅國
屈(居勿反)露多國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呾囉國 秣菟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 窣祿勤那國
秣底補羅國 婆羅吸摩補羅國
瞿毗霜那國 堊醯掣呾羅國
毗羅刪拏國 劫比他國

磔迦國周万餘里東據毗播奢河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粳稻多宿麥出金銀鍮石銅鐵時候暑熱土多風飊風俗暴惡言辭鄙褻衣服鮮白所謂憍奢耶衣朝霞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匱或施藥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壞基趾尚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饒即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前有王号摩醯邏矩羅(唐言大族)

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
隣境諸國莫不臣伏機務餘閑欲習
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僧徒
莫敢應命少欲無為不求聞達博學
高明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染衣
已久辭論清雅言談贍敏衆共推舉
而以應命王曰我敬佛法遠訪名僧
衆推此隸與我談論常謂僧中賢明
肩比以今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令五
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斥
逐無復孑遺

摩揭陀國婆羅阿迭多王（唐言幼日）崇敬
佛法愛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
自守疆場不恭職貢時大族王治兵
將討幼日王知其聲問告諸臣曰今
聞寇至不忍鬪其兵也幸諸僚庶赦
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
宮依緣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万
餘人棲竄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浮
海往伐幼日王守其阨險輕騎誘戰
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
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幼
日王踞師子牀羣官周衛乃命侍臣

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辭大族對曰臣主易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何用面談再三告示終不從命於是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生依賴苟任豺狼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於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幼日王毋博聞強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疾告幼日王曰我嘗聞大族奇姿多智欲一見之幼日王命引大族至母宮中幼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恥也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大族曰昔為敵國之君今為俘囚之虜廢王業亡滅宗祀上愧先靈下慚黎庶誠恥面目俯仰天地不勝自喪故此蒙衣王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更起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王業刑政失道國祚亡滅雖在縲紲之中尚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謝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自愛當終介壽已而告幼日王曰

先典有訓宥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色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幼日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娉以稚女待以殊禮捴其遺兵更加衛從未出海島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藏竄山野北投迦濕弥羅國迦濕弥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既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濕弥羅王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馱邏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殄滅毀窣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噍類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咎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說本生欲傳我惡於未来世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辭於是以三億上族臨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中族下沉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曽未改歲

尋即徂落于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歎曰狂殺無辜毀滅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

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曰窣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

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境

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菓木稀疎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邪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隣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

諸四兵警衛此國則冬所居也故曰
至那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為國號
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
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唐言漢持來）梨曰至
那羅闍弗呾邏（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
東土更相指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答秣蘇伐
那僧伽藍（唐言闇林）僧徒三百餘人學說
一切有部衆儀肅穆德行清高小乘
之學特為博究賢劫千佛皆於此地
集天人衆說深妙法釋迦如來涅槃
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旃延訛也）
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闍林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
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小窣堵波諸
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並是劫
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滅差難備
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
舍利窣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
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
國（北印度境）
闍爛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粳稻林樹扶踈花菓茂盛氣序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並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遇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度國三寶之事一以總監混彼此忘愛惡督察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所並皆旌建或窣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內無不周遍從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經危途涉險路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露多國（北印度境）

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花果茂盛卉木滋榮既隣雪山遂多珎藥出金銀赤銅及火珠雨石氣序逾寒霜雪微降人貌麤弊既癭且尰性剛猛尚氣勇伽藍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異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

瞿或羅漢所居或仙人所止國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建也在昔如来曾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從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阻寒風飛雪至秣邏娑國（亦謂三波訶國）

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濟大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境）

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珎服用鮮素裳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敬王城內外伽藍十所庭宇荒凉僧徒尠少城東南三四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呾羅國（中印度境）

波理夜呾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麦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焉多牛羊少花菓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尚學藝信奉外道王吠奢種也性勇烈多武略

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中印度境）

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菴沒羅菓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斑氎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順好修冥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五所異道雜居有三窣堵波並無憂王所建也過去四佛遺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窣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舍利弗訛略也）沒特伽羅子（舊曰目乾連訛也）布剌拏梅呾麗衍尼弗呾羅（唐言滿慈子舊曰彌多羅尼子訛略也）鄔波釐阿難陀羅怙羅（舊曰羅睺羅又曰羅云皆訛略也）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濡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譯曰妙德訛也）諸菩薩窣堵波等每歲三長及月六齋僧徒相競率其同好齎持供具多營奇玩隨其所宗而致像設阿毗達磨衆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毗奈耶衆供養鄔波釐

諸苾蒭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
養羅怙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
是日也諸窣堵波競修供養珠旛布
列寶盖駢羅香煙若雲花散如雨蔽
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為務
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踈崖為
室因谷為門尊者鄔波毱多（唐言近護）之
所建也其中則有如来指爪窣堵波
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
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
近護說法化導夫妻俱證羅漢果者
乃下一籌異室別族雖證不記
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涸池傍
有窣堵波在昔如来行經此處時有
弥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遍大衆
獼猴喜躍墮坑而死乘茲福力得生
人中
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
遺迹其側有舍利子沒特伽羅子等
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並
建窣堵波以記遺迹如来在世屢遊
此國說法之所並有封樹從此東北
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印度境）

薩他泥濕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競為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為福地聞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合謀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為眾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賷束帛命入後庭造作法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山藏於某嶺於是下令營求得書山林之下羣官稱慶眾庶悅豫宣示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崖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令離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

埋滅生靈不悟還沉苦海溺而不救
夫何謂歟汝諸含識臨敵兵死得生
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
扶侍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
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
是故含生各務修業於是人皆兵戰
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兩國
合戰積屍如莽迄于今時遺骸遍野
時既古昔人骸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
城西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
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甎皆黃赤色甚
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升光明時照
神迹多端
城南行百餘里至俱昏（去聲）荼僧伽藍
重閣連甍層臺間峙僧徒清肅威儀
閑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窣祿
勤那國（中印度境）
窣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殑伽
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而流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閻牟那河
荒蕪雖甚基趾尚固土地所產風氣
所宜同薩他泥濕伐羅國人性淳質
宗信外道貴藝學尚福慧伽藍五所

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蠲
權徽言清論玄奥異方俊彦尋論稽
疑天祠百所異道甚多大城東南閻
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窣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
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窣堵波中有
如來髮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
羅漢髮爪窣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
所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為諸外道所
詿誤焉信受邪法捐廢正見今有五
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
羅門論議勝處因此建焉閻牟那河
東行八百餘里至殑伽河河源廣三四里
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
波流浩汗靈恠雖多不為物害其味
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
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沉生天
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
亡魂獲濟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
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愚夫來此導
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於
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汲
引俯首反激狀異衆人有外道曰吾

子何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
宗在執師子國恐苦飢渴莫斯遠濟
諸外道曰吾子謬矣曾不再思妄行
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夐激揚此水
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
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尚蒙此
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
難謝屈捨邪見受正法改過自新願
奉教誨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中印度境）
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宜穀麥多花果氣序和
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呪術信
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戍達羅種也不
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
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
餘人昔瞿拏鉢剌婆（唐言德光）論師於此
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少而英
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碩學多聞本
習大乘未窮玄奥因覽毗婆沙論退
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綱
紀成小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

非斥先進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不决研精雖久疑情未除時有提婆犀那（唐言天軍）羅漢往來覩史多天德光願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敢不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對曰尊者此言誠為指誨然我具戒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天福樂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禮恐非所宜菩薩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返不得決疑更請天軍重欲覲禮天軍惡其我慢蔑而不對德光既不遂心便起恚恨即趣山林修發通定我慢未除不證道果德光伽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是眾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毘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破毘婆沙師所執作阿毘達磨俱舍論辭義善巧理致清高眾賢循覽遂有心焉於是沉研鑽極十有二歲作

俱舍雹論二万五千頌凡八十万言
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
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逐斥世親挫
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
徒四三俊彥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
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
問衆賢當至世親聞已即治行裝門
人懷疑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
擅當時遠近學徒莫不推謝今聞衆
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顏世
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中
無復監達衆賢後進也詭辯若流我
衰耄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頹其異
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髦彥察乎真僞
詳乎得失尋即命侶負笈遠遊衆賢
論師當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
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
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
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
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
不量力沉究弥年作為此論扶正宗
學智小謀大死其將至菩薩宣暢微
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

為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辤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輕凌先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沒汝持是書及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過毀辤適畢奄尒云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致辤曰我師衆賢已捨壽命遺言致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親菩薩覽書閱論沉吟久之謂門人曰衆賢論師聰敏後進理雖不足辭乃有餘我今欲破衆賢之論若指諸掌顧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辭苟緣大義存其宿志況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為改題為順正理論門人諫曰衆賢未沒大師遠迹既得其論又為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菩薩欲除衆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遠迹二力勝負智者應知衆賢死已焚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

菴沒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末羅蜜多羅（唐言無垢友）論師之遺身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衆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

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次衆
賢論師窣堵波也村而歎曰惟論師
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
本宗業也如何降年不永我無垢友
猥承末學異時慕義曠代懷德世
親雖沒宗學尚傳我盡所知當製諸
論令瞻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
世親名斯爲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
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涌知
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
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玄
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
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介志
無得懷疑大地爲震命遂終焉當其
死處地陷爲坑同旅焚屍收骸旌建
時有羅漢見而歎曰惜哉苦哉今與
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
國西北境殑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
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
鍮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殑伽河
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池編石
爲岸引殑伽水爲補五印度人謂之
殑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

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羞儲醫藥惠施鰥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境〕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鍮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獷烈邪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剌拏瞿呾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即東女國也世以女稱國夫亦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吐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從末底補羅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中印度境〕

瞿毗霜那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山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花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末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眾百餘人

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說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處其側有如來髮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餘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惡醯掣呾邏國中印度境

惡醯掣呾邏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風俗淳質翫道篤學多才博識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九所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之侶也城外龍池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在昔為龍王七日於此說法其側有四小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東行二百六七十里渡殑伽河南至毗羅那拏國中印度境

毗羅那拏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惡醯掣呾邏國風俗猛暴人知學藝崇信外道少

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異道雜居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窣堵波基雖傾圯尚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蘊界處經之所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斯在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舊謂僧迦舍國中印度境

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毗羅那拏國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城西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奐工窮剞劂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數百人學正量部法數萬淨人宅居其側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南北列東面下是如來自三十三天降還也昔如來起自勝林上昇天宮居善法堂為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下降天帝釋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從諸天衆履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

銀階而右侍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而左侍天衆凌虛散花讚德數百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階歿已盡諸國君王悲慨不遇疊以塼石飾以珎寶於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階有釋梵之像形擬厥初猶爲下勢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色紺光潤質堅密理上作師子蹲踞向階雕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罪福影現柱中

寶階側不遠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窣堵波如来在昔於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来入定之處

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来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花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釋梵窣堵波前是蓮花色苾芻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如来自天宮還贍部洲也時蘇部底唐言善現舊曰須扶提或曰須菩提譯曰善吉皆訛也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

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
行當聞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
則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華色苾芻
尼欲初見佛化為轉輪王七寶導從
四兵警衛至世尊所復苾芻尼如來
告曰汝非初見夫善現者觀諸法空
是見法身聖迹垣內靈異相繼其大窣
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聖迹既有
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毀
從此東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
國唐言曲女城國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六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羯若鞠闍國　阿踰陁國
阿耶穆佉國　鉢邏耶伽國
憍賞彌國　鞞索(山老叉)迦國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殑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臺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花菓具繁稼穡時播氣序和洽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篤學遊藝談論清遠邪正二道信者相半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號拘蘇磨補羅唐言花宮王號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懾贍部聲震隣國具足千子智勇弘毅復有百女儀貌妍雅時有仙人居殑伽河側棲神入定經數万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於仙人肩上暑往寒來垂蔭

合拱多歷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其德号大樹仙人仙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見王諸女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詣花宮欲事禮請王聞仙至躬迎慰曰大仙棲情物外何能輕舉仙人曰我棲林藪弥積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女染愛心生自遠来請王聞其辭計無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請俟嘉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女無肯應娉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幼稚女候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万國慕化何故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仙人幸顧求婚而汝曹輩莫肯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災祥儻不遂心必起瞋怒毀國滅祀辱及先王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稚女謝曰遺此深憂我曹罪也願以微躯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送歸既至仙廬謝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垂世間之顧敢奉稚女以供灑掃仙人見而不悅乃謂王曰輕吾老叟配此不妍王曰歷問諸女無肯從命唯此幼稚願

充給使仙人懷怒便惡呪曰九十九
女一時背曲形既毀弊畢世無婚王
使往驗果已背傴從是之後便名曲
女城焉
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
唐言喜增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
羅伐彈那唐言作光增兄字曷邏闍伐彈
那唐言王增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
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唐言金耳國設賞
迦王唐言月每謂臣曰隣有賢主國之禍
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
亦荒亂時大臣婆尼唐言辯了職望隆重
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
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因心
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各言
爾志衆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臣
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
累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
輔佐無良棄身讎手爲國大恥下臣
罪也物議時謠允歸明德光臨土宇
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業功孰
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
古爲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

德父兄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為宜敢忘虛薄今者殑伽河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鑒願往請辭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其誠心現形問曰尒何所求若此勤懇王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云亡重茲酷罰仁兄見害自顧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光父之業愚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林中為練若苾芻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為此王子金耳國王既毀佛法尒紹王位宜重興隆慈悲為志傷愍居懷不久當王五印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福隣無強敵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号於是受教而退即襲王位自稱曰王子号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於是謂臣曰兄讎未報隣國不賓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尒庶僚同心勠力遂捴率國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万步軍五万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釋甲於六年中臣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象軍六万馬軍十万垂三十年兵戈

不起政教和平務修節儉營福樹善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噉肉若斷生命有誅無赦於殑伽河側建立數千窣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所並建伽藍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羣有唯留兵器不充檀捨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三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令相摧論校其優劣褒貶淑慝黜陟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淳邃推昇師子之座王親受法戒雖清淨學無稽古但加敬禮示有尊崇律儀無紀穢德已彰驅出國境不願聞見隣國小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殆求善忘勞即攜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對辭事有聞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宮日修珍饌飯諸異學僧衆一千婆羅門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

矣初受拘摩羅王請曰自摩揭陁國往迎摩縷波國時戒日王巡方在羯朱嗢祇邏國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爛陁遠客沙門速来赴會於是遂與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曰自何國来將何所欲對曰從

大唐國来請求佛法王曰

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万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

秦王天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羣生荼毒而

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

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盛德之譽誠有之乎

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号　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

秦王今巳承統稱曰
天子前代運終羣生無主兵戈乱起
殘害生靈
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愍威風鼓扇
羣凶殄滅八方靜謐万國朝貢愛育
四生敬崇三寶薄賦斂省刑罰而國
用有餘氓俗無宄風猷大化難以備
舉戒日王曰盛哉彼土羣生福感聖
主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
從數十万衆在殑伽河南岸拘摩羅
王從數万之衆居北岸分河中流水
陸並進二王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
或乘象擊鼓鳴螺拊絃奏管經九十
日至曲女城在殑伽河西大花林中
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
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羣官兵士
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
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
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為浴佛像之
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宮是
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
沙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宮屬
伽藍夾道為閣窮諸瑩飾樂人不移

雅聲遞奏王於行宮出一金像虛中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象張以寶幰戒日王為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寶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憍奢耶衣數十百千而為供養是時唯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為侍衛饌食已訖集諸異學商確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曛暮迴駕行宮如是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其大臺忽然火起伽藍門樓煙焰方熾王曰罄捨國珍奉為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寡德無祐有斯災異咎徵若此何用生為乃焚香禮請而自誓曰幸以宿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禳滅火災若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即奮身跳履門閫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覩異重增祗懼已而顏色不動辭語如故問諸王曰忽此災變焚燼成功心之所

懐意將何謂諸王俯伏悲泣對曰成功勝迹莫傳來葉一旦灰燼何可為懐況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來所説誠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惟我大師無常是誨然我檀捨已周心願諧遂屬斯變滅重知如來誠諦之説斯為大善無可深悲於是從諸王東上大窣堵波登臨觀覽方下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却行進級俯執此人以付羣官是時羣官惶遽不知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日王殊無忿色止令不殺王親問曰我何負汝為此暴惡對曰大王徳澤無私中外荷負然我狂愚不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感輒為刺客首圖逆害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心對曰大王集諸國傾府庫供養沙門鎔鑄佛像而諸外道自遠召集不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敢行凶詐於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門並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王禮重乃射火箭焚燒寶臺冀因救火衆人潰乱欲以此時殺害大王既

無緣隙遂雇此人趍隘行刺是時諸王大臣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惡餘黨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是乃還都也城西北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說法窣堵波南臨殑伽河有三伽藍同垣異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戶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變夕改遠近相趍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千眾監守者繁其諠雜權立重稅宣告遠近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寔繁其侶金錢之稅悅以心競每於齋日出置高座數百千眾燒香散花花雖盈積牙函不沒伽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塼室其中佛像眾寶莊飾或鑄金銀或鎔鍮石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藍

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石基塼室高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十餘尺鑄以鍮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

石壁之上雕畫如來修菩薩行所經
事迹備盡鎸鏤
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祠南不遠
有大自在天祠並瑩青石俱窮雕刻
規摹度量同佛精舍各有千户充其
灑掃鼓樂絃歌晝夜無徙
大城東南六七里殑伽河南有窣堵
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在
昔如來於此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
淨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
迹之所又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人
有染疾至誠旋繞必得痊愈蒙其福
利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
矩羅城據殑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
花林清池互相影照
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殑伽河東有
一天祠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城東五
里有三伽藍同垣異門僧徒五百餘
人並學小乘說一切有部伽藍前二
百餘步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是如來昔於
此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
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所

伽藍北三四里臨殑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說法時有五百餓鬼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鬼生天

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殑伽河南至阿踰陁國中印度境

阿踰陁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稼豐盛花菓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功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婆藪盤豆譯曰天親訛謬也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乘諸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為諸國王四方俊彥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

城北四五里臨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為天人衆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側窣堵波過去四佛坐及

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來髮爪窣堵波

髮爪窣堵波北伽藍餘趾昔經部室利邏多(唐言勝受)論師於此製造經部毗婆沙論

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阿僧伽(唐言無著)菩薩請益導凡之處無著菩薩夜昇天宮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乘經論中邊分別論等晝為大衆講宣妙理

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覩史多天下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去世後一千年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彌沙塞部出家修學頃之迴信大乘其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陀僧訶(唐言師子覺)者密行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每相謂曰凡修行業願覲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以知所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親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

命時諸異學咸皆譏誚以為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遂無靈驗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方為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仙乘虛下降即進階庭敬礼無著無著曰尒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往覩史多天慈氏內衆蓮花中生蓮花纔開慈氏讚曰善來廣慧善来廣慧旋繞纔周即來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所在曰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外衆中躭著欲樂無暇相顧詎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忘倦受者無厭

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臨殑伽河中有塼窣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

甚深妙法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於舌舌爲罪本今宜除斷即執銛刀欲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眞之理也諸佛所讚衆聖攸宗吾欲誨尒尒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毀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爲善矣杜口絶言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不斷舌旦詣無著諮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盛宣行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度境）

阿耶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臨殑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陁國人淳俗質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

城東南不遠臨殑伽河岸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青石窣堵波其側伽藍僧徒

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宏麗奇製鬱起是昔佛陀馱娑唐言覺使論師於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論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南閻牟那河北至鉢邏耶伽國中印度境

鉢邏耶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菓木扶疎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寔多

大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在昔如來於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經行遺迹

髮爪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唐言天受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初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反質窮辭雅知提婆博究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汝為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

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誰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敬風猷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此處是衆生殖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一錢功踰他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

天祠堂前有一大樹枝葉扶踈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輕捨身命既怵邪說又為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闊達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中謂衆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誘吾方同事然後攝化亦既登臨俯謂友曰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真實天仙伎樂依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投身自取殞絕親友諫喻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樹下及其自投得全軀命久而醒曰唯見空中諸天召命斯乃邪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彌漫自古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止周給不計号大施場今戒日王者聿修前緒篤述惠施五年積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衆寶莊嚴即持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見前衆次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次鰥寡孤獨貧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如是節級莫不周施府庫既傾服玩都盡髻中明珠身諸瓔珞次第施與初無所悔既捨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藏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嘗不踰旬府庫充仞

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而死彼俗以為欲求生天當於此處絕粒自沉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趍萃止七日斷食然後絕命至於山猨野鹿羣遊水濵或濯流而返或絕食而死當戒日王之大施也有一獮猴居河之濵獨在樹下屏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

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昇之一手一足執柱端躡傍杙一手一足虛懸外申臨空不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逮乎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冀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息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羣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舊曰拘睒彌國訛也中印度境

憍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頹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寔多

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鄔陀衍那王唐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訛也之所作也靈相間起神光時照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衆莫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真語其源迹即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昇天宮爲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慕願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

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宮親觀妙相雕刻栴檀如来自天宮還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勞耶開導末世寔此為冀

精舍東百餘步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如来井及浴室井猶充汲室以頽毀

城内東南隅有故宅餘趾是具史羅舊云瞿師羅訛也長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窣堵波復有故基如来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高二百餘尺如来於此數年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来髮爪窣堵波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塼室世親菩薩嘗住此中作唯識論破斥小乘難諸外道伽藍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菩薩於此作顯揚聖教論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来伏此毒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来經行遺迹

及最尒窣堵波病苦之徒求願多愈釋迦法盡此國最後故上自君王下及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歎而歸

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唯餘基址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此國先王扶於邪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外道衆中召一論師聰敏高明達幽微者作爲邪書千頌凡三万二千言非毀佛法扶正本宗於是召集僧衆令相搉論外道有勝當毀佛法衆僧無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負集而議曰慧日已沉法橋將毀王黨外道其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衆咸默然無堅議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稚辯慧多聞風範弘遠在大衆中揚言贊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祐也微議墮負乃稚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僧無咎僉曰允諧如其籌策尋應王命即昇論座外道乃提頓綱網抑揚辭

義誦其所執待彼異論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將覆逆而誦耶爲亂辭而誦耶外道撫然而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爲勝順受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述其文義辭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外道聞已欲自斷舌護法曰斷舌非謝改執是悔即爲說法心信意悟王捨邪道遵崇正法

護法伏外道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六月說法傍有經行之迹及髮爪窣堵波自此北行百七八十里至鞞索迦國 中印度境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里穀稼殷盛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不倦求福不回伽藍二十餘所僧衆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甚多城南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阿羅漢於此造識身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於

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来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說法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遞代常無增减是如来昔嘗淨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邪見人及外道衆競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来髮爪窣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映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四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窣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頓疆埸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圮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圮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邏犀那恃多王（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訛略也）所治國都也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趾也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窣堵波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也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波是佛姨母鉢邏闍鉢底（唐言生主舊云波闍波提訛也）苾芻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東窣堵波是蘇達多（唐言善施舊曰須達訛也）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鴦窶利摩羅（唐言指鬘舊曰央掘摩羅訛也）捨邪之處鴦窶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生靈為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為

鄔將欲害母以充指數世尊悲愍方行導化遙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佛煞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害彼大沙門尋即杖劍往逆世尊如來於是徐行而退凶人指鬘疾驅不逮世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激惡源時指鬘聞誨悟所行非因即歸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怠證羅漢果

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曰祇陁訛也是給孤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精舍昔為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並無憂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圮唯餘故基獨一甎室巋然獨在中有佛像昔者如來昇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號給孤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

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即於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即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地爲逝多林給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洗病苾芻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芻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疎嬾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蓐親爲盥洗改著新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

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唯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沒特伽羅往召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子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池命我召尒舍利子曰且止

須我補貢與子皆行没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尒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没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為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没特伽羅俛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舉帶窣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法之處並樹旌表建窣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叙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婬女以謗佛處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衆中謗辱乃誘雇婬女詐為聽法衆所知已密而殺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答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既婬既殺何戒何忍諸天空中

隨聲唱曰外道凶人為此謗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
多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
提婆達多唐言天授斛飯王之子也精勤
十二年已誦持八万法藏後為利故
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
三十減佛未幾大衆圍繞何異如来
思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没特伽
羅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喩
僧復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
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礼以傷害佛
方行此謀自遠而来至於此也地遂
坼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坑瞿伽
梨苾芻毀謗如来生身陷入地獄瞿
伽梨陷坑南八百餘步有大深坑是
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来生身陷入
地獄之處佛為人天說諸法要有外
道弟子遥見世尊大衆恭敬便自念
曰要於今日辱喬荅摩敗其善譽當
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懐繫木盂至給
孤獨園於大衆中揚聲唱曰此說法
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
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為訕謗時

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為白鼠齧斷盂系系斷之聲震動大衆凡諸見聞增深喜悅衆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曰是汝兒耶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坑洞無崖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深坑嘗無水止

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而坐如來在昔於此與諸外道論議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為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角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窣堵波如來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窣堵波南是毗盧釋迦王舊曰毗琉離王訛也興甲兵誅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釋迦王嗣位之後追怨前辱興甲兵動大衆部署已畢申命方行

時有苾芻聞以白佛世尊於是坐枯樹下毗盧釋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礼敬退立言曰茂樹扶踈何故不坐枯株朽蘖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庇蔭何在王曰世尊為宗親耳可以迴駕於是覩聖感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窣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毗盧釋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充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刖其手足投諸坑穽時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為諸釋女說微妙法所謂羈纏五欲流轉三塗恩愛别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骸火葬後人記焉

誅釋窣堵波側不遠有大涸池是毗盧釋迦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今毗盧釋迦王却後七日為火所燒王聞佛

記甚懐惶懼至第七日安樂无危王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河側娛遊樂飲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濫熾焰飈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習定之所並樹封記建窣堵波昔此國羣盜五百攅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抉去其眼棄於深林羣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来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礼投杖而去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窣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羅衛國訛中印度境

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王城頹圯周量不詳

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甎而成基跡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其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耶(唐言大術)夫人寢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嗢呾羅頞沙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母胎當此五月八日菩薩降神東北有窣堵波阿私多仙相太子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敬請就寶

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在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羣從蹈舞我時問言何悦豫之甚也曰大仙當知贍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菩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耄不遭聖化

城南門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角力擲象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强力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此象其誰欲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引象批其顙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絶行途無能轉移人衆填塞難陁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象曰提婆達多即曳之避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為不善害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陁引之閑徑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塹其象墮地為大深坑土俗相傳為象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陁羅并有羅怙羅像宮側精舍

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淩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人沙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覩相增懷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僕迴駕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万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焉
迦邏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万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

迴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誅死處也毗盧釋迦王既克諸釋虜其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万人並從殺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女重禮娉焉勝軍王立為正后其產子男是為毗盧釋迦王毗盧釋迦欲就舅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憩駕諸釋聞之逐而詈曰卑賤婢子敢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毗盧釋迦嗣位之後追復先辱便興甲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畎畝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為承輪王之祚胤為法王之宗子敢行凶暴安忍殺害汙辱宗門絕親遠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為烏仗那國王一為梵衍那國王一為呬摩呾羅國王一為商弥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為說法處淨飯王知如來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礼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還本生使臣還以白王淨飯王乃告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花香與諸羣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衆俱八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維佛在衆如月映星威神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虛空至生國王與從臣礼敬已畢俱共還國止尼拘盧陁僧伽藍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於大樹下東面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城東門內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於此習諸技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

尼國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祐必効宜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角藝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窣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挍能弦矢既分穿鼓過表至地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夫有疾病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泥以歸隨其所苦漬以塗額靈神冥衛多蒙痊愈

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花弥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花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

是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

浴太子窣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窣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浴洗其南窣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窣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大天王以金色氎衣捧菩薩置金机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慶諸天尚喜況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号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虛今變為水其流尚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中印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疆埸無紀城邑丘墟居人稀曠故城東南有塼窣堵波

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滅已此國
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
靈異間起神光時燭
窣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
蛇服右旋宛轉繞窣堵波野象羣行
採花以散冥力警察初無間替昔無
憂王之分建窣堵波也七國所建咸
已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功而此池
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象
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
駕降臨我宅王曰尒家安在為近遠
乎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
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受其請遂
入龍宮坐久之龍進曰我惟惡業受
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
往觀而礼敬無憂王見已懼然謂曰
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
若然者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
其疇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
窣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尠矣
清肅皎然而以沙彌總任衆務遠方
僧至禮遇弥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
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

遠而至孔窣堵波見諸羣烏相趨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花共為供養時衆見已悲歎感懷有一苾芻便捨具戒願留供養與衆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淹行業無紀此窣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羣烏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群得畢餘齡誠為幸矣衆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既離羣重申誠願歡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葺茅為宇引流成池採掇時花灑掃塋域綿歷歲序心事無殆隣國諸王聞而雅尚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自尒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彌摠知僧事

沙彌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纓絡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既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鏁最後釋駕之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寶還白父王今茲遠遁

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絕諸有漏闡鐸迦舊曰車匿訛也曰詎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善言慰喻感悟而還迴駕窣堵波東有贍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尚在其傍復有小窣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太子既斷髮易裳雖去瓔珞尚有天衣曰斯服太侈如何改易時淨居天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凌虛而去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剃髮處太子從闡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宮以為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銛刀徐步而至太子謂曰能剃髮乎幸為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為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

太子剃髮窣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陁林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諸婆羅門无所得獲於涅疊般那唐言焚燒舊云闍維訛也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養自茲已降奇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

灰炭窣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左右數百窣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

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經塗危阻山牛野象羣盜獵師伺求行旅爲害不絶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故城甎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城內東北隅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准陁舊曰純陁訛也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清美

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訛也典言謂之尸賴拏伐底河譯曰有金河西岸不

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槲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甎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卧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剌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

精舍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羣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飈急時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虛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為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

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各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從灑其林火滅煙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雉救火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鹿救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沉溺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橫流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兔後至忍疲苦而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窣堵波鹿拯溺西不遠有窣堵波是蘇跋陁羅（唐言善賢舊曰須跋陀羅訛也）入寂滅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耆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阿難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聞佛世難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无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衆自稱為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喬荅摩（舊曰瞿曇訛略也）能盡知耶佛言吾悉深究乃為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

耶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識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語誠實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无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說在人行耳於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即於衆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為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即昔後渡賽兔是也

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剛躃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臥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歸依無覆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悶絕躃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互相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為燈炬

金剛躃地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寂滅已七日供養之處如來之將寂滅也

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衆生福盡世間無依如來右脇臥師子牀告諸大衆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離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苾芻等歔欷悲慟時阿泥律陀（舊曰阿那律訛也）告諸苾芻止止勿悲諸天譏怪時末羅衆供養已訖欲舉金棺詣涅疊般那所時阿泥律陀告言且止諸天欲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妙天花遊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

停棺側有窣堵波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如來寂滅棺斂已畢時阿泥律陀上昇天宮告摩耶夫人曰大聖法王今已寂滅摩耶聞已悲哽悶絕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胝鉢及錫杖拊之號慟絕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坐慰問慈母遠來下降諸行法爾願勿深悲阿難銜哀而請佛曰後世問我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天宮降至雙樹間如來為諸不孝衆

生從金棺起合掌說法
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是如
来焚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
誠求請或得舍利如来寂滅人天悲
感七寶為棺千氎纏身設香花建幡
蓋末羅之衆奉輿發引前後導從北
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木縱火以
焚二氎不燒一極襯身一最覆外為
諸衆生分散舍利唯有髮爪儼然无損
焚身側有窣堵波如来為大迦葉波
現雙足處如来金棺已下香木已積
火燒不然衆咸驚駭阿泥律陀言待
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
自山林来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
之身可得見耶阿難曰千氎纏絡重
棺周殺香木已積即事焚燒是時佛
於棺內為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
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
人天悲慟衆淚迸染致斯異色迦葉
波作礼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
盛故如来寂滅三從棺出初出辟問
阿難治路次起坐為母說法後現雙
足示大迦葉波

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
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
佛入涅槃後涅疊般那已諸八國王
備四兵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
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
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即斯下
土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如來舍
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
諸大王遜辭以求既不相允重謂之
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婆羅門
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彌
歷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凌此非宜
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得供養
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即時均量
欲作八分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
勿恃力競阿那婆荅多龍王文隣龍
王醫那鉢呾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
我曹若以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羅
門曰勿諠諍也宜共分之即作三分
一諸天二龍衆三留人間八國重分
天龍人王莫不悲感
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
大邑聚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乎不

雜學究五明欽崇三寶接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飾或有衆僧往來中路慇懃請留罄心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衆僧絶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經行之次見一沙門庬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旦以淳乳煮粥進焉沙門受已纔一嚌齒便即置鉢沉吟長息婆羅門持食跪而問曰大德慧利隨緣幸見臨顧爲夕不安耶爲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言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路婆羅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淳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減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

怙羅者我身是也爲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像設儀肅其形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痆女黠反斯國舊曰波羅奈國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五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婆羅痆斯國 安縣反 戰主國
吠舍釐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婆羅痆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殑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氣序和暢穀稼盛果木扶疎茂草靃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万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雕石文木茂林相蔭清流交帶鍮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懍懍如在

大城東北婆羅痆斯河西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

婆羅痆斯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

藍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為基階甎作層龕翕帀四周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鑒照映徹慇懃祈請影見衆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其傍窣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窣堵波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是梅呾麗耶唐言慈即姓也舊曰彌勒訛略也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如來在王舍城鷲峯山告諸苾芻當來之世此贍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万歲有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為衆生

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衆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坐起白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万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授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来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号釋迦牟尼

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来經行之像像形傑異威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髮髻靈相無隱神鑒有徵於其垣內聖迹寔多諸精舍窣堵波數百餘所略舉二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来嘗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

步如来嘗中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来嘗中浣衣凡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毗羅獸多為之害若深恭敬汲用无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来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彫鏤諸淨信者每来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来修菩薩行時為六牙象王獵人利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捕為王敬袈裟遂拔牙而授焉

拔牙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来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為鳥身與彼獮猴白象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

道俗歸依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窣堵波是如来昔與提婆達多俱為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群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挍獵中原

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迴駕而返兩群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群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王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寶命雌鹿歎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之子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也以為不誠門者白王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耶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爾鹿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即以其林為諸鹿藪因而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号自此而興

伽藍西南二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基趾廣峙瑩飾奇珍上元層龕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曷刺他悉陀

声言一切義成舊曰悉達多訛略也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谷忘身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尒曹隨知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既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進止五人銜命相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曰夫修道者苦證耶樂證耶二人曰安樂為道三人曰勤苦為道二三交爭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為伏苦行外道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真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日捐功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已匡坐高論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宮就荒谷去珍服披鹿皮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无上果今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為也彼二人曰君何見之晚歟

此猶豫人耳夫屬乎深宮安乎尊勝
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為
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忉怛耳菩
薩浴尼連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號
天人師寂然宴默惟察應度曰彼鬱
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
諸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已來
經今七日如來歎惜如何不遇垂聞
妙法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
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
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愍
其薄祜又更諦觀誰應受教唯施鹿
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爾時
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光
晃曜毫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
導彼五人斯五人遙見如來互相謂曰
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遽淹聖果
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
勿起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人
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來漸誘
示之妙理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窣堵波傍有
涸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士

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伎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為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仙駕閱圖考古更求仙術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定其志築建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仙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聽遲明登仙所執銛刀變為寶劍凌虛履空王諸仙侶執劍指麾所欲皆從無衰無老不病不死是人既得仙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覩其相心甚慶悅即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貧窶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既蒙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為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具肴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

感激其心列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弥歷歲時幸而會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尚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銛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誡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惛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顧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洎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顧衰老唯此稚子因止其妻令無殺害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嬈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

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西有三獸窣堵波是如來修
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初時於此林
野有狐兔猨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
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爲一老夫
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
耶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
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
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
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
虛已分路營求狐沿水濱銜一鮮鯉
猨於林樹採異花菓俱來至止同進
老夫唯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
以吾觀之爾曹未和猨狐同志各能
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言之
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狐猨曰多聚
樵蘇方有所作狐猨競馳銜草曳
木既已藴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
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
飡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
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猨
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
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

兎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窣堵波從此順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中印度境）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殑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隣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並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

大城西北伽藍中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來舍利一斗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為天人衆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隣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凝然靈鑒潛通奇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陁羯剌拏僧伽藍（唐言不穿耳）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華池交影臺閣連甍僧徒肅穆衆儀庠序聞諸先志曰昔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樂學沙門三二同志禮誦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非言談所究聖迹昭著可足趾所尋宜詢莫逆

親觀聖迹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既至印度寓諸伽藍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惟而問曰何方乞士何所因來耳既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我覩貨邏國人也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礼聖迹慨以薄福衆所同棄印度沙門莫顧羇旅欲還本土巡礼未周雖迫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增悲感即斯勝地建立伽藍白氎題書為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寶之靈祐也既為人王受佛付囑凡厥染衣吾當惠濟建此伽藍式招羇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止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

阿避陁羯剌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渡殑伽河至摩訶娑羅邑並婆羅門種不遵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强識方深禮敬

殑伽河北有那羅延天祠重閣層臺奐甚麗飾諸天之像鐫石而成工極

人謀靈應難究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太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二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祟如來愍諸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齋以不煞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時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千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有僧徒並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羅門蜜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內因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從此東北度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

至吠舍釐國舊曰毗舍離國訛也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菓茂盛菴沒羅菓茂遮菓既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邪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圮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寔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頹其故基趾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斗唯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功尋則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作師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羣獼猴為佛穿也在昔如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窣堵波諸

獮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窣堵波是諸獮猴奉佛蜜處池西北隅猶有獮猴形像

伽藍東北三里有窣堵波是毗摩羅詰唐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訛略也故宅基趾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甎傳云積石即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窣堵波長者子寶積之故宅也去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入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有窣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精舍前建窣堵波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

菴沒羅園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何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來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流

西藏部、卷第十八 第十六張 疑 希何

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耶爪土多耶對曰地土多也

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却後三月吾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来白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影蒙密驚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寂滅我心懐懼故来請問

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為魔蔽不時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昔有仙人隠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麀鹿隨飲感生女子姿貌過人唯脚似鹿仙人見已収而養焉其後命令求火至餘仙廬足所履地迹有蓮花彼仙見已深以奇之令其繞廬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還時梵豫王畋遊見花尋迹以求悦其奇怪同載而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既滿生一蓮花花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

誕同感稱不祥投殑伽河隨波泛濫
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
而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
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
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王聞之甚懷
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矣是時鹿
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
上下離心賤妾愚忠能敗強敵王未
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以
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已帀鹿女告
曰莫為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
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兩乳流
注千歧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
甲歸宗釋兵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
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
行經舊迹指告衆曰昔吾於此歸宗
見親欲知千子即賢劫千佛是也
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光明
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
尼等經重閣講堂餘趾也
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中有阿難半
身舍利去此不遠有數百窣堵波欲
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寂滅

處吠舍釐城内外周隍聖迹繁多難
以具舉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
改炎凉亟移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
株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窣堵波
栗呫（昌葉反）婆子（舊云離車子訛也）別如來處如
来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諸栗呫
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悲號送世
尊既見哀慕非言可喻即以神力化
作大河崖岸深絶波流迅急諸栗呫
婆悲慟以止如来留鉢為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
蕪歲久居人曠少中有窣堵波是佛
在昔為諸菩薩人天大衆引説本生
修菩薩行曽於此城為轉輪王号曰
摩訶提婆（唐言大天）有七寳應王四天下
覩衰變之相體无常之理冥懷高蹈
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窣堵波是
七百賢聖重結集處佛涅槃後百一
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
謬行戒律時長老耶舍陁住憍薩羅
國長老三菩伽住秣兎羅國長老釐

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弥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衆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耶舍陁遣使告諸賢聖皆可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蘇弥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菩伽於大衆中右袒長跪揚言曰衆無譁欽哉念哉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月雖淹言教尚在吠舍釐城懈怠苾芻謬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誨念報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衆莫不悲感即召集諸苾芻依毗奈耶訶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濕吠多補羅僧伽藍層臺輪奐重閣翬飛僧衆清肅並學大乘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陁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止息遺迹之處

濕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殑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窣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阿難陀者如来之從父弟也多聞揔持博物強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任持正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陁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弥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乱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弥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無所誤阿難默然退而歎曰我年雖邁為諸衆生欲久住世住持正法然衆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可速滅度於是去摩揭陁國趣吠舍釐城度殑伽河泛舟中流摩揭陁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德即嚴戎駕疾驅追請數百千衆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来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千衆屯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旗翳日阿難恐鬬其兵更相殺害從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即入寂滅化火焚骸骸又中折一墮南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各得一分舉軍號慟

俱還夲國起窣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北人謂三伐恃謂北印度境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花菓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國大都城号占戍拏多已頹毀故宮城中尚有三千餘家若村若邑也

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窣堵波高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越在佛世五百漁人結疇附黨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之如来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乘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衆弗栗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尒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足凌虛至于河濱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尒勿煞魚以神通力開方便門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人

情尒時如来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悪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恃其族姓凌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心毀讟諸佛以醜悪語詈辱衆僧引類形比謂若駝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悪業受此弊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来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承茲福力上生天宫於是自觀其身何縁生此既知宿命念報佛恩與諸天衆肩隨戾止前礼既畢右繞退立以天寳香華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為說妙法於即感悟輸誠礼懺裂網焚舟歸真受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倶證聖果

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如来昔於此處為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来髮爪窣堵波如來昔於此處近遠邑

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中印度境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菓出赤銅犛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烈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剎帝利栗呫婆種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號鴦輸伐摩唐言光胄碩學聰叡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遐邇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為火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陁國舊曰摩伽陁又曰摩揭提皆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一國　疑　寸元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麁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遵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並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殑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訛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受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俳佪悵望同儔謂曰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為言憂心弥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子求婣婚親乃假立二人為男父母二人為女父母遂坐波

吃薹樹謂女聲樹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辞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悽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来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来慰復有一嫗攜引少女並賓從盈路袪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為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辞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馳驅往来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脩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朞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接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為築

城自尒之後因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
王作地獄處釋迦如来涅槃之後第
一百年有阿輸迦（唐言無憂舊曰阿育訛也）王者頻
毗娑羅（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羅訛也）王之曾孫也自王
舍城遷都波吒釐築外郭周於故城
年代浸遠唯餘故基伽藍天祠及窣
堵波餘址數百存者二三唯故宮北
臨殑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
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
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
鑪銛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
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
人無校輕重揔入塗炭後以行經獄
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滅口焉時
有沙門初入法衆巡里乞食遇至獄
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
得礼懺俄見一人縛来入獄斬截手
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支體糜散沙
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无學
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
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
蓮花而為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

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煞害不去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即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頹牆堙塹廢獄寬刑地獄南不遠有窣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寶為廁飾石作欄檻即八万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焉中有如來舍利一斗靈鑒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為廣說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以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令尒鬼神勠力同心境極贍部戶滿拘胝以佛舍利起窣堵

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搆待後告命鬼神受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曰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申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窣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陁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足迹將入寂滅顧摩揭陁也百歲之後有無憂王命世君臨建都此地佳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

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殑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窣堵波即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佛迹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大略斯在

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為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无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唐言大帝）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已太甚夫政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則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況尒同胞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羞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

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廢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尒志當為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偹珍羞尒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為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眾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從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壘為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无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

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為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无憂王為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漣漪清瀾澄鑒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窣堵波崇基已陷餘址

尚高遠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窣堵波即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万四千窣堵波已尚餘五斗舍利故別崇建五窣堵波制奇諸處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陁王建此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窣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无敢覬覦或曰衆議雖多未爲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居勿反)吒阿濫摩(唐言雞園)僧伽藍無憂王之所建焉无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殖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衆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頹毀已久基址尚在伽藍側有大窣堵波名阿摩落伽者印度藥果之名也無憂王搆疾弥留知命不濟欲捨珎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誡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贍部洲主今是何人

諸臣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謂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已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贍部洲主今也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弘濟寢疾在躬姦臣擅命積寶非已半果為施承王末命普施衆僧即召典事羹中

起窣堵波既荷厚恩遂旌顧命阿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波謂建揵椎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徂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儔召侶千計万數來集僧坊揚言唱曰大擊揵椎招集學人羣愚同止謬有和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雖衆辭論膚淺外

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得擊揵稚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詬而退十二年間不擊揵稚時南印度那伽閼剌樹那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揵稚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尒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歎曰謬辭易失邪義難扶尒其行矣摧彼必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道之聞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揵稚願垂告令令諸門候隣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

易衣服疊僧伽胝置草束中囊盛疾
馳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
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
舍遂宿揵稚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
擊衆聞伺察乃客遊比丘諸僧伽藍
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
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揵稚者擊以
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為王人報曰
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
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
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
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
殺身以謝於是外道競陳旗鼓諠談
異義各曜辭鋒提婆菩薩既昇論座
聽其先説隨義析破曾不浹辰摧諸
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悦建此靈基
以旌至德

建揵稚窣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辯
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
門葺宇荒藪不交世路祠鬼求福魍
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辭響應人或激
難垂帷以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
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縛窶沙唐言

鳴馬菩薩者智周万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欽盛德為日已久幸願褰帷敢申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知矣摧彼必矣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既述辭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褰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問失墜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跡其
傍有窣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
遠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坐及
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鞮羅釋迦
伽藍庭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
重門洞啓頻毗娑羅王末孫之所建
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
方髦彥同類相趨肩隨戾止僧徒千
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
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
列戶牖棟梁壖垣階陛金銅隱起廁
間莊嚴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羅
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三像
鍮石鑄成威神肅然冥鑒遠矣精舍
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
鞮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
山雲石幽蔚靈仙攸舍毒虵暴龍窟
穴其藪猛獸鷙鳥棲伏其林山頂
有大盤石上建窣堵波其高十餘尺
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
坐斯盤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
天靈聖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花如

来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夫聖迹遐邈寶變為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遥望高山乃見異類長虵猛獸羣從右旋天仙靈聖肩隨讃礼山東罡有窣堵波在昔如来佇觀摩揭陁國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疎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乗法教瞿那末底(唐言德慧)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佉之法而習道焉學窮内外言極空有名高前列德重當時君王珎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精微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懐挫鋭命一門人裁書謂曰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懐惶懼誡諸門人及以邑户自今之後

不得居止沙門異道迭相宣告勿有
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沓
婆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
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
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
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尒曹世
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
既同何為見非婆羅門因不與言
但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
猛獸群行為暴有淨信者恐為獸
害乃束縕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
有德慧菩薩者遠傳聲問欲來論議
故此邑主懼墜嘉聲重垂嚴制勿止
沙門恐為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安
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
我是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
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
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
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
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
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
自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
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

婆所宣王言曰有異沙門来求談論令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来儀願垂降趾摩沓婆聞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悦事難辝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洎乎景落摩沓婆辝以年衰智惛捷對請歸靜思方酬来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尒有高才無忘所耻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来至論會衆咸諠譁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耻對德慧故遣婦来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黙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婆死矣其妻欲来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告德慧曰其妻之来也面有死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為守道含識霑化依先國典褒

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濟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户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人則垂誡來葉流美無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于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此伽藍式旌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逃難鄰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募英俊來雪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群敢聲論鼓唯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有負座豎素聞餘論頗閑微言侍立於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衆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豎便即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立為伽藍邑户

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尸羅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一危峯如窣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呾吒國之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以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賾索隱窮幽洞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眾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眾心之不平乃解之

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辭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為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湑不有旌別無勵後學為弘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戶式修供養

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伽耶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大仙人祚胤也王所不臣眾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谿谷杳冥峯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鑒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

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事火舊曰那提迦葉訛也泊諸迦葉例無波字略也事火之處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目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岡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南山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加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有金剛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座而成正覺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爲遂龍意留影而去影在昔日賢愚咸覩泊於今時或有得見諸天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窣

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天花墜
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
法俗發僧供養信宿乃還前正覺山
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壘
甎崇峻險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
餘步奇樹名花連陰接影細沙異草
弥漫綠被正門東闢對尼連禪河南
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伽
藍壖垣內地聖迹相隣或窣堵波或
復精舍並贍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
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
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中
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
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
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
震動獨无傾搖是故如來將證正覺
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
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弥
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
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
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
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

今南隅菩薩沒過胸臆矣
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
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
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
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
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
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
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万衆不召而
集香水香乳以溉以洗於是奏音樂
列香花燈炬繼日競修供養如來寂
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
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翦伐根
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
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焰
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
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
過以香乳溉餘根洎乎將旦樹生如
本王見靈恠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
以忘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
分之後重伐其樹无憂王旦將礼敬
唯見蘖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
溉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壘石周垣
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賞迦王

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燋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陁國補剌拏伐摩王（唐言滿胄）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歎曰慧日已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搆乳而溉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翦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出一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步壘以青甎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亦謂寶瓶又稱寶臺）東面接為重閣檐宇特起三層榱柱棟梁戶扉寮牖金銀彫鏤以飾之珠玉廁錯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

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反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為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衆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尚餘四日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加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真唯右乳上圖瑩未周既不見人方驗神鑒衆咸悲歎慇懃請知

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為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倣昔下垂衆知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廁衆寶珠瓔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既覩慈顏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為役使遂於像前横壘甎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甎壁之前畫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皰肌膚攫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在神工不虧既處奥室燈炬相繼欲覩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

明鏡引光内照乃覩靈相夫有見者
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
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
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
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
来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
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
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来行十
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
壘甎為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
聖迹基表人命之脩短也先發誠願
後乃度量隨壽脩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右盤石上大精舍中有
佛像擧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
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為報樹恩故此
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舎中有鍮石佛
像飾以奇珎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
文異采是昔如来初成正覺梵王起
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
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
遠寶變為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既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思念何以為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為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

受草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羣鹿呈祥之處印度休徵斯為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群從飛繞効靈顯聖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窣堵波是魔王嬈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殺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威神衰變冶容扶羸策杖相携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甎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為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

菩提樹垣西不遠有窣堵波謂鬱金

香高四十餘尺濟咀吒國商主之所
建也昔濟咀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
神祠求福利輕蔑佛法不信因果其
後將諸商侶貿遷有無泛舟南海遭
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
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戮
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
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
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
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安樂商主
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鬚
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
帆飄湊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
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
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
念崇山既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
儀庠序杖錫凌虛而來拯溺不踰時
而至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
回建窣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
而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
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
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間鄉國
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在此

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窣堵波駭其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讚金為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差難遍舉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窣堵波牧女於此煑糜次此窣堵波如來受糜處也

菩提樹垣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鏡龍魚潛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為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欲暴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其側窣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窣堵波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有目支隣陀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

舍中作佛像昔如来初成正覺於此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来即以其身繞佛七帀化出多頭俯垂為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

目支隣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土俗諸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来為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容憔悴膚體羸瘠經行往来攀樹後起

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即勤求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其側窣堵波二長者獻麨蜜處佛在樹下結加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寂

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麨蜜奉上世尊納受

長者獻麨側有窣堵波四天奉鉢處商主既獻麨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為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琉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為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次第重疊按為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隆焉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窣堵波如來為母說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洄池岸有窣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緣處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度優樓頻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道隨應降伏時優樓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爾俱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

佛所如来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河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候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染衣伽耶迦葉波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修梵行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来伏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来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焰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懸惜優樓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来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窣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目支鄰陀龍池南窣堵波迦葉波救如来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通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導迷徒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澍暴雨周佛所居令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来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

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輙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脅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楯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為蓮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墻高三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窣堵波

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也）此時也或放光或雨花僧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輕邊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耿似若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若此殷憂沙門曰憑恃國威遊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凌辱語見譏誚負斯憂恥詎得歡心曰若是者何謂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為意於諸印度建立伽藍既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晚於是以國中寶獻印度王王既納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大吉祥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極蒙恥

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葉於諸印度建此伽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辭報命群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爲記曰夫周給无私諸佛至教慧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丕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隣難以備舉每歲比丘解安居四方法俗百千万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中礼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雨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頞濕縛庾闍月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當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

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
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一國　　疑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摩伽陁國下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大林中有窣堵波其北有池香象侍母處也如来在昔修菩薩行為香象子居北山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採藕根汲清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林迷路彷徨往来悲號慟哭象子聞而愍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白王曰我知香象遊舍林藪此奇貨也可往捕之王納其言興兵往狩是人前導指象示王即時兩臂墮落若有斬截者其王雖驚此異仍縛象子以歸象子既已維縶多時而不食水草典廐者以聞王遂親問之象子曰我母盲冥累日飢餓今見幽戹詎能甘食王愍其情也故遂放之其側窣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四佛坐東渡莫訶河至大林中有石

枉是外道入定發惡願處昔有外道欝頭藍子者志逸烟霞身遺草澤於此法林栖神匿迹既具五神通得第一有定摩揭陁王特深宗敬每至中時請就宮食欝頭藍子凌虛履空往來無替摩揭陁王佇時瞻望亦既至已捧接置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擢中宮無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慎令儀既親且賢無出其右摩揭陁王召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所委尒宜悉心慎終其事彼欝頭藍仙宿所宗敬時至來飯如我所奉勑誡既已便即巡覽少女承吉瞻佇如儀大仙至已捧而置座欝頭藍子既觸女人起欲界染退失神通飯訖言歸不得虛遊中心愧恥詭謂女曰吾比修道業入定怡神凌虛往來略無暇景國人願覩聞之久矣然先達垂訓利物為務豈守獨善忘其兼濟今欲從門而出履地而往使夫覩見之徒咸蒙福利王女聞已宣告遠近是時人以馳競灑掃衢路百千萬衆佇望來儀欝頭藍子步自王宮至彼法林宴坐入定心

馳外境棲林則烏鳥嚶轉臨池乃魚鼈讙聲情散心乱失神廢定乃生忿恚即發惡願願我當来為暴惡獸狸身鳥翼搏食生類身廣三千里兩翅各廣千五百里投林啄諸羽族入流食彼水生發願既已忿心漸息勤求須之復得本定不久命終生第一有天壽八万劫如来記之天壽畢已當果昔願得此弊身從是流轉惡道未期出離

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屈（居勿反）吒播陀山（唐言雞足）亦謂窶盧播陀山（唐言尊足）高巒陗無極深壑洞無涯山麓谿澗高林羅谷岡岑嶺嶂繁草被巖峻起三峯傍挺絕崿氣將天接形與雲同其後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不敢指言故云尊足摩訶迦葉波者聲聞弟子也得六神通具八解脫如来化緣斯畢垂將涅槃告迦葉波曰我於曠劫勤修苦行為諸衆生求無上法昔所願期今已果滿我今將欲入大涅槃以諸法藏囑累於汝住持宣布勿有失墜姨母所獻金縷袈裟慈

氏成佛留以傳付我遺法中諸修行者若比丘比丘尼鄔波索迦(唐言近事男舊曰伊蒲塞又曰優波塞又曰優婆塞皆訛也)鄔波斯迦(唐言近事女舊曰優婆斯又曰優婆夷皆訛也)皆先濟渡令離流轉迦葉承旨住持正法結集既已至第二十年猒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雞足山山陰而上屈盤取路至西南罡山峯險阻崖徑盤薄乃以錫扣剖之如割山徑既開逐路而進盤紆曲折迴互斜通至于山頂東北面出既入三峯之中捧佛袈裟衣而立以願力故三峯斂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當來慈氏世尊之興世也三會說法之後餘有無量憍慢衆生將登此山至迦葉所慈氏彈指山峯自開彼諸衆生既見迦葉更增憍慢時大迦葉授衣致辭礼敬已畢身昇虚空示諸神變化火焚身遂入寂滅時衆瞻仰憍慢心除因而感悟皆證聖果故今山上建窣堵波靜夜遠望或見明炬及有登山遂無所覩

雞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陁伐那山峯崖崇峻巘崿隱嶙巖間石室佛嘗降止傍有盤石帝釋梵王摩牛頭

栴檀塗飾如來今其石上餘香郁烈五百羅漢潛靈於此諸有感遇或得覩見時作沙彌之形入里乞食隱顯靈奇之迹差難以述佛陀伐那山空谷中東行三十餘里至洩(移結反)瑟知林(唐言杖林)林竹脩簳被山滿谷其先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恒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為諸天人現大神通說深妙法

杖林中近有鄔波索迦闍耶犀那(唐言勝軍)西印度刹帝利種也志尚夷簡情悅山林迹居幻境心遊真際內外典籍窮究幽微辭論清高儀範閑雅諸沙門婆羅門外道異學國王大臣長者豪右相趍通謁伏膺請益受業門人十室而六年漸七十躭讀不倦餘藝捐廢唯習佛經策勵身心不舍晝夜印度之法香末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

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総聚於內常修供養故勝軍之為業也口則宣說妙法導誘學人手乃作窣堵波式崇勝福夜又經行礼誦宴坐思惟寢食不遑晝夜無怠年百歲矣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胝（唐言億）法舍利窣堵波每滿一拘胝建大窣堵波而総置中盛修供養請諸僧衆法會稱慶其時神光燭曜靈異昭彰自茲厥後時放光明

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有二溫泉其水甚熱在昔如來化出此水於中浴焉今者尚存清流無減遠近之人皆來就浴況痾宿疾無不除差其傍則有窣堵波如來經行之處也杖林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前有石窣堵波昔如來兩三月為諸人天於此說法時頻毗娑羅王欲來聽法乃跡山積石壘階以進廣二十餘步長三四里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仙人棲隱於此鑿崖為室餘趾尚存傳教門人遺風猶扇孤山東北四五里有

小孤山山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矣如来在昔於此三月說法石室上有大磐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栴檀塗餝佛身石上餘香于今郁烈

石室西南隅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素洛（舊曰阿修羅又曰阿須倫又曰阿修羅皆訛也）宮也往有好事者深閑呪術願儔命侶十有四人約契同志入此巖岫行三四十里廓然大明乃見城邑臺觀皆是金銀琉璃是人至已有諸少女佇立門側歡喜迎接甚加禮遇於是漸進至內城門有二婢使各捧金盤盛滿花香而来迎候謂諸人曰宜就池浴塗冠香花已而後入斯為美矣唯彼術士宜時速進餘十三人遂即沐浴既入池已怳若有忘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川中已三四十里矣

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昔頻毗娑羅王將往佛所乃斬石通谷跡崖塡川或壘石或鑿巖作為階級以至佛所從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唐言上茅宮城）

上茅宮城摩揭陁國之正中古先君

王之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
謂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以為外郭
西通峽徑北闢山門東西長南北狹
周一百五十餘里内城餘趾周三十
餘里羯尼迦樹遍諸蹊徑花含殊馥
色爛黃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
宮城北門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多
與未生怨王共為親友乃放護財醉
象欲害如來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
象於此馴伏而前伏
醉象東北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聞阿
濕婆恃比丘唐言馬勝說法證果之處初舍
利子在家也高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
學徒傳以受業此時將入王舍大城
馬勝比丘亦方乞食時舍利子遥見
馬勝謂門生曰彼來者甚庠序不證
聖果豈斯調寂宜少佇待觀其進趣
馬勝比丘已證羅漢心得自在容止
和雅振錫來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
樂耶師何人證何法若此之悅豫乎
馬勝謂曰尒不知耶淨飯王太子捨
轉輪王位悲愍六趣苦行六年證三
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師也夫法者非

有非空難用詮緒唯佛與佛乃能究述豈伊愚昧所能詳議因為頌說稱讚佛法舍利子聞已便獲果證舍利子證果北不遠有大深坑傍建窣堵波是室利毱多（唐言勝密）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勝密者宗信外道深著邪見諸梵志曰喬答摩國人尊敬遂令我徒無所恃賴汝今可請至家飯會門穿大坑滿中縱火棧以朽木覆以燥土凡諸飲食皆雜毒藥若免火坑當遭毒食勝密承命便設毒會城中之人皆知勝密於世尊所起惡害心咸皆勸請願佛勿往世尊告曰無得懷憂如來之身物莫能害於是受請而往足履門閫火坑成池清瀾澄鑒蓮花弥湧勝密見已憂惶無措謂其徒曰以術免火尚有毒食世尊飯食已訖為說妙法勝密聞已謝咎歸依

勝密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是時縛迦大醫（舊曰耆婆訛也）於此為佛建說法堂周其壖垣種植花菓餘趾蘗株尚有遺迹如來在世多於中止其傍復有縛迦故宅餘基舊井墟坎猶存

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陁羅矩吒山(唐言鷲峯亦謂鷲臺舊日耆闍崛山訛也)接北山之陽孤摽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法頻毗娑羅王為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峯岑跨谷凌巖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五六里中路有二小窣堵波一謂下乘即王至此徒行以進一謂退凡即簡凡人不令同往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狹臨崖西埵有甎精舍高廣奇製東闢其户如來在昔多居說法今作說法之像量等如來之身

精舍東有長石如來經行所履也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尺周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遥擲擊佛處也其南崖下有窣堵波在昔如來於此說法花經

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來在昔於此入定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磐石阿難為魔怖處也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王化作鷲鳥於黑月夜分據其大石奮翼驚鳴以怖尊者尊者是時驚懼

無措如來鑒見伸手安慰通過石壁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變化宜無怖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石上鳥迹崖中通穴歲月雖久于今尚存

精舍側有數石室舍利子等諸大羅漢於此入定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枯涸無水墟坎猶存

精舍東北石澗中有大磐石是如來曬袈裟之處衣文明徹皎如彫刻其傍石上有佛脚迹輪文雖暗規摸可察北山頂有窣堵波是如來望摩揭陁城於此七日說法

山城北門西有毗布羅山聞之土俗曰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煖未盡溫也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池潛流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枝小熱地獄火熱上炎致斯溫熱泉流之口並皆彫石或作師子白象之首或作石筩懸流之道下乃編石為池諸方異域咸來此浴浴者宿疾多差溫泉左右諸窣堵波及精舍基址

鱗次並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所此處既山水相帶仁智攸居隱
淪之士蓋亦多矣
溫泉西有畢鉢羅石室世尊在昔恒
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也習
定比丘多居此室時出怪異龍虵師
子之形見之者心發狂亂然斯勝地
靈聖所止躡迹欽風忘其災禍近有
比丘戒行貞素心樂幽寂欲於此室
匿迹習定或有諫曰勿往彼也彼多
災異為害不少既難取定亦恐喪身
宜鑒前事勿貽後悔比丘曰不然我
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若此之害夫
何足言便即振錫而往室焉於是設
壇場誦禁呪旬日之後穴出少女謂
比丘曰尊者染衣守戒為含識歸依
修慧習定作生靈善導而今居此驚
懼我曹如來之教豈若是耶比丘曰
我守淨戒遵聖教也匿迹山谷遠諠雜
也忽此見譏其咎安在對曰尊者誦
呪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苦我枝
屬唯願悲愍勿復誦呪比丘曰誦呪
自護非欲害物昔行人居此習定

期於聖果以濟幽塗覩性驚懼喪棄
身命没之辜也其何辭乎對曰罪障
既重智慧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分
亦願尊者勿誦神呪比丘於是修定
如初安靜無言
毗布羅山上有窣堵波昔者如來說
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修
習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
察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二三里
至大石室昔提婆達多於此入定
石室東不遠磐石上有斑采狀血染
傍建窣堵波是習定比丘自害證果
之處昔有比丘勤勵心身屏居修定
歲月逾邈不證聖果退而自咎竊復
歎曰無學之果終不時證有累之身
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其頸是時
即證阿羅漢果上昇虛空示現神變
化火焚身而入寂滅美其雅操建以
記功
比丘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窣堵波習
定比丘投崖證果之處昔在佛世有
一比丘宴坐山林修證果定精勤已
久不得果證晝夜繼念無忘靜定如

来知其根機將發也遂往彼而成之自竹林園至山崖下彈指而召佇立以待此比丘遥觀聖衆身意勇悦投崖而下猶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于地已獲果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即昇虚空示現神變用彰淨信故斯封記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陁竹園今有精舍石基甎室東闢其户如来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拯俗今作如来之身初此城中有大長者迦蘭陁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道及見如来聞法淨信追昔竹園居彼異衆今天人師無以館舍時諸神鬼感其誠心斥逐外道而告之曰長者迦蘭陁當以竹園起佛精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外道憤恚含怒而去長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請佛如来是時遂受其施

迦蘭陁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咄路王（唐言未生怨舊曰阿闍世訛略也）之所建也如来涅槃之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以持歸式遵崇建而修供養無憂王之發信心也開取舍利建窣堵波

尚有遺餘時燭光景

未生怨王窣堵波有尊者阿難半身舍利昔尊者將寂滅也去摩揭陁國趣吠舍釐城兩國交爭欲興兵甲尊者傷愍遂分其身摩揭陁王奉歸供養即斯勝地式修崇建其傍則有如來經行之處次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之所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葉在此與九百九十大阿羅漢以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前有故基未生怨王為集法藏諸大羅漢建此堂宇初大迦葉宴坐山林忽燭光明又覩地震曰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見佛世尊於雙樹林間入般涅槃尋命徒屬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執天花迦葉問曰汝從何來知我大師今在何處梵志對曰我適從彼拘尸城來見汝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衆咸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聞已謂其徒曰慧日淪照世界闇冥善導遐棄衆生顛墜懈怠比丘更相賀

曰如来寂滅我曹安樂若有所犯誰能訶制迦葉聞已深更感傷思集法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觀佛礼敬既而法王去世人天無導諸大羅漢亦取滅度時大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教宜集法藏於是登蘇迷盧山擊大揵稚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將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揵稚聲中傳迦葉教遍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聞皆集會是時迦葉告諸衆曰如来寂滅世界空虛當集法藏用報佛恩今將集法務從簡靜豈恃羣居不成勝業其有具三明得六通聞持不謬辯才無礙如斯上人可應結集自餘果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百九十九人除阿難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曰汝未盡漏宜出聖衆曰隨侍如来多歷年所每有法議曾未棄遺今將結集而見擯斥法王寂滅失所依怙迦葉告曰勿懷憂惱汝親侍佛誠復多聞然愛惑未盡習結未斷阿難辭屈而出至空寂處欲取無學勤求不證既已疲怠便欲假寐未及伏枕遂證羅

漢徃結集所叩門白至迦葉問曰汝結盡耶宜運神通非門而入阿難承命從鑰隙入礼僧巳畢退而復坐是時安居初十五日也

於是迦葉揚言曰念哉諦聽阿難聞持如來稱讃集素呾纜（舊曰脩多羅訛也）藏優波釐持律明究衆所知識集毗奈耶（舊曰毗那耶訛也）藏我迦葉波集阿毗達磨藏兩三月盡集三藏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上座部焉

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窣堵波是阿難受僧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預焉

阿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衆部結集之處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衆而來至此更相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寂滅簡異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咸會賢智畢萃復集素呾纜藏毗奈耶藏阿毗達磨藏雜集藏禁呪藏別為五藏而此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衆部

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至迦蘭陁

池如來在昔多此說法水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後枯涸無餘

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刻記立窣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象形

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姞利呬城唐言王舍外郭已壞無復遺堵內城雖毀基址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毗娑羅王都在上宮城也編戶之家頻遭火害一家縱逸四隣罹災防火不暇資產廢業衆庶嗟怨不安其居王曰我以不德下民罹患修何德可以禳之羣臣曰大王德化邕穆政教明察今茲細民不謹致此火災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遷之寒林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令遷於彼同夫棄屍既恥陋居當自謹護王曰善宜遍宣告居頃之王宮中先自失火謂諸臣曰我其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欲清國憲故遷居焉時吠舍釐王聞頻毗娑

羅王野處寒林磐集兹旅欲襲不虞邊候以聞乃建城邑以王先舍於此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庶咸徙家焉或云至未生怨王乃築此城未生怨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無憂王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故今城中無復凡民唯婆羅門減千家耳

宮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往來此止是佛昔日說法之所次此西北有窣堵波珠底色迦（唐言星曆舊曰樹提伽訛也）長者本生故里

城南門外道左有窣堵波如來於此說法及度羅怙羅從此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陁（唐言施無猒）僧伽藍聞之耆舊曰此伽藍南菴沒羅林中有池其龍名那爛陁傍建伽藍因取爲稱從其實議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建都此地悲愍衆生好樂周給時美其德号施無猒由是伽藍因以爲稱其地本菴沒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未

久此國先王鑠迦羅阿逸多（唐言帝日）敬重一乘遵崇三寶式占福地建此伽藍初興功也穿傷龍身時有善占尼乾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建立伽藍當必昌盛為五印度之軌則逾千載而彌隆後進學人易以成業然多歐血傷龍故也其子佛陀毱多王（唐言覺護）繼體承統聿遵勝業次此之南又建伽藍呾他揭多毱多王（唐言如來）篤修前緒次此之東又建伽藍婆羅阿迭多（唐言幼日）王之嗣位也次此東北又建伽藍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輸誠幽顯延請凡聖其會也五印度僧万里雲集衆坐已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有問曰王將設會先請凡聖大德何方㝡後而至曰我至那國也和上嬰疾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來赴會問者驚駭遽以白王王心知聖也躬往問焉遲上重閣莫知所去王更深信捨國出家出家既已位居僧末心常怏怏懷不自安我昔為王尊居㝡上今者出家卑在衆末尋往白僧自述情事於是衆僧和合令未受戒者以

年齒為次故此伽藍獨有斯制其王之子代闍羅唐言金剛嗣位之後信心貞固復於此西建立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此北復建大伽藍於是周垣峻峙同為一門既歷代君王繼世興建窮諸剞劂誠壯觀也帝日王大伽藍者今置佛像衆中日差四十僧就此而食以報施主之恩僧徒數千並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矣戒行清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衆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談玄渴日不足夙夜警誡少長相成其有不談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咸來稽疑方流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方異域欲入談議門者詰難多屈而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客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飛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衆中次詰莫不挫其銳頹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強識多能明德哲人聯暉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塵於遺教德慧堅慧流雅譽於當時光友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月則風

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衆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十數部並盛流通見珍當世伽藍四周聖迹百數舉其二三可略言矣

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止此為諸天人廣說妙法南百餘步小窣堵波遠方比丘見佛處昔有比丘自遠方來至此遇見如來聖衆內發敬心五體投地便即發願求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衆曰彼比丘者甚可愍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果不久當證今其發願求轉輪王於當來世必受此報身體投地下至金輪其中所有微塵之數一一塵是一輪王報也既躭世樂聖果斯遠其南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爐往佛精舍周旋右繞

觀自在菩薩像南窣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剃剪髮爪有嬰疾病旋繞多愈其西垣外池側窣堵波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次東南垣內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其幹兩

披在昔如來嚼楊枝棄地因植根柢歲月雖久初無增減次東大精舍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四月說諸妙法次北百餘步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淨信之徒興供養者所見不同莫定其所或立門側或出簷前諸國法俗咸來供養

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嚴度量及中佛像同菩提樹下大精舍其東北窣堵波在昔如來於此七日演說妙法西北則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鍮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功雖未畢然其圖量十丈而後成之次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乃得弥覆昔滿胄王之所作也

滿胄王銅佛像北二三里甎精舍中有多羅菩薩像其量旣高其靈甚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隣境國王大臣豪族賫妙香花持寶旛蓋金石遞奏絲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會其垣南門內有大井昔在佛世有大

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指其地以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軸築地地既為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

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没特伽羅子本生故里傍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子少為親友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者以精鑒延譽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要終始契同去就相與猒俗共求捨家遂師珊闍耶焉舍利子遇馬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還為尊者重述聞而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世尊遥見指告衆曰彼來者我弟子中神足第一既至佛所請入法中世尊告曰善來比丘淨修梵行得離苦際聞是語時鬚髮落俗裳變戒品淨威儀調順經七日結漏盡證羅漢果得神通力

没特伽羅子故里東行三四里有窣堵波頻毗娑羅王迎見佛處如來初證佛果知摩揭陁國人心渴仰受頻

毗娑羅王請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千比丘左右圍繞皆是耆舊螺髻梵志慕法染衣前後羽從入王舍城時帝釋天王變為摩那婆首冠螺髻左手執金瓶右手持寶杖足蹈空虛離地四指在大衆中前導佛路時摩揭陁國頻毗娑羅王與其國內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百千万衆前後導從出王舍城奉迎聖衆頻毗娑羅王迎佛東南行二十餘里至迦羅臂拏迦邑中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舍利子本生故里井今尚在傍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寂滅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識深鑒精微凡諸典籍莫不究習其妻感夢具告夫曰吾昨宵寐夢感異人身被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退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汝當生男達學貫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唯不如一人為作弟子果而有娠母忽聰明高論劇談言無屈滯尊者年始八歲名擅四方其性淳質其心慈悲朽壞結縛成就智慧與沒特伽羅子

少而相友深厭塵俗未有所歸於是
與沒特伽羅子於珊闍耶外道而修
習焉乃相謂曰斯非究竟之理未能
窮苦際也各求明導先嘗甘露必同
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器入
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閑雅即而
問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太子厭世出
家成等正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
說何法可得聞乎曰我初受教未達
深義舍利子曰願說所聞馬勝乃隨
宜演說舍利子聞已即證初果遂與其
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遙見
指告衆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
頂礼願從佛法世尊告曰善來
比丘聞是語時戒品具足過半月後
聞佛為長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感
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承佛告
寂滅期展轉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
深增戀仰不忍見佛入般涅槃遂請
世尊先入寂滅世尊告曰宜知是時
告謝門人至本生里侍者沙彌遍告
城邑未生怨王及其國人莫不風馳
皆悉雲會舍利子廣為說法聞已而

去於後夜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定起已而寂滅焉

迦羅臂拏迦邑東南四五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門人入涅槃處或曰迦葉波佛在世時有三拘胝（拘胝者唐言億）大阿羅漢同於此地無餘寂滅

舍利子門人窣堵波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陁羅勢羅窶訶山（唐言帝釋窟）其山巖谷杳冥花林蓊欝嶺有兩峯岌然特起西峯南巖間有大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時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畫石請問佛為演釋其迹猶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禮敬者莫不肅然驚懼山巖上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東峯上有伽藍聞諸土俗曰其中僧衆或於夜分望見西峯石室佛像前每有燈炬常為照燭

因陁羅勢羅窶訶山東峯伽藍前有窣堵波謂亘（許贈反）娑（唐言鴈）昔此伽藍習翫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比丘經行忽見羣鴈飛翔戱

言曰今日衆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聲未絶一鴈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比丘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鴈垂誡誠為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窣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鴈瘞其下焉

因陁羅勢羅窶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至迦布德迦唐言鴿伽藍僧徒二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伽藍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佛於此為諸大衆一宿說法時有羅者於此林中網捕羽族一日不獲遂作是言我惟薄福恒為弊事來至佛所揚言唱曰今日如來於此說法令我網捕都無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如來告曰汝應蘊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大鴿投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其後重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新捨家修學便證聖果因名所建為鴿伽藍

迦布德迦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山崇峻樹林鬱茂名花清流被崖緣壑上多精舍靈廟頗極剞劂之工正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軀量雖小威神感肅手執蓮花頂戴佛像常有數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七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薩妙相莊嚴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喻其人昔南海僧伽羅國王清旦以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贍部洲摩揭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寔唯肖似因建精舍興諸供養自後諸王尚想遺風遂於其側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不絕孤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有大窣堵波多有靈異佛昔於此為梵天王等七日說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東北行七十餘里殑伽河南至大聚落人民殷盛有數天祠並窮彫飾東南不遠有大窣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

從此東入山林中行百餘里至洛般膩羅聚落伽藍前有大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佛昔於此三月說法此北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里四色蓮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山林中行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十七國　[illegible]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臨殑伽河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菓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近有隣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施衆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僧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大城側臨殑伽河有伊爛拏山含吐煙霞蔽虧日月古今仙聖繼踵棲神今有天祠尚遵遺則在昔如來亦嘗居此為諸天人廣說妙法大城南有

窣堵波如來於此三月說法其傍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三佛經行西不遠有窣堵波是室縷多頻設底拘胝（唐言聞二百億舊譯曰億耳訛也）苾芻生處昔此城有長者豪貴巨富晚有繼嗣時有報者輒賜金錢二百億因名其子聞二百億洎乎成立未曾履地故其足跖毛長尺餘光潤細軟色若黃金珍愛此兒備諸玩好自其居家以至雪山亭傳連隅僮僕交路凡須妙藥遞相告語轉而以授曾不踰時其豪富如此世尊知其善根將發也命沒特伽羅子而往化焉既至門下莫由自通長者家祠日天每晨朝時東向以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中降立於前長者子疑曰天也因施香飯而歸其飯香氣遍王舍城時頻毗娑羅王駭其異馥命使歷問乃竹林精舍沒特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乃使召焉長者承命思何安步泛舟鼓棹有風波之危乘車馭象懼蹶躓之患於是自其居家至王舍城鑿渠通漕流滿芥

子御舟安止長縆以引至王舍城先礼世尊世尊告曰頻毗娑羅王命使召汝無過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宜結跏坐伸脚向王國法當死長者子受誨而往引入廷謁王欲視毛乃跏趺坐王善其有禮特深珍愛亦既得歸還至佛所如來是時說法誨諭聞而感悟遂即出家於是精勤修習思求果證經行不捨足遂流血世尊告曰汝善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耶曰知若然者以此為喻絃急則聲不合韻絃緩則調不和雅非急非緩其聲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則身疲心怠緩則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周旋如是不久便獲果證

國西界殑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巘嶜崟昔佛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叉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上則建窣堵波焉次南石上則有佛置捃稚迦（即澡瓶也舊曰軍持訛略也）跡深寸餘作八出花文佛坐跡東南不遠有薄句羅藥叉脚跡長尺五六寸廣七八寸

深減二寸藥叉跡後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有佛經行之處其山頂上有藥叉故室次北有佛足跡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深可半寸其跡上有窣堵波如來昔日降伏藥叉令不煞人食肉敬受佛戒後得生天此西有溫泉六七所其水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象其形偉大從此順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

瞻波國

瞻波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背殑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墊濕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伽藍數十所多有傾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都城壘甎其高數丈基址崇峻却敵高險在昔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天女降迹人中遊殑伽河濯流自媚感靈有娠生四子焉分贍部洲各擅區宇建都築邑封疆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贍部洲諸城之始也城東百四五十里殑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巘崇峻上有天祠神多靈感鑿

崖為室引流成沼花林奇樹巨石危峯仁智所居觀者忘返國南境山林中野象猛獸羣遊千數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嗢祇羅國彼俗或謂羯蠅揭羅國中印度境

羯朱嗢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濕稼穡豐盛氣序溫風俗順敦尚高才崇貴學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十所異道雜居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役屬鄰國所以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度於此葺宮理諸國務至則葺茅為宇去則縱火焚燒國南境多野象北境去殑伽河不遠有大高臺積壘甎石而以建焉基址廣峙刻雕奇製周其方面鏤衆聖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自此東渡殑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中印度境

奔那伐彈那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池館花林往往相間土地卑濕稼穡滋茂般椄娑菓既多且貴其菓大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菓大如鸛卵

乂更破之其汁黄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衆菓之結實或在樹根若伏苓之在土氣序調暢風俗好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小二乗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寔繁其黨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宇顯敞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乗教法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在於此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来三月在此為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其側則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復有精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鑒無隱靈應有徵遠近之人絶粒祈請自此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東印度境

迦摩縷波國周万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泉濕稼穡時播般橠娑菓鄰羅雞羅菓其樹雖多弥復珍貴河流湖陂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語言少異中印度性甚獷暴志存強學宗

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于今尚未建立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天祠數百異道數万

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胤婆羅門之種也字婆塞羯羅伐摩唐言日冑號拘摩羅唐言童子自據疆土奕葉君臨逮於今王歷千世矣君上好學衆庶從化遠方高才慕義客遊雖不淳信佛法然敬高學沙門初聞有至那國沙門在摩揭陁那爛陁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慇勤往復者再三未從来命時尸羅跋陁羅論師曰欲報佛恩當弘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涉拘摩羅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也因茲改轍福利弘遠子昔起廣大心發弘誓願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豈徒鄉國宜忘得喪勿拘榮辱宣揚聖教開導羣迷先物後身忘名弘法於是辭不獲免遂與使偕行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聞名雅尚敢事延請曰寡能褊智猥蒙流聽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

顧身若浮踰越重險遠遊異域斯則
王化所由國風尚學今印度諸國多
有歌頌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
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耶曰然此
歌者美我
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意大德是
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道
阻無由自致曰我
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被殊俗異域
拜闕稱臣者衆矣拘摩羅王曰覆載
若斯心冀朝貢今戒日王在羯朱嗢
祇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慧五印度
沙門婆羅門有學業者莫不召集今
遣使來請願與同行於是遂往焉此
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
夷故其人類蠻獠矣詳問土俗可兩
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阻嶂
氣氛沴毒虵毒草為害滋甚國之東
南野象羣暴故此國中象軍特盛從
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呾吒國東印度境

三摩呾吒國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
地遂卑濕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

稼滋植花菓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
性剛烈形卑色黑好學勤勵邪正兼
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並
皆遵習上座部學天祠百所異道雜
居露形尼乾其徒甚盛去城不遠有
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
為諸天人於此七日說深妙法傍有
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
伽藍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
圓備靈應時效從此東北大海濱山
谷中有室利差呾羅國次東南大海
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羅鉢底
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
訶瞻波國即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
有閻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川道阻
不入其境然風俗壤界聲聞可知自
三摩呾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
栗底國東印度境

耽摩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
城周十餘里濱近海垂土地卑濕稼
穡時播花菓茂盛氣序溫暑風俗躁
烈人性剛勇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
僧衆千餘人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

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珎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抵殷富城側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東印度境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周四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下濕稼穡時播衆花滋茂珎菓繁植氣序調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異道寔多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大城側有絡多末知僧伽藍唐言赤泥庭宇顯敞臺閣崇峻國中高才達學聰敏有聞者咸集其中警誡相成琢磨道德初此國未信佛法時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錮銅鍱首戴明炬杖策高步來入此城振擊論鼓求欲談議或者問曰首腹何異曰吾學藝多能恐腹拆裂悲諸愚闇所以持照時經旬日人無問者詢訪髦彥莫有異人王曰

合境之内豈無明哲客難不酬為國深恥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大林中有異人其自稱曰沙門強學是務今屛居幽寂久矣于茲悲夫體法合德何能若此者乎王聞之躬往請焉沙門對曰我南印度人也客遊止此學業膚淺恐黜所聞敢承来旨不復固辭論議無負請建伽藍招集僧徒光讚佛法王曰敬聞不敢忘德沙門受請往赴論場外道於是誦其宗致綱羅視聽沙門一聞究覽辭義無謬三万餘言其義遠其文約苞含名相以數百言辯而釋之因問宗致外道辭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負恥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厥後方弘法教

伽藍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在昔如来於此七日說法開導其側精舍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有數窣堵波並是如来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從此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印度境

烏荼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土地膏腴穀稼茂盛凡諸菓實頗大諸國異草名花難以稱述氣序溫暑風俗獷烈人貌魁梧容色黧黮言辭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窣堵波凡十餘所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澀波祇釐僧伽藍其石窣堵波極多靈異或至齋日時燭光明故諸淨信遠近咸會持妙花蓋競修供養承露盤下覆鉢勢上以花蓋笴置之便住若磁石之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窣堵波所異同前此二窣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呾羅城（唐言發行）周二十餘里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寶城外鱗次有五伽藍臺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万餘里靜夜遥望見彼國佛牙窣堵波上寶珠光明離然如明炬之懸燭也自此西

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陁國（東印度境）

恭御陁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濱近海隅山阜隱軫土地墊濕稼穡時播氣序溫暑風俗勇烈其形偉其貌黑粗有禮義不甚欺詐至於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有異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道万餘人國境之內數十小城接山嶺據海交城既堅峻兵又敢勇威雄隣境遂無强敵國臨海濱多有奇寶螺貝珠璣斯爲貨用出大青象超乘致遠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干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𩜁（力甑反）伽國（南印度境）

羯𩜁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時播花果具繁林藪聯綿動數百里出青野象隣國所奇氣序暑熱風俗躁暴性多獷獷志存信義言語輕捷音調質正辭旨風則頗與中印度異焉少信正法多遵外道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

衆多是尼乹之徒也

羯餧伽國在昔之時民俗殷盛肩摩轂擊舉袂成帷有五通仙棲巖養素人或陵觸退失神通以惡呪術殘害國人少長無遺賢愚俱喪人煙斷絶多歷年所頗漸遷居猶未充實故今此國人戶尚少

城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國境北垂大山嶺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是劫初時人壽无量歲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憍薩羅國中印度境

憍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實其形偉其色黑風俗對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剎帝利也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減万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道雜居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窣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曾於此處現大神通摧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号娑多婆訶唐言引正敬龍猛周衛門廬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義謂門者曰幸為通謁時門者遂為白龍猛雅知其名盛滿鉢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持鉢懷疑而返龍猛曰彼何辭乎對曰默無所說但投針於水而已龍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幾其神察微亞聖盛德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言妙辯斯之是歟曰夫水也者隨器方圓逐物清濁彌漫無間澄湛莫測滿而示之比我學之智周也彼乃投針遂窮其極此非常人宜速召進而龍猛風範懍然肅物言談者皆伏抑首提婆素挹風徽久希請益方欲受業先騁機神雅懼威嚴昇堂僻坐談玄永日辭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光前我惟衰耄遇斯俊彥誠乃寫瓶有寄傳燈不絕法教弘揚伊人是賴幸能前席雅談玄奧提婆聞命心獨

自負將開義府先遊辯圃提振辭端仰視質義忽覩威顏忘言杜口避坐引責遂請受業龍猛曰復坐今將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誠教提婆五體投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後敢聞命矣龍猛菩薩善閑藥術飡餌養生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亦數百王有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壽已數百歲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所致菩薩寂滅王必殂落夫龍猛菩薩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羣有身命若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此志當果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至伽藍門者驚懼故得入焉時龍猛菩薩方讀誦經行忽見王子佇而謂曰今夕何因降跡僧坊若危若懼疾驅而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之士以爲含生寶命經語格言未有輕捨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昔發心逮乎證果勤求佛道修習戒忍或投身飼

獸或割肌救鴿月光王施婆羅門頭
慈力王飲餓藥叉血諸若此類羌難
備舉求之先覺何代無人今龍猛菩
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為用招
募累歲未之有捨欲行暴劫煞則罪
累尤多虐害無辜穢德彰顯唯菩薩
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霑有識惠及
無邊輕生若浮賤身如朽不違本願
垂允所求龍猛曰俞誠哉是言也我
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
身如泡流轉四生去來六趣宿契弘
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
將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顧斯為
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絕
命以乾茅葉自刎其頸若利劒斷割
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而去門者
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終
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釐
山（唐言黑峰）岌然特起峯巖陗險既無崖
谷宛如全石引正王為龍猛菩薩鑿
此山中建立伽藍去山十數里鑿開
孔道當其山下仰鑿疏石其中則長
廊步簷崇臺重閣閣有五層層有四

院並建精舍各鑄金像量等佛身妙窮工思自餘莊嚴唯飾金寶從山高峯臨注飛泉周流重閣交帶廊廡踈寮外穴明燭中宇初引正王建此伽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猶未半心甚憂感龍猛謂曰大王何故若有憂負王曰輙運大心敢樹勝福期之永固待至慈氏功績未成財用已竭每懷此恨坐而待旦龍猛曰勿憂崇福勝善其利不窮有興弘願無憂不濟今日還宮當極歡樂後晨出遊歷覽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營建王既受誨奉以周旋龍猛菩薩以神妙藥滴諸大石並變為金王遊見金心口相賀迴駕至龍猛所曰今日畋遊神鬼所惑山林之中時見金聚龍猛曰非鬼惑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時取用濟成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於是五層之中各鑄四大金像餘尚盈積充諸帑藏招集千僧居中礼誦龍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教法及諸菩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中故上第一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

五層居上淨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僧徒所舍聞諸先志曰引正王營建已畢計工人所食鹽價用九拘胝（拘胝者唐言億）金錢其後僧徒忿諍就王平議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相乖凶人伺隙毀壞伽藍於是重閣反拒以擯僧徒自尒已來無復僧衆遠矚山巖莫知門徑時引善醫方者入中療疾蒙面入出不識其路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

案達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号瓶耆羅土地良沃稼穡豐盛氣序溫暑風俗猛暴語言辭調異中印度至於文字軌則大同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三十餘所異道寔多

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製窮剞劂佛像聖容麗極工思伽藍前有石窣堵波高百尺並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之所建也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

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十餘里至
孤山山嶺有石窣堵波陳那(唐言授)菩
薩於此作因明論陳那菩薩者佛去
世後承風染衣智願廣大慧力深固
愍世無依思弘聖教以為因明之論
言深理廣學者虛功難以成業乃匿
迹幽巖栖神寂定觀述作之利害審
文義之繁約是時崖谷震響煙雲變
采山神捧菩薩高數百尺唱如是言
昔佛世尊善權導物以慈悲心說因
明論綜括妙理深究微言如來寂滅
大義泯絕今者陳那菩薩福智悠遠
深達聖旨因明之論重弘茲日菩薩
乃放大光明照燭幽昧時此國王深
生尊敬見此光明相疑入金剛定因
請菩薩證無生果陳那曰吾入定觀
察欲釋深經心期正覺非願無生果
也王曰無生之果衆聖攸仰斷三界
欲洞三明智斯盛事也願疾證之陳
那是時心悅王請方欲證受無學聖
果時妙吉祥菩薩知而惜焉欲相警
誡乃彈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何捨

廣大心為狹劣志從獨善之懷棄兼濟之願欲為善利當廣傳說慈氏菩薩所製瑜伽師地論導誘後學為利甚大陳那菩薩敬受指誨奉以周旋於是覃思沉研廣因明論猶恐學者懼其文微辭約也乃舉其大義綜其微言作因門論以導後進自茲已後宣暢瑜伽盛業門人有知當世從此林野中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亦謂大安達邏國南印度境）

馱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氣序溫暑人貌黧黑性猛烈好學藝伽藍鱗次荒蕪已甚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並多習學大眾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寔多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東山）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唐言西山）僧伽藍此國先王為佛建焉奠川通徑疏崖峙閣長廊步簷枕巖接岫靈神警衛聖賢遊息自佛寂滅千年之內每歲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其解安居日皆證羅漢以神通力凌虛而去

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无復
僧侶而山神易形或作豺狼或為獼
猴驚恐行人以故空荒闃無僧衆城
南不遠有大山巖婆毗吠伽唐言清辯論
師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
之處論師雅量弘遠至德深邃外示
僧佉之服內弘龍猛之學聞摩揭陁
國護法菩薩宣揚法教學徒數千有
懷談議杖錫而往至波吒釐城知護
法菩薩在菩提樹論師乃命門人曰
汝行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如我辭
曰菩薩宣揚遺教導誘迷徒仰德虛
心為日已久然以宿願未果遂乖禮
謁菩提樹者誓不空見見當有證稱
天人師護法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
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誠未遑談議人
信往復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
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誰決我疑於觀
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陁羅尼絕粒
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妙
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
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曰人命
危脆世間浮幻宜修勝善願生覩史

多天於斯礼覲尚遠待見論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貳菩薩曰若然者宜往馱那羯磔迦國城南山巖執金剛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陁羅尼者當遂此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伊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指遣来請成我願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秘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開即入中可以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覩詎知佛興執金剛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歷三歲初無異想呪芥子以擊石巖壁豁而洞闢是時百千万衆觀覩忘返論師跨其戶而告衆曰吾久祈請待見慈氏聖靈警祐大願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履戶謂是毒虵之窟恐喪身命再三告語唯有六人從入論師顧謝時衆從容而入入之既已石壁還合衆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自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

南印度境

珠利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
城周十餘里土野空曠藪澤荒蕪居
戶寡少羣盜公行氣序溫暑風俗姧
宄人性獷烈崇信外道伽藍頹毀粗
有僧徒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
城東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
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現大神通
說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諸天人
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婆菩薩與羅
漢論議之處初提婆菩薩聞此伽藍
有嗢呾羅唐言上阿羅漢得六神通具
八解脫遂來遠尋觀其風範既至伽
藍投羅漢宿羅漢少欲知足唯置一
牀提婆既至無以為席乃聚落葉指
令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出提婆於
是陳疑請決羅漢隨難為釋提婆尋
聲重質第七轉已杜口不酬竊運神
通力往覩史多天請問慈氏慈氏為釋
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曠劫修行賢劫之
中當紹佛位非尒所知宜深禮敬如
彈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剖
析微言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聖智
之釋也豈仁者所能詳究哉羅漢曰

然如來音於是避席礼謝深加欽歎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

達羅毗荼國（南印度境）

達羅毗荼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号建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豐盛多花菓出寶物氣序溫暑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皆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如來在世數遊此國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迹皆建窣堵波建志補羅城者即達磨波羅（唐言護法）菩薩本生之城菩薩此國大臣之長子也幼懷雅量長而弘遠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筵之夕憂心慘悽對佛像前殷懃祈請至誠所感神負遠遁去此數百里至山伽藍坐佛堂中有僧開戶見此少年疑其盜也更詰問之菩薩具懷指告因請出家衆咸驚異遂允其志王乃宣命推求遐迹乃知菩薩神負遠塵王之知也增深敬異自染衣已篤學精勤令問風範語在前記

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聡叡同類萃止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摧伏外道廣度人天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亦謂枳秣羅國南印度境）

秣羅矩吒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田舃鹵地利不滋海渚諸珎多聚此國氣序炎熱人多黧黑志性剛烈邪正兼崇不尚遊藝唯善逐利伽藍故基寔多餘址存者既少僧徒亦寡天祠數百外道甚衆多露形之徒也

城東不遠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基址尚在無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東有窣堵波崇基已陷覆鉢猶存無憂王之所建立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用彰聖迹故此標建歲久弥神祈願或遂

國南濵海有秣剌耶山崇崖峻嶺洞谷深澗其中則有白檀香樹栴檀你婆樹類白檀不可以别唯於盛夏登高遠瞻其有大虵縈者於是知之猶

其木性涼冷故蜿盤也既望見已射箭為記冬蟄之後方乃採伐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菓斯別初採既濕尚未有香木乾之後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狀若雲母色如氷雪此所謂龍腦香也

秣剌耶山東有布呾落迦山山徑危險巖谷敧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流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帀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盖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或為塗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願

從此山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聞諸土俗曰從此入海東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言執師子非印度之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二十三國

星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僧伽羅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恭建那補羅國　摩訶剌侘國
跋祿羯呫(呂葉反)婆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伐臘毗國
阿難陀補羅國　蘇剌侘國
瞿折羅國　鄔闍衍那國
擲枳陀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　阿點婆翅羅國
狼揭羅國　波剌斯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舊曰波斯
臂多勢羅國　阿軬荼國
伐剌拏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勤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娉鄰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居轝中心甘喪命時師子

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菓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謂其母曰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擔負母妹下趨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爾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攜来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来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羣從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萬計掩薄林藪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僻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

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茂績其
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
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
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
艱辛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
安在既以違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刀
出應招募是時千眾萬騎雲屯霧合
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
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剸刃
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
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
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
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
尚害況非親乎畜種難馴兇情易動
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
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
則國典不虧王言不二於是裝二大
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
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
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
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
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眾多遂立君
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疆域以

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功而為國号其女船者泛至波剌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師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顙情性獷烈安忍鴆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說也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剎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竪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恒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為美女持香花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讌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贍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風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剎女望吉幢動便賫香花鼓奏音樂相携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剎女王歡娛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弥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剎女情疎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伽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曰誰相拘縶而此怨傷曰尒不知耶

城中諸女並是羅剎昔誘我曹入城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今已太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尒輩各執我毛鬣不迴顧者我濟汝曹越海免難至贍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專一無二執其髦鬣天馬乃騰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剎女忽覺夫逃遞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擕稚子凌虛往來知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召命飛行遠訪嘗未踰時遇諸商侶悲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會良人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誰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心未肯迴慮諸羅剎女策說无功遂縱妖媚備行矯惑商侶愛戀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剎諸女更相拜賀與彼商人擕持而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大海免

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還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略為夫所棄既寡藝能宜勿居此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呪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是羅刹我乃是人人鬼異路非其匹合若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淩虛而去至僧伽羅家詐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為妻生一子矣賫持寶貨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檝漂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餧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詈言不遜罵為羅刹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遺羈旅進退无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即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刹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為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伽羅曰恐為

灾禍斯既羅刹食唯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飛還寶渚召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呪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群臣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遂至宮庭闃其無人唯有骸骨群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群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寶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曆運在茲惟新成詠衆庶樂推尊立為王僧伽羅辭不獲免允執其中恭揖羣官遂即王位於是沿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刹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

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遂動諸羅剎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呪身奮武威諸羅剎女蹎墜退敗或逃隱孤島或沉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珠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為國号僧伽羅者則釋迦如来本生之事也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捨離欲愛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虛空来遊此國弘宣正法流布遺教自茲已降風俗淳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万餘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毗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學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貞潔定慧凝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以珠珎飾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鉢曇摩羅加大寶寶光赫奕聯暉照曜晝

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洗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務極珍奇式脩供養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衆寶而為瑩飾中有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盜伺欲竊取而重門周檻衛守清切盜乃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歎曰如來在昔脩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弘誓願上自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悋寶靜言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是盜得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謂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尒從何獲來此鬻賣遂擒以白王王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以為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覩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像髻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至於今

王宮側建大廚日營万八千僧食食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

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未有定主乃廢斯業

國濵海隅地産珎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来求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

國東南隅有駿（勒鄧反）迦山巖谷幽峻神鬼遊舍在昔如来於此說駿迦經（舊曰楞伽經訛也）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

那羅稽羅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為肉髻月將廻照水即懸流滂霈崖嶺臨注谿壑時有商侶遭風飄浪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水衆皆獲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拯之於即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為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水流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

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為像肉髻當見其人説其始末

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无人居止唯神棲宅靜夜遥望光燭山水商人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達羅毗荼國北入林野中歷孫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害羇旅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 南印度境

恭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形貌黧黒情性獷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數百異道雜居

王宫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寔唯俊彥也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減二尺飾以寶珎盛以寶函每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花供養時放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至齋日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窣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先志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靈光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群生

城西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化度衆生傍有伽藍唯餘基趾是彼羅漢之所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群盜兇殘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侘國南印度境

摩訶剌侘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陵辱殉命以讎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

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
醉一人摧鋒万夫挫銳遇人肆害國
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飼暴
象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群
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象輕
陵隣國王剎帝利種也名補羅稽舍
謀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
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迩
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
甲兵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
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
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
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
百數異道甚多

大城内外五窣堵波並過去四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
石甎諸窣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
薩石像靈鑒潛被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障重巘絕巘
爰有伽藍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
枕峯重閣層臺背巖面壑阿折羅
(唐言所行)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

母既終覲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便流汁親屬既見以爲不祥羅漢説本因縁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生育之恩懐業縁之致將酬厚德建此伽藍

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虚懸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藥術之功考厥實録未詳其致精舍四周彫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无遺備盡鐫鏤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土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爲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千餘里渡耐秣陁河至跋禄羯呫昌葉反婆國南印度境

跋禄羯呫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疎煑海爲鹽利海爲業氣序暑熱

迴風飈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即南羅國 南印度境）

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醯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榮茂花菓繁實特宜宿麥多食餅麨人性善順大抵聰敏言辭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重學西南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陁國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万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衆多是塗灰之侶也國志曰六十年前王号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機慧高明才學贍敏愛育四生敬崇三寶始自誕靈洎乎沒齒貌無瞋色手不害生象馬飲水漉而後飼恐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舉國黎庶咸不殺害居宮之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世尊之像每歲恒設無遮大會招集

四方僧徒脩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寳珎奇奕世相承美業无替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秋夏滛滯弥淹旬日雖納衆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窣堵波聞諸先志曰昔者大慢婆羅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彦內外典籍究極幽微曆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問遐被王甚珎敬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而言曰吾為世出述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比彼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脩袛敬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異其何以顯遂用赤栴檀刻作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為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苾芻䟦陁羅縷支唐言賢愛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聞而歎曰惜哉時無人矣令彼愚夫

敢行兇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欵服心不之敬然高其志强為之禮遂設論座告婆羅門曰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數百千衆前後侍聽賢愛服弊故衣敷草而坐彼婆羅門踞所持座非斥正法敷述邪宗苾芻清辯若流循環往復婆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久濫虛名罔上惑衆先典有記論負當戮欲以鑪鐵令其坐上婆羅門窘迫乃歸命求救賢愛愍之乃請王曰大王仁化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育勿行殘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驢巡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辱發憤歐血苾芻聞已往慰之曰尒學苞內外聲聞遐邇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何實乎婆羅門憤恚深詈苾芻謗毀大乘輕蔑先聖言聲未靜地便拆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

吒釐國 南印度境

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興販為業土地沙鹵花菓稀少出胡椒樹樹葉若蜀椒也出薰陸香樹樹葉若棠梨也氣序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形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神祠館十餘所異道雜居

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南印度境）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眾多

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即北羅羅國南印度境）

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无憂王於佛所止皆樹旌表建窣堵波

過去三佛坐及經行說法之處遺迹相間今王刹帝利種也即昔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壻号杜魯婆跋吒(唐言常叡)情性躁急智謀淺近然而淳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珍上味供養僧衆三衣醫藥之價七寶奇貴之珍既以捴施倍價酬贖貴德尚賢尊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去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中製論並盛流布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陁補羅國(西印度境)

阿難陁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乗正量部法天祠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毗國西行五百餘里至蘇剌侘國(西印度境)

蘇剌侘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西據莫醯河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役屬伐臘毗國地土鹹鹵花

菓布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靜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邪正兼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乗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為業貿遷有无去城不遠有郁鄯多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疏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止靈仙之所集往從伐臘毗國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 西印度境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羅摩羅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剌侘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百餘人習學小乗教說一切有部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剎帝利種也年在弱冠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尚異能從此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 南印度境

鄔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剌侘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圮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

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居主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法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作地獄之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陁國南印度境

擲枳陁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豆菽麥多花菓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鄔闍衍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不甚敬信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信度大河至信度國西印度境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苫婆補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豊宿麥出金銀鍮石宜牛羊橐駝騾畜之

屬槖駞毘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為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鬪諍多誹讟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所僧徒万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迹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王戍陀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窣堵波數十所烏波毱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窣堵波往往間起可略而言

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户於此宅居其性對烈唯煞是務牧牛自活无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无賤剃鬚髮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斥大乘聞諸先志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為化彼故乘虛而来現大神通示希有事令衆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欽悅願奉指誨羅漢知衆心

順為授三歸息其宄暴悉斷生殺剎䟦淶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既虧餘風不殄雖服法衣嘗无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西印度境

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迦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圮壞少有僧徒學无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靈鑒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递奏明炬繼日香花供養初無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於此捨施珎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池沼花林甚可遊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境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磔迦國多旱稻宜宿麦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

性躁急言含鄙辞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即是昔慎那弗呾羅（唐言勝子）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爲天火所燒摧殘荒圮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号竭䴖濕伐羅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隣大海濵屋宇莊嚴多有珎寳近无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濕土斥鹵穢草荒茂疇壠少墾穀稼雖備宿麦特豊氣序微寒風飈勁烈宜牛羊橐駝騾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飾天像靈鑒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頗遊此

國說法度人導凡利俗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六窣堵波焉從此西行減二千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号窣菟黎濕伐羅土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君長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剌斯國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在天祠莊嚴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自此西北至波剌斯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見舊曰波斯略也）

波剌斯國周數万里國大都城号蘇剌薩儻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序亦異大抵溫也引水為田人戶富饒出金鍮石頗胝水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褐𣰽毹之類多善馬橐駝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无禮義文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技凡諸造作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

冕其形偉大齊髮露頭衣皮褐服錦㲲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甚多提鞞跋外道之徒為所宗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鶻秣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衆家產富西北接拂懍國境壤風俗同波剌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多珎寶亦富饒也拂懍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珎貨附拂懍國故拂懍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辟多勢羅國

西印度境

辟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淒勁多宿麥少花菓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不好藝學然知淳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十五六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

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所害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窣堵波以為旌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奢荼國西印度境

阿奢荼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宿麥特豐花菓少草木疎氣序風寒人性獷烈言辭朴質不尚學業然於三寶守心淳信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並塗灰外道也城東北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趾是如來昔於此處聽諸苾芻著亟縛屣唐言靴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餘步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芻著複納衣此林之中有佛經行之處又有諸窣堵波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其窣

堵波中有如来髮爪每至齋日多放光明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剌拏國(西印度境)

伐剌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迦畢試國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獷烈性急暴志鄙弊語言少同中印度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荒圮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如来在昔於此說法示教利喜開悟含生其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土俗曰從此國西接稽疆那國居大山間川別立主無大君長多羊馬有善馬者其形姝大諸國希種隣境所寳復此西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亦謂漕利國)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二十二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漕矩吒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
安呾羅縛國　闊悉多國　活國
瞢健國　阿利尼國　曷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呬摩呾羅國　鉢鐸創那國
淫薄健國　屈居勿反浪拏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彌國　朅盤陁國　烏鎩國
佉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
鶴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
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
隱軫疇壠爽塏穀稼時播宿麦滋豐
草木扶踈花菓茂盛宜鬱金香出興
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
中踊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
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
詐好學藝多技術聰而不明日誦數
万言文字言辭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
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

百所僧徒万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而好學尤憂王所建窣堵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外道其徒極盛宗事稽那天錫訶天那下同其天神昔自迦畢試國阿路猱山徙居此國南界稽那𭌙羅山中作威作福為暴為惡信求者遂願輕蔑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祗懼隣國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賫金銀奇寶或以牛馬馴畜競興貢奉俱伸誠素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无敢覬覦唯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呪術外道遵行多効治療疾病頗蒙痊愈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薩儻那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号護苾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尚學遵德從此國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小邑凡數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嶺極

崇峻危隥攲傾蹊徑盤迂巖岫迴互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凍鑿氷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凄烈積雪彌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飛隼翺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翻飛下望諸山若觀培塿贍部洲中斯嶺特高其巔無樹唯多石峯攢立藂倚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呾羅縛國

安呾羅縛國覩貨邏國故地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无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雪淒勁豐稼穡宜花菓人性獷暴俗无經紀不知罪福不尚習學唯脩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

闊悉多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減千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花菓盛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尠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

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菓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氈褐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據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鎩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氷雪寒風勁烈多出葱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瞢健國

瞢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芻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曷邏胡國

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芻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曹健國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曹健國但其人性暴愚惡有異北至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呬摩呾羅國

呬摩呾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邐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菓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没角冠全棄其先强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

境隣突厥遂染其俗又為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来西接訖栗瑟摩國東谷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邐迤沙石弥漫土宜菽麦多蒲陶胡桃梨柰等菓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氈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狭土地所産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峡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浪拏國

屈浪拏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度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氈褐有山巖

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鑊侃又謂護蜜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芻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烈唯植麥豆少樹林乏花菓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褐眼多碧緑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莫谷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禮請求救時彼祠主為神下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迴駕而歸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苾芻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子

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神謂其不死沙門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猶曰不死亦疾當瘳王便發怒縛神主而數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尚云當瘳此而謬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於是縛神主除神像投縛芻河迴駕而還又遇沙門見而欽悅稽首謝曰曩無明導佇足邪途澆弊雖久沿革在茲願能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糺紛生死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當必痊差先承指告果无虛說斯則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自尒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為羅漢建也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銅圓蓋衆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祕術

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議

莫知實録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宿麥
少穀稼林樹稀疎花菓寡少氣序寒
烈風俗獷勇忍扵殺戮務扵盗竊不
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来禍福懼現
世灾殃形貌鄙陋皮褐為服文字同
覩貨邏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
國大山之南至商弥國
商弥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
堆阜高下穀稼備植菽麥弥豐多蒲
萄出雌黄鑿崖析石然後得之山神
暴惡屢為灾害祀祭後入平吉往来
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俗急
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伎能
淺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别異多
衣氈褐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
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
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
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
雪山間故寒風凄勁春夏飛雪晝夜

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絶無人止

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內當贍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則鮫螭魚龍黿鼉龜鼈浮遊乃鴛鴦鴻鴈駕鵝鷫鴇諸鳥大卵遺棄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登山履險路无人里唯多氷雪行五百餘里至朅盤陁國

朅盤陁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背徙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菽麦豐多林樹稀花菓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俗无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氈褐文字語言

大同佉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呾羅（唐言漢日天種）此國之先葱嶺中荒川也昔波利剌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趣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感妖氛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為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諠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與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是即石峯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為主建官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

弟子稱尊號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日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

無憂王命世即其宮中建窣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以其故宮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呾叉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誦三万二千言兼書三万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彥名高當世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莫不翫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號為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動衆伐呾叉始

羅國為質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仰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恒長故衆僧年別為剃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通論反）穰舍羅（唐言福舍）葱嶺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風寒飄勁疇壠舄鹵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纔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万餘槖駝數千齎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朅盤陁國有大羅漢遥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溺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珍寶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隣國鬻戶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商侶咸蒙周給從此東下葱嶺東岡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鎩國

烏鎩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千餘

里南臨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鬱茂花菓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黳玉青玉氣序和風雨順俗寡禮義人性剛獷多詭詐少廉恥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褐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絕嗣无別君長役屬朅盤陁國

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山氣巃嵸觸石興雲崖隒崢嶸將崩未墜其巔窣堵波鬱然奇製也聞諸土俗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圯中有苾芻瞑目而坐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田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礼都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花競脩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芻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聞揵稚聲或言待日光照有茲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之體出定便謝宜以蘇油灌注令得

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命乎乃擊揵稚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久之乃曰尒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来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来已久聞而閉目悵若有懷尋重問曰釋迦如来出興世耶對曰誕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起窣堵波從此北行山磧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爲訛也）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花菓繁茂出細氈褐工織細氎𣰽毹氣候和暢風雨順序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膚淺其俗生子押頭匾匾容貌麤鄙文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訛頗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万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

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
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餘里堅峻險固編戶殷盛山阜連屬
礫石彌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蒲陶
梨柰其菓寔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
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旦那國
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
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
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

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峯巒重疊
草木凌寒春秋一觀磎澗浚瀨飛流
四注崖龕石室棊布巖林印度果人
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
羅漢寂滅者衆以故多有窣堵波也
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
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沙門
時往為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
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為盛也十万頌
為部者凡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寔
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
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語謂之渙那國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太半

壤土隘狹宜穀稼多衆菓出氍毹細氈工紡績絁紬又產白玉黳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温恭好學典藝博達技能衆庶富樂編户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儛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絁紬白氎儀形有禮風則有紀文字憲章聿尊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

昔者此國虛曠无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无憂王太子在呾叉始羅國被抉目已无憂王怒譴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物至此西界推舉酋豪尊立為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群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

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滿水而自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城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来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絶宗緒乃徃毗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迴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珎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為國号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折那（唐言遍照）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弥

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尒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曰宜樹福弘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愛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言議既云大聖為我現形既得瞻仰當為建立發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茍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揵稚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礼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揵稚因即誠信弘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餕伽山唐言牛角山峯兩起巖隟四絶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為諸天人略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即黑蜂群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譴寓居屈支恒礼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遥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彌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彌噉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為王子既嗣位已威攝遐迩遂踰雪山伐迦濕彌羅國迦濕彌羅國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鬬兵也我能退之尋為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王初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

先身沙弥時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弥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弥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礼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或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並鼠壤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為其羣之酋長每出穴遊止則羣鼠為從昔者匈奴率數十万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万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元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遂整戎馬申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縺凡厥帯系鼠皆齧斷兵寇既臨面縛受戮於是殺其將虜其兵匈奴震

懾以為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奕世遵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膳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无享祭則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遥見林中光明照曜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覩明賢乃心祗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其所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為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甚慶悦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无憂也今為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

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畢載諸寶轝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尊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万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於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窣堵波無所傾損觀覩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彌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絕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飡和飲澤味道欽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勅關防无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誡曰尒致辭東國君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

以持来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
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
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驗遂入
瞿薩旦那國止麻射伽藍故地方備
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
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
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飼之自時厥
後桑樹連陰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
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
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
枯桑去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
蠶不殺竊有取絲者来年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
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
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
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為政有
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
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
流龍所為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
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淩波而
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
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
配我為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

欲耳龍遂目悦國之大臣王既廻駕
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
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絶食則死
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
對曰久已虚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
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
万姓何悋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
之本願大王不辭思也幸為脩福建
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
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
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
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
中流麾鞭畫水水為中開自茲沒矣
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栴檀大鼓封一
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
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
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
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
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
圯無僧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
地絶無蘖草其土赤黑聞諸耆舊曰
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万西

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
十万衆東禦强敵至於此地兩軍相
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殺虜
其王殺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孑遺流
血染地其迹斯在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媲摩城有雕
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
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
即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
土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憍賞弥國鄔
陁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
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初此城
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珎敬傳
其自来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礼拜此
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
乃下令宜以沙土坌此異人時阿羅
漢身蒙沙土餬口絶糧時有一人心
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礼此像及見羅
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却
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
類尒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坌我獲
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
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

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寶滿濶路人更罵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媲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為大堆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媲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攘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為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怳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都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

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涅末地也城郭巋然人煙斷絶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仰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槩舉其聞見記諸慕化斯故日入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万里者哉

記讃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潜運神道虛通盡形識於沙界絶起謝於塵刧形識盡雖應生而不生起謝絶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迦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効靈感緣垂迹嗣種刹利紹胤釋迦繼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擒玉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万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庇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群有八万門之區別十二部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馳騖福林風軌之所鼓扇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

天人之義備矣然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乎有待匪遂乎无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將報佛恩集斯法實四含揔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寶斯在越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万殊不盡之靈逾顯無為之教弥新備存經誥詳著記傳然尚群言紛糺異議舛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說此指事之實録尚衆論之若斯況正法幽玄至理冲邈研覈奥旨文多闕焉是以前脩令徳継軌逸經之學後進英彦踵武缺簡之文大義鬱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流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

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玄道未攄真宗猶昧匪聖教之行藏固王化之由致我

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茲像教鬱為大訓道不虚行弘在明徳遂使三乗奥義鬱於千載之下十力遺靈閟於万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待緣

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師者踈清流於雷澤派洪源於嬀川體上德之禎祥蘊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葺行福樹曩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閑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業周流燕趙之地歷覽魯衛之郊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髦彥遍効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考厥衆謀竟黨專門之義俱嫉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資

皇化而問道乘冥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管達于印度宣國風於殊俗喻大化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奧旨則博問高才啓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所未得爲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人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蘊三冬聲馳万里印度學人咸仰盛

德既曰經笥亦稱法將小乘學徒号木叉提婆（唐言解脱天）大乘法衆号摩訶耶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斯乃高其德而傳徽号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奥義三請微言深究源流妙窮枝葉奂然慧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别録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學已博矣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覧山川徘徊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杖林而憩雞園迴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與川原而膴膴潛靈舊趾對郊阜而淒淒覧神迹而增懐仰玄風而永歎匪唯麦秀悲彰黍離愍周而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擧印度之茂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說歳月遄邁寒暑屢遷有懐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陁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痆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刧比他國如来自天宮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陁國鷲峯山說法花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總六百五十七部將弘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軔載馳歸駕出舍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山嶺之危歷越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邑謁　帝雒陽肅承

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蔭慧日重明黃圖流鷲山之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爲

咸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賛深經覽文如已轉音猶響逆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典謨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搢紳先生動色相趣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為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為天語文辭婉密音韻循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沖玄義資咸德若其裁以筆削調以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讜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斯則為善文過則艶質甚則野讜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无大過矣始可與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玄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違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緇素僉曰俞乎斯言讜矣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贊一辭焉法師

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遙之集文任生肇融叡之筆況乎园方爲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言綺藻經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爲大揔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從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鷰雀之資廁鵷鴻之末奉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无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記倫次其文尚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褊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尚无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盖不暇也其況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疆物産之記性智區品炎涼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胡戎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淸濁群分略書梗槩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戶口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

通接物垂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疆埸迴互行次即書不存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誠

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筆殺青文成油素塵黷聖鑒詎稱天規然則冒遠窮遐寔資朝化懷奇纂異誠賴

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空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鷲山徙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國想千載如目擊覽萬里若躬遊夐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燾覆殊俗來王淳風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頒左史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序　唐龍朔元年於京師西明寺實錄　星

若夫無上佛覺迥出樊籠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稱聖故使限封所漸區寓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道霑於八部所以金剛御座峙閻浮之地心至覺援焉布英聖之良術遂有天人愛道龍鬼歸心挹酌不拘之方散釋無明之患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之夫故即因而陶化天竺盛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爭先真偽交正自非入證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餝澆詞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莫不謂無想為泥洹指梵主為生本故二十五諦開討度之街衢六大論師立神我之真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敬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登其信故有四韋陁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度玄遠冒罔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卧棘吸風露而曰仙祖形體而号聖守

死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黎降靈赤澤曜形丈六金色駭於人天敷揚四辯慧解暢於幽顯能使魔王列陣十軍碎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於万惑於是鏁腹戴爐之輩結舌伏於道場款日重火之徒洗心仰於覺路舍衛城側大傴邪鋒堅固林中傾倒枯究能事既顯獎務弘通玉關揚正道之秋金陵表乘權之瑞清涼臺上圖以靈儀顯節園中陳茲聖景度人立寺創廣仁風抑邪通正於斯啓轍于斯時也嗦嗦黔首無敢抗言環璅黃巾時襄異議然其化被不及於龍勒名位無踐於槐庭王何達其上賢班馬隆其褒貶安得與夫釋門相抗雷同混迹者哉斯何故耶良以博識既寡信保常迷今則遙觀真瞻義必爽開前惑且夫其流易曉闕澤之對天分其理難迴孫感之談海岳截然猶學未經遠情獎跡通邪辯過真能無猜貳孔丘之在東魯尚啓虛盈下商之援西河猶參疑聖自餘恒俗無足討論今以天竺育徒聲華久隔震

旦張葛交論寔繁故商確由來銓衡叙列筆削蕪濫披圖藻鏡揔會聚之号曰佛道論衡分為甲乙四卷如有隱括覧者詳焉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唐西明寺釋氏

後漢明帝感夢金人騰蘭入雒諸道士等請求角試事一

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問群臣此何為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也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乎於是上悟遣郎中蔡愔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八人於大月支中天竺國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又於雒陽城西雍門外為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万騎繞塔三帀又將畫釋迦立像乃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圖佛儀像時造壽陵名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廣如全 子所顯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倫志存開化承蔡愔使達天竺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為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

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帝信重之暨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死罪上言臣聞太上无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過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咒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藥餌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挍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

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勅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上祁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人各賫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十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為炬遶子經而泣曰臣等上啟太極大道元始天尊眾仙百靈今胡亂中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羣心得辨真偽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劾鬼神者呼築不應各懷愧恧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

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為妄也信便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眾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踴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眾咸悅歎未曾有皆繞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眾稱揚三寶說善惡諸法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有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及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八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等二百三十人出家至月末已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缾器並出所司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城邑外三寺安尼在雒城內漢興佛法自此始焉初摩騰西來將盡釋迦立像帝乃令圖出之於陵園及洛門供養

前魏時吳主崇重釋門為佛立塔寺

因問三教優劣事二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沙門康僧會者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神儀剛正遊化為任于時三國鼎峙各擅威衡佛法北通未達南國會欲道被未聞開教江表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會曰佛晦靈迹出餘千載遺形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炤曜宮殿臣主驚嗟信情發起因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為佛陁里教法創興故遂名建初寺焉尋下勑問尚書令闞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憾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

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問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不澤曰吕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号素王制述經典訓奬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脩身自翫放暢山谷縱太其心學歸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物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焉若將孔老二教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昊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餘如晉宗炳明佛論廣之）

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傅說上為辰尾宿歲星降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

誠能抑嗜慾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
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
無情慾可忍无耳目可闔然猶枯竭
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
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
王莽典樂大夫樂記言文帝得魏文
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
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
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
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
曰頗得省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
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
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
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有罪繫
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
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
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虫夏
逆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
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
膚出其虫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至
王莽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
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
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号三百歲卒

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猱玃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蛤鷰入海爲蜃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鼈爲群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娱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也而頗爲疋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夭之其斯之謂歟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

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為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為天人植每讀佛經輙流連嗟翫以為至道之宗極也遂制轉讀七聲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颺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莫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慕其聲節寫為梵唄撰文製音傳為後式梵聲光顯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六契見梁釋僧祐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搜仙錄藐妄多奇終歸飾詐故前論所委辯當明矣

晉孫盛撰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須獲闕居後申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於靈衢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猶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先吉

於虎兕之吻顔孔俱否逍遥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偰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吕賛其功由斯以言用合影響之論惟我與介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觀象知器知器豫籠豫籠吉凶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洽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欣聖樂易有待而享歆冥而不能冥悦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閒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瀆所常習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詞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枉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案老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枝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

老彭尋斯言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万物覩斯言之發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己形迹之屢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為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搢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違老聃輕舉之旨為欲著訓戎狄宣導殊域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逝非嘉遁之舉諸夏淩遲斁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輔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曾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康於朝隱而祈仙之

徒乎

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為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為矯時流適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惟怳惟忽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万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訊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覩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照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且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

獨貴於无欲乎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盛以為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去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為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舊誡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又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為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知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在則善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為教父原斯談也未為絕學所

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蔽所未能通者也道冲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感以為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照任衆師錫疋夫則馭然禪授豈非冲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遁西戎行止則昌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為知道體道則未也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忽怳又下章云道之為物惟怳與忽忽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忽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云執者失之為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

則孝慈遺喪老氏既去絕聖而每章輙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為是何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去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去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退至莊周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禀自然理不相關梟鴟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騏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姧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鄶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掊擊殺根毀駁正說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廢藁嘉穀乎後之談者雖

曲為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覈毛於殺
聖囷蹟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
矣又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百姓皆
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万物如斯
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
哉即巳之身見貴九服何得背實抗
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
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
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
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
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慍君子之道衆
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
知多為顯亦不以知少為貴誨誘綽
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
語其優劣哉礼者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
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
其華也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礼樂
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
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
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
然之道直欲申巳好之懐然則不免
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惟不

救乃獎其弊矣　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為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為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孔氏之言皆紋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愆之俟佐助於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焦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詠譎怪徼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又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尋此二章或云為天下正或云元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為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集論者曰盛字安國有說云即東晉名士緯之後也祖即魏名臣之子荆也緯有顯論才學所推閑之前史盛為名父之子仕晉為給事中秘書監散騎常侍吳昌男少好墳典遊心史籍常以為雖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闡洪濟物漸漬之功莫過乎

經史是以仲尼因曾史記以著春秋使百代之後仰高風以式瞻孟軻孫卿並讃揚大化暨乎史遷亦記一代之成敗明鑒誠作來令遂歷心博綜撰考諸事跡著晉陽秋庶擬前賢以美道訓傳李并首合三十二卷又命掌國史竭意經論一時名作是稱良史未奏遂卒子潛以晉太元十五年上之詔曰得上故秘書監所著書省以慨然遂模前典憲章在昔亦一代之事輒勅納之秘閣以貽于後潛襲父爵参驃騎將軍諮議参軍見于晉紀咸凡著述備如別集品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為尹述書乃相承有據教子去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夭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去學古語曰生知之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典達鴻猷故班固叙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極聖亞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咸叙老非大賢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万物坐觀

周袞陽遁於西裔而實死扶風葬槐
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故述
其由事三

魏太祖道武皇帝託跋珪天興元年
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
之功冥及存没神蹤遺跡信可依憑
可於京邑建飾容範脩整宮舍令信
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
圖耆闍崛山及須弥殿加以繢飾別
構講堂禪室沙門座處莫不具焉

魏世祖太武託跋燾即位亦遵太祖
太宗之業雖有黃老不求其術每引
高德沙門與談玄理於四月八日轝
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散花
礼敬篤敬兼至晚撿有平城興敬李
術為立道壇司徒崔皓少習左道猜
忌釋門既位居偽輔尤不信佛謂
是虛誕見讀佛經奪而投井中密欲
加滅皓有才略太武信用國人以為
模楷燾所狀信道士寇謙之與皓欵
狎遂奏拜謙位稱天師時有沙門玄
高道王河西名高海右神用莫測貴

賤咸重燾乃軍逼涼境徵高東還既達平城大弘禪化太子晃事高為師形心盡礼晃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可脫高令作金光明齋懺七日懇誠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劒列威曰何故信讒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群臣說神告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基恢隆万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為万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万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于時崔寇先得寵於燾恐晃纂政有奪威權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難明若事不早除必為巨害燾納之即勅

叉高於太平五年九月十五日縊于平城之隅太子又幽殺之即宋元嘉之二十二年也尒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其光聲曰吾其已逝弟子等崩赴屍所請告遺累言畢高眼稍開汗通香起便坐謂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脩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絶崔皓於此縱以對心每與帝言恒加非毀以佛法無益於政有傷民利勸令廢之後太武至長安入僧寺見有弓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勅留臺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士寇謙不從其毀苦與皓爭皓拒之謙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惑其言以太平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内僧尼無少長坑之其竄逸者捕獲梟斬有沙門慧始甚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泥塗初不汙足而色逾鮮白世

号白足和上死十餘年身相如在初入深山習行蘭若太平之末方知滅法慧始聞之乃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屬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燾大怒自以所佩劒斫之體無餘異時北園養虎勑以始餡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視試以天師近檻虎輙鳴吼燾方知佛化高尊黃老之所不及即延始入殿頂礼足下悔其愆咎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燾於是大生愧懼遂感癘疾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群臣議曰崔皓邪佞毀害佛僧陛下所患必由於此于時崔寇二人次發惡疾燾推過由於彼以太平十一年乃載皓於露車官使十人於車上更屎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又生埋凷口而屎之自古三公戮辱未之過此之甚遂誅諸姻親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法俄而燾崩孫濬襲位大弘佛事即高宗文成皇帝是也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高僧傳等

宋太宗文皇帝集群臣論佛理治致

太平事四

文帝即宋武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
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
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
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弥復無暇三
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
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
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政
必求性靈真奥豈得不以佛理為指
南耶近見顏延之析達性論宗炳難
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為名理並足開
奬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淳此化則
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
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
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
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
已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郗
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
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
汪孫綽張玄殷顗等或宰輔之冠蓋
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
抗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歸
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遁崇遠

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由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輙論道義屢延僧殿會帝躬御地筵同僧例飯時有竺道生法師秀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往返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 云云 見諸僧史傳

魏明帝登極召沙門道士對論叙佛

道先後事五

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九年興顯佛教不可勝言惟太武在位五六年中殄除佛法自餘光顯具彰魏史略陳相狀以成信重獻文即位興皇元年於五級大寺太祖已下五帝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十五万斤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請僧尼道士女官等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勑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道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最對論

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

法師曰何以知之　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　法師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

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為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為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遂與函關令尹喜西

入化胡斯足明矣　法師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経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巳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経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　斌曰若佛生周昭王之時出何文記　法師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内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逈無文記何耶　法師曰仁者識同管窺覧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経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幸自披究不有此迷　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識知何假卜乎

法師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

時侍中尚書令元又宣　勅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又問開天経何處得来是誰所説即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経

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
寔衛尉卿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欒散
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
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
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　帝加斌
極刑時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諫乃止
配徙馬邑

梁高祖先事黃老後歸信佛下勅捨
奉老子事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
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
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
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衣寢處虛
閑晝夜无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
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
絶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
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
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
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
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
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
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
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

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
圓㝡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
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
羣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
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
絶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
而為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
薄好生厭怠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
輝鶴樹閻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
遇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
道無虧弟子經值迷荒躭事老子歷
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
反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
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
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
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
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
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万人於重雲殿重
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
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
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
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

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
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
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
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
宗族宜反偽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
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
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无記性不當
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
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
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
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
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
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
魏魏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
无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
砭波若之利刀叔涅槃之妙果汎生
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
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
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无盡並氷
清日感霧豁雲除爝火翳光塵熱自
靜可謂入俗化於蒙衣出世冥此真
如使稠林邪徑之人景法門而無倦

渴愛聾瞽之士莫不探賾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玉法用傳万德方兆華俗潛故普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慈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无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万邪迴向俱禀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悦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脩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聖持正因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且昔未達理源禀承外道如欲須甘罪翻種苦栽欲除渴之反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

宣勑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下勑廢道教事七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賂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勑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挍于時道士祝諸沙門衣盋或飛或轉祝諸梁木或橫或竪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讙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術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令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耻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非豈得無言可令寂下坐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佛鑠乃一

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啜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藏集顯居末坐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呂之以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舉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去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視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盋祝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咒一無動搖帝勑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咒之卒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号為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

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校崇麴蘖是味清虛焉在臛脯斯甜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尒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尸塗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矣帝諱詳即元魏丞相王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怠慢為奴所害詳襲其位代為相國魏將曆窮詳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横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瀉而成魏收為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為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問箴帝曰檀越羅剎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群羅剎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鷂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夢日不出礼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

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晋陽使人騎駝勑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弥迓曰高詳託駝来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詳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尒来何為曰取經函僧曰詳在寺爛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尒後来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晋陽焉

著作王邵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尒妄言之引列子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云黄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巳此之所言髣髴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盖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變浩蕩之甚乎其説人身善悪世事因縁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𤄊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脩其慧定平等解脱究竟菩提及僻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

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事事如此依齊書錄之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唐西明寺釋　氏

周高祖登朝論屏佛法安法師上論事
周祖平齊集論毀法遠法師抗詔事
周祖東巡滅法已久任道林請興佛事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
隋高祖下詔述絳州天火焚老君像事
隋兩帝事宗佛理禀受歸戒事

周高祖武皇帝將滅佛法有安法師上論事第一

周武初信於佛後以讖云黑衣當王遂重於道法躬受符籙玄冠黃褐內常服御心忌釋門志欲誅殄而患信佛者多未敢專制有道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其策潛集李宗排棄釋氏又與前僧衛元嵩唇齒相副共相俎醢帝納其言欲親覩經過賦量佛失召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寒知各加懃到帝亦同僧七夕不寐為僧讚唄

并諸法事既无過犯無何而止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昇正殿帝御坐量述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紜情見乖各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索然又散至四月初又依前集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深淺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據明事多揚攉至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士即於殿庭焚之有安法師慧解洞達內外淹通時号釋宗衆標僧傑帝所信重常侍對揚僉議攸同三教齊立惟安抗辯教止二焉言出難尋著文易顯乃撰二教論一十二篇初歸宗顯本篇略云夫万化本於无生三才兆於無始然則无生无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忘故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徑仁

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被華戎若局命此方則可去儒釋釋教為內儒教為外道无別教宗結儒流脩彰前典非為誕謀詳覽載籍尋討根源教惟有二何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為軍國之謨並是脩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為九教今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何欲於一化之內合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獸眩曜朝野矣害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擅像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實期出世而理無不周迹及王化而事

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也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況凡夫識想安得齊於佛聖乎經云無以日光等彼螢火斯喻極也若夫以齊而齊不齊未日齊也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袁岳實渕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諒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使同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餘文多不載又曰史記云李老西遁上及流沙化胡西昇等

經不足窮究漢末三張方行其道惑亂天下備見史書故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瘧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鬼法後為大虵所噏弟子等妄述昇天其子衡衡子魯還習其道自号三師陵為天師衡為係師魯為嗣師咸以鬼道以化愚俗後漢書云張魯初為督義司馬遂掩煞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煞漢使者專據漢中三十餘載戴黄巾服黄布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世号米賊初来學者名為鬼卒後云祭酒各領部衆夷俗信向朝庭不能討遂就拜魯為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至獻帝二十年曹操征而破之初漢末鬼言黄衣當王於是張角張魯等始服黄衣曹氏受命以黄代赤故年号黄初黄巾之賊至是始平元魏寇謙稍稍還服令大道之世風化冝同小至巾色冝改復古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象之殊黄巾布衣出自張氏夫聖賢作訓弘裕温柔鬼神嚴厲

動為寒暑老子識味祭酒咸飲張制鬼服黃衣則齊真爲皎然急緩可見故略引張氏數條妄作用懲未聞

一初言禁經止價者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經但得金帛便爲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淸乃有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貧此求道焉能得乎

二或妄稱眞道者蜀記云張陵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爲蟒所嚙子衡奔出假設權方用表靈化生屎鵠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

三或合氣釋罪者妄造黃書呪癩无端乃去開命門抱真人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溷亂不異禽獸用銷災禍其可然乎

四或狹道作亂者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俗惑亂天下五千道德全不許之

五或章書伐德者遷達七祖乞免擿
沙擿賛紙筆奏章太上又云改辰之
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
嗚呼哀哉
六或畏鬼帶符者符去左佩太極章
右佩昆吾鐵拍日則停暉擬鬼千里
血若受黃赤章即是靈仙訣
七或制約輸課者蜀記云受其道者
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綵後
生邪濁增立米民
八或解除墓門者左道餘氣也墓門
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祀社冬夏兩至
祠祀同俗先受治籙兵符社契皆言
軍將吏兵都无教誡之義
九或妄度苦厄者立塗炭齋事起張
魯驢輾泥中黃土塗面擿頭懸擲擬
埴使熱至義熙初道士王公旗省去
打拍吳陸脩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
已貧血度厄何癡之甚
十或夢中作罪者夢見先亡輙云變
怪召鬼神兵吏奏章斷之
十一或輕作凶侵者造黃神越章用
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

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甚
斯並三張之鬼法非老子之本懷須
世濫行罕有覺者論成上之帝覽安
論以問臣下僚宰尋披莫敢排斥當
時廢立遂寢誠所推焉乃經六載至
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遂
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
有名者百二十員並著衣冠名為通
道觀學士時有蜀地新州願果寺僧
勐法師不遠千里躬詣魏闕雖面陳
至理邪正未分而帝滅毀之情已决
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三
科釋其前執其詞略云勐以世之濫
述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為
說經誡令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
鬼谷仙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
莫不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
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
說非直人世老錯假託名字亦乃言
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
出此言將是死識異道誇競佛法假
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
異論用遂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

不許妄作者亦老君所誡此之巨患增長三塗宜應糺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述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之儔為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勅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為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輙往瞻視而樓屋傾頹儻能壓人故令脩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謂此為神妄往禱祀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是露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雜復上聞終不見納有猛法師者氣調擠挺抗言帝旨詞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通容之情无愧恧次有譎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

衆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飡周之粟飲周之水食椹懷音寧無酬德又為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滑坐此形骸晏然自靜便來上表引見登殿舉手而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卓明從旦至午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无撓帝雖納其言情决已定遅疑不言詔又進曰釋李邪正即可事求不煩聖慮索鑊煑兩宗門人不害者立可見矣帝怯其言乃令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不用其言遂尚同志七人於弥勒像前不食礼懺經於七日一時同逝藹入南山錫谷自剖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有人尋之於崖上見捨身偈云

願捨此身已　速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自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　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　有為法皆然　三界皆无常
時來不自在　他殺及自死　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業盡於今日

周武平齊大集僧徒問以興廢慧遠法師抗詔事第二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脩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宰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久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无像遥敬表心佛經廣歎崇建圖塔壯麗脩造致福極多此實无情何能恩惠愚人嚮信傾竭珍財徒為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象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訣諫難從閑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勅催荅並相顧无色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无像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无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

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時无荅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　主曰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无荅遠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不荅此難乃去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无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尒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与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无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与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无荅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

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聖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脩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不可獨廢帝又无荅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戚更无所荅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巳行虐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尒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為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万皆復軍民還歸編户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

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厲氣內
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元悔可銷遂
隱於雲陽宮纔經七日尋尒傾崩天
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
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革
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
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
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
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相聞
大隋天子昔為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
儲之我今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
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勑普及天下人
出一錢為之追福焉

周高祖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
林上表請開法事第三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
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
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
表曰君　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荅
可思審之對曰上主鋒辯名流十方
林亦早聞正以聞辯故來得辯元爽
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
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

自中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當減賦役事帝俗納之又曰林原搢弘佛道同且尊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其實无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无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拔彼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頻令廢絶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　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苻燕久習崇盛陛下聊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絶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到憙推過去无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

何異俗律昔嘗為廢所以暫是學決知
非益所以除之　奏曰理深語大非
近情所測時遠事高章小機欲辯豈
以一世之局見而非久遠之通議封
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
界教體通於內外談行自他俱益辯
果常樂无為樹德恩隆天地援道廣
利无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万
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
識无傷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慧照古
今智窮万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
治國國脩之則兵戈无用今雖不行
何處求益　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
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
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大道
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衰難
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
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
无報何有信己心智執固自解倚恃
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
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
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所
恭尚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

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毀何
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万世之譏
愚臣冒死特為不可　詔曰孝道之
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准利一身是
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
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
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
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
内潤黔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
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
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一即是揚
名万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何得
言非　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
民昔太祖康日高鑒万理智括千逺
必佛法損化即尋除蕩寧肯積年
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
何自破已来成何利潤若實无益寧
非不孝　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
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
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
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
自廢已来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
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

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晉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　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脩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尒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讖毀人法或以抗礼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讖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終攝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乘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无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剔翦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停大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

殊者年可為上座不用覆頭仁惠貞
為擅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
勞布薩貞謹即成木叉何必受戒儉
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陁蔬食至好長
齋豈煩斷穀放任妙同無我何藉解
空忘功全通大乘寧希波若丈武直
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徑成巧便豈
待變化加官真為授記無謝證果爵
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
獄不指泥犁以民為子可謂大慈四
海為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
物安樂百姓寧殊拔苦剪罰殘害擢
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
殊淨土濟濟豈謝迦維卿懷異見妄
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　奏曰
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尊
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
咸適千從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
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
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
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
緇俗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
參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民俗

是以陰陽同氣生煞恒殊天地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煞即事永无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煞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爲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爲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正可以道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兩理幽顯齊明令則興一廢一眞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王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討廢興彼此令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咎　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勑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

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在比来已廢義無即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决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筭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　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己以惡者棲之以疎隔容己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使信納從唱而和棄生是非尋討傯短日懷憎薄是則以僞移真衆聲惑志故令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駮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長德之妖累於是帝不荅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為充

肌之膳古今同味鄉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　奏曰貪財憙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煞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為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頻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尒酒何偏斷　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令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无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　奏曰制過防非本為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

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懐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虚心尙法性齊寛肆意共虚空同量万物無不是善悪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懐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陁以捨妻況論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悪者何足言悪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　奏曰龍虎以鱗牙為能猨鳥以翅翔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哲以眞實成德故使内外稱竒緇素高尙若惟解而無行同涉井之非潤尃虚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万物者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姧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悪為善神智虚明處罪成福亦可務臣賤貧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誑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捨形常煞盜口閑百技觸事無能言

通万里足不出户斯皆情切事奢虛
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
而必通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詔曰
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為談真
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鷃雀
籬翔詎羡鵬鳳之遊斯皆囿小以違
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
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
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
物兩忘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
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
聖旨名義深博宗原浩汗究尋莫由
事等窺天詎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
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
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大則
秋毫非小小小無不小則太山非大
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非小大是
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
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
異同寧有同可同異无同可同異非
異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
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
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荅

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曰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　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詔曰至人无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皇不言成軌太有无任得存鷹有不鳴致死卿令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掇有聽言辯德朕為卿言為曰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錄在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希　情較執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莫因義勢證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

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
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
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
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
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奏
曰臣本申事止為興法數啓懇懃惟
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書奏决上下
舍弘定無異趣一日領行天下稱慶
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
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脩敬
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
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
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勑佛法
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沉隱捨而不行
自今以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
脩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像
具脩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
德令昇法座勸揚妙典遂人懷無畏
乐吐微言佛理汪汪冲深莫測道宗
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
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
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脩行崇
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

鬚毀形以乘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中懿德貞素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二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虎宅脩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譯親覽小內史臨經公宇文弼披讀常礼上士託跋行恭麥尋都上士叱寢臣審覆高祖諱邕即西魏丞相宇文黑泰之第三子也泰以魏氏廢帝三年薨世子洛陽公覺嗣位受魏禪号大周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毓三年崩謚明帝立弟魯國公即高祖是也改号保定盡五年改元天和盡六年改元建德至三年滅佛法六年平齊江淮巴蜀中原一統帝以為得政於天下也改号宣政五月便崩初帝深信佛宗曾無有貳流俗讖緯黑衣當王以僧緇服弥所緟懷所以太祖入關便改衣幡悉為皂色用厭不祥乃

至齊高竊忌釋種將戮稠師以通覺故所以免害遂使周祖相從嫉之危身事迫信用讒佞終是信非徹到故受斯言不思禍國滅身勇意而行誅翦三寶摧碎寶命銷亡所以統御旣窮當年便殞子贇襲位改元大成二十六日禪位子衍改元大象贇号天元明年五月天元又崩後年正月改元大定於二月內國禪有隋改号開皇萃改皂服普同黃色是知讖緯虛誕光武已著前規卜射難期虞氏加其潤色漢末謠言黃衣當王張角張魯並變服以應之黃初黃武又改元以附之斯術歸不亡又見周隋交禪以事徵驗終歸於空若夫興廢之道曆數有期因亡故昌亡亦為貴故經云難遣想滅大聖為之碎身隨機得度淨土由来不毀周武行事不亦宜乎

道林法師俗姓任氏高齊之時在相州鄴下有名大德周氏東平誅除釋種嘗時高祖召僧共評廢立上統等五百餘人無敢陳抗惠遠法師屈赴抗詔帝无以荅遂以威滅道林法師

初以他行後乃申表武帝舍弘旨至御座對面交論二十餘日前後七十餘番帝極聲徵音不能屈既理有所歸乃付議曹量其可否會帝昇遐天元嗣位至大象元年八月二十九日議哀九月內奏時深加面許明年正月遂詔頒行於是佛法如前廣通又大象元年十二月內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上衛元嵩破佛法事表達天元皇帝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嵩勅旨佛教興來多曆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代澆浮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太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存正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脩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新設道場欲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餘如前說

隋文帝詔為降州天火焚老君像事

門下夫妙覺垂慈等羣生於一子玄門亭毒揔万物而為毋故涅洹大教化彼者城無為真道被斯神國豈徒

足相之淨土不容眞人之勝哉由茨東南五名烏谷有靈宮一所道佛同坐碑記湮滅莫識修起所由年代叅差不知營造遠近忽有異風揚礫如飛長者之蓋頽雲掩地似神司空之兵驟雨闌干翻伊倒洛電女掣鞭天帶流金之色雷童挽軸地有崩山之響礔礰者君身首各去而佛靈相儼然無損黃䴉已高青牛遂遠未識金丹安能不惑者焉主者施行

集論者夫邪正亂紛在智猶惑幽明路絕顯驗斯形自皇覺照臨滿於空有之域靈瑞感應充於凡聖之心自赤澤降神青丘化及咸德之清昏識神光之燭幽都無不喪膽求師欵懷請道所以掃六師於舍衛梵王傾誠偃十陣於伽耶魔天稽首安得爲夫區區老叟黃巾奉而抗衡瑣瑣尹生黔首則而齊化故使周昭宅生已後唐文教迹已前未聞釋尊儀相靈祇之所輕毀至於李老形像頻被欺陵曲沃同坐而別焚彭門偕拜而道傾斯徒衆矣略舉知之頑俗多迷疑

陽自結終非果敢故抱遑帷余以近歲通訪古蹤行至鄠西地名樓觀古樹摧擗院宇曾重中有宗聖觀觀南有尹先生別廟周訪道士云此是老君之本地也尹喜聞道故置齒以處之其觀地逼南山近坡有一土臺蔡樹森疎云是老君之墓也訪問周歷暮宿觀西尹村尹長樂家因問氏族長樂年雖遲暮恵解清明言晤徵擊諸道性其過往自云是尹令之餘胤也東邊樓觀此乃先君尹令之故宅也先君志重丘園情敦稼穡地廣苗厚適觀莫因遂結草為樓以用觀望故云樓觀也本非老君之宅先君承老君西遁將往流沙道左邀携逆旅相待老君遂之此宅周䀹久之東南高岡即先君之古臺也當時亦為李老共登此臺祖宗相承墳墓峙列不聞先君為李老西邁此乃出自道書非關古史又云昔聞李老生陳郡苦縣長亦東川老方入秦死於槐里未聞正說西化流砂雖史遷浪言非為定指莊蒙所及斯述有歸自餘云云

不可尋檢余又往始平之西二十餘里渭水之北槐里古城基趾尚存中有一冢訊問耆舊斯冢是誰皆莫知其由案縣圖經但述古城亦不測其年代冢迹今遠訪流沙即燉煌鳴砂之地是也彼有流沙之地而無伯陽之風撿道化胡西昇經等躰往化胡胡人不受乃令尹喜為佛化胡胡人方服今窮其浮辯較其宗正自天竺已北諸外國者乃稱胡國人皆奉佛未承喜化還祖天竺釋迦如來若此搜求躰行不遠槐里死矣秦失弔之頗為實録自餘虛引未足稱之故隋尚書令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壁畫尹喜化胡之像素告諸道士曰承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令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胡人奉佛道不能化去何言老子化胡深思此言也故列時縁露布惟遠後進未廣安能博詣想有識者顧此懷諸

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

案隋著作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

同州般若尼寺于時赤光照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異帝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絶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以兒委尼不敢名問後皇妣來抱忽化為龍驚遑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尼沉靜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梨以為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為尼作傳帝昔

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及登極後皆悉同時起大興國寺仁壽元年帝及后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揓試之宛然無損遂前後置塔諸州百有餘所皆置銘勒隱于地府感發神瑞充仞目前具如王邵所撰感應傳所以周祖竊忌黑衣當王便權滅佛法莫識隋祖元養佛家王者不死何由可識事過方委知聖詐狂自古皆尒僧諸開見然帝信重佛宗情注無已毎曰登殿坐列七僧傳經問法乃至大漸至於道觀羈縻而已崇建功德佛門隆盛時既非還故略其叙于時曇延法師是稱僧傑昇於正殿而授帝菩薩戒焉事如別顯及大業嗣曆弥隆前政昔居晉府盛集英髦慧日法雲道場興号王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捜揚揔歸晉邸四事供給三業依憑礼以家僧不屬州省迄于終曆徵訪莫窮而情慕佛宗崇奉誠約天台智顗定門幽秘神用罕加請為國師尊加智者言令所及無不允從及其即世發朝追感就山造寺廣度衆僧下

書憂問慇懃委曲遺錫猴粒并諸法衣欲使徒衆行道如師在日故每至忌晨必預先設供門人歲至面叙昔緣情款莫二自古帝王於師珎敬無以加也至於李老符籙曾無預懷致使交論與言絕於徵召故無所編次云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星

唐西明寺釋氏

大唐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師奉對事一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弥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大史令傅奕者先是黄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敬弥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訛誕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

昌大李孔之教行焉
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
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顯髮去君臣之
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
損益二宜請動妙適有濟法寺沙門
襄陽釋法琳預數傳詞側聽機候承
有斯問聊陳對曰琳聞至道絶言豈
九流能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
四趣浩浩飄淪欲海三界蠢蠢顯隆
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
大聖為之興世至仁所以降靈遂開
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堂
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
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
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
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
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
服雖形闕奉親而内懷其孝禮乖事
主而心戴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
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
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
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
此其大略也而傅氏所奏在司既不

施行奕乃多寫表狀公然遠近流布
京室閭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席上
昌言胡鬼之謠佛曰醫而不明僧威
阻而無力於時達量道俗動毫成論
者非一各疎佛理曲陳邪正琳閲衆
辭多引經教琳因謂衆人曰此引皆
是弈之所廢豈得引廢證成雖曰破
邪終歸邪破琳情契玄機獨覺千載
器局天授博悟生知覩作者之不工
信秉權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
莊周云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六
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
有四大而道居其一案前漢藝文志
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莫不功在近益意在敬事君父俱未
暢遠途止在移風易俗遂使三世因
果理涉旦而猶昏命報五乘義經丘
而未曉斯乃六合之寰塊三才之俗
謨詎免四流浩瀚為傾惱之波六趣
諠譁造塵勞之路者也原夫實相窈
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
玄所以見生忍土誕聖王宮示金色
之身吐玉毫之相行則金蓮捧足坐

則賓座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輔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号佛為法王也豈與衰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代孔丘輒相聯類非所言也文有二十餘紙自琳論出冠絕群篇家藏一本心口成誦並流略之菁華史書之藻鏡茂譽於是乎沸騰蒙俗由之而開悟琳有功矣琳以論卷初出意在榮達所知上之化下風靡之言則易乃上啓儲貳親王及公卿侯伯並文理弘被庶績咸嘉其博詣焉故并奏狀因之遂復得使釋門重敞琳又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詳所上論為之序亂光價之顧又重由來琳姓陳氏穎川太丘之後遠祖移於襄陽故又為縣人焉少出家住荊州青溪山玉泉寺博通內外以文學見知大業初元入關覩聽以槐里老宗張葛承繼言多誕謬

有阻素風，不勝其妄。親事觀閣史去老氏西之流沙，莊云老氏死於槐里。二說紛紜，名實乖各，故西窮砂塞，絕李氏之蹤；中至槐城，有古墳之驗。追訪耆舊，莫識其源。然樓觀道宗乃尹喜之宅，延老過之，非拄下居處。今觀西尹長樂者村中習岸，即尹令之後，事佛不事道也。余往問焉，唱言我祖結草為樓，於上觀望，故曰樓觀，李非老君之所宅也。今東觀中廟者，即尹先君之宗廟也，自古至今子孫承紹，不往流砂，昭穆斯在，但以時逢寬政，不事紀徽，任彼貴巾，高仰尹李，致有符圖章醮，代代繁廣，道德玄言，豈其然乎？莫不厚生存利，非老厥宗，琳觚其謀妄，方欲窮討根源，若非共往之處，無由得成探賾，即戴冠服褐，從其靜館，為述道德通說，莊黃昔在荊楚，曾經陶練，義在玄微，蘊括情抱泰川，道學麟角罕逢，自餘章句，樓概而已。致使九仙九府之錄，三元三洞之儀，黃庭黃書之祕，天文天罔之術，服氣練尸，飛丹粮液，莫不說如指掌，寫送

無遺於是高會館宇把臂朋從藏篋並開奇方畢吐琳本期既暢窮力捜求乃見軋竺古皇老君之師奉僧位高顯道士之所推敬佛之文如雲重法之科霧結並具抄略用擬不虞後乃返迹舊徒如常綜業及皇運初興傅令陳表仲塲進喜踏駮佛僧著論形於見聞興言在於點過琳遂依而抗拒引道敬我佛乘劉李違師背教妄作冒罔凡聖及太宗覽論識以顯驗之刑琳對以正理極言　上帝一無所問移於益部僧寺行至百牢關因疾而卒時年六十有九凡所著論集三十餘卷然於釋李交論偏意敷弘固使文穫卓明終始包富後賢引用不假傍求斯則季代護法之開士也當時同代相侮遊後惜之自餘瑣瑣未足言議其對晤重沓如後廣之此但叙其風素耳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第二　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禮陳釋奠堂列三座擬叙三宗時勝光寺慧乘法師隋煬所珍道俗

敦敬衆所樂推以為導首於時五都才學三教通人榮貴宰伯臺省咸集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令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時相顧莫敢酬抗乘雖登座情慮不安太宗時為秦王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顧降中使云一無所慮師但廣述佛宗先敷帝德既審末陳唱冠徹前通乃命宗曰上天下地其貴在人榮位緣業必宗佛聖令將敘大致須具禮儀並合掌虔跪表師資有攄聲告纔止

皇儲已下爰逮群僚各下席踴躍許聆清辯乘前開帝德云

陛下巍巍堂堂衆聖中王如星中之月言多不載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先問道云先生廣立道宗高邁宇宙向釋道德云上卷明道下卷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此道者為更無大於道者

答曰天上天下唯道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　難曰道是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亦可道是至極之法更

無法於道者荅曰道是至極之法更無法於道者　難曰老經自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意自違本宗乃云更無法於道者若道是至極之法遂更有法於道者何意道法最大不得更有大於道者　荅曰道只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更無別法法於道者　難曰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得自然還法道不　荅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　難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　荅曰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不相法　難曰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可地法於天天即是地然地法於天天不即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若自然即是道天應即是地

於是仲御在座周慞神府抽解無地柤赧無荅當時榮貴唱言道士遭難不通遂使玄梯廣布義綱高張可謂蹋響風飛應機河瀉於時天子迴光驚美其辯舒顏解頤而笑皇儲懿戚左右重臣並同嘆重黃巾之黨結舌

無報傳士祭酒張侯得視東體轉門慧日所以更明法雲於茲還布尋於座中下詔問乘道士潘誕奏云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師父佛乃道之弟子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菩音翻之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乘荅略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麟洲聃乃周末始生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王論年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遐求敬王時道乎鈞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叙道者謂太上大道先天地生蔚勃洞虛之中煒煒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計古道者為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

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已為德及物為道王充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者也王充論衡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為若與矣卿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昔詞豈有頭戴金冠身被黃褐鬢垂素髮手把玉璋別号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王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同烏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乘今時獨據詞鋒舉朝矚目致使異宗無何而退可謂一席揚扇足為萬代舟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是知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恩道藉人弘惟乘有矣乘姓劉武彭城人也有陳氏之時早經師訓聽成實論大涅槃經聲論之美光華江表及隋降陳國望逸朝廷煬帝昔在晉蕃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徵四遠有名釋李來府供乘以學優見舉召入王庭言論酬對殊有風采然其儀相魁岸眉目高朗貌體時事不

在思量鋪詞搞藻俊逸終古自寓內推舉聲辯之最無越南朝良以吳楚之文騷經陳其翹楚典午南渡才學涌於波瀾故得遊談玄路天下稱焉乘於斯伍聲價尤甚所以慧日道場義門法將盱衡而對雄伯電舌而卷群英乘於僧位灼灼高出煬帝初在春坊因從京邑談講徒侶爭顯英雄論難之華道俗同許及成雒邑召往東都厚供重賜月望相接及往西平旦末遼海襄平無不預從戎麾對晤詞旨京師西南建兩禪宇內獲舍利凝塵寺塔終憂所重特詔此行與自東都西至京室威儀福瑞聽逸郊闉及帝往江都留乘洛邑常事恒業不擁素風皇泰初元殊崇敬重內置道場晨宵覲接開明建始鄭重相仍齋講繼軫法輪不絕及武德四年蕩定東夏入偽諸州例留一寺洛陽舊都僧徒極盛簡取名勝配住同華兩州仍舉勝達者五人天策別供乘以德高衆望又處其首在京住勝光寺以勝光寺主僧琳法師即隋煬國師智

者顗禪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聲追
住慧日舊曾同寺同氣相求琛亦
文帝素交特隆恒准所以秦國福供
並入勝光乘達帝城弘道無倦福智
二嚴與時俱積勝光北院寶塔高華
堂宇綺飾像設嚴麗乃至畫績瑰奇
冠絶區域皆乘目准心計巧類神功
不可思也每有盛集必事先驅勇注
若河傾名兒如摛錦能使智人傾心
清耳逰聆逸辯不覺晷度形疲自餘
昏漠但聞寫送輕快莫知筌緒然為
人慈育以濟度為心言問所涂惟存
贊悅不及過斯亦季代之辯士也年
將八十終於勝光帝深悼惜賻贈榮
顯　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法琳
法師著辯正論以抗事第三
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
喜猜忌佛法恒加訕謗與傅奕脣齒
結構誅翦釋宗卿著十異九迷論喜
顯正論仍託傅氏上聞天聽孟春下
勅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放還桑
梓有才用者入品處分廢　勅行下
無敢抗言五衆哀號四俗驚嘆不久

震方出 帝氣淩廓清 太宗素襲
啓聞薄究宗領登即大赦一切休亭
僧還本寺佛日還朗沙門法琳前造
破邪論論道俗具瞻道士新論猶未筆
削乃因劉李二論造辯正論以擬之
一袠八卷綸綜終古立信當今絕後
光前布露惟遠潁川陳子良才術縱
橫聲振寰宇為之注解并序由來文
多不載 太宗下勅道先佛後僧等
上諫事第四 貞觀十一年 駕巡
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
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
貽訓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
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
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
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
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
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
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
匪一泊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
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
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
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

俗之典贊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於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頴內外兼明擕諸夙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見侵瀟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德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眞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曾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

并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謾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誠恐眞僞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中書侍郎岑文本宣 勅語僧等此事久以行訖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是暮年形疲道路飲氣而旋智實勇身先出云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伏罪遂杖之放還實少出家住京師總持寺沙弥時殊有高烈有精神善談論有聲遠近通攝論俱舍自受具已後嚴榮形心衣鉢自隨淨瓶常執不入市不乘騎每有勝集無不論難鏗鋐高調聲氣堅正屬武德初薛舉東逼乃選翹勇僧千人入於戎幕有僧法雅躬爲募頭京師鼎沸僧徒無計實於衆中大哭云雅是魔賊撮而毆之以事達太上乃令還俗因周行講肆不染俗風貞觀初元雅有事故下勅令實出家住於本寺及奪黃老令

在僧前實攜京邑大德法常慧淨法琳等十餘人隨頓上表以死上請不許之實曰深知明 詔已下不可轉也萬載之後知僧中之有人焉後染疾清齋如初有勸非時食者實曰余見死者多矣臨終之時多陷戒律豈不以重身輕聖何名師資乎乃閉口不食有問後事答曰如彎弓苟前下可選地耶任後量處省事為要言已卒寺春秋三十餘矣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第五

貞觀十二年 皇太子集諸官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闡明佛法紀國寺慧淨法師預斯嘉會有令召淨開法華經奉旨登座如常序胤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時其下令遣與抗論晃即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花假近開遠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為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第也為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弟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

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既不領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為重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虵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虵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千領與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脣何以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醉豈直形骸聾瞽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子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蹤道士媿逵謂人為當有國子祭酒孔穎達者心存道黨潛扇斯玷曰承聞佛家無諍法師何以構斯淨啓令日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乎佛為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尒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於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既勦說真為道黨淨啓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坐歡躍令日不徒法樂以至於斯淨

頻入宮闈抗論無擬殿下目屬其神
銳也尋下令曰紀國寺慧淨法師名
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
益請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坐事
復下書與普光及以淨所廣述寺綱
任持惟人在寄等事也淨本趙郡房
氏即隋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也家
代儒宗流略固其常習而精爽清舉
卓明文雄機論摽放秦時搆采必出
家遊學三河不專師傅於大小乘探
賾沉隱開皇末曆觀化帝京優柔教
義亟發光問大業之紀聲唱轉高預
有才人無不臨造或決疑豫或示新
文雌校古今商権儒墨問之不已乃
為叙述古來詩人雅什雖多罕登百
二群髦重其慧悟服其品藻遂勸纘
詩英華自梁高齊宣已下逮于皇運
為編十卷吳王文學劉孝孫序之并
俱舍毗曇大乘莊嚴論等咸為著疏
各三十卷法華已下行用諸要亦纘
疏述令成誦之并注經集論不能委
述貞觀嗣寶幸伯咸欽僕射玄齡尤
所敬重每有勝集引諸寮寀預聽法

筵曰下當時以為榮觀之極也然能事匪一學罕兼通淨之陳迹可謂玄儒並驚所以吹薰易發光華莫不由此年逾縱心風疾交集然猶憑几談寫叙對時賢余曾問其疾苦答云淨嘗疾甚無計可投承聞病是著因囙當捨著遂召五衆一切都捨衣覺有間曉又重發依前都捨疾間亦然令則七十有餘生事極矣安有為命而捨財乎念死計無情財事昔人年至百歲猶不體命行無常淨令悟之任時而已然其恕已謙光接誘道俗迎送禮遇不爽恒倫至於同法論難知窮引通不吝前失人代即目聞見自多故不由盡其宗轄其道化履歷具見續高僧傳　太子中舍辛諝齊物論

并淨琳二法師抗拒事兩首第六

太子中舍辛諝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在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謂必碎之於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言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輠理跨

聯環幽難勳以縱横揆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贍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為子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為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為無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設空談答曰誠如來言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鷃不可齊於九萬榮枯同管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爝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庭楹

乱其横竪施属俱其姸媸斯由相待
不足相奪可忘在生所以絶其有封
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
別即二分別子余二分別矣君子劇
談幸無虚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
文誠矣深可慎哉論曰諸行無常觸
類緣起復心 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
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尅答曰無
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
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
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
代非繕尅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
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在釋玄同東
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曰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
何居弱喪 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
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
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
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
淪惑因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
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
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
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數究幽微貧道

籍以受業家門夙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滌於是辛氏頃受斯文頗裂邪網 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言宏贍理致幽絕旣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問非夫契彼寰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号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旣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遺甚秋毫之方巨岳蹄尺鷃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

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聖從微至著憑緣起而方妍乘因趣果籍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荅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惟微惟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嬿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闞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延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璆謝客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於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

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掛千金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以麻續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於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第七

貞觀十四年先有黃巾西華觀秦世英者挾方術以自媚因程器於儲兩素嫉釋宗陰上法琳所造之論云此辯正但欲謗訕　皇宗罪當訶上　太宗聞之便下　勅沙汰僧尼負減年齒使御史韋悰將軍于伯億并寺省州縣官人曰別鴻臚撿閑情狀見有衆僧宜依遺教仍追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追徵來及即詣公庭輕生荅對不懼性命乃繫之縲紲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為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肥毀我祖禰謗讟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荅曰文王大聖周公大賢

追遠慎終昊天靡荅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雖疎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恕己謙光仁風刑于四海又云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乾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弟子言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所以著辯正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二十餘列具狀奏聞　勑云汝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尒念之試及刑期能无傷不琳外纒桎梏內追刑期冰炭交懷惟祈顯應恰至限滿忽神思彰勇横逆胷懷頓忘死畏立待追對須臾勑至云今赦期已滿即事加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荅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役毒流行干戈競起興師

相代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爲正治
遏絶王路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
靖海陸斯寔觀音之力咸資勢至之
功比德連衡道齊上聖救横死於
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
不念觀音惟念陛下又　勅治書侍
御韋悰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
念乃云惟念陛下琳荅伏承觀音聖
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爲師範然
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
聖臣賢不爲枉濫今　陛下子育恒
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符所
以惟念　陛下且琳所著辯正論爰
與書史符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
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
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
以状奏聞遂不加罪下　勅徙於益
部僧寺於時朝廷上下知英搆扇御
史韋悰審英飾詐疑陽庶俗乃奏彈
曰竊以大道鬱與沖虛之迹斯闡玄
風既播無爲之教寔隆末有身預黃
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
方傳閑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姧

婬其妻禽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豺
狼還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
子門有姫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
眉奮袂無憚憲章健羨未忘觀繳在
慮斯原不殄至教式虧請寘嚴科以
懲婬侈有　勑追入大理竟以狂猾
被誅公私同知賊惡稔其死晚可謂
賊夫人之子於斯見矣
文帝幸弘福寺立願重施叙佛道先
後事第八　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太宗文帝躬幸弘福寺於時僧衆並
出虞候遶闢　勑召大德五人在寺
內堂中坐訖具叙立寺所由意存
太穆皇后哀淚橫流僧並垂泣乃手
製願文曰皇帝菩薩戒弟子稽首和
南十方諸佛菩薩聖僧天龍大衆若
夫至理凝寂道絕名言大慈方便隨
機攝誘濟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慧
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愍
疊早嬰偏罰追惟撫育之恩每念
慈顏之遠泣血崩心永無逮及號天
蹐地何所厝身歲月不居炎涼亟改
荼毒之痛在乎茲日敬養已絕萬恨

不追究酷之深百身何贖惟以丹誠
歸依　三寶謹於弘福道場奉施齋
供并施淨財以充檀捨用其功德奉爲
先靈願心悟無生神　遷妙喜榮紺
馬以入香城躡金堦而昇寶殿遊玩
法樂逍遥淨土永蔭法雲常飡甘露
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六道四生並同
斯願　帝謂僧曰比以老君是朕先
宗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師
等大應悢悢寺主道懿奉對　陛下
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僧等荷國重
恩安心行道　詔音行下咸大歡喜
豈敢悢悢　帝曰朕以先宗在前可
即大於佛也自有國已來何處別造
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寺家國內戰場
之始無不一心歸命於佛今天下大
定戰場之地並置佛寺乃至本宅先
妣唯置佛寺朕敬有處所以盡命歸
依師等宜悉朕懷彼道士者止是師
習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
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可不
平也僧等起謝　帝曰坐是弟子意
耳不述不知天時大熱房宇窄狹若

為居住令有施物可造後房使僧等
寬展行道餘言多不載事訖還宮
太宗下勅以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
令焚除事第九　貞觀二十一年十
月有吉州上表云有事天尊者行三
皇齋法依撿其經乃云欲為
天子欲為皇后者可讀此經據此言
及國家撿田令云道士通三皇經者
給地三十畝撿公式令諸有令式不
便者奏聞此三皇經文言有異具錄
以聞有勅令百官議定依追道士張
惠元問有此言不惠元荅云此處三
皇經並無此言不知遠州何因有此
然為之一字聲有平去若平聲讀之
誠如所奏若去聲讀之此乃為國於
理無妨臣等以為惠元所說不乖勸
善然此經中天文大字符圖等不入
篡籍請除餘者請留吏部楊纂等議
云依識三皇經令與老子道德經義
類不同並不可留以惑於後　勅旨
其三皇經並收取焚之其道士通道
德經者給地三十畝仍著令於時省
司下諸州收三皇經並聚於尚書禮

部廳前于尚書誠以火爇一時灰燼昔宋時鮑靜初造三皇被誅令仍宗尚改三皇為三洞妄立天文大字惑誤昏俗其詐顯然迷者不覺今遇大唐聖帝體其偽妄故此焚除近如大業末年京師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年不言改涅槃經為長安經將欲入山藏中於時條制不許出城門候見其內着黃衣又獲新經執送留守及至勘校改經事實尚書衛文昇以狀奏聞於金光門外戮之耳目生靈所共同委其覺者如此不覺者有之然彼輒介制經寫於藏篋無人撿勘誰辯偽真且所造者文義淺俗濫引佛經讀者無味不足觀採至如南華幽求固是命家之作不可及也

文帝詔令奘法師翻老子為梵文事第十

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李義表還奏稱東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國未有佛教已前舊有得道聖人說經在俗流布但此文不來若得聞者必當信奉彼王言卿還本國譯為梵言我欲見之

必道越此徒傳通不曉登即下
勑令玄奘法師與諸道士對共譯出
於時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
自餘鋒穎三十餘人並集五通觀日
別參議詳覈道德奘乃句句披析窮
其義類得其旨理方為譯之諸道士
等並引用佛經中百等論以通玄極
奘曰佛教道教理致天乖安用佛理
通明道義如是言議往還累日窮勘
出語濩落的據無從或誦四諦四果
或誦無得無待名聲雲涌實質俱虛
奘曰諸先生何事遊言無可尋究向
說四諦四果道經不明何因喪本虛
談老子且據四諦一門門有多義義
理難曉作論辯之佛教如是不可陷
倫向問四諦但荅其名諦別廣義尋
問莫識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經明
道但是一義又無別論用以通辯不
得引佛義宗用解老子斯理定也晃
遂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承佛義所以
維摩三論晃素學宗致令吐言命言
無非斯理且道義玄通洪情為本在
文雖異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

奕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成誦在心由來不怪佛言似道如何不思奘曰佛教初開深經尚擁老談玄理微附虛懷盡照落筌滯而未解故肇論序致聯類喻之非謂比擬便同涯極令佛經正論繁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諧會然老之道德文止五千無論解之但有群注自餘千卷事雜符圖蓋張葛之胥附非老君之氣叶又道德兩卷詞旨沉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及至如何晏王弼嚴遵鍾會顧歡蕭繹盧景裕韋處玄之流數十餘家注解老經指歸非一皆推步俗理莫引佛言如何弃置舊蹤越津釋府將非探賾過度同夫混沌之竅耶於是諸徒無言以對遂即染翰綴文厥初云道此乃人言梵云末伽可以翻度諸道士等一時舉袂曰道翻末伽失於古譯昔稱菩提此謂為道未聞末伽以為道也奘曰今翻道德奉　勅不輕須敷方言乃名傳旨菩提言覺末伽言道唐梵音義確尒難乖豈得浪翻冒罔天聽道士成英曰佛陀言覺菩

提言道由來盛談道俗同委今翻末伽何得非妄奘曰傳聞濫真良談匪惑末達梵言故存恒習佛陁天音唐言覺者菩提天語人言為覺此則人法兩異聲采全乖末伽為道通國齊解如不見信謂是妄談請以此語問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何物非末伽者余是罪人非唯罔上當時亦乃取笑天下自此衆鋒一時潛退便譯盡文河上序胤關而不出成英曰老經幽秘聞必具儀非夫序胤何以開悟請為翻度恵彼邊戎奘曰觀老存身存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序實驚人同巫覡之婬哇等禽獸之淺術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英等不愜其情以事陳諸朝宰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李莊不若彼土尚道九十六家並猒形骸為桎梏指神我為聖本莫不淪滯情有致使不拔我根故其陶練精靈不能出俗上極非想終墜無間至如順俗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老莊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彼必以為笑林奘告忠誠如

何不相體悉當時中書門下同僚咸然此述遂不翻之奘姓陳氏潁川人也後棄居於兩河以慧解馳名周行岳瀆承梵學富誓願博求以貞觀初入關住莊嚴寺學梵書語不久並通上表西行有司不許因遂間行遠詣天竺三年方達所在王目高勝無不重之經十餘年備獲經論旋於京邑天子降禮賜以優言貞觀末年敬重尤甚常處內禁行往畢隨永徽已來不爽前敬常以翻譯而為命家令在北山玉華宮寺領徒翻經勤注不絕然其高行不可具陳別有大傳廣文如後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唐西明寺釋氏

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内詳述名理事一條

上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入内論義事一條

上以冬雪未降内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義事一條

上幸東都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義一條

上在東都令洛邑僧静泰与道士李榮對論一條

上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与道士對論一條

又在司成宣　范義頵宅難莊易義一條

永徽嗣歷屢發深衷降意佛宗徵延論道覽前王之逸典提賢達之行事宋魏兩朝咸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論衡然則晉氏南遷以釋宗為令族魏朝北有齊緇黄而等觴由是江表談玄規猷自隔關河語極淄澠一亂

所以屢有揚激教義殊途雖事指輪
終歸陷網雲泥路絶聲釆罕追人代致
混論辯鋒陷顧斯陳迹不無懐悼致
有黄巾被責緘默當時後出論場昌
言我勝未登席者隨言信之輒以所
聞叙斯實録事連寢極故絶浮詞

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内詳述名理事
第一

顯慶三年四月下　勅追僧道士各
七人入内論義時會隱法師竪五蘊
義神泰法師立九斷知義道士黄頤李
榮黄壽等次第論義並以莫識名體
茫如夢海雖事往返牢落無歸次下
勅遣道士竪義李榮立道生万物義
大慈恩寺僧慧立登論座先叙大
皇帝皇后神功聖徳遠夷順化宇内
肅清豈直掩映軒羲亦乃牢籠周漢云云
又嘆仰佛化贊濟黎元文多不載便
問榮云先生云道生万物未知此道
為是有知為是無知答曰道經云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既為天地之法
豈曰無知難曰向叙道為萬物之母
今度萬物不由道生何者若使道是

有知則惟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擾此善惡昇沉萬雜總生則無知矣如不通悟請廣其類至如人君之中開闢之時何不早生今日　聖主子育黔黎為之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酷羣生授以塗炭人臣之中何不惟生稷契夔龍之輩而復生飛廉惡來靳尚新王之侶諛諂其君令邦國危乱哉羽族之中何不惟生鸞鳳善鳥而復生梟鷲惡鳥乎毛群之中何不惟生騏驥騮馬而復生豺狼豪蝟乎草木之中何不惟生松栢梓桂蕙蓀蘭菊而復生樆櫪樗棘葛艾蒺蔾乎既而混生万物不獨善惡則道是無知不能生物何得云天地取法而為萬物皆之宗始乎擾我如来大聖窮理盡性之教也天地萬物是衆生業力所感善業多者則琉璃為地黃金界道瓊枝蔭陌玉葉垂空甘露充粮綺衣為座惡業多者則沙壤為土瓦礫為鑽稗飯充虛麻衣被體泥行雨宿霜棲暑越日夜駈馳以供公府皆自業自作無人使

之吾子心愚不識攢言道生道實不
生一何可愍李榮得此一徵愕然不
知何對立時乘機拂弄榮亦杜口默然
於是赧然下座次道士黃壽登座竪
老子名義會隱法師將事整容㫁其
抗論立惟論難之體褒貶為先恐難
道名有所觸悞即奏云黃壽身預黃
冠不知忌諱城狐社鼠徒事依憑國
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即李老君之
孫豈有對人之孫公談祖祢之名字
至如五千文內大有好義不能標列
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刑黃壽死有
餘及於是蒙　勑去是更竪別義壽
因此挫銳流汗失畜雖事言對次序
乖越遞相擊論遂至遑瞋僧等見將
燭來便起辭退　勑曰向來觀師等
兩家論義宗旨未甚分明立遂奏云
向來兩家議論宗旨不明識如聖旨
何者衆僧竪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
無言遂鏜閙湯語至如僧竪五蘊義
黃蹟以蔭名來難且蔭以覆蓋為宗
蘊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一聚在色
名之下識有八種聚在一名之下舉

統以収稱為蘊義若以蔭名来難義
理全乖又神泰竪九斷知義道士生
来未聞此名雖上論座不知發問之
處無以遜著遂浪作餘語真可謂欲
適南越而捻轡北冥馬足雖行朔方
終非趣越之步李榮浪語亦復如是
由是宗盲不明麼黷　聖聽過在道
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為義故論云未
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直如眼見殿柱
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乱二眼根不壞
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
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使義光已
没龍燭未明縱有朱楹何由可見又如
禾子穀子陽和之月遇水土人功則
能生牙夏盛甕裏冬委地中緣不具
故畢竟不生人亦如是內則業惑為
因外則父母為緣身方得生父母乖
各終不得生如是禽魚鳥獸萬物皆
尓從因緣生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
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以佛智慧
窮法實相是故号佛為無等覺為天
人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皆悉邪網
覆心倒針判眼或言諸法自然而生

即是此方老莊之義或言諸法從自在天生幸經天生冥性生或言無因或言宿作此並西方異道之計也皆不知法本不識因緣信意放言詿誤蒙俗致使天人惑其師詐又對聖上說三性義一遍計性二依他起性三圓成實性外道所立遍計性取事等空花由來非有廣解三性言多不具自上起來經過食須僧及道士陪侍臣僚佐兩行立聽時既夜久息言奉辭　勅去好去各還宿所經停少時勅使告去語師等因緣義大好何不早論于時三藏已下莫不欣慶斯則無勞廟略碎蕩高旗不藉軍威堅城屠陷見之今日矣于時以道士不識蘊蔭斷知等義莫允　帝情散席之後承內給事王君德云　勅語道士等何不學佛經因斯以言糅李宗人學業優劣辯給通塞實錄如前貧富之懷亦具聽矣

上以西明寺成功德圓滿佛僧創入榮泰所期又召僧道士入內殿躬御論場觀其義理事第二

顯慶二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成道
俗雲合幢蓋嚴華明晨良日將欲入
寺簫鼓振地香花亂空自北城之達
南寺十餘里中街衢闐闓至十三日
清旦　帝御安福門上群公僚佐備
列于下內出繡像長旛高廣驚於視
聽從於大街沿路南往並皆　御覽
事訖方還尋即下勅追僧道士各七
人入　上幸百福殿內官引僧在東
道士在西俱時上殿　帝曰佛道二
教同歸一善然則梵境虛寂為於无
為玄門深奧德於不德師等栖誠碧
落學照古今志契實坊業光空有可
共談名理以相啓沃慧立奉對
陛下睿性自天欽明慕曆九功包於
虞夏七德冠於嬴劉遂使天平地成
遐安迩肅既而寓內無事垂慮玄門
爰詔緇黃考覈名理但僧道士等輕
生多幸濫沐恩光遂得屢入金門頻
昇玉砌所恐闇見寡挾詞韻膚踈虛
煩聽覽不足觀採伏增悚汗隆　勅
云好師等依位坐又勅云師可一人
上座開題時清都觀道士張惠元奏

云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陛下宗承柱下今日竪義道士不得不先又夷夏不同客主位別望請道士於先上座　帝沉默久之立遂奏曰竊尋諸佛如來德高衆聖道冠人天為三千大千之獨尊作百億四洲之慈父引迷拯溺惟佛一人此地未出娑婆即是釋迦之兆域惠元何得濫言客主妄定華夷伏惟　陛下居初地之尊光臨贍部受佛付囑顯揚聖化爇慈燈於闇室浮慧舸於苦流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此之謂歟惠元邪說未可為依勅云好更遣上仍僧為先尒時會隱法師昇座竪四無畏義道士七人各陳論難無足叙之事在別傳　次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法六通為言立昇論席問榮六洞名數荅訖徵云夫言洞者豈不於物通達無擁義耶荅云是難曰若使於物通達無擁名洞未委老君於物得洞以不荅云是老君上聖何得非洞徵曰若使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道經云天下大患莫若有身使我無身吾何

患也援此則老君於身尚凝何能洞於萬物榮云師綴莫過相陵轢榮在蜀已聞師名不謂今在天庭得親談論共師俱是出家人莫苦相非駁立報曰覩先生此語似索孤息古人去黃塵之下不許借猶乍可出外別叙暄涼此席終須定其邪正向云与立同是出家撿形討事焉可同耶先生鬚髮不剪褌袴未除手把桃符腰懸赤袋巡門厭鬼歷巷摩兒本不異淫祀邪至豈得同我清虛釋子李榮大怒云汝若以剪髮為好何不剔眉立曰何為剔眉榮曰一種毛故 立曰一種是毛剔髮亦剔眉卿亦一種是毛何為角髮不角鬚榮遂杜默無對立調曰昔平津国於十難李榮死於一言論德立謝古人論功無慙往哲於即避席 主上解頤大笑次後諸僧与論時熱坐久恐勞 主上且辭勅云好遂散還寺覩三藏玄奘在西明寺度僧不在論席十四日平旦勅使報奘云七僧入內与道士論議五人論大勝幽州師寂好兩人雖未論

議亦應例是勝也立姓趙氏其先伯
益孫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於趙城
遂因氏焉趙襄趙遁即其遠祖隨官
東西故為北地之新平人也祖禮周
太中大夫平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
父毅隨秘書郎司隸判史崇儒好道
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業略記
三卷並藏秘閣董孤直筆公有之矣
立即司隸第三子也幼鍾荼毒有材
照法師携接慈育年十五貞觀三年出
家住幽州照仁寺擁以公貫無由遠
學生知特達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謀
猷慧解通假借經史內外披尋自強
不息通鏡今古一坐北景二十餘載
聲榮藉甚曜逸京阜慈恩譯經通
詁嚴穴以文辯騰譽致此徵延永徽
元年舉以由省依追參譯既深其譌
芬郁逾美自到　帝京頻登闈輦潔
齋行道率先物至所以導達功業咸立之能光
暉論道咸立之力前後屢錫陪顯僧倫既
非敎元略而不述然其聲辯包富寫送雲
行事逾宿構蓋難与竟遂使掛拉強
禦傾倒帝前頻問此何人斯答曰其

本幽州僧也所以帝偏昵眛允副遺
塵頻告奘去幽州師大好斯言有旨
至七月內　勑鴻臚卿韋慶儉補充
西明寺都維那性不習諠詰　闕辟
退所司抑之不為通表因理僧務不
墜彝倫

帝以冬旱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
議事第三

顯慶三年冬十一月上以冬雪未零
憂勞在慮思弘法雨雩祈雪降爰構
福場故能靜處中禁廣嚴法座下
勑召大慈恩寺沙門義褒東明觀道
士張惠元等入內於別中殿講道論
始于斯時也內外宮禁咸集法筵釋
李搜揚選窮翹楚即斯榮觀終古無
之天子親問褒所來邑於座具答時
道士李榮先昇高座立本際義
勑褒云承師能論義請昇高座共談
名理便即登座問云既義標本際為
道本於際名為本際為際本道名為
本際答云互得進難云道本於際際
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元答
云何往不通竝日若使道將本　際乎

得相通返亦可自然為道乎得相法荅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竝曰若使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於是道士著難恐墜厥宗但存緘默不能加報袁即覆結難云汝道本於本際遂得道際乎相本亦可道法於自然何為道自不得乎相法榮得重竝既不領難又不解結使浪嘲云法師喚我為先生汝則使成我弟子袁應聲挫云今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 帝心蒭蕘之嘲塵黷 天聽義須弃置誠不可也雖然無言不酬古有遺語聊以相荅我以事佛為師我為佛之弟子汝既稱為先生汝應先道而生我為弟子佛是我師汝若先道而生汝則應為道祖 道士當時忸怩無對麈尾乘頓聲氣俱下袁因調曰麈尾巳萎鹿巾將析語聲既變義鋒亦摧李榮無對逡巡下席尋即有 勑令袁依法登座便辭讓曰義袁江表庸僧山中朽樸天光遠被漏影林泉輕枉絲綸親臨御覽然則佛法僧寶无

上福田悌醍樂山津梁苦海法身常
住迹示興亡像教住持取資帝力伏
惟　陛下道邁軒羲德隆堯舜遊刃
万機弘顯三寶　皇后懋續宮闈
皇太子聲高啓頌令為膏雨不降瑞
雪未零憂勞黎庶設齋祈福紫庭之
内建立勝幢黄屋之中安施法座欲
使道風常扇佛日連輝爰　詔緇黄
各陳名理玉堵闡玉京之教金關揚
金口之言以斯景福莊嚴聖御伏願
皇帝金輪永轉玉鏡恒明等鞏北辰
慶隆南岳　皇后心明七耀體洞二
儀垂訓六宮母儀萬國　皇太子凝
神璧苑作睿春坊布彩前星被圖
下武義哀海隅遺隱忽蘭蒿華以有
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
解頤之談去去然則　聖旨斯臨課
虚立義令示義目厥号摩訶般若波
羅蜜義此乃大乘之爲駕方等之龍
津菩薩大師如來智母摩訶大也般
若慧也波羅蜜者到彼岸也夫玄府
不足盡其深華故寄大以目之水鏡
未可喻其澄朗假慧以明之造盡不

可得其崖極借度以稱之云云道士張惠元問曰音是胡音字是唐字翻胡為唐此有何益荅曰字是唐字音是梵音譯梵為唐彼此俱益　又難曰胡音何能益人　荅曰佛出天竺梵音為正教流中夏利見甚多云何無益　彼造無難返唱不通裒體之曰道士年耄今復發狂荅義若此頓下思量　張曰我鄉忽狂裒調曰子心不狂鄉出狂語退亦佳矣抒軸何為張遂復座姚道士次論義曰般若非愚智何以翻為智荅曰為欲破愚癡嘆美稱為智　張責云何者是愚癡而將智來破　荅曰愚人是道士將智以破之　張曰我鄉忽是愚荅曰般若非愚智破愚嘆為智道士若云愚我智藥亦違如是覆却數番張遂飲氣吞聲周慞失守無難坐默裒因揔調云張生則逃狂無所姚道又避愚無地狂愚既退李可進關　榮因問曰義標般若波羅蜜斯乃非彼非此何以言到彼岸荅曰般若非彼此歎美為度彼　李曰非彼非此歎度彼

岸亦應非彼非此歎到此岸　荅曰雖彼此兩亡歎彼令離此　李曰歎彼不歎此亦應非此不非彼　荅曰歎彼令離此此離彼亦亡　李榮更無難乃嘲曰僧頭似彈丸解義亦圓欒褒接聲曰今一彈彈黃雀已射兩鷄鷄彈彈黃雀足射射鷄鷄腰于時李既發機被彈張元乃拔箭助之褒又調曰李不自拔張枉助亡姚生一愚那不見助姚即發言云云褒合調曰兩人助一人三愚成一智昔聞今始見斯言無有徒于時　天子欣然內宮讙合　李榮俛首不已便云作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地來褒云三吳勝地本出英賢横目苟身舊無人物云云言訖下座當斯時也獨御黃老無敢抗言可謂振論鼓於王庭不異提婆之日灑法音於帝掖何殊身子之袪事罷相從還栖公館褒謂諸道士曰駟不及舌明言非易天下清論何有窮涯等星羅之在天類河山之鎮地須便引用未待鄙言何有面對　天顏輕為詭論脫付法推罪當不敬賴

聖上慈弘恕其不逮不齒之罪終難可逃道士等大懟張元曰不須述也衰曰往不可咎來猶可追請廣義方統詳名理豈非釋李高軌不墜風流勝負兩亡情理雙遣者也筆者詳略衰之義道可日脫頖當時准的萬代碎黃巾於黃屋不藉漢師列帝綱於帝前无勞秦陣是以雲梯嬰帶徒開姚主之談吞併合從成祖宋君之美信矣

上幸東都又召西京僧道士等往論事第四

顯慶五年　車駕東都歸心佛道宗尚義理非因談叙無由釋會下　勑追大慈恩寺僧義衰西明寺僧惠立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邑登即郵傳依往至合璧宮奉見叙論義旨不爽經通下　勑停東都淨土寺衰即於彼講大品三論聲華崇盛光價逾隆衰姓薛氏常州晉陵人盖齊相孟嘗君之後大吳名臣綜瑩之胤也而天體高邈履性清明少崇緇素長遊聽采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教義具

美清涼大品華嚴開明嵩嶽穴又往縉
雲山婺州曠法師所經于多載倫問
幽求會體素誠奠拔玄致於是周流
禹穴三十餘年傳經述論學侶奔從
每惟大乘至教元在渭陰播蕩淳源
乃流楊越嗟乎高軌中原失蹤後住
東陽金華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
坐忘思契伊心長懷卒歲會慈恩中
請甯內搜揚京邑琵彥承風仰德以
名聞奏下勅徵延旣達京師幽憂損
蕩三藏玄奘不以形隔致精共叙大
綱護法為務請所學經論通講十遍
顧謂門徒並往聽之時在慈恩創開
玄理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于時執有
眛晏存空成實分河飲水之客別部
說戒之徒人我鏗然焱焱驚視皆謂
空見外道或曰空花道人遂即負氣
衝天莫不承風推轍喪魂破膽失路
迷歸哀乃誨以謗法之僁示以信首
之路責以三關則周障無計導以五
過則負罪弥天辯給之口引用飛流
能使荅對無前翔集雲雨自廢止曰
下光問德音宰輔傾城道勝嗟賞中

興大法斯人在斯纔有一月即蒙
勑旨中禁明道躬閱清言如前略述
不爽華望晚迴洛下重復徵延聲榮
藉甚弥隆今古不意法柱忽崩仁舟
淪没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慘道俗悲
涼下詔流問并給賻贈令葬鄉邑自
餘道勝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遺
逸故耳

今上在東都有洛邑僧靜泰 勑對
道士李榮叙道事第五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 勑旨僧靜
泰道士李榮在洛宮中 帝問僧曰
老子化胡經述化胡事其事如何可
俻詳其由緒靜泰奏言詳夫皇王感
事其跡不同或闡明堂以待賢或臨
衢室而問下或賦清文於栢殿或延
雅論於蓬山並馳名教之場未践真
玄之肆豈若我皇德靜兩儀道清八
表巖廊多暇二教融襟控方外之輪
高昇慧日理域中之躅暢引玄風爰
詔緇黄對揚賔主但靜泰編學謏聞
雕氷鏤木爾承旒宁斧扆欽交襟 聖
首問道士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

此事如何靜泰奏言老子二篇莊生內外或以虛無為主或以自然為宗固與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降茲以外制自下悉靈寶創起張陵吳時始威上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鮑靜謀作三皇被誅具明晉史大唐貞觀之際下　詔普焚此化胡經者泰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搜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道士李榮云靜泰無知浪為援引榮據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又老子序云西適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指為縱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化胡經中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於泥洹又榮引老子經序云無西邁流沙之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將隱乎據榮對　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子云老聃死秦失弔之又西京雜記云老子葬於槐里此並典誥良證又道士諸經唯有莊老餘皆偽誑偷竊

佛教安置縱橫首尾蹈機進退惟咎
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秘閣
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
即源真謀李榮去道人亦浪譯經據
白馬將經唯有四十二章餘者並是
道人偽作近亦有玄奘浪翻經論靜
泰奏言李榮茍事往來莫知史籍據
騰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
樓之徒康僧會之輩曇摩提之屬
鳩摩羅之流翻譯皆有年月詳諸國
史亦有俗士聶承遠謝靈運等皆翻
譯備詳群錄豈比汝之偽經或云朱
烏咮銜或道青烏吻噬終散失於龍
漢卒改易於赤明並涉憑虛未聞崇
有又榮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
謂不可據玄奘久遊五印妙盡梵言
孝之風雅理無倫奪又玄奘所譯契
我聖朝藻二帝之天文煥兩　皇之
宸照無知祭酒輒事毀譽案榮之罪
已合萬死李榮奏云老釋二教並是
聖言非榮靜泰即能陳述靜泰奏言
榮自不能泰即能矣李榮重云榮據
道劫經云道生於佛佛還小道化胡

之事斷亦不虛靜泰奏言道士語稱擅越巳竊僧言經引劫文還偷梵語蹶角受化尚戴黃巾既漸佛風不被緇服食我桑椹不見好音人之无良胡不遄死劫是梵語豈是道言邊境有人其名竊矣李榮云大道空同何佛何道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固是空同李榮自云可無糞屎耶靜泰奏言 聖人之側帝者之前用鄙俚為樞機將委巷為雅論古人請尚方馬劒今時可拂彼驢頭刑於可刑仁固仁矣李榮云我莊子曰道在糞屎靜泰曰汝道在糞屎此援縱下而言汝道本清虛何不援極上而說又責榮云汝面對寂極而云我莊子耶李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我聞阿難亦復稱我我亦何妨靜泰曰經云如是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我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以對後人尒今稱我親承嚴 考此而不類何以進章李榮辭窮遂嘲云靜泰語莫慞惶 我本發汝剩揚靜泰云李榮烏鵲何異鴿鵝先師米賊汝

亦不良李榮遂云汝頭似軌蓋等語云靜泰奏言此對䟽冕宜應雅論幸許劇談敢欲問作亦請潮李榮頭聖旨便曰可令連脚嘲泰曰李榮道士額前垂鬆已比羊頭口上生鬚還同鹿尾繞堪披酒未足論文更事相嘲一何孟浪泰又奏言向承　聖旨令連脚嘲便曰李榮要長即貞而述屢中馳項亟蹙䶂署胥舉手乍奮驢蹄動脚時搖鶴膝李榮頓被嘲急不覺去靜泰不長不短靜泰奏云靜泰加之一分則太長　李榮云向共相嘲便誦洛神之賦靜泰云此關宋玉之語未涉陳王之詞義屈言窮罔憚述妄李榮是蜀郡詞人泰是洛陽才子榮云賈生已死才子何關靜泰奏云嚴揚不嗣江漢靈衰榮為蜀郡詞人是靈衰鄙得靈輝靜泰云夷歌擢齒一何自枉　李榮無詞又轉語云箇自謂成章鳥韻左言因聞音賞李榮又轉語云何意喚我為李王因言大唐天子故是李王靜泰云汝此語為自屬邪為屬帝耶如其自屬亦是何

人如其屬帝言王非　帝李榮云我經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過靜泰云管子曰明一者皇審道者帝通德者王汝言域中有四大者汝教自淺汝復不閑以帝為王汝過之極李榮既急不覺直云靜泰言是靜泰奏言李榮既稱泰是伏乞宸鑒李榮又轉語云大道老君　皇帝所尚何物緣精胡子剃髮小兒起自西戎而亂東夏靜泰云如來出現彼處為天中我　皇御寓此間為地正佛法有囑委以　皇王有感必通何論彼此若限以華夷恐子自斃於杜郵老是楚人未知何地又榮向云緣精胡子自是蔥嶺已東李仲卿之鄙辭亦無關於佛事雖然無言不酬請商略汝家之穢法無知鬼卒可笑顛狂或灰獄園身或牛糞塗體或背擎水器或脊負楊枝或解髮却拘或交繩反繫以廁溷而為神主將井竈而作靈師自臣奴僕之辭又引頑愚之稱醮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金銀礼天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之黨

先斥未亡衒惑之徒豈罔綱紀加又
扣頭搏頰銜枷縲絏三點九閡之方
丹門玉柱之術既無勲於父子寧有
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
之教耶李榮不覺去是靜泰去李榮
既屢去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鑒
李榮又奏去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
共嘲燭即是臨機之能靜泰奏言泰
雖無德言若成誦又語李榮去汝欲
嘲燭燭汝宿構耶燭燭爲李榮無情是同
燭明勝汝李榮奏言道之與佛非榮
泰等之所言委時又請休靜泰奏言
李榮知難而退壹乞天鑒夜久更闌
恐疲　聖旨帝令休榮遂走下基去去
也于時靜泰脚痺未行少選停立泰
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痺　帝令人扶
之榮於堦下去靜泰已死兩人扶侍
泰去帝者之前理須戰慄辭而復語
一何失敬也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
責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
環不絕何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
答李榮事急報去若不如此恐陛下
不樂由是失唇令還梓州衆色攏惡

聲譽頓折道士之望唯指於榮既其對論失言舉宗落釆　泰本洛陽人素有遠識之量雖略通玄理而以才辯見知　上幸東都多營法祀晝覽万機夜通論道礼誦餘暇偏重義宗道士李榮老宗魁首恃其管見親預徵延屢遭勍敵仍叅勝席故泰爲衆樂推登鋒奮擊挫拉若摧枯潛聲如舌結面陳泰是斯即心伏魂飛況對天顔褒貶足稱盡一戳則千載之龜鏡也初以言辯見知具問才術東臺侍郎上官儀云又能賦詩　上令作之應命便上　帝重之欲令觀國登庸問欲還俗不須何等官泰荅夙昔素心常懐出俗遠同法王之棄俗近喻巢許之辭綱俗榮非其所慕伏願不虧發趾之心　上大幸之便勅所司東都敬愛寺大德未臨可以泰居之其所須侍者任取多少諸餘大德例止一人泰別　勅番頋使將五人入寺爾後頻登榮觀事多不錄

大慈恩寺沙門靈辯與道士對論第六

龍朔二年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

守殿靈辯奉　詔開淨名經題目問曰
難思之道唯凡不測聖亦不知荅凡
聖俱不思　難至理玄微凡流容可
不測聖心懸鑒妙智寧得不知荅法
性虛融道無不遍物理平等何法可
思　難山芥無容入之義於凡故是
難思大小有苞含之理在聖寧非不
測荅難思之道物無不遍何必山芥
有納凡聖分思不思　難凡智聖智
不分思不思凡力聖力不分納不納
荅凡聖跡殊容有納不納凡聖本一
不分思不思　難凡聖本無二不分
思不思凡聖跡有殊應有議不議荅
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　難此是聖
者本跡殊何預凡夫事荅一切衆生
即涅槃相難思之道詎簡聖凡難難
思無有二可使凡聖本無別難思旣
不殊凡聖跡寧兩荅不二處說二二
亦何所二難亦可不思處說思處說
思何得聖人亦不思荅不二處說二
无二不二若存二可使不思處說思
不思得有思不二處說二無二不存
二無思處說思不立思不思難　此乃

何止不立思亦不存不思何得經首稱不思答絕思慮故言不思非謂有不思故華嚴經云如是不思議不可得深入不思議思非思寂滅

三年四月十四日於蓬萊宮月陂北亭與道士姚義玄等五人西明寺僧子立等四人講論其日晚　勑放道人道士各還觀寺別勑留僧靈辯及道士二人至十五日乃放還初十四日道士方惠長開老經題靈辯問曰向陳道德唯止老教亦在儒宗答道德要道易云一陰一陽謂之道此則經獨有儒教所無　難孝經曰有至德要道已顯於儒家豈獨明於老氏答自然之道為本餘者為末難自然之道不攝在陰陽老氏可為本陰陽亦苞於自然周易豈為末答元氣已來大道為本万物皆從道生道為萬法祖　難曰道為物祖不異前言老易同歸若為遣難惠長不能答因嘲之曰昔列子繞遇季咸恍然心醉黃冠澌逢緇服不覺瑰迷　上大笑令更難靈辯奏曰向者纔申短略黃巾以成尼

解令若更憑神筭赤舌將必氷銷
上又笑重問曰向云道為物祖能生
萬象以何為體答大道無形　難有
形可有道無形應無道答雖復無形
何妨有道　難無形得有法亦可有
形是無法有形不是無無形不有道
答大道生万物万法即是道何得言
無道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
道道能生於象既指象為道象外即
無道無道說誰生　答大道雖無形
無形之道能生於万法　難子外見
有毋知毋能生子象外不見道誰知
汝道生又前言道能生万法万法即
是道亦可如毋能生子子應即是毋
又前言道為万法祖自違彼經教老
子云無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毋祖
語雖殊根本是一義道既是無名字
得為物祖意長揔領前語不得因嘲
之曰既非得意何為杜默巳倒穀皮
答吞桒賊　又難曰道無有形指象
為道形亦可道無有祖指象為物祖
答道為物祖象非物祖　難道別有
形不得象即道形答大道無形

大道非祖　荅道本無名強爲立名爲物之祖鄉得非祖難道本無名強爲立名亦可道本非祖強爲物祖荅然難道本非是祖非祖強說祖亦可大道無有形無形強說形　又難離象無別道象未生時有道生亦可離眼無別目未有目時有眼見　荅道是玄微眼爲麁法二義不同安得爲類　難象是質礙道本虛無有無性乖若爲同體惠長又無荅辯奏曰靈辯忝預玄門實懷慈忍雖逢死雀不願重彈　上大笑稱善　五月十六日於蓬萊宮又与道士論難其道士對荅不相領當無可記録至六月十二日於蓬萊宮蓬萊殿論義靈辯与道士李榮同奉見上謂榮曰襄陽道人有精神好交言無令墮其園中榮奏曰孔子尚畏後生況榮不如前括辯奏曰靈辯誠爲後生李榮故當是老（以榮住在蜀中故有此譏）　上大笑曰榮已被適榮開昇玄經題曰道玄不可以言象詮　辯問曰玄理本絶思慮情智不可度量妙道既絶言詞若爲得啓題

曰答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有言說此說無所說　難玄若可言詮即當云可詮如實不可詮當云不可詮何得向云不可詮今復言可詮滎領難不得辯謂滎曰求魚兎者必藉於筌蹄尋玄旨者要資於言象在言旣其蹇棘於理信亦迷滕又更爲述前難　答曰玄道實絕言假言以詮玄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微妙至道中无說无不說　辯曰此是中論龍樹菩薩偈偈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安得影茲正偈爲彼邪言竊菩薩之詞作監齋之語滎曰佛道何殊西域名爲涅槃止是此處死滅　辯曰螢光日光不可一邪法正法安得齊西域名涅槃唐翻爲滅者此乃玄寂之妙境悟澹之虛宗絕患累於後身證無爲於極地詎得以生死變謝而相擬乎子聞涅槃亦是滅生死亦是滅兩滅即是齊烏鵲亦有聲鸞鳳亦有聲二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雅猶來別二法雖同滅眞寂本不均因呵

曰足下若不情昏散妄曰闇玄黄何為以至人涅槃同庶類生死　上大笑曰向者道士標章今乃翻是道人竪義令難問玄理是可詮可使以言詮玄理體是不可詮如何得言詮荅曉悟物情假以言詮玄亦可詮　難玄體不可詮假言以詮玄玄遂可詮者空則不可拔強以手来拔空則應可拔反問空是玄不反荅非是玄反難是玄可詮玄非玄若為得詮玄正難空既不詮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可詮玄非玄若為得詮玄正難空既不詮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言應得是玄言雖不是玄言亦可詮玄空雖不是玄何妨空詮玄荅玄是微妙如何以空来詮　難玄是微妙如何以言来詮　又汝玄理不可詮玄理亦可詮空雖不可詮空亦應可詮空體不可詮非詮不得詮玄體不可詮非詮不得詮禁不能荅直抗聲曰　明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辯曰曰磾生於塞外為忠臣於漢朝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曰禁默

然不荅又請之曰得得嘲急解何事踟
躕　榮曰既得玄言所以杜默
辯曰魚目不類明珠結舌何関杜口
上大笑令更難　辯曰玄理幽深至
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為得知荅玄雖
幽奥至人深知凢則淺知難道士學
玄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
學仙法仙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
飛有高下道士高下俱不飛玄理有
淺深道士淺深俱不測榮不能荅
辯嘲之曰老子兩卷本末研尋莊生
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榖皮欲似鈍
啄木榮未及對又嘲曰聞君未蜀道
蜀道信為難何不乗舄遊帝里翻被
枷項入長安（勑追榮入京日著枷）　榮曰死灰其
憲槁木其形行忘坐忘著枷何妨
辯曰行忘坐忘終身是忘亦可行枷
坐枷終身著枷仍嘲之曰槁木猶應
重死灰方未然既逢田甲尿仍遭酷
吏懸榮未荅又嘲曰柱枷異支䇢擎
枷非梧桐門口臨枷柄真似濫吹竽
榮恚曰　天子知有榮乃与榮枷著
如汝道人之流　主上何曾記録

辯曰天子令年知有榮来年亦應知有榮今年既與榮枷着来年亦与榮枷着聖恩方復未已著枷豈有了時又謂曰詳刑拉羅　天子未必皆知道士著枷　聖人何曾記識　又謂曰李榮着枷　聖人必不承意儻若因枷被識亦猶以醜見知榮慚怒勵聲曰道門英秀蜀郡李榮何物小僧敢欲相輕　辯曰李榮李榮先之雄情爽氣何勞瞋目勵聲仍嘲曰區區蜀地老羸号道門英巳擢頭上角何用口中鳴榮不能酬但曰道人何所知努力加湌飯　辯曰衆僧本来齋潔故當湌飯進蔬道士唯重醮祭應須酌醴焚魚榮曰天宫清淨何意論魚　辯曰向巳同齋何為語飯當論時在中後

榮曰蠢尓荆蠻詎堪為敵　辯曰周德未被往日斯有荆蠻皇澤遠覃今時猶見蜀獠　榮曰心裏若無烏涅袈裟何為得黒　辯曰心中既有紫棘頭上遂累木皮末席　辯嘲榮曰道士當諦聽沙門贈子言鴻鶴巳高逝鷦雀徒自喧巳前雖嘲甚多不

能盡記每嘲　上皆垂恩欣笑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贇談論序

昔毗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先生遊駕蓬門之内以今况古夫何異哉范先生洞曉儒宗兼精李釋未嘗不覈玄微於道肆談空理於法筵小僧往遊江左遐想風流適至關中弥欽道德尚未披叙遡追相逢深適鄙懐是所願也既而光陰易失嘉會難留豈可使慧遠仲堪獨論象繫道林玄度自解逍遥請各據宗塗摽牓題目以申孝擊共叙幽微云尓　范曰莊子之書頗曾披攬其間旨趣待問當酬　問曰七篇繁廣一問無由得窮請更別擧章門以申往復　范曰齊物之理今古以為難法師可作此義以開宗轍　問曰今古若難誠如所論命開宗轍未敢輙當聊復竭愚試陳短句秋毫太山儒墨咸稱大小莊生以為不尓豈非孟浪之談　范曰俗滯情於是非莊生遂忘於大小難曰但忘俗見之情應不齊彼此毫之質　范曰意在忘情　難曰不須

齊質　范曰不論齊質情詎得忘
難曰秋毫既無陵霄之峯太山未有
入塵之細逼令均等其可得乎　范
曰毫有入塵之細不羨陵霄之峯山
有陵霄之峯不鄙入塵之細各冥自
性故說為齊　難曰物雖各冥其極
大小之體不無莊周雖貴捐情不覺
躡迷物理至如空虛本無質象不可
論有差殊山毫既有形容安得談其
均等　范曰談其齊等本貴忘情若
欲均形豈非為䩉畫足　難曰前言
形均始可情喪未是悟他今持畫足
過人翻為自因更並曰山大毫小莊
書遂可齊其大小天尊地卑周易應
可混其尊卑莊生安得齊其大小
范曰二教所詮由來是別均齊之理
本自不同難易本是別不得同山毫
本不齊不齊應說異異物既不異不
異得說異別物應可同何得說不同
靈辯姓安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古
族晉中朝時徙居長安白鹿原永嘉
末又南遷因家于襄陽宿殖德本累
循淨業家遵士農門傳貞素靈辯歲

江漢之英靈胤荆衡之秀氣幼而聰
慧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聽習三論
大乘諸經究極幽微尤長白黑天骨
峻爽風韻凄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
虛肅常若秋崖含霄霜松引飈每至
辯波騰迅詞芒灑落又如河箭飛流
月弦揚彩永徽年中遊東都聲馳
天闕尋奉　勅住大慈恩寺仍被追
入內論義前後與道士李榮等亟經
往復靈辯肅對宸嚴縱敷雄辯神氣
高邁精彩抑揚望敵摧鋒前無強陣
嘲戲間發滑稽餘裕類解聖顏每延
優奬然素懷謙挹加復謹慎溫枝絶
訪時莫能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昔
次卿宏論雅聞重席之賞充宗小辯
纔傳折角之謠尚想連環沉吟千祀
略題梗槩為之記云但恨言唯應物
理非獨詣尋徵之廷猶有餘功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續附

唐西明寺釋 氏

唐麟德元年於京師西明寺撰述

維唐龍朔元年春三月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敬遵真惟佛道稱聖咸作化於含元寶乘靈寶俱開津於有識然則承俗訓一風執於醮章佛垂法綱是舟師於形有自非統括經誥孰能輕舉謹竭誠心敬傳經像用資景福通祇無邊啓深信之根前喻即真之正業可不然歟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永所惟釋尊弘化慈誘徧於人天李老垂則述作開於赤縣故使在身在國不免生死之流難惱雜着超於空有之域所以迴心歸向奉敬無遺造佛書經晨昏禮謁當願善無不在常志篤於真乘道無不通故莫滯於凡識統諸來學幸願斯言　金銅佛五軀十一面觀音像二軀并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自惟昭告于十方先
覺無極大聖能仁化主慈氏法王行
真稟自凡庸疑斯觀伍形雖草化心
造弥勒柱下周之史臣道不振於明
后佛乃天人師敬德化惣於無邊豈
有事天之夫章醮之士琴碁不釋酒
脯未遺禹步而抗於豊隆叩齒而排
於列缺誠所不取也今改操迴信欽
仰佛宗敬造經像恩程心用伏願啓
斯厚夜大敞明離裂久刼之鄣纏解
無始之流縛生生卯反本之業代代
出解脫之津預有同流景仰斯在
金銅佛像五軀　十一面觀音像二軀
并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仰惟諸佛大聖
神通遍於十方柱下仁風流扇光於
五岳梁魏巳上未聞道有儀形周齊
巳下卯誘開於坻俗是則擬佛陶化
終詐飾於昏蒙達見通微畢曉鑚於
明識所以闡義遷善奉造靈儀并諸
經誥當使上卯下施開遂古之濛泉
福始罪終顯窮生之厚鄣伏願恩隆

慈施不隔於邪林方便善巧無滞於幽谷並使解明七覺慧發三明拔見幢而偃疑山裂愛網而陳寶駕悠哉同侶可不勉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夫以陰陽結搆凡俗之所依持空有駈除惟聖於焉體鏡排三有而超挺閒乎五蔵之經在一得而守雖見於二篇之作是則尊天敬地無忽於有為解縛離惱寔開於惑性由斯比德事等雲泥敢用傾誠敬崇流施寫經造像充替瞻涼用此福因律通有識咸超見網早越迷林敬造金銅佛像壹軀　十一面觀音檀像兩軀諸大乘經相續寫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自惟生在微任忽預朝班叨之以厚禮敬之以宗匠斯之榮問誠有其由真雖隸處黃冠心存玄化討尋邪諳佛為道父後學迷生妄存比競擬人以倫固難齊准且佛為法王道稱柱史佛垂金色相開四八之奇道見白頭鼻流雙柱之

異聲光不闘於恒俗大羅乃烏有之
言神通未化於物情玉京本亡是之
說是用歸心至覺經像留情傳於遐
壤遠流未悟當使一乘一道常作化
於大同九天九有共陶津於極教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尋道德二篇不存於
毀佛脩多三藏莫述於李宗後學奔
覺亞迹於法王前脩奉法志隆於羽
化是用丹誠奉述元討於仙經栖心
正則豈存於服氣三籙三元緣情而
妄立丹書玉檢逐物而興言秦漢由
此而致讖緯徐寄茲而取喪是用憑
心委志敬寫流通庶有見聞咸存此意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自惟佛經詞義
迥拔於人天道書本末影像於西域
何以知然至如元陽一經響法華諸
與西外衆卷類方俗詠歌文義不可
大觀情事全非所錄況復朱門玉柱
之液靈薪織士俗之情高無老君之
雅識還依正繕寫不濫滓於元陽如
本奉持豈有淪於教義伏願聖慈无

尋垂降迷蹤永作道於後昆畢如流
於夢海

金銅佛像伍軀　十一面觀音菩薩二
軀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以道本無形
形之於周魏佛惟有像像布於人天
故桂下之容未足光於視聽能仁之
相可謂超出幽明故使石像浮江經
生火聚羣儒奉之如在書傳記而不
渝是使致敬弥勤奉持難絶用斯上
善通被下元割見網於此生獲正果
於来際貽諸末葉通斯致焉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
夫郭行真造真以道惟元氣非形像
之照臨佛稱大覺統景仰之尋則佛
稱道父僧曰上賓聖教明文無容隱
匿所以敬寫經像傳奉未聞開万古
之朦根樹百王之遠軌欲使一乘令駕
捴邪正之登臨九天奉識該幽明而
翊化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惟夫一國朝宗

一人稱聖一土陶化一佛稱覺故使唐虞殷夏五運推遷過現未來三際循復代代異材豈惟一老劫劫開濟是稱多佛無識叙稱巳形葛洪之誚有情通議早見周顒之說是以李耼葬於槐里秦失哭而不迷焉還演於流沙尹喜變而乖迹未若釋氏大聖湜封周於環海教義弘明誠濟會於真俗遂投誠欽仰奉尊歸戒造像書經式表虔敬當使幽明叶讚心用之道日隆現未智開寘津之尊將曉永垂弘範貽則英賢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敬造盖以老氏之教不出流沙釋君之宗化行環海即日而叙廣陋可知窮神體聖居然非惑二篇之志言未絶於俗塵三藏之經理自詣於真極所以歸依正覺承受至乘遣佛書經流通士俗願反本之道控精爽於天衢廻向之門畢權衡於地軸是使天師受道恒礼佛於鷄鳴隱居並敬常拜釋於茅嶺自餘未語事等効尤詳覈昇玄亢直氷執

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夙知希向早預法流形雖黄老心染緇釋經像福本每事經營用資景業通被存没必願罪終福始惑盡智明逮及黎元咸資欹仰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夫爲道日損義有存於克念學無常師理必資於遷善至於道德五千言不涉於章醮靈寶三洞事有徼於方術黄書赤符莫通於物議玄霜絳雪或陷於烏有未若佛宗至極坦八正之通津妙法窮真靜八倒之迷藪所以百王奉化寺塔遍於大千万代承風僧徒充於天下行真不惟鄙俚奉佩遺筌造像書經流通兆庶當願早傾三漏早見三身早騰三界早御三有通被高識通斯意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聞道本虚通義非權結靈智洞照須知大歸自古同門英秀咸尚佛宗歷代暗識諸生雷奔輕侮是不遵往哲不讀金科迷生此見未日通敏至如張族三師 相

從拜佛陶寢兩儼攝散釋宗詳于梁
魏之書備例蜀川之紀豈非擢本而
處得至身而達性知幾其神悟佛性
之非打故釋泉具造像書經敬勒頻
言陳于卷末庶同悟士塵斯道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夫以一實之道
理越於天仙大覺之言義該於空有
至如陳思辨道乃涉方士之科何晏
叙冊未在聖門之列然則道有小大
之別聖亦昇沉之儀老君柱史之負
立教非為其主釋乃法王之位訓範
統於幽明故二篇述作顯於山之論
兩諦大造程於周氏之宗所以治古
至今罕能詳覈余承正則義取真乘
造佛書經無替心曲用茲上善通被
識情願解大道共無上意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重校序

按此一部四卷之書其第四卷國
本與宋本則同唯八紙耳冊本大
多至三十四紙非唯多小不同文
義亦不相涉又前第三卷國本與

宋本則同丹本始終逈異者何耶今進退撿挍宋本錯乱失第三卷妄引第四卷爲第三卷於第四卷則傍引道士郭行真捨道歸佛之文十餘段凡八紙補爲一卷國本依宋故同錯耳今詳此一部撰集之體始自漢明帝終至唐高宗歷紀帝代佛道論衡而國本宋本之第三卷凡七條事即唐高宗時事也今於第四卷八紙後所連寫十條之事是高祖大宗時事也然則先後倒錯勢必不然理須正之今依丹本以高祖大宗時十事爲第三卷高宗時七事爲第四卷而正焉其郭行真捨道歸佛之文并附于尾云　守其　序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一卷　西域天竺國事　星

大唐西崇福寺沙門釋智昇撰

出後漢書列傳七十八

案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年中夜夢見丈六金人光明特異色相無比明帝寤不自安至旦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傳毅奉荅曰臣聞西域有神号之為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之國子博士王遵謹對曰臣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時有聖人出在西方太史蘇由對曰所記一千年時聲教被及此土陛下所夢必當是之明帝信以為然即遣中郎蔡愔與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尋訪佛法至天竺國見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秦景等乃求請之摩騰二人誓志弘通不辭疲苦即共景等乃冒涉流沙至於洛陽明帝大悅甚尊重之即於洛陽西立精舍即今白馬寺是也本白馬負經来因以為名摩騰二人既至翻譯衆經二人為漢地僧之始經是漢地法之初又釋迦像是憂填王

像師第四作之明帝即令啚畫摸寫如法供養即是漢地佛之初

永平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明帝在白馬寺設齋行道帝問法師摩騰曰佛處生化世滅度日月可知不法師對曰佛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夜託陰摩耶夫人甲寅之年四月八日在迦毗羅衛藍毗尼園從母右脇而生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水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四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大史蘇由曰是何祥也蘇由對曰有聖人生在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生王宮壬申之年十九出家

漢統師云佛十九出家當周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三十成道漢統師云佛三十成道周穆王二年癸未之歲當陽化世四十九年漢統師云佛

出世化物四十九歲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所有光氣先問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令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法久已處世壬申之年二月十五日臨般涅槃漢統師云佛入涅槃當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

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即位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廢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黑西方有白虹作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聖人滅度衰相現也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將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計佛入涅槃至今合有一千二十二年明帝大悅曰弟子此土周書異記法師所說恰然與同帝復問法師曰佛是大慈王當時出世何不化及此土法師對曰迦毗羅衛國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

日月之中三世諸佛皆從彼生不同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並生於彼受佛正法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當時不往處光明皆悉及之光明及者佛涅槃後或五百年或一千年之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教化之明帝曰法師言一千年外有聲教者亦與周書異記同案齊國大統法師達摩鬱多羅荅高黎國諸法師云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當周孝王五年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

案帝王世記云周昭王即位五十一年崩周穆王即位五十五年崩周恭王即位十二年崩懿王二十五年崩從昭王二十四年計至孝王五年合一百二十四年從佛初生計入涅槃合七十九年今言孝王五年者何太謬乎未知統師出何書典

案世傳記云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經云息用名滅非死滅也一本無像法有正末二法記從佛入涅槃計漢明帝永平十年凡一

千二十年從漢明帝永平十年計至大業十年甲戌歲凡五百四十八年合一千五百六十八年從大業十年至貞觀十年歲次丙申二十二年通前一千五百九十年

漢法本内傳第三

道士度脫品　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觀道士朝正之次先承京師向西域天竺國取得佛本言是脩多羅教復請胡師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等翻譯佛本一從漢言又立白馬興聖二寺勅度王公子女令作沙門承事胡師遵用其法京師貴賤奉敬者衆諸道士恠焉遞互相命曰至尊棄我道法遠求胡教我等今日朝次各將太上天尊所制經書各盡已之所能共上一表乞與胡師比校令至尊意悟使有所歸介時南岳道士褚善信等七十人將靈寶真文一部　太上靈寶玉訣一部　空洞靈章一部　中玄步虛章一部　太上左仙公請問一部　自然五稱一部　諸天内音一部

合一百三卷　華岳道士劉正念等
七十人將智恵定志一部　智恵上
品戒一部　仙人請問本行因縁一部
明真科一部　合六十二卷
恒岳道士桓文度等七十人將本業
上品一部　法科罪福一部　明真
科齋儀一部　太上説洞玄真文一部
合八十卷　岱岳道士焦徳心七十人
將諸天靈書度命一部　太上説太
極太虚自然一部　滅度五練生屍
一部　度自然處儀一部　合八十
五卷　嵩岳道士呂恵通等一百四
十人將太上安志上品一部　三元
誡品一部　太極左公神仙本起内
傳一部　服御五牙立成一部
朝夕朝儀一部　合九十五卷
霍山天目山五日雲山白鹿山宮山
合八山諸山觀道士祁文信等二百
七十人將太極真人敷靈寶文一部
太上洞玄靈寶大文五符經一部
歩虚文一部　神仙藥法一部　尸解
品一部　上天符録勑禁一部　合八
十四卷　并茅成子一部　許成子

一部　列成子一部　恵子一部
合二十七家諸子經書揔二百四十
五卷
正月九日楊州界豫章郡吳丘縣南
岳道士褚善信以為表頭五岳十八
山觀太上三洞弟子道士褚善信等
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
形無名無極無上無虛自然大道元
首自從造化道教從生無為之尊自
然之父上古同尊百王不易今陛下
道邁羲皇德過堯舜光澤四海八表
歸仁臣等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
西域臣觀西域所事者旣是胡師所
說者不參華夏復請得胡道人今飜
其語說同似漢臣等思忖陛下雖飜
得此語恐非大道如不依信願陛下
恕臣等罪聽與驗試臣等五岳諸山
道士多有聰明智恵博通經典從元
皇已来太上經行悉能曉了太虛符
呪並皆明達或有吞符餌氣或有策
使鬼神或有入火不燒或有履水不
溺或有白日昇天或有隱形於地至
於方藥法術無有不能者願陛下許

臣等得與比挍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若比對不如任上重决若臣等比對有勝乞除虛詐臣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以聞　明帝又得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二人說法善明法相心大信敬既得道士表聞即遣尚書令宋庠引諸道士至長樂宮前帝謂道士曰諸大德莫自誤也大德所言太上無形無上為尊自然之父者今日西域所將來是脩多羅之教其教難遇今始東傳大德比來所學者影響耳非其真法大德今既見真法仍不捨本從末何異古人葉公之龍也

褚信奉問曰若佛道是真應無形色去何畫其像以此驗之定非虛無自然之宗

帝曰摩騰法師曾為朕說法言佛有四種法身所謂法報應化一者法身無為無相無主無宗蕩然空无自然澹泊二者報身獨立無侶朗然無疋光耀世界自在隱顯三者應身修諸

形色言行無端任物千畨神應方變四者化身開演正法導以三乘利潤蒼生隨機化誘諸大德須知佛有四種法身出沒自在不可思議其用也則万像俱應其息也則託入幽玄此是智惠之大山涅槃之巨海必須歸信得福無量

褚信問曰不審帝說涅槃是何句義

帝曰涅槃無為淡泊自然此四者一味耳如似眼目異名焉

褚信問涅槃之義有幾種

帝曰摩騰法師曾與朕說法云涅槃義乃有多種言入聖位中者涅槃有五種一者隨分涅槃二者有餘涅槃三者覺滅涅槃四者方便涅槃五者究竟涅槃

褚信問曰未審五者其義云何

帝曰一者小乘初果須陁洹果斯陁含果阿那含果各受人天報盡得生初禪或生二禪或生三禪是名隨分涅槃二者小乘極果阿羅漢善蔽六根證七識空智得生四禪或生空處是名有餘涅槃三者中乘辟支佛果

觀十二因緣證滅盡樂得生識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是名覺滅涅槃四者大乘初地已上菩薩常居六道出入生死不捨衆生隨類受形而教化之清淨願行不退菩提是名方便涅槃五者菩薩於無量劫世常在生死海中歷諸勤苦脩行善本成就万行得證無上正真正道是名究竟涅槃

褚信奉荅曰若佛是究竟涅槃願聽與試

帝曰卿若為比試

褚信對曰臣以太上天尊所說經典設壇置經壇上以火焚之其法若真願火不燒其法若虛妄願從火化西域之教願與臣同於此試

帝曰卿無自辱焉朕恐卿等螢火之光明邀同日月之顯彈丸之土竊價隋國之珠寶非其類如欲相比卿就不相信可此月十五日平旦總集白馬寺與卿比校道士即得 勅許歎忻而去諸道士在京師聚衆或在洛水上履水而行水不能溺或在園苑積薪自燒火不能損或在京師市巷

作種種呪禁呼策鬼神京師觀者咸言大聖正月十一日　帝詣白馬寺至佛殿前燒香行道礼拜訖問二法師啓首具說諸山道士功能欲來與師比挍弟子輙不自量以許之赴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願師垂恩開示法藥摩騰法師對曰如來滅度一千餘年正教東流法不虛設道士欲來比挍令正是時貧道雖處緇服戒行無取今仰憑正法諸佛威力得與開悟帝聞此言心大歡喜摩騰法師復語曰陛下往脩福業得為天下主既遇正法復能信心奉敬方欲引導群生指於歸處此是開基之功恩加万葉菩薩之行功德難量帝即整容礼摩騰法師足啓法師曰弟子往蒙法師光相喜滿交懷又屈法師持法宣化弟子一生再幸不勝慈澤法師大悅令帝復坐問竺法蘭法師曰西域有道士以不法師對曰西域梵志者同此間道士帝曰道有幾種以何為宗法師對曰道有九十五種並宗正法其行有差欲司觀者八種梵

行一者常脩梵行慱通外典事摩醯首羅天王以為天尊求生空處識處非想非非想處二者常脩梵行慱通外典事大梵天王以為天尊求生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三者常脩梵行慱通外典事天尊求生炎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四者常脩梵行慱通外典辯於論荅事六師弟子等以為師尊求憑空滅絕有無五者常脩梵行志在仙學善禁呪事阿私陁仙以為仙尊求五神丹服之若得仙道會假風鳥力得昇霄漢六者常脩梵行志在醫學善於符術事阿私陁仙以為尊求五芝之草服之若得仙道會假商劣得匿形影七者常脩梵行事波頭大仙以為仙尊求入火聚火不能損八者常脩梵行事毳制林羅水仙以為仙尊求入江海水不能溺此八種道以梵行力得生天上以不發正信迴向心故天上壽盡還墮三惡道中帝曰此八種道常脩梵行慱通外典即是世間聰㥁上人當時值佛應得悟正云何不捨諸見仍有此法蘭法

師對曰佛生難遇百一小劫一佛出世佛未出已前造化之始或有大力諸天或有自在聖人恐世無訓降生此俗或作帝王或作師儒各舉已一或教梵行或可教礼敬行或教事佛或教事日月神或教事江海神或教事諸山神或教事水火神或教事社禝神或教事先師神如是等種種神明悉教事之衆生從劫初已來學習久遠雖值佛出世有鈍根者咸言我之事從元皇已來尊仰佛雖神異其教近耳何能捨本從今尒時執見者在其道不滅

帝曰佛道之中亦有仙号以不法師對曰仙者並傳梵行多諸伎術是以為世所上佛初成道時坐於菩提樹下世人未識是佛光明顯照咸言摩訶大仙生未曽有也舍利弗目連等坐卧空中 神化自在各相謂言此是大弟子天仙也佛 以隨機應顯佛号生焉

帝曰弟子蒙師說法心想朗然未審法師豫設何法欲調伏道士

法師對曰龍吟雲起非虹蜺之所能
虎嘯風生非跛驢之所及雷門無施
布鼓電曜豈懼螢光敵對即施何用
預搔待痒
帝乃大笑弟子知師有證達之理無
畏懼焉法師對曰貧道未得過人法
又不敢增上慢辟如弟子爵位封王
帝命將勅巡省革易風俗其王見到
郡縣官人豈有不懼以不
帝曰使者既是朕子又行朕命至於
州郡縣豈敢不懼　法師又問曰
王巡省之次郡縣令長敢在王前行
自在以不
帝曰承朕威命所在官人懲肅畏法
寧敢自在　法師曰如是如是誠
如帝說貧道出家人亦名法王子所
持正法亦是法王金口所說所在教
化亦無畏懼若法行處一切諸天魔
鬼莫不奉敬道士小患何足消伏
帝聞法師一言轉加意大即辭法師
入城
勅有司令辦供設齋并勅五品已上
文武內外官人卯十五日平旦悉集

白馬寺十三日道士在白馬寺南門外道東裏東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西壇置太上靈寶天尊經合三百六十九卷中壇置諸子黄老等二十七家書合有二百三十五卷東壇置饌食奠祀百靈十四日帝設七寶行殿在白馬寺南門道西步置佛舍利及佛經像十五日平旦大衆普集巳時齋訖

帝謂道士曰諸大德欲試令正是時先顯卿等所能以示大衆道士等奉勅即以柴荻和栴檀沉水等香木積遶西壇經教上復作啓告啼哭流涕日太上尊天經典與造化俱開徃哲令賢行之不捨今為西域別教入乱華俗臣等五岳諸山觀褚善信等合有六百九十人敢以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用曉示衆生以辯真偽伏願上慈顯出神効即便放火燒經經隨火化悉作灰燼道士等見火焚經心大驚愕先時昇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隱先時入火者不敢更入先善禁呪者呼策不應先有

種種功能者施用無一可驗道士等大生慙愧

帝謂道士曰卿等不聞益州部内有鍾山王命賊在於山澤放縱自由謂無過者及其臺軍討罰形勢不立卿等今者亦復如是今時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今捕試無一効驗即是虛妄宜就西域真法

褚信對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始謂之太素豈虛妄乎張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更無言教之稱今說有言教者即是虛妄也吾究尋典籍靈寶逈無氏族可依推尋古今靈寶亦無成道處所若靈寶自然者經典從何而生若說靈寶出世者古帝前王與誰說法虛受太上之名妄假天尊之号此是仙覺法王說也濟於六道普潤含靈卿亦可歸真棄虛妄必須尊學若不奉敬可謂虛度百年無功而逝卿若慢心不信亦専心黃老黃老者雖無法王之量亦是前世聖人撰集雖同諸子言行甚奥託性無為道德之府也昔孝景皇

帝常脩行不倦道學從此生焉處百家之長得擬佛法為次至於茅成子列子莊子等書並學自然逍遙塵外亦是黃老之次卿何慕焉獨專於靈寶也褚信對曰靈寶有昇天隱地之功符禁鬼神之力履於水火無有不効今者以火焚經不蒙哀愍吾大生恥辱衍曰大之制小使其然也譬如州郡令長各處一境判决自由若對帝王威德不立卿等比校亦復如是今日卿等所學法者欲使山無猛狩之丈世絕謬學之侶一則就真辯偽二則不誤將來褚信默然不荅與南山道士費叔才自憾而死

尒時佛舍利光明五色出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暎蔽日輪

摩騰法師先得阿羅漢果以慈善根力踊身高飛行於虛空中神化自在還坐本處怡然而住其時天雨寶華在於佛殿前及衆僧上又聞天中音樂之聲感動人情大衆歡喜歎未曾有也尒時法師即於大衆中而說偈言

狐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明　池無巨海納

丘無嵩岳嶸　法雲普世界　善種得開萌
顯通希有法　處處化群生
法師說偈訖白道士曰諸大德欲有
所問者前出共論　尒時嵩岳道士
呂惠通對曰吾等諸人不量德力輒
欲比校向見神光顯照絕世難知又
逢大士神變奇特無比天樂垂音以
開我等迷路天華表瑞始知大道有
歸我等未解聖法焉敢諮問
明帝即從坐起礼法師足白法師曰
弟子常處生死淪沒愛河今值正教
東流傳之初始願師大慈開縱曉示
法師受請嘿然如許
帝勅大衆欲求法者前近法師坐大
衆圍遶數百餘重各各靜然
尒時法師即出大梵音聲微妙第一
歎佛功德不可思議亦令大衆稱揚
三寶歎述善法即為大衆說人天地
獄因緣法或說小乘阿毗曇法或
說大乘摩訶衍法或說懺悔滅罪法
或說出家功德法大衆既聞法已各
生希有心尒時司空楊成侯劉善峻
白法師曰大德向者仰觀智慧與海

同量非我凡夫所能度也我等欲悉
大士出家充奉給侍願垂聽許不
法師曰諸大衆發心出家是解脫業
緣仁者各有王難所繫非我所許
帝即前出白法師弟子比來常為真
假相亂無慧能辯得蒙法鏡垂照始
知實相有歸令此會中有道士官人
民庶及婦女等若能出家者弟子自
與剃頭三衣瓶鉢並悉施與別立精
舍奉之使學道法法師歎曰善哉善
哉帝之功德不可思議
爾時大衆聞帝聽許皆大歡喜四岳
諸山觀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
出家南岳觀道士褚善信費叔才在
會身死南岳觀道士六十八人殯埋
信等不預說法不得出家五品已上
揚城侯劉善峻等九十三人出家時
帝侍衛九品已上鎮遠將軍姜苟兒
等一百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民及
婦女阿潘等一百二十一人出家十
六日
帝共大臣并文武官數百人與出家
者剃頭日日設供夜夜然燈作種種

伎樂比至正月三十日法服掛鉢志
皆施訖即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内三
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漢之佛法從
此興焉

漢法太內傳凡有五卷
第一卷明帝求法品
第二卷請法師立寺品
第三卷與諸道士比校度脫品
第四卷明帝大臣等稱揚品
第五卷廣通流布品　一部五卷

傳法記一卷　安玄通記云
漢桓帝建和三年己丑之歲有沙門
安清是安息國王太子捨國出家存
意遊化至洛陽譯出衆經漢靈帝
熹平五年丙辰之歲有一沙門支迦
樓國出家是月支國人至洛陽譯出
衆經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之歲有
沙門竺佛朔是月支國承相棄相位
願弘佛道開化衆生至洛陽譯出衆經
案魏書文帝黄初三年壬寅之歲有
沙門曇摩迦羅中天竺國人至許都
譯出經戒律
漢明帝永平十年至魏文帝黄初三

年合一百五十年　案吳書吳主孫權赤烏四年辛酉之歲有沙門康僧會是康居國人大承相之長子志弘大道遊化諸國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是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漢明帝夢神號名為佛是其遺風乎即召僧會問之曰佛有何神驗也　僧會對曰佛晦靈迹出餘千載唯有舍利至心求者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　僧會對曰舍利慈懇求即顯降若無感者當以死期何假王憲乃請至七日至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吳主即置舍利鐵碪上令大力者以鐵鎚擊而試之當即碪鎚俱陷於地舍利無損吳主復置舍利對炭火中舍利光明從火而出作大蓮花照曜宮殿吳主敬信僧會一遵其法即造建初寺為舍利起七寶塔其地名佛陁里江東佛法自是興焉起黃初三年至吳赤烏四年凡二十年從永平十年至吳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康會是吳地僧之

始教是吳地法之初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都鄉侯闞澤曰漢明帝夢神遣中郎蔡愔等向西域尋訪佛教至今可有幾年闞澤對曰從漢永平十年至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吳主曰佛教入漢已久何緣今始傳至江東闞澤對曰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南岳道士褚善信正朝之次與諸山觀道士褚信同上一表乞與西域法師迦葉摩騰竺法蘭等比校尒時佛教初到洛陽漢明帝始立白馬寺興聖寺法師迦葉摩騰竺法蘭翻譯衆經始從漢讀道士來達正法深淺不知上表乞與對驗明帝許之至正月十五日在白馬寺門南岳諸道士設壇將所學法名靈寶經置壇上放火焚之當時以正法力故道士書典悉從火化無有遺者復作種種伎術施用無効諸道士等皆大慙恥南岳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中自憾而死自餘道士明帝勅放還岳其時不預闞法師說法者不得出家尒時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戈不息是以佛法一百

七十年中而不通令遇法師僧會入来教化江東始得與行吳主曰孔丘老子二家得與佛道比對以不闕澤對曰臣建安年中在洛陽遊學曽入法舉寺礼拜得遇法師惠鏡垂照講大乘經臣聞法愛樂當時遂憑法師在寺得聽法音首尾三年臣審知佛是無上法王衆聖所歸教加一切哀含万像深同巨海不簡細流明同日月不嫌星燭會觸即化遇物斯乗天上人中自然尊大縦使天有普覆之功地有能載之力皆是諸佛建立使之然也臣又尋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号素王制作經典訓奨周世教加来業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列子老子荘子等百家諸子書皆脩身翫習放暢山谷縦大其心學歸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世化民之風是以古人將為滞陷盖此之謂至漢景帝考諸百家以黄子老子義躰尤深内外明達改子為經始立道學

勑訓朝野令諷誦焉若將孔老二家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　吳主曰仙有靈寶之法何如　闞澤對曰靈寶者一無氏族可憑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無所知也直是山居濫說非聖人所制吳主善答之曰公學博精通覽元不恙宜加太子太傅令領侍中尚書令如故案後涼書秦主符堅建元十九年遣征西將軍酒泉公呂光西討龜茲國得沙門鳩摩羅什是龜茲國大承相之長子呂光至涼州聞秦主姚萇所害光遂稱帝涼治姑臧羅什在涼州譯出大華嚴經以自翫適至秦主姚萇長子興弘始二年至長安譯出眾經佛法今時大盛當晉大興三年安北涼州沮渠蒙遜永和二年有沙門曇摩讖是天竺國人至涼州譯出眾經至持地六度不譯戒品謂漢地人不能持戒隱如不譯時有比丘披讀經文怪無之戒品遂即行道心

專求夜夢見一道人授戒本與比丘得戒誦持至明告識曰昨夜夢中見有法師授我戒品恐有所忘願與正之識即令比丘誦之與本无異識曰善哉善哉大德吾恐漢地人不能持戒不復譯之今大德求如得者漢地必有持者戒品從此流行當晉隆安四年自此以後年年西國沙門傳法來者衆非記可盡論營記元魏正光元年歲次庚子七月明帝加元服大赦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在佛殿前設齋齋訖帝語侍中劉騰宣 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

尒時諸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最對論　帝問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　姜斌對曰老子西入化胡以充侍者明是同時

法師問曰何以知之　姜斌對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

法師問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始生周何王幾年西入　姜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在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

時生周簡王即位四年丁丑之歲事周為守藏吏當周簡王即位十三年丙戌之歲遷為太史當周敬王即位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此足明矣

法師對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歲次甲寅四月八日生當周昭王四十二年歲次壬申十九出家當周穆王二年歲次癸未三十成道當陽化世四十九載當周穆王五十二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令計佛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至周定王三年老子始生生已年八十五至周敬王元年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入㯹此年月日懸殊不同鄙夫一何闇說輒言佛為侍者豈不高岸為谷小乃謬乎姜斌曰案開天之文李柱史西入化胡佛為侍者亦應不謬法師輒非此事恐理未安法師對曰夫佛者法王也故能降靈兜率生出王宮万福圓備億善臻集普化三千均濟六道行即金花捧足坐即

百寶蓮臺出則帝釋前駈入則梵王
侍後左輔密跡以斷邪偽為効右有金
剛以滅邪魔為功無央菩薩以充法
子無量聲聞以為聖衆護世四王朝夕
覲省天龍八部曉夜奉接天樂懸空如
雲天花散落如雨師子一吼外道歸
真法鼓自鳴邪魔從正何得與周藏
吏以為侍者若周柱下史有法王子
之量應在周世如現神通何有避世
西遊方能化物若也柱史能化其時
周德雖日衰微仍承文武成康之風
柱史既乃周世五王何不加之以神
變顯之以法樂若能此者如風在草
色正自由何用潛遊於西遠化胡俗
況法王柱史相去四百二十餘年今
言同時特為侍者此亦模之太甚深
可悼焉仁者既有開天之說此狂簡
斐然文章何足依信　姜斌曰若
生當昭王滅周穆王出何文記
法師對曰出周書異記并出漢書法
本內傳並有明文當今君子故應覽
見不能為君一人對衆更說　姜斌
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何

得迴無一言記　法師對曰真是仁
者不識同於管闚覓不弘廣何得輒
謗孔子於佛迴無一言記仁者若不
相信孔子自有三俻卜經佛之出世
在中俻仁者善自披究足得開曉
姜斌曰孔子聖人不言如志何假卜
乎　法師曰唯佛是聖人之法王
四生上首遠視一切衆生前後二際
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視若掌中自餘聖
人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
卦也
尒時明帝即遣中尚書又宣勑道士
姜斌論無宗旨復云開天經言老子
說者問姜斌此開天經何處得來是
誰執與姜斌對曰臣亡師道士張祥
邊得
帝曰經在何處姜斌對曰在觀遣中
書侍郎魏收尚書祖瑩等就觀取得
經將來帝遣文武官尚書郎已上議
當太尉公蕭綜太府李寔衛尉卿許
百桃吏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
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云老子止著
五千文西隱流沙更無言說此書虛

妄尊言老子化胡說十二部經臣等
所議姜斌罪當惑衆　帝謂道士
曰卿等比來專學此法何名求道諸
道士對曰臣等並無此書今日始聞
姜斌所說　帝即遣中書郎邢子才
黄門侍郎楊寬等向觀重搜諸房按
訖盡無此書　帝曰姜斌道人罪合
極刑付獄斬决尒時廷尉卿元超領
斌將出　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諫曰
陛下新赦恩宥天下今復建齋以啓
多福　勑令論議開暢風猷姜斌雖
可語無宗旨得沾齋會今　陛下從
天恕之威就案法之中如欲戮人恐
不當天意
帝曰弟子謹案經云佛在因中作國
王時煞五百婆羅門不犯戒律令姜
斌開天之說此即妖書惑亂朝廷令
不斬决誤後不少　法師極諫姜
斌免死配徙馬邑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一卷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右

太原王隱客字少微撰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羲畫而踰繩迨軒文而越契端宸肅扆題尊玉宇之中班碮漂福光佐璿達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於仁義亦有棲月籠霞之儁乘龜控鯉之英窒慾壇姿茹丹菌於秘洞休糧蛻影吸青露於神丘終驚逆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豈若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傲寶騎而高引無生之生究生生於至賾不滅之滅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曳法蠢之響繁罝弛紐邁三呪於湯年砦浪堙洪軼四乘於夏序浸群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勳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道者乃標黔首之尊為燮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休止洎乎星尋禘照日夢飛光東徙休屠之像西漸罽賓之化高入響係數妙説於銀函茂德肩隨暢真詞於貝牒列辟以之崇奉綿代以之欽尚故符秦肅念紆

尋葦而同嬉劉漢度誠下緗輿而致
禮唯有牛圖晚運慧景曖而還明龍
緒衰辰德水凝而復渙
我大唐澄飛日秉撲燎霞崐延喜流
禎貽華獻吉財成紫宙藏蕤改粒之
勳大庇蒼黎茵藹遷裳之業
皇帝乘雷震極鑠電離宮馭九駮以
曾馳駕八翼而揖厲希風嶠岫啓鸖
苑於神鑾仰化連河搆㙓臺於勝壤
敷攝誘之徽範敦愛敬之洪謨而以
控國必侯於忠裝家寔資於孝爰命
僧尼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凝懷
許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拾輿頌於
英寮雖囂議相攻各言其志而宸襟
歷選遂率於常特懷顧復之恩仍致
昇堂之拜悰上人冲宇淹穆秀器韶
雅迥韻遒通峻調閑綽身城浪謐飛
寶刃以衡天意樹紛披聳旂翹而拂
漢既洽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緇徒
擅其矜節素侶挹其徽望固以偶迹
秉杯徐聲飛錫者矣將恐迷生曲學
近識孤聞以適俗之權爲會眞之實
叫鳳圖而莫遂叩鸞掖而无從爰興

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粤自晉氏迄于聖代凡其議拜事並集而録之揔合三篇分成六巻為之賛論格以通途縟旨含斷雕文振緣信所以激昂幽致刷盪寘津者也隱客業霣才疎名蕪聚淺坐煙郊而晦跡泊風户以接神徒以早尚花綸深崇蓁纂欣茲盛事綴而序之秋蟒輕光匪助奔義之曜春蛙陋響寧裨大樂之音聊以宣情詎云摛藻與我同志幸无誚焉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巻第一

弘福寺沙門釋彦悰纂録

故事篇第一上

故事者明隋以上沙門致敬等事也自大法東流六百餘載其中信毀交貿衰隆相傾亟深湮殘頻令拜伏而事非經國理越天常用為蠹道俱訟舊貫焉

奏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 并序

詔

車騎將軍庾氷為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二首

書

難

荅

書

晉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 并序

東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時太后臨朝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上舅中書令庾亮叅輔朝政後導等薨庾冰輔政謂諸沙門應盡敬王者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等議與充同門下承冰旨為駮充等因為此奏焉初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翜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

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為長庚冰為成帝出令沙門致敬

詔二首

初詔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怪況阿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遣脤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將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無佛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旦至顯後世猶殆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茫昧依俙未分弃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

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胷懷耳
軌憲宏摸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
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材智又常人
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凌
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万乘又
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
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
不然吾將何述焉

二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
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
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
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
詔書如右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
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輙
共尋詳有佛无佛固非臣等所能定
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
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
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妙
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朝雖法有隆衰
而弊无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
夫詛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
願塵露之微增潤嵩岱區區之祝上
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

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蒙蔽豈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令不為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路可無擁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乃大人神之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末聖而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為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人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備修之修之身修之家可矣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无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无而當以南行耶

三奏　臣充等言臣等識雖暗蔽不通遠旨至於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寧

苟執偏管而乱大倫耶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无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然及為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悋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盖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踈而不失臣等屢屢以為不令致拜於法无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于時庾氷議寢竟不施敬

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事書一首 并序

晉元興中安帝蒙塵於外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欲令道人設拜於已因陳何庾舊事謂理未盡故與八座等書云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

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
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莊莊推乎視聽
之外然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
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
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
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
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於王
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
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
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
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哉
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大事
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
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謂
八座等荅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
書一首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
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
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
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堯孔殊趣
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為重而彼髡削
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
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

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
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
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
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尒不以
涯撿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令便使其
致恭恐應革者多非唯拜起又王者
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
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
王令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
已面諮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
高音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
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
事書一首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
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
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
遲聞德音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
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
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音容音之
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一　第十張　右

究盡尋何度二百亦恨不悉以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厭心處真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出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内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清約之風无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已不恨恨於敬尸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詶言將无寄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荅濟通之德哉公眷盼未遺猥見逮問輙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顧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謐惶恐死罪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初難　来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為禮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爰曁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為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為忽儀於此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来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諭而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强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言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来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絶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晋人略无奉佛

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撿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以極敬將无彌濃其助哉

来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答濟通之恩

難曰夫理至无酬誠如來旨然情在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王謐荅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初荅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　荅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塗既殊義无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

則事與心應除佛法雖曠而不遺小
善一介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
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
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荅曰夫君道
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
弘矣而未有謝恵於所稟措感於理
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絶非物象之所
舉運通理妙豈粗迹之能酬是以夫
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
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强非常
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

荅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辯意以
為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
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為虛
誕罪福為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
无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救其甚弊
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万劫之塗
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
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
之心見又屢抑仲由之問亦似有深
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

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答曰重尋高論以為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為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　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无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畫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祗敬將无彌濃其助哉　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横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遣人

而言道耳前荅云不以人為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廢其敬哉荅曰以為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桓玄重難王謐

二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是為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為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

云降屈耶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禀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鎣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

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關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為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為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舍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

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為其然夫敬之為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日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

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

復就來旨而借以為難如來告以敬為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討其為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珎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无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无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王謐重荅桓玄

二荅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緬至難措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乏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音既臻不敢默已輙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无以啟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不逮公云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為宗致者是所趣之至導學業者曰用之筌蹄令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麁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為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

何緣含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為佛之為教與內聖永殊既去其殊理則無並令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荅所以去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為難也何以言之令內聖所明以為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美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為仁由已弘之則是而猶有弃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尠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　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為功之勞何得直以矜御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為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无勸於事能勞弥御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荅所以

玄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轍其理難向非謂禮拜之事便為元寂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

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哉髙論不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為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創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為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辯如其未允請俟高當

桓玄三難王謐 并序

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以為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

昔愈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
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
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
善耶事雖已行无豫所論宜究也想
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三難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
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
令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有以
頓白馬之轡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
之所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
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分
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
悟譬猶荊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
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
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寔以末焉既
懷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无
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
在三之重而師為之末何以言之君
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
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
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
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
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

遺其事得之濠上耳

王謐三答桓玄

三答　重虧嘉誨去佛之為敎以袖為貴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師之為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生通其為道者也而為師无誤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析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為顧問既華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曚於是乎在承已令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敬王者意書一首 并遠答往反二首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令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

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
取君答可旨付之
遠法師答桓太尉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
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
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
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
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
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
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
霑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
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
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
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
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
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
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
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
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
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
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
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
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

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霑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飡者哉檀越須者將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

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无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廁諸侯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像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益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懣不覺涕泗橫流矣

桓太尉重答遠法師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去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无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喻又去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讚皇極而不虛霑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陁故是同國人所蒙茸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令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末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故事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右

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錄

故事篇第一下

論　晉廬山遠公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　并序

詔　偽楚桓玄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啟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敬奏四首　并桓楚荅三首

事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隋煬帝勑沙門致拜事一首　并大興善寺沙門明贍荅

論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悰福田論一首　并序

晉廬山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　并序

昔咸康中庾將軍疑諸沙門抗禮萬乘至元興中桓太尉亦同此議于時朝士名賢荅者甚眾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

遂令无上道服毀於塵俗亮致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五篇究叙其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盖是申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而覽焉

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通利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无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来寔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恱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

因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遊觀沉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崖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敘經意宣寄所懷

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

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
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
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
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
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
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
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越化表以
求宗則理深而義篤照泰息以語仁
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
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
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
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
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
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
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夫衆
論者則義无所取而去不順化何耶
荅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
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
與无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
無情於化无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
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

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无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己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雖以存存為功未能令存者无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霑其惠者也

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来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无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无所寄理無所寄則宗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為謬也固已全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

荅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内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内論而不辯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惑亂此三者

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
而不隔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
人之意則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
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来之與堯孔
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
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
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
乖者諸佛如来則其人也先乖而後
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
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
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
輪聖王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
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
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
而功化未就迹有参差故所受不同
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
師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援引
无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
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
必不自崖於一撿若令合而後乖則
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
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
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

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絶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无異統精麁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无物反覆終始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全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會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

之分昧而難明有无之說必存乎聚
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
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
則為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
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異然耶至
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
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
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
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
同自亂其為誕也亦已深矣將言之
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之中復
相與而依俙神也者圖應无主妙盡
无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
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
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
可以數求數有精麁故其性各異智
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
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
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
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
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
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

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无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无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麁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无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

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之於形耶為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暗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效之以事則无惑於大通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无所闕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令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无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无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霑其惠同夫素飡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宜時命遠通殊

方九譯之俗問王者當資以糇粮錫以輿服不荅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天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以弘矣然且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搢之心況荅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无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鷃𩿡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貢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心以淨畢爲道乃欣然怡衿詠言而退

桓楚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桓楚得廬山遠公書及論以太亨二年十二月三日乃下詔停沙門致敬亨詔曰門下佛法宏誕所未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侍中下嗣之等執沙門應致敬啓四首（并桓楚答三首）

初啓　侍中臣嗣之給事黄門侍郎臣袁恪之等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　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桓玄一報曰何緣爾便宜奉詔

二啓　侍中臣嗣之等啓事重被明詔崇冲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親法教不乖孝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循頒群心永為來式請如前啓謹啓

桓玄二報曰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三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

如右　陛下至得圓虛使吹萬自
巳九流各殉其美顯昧並極其致靈
澤幽流无恩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
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為本
道達為功自斯以還蓋是錣鹿之用
耳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
肅拜超无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
為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
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疏短乃不
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使率
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
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折微遠非臣駑
鈍所能擊讚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令
大明既昇道化无外經國大倫不可
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桓玄三報曰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
於用前代理鄉區區惜此更非讚其
道也
四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
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氣百
王伏讀仰歎非愚淺所逮尊主莅法
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
超邈遠略常均臣暗短不達追用愧

悚輙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

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盤伏豈止敬恭將以照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分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啚為教逷自龍埠反經提傳訓遐事遠練生瑩識恒俗稱難宗旨緬邈微言淪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迺凌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襲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為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間禮二親稽首耆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令鴻源遥洗群流仰鏡万仙賷賓百神聳轍而畿輦之內舍弗臣之甿階席之閒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皆當盡禮度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徹有序乘方兼遂矣帝從之

釋彥悰曰孝武傳玄帝即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非諫足以敗德令天下失望有世祖才明而少以禮度自肅若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寛恕則漢之文景曾何足云從大明六年至景明元年凡四載令拜國主而僧竟不行豈非理動天常固使綸言徒設耶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晉恭帝元熈中赫連勃勃據夏州略二秦之地行五刑之虐便言佛佛謂已是人中之佛堪受僧禮乃畫佛像披於背上令沙門禮像即為拜我後為震死葬後復震出屍題為无道之字尋為北代所吞為天下笑焉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齊武帝大明中勅定林上寺僧法獻長干寺僧玄暢於三吳沙簡僧尼時暢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覺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乾和殿見帝帝問鍾如亙鍾答貧道比嘗氣帝嫌之廽問尚書王儉北地沙門與王共語何所稱又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是大興不見

記傳白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氷桓玄等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抱拜則太甚稱名亦无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 并興善寺沙門明贍荅

隋煬帝大業中改革前政令沙門拜帝及諸官長等懸之雜令至五年南郊謁帝大張文物廣位群寮于時佛道二衆依前跱立有勅云條式久行何因不拜黃老士女聞便致禮唯僧尼儼然時興善寺沙門明贍荅帝曰僧等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時僧何致拜贍曰宋武枉勅不拜便有嚴誅陛下有道不拜不懼顯戮帝令問對僧尼遂散贍明旦至闕重叅有司慕敢死者對詔謝過内史為通昨不拜之罪帝奏然不述乃盡京僧尼設齋人別施錢帛後帝至西郊顧謂藴威曰朕謂京師無僧昨南郊中

亦有人焉拜事因寢

洛濵翻經館沙門釋彥琮福田論一首并

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盧山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屈憂戒寶之將沉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論不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緗詞隱密援例沓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輙復申叙更號福田論云

忽有嘉客来自遠方遥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為論之夫云福田者何也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越天人重踰金石辟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王標尊法以佛師居本僧為弟子崇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寢聲滅影盡雙林之運刻檀書素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稟學相承和合為群住持

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以發心弃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報衣則裁於壞色鬚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為飾上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當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无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居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

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此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以日月之光潤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雖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頓廢辟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若能獲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剔除尚增三毒虛毀服飾猶

滌六塵戒忍弗修定智无取有乘明誨不異凡俗詐應侍宣讀之勞而挑禮萬乘籍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其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性可尊況是君論云非神降伯陽開万齡之範仲㞐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猶有沙門敢為淩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悪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刋正忽起非常之變多招无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

主人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絶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談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為辯試舉其要揔有七條无德不報一也无善不攝二也方便无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乱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王不言而萬國治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

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眞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況復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塵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来既蒙重恩還思厚答方憑万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稱報乃深微以身敬叔利蓋淺良由僧失軌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界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便同其俗猶去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弃僧而類民非白非黑无所名也是謂第一無徳不報法既漸衰人亦稍未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繼戲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心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迴而能趣斯故剔髮之辰天魔遥慴染衣之日帝釋遠懽妓女聊披无漏遂滿醉人暫翦有縁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上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因纫未受具對揚佛旨小

不可輕光顯僧力波離旣度釋子伏心旦随亦歸匿王屈意乃知若差若少可師者法无賤無豪所存者道然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别恐不逢寶信心平等或有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衆僧旣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踈良田之實為聖教之宗是謂第三无善不攝若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卧疾之意本起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禮識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隨時嫠變其例乃多别有空藏弗恭如来无責沙弥志願和上推奉一往直觀恙可驚恠再尋釋典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驚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旣非三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為希有假引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者幼有序先後無雜豕以一士别業而令七衆普

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
鼓盆身埜瀛而攪土此亦丈夫之節
豈繄明王之制乎況復覺典冲邃聖
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乘四辯是謂第
三方便無礙且復周之柱史久牽 王
役魯之司寇巳居國宰宗歸道德始
曰無名訓在詩書終去不作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
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
追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斯有
為之苦欣彼无餘之滅不繫慮於公
庭末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
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无榮至如
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
美談神輩為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
僧衆為神所禮王寧反受於敬上下
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
令神擁護之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闕
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
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
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狀是以
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
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

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
尊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
崇佛不以跪親為孝許非不孝之罪
不以拜君為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
自殊所篤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
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謹案多羅妙典
釋迦真說乃云居剎利而稱尊籍般
若而為護四信不壞十善无虧奉佛
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
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
膺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
終弘八政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
本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
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
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
勢擬龍虎威隆慶必賴兼赫便怒及
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
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感業竭誠
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
略宣吾志粗除予惑欲得博聞宜尋
大典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寔繁自雖
庸暗頗亦承覽文物幽明辯包內外

所謂祭與尚有餘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陽絶人境欲行祠法要籍禮官本置奉常專司太祝繼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空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閑邈相學剃剪職掌壇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躅其俗俊繞觸王綱即墜民貫既同典禮詐合稱賓朝敬天子固是恒儀昔執强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辞

主人曰客但知其一未曉其二請息攀緣少加聽採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祇忌趣神勝於色普談情道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爲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静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言蓋此之故殊塗類於一氣微言閡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當試言之受父母之遺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

至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熏習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燄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覩其終濁之則為凡澄之則為聖神理幽細固難詳矣神之寂高謂之大覺思議所弗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无遷謝生盲自不瞻覩託想追於舊蹤傾心蹔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付假慈雲為內影憑帝威為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班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季釁行此抑彼亦乘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恠之極

答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

退歸

論曰桓庾二君之威權可謂迴天轉日矣而何王執理終竟不屈向使佛教有娛妄二公不體悟執銜若此逆鱗耶仲尼去歲寒而後知松栢之後凋誠哉遠法師骨梗空筆望重當年向无雅論理舉昜以傾桓楚之心乎觀其遺文足知若人之命代必死而可作余歸衆為之宋孝武晚年鳳德既衰百姓失望受臣下扇動抑高尚之跡湊汗設而不行者何豈非悖理而然乎僞夏政虐淫刑愈於商紂皇天降罰不亦宜哉王儉獻讜言於齊君明贍陳切對於隋后竟全方外之節諒道籍人弘者歟琮上人福田論理例宏博慨張敎義美矣余綿鏡前哲垂文足為後賢准的望古追慨因而編錄焉

贊曰

猗歟何君拔萃出群危言輔政克著九勳美哉王令歸心至極不憚威權確乎東直遠公孤潔不濡在涅書論既陳桓楚屈節孝武縱欲赫遠肆暴

指諫淫刑詳諾雅諙王儉獻可齊后
是恩贍僧切對隋君納之洛濵高士
飛文擅美見重當今良有以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故事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三　右

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錄

聖朝議不拜篇第二上

議不拜者明沙門不應拜俗也

聖上情敦名教令拜君親慮爽通途
許關朝議致有謇諤之士人百獻籌
社稷之臣爭陳顯論焉

勅　令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一首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
不合拜俗表一首

啓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
沛王賢論沙門不應拜俗事
啓一首
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
不合拜俗事啓一首
通簡群官明沙門不合致拜

狀　狀一首 并啓

議不拜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
博乂大夫孔志約等議狀一首
右驍衛　右監門　右奉宸
官府寺　右四司請同司禮議狀

司元大常伯竇德玄少常伯張山壽等議狀一首

司戎少常伯護軍鄭欽泰負外郎秦懷恪等議狀一首

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開國侯劉祥道等議狀一首

司宗寺　右一司請同司刑議狀

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勑一首

勑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為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擇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

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宣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一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　明詔令僧拜跪
君父義當依行理无抗　旨但以儒釋
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代條張俱遵
蕭莽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
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
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
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
漸多宗匠攸遠時時間發自漢及隋
行人重阻靈岫之風猶蔚仙苑之化
尚疎未若
皇運肇興隄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
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
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與樹
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
返拜　君父乖異群經便發驚俗之
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冲庾氷
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及宋武曉
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
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
日流言終纏顯議況乃夏勃勃拜納
上天之怒魏燾行誅肆下庿之責斯
途久列備塞見聞僧等奉佩慞惶投
庇失厝惡絲綸一發万國遵行必使

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後代
或接効尤之傳伏惟　陛下中興三
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
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固絕跪拜之
容外奉　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
惟各慙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子
之喻或掩佛化便陷憫君之罪謹列
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
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遵途
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后塵
黷　威嚴惟深戰戢謹言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
表上請左右相云　勅令詳議拜不
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
西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宰寮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論
沙門不應拜俗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自金河徙轍王關揚化
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
歸向知津故得列剎相望仁祠棊布
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
清信之士林蓋高尚之賓雲結是使

教分三法垂万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五乘之清範須以法海宏曠藪難分過犯滋彰冒塵　御覽下非常之　詔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跡朝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行缺光時遂令上霑憂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夷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　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令法門擁閑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叩閽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陛罕登終抽遑於百慮所以干冒陳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埏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惟知慙惕謹啓　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請論沙門不合拜俗啓一首　夫人帝后之母也欽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築相續入出宮禁榮問莫知僧等詣門致書云爾

僧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

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關福田之務
百王承匡道之化万載扇惟聖之風
故得環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
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
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
之徵脩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
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
金石遐素表眞像之容法衣別駭擬
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兩分背此
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眞僞生熟難
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
如海之无窮律制別利若涯之有
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
儀登趣眞之圓德固使天龍致敬幽
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
經濁深人涉澆訛竊服飾詐之徒叨
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壓俗道有翳
於憲章上聞　御覽布　君親之拜
乃迴　天睠垂朝議之　勅僧等內
省慙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
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
議　夫人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
崇建為心垂範　宮闈成明道俗令

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輙用諮陳希垂
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
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

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
諸宰輔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
山川移城邑千變万化不可窮極穆
王敬之若神重之若聖此則佛化之
初及也

朱士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
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弗從
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
皇稽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西域獲金人
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為大神
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
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謂浮啚即佛
陁也此初知佛名相也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
往見有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
之不盡也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
月氏國因誦浮啚經還于時漢境稍

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
此中興也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
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
三寶東傳洛陽畫釋迦立像是佛寶
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來
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門度人
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
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
不聞拜毀吴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
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為建初
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諸臣諫之
乃止呂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
佛教无聞信毀
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
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
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
導太尉庾亮薨後庾冰輔政帝在幼
冲為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
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返三
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
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

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令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禮比丘事）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如魏文之軟于木漢光之遇子陵等）尋大法東流為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荅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太明六年蹔制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僧見魏牧良史唯大武真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載感癘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京四燕三秦二趙及蜀是也）斯諸偽政信法不虧唯赫連弗弗據有夏州兇暴无猒以煞為樂佩像背

上令僧禮之後為震死尋為北代所吞妻子形刻具如蕭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去九流之教教上其身名為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為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稱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屛不盈五載身殞政務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剗斮之虐被於乱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為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窊隆據道曾无興廢所以十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万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

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弃俗從道而更責同臣妾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令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伏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也故得寔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覲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燄是故號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无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

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

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
令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
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
次第而禮
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
及大乘法毀呰留難者犯根本罪僧令
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全違佛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也又謗无
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
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
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无間苦以王
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
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
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
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
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
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不
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群公伏見 詔書
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
測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
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拱而謁文
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
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秉閑

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
儀五衆陳誠載咸福田之道今削同
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　君父
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
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
典在昔晉宋僧有前規八座詳議足
為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
法行道仰丞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
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
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
採敬白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品
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揔坐中
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
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
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
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
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
王博乂謂諸沙門曰　勅令俗官詳
議師等可退時群議紛紜不能畫一
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
勅令拜　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
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

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
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
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
慶曰　勑令司別立議未可輙承司
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
文抑揚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
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
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録件之如左焉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合三十二首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大夫
孔志約等議狀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
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
超俗表剔髮同於毀傷擁錫異乎簪
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
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
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為孔拜處俗
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
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通理又
道之為教雖金縢膺出家超俗其歸
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
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无黜彝章
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所

軫宸衷道法難虧還畱　睿想既奉
詢蒭之詔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愜允
追深戰惕謹議

司元太常伯竇德玄少常伯張仙壽
等議狀一首

肖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
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孳踐曲拳
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就養之方
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絶名言
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无一旨離
有會空瑞見毗耶闡慈悲之偈氣浮
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養生
在慮罷色聲之相寂滅為心執禮蹈
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
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之
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變
其禮要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蹔
乖而斯道无墜洎哀纒雙樹慟結三
號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
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屈
宸襟之嚴申　方外之旨委尊親之重
縱環中之遊愚管斟量尊故為允謹議

司戎少常伯護軍鄭欽泰員外郎泰

懷恪等議狀一首

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三字為經於百代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万劫紫氣浮影混万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軔殊軌秀天地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齋心力行修來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為內防雅宥制於魏闕儒為外撿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羈鶡逸鶡促椿蓬菌无為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為三寶佛以佛法僧為育道以道經師為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通資信亦為政是基裨聲濃化而比丘未喻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矜傲為誇誕處疋夫之賤直形骸於万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降綸璽是攺其弊雖復孝居忠昌言攺轍而稽古愛道条酌群情懷響者谷不銷聲撫塵者山无隔細必脩輿人之頌以貢蒭蕘之說何則柱史西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

歷變市朝而事无損益唯庾氷責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以大易經綸三聖盡象不事王侯大禮充仞兩儀儒行不臣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胄豈曰觸鱗故人不為嬰綱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我照上則九天真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禮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无其人哉五刑之設閡三木者不拜豈五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議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弛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巨責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為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為不忠出家不為不孝

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丏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撿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荅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万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无輸報一念必以人王為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為弘益方袪塵刧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為盡忠色養為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袈裟為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殊深恐一跪之益不加万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无父事三老無兄事五經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數則卑其道數而可卑道則太肆矣豈若存敬於己存道於物敬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於物所以尊於己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

揚則響應道崇則身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道不雜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道而可俗俗又叅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為福田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花不染泥滓亦為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為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禅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来請而卑之復何為者廬山為道德所居不在接簡之例甘棠為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恩山與樹之无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

之輩焉復可畀其禮若謂兩為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之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為濃助則冝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為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假以蒭狗而尊像不以蒭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横服於已資法服而為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為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于門或棄道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易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万國歸依者居蔕芬於其間哉語日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為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棲天潢枝連寶構積无上之道闡无疆之業别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泒道豈犒令此為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祚斯俟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髙

解脱之慶演常住之福王前帝昔尚
或攸遵主聖臣忠胡寧此變臣愚千
慮万不一得儻緣斯創造无益將来
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
首群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竊不
忠之罪此爲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
汲其事區區其誠稽首捫心蔡肝瀝
膽伏願 聖朝重興至教恒春奈苑
永轉法輪心歡欽其人百祚遠光於
帝万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
詔旨徽婉義難適莫天情晝一則可
使由之 叡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
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爲无則崇
於聖遲 聖而崇之則非无矣以兩
教爲有則筆削 明時時而削之恐
非有矣斯所以岐路俳徊兩端交戰
道宜存跡理未愍心管豈窺天蛙焉
測海理絶庶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
自懷鉛閣筆扣寂銷聲而欲烏豪程
言等中竊吹將韻聽而齊俗與聾視
而均変雖有聲於心靈終不諳於聞
見也直以八風迴扇万籟咸貢其音
兩曜昇暉千形不惹其影茲焉企景

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消驛露而醜顏槳夏履薄氷春兢惕已甚祓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開國侯劉祥道等議狀一首

竊以朝庭之叙肅敬爲先生育之恩色養爲重釋老二教令悉亥之抗禮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剔髮有異於冠冕袈裟无取於章服出家之人敬法捨俗豈拘朝庭之禮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三　議不拜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四　右

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錄

聖朝議不拜篇第二下

議

中御府少監護軍高藥尚等議狀一首

内侍監給事王泉傅士胡玄亮等議狀一首

奉常寺丞劉慶道主簿郝處傑等議狀一首

詳刑寺承王千石張道遜等議狀一首

司稼寺卿梁孝仁太倉署令趙行本等議狀一首

外府寺卿韋思齊主簿賈舉等議狀一首

繕工監大監劉審禮監作上官突厥等議狀一首

司成館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狀一首

司成守宣業范義頵等議狀一首

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等議狀

一首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左驍衛長史王玄策騎曹蕭
濯等議狀一首
右武衛長史孝昌縣公徐慶
等議狀一首
右威衛將軍李晦等議狀一首
左戎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
君綽等議狀一首
左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
侯權善才等議狀一首
右奉宸衛將軍辛弘亮等議
狀一首
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馭僕寺大夫王思泰丞牛玄
璋等議狀一首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長安縣丞王方則崔道黙等
議狀一首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
陳至德等議狀一首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參軍元
思敬等議狀一首

中御府少監高藥尚等議狀一首

洪本冲寂非有名言至道希夷故无聲教三千大千之境小智未能揆其原恍兮惚兮之中巨賢无以究其理但釋老二氏挺大聖之姿慧光塵外超然物表短三衣之拂石促四海之傾毛談寂滅之宗說有无之教門闢方便演十二之因緣導誘多途述五千之廣說敬順則逍遙六度忽怠則苦海長流故去鬚髮而就桒門釋素衣而紐緇服冀登彼岸出此愛津父母貴其容王侯重其戒此即君親道隔去俗絕塵三百之禮不拘五侯之位无羨未可斂茲俗訓勵以風儀拜首私庭稽顙公室請循舊貫於愚為允謹議

內侍監給事王泉博士胡玄亮等議狀一首

竊以耆山闡化泛幽津而鼓檝碧落垂訓趣真境而揚言德揔四天挺教殊乎俗撿義均一指資敬異乎常倫故致禮堅林至理與恒情別繞屈身河上玄功共即事巳乖是知緇服黃

冠非闕庭之飾禪林洞府豈臣子之榮至於功深利益道脩弘誘列三乘之旨則理極四生示五千之文則言包万象執慧刀而割煩惱弃有欲而習无為存殁仰其舟航動植資其含養性相非研機所盡希夷豈探賾所窮況乃轉法輪以翼帝功則功濟塵劫浮真氣而基聖道則道冠混无蕩乎大乎固无得而稱矣今欲將同名教令依俗禮綸言既降誰不日宜竊恐高尚之風因斯遂往玄妙之理流宕忘歸伏惟　陛下愛敬隆於百王德教敷於四海凝神體物弘道為心何必約此二門混同真俗之路限茲兩教乱彼默語之途戒律既異於恒科跪拜豈通於常禮因循之跡請依恒軌謹議

奉常寺承劉慶道主簿郝處傑等議狀一首

夫孝養所以事親騐膺為立孝之始敬忠所以奉上跪拜申資敬之容此固仰究天經俯窮人理至夫真如寂滅言行俱盡玄妙希夷冥寞難測

陛下恢弘正道闡闢妙門與彼法徒
曆茲冥祐然而教非域中之政形乃
方外之儀衣異國容身無首飾何以
參搢紳於下拜廁笄總而長跪愚謂
紹法象賢可以朝不屈節毀形自絕
可以家無隆禮且同巢許之流有益
勳華之盛付囑之訖因循為善既奉
明勅敢陳正議謹議

詳刑寺丞王千石司直張道遜等議
狀一首

竊惟君臣契重忠孝之義本隆父子
恩深愛敬之情攸切存日用之理荷
生成之大受其蔭者豈有忘其德殞
其惠者寧有闕其禮斯固在三隆訓
畫一垂範乃理叶　　神衷義符
聖詔然而域內之法與耋釋殊制方
外之軌共堯孔異轍筌蹄不能喻桂
相兩亡小大所不拘天地齊一不以
色養為孝不以棄親為疑神道經久
此而莫上尋其要旨亦有助化敦詭
服无黜彝章毀形不傷教義超尒出塵
之表介然不羈之寶冲而无替嶷尒
圓湛雖因果難了至理窅冥若存若

士因循自昔往者釋遠著論晋庾息
談與其慢也寧崇其敬今若尊其道
而毀其法要其福而屈其身是使鳴
錫趨劍珮之容捧鑪端笏之禮緇
素並列敬施雙行斯則袈裟恡金翅
之威鉢盂懃呪龍之術其為教也安
所施乎遜等預忝芻蕘言非可擇輒
申愚管伏深戰懼謹議

司稼寺卿梁孝仁等議狀一首

佛道之興其來尚矣自白光東照紫
氣西浮莫不遵彼五千崇茲二教无
為寂滅同樹勝因而僧尼道士女官
趍承訓典其為教也裨濟實多歷覽
前修非无去取所以同遵不拜良或
可觀至如道之為宗　皇基由漸尊
嚴之切有異恒倫豈可改作別儀俯
隨常俗因循不拜理謂為允謹議

外府寺卿韋思齊主簿賈舉等議狀
一首

竊以臣子跪拜國是常規爰在禮經兼
有權制母拜其子以禮成人不臣其
君以尊道德況方外之教為善不同道
有凌虛佛无生滅修心練行因果是

憑名曰出家明超俗表咸言勝業歷
代倶尊盛立道場皆求常樂獻君親
以廣福濟含識於冥塗久大而論高
於俗教若同儒例還入俗流不尚學
徒无由顯道賴有崇護道獲常存不
拜之儀以彰深護尊道之本取益為
宗今據經文云拜非利人益國實所
宜言非益之文何容敢進循法仍舊
無關彝章體妙窮深非下能及幸霑
蒭議敢竭愚誠懼不合宜追深戰灼
謹議

繕工監大監劉審禮監作上官突厥
等議狀一首

僧　尼

一竊見王者尊敬神祇神祇之類尊
佛弟子是以明其遠敬尊其所尊
抑從拜禮愚謂未可

一比見官人承　詔不拜王師非是
師賤下人乃以敬其王教出家僧衆
染衣除鬚異俗標形承佛綸言為
國崇福君父致敬不禮其身僧為
法衣不拜君父

一竊見神象所立因人作形形已作

成人還返敬豈以因人所立則不致
尊若不致尊立之何用佛以遺教
付囑國王王之所立王還尊敬如
王不敬立之何益

道士　女道士

竊見承先代之後者立居百王之上
道士等身披老君之法服口傳老君
之法言同俗致拜恐乖其禮謹議

司成館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老二教慈敬弘深有國因循
遂開崇尚既久其法須從其道竊謂
拜伏理恐未通何者削髮異冠帶之
儀持鉢豈俎豆之禮申恩方祈定慧
無勞拜跪嚴親報德有冀真如何必
屈膝慈后山林既往非復廊廟之賓
朝野裁殊理宜高尚其事令使責以
名教有虧其旨臣等愚暗請從不拜
為宜謹議

司成館守宣業范義頵等議狀一首

臣聞至道冲虛般若玄寂在人則人
尊在處則處貴故河上仙老降劉后
之高鷄岫名僧屈輪王之重是知斯
風久扇千載同遵謹案梵網等經出

家人法不向國王父母礼拜至如傳儒業者尚與君王分庭抗礼孫為祖尸嫡胤冠祚父母猶拜其子為傳重也當今聖主法唐虞之揖讓任巢許之不臣超漢帝之寛仁縱四皓於方外豈況受付弘宣闡揚玄教既許出家理宜隔俗忽遣朝拜誠所驚疑用人廢法愚謂未可且禮云介者不拜為其失容節也去俗之人身被忍鎧令同俗跪翻貶朝儀忝職上庠謬忝賢館沐　恩既重敢罄謏聞謹議

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氏玄奧發揮衆妙之門釋教疑寂蕭灑出塵之境自夫金容東度真氣西遊挹道希風綿區浹域　聖朝撫運玆道彌隆仁祠法宇麗充都邑寶幢金刹彩絢路衢凡此憑奉庶為資益熏存其教竊謂可通謹議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李釋二教旨趣幽深理絶名言功超意表道以清淨為主佛以極物為宗然含生者以為津梁有形者將為彼岸故河上屈文帝之貴鷲嶺感明皇

之尊自茲以降其道彌廣止如柱下妙理迦衛神蹤仰其道者莫識於指歸挹其波者无詳於終始方審駕鶴遊五嶺分形遍三千直是託迹應身方便誘接但憑其化者俱希輕舉之功資其業者亦救濟於塵劫是故黃冠既變緇服纔霑人主不屈而臣父母不子而畜此乃尊於佛道非是虧於禮儀拜揖者何損於身但恐虧於聖教必也形神雙遣拜揖兩忘均然同彼天真无煩貌屈既未窮於性相便是若存若亡理須成此勝因遂其高尚況今　聖上欽明孝臨天下尤遵二教資助福田所以道士道人許其不拜且遣拜甚易不拜甚難足使襄野幼童不獨善於軒帝河上老叟无專美於漢皇千慮一得不拜為允謹議

右驍衛長史王玄策騎曹蕭灌等議狀一首

自佛教之興始於天竺臣經三使頗有見聞臣聞輸頭檀王是佛之父摩訶摩耶是佛之母僧優波離者本王家僕隸王親遍禮敬同於佛臣又見

彼國僧尼法不拜諸天神祠亦不拜君王父母君王父母皆禮僧尼及諸道衆曰經難彼僧曰此之僕隸始落鬚披緇殊无所識即令君父致敬大不近人情僧對曰雖初剃鬚形已同佛復能震動魔宮雖曰无知豈不如涅木涅木一立爲主像縱愽通貴勝得不致敬僧不拜俗亦已明矣

一臣又親難彼僧曰維摩經比丘亦禮維摩詰足法華經僧行普敬此二經文拜俗明矣何因比丘得不拜尊者僧曰佛制律經乃是僧尼常軌其維摩經比丘荷法雙行出禮法花經大士一時別行何得以權時別行亂茲恒典臣深然之臣聞妻死鼓盆環屍而歌此亦一特別行豈得預於喪服之制

一臣於天竺經禮天像彼王乃笑而問曰使等並是優婆塞何因禮天臣問所由荅曰此優婆塞法不禮天昔迦膩色迦王受佛五戒亦禮天像像皆倒地後至日天祠事天者恐王至禮天像倒遂將佛像密置天頂王三

禮不倒王怙令撿於天冠內得一佛像王甚大喜歎佛神德嘉其智慧大賞封邑至今見在又去有外道受佛五戒但供養天祠而不頂禮王責不禮之罪白王曰小子豈敢辭禮禮恐損天王曰天損不關你事彼即禮拜天像遂碎五戒優婆塞尚不得禮天況具戒僧尼而令拜俗

臣玄榮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制於寰中大覺垂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資真人以易俗賴高僧而移風遂得謐四海之波濤脫三界之塵累故漢帝不屈於河上輪王遍禮於沙弥此則道俗殊塗豈得內外同貫教許黃冠之輦遊一道於寰中緇衣之徒駕五乘於方外因循既久助化益深草偃風行其來尚矣臣聞聖人無常師以主善者為師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地處曩昔敬信歸依令議令拜君父寔乖主善百姓之心況袈裟異華俗之服鬚削非章甫之儀崇之則福生卑之則罪積共知拜君无益於國拜父不利於親臣如寢默不言

議狀一首

竊以至道冲虛釋教凝寂津梁庶品道引群生銷鄙行於未萌發慈心於已悟然而後身濟物雖假於名言勸善懲非无資於賞罰信乃善開方便冥助政道伏惟　皇帝陛下德合乾坤　恩霑動植含靈稟氣俱荷曲成僧尼之屬誠宜拜跪但不拜君父著在經文臣以為道或可存則言不可廢且君父尊極事絶擬倫在於臣子敬非緣拜既殊道俗无嫌儌誕以臣愚見不拜為宜謹議

左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侯權善才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道二門津流自遠求諸典實崇敬斯弘至若　皇繫所宗寔光華於万祀漢室惟啓亦紛郁於千載且君親在三儒有不臣之禮玄寂居二制无揖拜之儀義不師古請循惟舊謹議

右奉宸將軍辛弘亮等議狀一首

釋老二門教周四海源流自久弘益已深敢申愚見仍舊為允謹議

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一勅去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者此實先王之要道也令請申其理竊尋敎有外敎內敎之別人有在家出家之異在家則依乎外敎服先王之法服順先王之法言上有敬親事君之禮下有妻子官榮之戀此則恭孝之躅理叶儒津出家則依乎內敎服諸佛之法服行諸佛之法行上捨君親愛敬之重下割妻子官榮之戀以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既許不以毀形易服爲過豈宜責以敬親事君之禮異乎孔老之敎所以理絕常境不抑其拜禮无損於國也

一勅云宋朝蹔革此風少選還依舊貫者自佛法東流六百餘載帝代相次向有百王莫不敬崇佛法樹福僧田者故以染衣剃髮同諸佛之容儀割親辭榮異衆人之愛戀天龍敬重號爲福田故佛告憍曇弥莫供養我當供養僧此則大聖誠言理不可弃如其佛語可弃請捴除廢豈容存之

欲求其福辱之而責其拜禮也伏惟
太宗文皇帝聖智則无所不達
神威則无所不伏于時僧衆豈不易
令跪拜故以佛法可敬長其容善又
恥好異乱常之迹故不為也但顧近
依先朝　聖化之道遠弃晉宋邊鄙
之法則万古不推道俗心安矣
一勑云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
宣禮者比見普天之下俱行孝道親
在則盡心色養親歿則追思遺迹者
皆稟　陛下至孝之道也今忽改弃
先　朝正淳之軌遠慕晉宋矯異之
風令僧等雖復暗昧竊為　陛下不
取也伏願追思先迹還依貞觀之法
此則至孝之道不化而自行矣
一勑云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
由諒歸斯矣者竊尋付囑之意恐不
如此何者佛以像法末年淳心漸薄
邪見增長正法衰替四部之衆无力
弘宣是以付囑國王令王擁護如其
王者不護法當衰没自壊豈勞付囑
令王毀壊令僧徒雖復凡鄙而容儀
似佛使之跪拜還如佛拜一至於此

則存之无益且夫去好異順大同者
君子之道也故先　朝云以人從欲乱
於大道君子所耻此風未遠伏願依
行人或問曰經中既說新學比丘禮
維摩詰足不輕菩薩亦致敬於慢衆
況今　聖主示為白衣神德則不謝
於維摩立行則不同於慢衆令使僧
拜正合其宜更有何辭敢不從順答
不可以一人別行而乱於大教若以
比丘頂禮於居士則令五衆設拜於
君親俗人有居母喪而不哀豈使天
下喪親而不哭至如莊周對婦屍而
歌樂知存殁如四時孟孫居母喪而
不感達死生乎一貫此皆體道勝執
何不令天下俱行若以體道之情不
可施於國法者彼亦證理之行豈得
施於大化之議風也

夫議者盖欲取其大理以成畫一之
法三教之法即國王法其法既成終
天不易若不行用則須除廢若行用
之必須述其教跡昔聞帝王禮佛未
見佛禮帝王所以帝王敬法服者以
先聖國王受佛付嘱歷代遵承佛教

故也父母敬其袈裟不可屈其佛衣
拾父母之過自古帝王度人出家去
其鬚髮與其佛衣不拘常俗令作導
師敷演法教而作福田若令其禮拜
則屈其尊服付囑之義安在今欲改
變恐昧理之流心有疑惑因生其過
辟由敬泥龕木像以其圖寫佛容若不
觀相欽承泥木一何可貴泥木尚假
佛儀僧尼還託法服无假無託豈伐
誰代如愚所見望請循舊不拜爲定
謹議

駁僕寺大夫王思泰承奉玄璋等議
狀一首

竊以瀨鄉舁範實東國之至人祇園
演法乃西方之上聖皆能割慈忍愛
絶塵離俗禮者忠信之薄趍道德而
上馳色爲真相之空遺形骸而幽賾
故前王待之方外後帝許以不臣習
見生常其來自久頓爲改創恐乖聽
矚且復緇衣非揖拜之徒黃冠異折
旋之侶縱使人非精感不能式景玄
風本立道生庶以漸持真教若浮沉
類俗俯仰隨時恐就鷲嶺之業將虧茨

山之風行替變道從儒未見其可因
循勿改竊用為宜謹議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竊以君釋之教雖曰沖玄君父之尊
終資嚴敬況所行化不出寰中義屬
在三須遵孔禮但為髮落不可加冠
法衣不可加帶无冠無帶拜伏失儀
如愚管窺依舊為允謹議

長安縣尉崔道默等議狀一首

竊惟在三之禮因極於君親不二之
門獨遺於資事豈不以真俗兩隔孔
釋雙分臨之寵辱既不驚受之髮膚
則已毀玄冕與緇裳詭飾振錫與鏘
金殊義足使弱喪知歸行迷識反今
若降其塵外之迹嬰其俗中之事一
乘秦與三歸頹法尚其道而黷其儀
挹其流而汩其本義非稽古未不足
徵求之愚衷有所未愜且道之為道
玄之又玄衆妙所歸啓
聖舜屬入關之業可大而不可小居
河之訓可尊而不可卑隆經　睿想
方弘損益冒進蒭詞伏增戰汗謹議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陳至德

等議狀一首

臣聞三教同歸漸頓雖別俱為助化咸稱勸善宣尼作訓不拘方外之流大師垂範全舍寰中之累虛室生白一粒餘資並駕康衢唯道是務自玄風載偃法雲収族黄冠緇服心跡不俱 皇上愍其志反式令僉議但絶亂毀頂形之重也孼跪拜伏禮之末也今若捨其重而撿其末中其道而屈其人恐習俗生常頓改非易伏望嚴告有司詳加誘進如更因心靡厝方可寘之刑禮輕陳觴管伏深戰懼

謹議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叅軍允思敬等

議狀一首

釋肯希微理暢有形之表玄宗因象義軼无名之外括三才而體要包萬類而窮神真氣麗關佇猶龍之西舉法雲彩野馴巨象之東歸玉洞仙經冲玄羽化金容懿範演聖龍宮至道難名神功不㨿冕自周漢咸著丹青典午當塗因循不替是知趣玄門者千古崇釋典者百王尊疑緇裳忽輕

肌之美變冠黃服裝簪紱之榮莫不志越寰中心遊方外去揖讓之節就戒律之儀雖禮樂之規遵虛白之室是以如來秘說絕敬君親緇右泊今無朽茲教教如可廢法亦可刊教捨法存法將安措且甲士不拜豈伍卒之自尊天顏咫尺非一介之去貴並以衛威稟命所以禮弃謙恭況乎延思煙霞解塵俗於羈網營情法界釋怨會於樊籠而使降出俗之容屈入家之禮孝右恐乖通理論令懼爽彝章議建葪徵敢申管見瞻對踈謬悚懼交懷謹議

論曰玄教廢興理鍾期運而盛衰之寄抑亦人謀 皇上御辯乘時允膺付託所以降非常之 詔勵釋侶於 明時者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余聞其語矣今見其人焉觀秀上肆力釋君昌言 帝闕詞志款款勤則勤矣而宣公之啓狀詳切該博吾无間然方今以大法為己任恩正其傾

危殆負重道遠者此其人也歟仲亘
去額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
相矣若此真可謂至覺元首良哉股
肱中臺周府等議雖文質有乖而咸
得事要然樞細經典疇咨故實理例
鋒穎詞韻膏腴則司戎之稱鴻筆麗
藻矣若標以顯議約以正詞其文辯
潔其事明覈則左驍衛舉其經領矣
將來達鑒斯焉取斯
贊曰正法既隱象季斯徵不有 明
喆慧曰誰暉猷可替否飛英華實詳
諸昔賢驗乎茲日卓卓英秀是振憒
經謇謇宣公圮運斯匡衆議詵詵宏
讜諤諤蘭菊殊美絲桐間作秦君鴻
筆王生顯議文質殊途忠貞齊懿惟
茲盛德謀无不臧一時風素千載
流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五　右

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録

聖朝議拜篇第三上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㝢尚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須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末日通方之巨習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議兼拜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録事沈玄明等議狀一首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長安縣令張松壽等議狀一首

議令拜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

司績大夫楊守拙等議狀一首

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狀一首

蘭臺秘閣局郎中李淳風

等議狀一首
太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
一首
司宰寺丞豆盧暕等議狀
一首
司衛寺卿楊思儉等議狀
一首
司馭寺丞韓慶玄等議狀
一首
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
狀一首
同文寺丞謝祐等議狀一首
內府監丞柳元貞等議狀
一首
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右武衛兵曹參軍趙崇素
等議狀一首
右戎衛長史李義範等議
狀一首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
長史劉文琮等議狀一首
右監門衛中郎將能玄逸
等議狀一首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
一首
左春坊中護賀蘭敏之贊
善楊令節等議狀一首
右春坊中護郝處俊贊善
楊思正等議狀一首
司吏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左典戎衛倉曹王九思等議
狀一首
右典戎衛將軍酐斯敬則
等議狀一首
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
議狀一首
右司禦衛長史崔崇業等
議狀一首
左清道衛長史蔣真胄等
議狀一首
左崇掖衛長史竇尚義等議
狀一首
右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
議狀一首
左奉裕衛長史丘神靜等
議狀一首

右奉裕衛率孝懷敬等議狀一首

雍州司功劉仁叡等議狀一首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狀一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沉化湼槃之蘊東流鑾羽驟霞影玉京而凝衆妙律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蒙熏滌因累神道裨教茲焉有徵坦躅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彈曰守法高尚稱爲流弊違經稱俗謂之懲革即事不可其如理何）原夫在三之敬六位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冈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爲師帝以天爲則域中有四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同貫身爲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彈曰佛法乃寰外之尊帝天爲域中之大教存而令屈折不羈還類編人此乃法水壅而不流何玄波之渺契耶）且夫戒錄纔高猶盡肅於膜拜況乎貴賤

懸邈頻遺恭於屈膝（彈曰王謐云沙門所以上下相敬而挾禮寢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津途有隔則義无降屈誠哉是言可為龜鏡矣）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齊寵辱惠我不為是損己詎稱非自當泯若無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迎維而頡頏覲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未乖真（彈曰沙門落綵披緇道俗懸隔達佛教具顯至文而言敬未乖真寄不異俗此乃指南為北又曰成玄）且化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禮妙叶謙尊之德逮符隆戢之規（彈曰倚陽誕自雛局身充柱史為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道乃儒宗之一流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衆乃據理以行之理則无簡於然親通貴賤而假禮勅乃約其尊極不制禮亦卑微遂渭兩殊无亘一貫矣）又三極之中師居其末末猶發敬本何疑哉（彈曰釋衆所以師資相誡正以教義不殊故可非是約孝末而言何孟浪之甚也）若以袈裟異乎龍黼穀巾殊於鷺弁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循其本無爽彝式其有素履貞臨清規振俗神化肹響戒行精勤藻挾桐鸞梵清霄鶴鎮旌徵獸獲特御靈德秀年耆躅其拜禮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寞並令盡敬君父請即編之恒憲（彈曰若以不拜為非則德秀年耆詎宜躅免若以不拜為是則後進初學无宜令拜進退矛楯去取自乖請即編之恒憲何所見之短乎）如此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彌隆皆節捿壇入道之心

逾勵玄風斯遠國章惟緝廉可以詳
示景則靜一訛弊（譯曰以乘宗爲景則謂守法爲訛弊約斯以賂）
（餘何可觀）自我作故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
理必藉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甄
微探象外之遺宗極寰中之幽致雖
則暫駭常聽抑亦終莫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沖虛釋門寂靜至於贈仁
濟物崇義爲心乃曉儒風理將無異
（譯曰儒教所明不踰家國釋宗所辯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丕曰佛法冲深非儒墨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謬耶）至若宿德耆齒戒律無虧栖林
遯谷高尚其事若斯儔輩可致尊崇
其有弱齡纔蒙未稟條儀靡譽背眞混俗
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譯曰夫輯沙門者何也謂絕法豪習蒙啓化儀異搢紳之飾斂殊廊廟之規求宗故所以直敎執可分其總業婚俗故由茲抗禮章客隔以尊卑）但在家在國事君事親不
拜之儀何可以訓（譯曰誠哉奉君親者無宜不拜公門不事王侯背恩天屬以拜爲訓似未之思）望請勤拜垂憲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
心方外積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
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離塵伍外以
不屈自高內以私謁爲務徒有不道

之名竟无離俗之實彈曰不屈者奉法而然私謂者誠違教義只可峻其科鶻鬱彼不遑之流寧容縱火崐崗而欲俱焚王石耶至若君親之地禮蕪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官等道為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請令拜若歸覲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寺任遵釋典彈曰夫僧尼合拜則无宜不拜不合豈簡時方何得剃髮同是一人約處便開異禮法服始終无二據事遂制殊經此乃首鼠兩端苟要時譽未曰志隆家國獻奉忠貞廢其以卑屈為恥稍屏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弘敎法輙進愚管伏增慙戰謹議

議沙門致拜狀合二十九首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司績大夫楊守拙等議狀一首

竊以佛道二教本尚虛玄演方便於三乘絜忘言於一指唯寂唯寘何寂寘之不包非有非无何有無之不鑒令之法侶寔繁有徒久損拜跪之儀彈曰請問何處令拜而言損邪自處高上之地約有為之戒律揖无上之君親彈曰剃削既奉釋宗守戒无宜設禮推之人情情涉縱誕求之至理理所未通彈曰推之人情巢許無去縱誕求之至理沙門寧曰不通令致敬於君親庶垂軌於來葉謹議

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狀一首

竊以寂滅垂軌猶弘孝敬之儀无為闡化終叶虔恭之禮雖道超可道道尚繫於三尊法空諸法法猶包於四大況皇猷遠暢衍地義以宣風　聖澤遐霑浹天經而瀍潤至德所被理不隔於幽明大道傍通故无分於真俗而違方之士空迷相物之心淪俗之徒尚嬰自我之累彈曰今諸僧等莫不聖朝以來為國所度將以資奉陵廟津梁品庶而言違方論俗者豈不傷皇家之福乎莫識九重之貴不知得一之尊絕忠孝於君親弃敬愛於母右求諸至理竊謂不通俱拜君親未乖舊典謹議

蘭臺秘閣局郎中李淳風議狀一首

竊以三辟之重要君者无上彈曰沙門承恩入道非曰要君五刑之極非孝者無親彈曰親教出家詎為非孝耶是以悖德悖禮為大亂之本源彈曰僧等動限經教非悖德禮也唯敬唯忠乃經邦之正軌彈曰僧等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敬也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忠也至於老教虛靜資柔弱以曲全釋典沖和常不輕為普敬事如左威衛議中彈未聞慠慢君親矜奇衆庶彈曰沙門身具佛戒形具佛儀人天自仰寧是矜慠可以淳風勵俗安國寧家者也今令道士女官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五　第八張　右

僧尼恭拜君親於道佛無虧彈曰經云拜君損尹拜親損親行敬還教勅日光虧復從國王正法大革前弊深廢澆訛彈曰以順法為訛弊用違教為廢革可謂首實適戲背道逾多使其永識隨順之方更知天性之重謹議

秦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一首

一謹案老子道德經云域中四大王居一焉又案仁王般若經云地前三賢菩薩位當四天下主內經又云假令比丘得須陁洹果經八万劫始見於地前今令道士女官拜敬域中之大僧之及尼拜敬地前菩薩此乃不乖本教正合其宜彈曰佛經所以不令僧數俗者良以出處不同故也縱使三賢菩薩為四天下主而猶攪有妻子相不捨家位厚信日如然致敬則无識說故涅槃經云諸出家人從諸白衣諮受未聞不應禮拜據此則殊乖本教何謂正合其宜耶皇后皇太子尊同於君理合敬拜彈曰仁王經云出家人法不拜國王國王尚不許拜自下斷為可知

一又案道經云道士一人得道乃追榮七葉父母此則立身成道貴於追顯前葉今時未得道者見生父母理合拜敬又案內經云西方妙樂國土本為法藏比丘願力所成是知妙樂之所乃是比丘願往生處也又案無量壽觀經云願生妙樂國土者先須孝養父母後云具足戒行

然經宿不見即須跪問孝之儀也不
拜父母何成孝養今令僧尼道士女
官拜敬父母亦是不違本教彈曰如經所云生西方者謂通道俗言孝養父母者此明處俗往生因也言具足戒行者此明出家往生因也此則道俗懸隔修行兩殊安得混彼二因俱言釋侶自孝養異宜寧唯跪礼揚名後代亦其至也故五分律云若諸沙門左右二肩荷擔父母親於身上便利不淨縱使一切猶不能報須臾之恩若教父母識三寶四諦受持五戒行十善道於一念頃即為以報父母之恩何以故荷擔等事是人中善不能令彼生天證聖若教父母識諦實因果受齋持戒由此因緣即能證聖又四分律云佛言比丘不應礼敬一切白衣父母雖曰居尊終同白衣之列佛教不令礼拜若拜乃陷於親生有致敬之容死招無量重罪不孝之極寧越是乎

謹案周禮有九拜之儀一曰稽首
注云首至地也又案尚書言於禹益
等拜皆言稽首此為拜君之敬通於
古今也然今之僧尼禮拜正當稽首
之法是以維摩經云導衆以寂故稽
首然今若令尼作婦女跪拜但為衣
服不稱恐乖於常情聖人無心以百
姓心為心俗行已久不求改變今令
尼等拜敬望請許其稽首此則不乖
古今之儀順於輿人之頌彈曰夫希顏之士亦顏之儔慕驥之乘亦驥之類今尼等辭榮是一入道不殊何獨慮輿常情則欲令其彎首若也不求改變稽首未是循常常情既也不循豈順輿人之頌謹議

司宰寺丞豆盧暕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門垂範義在沖虛道家立言

理歸揖挹豈自矜尚然後為高事如秘閣爲議中彈若乃君臣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序與夫儒教分路同趣但緇服黃冠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能堅受唯憑衣鉢以自尊崇彈曰經稱袈裟者諸佛幢相又言同於佛塔鉢盂應法之器自古諸佛皆同此器故十誦經云象王見獵師著袈裟發敬自拔其牙與此獵師又四分律云大德娑伽陁伏毒龍於鉢中是知應器法衣其功不小服之自貴何事深疑且負杖畏衣仲尼猶敬卿斑器服而不尊乎讓揖之道既虧熏修之行彌失然則尊嚴之極本屬君親資敬所歸道俗何別上動皇鑒下擇蒭詞敢而更張請遵拜禮謹議

司衛寺卿楊思儉等議狀一首

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行事如秘閣議中彈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彈曰經云淨名居士示疾毗耶見有妻子常修梵行見有眷屬常樂遠離雖爲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既同僧伍拜跪故是常儀況示彼宿心得法寧容不荷引斯爲例竊恐非宜柱史委贊於周王此乃戒緇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彈曰佛教入華歷經英聖五遵拜伏三設摒除咸以事理難違還遵舊轍今言守迷溺理似傷狂誕一人有作萬物斯覩紐維天地雖鶩百七轉金輪於勝境構玉京於玄域遂使違真道士違

[illegible]

柱史之遐風矯釋沙門絹聲聞之絕典彈曰佛教所明人有二種一聲聞二菩薩菩薩形无定貴賤應類以為儀聲聞剃髮染衣等高踏而成則教制嚴肅之極不令禮被白衣順以奉行何名矯釋况太陽垂耀在天標无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上出家未能逃國彈曰沙門所以不拜俗者正以絕於塵累非為逃國者也至如榮光于太之流巢許南山之侶或踞謂長揖至之而不居洗耳辭榮射之而不至此亦高蹈踞而命尊逃國乎同賦形於如鏡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真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為悖臣君教父於道無嫌孝詳其義跪拜為允謹議

司馭寺丞韓處玄等議狀一首

禮無不敬名教是先君父同資彝倫所尚况真人善下妙在和光菩薩不輕義摧我慢事如司衛識中彈斯則殊慮齊致分波共源所以經紀百王財成万品者也而緇黃之侶崇習為常銷愛散於君親行貢高於尊極苟殉私欲彈曰沙門棄績聚去華覺守道不屈豈殉私邪易稱坐忘亦天言語君子樞機榮辱在焉何可不妄經點賴鄉之清塵負遠河之妙音彈曰連河通教皆去令沙門拜有損君親謨詩顯然何古負首靜言永念良可寒心彈曰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又薩遺臣亂經云若人謗聲聞辟支佛法罪與諸難等誥善神主天護其國口方賊起水旱不調死亡無數今不信佛教排令跪拜此則謗法此則罪難苦佛語有徵

(則粉首碎身無以塞責察心靜念而可免之哉)豈如愚管見致拜為先謹議

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狀一首

竊以白馬東歸寺刹爰建青牛西上龍座方興莫不照燭昏迷導引騰化然敬君之範簡略闕言不拜之儀因循往有非直情乖物義抑亦理爽聖經(事如中書司列議中彈)且法服制儀表絕凡流之檀敬蓮花寶座豈說不拜於君親(彈曰[illegible])(石生珠因水育取者方委傳者故迷死佛教出儀理難窺涉不知而作其斯謂乎)君有天地之尊敬君遠符經教親著生育之恵拜親遐會法源撫事有益於經捫理未虧於法牽率愚管設敬為宜謹議

同文寺丞謝祐等議狀一首

竊以君親之重事極昊天恭恪之儀理貫名教至如疑心玄路投迹法門莫不肅敬神明不輕品物(事如司馭議中彈)豈有施傲所生不屈君父既違恭順之禮恐累求道之因(彈曰議因不累其如陷君親何)請革舊風准　勅申　拜謹議

內府監丞柳元貞等議狀一首

竊以禮無不敬名教是先君父同資

彝倫所尚且佛滅度後法付國王舒卷之規理鍾明聖彈曰右春坊議云天付囑者佛以像法末年淳心漸薄邪見增長正法衰替正部之衆无乃弘宣是以付囑國王令王擁護如其不護法當自壞豈勞付囑令王毀壞誠哉得付囑之旨也但非常之制黜首恒驚雷同之心君子為恥自我作故方懸日月之典可使由之寧拘風雨之好如愚管窺致拜為允謹議

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愛敬之道義極於君親恭和之德事昭乎釋老豈有生因覆載將撓禮於人天質稟騐膚遂齊尊於父母眷言方外未離天地之間顧惟俗表尚處閻浮之域事如司衛寺議中彈而為不拜天子類嚴遵之不臣長揖至親似客人之名毋何以津梁品彙導引凡庶聖智之教豈至於斯彈曰易稱藉用白茅又云巽在牀下紛若之吉乃為無咎未有拘令致拜復曰津梁尊奉而辱之何以云取勅議闕伏請令拜謹議

右武衛兵曹參軍趙崇素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爰興俱敦勸獎派流雖別趣善同歸緇黃之躅稍殊君親之儀詎隔豈有纔捐俗服遂傲禮容高揖乘輿不拜嚴父資敬之道不足忠孝

之跡頗虧李釋斯風未為盡善（彈曰內册外反真與俗乖何得輕弄筆端高略玄極孔子曰非聖人者无法誠哉）方金吾範
互制道德齊禮經典兼失詳議攺張
攟理論情拜實為允謹議

右戎衛長史李義範等議狀一首

父慈子孝起自天經君義臣忠資於
地禮三尊之重君最為先五教所崇
父居其首人倫之經紀臣子之歸宗
佛道興隆之前緇俗異貫陵遲之後
同藉國王連河制之於主君賴鄉盡
編為天户況釋迦滅度付囑國王（事如內府）
（監謗中彈）李老裔孫克成宏構緇黃代俗
握實鏡以君臨縱使佛道尊嚴天位
彌重帝王國母无上最尊稽首虔誠
无妨悟道（事如同文議中彈）至真之理猶日勤修
禮佛拜天彌成正覺謹議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長史劉文
琮等議狀一首

道家立言取貴於柔謙釋教為宗有
存於汲引雖復遺九仙而飛迹標致
弗爽於同塵起十地而遊神修行豈
乖於忍辱且君親尊重比乾嚴而有
裕臣子忠肅中拜伏而无違斯適方

國之大經千業之常軌居造次而必
踐處少選而難廢至若緇黃二教頻
損茲禮唯檀貢高之法莫修資敬之
儀事如司叙寺議中彈虛成弊風寶差彝典事如右戎衛中
彈但勸誘之規雖則多躅等歸利物
寧履義方何必驕倨為容使蹐衆妙
之域虔恭表節遂隅真如之境事如左戎衛議
中彈緬尋旨趣深謂不然致拜君親寔為
通理謹竭愚識庶會宏謨深懼不當
退用慙惕謹議

右監門衛中郎將能玄逸等議狀一首

竊以親生膝下鞠養之愛惟深一人
至尊嚴敬之儀斯重豈以身披緇服
而不拜於君親彈曰識國以此而佛不令拜俗也首挂黃
冠遂替子臣之禮謹議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一首

夫出家之徒名曰離俗教誡之法讃
下是先既違普空理捐人我彈曰不敬之來自特
真教豈緣存我而不拜弁況君父尊重敬比於天拜
伏之儀事无疑惑但以因循往代敬
其衣誡使然事如司宰寺議中彈上可君父不受
其拜何得自為尊重且像法末教委
以國王事如此府監議中彈國王示以尊卑未爽一

乘之道謹議

左春坊中護賀蘭敏之贊善楊令節等議狀一首

竊以犧皇至賾金人靡兆於龜文軒后韞靈紫氣未敷於鳥跡泊劉莊精感託神想於東流尹喜翹誠覩物色於西邁由是龍宮梵化灑慈潤於大千鷲嶺泊凝真沖寂和於寓內雖復遠標天攘氣淑无為體均具相功深濟度莫不稟宸極以存其法（事如賀蘭存議中彈）資遺體以受其靈豈有趣俗塗而輕法主懷其已而忽所生忠孝一虧二教何寄今若資忠貞以凝道移孝行而修誠則福足以顯玄門忠孝用光臣子儀或恭敬被於群品據理尚有可通況唯拜伏君親未審於何不可（事如）（執閱爲釋中彈）請依明詔致拜爲允謹議

右春坊中護鄭處俊贊善楊思止等議狀一首

竊聞道迹希微立言資於輔帝釋教虛寂垂法依於國王（事如左春坊議中彈）是以紫氣真容玄敵西被黃金圖相妙音東流仙侶華華藉天基而遂重法徒濟

濟濡聖政而彌隆況今德冠陰陽道
包真俗恩霑動殖尚荷亭育之慈澤
被生靈猶懷仁壽之施唯釋老二門
由来迂誕（事如右金吾衛議中彈）既指真典便虧四
大倫信化人不遵三有主上崇孝敬
之儀敦跪拜之禮爰發綸誥令拜君
皇后太子及父母者非直廢寮允愜
（彈日議不拜人殆將太半今古廢寮允愜何淇謬歟）抑亦垂範將来
謹議

司吏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釋教開俗儒風範化即途雖言異軌
證理誠則同歸（事如右清道衛議中彈）莫不粉
澤仁義舟輿恭儉然後克闡徽猷以
隆遠大何則忠為令德孝實天經惟
君惟父同取其敬借使行起物表道
倫人師豈可長揖於顧復之親抗手
於宸扆之貴事須適變未可膠絃（彈日）
（臣如君親容養開以方外抗手長揖豈自為乎）君父尊嚴申拜
為允謹議

左典戎衛倉曹王九思等議狀一首

竊以川瀆細流竟朝宗於濵海螢燭
末光終歸耀於日月故知物有深厚
猶取貴於懃名況在君親莫大而有

弃於嚴肅洎乎闡浮紫氣塔照金容老釋二門俱隆法教流布事由君后出家離俗命在導親遂使覆載之恩弃而不荅（事如奉常議中彈）貴賤之禮揖而靡修既虧人事有傷禮律（彈曰外內既殊寔可拘於禮律）爰輙聖慮詢及蒭蕘輕陳管見從拜為允謹議

右典戎衛將軍劉斯敬則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殊塗俱極尊崇之道五儀齊致寡隆嚴敬之規而釋老二門本求虛寂周孔兩法歸於教義若乃君臣之禮固无易於緇黃（事如司吏寺議中彈）父子之容豈有隔於賢智崇樹既久積習相沿損益惟宜允歸明聖臣等詢議請從拜禮謹議

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光分兩曜是顯尊卑之容位辯三才爰彰父子之性明乎愛敬之禮興天地而齊生君臣之義將造化而俱立至若金人啓夢慧日初開紫氣浮關玄風肇扇此乃興於中古教始漸移雖復各設法門津梁庶品究其所指終會儒宗（事如司吏寺議中彈）成俗既是同

方遵敎何煩異路必將道體為别有犯未合繩違（彈曰有犯非僧繩違事宜不可無德守道設禮有累君親）遺敎制在國王設禮寧容不可（事如右恭方議中彈）況三乘之典無聞傲誕之經五千之敎詐載矜誇之義敬親何妨重道拜主豈廢尋真（事如右戎衛議中彈）且割股捨頭猶無訴昔尊君愛父詐即辭勞（彈曰割股捨頭必恭无互訴昔敬君拜父應損豈敢辭勞）条練是非拜識為得

謹議

右司禦衛長史崔崇業等議狀一首

竊惟藏史立言靡替君臣之義能仁闡敎先崇孝敬之風縱道致乘亮尚委身而降禮業成捧馬猶負攬以追恩（彈曰寔攬敎有成文拜狀經无此說）況共踐俗塗同發聖化豈有盜名黄服遂忘亭毒之功託跡緇門便遺顧復之德傲物行已高視王侯我慢為心長揖父母（事如中臺司列中彈）議求之前代又滯迷方皇家戶牖百王澄汰千古事非害政容或可於時有虧風理宜革弊（事如秘閣局議中彈）且四大齊德豈使遵道而不遵王三敎均名（事如左司禦義中彈）何獨崇釋而不崇孔今若正其儀而敎毀設敬須疑（彈曰識哉何煩致惑耶）屈其身

而道存加拜何慼重以不輕攝行更符真諦之規（事如同文寺議中彈）持下御情彌合冲虛之軌式遵璽語輕獻芻言致拜之禮實諧僉議謹議

左清道衛長史蔣真胄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道二門俱承玄化雖復緇黃有別虔恭之志不殊宜令拜跪以申臣子之敬（彈曰沙門迹超方外津梁家國稱謂異於臣子拜敬何預率賓）謹議

左崇掖衛長史竇尚義等議狀一首

瀨井微言二篇極於為谷崛園幽旨万物存乎不輕（事如右司禦議中彈）況乃君親兼極跪拜猶簡豈非絕棄於內教而矯修於外迹乎（彈曰行道以恭四恩豈矯修於外迹育德以資三有豈絕棄於內教乎幸子思之无多言也）如見所量望令加禮謹議

右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老兩教語迹雖殊恭順之理雅同儒轍（事如右司禦議中彈）豈有尊極之處掖揖等於平交師僧之前拜伏過於輿皂（事如左威衛議中彈）既黷物議且黷齋章革此舊風咸謂為允（事如右司禦衛議中彈）況黃冠倚天基之慶緇衣承付託之重（事如左司禦衛議中彈）勅勞盡生育之恩欲報中昊天之

義二門之法儀倨乘於恒典五敬之
所投拜允合常儀謹議
左奉裕衛長史丘神靜等議狀一首
若夫二儀始闢君臣之道則隆三才
創分父子之情斯在莫不皆竭股肱
俱遵愛敬故知君臣父子稟自天然
極尊極親无可為間止如釋老之教
近日始崇釋則興於漢朝老則置於
宋代皆緣時君有言父母承恩方染
緇衣然釋入道如無所稟不得離俗
離俗雖言絕境習道仍居宇內事如嗣津事
彈率土皆曰王臣不聞限巳緇素如事
左清道衛議中彈父生毋鞠罔極難酬於法雖
曰絕塵在身須敦仁義豈容為臣未
曾効節為子未展溫凊承恩乃變素
衣去髮言真入道乘茲傲誕慢君叢
親高揖帝王不拜父母為臣貽寬息
之咎為子招不敬之辜事如左清道衛議中彈庸
流自謂合然往代怨其无識彈曰昔漢帝降
禮於摩騰吳主屈節於康會趙邪澄上寵懸錄哀秦日道安業衆共輦斯並德迴万乘道降挹
尊況乎十室難誣而日庸流无識因循自久行之不改聖
上重纘皇極欲革前非孝理蒼生
思遵名教爰降

綸音飾光彝典恐褻恒情特令詳議
謹尋釋老二教見在遺文我慢矜高
是人難度（弾曰守道不屈寧是矜高耶）麁事謙約无失
冲撝靜思此言其議見矣入道已成
凌虚控鶴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如此
華流猶顧卑屈况庸僧居見居王土
衣緇異俗餘事罕知（弾曰是情去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夫沙門之内功業寔繁聖朝以来盡亦不少且帝京僧任盛德如林略舉十科用開未諭至若翻經則波頗玄奘義解則僧辯法常習禪則曇遷慧因護法則法琳明瞻明律則玄琬智首感通則通達轉明遠身則玄覽法曠讀誦則慧詮玄蔵德聲則智凱法琰弘福則德業智興若此之流具如僧史所列而言罕知於事何要同之甚乎）唯自矜高顧居人上求之釋
敎其義蔑聞凡曰是人准經致敬况
在極尊并之父母欲令拜伏義无不
可其僧尼道士女道士於君皇后皇
太子及其父母所並請准勅令跪拜
使光二教之議撝隆万代之名敎謹議
右奉裕衛率韋懷敬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五儀咸窮睿想殊塗一致
必俟尊嚴釋老戒時尊崇是務周孔
訓俗嚴敬為先遂使緇衣之酋抽簪
奉教青襟之伍映雪傳芳為百代之
楷模作千齡之的且誕靈含衛道
自尸毗既有母子之恩（事知右司儀衛識中郎）豈

隣君臣之禮繼黃雖異賢智寧殊拜伏君親誠乖昔典彈曰據敎令拜有益乎有損乎有益也豈以乖昔典而不拜乎有損也豈以順昔典而令拜乎今只可約損益以言无宜據乖順而申議无聖即仍舊有聖即典教法既依聖方興亦冥緣興政法曹司僉議請從拜禮謹議

蘿州司功劉仁叡等議狀一首

竊以玄風肇扇莫先於伯陽玅衆妙而議卑高植物表發群生於道德象帝之先聿宣爲子之方贈言尼父載揚事君之禮從政周行神功因而无名至化流而不測人能弘道其在茲乎況乎道冥嶮峒人非姑射竊比河上之德不遵註下之規虛談補影之書自取順風之禮矜傲誕於家國絕忠孝於君親有醜之容曾无愧作及至青牛西邁流沙而化胡彈曰魏略西戎傳云臨覩國有神人名曰沙律年老髮白狀如老子當教人爲浮屠人有史緇及无子者齋行浮屠齋齋奉拾財露然勝産觀王夫无太子因祀浮屠其妃莫耶夢白象而有娠及太子生從右脇而出自然有髻頂地能行七步其形以佛以祀浮屠得見故名大子爲佛爲也前漢哀帝元狩中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若是所以浮屠經教前漢早行後六十三年明帝方感瑞夢也秦景傳經不去孝子化胡作佛經是孝說晉代雜錄大遠去王浮每與沙門常遷挽論王晏屬焉遂致撥西域傳爲明感化胡經題後沙律以爲孝子幽能安隱誰惑人門言晉與論化胡作佛佛起於此裴子野高僧傳云晉

惠帝時沙門帛遠字法祖每與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求共諍邪正浮屢屈焉既瞋不自忍乃託西域傳為化胡經以誣佛法遂行於代人無知者殃有所歸致患累載幽明錄云蒲城李通死來云見沙門法祖為閻羅王講首楞嚴經又見道士王浮身被鎖械求祖懺悔祖不肯赴孤負聖人死方思悔又業袁宏後漢紀皇甫謐高士傳等並云老子化胡作佛之文所日朝宣君子傳議者多豈得塞耳偷鈴指鹿為馬信可謂虛誕之誑徒貽人耳要有白馬東來越葱山而夢漢弘通貝葉比妙蓮華行以普敬為先教以不輕為本事如左崇被議中彈服貌雖異同趣无為華土之濱未聞无父之子溥天之下未見無君之臣貞觀年中已定先後盡禮致敬斷焉可知彈曰貞觀十詔本以皇系所宗殊無使拜之文但有先後之語令乃例茲遺教斯則比附勅文夫古之然勅重斟此歷代滋多曾莫先覺彈曰自佛教入漢年踰六百其中晉代庾冰偽楚桓玄赫連宗武蕭齊有隋等諸君皆抑僧拜咸以事非通允俱尋舊迹而去歷代滋多曾莫先覺者豈不面敬聖容靜鋼尋英哲陛下乘乾御辯域五登三振千古之隤經維万國之絕紐豈徒革裡首之詠資父事君方且變天竺之風自家刑國謹議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五 議拜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六

弘福寺沙門釋彦悰纂録

聖朝議拜篇第三下

普光寺沙門玄範質拜議狀一首

沙門玄範敢致狀於中臺王公侯伯

羣寮等但範雖不班預議例而寵有所聞前古大德廬山法師遺時數運遂造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理致幽微問答玄妙將欲箴自作尋難曉今略述內外典記明證又敬之理謹以狀上請懲應拜之議也夫天雖至玄必著日月之明地雖至寂必固山川之化聖者雖通聲冥運亦必假賢後蕃輔予於百姓者也君既使臣以禮臣須事君以忠若不庭爭於未然則恐機發於已矣但佛法是區域之外踰四大之尊超寰寓之表越在三之義唱无緣之慈弘不言之化冥功潛運故曰沭而悠漸但中庸之人以為无益者良不悟其所含也故先朝聖教序云陰陽之妙難窮者以其无形也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普乎今既慧日潛暉像教冥運稟法和致非僧而誰故佛告信相菩薩曰我說三寶唯是一體无有別相斯像法傳持當於是乃天若留怨伽之禮小僧諭邪臣以賀衆首豈非體道之可尚乎今欲令僧屈躬於禮

儀飭變於拜揖是致佛以拜人非人
者以恭法如弁易翻加於首足寔迴
揆惑乱之甚矣且王有常不臣者三
鼓不臣者五不名者四不臣者一尚
書曰虞賓在位舜不臣朱詩云有客
有客亦白其馬此丞二王之後帝者
尚所不臣況僧當大聖之胤奚足致
敬君主國之賓序胡預失儀而以不
輕禮於四衆用配敬於一人此蓋菩
薩比丘情亡物我況今尊卑位別殊
而拍恭敬昔函丈於新學不觀機而
非娘偶又舉淨名而取稽首引知法
授藥以中忘此意宗乎字焉既豪寂
於正念發宿生而示悟還得本心崇
滿字矣於是以亡相稽首無想接足
乃混緇素於一時泯性相於万古斯
並大士權議未可小機普准故涅槃
經云我為菩薩說如此偈令以聲聞
持戒臘之至執威儀之切非以重傲
慢悖君親良欲崇國家剎臣人者也
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悕求
受五戒者禮如國君主亦不求比丘
禮拜以懼損功德及壽命故令欲行

之以周孔之教抑之以從俗之禮竊為仁者不取也又僧尼族非蕃類性簡戎變禀中國而法四夷承別劃而紹三寶據其教則有拜君親為損修其法以資家國有益恐違聖言禍鍾自犯四分律云使恭敬耆年不應禮拜白衣者正以弗摩於爵祿異俗網於典誨矣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絀以爵山川有神祇而不舉者削以地況僧尼索鬼神之敬反父母之禮若使正教淪滑於是汙鄙恐神明所不交泰福慶所不流潤災害機生禍亂發作而含靈廢成俗之化胄子闕啓蒙之訓率土臣人順風載靡不可自新於師戒有助國於教化者也梵網經云不拜君親鬼神明矣且濡露不拜為容節之失矧乃割截非束帶之儀髡削無稽首之飾於庠序之風範朝宗之變惟也佛是絕域異俗之化靡中和順動之氣存亡之際實寄於人矣大傅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未若循其所訓利其所禀便其勞動而用之秉其利安而壽之故得

百姓之歡心耶一人有慶者也又今
胄不拜處折其威師帝不臣恐損其
道況衣忍鎧擐組甲伏龍怖以袈裟
摺魔威於抖擻逃遁出家王親降禮
波離入道父王致拜故知道在則貴
不以人為輕重是以道頗弘人人蓋
弘道者信矣令遺法所以付於王者
委護持使流通也以四衆之微弱恐
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
以勢逼令使攝衣屈膝握拳稽顙則
連河之化於茲缺矣詩云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僧等戰戰兢兢誠惶誠恐
懼虧遺教之本意辱同功之法服一拜
之勞不必加衆僧之損一拜之敬不
必加　萬乘之尊須僧等致敬而不
安其業者非所以苟為庸庸之軀深
存靡靡之化矣恐煥乎之美无渴色
於盛代異國之求豈聞於當今者歟
必以經像為蕪穢不足以崇仰僧呈
為臭腐不足為福田觀教籍者目焦
修揖拜者孿傴襲緇服則轉筋談典
禮而蠲蠲於是嫌而弃之變夭笠之
風暢中華之禮以萬物為更始策三

大而自新則取善之基徒使修立不
若隅教綱於區外放容儀於物表臣
而子之足盡忠孝之節也即而史傳
不必為長夜經子未必為太陽司成
雖學而无倦猶將闕焉於大訓況助
國之美无聞乱矣不繁禁而獲安不
華情而得志雖文王至聖也猶學於
虢叔孔子至明也尚師於郯子王者
至尊也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及其
釋奠躬執爵而跪之曰穆穆焉恂恂
焉雖至孝之事嚴親因以加也是以
大易盡爻下事王侯大禮儒行不臣
天子故知道以貴之為貴不以輕聚
為輕伏想寮寀談謂正士為之蠹害
將生蟆螣而議為拜者非朝庭之上
榮也原夫正法西基迄于茲日已過
千載有太半焉自大教東流方七百
歲雖歷變市朝隆之莫替其中聖主
賢臣計餘可數未嘗拘撿意況銑削
僧尼信知闊達之資為日久矣聞者
有執權少主誤慕微君秘佞自媚陷
墜家國又一二蕃小雄雌乎舉雖整
誅除尋草前弊夫若此者可以攘袂

埶肘怒目切齒大視而叱之豈不忠烈之壯觀也今我大唐應九五之期四三皇之位八紘共軌四海同文百辟守法度茲有司三寶暢微言於沙引則道俗資勳家國延祚可不盛歟勑以來朝覲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良為爽其恒情議在不失常理幸儼而思之弘而護之家國之政若隆忠孝之誠必著冥功潛潤根條盤蔚好爵自縻祿秩優寵祀業繼胤蘭菊緒芳感福慶之內資思弘益而外護豈不居生勿墜常保勝期者歟今謹疏內外典禮請循聚案沙門釋範敬白

龍朔二年五月五日上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乂等執議奏狀一首

司禮議僧尼道士女官等拜君親等事

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

則毀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緇服而爲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又道之爲範雖金縣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 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惟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徵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常轉式資冥助令償一朝改舊無益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厭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彌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遵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二教所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革其所利非因利之道尊其本心非无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爲允伏惟 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親崇敬雖啓神衷道法雖虧還留睿想既奉 詢蒭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斯奏進退深戰惕

一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肅司平　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臣聞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君形甘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義是以督　聞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春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有作藹物斯覩紐維天地駈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搆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彩沙門弘禮足之緒典況太陽垂曜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栽範雖絕塵容事上出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奴鏡皆仰化於兆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真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為悖臣君敬父於道无嫌考詳其議跪拜為允前奉四月十六日　勅旨欲令僧尼道士女官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者件狀如前謹錄奏聞伏聽　勅旨　龍朔二年六月五日狀

令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
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隕照漢
夢延輝妙化西移慧流東被至於玄
兆遂首碧落希聲昊開六順之基偕
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跪
拜之儀其來永久因革茲弊朕席圖
登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
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
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作豈可以絕
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貞規通
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官僧尼
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
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紛
綸相半朕商搉群議沉研幽賾然其
類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
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之所
慈育彌深祗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
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

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
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
上官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顒等上請出家子女
不拜親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資良由扶況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為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而丞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寓垂範道於无窮伏惟　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　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无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戰越謹言　六月二十日上

直東臺馮神德上請依舊僧尼等不拜親表一首 并上佛道先後事

道士僧尼請依舊僧尼在前 此一條在貞觀十一年因今合上

僧尼請依舊不拜父母

臣聞秘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宣於雅道提誘万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末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其近偽之跡勝果者意存於漸遠開趣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　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負乘大道以流謙順无為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是出俗之因尊卑是物我之情豈日無為之妙　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日皆令祈福祈福一依經教二者何獨乖違　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權　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傳拜敬之儀所生既日人臣何得曲申情禮捨尊就愛弃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為行用陛下統天光道慎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　陛下因天

人之志順万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 七月十日上

西明寺僧道宣等重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不合拜親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拡崇護真詮良資寵望伏惟 夫人宿著熏修啓無疆之福早摽信慧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 勑旋僧徒許隣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荷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恒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迴惶輙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為上聞儻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甚謹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八月十三日上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居請依內數不拜父母表一首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

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
順正理論云國君父母不求比丘禮拜
玄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无不
咸皆敬仰洎乎　聖帝遵奉成教彌
隆故得列剎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
善家曉恩僭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
明詔須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
乘佛教万代之後蕪穢皇風

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来門剖
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
容理固越情道仍殊物況堤形戒律
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
福善而令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
越戒之僭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
慮敢不盡言伏惟　陛下匡振遠猷
提獎幽顯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
於家足使捨俗无習俗之儀出家絕
家人之敬護法斯在植福莫先自然
教有所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
謹附表以聞塵黷展旒伏增戰越謹言

八月二十一日上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僧居

沙門不拜俗等事卷第六第[illegible]張　右

拜父母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以策像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刑章條革介士不拜於君親伏惟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容服異俗刑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繼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堯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遏密八音其於三載脩寸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又拜父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坑輪迴未已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无不為恐因今創改万有一累則有聖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切粉身奚以塞責伏惟　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蒭言之辯輕塵聽覽伏增戰汗謹言　八月二十五日上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僧尼父母同君上不受出家男女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家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

恩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敬愛之禮闕於經典之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高尚之迹不勒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為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乖栖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議塵黷扆旒彌增隕越謹言

十月二十五日上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眛於大義苟以屈膝為敬不悟乖眉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認輕發樞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太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永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為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然兩並則膚湊永執乃膏肓故外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贍文華瓏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故得天溪下覃載隆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

僧都鄙耆耋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邃遠申請靡由奉 詔求宗難為去取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然歟贊曰威儀之流議雖通塞以人發道誠末為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詐曰忠謀質議道華敷陳簡要天人叶允爰舉璽詔恭承 明命式抃且歌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疇咨咸申啓表披瀝丹款末紆黃道進退惟谷投措靡由仰悕神爵跪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揔論

釋彥悰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遐寓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禮 宸居背 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死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聲遐誠令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

祇之流也為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為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脩乎內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為國賓今僧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玆乎斯儒行之流也禮去介者不拜為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戴剪慾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冑之流也耆代雖賓尊先冠阼母兄致拜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為己任極群生於塗炭敬遵遺囑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塵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闕三木被捶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門剔毛髮絕胤嗣毀形貌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尊

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業浪清品庶之哭氣功既廣焉澤亦弘矣豈使絶塵之伍拜累君親開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躭斯務長頗披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簡重以感淪暱於佛日罄牘大以異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去不斅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无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奕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為允故其書曰不拜為文遠公有言曰測鑒豈待是露哉蓋自申其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六 議拜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　撰

夫三寶利見其來久矣。但以信毀相競，故有感應之緣。自漢洎唐年餘六百，靈相肸蠁群錄可尋，而神化無方，待機而扣，光瑞出沒，開信於一時；景像垂容，陳迹於萬代。或見於既往，或顯於將來，昭彰於道俗，生信於迷悟。故撮舉其要，三卷成部云。

初明舍利表塔　次列靈像垂降　後引聖寺瑞經神僧

初明舍利表塔。昔如來行乞，有童子戲於路側，以沙土為米麪，逆請以土麪奉佛，因為受之，命侍者以為土漿塗佛住房足遍。南面記曰：此童子者，吾滅度後一百年王閻浮提，空中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並皆臣屬，開前八塔所獲舍利，於一日夜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廣如眾經，故不備載。此土即洲之東境，故塔現不足以疑。舍利西梵天言，此云骨身也。恐濫凡夫之骨，故存本名而別之。

西晉會稽鄮塔緣一　東晉金陵長干塔緣二

石趙青州東城塔緣三　姚秦河東蒲坂塔緣四

周岐州岐山南塔緣五　周瓜州城東古塔緣六

周沙州城內大乘寺塔緣七　周洛州故都西塔緣八
周涼州姑臧縣塔緣九　周甘州删丹縣塔緣十
周晉州霍山南塔緣十一　齊代州城東古塔緣十二
隋益州福感寺塔緣十三
隋益州晉源縣塔緣十四　雒縣塔附
隋鄭州超化寺塔緣十五　隋懷州妙樂寺塔緣十六
隋并州淨明寺塔緣十七　隋并州榆社縣塔緣十八
隋魏州臨黃縣塔緣十九　雜明神州山川藏寶等緣二十

初西晉會稽鄮塔者今在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鄮縣界東去海四十里在縣東南七十里南去吳村二十五里案前傳云晉大康二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何者生在畋家弋獵為業得病死蘇見一梵僧語何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閔汝無識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冤投告无地忽於中夜聞土下鍾聲即迂記其處剡木為剎三日間忽有寶塔及舍利從地踊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

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似西域
于闐所造面開窓子四周天鈴中懸
銅磬每有鍾聲疑此磬也遶塔身
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
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
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斯可謂神功
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內
於八王日舁巡邑里見者莫不下拜
念佛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左側
多有古迹塔側諸暨縣越舊都之地
以句章鄮剡等四縣為之諸暨縣東北
一百七里大部鄉有古越城周廻三里
地記云越之中葉在此為都離宮別館
遺基尚在悉生豫章多在門階之側
行伍相當森竦可愛風雨晦朔猶
聞鍾磬之聲百姓至今多懷肅敬
其迹繁矣諸暨西北百里新義鄉有
許公巖地志云晉時高陽許詢字玄
度與沙門支道林為友每相從歷覽
山水至此乃栖焉晉辟度為司徒掾徵
不就後詣建鄴見者傾都劉惔為丹
陽尹有名當世日數造之歎曰今見
許公使我遂為輕薄京尹於郡立齋

以勲之至于梁代此屋猶在許採覩
反劉丑嘗至其齋日清風朗月何嘗
不恒思玄度矣句章縣西南一百三十
里明鄉有四明天台赤城瀑布等山
天下稱最東北百四十里有沙塘道
廣數丈入海百餘里地記云是秦皇
追安期先生於蓬萊至深而息故此
塘道至今宛然鄮縣古城在句章東
三百餘里昔闔越所都其靈塔即縣
界孝義鄉也地志云阿育王造八万
四千塔此其一也宋會稽内史孟顗脩
理之山有石坎方可三尺水味清淳
冬温夏冷輿地志云阿育王釋迦弟
子能役鬼神一日一夜於天下造佛骨
寶塔八万四千皆從地出案晉沙門
竺慧遠云東方兩塔一在於此一在
彭城今秣陵長干又是其一則有三
矣今以經驗億家一塔計此東夏理
多不疑且見楊越即有二塔廣袤九
域故有之焉會稽記云東晉丞相
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彩不凡
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遊鄮縣
下真舍利起塔鎮之育王與諸真人

捧塔飛行虗空入海諸弟子攀引一
時俱隨化為烏石石猶人形其塔在鐵
圍山也大守褚府君云海行者述島
上有聚烏石作道人形頗有衣服褚
令鑿取將視之石文悉如袈裟之狀
東海不遠島上是徐偃王避地之處
宮郭古基宛然昔周穆西巡登崑
崙山偃王乃有統焉穆王聞之馳還
日行万里偃王避之於此晉孫恩作
逆寄仙嫉以惑衆築城自衛其處猶
存梁祖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建木浮圖
堂殿房廊周環備滿号阿育王寺四
面山遠林竹蔥翠花卉間發走飛相娛
實閑放者之佳地也有碑頌之著作郎
顧胤祖文寺東南三十五里山上有佛
右足跡寺東北二里山頭有佛左足跡
二所現于石上莫則其先寺北二里有
聖井其實深池鰻魚俗号為魚菩薩也
人至井所礼拜魚隨聲出来賊過偽礼
魚出賊便以刀斫之因断魚尾自尒潛
隱魚不時出有至心邀請礼拜者俱
讃水而已初有一僧聞塔来礼處所
荒涼恃食為難有一老姥患脚来

為造食便去如是怪之去後私尋乃
入池內撥量即魚所化也其塔靈
異往往不一大略為瑞多現聖僧遶塔
行道每夕然燈於光影中現形在壁
旋轉而行且列數條多則詞費
貞觀十九年敏法師者禹穴道勝歷
覽聖迹依然動神領徒數百來寺
一月敷講經論士俗咸會夜中有人
見梵僧百餘遶塔行道以事告衆
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至
今四大良日遠近來寺建齋樹福然
於夜中每見梵僧行道誦經讚
頌等相
永徽元年會稽昌慶士張太玄於寺禮
誦沙門智悅獨與太玄連牀而寢半
夜聞誦金剛般若了了分明二人靜
聽形心欣泰乃至誦訖然契其相若
真尋視無形明知神授矣
二東晉金陵長干塔者今在潤州江
寧縣故楊都朱雀門東南古越城東廢
長干寺內昔西晉未統江南是稱吳
國於長干舊里有古塔地即育王所
搆也依於邑里既崩子亮立孫琳執

政五鳳中毀除佛寺此塔同煙而舍
利塔地吳平之後諸僧頗依故處而
居起塔三層既不得舊塔之基事迹
無設莫之或識至
東晉咸安二年簡文立塔三層孝武
上金相輪露盤寘拌記云簡文育意
興搆未遂而崩即三層之塔疑是先立
至孝武太元末有并州西河沙門劉
慧達本名屑荷見於稽傳來尋古塔
莫知其地乃登越城四望獨見長干
有異氣便往礼拜而居焉時於昏夕
每有光明如記其處掘之入地丈許得
三石碑長六尺中央一碑鑿開方孔
內有鐵銀金三函相重於金函內有
三舍利光明映徹及爪甲一枚又有
一髮申可數尺旋則成螺光彩照曜
咸以為育王之所藏也即從就塔北
更築一塔孝武加為三層故寺有
兩塔西邊是育王古塔也丹陽尹王
雅奉五斗米道常謂宜黜佛法除毀
塔寺其日下詔令會稽王道子將雅
觀焉時沙門正行舍利至雅擬翻其
鉢而舍利附于器內終不墜落王更

財清水燒香咒曰王丹陽酷不信法
世尊威靈願有以津示應聲光明煥然
騰發雅自此後雖未能精 至終身不
復誣訾佛法梁大同中月犯五車老
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舍
利髮爪天子幸寺設大無礙法會下
詔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万物不得
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
逸異年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
騰民在困窮運鍾斯盤原情察理或
有可矜下車問罪閭諸往誥責歸元
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
路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易
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
見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
出阿育王寺 設無㝵會耆年童齒
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
幽顯歸心遠近顒仰士女霞布 冠蓋雲
集同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
輕重皆赦除之今潤州江寧故地但有
埶 基三層并刹佛殿餘則榛木荒蕪
非人所涉亦是古基而已頻有 大蟲
發塔基者多自死而草深人希惟有

惡獸於中產育或銜鹿而至阡塔者
尋被打撲號叫驚人今去永安坊
張侯橋七八里余本住京師曲池日嚴
寺寺即隋煬所造昔在晉蕃作鎮
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發長千寺
塔下取之入京埋於日嚴塔下施銘於
上于時江南大德五十餘人咸言京師
塔下舍利非育王者育王者乃長
千本寺而不測其是非也至武德七
年日嚴寺廢僧徒散配房宇官收
惟舍利塔無人守護寺攝屬官事須移
徙余師徒十人配住崇義乃發掘塔
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
并爪一枚少有黃色并白髮數十餘
有雜寶瑠璃古器等總以大銅函盛
之撿無螺髮又疑爪黃而小如人者尋
佛僧人爪赤銅色今則不尒乃將至
崇義寺佛堂西南塔下依舊以大
石函盛之本銘覆上埋于地府余問隋
初南僧咸曰爪髮梁武帝者
舍利則有疑焉埋之本銘置于其上據
事以量則長千佛骨頗移於帝里然
江南古塔猶有神異崇義所流蓋歲

如也故雨迹之矣但年歲綿遠後人莫測略編斯紀以顯厥緣云

三青州古城寺塔者代歷周秦莫知其地石趙時佛圖澄者在鄴勒虎敬重廣置寺塔而少露盤方欲作之澄日臨菑城中有阿余王寺猶有佛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上有伏石可尋而取也虎使求之依言指授入地二十丈獲之至鄴阿余阿育聲之轉耳須訪故地處所故慧達在冥中告云雒陽臨菑建鄴鄮縣成都此五處並育王塔礼者不入地獄故知此塔不虛名也

四何東蒲坂古塔者後秦姚略叔父為晉王鎮於河東古老傳云蒲坂古塔即阿育王所立也疑之屢有光現依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送以上略略乃親迎觀於霸上今蒲州東坂有救苦寺僧徒立大像極宏冠而古塔不樹云

五狀風岐山南古塔者在亞原上南下北高東去武亭川十里西去岐山縣二十里南去渭水三十里北去岐山二十里一名馬額山同岐山斯並在大山之北南有小山東西而列中間大谷南

與北別故号岐山岐即分也西北二十
餘里有鳳泉泉在岐山之陽極高顯
即周文時𪁉鷟鳴於岐山斯地是也
飲此泉水故号鳳泉又南飛至終南
之陰故渭南山下亦有鳳泉又西南
飛越山至于何池今所謂鳳州古
何池郡是也不可窮鳳之始末且論
置塔之根原故隋高美其地泉仍就
置塔俯臨目極誠為虛迥寺名久廢
僧徒化往人物全稀塔將頹壞余往
觀焉榛蕀弥滿雖无黍離之實深
切黍離之悲今平原上塔俗諺為阿
育王寺鄉曰柳泉取其北山之舊号
耳周魏以前寺名育王僧徒五百及
周滅法廟宇外級唯有兩堂猶存隋
朝置之名成實寺大業五年僧不滿
五十人者廢之此寺從廢入京師寶昌
寺其塔故地仍為寺莊唐運伊始義
寧二年寶昌寺僧普賢慨寺被廢沒
諸草恭具狀上請于時特蒙大丞相
見識昔曾經往睹見表依然仍述奇
由可名法門寺自尒至今武德二年薛
舉稱兵擁事南及大宗寧師薄伐初
度八十僧未有住寺寶昌寺僧惠業稱

洒鳳泉以僧未配遂奏請住法門冢
勅依奏便捴住焉年歲既久殂落略
盡寺在孤城之中問其本起乃云大
業末年四方賊起諸鄉在平原之上
無以自安乃共築此城以防外寇唐
初雜住未得出居延火焚之一切都
盡二堂餘燼燋黑尚存貞觀五年岐
州刺史張亮素有信向來寺禮拜但
見古基曾無上覆奏
勅望雲宮殿以蓋塔基下
詔許之因搆塔上尊嚴相顯古老傳云
此塔一閉經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
聞之以貞觀年中請開剖出舍利以示
人恐因聚衆不敢開塔有勅並許遂
依開發深一丈餘獲二古碑並周魏之
所樹也文不足觀故不載錄光相照燭
同諸舍利既出舍利通現道俗無數
千人一時同觀有一盲人積年目冥急
努眼直視忽然明淨京邑內外崩騰
同赴屯聚塔所日有數千舍利高出衆
人同見於方骨上見者不同或見如玉
白光映徹或見綠色或不見者問衆
人曰舍利何在時有一人以不見故

感徼懊惱搥胷而哭衆人愍之昂問
曰汝是宿作努力懺悔何用搥胷此
人見他燒指行供養者即以麻纏母
指燒之遶塔而走大感心急來舍利
所欻然得見歡喜踴躍跳擲不覺指
痛火滅心歇還復不見顯慶四年九月
內山僧智琮弘靜見追入內語及育王
塔事年歲久遠須假弘護上曰豈
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則
八万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詳虛實
古老傳云名育王寺言不應虛又傳
云三十年一度出前貞觀初已曾出
現大有感應今期已滿請更出之上
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
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即給
錢五千絹五十疋以充供養琮與給
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旦發六日
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內專精苦到行
道久之未有光現至十日三更乃辟
上安炭就而燒香懔厲專注曾无異
想忽聞塔內像下振裂之聲尋聲往觀
乃見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內三像
足各放光赤白綠色纏繞而上至於

衡稱合成帳盖琮大喜勞將欲召僧
乃覩塔内像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
同寺須臾既久光盖漸歇冉冉而下
去地三尺不見群僧方知聖隱即召
來使同覩瑞相既至塔所餘光薄地
流輝布備赫弈潤傍百千種光各有
旋轉久方没盡及旦看之獲舍利一
枚殊大於粒光明鮮潔更細尋視
又獲七枚捴置盤盈水一枚獨轉遶餘舍
利各放光明炫燿人目琮等以所感瑞
具狀上聞勅使常侍王君德等送
綃二千疋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餘
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可　即開發
出佛舍利以開福慧僧以舊材多雜
朽故遂捴換以栢編石爲基莊嚴輪
奐製置殊麗又下勅僧智琮弘靜爲
臚給名住會昌寺　初開塔日二十餘人
同共下鑿及獲舍利諸人並見唯一不
見其人懊惱自拔頭髮苦心邀請哀
哭號叫聲駭人畜徒自咎責終不可
見乃置舍利於掌雖覺其重不見
如初由是諸來謁者恐不見骨不敢
見其光瑞寺東云龍坊人勅使未至

前數日於王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
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
城丹赤如晝且具以聞寺僧歎訝曰
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貞觀不異其
舍利形狀如小指初骨長寸二分內孔
正方外楞亦介下平上漸內外光淨余
內小指於孔中恰受便得勝戴以示
大衆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准于時
京邑內外道俗連接二百里間往来
相慶皆稱佛德一代光華京師大慈
恩寺僧惠備在塔行道忽見綺井
覆海下一雙眼精光明殊大通召道
俗同視亦然皆懾然衷聽更不敢重
視顯慶五年春三月下
勑取舍利往東都入內供養時周又
獻佛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五寸
闊四寸許黃紫色將往東都駕所
時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入內行道
勑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
佛真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
還收入內皇后捨所寢衣帳直絹一千
疋爲舍利造金棺銀槨數有九重雕
鏤窮奇以龍朔二年送還本塔至二

月十五日奉
勑令僧智琮弘靜京師諸僧與塔寺
僧及官人等無數千人共藏舍利于
石室掩之三十年後非余所知後有開
瑞可續而廣也
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馮玄嗣者
先來麁獷殊不信向母兄承舍利從
東都來將欲藏掩嗣不許往母兄不
用其語至舍利所礼拜訖還家玄嗣
怒曰此有何功德若舍利有功德家
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像燒之有何
靈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即時
忽倒後醒曰忽到一處似是地獄大
鳥飛來啄睛噉肉入大火坑燒烙困
苦以手摩面眉鬚墮落目看天地
全無精光親屬傍看曰汝自造罪無
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對但曰火燒
我心東西馳走又被打拍之狀摧慟
號哭又稱懺悔懺悔而晝夜雖走不
曾得往至二月十三日親屬將至塔
所于時京邑大德行度法師等百餘
僧為衆說法裴尚宮比丘尼等數百
俗士五六千人咸見玄嗣五體投地

對舍利前號哭懺悔不信之罪又懺
犯尼淨行打罵衆僧盜食僧菓自
懺已後眠夢稍安云其佛頂骨國用
珍寶贖之計寶約估評絹直四千疋
遂依其數以番綵酬之頂骨今仍
在內云

六瓜州城東 古基者乃周朝阿育王
寺也廢毀已後隋雖興法更不置寺
今爲寺莊塔有舍利東西廊廡周
迴牆匝時現光相士俗敬重每道俗宿
齋集會興福官私上下乞願有應云

七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
見有塔基相傳云是育王本塔纔有
災禍多來求救云云

八洛都故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
馬寺南一里許古基俗傳爲阿育
王舍利塔疑即迦葉摩騰所將來者
降邪通正故立塔表以傳真云云

九涼州姑臧塔者依檢諸傳咸云姑
臧有育王塔然姑臧郡名今以爲縣
屬州漢書河西四郡則張掖姑臧酒
泉燉煌也然塔未詳

十甘州刪丹塔者今 名爲縣在甘州東

一百二十里縣城東弱水北大道側土堆者俗傳是阿育王塔但有古基荒廢極久斯即疑為姑臧塔也

十一晉州北霍山南原大堆塔者逵近道俗咸稱是育王塔余曾遊焉地居爽塏南望迴敞示是古基村落稀遠

十二代州城東古塔俗云阿育王寺考北朔鴈門周時北狄地也故詩云北逐玁狁至于太原然朔方馬邑古城大冢往往非一此非北狄所有明知本是夏人為狄所侵故至太原也

十三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育王教西山取大石為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絡聞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見其際風雨累至人有於旁鑿取一片將出乃是毀石王問於識寶商者云此真毀石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詵律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令見在益州旱澇年官人祈雨必於此塔祈而有應特有感徵故又名福感余嘗至焉誠如所述近有人盜

鈴將下三級有神擎櫨枓起以賊脛
内中其人被押唱呼寺僧為射枓起
方得脫出
永徽元年有王顏子者剽掠有名
夜上相輪取博山將下至底級兩柱忽
夾之求出不得衝衝急困見一梵僧
日可大唱賊不尒死矣即唱數聲寺
僧聞救方得拔出貞觀年初地大震
動此塔搖颺將欲摧倒于時郭下無
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
拯塔之四面乍倚乍傾卒以免倒有
一人極豪侈多產業見前露盤由
來小短不稱塔形乃捨金三百兩共諸
信者更造露盤既成折下至覆盆
香氣燧焞如雲騰踊流著城邑十
日乃歇
十四益州晉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
餘里今号為等衆寺本名大石基
本緣略亦同前尋諸古塔其相不同
豈非當部鬼神情有所樂安蜀三塔
同一石蓋餘又定准益州北一百里雒縣
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寺中本名
大石基相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曇

摩掘又遠至東夏礼育王塔承蜀三
塔又往礼拜至雒縣大石寺塔所敬事
已訖欲往成都宿雨女驛將旦聞左
右行動聲又曰是何人耶妄相恐動
空中應曰有十二神王從本國来所
在擁護明日當見成都塔今欲西還
與師別耳又曰既能遠送何不現形
神即現形又為人善畫便一一貞之
既遍形隱及至成都礼大石塔訖詵
律師乃依圖刻木為十二神像莊餝
在於塔下今猶見在云云
益州郭下法成寺沙門道貞有名僧
也大業初雒縣寺塔無人修葺繞有
下基貞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莊餝
備矣塔為龍護居在西南角井中
時有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深淺三龍
居之人莫敢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
大闘雷運振擊水火交飛久之乃靜
塔如本住人皆拾取龍毛長三尺許黄
赤可愛
十五鄭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餘
里密縣界在縣東南十五里東大川
西嵩岳南歸山北又川寺院東西五

六十步南北亦尒塔在寺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騰涌佛出流溢成川灌溉遠近泉上皆下安栢柱鋪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牀編次鋪之四面細署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鐵固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栢團便抽出一團長三丈徑四尺見在自非輪王表塔神功所為何能辦此基構終古不見其儔也今於上架塔三重塔南大泉涌佛鼓怒絕无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本入隋煬帝四道場後從俗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供養嚴恡其泉流涌注无極乃遣善水崑崙入泉討之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嶷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見在寺南靖山寺西嵩山寺在川中地極汙下每年二山大水常東

流注繞寺北轉方始東逝水漲寺高
水滅寺下自古至今終不遭溺泉初
出孔文如蓮花下打碨磑浪極恬靜
水中沙石綠色鮮明國家見寺衝要
欲造離宮呈寺行有塔將欲南徙其基
牢固遂休近有僧於南夜坐見此
塔光明殊異矣
十六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陟
縣西七里妙樂寺中見有五級白俘
圖塔方可十五步並是側石編砌石
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葺之極細密
道俗目見咸驚訝其鬼作其下不測其
底古老相傳塔從地涌下有大水未委莫
員虛有刺史疑僧濫詐乃使人傍
掘其下至泉源猶不盡其基際也
十七并州子城東淨明寺塔者本號
育王是僧所住唐初已來僧散寺
空尼請居之余往問塔全元蹤跡但
有空名遂失其本
十八并州大谷榆社塔者今在縣郭下
育王寺中見有僧住中有小塔古今
相傳此是本塔亦未聞異相
十九魏州臨黃塔者在縣西北三十里

本名舍利寺今為尼住其塔見在三邊有水唯西開路基搆編石從水底上達花砌滿於三面其水澄深人皆怯入傳云舍利已具塔在水內空中如鄭州者今改為吳州大都督府

二十雜明神州山澤所藏珎異神寶如上所列育王寺之諸塔現隱未形其徒不一如後列之滄州長河中塔稱育王名非虛立豈唯骨塔靈像亦爾吳冝涼三州俱山現像郊北蜀山近復出佛愚俗謗為虛誕故知謗者虛焉豈有人造娥訛山中藏三丈石佛特是諸謗者坎井焉知九海之天地哉齊州臨邑縣東有軌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石獸迅煞可畏周滅佛時令人百手挽出終不可脫亦勞有損今在彼云高麗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云昔高麗聖王出覔案行國界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即往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至便滅遠看還見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覓僧唯有荒草掘深一丈得杖并履又掘得銘上有梵書

侍臣識之云是佛塔王乃曲問荅曰漢國有之彼名蒲圖王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法始至具知始末今更損高本塔朽壞斯則育王所統一閻浮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距會稽万餘里有會承者隋時来此學諸子史統及術藝無事不閑武德之末猶在京邑貞觀五年方還本國會問彼國昧谷東隅佛法晩至未知已前育王及不會荅云文字不言無以承據驗其事迹則是所歸何者有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露盤佛諸儀相故知素有也益州城南空慧寺金藏者有穴在寺近有道士素知有藏来就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二升金粟依言即入難見地下金甕行行相對莫測其邊寺僧通知無敢侵者雍州渭南縣南山倒獸谷崖有懸石文狀倒獸因以名焉谷有巖像於佛面亦号像谷古老傳云昔有梵僧来云我聞此谷有像面山七佛龕昔七佛曾来此谷說法澗内有瞻蔔華常所供養近永徽中南山龍池寺沙

門智積聞之往尋至谷聞香莫知何
所深討香從澗内沙出即撥沙看形
似茅根裏表亦沙土然極芬馥就水抖
擻洗之一澗皆香將返龍龜佛堂中合
堂皆香極深美山下俗人時見此山
或如佛塔或全如佛面挺出空際拔
像顔之号非是虚立像去嘉美谷
甚近即魏秦時王嘉美所住者也坊州
玉華宮寺南二十里許大高嶺俗号檀
臺山上有古塔基甚宏壯面方四十三
尺上有一層甎塔四面開戶石門高
七尺餘廣五尺餘傍有破甎无數古
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
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
遣往捉將至不見遠看仍在時乃勒
所立處深二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
爲起甎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
鍾磬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
慧貴聞之便往又聞鍾聲慷慨古迹
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感猶預貴又
感祥云護塔善神日可即經始不勞疑
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
化至此去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遊勿

辯勞倦功用必成惟須牢作不事華
修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
側古窯三十餘所猶有熟塼墳備更
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
幽栖之勝地也自未修前鐘聲時至
即令營搆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
僧事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
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
塔經四百餘年崩討周保定至開皇
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
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
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謚文者前周
大遠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
知塔軌巨万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
及尺下望无底晉咸康年中庾亮
爲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
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竦莫測是
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
貞觀二十一年荆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
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有金銅佛頭
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
許是立佛道俗咸異之唐初相州大

慈寺塔被焚余至彼問焚所由僧云
大業末歲群盜來陣寺在三爵臺西
葛屨山上四鄉來投築城固守人物
擁聚尺地不空塔之上下重複皆滿
於中穢汙不可見聞及賊平人出糞
穢狼藉寺僧無力可用屏除忽然火
起焚蕩都盡唯東南角太子思惟像
殿得存可謂火淨以除其臭穢也此塔
即隋高祖手勅所置初以隋運創臨
天下未附吳國公蔚迥周之柱臣鎮守
河北作牧舊都聞楊氏御圖心所未
允即日聚結舉兵抗詔官軍一臨大
陣摧解收擁俘虜將百万人總集寺
北遊豫園中明旦斬決園牆有孔出者
縱之至曉便斷猶有六十万人並於漳
河岸斬之流尸水中水為不流血河
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聞帝
帝曰此段一誅深有枉濫賊止蔚迥
餘並被驅當時惻隱咸知此事國初
機候不獲縱之可於遊豫園南葛屨
山上立大慈寺折三爵臺以營之六
時禮佛加一拜為園中枉死者寺
成僧住依勅禮唱怨哭之聲一期頓

絶矣

振旦神州佛舍利感通序

原夫大聖謀權通濟為夲容光或隨緣隱遺景有可承真故将事拘從於俗化入金剛定碎此金軀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陸至於牙齒髮爪之屬頂蓋目精之流衣盋瓶杖之具坐處足蹈之迹備滿中天寧被東夏而齒牙髮骨時聞視聽昔育王土中之塔略顯於前而偏感別應之形隨機又出自漢洎唐无時不有既稱靈骨不可以事求任緣而舉止得以敬及通信之士舉神光而應心懷疑之夫假琢磨而發念所以討尋徃傳及以現祥故依纘序庶有披者識釋門之骨鯁万載之後難可塵沒矣漢法本内傳云明帝既弘佛法立寺度僧五岳觀諸道士等請求捔試以燒經神變為驗及經從火化隱没莫陳費才自憾於衆前張衍啓悟於時俗于時西域所將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光摩騰羅漢踊身高飛神化自在天雨寳花散佛僧上又聞

天樂繁會人感信心焉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宮之西每繫幡剎頭輒斥見宮内帝患之將毀除壞時外國沙門居寺乃齎金盤盛水以貯舍利五色光明騰焰不息帝歎曰非夫神効安得尓乎乃於道東造周閣百間名為官佛圖精舍云

吳孫權赤烏四年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為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會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會曰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為興寺經三七日遂獲瓶中旦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寫于銅盤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歎駭嗟希有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碎劫火不燋權乃使力者擊之椎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燒乃騰光上踊作大蓮花權大發信乃為立建初寺改所住地名佛陁里孫晧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燔經裹塔有諫晧曰且少寬假信無神驗誅除不晩晧從之召會曰若能驗現於

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道癈而
人裁會日道以緣應感而必通如蒙
實覓假庶降神効踖與期三日借衆百
餘同集會寺踖陳兵圍寺乃鋸齋至
尅期就戮或懼无靈先自縊者會諸
衆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時前已有驗
今豈欺哉恰期便獲乃進於踖曰
此如来金剛之骨貴獲擊以百鈞之
杵終莫毀也踖曰金石可磨枯骨
豈在沙門面欺祗速死耳乃置之鐵
砧以金鎚擊之金鐵並陷而舍利如
故又以清水行之舍利揚光散彩洞
燭一殿踖乃歎服革心應化云晉初竺
長舒先有舍利重之甚子爲沙門名
法顏每欲還俗笑曰是沙石耳何足
可貴父投之水中五色三帀光高數尺
遂不還俗長舒死後還發俗念輒
病委頓卒爲沙門以舍利安江夏塔
中晉大興中於塔董汪信尚木像夜
有光明後像側有聲投地視乃舍利
門法恒爲之遙起四五投恒懷中恒曰
水中浮沉五色晃昱左右行三帀後沙
若使恒興立寺宇見威神又耀

于前於即恒建寺搭於潛入法者曰以十數焉晉大興中北人流播廣陵曰有千數有將舍利者建立小寺立刹舍利放光至于刹杪遂感動遠近信心云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餘杭欲建立寺無地欠財手索錢貫貨之積年得錢三万市地作屋常以索貫為貨欲立刹无舍利有羅幼者先自有之開求不許及開至寺礼佛見幼舍利囊已在座前即告幼幼隨来見之喜悦與開共立寺宇於餘杭云晉咸康中建安太守孟景欲建刹孟寺於夕聞牀頭鏘然視得舍利三枚景立刹時元嘉十六年六月舍利放光通照上下七夕乃止一切咸見晉義興元年有林邑人嘗有一舍利每齋日放光沙門慧遠隨廣州刺史刁逵在南敬其光相欲請之未及發言而舍利自分為二逵聞心悦又請留敬而又分為三逵欲摸長千像寺主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丈告曰像貴宣導何故恡耶明報聽摸既成逵以舍利著像髻中西来諸像放光者

多懷舍利故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荊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華有聲佐尋之得一舍利白如眞珠焰照梁棟敬之擎以箱盛懸于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被衣躍坐案上有人寄宿不知忏慢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眞身衆聖來敬尔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爲尼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無幾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枚六旬乃枯歲餘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千載者家世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材積門內云官使作佛圖忽无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行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礼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還得臨川王鎮江陵迎而行之雜光閒出佐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詞多如別辯之）咒訖輙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遶舍利屋燒香特如佛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矣
宋元嘉九年潯陽張須元家設八關

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花上似氷雪視得舍利數十使以水行之光焰相屬後遂失之數十日開厨更覩穫牙奩中有白氎裹舍利十枚光焰屬天諸處咸來請之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劉凝之隱衡山徵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去地數丈曰汝疑方解覺見忽乃悟旦夕懃至半年礼佛忽見額下有紫光瑞光處得舍利二枚剖擊不損水行光出後於食時口中隱齒吐出有光妻息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尋尒又得云

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讀經及食得二舍利盛銀瓶中後看漸增乃至二十後寄廣陵令覆私開之空甖椿在都忽自得之後還轉皆失舍利應現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也舍利東流綿歷帝代傳紀所及略陳乃一由事相重沓屢現非奇佛現栖隱誠其致也然有國興塔无勝有隋一化之中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諸別傳今略出之以顯盛德云尒隋高祖

昔在龍潛有神尼智仙無何而至曰
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巳西去兒當
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神明還来
後周氏果滅佛法及隋受命常以
為言又昔有婆羅門僧詣宅出一裹
舍利曰檀越好心故留供養尋尔不知
所在帝曰我興由佛故於天下立塔并
置神尼像焉又於京師法界寺造
連基浮圖下安舍利開皇十五年秋夜
神光自基上達露盤赫若冶焰一旬
内四如之帝於仁壽宮仁壽元年六月
十三日御宮之仁壽殿降生日也帝於
此日追惟永往報父母恩延諸沙門
與論至道欲於海内清靜處三十所
建塔下詔曰朕惟正覺大慈大悲救
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寳重興
聖教思與四海共修福業令使現
在未来俱為利益宜請沙門三十人
解法相堪宣導者各將侍者散官
分道送舍利於諸州起塔盡州現僧
為朕及皇后太子諸王官人民庶幽
顯生靈七日行道懺悔打刹布施限
以十文以供塔用不充役丁用正庫物

其剌史以下常務停七日專知塔事
同至十月十五日正午入函一時起塔
帝以起塔之旦在京大興殿西執珽
而立延佛像沙門三百六十人上殿
左右密數三處常賸一人帝見異僧
披褐色覆膊語左右曰勿驚置之
及行道散不復見帝曰令佛法重
興必有感應果如言矣雍州
仙遊寺立塔天降陰雲告和將下日
光朗照及入函雲合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文石如玉爲函又
現雙樹鳥獸等基石變如水精
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
界所有合用爲函恰然相可
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已瑞雲再覆
雲下草木開花入函光照聲贊
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雲將下日照
五色氣光數丈覆塔上屬天雨天花
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值雨無塵入函日
出光遶於日十二月內夜光照五十里
蒲州栖巖寺立塔地震山吼如鐘鼓
聲又放光五道二百里皆見
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晝昏雲至乃
日照將入函放光明天神無量之州恒

岳寺立塔異公来施布負上忽失之
舊元水忽有水来前後非一
相州大慈寺 立塔陰雲將下日出入
函雲復合後雨天花前後非一
鄭州定覺寺立塔感光如流星入寺
設二千人供万餘人来食不盡
嵩州閑居寺立塔感 兎来舉草所初
陰雲將下日明入函訖雲復合
亳州開寂寺 立塔界内無石別處三
石合而成函至基盤石有二狼井夾之
汝州興世寺 立塔初雲將下日出入函
訖雲合
泰州岱山岳寺 立塔廟夜鼓聲三重
門自開騎自廟出迎光相非一
青州勝福寺 起塔掘基遇自然盤
石函將入有光明
牟州巨神山寺 立塔獲紫芝二陰雲將
下日開閑訖還合
隋州智門寺 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
降黒鋒遶龜有似符文
襄州大興國寺 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朗
入函雲合
楊州西寺 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大

洽蔣州栖霞寺立塔隨人先夢佛從西
北來入寺舍利至恰如所夢
吳州大禹寺立塔舍利凡渡五江風波
皆不起又放光獲紫芝
蘇州虎丘山西寺立塔掘基得舍利
一空槃閒入井吼二日舍利方至衡州衡
岳寺立塔四遇逆風四乞順水峯上白
雲闊二丈直至基所三帀乃散
桂州緣化寺立塔未至十里烏有千
計夾轝行飛入城乃散
番州靈鷲寺立塔坑內有神仙雲
氣像交州禪衆寺起塔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晦冥將下日朗
掩已便暗
廓州法講寺立塔初行郊西忽夜廓
州光高數丈從東來入地內外皆見
瓜州崇教寺起塔淯州官人王威送
流人九十道逢舍利放之爲期其囚
被放十里一期無一逃者
隨州人於濆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
悉決放餘州亦多放矣
王公百官以舍利應感非一拜表奉賀
時有詔曰門下〻仰惟至覺冥覆護群生

朕所以至心迴向思崇勝業普及幽
顯共為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
而大聖垂慈頻示光相宮殿之內舍利
降靈莫測來由得未曾有斯寔群
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
感覽見表悚敬弥深今具形舍利猶
有可依前式分送海內五十三州庶
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稟識含靈同
登妙果

仁壽三年正月復分布舍利五十三州
至四月八日同午時下其州如左

恒州 無雲雨天花遍城寺如此者二 泉州 循州 營州
三放白光出古石解作函 洪州 白項烏引路 杭州 掘基自然石函
恰容石函 涼州 德州 雙者行大鳥旋塔 滄州 觀州
塔上五色雲現午至暮 瀛州 基內紫光 冀州 患音聲者則損 幽
州 函如水鏡放光衆像 徐州 函出仙人僧等相 莒州 三現光基得古塔壇
者言 齊州 萊州 楚州 野鹿來聽鶴翔塔上 江州 地出銅像 潭
州 舍利至江島東迎送 毛州 天雨金銀花 貝州 宋州 井苦變甘放光
又雨花如雪 趙州 放赤光有佛像等相 濟州 二日放光香氣鐘音出空 兗
州 壽州 信州 荊州 雲蓋塔上雨花不下 黎州 地下沅文
千秋樂 慈州 雲蓋如飛仙泉涌病愈 魏州 潞州 泉自涌病者愈
汴州 異香放光見像患差 杞州 放光 許州 去州九十里放光照
見雲光覆塔甘井現 沉州 蘭州 基下得石像又得二銅像 梁

州利州放光如日明豫州五色光文字金色潁州曹

州光變最多安州感香牙放光雲蓋集鄧州函作玉文現秦州重得舍利衛

州光照於外洛州僧先患聾不得行閒舍利至起迎十里晉州

三度放光懷州雄雉來馴附放光異跡陜州前後十一度現瑞

洛州香氣如風二放光明鄭州放光幡內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

此錄上卷宋本與二本大異撿之宋
本錯將宣律師感通錄一卷爲此上
卷耳今依二本正之又爲看舊宋藏
者具錄正文于右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右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自法移東漢教漸南吳佛像靈祥充物區宇而群錄手舉出沒有殊至於瑞跡蓋無異也今依叙列而罕以代分何者或像陳晉代而曆表隋唐或感化在人而迹從倚伏故不獲銓次於錄而辯集之

北京河南王南崖素像緣十五
北京沮渠丈六石像現相緣十六
宋都城文殊師利金像緣十七
宋東陽銅像從地出緣十八
宋江陵金像出樹光照緣十九
宋浦中金像光現及出緣二十
宋江陵上明澤中金像緣二十一
宋荊州壁畫像塗却現緣二十二
宋江陵小金像擔志緣二十三
宋湘州銅盾感通作佛光緣二十四
齊番禺石像遇火輕舉緣二十五
齊彭城金像汗出表祥緣二十六
齊楊都觀世音金像緣二十七
梁荊州優填王栴檀像緣二十八
梁楊都光宅寺金像緣二十九 劉敲石像附
梁高祖等身金銀像緣三十
元魏定州金觀音像高王經緣三十一
陳重雲殿并像飛入海緣三十二
周晉州靈石寺石像緣三十三
周宜州北山鐵礦石像緣三十四
周襄州峴山華嚴行像緣三十五
隋蔣州興皇寺焚像移緣三十六
隋釋明憲五十菩薩像緣三十七

隋京師日嚴寺瑞石影像緣三十八
隋邢州沙河寺四面像緣三十九
唐坊州石像出山現緣四十
唐簡州佛跡神光照緣四十一
唐涼州山出石文有佛字緣四十二
唐渝州相思寺佛跡出石緣四十三
唐循州靈龕寺佛跡緣四十四
唐撫州降潭州行像緣四十五
唐雍州藍田金像出石中緣四十六
唐雍州鄠縣金像出澧緣四十七
唐沁州像現光明常照林谷緣四十八
唐岱州五臺山像變聲現緣四十九
唐遼口山崩自然出像緣五十

初案南齊王琰冥祥記云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号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賷優塡王畫釋迦倚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凉臺及高陽門顯

鄮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
乘万騎繞塔三匝之像如諸傳備載
二吳時於建鄴後園平地獲金像一
躯討其本緣即周初育王所造鎮於
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
法江南何得有像埋瘞于地皓得之素
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圊廁令執屏
籌至四月八日皓如廁戲曰今是八
日浴佛時遂尿像頭上尋即通腫陰處
尤劇痛楚號呼太史占曰犯大神所
致便遍祀神祇並无應効婇女中素有
信佛者曰佛為大神陛下前穢之今
可請也皓信之伏枕歸依有頃便愈
遂以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洗
像懃謝重修功德造於建初寺去
三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婁縣松江
滬瀆口漁者華焉遙見海中有二人
現浮游水上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
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彌盛駭懼而返
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天師
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
吳縣華里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
之垂降乎乃潔齋共東雲寺帛尼及

信佛者數人至瀆口稽首延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擎之飄然而起使舉還通玄寺看像背銘一名惟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字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可動復重啓請欻然得起以事表聞朝庭士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淵來自西域稱經記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養礼覲者除積刼罪云又別傳云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乃立水上不沒不行以狀奏聞下勑聽留吳郡 見高僧傳及旌異記等

今京邑咸陽長公主聞其瑞迹故遣人往通玄寺圖之在京建摸方欲顯相云

四西晉泰山金輿谷朗公寺者昔中原值亂永嘉失馭有沙門釋僧朗者姓李冀人西遊東返與湛意兩僧俱入東岳卜西北巖以為終焉之地常有雲蔭士俗咸異其禎感聲振殊國端居平業于時天下无主英雄負圖

秦宋燕趙莫不致書崇敬割縣租税以崇福焉故有高麗相國胡國女國吴國崐崙北代七國所送金銅像朗供事盡礼每陳祥瑞今居一堂門牖常開鳥雀莫践咸敬而異之其寺至今三百五十許歳寺塔基攡如其本焉隋改為神通道場今仍立寺

五東晉成帝咸和中丹陽尹高悝往還帝闕每見張侯橋浦有異光現乃使吏尋之獲金像一西域古制光趺並闕悝下車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悝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徑趣長干寺因安置之揚都翕然觀拜悟者甚衆像於中宵必放金光歳餘臨海縣漁人張侯世於海上見銅蓮花趺丹光遊泛乃馳舟接取具送上臺帝令試安悝像足恰然符合久之有西域五僧振錫詣悝云昔遊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乱蔵于河濵王路既通尋覔失所近感夢云吾出江東為高悝所得在阿育王寺故遠來相投欲一礼拜悝引至寺五僧見像歔欷涕泣像為之放光照于堂内及遶僧形僧云本

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嘗至五僧即往供養至咸安元年南海交州合浦採珠人董宗之每見海底有光浮于水上尋之得佛光以事上聞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無異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此像花臺有西域書諸來者多不識唯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曰此古梵書也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時瓦官寺沙門慧邃欲求摹寫寺主僧尚恐損金色語邃曰若能令佛放光迴身西向普非余所及邃至誠祈請中宵聞有異聲開殿見像大放光明轉坐面西於是乃許摸之傳寫數十軀所在流布至梁武帝於光上加七寶天冠二菩薩至陳永定二年王琳老兵江浦將向金陵武帝命將泝流軍發之時像身動搖不能自安因以奏聞帝檢之有實俄而鋒刃未交琳衆解散單騎奔北遂上流大定故動容表之天嘉之中東南兵起帝於像前乞願兇徒屏退言訖光照階宇不久東陽閩越皆平沙門慧曉長干領神行化所及事

若風移乃建重閣故使藻繪窮奇登
臨極目至德之始加造方趺自晉迄
陳五代王臣莫不歸敬冠冕之時請
像入宮乘以帝輦上加油覆僧為雨
調中途滂注常侯不失有陳運否亟
涉訛謠禎明二年像面自西遂正還
尒以狀上聞帝延入太極設齋行道其
像先有七寶冠飾以珠玉可重二斤
上加錦帽至曉寶冠搭于像手錦帽猶
在頭上帝聞之燒香祝日若國有不
祥還脫寶冠用示徵咎仍以冠在首
至明脫搭如昨君臣失色及隋滅陳
舉國露首面縛西遷如所表焉隋高
聞之勅送入京大內供養常躬立侍
下勅日朕年老不堪久立可令有司
造坐像形相使同其立本像送大興善
寺像既初達殿大不可當陽乃置北
面及明乃處正陽衆雖異之還移北
面至明還南如初衆咸愧謝輕略今
見在圖寫殷矣余撿採衆傳記合成
此錄有未廣者庶知非加飾焉
六東晉孝武寧康三年四月八日襄
陽檀溪寺沙門釋道安盛德昭彰擯

守內於郭西精舍鑄造丈八金銅無量壽佛明年李冬嚴飾成就晉鎮軍將軍雍州刺史郗恢之創蒞襄部贊擊福門其像夜出西遊万山遺示一跡即丈入石鄉邑道俗一時奔赴驚嗟迎接還本供養復以其夕出住寺門衆咸駭異恢乃改名金像寺至梁普通三年四月八日下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五尺九寸廣九尺八寸莊嚴既訖泝流送之以承像足立碑頌德劉孝儀文蕭子雲書天下稱最碑見在建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為襄州刺史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不信法聞有靈感先欲毀除邑中士女將廢僧尼聞欲除滅哀號盈路哲見道俗歎惜瞋怒弥盛逼逐侍從速令摧碎先令一百人以繩繫頸挽牽不動哲謂不用心杖監事者加一百牽之如初又加三百不動如故哲怒逾壯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獨喜踴即令融毀揚聲自快便馳馬欲報刺史纔可百步瑫然落地失音直

視四支不寧至夜便死道俗唱快當
毀像時於腋下倒壽衣內銘云晉太元
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日比丘道
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一軀此
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復計
年月興廢悉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
誠無虛記云今本所住名啓法寺所覆
之石人鑿取之今見存焉初隋末分崩
方隅守固襄陽賢守竇盧禄擁據一部
屬王世充有啓法寺惠法師者為士
俗所重數諫竇君令投唐國竇不從惠
與士俗內外通使京輔遂發兵至襄
陽竇固守三度兵至層城不陷後知
惠情遂繫之惠臨終語弟子蘇富畫曰
我與汝父見毀安師金像自爾已來遺
逮不嗣我死後可依造之及武德四
年官軍圍急竇降方恨不取惠計枉
繫苛酷斯即於國有功無人申者哉
平富妻便從俗服惠有衣資什物並
妻嫗捨乃有心擬像不知何模樣遂
夢見婆羅門僧擬畫其相并訪古老
亦有畫圖即依模鑄一冶便成无有
缺少當鑄像時天陰雲布雨花如李

通一寺內宮妻性巧財用自富又於家內造金銅弥勒像高丈餘後又夢感令其更造佛像乃於梵雲寺造大像高五十九尺事如別顯昔隋初秦孝王俊曾鎮蕃部聞安師古像形製甚異乃遣人圖之於長安延興寺造之初鑄之夕亦感天樂天花等相今見在(即今永泰寺攺名万善寺也)

七東晉穆帝永和六年歳次丁未依勘長曆乃三年也二月八日夜有像現于荊州城北長七尺五寸合光趺高一丈一尺皆莫測其所從也初永和五年廣州商客上載欲竟恨船輕中夜覺有人來奔船驚共尋覩了無所見而船載自重不可更加雖駭其異而不測也引邁剎涉恒先諸舫不久遂達渚宮纔泊水次夜復覺人自船登岸船載還輕及像現也方知其非時大司馬桓溫鎮牧西陝躬事頂拜傾動邦邑諸寺僧衆咸竟迎引鏗然不動有長沙太守江陵滕畯(一云滕含)以永和二年捨宅為寺額表郡名承道安法師襄川綜領請一監護安謂弟子

曇翼曰荊楚士庶始欲信法成其美者非尔誰歟尔其行矣翼負錫南征締搆一載僧宇雖就而像設弗施每歎曰育王寺像隨緣流布但至誠不極何憂不垂降乎及聞荊城像至欣感交懷曰斯像余之本誓也必歸我長沙國可以心期難以力致衆咸僉曰必如所言驗之非遠翼燒香拜請令弟子三人捧之飆然輕舉遂安本寺道俗慶悅至晉簡文咸安二年始鑄華趺晉孝武帝太元中殷仲堪為荊吏像於中夜出寺西門邏者謂人問而不荅以刀擊之鏗然視乃像也刀擊胷處文現於外有劉膚僧伽難陁禪師者多識博觀從蜀来荊入寺礼像歎咽久之翼問其故荅曰近天竺失之如何遠降此土便勘年月悉符同焉便看像光背有梵文曰阿育王造也時聞此銘更倍欽重曇翼與念致應之驗也及病將移像光忽逝翼曰佛示此相病必不損光徃他方復為佛事旬日而終後僧擬光更鑄令者宋孝武時像大放光江東

佛法一期甚盛宋明帝太始末像輒
垂淚明帝尋崩嗣主狂勃便有宋齊
革運荊州刺史沈攸之初不信法沙
汰僧尼長沙一寺千有餘僧應還俗
者將數百人舉衆遑駭長幼悲泣像
爲流汗五日不止有聞於沈沈召寺
大德玄暢法師訪問所以暢曰聖不
忘遠無憂不徹去來今佛佛佛相念
得无令佛念諸佛乎欲清擅越不信
之心故有斯應問出何經荅出无量
壽終之取經尋之殊恍即停沙汰齊
永元二年鎮軍蕭穎胄與梁高共荊
州刺史南康王寶融起義時像行出
殿外將欲下階兩僧見而驚嘆乃迴
入殿三年穎胄暴亡寶融亦廢而慶歸
高祖梁天監末寺主道岳與一白衣
淨塔邊草次開塔戶乃見像繞龕行
道岳客礼拜不令泄言及大開堂像
亦在座梁鄱陽王爲荊州屢請入城
建大功德及爾迎之倍櫂不起少日
而薨高祖昔在荊州宿著懇誠屢遣
上迎終无以致中大通四年三月遣
白馬寺僧璡主書何思遠賚香花供

養具申丹款夜即放光似隨使往明
旦承接還復晉嶷重謁請祈方申從
往四衆戀慕送至江津至二十三日
届于金陵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
路放光明相續無絶道俗欣慶嘆未
曾有晉殿三日竭誠供養一云傳中興寺設无
遮大齋二十七日從大通門出入同
泰寺其夜像大放光勅於同泰寺大
殿東北起殿三間兩廈施七寶帳座
以安瑞像又造金銅菩薩二軀築山
穿池奇樹怪石飛橋欄檻夾殿兩階
又施銅鑊一雙各容三十斛三面重閣
宛轉玲瓏中大同二年三月帝幸同
泰設會開講歷諸殿礼黄昏始到瑞
像殿帝纔登階像大放光照竹樹山
水並作金色遂半夜不休及同泰被
焚堂房並盡唯像所居殿存焉
太清二年像大流汗其年十一月侯
景亂階大寶三年賊平長沙寺僧法
敬等迎像還江陵復止本寺後梁大
定七年像又流汗明年二月中宗宣帝
崩天保三年長沙寺延火所及合寺
烔然煙焰四合欲救瑞像无方轉移

此像由來舉必百人尔日六人便起天
保十五年明帝延像入內礼懺冥感
二十三年帝崩嗣主蕭琮移像於仁壽
宮又大流汙廣運二年而梁國亡滅
開皇七年長沙寺僧法籍等復迎還
寺開皇十五年黔州刺史田宗顯至
寺礼拜像即放光公發心造正北大
殿一十三間東西夹殿九間彼運材
木在荊上流五千餘里斫材運之至
江散放其木流至荊州自然泊岸雖
風波鼓扇終不遠去遂引上營之柱
徑三尺下礎闊八尺斯亦終古无以
加也大殿以沉香帖遍中安十三寶
帳並以金寶莊嚴乃至榱桁藻井无
非寶花間列其東西二殿瑞像所居
並用檀帖中有寶帳花炬並用真金
所成窮極宏麗天下第一大業十二
年瑞像數汗其年朱粲破掠諸州來
至荊邑營于寺內大殿高臨城北賊上
殿上射城中畱守患之夜以火箭燒之
城中道俗悲悼瑞像滅矣其夜不覺像
踰城而入至寶光寺門外立旦見像
存合城欣悅賊散後看像故處一不

被燒灰炭不及今續立殿不如前者
僞梁蕭銑鳳鳴五年僞宋王楊道生
等至寺礼拜像大流汗身首兩流竟
日不息其年九月大唐兵馬從蜀江
下其月二十日寺僧法通以唐運將
統着衣一瑞繞像行道其夜放光明
滿堂至二十五日光彩漸滅其日趙
郡王兵馬入城斯亦慶幸大同故流
光爲其善瑞也至於亢陽之月寧歲致
誠无不畢應貞觀六年六月大旱都
督應國公武護迎像建齋行道七日
官僚上下立於像前一心觀佛良久
雲氣四布甘雨滂流其年遂登都督
乃捨黄金更鍍瑞像輦輿幡花莊嚴
累具僅矣今見在江陵長沙寺又有外
國銅像高七尺許古異不甚重云道安
在石城長安所送令弟子於縣中得
一舍利有光失之
入東晋周玘字宣佩義興陽羨人晋
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也位至吳興
太守家内奉佛其女尤甚精到家僮
捕魚忽見金光溢川聯流而上晋即
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
浮水而往牵排不動馳往報玘玘以

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適見喜心礼
而手挽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
佛左膝痛覺看像膝果有穿處便截
金釵以補之記後以女適吴郡張澄
將像自隨言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
在城牆上姿飾逾於平日内外咸覩
俄而紫雲下迎遂上昇空極目乃沒
登曾孫事接伐振平討孫恩之乱久
廢齋戒不覺失像而光尚在舉家懺
悔祈求條至有一老姥賫詣賣之責
價極少識是前像方欲雇直失姥所
在此像遂亡光在張家云云
九東晉會稽山陰靈寶寺木像者徵
士譙國戴逵所製逵以古製像略
皆朴拙至於開敬不足動心素有潔
信又甚巧思方欲改斵威容庶參真
極注慮累年乃得成遂東夏制像之
妙未有如上之像也致使道俗瞻仰
忽若親遇高平郗嘉賓撮香呪曰若
使有常將復覩聖顏如其無常願會
弥勒之前所拈之香於手自然芳煙
直上極目雲際餘芬徘徊馨盈一寺
于時道俗无不感勵像今在越州嘉
祥寺

十東晉太元二年沙門慧護於吳郡
紹靈寺建釋迦文一丈六尺金像於
寺南傍高鑿穴以啓鎔鑄既成將移
夜中穴內清明有花六出白色鮮發
四面翻灑未及於地自銷而上歸及
曉白雲若煙出所鑄穴雲中白龍見
長數十丈光彩炳煥徐引繞穴每至
像前瞻仰遲徊似歸敬者斯時風霄
景清細雨而加香氣像既入座龍乃
昇天元嘉初徵士譙國戴顒嫌制古
朴治像首面威相若真自肩以上短舊
六寸足蹠之下削除一寸云云
十一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謐入宮
住東掖門有侍人於門東見五色光
出地驚而穿之得古形銅盤盤下獲
金像高四尺光趺並具斯又同孫晧
之青王像也因奉入宮宋祖素不甚
信及獲此像加敬欣悟躬禮事焉
此像本在瓦官寺後移龍光寺去
十二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
昔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
徑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
上座親事經理勑沙弥為客僧覓本
鄉齋食倏忽徑還腳有瘡血云從彭

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嚙顯在其
旋轉之間而遊數万里外方悟寺僧
並非常人也後隨船還國故往彭城追
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蒼有是事便
指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
血也當時為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
聞慙懅即捨宅為寺自往楊都求諸
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數骨
各長一丈隨波騰瀁奄入船中即得
安流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
像未獲濟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
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
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
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模取千軀皆足
下施銘而人莫辯新舊任鷹揀取像又
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
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
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
下齊滅周廢為僧藏之大隋闡教還
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

千三東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
昔有晉名臣陶侃字士衡建旟南海有
漁人每夕見海濱光因以白侃侃遣尋
之俄見一金像陵波而趣船側檢其銘

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
昔傳云育王既統此洲學鬼王制獄怨
酷尤甚文殊現處鑊中火熾水清生
青蓮花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万
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尒此其一
也初侶未能深信因果既見此嘉瑞
遂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還荊
州故遣迎之像初在寒數人可舉
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更足以
事力輲車牽曳僅得上舩舩復即沒使
具白侃侃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渉
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岫而了無
艱阻斯即聖靈感降惟其人乎故謠
曰陶惟劒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邀
何遥遥是也隋末賊發衆僧四散有
一老僧失名求辟瑞像像曰尒年老但
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于時董道冲
賊寇擾江州其徒入寺覔財物執僧
索金僧曰元可得者乃炙之僧曰徒
受炙死尸骸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
殺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教待正念
已伸頭時可下刀賊然之見中頭受刀
即便下斫刀反刺賊心刃出於背群賊

奔怕東走至遠墓于時天氣清朗忽有雲如盖乇黑下布雷電四繞遂震賊九人死之江州子女及以衣物多依山藏匿由是賊徒不敢入山江州郭下焚蕩略盡像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僧乃祈請山神風吹令正不久復有大風從北而吹閣還得正如舊

十四元魏涼州山開出像者太武大延元年有離石沙門劉薩訶者備在僧傳歷遊江表礼鄮縣塔至金陵開育王舍利能事將訖西行至涼州西一百七十里番禾郡界東北望御谷山遥礼人莫測其然也訶曰此山崖當有像出靈相具者則世樂時平如其有缺則世亂人苦經八十七載至正光元年因大風雨雷震山巖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无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安訖還落魏道陵遲其言驗矣至周元年凉州城東七里澗石忽出光照燭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儀彫缺四十

餘年身首異處二百餘里相好昔虧一時還備時有燈光流照鐘聲飛響皆莫委其來也周保定元年立爲瑞像寺建德將廢首又自落武帝令齊王往驗乃安首像項以兵守之及明還落如故遂有廢法國滅之徵接焉備于周釋道安碑周雖毀教不及此像開皇通法依前置寺大業五年煬帝西征躬往礼觀改爲感通道場今仍存焉依圖擬者非一及成長短終不得定云云

十五涼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三十餘載隴西五涼斯實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塔終非云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斵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万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无寧舍遥見便行近矚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坌地觀其行不人纔遠之即便

路地足跡納納來往不往如此此現相
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十六北涼河西王蒙遜為母造丈六
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
六年遣世子興國攻抱罕大敗興國
遂死於佛佛氏遜恚恨以事佛无靈
下令毀塔寺斥逐道人遜後行至陽
述山諸僧候於路側望見發怒立斬
數人尒時將士入寺礼拜此像涕淚
横流驚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擧
體戰悸如有把持之者因喚左右扶
翼而進見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礼謝
深自咎責登設大會倍更精到招集
諸僧還復本業焉覲遜之為信佛深
明攻殺以取豈佛之為非禁也性以
革改為先任意肆惡知何所惡不至
初重法讖譯大涅槃願同生死後因
少忿乃使刺客害之今行伇失利又
咎佛僧殄寺誅僧一何酷濫既雖再
復不補其愆去今沙州東南三十里
三危山（即流四凶之地）崖高二里佛像二百
八十龕光相亟發云
十七宋元嘉二年劉式之造丈殊金

像朝夕礼拜須之便失惆悵祈請夙夜匪懈經于五年昏夕時見佛座有光發座至棟式之因燒香拂拭牀帳乃見失像儼然具存

十八宋元嘉十二年晋元之東陽長山人家以種芋為業每燒田墢輙有一處蕘草不然經久恠之不復墾伐後試薄掘得銅坐像高三寸許尋撿其地舊非邦邑莫測何来太去

十九宋元嘉十四年江陵靈妝寺层慧玉行業精勤人也昔於長安薛尚書寺見紅白光於寺中後有六重寺沙門於先光處得弥勒金像高一尺及住江陵見寺東樹有紫光起暉暎一林以告餘人並去不見後寺主法和將於樹下築禪堂基仰首樹上得金坐像亦高尺許

二十宋元嘉十四年孫彦曾家世奉佛妻王惠稱少而信向年大弥篤誦法花經輙見浦中有雜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趺高二尺一寸趺銘去建武六年歳在庚子瓦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即加磨瑩之

二十一宋元嘉十五年羅順為平西府將戍在上明十二月放鷹野澤同輩見鷹雉俱落于時火燒野平唯有三丈許蘩草不然遂披而覔鷹乃得金菩薩坐像通趺高一尺工制殊巧時定襄令謂盜者所藏乃下符界内无失像者遂取而奉之

二十二宋衛軍臨川康王在荊州城内築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多畫菩薩圖相及衛陽文王代鎮廢為明齊恚加泥治乾輙堋脫畫狀鮮淨再塗猶尔王不信向心謂偶尔又使濃塗而畫像儼見炳然可列王復令毀故壁悉更繕改不久抱疾閇眼輙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頗事齋講

二十三宋元嘉中江陵枝江張僧定妹幼而奉法志欲出家常供養小形金像以為前路之資也而父母逼嫁揩志不行而密許邴氏女初不知也及羔鴈既至女悲呼不就燒香伏地取死此像遂放金光弥覔一村父兄驚其道感止不嫁之張邴二門因大敬

信僧定為之出家宋丞相南郡王鎮
陝乃以其居建精舍焉
二十四宋泰始中東海何敬叔少而
奉法隨湘州刺史劉韞監縣遇有栴
檀欲製以為像既就无光營索甚勤而
卒无可獲憑几思之如睡見沙門納
衣杖錫來曰檀非可得唐木不堪唯
縣後何家桐盾堪用雖惜之苦求可
得寤問左右果如所言因因求買之何
氏曰有盾甚愛惠人乞奪曾未示人
明府何以得知直求市耶敬叔以事
告之何氏驚喜奉以製光後為湘府直
省中夜夢像去鼠齧吾足清旦疾歸
視像果然
二十五齊建元中番禺毗耶離精舍
舊有扶南國石像莫知其始形甚
異常七八十人乃能勝致此寺草
茨遇火延及屋在下風煙焰已接
居衆十餘相顧无計中有意不已者
試共三四人捧之飄然而起曾无鈞
石之重像既出矣屋亦焚焉每有神
光州部兵殺輒淚汗滿體嶺南以為恒
候後廣州刺史劉俊表送出都令應

在故蔣州寺中
二十六宋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宋王寺造丈八金像相好嚴華江右之妙製也北境兵起或貽僧禍像輙濡汗滴之多少則難之小大逆可知矣郡人常以候之齊建元初像復流汗其冬魏寇淮上時兗州數郡起義南附鴆略甚衆亦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屠其營壘悉欲夷滅表奏魏臺誣以助亂須及斬決時像大流汗殿地遍濕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勤勤至寺觀使人以巾帛拭隨出不已至數十人交手競拭猶不能止王乃燒香礼拜執巾呪曰衆僧无罪誓自營護必不羅禍若幽誠有感當隨拭即止言已自拭果應手而燥王具事表聞下詔皆見原宥
二十七齊建元初太原王琰昔在幼稚於交趾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還揚都寄南澗寺琰晝寢夢像立于座隅意甚異之即馳迎還其夕南澗失像十餘盜毀鑄錢至宋大明七年秋夕放光照三尺

許金暉映奪合家同覩後以此像寄
多寶寺瑛適荊楚吾將十載不知像
處及還揚都夢在殿東衆小像內的
的分明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於建元元
年七月十三日也故瑛冥祥記自序
云此像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
修復其事有感深懷沁此徵覿綴成
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像瑞驗之
發多自是興經云鎔斵圖繢類形相
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令西域釋迦
彌勒二像輝用若真蓋得相乎令東
夏景模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群生因
會所感假憑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剋
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沉石浮深寔闡
閩吳之化塵金瀉液用舒彭宋之福
其餘銓示繁方難雜曲辯章其大抵
允歸自從若夫經塔顯効音證亦同
事非殊貫故叶其求餘如冥祥記一
部具之

二十八梁祖武帝以天監元年正月
八日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募人往迎
案佛遊天竺記及雙卷優塡王經云
佛上忉利天一夏為母說法王臣思

見優塡國王遣三十二匠及賫栴檀請大日連神力運往令圖佛相既如所願圖了還返座高五尺在祇桓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時决勝將軍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應募往達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知時還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頂放光降微細雨并有異香故優塡王經云眞身既隱次二像現普爲衆生深作利益者是也騫等負第二像行數万里備歷艱關難以具聞又渡大海冒涉風波隨浪至山粮食又盡所將人衆及傳送者身多亡沒逢諸猛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又聞鍾聲巖側有僧端坐樹下騫背負像下置其前僧起礼像騫等礼僧僧授澡水令飲並得飽滿僧曰此像名三藐三佛陁金毗羅王自從至彼大作佛事語須失之尓夜僉夢見神曉共圖之至天監十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楊都帝與百寮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煞絓

是弓刀猾等並作蓮花塔頭帝由此萊
蔬斷欲至太清二年五月帝崩湘東王
在江陵即位号元承聖遣人從楊都
迎上至荊都承光殿供養後梁大定
八年於城北靜陵造大明寺乃以像
歸之令見在多有傳寫流被京國
二十九梁祖天監初於本宅立光宅
寺造丈八金像圖様既成不爽分寸
臨鑄疑銅不足始欲上請忽有使者
領銅十五車至云勑遣送寺便即鎔
瀉一冶即成冠絶通國唯覺高大試
以量之乃長二丈二尺以狀奏聞鑄
像已成不改元様所續送銅用亦俱
盡更重審量乃增四尺勑云初不送
銅何縁乃尓豈不以真相應感獨表
神奇乎可鐫著花趺以為靈誌乃具疏
而勒乎足下於今存焉梁祖為父於
鍾山造大愛敬寺中殿大像神相有
之故不重顯廣如別記有梁佛像多
現神奇剡縣大石像者元在宋初有
王所造初有曇光禪師從北來巡行
山川為幽栖之所見此山崇巖乃於
峯頂搆小草室空中聞天樂聲曰此是

佛地如何輙有蔬圃耶光聞之南移天台後遂繕造為佛像積經年稔終不能成至梁建安王患降夢能引剡縣石像病可得愈遂請僧祐律師既至山所規摸形製嫌其先造太為淺陋思緒未絕夜忽山崩其內佛現自頭已下猶在石中乃剡鑿浮石至本仍止既都除訖乃具相焉斯則真儀素在石中假工除剡故得出現梁太子舍人劉勰制碑於像所備之

三十梁世祖登極之後崇重佛教廢絕老宗每引高僧談敘幽旨又造等身金銀像兩軀於重雲殿晨夕礼事五十許年冬夏蹈石六時无缺足蹈石處十指文生遂卒窮祚侯景篡位猶存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修復臺城會元帝陷於江陵江南無主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蕭淵明為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遣女聟杜龕典衛宮門龕性凶頑不見後際欲毀二像為鋌先令數十人上三休閣令鑱佛項推鑿始舉二像一時迴顧眄之所遣諸人解如墮落不自勝舉失瘖如

醉杜龕亦尒久乃醒悟仍被打築遍
身青腫唯見金剛力士可畏之物覺
來擊之受苦呻吟舉形洪爛膿血交
流穿皮露骨而卒此乃近事道俗同知
三十一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
德防於北番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
常加礼事後為劫賊橫引禁於京獄
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旦
行決其夜礼拜懺悔淚下如雨啓曰
令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
擅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
依俙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
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度苦難
敬德欻覺起坐緣之了无參錯比至
平明已滿一百遍有司執縛向市且
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
斫折為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凡
經三換刀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
異具狀奏聞承相高歡表請其事遂
得免死勅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
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
在防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親同
覩歎其通感見齊志及旌異等記

三十二陳武帝崩兄子蒨立將欲修葺造輼輬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昔梁武帝立重雲殿其中經像並飾珍寶賊奪諸國運雖在陳殿像仍在蒨欲刄取重雲佛帳珠珮以飾送終人力既足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擁結流繞佛殿自餘方左開朗无陰百工怪焉覓往看覩須臾大雨横注雷電掣擊煙張鴟吻火列雲中流布光焰高下相涉欻見重雲殿影二像崎然四部神王并及寶塵一時上騰煙火挾之忽然遠逝覩者傾國咸歸奉信雨晴之後覆看故處唯礎存焉至後月餘有人從東州來云於此日見殿影像乘空飛海今望海者有時見之魏氏洛京永寧寺塔去地千尺為天所震其緣略同有人東海時見其迹云

三十三北齊末晉州靈石寺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衆僧咸怪其大言後於寺北谷中見有卧石可長丈八乃雇匠就而造佛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物舉之不動經夜自翻旦視

欣然即就營作移在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境先燒寺塔此像被焚初不變色唯傷二指後欲倒之人斗六十牽挽不遂忽有異僧咸无識者以瓦木土塹雜累圍之須史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悟而補之隋氏啓運如前開復開皇十五年有盜幡盖者即夢丈八人入室責之其賊懃怖而送像今現在云

三十四周武建德三年猜忌佛法勇意殄滅天下闇冥有宜州姜明者晉事夜行經州北百餘里山中行往常見山上光明恠之因巡行光處見有卧石狀如像形便斵掘尋之乃是鐵礦不可鏨鑿故其形礦礁高二丈許欲加摩瑩卒不可觸又向下尋乃有石趺孔穴具足乃共村人以拗舉之其像歘然流下遥趣趺孔卓然特立衆以為奇瑞也以狀奏聞時天元嗣曆佛日將融乃改為大象元年仍以其處為大像寺隋祖開運重斯故迹又改為顯際寺討尋其本處非人住又无大石及

以鐵礦豈非育王之神力所降感乎
大唐因之不改貞觀末寺西置宮名
曰玉華像仍舊所在宮東三十里苑
內太宗嘗往礼事嫌非華飾乃捨物莊
嚴永徽年中改宮立寺還名玉華令
屬坊州陰晴之夕每發光瑞道俗常
見故不甚驚歎云云

三十五周襄州峴山華嚴寺行像者
古来木像莫知其始而面首殊麗瞻
仰無已可高五丈許徵應在昔不復
具陳及周滅法人藏其首隋開乃出
如前莊飾以為聖像號盧舍那佛每
年祈福以為歸依之所也隋文將崩
兩鼻淚出沾汙懷中金薄剥起淚流
有光栻之無塵埿還如淚貞觀二十
三年四月內淚還連出塗湧懷中方
圓一尺初未委也及後太宗昇遐方
知兆現至六月內淚又重出合州同
懼不知何禍至七月內漢水泛漲溢入
城郭深丈餘陷溺不少今在本寺祈
求殺矣襄陽士俗有少子胤者皆往
祈之隨其本心男女咸應

三十六隋開皇中蔣州興皇寺佛殿

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并二菩薩俱長丈六其模戴顒所造正當棟下于時炎火大盛衆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滅忽見欲起移南一步棟梁摧下像得全形四面軋瓦木炭皆去像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變趺下有銘大衆咸駭歎聲滿路令移在白馬寺鳥雀無踐永徽二年盜者欲剥像銅乃鋸窓檻漸將欲拔出遂被夾脘求拔不脱至曉僧問盜者云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内捉手求脱不得云云

三十七阿弥陁佛五十菩薩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相傳云昔天竺鷄頭摩寺五通菩薩往安樂界請阿弥陁佛娑婆衆生願生淨土无佛形像願力莫由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前去尋當現彼及菩薩還其像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花在樹葉上菩薩取葉所在圖寫流布遠近漢明感夢使往祈法便獲迦葉摩騰等至洛陽後騰姉子作沙門持此瑞像方達此國所在圖之未幾賫像西返而此圖

傳不甚流廣魏晉已來年載久遠又經滅法經像湮除此之瑞迹殆將不見隋文開教有沙門明憲從高齊道場法師所得此一本說其本起與傳符焉是以圖寫流布遍於宇內時有北齊畫工曹仲達者本曹國人善於丹青妙盡梵迹傳模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皆其真範

三十八隋京師日嚴寺石影像者其像八楞紫石英色高八寸徑五寸內外映徹昔梁武太清年中有西域僧將來會侯景作亂遂安江州廬山西林寺像頂上隋開皇十年煬帝鎮於揚越廣搜英異江表文記悉收聚之乃於雜記中得影像傳即令舍人王延壽往寺推覓得之自任晉蕃已來每有行往常以烏漆函盛之令人馬上捧而前行後登儲貳乃送曲池日嚴寺有令當寺者封鏁勿令外人見之寺即帝之所造也大業之末天下沸騰京邑僧衆常來瞻覩余住此寺亦未之信重以見石中金光晃晃疑似佛像耳仍見名行諸僧互說不同

咸言了了分明面目相狀未曾有睞余慨无所見又潔齋別懺七日後依前觀之見有銀塔後又觀之見有銀佛而道俗同觀往往不同或見佛塔菩薩或見衆僧列坐或見帳蓋幡幢或見山林八部或見三途苦相或見七代存亡一觀之間或定或變雖惡善交現而善相繁焉故來祈者咸前發願往作何形來生何處依言為現信為幽途之業鏡者也貞觀六年七月內下　勑追入內宮供養云

三十九隋邢州沙河縣寺四面佛者隋祖時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佛銅身高二尺餘使請遂許失僧所在諸處聞之競來引挽都不得起唯沙河寺僧引之隨手至寺後人寺側穫金一塊上有鳥形銘云擬鍍四面佛因鍍之像身上都是鳥形後忽失之於寺側瀅中數有光現尋乃漉出隋後主聞遣工冶鑄擬之卒不成經二百餘日乃成終有缺少遂罷云云

四十唐武德年中坊州西南慈烏川有鄜縣鄜積者素有信敬見群鹿常在

山上逐去還來異之共擡度所止處得
石像高一丈四尺許移川川中村內乃
令見存自像出後群度因散右老傳
云迦葉佛時所藏有四十軀令雖兩
現餘在山隱其形如金王華東鐵礦像
相似不可治斲

四十一唐蜀川簡州三學山有佛跡
常有神燈自空而至每夕常尔齋日
則多有州宰意欲尋之乘馬來寺十
里已外空燈列見漸近漸昧遂並失
之返還十里如前還見至今不絕貞
觀十年有僧法藏以乞為心不護細
行夜宿寺中有大神衣甲冑從門鑽
中拔出藏擲于寺外七里傷足夜返還
寺重門皆閉

四十二唐貞觀十七年九月涼州都
督李襲譽因巡境至州東南昌泉縣
界有石表文合一百一十字乃有七
佛八菩薩上果佛田等字以狀奏聞
有　勅覆檢如其所奏下詔涼
府給復一年罪者赦之

四十三唐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
山有佛跡十二枚皆長三尺許闊一

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交在佛堂北
十餘步見有僧往貞觀二十年十月
忽於寺側泉內出蓮花形紅色鬚臺具
足大如三尺面合聲出如瀨入水成花
舟楫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萎相思寺
因以名之一云潞州亦有此寺奈貧煎
由是感施至今常富昔南齊荊州城
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如人
中錦不異經月乃歇故知花出不足
可怪出吳均齊春秋蕭誠荊南志
四十四唐信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
北石上佛跡三十餘大者五尺許以
下循州在一川中東西二百南北百
里寺極豊遲近得銅葳面三尺爐可
獲百餘諸盤合等又其餘云僧得福
興俗得褐至古傳云晉時此僧在此
山隱遂大洪嶺至佛跡處有大石龕
花果美茂遂往經宿山神為怯怖之
必卓不動曰此不可居山鬼數來望
前石山陵雲縣日遂往登之下望懸
絕不可至彼還興寧說之宋代二僧承
前不達勇意覆尋其僧誦法花經戒行
貞潔能伏神鬼乃至見形受戒受及

家屬望前崖上有異光彩㸦一丈許上下俱絶僧以木為梁度覘乃見竒迹七枚色如人肉現于石上貞觀三年又現一跡並放光明輪相具足令有看者多少不同内置靈龕厥取其異又訪其本宋時王家捨菓園為寺即今古堂尚存去

四十五唐顯慶四年撫州刺史祖氏為兒旱請祈無効有人於州東山見有行像莫測其由將事移徙鏗然不動風聲扇及遠近同趣有潭州人去彼寺失之乃在此耶尋其行路乃現二跡各長二尺相去五里刺史以充炎既久便往祈請盡州官庶香花步往二十里許泣告情事勤至弥甚使三人捧之飄然應接返還州寺隨路布雲當夜滂下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四十六唐永徽年雍州藍田縣東悟真山寺寺居藍谷之西崖𣫍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僧於寺北澗更脩别院大石横礙甚為妨害乃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致便以鐵鎚打破中獲金像一軀四面無縫天然裹甲●不知何

来像趺全具非解合作亦不識是何
㳽寳髙五寸許今在山寺云其年益州
光明寺柱上有一佛二菩薩現雖削
還影出初在九隴佛堂長史張緒以
聚衆移入光明今見在
四十七唐雍州鄠縣東澧水西李趙
曲有金像髙三尺六寸并焰光四尺
數放光明像形露右髆極威嚴余聞
往尋見之趺上銘云秦建元二十年
四月八日於長安中寺造女王慧韶
感佛泹日幸遇遺像是以頼身之餘
造鑄神摸若誠感必應願使十方同
福銘文如此問其獲縁云昔廢二教
遂蔵於澧水羅仁渦中有人岸行聞
渦中有聲亦放光明向村老說便趣水
求渦中純沙水出光明便就發掘乃
獲前像時尚在周村家蔵隱手相供
養閉在闇室放光自照今見村中去去
四十八唐龍朔三年春二月沁州像
現州北六十餘里在綿上縣界長谷
中半崖上有古佛龕中有三鋪石像
中央像常放光明照燭林谷村人異
之以事聞州遂以達上上乃勑京師

大慈恩寺僧玄秀共使人乘驛往審
登到即見光明如火流飛出沒然續
不絕時有白雲至窟其光暫隱雲去光
現便仰馳報勅令圖寫重覆依審光還
如初頻煩三夕如初照曜至今相傳光
仍不斷余昔貞觀九年曾遊沁部在綿
上累周歷三年山林勝地石龕佛像大
有古迹莫委其初然不覩瑞故是障源
今在三輔乃聞斯異依口錄之云尔

四十九唐龍朔元年下　勅令會昌
寺僧會蹟往五臺山修理寺塔其山屬
代州五臺縣備有五臺中臺最高目
極千里山川如掌上有石塔數千薄石
壘之斯並魏高祖孝文帝所立臺北
石上人馬犬迹陷文如新頂有大池
名太華泉又有小泉迭相延屬夾泉
有二浮啚中有文殊師利像傳云文
殊師利與五百仙人往清涼山說法
故此山極寒不生樹木所有松林森
於下谷山南号清涼峯山下有清
涼府古今遺基見在不減從臺東面而
下三十里許有古大孚靈鷲寺見有東
西二道場佛事備焉古老傳云漢明

帝所造南有花園三頃許異花間發旦
焰人目寔神仙之宅也屢有僧現然
忽難尋聖迹神寺往往出沒今上龍
朔二年又令𧷤往并吏力財帛往修
理故寺𧷤與五臺縣丞弁將從二十餘
人直詣中臺見石像臨崖搖動身手
及至像所乃是方石悽然多感悵恨
久之令作工修理二塔并文殊像從
倚塔邊忽聞塔間鍾聲振發連推不
已又聞異香氛氳屢至道俗咸感歎
未曾有又往西臺邊見一僧乘馬東
上奔來極急𧷤與諸人立待其至久
而不到就往參迎乃變爲株杌悵恨无
已然則像相通感有時隱顯鍾聲香
氣相續恒聞其上方三百里東南脚
即恒岳也西北脚即恒天也中有佛
光山仙花山王子塔古寺六所解脫
禪師僧明禪師遺蹤坐窟身相存焉
廣如別記

五十唐龍朔中有事遼左行軍將薩
仁貴行至隋主討遼古地乃見山像
空曠蕭條絕於行往討問古老云是
先代所現便圖寫傳本京師云云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右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序曰正法弘護其唯在人故佛未降靈法存而莫顯僧初不至徒聞而豈傳是知事理因循義非沉隱所以四依三品人依厥初住法兩現畢資聖力致使三洲聞道終顯賓頭之功六萬遐齡敎資羅漢之德神僧聖寺陳祥山海之間香氣鍾聲相顯幽明之際列於視聽良書簽而不窮僑諸古老口實仰而無絕故振略所聞紀之云尔

初明聖寺　次明靈教　後列神僧

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東海蓬萊山聖寺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巖州林慮山靈隱聖寺

晉陽寘寂山聖寺

岱州五臺山太孚聖寺

西域黑蜂山石窟聖寺

雍州太一山九峚仙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梁州道子午關南獨聖寺

終南山折谷炬明聖寺 庫谷緣澁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姓者銳涉山水窮括奇異承天台石梁終古无度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尔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徑趣石梁周瞰崖險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万尋上闊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蹬路絶猷乃別思異技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唄唱讚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来此往何須苦求雖尔不息晨夕悵恨結草為庵弥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横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瓌奇神僧敘接究同素識中食既訖將陳往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往相送度梁横石已塞至晉太元年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挹

今有往者雲迷其道宋時朱齡石者
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海一月
餘日達于一島粮水俱竭入島求泉
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
曾覩僧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
問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
僧曰欲住任懷石告辭欲還僧告曰
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
怖曰若尒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
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
識之便指壁上鉢袋曰此是彼物有
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袋與石并書
一封上爲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
鉢與之令沙弥送勿徙來道此有直
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弥以一竹杖
著船頭語曰但閉眼聽往不勞帆也
於即依言但聞飄飄風聲有竊視
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樹海上數
息間遂達楊都大桁正見杯度騎桁
欄口去馬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
手度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喚我歸
耶乃具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
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

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別條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
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
名積石山即禹貢導之極地也衆峯
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
松栢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
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
鑿山搆室接梁通水遶寺花藥果菜
充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
鐫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
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略无定指
常聞鍾聲又有異僧故號此谷名
為唐述羌云鬼神也所以古今諸人入
積石者每逢仙聖行往恍惚現寺現
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
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
同房僧言名款曲意得客僧患痢甚
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
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容頓眉為
飲之患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鄴
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
古來虛傳竟无至者客曰無心相造

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乱患痢給酒乃是佳藥本非所欲為患而飲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迥時可歷覽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能導達夕死无恨至九月閒兒望尋養幸賜提引不尓無由客曰若來可從鼓山東面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至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聽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虛也止得尋之尋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钁斸地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邊把鋤曳钁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年復來蹋我秋苗舉钁趁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車喫却遂依東上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敘闊相將遊寺瞬目閒忽見崇峯造曰脩竹

于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
槽櫪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无繫者
行至門首曰且住此入通和上去須
吏使出引入至佛殿前礼拜訖西至廊
下和上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
西域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
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无可
觀何能遠涉名即礼拜十數和上曰
行来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
自北東轉見僧凭案讀經名便礼拜
都不慰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
房中歡笑通宵屢言永住彼曰一住
和上不敢為礙待明為語報曰和上
不許乃至甲食不異鄰中臨別和上曰
知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
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乘否必欲
永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辞送出執手
悵悵既別悽然行一里間數數返顧
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
一無但是峯崖雜樹行行西下依隨
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父乃至石窟
備為諸僧說之

高齊初沙門嵩公者嵩山高栖士也

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暉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眄嵩嵩怖將返須臾梵僧外来嵩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内犬亦隨入良久嵩見无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嵩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口大有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来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西薊北嶺南无處不至動即千万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来何太遅荅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竪義大有後生聦俊難問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晩而至嵩本事鑒既聞此語望得参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奄然失地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多巖谷禽鳥翔集嵩出以問上

統法師 法師曰此寺石趙時浮圖澄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或現或隱遝徒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 去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駱駝向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駝行自知寺處曰曉出城駝行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為冥寂山半有寺群沙弥曰高洋駝驢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洋作天子何似荅曰聖明問曰尔来何為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懶讀經令北行東頭是其房可取函與之即乗駝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反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尔後可来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灑是夜帝崩

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巉巖崇峻有五高臺上不生草木松栢茂林森於谷底其山極寒南号清涼山亦號清涼府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即

斯地也所以古来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蹤靈窟奄然即目不徒設也中臺最高去并州四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許即魏文帝所立也石上人馬迹宛然有大泉名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夹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鍾聲香氣无日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已来下勅令會昌寺僧會賾往彼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所造現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在南有花園三頃許四時名花相續開發貞觀中解脫禪師聚徒習定自去於花園北四度見文殊師利翼從滿空群仙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明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空而去唯留故皮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花遍於峰岫俗号花山中有聖寺鍾聲時發曾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遂遠其山甚近滯俗者罕登登者必感勝緣故述前来往者也

案別傳西域天竺黒蜂山龍猛菩薩

寺者二十四依中此大士冢為宏冠感加異道德合王臣藝術智能无不通練号佛滅度後一切智人也王為立寺鑿石為龕擬于終天不可改壞龕各立像并一化之經累年運功府藏已竭而寺不成王来拜日藏庫已空寺猶未立徒有志願力不遂心如何菩薩曰王之德化无思不服福報如影隨作有功何慮財盡寺不成也可案行寺側功用若為菩薩先以要術為藥筆即取點之無不成金隨石大小金塊亦尒王依言尋果見金聚大悅即以造寺今猶現在故西域出金名有多種龍樹金者紫光外發俗為第一自餘諸金光色少減昔菩薩長年七百餘歲山寺末往無由固留自隱已来將及千歲俗知有之其道重阻從地穴入方到其崖近有一僧被召夏坐遍歷龕像无不真金所有經匣充牣崖窟方知二寶住持幽明兩會也夏滿欲持經出寺人不許曰本擬住法不得輙濕空手入穴行經數里乃得出焉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側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傳於此川号為少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一為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号焉張衡西京賦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者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入山採樵迷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鍾聲在近即尋之忽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坐而不叙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无往尋者余曾至山但有層峯旁林不可登践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羲城側歸義寺僧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巡遶山隈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造无數涌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師亦往尋覓依窟一夏令所謂照陽窟也足為華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

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貞觀初採蠶人山行聞鍾聲尋而至焉寺舍

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汁蜜可得五㪷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戍具告防人竹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鏁長三丈許防人曳鏁掣之大牢將上有二大重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眞寺僧歸眞少小山栖聞之便往至小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為言眞云此竹林至關可五十許里

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東南來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有僧住屢聞鍾聲不以為奇一時驛家婦女樵採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上縫衣傍无一物此女有信心白曰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可驛食来僧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時過絕走取食及来尋之不見其迹由是常令家人在近追之永不可值而常有鍾聲此寺去驛

可五里許
又終南折谷內榎櫚寺者近有人見
一僧云倩為薴樸向寺問寺在何處
去在折谷炸明東額頭其人為荷樸
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下可長五十
文相召來其人辞返語曰君日日入
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
須道此得縁便隨其言曰得其餅妻
恠窮之不得已便說遂瘂經年又見
二僧入谷其人手喚指口如是三返
便得語其人近死令入山者至炸明
額側常聞鍾聲亦往𨓆見異僧近有
一僧聞之遇見入谷見僧疑是榎櫚
寺問去大德不是榎櫚寺僧不日是
欲隨大德去得不日可相隨來但聞
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惟曰此何必
是聖或入深山蹟頻我也竊生念時
前僧便失懊恨之甚返迴三日方達
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候之精
舍見在其僧不知所終
又終南山庫谷內西南又名鍬盧谷昔
有人於山採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
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

僧人是衆僧具度其人俳徊顧眄記
誌處所以賷牓盧掛於室樹下山召
村人往尋其谷内樹上往往悉是瓠
盧莫知蹤跡今有尋山者玄石門扇在
山崖旁半入山下其半雖出无人力
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
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弥勒下
時方現於俗耳
案別傳云佛令九十九億大阿羅漢
三明六通住持正法於三千界四大
洲中統通弘護極人壽六万歲時雖
遇三灾諸聖賢隱至壽百歲聖人還
出廣通佛法如是漸増千歲万歲終
六万歲方取涅槃七万歲時辟支佛
現八万歲時慈佛方降

瑞經錄

序曰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
表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誠化導之
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
爲除惱滅結之術常臨所以捨身偈
句恒列於玄崖遺法文言摠會於龍
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頼復之勋勞幽
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

誦必降徵祥如說修行无不通感天竺往事因顯常談震旦見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燋賊徒盜葉於客堂腕重而不舉或合藏騰於天府或單部瑞於王臣或七難由之獲銷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衆矣不述難聞敢隨代錄用呈諸後經不云乎為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開矢入心决致然水流氷度情疑頗决斯等尚為士俗常傳况慧拔重空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之遘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逾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閱前事多出傳紀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衆矣脩可覽之恐難覩其文固疏其三數并以即日所詳示存感通之在數初列感應名緣

曇無竭　釋道安　釋僧生　釋道冏

釋普明　釋慧果　釋惠進　釋弘明

孫敬德　釋道琳　釋志湛　范陽僧

并東看山　魏閹官　周經上天　隋揚州僧

釋道積　釋寶瓊　釋空藏　釋遺俗

史呵誓　令狐元軌　釋曇韻　釋僧徹

河東尼　釋曇延　釋道遜　釋智苑
嚴恭　李山龍　李思一　陳公太夫人
岑文本　蘇長妾　董雄　益州空經
高文　崔義起

高僧傳云宋元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誦觀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險貞志彌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賚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復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剋免

又昔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世于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至遠公云昔和上所夢乃賓頭盧也於是立坐飯之遂成永則矣

又蜀郡沙門釋僧生者出家以苦行致因為蜀三賢寺主誦法花習定嘗

山中誦經虎蹲其前竟部乃去每至諷詠輙見左右四人為侍年雖衰老而翹懃弥勵遂終其業云云

又扶風釋道冏者為師入河南霍山採鍾乳四人入穴數里三人溺死炬火又亡冏素誦法花憑誠乞濟有頃見螢火追之遂得出穴頻作普賢行道並見感應或見胡僧入座或見騎馬人至未及言次倏忽不見後遊京都以般舟為業中夜入禪見四人御車呼冏上乗不覺自身已在大路見一人坐胡床侍衛數百人見冏驚起曰向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遂拜別令送還寺扣門方開旁門亦開衆咸敬服焉

又宋孝建中釋普明者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纖誦為業誦法花維摩若諷誦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輙見普賢乗象立其前誦維摩亦聞空中倡樂之聲云

又宋太始中揚州瓦官寺釋慧果者少以蔬素自節誦法花十地嘗於清廁一鬼致敬云昔為衆僧作維那小不

如法隨在噉糞鬼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下願取為福果因告衆掘錢為造法花設會後夢見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之苦報也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尓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損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因無疾而卒年八十餘矣

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花經礼懺為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為給使也又虎來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弥盜僧厨食今墮圊厠中聞上人誦經故力來聽願助方便免斯累也明為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惱明乃捉取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絶矣

昔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孫敬德在防造觀音像年滿將還在家礼事後為賊所引不堪栲楚遂妄承罪明日將決其夜礼懺流淚忽如睡夢見一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經經有諸佛名令誦千遍得免苦難敬德忽覺如夢所緣了無差錯遂誦一百遍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遍刀下斫之折為三段皮肉不傷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司問之具陳本末以狀聞丞相高歡歡為表請免死因此廣行世所謂高王觀世音也敬德還設齋迎像乃見像項上有三刀痕見齊書

梁天監末富陽縣泉林寺釋道琳者少出家有戒節誦淨名經寺有鬼怪目琳居之便歇弟子為屋壓頭陷入劍琳為祈請夜見兩胡僧拔出其頭旦遂平復琳又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衆咸服其徵感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邃谷中銜草寺省事少言入鳥不

乱讀誦法花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
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衛草寺須
陁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无惱
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
也遂葬此山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
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
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花為
常業初死權殯隄下後改葬骸骨並
枯唯舌不壞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花隱
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
下餘骸並枯唯舌如故齊武陵世并
東看山人掘土見黃白又見一物狀
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
奏帝問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花
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遍其徵驗乎
乃集持法花者圍遶誦經纔始發聲
此靈脣舌一時鼓動同見毛竪以事
奏聞乃石函緘之
又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閹官自慨刑
餘奏乞入山修道　勑許之乃賷花
嚴晝夜讀誦礼懺不息一夏不滿至
六月末鬚鬚生得丈夫相以狀聞奏
帝大驚重之於是國敬花嚴後尊恒

日並見侯君素旌異記
又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忽見
空中如団大者五六飛上空中極目
不見一段隨風飄颻上下朝宰立望
不測是何又乃翻下墮上土擿視乃
大品之十三也
隋開皇初有楊州僧忘其名誦通涅
槃自矜為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弥
誦觀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
閻王所乃處沙弥金高座甚恭敬之
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訖勘
問二僧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恨
恨恃所誦多問沙弥住處於是兩辭
各蘇所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
所由沙弥言初誦觀音日別衣別所燒香
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念更无他術彼
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
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多悪
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
釋道積貞觀初住益州福成寺誦通
涅槃淨衣澡沐自為恒度慈愛莫濟
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赫然而尸
不脩臭百有餘日加坐如初道俗莫
不嘉賞也

時蜀川又有釋寶瓊者綿竹人出家貞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无他方術唯勸信佛為先本邑連比什邡並是米族初不奉佛沙門不入其鄉故老人女婦不識者衆瓊思拔濟待其會衆便往赴之不礼而坐道黨咸曰不礼天尊非沙門也瓊曰邪正道殊所奉各異天尚礼我我何得礼老君乎衆議紛紜瓊曰吾若下礼必貽辱也即礼一拜道像連座動搖不安又礼一拜連座反倒狼藉在地遂合衆礼瓊一時迴信乃召成都大德就而陶化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釋空藏者貞觀時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餘卷說化為業遊涼州原有緣斯赴昔往藍田負兒山誦經營麺六斗擬為月調乃經三周日噉二升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王泉以為終焉之地時經亢旱泉竭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溢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貞觀十六年殁於京寺還葬山所

釋遺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花為業乃數千遍貞觀中因疾

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
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埋
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无功若
舌如初為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
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
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戴仰乃函盛
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云
又邠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誓者
誦法花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涉生不
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疾終
本邑香氣充村並怪而莫測其緣終
後十年其妻又殯乃發冢合葬見其
舌本如生餘肉並朽乃別取葬斯徒
衆矣今且略之更不多述
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
軌者信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
涅槃等无由自撿憑彼土抚禪師撿
挍抚乃為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袟
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千
文同在一處忽為外火延燒堂是草
覆一時灰蕩軌于時任馮翊令家人
相命撥灰取金剛經軸既撥外灰其
内諸經宛然如故黄色不改唯箱袟
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乃取諸

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字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行急不獲潔淨直尓立題由是被焚其人見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

余曾於隰州有曇韻禪師定州人行常誦法花經欲寫其經无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並能行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襯奉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如正法韻受持讀之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无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慞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巾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余以貞觀ㄏ年親自見之

絳州南孤山陷泉寺僧徹禪師曾行遇癩者在穴中徹引至山中爲鑿穴給食令誦法花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辞倦誦經向半夢有

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
部既了鬚眉平復膚色如常故經云
病之良藥斯誠驗矣
河東有練行尼常誦法華經訪工書
者寫之價酬數倍而潔淨翹勤有其
餘者一起一浴然香薰衣筒中出息
通於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龍門
寺僧法端集衆講說借此尼經以為楷
定尼固不與端責之事不獲已乃自
送付端端開讀之唯見黃紙了無文
字餘卷亦尒端愧悔送尼尼悲泣受
已香水洗函頂戴繞佛十日不休開
視文字如故即貞觀二年端自說之
隋開皇初有河東曇延法師初造疏
解涅槃經恐不合聖心乃陳經及疏於
佛舍利塔前焚之啓告靈聖若所解合
理願垂神應言訖涅槃經軸各放光
明舍利大塔亦放光明上至空天傍
照四遠諸有道俗謂寺遭火崩騰驚
赴至乃知非三日三夜騰焰不絕隋
祖重為戒師迎入京為建延興寺門
人見在
蒲州仁壽寺僧道遜者即延之學士

講涅槃將百適有弘護正法心四方
所歸无問容主將給之冨无有過者
貞觀四年崔義直為虞鄉令遣人請
遜講經及發題訖泣曰去聖滋遠微
言隱絶膚鄙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
心希向自發誠悟今講止於師子品
日時既從願存心聽既至其品无疾
而終道俗哀慟義直徒跣扶柩送之
南山于時隆冬十一月土地氷嚴下
屍於地地生蓮花而小頭及手足各
一義直竒之令守不覺盜折明旦視
之周身有花揔五百莖七日乃萎
幽州沙門釋智苑者有學識思造石
經藏于西南山巖以備法滅之護也
隋大業中初攜石室四面鐫之又取
方石寫諸藏經每一室滿以石錮之
馳鐵其縫遠近公私无不送施工匠
既湊欲造佛堂食院而山東无木可
得忽一夜暴雨雷震山崩旦晴乃見
大松栢數千株漂積道次尋蹤遠自
西山送來此為神助即依而構造須
之畢成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貞觀十
三年苑卒弟子等猶繼其業云云

隋開皇中蔣州人嚴恭者於郭下造
精舍寫法華經清淨供養若紙若筆
必以淨心不行欺詐信心而與不行
乞覓隨得便營如法經營給書生歡
喜常有十人道俗送直恭親撿校勞
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一万恭不獲
已與之貸者得錢船載中覆錢失人
活是日恭入錢庫見一万錢濕如水洗
怪之後見所貸錢人方知其沒溺又
有商人至宮亭湖祭神上物夜夢神云
倩君以物送與嚴恭法花令經用也及
覺所上之物在前又恭曾至市買紙少
錢忽有人持三千錢授恭曰助君買紙
言已不見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焰
焰淨來以船迎之乃是經函及明尋
視乃是嚴家經其後發願略云无一
字而不經眼无一字而不用心及大
業末子孫猶傳經業群盜相約不入
其里里人賴之至今故業猶尔
右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
暴亡心暖七日乃蘇云初至官庭前
有囚數千人枷鏁撿繫見一大官坐
廳高座問傍人何官彼曰王也因至

階問生平作何福業龍去鄉人誤會
恒施物同之又日更何善業龍曰誦
法華兩巻五日大善可昇階就東比
高座誦之便舉聲曰妙法蓮華經序
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向法師誦非
唯自利乃令庭中諸囚皆以聞法獲
免諸囚寂尔不見乃放還備見地獄
五苦休息亦由聞經故止也
太廟丞趙郡李思一者以貞觀二十
年正月八日失瘖至十三日死經日
乃蘇自言備見冥官去年十九時嘗
害生命思一乃悟之曰所害之時在
安州旻法師下聽涅槃何縁於彼相
害官追旻法師有荅去旻生金粟界
不可追且放還家家近清禪寺僧玄
通素與往来俄見其活又説冥事因
為懺悔受戒并勸轉金剛般若五千
遍至日晩又死明日還蘇自去見大官
遇見便大喜曰還家大作福德復見
二僧證去旻法師遣来官見驚懼迎
之僧曰思一昔時聽講又不煞害何
縁妄録耶冥官曰即放還僧還至家
曰淨心修善因遂活云云

陳公太夫人豆盧氏信福誦金剛般若一紙未度後日昏時頭痛四支不安自念儻死經不終耶即起强誦而燈已滅命婢燃燭厨中外院覓火俱絶夫人深恨忽見庭中有燃火燭上階入堂至床前三尺許無人執而光明若晝夫人驚喜所苦亦除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燃燈入堂堂中燭火即滅便以此夜誦竟因此日誦五遍為常云云

中書令岑文本少信佛誦法花經普門品常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死文本亦沒水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如是三言遂隨波出沒須臾著岸云云

武德年中都水使者蘇長為巴州刺史度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皆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及水入船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死乃隨波泛濫須之達岸經函外濕内乾于今尚在

貞觀中河東董雄為大理丞少來信敬蔬食十數年十四年中坐違李仙童事上大怒使侍御韋悰鞫問甚急因

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玄與王忻同
連此坐雄與同屋因鏁專念普門品
日得三千遍夜坐誦經鏁忽自解落
地雄驚告忻玄忻玄共視鏁堅全在地
而鉤鏁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
察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關鏁火燭
之見鏁不開而相離甚怪又重鏁紙封
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鏁又解
落有聲雄又告忻玄等至明告守一守
一來視之封題如故而鏁自相離敬玄
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
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
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為大聖也
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万遍晝鏁
解落視之如雄不異其事臺中內外
具皆聞見不久俱脫 玄去

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
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苟氏在此教學
大工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
出人乃敺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東
空中四面書般若經數日便了 云此
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
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

而不澆濕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
流潦及晴村人怪之尔後每雨小兒
常集其中衣服不濕武德年有非常
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若經村
人莫汙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
踐因此四周施欄楯不許人畜往踐
于今雨時仍乾齋日村人就供每聞
天樂聲繁會盈耳
又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有京師高
表仁孫子常讀法花經乘馬從順義門
出有兩騎追之曰令捉獲矣其人問
曰御是何人答曰我是閻王使者故
来追御其人惶怯走馬西出欲投普
光寺使人曰疾捉寺門勿令入入即
得脫及至寺門乃見一騎捉門又西
走欲入開善寺又令騎捉門遂尔相
從西奔欲還本宅宅在化度寺東恐
道遠乃欲入醴泉坊一騎在前其人
以拳擊之鬼遂落馬後鬼曰此人大
麁急曳下挽却頭髮即被牽髮如刀
割狀遂擲于地亦隨落馬家人舉還
至曉蘇云備見閻王云君何盜僧果
子何事說三寶過遂依伏罪无敢唇言

王言盜果之罪合吞鐵丸四百五十
枚四年受之方盡說過之罪合耕其
舌因放令出遂蘇少時還終口如吞物
遍身赫赤有苦楚相纏經日方醒去經
一年吞百餘丸其苦難言明日復尒
恰經四日吞丸亦盡方欲拔舌耕之拔
而不出勘案所由乃去曾讀法華舌
不可出遂放令活令見在化度寺圓滿
師處聽法懺悔 右六

龍朔三年六月二十日司元少常伯
崔義起大不信佛妻父蕭文經念善誦
經法花般若數千遍葷酒不入門起
妻以五月亡為修三七齋正食亡妻
來有婢素玉見作夫人語我生持雜
閻地獄不太信令受苦不可言汝男
女等不得不信由汝為我轉經燃燈
功德蒙放暫歸便向大衆陳悔我至
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我受罪至期
果至將素玉去見大城官府夫人入別
院須臾有火鑊鐵床惣至夫人受毒忽
見夫人父蕭公坐蓮花臺語夫人早
放素玉還又告素玉曰我女生時不
用我語多瞋如不信善惡令受此苦

我无力可致汝歸可語其夫兒女道令
修功德不久解脫又見婆羅門僧從
空中下教素玉誦金剛般若又誦藥
師法華一遍兩遍並得改名為聲聞
又口閻浮提人不信佛法汝誦此經問
婆羅門並解經語娉死三日便蘇家
人良賤初如常還辯德尤年正月薛
將軍宅設齋迎娉請三道佛頂骨婆
羅門僧令試素玉乃昇座長誦一无
脫漏皆合掌歎曰如西國不不異合
衆驚訝希有奇事薛將軍遂口奏
天子大歎日百官亦有不信者冥道若
此何得不信時朝貴聞者咸生大信
司成館博士范叔之又將僧二十人
就翊善坊宅召素玉令誦本經梵音
深妙令人樂聞自云不忘故尔

神僧感通録

僧之真偽唯佛明之自餘凡小率未
能辯良由導俗化方適緣不壹權道
難謀變現隨俗不可以威儀取難得
以事相求通道為先故无常准經大
示衆有三毒又現邪見相我弟子如
是方便度衆生所以二十四依通三

乘於季俗一十六聖窮六万而弘持又有九十九億三達眞人七十四賢五通明士實通佛性顯益神功遂使三有大洲釋門所統四圍輪內同稟仁風能使七衆歸依碎四魔於身世八部弘護登五賢於當時因得代有澆漓時逢信毀漓信之侶感淨果而高昇澆毀之徒受濁報而下沒斯並無辜起惡同目積靈佛於尓無嫌凡於佛有障徒爲謗訕終難絕之故周魏兩武威服諸侯輕欺佛法望使除滅自貽伊感禍及其身命窮政改吁嗟何已尋沒興復更顯由來斯則興亡在人正法無沒良由前列衆聖冥力住持存廢自彼道无不在豈得以百年之短壽而此六万之修期乎豈得以一國之局王而擬三千之鴻化乎豈得以人中之聖睿而挠天表之正眞乎豈得以生死之形儀而格金剛之寶質乎以四據量殊不可也彼周魏兩君明明后辟知万歲之焉有審百年之不期寶位由於非道神識抱於愚癡者則自救无暇焉能及人皆

謂常住万邪鄙三五而稱聖威加四海蔑堯舜之獨失遂使誅除佛化非義謗能坐受天殃賢愚同笑故集僧中之道勝為住持之巨證乎從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持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既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以法囑累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峯巖中坐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万歲慈氏佛降傳能仁佛所付大衣然後涅槃又于填國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三无學在山入定无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為剃鬚髮按諸經律佛令大阿羅漢賓頭盧不得滅度傳於佛法三天下福利群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論云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無學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籌住法又依別傳住在四大洲及小洲并天上至人壽六万歲時中雖小隱後還興復斯諸聖人冥為剎益故今山內聖寺神僧鐘聲香氣往往值遇

皆不虚也後明顯益略述如左

安世高　朱士行　耆域　佛調

揵陁勒　抵世常　闍公則　滕並

竺法進　李恒　佛圖澄　釋道安

單道開　何充僧　桓温尼　杜願僧

廬山僧　竺僧朗　梁法相　杯度

釋道冏　求那跋摩　俞兩丘　釋慧全

劉凝之　釋曇始　釋慧遠　釋慧明

釋寶誌　釋慧達

余所討尋前後傳記備列如前至於事條不可具歷故摠出之

宣驗記劉慶　幽明録宋臨川　冥祥傳王琰

僧史王巾　三寶記蕭子良　高僧傳裴子野

名僧傳梁釋氏唱　續高僧傳唐釋氏宣　徵應傳祖台

搜神録陶元亮　旌異記侯君素　冥報記并拾遺唐氏撰

内典博要虞孝敬　法寶聯璧蕭綱　述異誌

漢桓帝時沙門安清字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太子也捨位出家入於聖果自云過去曾至廣州值一昔怨見便唾手以刀逐之高曰卿之宿怨猶未除也其人曰真得汝矣便申頸受刃於彼命終今生為太子即高身也有一同學好施多瞋高曰卿明經好施

不在吾後然多瞋恚命報如何彼曰
物來相惱誠難忍之冀受報時希垂
拯濟高然之彼命終已便於此土為
邦亭湖神威力所統上下千里祈禱
給福分風泝沿高歷遊中原將往度
之寄載至湖舟人奉牲請福神曰船
上沙門可召來也即召來至神曰吾
昔與君本惟同學但以多瞋故受神
報命在旦夕死入地獄然此形醜恐
汙江湖當徙於西岸有布絹千疋并
寶物可用致福高曰故來相造叙昔
舊緣報至難免長慨如何可現真形
心願盡矣神曰醜形可恥如何示人
高曰但出無損神乃從座後出身乃
是大蟒伸頭至高膝上高見已淚出如
泉蟒亦下泣便作胡唄三契為除鱗
內小虫又作胡語數百言已蟒便漸
隱高命舟人盡取財寶載往豫章舉
帆西引蟒又登山出身極望夜宿江
浦有青衣者上船曰蒙為興福得免
苦趣極受安樂高以其物為造東寺明
日江西渥中有一死蟒頭尾相去極
遠今潯陽地頭地尾村是也高重往廣

州問昔害者身猶尚在執手解仇為
善知識又曰小債未償須往會稽至
市乱鬪妄被打死去太
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
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
域尋求獲之彼有亞難不許東返士
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
化便以葉經投火一无所損舉國敬
異便達東夏即放光經是也年八
十亡依法火焚而經日不壞道俗異
之乃具呪曰若眞得道法應毀壞便
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云
晉武帝太康中沙門耆域者西域人浮
海東遊達于襄陽寄載北渡船人
見胡人衣裳弊陋輕而不載比達北
岸域已先上兩虎弭耳逐之域摩其
頭人問之無所荅惠帝末至洛陽誡
諸僧服章華侈不以佛法為志見洛
宮曰忉利天宮髣髴似此上有千二
百作具本是天匠當以道力成之而
以生死力作不亦勤苦乎見支法淵
日好菩薩羊中來見竺法興曰好菩
薩天中來去太告人曰聖人將去京

師贈遺億万悉受臨發封而留之作
大幡八百口駱駝負而西返又曰此
方後大造新罪可哀如何及晉乱鼎
沸斯言不朽洛陽中食訖送者无數
耆徐行而奔馬不及後有西來賈客
於流沙北逢計校其日乃初發洛陽
日也量其所行蓋已万里之外

晉初沙門佛調者住常山積年業尚
純朴獨行山林夜投虎窟大雪虎來
擴卧其前調曰我奪汝舍有愧如何
以手拂虎上雪虎弭耳下山從者駭
怖自剋亡日近遠與訣曰天地長久
尚有崩壞豈况人乎若能遙除三垢
則此為不朽耳遂還房端坐而卒後
數年白衣弟子入山伐木見調在巖
上衣服鮮明同輩入人驚曰和上尚
在此耶曰吾常在耳具問知故良久
乃去遂發其冢不見其屍 云云

沙門犍陁勒者晉初遊洛數年雖敬
其風操而不測其通照也後語人曰
腬鷄山有古寺塔餘建立者其福不
訾衆人許之依言發掘咸得礎曰亭
遂興復以勒為寺主去洛百里至時

食訖乞油一鉢聲以還寺去來迅速其狀若飛有能行者逐之須臾遠失勒笑曰可捉我衣角既持之不移晷而達寺也柢世常者晉太康中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綱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醜陋衣弊足泥常逆作礼命奴洗足僧曰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者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氣一月留宅去

闍公則者趙人恬放蕭然惟勤法事晉武時死于洛邑同志為設會於白馬寺其夕轉經空中聞唱薩聲仰視一人形器光麗曰我是闍公則也生西方安樂界與諸上人來此聽經合堂驚出咸共見之時衛士度汲郡苦行居士師於則母亦篤信常飯僧日將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滿香氣充堂皆得飽滿七日

不飢士慶有文章見寘祥傳
東晉初南陽滕並舍之父也家門信
敬每設會不逆請隨來者而供之後
設會於路要僧見一僧瘖瘂而坐請
入舍行食淨人翻飯傾草于地因然
無計僧曰貧道鉢飯充足一衆所作
既畢擲鉢空中極目乃滅即刻木擬
之朝夕礼事災禍則其像先倒云云
西晉末竺法進開度浮圖主也多知
聰達值國欲亂將入山隱衆人設會
與別布香有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
面目黃腫進怪之牽曳就下復來如
是至三不復見衆坐食忽暴風起揚
沙拌案僎覆法進懺失自責輕侮之
過李恒西晉末遇一僧曰君福將至
然後禍來若守貧不仕者殃減休至若
帶金紫極於三郡於一郡即止者善矣
恒性路本寒門曰且富貴何豫後患此
僧留宿夜視見滿一床恒驚呼家人看
之又化為鳥時梁上天曉復形而去
恒送出忽不見因此信佛亦不能用
其言後為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太興
中錢鳳之乱被誅斯僧言不謬云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歲者左脅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與諸學士輙辯析無滯莫不伏者永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煞戮為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徃造軍門預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咸虔省刑故中州免死者十而八九勒與劉曜相拒搆隙以問澄澄曰可生擒取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之見曜被執以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佛微風吹鈴有聲頋謂衆曰解此鈴音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勒錫以輿輦入出乗焉所有祥感其相多矣虎末年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及期未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煞其母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冉閔之乱瘞於鄴西一云澄死之日商者見在流沙虎聞開棺唯有衣鉢澄在中原時遭凶乱而能通暢仁化其

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見
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
分天下矣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事澄公為弟子
澄與語終日而無歇門人怪而問曰
和上道化既廣當與先輩宿德通言
安非衆望而與語終日澄曰此人有
遠識非尓所知及澄亡安與徒屬千
餘逃難王屋護澤諸山木食澗飲南
度河趣漢陰夜行乘電過人家令出
林伯升主人驚曰素不行往何得知
名安曰卿門馬栩中掛一篼可容一
斛非百升耶兩木夾之非林如何然
安手辟上有肉釧將可上下而不出
腕時俗号印手菩薩羅什在龜茲亦
遥礼焉既達荊襄大行道化分衆四
出所在流法夜有異僧寄宿大堂隱
隙出入守者告安安往礼曰自顧罪
重如何臨顧僧曰君殊无罪當生兜
率即以手搖西北天際重霄既披天
宮奄現又曰當浴聖僧此果畢矣安
曰浴具可辦聖何由致僧曰但依浴
法聖可致也安便事之至時果有非

常小兒十數入寺遊戲須臾失之但
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市
濕水減及襄陽沒秦安歸符氏將平
東晉安若諫不從遂有淮南之敗將
終日因早食先還與僧大訣便卒垄
於五級寺中 云云

沙門單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服練
松栢三十年後唯吞小石子行步如
飛不耐人樂幽靜在抱罕多年石虎
時來自西平日行七百至鄴周行邑
野救諸患若得財即散徒行而已石氏
將末與弟子來建鄴又南造羅浮山遂
卒山舍袁彥伯興寧中登山礼其骸 云云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坐
數年以待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盛
座中一僧容服垢汙神色卑陋自衆
昇座拱默而已一堂怪之謂在謙僻
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僧餅於
坐事畢提鉢而出堂顧充曰何俟勞
精進耶即擲鉢空中陵虛而逝充及
道俗目送天際追共惋恨瞻悔累旬云

晉大司馬桓温末年奉法有尼失名
自遠來造而才行不群桓温敬而不倦

每浴必移影温詳而私視見其裸形揮刀自割破腹出藏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温駭而怖有頃其出室身如常温以情問其曰若遂陵居上形當如之時温方謀問鼎聞此悵然便止遂辞不測所之 去去

晉太元三年杜願涪人家巨富男天保十歳暴亡數月家養猪生五子一最肥官長新至願將為礼捉就欲煞有僧忽至謂願曰此是天保如何百日遂相忘耶言竟不見即四尋視乃在天西騰空而去也

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一峯晉太元中豫章太守范甯遣人伐木此山見一沙門陵虚直上踞峯久之與雲俱隱能文之士咸為之興詞沙門曇諦賦此山曰應真陵雲以據峯峯眇翳景而入冥是也

沙門竺僧朗戒行嚴明華戎敬異常與諸徒受請行於中道曰吾嚮有疑寺有盜者同伴反視果及偷焉晉太康中卜於東岳金輿谷起寺引衆符堅之末降斥道人唯朗一衆不在毀

例信者由此高之每有外来輙豫
為調舊谷多虎自朗居之如家犬焉
有井神異安人臨之則竭朗謝而復
滿焉燕主給以二縣祖調拜為東
齊王魏主晉帝符秦並致書遠錫至
今三百餘年寺像存焉現有僧住重
其古迹名為神通寺 去云

沙門梁法相者河東人山居獨住禽
獸馴其左右太山祠大石函以貯神
物相宿其廟見一玄衣武冠令相開函
蓋重千鈞義非獨舉試提之飄若遊
毛遂取財寶以施貧窶後渡江住越城
寺忽遨遊放達俳優干 冒鎮北司馬
恬悪其不節捉而鴆之頻傾三杯神
氣自若年九十元興末卒

杯渡沙門不知何来如前即蓬萊道
人也初在冀州年可七十隱匿姓名
不護細行人不齒之曾投人野宿家有
金像度持而出主人奔馬追之安行
如故騎走不及至河以小杯在水一
足投中捍儛而過因号杯渡時在彭
城荷簞而行至食赴會便置簞當道
人嫌妨行移終不動食訖持去不以

為尋永初中江南平羅什開渡在彭城曰吾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如何南度遂不面耶云云

沙門道冏狀風馬氏有學業元嘉二年於洛作普賢齋道俗四十餘人已經七日中食忽見一人着褐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礼佛謂是常人不甚礼異便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但見赤光洞天良久乃滅後三年末復作普賢齋將竟之日有二僧至容服如凡直来礼佛而出有覺異者出門送之忽見飛直上天失僧所在云

求那跋摩西域人宋初来遊揚都多所開化時咸謂得聖人也以花布諸座下諸僧花皆萎唯摩鮮淨及卒端坐叉手或謂入深禪定多日不起於席下得遺偈三十餘行去得二果時夜集者二百餘人咸見一物長如疋許繞屍而西南去云云

宋元嘉元年東官俞二女姉十歲妹九歲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月而歸粗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

國語誦經梵書見西域僧使相問解明
年正月十五日又失田作人見從風
上天父母哀哭求神鬼經月乃返剃
頭爲旦被服法衣持錫而歸自說見
佛及比丘旦日汝宿緣爲我弟子手
摩其頭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日法
緣小日法緣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
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座立精舍旦夕
礼誦每五色光流沉峯横自此容止
音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
刺史韋朗孔默皆迎敬異云云
沙門慧全涼州禪師也門徒五百中有
一人性頗麁暴全不齒錄後忽自云
得那含果全以无行永所不信全有
疾閉房此弟子夜至問病而門閉頗
異之全寮重閉而自靜又至來前日
闍梨可見信也若命過當生婆羅門
家全曰我一生坐禪豈祈生彼耶弟
子曰闍梨信道不篤外學未絕雖有
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會飯壹聖人
可成道果全即依辦弟子又曰可以
僧伽梨施須者勿擇及會訖施衣有
沙弥就全取衣謂是其弟子曰吾欲

擬聖人耶得與汝復憶前屬不得擇
人便以歎施他日問沙弥曰先所得
衣著不大耶沙弥曰何等衣也此曰
他行全方悟所取衣者聖所化也弟
子久乃過世唯羅四邊時有白光元
嘉末全猶在世

宋元嘉初劉凝之在廣陵逢一異僧
曰君將病氣然不死可作三百錢
食餉僧則免此患凝之素不敬信聞
之如忿僧曰勿怒但加敬自得福也
二十步許忽不見後經七日病發殆
死後在都下有僧先不相識直入戶
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因說前事僧
曰此實頭盧也語已不知所之凝之以
十七年於廣陵慧法精舍見幡蓋在
空久之滅矣

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
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跣行泥中奮足
便淨色白於面俗号白足阿練也赫
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
尼免死者衆太武敬重死十餘年形
色不改

宋孝武時江陵長沙寺沙門慧遠者

本名普遷即禪師慧即之弟子也郎每入定見遠是即之先師雖應為蒼頭故度為弟子常壽江陵錫家行般舟勤苦歲餘頗有感變一日十會通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故自龍終日至期辛亥之現形多寶寺請僧曇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設大法會達擔身齋其日苦氣自知將盡三更中聞空中樂聲香煙甚異珣曰達公之契至矣尋亦神遊宋大明四年路太后於中興寺設普賢象事因設講會忽有異僧風貌秀舉一堂異之與語百餘尋爾不見初有一僧前起問曰不審上人從何而來曰來自天安不審何名曰名慧明也

宋末沙門寶誌遊於揚都初無異相後頗涉疑分形赴供人乃加異齊武受禪多有猜疑刑加鉗鋸誤犯者衆聞誌有異長囚鏁于圄户誌任之曾無憂慈召獄吏曰門外兩轝食何不取來及看乃是文惠文宣所送始至獄後於市中巷內見誌徒行有司曰

帝帝令看獄中有無見誌者誠如故
往市搜捉隨見隨滅隱顯不定預記
未然万无一失時又混言亦无表次
梁祖建運下詔出之任其往返無所
拘㝵形如著苦被髮跣杖懸鏡剪刀
无所定泊多來延賢寺僧寶意處意
以聖礼處之時亢旱誌白帝曰雲能
得雨可講勝鬘即令法雲法師講之
當夜喜雨充洽帝後時從容問曰帝位
更還誰守百年弟子既能奪他故知
他亦能奪不知是誰當續梁後誌張
喉開口以手指之初不委也侯景事
故方知先及不久曰聖人將去如是
卧於空野令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
薩何師廟者昔西晉之末此鄉本名
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
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
氏余至其廟備盡其緣諸傳約略得
一涯耳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殺
害全不奉法何亦同之因患死蘇曰
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
苦念汝无知且放汝令洛下齊城丹陽
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礼拜得免先罪

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土俗無佛承郭下
有之便見問已方便開喻道展仁風
稽胡尊重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
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
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
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乃至
于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之
敬如日月然表異迹生信愈隆晝在
高塔為衆說法夜入繭中以自沉隱
旦從繭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為蘇何聖
蘇何者稽胡名繭也以從繭宿故以
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无不立像
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
土俗乞願萃者不一每年正月輦迎
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
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
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
額文則合色貌憂慘其村一歲必有
災障故俗至今常以為候俗亦以為觀
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慧達有經一
卷俗中行之純是胡語讀者自解余
素聞之親往二年周遊訪迹始末斯
盡故黃河左右慈隰嵐石丹延綏銀

八州之地無不奉者皆有行事如彼說之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栢剎繫以盌盤擬達之摘止也何於本鄉既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乳事已訖西趣涼州番 音藩 和御谷礼山出像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礫而卒形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磧覓之得之凶亡不得者喪有人覓既不得就左側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還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

齊周隋唐代有神異事止百年見聞不少備之僧傳故闕而不載略述感通之會知僧中之有人焉

予以麟德元年夏六月二十日於終南山北酆陰之清宮精舍集之素有風氣之疾兼以從心之年恐奄忽泫露靈感沉沒遂力疾出之直筆而疏頗存大略而已庶後有勝事復寄導於吾賢乎其餘不盡者統在西明寺道律師新撰法苑珠林百卷內具顯之矣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道宣律師感通録

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宣律師感天侍傳

余曾見晉太常干寶撰搜神録述晉故中令蘇韶有才識感冥中率乃晝見形於其家諸親故知友聞之並同集飲噉言笑不異於人或有問者中令在生多諸賦述言出難尋諸叙詞曰運精氣兮離故形神渺渺兮爽玄冥歸北帝兮造酆京崇墉欝兮廓崢嶸升巖闕兮詞帝庭迩卜商兮室顏生覲大聖兮頌羣成希吳季兮慕嬰明抗清論兮風英英敷花藻兮文粲榮庚擢身兮登崑瀛受福祚兮享千齡餘多不盡録初見其詞若存著土余見梁初江泌女誦出淨土大莊嚴等三十餘經逮于即日上有斯事生緣有幸迩以今年二月末數感天人有若曾面告余云所著文翰續高僧傳廣弘明集輒助聖化幽靈隨喜无不贊悅至於律部抄録疏儀無足與二但於斯輕重物少有疎失斯非

逾抑惟譯者如何以王貴衣同於白衣
俗服相從非重乃至氍氀同法相量
者亦在輕取且王著貴衣同比丘之
三衣也價直十万者故曰貴衣用以
施僧可同輕限白衣外道之服斯本
出家者絶之二衣惟佛制名者者定
得解脫故白衣俗服佛嚴制斷若有
亡者並在重取至於氍氀三衣相量同
三衣也邊方開皮卧具亦是三衣條
葉在外柔毛在内寒酷之國佛開為
道必至布鄉還非輕限可改前迷宜
從後悟如來在日尚有後制廢前何
况於今不存迷悟之事也余問所從
來有一天來礼敬叙暄凉已曰弟子
姓王名璠是大吴之蘭臺志也會師
初至建鄴孫主即奉許之合感希有之
瑞為立非常之厝于時天地神祇咸
加靈被於三七日遂感舍利吴主手
執銅瓶寫銅盤内舍利所衝盤即破
裂乃至火燒鎚試俱不能損闞澤張
昱之徒亦是天人護助入其身中令
其神爽通敏答對諸允合並在天上
弘護佛法為事弟子是南天毒將軍

下之使者將軍事務極多擁護三洲之佛法有鬪諍陵危之事无不躬往知諭令附和南大欲即至前事擁萬不久當至且令弟子等共師言散不久復有天來云姓羅氏蜀人也言作蜀音廣說律相初相見時如俗礼儀敘述緣由多有次第遂有忽忘又一天来云姓費氏礼敬如前云弟子迦葉佛時生在初天韋將軍下諸天以貪欲醉弟子以宿願力不戀天欲清淨梵行偏敬毗尼韋將軍童真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下往還護助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州少有佛法餘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東西天下人少黠慧煩惱難化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臨涅槃親受付屬並令守護不使魔嬈若不守護如是破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誡不敢不行雖見毀禁愍而護之若見一善万過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氣上熏於空四十万里諸天清

淨元不猒之但以受佛付屬令守護法尚與人同止諸天不來不敢不來韋將軍三十二將之中最存弘護多有魔子魔女輕弄比丘道力微者並為惑亂將軍栖遑奔赴應機除剪故有事至須往四王所時王見皆起為韋將軍修童真行護正法故弟子性樂戒律如來一代所制毗尼並坐中聽受戒法因問律中諸隱文義无不決滯然此東華三寶素有海水石往往現多謂其靈而敬之顧訪失由莫知投諸遂因此緣而便諮請且泛大相以理括之不曾博觀不可以語也余少樂多聞希世拔俗之典籍故搜神研神宣祥冥報旌異述異志怪録幽曾經闕之故非疑慮況佛希人之說心進勇銳之文護助形神守持城塔事出前聞非為徒說後諸緣叙並依出而疏之初問佛事益州成都多寶石佛者何代時像從地踊出荅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葉佛時有人於西耳河造之擬多寶佛全身相也在西耳河鷲頭山寺

有成都人往彼與易請像將還至今
多寶寺處為海神蹋船所没初取像
人見請像將還至今海神子岸上遊
行謂是山芝遂煞之因尔神嗔覆促
人像俱溺同在一船多寶佛舊在鷲
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
令向彼土道由郎州過三千餘里方
達西河河大闊或百里五百里中山
洲亦有古寺經像而无僧住經同此
丈時聞鍾聲百姓覓實每年二時供
養古塔塔如戒壇三重石砌上有覆
釜其數極多彼土諸人但言神冢每
發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福祚也其
地西去巂州二千餘里間去天竺非
遠往往有至彼者去去
至晉時有僧於地見土墳出隨除終
不可平後見坼開復惟其尔乃堀深
丈餘獲像及人骨在船中其髏骨肘
脛悉麁大數倍過今人即迦葉佛時
閻浮人壽二万歲時也今時命促形
小固其常然劫出之時牽曳難得弟
子化為老人指撝方便須臾得出周
滅法塹隱還興重更出之蜀人但知

其靈從地而出亦不測其根原見其花趺有多寶字因遂名為多寶佛名多寶寺也余問多寶隸書出於三秦之代如何迦葉佛時已有神書也答曰秦李斯隸書此乃近代遠承隸書之興興於古佛之世見今南州四面千有餘州莊嚴閻浮一万百有餘國文字言音同今唐國但以海路遼遠動數千万里譯者莫傳故使此方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師不聞乎梁顧野王太學之大博士也周訪字源出沒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撿春申君是周代六國同時隸文則吞併之日也此國篆隸諸書尚有茫昧寧知迦葉佛之事乎非其耳目之所聞見也

又問今京城西高四土臺俗諺云是蒼頡造書臺如何云隸字古時已有答云蒼頡於此臺上增土造臺觀鳥迹者非无其事且蒼頡之傳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黃帝之臣或云古帝之王亂鳥迹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絕有无益之言不勞述也又有天人姓陸名

玄暢來請云弟子周穆王時初生在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為通化故用辯現所問高四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度人至周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穆王從之即列子所謂化人是也化人示穆王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汙此像神瞋令公染患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數覺問侍臣由余答云恩讀古書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趾見在又於蒼頡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神為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制棄之馬坊將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對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諸神擎弃之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余答云恩聞佛神清潔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

果之屬公大悅造像絶於工人又問
由余余答曰昔穆王造寺側應有工
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姓
王名安年百八十自去曾於三會道
場見造之（悉）今老年无力能作所住
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為諸
匠執作請追其造依言作之成一銅
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得
財並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
百尺時人号為高四臺或曰高四樓
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
同立故也或取大兄之名因之名樓
故高四之名至今稱也
又問目連佛在已終如何重見答曰
同名六人此目目連非大目連也至
宇文周時文殊師利化為梵僧來遊
此土太欲禮拜迦葉佛說法處并文
殊所住處名清涼山遍問道俗无有
知者時有智猛法師年始十八近問
梵僧何因知有二聖餘迹答云在秦
都城南一十里有蒼頡造書臺即其
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十里青山北
四十里又問沙河青山是何語答云

渭水終南山也此僧便從渭水直南而出遂到高四臺便云此是古佛說法處也于時智猛法師隨往礼拜不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長大具為太常韋卿說之請其臺處依本置寺遂奏周王菩提寺西當陽佛首即三會寺佛也釋迦如来度迦葉後十二年中来至此臺其下見有迦葉佛舍利周穆身遊大夏佛告彼云有古塔可返初事王問何方佛荅在鄗京之東南也西天竺有別傳去歲長年師子國僧九十九夏三果人也聞斯勝迹跣行至此尋清涼山國家供送今夏在彼所願應遂余問自昔相傳文殊在清涼山領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文是文住娑婆世界菩薩娑婆則大千揔号如何偏在此方荅云文殊諸佛之元師也隨緣利現應變不同大士之功非人境界不勞評薄聖智多在清涼五臺縣清涼府仙花山往往有人到不得不信

又問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三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隅澗猶在南

有花園可二頃許四時發彩人莫究之或云漢明所立又云魏孝文作年說不同如何荅云俱是二帝所作昔周穆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所居周穆於中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漢明之初摩騰天眼亦見有塔請帝立寺山形像似靈鷲名大孚孚信也帝信佛理立寺勸人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馬行迹石上分明其事可知豈惟五臺今終南山太白太華五岳名山皆有聖人爲住佛法處處有之人有供設必須預請七日已前在靜室内安置壇座燒香列疏閉戶祈求无不感應至時來赴凡聖難知若不尒者緣請既多希來至飯今時有作賓頭盧聖僧像立房供養亦是一途然須別地空座前置槃鉢至僧食時令大僧爲受不得僧家滕檣設之以凡聖雖殊俱不觸僧食器至俗家則俗所設若不前置靜室等者止可諸餘聖衆或可降臨以三天下同一供養隨緣別赴此賓頭盧難一遭遇

又問今凉州西番(隊音)和縣山裂像出何代造耶答曰迦葉佛時有利賓菩薩見此山人不信業報以煞害爲事于時住處有數万家无重佛法者菩薩救之爲立伽藍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後菩薩神力能令此像如真佛不異遊步說法教化諸人雖蒙此導猶不信受于時菩薩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落欲下壓之菩薩伴怖勸化諸人便欲迴心信敬於佛所有煞具變成蓮花隨有街巷花如種植瑞自此方攝化神力菩薩又勸諸清信士令造七寺南北一百里東西八十里弥山亘谷處處僧坊佛堂經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時出家有二万人在七寺住經三百年彼諸人等現業力大昔造惡業當世輕受不入地獄前所害者在惡趣中又發惡願彼害我者及來成聖我當害之若不加害惡業便盡我无以報共吐大火焚燒寺舍及彼聚落一時焚蕩縱盜得活又以大水而漂煞之无一子遺時彼山神寺來破前収取此像遠在空中寺

破以後下內石室安置供養年月既久石生室滅至劉薩何礼山示其像者前身元是利賓菩薩身首別處更有別緣

又問江表龍光瑞像人傳羅什將来就扶南所得如何荅非羅什也斯乃宋孝武征扶南獲之昔佛滅後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羅漢優婁質那以神力加工匠三百年中鑿大石山安置佛龕從上至下凡有五重上重高三百餘尺請弥勒菩薩指作檀像處玄奘師傳云高百餘尺聖迹記云高八丈足趺八尺六齋日常放光其初作時羅漢將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牛頭栴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銅像凡夫今上在下重四重閉石龕映徹見人藏腑第六百年有佛奈遊羅漢生母在扶南國念母重恩從上重中取木檀像令母供養母終生楊州出家住新興寺獲悟三果宋孝武征扶南獲此像來都亦是羅漢神力母令見在時往羅浮天台西方諸處昔往曇无竭者再往西方有傳五卷略

述此緣何得云什師背負而來耶
余問什法師一代所翻之經至今若斯受持轉盛何耶 答云其人聰明善解大乘以下諸人皆俊又一代之賓也絕後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譯以悟達為先得佛遺寄之意也又問恪中常論以淪陷戒撿為言答此不須相評非悠悠者所議羅什師 今位階三賢所在通化然其譯經刪補繁闕隨機而作故大論一部十分略九自餘經論例此可知自出經後至誠讀誦无有替廢冥祥感降歷代弥新以此詮量深會聖言又文殊指授令其刪定特異恒倫豈以別室見譏頓亡玄致殊不足涉言耳

又問坊州顯際寺山出古像者何代所立答云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出是周穆王造寺處也佛去世後育王第四女又造像塔於此供養于時此寺有一三果人住也 秦相由余所奉敬徃者迦葉佛時亦於此立寺是彼沙弥顯際造也仍其本名以為寺額

余問今五華宮南檀臺山有甎塔面

別三十步下層極壯四面石龕旁有
碎甎又有三十餘窯甎古老莫知何
代然每聞鍾聲答云此穆王寺也名
曰靈山至育王時勑山神於此造塔
西晉末乱五胡控權劉曜都長安數
夢此山佛現在甎塔坐語曜曰汝少
飲酒莫躭色欲黜去耶佞進忠良曜
不能從後於洛陽醉落馬石勒所擒
初曜因夢所悟令人尋山訪之遂見
此像坐小甎塔與夢符同便毀小塔
更作大者高一十九級并造寺守極
好莊麗寺名法燈度三百僧住之曜
如趙後寺有三十二人修得三果山
神於今塔後又造一寺供三果僧神
往太白採取芝草供養聖僧皆獲延
齡寺今見在凡人不見所聞鍾聲即
寺鍾也其塔本基雖因劉曜仍是穆
王寺之處又是迦葉如來之古寺也
貞觀年中玉華北慈烏川山常見鹿
集逐去還來有人異之於鹿集處掘
深一丈獲一石像長丈許
又問荊州前大明寺栴檀像者云是
優塡王所造依傳從彼摸來至梁今

京師又有何者是太 答云大明是其本像梁高既崩像来荆渚至元帝承聖三年周平梁後取簿寶物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珎法師藏隱房内多以財物賂遺使人遂得停隋開皇九年文祖遣使人柳顧言往定寺僧又求像令鎮荆楚顧是鄉人從之令別刻檀將往恭旨當時匠得一婆羅門僧名真達為造即今興善寺像是也亦甚靈異本像在荆僧以漆布漫之相好不及舊者真本是作佛生成七日之身令加布漆乃與壯年相符故殊絶異於元本大明本是古佛住處靈像不肯北遷故也近有妙義法師天人冥讃遂悟開發刹除漆布具容重顯大動信心披覩靈儀合檀所作本無補接光趺殊異縈牙彫刻卒非人工所成興善像身一一乖本

又問蜀地簡州三學山寺空燈常明者何答云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時初立有權喜王菩薩造之寺名法燈自彼至今常明空表有小菩薩三百人斷粒遐齡常住此山燈又是山

神李特續後供養持舊蜀土故至正月處
處然燈以供養佛寺
又問涪州相思寺側多古迹篆銘勒
之不識其緣答云此迦葉佛時有山
神姓羅名子明蜀人也舊是持戒比
丘生憎破戒者發諸惡願令我死後
作大力鬼噉破戒人因願受身作此
山神多有眷屬所王土地東西五千
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年噉万人以上
此神本曾為迦葉佛兒後為弟子彼
佛怜愍故來教化種種神變然始調
伏乞受五戒隨識宿命因不噉人恐
後心變故佛留迹育王於上起塔在
山頂神便藏於石中塔是育王所作
其神見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事現
付囑儀南海循州北山興寧縣界靈龕寺
多有靈跡此乃文殊聖者弟子為此
山神多造惡業文殊愍之便教化遂
識宿命請為留跡我常礼事得離諸
惡文殊為現今者是也貞觀三年山
神命終生兜率天別有　神來居此
地即舊神親家也大造諸惡生天舊
神憐之下請文殊為現小跡以化後

靜又從正法故令此山大小跡現莫不匪由焉（事現付囑儀）

又問見今沙州北山石窟中山常有光明者何答與崑迦葉佛釋迦佛二時俗有往昔周穆王第二子造迦葉佛像

又問渭州終南縣山有佛面山七佛澗者事同於前南山庫谷大藏是迦葉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現有十三緣覺在谷內住又曰今諸處塔寺多是古佛遺基育王表之故福地常在不可輕也今有名塔如常所聞无名塔者隨處亦有河西甘州郭中寺塔下有舍利及河州靈巖寺佛殿下有舍利秦州麥積崖佛殿下有舍利山神廢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靈安經今四十年常有人出荊州長寧寺塔是育王造下有舍利入地丈餘石函五重盛碎身骨

益州三塔大石（今名福感）武擔（今名靜亂）雒縣（今名寶興）並有神異如別傳

又問揚都長干塔鄮塔是育王者非答云是昔劉薩何感令往揚州上越

城望見長干有異氣因標掘獲如今
傳所明余問若尒巳有長干使為佛
剎不荅非剎干也是地之名名隴為
干塔逼長隴之側書不去乎包括干
越干越名隴也臨海鄮縣塔者亦是
育王造是賢刧初佛中者有迦葉佛
髀骨非人所見羅漢將往鐵圍山西
小塔其塔大有善神且現二魚并中
鰻鱺魚護塔神也其側有足跡石上
者去是前三佛所蹈處也從地踊出
為開俗福也昔周時此土大有人往
故置此塔

又問若尒周穆巳後諸王逢置塔時
何為此土文記罕現荅云靈塔為於
前緣多寶是神靈所造人有見者少
故文字少傳揚雄劉向尋於藏書往
往見有佛經豈非秦前巳有經塔
令衡岳南可五六百里在永州北有
大川東西五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川
中昔有人住數十万家今生諸巨樹
大者徑三二丈下无草木深淨可愛
中有大江東流入湘江尋澗見之即
得川南有谷北入谷有古池四方砌

石水深龍居有犯者輒雷震山谷在則多山果橘柚楊梅之屬列植相次池南有育王大塔石花捧之以石龕覆與地平塔東崖上具有碑記篆書可識登梯抄取足知立塔之由

衡山南大明師置寺處亦有古塔云云其寺南北十餘里七處八會流渠靜院處處皆立

又問此土常傳佛是殷時周昭魯莊等年說不同如何定指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時生具見佛之妻化且佛有三身法報二身則非人見並登地已上唯有化身普被三千百億天下故有百億釋迦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魯莊俱在大千之中前後咸傳一化感見隨機前後法報常自湛然不足疑也

又問今諸瑞像多云育王第四女所造其事幽遠難得其實答云育王第四女厥貌非妍久而未出常恨其醜乃圖佛形相好異佛還如自身成已發願佛之相好挺異於人如何同我之形儀也以此苦邀彌經年月後感

佛現忽異昔形父具問之述其所願
令非山玉華荊州長沙楊都高悝及
令崇敬並是其像或書光趺人罕識
者育王令諸神鬼所在將往開悟佛
法令諸像面莫匪玄形崇敬寺地本
是戰場西晉末五胡大起兵戈殺害
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今由見在所殺无
辜殘酷枉濫故諸神鬼携以鎮之令
此冤魂得生善念周滅佛法神亦維
之隋祖載隆佛還重起云云
又問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川
三塔咸名大石人有掘者莫測其源
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者相傳名曰
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現貞觀已來
兩度出現光瑞殊壯而舍利如指骨
在石臼中 如何隱陋若此答曰諸鬼
神中貧富不定各是往業如人不殊
天中亦爾隨其所有而用供養此塔 荅
又問幽冥所感俗中常有疑以神與
形朽而猶重來如記傳中或經七日
百日至三年者識來形起如生不殊
如經中去錄其精神在彼王所五三
七日何也答曰人稟七識識各有神

心識為主主雖前往而餘神守護不足怪也敢問余云師言受戒一戒幾神余答云見五戒中一戒五神未知大戒如何答僧之受戒有二百五十神若毀一重戒唯一神去則二百五十神恒隨戒者

苟蹟綿州巴西縣人得第二果客遊新繁村中教學其人不食酒肉村人多信外道與食其人不食村人遂打其人能書村人從乞不相禮遇遂即懊惱因發誓願於村北草中仰卧以筆向空書之村人怪問答云我書經本遣天看讀不許人見上界諸天將中天紙向下承筆遂寫得金剛般若經一卷經于七日方始得了諸天於上造作寶蓋覆之地遂無草拔等小兒避雨多於其下村中怪其衣燥答云我於苟先生寫經處避雨村人因此遂即信敬令於其處以木為欄不許侵行每至齋日村人於中法會云云

鼓山竹林寺名迦葉佛時造周穆王於中更重造寺穆王佛殿并及塼像至今現存山神從佛請五百羅漢住

此寺即今見有二千聖僧遶寺左側見有五万五通神仙供養此寺餘去大巳後論諸律相問余去師本在梁朝巳為稱首大有著述論名人皆聞之建初定林咸其所住及生見慈尊少有慢情亦大有吏律相故令生人間令之所解百不存一然有所注記抄儀並是曾聞餘習 計師報命巳終過一年矣今則以傳録業餘慈力所熏天人扶助故日復一日師豈不知去年巳来无降損日但枯衰耳如枯樹将車無由更壯余問若尓意欲更讀藏經抄録要行見事可得遂不荅去師前讀經大麁但究與律相符者至於優柔文義過非深細必欲重讀隨分亦應得耳无奈報命久終生處復欲師到常勸不願早生在人有弘律教幸願悉之又曰所製章服儀靈神咸喜自法東傳六七百年南北律師情无此意安用煞生之財而為慈悲之服全不然故也師獨拔此意荅曰余讀智度論見佛著麁布僧伽梨因懐在心何得乘此及聽律後見登衣

由此興念著新章服儀通瞻古今成教融會卧具三衣且凡情瑣細因尤畫身服所接莫匪損生焉肯捐捨著於法服又法服所擬本顯慈仁之心非仁无以拔濟濟必由慈而獲故佛心者大慈也然生而行慈未見其可故沈隱侯之著論也王政之宅樹之以桑則年六十者容氣已衰内假纊纊外存大布所以大布之服通於富貴貧賤也今猶通行於王臣古法不改俗有老少之殊故致降殺之異道无損害之理少長咸一法衣是慈化焉通損害也云云

又曰三衣破緣而縫江表咸然此何不尒余曰四分无文故絶二縫答十誦有文何得不用此制有以不可不行云云

又大衣重作師比行之然於上葉之下乃三重也豈得然耶即問其所作便執衣以示之此葉之下乃三重也此葉相者表於稻田之塍壝也以割截表段就裏剌之去葉横表已後此則條内表田故葉上表渠相豈不然

也今則通以布緣一非制截二又多重既非本制非无著著之失然猶令革之者止從得失為論

又問余云坐具兩重斯成本制截後更接但是一邊一頭意者接在四面通皆周緣如何余云今信成教不徒設也律云於本制一外廣長更增半磔手據文止是一廣一長不云四周之廣長也在事非无不便猶勝跋闍之蹤便默然又問余云今見比丘行者以坐具置左肩上情不忍可何者資下之物如何在左肩上弟子俗人未廣知律師可說之樂聞斯要余云坐具在肩斯成教也舍利弗初起祇桓外道雲踊須達往命舍利弗乃具脩威儀以尼師檀置左肩上庠序入大衆中至高座取而敷之又諸律論多處有文比丘食已出定巳尼師檀在左肩上又入林坐禪具三衣右角在左肩坐具安上又加鉢袋於上故善見云鉢袋貫左肩青色分明豈古人之行也今則三衣下置左肘坐具截于內辟乃論方坐若語並在左體盋

袋絡左膊下垂左膝時代訛變遂失本原余見古之瑞像令此方見制者莫不衣搭於左肩然後取衣角共左髀內衣角屈而捉之恐出二角如羊耳之相則俯同此律亦是聖人搭撲焉有行則收束左髀坐則放縱左胜未見正文所許終是放逸威儀

又坐具之制本為護於身衣及僧臥具也其中表裏俱淨不同此土之僧故經中乞食已還本處收衣鉢方始洗足而坐至於草蓐拭刮綱系如面手焉故身衣俱淨无有不淨之者此土衆僧身之臭穢焉可以言左右便利曾不澡除內外衣裳曾何澣濯三衣少備裙袴尤多人見尚有猒之其腥臊而聞義當悲其忍辱據此戒文今在肩上襯事止可藏於髀中如有像法沙門不行惡習內外俱淨形服可觀豈得背佛誠言不順左肩之法故十誦鼻柰耶等三衣之鉤紐也前去緣四指施鉤後八指施紐以右角挑左肩上紐綴於前鉤今則一倍反之豈是教文所許但以凡僧識想憑

准正教及以見縁如前差違賜垂箴
誨諸非人等咸皆默然
次後復有一天人来云弟子黄瓊致
敬已去向述坐具殊有可觀帚准經
論无差違皆然終始不偽故重却論
元佛初度五人及迦葉兄弟並製
袈裟左臂坐具在袈裟下西方王臣
披白氎搭左肩上故佛制衣左臂異
俗頌興比丘威儀度物尔時法服猶
未搭肩後度諸衆徒侶漸多年少比
丘儀容端美入城乞食多為人愛由
是佛制衣角在肩後為風飄聽以重
物鎮上比丘不達佛意自造鎮衣之
物種種莊嚴諸俗譏論比丘以事白
佛佛言我前聽安重物即是尼師檀
餘者不合後王舍城外道名達摩多
稱一切智所著衣服並皆鮮白日易
一衣日三十浴所食皆以香薪香炭
作之所住皆以香村塗泥皆以香汁
園林皆植香樹所種花藥皆是香者
流泉池水皆聚牛頭香内中水為香
潔雖帝釋歡喜之園未能加也世尊
尓時將諸比丘入城乞食執持衣鉢坐

具在肩有諸外道語達多言令瞿曇沙門入城乞食可往言論降從大師時達摩多領徒衆披一領氎價直千兩紫磨黃金將至佛所時大梵王請佛上天外道来唯見比丘便問比丘肩上片布持作何用荅曰擬將坐之又問汝所被衣名何等耶荅云忍辱鎧也

又問何名忍辱鎧荅曰即此爲三寶之相上制天魔下降外道達摩云此衣既爲可貴有大威靈豈得以所坐之布而居其上爲瞿曇教汝爲是汝自爲之時比丘咸皆默然外道云瞿曇教汝此法不足可尊云何自稱一切智人若汝自爲之師何不復教汝耶比丘食訖還僧坊中以事白佛由此佛制還以衣角居于左髀坐具還在衣下於後比丘披著袈裟多不齊整諸離車子譏言无有威儀所披衣服狀如婬女猶如象鼻因此始制上安鉤紐令以衣角達于左髀置於方腋下不得令垂如上過也前引舍利弗事此方前開不見後制制義須綸綜

徃者雞鳴之詩挈壺掌漏刻之官齊
无道官失其守諸侯朝顛倒衣裳詩
人刺之可不鏡哉書云冠雖賤不可
以居下屨雖貴不可以居上此言雖
貴不可以上此言雖小可以況大古
人或詢諸蒭蕘伏願仁慈不以人微
廢教也余脩聞雅論前後憲章斯則
一化之所宗承三藏之弘徽也如或
鏗執頻非未聞何殊結集永閇八事
之緣不遵上座重結之相也縱无此
示情或廣之五分律中餘方不為清
淨者雖制不行據此可依准的況復
天人賜降周統制瞻恨知之晚也然
於現教事等云篇仰以信之亦同飲
光之罰憧喜也如是云云
又云元制坐具之意用表塔基之相
僧服袈裟在上以喻法身之塔塔基
既无偏邪坐具寧容縱廣使四周具
怗不違磔手之文但以翻譯語略但
云各增半磔十宗而論即是四周之
義又問比見西域僧来多縫衣葉者
荅曰此佛滅後將一百年北天竺僧
與外道同住外道嫉之密以刹刃內

衣篋中同往王所外道告王沙門釋子内藏刀刃將欲害王因即撿獲由是普誅一國比丘時有耶舍羅漢令諸比丘擁且縫合爲絶命難此乃北方因事擁且立制非佛所開今有南方比丘皆亦縫合有无識者亦學縫之

又今日戒壇之興佛所重也祇桓一寺須結三壇兩居佛院惟佛所登爲集諸佛登壇而論僧巨結戒也僧院一壇爲受具者莊嚴別窟如須弥座神景石柱守護不虧下至水際經劫無浸北天竺東見有石壇相狀弘律師今何緣特立壇相天人幽顯莫不贊悦余荅云曾見僧傳南林戒壇意便重之故仰則也彼云豈惟一所今重幽求南方大有初昔宋求那跋摩於蔡州立壇晉支法護於瓦官寺立壇晉支道林於石城汾各立一壇晉支法存於若耶溪謝敷隱處立壇竺道一於洞庭山立壇竺道生於吳中虎丘山立壇宋智嚴於上定林立壇宋慧觀於石梁寺立壇齊僧敷於无

湖立壇眾法起於南澗立壇僧祐
於上雲居栖霞歸善愛敬四處立壇
今荊州四層剎基長沙剎基大明寺
前湖中並是戒壇今以事斷江右渝
州巴下迄于江淮之南通計戒壇揔
有三百餘所山東河北關內劒南戒
壇事不絕使江表佛法今四五百年
曾不廢退由戒壇也戒為法之初元
本立而不可傾也自北河之左右曾
不聞名由此佛法三被誅殄又江漢
之南山川秀麗綺錯見便忘返者
土地之然也人依外根故使清智聰
斂形心勇銳也遂能詳慶佛教深有
可依无所疑慮不可忘廢也中原兩
河晉氏南渡之後分為一十六國以
武猛相陵佛法三除並是北狄之亂
也本非文地隨心即斷曾未大觀豈
不然乎故戒壇之舉住持之式相也
衆僧說戒受戒咸往登之事訖東迴
左轉南出而返也余曰經中咸言右
旋右繞右脇等相今云左遶如何答
云天常法尒人乃右也故日月星辰
皆左行也天氣風轉遂從西沒不見

月之始生也初在西方漸漸而東亦從西沒漸上東迴也西沒風轉也地上蔓草生必左旋此天常也今有西從日月之轉人謀也佛亦從之左轉者此方不為清淨也故如來右脇而卧首北面西觀本生地佛法久流之方也制諸比丘悉右脇卧因從請出秖桓圖相遂取紙畫分齊一一諸院述其源流如別可有數紙不久復有天來去姓姚氏去去

弟子天人自有姓字語同天竺師既不詢還述本音不久復有天來去姓荀氏去弟子本相人也姓以夏般多難將居家入白鹿山山素有辟支佛住去去

最後一朝韋將軍至致敬相聞不殊恒礼去弟子常見師師在安豊坊初述廣弘明集剖斷邪正開段明顯於前者甚適幽旨常欲相尋但為三天下中佛像事大圖訟興兵攻伐不已弟子職當守護勸喻和詞无暫時停所以令前諸使者共師言議令暫得來不得久住師今須解佛法衰殊天

並諸國不及此方此雖犯戒大途慚
愧內雖陵犯外猶慎護故使諸天見
其一善忘其百非若見造過咸皆流
涕悲加守護不令魔子所見侵惱去去
余問欲界主者豈非魔耶以下諸天
皆非屬耶
荅去魔若行惡四天帝釋皆所不從
若下二天行善法魔及魔女无如
之何此方僧勝於大小乘曾无二見
悉皆奉之西土不尔諸小乘人獲大
乘經則投火中小僧賣於北狄老者
奪其命根不可言述今菩提大寺寺
主威猛象有八万僧户數千万王征
不得遠塔之下日有金帛叔巴自納
厨內生魚頭積成大聚羊腔懸之劇
於屠肆然亦守護不令惡鬼害之
問曰可无善神龍王何因縱其造罪
荅曰血食之神咸來嚮衛諸受佛語
者守護大乘寺僧余日常見此國以
殺戮為功每願若死生龍鬼中有大
勢力令其不然如何此神還復縱殺
者荅曰並是衆生惡業所致魚羊還
債此是常理余曰還債之業誠是可

嘉然彼煞噉无不因惑惑是貪癡貪癡之惑結在惡道如何諸神故縱造也荅曰亦是業定諸佛尚不能除況諸神者生此國中正念既失便縱其煞余曰先有此願脫生失念隨彼如何自非觀行明白在涅不淄方可行此如何如何又問弥大釋道安字內式瞻云乘赤驢荊襄朝夕而見未審如何荅曰虛也

又曰若尒傳虛何為河東寺上有驢峴山南有中驢村據此行由則乘驢之有地也荅曰非也後人築臺於上植樹供養焉有佛殿之側頻置驢耶又中驢之名本是閻國郡國之故地也後人不練遂妄擬之云云

道宣律師感通録

此一卷書藏所無然而可洪音琮云出貞元目録勘經惠澄上座傳来寄帙故在此函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通

垂拱四年三月十五日仰上沙門釋彥悰述

蓋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啓三寶以黜群邪之典由是佛教行焉方等一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真筌也化城垢服濟鹿馳羊謂之小學言權旨也至於禪戒呪術厭趣万途而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為本根其義也三轉之法謂之為末枝其義也暨夫天雨四花地現六動解其髻寶示以衣珠借一以破三攝末歸本者也付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持如來所有法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即謂釋尊一代四十九年應物逗機適時之教也逮提河輟潤堅林晦影遼音冲宗於焉殆絶我先昆迦葉屬五棺已掩千氎將焚痛天人眼滅蒼生莫救故召諸聖衆集結微言考繩墨以立定門即貫花而開律部攄優波提舍以之為論剖析空有顯別斷常示之以因修明之以果證足以

貽範當代執訓將來歸向之徒並遵
其義及王泰奉使考日光而求佛勝
蘭應請縈練影以通經厥後易首抽
勝之寶播美於天外纂葉結踼之奧
譯粹於匭中然至賾至神思慮者或
迷其性相唯恍唯忽言談者有昧其
是非況去聖既遙來教多關殊途覺
軫別路揚鑣而已我法師懸弭誕辰
室表空生之應佩觿登歲心符妙德
之誠以愛海无出要之津覺地有栖
神之宅故削髮鶉翰翔集二空異縣
他山載馳千里每慨古賢之得本行
本無嘗致乖痛先匠之間疑傳疑豕
亥斯惑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之
響五天竺內想具百篇之義遂發憤
忘食履嶮若夷輕万死以涉蔥河重
一言而之奈苑鷲山猴沼仰勝迹以
瞻奇廣野仙城訪遺編於蠹簡春秋
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見聞百三十國揚
我皇之盛烈振彼后之權豪優異學
之高韜拔同師之巨幟名王拜首勝
侶摩肩万古風猷一人而已法師於
彼國所獲大小二乘三藏梵本等摠

有六百五十六部並載以巨象并諸
郵駿蒙霜犯雪自天祐以元亨陽若
陰濱假皇威而利涉粤以貞觀十有
九祀達于上京道俗迎之闐城溢郭
鏘鏘濟濟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
天子勞問慇懃爰命有司　畢令宣
譯人百其敬奉難以具言至如氏族簪
纓捐親入道遊踐遠迹中外讚揚示
息化以歸真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
類則備乎茲傳也傳本五卷魏國西
寺前沙門慧立所述立俗姓趙豳國
公劉人隋起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
博考儒釋雅善篇章妙辯雲飛溢思
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水
蹈火无所屈撓覩三藏之學行矚三
藏之形儀鑽之仰之弥堅弥遠因修
撰其事以貽終古乃削藁云畢慮遺
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聞尓後役
思纏痾氣懸鍾漏乃顧命門徒掘以
啓之將出而卒門人等哀慟荒鞭悲
不自勝而此傳流離分散他所累載
搜購近乃獲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
以次之余撫已缺然拒而不應因又

謂余曰佛法之事豈預俗徒況乃當仁若為辭讓余辭懷慚退沈吟久之執紙操翰汎瀾膈臆方乃參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璆錯綜本文箋為十卷庶後之覽者无或嗤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沙門慧立本　譯彥悰箋

起載誕於緱氏終西屆于高昌

法師諱玄奘俗姓陳陳留人也漢太丘長仲弓之後曾祖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以學優仕齊任國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孫因家又為緱氏人也父慧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形長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好儒者之容時人方之郭有道性恬簡无務榮進加屬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頻貢孝廉及司隸辟命並辭疾不就識者嘉焉有四男法師即第四子也幼而珪璋特達聰悟不群年八歲父坐於几側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奘今奉慈訓豈宜安坐父甚悅知其必成告宗人語之皆賀曰此公之揚

焉也其早慧如此自後備通經奥而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之風不習不交童幼之黨无涉闤闠之門雖鍾鼓嘈囋於通衢百戲叫歌於閭巷士女雲萃其未嘗出也又少知色養温清淳謹其第二兄長捷先出家住東都淨土寺察法師堪傳法教因將詣道場誦習經業俄而有勅於洛陽度二七僧時業優者數百法師以幼少不預取限立於公門之側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鑒見而奇之問曰子為誰家荅以氏族又問求度耶荅曰然但以習近業微不蒙比預又問出家意何所為荅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果深嘉其志又賢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謂官僚曰誦業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為釋門偉器但恐果與諸公不見其翔翥雲霄灑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失以令觀之則鄭卿之言為不虚也既得出家與兄同止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將

盡舞覽之後无復所遺衆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問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其後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為桀跖之窠河洛為豺狼之穴衣冠殄喪法衆銷亡白骨交衢煙火斷絶雖王董僭逆之釁劉石亂華之災刳割生靈芟夷海内未之有也法師雖居童幼而情達變通乃啓兄曰此雖父母之邑而喪乱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余聞唐帝驅晉陽之衆巳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兄投也兄從之即共俱來時武德元年矣是時國基草創兵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為急務孔釋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師深以慨然初煬帝於東都建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徵來者皆一藝之士是故法將如林景脫基暹為其稱首末年國亂供料停絶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盛於彼法師乃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蜀受業焉兄從之又與經子午谷入漢川遂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大

德相見悲喜停月餘從之受學仍相
與進向成都諸德既萃大建法筵於
是更聽基暹攝論毗曇及震法師迦
延敬惜寸陰勵精无怠二三年間究
通諸部時天下飢亂唯蜀中豐靜故
四方僧投之者衆講座之下常數百
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吳蜀荊
楚无不知聞其想望風徽亦猶古人
之欽李郭矣法師兄因住成都空慧
寺亦風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
好内外學凡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
毗曇兼通書傳尤善老莊為蜀人所
慕揔管酇公特所欽重至於屬詞談
吐藴藉風流接物誘凡无愧於弟若
其亭亭獨秀不雜埃塵遊八紘窮玄
理廓宇宙以為志繼聖達而為心匡
振頹網包挫殊俗涉風波而意靡倦
對万乘而節逾高者固兄所不能逮
然昆季二人懿葉清規芳聲雅質雖
廬山兄弟无得加焉法師年滿二十
即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
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經
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旨條

或有礙又為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與商人結侶泛舟三峽沿江而遁到荊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風斯久既屬來儀咸請敷說法師為講攝論毗曇自夏及冬各得三遍時漢陽王以盛德懿親作鎮於彼聞法師至甚歡躬身禮謁發題之日王率群僚及道俗一藝之士咸集榮觀於是徵詰雲發關並峯起法師酬對解釋靡不詞窮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王亦稱歎无極嚫施如山一无所取罷講後復北遊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法師質問疑滯又到趙州謁深法師學成實論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岳法師學俱舍論皆一遍而盡其旨經目而記於心雖宿學耆年不能出也至於鉤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獨悟於幽奧者固非一義焉時長安有常辯二大德解究二乘行窮三學為上京法匠緇素所歸道振神州聲馳海外負笈之侶從之若雲雖含綜衆經而偏講攝大乘論法師既曾有功吳蜀自到長安又隨詢採然其所

有深致亦一拾斯盡二德並深嗟賞
謂法師曰汝可謂釋門千里之駒再
明慧日當在尓躬恨吾輩老朽恐不
見也自是學徒改觀譽滿京邑法師
既遍謁衆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理各
擅宗塗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
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
七地論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
論也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
皆能求法導利羣生豈使高跡无追
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
侶陳表有　詔不許諸人咸退唯法
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嶮
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
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意願
乞衆聖冥加使往還无梗初法師之
生也母夢法師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
我子今欲何去答曰爲求法故去此
則遊方之先兆也貞觀三年秋八月
將欲首塗又求祥瑞乃夜夢見大海
中有蘇迷盧山四寶所成極爲嚴麗
意欲登山而洪濤洶湧又无船栰不
以爲懼乃決意而入忽見石蓮華踊

乎波外應之而生却而觀之隨足而
滅須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踊
身自騰有搏飈颺至扶而上昇到山
頂四望廓然无復擁㝵喜而寤焉遂
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時有秦州僧
孝達在京學涅槃經功畢還鄉遂與
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蘭州伴又隨
去至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
又隨去至彼停月餘日道俗請開涅
槃攝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為開發涼
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右諸國
商侶往来无有停絕時開講日盛有其
人皆施珎寶稽顙讚嘆歸還各向其
君長稱嘆法師之美云欲西来求法於
婆羅門國以是西域諸城无不預發
歡心嚴灑而待散會之日珎施豐厚
金銀之錢口馬无數法師受一半燃
燈餘外並施諸寺時國政尚新疆埸
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大亮為
涼州都督既奉嚴勅防禁特切有人
報亮云有僧從長安来欲向西國不
知何意亮懼追法師問来由法師報
云欲西求法亮聞之逼還京彼有慧

威法師河西之領袖神悟聰哲既重
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深生隨喜
密遣二弟子一曰惠琳二曰道整竊
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
遂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法師至甚
歡供事殷厚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
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瓠蘆河下廣上
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
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
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
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
伊吾國境聞之愁憒所乘之馬又死
不知計出沉默經月餘未發之間涼
州訪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
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州吏李昌崇
信之士心疑法師遂密將牒呈云師
不是此耶法師遲疑未報昌曰師須
實語必是弟子為師圖之法師乃具實
而荅昌聞深讚希有曰師實能尒者
為師毀却文書即於前裂壞之仍云
師須早去自是益增憂惘所從二小
僧道整先向燉煌唯惠琳在知其不
堪遠涉亦放還遂貿易得馬一疋但

若无人相引即於所停寺弥勒像前
啓請願得一人相引渡関其夜寺有
胡僧達摩夢法師坐一蓮華向西而去
達摩私恠旦而来白法師心喜爲得行
之徵然語達摩云夢爲虚妄何足涉言
更入道場礼請俄有一胡人来入礼
佛逐法師行二三帀問其姓名云姓
石字槃陁此胡即請受戒乃爲授五
戒胡甚喜辞還少時賫餅菓更来法
師見其明健貌又恭肅遂告行意胡
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乃
更貿衣資爲買馬而期焉明日日欲
下遂入草間須叓彼胡更与一胡老
翁乗一瘦老赤馬相逐而至法師心
不懌少胡曰此翁極諳西路来去伊
吾三十餘反故共倶来望有平章耳
胡公因説西路險悪沙河阻遠鬼魅
熱風過无達者徒侶衆多猶數迷失
況師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斟量勿軽
身命法師報曰貧道爲求大法發趣
西方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縦
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師必去可
乗我此馬此馬往反伊吾已十五度健

而知道師馬少不堪遠涉法師乃竊念
在長安將發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弘達
者誦呪占觀多有所中法師令占行
事達曰師得去去狀似乘一老赤瘦
馬漆鞍橋前有鐵既覩胡人所乘馬
瘦赤鞍漆有鐵与何言合心以為當
遂換馬胡翁歡喜礼敬而別於是裝
束与少胡夜發三更許到河遥見玉
関去関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餘
傍有胡椒樹藂胡乃斬木為橋布草
填沙駈馬而過法師既渡而喜因解
駕停憩与胡人相去可五十餘步各下
褥而眠少時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
法師未到十步許又迴不知何意疑
有異心即起誦經念觀音菩薩胡人
見已還卧遂眠天欲明法師喚令起
取水盥漱解齋訖欲發胡人曰弟子
將前途險遠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
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
即是死人不如歸還用為安隱法師
確然不迴乃俛仰而進露刃張弓命
法師前行法師不肯居前胡人自行
數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

而王法不可干也法師知其意遂任還胡人曰師必不達如被擒捉相引奈何法師報曰縱使切割此身如微塵者終不相引為陳重誓其意乃止与馬一疋勞謝而別自是孑然孤遊沙漠矣唯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止皆裘褐駝馬之像及旌旗槊纛之形易貌移質儵忽千變遥瞻極著漸近而微法師初覩謂為賊衆漸近見滅乃知妖鬼又聞空中聲言勿怖勿怖由此稍安經八十餘里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盥手訖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颯來幾中於膝須臾更一箭來知為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即牽馬向烽烽上人亦開門而出相見知是僧將入見校尉王祥祥命爇火令看曰非我河西僧實似京師來也具問行意法師報曰校尉頗聞凉州人說有僧玄奘欲向婆羅門國求法不答曰聞承奘師已東還何因到此法師引示馬上章

蹤及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艱遠師終不達今亦不與師罪弟子燉煌人欲送師向燉煌彼有張皎法師欽賢尚德見師必喜請就之法師對曰奘桑梓洛陽少而慕道兩京知法之匠吳蜀一藝之僧无不負笈從之窮其所解對揚談論亦忝為時宗欲養己修名豈劣檀越燉煌耶然恨佛化經有不周義有所闕故无貪性命不憚艱危誓往西方遵求遺法檀越不相勵勉專勸退還豈謂同厭塵勞共樹涅槃之因也必欲拘留任即刑罰奘終不東移一步以負先心祥聞之憫然曰弟子多幸得逢遇師敢不隨喜師疲倦且臥待明自送指示塗路遂拂氈安置至曉法師食訖祥使人盛水及麨餅自送至十餘里云師從此路徑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骨肉姓王名伯隴至彼可言弟子遣師來泣拜而別既去夜到第四烽恐為留難欲默取水而過至水未下間飛箭已至還如前報即急向之彼亦下來入烽烽官相問答欲往天竺

路由於此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過彼聞歡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馬麦相送云師不須向第五烽彼人疎率恐生異圖可於此去百里許有野馬泉更取水從是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无飛鳥下无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汙愍將向寺施与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雖念觀音不能令去及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時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袋重失手覆之千里行資一朝斯罄又失路盤迴不知所趣乃欲東歸還第四烽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專念觀音西北而進是時四顧茫然人鳥俱絶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无

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是時四夜五
日无一滴沾喉口腹乾燋幾將殞絕
不復能進遂卧沙中默念觀音雖困
不捨啓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
无冀名譽但為无上正法來耳仰惟
菩薩慈念群生以救苦為務此為苦
矣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无輟至
第五夜半忽有凉風觸身冷快如沐
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軀既蘇息
得少睡眠即於睡中夢一大神長數
丈執戟麾曰何不強行而更卧也法
師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
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
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
甘澄鏡澈即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
俱得蘇息計此應非舊水草固是菩
薩慈悲為生其至誠通神皆此類也
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後日盛水取草
進發更經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
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序既至伊吾
止一寺寺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者
衣不及帶跣足出迎抱法師哭哀號
鯁咽不能已已言豈期今日重見鄉

人法師亦對之傷泣自外胡僧胡王悉來參謁王請屆所居備陳供養時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即日發使勅伊吾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疋遣貴臣驅馳設頓迎候比停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慇勤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圖過既為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時日已暮法師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換良馬前去法師先所乘赤馬留使後來即以其夜雞鳴時到王城門司啓王王勅開門法師入城王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准塗路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未眠讀經敬待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是時漸欲將曉言久疲勌欲眠王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旦法師未起王已至門率妃已下俱來禮問王云弟子思量磧路艱阻師能獨來甚為

奇也流淚稱嘆不能已已遂設食解齋訖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法師居之遣閹人侍衛彼有豪法師曾學長安善知法相王亦之命来與法師相見少時出又命國統王法師年逾八十共法師同處仍遣勸住勿往西方法師不許停十餘日欲辭行王曰已令統師諮請師意何如法師報曰畱住實是王恩但於来心不可王曰泰與先王遊大國從隋帝歷東西二京及燕岱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无所慕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擬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令一國人皆為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充師聽衆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為念法師謝曰王之厚意豈貧道寡德所當但此行不為供養而來所悲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懷疑蘊惑啓訪莫從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獨灑於迦維決擇微言庶得盡沾於東國波崙問道之志善財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堅强豈使

中塗而止願王收意勿以泛養為懷王曰弟子慕樂法師必留供養雖葱山可轉此意无移乞信愚誠勿疑不實法師報曰王之深心豈待屢言然後知也但玄奘西來為法法既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敬辭願王相體又大王曩修勝崇位為人主非雅蒼生恃仰固亦釋教依憑理在助揚豈宜為㝵王曰弟子亦不敢障㝵直以國无導師故屈留法師以引愚迷耳法師皆辭不許王乃動色攘袂大言曰弟子有異塗處師師安能自去或定相留或送師還國請自思之相順猶勝法師報曰玄奘來者為乎大法今逢為障只可骨被王留識神未必留也因嗚咽不復能言王亦不納更使增加供養每日進食王躬捧槃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惙深生愧懼乃稽首礼謝云任師西行乞垂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為言王曰若須尔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

共入道場礼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為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住此國三年受弟子供養若當来成佛願弟子如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等與師作外護檀越仍屈停一月講仁王經中間為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師長為眷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其節志貞堅如此後日王別張大帳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太妃已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部別而聽每到講時王躬執香鑪自来迎引將昇法座王又低跪為蹬令法師躡上日日如此講訖為法師度四沙弥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襪等各數事黄金一百兩銀錢三万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為信又以綾絹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

汗憐師如憐奴仍請勑以西諸國給
鄔落馬遞送出境法師見王送沙弥
及國書綾絹等至慙其優餞之厚上
啓謝曰奘聞江海遐深濟之者必憑
舟檝群生滯惑導之者寔假聖言是
以如來運一子之大悲生茲穢土鏡
三明之慧日朗此幽昏慈雲蔭有頂
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已訖捨
應歸眞遺教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
輝於吳洛讖什鍾美於秦涼不墜玄
風咸由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
去聖時遙義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
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乘不二之宗
析為南北兩道紛紜諍論凡數百年
率土懷疑莫有匠決玄奘宿因有慶
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名賢
勝友備悉諮詢大小乘宗略得披覽
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侘傺望給園
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願一拜臨啓
申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蠡難
為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裝束
取路經塗荏苒遂到伊吾伏惟大王
稟天地之淳和資二儀之淑氣垂衣

作主子育蒼生東拉大國　之風西撫百戎之俗樓蘭月氏之地車師狼望之鄉並被深仁俱霑厚德加以欽賢愛士好善流慈憂矜遠來曲令接引既而至止渥惠逾深賜以話言闡揚法義又蒙降結弟季之緣敦獎友于之念并遺書西域二十餘蕃照飾殷勤令遞餞送又愍西遊覺獨雪路淒寒爰下明勅度沙彌四人以為侍伴法服綿帽裘毯靴韈五十餘事及綾絹金銀錢等令充二十年往還之資伏對驚慙不知啓處決交河之水比澤非多舉葱嶺之山方恩豈重懸度陵溪之險不復為憂天梯道樹之鄉瞻礼非晚儻蒙允遂則誰　之力焉王之恩也然後展謁衆師禀承正法歸還翻譯廣布未聞剪諸見之稠林絕異端之穿鑿補像化之遺闕定玄門之指南庶此微功用荅殊澤又前塗既遠不獲久停明日辭違預增悽斷不任銘荷謹啓謝聞王報曰法師既許為兄弟則國家所畜共師同有何因謝也發日王與諸僧大臣百姓等

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慟哭道俗皆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勑妃及百姓等還自與大德已下各乘馬送數十里而歸其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類也從是西行度无半城萬進城後入阿耆尼國舊曰烏耆訛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　箋

起阿耆尼國終羯若鞠闍國

從此西行至阿耆尼國阿父師泉泉在道南沙崖崖高數丈水自半而出相傳云舊有商侶數百在塗水盡至此困乏不知所為時衆中有一僧不裹行資依衆乞活衆議曰是僧事佛是故我曹供養雖涉萬里无所齎携今我等熱然竟不憂念宜共白之僧曰汝等欲得水者宜各礼佛受三歸五戒我為汝等登崖作水衆既危困咸從其命受戒訖僧教曰吾上崖後汝等當喚阿父師為我下水任須多少言之其去少時衆人如教而請須臾水下充足大衆无不歡荷師竟不来衆人上觀已寂滅矣大小悲號依西域法焚之於坐處聚甎石為塔塔今猶在水亦不絶行旅往来隨衆多少下有細㵎若无人時津液而已法師與衆宿於泉側明發又經銀山山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

也山西又逢群賊衆與物而去遂至王城所處川岸而宿時同侶商胡數十貪先貿易夜中私發前去十餘里遇賊劫殺无一脫者比法師等到見其遺骸无復財産深傷歎焉漸去遥見王都阿耆尼王與諸臣來迎延入供養其國先被高昌寇擾有恨不肯給馬法師停一宿而過前渡二大河西履平川行數百里入屈支國界(舊云龜茲訛也)將近王都王與群臣及大德僧木叉毱多等來迎自外諸僧數千皆於城東門外張浮幔安行像作樂而住法師至諸德起來相慰訖各還就坐使一僧擎鮮華一盤來授法師法師受已將至佛前散華禮拜訖就木叉毱多下坐坐已復行花行花已行蒲桃漿於初一寺受華受漿已次受餘寺亦尒如是展轉日旻方訖僧徒始散有高昌人數十於屈支出家別居一寺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來先請過宿因就之王共諸德各還明日王請過宮備陳供養而食有三淨法師不受王深怪之法師報此漸教

所開而玄奘所學者大乘不命也受
餘別食食訖過城西北阿奢理兒寺
唐言奇特也是木叉毱多所住寺也毱多理
識閑敏彼所宗歸遊學印度二十餘
載雖涉衆經而聲明最善王及國人
咸所尊重号稱獨步見法師至徒以
客禮待之未以知法爲許謂法師曰
此土雜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
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艱辛也法師報
曰此有瑜伽論不毱多曰何用問是
邪見書乎眞佛弟子者不學是也法
師初深敬之及聞此言視之猶土報
曰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疏言
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
伽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彌勒
所說今謂邪書豈不懼无底枉坑乎
彼曰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謂非深法
師報曰師今解不曰我盡解法師即
引俱舍初文問發端即謬因更窮之
色遂變動云汝更問餘處又示一文
亦不通曰論无此語時王叔智月出
家亦解經論時在傍坐即證言論有
此語乃取本對讀之毱多極慙云老

忘耳又問餘部亦无好釋時爲淩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停六十餘日觀眺之外時往就言相見不復踞坐或立或避私謂人曰此支郁僧非易詶對若往印度彼少年之儔未必出也其畏歎如是至發日王給手力駝馬與道俗等傾都送出從此西行二日逢突厥寇賊二千餘騎其賊乃預共分張行衆資財懸諍不平自鬪而散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祿迦國（舊曰姑墨）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淩山即葱嶺北隅也其山險峭峻極于天自開闢已来氷雪所聚積而爲淩春夏不解凝沍汙漫與雲連屬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淩峯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崎嶇登陟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複屨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无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氷而寢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餧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出山後至一清池（清池亦云熱海見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温）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淼然无

待激風而洪波數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方事畋遊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袍露髮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編髮圍遶左右自餘軍衆皆裘褐毳毛槊纛端弓駝馬之騎極目不知其表既與相見可汗歡喜云暫一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向衙所令達官荅摩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歸引法師入可汗居一大帳帳以金花裝之爛眩人目諸達官於前列長筵兩行侍坐皆錦服赫然餘仗衛立於後觀之雖穹廬之君亦爲尊美矣法師去帳三十餘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訖入坐突厥事火不施牀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爲法師設一鐵交牀敷褥請坐須臾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蒲桃漿奉法師於是恣相酬勸窣渾鍾椀之器交錯遞傾僸佅兜離之音鏗鏘互舉雖

蕃俗之由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時更有食至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別營淨食進法師具有餅飯酥乳石蜜刺蜜蒲桃等食訖更行蒱桃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物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叩顙歡喜信受因留停數日勸住曰師不須往印特伽國謂印度也彼地多暑十月當此五月觀師容貌至彼恐銷融也其人類黑露无威儀不足觀也法師報曰今之彼欲追尋聖迹慕求法耳可汗乃令軍中訪解漢語及諸國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長安數年通解漢語即封為摩咄達官作諸國書令摩咄送法師到迦畢試國又施緋綾法服一襲絹五十疋與群臣送十餘里自此西行四百餘里至屏聿此曰千泉地方數百里既多池沼又豊奇木森沉凉潤即可汗避暑之處也自屏聿西百五十里至呾邏斯城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笯赤奴故反建國又西二百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國

西臨葉葉河又西千餘里至窣堵利瑟那國國東臨葉葉河河出葱嶺北源西北流又西北入大磧无水草望遺骨而進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唐言康國）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為道有寺兩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諸胡以火燒逐不許停住法師初至王接猶慢經宿之後為說人天因果讚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歡喜請受齋戒遂致慇懃所從二小師往寺礼拜諸胡還以火燒逐沙弥還以告王王聞令捕燒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師將欲勸善不忍毀其支體救之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肅然咸求信事遂設大會度人居寺其革變邪心誘開矇俗所到如此又西三百餘里至屈霜（去聲）你迦國又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唐言東安國）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國（唐言中安國）又西百餘里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又西五百里至貨利習弥伽國國東臨縛芻河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去聲）那國（唐言史國）又西南二百里入山山路深險纔通人步復无水草山行三百餘里

入鐵門峯壁狭峭而崖石多鐵礦依之為門扉又鑄鐵為鈴多懸於上故以為名即突厥之關塞也出鐵門至覩貨羅國（舊曰吐火羅訛也）自此數百里渡縛芻河至活國即葉護可汗長子呾度設（設者官名也）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聟高昌王有書至其所比法師到公主可賀敦已死呾度設又病聞法師從高昌來又得書與男女等嗚咽不能止因請法師曰弟子見師目明願少停息若差自送師到婆羅門國時更有一梵僧至為誦呪患得漸除其後娶可賀敦年少受前兒囑因藥以殺其夫設既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兒特勤篡立為設仍妻其後母為逢喪故淹留月餘彼有沙門名達摩僧伽遊學印度葱嶺已西推為法匠其疎勒于闐之僧无敢對談者法師欲知其學深浅使人問師解幾部經論諸弟子等聞皆怒達摩笑曰我盡解隨意所問法師知不學大乘就小教婆沙等問數科不是好通因謝服門人皆慙從是相見歡喜處處譽讚言已不

能及時新設既立法師從求使人及
鄔落欲南進向婆羅門國設去弟子
所部有縛喝國北臨縛芻河人謂
小王舍城極多聖跡願師暫往觀礼
然後取乘南去時縛喝僧數十人聞
舊設死子又立共來吊慰法師與相
見言其意彼曰即當便去彼有好路
若更來此徒為迂會法師從其言即
與設辭取乘隨彼僧去既至觀其城
邑郊郭顯敞川野腴潤實為勝地伽
藍百所僧徒三千餘人皆小乘學城
外西南有納縛伽藍唐言新 裝嚴甚麗伽
藍內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又
有佛齒長一寸廣八九分色黃白每
有光瑞又有佛掃箒迦奢草作長三
尺餘圍可七寸其箒柄飾以雜寶此
三事齋日每出道俗觀礼至誠者感
發神光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
尺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多年居
中行道證四果者世世无絕涅槃後
皆有塔記基址接連數百餘矣大城
西北五十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里
有波利城城中有二窣堵波高三丈

昔佛初成道受此二長者麨蜜初聞五戒十善并請供養如來當授髮爪令造塔及造塔儀式二長者將還本國營建靈刹即此也城西七十餘里有窣堵波高逾二丈過去迦葉佛時作也納縛伽藍有磔迦國小乘三藏名般若羯羅（唐言慧性）聞縛喝國多有聖迹故來礼敬其人聰慧尚學少而英爽鑽研九部游泳四舍義解之聲周聞印度其小乘阿毗達磨迦延俱舍六足阿毗曇等无不曉達既聞法師遠來求法相見甚歡法師因申疑滯約俱舍婆沙等問之其酬對甚精熟遂停月餘就讀毗婆沙論伽藍又有二小乘三藏達摩畢利（唐言法愛）達摩羯羅（唐言法性）皆彼所宗重覩法師神彩明秀極加敬仰時縛喝西南有銳末陁胡寔健國其王聞法師從遠國來皆遣貴臣拜請過國受供養辭不行使人往來再三不得已而赴王甚喜乃陳金寶飲食施法師法師皆不受而返自縛喝南行與慧性法師相随入揭職國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

出覩貨羅境入梵衍那國國東西
二千餘里在雪山中塗路艱危倍於
凌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
尤甚之處則平途數丈故宋王稱西
方之難增冰峩峩飛雪千里即此也
嗟乎若不為衆生求无上正法者寧
有稟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昔王遵登
九折之坂自云我為漢室忠臣法師
今涉雪嶺求經亦可謂如來真子矣
如是漸到梵衍都城有伽藍十餘所
僧徒數千人學小乘出世說部梵衍王
出迎延過宮供養累日方出彼有摩
訶僧祇部學僧阿梨耶馱婆(唐言聖使)阿
梨耶斯那(唐言聖軍)並深知法相見法師驚
嘆脂那遠國有如是僧相引處處礼
觀慇懃不已王城東北山阿有立石
像高百五十尺像東有伽藍伽藍東
有鍮石釋迦立像高一百尺伽藍內
有佛入涅槃臥像長一千尺並裝嚴
微妙此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
至小川有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
獨覺齒長五寸廣減四寸復有金輪
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娑(舊曰

商那和脩訛也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及僧伽胝衣赤絳色其人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從胎俱出後變為袈裟因緣廣如別傳如是經十五日出梵衍二日逢雪迷失道路至一小沙嶺遇獵人示道度黑山至迦畢試境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王則刹利種也明略有威統十餘國將至其都王共諸僧並出城來迎伽藍百餘所諸僧相諍各欲邀過所住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子質於此時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漢天子兒作今從彼來先宜過我寺法師見其殷至又同侶慧性法師是小乘僧意復不欲居大乘寺遂即就停質子造寺時又藏無量珍寶於佛院東門南大神王足下擬後修補伽藍諸僧荷恩處處屋壁圖畫質子之形解安居日復為講誦樹福代代相傳于今未息近有惡王貪暴欲奪僧寶使人掘神足下地便大動其神頂上有鸚鵡鳥像見其發掘振羽驚鳴王及軍眾皆悉悶倒懼而還退寺有窣堵

波相輪摧毀僧欲取寳修營地還振
吼无敢近者法師既至衆皆聚集共
請法師陳說先事法師共到神所焚
香告曰質子原藏此寳擬營功德今
開施用誠是其時願鑒无妄之心少
歛威嚴之德如蒙許者奘自觀開稱
知斤數以付所司如法修造不令虛費
唯神之靈願垂體察言訖命人掘之
夷然无患深七八尺得一大銅器中
有黃金數百斤明珠數十顆大衆歡
喜无不嗟伏法師即於寺夏坐其王
輕藝羅信重大乘樂觀諷誦乃屈法
師及慧性三藏於一大乘寺法集彼
有大乘三藏名秣奴若瞿沙(唐言如意聲)薩
婆多部僧阿黎耶伐摩(唐言聖胄)弥沙塞部
僧求郁跋陁(唐言德賢)皆是彼之稱首然學
不兼通大小各別雖精一理終偏有
所長唯法師備識衆教隨其來問各
依部荅咸皆悟伏如是五日方散王
甚喜以純錦五疋別施法師以外各各
有差於沙落迦安居訖其慧性法師
重爲覩貨羅王請却還法師與別東
進行六百餘里越黒嶺入北印度境

至濫波國國周千餘里伽藍十所僧徒皆學大乘傳三日南行至一小嶺嶺有窣堵波是佛昔從南步行到此住立後人敬戀故建茲塔自斯以北境域皆号蔑戾車（唐言邊地）如來欲有教化乘空往來不復履地若步行時地便傾動故也從此南二十餘里下嶺濟河至那揭羅喝國（北印度境）大城東南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无憂王所造是釋迦菩薩於第二僧祇遇然燈佛敷鹿皮衣及布髮掩泥得受記處雖經劫壞此跡恒存天散衆華常為供養法師至彼礼拜旋遶傍有老僧為法師說建塔因緣法師問曰菩薩布髮之時既是第二僧祇從第二僧祇至第三僧祇中間經无量劫一一劫中世界有多成壞如火災起時蘇迷盧山尚為灰燼如何此迹獨得无虧荅曰世界壞時此亦隨壞世界成時當其舊處跡現如夲且如蘇迷盧山壞已還有在乎聖迹何得獨无以此校之不煩疑也亦為名荅次西南十餘里有窣堵波是佛買華處又東南

度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城有重閣第二閣中有七寶小塔如來頂骨在中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但欲知罪福相者摩香末為泥以帛練裹隱於骨上隨其所得以定吉凶法師即得菩提樹像所將二沙弥大者得佛像小者得蓮華像其守骨婆羅門歡喜向法師彈指散華云師所得甚為希有是表有菩提之分復有髑髏骨塔骨狀如荷葉復有佛眼睛睛大如柰光明暉赫徹燭函外復有佛僧伽胝上妙細㲲所作復有佛錫杖白鐵為鐶栴檀為莖法師皆得礼拜盡其哀敬因施金錢五十銀錢一千綺幡四口錦兩端法服二具散衆雜華辭拜而出又聞燈光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波羅龍王所住之窟如來昔日降伏此龍因留影在中法師欲往礼拜承其道路荒阻又多盜賊二三年已來人往多不得見以故去者稀疎法師欲往礼拜時迦畢試國所送使人貪其速還不願淹留勸不令去法師報曰如來真

身之影億劫難逢寧有至此不往礼拜汝等且漸進奘蹔到即来於是獨去至燈光城入一伽藍問訪塗路覓人相引无一肯者後見一小兒云寺莊近彼令送師到莊即與同去到莊宿得一老人知其處所相引而發行數里有五賊人拔刀而至法師即去帽現其法服賊云師欲何去荅欲礼拜佛影賊云師不聞此有賊耶荅云賊者人也今為礼佛雖猛獸盈衢奘猶不懼況檀越之輩是人乎賊遂發心隨往礼拜既至窟所窟在石澗東壁門向西開窺之窈冥一无所覩老人云師直入觸東壁訖却行五十步許正東而觀影在其處法師入信足而前可五十步果觸東壁訖却立至誠而礼百餘拜一无所見自責障累悲號懊惱更至心礼誦勝鬘等諸經讚佛偈頌隨讚隨礼復百餘拜見東壁現如鉢許大光倐而還滅悲喜更礼復有槃許大光現現已還滅益增感慕自誓若不見世尊影終不移此地如是更二百餘拜遂一窟大明見如

来影暎然在壁如開雲霧忽覩金山妙相凞融神姿晃昱瞻仰慶躍不知所譬佛身及袈裟並赤黃色自膝已上相好極明華座已下稍似微昧膝左右及背後菩薩聖僧等影亦皆具有見已遥命門外六人將火入燒香比火至欻然佛影還隱急令絕火更請方乃重現六人中五人得見一人竟无所覩如是可半食頃了了明見得申礼讚供散花香訖光滅尒乃辭出所送婆羅門歡喜歎未曾有云非師至誠願力之厚无致此也窟門外更有衆多聖迹說如別傳相與歸還彼五賊皆毀刀杖受戒而別從此復与伴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健陁邏國（舊曰健陁衛訛也北印度境也）其國東臨信度河都城號布路沙布羅國多賢聖古来作論諸師那羅延天无著菩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脇尊者等皆此所出也王城東北有置佛鉢寶臺鉢後流移諸國今現在波剌拏斯國城外東南八九里有畢鉢羅樹高百餘尺過去四佛並坐其下現有四如来像當来

九百九十六佛亦當坐焉其側又有窣堵波是迦膩色迦王所造高四百尺基周一里半高一百五十尺其上起金銅相輪二十五層中有如來舍利一斛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像高一丈八尺北面立極多靈瑞往往有人見像夜遶大塔經行迦膩色迦伽藍東北百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羅伐底城城東有窣堵波无憂王所造即過去四佛說法處也城北四五里伽藍內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立即釋迦佛昔行菩薩道時樂行惠施於此國千生為王即千生捨眼處此等聖跡无量法師皆得觀礼自高昌王所施金銀綾絹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留供養申誠而去從此又到烏鐸迦漢荼城城北陟嶺山川行六百餘里入烏仗那國（唐言苑昔阿輸迦王之苑也舊稱烏長訛也）夾蘇婆薩堵河昔有伽藍一千四百所僧徒一万八千今並荒蕪減少其僧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其王多

居瞢揭釐城人物豐盛城東四五里有大窣堵波多有奇瑞是佛昔作忍辱仙人為羯利王（唐言鬪諍舊曰歌利訛也）割截身體處城東北二百五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河之上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春夏恒凍暮即雪飛仍含五色霏霏舞乱如雜華焉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磐石上有佛脚跡隨人福願量有脩短是佛昔伏阿波邏羅龍時至此留跡而去順流下三十餘里有如來濯衣石袈裟條葉文相宛然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是如來昔聞半偈（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陁梵文訛也今從正宜云伽陁伽陁唐言頌有三十二言也）報藥叉之恩捨身下處瞢揭釐城西五十里渡大河至盧醯呾迦（唐言赤）窣堵波高十餘丈无憂王所造是如來往昔作慈力王時以刀刺身飼五藥叉處（舊曰夜叉訛也）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唐言奇特）石窣堵波高三十尺在昔佛於此為人天說法佛去後自然踊生此塔塔西渡大河三四里至一精舍有阿縛盧枳多伊濕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

（文殊言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溼伐羅譯曰自在舊云光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音自在皆訛也）威靈極著城東北闍說有人登越山谷逆上從多河塗路危險攀緣絙縲踐躡飛梁可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杖那舊都也其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莊嚴高百餘尺末田底加（舊曰末田地訛）阿羅漢所造彼以神通力將匠人昇覩史多天（舊曰兜率陁訛也）親觀妙相往來三返尒乃功畢自烏鐸迦漢荼城南渡信渡河河廣三四里流極清急毒龍惡獸多窟其中有持印度奇寶名花及舍利渡者舩輒覆沒渡此河至呾叉始羅國（北印度境）其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每放神光是如來昔行菩薩道為大國王號戰達羅鉢剌婆（唐言月光）志求菩提捨千頭處塔側有伽藍昔經部師拘摩邏多（唐言童壽）於此製造眾論從此東南七百餘里閒有僧訶補羅國（北印度境）又從呾叉始羅北界渡信度河東南行二百餘里經大石門是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捨身飼餓烏擇（音徒）七子處其地先為王子身血所

染今猶絳赤草木亦然又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剌叉國又東南登危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弥羅國(舊曰罽賓訛也)其都城西臨大河伽藍百所僧五千餘人有四窣堵波崇高壯嚴无憂王所建各有如来舍利升餘法師初入其境至石門彼國西門也王遣母弟將車馬來迎入石門巳歷諸伽藍礼拜到一寺宿寺名護瑟迦羅其夜衆僧皆夢神人告曰此客僧從摩訶脂那國来欲學經印度觀礼聖迹師稟未聞其人既為法来有无量善神隨逐現在於此師等宿福為遠人所慕宜勤誦習令他讚仰如何懈怠沉没睡眠諸僧聞巳各各驚寤經行禪誦至旦並來說其因緣礼敬逾肅如是數日漸近王城離可一由旬到達摩舍羅(唐言福舍王教所立使招延行旅給贍貧乏之也)王率群臣及都内僧詣福舍相迎羽從千餘人幢盖盈塗煙華滿路既至相見礼讚殷厚自手以无量華供養散訖請乘大為相隨而進至都止闍耶因陀羅寺(寺王舅所立也)明日請入宮供養并

命大德僧稱等數十人食訖王請開講令法師論難觀之甚喜又承遠来慕學尋讀无本遂給書手二十人令寫經論別給五人供承驅使資待所須事事公給彼僧稱法師者高行之人戒禁淳潔思理淹深多聞摠持才睿神茂而性愛賢重士既屬上賔盱衡延納法師亦傾心諮稟曉夜无疲因請講授諸論彼公是時年向七十氣力已衰慶逢神器乃勵力敷揚自午已前講倶舍論自午已後講順正理論初夜後講因明聲明論由是境內學人无不悉集法師隨其所說領悟无遺研幽擊節盡其神秘彼公歡喜歎賞无極謂衆人曰此脂那僧智力宏贍顧此衆中无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繼世親昆季之風所恨生乎遠國不早接聖賢遺芳耳時衆中有大乘學僧毗戍陀僧訶（唐言淨師子）辰那飯荼（唐言最勝親）薩婆多學僧蘇伽蜜多羅（唐言如來友）婆蘇蜜多羅（唐言世友）僧祇部學僧蘇利耶提婆（唐言日天）辰那呾邏多（唐言最勝救）其國先来尚學而此僧等皆道業堅貞才解

英留比方僧稱雖不及比諸人足有餘既見法師為大匠褒揚无不發憤難詰法師法師亦明目酬對无所蹇滯由是諸賢亦率懃服其國先是龍池佛涅槃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阿羅漢教化龍王捨池立五百伽藍召諸賢聖於中住止受龍供養其後健陁羅國迦膩色迦王如來滅後第四百年因脇尊者請諸聖衆内窮三藏外達五明者得四百九十九人及尊者世友合五百賢聖於此結集三藏先造十万頌鄔波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訛也釋素呾纜藏舊曰修多羅訛也次造十万頌毗柰耶毗婆沙論釋毗柰耶藏舊曰毗耶訛也次造十万頌阿毗達磨毗婆沙論釋阿毗達磨藏舊曰阿毗曇訛也凡三十万頌九十六万言王以赤銅為鍱鏤寫論文石函封記建大窣堵波而儲其中命藥叉神守護與義重明此之力也如是停留首尾二年學諸經論礼聖跡已乃辭出西南逾涉山澗行七百里至半笯奴故嗟國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遏邏闍補羅國北印度境從此東南下山

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礫迦國（北印度境）自藍波至於此土其俗既住邊荒儀服語言稍殊印度有鄙薄之風焉自出曷邏闍補羅國經三日渡栴達羅婆伽河（此云月分）到闍耶補羅城宿於外道寺寺在城西門外是時徒侶二十餘人後日進到奢羯羅城城中有伽藍僧徒百餘人昔世親菩薩於中製勝義諦論其側有窣堵波高二百尺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見有經行遺迹從此出那羅僧訶城東至波羅奢大林中逢群賊五十餘人法師及伴所將衣資劫奪都盡仍揮刀驅就道南枯池欲總屠害其池多有蓬棘蘿蔓法師所將沙彌遂映刺林見池南岸有水穴堪容人過私告法師師即相与透出東南疾走可二三里遇一婆羅門耕地告之被賊彼聞驚愕即解牛与法師向村吹貝聲鼓相命得八十餘人各將器仗急往賊所賊見衆人逃散各入林間法師遂到池解衆人縛又從諸人施衣分与相攜投村宿諸人悲泣獨法師笑无憂感同侶問曰

行路衣資賊掠俱盡唯餘性命僅而獲存困弊艱危理極於此所以却思朴中之事不覺悲傷法師何因不共憂之倒為欣笑荅曰居生之貴唯乎性命性命既在餘何所憂故我土俗書云天地之大寶曰生生之既在則大寶不亡小小衣資何足憂恡由是徒侶感悟其澄波之量渾之不濁如此明日到磔迦國東境至一大城城西道北有大菴羅林林中有一七百歲婆羅門及至覩之可三十許質狀魁梧神理淹審明中百諸論善吠陁等書有二侍者各百餘歲法師与相見延納甚歡又承被賊即遣一侍者命城中信佛法人令為法師造食其城有數千戶信佛者蓋少宗事外道者極多法師在迦濕弥羅時聲譽已遠諸國皆知其使乃遍城中告唱云支那國僧來近處被賊衣服總盡諸人宜共知時福力所感遂使邪黨革心有豪傑等三百餘人聞已各將斑氎布一端并奉飲食恭敬而至俱積於前拜跪問訊法師為呪願并說

叛應因果令諸人等皆發道意棄邪歸正相對笑語舞躍而還長年業未曾有於是以氎布分給諸人各得數具衣直猶用之不盡以五十端布奉施長年仍就停一月學經百論廣百論其人是龍猛弟子親得師承說甚明淨又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那僕底國詣突舍薩那寺有大德毗膩多鉢臘婆(此云調伏光即北印度王子)好風儀善三藏自造五蘊論釋唯識三十論釋因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論等大城東南行五十餘里至荅秣蘇伐那僧伽藍(唐言闇林)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賢劫千佛皆當於此地集人天說法釋迦如來涅槃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旃延訛也)論師於此制發智論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那國(北印度境)入其國詣那伽羅馱那寺有大德旃達羅伐摩(此云月胄)善究三藏因就停四月學衆事分毗婆沙從此東北行登履危險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露多國(北印度境)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山濟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境)從此西南

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呾羅國（中印度境）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兔羅國（中印度境）釋迦如來諸聖弟子舍利子等遺身窣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梨子又曰舍利弗皆訛也）沒特伽羅子（舊曰目乾連訛也）等塔皆現在呾麗衍尼弗呾羅（唐言滿慈子舊曰彌多羅尼子訛略也）優婆釐阿難陀羅怙羅（舊曰羅睺羅又曰羅雲皆訛也）及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濡首又曰文殊師利又言曼殊尸利譯曰妙德訛也）如是等諸窣堵波每歲修福之日僧徒相率隨所宗事而修供養阿毗達磨眾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毗柰耶眾供養優波釐諸苾芻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怙羅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城東五六里至一山伽藍尊者烏波毱多（唐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爪髮舍利伽藍北巖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悟道夫妻俱證阿羅漢果者乃下一籌單己及別族者雖證不記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印度境）又東行四百餘里至祿勒那國（中印度境）

東臨殑伽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
境而流又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殑伽
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
餘里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
謂之福水就中沐浴罪釁銷除啜波
嗽流則殃災殄滅沒而死者即生天
受福愚夫愚婦常集河濱皆外道邪
言无其實也後提婆菩薩示其正理
方始停絕國有大德名闍耶毱多善
閑三藏法師遂住一冬半春就聽經
部毗婆沙訖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
國其王戍陁羅種也伽藍十餘所僧徒
八百餘人皆學小乘一切有部大城南
四五里有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
瞿拏鉢剌婆唐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真
等論凡百餘部論師是鉢伐多國人
本習大乘後退學小時提婆犀那唐言
天軍阿羅漢往來覩史多天德光願見
慈氏決諸疑滯請天軍以神力接上
天宮既見慈氏揖而不禮言我出家
具戒慈氏處天同俗禮敬非宜如是
往來三返皆不致禮既我慢自高疑
亦不決德光伽藍南三四里有伽藍

僧二百餘人並小乘學是衆賢論師壽終處論師本迦濕彌羅國人博學高才明一切有部毘婆沙時世親菩薩亦以叡智多聞先作阿毘達磨俱舍論破毘婆沙師所執理與文華西域學徒莫不讚仰爰至鬼神亦皆講習衆賢覽而心憤又十二年覃思作俱舍雹論二万五千頌八十万言造訖欲與世親面定是非未果而終世親後見其論嘆有知解言其思力不減毘婆沙之衆也雖然甚順我義宜名順正理論遂依行焉衆賢死後於菴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見在林側又有窣堵波是毘末羅蜜多羅唐言无垢稱論師遺身處論師迦濕彌羅國人於說一切有部出家遊五印度學窮三藏將歸本國途次衆賢之塔悲其著述未及顯揚奄便逝沒因自誓更造諸論破大乘義滅世親名使論師之旨永傳遐代說此語已心智狂亂五舌重出遍體血流自知此苦原由惡見裁書懺悔勸諸同侶勿謗大乘言終氣絕當死之處地陷為坑其國有

大德名蜜多斯那年九十即德光論
師弟子善閑三藏法師又半春一夏
就學薩婆多部怛埵三弟鑠論唐言辯真
論二万五千頌德光所造也隨發智論等又從此北行
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中印度
又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醯掣怛羅
國中印度又南行二百餘里渡殑伽河西
南至毗羅那拏國中印度境又東行二百餘
里至劫比他國中印度城東二十餘里有
大伽藍院內有三寶階南北列面東西
下是佛昔於忉利天為摩耶夫人說
法訖歸贍部洲下處中是黃金左
是水精右是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將
諸天眾躡中階而下大梵天王執白
拂履銀階處右天帝釋持寶蓋蹈水
精階居左是時百千天眾諸大菩薩
陪隨而下自數百年前猶有階級今
並淪沒後王戀慕壘塼石擬其狀飾
以雜寶見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
有石佛像左右有釋梵之像並倣先
儀式彰如在傍有石柱高七丈无憂
王所立傍有石基長五十餘步高七
尺是佛昔經行處從此西北行二百

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中印度）國周四千里都城西臨殑伽河長二十餘里廣五六里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大小俱學其王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唐言喜增）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唐言作增）先兄字遏羅闍伐彈那（唐言王增）喜增在位仁慈國人稱詠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唐言金耳）國設賞迦王（唐言月上）惡其明略而為隣患乃誘而害之大臣婆尼（唐言明了）及群僚等悲蒼生之无主共立其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紹承宗廟王雄姿秀傑筭略宏遠德動天地義感人神遂能雪報兄讎牢籠印度威風所及禮教所霑无不歸德天下既定黎庶斯安於是戢武韜戈營樹福業勑其境內无得煞生凡厥元元普令斷肉隨有聖迹皆建伽藍歲三七日遍供衆僧五年一陳无遮大會府庫所積並充檀捨詳其所行須達拏之流矣城西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東南六七里殑伽河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並无憂王所造皆是佛昔說法處也法師入其國到跋達邏毗訶

羅寺住三月依毗離耶犀部三藏讀
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訖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阿踰陁國終伊爛拏國

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殑伽河南至阿踰陁國（中印度）寺百餘所僧徒數千人大小乘兼學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槃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婆藪槃豆譯為天親訛也）於此製大小乘論及為衆講處城西北四五里臨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建佛昔三月說法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經行處城西南五六里有故伽藍是阿僧伽菩薩說法處菩薩夜昇覩史多天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論莊嚴大乘論中邊分別論晝則下天為衆說法阿僧伽亦名无著即健陁邏國人也佛滅度後一千年中出現於世從弥沙塞部出家後信大乘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後信大乘兄弟皆稟明聖之器含著述之才廣造諸論解釋大乘為印度宗匠如攝大乘論顯揚聖教對法唯識俱舍論等皆其筆

也法師自阿踰陁國礼聖跡順殑伽
河與八十餘人同船東下欲向阿耶
穆佉國行可百餘里其河兩岸皆是
阿輸迦林非常深茂於林中兩岸各
有十餘船賊鼓棹迎流一時而出船
中驚擾投河者數人賊遂擁船向岸
令諸人解脫衣服搜求珎寶然彼群
賊素事突伽天神每於秋中覓一人
質狀端美煞取宍血用以祠之以祈
嘉福見法師儀容偉麗體骨當之相
顧而喜曰我等祭神時欲將過不能
得人今此沙門形貌淑美煞用祠之
豈非吉也法師報以奘穢陋之身得
充祠祭實非敢惜但以遠來意者欲
礼菩提樹像耆闍崛山并請問經法此
心未遂檀越煞之恐非吉也船上諸
人皆共同請亦有願以身代賊皆不
許於是賊師遣人取水於花林中除
地設壇和泥塗掃令兩人拔刀牽法
師上壇欲即揮刃法師顏无有懼賊
皆驚異既知不免語賊願賜少時莫
相逼惱使我安心歡喜取滅法師乃
專心覩史多宮念慈氏菩薩願得生

彼苾芻敬供養受瑜伽師地論聽聞妙
法成就通慧還來下生教化此人令
修勝行捨諸惡業及廣宣諸法利安
一切於是礼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
慈氏无復異緣於心想中若似登蘓
迷盧山越一二三天見覩史多宮慈
氏菩薩處妙寶臺天衆圍遶此時身
心歡喜亦不知在壇不憶有賊同伴
諸人發聲號哭須臾之間黑風四起
折樹飛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賊徒
大駭問同伴曰沙門從何處來名字
何等報曰從支那國來求法者此也
諸君若煞得无量罪且觀風波之狀
天神已瞋宜急懺悔賊懼相率懺謝
稽首歸依時亦不覺賊以手觸尒乃
開目謂賊曰時至耶賊曰不敢害師
願受懺悔法師受其礼謝為說煞盗
邪祠諸不善業未來當受无間之苦
何為電光朝露少時之身作阿僧企
耶長時苦種賊等叩頭謝曰某等妄
想顛倒為所不應為事所不應事若
不逢師福德感動冥祇何以得聞啓
誨請從今日已去即斷此業願師證

明於是遞相勸告取諸劫具捨投河流所奪衣資各還本主並受五戒風波還靜賊衆歡喜頂礼辭別同伴敬嘆轉異於常遠近聞者莫不嗟怯非求法殷重何以致茲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度）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南閻牟那河北至鉢羅耶伽國（中印度）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波无憂王所造是佛昔降外道處其側有伽藍是提婆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外道處大城東兩河交處其西有墠周十四五里土地平正自古已來諸王豪族仁慈惠施皆至於此因号其處為大施場今戒日王亦繼斯軌五年積財七十五日散施上從三寶下至孤窮无不悉施從此西南入大林多逢惡獸野象經五百餘里至憍賞弥國（舊曰俱睒弥訛也中印度）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鄔陀衍那王（唐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訛）之所造也昔如來在忉利天經夏為母說法王思慕乃請目連

將巧工升天觀佛尊顏容止還以紫檀雕刻以像真容世尊下來時像迎佛即此也城南有故宅是瞿史羅（舊曰瞿師羅訛）長者故居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即長者之園地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造次東南重閣是世親造唯識論處次東菴沒羅林有故基是无著菩薩作顯揚論處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鞞索迦國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許人學小乘正量部東南道左有大伽藍是昔提婆設摩阿羅漢造識身足論說无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處其側又有如來六年說法處有一樹高七十餘尺昔佛因淨齒棄其餘枝遂植根繁茂至今邪見之徒數來殘伐隨伐隨生榮茂如本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訛也）周六千餘里伽藍數百僧徒數千並學正量部佛在時鉢羅斯那恃多（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訛）王所居都也城內有王殿故基次東不遠

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勝軍王爲佛造大講堂處次復有塔是佛姨母鉢邏闍鉢底（唐言生主舊曰波闍波提訛也）比丘尼精舍次東有塔是蘇達多（唐言善施舊曰須達訛也）故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鴦窶利摩羅（舊曰央掘摩羅訛也）捨邪之處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曰祇陁訛也）即給孤獨園也昔爲伽藍今已頽毀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立諸屋並盡獨一塼室在中有金像昔佛昇天爲母說法勝軍王心生戀慕聞出愛王刻檀爲像因造此也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婦謗佛處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以毒藥害佛生身入地獄處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比丘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坑南八百餘步是戰遮婆羅門女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凡此三坑窺不見底伽藍東七十餘步有精舍高大中有佛像東面坐如來昔共外道論議處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日光移轉天祠影不及精舍精舍影常覆天祠次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與外道論議

處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迦葉波佛父城也城南是佛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塔塔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无憂王所立從此東南行八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毗羅衛國訛）國周四千餘里都城十餘里並皆頹毀宮城周十五里壘塼而成極牢固內有故基淨飯王之正殿上建精舍中作王像次北有故基是摩耶夫人之寢殿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有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生之像上坐部云菩薩以嗢怛羅頞沙茶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二十三日當此五月八日東北有窣堵波阿私陁仙相太子處於城左右有太子共諸釋種捔力處又有太子乘馬踰城處及先於四門見老病死及沙門猒離世間迴駕處從此東行荒林五百餘里至藍摩國（中印度）居人稀少故城東南有塼窣堵波高五十餘尺如來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還而造

也每放光明其側有龍池龍數變身爲人遶塔行道野爲銜花常來供養其側不遠有伽藍以沙弥知寺任相傳昔有苾蒭招命同學遠來礼拜見野爲銜花安置塔前復以牙芟草以鼻灑水衆見无不感嘆有一苾蒭便捨大戒願留供養謂衆人曰爲是畜生猶知敬塔獻花灑掃我居人類依佛出家豈可目覩荒殘不供事也即辞衆住結宇疏池種花殖蘘雖涉寒暑不以勞惓隣國聞之各捨財寶共建伽藍仍即居知僧務自此相承遂爲故事矣沙弥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天冠髻珠付闡鐸迦（舊曰車匿訛）還處也及剃髮皆有塔記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處極荒梗城内東北隅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准陀故宅（舊曰純陀訛）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時鑿也水猶澄映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唐言无勝舊曰阿利跋提河訛）河側不遠至娑羅林其樹似槲而皮青葉白甚光潤四雙齊高即如來涅槃處

迦有大甎精舍中有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卧傍有大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造又立石柱記佛涅槃事不書年月相傳云佛處世八十年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涅槃當此二月十五日說一切有部復云佛以迦剌底迦月後半入涅槃當此九月八日自涅槃已來或云千二百歲或千三百或千五百或云過九百未滿千年又如來坐金棺為母說法出臂問阿難現足示迦葉香木焚身八王分骨皆有塔記從此復大林中經五百餘里至婆羅痆斯國(音女黠反)國周四千餘里都城西臨殑伽河長十餘里廣五六里伽藍三十餘所僧二千餘人學小乘一切有部渡婆羅痆斯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臺觀連雲長廊四合僧徒一千五百人學小乘正量部大院內有精舍高百餘尺石階甎龕層級百數皆隱起黃金佛像室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狀精舍東南有石窣堵波无憂王所建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

七十餘尺是佛初轉法輪處其側有梅怛麗(唐言慈氏舊曰彌勒訛也)菩薩受記處次西有窣堵波是佛昔為護明菩薩於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迦葉波佛所受記處釋迦受記南有過去四佛經行處長五十餘步高七尺以青石積成上有四佛經行之像伽藍西有如来澡浴池又有滌器池又有浣衣池並神龍守護无人穢觸池側有窣堵波佛修菩薩行時為六牙白象施獵師牙處又為鳥時與獼猴白象約尼拘律樹定長幼巡行化人處又作鹿王又度憍陳如等五人處從此順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毗舍離訛)國周五千餘里土壤良沃多菴没羅菓茂遮菓都城荒毀故基周六七十里居人甚少宮城西北五六里有一伽藍傍有窣堵波是佛昔說毗摩羅詰經處次東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毗摩羅詰故宅其宅尚多靈異去此不遠有一室積石所作是无垢稱現疾說法處其側亦有寶

積故宅菴摩羅女故宅次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佛將往拘尸那國般涅槃天人隨從於立處次西復有佛最後觀吠舍釐處次南又有菴摩羅女持園施佛處又有佛許魔王涅槃處從吠舍釐南境去殑伽河百餘里到吠多補羅城得菩薩藏經又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陁國（舊曰摩伽陁訛）周五千餘里俗土崇學重賢伽藍五十餘所僧万餘人多大乘學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雖復荒頹猶有雉堞昔人壽无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致此号復至人壽數千歲時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訛）復約波吒釐樹為名至佛涅槃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王（唐言无憂王舊曰阿育王訛也）即頻毗娑羅王（唐言影堅）之曽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来此年代寖遠今唯故基伽藍數百存者二三故宮北臨殑伽河為小城城有千餘家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无憂王作地獄處法師在小城停七日巡礼聖迹地獄南有窣堵波即八万四千之一也王以人功建立中有如来

舍利一斗每放神光次有精舍舍中
有如来所履石上有佛雙跡長一
尺八寸廣六寸兩足下有千輻輪相
十指端有万字花文及瓶魚等映然
明著是如来将入涅槃發吠舍釐至
此於河南岸大方石上立顧謂阿難
此是吾最後望金剛座及王舍城所
留之跡也精舍北有石柱高三十餘
尺書記无憂王三以贍部洲施佛法
僧三以珎寶贖嗣也故城東南有屈
吒阿濫摩唐言鷄園僧伽藍故基无憂王
所造是召千僧四事供養處是等聖
跡凡停七日礼拜方遍又西南行六
七由旬至低羅磔迦寺寺有三藏數
十人聞法師至皆出迎引從此又南
行百餘里到菩提樹樹垣壘塼高峻
極固東西長南北稍狹正門東對尼
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帶險固北
門通大伽藍其內聖跡連接或精舍
或窣堵波並諸王大臣豪富長者慕
聖營造用為旌記正中有金剛座賢
刼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之
中下極金輪上齊地際金剛所成周

百餘步言金剛者取其堅固難壞能沮万物若不依本際則地不能停若不以金剛為座則无地堪發金剛定今欲降魔成道必居於此若於餘地地便傾臽故賢劫千佛皆就此焉又成道之處亦曰道場世界傾搖獨此不動一二百年来衆生薄福往菩提樹不見金剛座佛涅槃後諸國王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摽界東向而坐相傳此菩薩身没不現佛法當盡今南邊菩薩已没至胷其菩提樹即畢鉢羅樹也佛在時高數百尺比頻為悪王誅伐今可五丈餘佛坐其下成无上等覺因謂菩提樹樹莖黃白枝葉青潤秋冬不凋唯至如来涅槃日其葉頓落經宿還生如本每至是日諸國王與臣僚共集樹下以乳灌洗燃燈散花收葉而去法師至礼菩提樹及慈氏菩薩所作成道時像至誠瞻仰訖五體投地悲哀懊惱自傷歎言佛成道時不知漂淪何趣今於像季方乃至斯緬惟業障一何深重悲淚盈目時逢衆僧解夏遠近

輻湊數千人觀者无不嗚噎其處一踰繕那聖跡充滿停八九日礼拜方遍至第十日那爛陁寺衆差四大德来迎即与同去行可七踰繕那至寺莊莊是尊者目連本生之村至莊食須叟更有二百餘僧与千餘檀越將幢蓋花香復来迎引讚嘆圍遶入那爛陁既至合衆都集法師共相見訖於上座頭別安牀命法師坐徒衆亦坐坐訖遣維那擊揵稚唱法師住寺寺中一切僧所畜用法物道具咸皆共同仍差二十人非老非少閑解經律威儀齊整者將法師參正法藏即戒賢法師也衆共尊重不斥其名号為正法藏於是隨衆入謁既見方事師資務盡其敬依彼儀式膝行肘步嗚足頂礼問訊讚嘆訖法藏令廣敷牀座命法師及諸僧坐坐訖問法師從何處来報曰從支那國来欲依師學瑜伽論聞已啼泣喚弟子佛陁跋陁羅(唐言覺賢)即法藏之姪也年七十餘博通經論善於言談法藏語曰汝可為衆說我三年前病惱因緣覺賢聞已

啼泣捫淚而說昔緣去和上昔患風病每發手足拘急如火燒刀刺之痛乍發乍息凡二十餘載去三年前苦痛尤甚猒惡此身欲不食取盡於夜中夢三天人一黃金色二琉璃色三白銀色形貌端正儀服輕明来問和上曰汝欲弃此身耶經云說身有苦不說猒離於身汝於過去曾作國王多惱衆生故招此報今宜觀省宿愆至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宣經論自當銷滅直尒猒身苦終不盡和上聞已至誠礼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語和上曰汝識不此是觀自在菩薩又指銀色曰此是慈氏菩薩和上即礼拜慈氏問曰戒賢常願生於尊處不知得不報曰汝廣傳正法後當得生金色者自言我是曼殊室利菩薩我等見汝空欲捨身不為利益故来勸汝當依我語顯揚正法瑜伽論等遍及未聞汝身即漸安隱勿憂不差有支那國僧樂通大法欲就汝學汝可待教之法藏聞已礼拜報曰敬依尊教言已不見自尒已来和上所苦瘳除僧衆

聞者莫不稱嘆希有法師得親承斯記悲喜不能自勝更礼謝曰若如所說玄奘當盡力聽習願尊慈悲攝受教誨法藏又問法師汝在路幾年答三年既与昔夢符同種種誨喻令法師歡喜以申師弟之情言訖辭出向幼日王院安置於覺賢房第四重閣七日供養已更安置上房在護法菩薩房北加諸供給日得贍步羅菓一百二十枚檳榔子二十顆豆蔻二十顆龍腦香一兩供大人米一升其米大於烏豆作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揭陁國有此秔米餘處更无獨供國王及多聞大德故号為供大人米月給油三升酥乳等隨日取足淨人一人婆羅門一人免諸僧事行乘為輿那爛陁寺主客万僧預此供給添法師合有十人其遊踐殊方見礼如此那爛陁寺者此云施无猒寺耆舊相傳此伽藍南菴没羅園中有池池有龍名那爛陁傍建伽藍故以為号又云是如來昔行菩薩道時為大國王建都此地憐愍孤窮常行惠捨物念其恩

故号其處為施无猒也地本菴没羅長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商人多有證果佛涅槃後此國先王鑠迦羅阿迭多(唐言帝日)敬戀佛故造此伽藍王崩後其子佛陁毱多王(唐言覺護)纂承鴻業次南又造伽藍至子怛他揭多王(唐言如來)次東又造伽藍至子婆羅阿迭多(唐言幼日)次東北又建伽藍後見聖僧從此支那國往赴其供心生歡喜捨位出家其子伐闍羅(唐言金剛)嗣位次北又建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側又造伽藍如是六帝相承各加營造又以甎壘其外合為一寺都建一門庭序別開中分八院寶臺星列瓊樓岳峙觀竦煙中殿飛霞上生風雲於戶牖交日月於軒簷加以淥水逶迤青蓮菡萏羯尼花樹暉煥其間菴没羅林森竦其外諸院僧室皆四重重閣虬棟虹梁綠櫨朱柱彫楹鏤檻玉礎文梲甍接瑤暉榱連繩彩印度伽藍數乃千万壯麗崇高此為其極僧徒主客常有万人並學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陁

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亦俱研習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并法師十人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德秀年耆爲衆宗匠寺内講座日百餘所學徒修習无棄寸陰德衆所居自然嚴肅建立已來七百餘載未有一人犯譏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邑二百戶日進秔米酥乳數百石由是學人端拱无求而四事自足藝業成就斯其力焉法師於那爛陁寺安置已向王舍城觀礼聖迹王舍舊城彼云矩奢揭羅補羅城（唐言上茅宮城）城處摩揭陁國之中古昔君王多住其内其地又生好香茅故取爲稱四面皆山峻峭如削西通小徑北有大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其内更有小城基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處處成林發萼開榮四時无間黃如金色宮城北門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放護財醉象欲害佛處此東北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恃苾芻說法證果處次北不遠有

大深坑是室利毱多（唐言勝密）受外道邪言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次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是時縛迦大醫（舊曰耆婆訛也）於此為佛造說法堂處其側現有時縛迦故宅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陁羅矩吒山（唐言鷲峯亦云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其山連崗北嶺隆崇特高形如鷲鳥又狀高臺故取為稱泉石清奇林樹森蔚如來在世多居此山說法華大般若等无量衆經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陁竹園今現有甎室如來在昔多居其中制諸戒律園主名迦蘭陁先以此園施諸外道後見佛又聞深法恨不以園得施如來時地神知其意為現灾恠怖諸外道逐之令出告曰長者欲以園施佛汝宜速去外道含怒而出長者歡喜建立精舍訖躬往請佛佛為受之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咄路王（唐言未生怨舊曰阿闍世訛也）之所建如來涅槃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已將歸立塔供養无憂王發心欲遍造諸塔開取舍利尚留少許今每放光明竹園西南行五六

里山側有別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与九百九十九大阿羅漢如来涅槃後結集三蔵處當結集時无量聖衆雲集迦葉告曰衆中自知具三明六通捴持如来一切法蔵无錯謬者住餘各隨所安時簡得九百九十九人阿難在於學地迦葉語阿難汝漏未盡勿汙清衆阿難慙愧而出一夜勤修断三界結成阿羅漢還来叩門迦葉問曰汝結盡耶荅曰然復曰若結盡者不勞開門隨意所入阿難乃從户隙而入礼拜僧足迦葉執其手曰我欲汝除断諸漏證聖果故驗逐汝出汝當知之勿以為恨阿難曰若懐恨者豈名結盡於是礼謝而坐即初安居十五日時也迦葉語阿難曰如来常於衆中稱汝多聞捴持諸法汝可昇座為衆誦素呾纜蔵即一切經也阿難承命而起向佛般涅槃山方作礼訖昇坐誦經諸衆隨口而録録訖又命優波離誦毗奈耶蔵即一切戒律也誦訖迦葉波自誦阿毗達磨蔵即一切論議經兩

三月安居中集三藏訖書之貝葉方遍流通諸聖相謂曰我等集此名報佛恩今日得聞斯其力也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名上座部又此西二十里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即大衆部共集之處諸學无學數千人大迦葉結集時不預者共集此中更相謂曰如來在日同一師學世尊滅度簡我等我等豈不能結集法藏報佛恩耶復集素怛纜藏毗奈耶藏阿毗達磨藏雜集藏禁呪藏別為五藏此中凡聖同會因謂之大衆部次東北三四里至曷羅闍姞利呬多城（唐言王舍城）外郭已壞内城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毗娑羅王居上茅宮時百姓殷稠居家鱗接數遭火灾乃立嚴制有不謹慎先失火者徙之寒林寒林即彼國棄尸惡處也頃之王宮忽復失火王曰我為人主自犯不行无以懲下命太子留撫王徙居寒林時吠舍釐王聞頻婆娑羅野居於外欲簡兵襲之候望者知而奏王乃築邑以王先舍於此故名王舍城即新城也後闍王嗣

位因都之至无憂王遷都波吒釐以城施婆羅門今城中无雜人唯婆羅門千餘家耳宮城内西南隅有窣堵波是殊底色迦長者故宅（唐言星曆舊曰樹提伽訛）傍又有度羅怙羅處（即佛子也）鄰爛陁寺西北有大精舍高二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嚴甚麗其中佛像同菩提樹像精舍東北有窣堵波如來昔於此七日說法處西北又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鍮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功雖未畢詳其圖量限高十餘丈城次東二百餘步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方得覆及昔滿冑王之所作也又東行數里有窣堵波佛初成道向王舍城至此頻毗娑羅王与國人百千万衆迎見佛處又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陁羅勢羅窶訶山東峯伽藍前有窣堵波謂僧（欺翳反）娑（唐言鴈也）昔此伽藍依小乘漸教食三淨肉於一時中買贖不得其撿挍人傍徨无措乃見群鴈翱翔仰而戲言曰今日僧供有闕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訖其引前者應聲而迴鎩翮高雲投

身自隱亡茲甚見已慈懼遍告衆僧聞
者驚嗟无不對之嘆泣各相謂曰此
菩薩也我曹何人敢欲敢食又如來
設教漸次而防我等執彼初誘之言
便爲究竟之說守愚无改致此損傷
自今已後宜依大乘不得更食三淨
仍建靈塔以死鴈埋中題表其心使
永傳芳烈以故有茲塔也如是等聖
迹法師皆周遍觀礼訖還歸那爛陁寺
方請戒賢法師講瑜伽論同聽者數
千人開題訖少時有一婆羅門於衆
外悲嘷而復言笑遣人問其所以荅
言我是東印度人曾於布磔迦山觀
自在菩薩像所發願爲王菩薩爲我
現身呵責我言汝勿作此願後某年
月日那爛陁寺戒賢法師爲脂那國
僧講瑜伽論汝當往聽因此聞法後
得見佛何用王爲今見脂那僧來師
復爲講与昔言同所以悲喜戒賢法
師因令住聽經十五月講徹遣人將
婆羅門送与戒日王王封以三邑法
師在寺聽瑜伽三遍順正理一遍顯
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

各三遍中百二論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曇等以曾於迦濕弥羅諸國聽訖至此尋讀決疑而已兼學婆羅門書印度梵書名為記論其源无始莫知作者每於劫初梵王先說傳授天人以是梵王所說故曰梵書其言極廣有百万頌即舊譯云毗伽羅論者是也然其音不正若正應云毗耶羯剌諵（音女咸反）此翻名為聲明記論以其廣記諸法能詮故名聲明記論昔成劫之初梵王先說具百万頌後至住劫之初帝釋又略為十万頌其後北印度健馱羅國婆羅門覩羅邑波膩尼仙又略為八千頌即今印度現行者是近又南印度婆羅門為南印度王復略為二千五百頌邊鄙諸國多盛流行印度博學之人所不遵習此並西域音字之本其支分相助者復有記論略經有一千頌又有字體三百頌又有字緣兩種一名間擇迦三千頌二名温那地二千五百頌此別辯字緣字體又有八界論八百頌此中略合字之緣體此諸記論

釋能詮所詮有其兩例一名底丁履反彥多聲有十八轉二名蘊湯多聲有二十四轉其底彥多聲於文章壯麗處用於諸汎文亦少用其二十四轉者於一切諸文同用其底彥多聲十八轉者有兩一般羅颰迷二阿答末泥各有九轉故合有十八初九轉者如汎論一事即一事有三說他有三自說有三一一三中說一說二說多故有三也兩句皆然但其聲別故分二九耳依般羅颰迷聲說有无等諸法且如說有有即三名一名婆破之親反底丁履反下同二名婆彼矺多說反三名婆飯底說他二者一名婆彼斯二名婆彼矺二名婆彼他自說三者一婆彼弥二婆彼說去聲三婆彼摩此第三依四吠陁論中說多言婆彼末斯依阿荅末泥九轉者於前九轉下各置𤘽耶底言餘同上安此者令文巧妙无別義亦表極美義也蘊湯多聲二十四轉者謂揔有八轉於八轉中一一各三謂說一說二說多故開為二十四於二十四中一一皆三謂男聲女聲非男非女聲言八轉者一詮諸法體二

詮所作業三詮作具及能作者四詮所為事五詮所因事六詮所屬事七詮所依事八詮呼召事且以男聲寄丈夫上作八轉者丈夫印度語名布路沙體三轉者一布路殺二布路筲三布路沙(去聲)所作業三者一布路芟二布路筲三布路霜作具作者三者一布路鑠拏二布路鑠(音辨俗反)三布路鑠鞞或言布鑠呬所為事三者一布路廈(沙詐反)耶二布路沙諺(辨伽反)三布路鑠韻(鞞約反)所因三者一布路沙哆(他我反)二布路鑠諺(同上)三布路鑠韻(鞞約反)所屬二者一布路鑠諠(子耶反)二布路鑠諺三布路鑠諵(安咸反)所依三者一布路膝(所齊反)二布路煞諭三布路鑠鍇(所茖反)呼召三者一系布路煞二系布路稍三系布路沙路舉一二如此此餘例可知難為具述法師皆洞達其詞与彼人言清典逾妙如是鑽研諸部及學梵書凡經五歲從此復往伊爛拏鉢伐多國在路至迦布德伽藍伽藍南二三里有孤山巖巘崇峯灌木蕭森泉沼澄鮮花卉芬馥既為勝地靈廟寔繁感變之

奇神異多種竅中精舍有刻檀觀自在菩薩像威神特尊常有數十人或七日二七日絶粒斷漿請祈諸願心慇至者即見菩薩具相莊嚴威光朗曜從檀像中出慰喻其人與其所願如是感見數數有人以故歸者逾衆其供養人恐諸來者坌汙尊儀去像四面各七步許竪木構欄人來礼拜皆於欄外不得近像所奉香花亦並遥散其得花住菩薩手及掛臂者以為吉祥以為得願法師欲往求請乃買種種花穿之為鬘將到像所至誠礼讃訖向菩薩跪發三願一者於此學已還歸本國得平安无難者願花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願生覩史多宮事慈氏菩薩若如意者願花貫挂尊兩臂三者聖教稱衆生界中有一分無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願花貫挂尊頸項語訖以花遥散咸得如言既滿所求歡喜无量其傍同礼及守精舍人見已彈指嗚足言未曾有也當来若成道者願憶今日因縁先相度

耳自此漸去至伊爛拏國伽藍十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說一切有部義近有隣王廢其國君以都城施僧於中並建二寺各有千僧有二大德一名怛他揭多毱多(此云如來密)二名羼底僧訶(此云師子忍也)俱善薩婆多部又停一年就讀毗婆沙順正理等大城南有窣堵波佛昔於此三月為天人說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遺迹國西界殑伽河南至小孤山佛昔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叉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迹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四尺一寸又有佛置捃稚迦(即澡罐也舊曰軍持訛也)跡深寸餘作八出花文國南界荒林多有大為壯而高大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二十八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瞻波國終迦摩縷波國王請

自此順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伽藍十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城壘甎高數丈基隍深闊極為崇固昔者劫初人皆穴處後有天女下降人中遊殑伽河浴水靈觸身生四子分王贍部洲別壃界築閭邑此則一子之都國南界數十由旬有大山林幽茂連綿二百餘里其間多有野象數百為群故伊爛拏瞻波二國象軍寔多每於此林令象師調捕充國乘用又豐豺兕黑豹人无敢行相傳去先佛未出之時有一放牛人牧數百頭牛驅至林中有一牛離群獨去常失不知所在至日暮欲歸還到群內而光色姝悅鳴吼異常諸牛咸畏无敢處其前者如是多日牧牛人怪其所以私候目之須臾還去遂逐觀之見牛入一石孔人亦隨入可四五里豁然大明林野光華

多異花果爛然溢目並非俗內所見牛於一處食草草色香潤亦人間所无其人見諸果樹黃赤如金香而且大乃摘取一顆心雖貪愛仍懼不敢食少時牛出人亦隨歸至石孔未出之間有一惡鬼奪其菓留牧牛人以此問一大醫并說菓狀醫言不可即食宜方便將一出來後日復隨牛入還摘一顆懷欲將歸鬼復遮奪其人以菓內於口中鬼復搤其喉人即咽之菓既入腹身遂洪大頭雖得出身猶在孔竟不得歸後家人尋訪見其形變无不驚懼然尚能語說其所由家人歸還多命手力欲共出之竟无移動國王聞之自觀慮為後患遣人掘挽亦不能動年月既久漸變為石猶有人狀後更有王知其為仙菓所變謂侍日曰彼既因藥身變即身是藥觀雖是石其體終是神靈宜遣人將鎚鑽斲取少許將來自奉王命局工匠往盡力鐫鑿凡經一旬不得一片今猶現在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末嗢祇羅國（中印度境）尋礼聖迹伽藍六

七百僧徒三百餘人自此東度殑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南印度境)尋礼聖迹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餘人大小乘兼學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姞婆伽藍臺閣壯峻僧徒七百人其側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昔如來在此三月說法處數放光明又有四佛經行之迹傍有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至誠祈請无願不遂自此東南行九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東印度境)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正量部法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此承提婆達多遺教也大城側有絡多末知僧伽藍(唐言赤泥)即往昔此國未有佛法時南印度沙門客遊此國降挫鍱腹外道邪論已國王為立其側又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七日說法處從此東南出至三摩呾吒國(東印度境)濱近大海氣序和暢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上座部義天祠外道其徒亦衆去城不遠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昔佛為諸人天於此七日說法處去此不遠又

有伽藍中有青玉佛像高八尺相好端嚴常有自然妙香芬馨滿院五色光瑞往往燭天凡預見聞无不深發道意從此東北海濱山谷間有室利差呾羅國次東南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此云林邑)次西有閻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海深遠雖不入其境而風俗可知自此三摩呾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躭摩栗底國(東印度境)居近海隅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城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建傍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是時聞海中有僧伽羅國(此云執師子也)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論者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逢南印度僧相勸太往師子國者不須水路海中多有惡風藥叉濤波之難可從南印度東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雖復跋履山川然用為安穩并得觀烏茶等諸國聖迹法師即西南向烏茶國(東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學大乘法亦有天祠外道邪正

雜居窣堵波十餘所皆无憂王所建靈掲閒起國東南境臨大海有折利怛羅城（唐言發行）即入海商人及遠方客旅往來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羅國二万餘里每夜靜无雲之時遥望見彼佛牙窣堵波上寶珠光明冏然狀似空中星燭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陁國（東印度）從此西南行大荒林千四五百里至羯餕（力曾反）伽國（南印度境）伽藍十餘所僧五百餘人學上座部法往昔人極殷稠為擾觸一五通仙人仙人嗔忿以惡呪殘害國人少長俱死後餘處稍漸遷居猶未充實自此西北行千八百餘里至南憍薩羅國（中印度境）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愛尚學藝伽藍百所僧徒万人天祠外道頗亦殽雜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窣堵波无憂王所立昔者如來於此處現大神變降挫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号娑多婆訶（唐言引正）珎敬龍猛供衛甚厚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難造門請通門司為白龍猛素知其名遂滿鉢盛

水令弟子持出示之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將還龍猛見已深加喜嘆曰水之澄滿以方我德彼來投針遂窮其底若斯人者可与論玄議道屬以傳燈即令引入坐訖發言往復彼此俱歡猶魚水相得龍猛曰吾衰邁矣朗輝慧日其在子乎提婆避席禮龍猛足曰某雖不敏敢承慈誨其國有婆羅門善解因明法師就停月餘日讀集量論從此南大林中東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城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所造羅漢伽藍西南二十餘里有孤山上有石窣堵波是陳那（唐言授也）菩薩於此作因明論處從此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南印度境）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東山）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唐言西山）僧伽藍此國先王為佛造立窮大廈之規盡林泉之秀麗天神保護賢聖遊居佛涅槃千年之內每有千凡夫僧同來安居竟安居已皆證羅漢陵虛而去千年之

後无聖同居自百餘年來山神易質擾惱行人皆生怖懼无復敢往由是今悉空荒窮无僧侶城南不遠有一大石山是婆毗吠迦（唐言清辯）論師住阿素洛宮待慈氏菩薩成佛擬決疑處法師在其國逢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蘇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因就停數月學大衆部根本阿毗達摩等論彼亦依法師學大乘諸論遂結志同行巡礼聖迹自此西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印度境）城東南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地現大神通摧伏外道說法度人天處城西有故伽藍是提婆菩薩与此寺嗢怛羅（唐言上世）阿羅漢論議至第七轉已去羅漢无言乃竊運神通往都史多宮問慈氏菩薩菩薩為釋因告言彼提婆者植功累久當於賢劫成等正覺汝勿輕也既還復解前難提婆曰此慈氏菩薩義非仁者自智所得也羅漢慚服避席礼謝之處從此南經大林行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印度境）國大都城号建志補羅建志城即達磨波羅

唐言護法菩薩本生之處菩薩此國大臣之
子少而爽慧弱冠之後王愛其才欲
妻以公主菩薩久修離欲无心愛染
將成之夕特起憂煩乃於佛像前請
祈加護願脱茲難而至誠所感有大
神王携負而出送離此城數百里置
一山寺佛堂中僧徒來見謂之為盜
菩薩自陳由委聞者驚嗟无不重其
高志因即出家尓後專精正法遂能
究通諸部閑於著述乃造聲明雜論
二万五千頌又釋廣百論唯識論及
因明數十部並盛行其茂德高才
別自有傳達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
向僧伽羅國水路三日行到未去之
間而彼王死國内飢亂有大德名菩
提迷祇抑鷄反濕伐羅此云自在覺雲阿跋耶鄧瑟
㗚羅此云无畏牙如是等三百餘僧來投印
度到達志城法師与相見訖問彼僧
曰承彼國大德等解上坐部三藏及
瑜伽論今欲往彼參學師等何因而
來報曰我國王死人庶飢荒无可依
仗聞贍部洲豐樂安隱是佛生處多
諸聖迹是故來耳又知法之輩无越

我曹長老有疑隨意相問法師引瑜伽要文大節徵之亦不能出成賢之解自此國界三千餘里聞有秣羅矩吒國（南印度境）既居海側極豐異寶其城東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變度无量衆處國南濱海有秣剌耶山崖谷崇深中有白檀香樹栴檀你婆樹樹類白楊其質涼冷蛇多附之至冬方蟄用以別檀香也又有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亦殊濕時无香採乾之後折之中有香狀類雲母色如氷雪此所謂龍腦香也又聞東北海畔有城自城東南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言執師子非印度境也）國周七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人戶殷稠穀稼滋實黑小急暴此其俗也國本寶渚多有珍奇其後南印度有女娉隣國路逢師子王侍送之人怖畏逃散唯女獨在車中師子來見負女而去遠入深山採菓逐禽以用資給歲月既淹生育男女形雖類人而性暴惡男漸長大白其母曰我為何類父獸母人母乃為陳昔事子曰人畜

既殊何不捨去而相守耶母曰非不有心但无由免脫子後逐父登履山谷察其經涉他日伺父去遠即擔擕母妹下投人里至母本國訪問舅氏宗嗣已絕寄止村閭其師子王還不見妻子憤恚出山哮吼人里男女往来多被其害百姓以事啓王王率四兵簡募猛士將欲圍射師子見已發聲嗔吼人馬傾墜无敢赴者如是多日竟无其功王復標賞告令有能殺師子者當賜億金子白母曰飢寒難處欲赴王募如何母曰不可彼雖是獸仍為汝父若其殺者豈復名人子曰若不如是彼終不去或當尋逐我等来入村閭一旦王知我等還死亦不相留何者師子為暴緣孃及我豈有為一而惱多人二三思之不如應募於是遂行師子見已馴伏歡喜都无害心子遂以利刀開喉破腹雖加此苦而慈愛情深含忍不動因即命絕王聞歡喜恠而問之何因尔也竟不實言種種窮迫方乃具述王曰嗟乎非畜種者誰辦此心雖然我先許

賞終不違言但汝殺父勃逆之人不
得更居我國勑有司多与金寳逐之
荒外即裝兩船多置黄金及資粮等
送著海中任隨流逝男船泛海至此
寳渚見豊奇翫即便止住後商人將
家屬採寳復至其間乃煞商人留其
婦女如是産育子孫經无量代人衆
漸多乃立君臣以其遠祖執師子
因為國稱女船泛海至波剌斯西為
鬼魅所得生育群女今西大女國是
也又言僧伽羅是商人子名以其多
智免羅剎鬼害後得為王至此寳渚
殺除羅剎建立國都因之為名語在
西域記其國先无佛法如來涅槃後
一百年中无憂王弟摩醯因陁羅猒
捨欲愛獲四沙門果乘空往来遊化
此國顯讃佛教發示神通國人信慕
建立伽藍見百餘所僧徒万人遵行
大乘及上座部教緇徒肅穆戒節貞
明相勗无怠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
數百尺以衆寳莊嚴上建表柱以鉢
曇摩羅伽大寳置之剎端光曜暎空
静夜无雲雖万里同覩其側又有精

舍亦以雜寶莊嚴中有金像此國先
王所造髻有寶珠无知其價後有人
欲盜此珠守衛堅牢无由得入乃潛
穴地中入室欲取而像形漸高賊不
能及却而言曰如來昔修菩薩道為
諸衆生不惜軀命无悋國城何於今
日反慳固也以此思之恐往言无實
像乃俯身授珠其人得已將出貨賣
人有識者擒之送王王問所得賊曰
佛自與我乃具說所由王自觀之像
首尚俯王覩靈聖更發深心以諸珎
寶於賊處贖珠還施像髻今猶現在
國東南隅有駿(勒鄰)迦山多神鬼依住
如來昔於此山說駿迦經(舊曰楞伽訛)國
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
人短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无稼穡食
椰子其國海浪遼長身不能至訪諸
人口梗槩如是自達羅毗荼與師子
國僧七十餘人西北歸觀礼聖迹行
二千餘里至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伽藍
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乘兼習天
祠外道亦甚衆多王宮城側有大伽
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博聯之士其精舍

中有一切義成太子（舊曰悉達太子訛也）寶冠高減二尺盛以寶函每到齋日出置高臺其至誠觀礼者多感異光城側伽藍有精舍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亦數有光瑞是聞二百億羅漢所造也城北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菓長色潤諸國抄寫家以為貴從此西北經大林暴獸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侘國（南印度境）其俗輕死重節王刹帝利種也好武尚戎故其國土兵馬完整法令嚴明每使將與毅戰雖喪軍失利不加刑罰但賜女服使其羞慙彼人耻愧多至自死常養勇士數千人暴爲數百臨將對陣又多飲酒量其欲醉然後麾旗以此奮衝未有不潰恃茲慢傲莫顧隣敵戒日王自謂智略宏遠軍師强盛每親征罰亦不能摧制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乘兼習亦有天祠塗灰之道大城內外有五窣堵波皆數百尺是過去四佛所遊之迹無憂王建也自此西北行千餘里渡耐秣陁河至跋禄羯呫婆國（南印度境）從此西北

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南羅囯 南印度境）風俗調柔崇愛藝業五印度中惟西南摩臘婆東北摩揭陁二國稱爲好學尚賢善言談有風韻此國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習小乘正量部教亦有塗灰異道事天之衆相傳云自六十年前有王名戒日高才博學仁慈恵和愛育黎元崇敬三寶始自爲王至于崩逝口絶麁言顔无慍色不傷臣庶之意无損蚑蟻之形毎爲馬飲水漉而後飲恐害水居之命也爰至國人亦令断煞由是野獸依人豺狼息毒境内夷靜祥瑞日興營搆精盧窮極輪奐造七佛之儀設无遮之會如是勝業在位五十餘年無時蹔輟黎庶思慕于今不止大城西北二十餘里婆羅門邑傍有陷坑是大慢婆羅門謗毁大乘生身入地獄處語在西域記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度境）土出胡椒樹樹葉似蜀椒出薰陸香樹樹葉類此棠梨也自此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南印度境）自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南印度境）伽藍百

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學小乘正量部法如來在日屢遊此國无憂王隨佛至處皆有表記今王刹帝利種也即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女聓号杜魯婆跋吒(唐言常睿)性躁急容止躁率然貴德尚學信愛三寶歲設大會七日延諸國僧施以上味奇珎牀座衣服爰至藥餌之資无不充備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陁補羅國(西印度境)又西北行五百餘里至蘇刺佗國(西印度境)自此東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羅國又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烏闍衍那國(南印度境)去城不遠有窣堵波是无憂王作地獄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陁國(南印度境)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從此又西還蘇刺佗國自此復西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如來在日頻遊其地无憂王隨有聖迹之處皆起窣堵波今皆具在從此西行二千餘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臨近大海向西女國之路自此西北至波刺斯國(北印度境)聞說之其地多珠寶大錦細褐善馬駱駝其所出也伽

藍二三僧徒數百學小乘教說一切
有部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
鵜秣城西北接拂懍國西南海島有
西女國皆是女人無男子多珎貨附
屬拂懍拂懍王歲遣丈夫配焉其
俗產男例皆不舉又從狼揭羅國東北
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西印度境)中有
窣堵波高數百尺无憂王所建中有
舍利數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
國王宮處也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
至阿軬荼國(西印度境)城東北大林中有
伽藍故基是佛昔於此處聽諸苾芻
著亟縛屣(唐言靴也)有窣堵波无憂王所
建傍有精舍中有青石立佛像數
放光明次南八百餘步大林中有窣
堵波无憂王所建是如來昔日止此
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
芻著納衣處從此又東行七百餘里
至信度國(西印度境)上出金銀鍮石牛羊驝
駝赤鹽白鹽黑鹽等餘處取以為藥
如來在日數遊此國所有聖迹无憂
王皆建窣堵波以為表記又有烏波
毱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迹從此東行

九百餘里渡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
國(西印度境)俗事天神祠宇華峻其日天
像鑄以黃金飾諸雜寶諸國之人多
来求請花林池沼接砌縈階凡預瞻
觀无不愛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
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境)城側有大伽藍百餘
僧皆學大乘是昔慎那弗怛羅(唐言勝子)
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
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又其國
有二三大德並學業可遵法師因停
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毗達摩及
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從此復東南還
摩揭陁施无猒寺叅礼正法藏訖聞
寺西三踰繕那有低羅擇迦寺有出
家大德名般若跋陁羅本縛羅鉢底
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善自宗三藏
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諮決
所疑從此復往杖林山居士勝軍論
師所軍本蘇剌佗國人剎帝利種也
幼而好學先於賢愛論師所學因明
又從安慧菩薩學聲明大小乘論又
從戒賢法師學瑜伽論爰至外籍群
言四吠陁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无

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旣學該內外德為時尊摩揭陁主滿冑王欽賢重士聞風而悅發使邀請立為國師封二十大邑論師不受滿冑崩後戒日王又請為師封烏荼國八十大邑論師亦辭不受王再三固請亦皆固辭謂王曰勝軍聞受人之祿憂人之事今方救生死縈纏之急豈有暇而知王務哉言罷揖而出王不能留自是每依杖林山養徒教授恒講佛經道俗宗歸常逾數百法師就之首末二年學唯識決擇論意義理論成无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問瑜伽因明等疑已於夜中忽夢見那爛陁寺房院荒穢並繫水牛无復僧侶法師從幼日王院西門入見第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光明滿室內心歡喜欲登上无由乃請垂引相接彼曰我曼殊室利菩薩也以汝緣業未可來也乃指寺外曰汝看是法師尋指而望見寺外火焚燒村邑都為灰燼彼金人曰汝可早歸此處十年後戒日王當崩印度荒亂惡

人相害汝可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已悵嘆向勝軍說之勝軍曰三界无安或當如是既有斯告任仁者自當焉是知大士所行皆為菩薩護念將往印度告戒賢而駐待淹留未返示无常以勸歸若所為不契聖心誰能感此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印度飢荒並如所告國家使人王玄策備見其事當此正月初時也西國法以此月菩提寺出佛舍利諸國道俗咸来觀礼法師即共勝軍同往見舍利骨或大或小大者如圓珠光色紅白又肉舍利如豌豆大其狀潤赤无量徒衆獻奉香花讚礼訖還置塔中至夜過一更許勝軍共法師論舍利大小不同云弟子見餘處舍利大如米粒而此所見何其太大師 意有疑不法師報曰玄奘亦有此疑更經少時忽不見至中燈內外大明恠而出望乃見舍利塔光暉上發飛燄属天色含五彩天地洞朗无復星月兼聞異香氣氛溢院於是遍相告報言舍利有大神變諸衆乃知重集礼拜稱嘆希

有經食頃光乃漸收至餘欲盡遽覆鉢數帀然始總入天地還暗辰象復出衆觀此已咸除疑網禮菩提樹及諸聖迹經八日復還那爛陀寺時戒賢論師遣法師為衆講攝大乘論唯識決擇論時大德師子光先為衆講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法師妙閑中百又善瑜伽以為聖人立教各隨一意不相違妨惑者不能會通謂為乖反此乃失在傳人豈關於法也愍其局狹數往徵詰復不能酬荅由是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法師又以中百論旨唯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師子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無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實等亦皆須遣所以每形於言法師為和會二宗言不相違背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衆無不稱善並共宣行師子光慚赧遂出往菩提寺別命東印度一同學名旃陀羅僧訶來相論難冀解前恥其人既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聲譽益甚初師子光未去前戒日王於那爛

陁寺側造鍮石精舍高逾十丈諸國咸知王後自征恭御陁行次烏荼國其國僧皆小乘學不信大乘謂為空花外道非佛所說既見王來譏曰聞王於那爛陁側作鍮石精舍功甚壯偉何不於迦波釐外道寺造而獨於彼也王曰斯言何甚答曰那爛陁寺空花外道與迦波釐不殊故也先是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毱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諸小乘師咸皆嘆重因取示王曰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者王曰弟子聞狐行鼷鼠之群自謂雄於師子及其見也則魂亡魄散師等未見大乘諸德所以固守愚宗若一見時恐還同彼彼曰王若疑者何不集而對決以定是非王曰此亦何難即於是日發使修書與那爛陁寺正法藏戒賢法師曰弟子行次烏荼見小乘師恃憑小見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張鱗共師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才慧有餘學无不悉輒以許之謹令奉報願

差大德四人善自他宗兼內外者赴烏茶國行從所正法藏得書集衆量擇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法師為四人以應王之命其海惠等咸憂法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及入迦濕弥羅已来遍皆學訖具悉其宗若欲將其教旨能破大乘義終无此理奘雖學淺智微當之必了願諸德不煩憂也若其有負自是支那國僧无閑此事諸人咸喜後日王復有書来云前請大德未須即發待後進止時復有順世外道来求論難乃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曰若有難破一條者我則斬首相謝經數日无人出應法師遣房內淨人出取其義毀破以足蹉蹋婆羅門大怒問曰汝是何人荅曰我是摩訶耶那提婆奴婆羅門亦素聞法師名慙耻更不為語法師令喚入將對戒賢法師及命諸德為證爲之共論徵其宗本歷外道諸家所立其詞曰如餔多外道離繫外道髏鬘外道殊徵伽外道四種形服不同數論外道舊曰僧佉勝論外道舊曰衛世

師曰二家立義有別鍊多之輩以灰塗體用為修道遍身艾白猶寢竈之貓狸離繫之徒則露質標奇拔髮為德皮裂足皴狀臨河之朽樹髏髆之類以髑骨為鬘裝頭挂頸陷枯磈磊若塚側之藥叉徵伽之流披服糞衣飲噉便穢腥臊臭惡譬溷中之狂豕爾等以此為道豈不愚哉至如數論外道立二十五諦義從自性生大從大生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十一根此二十四並供奉於我我所受用除離此已則我得清淨勝論師立六句義謂實德業有同異性和合性此六是我所受具未解脫已來受用前六若得解脫與六相離稱為涅槃今破數論所立如汝二十五諦中我之一種是別性餘二十四展轉同為一體而自性一種以三法為體謂薩埵剌闍荅摩此三展轉合成大等二十三諦二十三諦一一皆以三法為體若使大等一一皆攬三成如衆如林即是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實又此大等各以三成即一是一切若一則一切則

應一一皆有一切作用既不許然何
因執三為一切體性又若一則一切
應口眼等根即是大小便路又一一
根有一切作用應口耳等根聞香見
色若不尒者何得執三為一切法體
豈有智人而立此義又自性既常應
如我體何能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
我其性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
如自性其體非我不應受用二十四
諦是則我非能受二十四諦非是所
受既能所俱无則諦義不立如是往
復數番婆羅門默无所說起而謝曰
我今負矣任依先約法師曰我曹釋
子終不害人令汝為奴隨我教命
婆羅門歡喜敬從即將向房聞者无
不稱慶時法師欲往烏荼乃訪得小
乘所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
省有數處疑謂所伏婆羅門曰汝曾
聽此義不答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
其講彼曰我今為奴豈合為尊講法
師曰此是他宗我未曾見汝但說无
苦彼曰若然請至夜中恐外人聞從
奴學法汙尊名稱於是至夜屏去諸人

令講一遍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大乘義而破之為一千六百頌名破惡見論將呈戒賢法師及宣示徒衆无不嗟賞曰以此窮覈何敵不亡其論如別目謂婆羅門曰仁者論屈為奴於耻已足今放仁者去隨意所之婆羅門歡喜辭出往東印度迦摩縷波國向鳩摩羅王談法師德義王聞甚悅即發使來請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尼乾占歸國終至帝城之西漕

鳩摩羅使未至聞有一露形尼乾子名伐闍羅忽入法師房来法師舊聞尼乾善於占卜即請坐問所疑曰玄奘支那國僧来此學問歲月已久今欲歸還不知達不又去住二宜何最為吉及壽命長短願仁者占看尼乾乃索一白石畫地而筮報法師曰師住時最好五印度及道俗无不敬重去時得達於敬重亦好但不如於住師之壽命自今已去更可十年若憑餘福轉續非所知也法師又問意欲思歸經像既多不知若為勝致尼乾曰勿憂戒日王鳩摩羅王自遣人送師必達无苦法師報曰彼二王者從来未面如何得降此恩尼乾曰鳩摩羅王巳發使来請二三日當到既見鳩摩羅亦便見戒日如是言訖而去法師即作還意莊嚴經像諸德聞之咸来勸住曰印度者佛生之處大聖雖

遷遺蹤具在巡遊礼讃足豫平生何爲至斯而更捨也又支鄣國者蔑戾車地輕人賤法諸佛所以不生志狹垢深聖賢由茲弗往氣寒土嶮亦焉足念哉法師報曰法王立教義尚流通豈有自得霑心而遺未悟且彼國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聖臣忠父慈子孝貴仁貴義尚齒尚賢加以識洞幽微智周神契體天作則七耀无以隱其文設器分時六律不能韜其管故能驅役飛走感致鬼神消息陰陽利安万物自遺法東被咸重大乘定水澄明戒香芬馥發心造行願与十地齊功斂掌熏脩以至三身爲極向蒙大聖降靈親麾法化耳承妙說目擊金容並轡長途未可知也豈得稱佛不往遂可輕哉彼曰經言諸天隨其福德共食有異今与法師同居贍部而佛生於此不往於彼以是將爲邊地惡也地既无福所以不勸仁歸法師報曰无垢稱言夫日何故行贍部洲答曰爲之除冥今所思歸意遵此耳諸德既見不從乃相呼往戒

賢法師所具陳其意戒賢謂法師曰仁意定何如報曰此國是佛生處非不愛樂但玄奘來意者為求大法廣利群生自到已來蒙師為說瑜伽師地論決諸疑網禮見聖迹及聞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慶誠不虛行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見用報師恩由是不願停住戒賢喜曰此菩薩意也吾心望尒尒亦如是任為裝束諸人不須苦留言訖還房經二日東印度鳩摩羅王遣使奉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願見支那國大德願師發遣慰此欽思戒賢得書告衆曰鳩摩羅王欲請玄奘但此人衆差擬往戒日王所與小乘對論今若赴彼戒日儻須如何可得不宜遣去乃謂使曰支那僧意欲還國不及得赴王命使到王更遣來請曰師縱欲歸蹔過弟子去亦非難必願垂顧勿復致違戒賢既不遣往彼王大怒更發別使賫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凡夫染習世樂於佛法中未知迴向今聞外國僧名身心歡喜似開道芽之分師復不

許其来此乃欲令衆生長淪永夜豈
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哉不勝渇
仰謹遣重諮若也不来弟子則分是
惡人近者設賞迦王猶能壞法毀菩
提樹師即謂弟子无斯力耶必當整
理爲軍雲萃於彼蹈𨚗爛陁寺使碎
如塵此言如日師好試看戒賢得書
謂法師曰彼王者善心素薄境內佛
法不甚流行自聞仁名似發深意仁
或是其宿世善友努力爲去出家以
利物爲本今正其時譬如伐樹但斷
其根枝條自殄到彼令王發心則百
姓從化若違不赴或有魔事勿憚小
勞法師辭爲使俱去至彼王見甚喜
率群臣迎拜讚嘆延入宮日陳音樂
飲食花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如是
經月餘戒日王討恭御陁還聞法師
在鳩摩羅處驚曰我先頻請不来今
何因在彼發使語鳩摩羅王急送支
𨚗僧来鳩摩羅王敬重法師愛戀无
已不能捨離語使曰我頭可得法師
未可即来使還報戒日王大怒謂侍
臣曰鳩摩羅王輕我也如何爲一僧

發是麁語更遣使責曰汝言頭可得
者即宜付使將來鳩摩羅深懼言失
即命嚴爲軍二万乘舩三万艘共法
師同發泝渡殑伽河以赴王所至羯
朱嗢祇羅國遂即參及鳩摩羅王將
欲發引先令人於殑伽河北營 行宫
是日渡河至宫安置法師訖自与諸
臣參戒日王於河南戒日見來甚喜
知其敬愛於法師亦不責其前語但
問支那僧何在報曰在某行宫王曰
何不來報曰大王欽賢愛道豈可遣
師就此參王王曰善且去某明日自
來鳩摩羅還謂法師曰王雖言明日
來恐今夜即至仍須候待若來師不
須動法師曰玄奘佛法理自如是至
夜一更許王果來有人報曰河中有數
千炬燭并步鼓聲王曰此戒日王來
即勑擎燭自与諸臣遠迎其戒日王
行時每將金鼓數百行一步一擊号
爲節步鼓獨戒日王有此餘王不得
同也既至頂礼法師足散花瞻仰以
无量頌讚嘆訖謂法師曰弟子先時
請師何爲不來報曰玄奘遠尋佛法

為聞瑜伽師地論當奉命時聽論未了以是不遂參王王又問曰師從支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法師報曰玄奘本土見人懷聖賢之德能爲百姓除凶剪暴覆潤群生者則謌而詠之上備宗廟之樂下入閭里之謳秦王者即支那國今之天子也未登皇極之前封爲秦王是時天地版盪蒼生无主原野積人之宍川谷流人之血妖星夜聚沴氣朝凝三河苦封豕之貪四海困長虵之毒王以帝子之親應天策之命奮戎振旅撲翦鯨鯢杖鉞麾戈肅清海縣重安宇宙再耀三光六合懷恩故有茲詠王曰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爲物主也又問法師曰弟子且還明日迎師願不憚勞於是辭去詰旦使來法師共鳩摩羅同去至戒日宮側王與門師二十餘人出迎入坐備陳珍膳作樂散花供養訖王曰聞師作制惡見論何在法師報在此因取觀觀訖王甚悅謂其門師等曰

弟子聞日光既出則螢燭奪明天雷震音而鎚鑿絶響師等所守之宗他皆破訖試可救看諸德无敢言者王曰師等上座提婆犀那自云解冠羣英學該衆哲首興異見常毀大乘及聞客大德來即往吠舍釐礼觀聖迹託以逃潛故知師等无能也王有妹聡慧利根善正量部義坐於王後聞法師序大乘宗塗奥曠小教局淺夫然歡喜稱讚不能已王曰師論大好弟子及此諸師普皆信伏但恐餘國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於曲女城爲師作一會命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道等示大乘微妙之理絶其毀謗之心顯師盛德之高摧其我慢之意是日發勑告諸國及義解之徒集曲女城觀支那國法師之論焉法師自冬初共王逆河而進至臘月方到會場五印度中有十八國王到諳知大小乘僧三千餘人到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到那爛陁寺千餘僧到是等諸賢並博蘊文義富贍辯才思聽德音皆來會所兼有侍從或象或輿或

幢或幡各自圍繞峨峨岌岌若雲興霧涌充塞數十里間雖六齊之舉袂成帷三吳之揮汗為雨未足方其盛也王先勅會所營二草殿擬安像及徒衆比到並成其殿峻廣各堪坐千餘人王行宮在會場西五里日於宮中鑄金像一軀裝一大象上施寶帳安佛在其中戒日王作帝釋形手執白拂侍右拘摩羅王作梵王形執寶蓋侍左皆著天冠花鬘垂瓔珮玉又裝二大象載寶花逐佛後隨行隨散令法師及門師等各乘大象次列王後又以三百大象使諸國王大臣大德等乘象魚麗於道側稱讚而行從旦裝束自行宮引向會所至院門各令下乘捧佛入殿置於寶座王共法師等以次供養然後命十八國王入諸國僧名稱最高文義贍博者使千餘人入婆羅門外道有名行者五百餘人入諸國大臣等二百餘人入自外道俗各令於院門外部伍安置王遣內外並設食食訖施佛金槃一金椀七金澡灌一金錫杖一枚金錢三

千上氎衣三千法師及諸僧等施各有差施訖別施寶帳請法師坐為論主稱揚大乘序作論意仍遣那爛陁寺沙門明賢法師讀示大衆別令寫一本懸於會場門外示一切人若其間有一字无理能難破者請斷首相謝如是至晚无一人致言戒日王歡喜罷會還宮諸王及僧各歸所次法師共鳩摩羅王亦還自宮明旦復來迎像送引聚集如初經五日小乘外道見毀其宗結恨欲為謀害王知宣令曰邪黨亂真其來自久埋隱正教誤惑群生不有上賢何以鑒偽支那法師者神宇冲曠解行淵深為伏群邪來遊此國顯揚大法汲引愚迷妖妄之徒不知慚悔謀為不軌翻起害心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衆有一人傷觸法師者斬其首毀罵者截其舌其欲申辭救義不拘此限自是邪徒戢翼竟十八日无一人發論將散之夕法師更稱揚大乘讃佛功德令无量人返邪入正弃小歸大戒日王益增崇重施法師金錢一万銀錢三万上氎

衣一百領十八國王亦各施珍寶法師一皆不受王命侍臣莊嚴大象施幢請法師乘令貴臣陪衛巡衆告唱表立義无屈西國法凡論得勝如此法師讓而不行王曰古來法尓事不可違乃將法師袈裟遍唱曰支那國法師立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八日來无敢論者普宜知之諸衆歡喜為法師競立美名大乘衆号曰摩訶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衆号曰木叉提婆此云解脫天燒香散花礼敬而去自是德音弥遠矣王行宮西有一伽藍王所供養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每放光明昔迦濕弥羅國訖利多種滅壞佛法僧徒解散有一苾芻遠遊印度其後覩貨羅國雪山下王忿諸賤種毀滅佛法乃詐為商旅率三千勇士多賫珍寶偽言獻奉其王素貪聞之甚喜遣使迎接但雪山王稟質雄猛威肅如神既至其座去帽而叱之訖利多王覩便驚慴顛仆於地雪山王按其首而斬之謂其羣臣曰我雪山下王念尓諸奴毀壞

佛法故來罰汝然則過在一人非關
汝輩各宜自安唯翦惑其王首為惡
者遂之他國餘元所問既殲醜類建
立伽藍占集僧徒奉施而返前授印
度苾芻聞國平定杖錫旋歸路逢群
象鳴吼而來苾芻見已昇樹避象
乃吸水灑樹以牙排掘須臾樹倒象
以鼻卷苾芻置背上負載而去至一
大林中有病象患瘡而臥象引苾芻
手觸其苦處見瘡有竹刺為拔刺引
去膿血裂衣為裹象得漸安明日諸
象覓求菓味奉施苾芻苾芻食已有
一象將金函授於病者病象得已授
與苾芻苾芻受已諸象載送出林到
舊處置於地跪拜而去苾芻開函乃
佛牙也將歸供養近戒日王聞迦濕
彌羅有佛牙親至界首請看禮拜諸
眾悋惜不聽將出乃別藏之但其王
懼戒日王之威處處掘覓得已將呈
戒日見之深生敬重恃其強力遂奪
歸供養即此牙也散會後王以所鑄
金像衣錢等付囑伽藍令僧守護法
師先以辭鄉爛隨諸德及取經像訖

羅論竟至十九日辭王欲還王曰弟子嗣承宗廟為天下主三十餘年常慮福德不增廣法因不相續以故積集財寶於鉢羅耶伽國兩河間立大會場五年一請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獨為七十五日无遮大施已成五會今欲作第六會師何不蹔看隨喜法師報曰菩薩為行福慧雙修智人得果不忘其本王尚不悋珎財玄奘豈可辭少停住請隨王去王甚喜至二十一日發引向鉢羅耶伽國就大施場殑伽河在北閻牟那河在南俱從西北東流至此國而會其二河合處西有大墠周圍十四五里平坦如鏡自昔諸王皆就其地行施因号施場焉相傳云若於此地施一錢勝餘處施百千錢由是古來共重王勑於墠上建施場竪蘆為籬面各千步中作草堂數十間安貯衆寶皆金銀真珠紅頗梨寶帝青珠大青珠等其傍又作長舍數百間貯憍奢耶衣斑氎衣金銀錢等籬外別作造食處於寶庫前更造長屋百餘行似此京

邑肆行一一長屋可坐千餘人先是
王勑告五印度沙門外道尼乾貧窮
孤獨集施場受施亦有因法師出曲女
城會不歸便住施所者十八國王亦
便逐王行比至會場道俗到者五十
餘萬人戒日王營殑伽河北岸南印度
王杜魯婆跋吒營合河西鳩摩羅王
營閻牟那河南花林側諸受施人營
跋吒王西辰旦其戒日王與鳩摩羅
王乘船軍跋吒王從象軍各整儀衛
集會場所十八國諸王以次陪列初
一日於施場草殿內安佛像布施上
寶上衣及美饌作樂散花至日晚歸
營第二日安日天像施寶及衣半於
初日第三日安自在天像施如日天
第四日施僧僧万餘人百行俱坐人
施金錢百文珠一枚氎衣一具及飲
食香花供養訖而出第五番施婆羅
門二十餘日方遍第六番施外道十
日方遍第七番遍施遠方求者十日
方遍第八番施諸貧窮孤獨者一月
方遍至是五年所積府庫俱盡唯留
象馬兵器擬征暴乱守護宗廟自餘

寶貨及在身衣服瓔珞耳璫辟釧寶鬘頸珠髻中明珠揔施无復子遺一切盡已從其妹索麁弊衣著礼十方佛踊躍歡喜合掌言曰某比来積集財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貯福田中可謂入藏矣願某生生常具財法等施衆生成十自在滿二莊嚴會訖諸王各持諸寶錢物於諸衆邊贖王所施瓔珞髻珠御服等還將獻王經數日王衣服及上寶等服用如故法師辞欲歸王曰弟子方欲共法師闡揚遺法何遽即歸如是留連復十餘日鳩摩羅王懃懃亦如是謂法師曰師能住弟子處受供養者當為師造一百寺法師見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支那國去此遐遠晚聞佛法雖霑梗槩不能委具為此故来訪殊異耳令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須臾而忘經言障人法者當代代无眼若留玄奘則令彼无量行人失知法之利无眼之報寧不懼哉王曰弟子慕重師德願常瞻奉既損多人之益實懼

於懷任師去住雖然不知師欲從何道而歸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法師報曰玄奘從支那来至國西界有國名高昌其王明睿樂法見玄奘来此訪道深生隨喜資給豊厚願法師還日相過情不能違令者還須北路而去王曰師須幾許資粮法師報无所須王曰何得尒於是命施金錢等物鳩摩羅王亦施衆珍法師並皆不納唯受鳩摩羅王曷剌釐帔（即麁毛下細者所作）擬在塗防雨於是告別王及諸衆緇餞數十里而歸將分之際嗚噎各不能已法師以經像等附北印度王烏地多軍鞍乘漸進後戒日王更附烏地王大象一頭金錢三千銀錢一万供法師行費別三日王更与鳩摩羅王跋吒王等各將輕騎數百復来送別其慇懃如是仍遣達官四人名摩訶怛羅（類此散官也）王以素氎作書紅泥封印使達官奉書送法師所經諸國令發乘遞送終至漢境自發鉢羅耶伽國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到憍賞弥國城南劬師羅長者施佛園處礼聖

迹訖復為烏地多王西北行一月餘日歷數國重礼天梯聖迹復西北行三踰繕那至毗羅那拏國都城停兩月日逢師子光師子月同學二人講俱舍攝論唯識論等皆來迎接甚歡法師至又開瑜伽決擇及對法論等兩月訖辭歸復西北行一月餘日經數國至闍蘭達國即北印度王都復停一月烏地王遣人引送西行二十餘日至僧訶補羅國時有百餘僧皆北人賫經像等依法師而還如此復二十餘日山澗中行其處多賊法師恐相劫掠常遣一僧預前行若逢賊時教說遠來求法今所賫持並經像舍利願檀越擁護无起異心法師率徒侶後進時亦屢逢然卒无害如是二十餘日行至呾叉尸羅國重礼月光王捨千頭處國東北五十踰繕那即迦濕弥羅國其王遣使迎請法師為爲行輜重不果去停七日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河廣五六里經像及同侶人並坐船而進法師乘爲涉渡時遣一人在船看守經及印度諸異

花種將至中流忽然風波乱起搖動
船舫數將覆沒守經者惶懼墮水衆
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夾經本及花
果種等自餘僅得保全時迦畢試王先
在烏鐸迦漢茶城聞法師至躬到河側
奉迎問曰承師河中失經師不將印
度花果種来荅曰將来王曰鼓浪傾
船事由於此自昔以来欲將花種渡
者並然因共法師還城寄一寺停五
十餘日為失經本更遣人往烏長(去聲)
那國抄寫迦葉臂耶部三藏迦濕弥
王聞法師漸近亦忘遠躬来叅拜累
日方歸法師与迦畢試王相隨西北
行一月餘日至藍波國境王遣太子
先去勑都人及衆僧裝辦幢幡出城
迎候王与法師漸發比至道俗數千
人幢幡甚盛衆見法師歡喜礼拜訖
前後圍繞讃詠而進至都停一大乘寺
時王亦為七十五日无遮大施自此
復正南行十五日往伐剌拏國礼聖迹
又西北往阿薄健國又西北往漕矩
吒國又北行五百餘里至佛栗氏薩
儻那國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境王又

為七日大施施訖法師辭發東北行一踰膳那又至瞿盧薩謗城與王別北行王遣一大官將百餘人送法師度雪山負蒭草糧食資給行七日至大山頂其山疊嶂危峯參差多狀或平或聳勢非一儀登陟艱辛難為備敘自是不得乘馬策杖而前復經七日至一高嶺嶺下有村可百餘家養羊畜羊大如驢其日宿於此村至夜半發仍令村人乘山駝引路其地多雪澗凌溪若不憑鄉人引導交恐淪墜至明晝日方渡陵嶮時唯七僧并雇人等有二十餘為一頭騾十頭馬四疋明日到嶺底尋槃道復登一嶺望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嶺最高雖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日將昏方到山頂而寒風凄凜徒侶之中无能正立者又山无卉木唯積石攢峯岌岌然如林筍矣其處既山高風急鳥將度者皆不得飛自嶺南嶺北各行數百步外方得舒其六翮矣尋贍部洲中嶺岳之高亦无過此者法師從西北下數里有少平地施帳宿旦而進

經五六日下山至安怛羅縛婆國即覩貨羅之故地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無憂王建也法師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亦覩貨羅之故地從此西北復山行三百餘里至活國居縛芻河側即覩貨羅東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見葉護可汗孫王覩貨羅自稱葉護至衙停一月葉護遣衛送共商侶東行二日至瞢健國其傍又有阿利尼國曷邏胡國訖栗瑟摩國鉢利曷國皆覩貨羅故地也自瞢健復東行入山三百餘里至呬摩怛羅國亦覩貨羅故地風俗大同突厥而尤異者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若舅姑俱歿則舉冠全棄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鉢創那國亦覩貨羅故地也為寒雪停月餘日從此又東南山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又東南履危躡嶮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力反）浪拏國從此又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

國（亦名護蜜也）國在兩山間臨縛芻河出善馬形小而健俗无禮義性暴形陋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所立伽藍中石佛像上有金銅圓蓋雜寶裝瑩自然住空當於佛頂人有礼旋蓋亦隨轉人停蓋止莫測其靈（寺立因緣廣如別傳）從此國大山北至尸弃尼國又越達摩悉鐵帝國至商弥國從此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在兩雪山間又當蔥嶺之中風雪飄飛春夏不止以其寒冽卉木稀少稼穡不滋境域蕭條無復人跡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餘里處贍部洲中地勢高隆瞻之瀰漫目所不能極水族之類千品万種喧聲交聒若百工之肆焉復有諸鳥形高丈餘鳥卵如甕舊稱條支巨鷇或當此也池西分出一河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赴海以右諸水亦皆同會池東分一大河東至佉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赴海

以左諸水亦並同會川南山外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又此池南北爲阿耨池相當從此川東出登危履雪行五百餘里至朅盤陁國城依峻嶺北背從多河其河東入塩澤潛流地下出積石山爲此國河源也又其王聰慧建國相承多歷年所自云本是脂那提婆瞿怛羅唐言漢日天種王故宮有故尊者童壽論師伽藍尊者怛又始羅國人也神晤英秀日誦三万二千言兼書亦亦遊戲衆法雅閑著述凡製論數十部並盛宣行即經部本師也是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壽号爲四日能照有情之惑童壽聲譽既高故先王躬伐其國迎而供養城東南三百餘里至大石壁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居不動視若羸人而竟无傾朽已經七百餘歲矣法師在其國停二十餘日復東北行五日逢群賊商侶驚怖登山爲被逐溺水死賊過後向商人漸進東下冒寒履嶮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鎩國城西二百里有

大山峯崿甚峻上有窣堵波聞之舊說曰數百年前因雷震山崩中有苾芻身量枯偉冥目而坐鬚髮叅叅垂覆肩面有獵者見而白王王躬觀禮士庶傳聞遠近同集咸申供養積花成積王曰此何人也有苾芻對曰此出家羅漢入滅盡定者歲月滋淹故鬚長耳王曰若何警寤令其起也對曰段食之身出定便壞宜先以酥乳灌灑使潤霑腠理然後擊揵椎感而悟之或可起也王曰善哉遂依僧語灌乳擊揵椎羅漢舉目而視曰尒輩何人形被法服對曰我輩苾芻也彼曰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久入涅槃聞之憮然重曰釋迦文佛成无上等覺未答曰已成利物斯周亦從寂滅聞已俛首良久以手舉髮起昇虛空作大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墮地王尚大衆收骨起窣堵波即此塔也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曰疏勒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利多底也疏勒之言尚訛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渡徙多河踰大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國南有大山山多

龕室印度證果人多運神通就之棲止因入寂滅者衆矣今猶有三羅漢住巖穴入滅心定鬚髮漸長諸僧時往爲剃又此國多大乘經典十万頌爲部者凡有數十從此東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唐曰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謂渙那國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沙磧太半宜穀豐菓出氍毹細氈工績絶細又土多白玉瑿玉氣序和調俗知禮義尚學好音韻風儀詳整異諸胡俗文字遠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五千餘人多學大乘其王雄智勇武尊愛有德自云毗沙門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无憂王之太子在怛叉始羅國後被譴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此建都久而无子因禱毗沙門天廟廟神額上剖出一男復於廟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取而養子遂至成長王崩後嗣立威德遐被力并諸國今王即其後也先祖本因地乳資成故于闐正音稱地乳國焉法師入其境至勃伽夷城城中有坐佛像高七尺餘首戴寶冠威顔圓滿聞諸舊說像

本在迦濕弥羅國請来到此昔有羅漢有一沙弥身嬰疾臨將捨壽索酢米餅師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有潛運神足乞而爲之沙弥食已歡喜樂生其國願力无違命終即生王家嗣立之後才略驍雄志思呑攝乃踰雪山伐其舊國時迦濕弥王亦簡將練兵欲事攘拒羅漢曰不勞擧刃我自遣之即往瞿薩旦那王所爲説項生貪暴之失及示先身沙弥衣服王見已得宿命智深生愧恧爲迦濕弥王結好而罷仍迎先所供像隨軍還國像至此城住而不進王爲衆軍盡力移轉卒不能動即於像上營構精廬招延僧侶捨所愛冠莊嚴佛頂其冠見在極多貴寶觀者嘆焉法師停七日于闐王聞法師到其境躬来迎謁後日發引王先還都留兒侍奉行二日王又遣達官来迎離城四十里宿明日王爲道俗將音樂香花接於路左既至延入城安置於小乘薩婆多寺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毗盧折那唐言遍照阿羅漢造也

昔此國法教未震而羅漢自迦濕弥羅至此宴坐林中時有見者恠其形服以狀白王王聞親往覲其容止問曰尓何人獨栖林野曰我如来弟子法尓閑居王曰稱如来者復何義也荅曰如来者即佛陁之徳号昔淨飯王太子一切義成愍諸衆生沉没苦海无救无歸乃弃七寶千子之資四洲輪王之位閑林進道六年果成獲金色之身證无師之法灑甘露於鹿苑耀摩尼於鷲峯八十年中示教利喜化緣既盡息應歸真遺像遺典傳通猶在王以宿福位為人主當法輪之付屬作有識之依歸冥而不聞是何理也王曰某罪累淹積不聞佛名今蒙聖人降徳猶是餘福既有遺像遺典請奉修行羅漢報曰必願樂者當先建立伽藍則靈像自至王於是旋駕為群目詳擇勝地命選匠人問羅漢造立之式因而建焉寺成王重請曰伽藍已就佛像何在報曰王但至誠像至非遠王共大目及士庶等各燒香捧花一心而立須臾聞有佛像

自空而来降於寶座光暉晃朗容顏肅然王見歡喜稱慶无極并請羅漢為衆說法因与國人廣興供養故此伽藍即最初之立也法師前為渡河失經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訪本及為于闐王留連未獲即還因修表使高昌小兒逐商伴入朝陳已昔往婆羅門國求法今得還歸到于闐其表曰沙門玄奘言奘聞馬融該贍鄭玄就扶風之師伏生明敏晁錯躬濟南之學是知儒林近術古人猶且遠求况諸佛利物之玄蹤三藏解經之妙說敢憚塗遙而无尋慕者也玄奘往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典雖来而圓宗尚闕常思訪學无顧身命遂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踐流沙之湯湯陟雪嶺之巍巍鐵門巉嶮之塗熱海波濤之路始自長安神邑終于王舍新城中間所經五万餘里雖風俗千別艱危万重而憑恃天威所至无鯁仍蒙厚禮身不辛苦心願獲從遂得觀耆闍崛山礼菩提之樹見不見迹聞未聞經窮

宇宙之靈奇盡陰陽之化育宣
皇風之德澤發殊俗之欽思歷覽周
遊一十七載今已從鉢羅耶伽國經
迦畢試境越葱嶺渡波謎羅川歸還
達於于闐為所將大象溺死經本衆
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不獲奔馳早
謁 軒陛无任延仰之至謹遣高昌俗
人馬玄智隨商侶奉表先聞是後為
于闐諸僧講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
論一日一夜四論遞宣王與道俗歸
依聽受日有千數時間經七八月使
還蒙恩 勅降使迎勞曰聞師訪
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无量可即
速來與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
義者亦任將來朕已 勅于闐等道
使諸國送師人力鞍乘應不少乏令
燉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鄯於沮沫迎
接法師奉 勅已即進發于闐王資
餞甚厚自發都三百餘里東至媲摩
城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餘質狀
端嚴甚多靈應人有疢疾隨其苦處
以金薄帖像病即瘳愈凡有願求多
蒙果遂相傳云昔佛在世憍賞彌國

鄔陁行郝王所作佛滅度後自彼飛来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後復自移到此（因緣如別傳）又相傳有記去釋迦法滅像入龍宮從媲摩城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泥壤城又從此東入大流沙風動沙流地无水草多熱毒魑魅之患无逕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遺骸以為幖幟磽确難涉委如前序又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又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沫地又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展轉達於自境得鞍乘已放于闐使人及馱馬還有勑酬其勞皆不受而去既至沙州又附表時 帝在洛陽宮表進知法師漸近 勑西京畱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使有司迎待法師承上欲問罪遼濵恐稽緩不及乃倍途而進奄至漕上官司不知迎接威儀莫暇陳設而聞者自然奔湊觀礼盈衢更相登踐欲進不得因宿於漕上矣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十九年春正月入西京終二十
二年夏六月謝　御製經序并荅

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
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等承法師齎
經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將軍侯莫陳
寔雍州司馬李叔眘長安縣令李乾
祐等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驛其
從若雲是日有司頒諸寺具帳轝花
幡等擬送經像于弘福寺人皆欣踊各
竟莊嚴翌日大會於朱雀街之南凡
數百件部伍陳列即以安置法師於
西域所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
摩揭陁國前正覺山龍窟留影金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
痆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憍賞彌
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
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
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像
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

陁國鷲峯山說法花等經像金佛像
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
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吠舍釐國
巡城行化刻檀像等又安置法師於
西域所得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
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
一十五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
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
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
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
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
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
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疋馬
負而至其日所司普班諸寺但有寶
帳幢幡供養之具限明二十八日旦
並集朱雀街擬迎新至經像於弘福
寺於是人增勇銳各競莊嚴窮諸麗
好幢帳幡蓋寶案寶輿寺別將出分
布訖僧尼等整服隨之雅梵居前薰
爐列後至是並陳於街內凡數百事
布經像而行珠珮動音金花散彩預
送之儔莫不歌詠希有忘塵遣累嘆
其希遇始自朱雀街內終屆弘福寺

門數十里闍都人仕子内外官僚列道兩傍瞻仰而立人物闐闉所司恐相騰踐各令當處燒香散花无得移動而烟雲讚響處處連合昔如來創降迦毗弥勒初昇覩史龍神供養天衆圍遶雖不及彼時亦遺法之盛也其日衆人同見天有五色綺雲現於日北宛轉當經像之上紛紛郁郁周圓數里若迎若送至寺而微

釋彥悰箋述曰余考尋圖史此蓋謂天之喜氣識者嘉焉昔如來創降迦維慈氏將昇覩史龍神供養天衆奉迎雖不及往時而遺法東流未有若茲之盛也壬辰法師謁　文武聖皇帝於洛陽宮二月己亥見於儀鸞殿帝迎慰甚厚既而坐訖　帝曰師去何不相報法師謝曰玄奘當去之時以再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蒙允許无任慕道之至乃輙私行專擅之罪唯深慙懼　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亦不煩為愧但念彼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怪師能達也法師

對曰玄奘聞乘疾風者造天池而非遠御龍舟者涉江波而不難自陛下握乹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　聖威振葱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雲翔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斂躬而敬之況玄奘圓首方足親承育化者也既賴　天威故得往還无難

帝曰此自是師長者之言　朕何敢當也因廣問彼事自雪嶺巳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産風俗八王故迹四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无得而載法師既親遊其地觀覩疆邑耳聞目覽記憶无遺隨問酬對皆有條理　帝大悅謂侍臣曰昔苻堅稱釋道安為神器舉朝尊之　朕今觀法師詞論典雅風節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遠時趙國公長孫无忌對曰誠如　聖旨臣嘗讀晉國春秋見叙安事實是高行博物之僧但彼時佛法來近經論未多雖有鑽研蓋其條蔓非如法師躬窺淨域討衆妙之源究泯洹之跡者矣帝曰公

言是也　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
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覩宜
修一傳以示未聞　帝又察法師堪
公輔之寄因勸歸俗助秉俗務法師
謝曰玄奘少踐緇門伏膺佛道玄宗
是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无異乘流
之舟使弃水而就陸不惟无功亦徒
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
即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辭乃止時
帝將問罪遼濵天下之兵已會於洛
軍事忙迫聞法師至令引入朝期暫相
見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昃趙國公長
孫无忌奏稱法師停在鴻臚日暮恐
不及　帝曰忩忩言猶未盡意欲共師
東行省方觀俗指麾之外別更談叙師
意如何法師謝稱玄奘遠來兼有疾
疢恐不堪陪駕　帝曰師尚能孤遊
絶域今此行蓋同跬步安足辭焉法
師對曰　陛下東征六軍奉衛罸乱
國誅賊目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
玄奘自度終无裨助行陣之効虚負
途路費損之勲加以兵戎戰鬪律制
不得觀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伏

願天慈哀矜即玄奘幸甚　帝信納
而止法師又奏云玄奘從西域所得
梵本六百餘部一言未譯今知此嵩
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遠離墟
落泉石清閑是後魏孝文皇帝所造
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譯經處玄奘望
為國就彼翻譯伏聽　勅旨帝曰
不須在山師西方去後朕奉為穆
太后於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禪院甚
虛靜法師可就翻譯法師又奏曰百
姓无知見玄奘從西方來妄相觀看
遂成闤闠非直違觸憲網亦為妨廢
法事望得守門以防諸過帝大悅曰
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為處分
師可三五日停憩還京就弘福安置
諸有所須一共玄齡平章自是辭還
矣三月己巳法師自洛陽還至長安
即居弘福寺將事翻譯乃條疏所須
證義綴文筆受書手等數以申留守
司空梁國公玄齡玄齡遣所司具狀
發使定州啓　奏令旨依所須供給
務使周備　夏六月戊戌證義大德
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者

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沙門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響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等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師普光寺沙門栖玄弘福寺沙門明濬會昌寺沙門辯機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宣簡州福聚寺沙門靜邁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棲巖寺沙門道卓豳州昭仁寺沙門慧立洛州天宮寺沙門玄則等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大總持寺沙門玄應又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興善寺沙門玄謩自餘筆受書手所司供料等並至丁卯法師方操貝葉開演梵文創譯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等四部其翻六門經當日了佛地經至辛巳了菩薩藏經顯揚論等歲暮方訖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又譯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至

二月訖又譯瑜伽師地論秋七月辛卯法師進新譯經論現了者表曰沙門玄奘言竊聞八正之旨實出苦海之津梁一乘之宗誠昇涅槃之梯蹬但以物機未熟致蘊葱山之西經胥庭而莫聞歷周秦而靡至暨乎摩騰入洛方被三川僧會遊吴始霑荆楚從是已来遂得人脩解脫之因家樹菩提之業固知傳法之益其利博哉次復嚴顯求經澄什繼譯雖則玄風日扇而並處偽朝唯玄奘輕生獨逢

明聖所將經論咸得奏聞蒙陛下崇

重聖言賜使翻譯比為義學諸僧等専精夙夜不惰寸陰雖握管淹時未遂終訖已絕筆者見得五部五十八卷名曰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佛地經一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一十六卷勒成八袟繕寫如別謹詣闕奉進玄奘又竊見弘福寺尊像初成

陛下親降鑾轝開青蓮之目令經論初譯為聖代新文敢緣前義亦望

曲垂 神翰題製一序讚揚宗極冀

冲言與日月齊明玉字銀鉤將
乾坤等固使百代之下誦詠不窮千
載之外瞻仰无絕前又洛陽奉見日
勑令法師脩西域記至是而成乙未
又表進曰沙門玄奘言竊尋蟠木幽
陵雲官記軒皇之壤流沙滄海夏載
著伊堯之域西母白環薦垂衣之主
東夷楛矢奉刑措之君固以飛英曩
代式徽前典伏惟　陛下握紀乘時提
衡制範剗舟絃木威天下而濟羣生
鼇鼉足蘆灰堙方轝而補圓蓋耀武經
於七德闡文教於十倫澤遍泉源化
霑萮葦房芝發秀浪井開花樂囿
馴班巢阿響律浮紫膏於貝闕霏白
雲於玉撿遂苑弱木而池濛汜囿炎
火而照積冰梯赤坂而承朔泛滄津
而委書史曠前良事絕故府豈如漢
開張掖近接金城秦戍桂林纔通珠
浦而已玄奘幸屬天地貞觀華夷靜
謐冥心梵境敢符好事命均朝露力
譬秋螽徒以憑假　皇靈飃身進影
展轉膜拜之鄉流離重驛之外條支
巨鷇方驗前聞罽賓孤鸞還稽曩實

時移歲積人願天從遂得下雪岫而
泛提河窺鷄林而觀鷲嶺祇園之路
彷彿猶存王城之基坡陁尚在尋求
歷覽時序推遷言返帝京淹逾一紀
所聞所履百有二十八國竊以章亥
之所踐藉空陳廣袤夸父之所凌厲
无述土風班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
非博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極大
千之境頗窮葱外之境皆存實錄匪
敢彫華謹具編裁稱為大唐西域記
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望班之右筆
飾以左言掩博物於晉臣廣九丘於
皇代但玄奘資識浅短遺漏寔多兼
拙於筆語恐无足觀覽丙申神筆自
答書曰省書具悉來意法師夙摽高
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
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罪是
故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
朗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
朕學浅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
豈能仰測請為經題非已所聞又云
其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
勅裝尚丁酉法師重表曰沙門玄奘

言伏奉墨　勅猥垂獎諭經奉
綸言精守振越玄奘業行空疎謬參
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无虞憑
皇靈以遠征恃　國威而訪道窮遐
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寔資
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成卷軸
未有詮序伏惟　陛下叡思雲敷天
花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
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无
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
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
希題目宸眷冲邈不垂矜許撫躬
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既
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
涯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壁奇
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
祈伏乞雷雨曲垂　天文俯照配兩
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
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奧典託英
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
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自此方許
二十二年春駕幸玉華宮夏五月甲
午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六月

庚辰　勅追法師赴宮比發在途屢有使至令緩進无得勞損既至見於玉華殿甚歡　帝曰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山宮泉石既涼氣力稍好能省覽機務然憶法師故遣相屈涉途當大勞也法師謝曰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　聖躬不安則率土惶恂伏聞　鑾轝至此御膳休宜凡預含靈孰不蹈舞願　陛下永保崇高尚天无極玄奘庸薄猥蒙齒召衛荷不覺為勞　帝以法師學業該贍儀韻淹深每思逼勸歸俗致之左右共謀朝政往於洛陽宮奉見之際以親論之至是又言曰昔堯舜禹湯之君隆周炎漢之主莫不以為六合務廣万機事殷兩目不能遍鑒一心難為獨察是以周憑十亂舜託五臣翼亮朝猷弼諧邦國彼明王聖主猶仗群賢況朕寡闇而不寄衆哲者也意欲法師脫須菩提之染服掛維摩詰之素衣升鉉路以陳謨坐槐庭而論道於意何如法師對曰　陛下言六合務廣三五之君不能獨守寄諸賢

栢共而成之仲尼亦云君失臣得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玄奘謂此言將識中庸非為上智若使有臣皆得桀紂豈无臣耶以此而推不必由也仰惟　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紀綱萬事自得其緒况撫運以来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是　陛下不荒不淫不嚴不傷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為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哉請辯二三以明其事　陛下經緯八紘之略駈駕英豪之才剋定禍亂之功崇闡雍熙之業聰明文思之德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无假於人其義一也敦本弃末尚仁尚禮移澆風於季俗反淳政於上皇賦遵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禀識懷生俱沐恩波咸遂安樂此又　聖心聖化无假於人其義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東逾日域西邁崐丘南盡炎洲北窮玄塞彫蹄鼻飲之俗弃服左衽之人莫不候雨瞻風稽顙屈膝獻琛貢寶充委奧邸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其義三也獫狁為患其来自久五帝所

不臣三王不能制遂使河洛為被髮
之野酆鄗為鳴鏑之塲中國陵遲匈
奴得志殷周已來不能攘弭至漢武
窮兵衛霍盡力雖翦枝葉根本猶存
自後以來不聞良策及陛下御圖一
征斯殄傾巢倒穴无復孑遺瀚海燕
然之域並入提封單于弓騎之人俱
充臣妾若言由臣則虞夏已來賢輔
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得无假
於人其義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
隋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罰攻城无
傷半堞野掠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
狽而反　陛下暫行將數万騎摧駐
蹕之强陣破遼蓋之堅城振旅凱旋
俘馘三十万衆用兵御將其道不殊
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无假
於人其義五也又如天地交泰日月光
華和氣氤氳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一
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鷹朱草昭彰雜
沓无量億千不能遍擧皆是應德而
至无假於人乃欲比肩前王寄功十
乱竊為　陛下不取縱復須人今亦
伊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

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願也伏乞天慈終而不棄　帝甚悅謂法師曰師向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致也既欲敷揚妙道亦不違高志可努力今日已後亦當助師弘道釋彥悰箋曰法師事兼內外臨機訓荅其辯洽如是難哉昔道安陳諫苻堅之駕不停恒標奮辞姚興之心莫止終致敗軍之辱進道之勞豈如法師雅論纔申　皇情允塞清風轉潔美志踰貞以此而言可不須月旦而優劣見矣時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　陛下聖德實如師言臣等備位而已日月之下螢爝何功帝笑曰不如此夫珎裘非一狐之腋大廈必衆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師欲自全雅操故遜相光飾耳　帝又問法師比翻何經論荅近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帝曰此論甚大何聖所說復明何義荅曰論是弥勒菩薩說明十七地義又問何名十七地荅謂五識相應地意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无

尋唯伺地无尋无伺地三摩呬多地非
三摩呬多地有心地无心地聞所成
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
地菩薩地有餘依地无餘依地及舉
綱提目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向
京取瑜伽論論至 帝自詳覽覩其詞
義宏遠非從來所聞歎謂侍臣曰朕
觀佛經譬猶瞻天望海莫測高深法
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軍國
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
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比之猶
汀瀅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齊
致此妄談也因 勑所司簡秘書省
書手寫新翻經論為九本與雍洛并
兗相荊楊涼益等九州展轉流通使
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時司徒趙
公長孫无忌中書令褚遂良等奏曰
臣聞佛教冲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
深語門則難入伏惟 陛下至道昭
明飛光旦日澤雲遐界化溢中區擁
護五乘建立三寶故得法師當衬慕
而秀質開千載而挺生陟重阻以求
經履危途而訪道見珎殊俗具獲真

文歸圖翻宣若菴園之始説精文奥
義如金口之新開皆是陛下聖德所
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若海波瀾舟
航有寄又天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
蠢黔黎俱食妙法臣等億刧希逢不
勝幸甚　帝曰此是法師大悲願力又
公等宿福所逢非朕獨所致也　帝
先許作新經序機務繁劇未及措意
至此法師重啓方爲染翰少須而成
名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
字神筆自寫勅貫衆經之首帝居慶
福殿百官侍衞命法師坐使弘文舘
學士上官儀以所製序對群寮宣讀
霞煥錦舒極褒揚之致其詞曰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
无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
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
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
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
者以其无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
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
崇虛乘幽控寂弘濟万品典御十方
舉威靈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

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无滅
无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
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
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
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无疑惑
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
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
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人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
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
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
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群
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
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糺所以
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
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
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
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
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
朗潤故以智通无累神測未形超六
塵而迥出隻千古而无對凝心內境
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
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

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
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
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
露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
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
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峰瞻奇
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
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
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
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
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
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
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
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
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
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雲露
方得泫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汙
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
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
則濁類不能霑夫以卉木无知猶資
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
成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无窮

斯福遐敷為乾坤而永大時法師奉
聖製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
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
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羲冊覩奧不測
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
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廣列代之
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
並入隄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
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万里恃
天威如咫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
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
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
獻紫宸尋蒙下璽賜使翻譯玄奘識
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
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
荷　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
理括眾妙之門忽以微生親承梵響
踊躍歡喜如聞受記无任欣荷之極
謹奉表詣　闕陳謝以聞　帝省表
復手報書曰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
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文深
為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

於珠林忽得來書課承褒讚循躬省
慮弥益厚顏蓋不足稱空勞致謝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二十二年六月　天皇製述聖
記終永徽五年春二月法師答書

二十二年夏六月　天皇大帝居春宮
奉覩　聖文又製述聖記其詞曰
夫顯揚正教非智无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眞如聖教
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
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
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
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
聖慈所被業无善而不臻妙化所敷
緣无惡而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
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
秘扃是以名无翼而長飛道无根而
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鎭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
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
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
尚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

德被黔黎斂衽而朝万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虫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万區分義捴成乎實豈為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齠齔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无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性常住齊三光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
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輙以輕塵足
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
法師進啓謝曰玄奘聞七耀摛光憑
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而通
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
人理在无惑伏惟
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再述
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寶相珠迴王轉
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韶而
合韻玄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
銘佩奉啓陳謝特降
令書曰治素无才學性不聰敏內典
諸文殊未觀覽所作序記鄙拙尤
繁忽得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
慙悚交并勞師等遠臻深以爲愧
釋彥悰箋述曰自二　聖序文出後王
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
音內外揄揚未浹辰而周六合慈雲
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迴霧委
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
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爲此也時
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請鐫
二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　帝可之

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勒於碑石焉庚辰

皇太子以文德聖皇后早弃万方思報昊天追崇福業使中大夫守右庶子臣高季輔宣令曰寡人不造咎譴所鍾年在未識慈顏弃背終身之憂貫心滋甚風樹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龍忌在辰歲時興感空懷陟屺之望益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遠瞻奉无逮徒思昊天之報罔寄烏鳥之情竊以覺道洪慈寔資真福冥申孺慕是用歸依宜令所司於京城內舊廢寺妙選一所奉為文德聖皇后即營僧寺寺成之日當別度僧仍令挾帶林泉務盡形勝仰規忉利之果副此罔極之懷於是有司詳擇勝地遂於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淨覺故伽藍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闕倣給園窮班倕巧藝盡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櫲樟栟櫚充其材珠玉丹青赭堊金翠備其飾而重樓複殿雲閣洞房凡十餘院惣一千八百九十七間牀褥器物備皆盈滿　文武聖皇帝又

讀法師所進菩薩藏經美之因
勑春宮作其經後序其詞曰
蓋聞羲皇至賾精粹止於龜文軒后
通幽雅奧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
殊昧實際之源徵緑錯以研幾蓋非
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薰風于
八埏德洽生靈激波瀾於方代伏惟
皇帝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
殿凝旒而神交鷲嶺總調御於徵猷
匪文思之所窺綜波若於綸言豈繫
象之能擬由是教覃溟表咸傳八解
之音訓浹寰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
三千法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弥
入提封而作鎮巨連德水迹帝里之
滄池舍衛菴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
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无幽
不闡所謂大權御極導法流而靡窮
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均具相
不可思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
矣爰自開闢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
文尚隱漢王精感託夢想於玄霄晉
后翹誠降脩多於白馬有同蠡酌豈
達四海之涯取辭管窺寧窮七曜之

隩洎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
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普
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眞實路龍宮梵
說之偈苾萃清臺猊吼貝葉之文咸
歸冊府灑茲甘露普潤芽莖垂此慧
雲遍霑翾走豈非歸依之勝業聖政
之靈感者乎夫菩薩藏經者大覺義
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以證无生菩
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開鍵所
資四无量心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
涉正覺之梯航者焉貞觀中年身毒
歸化越熱坂而頓羽跨懸度以輸賝
文軌既同道路无擁沙門玄奘振錫
尋眞出自玉關長騖奈苑至于天竺
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
詔翻譯於是畢功余以問安之暇澄
心妙法之寶奉述
天旨微表讚揚式命有司綴于經卷
自是帝既情信日隆平章法義福田
功德无輟於口與法師无蹔相離
勑加供給及時服卧具數令換易
秋七月景申夏罷又施法師納袈裟
一領價直百金觀其作製都不知鍼

線出入所從　帝庫內多有前代諸納咸无好者故自教後宮造此將為稱意營之數歲方成乘輿四巡恒將隨逐二十二年　駕幸洛陽宮時蘇州道恭法師常州慧宣法師並有高行學該內外為朝野所稱　帝召之既至引入坐言訖時二僧各披一納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承共寶既来謁　龍顏故取披服　帝哂其不妙取納令示仍遣賦詩以詠恭公詩曰福田資像德聖種理幽薰不持金作縷還用綵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相氛氳獨有離離葉恒向稻畦分宣公詩末云如蒙一披服方堪稱福田意欲之　帝並不為各施絹五十疋即此納也傳其麗絕豈常人所宜服用唯法師盛德當之矣時并賜法師剃刀一口法師表謝曰沙門玄奘伏奉勅賜納袈裟一領剃刀一口殊命荐臻寵靈隆赫恭對惶悸如履春冰玄奘幸遭邕穆之化早預息心之侶三業无紀四恩靡荅謬迴天睠濫叨雲澤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銛

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斷塵勞之網超餘識於彼已懼空蹤於冒榮慚恧屛營超承俯僂鞠心跼蹐精爽飛越不任悚荷之至謹奉表謝以聞塵黷聖鑒伏深戰標　帝少勞兵事纂曆之後又心存兆庶及遼東征罰櫛沐風霜旋旆已來氣力頗不如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遂留心八正牆塹五乘遂將息平復因問欲樹功德何最饒益法師對曰衆生寢惑非慧莫啓慧芽抽殖法為其資弘法由人即度僧為最　帝甚歡秋九月己卯詔曰昔隋季失御天下分崩四海塗原八埏鼎沸朕屬當戡亂躬履兵鋒亟犯風霜宿於馬上比加藥餌猶未痊除近日已來方就平復豈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計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餘人未此已前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緇侶將絶蒙茲一度並成徒衆美哉君子所以重正言也　帝又問金剛般若

經一切諸佛之所從生聞而不謗功逾身命之施非恒沙珎寶所及加以理微言約故賢達君子多愛受持未知先代所翻文義具不法師對曰此經功德實如聖旨西方之人咸同愛敬今觀舊經亦微有遺漏據梵本具云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云金剛般若欲明菩薩以分別為煩惱而分別之惑堅類金剛唯此經所詮无分別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知舊經失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問闕一二頌闕一九喻闕三如是等什法師所翻舍衛國也留支所翻婆伽婆者少可　帝曰師既有梵本可更委翻使衆生聞之具足然經本貴理不必須飾文而乖義也故今新翻能斷金剛般若委依梵本奏之　帝甚悅冬十月車駕還京法師亦從還先是勑所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別營一所号弘法院既到居之晝則帝留談說夜乃還院翻經更譯无性菩薩所釋攝大乘論十卷世親論十卷緣起聖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一卷戊申

皇大子又宣令曰營慈恩寺漸向畢
功輪奐將成僧徒尚闕伏奉勅旨度
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
臨行道其新營道場宜名大慈恩寺
別造翻經院虹梁藻井丹青雲氣瓊
礎銅沓金環華鋪並加殊麗令法師
移就翻譯仍綱維寺任法師既奉令
旨令充上座進啓讓曰沙門玄奘啓
伏奉令旨以玄奘為慈恩寺上座恭
聞嘉命心靈靡措屛營累息深增戰
悚玄奘學藝無紀行業空踈敢誓捐
軀方期光贊憑恃皇靈窮遐訪道所
獲經論奉勅翻譯情冀法流漸潤克
滋鼎祚聖教紹宣光華史冊玄奘昔
冒危途久嬰痾疹驚寒力弊恐不卒
業孤負國恩有罰無赦命知僧務更
貽重譴魚鳥易性飛沉失途伏惟皇
人子殿下仁孝天縱愛敬因心感風
樹之悲結寒泉之痛式建伽藍將弘
景福匡理法衆任在能人用非其器
必有顛仆伏願歡情遠鑒照弘法之
福因慈造曲垂察愚鄙之忠款則法
僧無悔吝之咎魚鳥得飛沉之趣不

任歷懇之至謹奉啓陳情伏用慄悸
十二月戊辰又勅太常卿江夏王道
宗將九部樂万年令宋行質長安令
裴方彥各率縣内音聲及諸寺幢帳
並使務極莊嚴已巳旦集安福門街
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陳列於
通衢其錦綵軒轞魚龍幢戲凡千五
百餘乘帳蓋三百餘事先是内出繡
畫等像二百餘軀金銀像兩軀金縷
綾羅幡五百口宿於弘福寺并法師
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
出安置於帳座及諸車上處中而進
又於像前兩邊各嚴大車車上竪長
竿懸幡幡後即有師子神王等爲前
引儀又莊寶車五十乘坐諸大德次
京城僧衆執持香花唄讃隨後次文
武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從大常九部
樂挾兩邊二縣音聲繼其後而幢幡
鍾鼓訇磕繽紛眩日浮空震曜都邑
望之極目不知其前後　皇太子遣
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領東宮兵
千餘人充手力　勅遣御史大夫李
乹祐為大使兩武侯相知檢挍

帝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樓手執
香爐目而送之甚悅衢路觀者數億
万人經像至寺門
勅趙公英公中書褚令執香爐引入
安置殿內奏九部樂破陣舞及諸戲
於庭訖而還壬申將欲度僧辛未
皇太子與仗衛出宿故宅後日旦從
寺南列羽儀而來至門下乘步入百
寮陪從礼佛已引五十大德相見陳
造寺所為意發言嗚咽酸感傍人侍
臣及僧无不哽咽觀蒸蒸之情亦今
之舜也言訖昇殿東閣令少詹事張
行成宣恩宥降京畿見禁囚徒然後
剃髮觀齋及賜王公已下束帛訖屏
人下閣礼佛與妃等巡歷廊宇至法
師房製五言詩帖於戶曰停軒觀福
殿遊目眺皇畿法輪含日轉花蓋接
雲飛翠烟香綺閣丹霞光寶衣幡虹
遙合彩空外迥分暉蕭然登十地自
得會三歸觀訖還宮是時緇素歡欣
更相慶慰莫不歌玄風重盛遺法再
隆近古以來未曾有也其日
勅追法師還北闕二十二年夏四月

駕幸翠微宮　皇太子及法師並陪
從既至處分之外唯談玄論道問因
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迹皆引
經詶對　帝深信納數攘袂歎曰朕
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　帝發
京時雖少違和而神威睿慮无減平
昔至五月已巳微加頭痛留法師宿
宮中庚午帝崩於含風殿時秘不言
還京發喪殯太極殿其日　皇太子
即　皇帝位於梓宮之側踰年改元
曰永徽万方號慟如喪考妣法師還
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无弃寸
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
必兼夜以續之過乙之後方乃停筆
攝經已復礼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
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
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
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来决疑請義
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復来諮禀復有
内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
紵寶裝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進
止日夕已去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
教誡盈廊溢廡皆詶荅處分无遺漏

者雖衆務輻湊而神氣綽然无所擁滯猶尚諸德說西方聖賢立義諸部異端及少年在此周遊講肆之事高論劇談竟无疲怠其精敏强力過人若斯復數有諸王卿相來過礼懺逢迎請導並皆發心莫不捨其驕華肅敬稱嘆二年春正月壬寅瀛州刺史賈敦賾蒲州刺史李道裕穀州刺史杜正倫恒州刺史蕭銳因朝集在京公事之暇相命參法師請受菩薩戒法師即授之并為廣說菩薩行法勸其事君盡忠臨下慈愛群公歡喜辭去癸卯各捨淨財共修書遣使參法師謝聞戒法其書曰竊聞身非欲食如來受純陁之供法无所求淨名遂善德之請皆為顯至理之常恒示凡聖之无二又是因機以接物假相而弘道為之者表重法之誠受之者為行檀之福豈曰心緣於彼此情深於名利者哉仰惟宿殖德本非於三四五佛深達法相善識一十二部獨悟真宗遠尋聖迹遊崛山之淨土浴恒水之清流入深法界求善知識叔至

文於百代之後探玄旨於千載之前
津梁庶品不瞰不昧等施一切无先
无後黷等識敝二空業淪三界猶蚕
絲之自纏如井輪之不息雖復順教
生信隨緣悟解頂礼歸依受持四句
隱身而為宴坐厭苦而求常樂而遠
滯无明近昏至理未能悟佛性之在
身知境界之唯識心非无取義涉有
无不能即八邪而入八正行非道而
通佛道辟涉海而无津猶面牆而
靡見昨因事隙遂得叅奉曲蒙接
引授菩薩戒施以未曾有法發其无
上道心一念破於无邊四心盡於来
際菩提之種起自塵勞火中生蓮曷
足為喻始知如来之性即是世間涅
槃之際不殊生死行於波若便是不
行得彼菩提翻為无得忽以小機預
聞大教頂受尋思无量歡喜然夫檀
義攝六法施為優尊位有三師居其
一弘慈利物雖類日月之无心仰照
懷恩竊同葵藿之知感大士聞法捐
軀非所企及童子見佛奉土輙敢庶
幾謹送片物表心具如別疏所願照其

誠懇生其福田受茲微施隨意所為
使夫墜露添海將渤澥而俱深飛塵
集岳與須弥而永固可久可大幸甚
幸甚春寔尚重頻動止休宜謹遣白
書諸無所具賈敦賾等和南其為朝
賢所慕如是三年春三月法師欲於
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圖安置西域所
將經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
兼防火難浮圖量高三十丈擬顯大
國之崇基為釋迦之故迹將欲營築
附表聞奏
勑使中書舍人李義府報法師云師所
營塔功大恐難卒成宜用塼造亦不願
師辛苦今已勑大內東宮掖庭等七
宮亡人衣物助師足得成辦於是用
塼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
十尺倣西域制度不循此舊式也塔
有五級并相輪露盤凡高一百八十
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
凡一万餘粒上層以石為室南面有
兩碑載二聖三藏聖教序記其書即
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筆也
初基塔之日三藏自述誠願略曰玄奘

自惟薄祐生不遇佛復乖微善預聞
佛教僕生末法何所歸依又慶少得
出家目覩靈相幼而慕法耳屬遺筌
聞說菩薩所修行思齊如不及聞說
如來所證法仰止於身心所以歷尊
師授博問先達信夫漢夢西感正教
東傳道阻且長未能委悉故有專門
競執多滯二常之宗黨同嫉異致乖
一味之旨遂令後學相顧靡識所歸
是以面鷲山以增哀慕常啼而假寐
潛祈靈祐顯恃國威決志出一生之
域投身入万死之地維是聖迹之處備
謁遺靈但有弘法之人遍尋正說經
一所悲所見於未見遇一字慶所聞
於未聞故以身命餘資繕寫遺闕既
遂誠願言歸本朝幸屬休明　詔許
翻譯　先皇道跨金輪聲振玉鼓紹
隆寡季允膺付屬又降發　神衷親
裁三藏之序令上春宮講道復為述
聖之記可謂重光合璧振彩聯華淩
汗垂七耀之文鏗鏘韻九成之奏自
東都白馬西明草堂傳譯之盛詎可
同日而言者也但以生靈薄運奄失

所天雅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聖
天文寄褰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
梵本又樹豊碑鐫斯序記庶使巍峩
永劫願千佛同覩氛氳聖迹與二儀
齊固時三藏親負簣畚擔運塼石首
尾二周功業斯畢夏五月乙卯中印
度國摩訶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
致書於法師智光於大小乘及彼外書
四韋陁五明論等莫不洞達即戒賢
法師門人之上首五印度學者咸共
宗焉慧天於小乘十八部該綜明練
匠誘之德亦彼所推重法師遊西域日
常共切磋彼雖半教有功然未措心
於方等為其執守偏見法師恒詆訶
曲女城法集之時又深折挫彼亦媿
伏自別之後欽佇弗忘乃使同寺沙
門法長將書并賚讚頌及氎兩端揄
揚之心甚厚其書曰微妙吉祥世尊
金剛座所摩訶菩提寺諸多聞衆所
共圍繞上座慧天致書摩訶支那國
於无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叉阿遮利
耶敬問无量少病少惱我慧天苾芻

令造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
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往此无量多
聞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
問鄔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今共寄
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
願領彼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
木叉阿遮利耶願知其為遶賢所慕
如此五年春二月法長辭還又索報
書法師荅并信物其書同文錄奏然
後將付使人其詞曰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修書中印度摩
揭陁國三藏智光法師座前自一辭
違倏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徽莫聞思
戀之情每增延結彼苾芻法長至蒙
問并承起居康勝豁然目朗若覩尊
顏踊躍之懷筆墨難述節候漸暖
不審信後何如又往年使還承正法
藏大法師无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
嗚呼可謂苦海舟流天人眼滅遷棄
之痛何期速歟惟正法藏植慶曩晨
樹功長劫故得挺冲和之茂質標懿
傑之宏才嗣德聖天継輝龍猛重然
智炬再立法幢撲炎火於邪山塞洪

流於倒海筌夜徒於寶所示迷衆於大方蕩蕩焉巍巍焉實法門之棟幹也又如三乘半滿之教異道斷常之書莫不韞綜胸懷貫練心府文勝節而克暢理隱昧而必彰故使内外歸依為印度之宗袖加以恂恂善誘曉夜不疲衢罇自盈酌而不竭玄奘昔因問道得預參承並荷指誨雖曰庸愚頗亦遷依麻直及辭還本邑囑累尤深慇懃之言今猶在耳方冀保安眉壽式贊玄風豈謂一朝奄歸万古追惟永往彌不可任伏惟法師夙承雅訓早昇堂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何奈何有為法爾當可奈何願自裁抑昔大覺潛暉迦葉紹宣洪業商那遷化鞠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唯願清詞妙辯共四海而恒流福智莊嚴与五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小三十餘部其俱舍順正理見譯未周今年必了即日大唐天子聖躬万福率土安寧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令序所司

抄寫國內流行爰至隣邦亦俱遵習
雖居像運之末而法教光華邕邕穆
穆亦不異室羅筏悉多林之化也伏願
照知又前渡信渡河失經一馱今錄
名如後有信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
養願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嫌鮮薄
玄奘和南又荅慧天法師書曰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致書摩訶菩提
寺三藏慧天法師足下乖別稍久企
仰唯深音寄不通莫慰傾渴彼苾芻
法長至辱書敬承休豫用增欣悅又
領白氎兩端讚頌一夾來意既厚慚
德愧以无當悚息悚息節氣漸和不
知信後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論
栖慮九部之經建正法幢引歸宗之
客擊克勝鼓挫鍱腹之賓頡頏王侯
之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歡適也玄
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唯
豐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矚光儀曲
女城會又親交論當對諸王及百千
徒眾定其深淺此立大乘之旨彼竪
半教之宗往復之間詞氣不无高下
務存正理靡護人情以此遞生凌觸

羅席之後尋已豁然今来使猶傳法師寄申謝悔何懷固之甚也法師學富詞清志堅操遠阿耨達水无以比其波瀾淨末尼珠不足方其皦潔後進儀表屬在高人頓最良規闡揚正法至如理周言極无越大乘意恨法師未爲深信所謂貌諡羊鹿弃彼白牛賞愛水精捨頗胝寶明明大德何此惑之滯歟又坏器之身浮促難守宜早發大心莊嚴正見勿使臨終方致嗟悔今使還國謹此代誠并附片物盖欲示酬来意未是盡其深心也顧知前還日渡信渡河失經一馱今録名如別請爲附来餘不能委述苾蒭玄奘謹呈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永徽六年夏五月譯理門論終顯慶元年春三月　百官謝示

御製寺碑文

六年夏五月庚午法師以正譯之餘又譯理門論又先於弘福寺譯因明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軌現比量門譯寮僧伍競造文疏時譯經僧栖玄將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遂更張衢術指其長短作因明註解立破義圖序曰

蓋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之儀大哉至哉變通爻畫之紀理則未弘於方外事乃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知窮陰陽而不測豈聞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弘二智之教者也故能運空有而雙照其真俗而兩夷泛六度於愛河駕三車於火宅是知法王法力超群生而自在自覺覺人推衆魔而獨悟業運將啓乃雷震而電耀化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

觀其應迹若有去來察此眞常本無
生住但以弘濟之道有緣斯應天祚
明德无遠不臻是以萌蔕疇昔神光
聊見於曩時祥瑞有歸淨土咸款於
茲日伏惟　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
輪而臨四有握瑎極而撫万方耀慧
日於六天蒸法雲於十地西越流沙
遂荒妙藥之域東漸於海掩有歡喜
之都振聲教於无邊通車書於有項
遂使百億須弥旣咸頌於望祑三千
法界亦共沐於
皇風故令五方印度敀荒服於藁街
十八韋陁譯梵文於秘府乃有三藏
玄奘法師者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聡
慧夙成談覽宏贍德行純粹律葉翹
勤實三寶之棟梁四衆之綱紀者也
每以釋教東遷為日已久或恐邪正
雜擾水乳不分若不稽實相於迦維
驗真文於摩竭何以成決定之藏爲
畢竟之宗者乎幸逢二儀交泰四海
无塵遂得拂衣玄漠振錫葱嶺不由
味於蒟醤直路夷通豈藉佩於杜衡
遥途近易於是窮河源於西域涉恒

水於東維採貝葉於鷲山窺金文於
鶴樹所歷諸國百有餘都所獲經論
向七百部並傳以藩馹聿歸上京因
得面奉聖顏對揚宗極此因明論者
即是三藏所獲梵本之内之一部也
理則包括於三乘事乃牢籠於百法
研機空有之際發揮内外之宗雖詞
約而理弘實文微而義顯學之者當
生不能窺其奧游之者數載未足測
其源以其衆妙之門是以先事翻譯
其有神泰法師靖邁法師明覺法師
等並以神機昭晰志業兼該博習羣
經多所通悟皆蒙別　勑追赴法筵
遂得函丈請益執卷承旨三藏既善
宣法要妙盡幽深泰法師等是以各
録所聞為之義疏詮表既定方擬流
通无緣之徒多未聞見復有棲玄法
師者乃是才之幼少之舊也昔棲遑
於嵩岳嘗枉步於山門既筮仕於上
京猶曲睠於窮巷自蒙修攝三十餘
年切思之誠二難俱盡然法師節操
精潔戒行冰霜學既照達於一乘身
乃拘局於十誦才既覩其清苦時以

開遮折之但以內外不同行已各異
言戲之間是非鋒起師乃從容謂寺
曰檀越復研味於六經探賾於百氏
推陰陽之愆伏察律呂之忽微又聞
生平未見本玄詁問須臾即解由來
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復成以此有限
之心逢事即欲穿鑿但以佛法玄妙
量謂未與彼同雖復强學推尋恐非措
心之所何因今將內論翻用見譏者
乎法師後逢因明創行義趣幽隱是
以先寫一通故將見遺仍附書云此
論極難深究玄妙比有聰明博識聽
之多不能解今者復能通之可謂內
外俱悉矣其論既近至中夏才實
未之前聞恥於被試不知復為强加披
閱於是依極成而探深義憑比量而
求微言又覆冊三薄識宗趣後復借
得諸法師等三家義疏更加究習然
以諸法師等雖復序致泉富文理會
通既以執見參差所說自相矛楯義
既同稟三藏豈合更開二門但由釁
發蕭牆故容外侮闚測然佛以一音
演說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簡白衣

不為衆生之例才以公務之餘輙為
斯注至於三法師等所說善者因而
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為上中
下三卷号曰立破注解其間墨書者
即是論之本文其朱書注者以存師
等舊說其下墨書注者是才今之新
撰用決師等前義凡有四十餘條自
鄙已下猶未具錄至於文理隱伏稍
難見者仍畫為義圖共相比挍仍更
別撰一方丈圖獨存才之近注論既
外无人解无處道聽途說若言生而
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學无再請
尚曰傳燈闇一知十方稱殆庶況乎
生平不見率尒輙事含毫今既不由
師資注解能无紕紊竊闇雪山夜叉
說生滅法丘井野獸嘆未曾有尚令
所言合理尚得天仙歸敬才之所注
庶幾於茲法師等若能忘狐鬼之微
陋思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不簡真
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弘之者
衆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於人我義
不察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猶擬質
之三藏秋七月己巳譯經沙門慧立

閒而戇之因致書于左僕射燕國于公論其利害曰立閒諸佛之立教也文言奧遠旨義幽深等圓穹之廓寥類滄波之浩汗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无生其猶昧況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因辯其同異者无乃妄哉竊見大慈恩寺翻譯法師慧基早樹智力夙成行絜珪璋操逾松杞遂能躬遊聖域詢稟微言揔三藏於胷懷包四含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肩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鏡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旨歸序折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然亦非造次之所知也近聞尚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眾師之說造因明圖釋宗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覓聲譽妄為穿鑿排眾德之正說任我慢之偏心媒衒公卿之前囂喧闍巷之側不慙顏厚靡倦神勞再歷炎涼情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閒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鼷鼠見螢

竄之堪陟乃言哯閲之非難銖登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抑又聞之大音希聲大辯若訥所以淨名會理杜口毗城且父德高恂恂鄉黨又叔度汪汪之稱元禮模楷之譽亦未聞謙竟自媒而獲搢紳之推仰也去之致書其事遂寢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寢乃作歸敬書偈以檄譯經僧衆曰

稽首諸佛　頂護神威　當陳誠請
冏或尤譏　流晦未悟　圓覺所歸
文淪愛海　舟檝攸稀　異執乖覺
和合是依　去離取有　理絕過達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辯
深淨湜微　簡金去礫　琢玉裨輝
能仁普鑒　疑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誹　諤諤崇德　唯唯浸衰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悃悃
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剎土蒙攝受之恩懷生露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

歲東臨漢魏寔為濫觴符姚盛其風
敎自是名僧間出賢達連鑣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
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
浮圖澄近現道魏粗言圭角未可縷
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若集於四
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為息言明
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
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玄或是玄義
雖冥會幽進事理絶於言象然攝生
歸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
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負者屛氣勝者
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
无畏荅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耻
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摠持建立法
幢枉摧法鼓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
法輪既轉能感不伏若使逆風旗靡
對難合縣而能闡弘三寶无有是處
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
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
詞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
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
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崙之

歸无謁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令見僧徒雲集並是樣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瀉飛皆望湯盃滌掉悔之源銷昇疑念之聚有太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慧為大覺玄軀无為是調御法體然耿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濫吹淄澠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但不敢以黃葉為金山鷄成鳳南郭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既遙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覺道寝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陁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河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邦婆羅寶階仍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國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藴妬路既得之於聲明稱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无

大小莫不韞之智懐理无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定摩訶之号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陁羅佛法稟自生知无导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說不同觸爲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衣不踐脫如龍種抗說无垢釋疑則苾芻忘曇亦優婆能盡轍附徹志請不爲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以所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邪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

弟子栁宣白庚子譯經僧明瑨答栁博士宣以還述頌言其得失曰

於赫大聖　覺種圓明　无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賢延慶　孰悟歸誠
良導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湏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　飾非鑒是

抑重為輕　照日氷散　援殊永清
顯允上德　體道居貞　綴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招　欝欝含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悱悱
用簡英英
還述曰須於塋表預賭歸敬之詞覽
其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致誠哉豈
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日封
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愓結者沈淪
而不窮故六十二見爭藹薈而自蒙
九十五道競扶杖以忘歸如來以奉
顯大悲之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
通運十力以伏天魔乘七辯而摧外
道竭玆愛海濟稟識於三空殄彼邪
山驅肖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
源大矣哉悲智妙用无得而言焉昔
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
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
照周感夜明之瑞漢通宵夢之徵
騰蘭播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
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隆
邪安禪肅物緝頹綱者接武繼絕紐
者肩隨莫不表夏欽風幽明翼化聯

華靡嗇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拯濁以踐五乘悲去聖之逾遠閔來教之多闕緬思圓義許道以身心口自誓形影相弔振衣警錫討本尋源出王關而遠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州揚真殊謬遺詮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彌廣前烈所明勝義妙絕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就無求之无求盡其實拂二邊之迹忘中道之相則累遣來易泊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法在心為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辯旨冲宗豈造次所能覼縷法師凝神促智詳本正末緝濬玄鍵大啓幽關秘希聲應和聲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

樞秘鍵妙本成功俻諸奧冊非此所
云也吕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
器宇該通夙彰博物弋獵開墳之典
鈎深壞壁之書觸類而長窮諸數術
振風飈於辯囿摘光華於翰林驤首
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
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釋弈尋
象戲立試即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
倩方今蔑如也既而翱翔群略緯有
餘功而散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
生戲尓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
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諠議於
朝廷形言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
覈其知也誠為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
五紙成卷研機三疏向已一周舉非
四十自无一是自既无是而能言是
疏本无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
不是言是不是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
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為是所是是
是恒非不為非所非以玆貶失致惑病
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
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
宗體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喻依去

體皆依而為喻緣斯異兩系妄起多疑
迷一極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
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於平
去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城為滅城
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
前後又探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
雖復廣援七種而只當彼一轉然非
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殊乖訛
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
无窮體唯極小後漸和合生諸子微
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
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
是一呂公所引易繫詞云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
万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
无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万
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
欲顯博聞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
義似同若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
免豈得苟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
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
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
傾逐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

可得乎試舉二三冀詳大意深繁
緒委答如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
而至此哉示顯真俗雲泥難易楚越
因彙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辟洪鑪非
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
令李君者靈府沉秘襟期邈遠專精
九數綜涉六爻博考墳圖瞻觀雲物
鄙衛宏之失度陋裨竈之未工神元
滯用望實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復致
聞言以實際為大覺玄軀无為是謂
循法體此乃信薰修容有分證稟自
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
而旨遠天師妙道幸以再期且稱氏
天師崔君特膺共貽伊咎夫復何言
雖謂不混於涇渭蓋已自濫於金鍮耳
惟公逸宇寥廓學殫墳素庇身從
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
節以干雲淡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
職處儒林掊摭九疇之宗研詳二戴
之說至於經礼三百曲礼三千莫不
義符指掌事如俯拾鎔埴咸推其准
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
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惟名

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
成弘護之心實惟素蓄扁斯諠議同
恥疚懷故能援剡含膝允光大義非
夫才兼內外照冥鄰幾豈能激揚清
濁濟俗達真者耶昔什公門下服道
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
猥以庸陋叨預末筵雖慶朝聞終慙
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
牆仞罕窺詞峯難仰既扃商羊鼓舞
而需澤必霑詞雷迅發恐无暇掩耳
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繁乎鄧
林潢洿足以沆鱗豈俟於滄海故不
以愚懦黽遑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
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已庸
疎彌增悚恧指述還荅餘无所申釋
明濬白
癸卯宣得書又激呂奉御因奏其事
勅遣羣公學士等往慈恩寺請三藏
與呂公對定詞屈謝而退焉
顯慶元年春正月景寅　皇太子忠
自以非嫡不敢久處元良乃慕太伯
之規陳表累讓　大帝從之封忠為
梁王賜物一万段甲第一區即以其

月册 代王 弘爲 皇太子 代子就
大慈恩寺爲 皇太子設五千僧齋
人施帛三段
勅遣朝臣行香時黄門侍郎薛元超
中書侍郎李義府因參法師遂問
日翻經固法門之美未審更有何事
可以光揚又不知古来翻譯儀式如
何法師報曰法藏沖奥通演實難然
則内闡住持由乎釋種外護建立屬
在 帝王所以泛海之舟能馳千里
依松之蔦遂竦萬尋附託勝縁方能
廣益今漢魏遙遠未可詳論且陳苻
姚已来翻宣經論除僧之外君臣贊
助者苻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黄門侍
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經
姚主及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
留支譯經侍中崔光執筆及製經序
齊梁周隋並皆如是貞觀初波頗羅
那譯經 勅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
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
蕭璟等監閲詳緝今獨无此又慈恩
寺聖上爲文德聖皇后營建壯麗輪
奐今古莫儔未得建碑傳芳示後顯

揚之極莫過於此公等能爲致言則
斯美可至二公許諾而去明日因朝
遂爲法師陳奏
天皇皆可之壬辰光祿大夫中書令
兼撿校太子詹事監修國史柱國固
安縣開國公崔殷禮宣
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
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
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
撿校吏部尚書南陽縣開國男來濟
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守
黃門侍郎兼撿校太子左庶子汾陰
縣開國男薛元超守中書侍郎兼撿
校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中
書侍郎杜正倫等時爲看閱有不穩
便處即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量追
三兩人罷朝後
勅遣內給事王君德來報法師云師
須官人助翻經者已處分于志寧等
令往其碑文朕望自作不知稱師意
不且令相報法師既奉
綸旨允慰宿心當對使人悲喜不
覺潸流襟袖翌日法師自率徒衆

等諸
朝堂奉表陳謝先表文二月有尼寶乘
者高祖太武皇帝之婕妤隋襄州總
管臨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
美擅椒闈父既學業見稱女亦不虧
家訓妙通經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時
從其受學嗣位之後以師傅舊恩封
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夫人情慕出
家帝從其志為禁中別造鶴林寺而
處之并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數十人
並四事公給將進具戒至二月十日
勅迎法師并將大德九人各一侍者
赴鶴林寺為河東郡夫人薛尼受戒
又　勅莊挍寶車十乘音聲車十乘
待於景曜門內先將馬就寺迎接入
城門已方乃登車發引大德居前音
聲從後是時春之仲月景物妍華柳
翠桃紅松青霧碧錦軒紫蓋交映其
間飄飄然猶給園之衆適王城矣既
到安置別館設壇席為寶乘等五十
餘人受戒惟法師一人為闍梨諸德
為證而已三日方了受戒已復命乃
工吳智敏圖十師形留之供養鶴林

寺側先有德業寺尼衆數百又奏請
法師受菩薩戒於是復往德業事訖
辭還願施隆重　勅遣內給事王君
德將手力執花蓋引送衢路觀者極
生善焉鶴林後改爲隆國寺焉無幾
御製碑文成　勅遣太尉公長孫無
忌以碑宣示羣公其詞曰
朕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
莫不載形后土藉覆穹蒼然則二曜
輝天靡測盈虛之象四溟紀地豈究
波瀾之極況乎法門沖寂現生不滅
之前聖教牢籠示有无形之外故以
道光塵劫化洽含靈者矣緬惟王宮
發迹蓮披起步之花神沼騰光樹曲
空低之幹演德音於鹿苑會多士於
龍宮福已罪之羣生與將滅之人代
能使下愚挹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
欽風魂沉雪山之偈然流法雨清火
宅而錚炎輪昇慧日啟重昏而歸晝
朕逖覽緗史詳觀道藝福崇永劫者
其唯釋教歟　文德皇太后憑柯瓊
樹疏派瑤源德照塗山道光媯汭流
芬彤管霞鬱則於八紘彝訓紫宮翊

徽猷於万古遷而陰精擒月永戢貞
輝坤維絶紐長淪茂跡撫奩鏡而增
感瑩陟屺而何追昔仲由興嘆於千
鍾虞丘致哀於三失朕之罔極實有
切於終身故載懷興葺創茲金地却背
郇郊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岳吐百
仞之峯蓮右面八川水映池而分鏡
若降九達羽飛蓋而連雲抑天府之
奧區信上京之勝地尒其雕軒架迥
綺閣凌虛丹空曉烏飜日宮而流彩
素天初兎鑒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
踈庭佩紫芳巖冬桂密戶叢丹燈晈
繁花焰轉煙心之鶴幡標迥刹彩縈
天外之虹飛陛參差含文露而栖玉
軒簾舒卷網靈宿而編珠霞班侄岫
之紅池泛漢煙之翠鳥珮与宵鐘合
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宮
遠慙輪奐閻風仙闕遙愧雕華而已
我有玄奘法師者寔真如之冠冕也
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長松綽思繁
蔚如綺霞之輝迥漢騰今照古之智
挺自生知蘊異懷真之識發乎齠齔
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迥秀千齡

架澄什而光後以為淳風替古澆俗
移今悲日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
遂迺投迹異域廣飡秘教乘杯雲漢
之外振錫煙霞之表滔天巨海侵鸞
濆而羈遊亘地嚴霜犯凄氣而獨逝
平郊散緒衣單雪嶺之風曠野伍輪
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影對宵而
蹔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隻跡窮
智境探賾至真心罄玄津研幾秘術
通昔賢之所不逮悟先典之所未聞
遂得金牒東流續將斷之教寶偈西
從補已缺之文于時迺睠靈基栖心
此地卯宣奧旨藂重羣於祇林遠闢
幽閑波再清於定水勝所以虔誠
八正肅志雙林㢡延景福式資冥助
奉顧　皇太后逍遙六度神遊丹闕
之前偃息四洲魂昇紫極之境悲夫
王燭易徂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
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樹在夷溟海
於桑田地是勢非淪高峯為幽谷於
是敬刊貞石式旌真境其銘曰
三光昭象万品流形人途超忽時代
虛盈淳風久謝澆俗潛生愛波滔識

業霧昏情猗歟調御迦維騰迹妙道
乘幽玄源控竒鷲峯遐峙龍宮廣闢
慧日舒光慈雲吐液勝言聖敎載想
德音義崇往劫道冠來今騰神九域
晦迹雙林漢夢如在周星還沉悲纏
盡鏡哀深棟宇濯龍潛潤樹風韜緒
霜露朝侵風枝夕舉雲車一駕悠哉
万古乃興輪奐寔構彫華紫棟留月
紅梁藻霞雲窓散菓風沼翻花蓋仡
鳳偃橋側虹斜爰有慧命英器靈冲
孤標千載獨步三空給園味道靈嶺
飡風智燈再朗真筌重崇四運流達
六龍馳驚日夜銷氛幽闡昏曙茂德
無範徽塵表塈勒美披文遐年永著

三月丁亥羣公等奉
聖製咸詣朝堂上表陳謝曰跪發天
華觀河宗之竒寶虔開秘篆聆雲英
之屬曲包万菓之鴻規籠千杞之殊
觀相趣慶扑莫知所限竊以慧日西
照朗巨夜而開冥法流東從洽陳荄
而提秀无方之化不一應物之理同
歸歷代迄兹咸崇斯典伏惟
陛下垂衣載海作鏡中區錫類之道

跡光出要之津充重開給園於勝境延稱首以開居地窮輪最人標龍象重茲濬發中旨爰製豐碑妙恩難涯玄標獨王義起繫表理邃探中呂等夙薇真宗幸窺天藻以拗堂之量揣靈藝之峻墼蜉蝣之情識仙驥之遐壽式歌且舞咸誦在心循覽周遍不勝欣躍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顯慶元年三月謝慈恩寺碑

成終三年正月隨車駕還西京

顯慶元年春三月癸亥 御製大慈恩寺碑文訖時禮部尚書許敬宗遣使送碑文與法師鴻臚寺又有符下寺甲子法師率寺衆詣闕陳謝曰

沙門玄奘言被鴻臚寺符伏奉勅旨親紆 聖筆為大慈恩寺所製碑文已成敷澤傍臨 宸詞曲照玄門益峻梵侶增榮踊躍厚地而懷慙負層穹而寡力玄奘聞造化之功既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以見情然則畫卦垂文空談於形器設爻分象未踰於寰域羲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媯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正以摛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月之外較其優劣斯為盛矣伏惟

皇帝陛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溢四洲仁覃九有道包將聖功茂迺神

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
奩鏡即創招提俄樹勝幢更敷文律
若乃
天華頻發眷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
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談八藏外覈
六經奧而能典玄而且密因使給園遺
迹誑
寶思而彌高柰苑餘芬假瓊章而不
昧豈直抑揚夢境照晰迷塗諒以鎔
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玄奘言行无
取譔預緇徒丞叨恩顧每謂多幸重
忝曲城之造欣逢像法之盛且懃且
躍實用交懷无任竦戴之誠謹詣朝
堂奉表陳謝乙丑法師又惟
主上文明天縱聖而多能非直文麗
魏君亦乃書邁漢主法師以見碑是
聖文其書亦聖神筆因詣闕請
皇帝自書表曰沙門玄奘等言竊以
應物垂象神用溥該隨時設教
聖功畢盡是知日月雙朗始極經天
之運卉木俱秀方窮麗地之德伏惟
皇帝陛下智周万物仁霑三界既隆
景化復闡玄風鄙姬㨾之好道空賞

瑤池之詠籤漢明之崇法徒開白馬之祠遂乃脩降天文遠揚幽旨用彫豈琬長垂茂則同六英之發音若五緯之摛耀叡至懷而感俗弘大猷以匡時豈獨幽賛眞如顯揚玄賾者也雖玉藻斯暢翠版將刊而銀鉤未書丹字猶韞然則夔樂已箕匪里曲之堪預龍鄉既晝何嫌火之能明非夫牙曠撫律羲和総馭焉得揚法鼓之大音掃慧日之沖彩敢緣斯義冒用下祈伏乞成茲具美勒以　神筆庶凌雲之妙邈跡前王垂露之奇騰芬後聖金聲玉振即悟羣迷鳳翥龍蟠將開衆瞽豈止克隆像教槐生霑莫大之恩實亦聿贇

明時宗社享無疆之福玄奘識愚淺謀齒緇林本慙窺涉多虧律行猥辱宸詞過蒙褒美雖驚惕之甚措顔无地而慚恧之勤翹誠有日重敢塵黷更懷氷火表奏不納景寅法師又請曰昨一日蒙賚天藻喜戴不勝未允神翰翹丹尚擁竊以攀榮奇樹必含笑而芬芳躍寶玉岑亦舒渥而賟

彩伏惟
陛下提衡執粹垂拱大寧眷思綺毫
府凝多藝鴻範光於涌洛草聖茂於
臨池玄奘肅荷前恩奉若華於金鏡
冒希後澤佇桂影於銀鉤豈直合璧
相循聯輝是仰亦恐非
天翰無以懸日月之文唯　麗則可
以攄希微之軌馳魂俛首非所敢望
不勝積懇昧死陳請表奏　帝方運
神筆法師既蒙　帝許不勝喜慶表
謝曰沙門玄奘言伏奉
勅旨許降　宸筆自勒　御製大慈
恩寺碑文璽誥爰臻綸慈猥集祗荷
慙惕罔知攸措玄奘聞強弩在彀聽
鼠不足動其機鴻鍾匿音纖莛無以
發其響不謂日臨月照遂迴景於空
門雨潤雲蒸乃照感於玄寺是所願
也豈所圖焉伏惟
陛下覆翼乘樞握符纘運追軒遺頊
孕夏吞殷演衆妙以陶時摠多能而
景俗九域之內既沐仁風四天之表
亦霑玄化然則律梁之法非至聖無
足闡其源幽賛之工非至人何以敷

其迹雖遒遠所極自動天情而冥祐可稱即迴 宸睠爰詔曲被已超希代之珍秘迹行開將踰絕價之寶凡在群品靡弗欣戴然彼梵徒倍增慶躍夢鈞天之廣樂足此非奇得輪王之髻珠儔茲豈貴庶當刊以貞石用樹福庭蠢彼迷生方開耳目威乎法炬傳諸未來使夫瞻寶字而仰銀鉤發菩提於此日諷遺文而探至賾悟般若於斯地劫城窮芥昭昭之美恒存遷海還桑藹藹之風無朽玄奘出自凡品夙慙行業既蒙落飾思闡玄猷往涉迦維本憑

皇化迨茲翻譯復承 朝獎而貞觀之際濫沐洪慈永徽以來更叨殊遇

二主神筆猥賜襃揚兩朝

聖藻極垂榮飾顧循愚劣實懷兢懼輸報之誠不忌昏曉但以恩深巨壑豈滴水之能酬施厚崧丘匪纖塵之可謝唯當憑諸慧力運以無方資景祚於園寢助隆基於七百不任竦戴之至謹附內給事臣王君德奉表陳謝以聞輕犯威嚴伏深戰慄夏四月

八日　大帝書碑并匠鐫訖將欲送
寺法師慙荷　聖慈不敢空然待送
乃率慈恩徒衆及京城僧尼各營幢
蓋寶帳幡花共至芳林門迎
勅又遣大常九部樂長安万年二縣
音聲共送幢最卑者上出雲霓幡極
短者猶摩霄漢凡三百餘事音聲車
百餘乘至七日冥集城西安福門街
其夜雨八日路不堪行　勅遣且停
仍迎法師入內至十日天景晴麗
勅遣依前陳設十四日旦方乃引發
幢幡等次第陳列從芳林門至慈
恩寺三十里間爛然盈滿
帝登安福門樓望之甚悅京都士女
觀者百餘万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
設二千僧齋陳九部樂等於佛殿前
日晚方散至十六日法師又与徒衆
詣朝堂陳謝碑至寺表曰沙門玄奘
等言今月十四日伏奉
勅旨送　御書大慈恩寺碑并設九部
樂供養堯日分照先增慧炬之輝舜
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廣豈碣巖詩天
文景燭狀綵霞之映靈山疑縟宿之

臨仙嶠凡在緇素電激雲奔瞻奉驚躍得未曾有竊以八卦垂文六爻發繫觀鳥制法泣麟敷典　聖人能事畢見於茲將以軌物垂範隨時立訓陶鑄生靈抑揚風烈然則秦皇刻石獨昭美於封禪魏后刊碑徒紀功於大饗猶稱題目高視百王豈若親紆叡藻俯開仙翰金奏發韻銀鉤絢迹探龍宮而架三玄軼鳳篆而窮八體揚春波而騁思滴秋露以標奇弘一乘之妙理贊六度之幽賾化揔三千之域聲騰百億之外奈苑微言假天詞而更顯竹林開士託神筆而彌尊因使梵志歸心截疑網而超訓波旬草慮偃邪山而徇道豈止塵門之士始悟迷方滯夢之賓行超苦際像教東漸年垂六百弘闡之盛未若於茲至如漢明通感尚咨謀於傳毅吳主歸宗猶考疑於闞澤自斯已降无足稱者隨緣化物獨推
昭運為善必應克峻昌基若金輪之王神功不測同寶冠之帝休祚方永
玄奘等謬忝

朝恩寺登玄肆屬慈雲重布法鼓再揚三明之化既隆八正之門長闢而顧非貞懇虛蒙奬導仰層旻而荷澤俯湲谷以懷慙无任竦戴之誠謹詣闕陳謝以聞碑至有司於佛殿前東北角別造碑屋安之其舍複拱重櫨雲楣綺棟金花下照寶鐸上暉仙掌露盤一同靈塔

大帝善楷隸草行尤精飛白其碑作行書又用飛白勢作顯慶元年四字並窮神妙觀者日數千人文武三品已上表乞摸打許之自結繩息用文字代興二篆形殊楷草勢異懸針垂露雲氣偃波銘石章程八分行隸古人平有短長不能兼美至如漢元稱善史書魏武工於草行鍾繇閑於三體王仲妙於八分鄒邵張弘發譽於飛白伯英子玉流名於草聖唯中郎右軍稍兼衆美亦不能盡也故韋文休見二王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知書也若其天縱旁拔類贊適健談古賢之衆體盡先哲之多能為毫翰之陽春文字之府和者信歸之於我

皇矣法師少因聽習及往西方涉淩
山雪嶺遂得冷病發即封心屢經困
苦數年已來憑帝藥防禦得定今夏五
月因熱追涼遂動舊疾幾將不濟道
俗憂懼中書聞奏
勅遣供奉上醫尚藥奉御蔣孝璋
針醫上官琮專看所須藥皆令內送
北門使者日有數般遣伺氣候遍
報消息乃至眠寢處所皆遣內局上
手安置其珍惜如是雖慈父之於一
子所不過也孝璋等給侍醫藥晝夜
不離經五日方損內外情安法師既荷
聖恩翌日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玄
奘拙自營衛冷疢增動幾至綿篤殆
辭明運天恩矜憫降以良醫針藥纔
加即蒙瘳愈駐頹齡於欲盡反營魄
於將消重覩昌時復遵明導豈止膏
肓永絕腠理恒調而已顧循庸菲屢
荷殊澤施厚命輕罔知輸報唯憑慧
力庶酬冥祉玄奘猶自虛惙未堪詣
闕陳謝無任悚戴之至謹遣弟子大
乘光奉表以聞
帝覽表遣給事王君德慰問法師曰

既新服藥後氣力囙當虛劣請法師善自攝衛未宜即用心力法師又蒙聖問不勝喜懼之至又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玄奘業累所嬰致招疾苦呼吸之頃幾隔明時忽蒙
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命之憂天使頻臨有逾十慰神藥術救若遇一丸飲沐聖慈已祛沉痛蒙荷醫療遂得痊除豈期已逝之魂見招於上帝將夭之壽重稟於洪鑪退省庸微何以當此撫膺愧越言不足宣荷殊澤而詎勝粉微軀而靡謝方冥勗茲礼誦罄此身心以荅不次之恩少塞無窮之責無任感戴之極謹附表謝聞喜懼兼并囙知攸措塵黷聽覽伏增惶悚
往貞觀十一年中有　勅曰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稱号宜在佛先時普光寺大德法常摠持寺大德普應等數百人於朝堂陳諍未蒙改正法師還國來已頻內奏許有商量未果而
文帝昇遐永徽六年有
勅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勘邊遠官人不閑

勅意事无大小動行枷杖虧辱為甚
法師每憂之因疾委頓慮更不見
天顏乃附人陳前二事於國非便玄
奘命垂旦夕恐不獲後言謹附啓聞
伏枕惶懼
勅遣報云所陳之事聞之但佛道名
位　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
勅即遣停廢師宜安意强進湯藥至
二十三日降　勅曰道教清虚釋典微
妙庶物藉其津梁三界之所遵仰比
為法末人澆多違制律權依俗法以
申懲誡冀在止惡勸善非是以人輕
法但出家人等具有制條更別推科
恐為勞擾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
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違犯宜依條
制法師既荷茲聖澤奉表詣闕陳謝曰
沙門玄奘言伏見　勅旨僧尼等有過
停依俗法之條還依舊格非分之澤
忽委緇徒不訾之恩復霑玄肆聯陽
沐道實用光華跼地循躬喧增震惕
竊以法王既沒像化空傳崇紹之規寄
諸明后伏惟
皇帝陛下寶圖御極金輪乘正睠茲釋

教載懷宣闡以爲落飾玄門外畀流
俗雖情寧五濁律行多虧而體被三
衣福田斯在削玉條之密網布以寬仁
信金口之直詞允茲回向斯固天祇載
梲膺之以休徵豈止梵侶懷恩加之以
貞礭若有背茲寬貸自貽伊咎則違大
師之嚴旨虧 聖主之深慈凡在明靈
自宜謹諭豈待平章之律方科姧妄之
罪玄奘庸昧猥廁法流毋忝
鴻恩以懷慙惕重祗殊獎彌復兢惶
但以近嬰疾疹不獲隨例詣闕無任
悚戴之至謹遣弟子大乘光奉表陳
謝以聞自是僧徒得安禪誦矣法師
悲喜交集不覺淚霑衿袖不勝抃
躍之至又重進表謝曰 沙門玄奘
言伏奉 恩勅除僧等依俗法推
勘條章喜戴之心莫知准譬竊尋正
法隆替隨君上所抑揚彝倫厚薄儷
玄風以興欽自聖運在璿明皇執粹
甄崇道藝區別玄儒開不二之鍵廣
唯一之轍寫龍宮於蓬閣接鷲壞於
神皐俾夫鍾梵之聲洋溢區宇福善
之業濯沐黎萌寔是法門之嘉會率土

之幸甚頃為僧徒不整誨馭乖方致
使內虧佛教外犯王法一人獲罪舉衆
蒙塵遂觸天威令依俗法所期清肅
志在懲誡僧等震懼夙夜慚惶而聖
鑒天臨仁澤昭被萬深期於玄妙掩
纖垢於含弘受降殊恩釋茲嚴罰非
其人之是惜顧斯法之可尊遂令入
網之魚復游江漢觸籠之鳥還颺杳
寘法水混而更清福田鹵而還沃僧
等各深荷戴人知自勉庶當勵情去
惡以副天心專精礼念用荅鴻造伏
惟皇帝皇后以紹隆之功永凝百福
秉慈悲之業端拱萬春震域締祥維
城具美不勝舞躍感荷之至謹重附
表陳謝以聞輕黷冕旒伏增惶恐帝
覽表知法師病愈遣使迎法師入安
置於凝陰殿院之西閣供養仍彼翻譯
或經二旬三旬方乃一出冬十月中宮在難
歸依三寶請垂加祐法師啓曰
聖體必安和无苦然所懷者是男平
安之後願聽出家當蒙勅許至十一月
五日皇后施法師納袈裟一并雜物等
數十件 法師啓謝曰沙門玄奘啓垂

賚納并雜物等捧對驚慙不知比喻且金縷上服傳自先賢或無價衣聞諸聖典未有窮神盡妙目擊當如今之賜者也覩其均綵濃淡敬君不能逾其巧裁縫婉密離婁無以窺其際便覺煙霞入室蘭囿在身旋俯自瞻頓增榮價昔道安言訴秦代未遇此恩支遁稱禮晉朝罕聞斯澤唯玄奘庸薄獨竊洪私顧寵循躬弥深戰汗伏願皇帝皇后富眾多之子孫享無壃之福祚長臨玉鏡永御寶圖覆育群生與天無極不任慙佩之至謹啓謝聞施重詞輕不能宣盡五日申後忽有一赤雀飛來止於御帳玄奘不勝喜慶陳表賀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白鳩彰瑞表殷帝之興赤雀呈符示周王之慶是知穹昊降祥以明人事其來久矣玄奘今日申後酉前於顯慶殿庭帷內見有一雀背羽俱丹腹足咸赤從南飛來入帳止於御座徘徊踊躍貌甚從容見是異禽乃謂之曰皇后在孕未遂分誕玄奘深懷憂懼願乞平安若如所祈為陳喜相雀乃

回旋蹀足示平安之儀了然解人意玄奘深心歡喜舉手喚之又徐徐相向乃至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左右之人咸悉共見玄奘因爲受三歸報其雅意未及執捉從其徘徊遂復飛去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兆庶禮和樂洽仁深義遠故使羽族呈祥神禽效質顯子孫之茂彰八百之隆既爲曩代之休符亦是當今之靈貺玄奘輕生有幸豫屬嘉祥喜抃之深不敢緘默略疏梗槩謹以奏聞若其羽翼之威儀陽精之淳偉歷代之稽古出見之方表所不知也謹言表進已頃聞有　勅令使報法師皇后分難已訖果生男端正奇特神光滿院自庭燭天朕歡喜無已內外舞躍必不違所許願　法師護念號爲佛光王法師進賀曰沙門玄奘言竊聞至道攸敷啓天人於載弄深期所感誕玄聖於克歧伏惟

皇帝皇后情鏡三空化孚九有故能闡毎旟於二諦却走馬於一乘蘭殿初歆虹發俱胝之願琁柯在孕便結

踰城之微俾夫十号降靈弘茲攝受百神翼善肅此宮闈所以災厲克清安和載誕七花儼以承步九龍低而濯質玄門佇迹道樹虛陰雖昔之覆帝呈祥捫天表異寧足以方斯感既天此英猷率土詠歌喜　皇陛之納祐緇林勇銳欣紺馬之來遊伏願無替前恩特令法服靡屬常戀迴攜良因且帝子之崇出處斯在法王之任高尚弥隆加以功德無邊津梁載遠儻　聖澤無舛弘誓不移竊謂四海之賁不足比斯檀行傾十地之業無以譬此福基當願　皇帝皇后百福凝華齊輝北極萬春表壽等固南山鑿娛樂於延齡踐蘿云於選劫儲君允茂綏紹　帝猷寵蕃惟宜翊亮王室穠椽英胤休祉日繁標峻節於本枝嗣芳塵於草座玄奘踵偶丕運局影禁門賁匪德昇寵緣恩積幸屬國慶惟始淨業開基踊躍之懷塵粉無根不勝喜賀之至謹奉表以　聞輕觸威嚴伏增戰越佛光王生滿三日法師又進表曰沙門玄

奘言奘聞易嘉日新之義詩美無疆子孫所以周祚過期漢曆遐緬者應斯道也又聞龍門洄激資源長而流遠桂樹叢生藉根深而芳藹伏惟皇運累聖相承重規疊矩積植仁義浸潤黎元其來久也由是

二后光膺大寶爲子孫慕可謂根深源長矣逮 陛下受圖功業逾盛還淳反素邁三五之蹤製禮作樂逆殷周之軌不恃黃屋爲貴以濟兆庶爲心未明求衣日昃忘食一人端拱萬里廓清雖成康之隆未至於此是故卿雲紛郁江海無波日域遵風龍鄉沐化蕩蕩乎巍巍乎難得而備言矣既而道格穹蒼明神降福令月嘉晨皇子載誕天枝廣茂瓊萼增數率土懷生莫不慶賴在於玄奘特百恒情豈直喜 聖后之平安實亦欣如來之有嗣伏願不違前

勑即聽出家移人王之胤爲法王之子披著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歸列於僧數紹隆像化闡播玄風再秀禪林重暉覺苑追淨眼之茂蹤踐月蓋

之高蹤断二種纏成无等覺色身微
妙辟彼山王缺網莊嚴過於日月然
後蔭慈雲於大千之境揚慧炬於百
億之洲振法鼓而挫天魔麾勝幡而
摧外道接流流於倒海撲燎火於邪
山竭煩惱之深河碎无明之巨嶽爲
天人師作調御士唯顧先廟先靈藉
孫祉而升彼岸
皇帝皇后因子福而享万春永握靈
圖常臨九域子能如此方名大孝始
曰榮親所以釋迦棄國而務菩提蓋
爲此也豈得以東平瓔珞之善陳思
庸庸之才並日而論優劣同年而議
深淺矣謹即嚴衣捧鉢以望善來之
賓拂座清塗用竚逾城之駕不勝慶
慰翹顒之至謹奉表以　聞輕觸
宸威退深戰越當即受三歸服袈裟
雖保養育所居常近於法師十二月五
日滿月勅爲佛光王度七人仍請法
師爲王剃髮法師進表謝曰沙門玄
奘言昨奉恩旨令玄奘爲佛光王剃
髮并勅度七人所剃之髮則王之煩
惱落也所度之僧則王之侍衛具也

是用震動波旬之殿踊躍淨居之懷弘願既宣景福弥盛豈謂庸賤之手得効役於天膚凡庶之人蒙入道於嘉會上下欣抃悲喜交集竊尋覆護之重在祿所先解脫之因落飾為始伏惟皇帝皇后道凝象外福洽區中所以光啓妙門聿修德本所願皇階納祐玉扆延和臨百億天下畢千萬歲期佛光奇子乳哺惟宜善神衛質諸佛摩頂增華眷祐之姿允穆紹隆之寄新度之僧荷澤既深亦當翹勤道業專精戒行允副綸綍佇當取草不勝感荷之至謹奉表以聞其日法師又重慶佛光王滿月并進法服等奏曰沙門玄奘言竊聞摶風逝羽累日而沖空瀉月明璣逾旬而就滿是知稟靈物表亮采天中者固以後發其殊惟新厥美者矣惟佛光王資上善以締祥闡中和而育德自微園降誕天祠動瞻眷氣清袷寢興納祐玉顏秀表晨夕增華自非皇帝皇后慧日在躬法流濯提寄紹隆於磐石啓落飾於天人其孰能福此祿衣安茲乳

甫無災無害克岐克嶷者哉今覩照
初環滿月之姿盛矣蕡枝再長如遵
之目倩兮所以紫殿慰懷黔首胥悅
七衆歸怙四門佇鑒豈唯日索後言
鷄驂待馭而已玄奘幸蒙恩寵許垂
蔭庇師弟之望非所庶幾同梵之情
實切懷抱輒敢進金字般若心經一
卷并函報恩經變一部袈裟法服一
具香爐寶字香案藻餅經架數珠錫
杖藻豆合各一以充道具以表私欵
所冀簉載弄於半璋代辟邪於蓬矢
俾夫善神見而踊躍弘誓因以堅固
輕用干奉寔深悚惕伏願皇帝皇后
尊邇損辰朗照合耀結歡心於兆庶
享延齡於萬春少海澄輝掩玉劍而
取雋寵蕃振美韉閒平以載馳所願
佛光王千佛摩頂百福凝軀德音日茂
曾覩丕相不勝感荷奉表以聞二年
春二月駕幸洛陽宮法師亦陪從并
翻經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事事公給
佛光王駕前而發法師與王子同去
餘僧居後既到安置積翠宮夏四月
車駕避暑於明德宮法師又亦陪從

安置飛花殿其宮南接皁澗北跨洛濵則隋之顯仁宮也五月勑法師還於積翠宮翻譯法師既奉帝旨進表辭曰沙門玄奘言伏蒙恩旨許令積翠宮翻經仰佩優渥情深喜戴伏念違離旋增惘然玄奘功微勲府道謝德科而久紊榮章鎮荷曾覆循涯知懼臨谷匪危伏惟皇帝皇后聖哲含弘仁慈亭育故使萬類取足一物獲安既而近隣蘭除聽揚鑾而悲結再瞻茨嶺想多豫而欣然伏願玉宇延和仙桃薦壽邁甘泉之清暑等瑶水之佳遊所冀溫樹迎秋凉飇造夏候歸軒於砥陌儼幽蹕於喬林稱慶萬春甘從九逝不勝感戀之極謹附表奉辭以聞荒越在顏氷火交廩法師在京之日先翻發智論三十卷及大毗婆沙未了至是有　勑報法師曰其所欲翻經論無者先翻有者在後法師進表曰竊聞冕旒膚俗咸競前修述作窮神必歸　睿后皇帝造物玄猷遠暢掩玉城於候甸光貝葉於羽陵傍諮譯寮降緝澌序騰照千古流

輝萬葉
陛下纂承丕業光敷遐懿神用日新
賞鑒無怠玄奘還休天造肅承明
詔每撫膺躬恒懷悚息去月日奉
敕所翻經論在此無者宜先翻舊有
者在後翻但發智毗婆沙論有二百
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餘卷而文
多舛雜今更整頓翻之去秋以來已
翻得七十餘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
此論於學者甚要望聽翻了餘經論
有詳略不同及尤舛誤者亦望隨翻
以副
聖述帝許焉法師少離京洛因茲扈
從蹔得還鄉遊覽舊壥問訪親故淪
喪將盡唯有姊一人適瀛州張氏遣
迎相見悲喜問姊父母墳隴所在躬
自掃謁為歲久荒頹乃更詳勝地欲
具棺槨而改葬雖有此心未敢專志
法師乃進表請曰沙門玄奘言玄奘
不天夙鍾荼蓼兼復時逢隋亂殯掩
倉卒日月不居已經四十餘載墳壠
頹毀殆將滅夷追惟平昔情不自寧
謹與老姊二人收捧遺柩去彼狹陋

改葬西原用荅吳天微中困極昨日
蒙　勑放玄奘出三兩日撿挍但玄
奘更無兄弟唯老姊二人卜遠有期
用此月二十一日安厝今觀葬事尚
寂落未辦所賜三兩日恐不周帀望
乞　天恩聽玄奘葬事了還又婆羅
門上客今相隨逐過為率略恐將嗤
笑不任緾迫憂惕之至謹附表以
聞伏乞　天覆雲迴曲憐孤請
帝覽表允其所請仍　勑所司其法
師營葬所須並宜公給法師既荷殊
澤又進啓謝曰沙門玄奘啓玄奘殃
深釁積降罰明靈不能殞亡偷存今
日但灰律驟改盈缺匪居墳壟淪頹
草棘荒蔓思易宅兆彌歷歲年直為
遠隔關山不能果遂幸因陪從
鑾駕得届故鄉允會宿心遂茲改厝
陳設所須復蒙
皇帝皇后曲降天慈賜遣營佐不謂
日月之光在瓦礫而猶照雲雨之澤
雖蓬艾而必霑感戴屏營喜懼兼集
不任存亡銜佩之至謹附啓謝聞事
重人微不能宣盡法師既蒙

勑許遂改葬焉其營送威儀並公家資給時洛下道俗赴者萬餘人後魏孝文皇帝自代徙都洛陽於少室山北造少林伽藍因地勢之高卑有上方下方之稱都一十二院東據嵩岳南面少峰北依高嶺兼帶三川聳石巖巖飛泉縈映松蘿共篔簹交葛桂栢與杞梓蕭森壯婉清虛實域中之佳所其西臺最為秀麗即菩提流支譯經處又是跋陀禪師宴坐之所見有遺身之塔大業之末群賊以火焚之不然遠近珍異寺西北嶺下緱氏縣之東南鳳凰谷陳村亦名陳堡即法師之生地也秋九月二十日法師

請入少林寺翻譯

表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菩提路遠趣之者必假資糧生死河深濟之者須憑船筏資糧者三學三智之妙行非宿舂之類也船筏者八忍八觀之淨業非方舟之徒也是以諸佛具而外彼岸凡夫闕而沉生死由是淫湛三界倶漂七漏之河浩浩四生咸溺十纏之浪莫不波轉煙迴心迷意醉

窮刼石而靡殆盡芥城而彌固曾不知駕三車而出火宅乘八正而適寳坊實可悲哉豈直秋之爲氣良增嘆矣寧惟孔父之情所以未嘗不臨食輟餐當寐而驚者也玄奘每惟此身衆緣假合念念無常雖岸樹井藤不足以儔危脆乾城水沫无以譬其不堅所以朝夕是期无望長久而歲月如流六十之年颯焉已至念茲遄速則生涯可知加復少因求法尋訪師友自他邦國无處不經塗路遐遥身力疲竭頃年已來更增衰弱顧陰視景能復幾何既資粮未充前塗漸促无日不以此傷嗟筆墨陳之不能盡也然輕生多幸屬逢

明聖蒙先朝不次之澤荷　陛下非分之恩沐浴隆慈歲月久矣至於增名益價發譽騰聲无翼而飛坐凌霄漢受四事之供超倫輩之華求之古人所未有也玄奘何德何功以至於此皆是天波廣潤日月曲臨遂使燕石爲珎駑駘取貴撫躬内省唯深慙恧且宮盈惡滿寔前哲之雅旨少欲知足亦

諸佛之誠言玄奘自揆藝業空虛名
行无取
天慈聖澤无宜久冒望乞骸骨畢
命山林礼誦經行以答提奬又蒙
陛下以輪王之尊布法王之化西域
所得經本並令翻譯玄奘猥承人乏
濫當斯任既奉
天旨夙夜匪寧今已翻出六百餘卷
皆三藏四含之宗要大小二乘之樞
軸凡聖行位之林藪八万法門之海
澤西域稱詠以為鎮國鎮方之典所
須文義无披不得辟猶擇木鄧林隨
求小大取弥海浦任取方圓學者之
宗斯為懇歸玄奘用此奉報國恩誠
不能盡雖然亦異萬分之一也但斷
伏煩惱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闕一
不可至如研味經論慧學也依林宴
坐定學也玄奘少來頗得專精教義
唯於四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託慮
禪門澄心定水制情猨之逸躁繫意
爲之奔馳若不斂迹山中不可成就
竊承此州嵩高少室嶺嶂重疊峯澗
多奇含孕風雲包蘊仁智果藥豐茂

蘿薜清虛實海內之名山域中之神岳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閑居寺等皆跨枕巖壑縈帶林泉佛事尊嚴房宇閑邃即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處也實可依歸以修禪觀又兩踈朝士尚解歸海薛縈巢許浴人猶知栖真蘊素況玄奘出家為法翻滯闕中清風激人念之增媿者也伏惟
陛下明踰七曜照極九幽伏乞亮此愚誠特垂聽許使得絕囂塵於衆俗卷影迹於人間陪麋鹿之群隨鳧鶴之侶栖身片石之上庇影一樹之陰守察心猨觀法實相令四魔九結之賊无所穿窬五忍十行之心相從引發作菩提之由漸為彼岸之良因外不累於皇風內有增於行業以此送終天之恩也儻蒙矜許則廬山慧遠雅操庶追剡岫道林清徽望續仍冀禪觀之餘時間翻譯无任樂願之至謹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深戰越
帝覽表不許其月二十一日神筆自報書曰省表知欲晦跡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令

仰挹風徽寔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疑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府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戢來言勿復陳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即代

勑既令斷表不敢復言法師既奉勑書進啓謝曰 沙門玄奘言使人李君信至垂賜 手詔銀鉤麗於丹字睿藻蔚彼河圖磊落帶峰岳之形郁潤挹風雲之氣不謂白藏之暮更覩春葩之文身居伊洛之間忽矚崐荊之寶捧對歡欣手舞足蹈昔季重蒙魏君之札唯叙睽離慧遠辱晉帝之書纔令給米未覩詞兼空寂可舍之旨諭示大隱朝市之情固知聖主之懷窮眞鑿俗緣有該無超羲軒而更高駕曹馬而逾遠者矣但玄奘素絲之質尤畏朱藍葛虆之身寔希松栢恩願媲煙霞於少室偶泉石於嵩阿乞避溺之情終防火之志所

以敢竭愚瞽昧死陳聞庶陶甄之
慈無遺鬼鵩雲雨之澤不弃龜螢而
明詔霈臨不垂亮許仍降恩獎曲存
輝賁五情戰懼不知所守既戢來
言不敢更請謹附表謝聞唯增悚越

冬十一月五日佛光王晬日法師又
進法衣一具上佛光王表曰沙門玄
奘言玄奘聞蘭繁紫畹過之者必歡
桂茂青溪逢之者斯悅卉木猶尒況
人倫乎況　聖胤乎伏惟
皇帝皇后抱神睿之姿懷天地之德
撫寧區夏子育群生兼復大建伽藍
廣興福聚益寶圖常恒不變之業助
鼎命金剛堅固之因既妙善熏修該
使　皇大子機神日茂潞王懿傑逾
明佛光王岐嶷增朗可謂超周越商
與黃比崇子子孫孫萬年之慶者也
玄奘猥以庸微時得參見王等私心
踊悅誠歡誠喜今是佛光王誕晬之
日禮有獻賀輒率愚誠謹上法服一
具伏願王子萬神擁衛百福扶持寢
寐安和乳哺調適紹隆三寶摧伏四
魔行菩薩行繼如來事不勝瓊慕天

枝英華美茂歡喜之至謹附表并衣
以　聞輕觸
宸嚴追深戰越法師時在積翠宮翻
譯無時暫輟積氣成疾奏
帝　帝聞之不悅即遣供奉內醫呂弘
哲宣　勅慰問法師法師悲喜不已
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使人呂弘哲
等至宣　勅慰問玄奘所患并
許出外將息　慈旨忽臨厄驗用起
若對
旒冕如寘氷泉玄奘攝慎乖方疹療
仍集自違離　鑾躅倍覺嬰纏心痛
背悶骨酸肉楚食眠頓絕氣息漸微
慮有不圖點穢宮宇思欲出外自屏
溝壑仍恐驚動
聖聽不敢即事奏聞遂依問籍出至
寺所病既因勞轉篤心亦分隔明時
乃有尚藥司醫張德志為其針療因
漸瘳降得存首領還顧尊輕之罪自
期粉墨之誅伏惟日月之明久諒愚
拙江海之澤每肆含容豈可移幸於
至微屈法於常典望中公道以穆憲
司枉獄為輕伏鈇是俟而殘魂朽質

仍被恩光撫聽言懷用銘肌骨白惟
優頓非復尋常縱微下里之憂亦盡
生涯之冀但恨隆恩未荅末命先虧
仰惟
帝勤親勞蔣衍期於閱武情在訓戎
既照仁於放麟又策勳於獻鳳遐邇
慶集上下歡并風后清塵山祇護野
敬惟動止固極休禎申恂誠於十旬
浹辰而返鄗宣遊於八駿密邇而旋
王駕可佇永懷以慰撫事恫惶終期
隕越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表待罪以
聞荒惴失圖伏聽　勅旨
帝覽表甚歡經三日後遣使迎法師
入四事供養留連累日　勅送法師
還積翠宮仍舊宣譯焉冬十二月改
洛陽宮為東都爀封畿之褊隘乃東
分鄭州之氾水懷州之河陽西廢穀
州取宜陽永寧新安澠池等縣皆隸
屬焉法師以鄉邑增貴偕表賀曰
沙門玄奘言竊聞鶉首錫秦上帝兆
金城之據龜圖薦旻中畿啓玉泉
之寶是知靈貺所基皇猷顯屬誦
由其卜遠高光所以闡期允迪厥猷

率遵斯在伏惟
皇帝皇后揆物裁務懸衡撫俗即土
中之重陝帀虞巡而駐蹕因舊制之
瓌偉儀鎬京而建郛仍以卑宮載懷
陂竹勞於纍褭侵馭奔在念軒居逸於
晨興自非折中華夷均一儲輸豈能
留連
聖眷燒汗綸言是以令下之初山川
欝其改觀拓制爰始烟雲霏而動色
飛甍日麗馳道風清神期朕嚮彝倫
郁穆若賦武昌之魚樂遷王里爭企
云亭之鶴頸奉屬車既小晉鄭之依
更褊劉張之策前王蹤斁豐洛逾開
我后牢籠伊咸並違麟宗克茂鼎祚
惟遠自可東宴平樂西臨建章佇吹
笙而駐壽康在藻而流詠蕩蕩至公
巍巍罕述裴散村莫効貽懼增深但
三川之郊猥霑故里千載之幸欝為
新邑華門雖辭莒命猶存喜編轂下
匪懃閑外况光宅之慶遐逖所同歡
聖上乞安膚微所特荷不勝喜抃之
極謹奉表陳謝以
聞三年春正月　駕還西京法師亦

隨歸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顯慶三年正月隨車駕自洛還西
京至麟德元年二月玉華宮捨化

顯慶三年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法
師亦隨還秋七月再有　勅法師徙居
西明寺寺以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
造先有　勅曰以延康坊濮王故宅為
皇太子分造觀寺各一命法師案行
其處還奏地窄不容兩所於是總用
營寺其觀改就普寧坊仍先造寺其
年夏六月營造功畢其寺面三百五
十步周圍數里左右通衢腹背廛落青
槐列其外淥水亘其間亹亹耽耽都
邑仁祠此為最也而廊殿樓臺飛驚
接漢金鋪藻棟眩日暉霞凡有十院
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
魏之永寧所不能及也
勅先委所司簡大德五十人侍者各
一人後更令詮試業行童子一百五
十人擬度至其月十三日於寺建齋
度僧命法師看度至秋七月十四日

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一如
入慈恩及迎碑之則　勅遣西明寺
給法師上房一口新度沙弥海會等
十人充弟子
大帝以法師先朝所重嗣位之後禮
敬逾隆中使朝臣問慰无絶䞋施綿
帛綾錦前後万餘段法服納袈裟等
數百事法師受已皆為國造塔及營
經像給施貧窮并外國婆羅門客等
隨得隨散无所貯畜發願造十俱胝
像百万為一俱胝並造成矣東國重
於般若前代雖翻不能周備衆人更
請委翻然般若部大京師多務又人
命无常恐難得了乃請就於玉華宮
翻譯帝許焉即以四年冬十月法師從
京發向玉華宮并翻經大德及門徒等
同去其供給諸事一如京下至彼安置
肅誠院焉至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
大般若經經梵本捴有二十万頌文既
廣大學徒每請刪略法師將順衆意如
羅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於夜
夢中即有極怖畏事以相警誡或
見乘危嶮或見猛獸搏人流汗戰

慓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諸衆說還
依廣翻夜中乃見諸佛菩薩眉間放
光照觸已身心意怡適法師又自見
手執花燈供養諸佛或昇高座為衆
說法多人圍遶讚歎恭敬或夢見有
人奉已名菓覺而喜慶不敢更刪一
如梵本佛說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
城鷲峯山二給孤獨園三他化自在
天王宮四王舍城竹林精舍總一十
六會合為一部然法師於西域得三
本到此翻譯之日文有疑錯即校三
本以定之慇懃省覆方乃著文審慎
之心古來无比或文乖旨奧意有躊
躕必覺異境似若有人授以明決情即
豁然若披雲覩日自云如此悟處豈
奘淺懷所通並是諸佛菩薩所冥加
耳經之初會有嚴淨佛土品品中說
諸菩薩摩訶薩衆為般若波羅蜜故
以神通願力盛大千界上妙珎寶諸
妙香花百味飲食衣服音樂隨意所
生五塵妙境種種供養嚴說法處時
玉華寺主慧德及翻經僧嘉尚其夜
同夢見玉華寺內廣博嚴淨綺飾莊

嚴幢帳寶轝花幡伎樂盈滿寺中又見无量僧衆手執花蓋如前供具共来供養大般若經寺内衢巷牆壁皆荘綺錦地積名華衆共履踐至翻經院其院倍加勝妙如經所載寶荘嚴土又聞院内三堂講說法師在中堂敷演既覩此已歡喜驚覺俱叅法師說所夢事法師云今正翻此品諸菩薩等必有供養諸師等見信有此乎時殿側有雙柰樹忽於非時數數開花花皆六出鮮榮紅白非常可愛時衆詳議云是般若再闡之徵又六出者表六到彼岸然法師翻此經時汲汲然恒慮无常謂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經部甚大每懼不終努力人加勤懇勿辝勞苦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功畢絶筆合成六百卷稱爲大般若經焉合掌歡喜告徒衆曰此經於漢地有縁玄奘来此玉華者經之力也向在京師諸縁牽乱豈有了時今得終訖並是諸佛冥加龍天擁祐此乃鎮國之典人天大寶徒衆宜各踊

躍欣慶時玉華寺都維那寂照慶賀功畢設齋供養是日請經從肅誠殿往嘉壽殿齋所講讀當迎經時般若放光諸天雨花并聞空中音樂非常香氣既覩靈瑞倍增嘉慰謂門人曰經自記此方當有樂大乘者國王大臣四部徒衆書寫受持讀誦流布皆得生天究竟解脫既有此文不可緘默至十一月二十日令弟子窺基奉表奏聞請御製經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茂宣勑垂許法師翻般若後自覺身力衰竭知無常將至謂門人曰吾來玉華本緣般若今經事既終吾生涯亦盡若無常後汝等遣吾宜從儉省可以蘧蒢裹送仍擇山澗僻處安置勿近宮寺不淨之身宜須屏遠門徒等聞之哀鯁各抆淚啓曰和上氣力尚可尊顔不殊於舊何因忽出此言法師曰吾自知之汝何由得解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經大德及玉華寺衆慇懃啓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見衆情專至俛仰翻數行訖便攝梵本停住告衆曰此經部

軸為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
辦此死期已至勢非賖遠今欲往蘭
芝等谷礼拜辭俱胝佛像於是為門
人同出僧衆相顧莫不潸然礼訖還
寺專精行道遂絶翻譯至八日有弟
子高昌僧玄覺夢見有一浮啚端嚴
高大忽然崩倒見已驚起告法師法
師曰非汝身事此是吾滅謝之徵至九
日暮間於房後度渠脚跌倒脛上有
少許皮破因即寢疾氣候漸微至十
六日如從夢覺口云吾眼前有白蓮
華大於槃鮮淨可愛十七日又夢見
百千人形容偉大俱著錦衣將諸綺
繡及妙花珎寶裝法師所卧房宇以
次裝嚴遍翻經院内外爰至院後山
嶺林木悉竪幡幢衆彩間錯并奏音
樂門外又見无數寶輿輿中香食
美菓色類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各
擎来供養於法師法師辭曰如此
珎味證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階
此位何敢輙受雖此推辭而進食不
止侍人謦欬遂爾開目因向寺主慧
德具説前事法師又云玄奘一生以来

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
信如佛教因果並不虛也遂命嘉尚法
師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揔一
千三百三十八卷又錄造俱胝畫像
弥勒像各一千幀又造塑像十俱胝
又抄寫能斷般若藥師六門陀羅尼
等經各一十部供養悲敬二田各万
餘人燒百千燈贖數万生錄訖令嘉
尚宣讀聞已合掌憘慶又告門人曰
吾无常期至意欲捨墮宜命有緣揔
集於是罄捨衣資更令造像并請僧行
道至二十三日設齋嚫施其日又命塑
工宋法智於嘉壽殿竪菩提像骨已因
喜辭別云玄奘此毒身深可猒患所作
事畢無宜久住願以所修福慧迴施
有情共諸有情同生覩史多天弥勒
内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
隨下廣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辭訖
因默正念時復口中誦色蘊不可得
受想行識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
至意界亦不可得眼識界不可得
乃至意識界亦不可得无明不可得

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口說偈教傍人云南无弥勒如来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顔南无弥勒如来所居内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時寺主慧德又夢見有千軀金像從東方来下入翻經院香花滿空至二月四日夜半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丈許共捧 一白蓮華如小車輪花有三重葉長尺餘光淨可愛將至法師前擎花人云師從无始已来所有損惱有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除應生欣慶法師顧視合掌良久遂以右手而自支頭次以左手申左髀上舒足重疊右脇而卧迄至命終竟不迴轉不飲不食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問和上決定得生弥勒内院不法師報云得生言訖喘息漸微少間神逝侍人不覺屬纊方知從足向上漸冷最後頂暖顔色赤白怡悅勝常過七七日竟无改變亦无異氣自非定慧莊嚴戒香資被孰能致此又慈恩寺僧明慧業行精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无時懈

廢於法師亡夜夜半後旋遶佛堂行
道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貫
井宿直至慈恩塔院皎潔分明心怪所
以即念往昔如來滅度有白虹十二
道從西方直貫太微於是大聖遷化
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无常事
耶天曉向衆説其所見衆咸怪之至
九日旦无常事果達於京師符虹現之
象聞者嗟其感異法師形長七尺枝
身赤白色眉目踈朗端嚴若塑美麗
如畫音詞清遠言談雅亮聽者无猒
或處徒衆或對嘉賓一坐半日身不
傾搖服尚乾陁裁唯細氎脩廣適中
行步雍容直前而視輒不顧眄滔滔
焉若大江之紀地灼灼焉類芙蕖之
在水加以戒範端凝始終如一愛惜之
志過護浮囊持戒之堅超逾繫草性
愛怡簡不好交遊一入道場非朝命
不出法師亡後西明寺上座道宣律
師有感神之德至乾封年中見有神
現自云弟子是韋將軍諸天之子主
領鬼神如來欲入涅槃勅弟子護持
贍部遺法比見師戒行清嚴留心

律部四方有疑皆來諮決所制輕重
時有乖錯師年壽漸促文記不正便
誤後人以是故來示師佛意因指宣
所出律抄及輕重儀僻謬之處皆令
改正宣聞之悚慄悲喜因問經律論
等種種疑妨神皆為決之又問古來
傳法之僧德位高下并亦問法師神
答曰自古諸師解行互有短長而不
一準且如奘師一人九生已來備修
福慧兩業生生之中多聞博洽聰
慧辯才於贍部洲脂那國常為第
一福德亦然其所翻譯文質相兼无
違梵本由善業力今見生覩史多天
慈氏內衆聞法悟解更不來人間
既從弥勒問法悟解得聖宣受神
語已辭別而還宣因錄入著記數
卷見在西明寺藏矣據此而言自非
法師高才懿德乃神明知之豈凡情
所測法師病時撿挍翻經使人許玄
備以其年二月三日奏玄法師因損
足得病至其月七日
勅中御府宜遣醫人將藥往看所司
即差供奉醫人張德志程桃捧將藥

急赴比至法師已終醫藥不及時坊州刺史竇師倫奏法師已亡

帝聞之哀慟傷感為之罷朝曰朕失國寶矣時文武百寮莫不悲哽流涕帝言已嗚噎悲不能勝帝翌日又謂群臣曰惜哉朕國內失奘師一人可謂釋衆梁摧矣四生无導矣亦何異於苦海方闊舟檝遽沉暗室猶昏燈炬斯掩

帝言已嗚咽不止至其月二十六日下勅曰竇師倫所奏玉華寺僧玄奘法師既亡葬事所須並令官給至三月六日又有

勅曰玉華寺奘法師既亡其翻經之事且停已翻成者准舊例官為抄寫自餘未翻者搃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損失其玄奘弟子及同翻經僧先非玉華寺僧者宜各放還本寺至三月十五日又有　勅曰故玉華寺僧玄奘法師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幡蓋送至墓所法師道茂德高為明時痛惜故於亡後重疊降恩求之古人无比此也於是門人遵其遺命以蘧篨為轝

奉神柩還京安置慈恩翻經堂內弟
子數百哀號動地京城道俗奔赴哭
泣日數百千以四月十四日將葬滻之
東都內僧尼及諸士庶共造殯送之
儀素蓋白幢涅洹帳轝金棺銀槨娑
羅樹等五百餘事布之街衢連雲接漢
悲笳悽挽響送穹宇而京邑及諸州
五百里內送者百餘万人雖復喪事
華整而法師神柩仍在蘧篨本轝
東市絹行用繒三千疋結作涅洹轝兼
以花珮莊嚴極為殊妙請安神柩門
徒等恐虧師素志不許乃以法師三
衣及國家所施百金之納置以前行
蘧篨轝次其後觀者莫不流淚哽噎
是日緇素宿於帳所者三万餘人十五
日旦掩坎訖即於墓所設齋而散是
時天地變色鳥獸鳴哀物感既然則
人悲可悉皆言愛河尚淼慈舟遽沉
永夜猶昏慧燈先滅攀戀之痛如亡
眼目不直比之山頹木壞而已惜哉
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有
勅徙葬法師於樊川北原營建塔宇
蓋以舊所密邇京郊禁中多見時傷

聖處故改卜焉至於遷殯之儀門徒
哀感行侶悲慟切彼往初嗚呼
釋慧立論曰觀夫夜星霄月繼西日
之明三江九河助東溟之大相資之
道在物既然傳襲之風於人豈異自
法王潛輝之後阿難結集已来歲越
千年時逾十代聖賢間出英睿遞生
各韞雄圖俱包上智負荷遺法控御
天人道制風飈神傾海岳或舒指而
流膏液或異室而朗奇光或連尸以
伏天魔或一對而迴時主或顯通法於
邊刹冒風波於嶮塗或虛己以應物
求裹粮而行死地終令玄津滋潑惠
濟无疆既益傳燈寔符付囑考之前
冊可不然哉而清源不窮令復遇法
師嗣承之矣惟法師星像降靈山岳
騰氣才過東箭譽美南金雅操不
群堅芳獨拔以四生為己任建正法
為身事巍巍乎以嵩華之負穹蒼
皎皎焉若琅玕之映澄海而聰機俊
骨發於自然味道輕榮率由天性至
夫多識洽聞之與爾恒羣而逾高詳
玄造微之功跨生靈而更遠滔滔乎

蕩蕩乎實紹隆之神器也將使像
化重光於頹季之期故誕茲明德者
矣法師以今古大德闡揚經論雖復
俱依聖教而引據不同諍論紛然其
来自久至如梨耶是報非報化人有
心无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不滅
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含之盤根大
小兩宗之鉗鍵先賢之所不决今哲
之所共疑法師亦躊躕此文快快斯
旨概然嘆曰此地經論蓋法門枝葉
未是根源諸師雖各起異端而情
疑莫遣終須括囊大本取定於祇桓
耳由是壯志發懐馳心遐外以貞觀
三年秋八月立誓裝束拂衣而去到
中天竺那爛陀寺逢大法師名尸羅
跋陁此曰戒賢其人體二居宗神鑒
奥遠博閑三藏善四韋陁於十七地
論宗為精熟以此論該冠衆經亦偏
常宣講尤是弥勒菩薩所造即攝大
乘之根系是法師發軔之所祈者十
六大國靡不歸宗禀義學徒恒
有万許法師既往修造一面盡歡以
為相遇之晚於是伏膺聽受兼諮决

所疑一遍便覆无所遺忘辟滯汜之
納群流若孟諸之吞雲夢彼師墨佐
嘆未曾有去若斯人者聞名尚難豈
謂此時共談玄耳法師從是聲振葱
西名流八國彼諸先達英傑聞之皆
宿構重関共来難詰鷹行魚累轂駕
肩随其並論之詞雲屯雨至法師從
容辯釋皆入其室操其戈取其矛擊
其盾莫不人人喪轍解頤虔伏稱為
此公天縱之才難酬對也戒日王等
見之抃喜皆肘步鳴足傾珍供養罷
席之後更學梵書并諸經論自如来
一代所說者山方等之教靡死半字之
文爰至後聖馬鳴龍樹无著天親諸
所製作及灰山住等十八異執之宗
五部殊塗之致並捜羅研究達其旨
得其文并佛處世之跡如涅槃堅固
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
那揭留影之山皆躬申礼敬備覩靈
奇亦无遺矣法師心期既滿學覽復周
將旋本土遂繕寫大小乘法教六百餘
部請像七軀舍利百有餘粒以今唐
十九年春正月二十五日還至長安道

俗奔迎傾都羅帝是時也煙収霧卷景麗風清寶帳盈衢花幢擁日慶雲垂彩於天表郁郁紛紛庠士詠讃於通莊轟轟轟隱隱邪風於焉頓戢慧日赫以重明雖不逢世尊從忉利之下閻浮此亦足為千載之休美也法師此行經塗數万備歷艱危至如涸陰冱寒之山飛波激浪之壑厲毒黒風之氣狻猊貙豻之群並法顯失侶之鄉智嚴遺伴之地班超之所不踐章亥之所未遊法師孑尒孤征坦然无梗翦唐風於八河之外揚國化於五竺之間使乎遐域侯王馳心輦轂遠方曽長係仰天衢雖法師不世之功抑亦聖朝運昌感通之力也　皇帝握龍圖而纂曆應赤伏以君臨戡鯨豕以濟羣生盪雲霓而光日月正四維之絶柱息滄海之横流重立乾坤再施鎔造允功包於虞夏七德冠於曹劉海晏河清時和歲阜遠无不順迩无不安天成地平人慶神悦加以重明襲正三善之義克隆寧輔忠勤良哉之歌斯允既而功窮厚載德感上玄

紫芝含秀於玉階華果結英於朱閣
又如西州石瑞松縣現符紀
聖主千年之期顯　儲君副承之葉
鳳毛才子之句上果佛田之文歷万
古而不開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靈
輔德玄天福眷者焉加復遊心真際
城塹五乘遐思鷲嶺之容竚想提河
之說故使遺形紺髮燠彩来儀勝典高
僧相輝而至慈雲布於六合法鼓振
於三千天花將景風共飛翠霧與香
煙同馥於是溺俗沆流之士望涯岸
而有期清虛蹈玄之賓顧三空而非
遠所謂司南啓路衆惑知方商飆襲
林而群籟自響法師盛德也如彼逢
時也如此豈同雅澄懷道遇二石之
兇殘安什傳經值苻姚之篤曆技之
深淺即行潦之類江湖方之明闇乃
朝陽之為螢曜矣昔鍾玦既至魏文
奉賦以讚揚神雀斯呈賈逵獻頌而
論異在禽物之微賤古人猶且詠歌
況法師不朽之神功棟梁之大葉豈
可緘默於明時而无稱述者也立學
愧往賢德非先達直以同沾像化叨

劘未塵於慕之懷百於恒品所以力課庸愚輙申斯傳其清徽令望之美絕後光前之蹤別當分諸鴻筆非此所能覶縷也粤明鑒君子叔意而不哂焉

贊曰生靈感絕大聖遷神其能繼紹難乎指人馬鳴先唱提婆後申如日斯隱朗月方陳穆矣法師諒爲貞士逈秀天人不羈塵滓窮玄之奧究儒之理潔若明珠芬同蕙芷悼經之闕疑義之錯委命詢求越危蹈嶮愜愜器宇赳赳誠恪振美西州歸功東閤屬逢有道時惟我　皇重懸玉鏡再理珠囊三乘既闡十地兼揚俾夫慧日幽而更光粤余庸昧幸參塵末長自蓮門靡階靡括高山斯仰清流是渴願得攀依比之藤蔦

釋彥悰箋述曰余觀佛教東度巳来英俊賢明捨家入道者万計其中宰能兼善一二美者有焉至若視聽貌言洽聞强識輕生重道絕域遐征貞操勁松筠雅志陵金石群雄革慮聖主迴光者於三藏偕之矣抑又聞

之三藏當歲暑之辰體无霑液祁寒
之際貌不憔悴又不戎不申不欠不
嚏斯盖末詳其地位何賢聖之可格
哉又北宮現疾之時徵慶繁縟將終
之日色貌敷愉亦難得而測也及終後
月餘日有人賚栴檀末香至請依西
國法以塗三藏身衆咸莫之許其人
作色曰弟子別奉　進止師等若不許
請錄狀以聞衆從之及開棺發殯已
人覺異香等蓮花之氣乎相驚問皆
云若茲向人除併殯衣唯留襯服衆
覩三藏貌如生人皆嘶絶共視向人
塗香服殯盖棺已俄失所在衆疑天
人焉余考三藏夙心稽其近迹自 非
摩訶薩埵其孰若之乎粤我同儔幸
希景仰勗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并序 廣

沙門義淨從西國還在南海室利佛逝撰寄歸并那爛陀寺圖

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則創闢荒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滄溟以單逝莫不咸思聖跡罄五體而歸礼俱懷旋踵報四恩以流望然而勝途多難寶處彌長苗秀盈十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磧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亙万嶺而投身孤標銅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跋南國有千江口也)或亡餐幾日輟飲數晨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為客遑遑停託無所遂使流離蓬轉牢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矣嗚呼實可嘉其美誠冀傳芳於來葉粗據聞見撰題行狀云尒其中次第多以去時年代近遠存亡而比先後

太州玄照法師　齊州道希法師

齊州師鞭法師　新羅阿離耶跋摩法師

新羅慧業法師
新羅求本法師
新羅玄太法師
新羅玄恪法師
新羅復有法師二人
覩貨羅佛陀跋摩師
并州道方法師
并州道生法師
并州常愍禪師
常愍師弟子一人
京師末底僧訶師
京師玄會法師
質多跋摩師
吐蕃公主嬭母息二人隆法師
益州明遠法師
益州義朗律師
朗律師弟子一人
益州智岸法師
益州會寧律師
交州運期法師
交州木叉提婆師
交州窺冲法師
交州慧琰法師
信胄法師
愛州智行法師
愛州大乘燈禪師
唐國僧伽跋摩師
高昌彼岸智岸二人
洛陽曇潤法師
洛陽義輝論師
又大唐三人
新羅慧輪法師
荊州道琳法師
荊州曇光法師
又大唐一人
荊州慧命禪師
潤州玄逵律師
晉州善行法師
襄陽靈運法師
澧州僧哲禪師
哲禪師弟子一人
洛陽智弘律師

荆州無行禪師　荆州法振禪師

荆州乘悟禪師　梁州乘如律師

澧州大津法師

右總五十六人先多零落淨來日有無行師道琳師慧輪師僧哲師智弘師五人見在計當垂拱元年與無行禪師執別西國不委今者何處存亡耳

沙門玄照法師者太州仙掌人也梵名般迦舍末底（唐言照慧）乃祖乃父冠冕相承而總髫之秋抽簪出俗成人之歲思礼聖蹤遂適京師尋聽經論以貞觀年中乃於大興善寺玄證師處初學梵語於是仗錫西邁掛想祇園背金府而出流沙踐鐵門而登雪嶺漱香池以結念畢契四弘陟葱阜而翹心誓度三有途經速利過覩貨羅遠跨胡疆到吐蕃國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漸向闍闌陀國未至之閒長途險隘為賊見拘既而商旅計窮控告無所遂乃援神寫契仗　聖明衷夢而感徵覺見群賊皆睡私引出圍遂便免難住闍闌陀國經于四載蒙

國王欽重留之供養學經律習梵文既得少通漸次南上到莫訶菩提復經四夏自恨生不遇聖幸覩遺蹤仰慈氏所制之真容著精誠而無替爰以翹敬之餘沉情俱舍既解對法清想律儀兩教斯明後之那爛陁寺留住三年就勝光法師學中百等論復就寶師子大德受瑜伽十七地禪門定瀲亟覩關涯既盡宏綱遂往殑(巨兢反)伽河北受國王苫部供養住信者等寺復歷三年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

勅重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波羅國蒙王發遣送至吐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唐於是巡涉西蕃而至東夏以九月而辭苫部正月便到洛陽五月之間途經万里于時麟德年中駕幸東洛奉謁闕庭還蒙勅旨令往羯濕弥羅國取長年婆羅門盧迦溢多既與洛陽諸德相見略論佛法綱紀敬愛寺導律師觀法師等請譯薩婆多部律攝既而勅令促去不遂本懷所將梵本悉留京下於是

重涉流沙還經磧石崎嶇棧道之側曳半影而斜通搖泊繩橋之下沒全軀以傍渡遭吐蕃賊脫首得全遇兇奴獲僅存餘命行至北印度界見唐使人引盧迦溢多於路相遇盧迦溢多復令玄照及使傔數人向西印度羅荼國取長年藥路過縛渴羅到納婆毗訶羅（唐云新寺）覩如來澡盤及諸聖跡漸至迦畢試國禮如來頂骨香花具設取其印文觀來生善惡復過信度國方達羅荼矣蒙王禮敬安居四載轉歷南天將諸雜藥望歸東夏到金剛座旋之那爛陀寺淨與相見盡平生之志願契總會於龍花但以泥波羅道吐蕃擁塞不通迦畢試途多氏捉而難度遂且棲志鷲峯沉情竹苑雖每有傳燈之望而未諧落葉之心嗟乎苦行標誠剩生不遂思攀雲駕墜翼中天在中印度菴摩羅跛國遘疾而卒春秋六十餘矣（言多氏者即大食國也）傷曰

卓矣壯志　頴秀生田　頻經細柳　幾步祁連　祥河濯流　竹苑搖芊　翹心念念　渴想玄玄　專希演法　志託提生　嗚呼

不遂傖矣無成兩河沉骨八水揚名
善乎守死哲人利貞兩河即在西河八水乃屬京都
道希法師者齊州歷城人也梵名室
利提婆唐云吉祥天也乃門傳禮義家襲搢紳
幼漸玄門少懷貞操涉流沙之廣蕩
觀化中天陟雪嶺之嶔岑輕生殉法
行至吐蕃中途危厄恐戒檢難護遂
便暫捨行至西方更復重受周遊諸
國遂達莫訶菩提翹仰聖蹤經乎數
載既住那爛陀亦在俱尸國蒙菴摩
羅跛國王甚相敬待在那爛陀寺頻
學大乘住輸婆伴娜在涅槃處寺名也專功律
藏復習聲明頗盡綱目有文情善草
隸在大覺寺造唐碑一首所將唐國新
舊經論四百餘卷並在那爛陀矣淨在
西國未及相見住菴摩羅跛國遭疾
而終春秋五十餘矣後因巡禮見希
公住房傷其不幸聊題一絕七言百
苦忘勞獨進影四恩存念契流通如
何未盡傳燈志溘然於此遇途窮
師鞭法師者齊州人也善呪禁閑梵
語與玄照師從北天向西印度到菴
摩羅割跛城為國王所敬居王寺與

道希法師相見申鄉國之好同居一夏遇疾而終年三十五矣

阿離耶跋摩者新羅人也以貞觀年中出長安之廣脅（王城小名）追求正教親礼聖蹤住那爛陀寺多閑律論抄寫衆經痛矣歸心所期不契出雞貴之東境没龍泉之西裔即於此寺無常年七十餘矣（雞貴者梵云矩矩吒醫說羅矩矩吒是雞醫說羅是貴即高麗國也相傳云彼國敬雞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飾矣那爛陀有池名曰龍泉西方喚高麗為矩矩吒醫說羅也）

慧業法師者新羅人也在貞觀年中往遊西域住菩提寺觀礼聖蹤於那爛陀久而聽讀淨因撿唐本忽見梁論下記云在佛齒木樹下新羅僧慧業寫記訪問寺僧云終於此年將六十餘矣所寫梵本並在那爛陀寺

玄太法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薩婆慎若提婆（唐云一切智天）永徽年内取吐蕃道經泥波羅到中印度礼菩提樹詳撿經論旋踵東土行至土谷渾逢道希師覆相引致還向大覺寺後歸唐國莫知所終矣

玄恪法師者新羅人也與玄照法師

貞觀年中相隨而至大覺既伸禮敬
遇疾而亡年過不惑之期耳
復有新羅僧二人莫知其諱發自長
安遠之南海汎舶至室利佛逝國西
婆魯師國遇疾俱亡
佛陀達摩者即覩貨速利國人也大
形模足氣力習小教常乞食少因興
易遂爲神州云於益府出家性好遊
涉九州之地無不履焉後遂西適周
觀聖迹淨於那爛陀見矣後乃轉向
北天年五十許
右一十人
道方法師者并州人也出沙磧到泥
波羅至大覺寺住得為主人經數年
後還向泥波羅于今現在既虧戒檢
不習經書年將老矣
道生法師者并州人也梵名栴達羅
提婆（唐云天月）以貞觀末年從吐蕃路往
遊中國到菩提寺禮制底訖在那爛
陀學爲童子王深所禮遇復向此寺
東行十二驛有王寺全是小乘於其
寺內停住多載學小乘三藏精順正
理多齎經像言歸本國行至泥波羅

邁疾而卒可在知命之年矣
常慜禪師者并州人也自落髮投簪
披緇釋素精勤匪懈念誦無歇常發
大誓願生極樂所作淨業稱念佛名
福基既廣數難詳悉後遊京洛專崇
斯業幽誠冥兆有所感徵遂願寫般
若經滿於万卷冀得遠詣西方礼如
来所行聖迹以此勝福迴向願生遂
詣闕上書請於諸州教化抄寫般若
且心所至也天必從之乃蒙授
墨勅南遊江表敬寫般若以報天澤
要心既滿遂至海濱附舶南征往訶
陵國從此附舶往末羅瑜國復從此
國欲詣中天然所附商舶載物既重
解纜未遠起忽滄波不經半日遂便
沈沒當沒之時商人爭上小船互相
戰鬪其舶主既有信心高聲唱言師
来上船常慜曰可載餘人我不去也
所以然者若輕生為物順菩提心亡
己濟人斯大士行於是合掌西方稱
彌陁佛念念之頃舶沉身沒聲盡而
終春秋五十餘矣
有弟子一人不知何許人也號咷悲

泣亦念西方與之俱沒其得濟之人
與陳斯事耳傷曰　悼矣偉人為
物流身明同水鏡貴等和珎涅而不
黑磨而不磷投軀慧嶺養智芳津在
自國而弘自業適他土而作他因　觀
將流之險難決於己而巨親在物常
慜子其賓隣纖體散鯨波以取滅浮
穎詣安養而流神道乎不昧德也寔
堙布慈光之赫赫覺塵劫而新新

末底僧訶者（唐云師子慧）京兆人也俗姓皇
甫莫知本諱與師鞭同遊俱到中土
住信者寺少閑梵語未詳經論思還
故里路過泥波羅國遇患身死年四十
餘

玄會法師者京師人也云是安將軍
之息也從北印度入羯濕弥羅國為國
王賞識乘王象奏王樂日日向龍池
山寺供養寺是五百羅漢受供之處
即尊者阿難陀室灑末田地所化龍
王之地也（室灑譯為所教舊云弟子者非也）復化羯濕
弥羅王大放恩赦國內有死囚千餘人
勸王釋放出入王宅既瀨年載後因
失意遂乃南遊至大覺寺礼菩提樹
觀木真池登鷲峯山陟尊足嶺禀

識聡敏多藝工伎雖復經過未幾而梵韻清徹少隽經教思反故居到泥波羅國不幸而卒春秋僅過而立矣

泥波羅既有毒藥所以到彼多亡也

復有一人與北道使人相逐至縛渴羅國於新寺小乘師處出家名質多跋摩後將受具而不食三淨其師曰如來大師親開五正既其無罪尒何不食對曰諸大乘經具有全制是所舊習性不能改師曰我依三藏律有成科汝之引文非吾所學若懷別見我非汝師遂強令進乃棒泣而食方爲受具少閑梵語覆取北路而歸莫知所至傳聞於北天之僧矣

復有二人在泥波羅國是吐蕃公主嬭母之息也初並出家後一歸俗住大王寺善梵語并梵書年三十五一十五矣

隆法師者不知何所人也以貞觀年內從北道而出取北印度欲觀化中天誦得梵本法花經到健陀羅國遇疾而亡北方僧來傳說如此

右二十人

明遠法師者益州清城人也梵名振多提婆(唐云思天)幼履法訓長而弥脩容儀雅麗庠序清道善中百議莊周早遊七澤之間後歷三吳之表重學經論更習定門於是棲隱廬峯經于夏日既慨聖教陵遲遂乃振錫南遊屆於交阯鼓舶鯨波到訶陵國次至師子洲為君王礼敬乃潛形閣內密取佛牙望歸本國以興供養既得入手翻被奪將不遂所懷頗見陵辱向南印度傳聞師子洲人云往大覺中方寂無消息應是在路而終莫委年幾其師子洲防守佛牙異常牢固置高樓上幾閉重關鏁鑰泥封五官共印若開一戶則響徹城郭每日供養香花遍覆至心祈請則牙出花上或現異光眾皆共覩傳云此洲若失佛牙並被羅剎之所吞食為防此患非常守護亦有傳云當向支那矣斯乃聖力遐被有感便通豈由人事彊申非分耳

義朗律師者益州成都人也善閑律典兼解瑜伽發自長安弥歷江漢與

同州僧智岸并弟一人名義玄年始弱冠知欽正理頗閑內典尤善文筆思瞻聖迹遂與弟俱遊秀季良昆遍相携帶鶺鴒存念魚水敦懷既至烏雷同附商舶掛百丈陵万波越舸扶南綴纜郎迦戍蒙郎迦戍國王待以上賓之礼智岸遇疾於此而亡朗公既懷死別之恨與弟附舶向師子洲披求異典頂礼佛牙漸之西國傳聞如此而今不知的在何所師子洲既不見中印度復不聞多是魄歸異代矣年四十餘耳

會寧律師益州成都人也禀志操行意存弘益少而聡慧投跡法場敬勝理若髻珠棄榮華如脫屣薄善經論尤精律典志存演法結念西方爰以麟德年中仗錫南海汎舶至訶陵洲停住三載遂共訶陵國多聞僧若那跋陁羅於阿笈摩經內譯出如來涅槃焚身之事斯與大乘涅槃頗不相涉然大乘涅槃西國淨觀見目云其大數有二十五千頌翻譯可成六十餘卷撿其全部竟而不獲但得初大

眾問品一夾有四千餘頌會寧既譯
得阿笈摩本遂令小僧運期奉表賚
經還至交府馳驛京兆奏上闕庭冀
使未聞流布東夏運期從京還達交
阯告諸道俗蒙贈小絹數百疋重詣
訶陵報德智賢(若那跋達羅也)與會寧相見
於是會寧方適西國比於所在每察
風聞尋聽五天絕無蹤緒准斯理也
即其人已亡　傷曰
嗟矣會寧為法孤征纔翻二軸誠
望天庭終期寶渚擁居化城身雖沒
而道著時縱遠而遺名將菩薩之先
志共後念以揚聲春秋可三十四五矣

運期師者交州人也與曇潤同遊仗
智賢受具旋迴南海十有餘年善崑
崙音頗知梵語後便歸俗住室利佛
逝國于今現在既而往復宏波傳經
帝里布未曾教斯人之力年可四
十矣

木叉提婆者交州人也(唐云解脫天也)不閑本
諱泛舶南溟經遊諸國到大覺寺遍
禮聖蹤於此而殞年可二十四五耳

窺冲法師者交州人即明遠室灑也

梵名質呾羅提婆與明遠同舶而汎南海到師子洲向西印度見玄照師兵詣中土其人稟性聰叡善誦梵經所在至處恒編演習之首礼菩提樹到王舍城遘疾竹園淹留而卒年三十許

慧琰師者交州人也即行公之室灑隨師到僧訶羅國遂停彼國莫辯存亡

信胄法師不知何許人也梵名設剌陁䟦摩（唐云信胄）取北道而到西國礼謁既周住信者寺於寺上層造一塼閣施上卧具衣貽供養遇疾數日餘命輟然忽於夜中云有菩薩授手迎接端居合掌太息而終年三十五

右三十人

智行法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唐云慧天）汎南海詣西天遍礼尊儀至殑伽河北居信者寺而卒年五十餘矣

大乘燈禪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莫呵夜那鉢地已波（唐云大乘燈也）幼隨父母汎舶往社和羅鉢底國方始出家後隨唐使郯緒相逐入京於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處進受具戒居京數載頗覽

經書而思禮聖蹤情契西極體蘊忠恕
性合廉隅戒檢存懷禪枝可尚以為
溺有者假緣緣非則墮有離生者託
助助是則棄生乃畢志王城歎心行
死真推八難終求西輪遂持佛像攜
經論既越南溟到師子國觀禮佛牙
備盡靈異過南印度復屆東天往耽
摩立底國既入江口遭賊破舶唯身
得存淹停斯國十有二歲頗閑梵語
誦緣生等經兼修福業因遇商侶與
淨相隨詣中印度先到那爛陀次向
金剛座旋遶薛舍離後到俱尸國與
無行禪師同遊此地燈師每歎曰本
意弘法重之東夏寧知志不成遂奄尒
衰年今日雖不契懷來生願畢斯志
然當爲觀史多天業冀會慈氏日盡
龍花一兩枝用標心至燈公因道行
之次過道希師所住舊房當于時
也其人已亡漢本尚存梵夾猶列覩
之潸然流涕而歎昔在長安同遊法
席今於他國但遇空筵　傷曰
嘆矣死王其力弥強傳燈之士奄尒
云亡　神州望斷聖境魂揚眷餘悵而

流涕概布素而情傷禪師在俱尸城般涅槃寺而歸寂于時年餘耳順矣

僧伽跋摩者康國人也少出流沙遊步京輦稟素崇信戒行清嚴檀捨是修慈悲在念以顯慶年內奉勅與使人相隨禮覲西國到大覺寺於金剛座廣興薦設七日七夜然燈續明獻大法會又於菩提院內無憂樹下雕刻佛眾及觀自在菩薩像盛興慶讚時人歎希後還唐國又奉勅令往交阯採藥于時交州時屬大儉人物飢餓於日日中營辦飲食救濟孤苦悲心內結涕泣外流時人號為常啼菩薩也纏染微疾奄忽而終春秋六十餘矣

彼岸法師智岸法師　並是高昌人也少長京師傳燈在念既而歸心勝理遂乃觀化中天與使人王玄廓相隨泛舶海中遇疾俱卒所將漢本瑜伽及餘經論咸在室利佛逝國矣

曇潤法師洛陽人也善呪術學玄理探律典翫醫明善容儀極詳審振錫

江表拯物為懷漸次南行達于交阯住經載稔緇素欽風汎舶南上期西印度至訶陵北渤盆國遇疾而終年三十矣

義輝論師洛陽人也受性聰敏理思鉤深博學為懷尋真是務聽攝論俱舍等頗亦有功但以義有異同情先剖平而欲思覩梵本親聽微言遂指掌中天還望東夏惜哉苗而不實壯志先秋到郎迦戍國嬰疾而亡年三十餘矣

復有大唐三僧從北道到烏長那國傳聞向佛頂骨處礼拜今亦不委存亡烏長僧至傳說之矣

右四十人

慧輪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般若跋摩（唐云慧甲）自本國出家翹心聖迹汎舶而陵閩越涉步而届長安奉　勅隨玄照師西行以充侍者既之西國遍礼聖蹤居菴摩羅跋國在信者寺住經十載近住次東邊北方覩貨羅僧寺元是覩貨羅人為本國僧所造其寺巨富貲產豐饒供養飡設餘

莫加也寺名健陀羅山荼慧輪住此既善梵言薄閑俱舍來日尚在年向四十矣其北方僧來者皆住此寺為主人耳大覺寺西有迦畢試國寺寺亦巨富多諸碩德普學小乘北方僧來亦住此寺名窶拏折里多(唐云德行大覺)東北兩驛許有寺名屈録迦即是南方屈録迦國王昔所造也寺雖貧素而戒行清嚴近者日軍王復於故寺之側更造一寺今始新成南國僧來多住於此諸方皆悉有寺所以本國通流神州獨無一處致令往還艱苦耳那爛陀寺東四十驛許尋殑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他鉢娜寺(唐云鹿園寺也)去此寺不遠有一故寺但有塼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傳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為支那國僧所造(支那即廣州也莫訶支那即京師也亦云提婆弗呾羅唐云天子也)于時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餘驛)向莫訶菩提禮拜王見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給大村封二十四所於後唐僧亡沒村乃割屬餘人現有三村入鹿園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

餘年矣現今地屬東印度王其王名提婆跋摩每言曰若有大唐天子處數僧來者我為重興此寺還其村封令不絕也誠可歎曰雖有鵲巢之易而樂福者難逢必若心存濟益奏請彌此誠非小事也　金剛座大覺寺即僧訶羅國王所造師子洲僧舊住於此大覺寺東北行七驛許至那爛陀寺乃是古王室利鑠羯羅昳底為北天苾芻曷羅社槃所造此寺初基纔餘方堵其後代國王苗裔相承造製宏壯則贍部洲中當今無以加也軌模不可具述但且略敘區寰耳然其寺形畟方如城四面直檐長廊遍匝皆是塼室重疊三層層高丈餘橫梁板闐本無椽瓦用塼平覆寺背正直隨意旋往其房後壁即為外面也壘塼峻峭高三四丈上作人頭高共人等其僧房也面有九焉一一房中可方丈許後面通窗戶向簷矣其門既高唯安一扇皆相瞻望不許安簾出外平觀四面皆覩互相檢察寧容片私於一角頭作閣道還往寺上四

角各為塼堂多閣大德而住於此寺門西向飛閣陵虛雕刻奇形妙盡工飾其門乃與房相連元不別作但前出兩步齊安四柱其門雖非過大實乃裝架弥堅毎至食時重關返閉既是聖教意在防私寺内之地方三十步許皆以塼砌小者或七步或五步耳凡所覆屋脊上簷前房内之地並用塼屑如桃棗大和雜粘泥以杵平築用壇石灰雜以麻筋并油及麻滓爛皮之屬浸漬多日泥於塼地之上覆以青草經三數日看其欲乾重以滑石揩拭拂赤土汁或丹朱之類後以油塗鮮澄若鏡其堂殿階陛悉皆如此一作已後縱人踐蹋動經一二十載曾不圮碎不同石灰水沾便脫如斯等類乃有八寺上皆平通規矩相似於寺東面西取房或一或三用安尊像或可即於此面前出多少別起臺觀為佛殿矣此寺西南大院之外方列大窣覩波(舊云塔者訛略)及諸制底(舊云支提者訛)數乃盈百聖跡相連不可稱記金寶瑩飾實咸希有其閑僧徒綱軌出納之

儀具如中方錄及寄歸傳所述寺內
但以最老上座而為尊主不論其德
諸有門鑰每宵封印將付上座更無
別置寺主維那但造寺之人名為寺
主梵云毗訶羅莎弭若作番直典掌
寺門及和僧白事者名毗訶羅波羅(譯為護寺)
若鳴健稚及監食者名為羯磨陀那
(譯為授事言維那者略也)衆僧有事集衆平章令
其護寺巡行告白一一人前皆須合
掌各伸其事若一人不許則事不得
成全無衆前打槌秉白之法若見不
許以理喻之未有挾強便加壓伏其
守庫當莊之流雖三二人亦遣典庫
家人合掌為白若和方可費用誠無
獨任之咎不白而獨用者下至半升
之粟即交被驅擯若一人稱豪獨用
僧物處斷綱務不白大衆者名為
俱攞鉢底(譯為家主)斯乃佛法之大疣
人神所共怨雖復於寺有益而終獲
罪彌深智者必不為也又諸外道先
有九十六部今但十餘若有齋會聚
集各各自居一處並與僧尼無競先
後既其法別理不同行各習所宗坐

無交雜此之寺制理極嚴峻每半月
令典事佐史巡房讀制衆僧名字不
貫王籍其有犯者衆自治罰為此僧
徒咸相敬懼其寺受用雖延而益利
㳺寬曾憶在京見人畫出祇洹寺樣
咸是憑虛為廣異聞略陳梗槩云尒
又五天之地但是大寺君王悉皆令
置漏水為此晝夜期候不難准如律
教夜分三分初後制令禪誦中間隨
意消息其漏水法廣如寄歸傳中所述
雖復言陳寺樣終恐在事還迷為此
畫出其圖冀令目擊無滯如能奏請
依樣造之即王舍支那理成無別耳
（此下宜畫寺樣也）此是室利那爛陀莫訶毗訶
羅樣唐譯云吉祥神龍大住處也西
國凡喚君王及大官屬并大寺舍皆
先云室利意取吉祥尊貴之義那爛
陀乃是龍名近此有龍名那伽爛陀
故以為号毗訶羅是住處義比云寺
者不是正翻如觀一寺餘七同然皆
上平直通人還往凡觀寺樣者須南
面看之欲使西出其門方得直勢於
門南畔可二十步有窣覩波高百尺

許是世尊昔日夏三月安居處梵名慕
攞健陀俱胝唐云根本香殿矣門北
畔五十步許復有大窣覩波更高於
此是幼日王所造皆並塼作裝飾精
妙金牀寶地供養希有中有如來轉
法輪像次此西南有小制底高一丈
餘是婆羅門執雀請問處唐云雀離
浮圖此即是也根本殿西有佛齒木
樹非是楊柳其次西畔有戒壇方可
大尺一丈餘即於平地周壘塼牆子
高二尺許牆內坐基可高五寸中有
小制底壇東殿角有佛經行之基壘
塼為之寬可二肘長十四五肘高可
二肘餘上乃石灰塐作蓮花開勢高
可二寸闊一尺許有十四五表佛足
迹此寺則南望王城纔三十里鷲峯
竹苑皆在城傍西南向大覺正南尊
足山並可七驛北向薛舍離乃二十
五驛西瞻鹿苑二十餘驛東向耽摩
立底國有六七十驛即是海口昇舶
歸唐之處此寺內僧衆有三千五百
人屬寺村莊二百一所並是積代君
王給其人戶永充供養（言驛者即當一踰繕那也）重

日龍池龜洛地隔天津途遥去馬道
絶来人致令傳説罕得其真摸形別
匠軌製殊陳依俙畫古髣髴驚新展
觀者之虔想若佛在而覩神

大恵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丙午歳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并重歸南海傳 廣

三藏法師 義淨 撰

道琳法師者荆州江陵人也梵名尸羅鉢頗 唐云戒光 弱冠之年披緇離俗成人之歲訪友尋眞稟律儀而戒珠瑩啓禪門而定水清稟性虛潔雅操䖍貞濯青溪以恬志激玉泉而養靈既常坐不卧一食全誠後復慨大教東流時經多載定門鮮入律典頗虧遂欲尋流討源遠遊西國乃杖錫遐逝鼓舶南溟越銅柱而屆郎迦歷訶陵而經裸國所在國王礼待慇致殷厚經乎數載到東印度耽摩立底國住經三年學梵語於是捨戒重受學習一切有部律非唯學兼定慧盡亦情耽呪藏後乃觀化中天頂禮金剛御座菩提聖儀復至那爛陀寺搜覽大乘經論注情俱舍經於數年至於鷲嶺杖林山園鵠樹備盡翹仰並展精誠乃遊南天竺國搜訪玄謨向西印度於羅荼國住經年稔更立靈壇重稟明呪嘗試論之曰夫明呪者梵

去毗睇陁羅　必棏(丁澤反)家毗睇譯為明
呪陁羅是持必棏家是藏應云持明
呪藏然相承云此呪藏梵本有十万
頌唐譯可成三百卷現今求覓多失
少全而大聖没後阿離野那伽曷樹
那即龍樹菩薩特精斯要時彼弟子
厥号難陁聡明博識漬意斯典在西
印度經十二年專心持呪遂便感應
每至食時食從空下又誦呪求如意瓶
不久便獲乃於瓶中得經歡喜不以呪
結其瓶遂去於是難陁法師恐呪明散
失遂便撮集可十二千頌成一家之
言每於一頌之内雜　合呪印之文雖
復言同字同實乃義别用别自非口
相傳授而實解悟無因後陳那論師
見其製作巧殊人智思極情端撫經
歎曰鄙使此賢致意因明者我復何
顏之有乎是知智士識己之度量愚者
闇他之淺深矣斯之呪藏東夏未流
所以道琳意存斯妙故呪藏云昇天
乘龍役使百神利生之道唯呪是觀
淨於那爛陁亦屢入壇場希心此要
而為功不並就遂泯斯懷為廣異聽

粗題綱目去尒道琳遂從西境轉向北天觀化羯濕弥羅便入烏長那國詢訪定門搜求般若次往迦畢試國礼烏率膩沙(佛頂骨也)自尒之後不委何託淨迴至南海羯荼國有北方胡至云有兩僧胡國逢見說其狀跡應是其人與智弘相隨擬歸故國聞為途賊斯擁還乃覆向北天年應五十餘矣

曇光律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既其出俗遠適京師即誠律師之室灑善談論有文情學兼內外戒行清謹南遊溟渤望礼西天承已至訶利雞羅國在東天之東年在盛壯不委何之中訪寂無消息應是頹落江山耳

又見訶利雞羅國僧說有一唐僧年餘五十得王敬重秉權一寺多齎經像好行楚撻即於此國遇疾而瘞他鄉矣

慧命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戒行疎通有懷節操學兼內外遠志雲表仰祥河而牒想念竹苑以翹心泛舶而行至占波遭風而屢遘艱苦適馬援之銅柱息上景而歸唐

玄逵律師者潤州江寧人也俗姓胡
令族高宗兼文兼史尚仁貴義敬法
敬僧授恭韓聯嘉聲靡墜律師則
童子出家長而欽德及其進具卓尒不
群論閑律部偏務禪寂戒行嚴峻誠
罕其流聽諸大經頗究玄義博觀文
什草隸光精豈有三衣裡鉢爲鉢不
披覆膊衣角搭肩入寺徒跣行途著
屨縱使時人見笑高節曾不間然不臥
長坐詐發要眼之席杜多乞食寧過
酒肆之門善人皆愛草鞋巧知度亦
無過鑒者是不履地能閑露腳是儀
瑩乎此子闇與理諧激揚清波恥涓
涅而從俗獨醒在旦豈共醉而居昏
繞於丹陽一面遂即同契南上見寧
留連淹矣三荊之析友于攀絕傷哉
八翼之離以爲傳法在懷無抑高節
行至廣州遂染風疾以斯嬰帶發遂
遠懷於是悵恨而歸返錫吳楚年二
十五大後僧哲師至西國云其人已
亡有疾于懷學乎不幸勝途多難驗
非虛矣實冀還以法資空有讚藍之
望復欲旋歸遺鍔桂懷龍樹之心乃

歎曰洲人斯去誰當繼來不幸短命嗚呼哀哉允同希益一簣便摧秀而不實嗚呼哀哉解乎易得行也難求嗟余幼年業德俱修傳燈念往嬰痾情歎慨乎壯志哀哉去留虛傳余之令節秉輝羅莅長秋于時達師言離廣府還望桂林去留愴然自述贈懷云尔

五言

標心之梵宇運想入仙洲嬰痾乖同好沉情阻若抽叢落悲難聚情離不可收何日乘杯至詳觀演法流

淨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尋聽于時與并部處一法師萊州弘禕論師更有二三諸德同契鷲峯標心覺樹然而一公屬母親之年老遂懷戀於并川禕師遇玄瞻於江寧乃款情於安養玄達既到廣府復阻先心唯與晉州小僧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余分飛郎度新知寘焉未會此時躑躅難以為懷戲擬四愁聊題兩絕而已

五言 我行之數萬愁緒百重思鄉教六尺影獨步五天陲

五言 重自解憂曰

上將可陵師疋士志難移如論惜短命何得滿長祇

于時咸亨三年坐夏揚府初秋忽遇龔州使君馮孝詮隨至廣府與波斯舶主期會南行復蒙使君命往崗州重為檀主及弟孝誕使君孝軫使君郡君甯氏郡君彭氏等合門眷屬咸見資贈爭抽上賄各捨奇餐庶無乏之於海途恐有勞於險地篤如親之惠順給孤之心共作歸依同緣勝境所以得成礼謁者蓋馮家之力也又嶺南法俗共鯁去留之心北土英儒俱懷生別之恨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番禺指鹿園而遐想望雞峯而太息于時廣莫初飇向朱方而百丈雙挂離箕創節棄玄朔而五兩單飛長截洪溟似山之濤橫海斜通巨壑如雲之浪滔天未隔兩旬果之佛逝經停六月漸學聲明王贈支持送往末羅瑜國（今改為室利佛逝也）復停兩月轉向羯荼至十二月舉帆還乘王舶漸向東天矣從羯荼北行十日餘至裸人國向東望岸可一二里許但見椰子樹檳榔林森

然可愛彼見船至爭乘小艇有盈百數皆將椰子芭蕉及藤竹器來求市易其所愛者但唯鐵焉大如兩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體婦女以片葉遮形商人戲授其衣即便搖手不用傳聞斯國當蜀川西南界矣此國既不出鐵亦寡金銀但食椰子藷根無多稻穀是以盧呵最為珍貴此國名鐵為盧呵其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巧織團藤箱餘處莫能及若不共交易便放毒箭一中之者無復再生從茲更半月許望西北行遂達耽摩立底國即東印度之南界也去莫訶菩提及那爛陀可六十餘驛於此創與大乘燈師相見留住一載學梵語習聲論遂與燈師同行取正西路商人數百詣中天矣去莫訶菩提有十日在過大山澤路險難通要藉多人必無孤進于時淨染時患身體疲羸求趁商旅困不能遠雖可勵己求進五里終須百息其時有那爛陀寺二十許僧并燈上人並皆前去唯餘單己孤步險隘日晚晡時山賊便至援弓

大婆來見相陵先掠上衣次抽下服
空有條帶亦並奪將當是時也實謂長
辭人代無諧礼謂之心體散鋒端不
遂本求之望又彼國相傳若得白色
之人殺充天祭既思此說更軫于懷乃
入泥坑遍塗形體以葉遮蔽扶杖徐行
日云暮矣營處尚遠至夜兩更方及
徒侶聞燈上人村外長叫既其相見
令授一衣池內洗身方入村矣從此
行數日先到那爛陀敬根本塔次上耆
闍崛見疊衣處後往大覺寺礼真容
像山東道俗所贈絁絹持作如來等
量袈裟親奉披服濮州玄律師附羅
蓋數万為持奉上曹州安道禪師寄
拜礼菩提像亦為礼訖于時五體布
地一想虔誠先為東夏四恩普及法
界含識願龍花初會遇慈氏尊並契
真宗獲无生智次乃遍礼聖跡過方
丈而屆拘尸所在欽誠入鹿園而跨
雞嶺住那爛陀寺十載求經方始旋
踵言歸還耽摩立底未至之間遭大
劫賊僅免剸刃之禍得存朝夕之命
於此昇舶過羯荼國所將梵本三藏

五十万餘頌唐譯可成千卷權居佛
逝矣

善行師者晉州人也少辭桑梓訪道東山長習律儀寄情明呪溫恭儉素利物是心則淨之門人也隨至室利佛逝有懷中土既染痼疾返棹而歸年四十許

靈運師者襄陽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志懷耿介情存出俗追尋聖跡與僧哲同遊越南溟達西國極閑梵語利物存懷所在至處君王礼敬遂於那爛陁畫慈氏真容菩提樹像一同尺量妙簡工人賷以歸唐廣興佛事翻譯聖教實有堪能矣

僧哲禪師者澧州人也幼敦高節早託玄門而解悟之機實有灌瓶之妙談論之銳固當重席之美沉深律苑控總禪畦中百兩門久提綱目莊劉二籍亟盡樞關思慕聖蹤泛舶西域既到西土適化隨緣巡礼略周歸東印度到三摩呾吒國國王名曷羅社跋乇其王既深敬三寶為大鄔波索迦深誠徹信光絕前後每於日日造

拓摸涅像十万軀讀大般若十万頌用鮮花十万尋親自供養所呈廣設積與人齊整駕將行觀音先發幡旗鼓樂溢日弥空佛像僧徒並居前引王乃後從於王城內僧尼有四千許人皆受王供養每於晨朝令使入寺合掌房前急行疾問大王奉問法師等宿夜得安和不僧答曰願大王無病長壽國祚安寧使返報已方論國事五天所有聰明大德廣慧才人博學十八部經通解五明大論者並集茲國矣良以其王仁聲普洎駿骨遐收之所致也其僧若住此王寺尤蒙別禮存情梵本頗有日新矣來時不與相見承聞尚在年可四十許僧若弟子玄遊者高麗國人也隨師於師子國出家因住彼矣

右五十人

智弘律師者洛陽人也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姪也年纔弱歲早狎沖虛志蔑輕肥情懷棲遁遂往少林山資和服餌樂誦經典頗工文筆既而悟朝市之諠譁尚法門之澄寂遂背

八水而去三吳捨素提而撰緇服事
瑳禪師為師稟承思慧而未經多載
即歸縣玄闡復往蘄州忍禪師處重
修定瀲而芳根雖植崇條未聳遂濟
湘川跨衡嶺入桂林而託想遁幽泉以
息心頗經年載仗荊禪師為依止覩山
水之秀麗翫林薄之清虛揮翰寫
衷擊幽泉山賦申遠遊之懷既覽三
吳之法匠頗盡芳蹤歷九江之勝友
幾闢妙理然而宿植善根匪由人獎
出日中府欲觀礼西天幸遇无行禪
師與之同契至合浦昇舶長泛滄溟
風便不通漂居上景覆向交州住經
一夏既至冬末復往海濱神灣隨舶南
遊到室利佛逝國自餘經歷具在行
禪師傳內到大覺寺住經二載瞻仰
尊容傾誠勵想諷誦梵本月故日新
聞聲論能梵書學律儀習對法既解
俱舍復善因明於那爛陁寺則披覽大
乘在信者道場乃專功小教復就名
德重洗律儀懇懇勤勤無忘寸影習
德光律師所製律經隨聽隨譯實有功
夭善護淨囊無虧片撿常坐不卧知

足清廉奉上謙下久而弥篤至於王城鷲嶺僊苑鹿林祇樹天階菴園山穴僧中翹想果契虔心每擬哀録之餘常懐供益之念於那爛陀寺則上資曾設在王舎城中乃器供常住在中印度近有八年後向北天羅濕弥羅擬之鄉國矣闍與琳公為伴不知今在何所然而翻譯之功其人已就矣

無行禪師者荆州江陵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唐云慧天）叶性虚融禀質温雅意存仁德志重烟霞而竹馬之年擬遊石渠之署暨乎弱冠有懐金馬之門頗已漁獵百氏流睇三經州望推奇鄉曲非儁于時則綺彩霞開鏡三江而擒藻芳思泉湧灌七澤而流津然宿因感會今果現前希慕法門漸窺玄苑幸遇五人之度爰居等界道場既而創染諦門初霑法侶事大福田寺慧英法師為鄔波馱耶（唐云親教師和上者訛也）斯乃吉藏法師之上足可謂輝聯碩德固乃世不乏賢於是標心般若棲志禪居屏棄人間徃来山水每因談玄講肆擊闡微言雖年在後生而望逾

先進及乎受具同壇乃二十餘人誦
戒契心再辰便了咸稱上首餘冀能
加次隱幽巖誦法華妙典不盈一月
七軸言終乃歎曰夫尋筌者意在得
魚求言者本希趣理宜可訪名匠鑽
心神啓定門斷煩惑遂乃杖錫之江
移步三越遊衡岳處金陵逸想高華
長吟少室濯足八水舉袂三川求善
知識即其志也致推万定門而北上攬
智者禪匠之精微塵戒藏而東歸究
道宣律師之淳粹聽新舊經論討古
今儀則洋洋焉波瀾万須凝凝也崖
岸千尋與智弘為伴東風汎船一月
到室利佛逝國國王厚禮特異常倫
布金花散金粟四事供養五體呈心
見從大唐天子處來倍加欽上後乘
王船經十五日達末羅瑜洲又十五
日到羯荼國至冬末轉船西行經三
十日到那伽鉢亶那從此泛海二日
到師子洲觀禮佛牙從師子洲復東
北汎船一月到訶利雞羅國此國乃
是東天之東界也即贍部洲之地也
停在一年漸之東印度恒與智弘相

隨此去那爛陀途有百驛既停息已
便之大覺蒙國安置入寺俱為主人
西國主人稍難得也若其得主則衆
事皆同如也為客但食而已禪師後
向那爛陀聽瑜伽習中觀研味俱舍
探求律典復往羯羅荼寺去斯兩驛
彼有法匠善解因明屢在芳筵習陳
那法稱之作莫不漸入玄關頻開幽
鍵每雖杖錫乞食全軀少欲自居情
超物外曾因閑隙譯出阿笈摩經述
如來涅槃之事略為三卷已附歸唐
是一切有部律中所出論其進不乃
與會寧所譯同矣行禪師既言欲居
西國復道有意神州疑取北天歸乎
故里淨來日從那爛陀相送東行六
驛各懷生別之恨俱希重會之心業
也茫茫流泗交袂矣春秋五十六又禪
師稟性好尚欽礼每以覺樹初綠觀洗
沐於龍池竹花新黃奉折花於鷲嶺二此
時者春中也皆是大節會无門遠近道俗咸
萃觀洗菩提樹也又鷲峯山此有花大如手
許寶同金色人皆折以上呈當
此之時珍饗山野名春女花也曾於一時
與行禪師同遊鷲嶺瞻奉既訖遐眺
鄉關無任鬱憂淨乃聊述所懷云尒

雜言

觀化祇山頂流睇古王城万載池猶
絜千年苑尚清髣髴影堅路摧殘廣
脇楹七寶仙臺亡舊迹四彩天花絕
雨聲聲華遠自隱生何曉既傷火宅
眩中門還望寶渚迷長坂步陟平郊
望心遊七海上擾擾三界溺邪津渾
渾万品亡真匠誰有能仁獨圓悟廓
塵靜浪開玄路劉途飢命棄身城更
爲未人崩意樹[旒也]持囊畢契戒珠
淨[戒也]被甲要心忍衣固[忍也]三祇不倦
陵二車一足忘勞超九數[勤也]定凝江清
沐久結[定也]智劍霜凝斬新霧[慧也]無邊
大劫無不修六時懸生遵六度度有
流化功収金河示滅歸常住鶴林權
唱濱切周聖徒徒傳餘響龍宮祕典
海中探石室真言山處仰流教在茲
辰傳芳代有人沙河雪嶺遂朝徑巨
海鴻崖亂夜津入万死求一生投針
偶穴非同喻束馬懸車豈等程不徇
今身樂無祈後代譽誓捨危軀追勝
義咸希畢契傳燈情勞歌勿復陳延
眺且周巡東睇女蘿留二迹西馳鹿

苑去三輪非睨舍城池尚在南瞻尊
嶺穴猶尊五峯 秀西池分縈繁鮮花
明四曜耀輝道樹鏡三春揚錫指川
阿耨步七祇陁既覩如來疊衣石復
覩天授遊餘峨仟靈鎮凝思遍生河
金花逸掌儀前表菩蓋陵虛殿後過
旋遶經行砌目想如神契迴斯少福潤
津梁共會龍花捨塵霧

在西國王舍城懷舊之作一三五七九言

遊愁赤縣遠丹思抽鷲嶺寒風馭
龍河激水流趺喜朝聞日復日不覺
頹年秋更秋已畢 秋山本願誠難遇
終望持經振錫往神州

法振禪師者荊州人也景行高尚雅
福是脩灌足禪波棲心戒海法侶欽
壽為導為歸諷誦律經居山居水而思
礼聖迹有意西遊遂共同州僧乘悟禪
師梁州乘如律師學窮內外智思鈞深
其德不孤結契由踐於是携一交出
三江整杭上景之前鼓浪訶陵之北巡
歷諸島漸至羯荼未久之間法振遇
疾而殞年可三十五六既而一人斯委
披二情顏遂附舶東歸有望交阯覆

至膽波(即林邑西也)乘悟又平聽波人至傳說如此而未的委獨有乘如言歸故里雖不結實仍嘉令秀余獨何為三無一就

大津師者澧州人也幼染法門長敦節儉有懷省欲以乞食為務希礼聖跡啓望王城每歎曰釋迦悲父既其不遇天宮慈氏宜勗我心自非覩覺樹之真容謁祥河之勝躅豈能収情六境致想三祇者哉遂以永淳二年振錫南海爰初結旅頗有多人及其角立唯斯一進乃賫經像與唐使相逐汎舶月餘達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載解崑崙語頗習梵書潔行齋心更受圓具淨於此見遂遣歸唐望請天恩於西方造寺既覩利益之弘廣乃輕命而復滄溟遂以天授二年五月十五日附舶而向長安矣今附新譯雜經論十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西域求法高僧兩卷　贊曰

嘉尔幼年慕法情堅既虔誠於東夏復請益於西天重指神州為物淹流專十法之弘法竟千秋而不秋

右揔五十六人

又重歸南海傳有師資四人

苾蒭貞固律師者梵名娑羅笈多譯為貞固即鄭地滎川人也俗姓孟粤以駈烏之歲早蘊慈門揔角之秋棲心慧苑年甫十四遂丁荼蓼春流俗之難深知法門之可尚爰與正念企步勝場遂於汜水等慈寺遠法師處甲侍席之業意存教網便誦大經經三兩歲師遂論化後往相州林慮諸寺尋師訪道欲致想權衡自念教撿未覿難辯真偽即往東魏聽覽唯識復往安州大獻禪師處習學方等數旬未隔即妙相現前復往荊州歷諸山寺求善知識希覓未聞復往襄州遇善導禪師受弥陀勝行當介之時爰望弃索訶之穢土即欲趣安養之芳林貴愚獨善傷大士行唯識所變何非淨方遂往峴山恢覺寺澄禪師處創蒙半字之訓漸通完器之言禪師則沉研律典荷世尊五德之重寄轄轢經論當末代四依之任持定瀲波深濯八解而流泒慧峯岳峻價六度而蹤

巖五塵無雜　九惱非驚外蹊四流內
澄三定法俗欽挹推　為導首特蒙綸
旨召入神都　在魏國東寺居多聞之
數固師年餘二十即於禪師足下而
進圓具纔經一載總涉律綱復向安
州秀律師處三載端心讀宣律師文抄
可謂問絶鄒波離　貫五篇之表裏受
諧毗舍女洞七聚之幽關律玄五歲
得進方未至歲而早契十年離依止
不居年而務合其秀律師即蜀郡興
律師之上足旣進圓具仍居蜀川於
和上處學律四載後往長安宣律師
處為依止之客投心乳器若飲鵝之善
識精番寫智水瓶等歡喜之妙持光
後經十六年不離函丈研窮諸部洞
鍊數家持首律師旣以為宗本然後
次往安州大興律　教諸王刺史咸共
去三陽之八水復向黃州報所生地
遵承披律　云若有律師處與我身不
殊居十力寺年七十餘方始寂化戒
行清素耳目詳知嗟乎代有其人棟
梁佛日輝聯靡絶繼踵相承實謂漢
珠荊玉雖別川而俱媚桂枝蘭蕋

經異節而同芳固師既得律典斯通更披經論又復誦法華維摩向一千遍心心常續念念恒持三業相駈四儀無廢覆往襄州在和上處重聽藏唱羅披尋對法藏頗通蘊處薄撿衣珠化城是息終期寶渚遂乃濯足襄水顧步廬山仰上德之清塵任東林而散志有意欲向師子洲頂禮佛牙觀諸聖迹以垂拱之歲移錫桂林適化遊方漸之清遠峽谷同緣赴感後屆番禺廣府法徒請開律典時屬大唐聖主天下普置三師欲令佛日再明法舟長汎既而威儀者律也固亦衆所欽情三藏道場講說奈耶教經于九夏爰音七篇善教法徒汎誘時俗于時制旨寺恭闍梨每於講席親自提奬可謂恂恂善誘弘濟忘倦闍梨則童真出家高行貞節年餘七十而恒敬五篇有福之人可逢上智實乃禪池淼漫引法海而通波思嶺崔嵬借慧嶽而騰峭深明幻本巧悟心源雖閑諸法體空而利物之用咸集攝有為之福業作無上之津梁而屢寫藏

經常營衆食實亦衆所知識應物感
生勸悟諸人共敦律教固師既法侶
言散還向峡山巢詑松林之下用畢
幽棲之志蒙譴寺主等特見賔迎寺
主乃道冠生知體含仁恕供承四海
靡倦二朝屢已申他畢辟是稱固師
意欲息想山門有懷營搆傾廊通直
道飛階正邪基由制山池希流八解
之清潤傍開壇界異闌七衆之芳
規復欲於戒壇後面造一禪龕立方
等道場修法華三昧功雖未就而情
已决然布薩軌儀已紹綱目又每歎
日前不遭釋父後未遇慈尊末代時
中知何趣行既沉吟於空有之際復
躑躅於多師之門矣淨於佛逝江口昇
船附書憑信廣州見求墨紙抄寫梵
經并雇手直于時商人風便舉帆高
張遂被載來求住無路是知業能牽
飾非人所圖遂以水昌元年七月二
十日達于廣府與諸法俗重得相見
于時在制旨寺處衆嗟曰本行西國
有望流通迴住海南經本尚闕所將
三藏五十餘万頌並在佛逝終須覆

往既而年餘五十重越滄波畢駟不
留身城難保朝露溘至何所囑焉經
典既是要門誰能共往取受隨譯隨
受須得其人衆僉告曰去斯不遠有
僧貞固久探律教早蘊精誠儻得其
人斯為善伴亦既纔聞此告驀歸雅
合求心於是裁封山扃薄陳行李固
乃啓封暫觀即有同行之念辭李聊
城一發下三將之雄心壺山小偈希
大隱之深志遂乃喜辭幽澗歎去松
林攘辟石門之前褰衣制旨之內始
傾一善合襟情於擲塵既投五體契
虛懷於囊日雖則平生未面而實冥
符宿心共在良宵頗論行事固乃答
曰道欲合不介而自親時將至求抑
而不可謹即共弘三藏助燭千燈者
斯於是重往峽山與謙寺主等言別
寺主乃照機而作曾不留連見述所
懷咸助隨喜已闕無念他濟是心並
為資裝令無少乏及廣府法俗悉贈
資糧即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
番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長驅
作含生之梯橙為欲海之舟艫庶有

懷於從志庶無廢於長途固師年四
十矣贊曰
智者植業稟自先因童年絜想唯福
是親情求勝己意仗明仁非馨香於
事利固寶愛於賢珎其一受持妙典貞
明固意大善敦心小瑕興畏有懷睆
屣無望榮貴若佳猫之毛尾弗顧等
遊鋒之色香靡費其二孫辭榮澤隻
步漢陰哲人務本律教是尋既知綱
領史進幽深致遠懷於覺樹遂仗慕
於桂林其三恰神峽谷匠物廣川既而追
舊聞於東夏復欲請新教以南遊希
揚布於未布冀流傳於未傳慶斯
人之壯志能為物而身捐其四為我良
伴共届金洲能堅梵行善友之由舩
車遞濟寺足相求儻得契傳燈之一
望亦是不慙生於百秋其五既至佛逝
宿心是契得聽未聞之法還觀不觀
之例隨譯隨受詳檢通滯新見新知
巧明閑制博識多智每勵朝聞之心
恭儉勤懷無憂夕死之計恐衆多而
事擾且遂靜而兼濟縱一燈之隨風
庶十登而罔翳其六又貞固弟子一人

俗姓孟名懷業梵号僧伽提婆祖父
本是北人因官遂居嶺外家屬權停
廣府慕法遺奉師門雖可年在弱冠
而實志逾強仕見師 主懷弘法之念
即有隨行之心割愛抽悲投命溟渤
至佛逝國解骨崙語頗學梵書誦俱
舍論偈雖 事遇於一猶巢有望於千
途儻策勤於熟思希比迹於生前且
為侍者現供翻譯年十七耳

苾芻道宏者梵名佛陁提婆唐云覺天汴州
雍立人也俗姓靳其父早因商侶移
步南遊遠歷三江退登五嶺遂過韶
部後届峽山覩巖谷之清虛翫川源
之澄澈逢善知識披緇釋素于時道
宏其年尚小任葉風而萍轉隨父師
而遊涉入桂林以翹想步幽泉而疊
息父名大感禪師遂於舜禪師處學
秘心關頻經年載薄知要義還之峽
谷道宏隨父亦復出家年滿二十此
焉進具往來廣府出入山門雖 可年
望未高而頗懷節槩既聞淨至走赴
莊嚴詢訪所居去停斟酌一申礼事
即有㪍於行心舟想生津實無論於

性命聞說諸天之須彌若小池觀擲
海之餘意同鯤鮞尋卽畫之清遠言
別山庭與貞固師同歸府下於是平
畢志南海共赴金洲擬寫三藏德被
千秋識悟聰敏叶性溫柔頗功草隸
復敦莊周體齊物之篇虛誕知指馬
之論悠悠不遷河而徒涉能臨懼而
善籌雖功未廟於移照終有慶於英
猷英猷何陳求法輕身不計樂而為
樂不將親而作親欲希等生靈於己
體豈若嫌芸狗而行仁既至佛逝敦
心律藏隨譯隨寫傳燈是望重戒
珠極所欽尚未寂滅之圓成弃迷津
之重隨畢我大業由斯小匠屢奈救
擢於有漏屢福資於無量年二十
二矣

荻菩法師者梵名達摩提婆唐云法天襄
州襄陽人也住靈集寺俗姓安實乃
家傳禮義門襲冠纓童年出家欽修
是務遂辭桑梓遊涉廣南淨至番禺
報知行李雖復學悟非遠而實悕尚
情深意喜相隨同越滄海未經一
月留乎佛逝亦既至此業行是修曉

夜端心習因明之秘冊晨昏勵想聽俱舍之幽宗既而一簣已傾庶罔虧於九仞三藏虔念擬剋成乎五篇弗憚劬勞性有聰識復能志託弘益抄寫忘疲乞食自濟但有三衣租時塗跣遵修上儀雖未成於角立終有慕於囊錐凡百徒侶咸悕自樂介獨標心利生是恪恪勤何始專思至理若能弘廣願於悲生異大明於慈氏年二十四矣

其僧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學經三載梵漢漸通法朗須往訶陵國在彼經夏遇疾而卒懷業戀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貞固道宏相隨俱還廣府各並淹留且住更待後追貞固遂於三藏道場敷揚律教未終三載染患身亡道宏獨在嶺南介來迥絕消息雖每顧問音信不通嗟乎四子俱泯滄波竭力盡誠思然法炬誰知業有長短各阻去留每一念來傷歎無及是知麟喻難就危命易虧所有福田共相資濟龍花初會俱出塵勞耳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

勑雕造

高僧法顯傳一卷　廣

東晉沙門釋法顯自記遊天竺事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夏坐夏坐訖前至耨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慇勤遂留為作檀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於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訖復進到燉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餘日法顯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燉煌太守李浩供給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幖幟耳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鄯國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粗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為異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

麗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住此一月日復西北行十五日到烏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秦土沙門至彼都不豫其僧例也法顯得符行當公孫經理住二月餘日於是還與寶雲等共合烏夷國人不修禮儀遇客甚薄智嚴慧簡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資法顯等蒙符公孫供給遂得直進西南行路中無居民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頓供給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揵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慧景道整慧達先發向竭叉國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

日其國中有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以金銀彫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花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花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婇女遙散衆花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自月一日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彫文刻鏤金銀覆上衆寶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牕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人用者少既還四月行像僧韶一人隨胡道人向罽

賓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國國王精進有千餘僧多大乘學住此十五日已於是南行四日至葱嶺山到於麾國安居安居已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華著僧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群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群臣設供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乃至七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并諸白氎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群臣發願布施衆僧布施僧已還從僧贖其地山寒不生餘穀唯熟麥耳衆僧受歲已其晨輙霜故其王每請衆僧令麥熟然後受歲其國中有佛唾壷以石作之色似佛鉢又有佛一齒其國中人爲佛齒起塔有千餘僧徒盡小乘學自山以東俗人被服類粗與秦土同亦以氈褐爲異沙門法

用轉勝不可具記其國當蔥嶺之中自蔥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國在道一月得度蔥嶺蔥嶺山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即名為雪山也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陁歷亦有衆僧皆小乘學其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兠率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長八丈足趺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與供養今故現在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岨崖岸嶮絶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記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此

衆僧問法顯佛法東過其始可知耶顯云訪問彼土人皆云古老相傳自

立弥勒菩薩像後便有天竺沙門賫
經律過此河者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
許年計於周氏平王時由茲而言大
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弥勒大士繼
軌釋迦孰能令三寶宣通邊人識法
固知冥運之開本非人事則漢明帝
之夢有由而然矣度河便到烏長國
其烏長國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
語中天竺所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
亦與中國同佛法甚盛名衆僧止住
處為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
乘學若有客比丘到悉供養三日三
日過已乃令自求所安常傳言佛至
北天竺即到此國也佛遺足跡於此
或長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猶尒及曬衣
石度惡龍處悉亦現在石高丈四尺
闊二丈許一邊平慧景慧達道整三人
先發向佛影那竭國法顯等住此國
夏坐坐訖南下到宿呵多國其國佛法
亦盛昔天帝釋試菩薩化作鷹鴿割肉
貿鴿處佛既成道與諸弟子遊行語
云此本是吾割肉貿鴿處國人由是
得知於此處起塔金銀校飾從此東

下五日行到揵陁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處佛為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金銀校餝此國人多小乘學自此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刹尸羅竺刹尸羅漢言截頭也佛為菩薩時於此處以頭施人故因以為名復東行二日至投身餧餓虎處此二處亦起大塔皆衆寶校飾諸國王臣民競興供養散華然燈相繼不絶通上二塔彼方人亦名為四大塔也從揵陁衛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佛昔將諸弟子遊行此國語阿難云吾般泥洹後當有國王名罽膩伽於此處起塔後罽膩伽王出世出行遊觀時天帝釋欲開發其意化作牧牛小兒當道起塔王問言汝作何等荅言作佛塔王言大善於是王即於小兒塔上起塔高四十餘丈衆寶校飾凡所經見塔廟壯麗威嚴都無此比傳云閻浮提塔唯此塔為上王作塔成已小塔即自傍出大塔南高三尺許佛鉢即在此國昔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既伏此國已

月氏王等篤信佛法欲持鉢去故大興
供養供養三寶畢乃校飾大象置鉢
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輪
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
鉢緣未至深自愧歎即於此處起塔
及僧伽藍并留鎮守種種供養可有
七百餘僧日將欲中衆僧則出鉢與白
衣等種種供養然後中食至暮燒香
時復介可容二斗許雜色而黑多四
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
華投中便滿有大富者欲以多華供
養正復百千万斛終不能滿寶雲僧
景止供養佛鉢便還慧景慧達道整
先向那竭國供養佛影佛齒及頂骨
慧景病道整住看慧達一人還於弗樓
沙國相見而慧達寶雲僧景遂還秦土
慧景在佛鉢寺無常由是法顯獨進
向佛頂骨所西行十六由延至那竭國
界醯羅城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
薄七寶校飾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
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
封守護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
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

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碪碪下瑠璃鍾覆上皆珠璣挍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蠡敲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礼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脩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倦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有七寶解脫塔或開或閉高五尺許以盛之精舍門前朝朝恒有賣花香人凡欲供養者種種買焉諸國王亦恒遣使供養精舍處方三十步雖復天震地裂此處不動從此北行一由延到那竭國城是菩薩本以銀錢貿五莖華供養定光佛處城中亦有佛齒塔供養如頂骨法城東北一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精舍供養杖以牛頭旃檀作長丈六七許以木筒盛之正復百千人舉不能移入谷口西行有佛僧伽梨亦起精舍供養彼國土俗元旱時國人相率出衣礼拜供養天即大雨那竭城南半由

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髣髴如有諸方國王遣工畫師摹寫莫能及彼國人傳云千佛盡當於此留影影西四百步許佛在時剃髮剪爪佛自與諸弟子共造塔高七八丈以為將來塔法今猶在邊有寺寺中有七百餘僧此處有諸羅漢辟支佛塔乃千數住此冬三月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積雪山北陰中遇寒風暴起人皆噤戰慧景一人不堪復進口出白沫語法顯云我亦不復活便可時去勿得俱死於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前得過嶺南到羅夷國近有三千僧兼大小乘學住此夏坐坐訖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國亦有三千許僧皆小乘學從此東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兩岸皆平地過河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兼大小乘學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愍作是言如何邊地人能知出家為道遠求佛法悉供給所須待之如法從此東南行減

八十由延經歷諸寺甚多僧衆万數過是諸處已到一國國名摩頭羅又經蒱那河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佛法轉盛凡沙河已西天竺諸國國王皆篤信佛法供養衆僧時則脫天冠共諸宗親羣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鋪氈於地對上座前坐於衆僧前不敢坐牀佛在世時諸王供養法式相傳至今從是以南名為中國中國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雖復謀為惡逆不過截右手而已王之侍衛左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羅旃荼羅名為惡人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搪揬國中不養豬鷄不賣生口市無屠店及沽酒者貨易則用貝齒唯旃荼羅獵師賣肉耳自佛般泥洹後諸國王長者居士為衆僧起精舍供給田宅園圃民戶牛犢鐵券書錄後王王相傳

無敢毀者至今不絶衆僧住止房舍牀
蓐飲食衣服都無闕乏處處皆尒衆
僧常以作功徳為業及誦經坐禪客
僧往到舊僧迎逆代擔衣鉢給洗足
水塗足油與非時漿須臾息已復問
其臈數次第得房舎卧具種種如法
衆僧住處作舎利弗塔目連阿難塔
并阿毗曇律經塔安居後一月諸希
福之家勸化供養僧行非時漿衆僧
大會説法説法已供養舎利弗塔種
種華香通夜然燈使伎樂人作舎利弗
大婆羅門時詣佛求出家大目連大
迦葉亦如是諸比丘尼多供養阿難
塔以阿難請世尊聽女人出家故諸
沙弥多供養羅云阿毗曇師者供養
阿毗曇律師者供養律年年一供養各
自有日摩訶衍人則供養般若波羅蜜
文殊師利觀世音等衆僧受歳竟長
者居士婆羅門等各將種種衣物沙門
所須以用布施衆僧僧受亦自各各布
施佛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
相承不絶自度新頭河至南天竺迄
于南海四五万里皆平坦無大山川正

有河水耳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有
國名僧迦施佛上忉利天三月為母
說法來下處佛上忉利天以神通力
都不使諸弟子知未滿七日乃放神
足阿那律以天眼遥見世尊即語尊
者大目連汝可往問訊世尊目連即
往頭面禮足共相問訊問訊已佛語
目連吾却後七日當下閻浮提目連
既還于時八國大王及諸臣民不見佛
久咸皆渴仰雲集此國以待世尊時優
鉢羅比丘尼即自心念今日國王臣
民皆當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見
佛即以神足化作轉輪聖王最前禮
佛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下下時化作
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
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
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
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來下佛
既下三階俱沒于地餘有七級而現
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
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敬信即於階
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
後立石柱高二十肘上作師子柱內

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師子乃大鳴吼見驗於是外道懾怖心伏而退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同世人即便浴身後人於此處起浴室浴室猶在優鉢羅比丘尼初礼佛處今亦起塔佛在世時有剪髮爪作塔及過去三佛并釋迦文佛坐處經行處及作諸佛形像處盡有塔今悉在天帝釋梵天王從佛下處亦起塔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住處有一白耳龍與此衆僧作檀越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無諸灾害使衆僧得安衆僧感其恵故為作龍舍敷置坐處又為龍設福食供養衆僧日日衆中別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一小虵兩耳邊白衆僧識之銅盂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行之似若問訊遍便化去每年一出其國豊饒人民熾盛宗樂無比

諸國人来無不經理供給所須寺西
北五十由延有一寺名大墳大墳者
惡鬼名也佛本化是惡鬼後人於此
處起精舍布施阿羅漢以水灌手水
瀝滴地其處故在正復掃除常現不
滅此處別有佛塔善鬼神常掃灑初
不須人功有邪見國王言汝能如是
者我當多將兵衆住此益積糞穢汝
復能除不鬼神即起大風吹之令淨此
處有百枚小塔人終日數之不能得
知若至意欲知者便一塔邊置一人
已復計數人人或多或少其不可得
知有一僧伽藍可六七百僧此中有
辟支佛食處泥洹地大如車輪餘處生
草此處獨不生及曬衣地處亦不生
草衣條著地跡今故現在法顯在龍
精舍夏坐坐訖東南行七由延到罽
饒夷城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藍盡小
乘學去城西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為
諸弟子說法處傳云說無常苦空說
身如泡沫等此處起塔猶在度恒水
南行三由延到一村名呵梨佛於此
中說法經行坐處盡起塔從此東南

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本在此嚼楊枝已刺土中即生長七尺不增不減諸外道婆羅門嫉妬或斫或拔遠棄之其處續生如故此中亦有四佛經行坐處起塔故在從此南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希曠都有二百餘家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故精舍處須達長者井壁及鴦掘魔得道般泥洹燒身處後人起塔皆在此城中諸外道婆羅門生嫉妬心欲毀壞之天即雷電霹靂終不能得壞出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精舍東向開門門戶兩邊有二石柱左柱上作輪形右柱上作牛形精舍右右池流清淨樹林尚茂衆花異色蔚然可觀即所謂祇洹精舍也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即刻牛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可爲四部衆作法式像即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佛於是移住南邊

小精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祇洹
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興供
養懸繒幡蓋散華燒香然燈續明日
日不絶鼠含燈炷燒幡蓋遂及精舍
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
栴檀像已燒却後四五日開東邊小
精舍戸忽見本像皆大歡喜共治精
舍得作兩重還移像本處法顯道整
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
五年自傷生在邊地共諸同志遊歷
諸國而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今日
乃見佛空處愴然心悲彼衆僧出問
法顯等言汝等從何國來荅曰從漢
地來彼衆僧歎曰奇哉邊國之人乃
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
上相承以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
精舍西北四里有林名曰得眼本有
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爲説法盡
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
禮杖遂生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
遂成爲林是故以得眼爲名祇洹衆
僧中食後多往彼林中坐禪祇洹精
舍東北六七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

佛及僧此處故在祇洹精舍大院各有二門一門東向一門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及孫陀利殺身謗佛處出祇洹東門北行七十步道西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道女名旃遮摩那起嫉妬心乃懷衣著腹前似若妊身於衆會中謗佛以非法於是天帝釋即化作白鼠齧其腰帶帶斷所懷衣墮地地即裂生入地獄及調達毒爪欲害佛生入地獄處後人皆摽識之又於論議處起精舍高六丈許中有坐佛像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論議處精舍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世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則北映終不能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其天寺掃灑燒香然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為尒不止婆羅門於是夜

自伺候見其所事天神將燈繞佛精舍三匝供養供養佛已忽然不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大即捨家入道傳云近有此事繞祇洹精舍有十八僧伽藍盡有僧住唯一處空此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皆知今世後世各有徒衆亦皆乞食但不持鉢亦復求福於曠路側立福德舍屋宇牀臥飲食供給行路人及出家人來去客但所期異耳調達亦有衆在常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佛舍衛城東南四里琉璃王欲伐舍夷國世尊當道側立立處起塔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維是迦葉佛本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皆悉起塔迦葉如來全身舍利亦起大塔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由延到一邑名那毗伽是拘樓秦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皆起塔從此北行減一由延到一邑是拘那含牟尼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皆起塔從此東行減一由延到迦維羅衛城城中都無王民甚丘荒止

有衆僧民戶數十家而已白淨王故
宮處作太子母形像及太子乘白象
入母胎時太子出城東門見病人迴
車還處皆起塔阿夷相太子處與難
陁等撲象捔射處箭東南去三十里
入地令泉水出後世人治作井令行
人飲佛得道還見父王處五百釋子
出家向優波離作礼地六種震動處
佛為諸天說法四天王等守四門父
王不得入處佛在尼拘律樹下東向
坐大愛道布施佛僧伽梨處此樹猶
在瑠璃王煞釋種釋種死盡得須陁洹
立塔今亦在城東北數里有王田太子
坐樹下觀耕者處城東五十里有王園
園名論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
二十步舉手攀樹枝東向生太子太子
墮地行七步二龍王浴太子身浴處
遂作井及上洗浴池今衆僧常取飲
之凡諸佛有四處常定一者成道處二
者轉法輪處三者說法論議伏外道
處四者上忉利天為母說法來下處
餘者則隨時示現焉迦維羅衛國大
空荒人民希踈道路怖畏白象師子不

可長行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有國名
藍莫此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
塔即名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
守護此塔晝夜供養阿育王出世欲
破八塔作八万四千塔破七塔已次
欲破此塔龍便現身將阿育王入其
宮中觀諸供養具已語王言汝供養若
能勝是便可壞之持去吾不與汝諍
阿育王知其供養具非世之所有於
是便還此中荒蕪無人灑掃常有羣
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
塔諸國有道人來欲礼拜塔遇象大
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大
自悲感此中无有僧伽藍可供養此
塔乃令象灑掃道人即捨大戒還作沙
弥自挽草木平治處所使得淨潔勸
化國王作僧住處已為寺主今現有
僧住此事在近自介相承至今恒以
沙弥為寺主從此東行三由延太子
遣車匿白馬還處亦起塔從此東行
四由延到炭塔亦有僧伽藍復東行
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城北雙樹
間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

泥洹及須跋最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此諸處皆起塔有僧伽藍今悉現在其城中人民亦希曠止有衆僧民戶從此東南行十二由延到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處而佛不聽戀佛不肯去佛化作大深塹不得度佛與鉢作信遣還其家處立石柱上有銘題自此東行十由延到毗舍離國毗舍離城北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為佛起塔今故現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作佛住處佛將般泥洹與諸弟子出毗舍離城西門迴身右轉顧看毗舍離城告諸弟子是吾最後所行處後人於此處起塔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以名此者恒水上流有一國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特王即取養之遂便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伏次伐父

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王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耳小夫人言王勿愁憂但於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我樓上則我能却之王如其言至賊來時小夫人於樓上語賊言汝是我子何故作反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仰向張口小夫人即以兩手構兩乳乳作五百道俱墮千子口中賊知是其母即放弓仗二父王於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二辟支佛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是也佛於放弓仗塔邊捨壽佛告阿難言我却後三月當般泥洹魔王嬈固阿難使不得請佛住世從此東行三四里有塔佛般泥洹後百年有毗舍離比丘錯行戒律十事證言佛說如是尒時諸羅漢及持律比丘凡有七百僧更檢挍律藏後人於此處起塔今亦現在從此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阿

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泥洹諸
天告阿闍世王阿闍世王即自嚴駕將
士衆逐到河上毗舍離諸梨車聞阿
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
前則阿闍世王致恨還則梨車復怨
即於河中央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
泥洹分身作二分一分在一岸邊於是
二王各得半身舍利還歸起塔度河南
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巴
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城中王宮殿
皆使鬼神作累石起牆闕彫文刻鏤
非世所造今故現在阿育王弟得羅漢
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心
欲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
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為汝於城裏作山
王乃具飲食召諸鬼神而告之曰明
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齎來明日
諸大鬼神各齎大石來壁方四五步坐
訖即使鬼神累作大石山又於山底
以五大方石作一石室可長三丈廣
二丈高一丈餘有一大乘婆羅門子
名羅汰私迷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
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

若往問訊不敢竝坐王設以愛敬心執手執手已婆羅門輒自灌洗年可五十餘舉國瞻仰賴此一人弘宣佛法外道不能得加陵衆僧於阿育王塔邊造摩訶衍僧伽藍甚嚴麗亦有小乘寺都合六七百僧衆威儀庠序可觀四方高德沙門及學問人欲求義理皆詣此寺婆羅門子師亦名文殊師利國內大德沙門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亦住此僧伽藍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層有承櫨偃戟高二丈許其狀如塔以白氎纏上然後彩畫作諸天形像以金銀琉璃莊校其上懸繒幡蓋四邊作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可有二十車車車莊嚴各異當此日境內道俗皆集作倡伎樂華香供養婆羅門子來請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內再宿通夜然燈伎樂供養國國皆爾其國長者居士各於城內立福德醫藥舍凡國中貧窮孤獨殘跛一切病人皆詣此舍種種供給醫師看病隨宜飲

食及湯藥皆令得安老者自去阿育
王壞七塔作八万四千塔寂初所作
大塔在城南三里餘此塔前有佛
迹起精舍戶北向塔南有一石柱圍
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
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
如是三反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本
於此作泥梨城泥梨城中有石柱亦
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上有銘記作
泥梨城因緣及年數日月從此東南
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頭有石
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釋將天
樂般遮彈琴樂佛處帝釋以四十二
事問佛一一以指畫石畫跡故在此中
亦有僧伽藍從此西南行一由延到
那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
還於此中般泥洹即此處起塔今現
在從此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新
城者是阿闍世王所造中有二僧伽
藍出城西門三百步阿闍世王得佛一
分舍利起塔高大嚴麗出城南四里
南向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
城郭即是蓱沙王舊城城東西可五

六里南北七八里舍利弗目連初見頞鞞處尼揵子作火坑毒飯請佛處阿闍世王酒飲黑象欲害佛處城東北角曲中耆舊於菴婆羅園中起精舍請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養處今故在其城中空荒無人住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頭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鵰鷲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迹手孔今悉在故曰鵰鷲窟山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巇閒擲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塼壁基在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到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即於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還向新城出

舊城北行三百餘步道西迦蘭陁竹園精舍今現在衆僧掃灑精舍北二三里有尸磨賒那尸磨賒那者漢言棄死人墓田搏南山西行三百步有一石室名賓波羅窟佛食後常於此坐禪又西行五六里山北陰中有一石室名車帝佛泥洹後五百阿羅漢結集經處出經時鋪三高座莊嚴校飾舍利弗在左目連在右五百數中少一阿羅漢大迦葉為上座

時阿難在門外不得入其處起塔今亦在搏山亦有諸羅漢坐禪石窟甚多出舊城北東下三里有調達石窟離此五十步有大方黑石昔有比丘在上經行思惟是身無常苦空得不淨觀猒患是身即捉刀欲自煞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煞又念雖尒我今但欲煞三毒賊便以刀自刎始傷肉得須陁洹既半得阿那含斷已成阿羅漢果般泥洹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城內亦空荒復南行二十里到菩薩本苦行六年處處有林木從此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案樹枝

得拳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樹石今悉在石可廣長六尺高二尺許中國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万歲從此東北行半由延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加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中白言此非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延到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說是語已即便在前唱導導引而去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匝而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案地魔兵退散三女變成老母自上苦行六年處及此諸處後人皆於中起塔立像今皆在佛成道已七日觀樹受解脫樂處佛於貝多樹下東西經行七日處諸天

化作七寶堂供養佛七日處文鱗盲
龍七日繞佛處佛於尼拘律樹下方
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請佛處四天王
奉鉢處五百賈人授麨蜜處度迦葉
兄弟師徒千人處此諸處亦盡起塔
佛得道處有三僧伽藍皆有僧住衆
僧民户供給饒足無所乏少戒律嚴
峻威儀坐起入衆之法佛在世時聖
衆所行以至于今佛泥洹已來四大
塔處相承不絶四大塔者佛生處
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阿育王
昔作小兒時當道戲遇迦葉佛行乞
食小兒歡喜即以一掬土施佛佛持
還泥經行地因此果報作鐵輪王王
閻浮提乘鐵輪案行閻浮提見鐵圍
兩山間地獄治罪人即問群臣此是
何等荅言是鬼王閻羅王治罪人王
自念言鬼王尚能作地獄治罪人我
是人主何不作地獄治罪人耶即問
臣等誰能爲我作地獄主治罪人者
臣荅言唯有極惡人能作耳王即遣
臣遍求惡人見池水邊有一人長壯
黒色髮黄目青以脚鈎魚口呼禽獸

翁默来便射殺無得脫者得此人已
將来與王王密勅之汝作四方高牆內
植種種華果作好浴池莊嚴挍飾令
人渴仰守作門戶有人入者輙捉種
種治罪莫使得出設使我入亦治罪
莫放今拜汝作地獄主時有比丘次
第乞食入其門獄卒見之便欲治罪
比丘惶怖求請須臾聽我中食徯須
復有人入獄卒內置碓臼中擣之亦
沫出比丘見已思惟此身無常苦空
如泡如沫即得阿羅漢果既而獄卒捉
內鑊湯中比丘心顏欣悅火滅湯冷
中生蓮華比丘坐上尒時獄卒即往
白王獄中有奇怪願王往看王言我
前有要令不敢往獄卒言此非小事
王宜疾往更改先要王即隨入比丘
為王說法王得信解即壞地獄悔前
所作衆惡由是信重三寶常至貝多
樹下悔過自責受八戒齋王夫人問
王常遊何處羣臣荅言恒在貝多樹
下夫人伺王不在時遣人伐其樹倒
王來見之迷悶躃地諸臣以水灑面良
久乃蘇王即以搏累四邊以百兕牛乳

灌樹根身四枝布地作是誓言若樹不生我終不起作是誓已樹便即根上而生以至于今高减十丈從此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鷄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劈山下入入處不容人下入極遠有旁孔迦葉全身在此中住孔外有迦葉本洗手土彼方人若頭痛者以此土塗之即差此山中即日故有諸羅漢住彼諸國道人年年往供養迦葉心濃至者夜即有羅漢來共言論釋其疑已忽然不現此山榛木茂盛又多師子虎狼不可妄行法顯還向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十由延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今現有僧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㮈城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栖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為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佛欲度拘驎等五人五人相謂言此瞿曇沙門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

尚不得道況入人間恣身口意何道之有今日来者慎勿與語佛到五人皆起作礼處復北行六十步佛於此東向坐始轉法輪度拘驎等五人處其北二十步佛為弥勒授記處其南五十步翳羅鉢龍問佛我何時得免此龍身此處皆起塔見在中有二僧伽藍悉有僧住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旬有國名拘睒弥其精舍名瞿師羅園佛昔住處今故有衆僧多小乗學從是東行八由延佛本於此度悪鬼處亦常在此住經行坐處皆起塔亦有僧伽藍可百餘僧從此南行二百由延有國名達䞋是過去迦葉佛僧伽藍穿大石山作之凡有五重最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間石室第二層作師子形有四百間第三層作馬形有三百間第四層作牛形有二百間第五層作鴿形有一百間最上有泉水循石室前繞房而流周圓迴曲如是乃至下重順房流從戶而出諸僧室中處處穿石作窓牖通明室中朗然都無幽闇其室四角穿石作梯蹬上

處今人形小緣梯上正得至昔人一脚
處因名此寺為波羅越波羅越者天
竺名鴿也其寺中常有羅漢住此土丘
荒無人民居去山極遠方有村皆是邪
見不識佛法沙門婆羅門及諸異學
彼國人民常見飛人來入此寺于時
諸國道人欲來礼此寺者彼村人則
言汝何以不飛耶我見此間道人皆
飛道人方便荅言翅未成耳達嚫國幽
嶮道路艱難難知處欲往者要當賫錢
貨施彼國王王然後遣人送展轉相
付示其逕路法顯竟不得往承彼土
人言故說之耳從彼波羅㮈國東行
還到巴連弗邑法顯本求戒律而北
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
遠涉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
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
㝡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
自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然
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㝡是廣說
備悉者復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
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僧所行者
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

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順恒水東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國佛精舍經行處及四佛坐處悉起塔現有僧住從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摩梨帝國即是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佛法亦興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於是載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彼國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其國本在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數其間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統屬大洲多出珎寳珠璣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護若有採者十分取三其國本無

人民正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直商人則依價雇直取物因商人來往住故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五由延王於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衆寶合成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銀刻鏤悉以衆寶中有一青玉像高三丈許通身七寶焰光威相嚴顯非言所載右掌中有一無價寶珠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披或流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忽於此玉像邊見商人以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目其國前王遣使中國取貝多樹子於佛殿傍種之高可二十丈其樹東南傾王恐倒故以八九圍柱柱樹樹當柱處心生遂穿柱而下入地成根大可四圍許柱雖中裂

猶畏其外人亦不去樹下起精舍中有坐像道俗敬仰無倦城中又起佛齒精舍皆七寶作王淨修梵行城内人敬信之情亦篤其國立治已來無有飢荒喪亂衆僧庫藏多有珍寶無價摩尼其王入僧庫遊觀見摩尼珠即生貪心欲奪取之三日乃悟即詣僧中稽首悔前罪心因白僧言願僧立制自今已後勿聽王入庫看比丘滿四十臘然後得入其城中多居士長者薩薄商人屋宇嚴麗巷陌平整四衢道頭皆作説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鋪施高座道俗四衆皆集聽法其國人云都可六万僧悉有衆食王別於城内供養五六千人衆食須者則持大鉢往取隨器所容皆滿而還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前十日王莊挍大象使一辯説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鼓唱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劫作行不惜身命以國城妻子及挑眼與人割肉貿鴿截頭布施投身餓虎不悋髓腦如是種種苦行為衆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五年説法教化令不安者安

不度者度衆生緣盡乃般泥洹泥洹
已来一千四百九十七歲世間眼滅
衆生長悲却後十日佛齒當出至無
畏山精舍國內道俗欲殖福者各
各平治道路嚴飾巷陌辦衆華香
供養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夾道兩邊
作菩薩五百身已来種種變現或作
須大拏或作睒變或作象王或作鹿
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
然後佛齒乃出中道而行隨路供養
到無畏精舍佛堂上道俗雲集燒香
然燈種種法事晝夜不息滿九十日乃
還城內精舍城內精舍至齋日則開門
戶禮敬如法無畏精舍東四十里有一
山中有精舍名支提可有二千僧僧中
有一大德沙門名達摩瞿諦其國人
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許年
常行慈心能感虵鼠使同止一室而
不相害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訶
毗呵羅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門
戒行清潔國人咸疑是羅漢臨終
之時王來省視依法集僧而問比丘
得道耶其便以實答言是羅漢旣

終王即按經律以羅漢法葬之於精舍東四五里積好大薪縱廣可三丈餘高亦尒近上著栴檀沉水諸香木四邊作階上持淨好白氎周帀蒙積作大轝狀似此間輀車但無龍魚耳當闍維時王及國人四衆咸集以華香供養從轝至墓所王自華香供養供養訖轝著積上以酥油遍灌然後燒之火然時人人敬心各脫上服及羽儀傘蓋遥擲火中以助闍維闍維已収斂取骨即以起塔法顯至不及其生存唯見葬時王篤信佛法欲為衆僧作新精舍先設大會飯食供養已乃選好上牛一雙金銀寶物莊挍角上作好金犂王自耕墾規郭四邊然後割給民戶田宅書以鐵券自是已後代代相承無敢廢易法顯在此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揵陁衛竟若干百年（法顯聞誦時有定歲數但今忘耳）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地若干百年當還中

天竺已當上兜術天上彌勒菩薩見
而嘆曰釋迦文佛鉢至即共諸天
華香供養七日七日已還閻浮提海
龍王將入龍宮至彌勒將成道時鉢
還分爲四復本頞那山上彌勒成道
已四天王當復應念佛如先佛法賢
劫千佛共用一鉢鉢去已佛法漸滅
佛法滅後人壽轉短乃至五歲五歲
之時粳米酥油皆悉化滅人民極惡捉
草木則變成刀杖共相傷割其中有
福者逃避入山惡人相殺盡已還復
來出共相謂言昔人壽極長但爲惡
甚作非法故我等壽命遂尒短促乃
至五歲我今共行諸善起慈悲心修
行信義如是各行信義展轉壽倍乃
至八万歲彌勒出世初轉法輪時先
度釋迦遺法中弟子出家人及受三
歸五戒八齋法供養三寶者第二第
三次度有緣者法顯尒時欲寫此經
其人云此無經本我心口誦耳
法顯住此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
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
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得此梵本

已即載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舶海行艱嶮以備大舶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三日便值大風舶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舶小舶上人恐人來多即斫絙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舶水滿即取麁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君墀及澡罐并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衆僧我遠行求法願威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舶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海中多有抄賊遇輙無全大海彌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爲逐風去亦無所准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若火色黿鼉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懅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許日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舶上亦二百許人齎五十日糧

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
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時
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
顯尒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衆
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
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
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為一人
令我等危嶮法顯檀越言汝若下此比
丘亦并下我不尒便當殺我如其下此
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
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商人躊躇
不敢便下于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
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
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
遂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政可五
十日便到廣州今已過期多日將無
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
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
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
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然不見人
民及行跡未知是何許或言未至廣
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
浦覓人欲問其處得兩獵人即將歸

令法顯譯語問之法顯先安慰之徐
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問
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詭言明當七月
十五日欲取桃臘佛又問此是何國
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晉家
聞已商人歡喜即乞其財物遣人往
長廣郡太守李嶷敬信佛法聞有沙
門持經像乘舶泛海而至即將人從
来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
於是還向楊州到青州請法顯一冬
一夏夏坐訖法顯離諸師久欲趣長
安但所營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禪
師出經律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
卯國傳經六年還經三年達青州凡
所遊履減三十國沙河已西迄于天
竺衆僧威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說竊
惟諸師未得備聞是以不顧微命浮
海而還艱難具更幸蒙三尊威靈危
而得濟故將竹帛疏所經歷欲令賢者
同其聞見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矣
歲在壽星夏安居末迎法顯道人既
至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餘重問遊歷
其人恭順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

勸令詳載顯復具叙始末自云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必死之地以達万一之兾於是感歎斯人以爲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將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法顯傳一卷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廣

譯經上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爲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經法爲地神所護使

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為益乎乃諧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達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荅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

来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閒行而至既
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
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十地斷結佛
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
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
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
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愔又於西域
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
第四作也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
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
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
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不委可問西域
人後法蘭既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
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
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雒陽春
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
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刻
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
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
見羣鷰忽謂伴曰鷰云應有送食者
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儁異之
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

峻王薨便嗣大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胡為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為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為漢文即道地經是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勌焉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瞋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刃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

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乱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䢼亭湖庿此庿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船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庿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䢼亭庿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人不怪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蟒不

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
數番讃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
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
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
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
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
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咒願忽然
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䢼亭
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末無復
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
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
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
尚在高經至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
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
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
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
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
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隕命廣
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
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慟明三世之有
徵也高既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為安侯
至今猶為號焉天竺國自稱書為天
書語為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

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為群譯之首安公以為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賛而思焉余訪尋衆録紀載高公乎有出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輙備列衆異廣或可論案釋道安經録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桒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楊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䢼亭廟神為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桒垣人迺發其所封函財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慧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䢼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荊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蟒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慧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䢼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

校閲羣經詮録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四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沉翳會有南陽韓林穎川文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陳慧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慧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明咸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為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安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為謬說過乃懸矣

支樓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

若稱諷誦羣經志存宣法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録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以漢靈之時齎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為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弃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舟三昧讖為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息國人性貞白深沉有理數博誦羣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賈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常以法事為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為難繼調又

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為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弈弈流便足騰玄趣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讀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圍陁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己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遇見法勝毗曇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殷懃重省更增惛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覩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鉤深別有精要於是賷卷入房請一比丘略為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

居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来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有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之末来至洛陽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来遊洛陽出曇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不知所終焉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終至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篤至好學明解三藏博覧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

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黄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為漢語從吳黄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提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

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号稱爲佛彼之所事豈非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礼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寔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擧朝集觀五色光炎照曜瓶上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

能碎摧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
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
乃置舍利於鐵砧上使力者擊之
於是砧磓俱陷舍利無損權大歎服
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
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
遂興至孫皓即政法令苛虐廢棄淫
祀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
而興若其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
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
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
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
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
會應機騁詞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
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
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
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
細苟在理通則万里懸應如其阻塞
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
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
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
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
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仁德育物

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
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
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
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
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
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
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
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
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
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
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
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
汁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為樂俄尒之
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
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祀諸廟永
不差愈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
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
佛神大耶婇女云佛為大神皓心遂
悟具語意故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
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
陳罪狀有頃痛閒遣使至寺問訊道
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
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

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
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
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
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
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
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必奉會在
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凶麁不及妙
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
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鏡面
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
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
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
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
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
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
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
年也至晉成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
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
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入此
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
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
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
誘肅然毛竪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

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為之贊曰

會公蕭瑟　寔惟令質　心無近累　情有餘逸　屬此幽夜　振彼尤黜　超肰遠詣　卓矣高出

有記云孫晧打試舍利謂非其權時余案晧將壞寺諸臣咸荅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晧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世奉異道以火祠為正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既事異道情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之火欻肰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稽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難既覩沙門神力勝己即於佛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為道依此沙門以為和上受學三藏妙善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賫曇鉢經梵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

士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為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為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乱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誦經日万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万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甞介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齎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文所獲覽即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勸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

而操護乃徘徊歎曰人之无德遂使
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
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涌滿澗其
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贊
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窮谷枯
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
沙領拔玄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
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
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
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
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
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
林七賢以護匹山巨源論云護公德
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
遠足爲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
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
務法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超日
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得
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
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
比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
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
執筆詳挍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
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

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
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
居敦煌而化道周給時人咸謂敦煌
菩薩也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
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赴祖
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至父不
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雋徹敏朗
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
入幽微世俗墳素多所該貫乃於長
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稟
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顒
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
至閑辰靖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
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
祖見羣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
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
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
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己僚佐祖
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
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
加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道人及弟
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

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詰輔共
語忽忤輔意輔使驅之行罰眾咸悵惋
祖曰我來此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
也乃舉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
對願從此以後與輔為善知識無令
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十奄然命
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悅恨初祖道化
之聲被於關隴崤函之右奉之若神
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
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
害悲恨不及眾咸憤激欲復祖之讎
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
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既
雪怨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尸各起塔
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
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
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
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
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
處為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
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
次被鏁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
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

人呼為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闇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遂為沙門蜜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尒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乱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衿致契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須臾望之至蜜乃斂衿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厲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為蜜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絕歎以為標題之極太將軍王處仲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為失鑒及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顗為僕射領選臨入過造蜜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真令人無恨也俄而顗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凌雲次誦呪數

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釁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閑善通梵漢之語嘗譯惟逮弟子本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有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不知其名

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為誓遂為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為武都在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人陸沉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為心當其亡日清淨澡漱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尸臥奄然而卒

帛尸梨密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

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密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密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為佳言密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密雖因傳譯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密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密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晉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見高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事於密乃為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為先中國而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亂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群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以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信純至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儁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密常在石子崗東行頭陀既卒因葬于此

成帝懷其風為樹剎寺所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京師迺於寺處起寺陳郡謝琨贊成其業迫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僧伽跋澄此云衆現罽賓人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特善數經闇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苻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苻堅秘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礼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為梵文佛圖羅剎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為晉本以偽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賷婆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慧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靖

離俗關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
終佛圖羅剎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
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
譯梵文見重苻世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齠年
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
業遍觀三藏闇誦增一阿含經博識
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
推服少而觀方遍歷諸國常謂弘法
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
東入以苻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
學業既優道聲甚盛苻堅深見禮接
先是中土群經未有四含堅臣武威
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沖已叛
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忘
身爲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
義學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并
先無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
六卷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
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
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
所終其時也苻堅初敗羣鋒互起戎
妝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

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洛陽清水
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為偽秦著作郎
後遷至黃門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
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閹然而
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无所
迴避符堅末年寵惑鮮卑隳於治政
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
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
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
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
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
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
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佛生何以
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
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
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
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
也本姓瞿曇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
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曇心洞
其纖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
為入道之府也為人儁朗有深鑒而

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符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万言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山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博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說衆經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渡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勤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瑘王珣淵懿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仍於其舍講

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詞
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珣
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
道人阿彌所得云何荅曰大略全是
小未精覈耳其數析之明易啓人心如
此其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
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
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
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江洛左右
所出衆經百餘万言歷遊華戎備悉
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
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
外和内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
涉外典其蒼雅詁訓尤所明達少好
遊方備觀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
華戎音義莫不兼解故義學之譽雖
闕洽聞之聲甚著符氏建元中有僧
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
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
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晉質斷疑義
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
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

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為譯敷析研覈二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宣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於念在符姚二代為譯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共嘉焉後續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意多未盡遂爾遘疾卒于長安遠近白黑莫不歎惜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罽賓人少而好學年十四為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羣陶思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豺虎獨處思念動移宵日嘗於樹下每自克責年將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弘化曠濟為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既而踰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為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

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
諮受佛法耶舍為說佛生緣起并為
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熈中來入長
安時姚興僭号甚崇佛法耶舍既至
深加礼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來
入関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耶
舍譯舍利弗阿毗曇以爲秦弘始九
年初書梵書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
凡二十二卷爲太子姚泓親管理味
沙門道標爲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
陵止于辛寺大弘禪法其有味靖之賓
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
先無信心見皆敬悦自說有一師一弟
子脩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
外門閇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
其室又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
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矇俗雖道
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
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
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
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
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
入道名法度度初爲耶舍弟子承受

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
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
唯礼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
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
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瓊女
法弘尼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
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諸尼習其
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高僧傳卷第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廣

譯經中

鳩摩羅什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識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黶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自覺神悟超解有倍常日聞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

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
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
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之有羅漢達
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弗
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頃
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
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
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
定誓出家若不落髮不咽飲食至六
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
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甞進即勅
人除髮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樂
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
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
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誦毗曇
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
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妹利養甚多
乃携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
可至罽賓遇名德法師槃頭達多即罽
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
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練從
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
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
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含凡四百万

言遠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
即請入宮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
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
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
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雙粳米麵各三
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
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營視掃
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
其母携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爵什
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
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
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
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掘多無異若戒
不全無能為也正可才明儁詣法師
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
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
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
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
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脩智諸品無
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
無所滞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
見謂其王曰此沙弥不可輕王宜請
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
耻其不逮必見勉强二龜茲王必謂

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来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畀遣重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圍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荅等事又博覽四圍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筭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厲小撿脩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莎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請從而為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伎絕倫專以大乘為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彌至蘇摩後為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怪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壞諸法荅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什既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為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

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宗仰莫之能抗時王子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奧什為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尒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矇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魔所為誓心逾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

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
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
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龜茲王
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
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
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
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
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
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
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為說德女問經
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
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
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
皆空小乘偏局多諸漏失師曰汝說
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
空乎如昔狂人令績師績線極令細好
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績
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
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
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
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
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
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

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礼什為師言和上是我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儁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践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時符堅僭号関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来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産珎奇請兵往定以求内附至符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於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釋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善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吕光陵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乎正以懐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

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距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可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元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係而叛尋皆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

一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
守段業為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
原公纂率衆五万討之時論謂業等
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什
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
績於合梨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
輕還復為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
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
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
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叉誑詐告資
曰叉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
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系作繩結之
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
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
本形既而又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
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煞
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
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
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号大殿
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
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
皆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
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眚必有下

人謀上之變宜剋己脩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棊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廣庭逍遙園葱變為茝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勌自大法東被始于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達崇三寶鋭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

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繆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䂮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讚興以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因果王公以下並欽讚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軍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波若十住法花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論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万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咸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搆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

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疑義莫決乃封以諮什語見遠傳初沙門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万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尒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删改辭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為人神情朗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倫匹者篤性仁厚汎愛為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勌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

尒以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豊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喻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荅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教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諳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傳中猶有一年者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弗若多羅二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花罽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為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為秦弘始中振錫入關秦上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宗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為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二多羅搆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就而匠人殂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

曇摩流支三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德式所闕尤多頃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甚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爲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齎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来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爲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恡若能爲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參懷勝業者日月弥朗此則慧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覈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

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叉四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沈靖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焉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藏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流沙冒險東入以偽秦弘始八年達自關中什以師禮敬待叉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叉乃出遊關左逗於壽春止石澗寺律衆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名為善誦叉後賫往石澗開為六十一卷最後一誦改為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辛寺夏座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叉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

言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為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者謗曰單羅鄙語慧覬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為後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諠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為人眼青時人亦号為青眼律師

佛陁耶舍五

佛陁耶舍此云覺明罽賓人也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躄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万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万言然性度簡慠頗以知見自處謂少堪已師者故不為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

戒莫爲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爲沙弥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練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讀誦爲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尚去不覺虛過於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悆請三千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摩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即位時苻堅遣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糧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

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旦
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
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
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
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
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為非法乃歎
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
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
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
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
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
姑臧願下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
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
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
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
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
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敦諭方至長安
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
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
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
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
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
當要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号

曰赤髭毗婆沙既為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臥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為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偽司隷校尉姚爽請令出之興疑其遺謬乃請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万言經二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强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長阿含等凉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䞋耶舍布絹万疋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䞋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凉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六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修耶利此云法日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為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弥至

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脩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伏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荅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衆清勝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云有佛䭾跋陁者出生天竺那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齓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者佛䭾跋陁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心資

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
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
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
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
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
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
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
夜之中忽令衆舶俱發無肯從者賢
自起收纜一舶獨發俄尒賊至留者
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莱郡聞鳩
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
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
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
耶什曰吾年老故尒何必能稱美談
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時秦太子泓欲
聞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
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
荅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雖色常空
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微
荅曰群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尒
又問微是常耶荅曰以一微故衆微
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
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

塵是常餘曰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貫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衆微無自性則為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脩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惑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靖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得法有濃淡澆偽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即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讟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夷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䂮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己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由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

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
餘人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恒曰佛
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
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万
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報使曰誠知
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
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
喜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
懸記五舶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
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
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
在遊化居無求安停止歲許復西適
江陵遇外國舶至既而訊訪果是天
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
禮事其有奉遺悉皆不受持鉢分衛
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為宋武帝太尉
長史宋武南討劉毅隨府屆于江陵
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
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
足且復小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
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
盡豹大慚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
如人觀曰德量高邈非凡所測豹深

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
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便請
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範率素不同
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
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鬪場禪師甚
有大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
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得
花嚴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譯至義
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
褚叔度即請賢為譯匠乃手執梵文
共沙門法業慧嚴等百有餘人於
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戎妙得
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
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
請賢譯為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
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
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
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
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讖第七

曇無讖或云曇摩懺或云曇無懺蓋
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
遭父喪隨母傭織毾㲪為業見沙門達

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
養其母美之故以讖為其弟子十歲
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群誦經日得
万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
說精辯莫能詶抗後遇白頭禪師
共讖論議習業既異交諍十旬讖雖
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伏其
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
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讖尋
讀驚悟方自慚恨以為坎井之識久
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大乘至
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万言讖從
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
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
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
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
不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其
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
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号為大
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
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
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
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歌詠王悅其

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
漸薄讖以久處致猒乃辭往罽賓賫
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
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
東適龜兹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
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
地讖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
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
讖乃慚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
過提舉竟不能勝明旦讖將經去不
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
謝河西王沮渠蒙遜僣據涼土自稱
為王聞讖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
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
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
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
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
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
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
横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
藻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
次譯大集大雲悲花地持優婆塞戒
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

万言讖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為三十三卷以偽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袟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讖云此經梵本本三万五千偈於此方減百万言今所出者止一万餘偈讖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為驗讖即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内獲安讖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偽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抱罕以世子興國為前驅為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与興國俱獲於赫連定定後為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為乱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讖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

時魏虜託跋燾聞讖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讖便即加兵遜既事讖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偽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澄公之疋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讌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威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讖而今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誰覺幾時順曰王款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加殊禮而王以此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義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為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弘文所知弘文者遜所遣射魏使也遜曰太常口美如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既恡讖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讖固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

乃密圖害讖為以資粮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讖乃流涕告眾曰讖業對將至眾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黒白遠近咸共惜焉既而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讖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讖受菩薩戒讖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讖求受讖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勠力三年且禪且懺進即於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己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讖說之未及至數十步讖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為汝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為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關西當進感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臘求為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讖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讖所傳譯疑讖或非凡也蒙遜

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為人强志疎通涉獵書記因讖入河西弘闡佛法安陽乃閱意內典奉持五禁所讀衆經即能諷誦常以為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求法渡流沙至于闐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那諮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為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秘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既而東歸向邑於高昌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為晉文及為魏吞併西涼乃南奔于宋晦志卑身不交人世常遊塔寺以居士身畢世初出彌勒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顗見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寺慧濬尼復請出禪經安陽既通習積以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為五卷須之又於鍾山定林寺出佛父般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遘疾而終讖所出諸經至元嘉中方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

尋湼槃後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
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
廣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普臨終歎
曰湼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
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國供養尊影
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
瞻覩善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
有大傳時高昌復有沙門法盛亦經
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
釋僧表並經往佛國云云

高僧傳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高僧傳卷第三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譯經下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髫齓而亡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為沙弥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以送還寺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能得後為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

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塟事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弥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来世弥甚貧道預為君憂耳言訖即還賊弃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与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

殞言絶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瞑過之顯明旦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万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欲遂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礼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来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咒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麁素而神氣儁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答云頭陁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横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

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
龍每与衆僧約令國内豊熟皆有信
効沙門為起龍舎并設福食每至夏
坐訖龍輙化作一小虵两耳悉白衆
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
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輙一出
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
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
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
綖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
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
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
或亡顧影惟己常懷悲慨忽於玉像
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絹扇供養不
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弥沙塞律
長雜二含及雜藏本並漢土所無既而
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
值暴風水入衆皆惶懅即取雜物棄
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
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
傷壊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
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
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議曰坐載

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尒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僶俛而止既水盡粮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垂百餘万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与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

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去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也幼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賷幡蓋供養之具發跡北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氷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脅繫索為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為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礼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

月氏國礼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木
舫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
餘人雜 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
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土
咸云已證果無竭請為和上漢沙門
志定為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
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賫石蜜為
粮同侶尚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化
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
念所賫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
衛國野中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
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
走後渡恒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
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
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
誠心所感在險剋濟皆此類也後
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
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
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
弥沙塞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
宋景平元年七月届于楊州先沙
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弥沙塞律梵本

未被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為三十四卷稱為五分律什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為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為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

浮陀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直聰悟出羣習學三藏偏善毗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為心要宋元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果少遊葱右遍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有万偈還至姑臧側席虛衿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為翻譯時蒙遜已死子茂虔襲位以虔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秦即筆受沙門慧嵩道朗爲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為之作序有頃魏虜託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

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
唯有六十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
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
勤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
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
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陀
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
深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
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
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類
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陀羅比丘亦是
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傳法中
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
沙越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
安大寺頃之跋陀橫為秦僧所擯嚴
亦分散憩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力
精修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
長安尅捷旋旆塗出山東時始興公
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
同止三僧各坐繩牀禪思湛然恢至
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
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其奇訪諸耆

老皆去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
也恢即啓宋武帝延請還都莫肯行者
既屢請懇至二人推嚴隨行恢懷道
素篤礼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
愛虛靖志避諠塵恢乃為於東郊之
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於
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
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
博嚴淨四天王等嚴在寺不受別請常
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服有見
鬼者去見西州太社聞鬼相語嚴公
至當避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卽
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礼
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
鬼來吁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
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既進為
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
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
方無所滯著稟性沖退不自陳敘故
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
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
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禪
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

諸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敢判決乃為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弥勒弥勒荅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蜀寅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尸向凡僧墓地而尸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若深淺耳

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凉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為名而求法懇惻亡身殉道志欲躬覩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与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勤苦艱危不以為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覩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礼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詁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陁業禪進道俄而禪師擯為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

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
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絶域
莫不披衿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
無量壽脫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戎
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
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符姚
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
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
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
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贊經山多荒
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更
礼事供養十室而八頃之道場慧觀
臨亡請雲還都揔理寺任雲不得已
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以元
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
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剎利種累
世為王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陁
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伽阿
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
四便機見儁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
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
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夭

彼之命非仁人矣毋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曰耆油誤澆其指因謂毋曰代兒忍痛毋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塗耶毋乃悔悟終身斷煞至年十八相公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万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号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王薨絶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目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毋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毋敬以聖礼從受五戒毋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毋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絶今果王迫以毋勅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

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煞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為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脩道因告羣臣曰吾欲躬栖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羣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凶强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念敢以死請申其悃愊王不忍固違乃就羣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上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煞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羣臣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為跋摩立精舍躬自引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為呪治有頃平復導化之聲播於遐邇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聦等遠挹風猷思欲餐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勑交州刺史令

汎舶延致覲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雋等往彼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加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舶欲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業行風所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孤峯嶺高絶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濕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為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弄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

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於別室入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上亘空弥漫生青蓮花沙弥驚恐大呼往逐師子都無所見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觀等復更敦請乃汎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鄴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殉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万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疋夫所脩各異疋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万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眾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弘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与言

天人之際矣乃勑住祇洹寺供給隆厚公王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法花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聽往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絕或時假譯人而往復懸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二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影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令學宋語別因西域居

士吏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花布席唯跋摩所坐花彩更鮮眾咸崇以聖礼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閤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扶坐繩床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虵可長一疋許起於尸側直上衝天莫能詺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四部鉼集香薪成積灌之香油以燒遺陰五色焰起氤氳麗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尼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欲從受菩薩戒會虜寇侵彊未及諮禀奄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彌深乃令眾僧譯出其遺文云

前頂礼三寶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諂曲

虛為無誠信　愚惑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那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諂曲心　希望求名利　為勸衆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尸　膖脹亞爛壞
臭穢膿血流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常見此身相　貪蛾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修習死尸觀　放捨餘閑思　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恒在前
猶如對明鏡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靖
輕身極明淨　清涼心是樂　增長大歡喜
則生無著心　變成骨鏁相　白骨現在前
朽壞散節離　白骨悉磨滅　無垢智熾然
調伏思法相　我時得如是　身安極柔軟
如是方便脩　勝進轉增長　微塵念念滅
壞色正念法　是則身究竟　何緣起貪欲
知因諸受生　如魚貪鉤餌　彼受無量壞
念念觀磨滅　知彼所依處　從心獼猴起
業及業果報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是名別相法　是則思慧念　次第滿足修
觀種種法相　其心轉明了　我於尒焰中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　攝心緣中住

苦如熾然劍　斷由渴愛轉　愛盡般涅槃
普見彼三界　死焰所熾然　形體極消瘦
喜息樂方便　身還漸充滿　勝妙衆生相
頂忍亦如是　是於我心起　真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增長　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真諦　次第法忍生　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境界真諦義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果　離垢清涼緣
不涌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住
紙一無滅相　非我所宣說　唯佛能證知
郁波阿毗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脩行
名者莫能見　諸論各異端　脩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　達者無違諍　脩行衆妙相
今我不宣說　懼人起妄想　誑惑諸世間
於彼脩刹相　我已說少分　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　摩羅婆國界　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心寺　道迹脩遠離　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　進脩得二果　是名斯陀含
從是多留難　障脩離欲道　見我脩遠離
智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　利養競來集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猒離　避亂浮于海
闍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飄　隨緣之宋境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無問所應問

諦實眞實觀　令此身滅盡　猶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
棄俗清峻有戒德善解三藏尤精雜
心以宋元嘉十年出自流沙至于京
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号
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令許桒
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
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
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
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諷誦日夜不
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
明於戒品將爲影福寺尼慧果等重
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
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
衆乃共請跋摩爲師繼軌三藏祇洹慧
義檀步京邑謂爲矯異執志不同親
爲跋摩拒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
證明允既德有所歸義遂迴剛靡然推
服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
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
範廣設齋供四衆殷盛傾于京邑慧
觀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利先
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即以其年九月

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寳雲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周乃訖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爲志不滯一方既傳經事訖辭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不詳其終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歳神明澄正毎見法事輙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値明師愽貫羣經特深禪法所得門戸極甚微奧爲人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号連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徳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即勑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密多果至王自出郊迎延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礼密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密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徳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

地建立精舍植㮈千株開園百畝房
閣池沼極為嚴淨須之復適涼州仍
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
業甚盛常以江左王畿志欲傳法以
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峡止
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
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
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
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沿流東下至于
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寮道聲
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尒傾都礼訖
設齋桂宮請戒椒掖參候之使旬日
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
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
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号大禪師焉會
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法以三寶
為己任素好禪味欽心殷重及臨浙
右請与同遊乃於鄮縣之山建立塔
寺東境舊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
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
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
天性凝靖雅愛山水以為鍾山鎮岳

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石刊木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欝尒曽搆於是息心之衆万里来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密多之發罽賓也有迦毗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収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衆行哭相趍仍葬于鍾山宋凞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豊人禀性端明勵行清白少襲法服脩業専至諷誦之聲以夜續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

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万里咫尺
千載可追也遂以偽秦弘始六年甲
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
跡長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
出自陽關西入流沙淩危履險有過
前傳遂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備矚
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
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
百里至波倫國同旅竺道嵩又復無
常將欲闍毗忽失尸所在猛悲歎驚
異於是自力而前与餘四人共度雪
山渡辛頭河至罽賓國國有五百羅
漢常往返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
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爲說四天子
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
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
際盡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
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
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
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維羅衛國
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跡炳然
具存又覩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
之樹猛喜心内充設供一日兼以寶

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家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涅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涅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遷時届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畺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門專業每一遊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

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
法沙門僧含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
壽觀含即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秘
術淨土之洪因故流吟諷味流通宋
國平昌孟顗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顗
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陵元
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弘道禪學
成羣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
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
等並禪學深明來遊宋境達多嘗
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
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
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
何為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
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
終於建鄴僧伽羅多此云衆濟以
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
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
十年卜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造
立精舍即宋熙寺是也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
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
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筭醫方呪術靡

不該博後遇見阿毘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友即投簪落彩專精志學及受具足博通三藏為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訓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相見其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勅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郊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加崇敬琅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東

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妙得本旨後譙王鎭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卽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及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魔羅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經三卷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花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卽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卽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悅懌旦起道義皆備領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凶搆

逆及考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陁
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
陁諫爭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
冀貧道不容竄從譙王以其物情
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大艦轉
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
世音手捉卭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
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
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
何能度我怳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
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
見擧身毛竪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
督軍梁山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
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
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
日久今始相遇跋陁曰既染釁戾分
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
誰為賊荅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
張暢宗靈秀等並見驅逼貧道所明
但不晉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
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
乘初跋陁在荆十載每為譙王書疏
無不記錄及軍敗檢閱無片言及軍事

者世祖明其紀謹盃加礼遇後因開談聊戲問曰念承相不吝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為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憐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為開三間房後於東府讌會王公畢集勅見趺陁時未及淨髮白首皓然世祖遥望顧謂尚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陁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即應聲答曰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衛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勅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皇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輙有推戶而喚視之無人衆屢厭夢跋陁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礼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檐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

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陁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冥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如盖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勑見慰勞嚫施相續跋陁自幼以來蔬食終身常執持香鑪未嘗輟手每食竟輙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礼供弥隆到大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悆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花聖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實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曉經律時人亦号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以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

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礼焉永明末年終於所住

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勤於諷誦諳究大小乘將二十万言兼學外典明解陰陽占時驗事徵兆非一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脩多羅藏中要切譬喻撰為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為齊文凡有十卷謂百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為人弘厚故万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為營法於建鄴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潔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礼遇勑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占雲舘中譯出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釋寶唱袁曇允等筆受

論曰傳譯之功尚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來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住持八万法藏弘道濟人功用弥博聖慧日光餘暉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磨尸利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四含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藪盤豆則於方等深經領括樞要源發般若流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法輪未絕是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所接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恒國振丹之與迦維雖路絕葱河里踰數万若以聖之神力譬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為浮圖之主或號為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來化協策孤征艱苦必達傍峻壁而臨深躡飛絙而渡險遺身為物處難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而聞蓋

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識康會竺護等
並異世一時繼踵弘贊然夷夏不同
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詁訓領會良難
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寶雲竺
叔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
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詞旨分明
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云隨
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
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碩學鉤
深神鑒奥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
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
更臨梵本重為宣譯故致今古二經
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叡嚴觀恒肇
皆領悟言前詞潤珠玉執筆承旨任
在伊人故長安所譯鬱為稱首是時
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城塹
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迹烟萃三藏
法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為
盛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花嚴大部
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
所出四含五部犍度婆沙等並皆言
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之
愆佛賢有擯黜之迹考之實錄未易

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離故所
感見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
珪璋之一玷也又世高無識法祖法
祚等並理恩淹通仁澤成霧而皆不
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
羅漢雖諸漏已盡尚貽貫腦之厄比
干雖忠謇竭誠猶招賜劍之禍匪其
然乎聞有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
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鉢本非律儀
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懺法所無且法
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
舍又非專小之師直欲谿壑其身故
為矯異然而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
衆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愜
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扈背見變
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即斯謂也
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
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
或望烟渡險或附杙前身及相會推
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
嚴法勇等發趾則結旅成群還至則
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
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

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情學之辞匪曰通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斷以胷衿而不博尋衆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採禪律融冶經論雖復祇樹息蔭玄風尚扇娑羅變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勗歟

贊曰頻婆揜唱疊教攸陳五乘竟轉八万弥綸周星曜魄漢夢通神騰蘭識什殉道來臻慈雲徙蔭慧水傳津俾夫季末方樹洪因

高僧傳卷第三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四　義解一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勸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章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

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不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為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賚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為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勵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叉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為晉文稱為放光波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挍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

本十四匹縑令寫為二十卷士行遂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闍維之薪盡火滅尸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於于闐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為心要陳留阮瞻潁川庾敳並結知音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胡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龍既素樂無相得即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為之賛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桓桓孝龍剋邁高廣物覺宗歸人思効仰雲泉弥漫蘭風肹嚮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

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波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哲有譽著譯經錄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匃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之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為名荅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林竹欝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羣以常持心梵經空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法雅河間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士子咸附諮禀時依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

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乃毗浮相曇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采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為僞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鹿苑之處欝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誓往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跡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没人中有敗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横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法為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乃停六日為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花乃悟其神人因語朗云比房是我和上已得無學可往問訊朗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

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尚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眞丹國作大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尊精業道雅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爲之賛曰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冏冏能韜其光敬終愼始研微辯章何以取證氷堅履霜朗弟子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心出家事朗爲師思學有功特善禪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爲像朝夕礼事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神於中山即其人也

竺法乘未詳何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鑒過人依竺法護爲沙弥清眞有志氣護甚嘉焉護既道被關中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僞往告急求錢二十万護未荅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曰和上意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爲然明日此客率其一

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
意於是師資名布遐邇乘後西到燉
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誨而不勌使夫
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
力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
比王濬沖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
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
士季顒為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
法存並山栖履操知名當世矣
竺潛字法深姓王瑯瑘人晉丞相武
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
州劉元真為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
故孫綽贊曰索索虛衿翳翳閑沖誰
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彫鐫照足開
矇懷抱之內豁尒每融潛伏膺已後
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
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
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說
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五百晉永嘉初
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
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
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屐至殿
內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

中宗肅祖昇遐王庾又薨乃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旅山門潛優遊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外兼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慇懃徵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宮闕即於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于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為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礼彌篤潛嘗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惔惔嘲之曰道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貧道見為蓬戶司空何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祗崇遵以師資之敬數相招請屢興法祀潛雖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剡之仰山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阜以畢餘年支遁遣使求買仰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為幽栖之處潛荅云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與高麗道人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綱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

請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
今在剡縣之仰山率合同遊論道說
義高栖皓然遐迹有詠以晉寧康二
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
武詔曰深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
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
篤勤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
遷化用痛于懷可賻錢十万星馳驛
送孫綽以深比劉伯倫論云深公道
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
以宇宙為小雖高栖之業劉所不及
而曠大之體同焉時仰山復有竺法
友志業強正博通衆典嘗從深受阿
毗曇一宿便誦深曰經目則諷見稱
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必取汝為五
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
剡縣城南臺寺焉竺法蘊悟解入玄
尤善放光波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
功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
筆道過識識共昕各作右軍草傍人竊
以為貨莫之能別又寫衆經甚見重之
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
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為之贊

不復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儁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深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堙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惔殷浩許詢郄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服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

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言後遁既還剡經由于郡王故詣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衿解帶流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眾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為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為寮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豁虛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

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識敦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贊而絜己拔俗有違蒸濟之道遁乃作釋矇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誡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詞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乃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慚而退焉乃歎曰實緇鉢之王何也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亹亹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浩實有慚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

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賣數百年来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懲靈化盖沙門之義法出佛聖彫純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無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弥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勌道遊靈摸日昊忘御可謂鍾鼓晨極聲振天下清風既邵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化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淫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圓丘而不禋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呪不加靈玄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

之宅洋洋大晉為元亨之宇常無為而万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殺而非怒則罸者自刑引公器以獻神意提詮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菜蔬長阜潄流清谿繿縷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谷不知所厝自到天道屢蒙引見優以賓礼榮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玄謨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累四翁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時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衷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為且歲月僶俛感若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延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時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為優詎露板以聞申其愚管累粮望路伏待慈詔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万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

謝鄉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愛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尒沖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為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見形投卵於地殼破雛行須臾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名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在昔數來見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郄超為之序傳袁宏為之銘讚周曇寶為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沖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

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己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慧解致聞爲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勗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爲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迄在冠年風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冰雪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亦甚馴至明旦雪止乃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稱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嶀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華寺是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欻然歎

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贊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馴洽虎兕別傳云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洽見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為弟子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耆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投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家遑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為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升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脉旦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支道林爭即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開難高平郗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

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為之贊曰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在場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介然遐討有契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當至某品中 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威既至郡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遂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来耶故東山喭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至哀帝時累被詔徵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山帝戀德慇懃錢絹及步輿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孫綽為之目曰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公乎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邃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為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

論護公常稱邃高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方為大法梁棟矣後與簡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為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近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阯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郗超圖寫其形支遁著銘贊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邃有清令之譽何得為疋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未詳何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加又敏而好學篤志經記而尤長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為夫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為寺崇居之少時化洽湘土後還剡之葛峴山茅庵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競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遊極日輙信宿忘歸披衿頓契自以為得意之交也崇適歎曰緬想人

外三十餘年頤蓋于茲不覺老之將
至後淳之別遊崇咏日晧然之氣猶在
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
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華義䟽四卷
云時剡東仰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
瑯瑘人晉丞相道之弟弱年信悟避
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
浴將就下髮乃詠曰安知万里水初
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
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
言深曰物尠能行是故罕言深見其
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栖志法
門從深受學遊刃衆典尤善法花後
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
承風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
于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
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
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
病愈傅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
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晉
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
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

有四矣帝以錢十万買新亭崗為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鑾旆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為開拓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謡云錢唐出天子乃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尒異人性度温和鄉鄰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礼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冠家人女字苕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婚之日即相許焉未及成礼苕華母亡頃之苕華父又亡度母亦卒度遂覩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迹抗塵表避地遊學苕華服畢自惟三従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情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豪子亦難數

人生一世間飄忽若過牖榮華豈不
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
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
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翦削躭
空以害有不道妄區區但令君恤後
度吾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
道以濟万邦安親以成一家未若弘
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
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為
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
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公
王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曄曄之
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
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
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
矣万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
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
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
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
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
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
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
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

論飾綾羅今世雖去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身去已恤他度既志懷匪石不可迴轉茗華感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毗曇旨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内又有竺慧超者亦行解蔬着與高士鴈門周續之友善涯勝躡經焉

高僧傳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高僧傳卷第五　義解二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
英儒早失覆蔭為外兄孔氏所養年
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
十二出家神智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
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于三年執勤

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賫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万言賫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尒儔也因事澄爲師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須待後次當難殺崐崘子即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隣于時學者多守聞見安乃歎曰宗匠雖邈玄旨可尋應窮究幽遠探微奧令無生之理宣揚季末使流遁之徒歸向有本於是遊方問道備訪經律後避難潛于濩澤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俱憩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

情安後於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
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
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
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
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
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時石虎死彭城
王石遵篡襲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請安
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
運將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之亂人
情蕭索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
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
衆入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
渾山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
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
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
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
令法汰詣楊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
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脩閑安與弟子
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
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
二馬榻榻間懸一馬篼可容一斛安
便呼林百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百
升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
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篼容百

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
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藏隱沒未通
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
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
密跡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
之義乃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
淵富妙盡深旨條貫既敘文理會通
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
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
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
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衆經有據
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
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暫往朱
序西鎮復請還襄陽深相結納序
每歎曰安法師道學之津梁澄治
之鑪肆矣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
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張殷宅也大
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
四百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万斤擬
為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訖汰公營造
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
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
六神好明著每夕放光徹照堂殿像
後又自行至万山舉邑皆往瞻禮遷

以還寺安既大願果成謂言夕死
可矣苻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
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
像織成像各一張每講會法聚輒羅
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烟華亂
發使夫昇階履閾者莫不肅焉盡
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
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
未稱令弟子鑪治其髻既而光焰煥
炳耀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
咸愧服安曰像既靈異不煩復治乃
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
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
時其先聞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
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
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
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
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
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
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幽深此方
諸僧咸有思慕若慶雲東徂摩尼迴
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
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
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盪於一

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即往
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
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答齒後餉梨
十枚正值眾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
遍無參差者高平郗超遣使遺米千
斛修書累紙深致慇懃安答書云捐
米彌覺有待之為煩習鑿齒與謝安
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
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
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
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
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
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
略皆遍覩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
妙義故所遊刃作義乃似法蘭法道
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
一敘其為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
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波若
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
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
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
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
王公物出所在時苻堅素聞安名每
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

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万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為永式安外涉羣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所鑄乃寫為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斗仰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同鐘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集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勑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為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

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
襄陽北盡沙漠唯建業一隅未能抗
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
江左以晉帝為僕射謝安為侍中堅
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
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為堅所信敬
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不
能為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
安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
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
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
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
勅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
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涉
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
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貢冨居中土
而制四海宜栖神無為與堯舜比隆
今欲以百万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
且東南區地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
反秦皇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
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
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輕淺言必不
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為地
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

荏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
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
可先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
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
公融等精銳二十五万爲前鋒堅躬
率步騎六十万到項晉遣征虜將軍
謝石徐州刺史謝玄拒之堅前軍大
潰於八公西晉軍逐北三十餘里死
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
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
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
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
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
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
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賓頭盧也於
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既德爲物
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
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
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
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
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
等於弥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
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
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迮

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窓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礼訊問其來意荅云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荅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尒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年七十二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並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符登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荅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殺登興字子略即嘉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

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
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
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
於加眉谷中符堅遣大鴻臚徵不就
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
乃乘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
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
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害嘉之日
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
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
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
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
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
捋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又肘
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時人謂之為
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
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篤
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
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
出衆經百餘万言常與沙門法和詮
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
孫綽為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
多才通經名理又為之贊曰物有廣
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

聲滿隴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為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為兩人謬矣

釋法和滎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綱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群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須之為晉王姚緒請住蒲坂講說其後少時勅語弟子俗內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礼拜還坐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竺僧朗京兆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還關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常蔬食布衣志

躭人外以為秦符健皇始元年移卜泰山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為符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泰山西北之一巖也峯岫高嶮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制窮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符堅欽其德素遣使徵請朗同辭老疾乃止於是月月脩書䞋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後秦姚興亦佳歎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假号東齊王給以二縣租稅朗讓王而取租稅為興福業晉孝武致書遺魏主拓跋珪亦送書致物其為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常執仗結羣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為朗公谷也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為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

八十有五時泰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汧隴長歷荊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矣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望矣至於高會淨因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沿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荊問疾汰病小愈詣溫溫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出相聞與溫曰風疾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溫怱怱起出接輿歸焉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藉詞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荊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一難之據經引理析駁紛紜恒仗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設難數番關責鋒起恒自覺義途

差異神色微動麈尾扣案未即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為座者皆笑矣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女成羣及諮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袠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内山玩公墓為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為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脩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卧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念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奄尒喪逝痛貫于懷可賻錢十万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為之贊曰淒風拂林鳴絃映壑奕奕法汰校德無怍汰弟子曇一曇二並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與慧遠

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國
也汰所著義疏并与郗超書論本無
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
子者非也
釋僧先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
素有貞操為沙弥時與道安相遇於
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
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
勿忘同遊先受戒已後勵行精苦學
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
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
會欣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
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
先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
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皷競鳴
何先何後先乃與汰等南遊晉平講
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有沙
門道護亦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
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靖
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
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
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
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

宗事值西晉飢亂輔與釋道安等隱于濩澤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荊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礼懺翹懃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時瑯瑘王忱為荊州刺史藉輔貞素請為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于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來者万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為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光及道行波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瓦官寺盛開講席建鄴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万物隨其能言手相摧壓敷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時伏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与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歿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

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蹤其美豈啚
一旦永為異世痛根之深何能忘情
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啚矣
汰與安書數述義今推尋失其
文製湮沒可悲

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
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少以律行見稱
學通三藏為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
史毛璩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瞻奉
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璩
密以敬異知必不孤信施得後餉米
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
寺晉長沙太守滕含於江陵捨宅為
寺告安求一僧為綱領安謂翼曰荊
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
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即長沙寺
是也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
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既
盪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
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
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蔭願放
光明至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
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以翼神

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蹤其美豈啚一旦永為異世痛根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啚矣於與安書數述敷義令推尋失其文製湮沒可悲

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為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孤信施得後餉米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滕含於江陵捨宅為寺告安求一僧為綱領安謂翼曰荊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尒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即長沙寺是也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羣寇既遏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礼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蔭願放光明至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以翼神

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為殷仲堪所重尤善十住乃為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為師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遙結善友脩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眾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荊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搥集眾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眾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勵業者甚眾既而與慧遠書曰

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卆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推見重後隨安在襄陽符丕寇境乃東下荆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顧解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礼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上徽曰和上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滞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年卆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為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靖不涉當世後隨安入開隱覆舟山巖居獨處不

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
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鵂集衆僧
自爲講大品或問其故荅云我止可
至秋爲欲令所懷粗訖耳自忩後數
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
兵部棘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
心墳典後聞于法道講放光經乃借
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
安公爲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餘万
言常日礼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
重後篤疾常誦弥勒佛名不輟口弟
子智生侍疾問何不願生安養誡曰吾
與和上等八人同願生兠率和上及
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
願耳言畢即有光照于身容顏更悅
遂奄尒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笠法曠姓畢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
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
躬耕壟畔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
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笠曇印爲師印
明叡有道行曠師事竭誠迄受具戒栖
風立操卓尒殊羣履素安業志行淵

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礼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按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花爲會三之首無量壽爲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爲吳興故往展敬而山栖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樹陵峰步往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爲力曠荅詔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来政刑允輯天下任重万機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唯當勤修德政以賽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荅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觀矚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巖傍嶺栖閑養志郄超謝慶緒並結居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悲兼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隣造

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
相傳去伐木遇旱曠咒令至水晉孝
武帝欽承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礼
止于長干寺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
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為作賛傳云
竺道壹姓陸吴人也少出家貞正有
學業而晦迹隠智人莫能知與之久
處方悟其神出瑯瑘王珣兄弟深加
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
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講傾都邑汰
有弟子曇一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一
為大一道一為小壹名徳相継為時論
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
死壹乃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
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荅移曰蓋
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
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
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徳被無外崇
礼佛法弘長弥大是以殊域之人不
遠万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
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
隠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
唯道是務雖万物惑其日計而識者

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長往而不反虧咸明之風謬王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翔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身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後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為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壹既得書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琊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稟時

人号曰九州都維那後還往吳之虎
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即塟於
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爲之贊
曰馳詞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
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鬱條被猗
蔚枝幹森踈壹弟子道寶姓張亦
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
秀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
持戒行志操確然憩廬山中十有餘年
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風彩
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宣揚德
教以遠公在山足紐振玄風虔乃東
遊吳越矚地弘通以晉義熙之初投
山陰嘉祥寺剋己導物苦身率衆凡
諸新經皆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
得病寢疾少時自知必盡乃屬想安
養祈誠觀世音山陰北寺有淨嚴尼
宿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
門入清暉妙狀光映日月幢幡華蓋
皆以七寶莊嚴見便作礼問曰不審
大士今何所之荅云往嘉祥寺迎虔
公因尒無常當時疾雖綿篤而神色

平平有如恒日侍者咸聞異香久之乃歌度既自審必終又覩瑞相道俗聞見咸生歎羨焉

高僧傳卷第五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六　義解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博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

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贊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波若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已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縕纊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於是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伏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偽秦建元九年秦將苻丕寇並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公者豈復

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荆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大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後卒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虵從地上空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号精舍為龍泉寺焉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栖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為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經道取流沙西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叙

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烟霧暉相炳燰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逾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杳冥其一

茫茫荒宇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

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万像一色庭宇幽藹歸途莫測悟之以靖開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聖玄覽孰扇其極其三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綵虛凝殆映宵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衿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未曙髣髴神容依俙欽遇其四

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尒所脩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

又昔潯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艷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荊楚之間為之謡曰陶惟劒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遥遥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謡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絶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絶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遥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惟歲在攝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

釋慧遠貞感幽奧宿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弥陁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惟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盖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眇茫河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勉思策征之

道然復妙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
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
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泛香風以窮
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
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
以繼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
不弘哉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
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沙門持竹
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
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强
正少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
諸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
至山值遠講法花每欲難問輒心悸
汗流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
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殷仲堪之荆
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
移景不勌見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
爲庶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
風德遥致師敬謐脩書曰年始四十而
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
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
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
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聊想斯理久已

得之為復酬来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
城入山詣遠遠少與循父嘏同為書
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音問僧
有諫遠者曰循為國寇與之交厚得不
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
為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
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王廬
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
無彼此乃遣使齎書致敬并遺錢米
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
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
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
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
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
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
滯後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衆
典以晉太元十六年来至潯陽遠請
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
乃興并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為
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
諮訪聞羅什入關即遣書通好曰釋
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
問仁者曩絶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

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
乖為歎耳頃知承否通之會悚實來
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
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遠固已增其
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
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
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衿遺契亦無
日不懷夫栴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
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
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
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報
為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已若令
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
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
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
願登高座為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既
法物聊以示懷什荅書曰鳩摩羅耆
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
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驛來況粗
承風德比復如何必備聞一途可以蔽
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
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哉
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末見著疑

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
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
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着當如來意
但人不稱物以為愧耳今往常所用
鍮石雙口澡灌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
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
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
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
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
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
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
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
方當大出諸經故來欲便相諮求若
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輙略問數十
條事與有餘暇一二為釋此雖非經
中之大難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
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
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想更相乘觸
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
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
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
関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
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

備及關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德風名歎其才思致書慇懃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申款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興送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申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為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書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

緪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
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
亦久緣來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
研究之美當復期諸明德其名高遠
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
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為二十卷序
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
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
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
曰昔殷仲堪入山礼遠願公勿敬之
玄荅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
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
翦削遠荅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
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
荅玄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
隱使彼亦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
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
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荅辭堅
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
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
申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脩整足
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遣
惟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

與玄書曰佛教凌遲穢雜日久每一
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滑將
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
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
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一理斯得
然後令飾偽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
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
因廣立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沖庾
冰輔正以為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
何充僕射褚昱諸葛恢等奏不應敬
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為駁
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
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
既是情所未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
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
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
行之事一二令詳盡想必有以釋其
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
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啟化表之玄路方
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
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
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
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

廟之器沙門壓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奇執先志耻即外從而覲遠辞旨趣超末決有頃玄簒位即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既在己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礼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謂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礼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大德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刧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屬之重而不逆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絶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礼万乘高尚

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
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
潛相影響出處咸異終期必同故雖
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
受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騖
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
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西奔晉
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
勸遠候覲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
遠脩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
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
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
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
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感懷知所患
未佳其情耿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
惡情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既
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
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
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
理外善群書夫預學徒莫不依擬時
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
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
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

和上聞面受此義令便題卷首稱雷
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
居廬　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
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焉以
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
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豉酒不許
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
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
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
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轂繼肩隨遠
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
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潯陽太守
阮保於山西嶺鑿壙開隧謝靈運為
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
門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
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
落故圖像于寺遐迩式瞻所著論序銘
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冲默有遠量
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旬
善文史巧才製年十八出家與兄共
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經遊刃三藏
及安在襄陽遣遠東下持亦俱行初

憩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持形長八尺風神儁爽常躡草屣納衣半脛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為稱首持有姑為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晉衛軍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沙門僧伽羅叉善誦四含珣請出中阿含經持乃校閲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寧請講法花毗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范寧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答書云誠為賢兄弟也王重書曰但令如兄誠未易有況復弟賢耶兗州刺史瑯琊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檢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關遙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為善友持後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矚峨嵋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乃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

為期耳於是兄弟收淚憫默而別行
達荆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桓
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疎而一往神
出見持有隣幾獨絶之歎是今古無
比大欲結歡持既疑其為人遂棄而
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
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插病峨嵋之
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
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惆悵知其不
可止遂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
井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雅相崇
挹時有沙門慧巖僧恭先在岷蜀人情
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昇持堂
者皆号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為蜀郡
僧正巖公內外多解素為毛璩所重
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殺毛璩
割據蜀土自号成都王乃集僧設會
逼請巖公巖不得已而赴璩既宿昔
檀越一旦傷破覩事增悲痛形顏色
遂為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
白黑危懼持避難郪縣中寺縱有
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郪有所
討戮還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

一時驚之持在房前逕浣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灑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淵寺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春秋七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衆善由生汝行住坐臥宜其謹哉以東間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間法典囑弟子曇蘭泓業行清敏蘭神悟天發並像執師蹤焉

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現為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岫遠既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門徒稍盛又慧遠同築遂有意終焉永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躭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率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

輙驅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嘗
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
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
以杖遥指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
慰還營因尒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
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悉戒神所爲耳
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後鎮南將軍
何無忌作鎮潯陽陶爰集虎溪請永
及慧遠遠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
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
論舉動可觀永怗然獨往率尒後至
納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
散無矜衆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
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執卑恭以
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
義熙十年遇疾綿篤而專謹戒律執志
愈勤雖枕痾懷苦顔色怡悦未盡少
時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
衆咸驚問荅云佛來言終而卒春
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
日乃歇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
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中來入

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鍊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遠每謂曰共吾弘佛法者尒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篤疾於是要誠西國想像彌陁遠遺濟一燭曰汝可以建心安養競諸漏刻濟執燭憑机停想無亂又請衆僧夜集為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暫卧因夢見自秉一燭乘虛而行覩無量壽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覺欻然而覺具為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卧顏色更悅因謂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脅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也善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瞽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閭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

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眾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一人立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鍾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銅助遠公鑄佛餘 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僞秦至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符堅南征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為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弘法不憚疲苦後為遠入關致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峯岫強捍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揚州邕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足高抗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

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
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
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
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帽風姿端雅
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
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䞋以
外國匕筯禮拜辭別倏忽不見至遠
臨亡之日奔赴號踊痛深天屬後往
荊州卒於竹林寺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為臺寺支
法濟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
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
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
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輩不復憂後
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
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
長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
祖為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瓦
官寺講說桓玄每往觀聽乃謂人曰道
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
玄輔正欲使沙門敬王祖乃辭還吳
之臺寺有頃玄篡位勅郡送祖出京
祖稱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

曰以晉義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二矣遠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刻漏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焉亦嘗作木鳶飛數百步遠又有弟子曇順曇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黄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德行南蠻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寺請經始遠遣徙焉詵亦清雅有風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道恒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匡拯衆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

釋僧䂮姓傅氏北地泥陽人晉河間郎中令遐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為弘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匠䂮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通六經及三藏律行清謹能匡振佛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僭有關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盛弘大化建會設齋煙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興曰凡未

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不劾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為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頹緒僧䂮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即為悅眾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䂮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厚給共事純儉允愜時望五眾肅清六時無怠至弘始七年勑加親信伏身白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興䂮之始也䂮躬自步行車輿以給老疾所獲供卹常充眾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律勗眾無倦以弘始之末卒於長安大寺春秋七十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賚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闇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特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勑入逍遙園

叅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花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為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来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僻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捔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聡明殊人捔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後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訓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

猶以廣讀為夸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尒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礼融足數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問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懃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並行於世矣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靖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羣止詳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波若每法輪一轉輙道俗千數後入關中姚興大加礼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興勅住逍遙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諍論問荅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支離乃結為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義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栖隱處

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
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
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為
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
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
經屢有機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
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
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
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袟成群常歎
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
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
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
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
薩禪叡既獲之日夜脩習遂精鍊五
門善入六淨為司徒公姚嵩深相礼
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嵩荅實鄴衛
之松栢興勑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
才器叡風韻霆流含吐彬蔚興大賞
悅即勑給俸卹吏力人轝興後謂嵩
曰乃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栢於是
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
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

公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叡講之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七變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果不諮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太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弘贊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卧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成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爲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牀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叡公同學亦有高名去

釋道恒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

迷見而嘆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
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
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恒少失二親事
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手自畫繢
以供瞻奉而篤好經典學兼宵夜至
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
家遊刃佛理多所兼通學該內外才思
清敏羅什入關即往修造什大嘉之
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恒有同學
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
次秦主姚興以恒標二人神氣俊朗
有經國之量乃勑爲尚書令姚顯令
敦逼恒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
標等曰御等敢然之操實在可嘉但
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令勑尚書令顯
令奪御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
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
節爲辭也恒標等荅曰奉去月二十
日詔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懷
五情失守恒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
緇服之下措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關
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
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

筭之掾抑至尊之高心遂疋夫之微
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顧鑒
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也興又致
書於什䂮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
傾想漸暖比休泰耳小虜遠舉更無
處分正有憒然耳須万事之懃須才
以理之近詔恒標二人令釋羅漢之
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
助以諭之什䂮等答曰蓋聞太上以
道養民而物自是其復有德而治天
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
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文
軾干木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
叔度辭蒲輪於漢世蓋以適賢之性
為得賢也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
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析
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啟悟童稚助化
功德願陛下施既往之恩縱其微志
也興後頻復下書闔境敦之殆而得
免恒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
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影巖
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
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

恒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佛
毗曇序并吊王喬文並行於世矣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
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愛好
玄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德
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神冥累之
方猶未盡善也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
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
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
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
早達或千里趍負入關抗辯肇既才
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
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
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臧肇
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
亦隨返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
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
多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
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
波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
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
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
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

遠公遠乃撫机歎曰未常有也因共
披尋翫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
頃餐徽問有懷遙仰歲末寒嚴體中
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悒蘊弟子沉痾
草澤常有弊瘵頗彼大衆康和外
國法師休悆不去年夏末見上人波
若無知論才運清雋旨中沉允推步
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殷懃不能釋手
眞可謂浴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
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闇者難曉
猶有餘疑今輒條之如左願從容之暇
粗為釋之肇答書曰不面在昔佇想
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覆欣若暫
對涼風戒節頃常何如貧道勞疾每
不佳即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
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寶弘道
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
之風萃乎茲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
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
部什師於大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
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
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致自
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

恙若覩初制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
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
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
茲盛化自恨不覩釋迦泥洹之集餘復
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
集耳稱詠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
切難為鄙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
華語且至趣無言言則乖旨云云不已
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訓來旨也肇
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
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
之亡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槃
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
涅槃秦言無為亦名滅度無為者取
乎虛無寂寞妙絕於有為滅度者言乎
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
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
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
之夫涅槃之為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
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
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
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
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渀惚恍若存

若徃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窈窈冥冥誰見誰曉弥倫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乃絶聽而雨花斯皆理為神御故口為之緘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無名無說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路絶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也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万累都捐万累都捐故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在與道通同故沖而不改沖而不改不可為有至功常在不可為無然則有無絶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恬焉而夷泊焉而泰

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
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
無題牓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邈
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
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
治天下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與神
會妙契環中理無不曉故能遊刃万
機翫道終日依被蒼生垂文作軌所
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
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眇漭
希夷絶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情
之所測肇以微軀猥蒙國恩得闕居
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
殊趣勝致非一涅槃一義常為聽習先
但肇才淺闇短雖屢蒙誨喻猶懷漠
漠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
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
諮參無所以為永恨而陛下聖德不
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決其方
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 一日遇
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為宗極頗涉涅
槃無名之義今輙作涅槃無名論有

十演九折傳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你
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開詣神心窮
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喻學徒耳
若少參聖旨願勑存記如其有差伏
承旨授與答旨懇懃備加賛述即勑
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爲時所重如此
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
一矣

高僧傳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七　義解四　内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為廣戚令鄉里稱為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

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儁思奇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酬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栖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仰群經斟酌雜論万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為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顔延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閲

真俗研思因果迺立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无色論佛无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師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迺說阿闡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為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号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于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

法席將畢忽見麈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窪流得慧義彭亨進寇淵于默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異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為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慧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眾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
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抄掠
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
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
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
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
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
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
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
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
再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
来學不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
虔礼極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
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
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
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
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
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
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叡
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為諸生
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鍊佛理迄
甫立年學洞群籍風聲四遠化洽殊

邪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負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弘讚問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弥復无暇三世因果未辯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必求靈性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遏戒浮淫無傷弘獎者適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懼以闕薄貽點大教今乃更

荷襃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
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庾
江以来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
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數戴逵
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
汪孫綽張玄殷顗或宰輔之冠蓋或
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
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信
其聞比對則蘭護開潛測遁崇達皆亞
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
便介若當倫輩夷夏爰建漢魏奇才
異德胡可勝言慧遠法師嘗云釋氏
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
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何者
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
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苻健損虐
故神道助教有自来矣而蕭摹所啓
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者本在无
行僧尼而情貞難分祛取来易金銅土
木雖靡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
頓絕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
親奉德音實亦深用衰恭羊玄保進曰
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

秦楚論强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
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
良如卿言尚之日夫礼隱逸則戰士
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
苟在吞噬亦无取堯舜之道豈唯釋
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
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
自是信心迺立始致意佛經及見嚴
觀諸僧輙論道義理時顏延之著離
識觀及論撿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
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許嚴
後著无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
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
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无
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
尚五八寸為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
兩建辰之月為歲首及討覈分至推
校薄蝕顧步光景其法甚詳宿度年
紀咸有條例承天无所厝難後婆利
國人來果同嚴說帝勑任豫受焉大
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
踈簡初學難以措懷嚴迺共慧觀謝
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

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迺夢
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
尊經何以輕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
更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
欲誡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
時方夢嚴以為然頃之又夢神人告
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
宋元嘉二十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八
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
學道之匠奄尒遷神痛悼于懷可給
錢五万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
神理年二十四徃江陵值雅公講便
論議數番雅屈通无地雅顧眄四衆
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迺變風變
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
成實及大小品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
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
又諮禀慧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徂
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
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
首精難則觀肇第一迺著法華宗要序
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

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為務什亡後適南適荆州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悝寺使夫荆楚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勅與西中郎遊即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瑘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款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及十喻序贊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有僧馥者本澧泉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蔬食節己故晉陵公主為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强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遊說去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嵩高靈

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鎭金一鉼爲信遂徹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无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覔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璧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即於廟所石壇下果得璧大小三十二枚黄金一鉼此瑞詳之宋史義後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礼遇弥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爲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至因爲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稱厥号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羨之檀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迺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

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為幽冥之
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第三子
晏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
以為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
亂紛紜彰於視聽義迺移止烏衣與慧
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烏衣
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
弟曒後染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
祇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為宋文
所重

釋道渊姓寢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
師東安寺少持律撿長習義宗衆經
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
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
賾使終古積滯渙然氷解於是學徒
跂覩翕然附德後移止彭城寺宋文
帝以渊行為物軌勑居寺住後卒於
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渊弟子慧琳本
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排諧好
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為性
傲誕頗自矜伐渊嘗詣傅亮琳先在
坐及渊至琳不為致禮渊怒之彰色
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

見常井獨稱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
悅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
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
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顏延之及
宗炳撿駁二論各万餘言琳既自毀
其法被斥交州世太淵公見麻星者
即其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
少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
愛日惜力請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
須預參譯後遊歷名邦備瞻風化時
有請弼為寺主弼曰至道不弘淳風
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
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
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
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
通敬覲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
皇器重每延講說宋元嘉十九年卒春
秋七十有八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
閒曉歷徐兗容貌甚黑而識悟清遠
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
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

下大長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酬
有酬無不塞靜至性虚通澄審有思
力每法輪一轉輙負帙千人海内學
賓無不必集誦法花小品註維摩思
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
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
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
永初中遊北徐入黄山精舍復造静
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
懺至第七日有白鵠飛来集普賢
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
將暮又有黄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
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
之情因之彌厲日誦万餘言經常礼
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
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
人未有識者廼乗驢往看衣服垢弊
負有風塵堂内既迮坐驢韉於戶外
高座出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
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
答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廼致問數
畨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无以

抗其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弥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録苞為說法勸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時虎丘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為宋高祖所重勑為僧主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鍊三藏為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之清確自守居无蓄幣後平昌孟顗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勤禪礼無懈者尋皆至遂遁失明而

策厲弥精講授不廢吴國張暢張敷譙國戴顒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礼詮後暫遊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来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来侍病弟子法朗夢見一墓數人捧之問何所去荅云迎詮法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尚之使塟白土山郭文舉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顒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敷作誄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為師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究群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關杖策從學什常謂鑒為一聞持人後遊方宣化達自荆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順勵行弥懃常願生安養瞻覲弥陀後弟子僧濟辞往上明鑒云汝去適佳恐不復相見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諸耆老共叙無常言甚切至既夜各各還房鑒獨留步廊下至三更沙弥僧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来至

明旦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平坐
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逝已卒身體
柔軟香絜倍常因申而發焉春秋七
十吳郡張辯作傳并贊贊曰披荔逞
芬握瑾表絜渾渾法師弗淄弗涅曄
曄初辰條蔚暮節神遊智往豈伊實
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慧龕
東州釋慧恭淮南釋曇泓東轅山釋
道廣弘農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
終祥瑞焉

釋慧安未詳是何人蔬食精苦學通
經義兼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誦經
四十餘万言止廬山陵雲寺學徒雲
聚千里從風常捉一杖云是西域僧
所施杖光色灼徹亦頗有香氣上有
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閑詰羅什捉杖
自隨什見杖驚曰此杖逝在此閒耶
因譯其字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
喪乱草付興後得羅什道教隆安後
以杖嚫外國僧波沙耶耶賷還西域
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釋曇无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
居黃龍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

絶倫未及具戒便精往復聞什公在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弥何能遠来荅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傳務學慧業愈深姚興謂成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秦驕當世法師故當不介荅曰以道伏心為除此過興甚異之供事殷厚姚祚將亡關中危擾成遁態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更手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與顏延之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弥晨成遁著實相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時中寺復有曇囧者與成同學齊名為宋臨川康王義慶所重

釋僧含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及天文筭術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靈味寺欽含風軌請以居之含勗衆清謹三業无虧後西遊歷陽弘贊正法江左道俗響附如林時任城彭丞著無三世論含遁作神不滅論以抗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

花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瑯琊顏峻時為南中郎記室參軍隨鎮潯陽與含深相器重造必終日含嘗密謂峻曰如令讖緯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真人應符屬在殿下禮越善以緘之俄而元凶搆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元疾忽告衆辭別至乎明晨奄然已化時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含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論云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陽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繩墨鎔鈞更唯匠者遠曰君能入道當得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從遠受業遍學衆經尤精波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輙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攀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諮遠律制管絃戒絕歌儛一吟一嘯可得為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為違法由是迺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

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詞旨明析聽者
无以折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勍敵並
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師反軨
餘尒良為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
亡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内五層寺
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
話等並從受戒法筵請設齋躬自下
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史
南譙王劉義宣為造墳壙時荊州上
明有釋僧莊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
孝武初被勑下都稱疾不赴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
附中國獻帝末乱移止吳興諦父彤
嘗為冀州别駕母黄氏晝寢夢見一
僧呼黄為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
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
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
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荅云不憶至
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
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䂮道人忽
喚䂮名䂮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
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弥為衆僧採
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䂮經為

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賭所傷諦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諦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弥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礼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崐崘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迺言止有此耳導曰初太分時无盡意故知今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花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无油燭常採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无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為法師作都講叡曰君

方當為万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迄
受具戒識洽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
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
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
參議詳定導既素有風神又值關中
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真俗迺著
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
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僞主湯清關
内既素籍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
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荅云明公
盪一九有鳴鑾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
乎高祖旋旆東歸留子桂陽公義真鎮
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留鎮願法
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為西虜勃勃赫
連所逼出自關南中途擾敗醜虜乘
凶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遏於
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貧
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
群寇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
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率以獲免蓋
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内
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也
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俄

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為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升位遣使徵請導辭然應詔上于京師中興寺鑾輦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惜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即勅於瓦官寺開講維摩帝親臨幸公卿必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滅自尒以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為淨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揷惶者哉因潛然泫淚四衆為之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石凡礫便為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硼春秋九十有六時有沙門僧因亦當世名匠與導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孰愈答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准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子僧威僧音等並善成實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

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甞行梁州道為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人犢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獲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于成都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故汪將往省之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弥峻卓尒不群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寡少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凡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悅即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即勑令迎接為中興寺主汪迺固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絕窺人世後劉思考臨州大設法祀請汪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謹守靖何以虧節荅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

之何辟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崖鐫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為僧主勗衆清謹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顧命令闍維之劉思考為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慧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汪已逝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為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闇並戒德高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闇學兼內外尤善談吐吳國張裕請為戒師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上都進業解兼內外偏善涅槃初止冶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荊山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攜與同行因栖于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花臺後懸東仰山處

處般遊並以弘法為務年過知命志節弥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為十卷

釋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便遊践卅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憩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内立塔剌史謝晦欲壞之愍聞故往諌晦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山終身不出晦廼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威斬斫形像儀而雲霧晦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史僧雙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愍廼著顯驗論以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超絶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州弟

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導眾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地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經為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眾經及數論又甞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湯去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患即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關隴長歷彭泗內外經書皆闇遊心曲晩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慧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歎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標綱紐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籥者本上黨人善涅槃經為張暢所重

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謐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樊鄧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數聽溫

講還邪問溫何如數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謂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迺以桎梏誘人耶即日辞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被勑勑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勑為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于時寺既新搆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来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撿問防門咸言不見出入衆迺悟其神人溫時既為僧主迺列言秣陵白皇太后睿鑒冲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拎至境固以聲藻宸内事虛梵表迺創思鎔斵梱寫神華摸造普賢来儀盛像寶傾宙珎妙盡天餝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覲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无盈減轉經明半景及昃吾忽覩異僧預于座内容止端嚴氣貟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荅曰名慧明住何寺

荅去来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席悚愧遍筵肅慮以為明祥所貴幽應攸闡紫山可覿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殉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暢寘外故上王盛士剋表大明明為人名繼天興祚式垂无壇故以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陛下慧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慧天安為寺稱神基弥遠道政方凝九服咸太万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即言郡時京地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為天安寺以旌厥瑞焉溫後累當講任稟味之賓塡委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万時人為之語曰帝主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懐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慶慧定僧嵩並以義學顯譽慶善三論為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毗曇亦數當之匹嵩亦兼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為師始住江陵新寺聽經論學禪道單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吴郡值僧業講十誦飡聽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珍研訪涅槃勝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花嚴雜心旣遍歷衆師備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融冶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帙皆至及孝建之初勑王玄謨資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覺之徒昔相讎校斌旣辭愜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之意欲試之斌不為屈粲迺躬自往候粲每歎斌數覲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趣粲益以高之後請為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

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宗論宗
著經目及數林
釋慧亮姓姜先名顯亮為東阿靖公
弟子少有清譽時人呼靖為大師亮
為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継之後
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
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
寺顏延張緒舂德畱連每歎曰安汰
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
妙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寺大集
簡閱義士上首千人勑亮與斌遞為
法主當時宗匠无與覺焉宋元徽中
卒春秋六十三矣著玄通論今行於世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
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
錢五千苦辭不受遍身自負土種植
松栢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
住吳縣華山後入關隴尋師受法累載
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
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為一門之師後
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
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
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

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藉其風素勑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逮法聚德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涅洹義疏并毗曇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晩忽皆節過人亦為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嶀嵊亡後運迺誄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建之第四子少善莊老及詩礼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為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値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態治城寺宋孝武勑為湘東王師咨辝以疾遂不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礼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為僧正斌亦德為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搆亹時人譏斌云為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為明帝仍勑瑾使為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万冬夏四時賜并車輿吏力凡諸外鎮皆勑與瑾辞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

此瓘性不畜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為禪慧栖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瓘每以圭諫恩礼遂薄時汝南周顒入侍帷幄瓘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无所復益妙理深談弥為奢緩唯三世苦報㝡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輙召顒及殺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胃懷顒迺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輙為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瓘之所因為得人也瓘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

復有沙門曇度績為僧主度本瑯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宋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帝弄札度亦行藏得所舉動无忤止于新安寺同寺又有釋玄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外堂問道

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矚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二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為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于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宗為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礼接賜錢三十万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于建陽門外勅猛為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於世望可目寺為興皇由是成号及創造功畢勅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袠齊至猛神韻无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三万令吏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輿各一乘乘輿至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徽三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慧鸞慧敷僧訓導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譽抑亦次焉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于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顗守在會稽籍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戒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會稽還紹法化以大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蹰累加講說凡結齋會者无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為移日後年衰腳疾不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希寘益進為性篤好經典看尋昔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句中一遍其躭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關中寇乱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于稽邑善法花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瑯瑘王琨請居邑西嘉

祥寺寺本琨祖奮所創也時又有釋
道馮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對忤
論者少之
釋法瑤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
万里宋景平中來遊兖豫貫極衆經
傍通異部後聽東阿靜公講衆屢請
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
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興武
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
法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
三吳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花
大品勝鬘等義疏大明六年勅吳興
郡致札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
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鑾轝
降蹕百辟陪筵珎年雖栖暮而蔬苦
弗改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
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
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為宋
建平宣簡王宏所重也
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之
廬山師亡後隱臨川郡山及見新出勝
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
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

因注勝鬘以翌宣遺訓凡有五卷文頴不行宋文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公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發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宮内大集義僧令猷申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机稱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歎重乃勅住新安爲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絶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无忝徽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爲兩卷今行於世時比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名比德整特精三論爲學者所宗世善於大品及涅槃經立不空假名義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儁氣虛玄止于冶城寺每塵尾一振輙軒蓋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敬以師友之礼孝武皇帝厚加寵秩勅與海陵小建平二王爲友袁粲著蘧顏論示通通難詰往反著文于世又製大品勝鬘雜心毗曇等義疏并

駮夷夏論顯證論法性論及爻象記等皆傳於世宋昇明中卒春秋六十三矣

高僧傳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高僧傳卷第八　義解五　内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釋僧淵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邦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論毗曇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遐迩淵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

住山給為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兼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為魏主元宏所重馳名魏國淵以偽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即齊建元三年也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貫眾典涅槃法花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以腳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飡挹遣使徵請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魏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偽太和十三年卒於魏國即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鄴十一出家為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逌慨然歎息恨有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憩廬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三相義大聚學

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玄微詮滕有次衆咸奇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構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荅之融以慧年少頗協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區別義類始爲章段焉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礼慧以母年耄欲存資奉遂移憩莊嚴寺母憐其志復出家爲道捨宅爲福建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麈尾授友人智順順慟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麈尾内棺中而斂焉葬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爲造碑文時莊嚴復有玄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衆經並精内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号曰白頭達亦博解衆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長沙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嘗至壽春導公見而奇之譙郡王鄴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講百

論導徃聽之迺謂人曰後生可畏眞
不虛矣鍾妙善成實三論涅槃十地
等後南遊京邑止于中興寺永明初
魏使李道固来聘會于寺內帝以鍾
有德聲勑令酬對徃復移時言无失
厝日影小晚鍾不食固曰何以不食
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飡固曰何爲
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
聲聞時人以爲名荅尒後盤桓講說
稟聽成群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
數請南面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
時與鍾齊名比德者曇纖曇遷僧表
僧寂敏達僧寶等並各善經論爲
文宣所敬送與講席矣

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而出家務學善
涅槃維摩兼通周易始住湘州宋明承
風勑令下京止彭城寺謝超宗一遇
遂敬以師禮迺著述爻論及生死本
無源論等後憩天保寺齊高帝勑代
曇度爲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黃老
排嫉能仁迺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
沙簡僧尼由盛綱領有功事得寧寢後
文季故於天保設會令陸修靜與盛

論議盛既理有所長又詞氣儁發嘲
謔往還言无蹔擾靜意不獲申恧焉
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
經律大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
問難先達多為所屈後自開法筵鋒
鏑手起充既思入玄微口辯天逸通
疑釋滯无所間然每講法花十地聽
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
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為經
領於是移居焉于時湘宮又有法鮮
比丘亦聰悟有思力與充齊名充以
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二注文殊
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為亮公弟子
幼而崇理好學負帙長安振錫江豫
博採群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
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迺憩踵番
禺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勑在所資
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禀
服成群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
汝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
深所欣遲迺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

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唯此為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意充遍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常時干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卧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權喜无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者老多云関中高勝迺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无多人既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无其人貧道捉麈尾以来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録唯有此途白黑无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為之發病既痛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機發无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猥来入耳且欣且慰實无以况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終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

子施佛及僧其為福利無以相過旣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夭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為巨障徃言懇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為惠貧道賫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顯因出論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登座震吼談吐若流後辝還高昌齊永明五年卒春秋七十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雜心記并注十二門論中論等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源明仕僞魏為大尚書第二兄法愛亦為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為芮芮國師俸以三千户瑗幼而閑達倜儻殊群路見貧寒輙脫衣為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經捴末化宜覺力傳聞无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鄴洛值胡寇縱橫閑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

業無怠元嘉十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鄴依道場慧觀為師篤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素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須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訪覔述生公頓悟義者迺勅下都使頓悟之旨重申宋代何尚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歿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其文也帝勅為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孝武即位勅為西陽王子尚友辤疾不堪久之獲免因廬于方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隙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攺構請瑗居之因辤山出邑綱維寺綱刺史王景文徃候正值講喪服問論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勅請瑗充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座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語盡敬以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經論數當

講說常迺尤能劇談為時匠所憚而性甚剛梗不偶人俗

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為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師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玄高事為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玄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虐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岱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扼葱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楊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典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伎雜能罕不必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愽終古以來未有宣釋暢乃竭思研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為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敷重請為太子師

卅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弘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主虛已相延皇儲蓄礼思敬若道揚聖君則四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尒遷憩荊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經等暢刊正文字辭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近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西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瞩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為庵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万里懸合時傅琰西鎮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曰貧道栖荊累稔年衰疾積猒毒人諠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昇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逶迤長亘

連疊嶺閔四澗亘列五峯抱郭懷邑
廻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夫
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前冬至
此訪承尒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
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
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昞有周之兆
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
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
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
輙疏山賛一篇以露愚抱
賛曰峩峩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昔
帝夢仍明岑載聖宇兆祚休名齊根
雲坦峯岳霞平規巖擬剎度嶺締經
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
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瑛即具以表
聞勑蠲百戶以充俸給齊驃騎豫章
王嶷作鎮荊峽遣使徵請河南吐谷
運主選心敬慕乃馳騎數百迎於齊
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
司徒文宣王啓自江陵旋于京師文
惠太子又遣徵迎既勑令重疊辭不
獲免於是泛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患
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

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
一月十六日卽窆于鍾阜獨龍山前
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釋僧遠姓皇勃海重合人其先北地
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
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
食懺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
有沙門道慧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
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
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
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遠年三十
一始於青州孫泰寺南面講說言論
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
服瑯瑘王僧達才貴當世藉甚遠風
素延止衆造寺遠賙貧濟乏身无畱
財有玄紹比丘每給以金貝遠讓而
弗受嘗一時行青園閭里中得時氣
病者憫而造之見駢尸侶病者數人
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悼畱止不忍去
因為告乞斂死撫生恩加骨肉宋新
安孝敬王子鸞為七所生母殷貴妃
造新安寺勑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
小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

遠為元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有司
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
槃伏豈止敬恭將欲昭張四維締制
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流至於
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為教逷
自龍堆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弊
道在末弥扇遂迺淩越典度偃居尊
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
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為道不輕比
丘遭人必拜目連桒門遇長則礼寧
有屈膝四輩而間礼二親稽顙耆臈
而直骸万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
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
遐洗群流仰鏡九仙晝寶百神從職
而鑯輦之內舍弗臣之氓階席之間
延抗礼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
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
見皆當盡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則
朝徽有序乘方兼遠矣帝雖頗信法
而久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即可焉
遠時歎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
何關於帝王即日謝病仍隱迹上定
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又寢還遵舊章

宋明踐祚請遠為師竟不能致其後
山居逸逈之賓慠世陵雲之士莫不
崇踵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點汝南
周顒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
融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
王景素謂栖玄寺是先王經始既等
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慇懃再三遂不
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尋遠遠固
辭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礼諮
訪委悉及登禪復鑾駕臨幸將詣遠
房房閣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
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臥起然後轉
蹕而去遠曾不屑焉至于寢疾文惠文
宣伏膺師礼數往參候時貴卿士往還
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
載遊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
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
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以致書於
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
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
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遅見法師方可
敘瑞夢耳今正為作功德所須可具
蹤來也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

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
飡風弟子闍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
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比疾奄成異世
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即業行圖
通賾刼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
雜處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
也方應樹剎表奇刻石銘德矣即為
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瑯琊王
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
並善經論繼譽於遠焉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
謐之苗裔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為
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
順為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
慧伏膺以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
能講涅槃法花十住淨名雜心等性
彊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析宣暢如
流又善莊老為西學所師與高士南
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
西夏法輪不絕者其在慧公乎吳國張
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初勑
為荊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迮世補
益之功有譽遐迩年衰常乘輿赴講

觀者号為禿頭官家與玄暢同時時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敞者亦志素貞正代慧為僧主續有功効焉慧弟子僧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

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師遊學家世貧過藜藿不充而篤志弥堅履窮无改後出家為弘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渭人學通經論聲譽早彰柔伏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大小諸部皆徹鑒玄源洞盡宗要年過弱冠便登講席一代名賔並投身北面後東遊禹穴值慧基法師招停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白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朱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荅云法師當入故出奉迎明旦待人果是柔至既而掃飾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遵學有士如林齊太祖創業之始及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義士以柔耆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

寺躬為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贊美文
慧文宣並伏膺入室柔秉德居宗當
之弟讓常撍生安養國每至懸車西次
輙嚬頞容合掌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
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席于地
西向虔礼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
春秋六十有四即塟於山南沙門釋
僧祐與柔少長山栖同止歲久亟挹
道心穎聞法味為立碑墓所東莞劉
勰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貞正有學
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
皆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
而相繼早卒拔撰七玄論今行於世
釋慧基姓偶吴國錢塘人幼而神情
儁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
師至年十五義嘉其神彩為啓宋
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
怙即勑於祇洹寺為設會出家輿
駕親幸公卿必集基既栖志法門
厲行精苦學兼昏曉解洞群經後
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弘贊禪律
来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
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

當道王江東不須久留京邑於是四
五年中遊歷講肆備訪衆師善小品
法花思益維摩金剛波若勝鬘等經
皆思探玄賾鑒徹幽凝提章比句麗
溢終古基師慧義既德居物宗道王判
土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
稱乃携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
物近盈百万基法應獲半悉捨以為
福唯取麁故衣鉢協以東歸還止錢
塘顯明寺須之進適會稽仍止山陰
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
歷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
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
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
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精舍手疊
塼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狀
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
加修飾遂窮其麗美基嘗夢見普賢因
請為和上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六牙
白象之形即於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
鱗集獻奉相仍後周顒莅剡請基講
說顒既素有學功特深佛理及見基
訪覈日有新異劉瓛張融並申以師

札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致書慇懃訪以法花宗旨基乃著法花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三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既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勅為僧主掌任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五衆歸伏基性烈而能溫氣清而且穆故預在門人莫不兢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砌坐問所從來荅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和上後數日而亡因窆于法花山南特進廬江何胤為造碑文於寶林寺銘其遺德基弟子德行慧旭道恢並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前轍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次沙門慧永永風姿瓌雅德行清嚴亦遊刃衆經時當講說永後次沙門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潔見重深後次沙門曇與亦沉審有器局

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為志欽弟子後還徐州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志學无勌清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迄稟具戒業操彌深頻講成實及三論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輙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後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慧文宣悉敬以師礼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珎僧嚮僧猛法寶慧調並一代英哲為時論所宗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无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法貫通衆典宋太始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既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乗機抗擬往必折關宋明帝請於湘宮開講成實貢(袠)問道八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

舊諸義盤滯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
昭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汝南
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踈若霜下
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
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
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復
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
功業可稱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氏喪
乱其先四世祖移居秦郡年九歲為
瑗公弟子諮承慧業晚又受道於斌
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
每至講說聽者將近千餘妙辯不窮
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越儀法得
意便行不以為礙守檢專節者咸有
是非之論文惠太子將欲以罪擯徙遂
通夢有感於是改意歸焉魏主元宏
遥挹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太祖
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
盈百遍以從來信施造太昌寺以居
之建武三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九
先是北土法師曇准聞宗特善涅槃適
南遊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准

乃別更講說多爲北士所師准後居湘宮寺與同寺法身法眞並爲當時匠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寵中興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振名上國云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爲師光幼而奕拔博通內外多所參知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斌公講并屈呂名學永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弥道慧法安僧拔慧熙永即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述佛性神色自若序寫无遺永問並年幾慧答十九安答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讀書誦詩時人号才童今日二道可日義少也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立年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携共同行後南適番禺正值攸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攸心愧讓席傳彼兩周法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胤劉繪劉瓛等並禀

服文義共為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四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敬遺光賛慧韜凡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為學者所慕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既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稟味鑽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花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花宗旨印偏功搆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點招僧大集請印為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含恕安忍憙慍不彰時仗氣之徒問論中間或譽以嘲誚印神彩夷然曾无外意雖學涉衆典而偏以法花著名講法花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

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琊之嶓山挹度清徽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山為栖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者輙死及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住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名紙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栖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来緣度日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輙先去煞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万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来同衆礼拜行道受戒而去嶓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煞戮由是廟用薦止菜脯而已度甞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而来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来持一琉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

所苦即間其徵感若此時有沙門法
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
故時人号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
汝南周顒去成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
精舍度與紹並為齊竟陵王子良始
安王遙光恭以師礼資給四事度常
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遍
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
四矣度有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綱山
寺朗本遼東人為性廣學思力該普凡
厥經律皆能講說花嚴三論最所命
家今上深見器重勑諸義士受業于
山時有彭城寺慧開幼而神氣高朗
志學淵深故早彰令譽立年便講又
餘杭縣法開者亦清爽儁發善為談論
出京止禪岡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
釋智秀本姓裘京兆人寓居建業幼
而穎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
許密為求婚將剋娶日秀乃間行避
走投蔣山靈耀寺剃髮出家及年滿
具戒業操逾堅稟訪衆師搜檢新異
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
涅槃淨名波若及講筵一建輙王侯

接駕負帙肩隨為人神彩細密思入玄微其文句幽隱並見披釋以天監之初卒于治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塡闉士庶含酸榮哀以備時治城又有僧若道乘乘當時令問若與兄僧璿並善諸經及外書若誦法花工草隷後為吳國僧正秉亦志業明敏而特善毗曇

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為冠族年十六出家住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為師禀承戒訓履行清潔後入湘州麓山寺專業禪道須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諮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荊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群荊楚之間終古稱最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球之力也中興元年勑為荊土僧主訓勗之功有譽當世天監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釋僧盛本姓何建鄴人少而神情聰敏加又志學翹勤遂大明數論兼善眾經講說為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

為群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齊天監中卒于靈曜寺春秋五十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敞法回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敞並善經論法回兼精律部韶護以毗曇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瑯瑘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為師少而聰頴篤志過人雖年在息慈而學功已積及受具戒秉禁无痾陶練衆經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衆常數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徽无黙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礼異為脩治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見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内明旦遺以錢絹喻而遣之其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順為人謙虛恭恪形器若神風軌嚴厲動无失厝故士庶瞻礼常

有懼焉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飲弟子曇和以順絶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洒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清砦皆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内頗聞異香亦有見天盖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虫鳥門人不忍行之乃窆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昻製文法花寺釋慧舉又為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讃及受戒弘法等記皆行於世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胄族晉敗避地于東萊弦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无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絶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為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粲後與明書曰頃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殊生

合浦魏人取以照車壁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之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講說絶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居請為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礼結菩提四部因緣後移憩靈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十遍法花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弥勒下生等亦皆近十遍黒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徒常盈數百亮為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鋒辯縱横其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關及亮之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率性直每言輙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勅亮撰涅槃義疏十餘万言上為之序曰非言无以寄言言即无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

如来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
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
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上四倒
反八邪而歸一味祈世智之角杜異
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
焚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法雨
降而燋種受榮慧日昇而長夜蒙曉
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
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
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荅舉要
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
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
不作義高万善事絶百非空空不能
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
德均平等心合无生金牆玉室豈易
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
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耆
年愈篤倪齒不衰流通先覺孜孜如
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
五月八日乃勑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
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讚揚正道連
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悉可得略
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

以爲記莂云余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性不蓄金皆散營福業身歿之後房無留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爲製文刻于兩面弟子法雲等又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時高座寺僧成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匠寶又善三玄爲貴遊所重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翜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襲通幼而岐嶷聰悟絕倫年十一出家遊學三藏專精方等大品法花尤所研審年未登立便爲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萃後踐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栖閑隱素履道唯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杲潯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禀其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禮懺精苦至天監十一年六月十日便覺不念語弟子云我

正可至九月二十日開耳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来向床前便次第出至十七日忽漫語云檀越不相識何處来耶弟子曇智問意故荅曰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底在床前至二十日見佛像作兩行来通合掌良久待疾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弥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礼還卧又手當胷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塟于寺南弟子静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蕭子雲並為製文刻于兩面時定林上寺復有沙弥聖進本閩人清信篤至遂出家普節嘗頭陁至東山宿于樹下有虎来摩其頭見進端坐无擾跪之而去後每獨行獨坐常見青馬一疋衛其左右

釋慧集本姓錢吴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為性慇懃實言无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息後出京止招提寺復遍歷衆師融冶異說三藏方等並皆綜達廣訪大毗婆沙及雜心揵度等以相

辯校故於𣅿曇雲一部擅步當時尺碩
難堅疑並為披釋海內學賔无不必
至每一開講負袠千人沙門僧旻法
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請益令上深
相賞接以天監十四年還至烏程遘
疾而卒春秋六十著𣅿曇大義疏十
餘万言盛行於世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
業於慧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
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
亦披覽後東西稟訪備窮經論之旨
居于鄉邑法花臺寺講說相仍學徒
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玄故於小
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籍辞
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代梁衡陽
孝王元簡及隱士廬江何胤皆遠挹徽
猷招延講說吳國張融汝南周顒顒
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天監十
七年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
文辞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被
勑為十城僧主符旨適行未拜便化
厥土僧尼倍懷戀德斐同縣南巖寺
有沙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憙放救

生命與立圖像時時餘姚縣有明慶比丘與斐同時致譽慶本姓鄭氏戒行嚴絜學業清美本師事炎公又弘寶翁子師資三業並見重東南焉論曰夫至理無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无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真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默於雙樹將知理致淵寂故聖為无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啟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像以傳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不獲已而陳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諦為言初終至鵠林以三點為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馱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為人廣說示教利喜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于

闡揚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忘想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蘭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美功亦亞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授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炳盛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土遺芬再馥閻浮之地涌泉猶注寔賴伊人遠公既限以虎溪安師乃更同輦輿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語默動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辭楚舍之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者安雖一時同輦遍為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真開雲顯報其後荊陝著名則以翼遇為言初廬山清素則以持永為上首融恒影肇德重關中生叡暢遠領宗建鄴曇度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慧基乃揚漸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隆而皆道術懸會故使像運餘興歲將五百功効之美良足美焉

贊曰遺風眇漫法浪邅迴匪伊釋哲

孰振將頹潛安比玉遠叡聯環鐇斧
曲戾彈沐斜埃素絲既染承變方來

高僧傳卷第八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高僧傳卷第九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万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无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来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无不効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臺帝京擾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適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煞戮為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軍郭黒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礼略後從勒征伐輙預剋勝負

勅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誡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坊頭坊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无寇何故夜嚴勒益

敎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迺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九杞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己荅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見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刃刺煞其弟執兄于室

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迺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此法一開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煞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簒襲偽位稱元光光初八年曜遣從弟偽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

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行勒迺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縛一人朱絲約項其時因以告弘當尒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迺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東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誡勒日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愼无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上石虎有子名斌後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日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上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

月天靜无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
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
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虎廢
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虎傾心事
澄有重於勒廼下書曰和上國之大
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及何以
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
輦朝會之日和上昇殿常侍以下悉助
舉轝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
和上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偽司
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
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内中寺遣弟
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
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
言及和上比且各去法佐至始入覲
澄澄逆笑曰昨夜尒與法常交車共
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
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
慎之本尒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
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上知汝及
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
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
邃曰小阿弥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

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雅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爲逆謂内豎曰和上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乱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迺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之際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

呪願時也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
爲幽州牧鎭薊羣凶湊聚因以肆暴
澄誡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
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即勑諸處
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
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齊氏虎彎弓
捻矢自視斌行罰輕虎乃手殺五百
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
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
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
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
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无神
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
虎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
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
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
盡當受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爲王豈
非福耶彊埸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
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
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云何澄曰佛法
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
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
獲福耶澄曰帝王之事佛當在心

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暴虐不害无辜至於凶愚无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煞有惡不得不刑但當煞可煞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煞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无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靖无欲慈矜為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吝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悕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遥向礼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初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遥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煞忽聞香氣賊无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

澄曰臨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剋虎屢伐敗績方信澄誡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无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絜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姧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僞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礼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内饗祭殊礼荒夏服祀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隷例皆禁之其有犯者

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其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黄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輙散置大路云餡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煞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无異言唯言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戌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導驅除靈期迹莫已

已之懿莫苗叶繁其来方积休期於
何期永以叹之澄日天迴运极否将
不支九木水为难无可以术宁玄哲
虽存世莫能基必颓久游阎浮利扰
扰多此患行登陵云宇会於灵游闲
澄与麻襦讲语终日人莫能解有窃
听者唯得此数言推计似如论数百
年事虎遣驿马送还本县既出城外辞
能步行去我当有所过未便得发至
合口桥可留见待使如言驰去来至
合口而麻襦已在桥上考其行步有
若飞也澄有弟子道进学通内外为
虎所重尝言及隐士事虎谓进曰有
杨轲者朕之民也征之十余年不恭王
命故往省视傲然而卧朕虽不德君临
万邦乘舆所向天沸地涌虽不能令
木石屈膝何疋夫而长傲耶昔太公
之齐先诛华士太公贤哲岂其谬乎
进对曰昔舜优蒲衣禹造伯成魏轼
干木汉美周党管宁不应曹氏皇甫
不屈晋世二圣四君共加其节将欲
激励贪竞以峻清风愿陛下遵舜禹
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举必书岂可

令趙史遂光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
即遣輙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
還具以白澄澄睆然笑曰汝言善也
但輙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輙弟子
以牛負輙西奔戎軍追掄并為所害
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
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
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又嘗與虎
共昇中堂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
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
虎遣驗幽州去尒日火從四門起西
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
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
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
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
胡子落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
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
服豈非落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
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
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
別室澄時暫入東閤虎與后杜氏問
訊澄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
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

也杜后曰和上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惛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鏁穿宣頷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轘裂支解投之漳河澄迺勑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髮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尒不見澄聞而歎曰灾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迺无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

其來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還身命非保貧道焰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上有疾迺忽尒告終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人能延道重行全德貴无怠苟業操无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專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誡不自懲革終无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没无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簒煞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

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
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
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
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
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
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
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
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
竺康居不遠數万之路足涉流沙詣
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
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
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万餘里
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
不食非戒不履无欲無求受業追遊常
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万所歷州
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
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
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
鉢杖不復見尸或言澄死之月有人
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尸後
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
齧其臂意謂石虎為祟乃募覓虎尸
於東明館掘得之尸殭不毀儁蹋之

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啚況復他邪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尸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収而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獲子暐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既知塚必開又尸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啚磴或言佛啚橙或言佛啚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二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十餘万言絶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呑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啖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温夏涼晝夜不卧與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身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辞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神或現異形試之初无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来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弥年十四禀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去有仙

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
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
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綝祠
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
高八九尺許於上編菅為禪室如十
斛籮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
以惠施時樂仙者多来諮問開都不荅
迺為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
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粮
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
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公石韜就
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得
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
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
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
大亂至晉昇平三年来之建業俄而
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
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
尸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
泓者昔在北間聞開弟子叙開昔在
山中每有神仙去来迺遥心敬挹及
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
聞備至迺為之傳讃曰

蕭蕭哉若人　飄然絶塵　外軌小乘
內暢空身　玄象暉曜　高步是臻
餐茹芝英　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
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
山至石室口見閑形骸及香火凡器
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
蛻耳遁為讚曰
物雋松奇　德不孤立　遼遼幽人
望巖凱入　飄飄靈仙　茲焉遊集
遺屣在林　千載一襲
後沙門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竟不
至頂

竺佛調三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
佛圖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
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
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
篤載至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
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
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
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
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
和上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

以問調調笑而不荅咸共異焉調或獨入山一年半歲齎乾飯數外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迺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盪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礼和上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尸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笠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案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有沙門嚴佛調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便謂爲一謬矣

耆域四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及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為作礼域胡跪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牛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凡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凡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疾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

技便以楊柳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
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兩膝令起即起
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
死域問永文此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
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荑
發扶疏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
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
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熏徹一屋
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
有若垽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
遂活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
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
因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願留一
言以為永誡域曰可普會眾人也眾既
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
眾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
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
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
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
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
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
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
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

獨過後相儺問方知分身降焉旣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行九千餘里旣還西域不知所終

高僧傳卷第九　神異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　神異下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揵陀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盤鵄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墌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撿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為寺主寺去洛城一百餘里朝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然燈以此為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恒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

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
不知所終
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誦經二
百万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厝美容
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
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
竭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
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
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曰
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蹑室西石
壁壁陷浸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軟
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
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西國
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
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
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
視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
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
高山事浮圖睿為師晉康帝建元元
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
乞食輙賣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
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

止唯見繩床不知慧所在詳問未息慧已在床每語弟子法照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照爲人所擲脚遂永蹇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鎭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誡勸眷屬令懃修福善至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漂沒多有死者時有范材者巴西閬中人初爲沙門賣卜於河東市徒跣弊衣冬夏一服言事亦頗時有驗後遂退道染俗習張陵之教云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万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

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
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
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經一部合為
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
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
供養胡母過江賫經自隨後為災火所
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
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无虧損
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
今在京師簡靖寺首尼處時洛陽又
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
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
指掌以符堅建元十二年至長安能
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
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
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為
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
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无疾而化
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
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殘
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
六月堅減膳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

降雨堅與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燋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冢閒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髮利鹿孤僭據西平自稱爲王號年建和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輙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自還本主一无所汙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恒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无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耨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以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言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无飢渇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欺國王耶檀深

竒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煞興慈
國人既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
巷百姓並迎為之礼檀有女病甚篤
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
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晩耳檀固請之
時宮後門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
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
晉義熈三年傉檀為勃勃所破凉土
兵乱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
為納故世号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
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埭賃埭謳唱引綽
以自欣暢得直隨以施人插憩无定所
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為江都令聞
而召来應對機捷无所拘滞博達稽古
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
无欲亦無憂未若清虚者帶索被玄
裘浮遊一世間況若不繫舟方當畢塵
累插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
所在遺布三十疋悉以乞人後有一道
人不知姓名常賫一杖一箱自隨嘗過
暮来詣海塩令云欲數日行暫借一
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乃選取

守攜鴨小兒形服寢醜者將去後忽之闇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困道人為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冥道人辭欲還去閤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適何當竟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計其適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去欲少日傳此令曰大善問箱中有何等答云書疏耳道人常在廳事上眠以箱杖著枕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輒高懸箱杖當下而臥永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恆欲偷人正爾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皆散其潛拯物類皆如此後憩上虞龍

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孝而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受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无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襤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洒浴或著屐上牀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圌子更无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延陵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

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行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跪拜請還家月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鱠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為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至暝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為怪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花花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

見韓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
信佛法見度礼拜請還家其家至貧
但有麦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
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圌三十六枚吾
須用之荅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无
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撿覓宅中
應有欣即窮撿果得三十六枚列之
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
熟視皆已新貞度密封之因語欣令
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方識者
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䞋施迴以
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度
辭去欣為辦粮食明晨見粮食具存
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
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
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
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為法侶度不荅
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為許矣後
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
魚魚師施一餧者度手弄反覆還
投水中游泳而去又見魚網師更
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撿取
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
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

隱行至松江乃仰盖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吒同房宿於牕隙中見吒取寺剎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吒曰吾東見蔡秩南許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操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昊蒼澄靈无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眠漢后辰麗輔殺王伊余非二仙晦迹於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衿章佉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薰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擴生悅懌惟此指人測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遄電

累蹟聲華震飄章弁視色悟空翫物傷褒捨紛絶有斷習除聽青條幽蔭白茅以廌依畦啜麻際崖飲潄慧定計照妙真日眷慈悲有增深想无倦言竟各去今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及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无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家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為設一合蜜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為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都還云彼度已移靈嶽寺其家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甚驚陳問上人作何業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

夫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礼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礼拜還反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為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頭礼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万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挂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辞別令一沙弥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門乃見杯度騎大船欄以杖搖之曰馬馬何

不行覩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遥礼之
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
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
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
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
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
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
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
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
拖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
時南州杯度當其騎欄之日亦日早
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
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
識其家杯度遂絶迹矣都下杯度猶
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
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
金城江邊空冢中往看果如所言孔
寧子時為黄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
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
傷截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乱家為軍
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
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
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

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齋諧伏事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来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京留一万錢物寄諧倩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為營齋并接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来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来相看荅云度師已死何容得来道人云来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来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来齊諧家呂道慧聞人恒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礼拜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懃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攘灾禍也須臾聞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来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絶迹頃世亦言時有見

者既未的其事故无可傳也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大元之末齎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上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无數時始亦遇害而刀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陁之行後拓跋燾復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僞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教无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

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无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餧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礼足下悔其愆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韜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荅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為設食進即 為設食唯聞匕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

進進即以爲覵朗去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爨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當執爨者皆去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礼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眉涌泉直上于天衆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来北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爲亥主楊難當所事後入寒峡山石穴中不返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无常所恍忽如狂爲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无不礼拜賛歎悲感流涙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患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歴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謔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人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人咸以此

為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
中匍匐作師子形亦曰郡縣亦言見
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
惠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
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
公為左右可乎碩為人好韻語乃謂明
日寧自乞酒以瀆嚻不能與阿夫竟
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
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
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
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
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
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
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屐
著脚既而依之出尸置寺後經二日
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郫縣來過進
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屐漫語
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屐一隻進驚而
檢問沙弥沙弥荅云近送屍出時怖
懼右脚一屐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
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少經被虜屬荊
州人為奴執役懃緊主甚愛之年十

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為沙弥衆僧列坐輙使行水安恒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甞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户未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坐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須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勿妄説説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為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絶之後即施垂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徃觀之已氣絶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屺寺諮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遥礼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衞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也

釋法遷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爲京師祇園寺法指弟子指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琊王奐王肅並共師焉遷爲性恭默少語言撲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慶勝法師老病遷從爲依止營護甚至及勝亡殯塟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還祇園後三處考覆皆見遷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尒日晚還房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軟手屈二指衆咸悟其得二果時猶爲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爲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礼爲營理葬殯百姓雲赴瞡施重疊仍以所得剎養起祇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慧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屺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差擧止趣尒无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慧嘗至

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慧在彼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慧慧皆赴之後兩家撿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慧要下京行過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元所言慧後還荊還見鎮西長史劉景蕤蕤忽泣慟而殺之數日蕤果為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去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得二枚慧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蒼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為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也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趍尒寢宿无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

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頭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无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來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許間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刼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遥見通者輙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為此人至家果為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為謝諸知識並宜精懃脩善為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為和上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无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

一兩疋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語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轝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慧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即迎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在問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常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鱠人為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

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往蹠玄明
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尸還宅誌
玄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
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辞誌誌畫紙作
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
顯達逆即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
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
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
竟不飛追者見鳥謂无人而反卒以
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
誌遥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
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為
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
嘗屈誌来第會忽令覔荆子甚急既
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
為荆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
誌多去来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
興甚見崇礼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
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
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
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倫
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
制何其鄙狭一至於此自今行道来往

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去誌病不差就官乞治若不啓百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去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荅云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荅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荅云安樂禁識者以為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寺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荅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无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辝盲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御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為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尸骸香

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
舍人吳慶慶即啓聞上歎曰大師不
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
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
所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冢
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
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
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
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
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
九十七矣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
朗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强權
侮慢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
則善信歸降竦石參煙則力士潛伏
當知至治无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
政懷愍播遷中州寇蕩羯亂交淵
曜篡虐於前勒虎僭凶於後郡國分
崩民遭屠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
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
記於襄鄴藉秘呪而濟將盡擬香氣
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吉凶終令
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萌固无

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遥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窆後空槨靈迹怪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祛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為謀僭妖蕩仙錄則以為羽化雲翔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介兼又便足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甕能致痼疾消療史宗之過漢梁迺令潛鱗得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保誌分身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汙其體塵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其夸衒方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夫雞鳴雲中狗吠天上蛇鵠不死龜靈千年曾是為異乎

贊曰　土資水澤　金由火煎　強梁窆化　假見威權　澄照襄土　闡導蓄川　惠茲兩萊　綏彼四邊　如不蒙賴　民命何全

高僧傳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一　　内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竺僧顯一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節蔬食誦經業禪為務常獨處山林頭陁人外或時數日入禪亦无飢色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崩乱顯以晉太興之末南逗江左復歷名山修己恒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苦至見无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

身所苦都愈是夕便起澡浴爲同住
及侍疾者說已所見并陳誠因果辞
甚精析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
殊香旬餘乃歇

帛僧光二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
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
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灾
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絶光了无懼色
雇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
風雨群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
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栖神之處
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
經三日乃夢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
虵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
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寒石山住
推室以相奉尓後薪採通流道俗宗
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
寺舍因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不
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
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
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
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无氣

神還雖久而形骸不朽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礼拜試以如意撥胷颯然風起衣服銷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収之於室以塼壘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竺曇猷三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甞行到一行蠱家乞食猷呪願竟忽有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无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虵競出大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輙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无為不尒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来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

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
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陵雲
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千雲
猷摶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
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
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
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
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
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
橋跨澗而横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
終古以來无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
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
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
聞行道唱薩之聲旦復欲前見一人
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荅意公曰
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
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
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
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袷來曰此乃
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
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
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猷停少
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

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来此今未得住於是而返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攘灾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来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攘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覩者輙雲霧所惑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秘山各造方丈禪龕于今尚在

釋慧嵬四

釋慧嵬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栖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来嵬神色无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无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无腹鬼来但有手足嵬又曰汝既无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嵬皆隨言遣之後

又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嵬執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无以革囊見試女遂陵雲而逝顧而歎曰海水可竭須弥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釋賢護五

釋賢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閻興寺常習禪定為業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支節都盡唯一指不然因埋之塔下

支曇蘭六

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誦經三十万言晉太元中進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大數丈呵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滕札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

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尒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風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嚫錢一万蜜二器辞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釋法緒七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冢頭陁山谷虎兕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為起冢塔焉

釋玄高八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万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為母

祈願願門无異見得奉天法母以偽
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
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内
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
以兒生瑞地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
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
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
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
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來候高父母
云昨已相送令復覔耶村人云都不
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
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
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
蹔還家啓求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
志既背俗棄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
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為山僧說法
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中有浮馱
跋陁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
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陁歎曰善哉
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顔推遜
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
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禀其禪道
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僧隱

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
佛熾槃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
禪師曇無毗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以
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
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己率衆即從
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
河南有二僧雖形為沙門而權侔偽
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无毗既西
返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
構玄高蓄聚徒衆將為國灾曼信
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
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群仙
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
若禪慧弥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
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
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
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
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
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
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
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
蛻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
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

接弘既聞高被擯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難冒險從命既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既深鑒遠識何以信讒棄賢貪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白王及太子赧然愧悔即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廣濟為懷忘忿赴命始欲出山山中草木摧折崩石塞路高呪願曰吾誓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為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樊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為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拓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社請高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禪化偽太子拓跋晃事高為師晃一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

肅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肅驚覺大集群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肅於太子無復疑焉盖高誠感之力也肅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万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万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頤神養壽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碎劇之職其令　皇太子副理万機揔統百揆更舉良賢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爲別時崔皓寝天師先得寵於肅恐晃纂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去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

臣害壽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勅收高高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万德之門師既德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縶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尒之夕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匝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燕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云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上起坐和上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

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脩心无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絶也明日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即空之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爲僞國僧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怛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礼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以後依方等甞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審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太平七年拓跋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茂虔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僞太傅張潭伏膺師礼

釋僧周九

釋僧周不知何人姓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高山頭陁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溪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傳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僞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出燒身經三日方盡烟焰漲天而房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塼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翦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爲陳誡禍福訓示因果言約理詣和而且切聽者悲喜各不自

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釋慧通十

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凉州禪師慧詔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栖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来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叓見無量壽佛光相暉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十一

釋淨度吴興餘杭人少愛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䑛子度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餘万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後邑中有齋集輙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為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云今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誡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薰鼓香烟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釋僧從十二

釋僧從未詳何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豊瀑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强礼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為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十三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脂隱居巖穴習禪為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辞反因傳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告衆去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紺馬背負金棺昇空而逝

釋慧覽十四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曽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摩曽入定往兜率天從弥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覽還至于填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問

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
居之後移羅天宮寺宋文請下都止
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勅令
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
演平昌孟顗並欽慕道德為造禪
室於寺東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十五

釋法期姓向蜀都郫人早喪二親事
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
與靈期寺法林同共習觀猛所諳知
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
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
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
曰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
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
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
尸體更香潔時屬龍花寺又有釋道
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釋道法十六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起家入道專精
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至王休之
費鏗之請為興樂香積二寺主訓眾
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

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虫鳥每夕輙
脫衣露坐以飴蚊䖟如此者累年後
入定見弥勒放齋中光照三途果報
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臥元徽二年
於定中滅度平坐繩床顏恱恒日

釋普恒十七

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為兒童時
常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
人叙之並未之信後出家止治
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
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鄒律師為同意
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
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
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
八未亡月日忽與親知告別竟无感
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疾
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
奴不解强取卧之屍竟不申衆僧来
見便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申衆
僧試取捋之亦隨手即申申已復更屈
坐時體黒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
闍維之薪積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
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為之讃曰大

覺맥無像懸應貴志靖一念會道場空過万刧永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參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方化逈

釋法晤十八

釋法晤齊人家以田桒為業有男六人普皆成長晤年五十喪妻舉家欝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為幽棲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因為剪逕開山造立房室晤不食粳米常資麦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陁山澤不避虎兕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為頭陁寺焉

釋僧審十九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沉之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澗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

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
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
懃諮受曲盡深奧時群刼入山審端
坐不動賊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
勗刼賊慚愧流汗作礼而去靈鷲寺
慧高從之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
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栖玄寺文
惠文宣並加敬事傅琰蕭赤斧皆諮
戒訓王敬則入房覓審正見入禪
因彈指而出曰聖道人即奉米千斛
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
五時有僧譏超志法達慧勝並業禪
亦各有異迹

釋曇超二十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
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上都龍
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
樹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
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
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
錢塘之靈苑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
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
稱嚴鎮東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

羽衛達翩下席礼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任周此地承法師至故来展礼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為塼侵壞龍室群龍共怒作三百日不雨令巳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起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忽而去起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遥為龍呪願說法至夜群龍悉化作人来詣起礼拜起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起請其降雨乃相看无言其夜又與起夢云本因怒立誓法師既導之以善輙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起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辨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浄艙石首轉經裁竟遂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起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二十一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吴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

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
屍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
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
像於是揺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
中見一女神自稱吕姓云常加護衛
或時有白猨白鹿白虵白虎遊戲堦
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
王聞風祗挹頻遣三使慇懃敦請乃
蹔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礼少時
辞還山啓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
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矣
論曰禪也者妙万物而為言故能无
法不縁无境不察然縁法察境唯寂
迺明其猶渕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
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為輕
根静為躁君故輕必以重為本躁必
以静為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將身
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
是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
化衆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
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禪定為用大矣
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
法護譯出禪經僧先曇猷等並依教

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踰喜樂外折妖祥賓鬼魅於重巖覩神僧於絕石及沙門智嚴躬履西域請罽賓禪師佛馱跋陀更傳業東土玄高玄紹等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返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等亦雁行其次然禪用為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為凝酥過石壁而無壅擧大衆而弗遺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尚能停波止雨呪火燒國正復玄高逝而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鬱頭藍弗竟為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為扇陁所亂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爝之於日月曾是為疋乎贊曰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假夫轂慮方備幽尋五門棄惡九次蒙林枯鑠山海聚散昇沉茲德裕矣如不勵心

明律第五 十三人

釋志道九　釋法穎十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慧猷一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禁時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猷從之受業沉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義疏八卷

釋僧業二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俊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為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導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內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嗟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戒

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
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
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並行業以
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
五業弟子慧光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三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
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
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
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
至京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
誦以詢德為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
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
春秋八十有四矣

釋僧璩四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為僧業弟
子惣銳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
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
風聞勑出京師為僧正悅衆止于中
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
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去恐犯戒故
不現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
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

德定既虛誕事暴即日明擯璩仍著誡衆論以示來葉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爲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卒亦有高行宋明帝勑晉熙王爽從請戒焉

釋道儼五

釋道儼雍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決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城弘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栖玄寺又有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六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誦食及受具戒執操彌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聞西涼州有玄高法師禪慧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

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上江陵琵琶寺諮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扇方外隱研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荊楚州將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禀戒法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禪房屈膝恭礼後卧疾少時問侍者日中未答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顔貌怡然忽尒從化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亦善十誦及雜心毗曇等

釋道房七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礼佛燒香香烟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為之流泣後卒于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釋道營八

釋道營未詳何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曉依觀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蔬素守節莊嚴道慧治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

上虞永後於京師婁湖苑立閑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閑心寺焉

釋志道九

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无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何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闕道既誓志弘通不憚艱苦乃携同契十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申受法偽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携與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瓦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穎十

釋法穎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為法香弟子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

俱以律藏知名顯伏膺已後學元再請記在一閒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孝武南下改治此寺以穎學業兼明勅為都邑僧正後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席及齊高即位復勅為僧主資給事事有倍常科類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寶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尼為瑯瑘王奐所事云

釋法琳十一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勉已握錐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經輒見一沙門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礼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

即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屍烟焰衝天三日乃盡收斂遺骨即於其處而起塔焉

釋智稱十二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玄謨申坦北討獫狁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己知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宗孝武時迎益州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束意歸依仰亦厚相將接及仰反汶江因屆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仰爲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選亂乃移下居京師遇穎公於興皇講律稱諮决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往復清玄仍携止山寺於是溫誦小品研構數屋後餘杭寶安寺釋

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栖寺復
屈為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經目
示以憲章須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
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稱辭家
入道務遣繁冗常絕慶弔杜人事每
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
昔功之制末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
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悲慇懃訓
勗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
京憩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三十
餘遍齊永元二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
等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
秉善毗尼為門徒所挹

釋僧祐十三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
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
礼拜因踊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憐
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
四家人密為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
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為法門梁
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
明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既一時名

匠為律學所宗祐迺竭思鑽求无懈
昏曉遂大精律部有勵先哲齊竟陵
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
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
誦更申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
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无遮大
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挍卷軸
使夫寺廟開廣法言无墜咸其力也祐
為性巧思能目准心計及匠人依摽尺
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剡縣石佛等
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礼遇
凡僧事碩疑皆勅就審決年衰腳疾勅
聽乘轝入內殿為六宮受戒其見重如
此開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
請事師礼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
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
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
徒一万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
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
有四因窆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
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勰製
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
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

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礼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隨有犯縁乃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為周自金河滅影迦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優波離比丘使出律蔵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訖於是題之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田地舍那波斯優波掘多此五羅漢次第住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因以往昔見佛遂為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心歸信追悔前失遂會應真更集三蔵於是乎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軽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无小異皆由如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罪目不无優降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夢疊因縁已懸記經律應為五部大

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為五部顛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无毱多即曇无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姓皆得受戒名薩婆若帝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轉諸煩惱名迦葉毗說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廣博遍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部雖各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二部起二摩訶僧祇二大衆老少同會共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履部緋老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出无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為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弥沙塞生一部迦葉毗生三部並是佛涅曰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所生也經中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

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
羅什譯為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
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无
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
訶僧祇部及弥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
佛馱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馱什譯
出弥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
或言梵本已度未被翻譯其善見摩
得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雖
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最盛東國
以昔卑摩羅叉律師本西土元匠来
入關中及往荊陝皆宣通十誦盛見
宋録曇猷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弘化
其間璩儼隱榮等並祖述猷業列奇
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鑽研其後
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開
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
世學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
定資於戒故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
入道即以戒律為本居俗則以礼義
為先礼記云道德仁義非礼不成教訓
正俗非礼不備經云戒為平地衆善
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律解五

法制使先知斬草三相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門以次修學而謬執之徒爭生異論偏於律者則言戒律為指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及波離上能渡水鵰囊已謂行齊羅漢唯我日僧餘皆目想此則自讚毀他功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於數論者則言律部為偏分數論為通方於是巴昔毗尼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礙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鑊湯不煮般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自傷相鼠看羊豈非斯謂

讚曰盤杅設戒几杖施銘人如不勗奚用兢成納衣既補篇聚由生纖持口意枯槁心形怡感兩鏡攸憂二瓶

高僧傳卷第十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亡身第六

釋僧群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搆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盂遥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云是群仙所宅群飲水不飢因絶粒後晉安太守陶夔聞而索之群以水遺夔出山輒臭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晴霽及至山風雨晦暝停數日竟不得至遥歎曰俗內凡夫遂為賢聖所隔慨恨而返群庵舍與盂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為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唼群群欲舉錫杖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絶

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為現報

釋曇穪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昆蟲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逎捨戒為奴累年執役而內脩道德未甞有廢鄉隣嗟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為二老福用擬以自贖事畢欲還入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穪乃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即於是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无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穪村人逐至南山噉身都盡唯有頭在因葬而起塔尒後虎災遂息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迎姓唐凉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為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為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為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

飢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
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適
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
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
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飢困
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和鹽以啖
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
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来
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无能
取者須臾弟子来至王人復看舉國
奔赴號叫相屬因轝之還宮周勑以
三百斛麥以施餓者別發倉廩以賑
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闍維之烟
炎衝天七日乃歇尸骸都盡唯舌不
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進
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蔬
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波若又篤
厲門人常懺悔為業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為藍田令
富少孤居貧而篤學无猒採薪為燭
以照讀書及至冠年備盡經史美姿
容善談論後遇偽秦偏將軍楊邑資
其末粮習鑿齒攜共志學及聽安公

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絕事人間時村中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道還路口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群劫不許富曰大人五歲亦可用不劫謂富不能亡身妄言亦好富迺念曰我幻炎之軀會有一死以死濟人雖死猶生即自取劫刀劃胷至臍群劫更相咎責四散奔走即送小兒還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頓悶口猶能言迺具荅以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轝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所終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為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時偽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重即服香屑以布纏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燎道俗觀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為僧要弟子精懃懍厲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迺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己身迺還寺辭要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眾八關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赴彼車馬人眾及賫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眾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薪所積已烔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眾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烟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蘊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矣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

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為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損藥王之蹤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為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容雨交零瑜迺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无昧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弥山並稽首作礼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梧桐根枝豐茂巨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應驗故現斯證因號為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為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為傳贊贊曰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為妙實其一自昔藥王殊化絶倫往聞其說今覩斯人其二英英沙門慧究心圖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三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

飋髟歸其四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麦到六年又絕麦等但食蘇油有頃又斷蘇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慇懃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无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迺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塡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小床以衣具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至鑊所請諭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无悔念迺答曰微軀

戚命何足上留天心聖慈罔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即許益迺手自執燭以然帽帽然迺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淚下火至明旦迺盡帝於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為設會度人令齊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處謂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末捨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城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為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為收灰起塔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

十九方出家苦行頭陀不服綿纊絕
五穀唯餌松葉後誓志燒身乃服松
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齊永明五年
十月二十日於隴西記城寺內集薪
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誦聲猶記
至鼻乃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
永明末始豐縣有比丘法存亦燒身
供養郡守蕭緬遣沙門慧深為起灰塔
釋曇弘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
宋永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
交趾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經誓
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
往積中以火自燒弟子追及抱持將
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
舉寺皆赴弘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
追求命已絕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日
乃盡爾日村居民咸見弘身黃金色
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涼道俗
方悟其神異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
所珍者命也是故飡脂飲血乘肥衣
輕欲其怡懌也餌术含丹防生養性
欲其壽考也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

則恡而弗為徹一飡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宏知達見遺己贍人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悟四生為夢幻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滯於瓶穀是故摩頂至足曾不介心國城妻子捨若草芥今之所論蓋其人也僧群心為一鴨而絕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劃腹以全命法進割肉以啖人曇稱自餧於災虎斯皆尚乎兼濟之道忘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刻肌貿鳥駭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以超邁高絕矣旻次法羽至于曇弘皆灰燼形骸棄捨珎愛或以情祈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雙梧表於房裏一館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間出然聖教不同開遮亦異若是大權為物適時而動利現万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然手足一指逾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骸壞福田相考而為談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不能一時備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如王子投虎

或滿慧而乘慈如撿他斷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无盈缺又佛說身有八万户蟲與人同氣人命既盡虫亦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於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尚入火光夫復何恠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迺自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捉形火聚或時裂骸分人當知然蟲之論其究竟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栽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必燔炙形骸然後離苦若其位隣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為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鑒察无廣竟不知盡壽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邀譽一時或欲流名万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既廣恥奪其操於是僶俛從事空嬰万苦若然非所謂也

贊曰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鑠茲所重祈彼寶城忝捂翁蔚紫館焯輕騰烟曜彩吐瑞含禎千秋尚美万代傳馨

誦經第七　二十一人

釋曇邃一　釋法相二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嘗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尒日日密往餘无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去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九十疋呪願畢於是各絕邃後不知所終

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

誦經十餘万言烏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忽遊縱放蕩優排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晉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鴆之頻傾三鍾神氣清夷淡然无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苦行通感蓋能神呪請雨為楊州刺史司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為起治城寺焉

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苦行有德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為寺上蘭渚買故屋暮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无主須臾不見道俗咸歎神感後不知所終

釋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豊等請為三賢寺主

誦法華習禪定常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乃去後每至諷詠輙見左右四人為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勤弥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死後可為燒身弟子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母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廼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昇臺諷詠響聞四遠士庶稟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為精舍因誦為目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釋道囧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為道懿弟子懿病嘗遣囧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囧判无濟理囧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弥新類作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未及暄涼倏忽不見

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矚風化夜乘氷度河中道氷破三人沒死囧又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載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上南澗寺常以般舟為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囧欲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見一人在路坐胡床侍者數百人見囧驚起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礼拜執別令人送囧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携往廣陵終於彼矣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暗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舩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舩在浪中如有人牵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為業誦法華維

摩二經及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
穢雜每誦至勸發品輙見普賢乘象立
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唱樂又善
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
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
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
明嘗行水旁祠巫覡自云神見之皆
奔走以宋孝建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
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關
中從叡公稟學元嘉初出都止道場
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誦大涅槃法
華淨名每後夜諷誦比房常聞莊戶
前有如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
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苦自業宋初
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
圊廁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為衆僧
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
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為意願助以拔
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
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衆掘取果
得三千為造法華一部并設會後夢

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苦行殊倫服布衣餌菽麥誦經三十餘万言晝夜諷詠輒有殊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聞之又以弊納聚蟲虱常披以飴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王義秀等並崇其德素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時爲表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經懃寺住亦不食粳粮唯餌豆麥

釋僧覆未詳何人少孤爲下人所養七歲出家爲曇亮弟子學通諸經蔬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重勅爲彭城寺主寧衆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遂尒離俗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迺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錢一千六

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荅去唯有
遺經錢在佛處群劫聞之赧然而去
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
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
過情願既滿厲操愈堅常迴諸福業
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
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
明三年无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
京師龍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
光明蔬食避世

釋弘明本姓嬴會稽山陰人少出家
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
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
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以為給使也
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内
伏于床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
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
汝是何人荅云昔是此寺沙弥盜帳
下食今墮圊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
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
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
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
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
及解放於是絕迹元嘉中郡守平昌

孟顗重其真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於永興邑立昭玄寺復請明往住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為明於村立栢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釋慧豫黄龍人来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輙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閒止瓶衣率素曰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為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来扣户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荅云法師應死故来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荅去可尓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普亦素行誦經

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沉隱有志用及具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万言交接上下未嘗有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无兼物宋元徽中

来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靖閑房懺誦無輟人有造者輙為其說法訓獎以代饌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沉誦法華金剛波若聞京師盛於佛法迺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于建業須之東適吴越觀矚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斂口從恒有餘力礼千佛凡一百五十餘万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為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万言蔬苦有至德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氷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躭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税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顒以信解兼深持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礼或

因顯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為業

釋僧侯姓龔西凉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礼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来至京師誦法花維摩金光明常一日一遍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共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崗創立石室以為安禪之所自息慈以来至于捨命蔬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蹉輙虛齋而過齊永明二年微覺不悆至中不能食遝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弘有釋慧温亦誦法華經維摩首楞嚴蔬苦並有高節

釋慧彌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遝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絶軏逕莫至豺貪鍚獨前猛虎肅羌无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剪茅結宇以為栖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

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迺覲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為人温恭冲讓喜慍无色戒範精明獎化忘勸諮賢求善恒若未足凡黒白造山礼拜者皆為說法提誘以代餚饌爰自出家至于衰老葷醪鮮豢一皆永絶足不出户三十餘年曉夜習定常誦波若六時礼懺必為衆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吴為僧正卒於彼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吴國張緒礼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為屋所押頭陷入肩琳為祈請韶夜見兩梵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坐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論曰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總持難得惛忘易生如經所説止復一句一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邃通神於石塢僧生感衛於空中道冏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啓經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虛哉若迺疑寒請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遒亮文字分明足使幽靈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詠誦法言以此為音樂者也

贊曰法身既遠所寄者辞況吟又復惠利難思無怠三業有覺六時化人乃衛變衆来此世焉實德誰與較之

高僧傳卷第十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福 經師 導師 内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興福第八 十四人

釋慧達姓劉本名薩河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田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礼懺為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刹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

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
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
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中長數尺
卷則成螺光色炫燿乃周敬王時阿
育王起八万四千塔此其一也旣道
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竪一刹施
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為
三層又昔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
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
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
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
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
長干寺尒後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
世於海口得銅蓮花趺浮在水上即
取送縣縣表上上臺勑使安像足下契
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
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
邊王路既通尋覔失所近得夢云像
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
欲一見礼拜耳悝即引至長干五人
見像歔欷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
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
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

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
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
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
達以刹像靈異倍加翹勵後東遊吳
縣礼拜石像以像於西晉將末建興元
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
疑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
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
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
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
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雲寺
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
虔歌唄至德即風潮調靜遥見二人
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
惟衛二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
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
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礼未
甞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礼拜鄮塔此
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
蹠達翹心束想乃見神光焰發因是
修立龕砌群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
畋漁者必無所獲道俗傳感莫不移
信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拓達東西覲

礼屢表徵驗精勤篤勵終年无改後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為人性善喜慍无色常習禪誦經勸化福事以為恒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飧蔬幽遁永絕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衆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粒唯餌松栢因登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人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常乞食蔬苦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處以為瓦官寺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標輒東移十餘步旦取還已復隨從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方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是也記者云寺立後三十年當為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都无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勅楊法尚李

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顒所治丈六金像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无如之何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也乃辟胛肥耳既鑢減辟胛而面相自滿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謐嘗入臺見東掖門口有寺人樗蒱戲樗所著處輒有光出恠令掘之得一金像合光趺長七尺二寸謐即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末送出瓦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松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刹柱受將沙彌試至新亭江尋

覔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竪立為剎架以一層道俗競集咸歎神異坦之即捨園為寺以受本鄉為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鬪宅南有豫章太守范寧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人少來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迁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篆如故无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僧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

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闍之狀
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
顗富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
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
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旌其
遺德會稽孔逭製文翼同遊曇學沙
門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
有韶相灌蒨並東岳望僧咸共慇焉
時有釋道敬者本瑯瑘胄族晉右將
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
棲于若耶山立懸霤精舍敬後為供
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瓦官寺少
而修身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
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摸時晉末銅禁
甚嚴犯者必死宋武于時為相國洪
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
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
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无憂見像
胷方尺許銅色燋沸會當行刑府參
軍監煞而牛奔車壞因更剋日續有
令從彭城來云未煞僧洪者可原遂
獲免還開摸見像胷前果有燋沸洪

後以告行卒矣

釋僧亮未知何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邵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邵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邵即給人船三日三夜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未至廟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咒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不取一而舫已滿唯神床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蟺蜒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家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還風水甚利比群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為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處尋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為福業儀為野火所燒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言語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礼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弥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清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荊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為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峯永安諸寺敬既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諮稟後被勑為僧主訓領有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弥忽為鬼所打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去部屬不解横撓法師眷屬有頃悉皆平復

凡與造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頹褒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薇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携手来歌去藏薇有道德懽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来去磬繩欲斷何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接得無折損獻出家以来常勸化福事而搆心禪戒未嘗虧節後不知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乃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律志業强捍善能匡拯衆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西遊備矚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葱嶺值棧道斷絶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并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茲國金鎚鍱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别記

佛牙本在烏纏國自烏纏來芮芮自芮
芮来梁土獻賫牙還京五十有五載密
自礼事餘無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
俗獻律行精純德為物範瑯瑘王肅
王融吳國張融張綣沙門慧令智藏
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誡訓獻以永明
之中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為僧主分
任南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
白文惠太子奉為戒師獻後被勅三
吴使妙簡二衆暢亦東行重申受戒
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律撿不覺
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
中興僧鍾於乾和殿見帝帝問鍾如
宜鍾荅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
書王儉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
稱正殿坐不儉荅漢魏佛法未興不見
其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
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氷桓玄等皆
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
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礼而尋竟不行
自尒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
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
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无嫌自尒沙

門皆稱名於帝王自暢獻始也暢以
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
末年卒與暢同窆于鍾山之陽獻弟
子僧祐為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
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
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
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
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
撿視寺司即隨語開閣主師至佛牙
座前開函取牙作礼三拜以錦手巾
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剋
意常苦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
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
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叢樹曲
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輙見光明
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擎鑪發
誓願博山鐫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弥
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
以北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疏
鑿移年僅成面樸須之護遘疾而亡
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
辦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

淑慕龔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来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預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所囑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懼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尒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勑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万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万字處猶不施金鏤

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
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
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
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
並提挾香華万里來集供施往還軌
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患稍
康本卒巳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
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勅為僧
主止京師正覺寺敷修福業四部所歸
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
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
相之工江左稱冣州境或應有災祟
及僧尼横延疊災像則流汗汗之多
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
北屬群虜共欲遷像引至万夫竟不
能致齊初兖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
驅逼衆僧助守營塹時虜師蘭陵公
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
道人幽繫圜裏遣表偽臺誣以助乱
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偽梁王諒鎮
在彭城亦多小信向親往像所使人
拭之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礼拜

至心誓曰衆僧无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羅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悦既欣覩靈異誓願瞻礼而閑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為丈四悦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縁欲改造丈八無量壽像以申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陵遲復致推斥至梁初方以事啓聞降勑聽許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万斤銅融瀉已竭尚未至胷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勑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爐側於是飛韝消融一鑄便滿甫介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讃及至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万唯用有餘

後益三千許關未滿而祥瑞寔密出
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
像素既成比丘道昭常夜中礼懺忽
見素所見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
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
道度高潔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貴
開頂俄而還見二僧競開像縣逼就
觀之倏然不見時悅請二僧相次還
化勑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
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
有埃塵及明將還像夜有輕雲遍
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
天氣遥見像邊有光燄上下如燈
如燭并聞揵懺礼拜之聲入户諦
視掩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
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船下催
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
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風香
之瑞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論曰昔憂填初刻栴檀波斯始鑄金
質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
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衣影
二十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泯
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

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剎興焉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尒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万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鐫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泛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㲲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泊于大梁遺光尤盛夫法身无像因感故形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金鹿為之生銘丁蘭溫凊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剎杪慧力感瑞於塔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移燈洪亮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尊志於牙骨竟陵為之通感僧護蓄抱於石城南

平以之獲應近有光宅文九顯曜京畿宋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備妙相踊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佛像如佛身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倏舉千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勖哉

讚曰眞儀揄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懷感者依現奇表極顯瑞旌威巖嵗地踊水泛空飛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經師第九

帛法橋一　支曇籥二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釋曇遷七　釋曇智八
釋僧辯九　釋曇憑十
釋慧忍十一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禁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卽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

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尓後誦經數十万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

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吴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礼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甞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喉疊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為曇籥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无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逾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徃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麈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

更開題議者以為相成之道也兄弟
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
牘及雜技而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
武文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
齊肩綜善三本起及大拏每清梵一
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遶
臺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
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年
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
為梵唄長齋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尋陽柴桑人年二十四
出家止廬山寺素行清貞博涉經典
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含
奇製無定准條章折句綺麗分明後
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
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万言每夕
諷詠輒聞闇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
大明二年卒年五十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
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
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低昂睡
蛇交至宗則昇座一轉梵響干雲莫

不開神暢體容然醒悟大明三年卒
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
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无取
焉宋明忽賞道詮議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
好玄儒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
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
有无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
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狎遷
初止祇洹寺後移烏依寺及范曄被
誅門有十二喪无敢近者遷抽貨衣
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
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爲湘
州及三吳並携共同遊齊建元四年
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瓦
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
等抑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
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
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
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
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
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携與同行蕭

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
國年七十九時有道朗法忍智欣慧
光並无餘解薄能轉讀道朗捉調小
緩法忍好存擊切智欣善能側調慧
光喜騁飛聲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
少好讀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
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
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
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群鶴下集階
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振天
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
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
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同聲發而
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
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著工恒
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智
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
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
應七言偈一契寂是命家之作後人
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辯以齊永
明十一年卒中興有釋僧恭當時與
辯齊名後遂退道

釋曇憑姓楊犍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群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懷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鳥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鍾願於未來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鍾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令道光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蕢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令慧滿僧業僧尚超朗僧期超猷慧旭法律曇慧僧胤慧彖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宮商

釋曇辯　一往无奇弥久弥勝

釋慧念　少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碎磕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綿善還國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甘

浙左江西荊峽庸蜀亦頗

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

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申暢懷抱褒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為殊而並以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為樂設讚於管絃則稱之以為唄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懽喜是以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

其間隨時讚詠亦在處成音至如億
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響於梵宮或
令无相之音奏於篪笛之上或使本
行之音宣乎琴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
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无以匹其工
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
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
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
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
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
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
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
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
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
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述
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
聲所存止一十而已至石勒建平中
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
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逮宋齊
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殷
勤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
例存做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
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

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
音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
是以玄師梵唱赤鴈愛而不移比立流
響青鳥悅而忘翥曇憑動韻猶令鳥
馬蹉(踷)僧辯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
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夔擊石
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
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
但轉讀之為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
聲而不文則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
而不聲則俗情无以得入故經言以
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
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命當世
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合聲
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
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怳忽聞之但益
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掩而藏曜百
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
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无乱
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
平折放殺遊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
則流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
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

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
濁而不蔽諒足以起暢微言怡養神
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
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
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
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讚
則號為梵唄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
絃管五衆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為
妙原夫梵唄之起亦兆自陳思始著
太子頌及睒頌等因為之製聲吐納抑
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
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
皆湮沒而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謙
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
于今尚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
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高座法師
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籥
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
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
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
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
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授疇昔成規殆
无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

論末

唱導第十

釋道照一　釋曇穎二
釋慧璩三　釋曇宗四
釋曇光五　釋慧芬六
釋道儒七　釋慧重八
釋法願九　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平西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群典以宣唱為業音吐寥亮洗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叙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久之齋竟別嚫三万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為門師宋元嘉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万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為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辞吐流便足騰遠理穎嘗

患癖瘡積治不除房内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虵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涶沐身狀如已死頴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涶又聞虵所吞鼠能療瘡疾即刮取涎涶以傅癖上所傅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悟虵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厲節弥堅宋太宰江夏王義恭雅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讀覽經論涉獵書史衆技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辞製作臨時採博罄無不妙詣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臧質並提攜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荊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須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況復為逆帝悅之明旦別覲一万後勑為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虢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

當世辯口適時應變无盡嘗為孝武
唱導行菩薩五法礼竟帝乃笑謂宗
曰朕有何罪而為懺悔宗曰昔虞舜
至聖猶云予違尔弼湯武亦云万姓
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盖以軌世
陛下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冲
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淑儀薨三七設
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偽恩愛必
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
年歘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泫愴良久
賞異弥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
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
善唱說製睒經新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
性意嗜五經詩賦及筭數卜筮无不
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
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
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
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
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贊境
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
請遂從命焉給車服人力月供一万每
設齋會无有導師王謂光曰將導群

生唯德之本上人何得為辯頤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出鎮北徐携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賣七曜以决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善即勑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六十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為大衆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江追騎將及而諸次无舫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舩忽至乗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愍孫常謂道人徧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侯覓沙門試欲語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乗四諦之理却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歎以為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篤服丸人勸之以酒茶

日積時持戒寧以將死虧節乃語弟子去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兗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為啓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成製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承祖伯仲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為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時閑心寺有釋僧喜亦善唱說振譽於宋末齊初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顧言未遂已長齋菜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為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明六年勅為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

時凡官復有釋法覺又敎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爲梅根冶監有施愼民來代之先時文書未按愼民遂偽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愼民死除願爲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及著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庸相自業宗殼沈慶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眾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冶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鏁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艱得免耶帝異之即勑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求出家三啟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殼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搆逆羽檄嶺南殼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

果如顥言穀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顥陳諫亦然顥後與刺史共欲減衆僧床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顥濫匡其士顏有不平之色遂致聞孝武即勑顥還都帝問顥何詐菜食顥荅菜食已來十餘年帝勑直閤沈攸之强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怒勑羅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顥雖形同俗人而摇心禪戒未甞虧節有須帝崩照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後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顥居之齊高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顥顥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礼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顥遣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時

勑旨重疊顥後出憩在湘宮鑾駕自幸降寺省慰顥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顥既不命令坐文恵作礼而立乃謂顥日篠吹清鐃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顥曰昔菩薩八万伎樂供養佛尚不如至

心令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此何足道其
秉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
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礼願往
必直前無有適白感致隨喜日盈万
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礼
佛或借人持齋或收糴米穀散飴魚鳥
或貧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數
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
心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為
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
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
飯籬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
下風煙焰必及弟子欲輦願出寺願
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昔心歸命
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
年年八十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
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啓帝度二十
人鏡即預其一也事法願為師既得
入道履操氷霜仁施為懷曠拔成務
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
宣王厚相礼待鏡搢心弘道不拘貴
賤有請必行无避寒暑財不蓄私常

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為性敦美賞接為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凡官道親彭城寶興著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例傾衆動物論者後之令上為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輙自昇高座躬為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无可採非博則語无依據至若響韻鍾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為用也辞吐後發適會无差

辯之為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
之為用也商攉經論採撮書史傳之
為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
如為出家五眾則須切語无常苦陳
懺悔若為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
綺綜成辭若為悠悠凡庶則須指事
造形直談聞見若為山民野處則須
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
而興可謂知時知眾又能善說雖然故
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
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
二技雖於道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
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
夕旋繞行周烟蓋停氣燈帷靖燿四
眾專心叉指緘默尒時導師則擎爐
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无盡
談无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
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
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
敘哀感則灑淚含酸於是闔眾傾心
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
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鍾漏
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

人迫懷抱載盈戀慕當尒之時導師之為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其有一分可擿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謬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唱習致使魚魯淆乱鼠璞相疑或時礼拜中間懺䟽忽至既无宿蓄耻欲屈頭臨時抽造謇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謦欬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途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佛之教既絶生善之萌秖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代匠之咎若然豈高僧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高僧傳序録卷第十四　内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原夫至道冲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君敬之道明詩書礼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冲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存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奥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考業果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二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教方之猶群流之歸巨壑衆星之共北辰悠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迹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本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鴻風既扇大化斯融自尒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救物自漢之梁紀

曆弥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桒門含章秀起群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録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傳論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録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録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疎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録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為蕪昧瑯瑘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郎郄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列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

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群作輒搜撿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古老廣訪先達校其有无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為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勳或踰越沙險或泛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万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

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
三業故為群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
襃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攉取捨皆列
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
恒體始標大意類猶前序末辯時人
事同後議若間施前後如謂煩雜故
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
唱雖源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
揔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其轉讀宣
所取必其製用超絶及有一分通感
廼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
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止删聚一
處故述而无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
内可兼諸要其有繁辞虛贊或德不
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
為十三卷并序録合十四軸號曰高
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
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
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
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録故省
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
今此一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為定
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第一卷　譯經上　十五人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漢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漢雒陽安清

漢雒陽支樓迦讖　竺佛朔　安玄　嚴佛調　支曜　康巨　康孟詳

魏雒陽曇柯迦羅　康僧鎧　曇帝　帛延

魏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魏吳武昌維祇難　法立　法巨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　聶承遠　聶道真

晉長安帛遠　帛法祚　衛士度

晉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晉長安僧伽跋澄　佛圖羅刹

晉長安曇摩難提　趙政

晉廬山僧伽提婆　僧伽羅叉

晉長安竺佛念

晉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竺法度

高僧傳第二卷　譯經中　大

晉長安鳩摩羅什

晉長安弗若多羅

晉長安曇摩流支

晉壽春石硐寺卑摩羅叉

晉長安佛陁耶舍

晉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陁羅

高僧傳第三卷 譯經下 十三人

高僧傳第四卷 義解一 十四人

晉剡沃洲山支遁　支法虔　竺法仰

晉剡山于法蘭　竺法興　支法淵　于法道

晉剡白山于法開　于法威

晉燉煌于道邃

晉剡葛峴山竺法崇　道寶

晉始寧山竺法義

晉東莞竺僧度　竺慧超

高僧傳第五卷　義解二　十五人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晉蒲坂釋法和

晉泰山崑崙巖竺僧朗　支僧敦

晉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曇壹　曇二

晉飛龍山釋僧先　道護

晉荊州上明竺僧輔

晉京師瓦官寺竺僧敷

晉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僧衛

晉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晉荊州上明釋曇徽

晉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僧常　法濟

晉長沙寺釋曇誡

晉於朁青山竺法曠

晉吳虎丘東寺竺道壹　帛道猷　道寶　道施

晉山陰嘉祥寺釋慧虔　曇戭　智明

高僧傳第六卷 義解三 十三人

晉廬山釋慧遠

晉蜀龍淵寺釋慧持 慧巖 僧恭 道汎 曇蘭

晉廬山釋慧永 僧融

晉廬山釋僧濟

晉新陽釋法安

晉廬山釋曇邕

晉吳臺寺釋道祖 慧要 曇順 曇詵 法幽 道恒 道授

晉長安大寺釋僧䂮 弘覺

晉彭城郡釋道融

晉長安釋曇影

晉長安釋僧叡 僧楷

晉長安釋道恒 道標

晉長安釋僧肇

高僧傳第七卷 義解四 三十二人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 寶林 法寶 慧生

宋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宋京師東安寺釋慧嚴 法智

宋京師道場寺釋慧觀 僧馥 法業

宋京師祇洹寺釋慧義 僧睿

宋京師彭城寺釋道淵 慧琳

宋京師彭城寺釋僧弼

宋東阿釋慧靜

梁京師治城寺釋慧通

高僧傳第八卷 義解五 二十七人

宋岷山通雲寺邵碩
宋江陵琵琶寺釋慧安 僧覽 法衛
齊京師枳園寺沙弥釋法匱 法楷
齊荊州釋僧慧 慧遠
齊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 道香 僧朗

高僧傳第十一卷 習禪 明律

習禪 二十一人
晉江左竺僧顯
晉剡隱岳山帛僧光
晉始豐赤城山竺曇猷 慧開 慧真
晉長安釋慧嵬
晉廣漢閻興寺釋賢護
晉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晉蜀石室山釋法緒
晉偽魏平城釋玄高 慧崇
宋長安寒山釋僧周 僧亮
宋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宋餘杭釋淨度
宋始豐瀑布山釋僧從
宋廣漢釋法成
宋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宋荊州長沙寺釋法期 道果

宋成都釋道法
宋蜀安樂寺釋普恒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 僧謙 法隱 超志 法達 慧勝
齊武昌樊山釋法悟 道濟
齊錢塘靈苑山釋曇超
齊始豊赤城山釋慧明

明律十三人

宋江陵釋慧猷
宋吳閑居寺釋僧業 慧光
宋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宋京師莊嚴寺釋僧璩 道遠
宋彭城郡釋道儼 慧曜
宋江陵釋僧隱 成具
宋廣漢釋道房
宋京師閑心寺釋道營 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 超度
齊京師多寶寺釋法穎 慧文
齊蜀靈建寺釋法琳
齊京師安樂寺釋智稱 聰超
梁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高僧傳第十二卷 亡身 誦經

亡身十一人

晉霍山釋僧群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
宋高昌釋法進 僧導
宋魏郡廷尉寺釋僧富
宋偽秦蒲坂釋法羽 慧始
宋臨川招提寺釋慧紹 僧要
宋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宋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宋蜀武擔寺釋僧慶
齊隴西釋法光
齊交阯仙山釋曇弘

誦經 二十一人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邃
晉越城寺釋法相 曇蓋 僧法
晉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晉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剡法花臺釋法宗
宋京師南澗寺釋道冏
宋廬山釋慧慶
宋臨渭釋普明
宋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宋京師瓦官寺釋慧果
宋京師東安寺釋法恭 僧恭
宋京師彭城寺釋僧覆 慧琳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 僧念
齊永興栢林寺釋弘明
齊京師靈根寺釋慧豫 法音
齊上定林寺釋道崇
齊上定林寺釋超辯 法明 法定 僧志
齊山陰天柱山釋法慧 曇遊
齊京師後岡釋僧侯 慧温
梁上定林寺釋慧弥 法仙
梁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高僧傳第十三卷 興福 經師 導師

興福十四人

晉并州竺慧達
晉武陵平山釋慧元 竺慧直
晉京師凡官寺釋慧力
晉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宋山陰法花山釋僧翼
宋豫州釋僧洪
宋京師釋僧亮
宋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南海雲峯寺釋慧敬
齊南海藏薇山釋法獻
齊上定林寺釋法獻 玄暢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梁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經師十一人

晉中山帛法橋

晉京師建初寺支曇籥

宋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

宋安樂寺釋道慧

宋謝寺釋智宗

齊烏衣寺釋曇遷

齊東安寺釋曇智

齊安樂寺釋僧辯

齊白馬寺釋曇憑

齊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導十人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宋長干寺釋曇穎

宋凡官寺釋慧璩

宋靈味寺釋曇宗

宋中寺釋曇光

齊興福寺釋慧芬

齊興福寺釋道儒

齊凡官寺釋慧重

齊正勝寺釋法願
齊濟隆寺釋法鏡
右十三卷十科凡二百五十七人
弟子孫子曼頴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傳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迺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緇素傳美鈆槧定辞照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捨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蕭且攙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攉幽明不无梗槩泛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秀但稱高座僧瑜卓尔獨載玄暢赳然孤録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

苞成蘭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鴻筆也緜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為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挈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无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蓬龍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 王筠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陋餘觸途多昧且獲披来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虞道知休弈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毅浩憚支遁才後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

子王曼穎頓首和南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蔑艾而来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以来昭明遺法殊功異行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

道少之懐書抱筴自課之勤長慕鉛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曆心傳録每見一分可稱輙有懐三省但歴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没已詳別序兼具来告所以不量寸管輙樹十科商攉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紫辭語陋拙本以自偹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槽越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内外淹劭披覽餘暇脱助詳閲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辞野久懐多愧来告吹噓更增懊惺令以所著賛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偹斟酌

釋君白

此傳是會稽嘉祥寺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通内外善講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為世軌又著此高僧傳十三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歳癸酉避侯景難来至湓城少時講説甲戌年二月捨化時年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經始葬廬山禪閣寺墓龍光寺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尔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續高僧傳序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原夫至道無言非言何以範世言惟引行即行而成立言是以布五位以擢聖賢表四依以承人法龍圖成大易之漸龜章啓彝倫之用逮乎素王繼轍前修舉其四科班生著詞後進弘其九等皆所謂化道之恒規言行之權致者也惟夫大覺之照臨也化敷西壤迹紹東川踰中古而彌新歷諸華而轉盛雖復應移存沒法被澆淳斯乃利見之康莊挾有之弘略故使體道欽風之士激揚影響之賓會正解而樹言扣玄機而即號並德充宇宙神冠幽明象設煥乎丹青智則光乎油素固以詳諸經部誠未纘其科條攜以慈河界於剡洲風俗分於唐梵華胥撰列非聖不據其篇則二十四依付法之傳是也神州所紀賢愚雜其題引則六代所詳群錄是也然則統斯大抵精會所歸莫不振發蒙心網羅正理俾夫駘足九達貴蹤望而

左

可尋。倘目四馳，高山委而仰止。昔梁沙門金陵釋寶唱撰名僧傳，會稽釋惠皎撰高僧傳，創發異部，品藻恒流，詳覈可觀，華質有據。而緝裒吳越，敘略魏燕，良以博觀未周，故得隨聞成采。加以有梁之盛，明德云繁，薄傳五三，數非通敏，斯則同世相侮，事積由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贍，誰為譜之。致使歷代高風，颯焉終古。余青襟之歲，有顧斯文，祖習乃存，經綸攸闕。是用憑諸名器，訪對蔡青，而情計栖遑，各師偏競，逖聽成簡，載紀相尋，而物忌先鳴，藏舟遽往，徒懸積抱，終擲光陰。敢以不才，輒陳筆記，引踈聞見，即事編韋。諒得列代因之，更為冠冕。自漢明夢日之後，梁武光有已前，代別釋門，咸流傳史。考酌資其故實，刪定節其先聞，遂得類纘前驅，昌言大寶。季世情勢，量重聲華，至於鳩聚風猷，略無繼緒。惟隋初沙門魏郡釋靈裕，儀表綴述，有意弘方，撰十德記一卷，偏敘昭玄師保，未與廣嗣通宗。餘則孫趣文薄，言行狀，終亦未馳高

觀可為長太息矣故霑預染毫之客
莫不望崖而戾止固其然乎今余所
撰恐墜接前緒故不獲已而陳之或
博諮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即目舒之
或討讎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徽音郊
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
器略言約繁簡事通野素足使紹胤
前良允師後聽始岠梁之初運終唐
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載包括
岳瀆歷訪華夷正傳三百四十人附
見一百六十人序而伸之大為十例
一曰譯經二曰解義三曰習禪四曰明
律五曰護法六曰感通七曰遺身八
曰讀誦九曰興福十曰雜科凡此十
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隨篇擬
倫自前傳所叙通例已頒迴互抑揚
寔遵弘撿且夫經道兩術掩映於嘉
苗護法一科綱維於正綱必附諸傳
述知何續而非切取其拔滯宏規固
可標於等級餘則隨善立目不覺時
須布教攝於物情為要解紛靜節惣
歸于末第區別世務者也至於韜光崇
岳朝宗百靈秀氣逸於山河貞槩銷

於林薄致有聲諠玄谷神遊紫煙高謝於松喬俯眄於窮轍斯皆具諸別紀抑可言乎或復匿迹城闉陸沉浮俗盛業可列而吹噓罕遇故集見勣風素且樹十科結成三帙号曰續高僧傳若夫搜擢源流剖指憲章組織詞令琢磨行業則備于後論更議而引之必事接恒篇終成詞費則削同前傳猶恨逮于末法世挺知名之僧未覿嘉猷有淪典籍庶將來同好又塵斯意焉

續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篇初　本傳六人附見二十七人

梁揚都正觀寺扶南沙門僧伽婆羅傳一　曼陀羅　木道賢　僧法　道命

梁揚都莊嚴寺金陵沙門釋寶唱傳二　梁武帝　僧朗　梁簡文　僧貽

魏北臺石窟寺恒安沙門釋曇曜傳三　曇靖

魏南臺永寧寺北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四　常景　李廓　寶意　覺定　達摩　智希　楊衒之　曇顯　智賢　法希　藏稱

陳南海郡西天竺沙門拘那羅

隨傳五　高空　德賢　善吉

陳揚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六

智愷　曹毗　智敫　道尼

僧伽婆羅梁言僧養亦云僧鎧扶南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附法律學年出家偏業阿毘曇論聲榮之盛有譽海南具足已後廣習律藏勇意觀方樂崇開化聞齊國弘法隨舶至都住正觀寺為天竺沙門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復從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解數國書語值齊曆亡墜道教淩夷婆羅靜潔身心外絕交故擁室栖閑養素資業大梁御㝢搜訪術能以天監五年被勅徵召於楊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等五處傳譯訖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即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是也初翻經日於壽光殿武帝躬臨法座筆受其文然後乃付譯人盡其經本勅沙門寶唱慧超僧智法雲及袁曇允等相對疏出華質有序不墜譯宗天子禮接甚厚引為家僧所司資給道俗改觀婆羅不畜私

財以爲嚫施成立住寺太尉臨川王
宏接遇隆重普通五年因疾卒于正
觀春秋六十有五梁初又有扶南沙
門曼陀羅者梁言弘弱大齎梵本遠
來貢獻勑與婆羅共譯寶雲法界體
性文殊般若經三部合一十一卷雖事
傳譯未善梁言故所出經文多隱質
時有居士朱道賢以天監十五年獻
優婁頻經一卷文既尠具不辯來由
又有大學博士江泌女僧法者小年
出家有時靜坐閉目誦出淨土妙莊
嚴等經始從八歲終於十六惣出二
十五卷天監年中在華光殿親對武
帝誦出異經楊都道俗咸稱神授若
驗佛經斯唯宿習未可餘談竊尋外
典生知者聖學知者次斯則局談今身
昧於過往耳若不然者何以辯 內外
賢聖淺深之通塞哉如前傳曇諦之
憶書鎮近俗崔子之念金環弋有斯
蹤定非外託逮太清中湘東王記室
虞孝敬學周內外撰內典博要三十
卷該羅經論條貫釋門諸有要事備
皆收錄頗同皇覽類苑之流諸宮陷

沒便襲染衣更名道命流離閑輔亦
有著述云云
釋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即有吳建國
之舊壤也少懷恢敏清貞自蓄顧惟
隻立勤田為業資養所費終於十畝
至於傍求傭書取濟寓目流略便能
強識文采鋪贍義理有聞年十八投
僧祐律師而出家焉祐江表僧望多
所製述具如前傳紀之唱既始陶津
經律諮稟承風建德有聲宗嗣住莊
嚴寺博採羣言酌其精理又惟開悟
土俗要以通濟為先乃從處士顧道
曠呂僧智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大
義時以其遊涉世務謂有俗志為訪
家室執固不迴發三十天廕既崩喪事
云畢建武二年擺撥常習出都專聽
涉歷五載又中風疾會齊氏云季遭
亂入東遠至閩越討論舊業天監四
年便還都下乃勅為新安寺主帝以
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
年登豈非上資三寶中賴四天下藉
神龍幽靈叶贊方乃福被黔黎歆茲
厚德但文散羣部難可偹尋下勑令

唱捴撰集録以擬時要或建福禳灾
或礼懺除障或饗接神鬼或祭祀龍
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
為三卷包括幽顯詳略古今故諸所
祈求帝必親覧指事祠禱多感威靈
所以五十許年江表无事兆民荷賴
緣斯力也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汗
淺識難尋勅莊嚴僧旻於定林上寺
纘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又勅開善智
藏纘衆經理義号曰義林八十卷又
勅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
卷並唱奉別勅兼賛其功綸綜終始
緝成部帙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耽内
教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寶唱
綴紕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帝以佛法
沖奥近識難通自非才學无由造極
又勅唱自大教東流道門俗士有叙
佛理著作弘義並通鳩聚号曰續法
輪論合七十餘卷使夫迷悟之賓見
便歸信深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
集一百四十卷並唱獨斷專處纘結成
部既上親覧流通內外十四年勅安
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勒

成未愜帝旨又勅唱重撰乃因紹前
録注述合離甚有科據一帙四卷雅
愜時望遂勅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
求遺逸皆令具足備造三本以用供
上緣是又勅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
飯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五十
卷于時佛教隆盛無德稱焉道俗李
筆乎陳文理自武帝膺運時三十有
七在位四十九載深以庭廢早傾常
懷哀感每嘆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
爲心良是諸佛由生又即除妄滌累
得申罔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
故収採衆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
讀數引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頻代二
皇捨身爲僧給使洗濯煩穢仰資冥
福每一捨時地爲之震相繼齋講不
斷法輪爲太祖文皇於鍾山北澗建
大愛敬寺糺紛協日臨睨百丈翠微
峻極流泉灌注鍾鯨遍嶺鈸鳳乘空
創塔包巖壑之奇宴坐盡林泉之邃
結構伽藍同尊園寢經營彫麗奄若
天宫中院之去大門延袤七里廊廡
相架簷霤臨屬旁置三十六院皆設

池臺周宇環遶千有餘僧四事供給中院正殿有栴檀像舉高丈八匠人約量晨作夕停每夜恒聞作聲旦視輙覺功大及終成後乃高二丈有二相好端嚴色相超挺殆由神造屢感徵迹帝又於寺中龍淵別殿造金銅像舉高丈八躬伸供養每入頂礼歔欷哽噎不能自勝預從左右无不下泣又爲獻太后於青溪西岸建陽城門路東起大智度寺京師甲里爽塏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陸之顯要殿堂宏壯寶塔七層房廊周接華果間發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追福五百諸尼四時講誦寺成之日帝顧謂群后曰建斯兩寺奉福二皇用表罔極之情以達追遠之思而不能遣蓼莪之哀復於中宮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室崇宇嚴肅欝若卿雲粉壁珠柱交映相耀設二皇座具脩諸禮冠履奩篋舉目興慕晨昏如在衣服輕暖隨時代易新奇芳旨應時日薦帝又曰雖絹工匠之巧殫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華樹雜沓限以國務不獲朝夕

侍食惟有涕望親奉饋奠而无所瞻
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又作聯珠五
十首以明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統孝
本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越終
古无德而稱故元帝云伏尋我皇之為
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枯遷貿五德
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過
隟之思弥軫彛拱巖廊風樹之悲逾
切潔齋宗廟虔事郊禋言未發而
涕零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
者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万載
論孝四人而已廣如繹所撰金樓子述
之又以大通元年於臺城北開大通
門立同泰寺樓閣臺殿擬則宸宮九
級浮圖迴張雲表山樹園池沃蕩煩
積其年三月六日帝親臨幸礼懺敬
接以為常准即捨身之地也雖億兆
務殷而卷不輟手披閱內外經論典
墳恒以達曙為則自禮記古文周書
左傳莊老諸子論語孝經往哲所未
詳悉皆為訓釋又以國學負限隔於
貴賤乃更置五館招引寒儁故使孔
釋二門榮茂峙列帝前後集百有餘

卷著通史書苑數千卷唱當斯盛世
頻奉璽書預參飜譯具如別傳初
唱天監九年先疾復動便發二願遍
尋經論使無遺失捜括列代僧錄創
區別之撰為部帙号曰名僧傳三十
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條列其序略云
夫深求寂滅者在於視聽之表考乎
心行者諒須丹青之工是乃萬象森羅
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
下也威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
九疇神遊八正頂戴法橋伏膺甘露
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
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
宗敏德名絕終古擁嘆長懷靡茲永
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邈
著述集記振發玄要寶唱不敏預班
二落礼誦餘日捃拾遺漏文廣不載
初以脚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勅追
因此抵罪謫配越州尋令依律以法
處斷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擯徙廣州
先懺京師大僧寺遍方徙嶺表永棄
荒裔遂令鳩集為役多閑晝則伏懺
夜便纘錄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

中甄條流文詞隆落將發之日遂以奏聞有勑停擯令任翻譯而此僧史方將刊定改前宿繁更加芟定故其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然唱之所撰文勝其質後人憑據揣而用之故數陳賞要為時所列不測其終

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鑒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住北臺昭玄統綏緝僧眾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邪佞諛詞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為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既心悔誅夷崔氏事列諸傳至壬辰年

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凌廢欣今重復故於北臺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并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時又有沙門曇靖者以創開佛日舊譯諸經並從梵語人間誘道憑准無因乃出提謂彼利經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習故其文云東方泰山漢言代岳陰陽交代故謂代岳出於魏世乃曰漢言不辯時代斯一妄也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岳譯之兩語相翻不識梵魏斯二妄也其例甚衆具在經文尋之可領舊錄別有提謂經一卷與諸經語同但靖加五方五行用石糅金疑成僞耳並不測其終隋開皇關壤往往民間猶習提謂邑義各持衣鉢月再興齋儀範正律遞相鑒檢甚具翔集云

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總持志在弘法廣流視聽遂挾道宵征遠莅葱左以魏永平

供擬翻華處之永寧大寺四事將給七百梵僧勅以留支為譯經之元匠也其寺本孝明皇帝熈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在宮前閶闔門南御道之東中有九層浮圖架木為之舉高九十餘丈上有金剎復高十丈出地千尺去臺百里已遙見之初營基日掘至黃泉獲金像三十二軀太后以為嘉瑞奉信法之徵也是以飾制瓌奇窮世華美剎表置金寶瓶容二十五斛承露金盤一十一重鐵鏁角張盤及鏁上皆有金鐸如一石甕九級諸角皆懸大鐸上下凡有一百三十枚其塔四面九間六窓三戶皆朱漆扉扇垂諸金鈴層有五千四百枚復施金鐶鋪首佛事精妙殫土木之工繡柱金鋪驚駭心目高風永夜鈴鐸和鳴鏗鏘之音聞十餘里北有正殿形擬太極中諸像設金玉珠繡作工巧奇冠絕當世僧房周接千有餘間臺觀星羅參差間出彫飾朱紫績以丹青栝栢楨松異草叢集院牆周帀皆施椽瓦正南三門樓開三道三重

去地二百餘尺狀若天門赫弈華麗
夾門列四力士四師子飾以金玉莊
嚴煥爛東西兩門例皆如此所可異
者雉樓兩重北門通道但路而置其
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淥水京師行
旅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潛雲之
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乃詔中
書舍人常景勑寺碑景河內人敏學
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高祖擢
為脩律博士有詔令刊定條格永成
通式景乃商榷今古條貫科猷即魏
律二十篇是也歷官中書舍人黃門
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居室貧儉事
若農家雅有經史盈車所著文集百
餘篇給事中封暐伯作序行世寺既
初成明帝及太后共登浮圖視宮中
如掌內下臨雲雨上天清朗以見宮
內事故禁人不聽登之自西夏東華
遊歷諸國者皆曰如此塔廟閻浮所
無孝昌二年大風撥屋拔樹剎上寶
瓶隨風而墮入地丈餘復命工人更
安新者至永熙三年二月為天所震
帝登淩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

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來救于斯時也雷雨晦冥霰雪交注第八級中平旦火起有二道人不忍焚燼投火而死其焰相續經餘三月入地剎柱乃至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有人從東萊郡至云見浮圖在於海中光明儼然同觀非一俄而雲霧亂起失其所在至七月平陽王為侍中斛斯椿所挾西奔長安至十月而洛京遷于漳鄴先時流支奉勅創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受然後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文佛法隆盛英俊蔚然相從傳授孜孜如也帝又勅清信士李廓撰衆經錄廓學通玄素條貫經論雅有標擬故其錄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鄴爰至天平二十餘年凡所出經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即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經勝思惟大寶積法華涅槃等論是也並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筆受具列唐貞觀內典錄廓又云三藏法師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甲所翻新文筆受藁本滿一間

崖然其慧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兼工呪術則無抗衡矣嘗坐井口澡罐內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撝井中密加誦呪纔始數遍泉水上涌平及井欄即以鉢酌用之盥洗傍僧具見莫測其神咸共嘉嘆大聖人也流支曰勿妄褒賞斯乃術法外國共行此方不習謂為聖耳懼惑世網遂祕不宣于時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博贍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禪法意存遊化以正始五年初届洛邑譯十地寶積論等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佛陁扇多魏言覺定從正光元年至元象二年於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等經十部當翻經日於洛陽內殿流支傳本餘僧參助其後三德乃徇流言各傳師習不相詢訪帝以弘法之盛略敘曲煩勑三處各翻訖乃恭挍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後人合之共成通部見寶唱等錄 初寶意沙門

神理摽異領牒魏詞偏盡隅隩帝每
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悟精義每發一
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
大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
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
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
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
請令定使者即如所請見諭諸僧既
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
故來下迎意乃含笑顧怡告衆辭訣
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
魏境聞見無不嗟美時又有沙門法
塲於洛陽譯辯意長者問經一卷雖
關傳對而是正文見法上錄又顯平
元年有南天竺波羅柰城婆羅門
姓瞿曇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從
元年至興和末於鄴城譯正法念聖
善住迴諍唯識等經論凡一十四部
八十五卷沙門曇林僧昉等筆受當
時有沙門菩提流支與般若流支前
後出經而衆錄傳寫率多輕略各去
上字但云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迄
今群錄譯目相涉難得詳定又與城

郡守楊衒之撰洛陽伽藍記五卷故其序略云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氏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非天外至如一乘二諦之言六通三達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若夫項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象夜臺圖紺髮之形尒來奔競其風遂廣至如晉室永嘉寺惟有四十二皇魏受圖嵩洛京寺出餘千數皆帝王士庶篤信經營名僧異瑞紛綸間起今採摭祥異者具以注之文多不載時西魏文帝大統中丞相宇文黑泰興隆釋教崇重大乘雖攝總万機而恒揚三寶第內常供百法師尋討經論講摩訶衍又令沙門曇顯等依大乘經撰菩薩藏衆經要及百二十法門始從佛性終盡融門每日開講即恒宣述以代先舊五時教迹迄今流行香火梵音礼拜唱導咸承其則雖山東江表乃稱學海儀表有歸未能逾矣至周文帝二年有波頭摩國律師攘那跋陀羅周言智賢共耶舍崛多等譯五明論謂聲醫工術及符印等並沙門智

傳筆受建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國沙
門達摩流支周言法希奉勅為大冢
宰晉陽公宇文護譯婆羅門天文二
十卷又令摩伽陀國禪師闍那耶舍
周言藏稱共弟子闍那崛多等於長
安故城四天王寺譯定意天子問經
六部沙門圓明道辯及城陽公蕭吉
等筆受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
波羅末陀譯云真諦並梵文之名字
也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焉景行澄
明器宇清肅風神爽拔悠然自遠群
藏廣部罔不厝懷藝術異能偏素諳
練雖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遠涉
艱關無憚夷險歷遊諸國隨機利見
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唱三寶大同
中勅直後張汜等送扶南獻使返國
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雜花經等
真諦遠聞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
惠益民品彼國乃屈真諦并賫經論
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涣然聞命以
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達于南海
沿路所經乃停兩載以太清二年閏
八月始屆京邑武皇面申頂礼於寶

雲殿竭誠供養諦欲傳翻經教不羨
秦時更出新文有逾齊日屬道銷梁
季寇羯憑陵法為時崩不果宣述乃
步入東土又往富春令陸元哲創奉
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
瓊等二十餘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
卷而國難未靜側附通傳至天保三
年為侯景請還在臺供養于斯時也
兵飢相接法幾頹焉會元帝啓祚承
聖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觀寺與願禪
師等二十餘人翻金光明經三年二月
還返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隨蕭太
保度嶺至于南康並隨方翻譯栖遑
靡託逮陳武永定二年七月還返豫
章又止臨川晉安諸郡真諦雖傳經
論道缺情離本意不申更觀機壤
遂欲汎舶往楞伽修國道俗虔請結
誓留之不免物議遂停南越便與前
梁舊齒重覆所翻其有文旨乖競者
皆鎔治成範始末倫通至文帝天嘉
四年揚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
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故
使遠浮江表親承勞問諦欣其來意

乃為翻攝大乘等論首尾兩載覆疎宗旨而飄寓投委无心寧寄又汎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學徒追逐相續留連太守王方奢述衆元情重申邀請諦又且脩人事權止海隅伺旅束裝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發自梁安汎舶西引業風賦命飄還廣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歐陽穆公頠延住制旨寺請翻新文諦顧此業緣西還無措乃對沙門慧愷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後穆公薨沒世子紇重為檀越開傳經論時又許焉而神思幽通量非情測嘗居別所四絕水洲紇往造之嶺峻濤涌未敢淩犯諦乃鋪舒坐具在於水上加坐其內如乘舟焉浮波達岸既登接對而坐具不濕依常敷置有時或以荷葉搨水乘之而度如斯神異其例甚衆至光大二年 六月諦厭世浮雜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資神早生勝壤遂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時智愷正講俱舍聞告馳往道俗奔赴相繼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衛防遏

躬自稽顙致留三日方紆本情因尒迎還止于王園寺時宗愷諸僧欲延還建業會楊輦碩望恐奪時榮乃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隷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蔵陳世以太建元年遘疾少時遺訣嚴正勗示因果書傳累紙其文付弟子智休至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有一明日於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准等各齎經論還返匡山自諦來東夏雖廣出衆經偏宗攝論故討尋教旨者通覽所譯則彼此相發綺績鋪顯故隨處翻傳親注疏解依心勝相後疏竝是僧宗所陳躬對本師重為釋旨增減或異大義無虧宗公別著行狀廣行於世且諦之梁時逢喪亂感竭運終道津靜濟流離弘化隨方卷行至於部帙或分譯人時別今総歷二代共通數之故始梁武之末至陳宣即位凡二十三載所出經論記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華飾盛顯隋唐見曹毗別歷

及唐貞觀內典錄餘有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凡有二百四十甲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万餘卷今見譯訖止是數甲之文並在廣州制旨王園兩寺是知法寶弘博定在中天識量玼瑣誠歸東夏何以明之見譯藏經減三千卷生便棄擲習學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初諦傳度攝論宗愷歸心窮括教源銓題義旨遊心既久懷敞相承諦又面對闡揚情理無伏一日氣屬嚴冬衣服單疎忍噤通霄門人側席愷等終夜靜立奉侍諮詢言久情諠有時眠寐愷密以衣被覆之諦潛覺知便曳之于地其節儉知足如此愷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諦以他日便喟然憤氣衝口者三愷問其故荅曰君等款誠正法實副參傳但恨弘法非時有阻來意耳愷聞之如噎良久聲淚俱發跪而啓曰大法絕塵遠通赤縣羣生無感可遂埋耶諦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國非近非遠吾等沒後當盛弘之但不覩其興以為太息耳即驗往隋今統數揚有

宗傳者以為神用不同妄生異執惟
識不識其識不無概然時有中天竺
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陳言高空
遊化東魏生知俊朗體悟幽微專學
佛經尤精義理洞曉音韻兼善方言
譯僧伽吒經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
年中於鄴城司徒公孫騰第出沙門
僧昉筆受屬齊受魏禪蕃客任情鄴
請還鄉事派博觀承金陵弘法道譽
遠聞以梁武大同年辭齊南度既達
彼國仍被留住因譯大乘頂王經一
部有勅令那揔監外國往還使命至
太清二年忽遇于闐僧求那跋陀陳
言德賢齎勝天王般若梵本那因期
請乞願弘通嘉其雅操輟然授與那
得保持用為希遇屬侯景作亂未暇
翻傳携負東西諷持供養至陳天嘉
乙酉之歲始於江州興業寺譯之沙
門智昕筆受陳文凡六十日覆疎陶
練勘閱俱了江州刺史黃法𣰰為檀
越僧正釋惠恭等監掌具經後序那
後不知所終時又有扶南國僧須菩
提陳言善吉於楊都城內至敬寺為

陳主譯大乘寶雲經八卷與梁世曼陁羅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差互並見隋代三寶錄

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跨轢淮海住楊都大寺與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並義聲高邈宗匠當時有天竺沙門真諦挾道孤遊遠化東鄙會虜寇勍殄僑寓流離一十餘年全無陳譯將旋舊國途出嶺南為廣州刺史歐陽頠固留因欲傳授周訪義侶擬閱新文泰遂與宗愷等不憚艱辛遠尋三藏於廣州制旨寺筆受文義垂二十年前後所出五十餘部并述義記皆此土所無者泰雖博通教旨偏重行獻至於律儀所及性無違越諦 又與泰譯明了論釋律二十二大義并疏五卷勒于座右遵奉行之至陳太建三年泰還建業并齎新翻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其諸部中有攝大乘俱舍論文詞該富理義凝玄思越恒情尠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翫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數

三論故泰雖屢演道俗無受使夫法座絕嗣関尓無聞會彭城沙門静嵩避地金陵學聲早被獨援千載希斯正理畫談恒講夜請新宗因循荏苒乃經涼燠泰振發玄門明哀弘詣覈其疑義每湊玄極皆隨機接音披釋無遺事出嵩傳泰博諮真諦傳業嵩公知我者希浮詐斯及不測其終

智愷俗姓曹氏住楊都寺初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真諦愷素積道風詞力殊贍乃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文疏合數八十三卷諦云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綫是前翻不應缺少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愷後延諦還廣州顯明寺住本房中請諦重講俱舍纔得一遍至陳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等度嶺就諦求學以未闡攝論更為講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方訖一遍明年宗等又請愷於智慧寺講俱舍論成名學士七十餘人同欽諮謁講至業品疏第九卷文猶未

盡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
紙題詩曰千秋本難滿三時理易傾
石火無恒焰電光非久明遺文空滿
笥徒然昧後生泉路方幽噎寒隴向
凄清一朝隨露盡惟有夜松聲因放
筆與諸名德握手語別端坐儼思奄
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即光大二年
也葬於廣州西陰寺南崗自餘論文
真諦續講至惑品第三卷因尒乖豫
便廢法事明年肇春三藏又化諦有
菩薩戒弟子曹毗者愷之叔子明敏
深沉雅有遠度少攜至南受學攝論
諮承諸部皆著功勳太建三年毗請
建興寺僧正明勇法師續講攝論成
學名僧五十餘人晚住江都綜習前
業常於白塔等寺開演諸論冠屨裙
襦服同賢士登座談吐每發深致席
端學士並是名賓禪定僧榮日嚴法
侶等皆資其學時有循州平等寺沙
門智敫者弱年聽延祚寺道緣二師
成實并往北土沙門法明聽金剛般
若論又往希堅二德聽婆沙中論皆
洞涉精至研覈宗旨必得本師臨聽

言無淨雜義得明暢者方始離之餘
例准此及翻攝論乃為廣州刺史安
南將軍陽山公頠請宅安居不獲專
習後翻俱舍方預其席及愷讓此論
敫與道尼等二十人並掇拾文疏於
堂聽受及愷之亡諦撫膺哀慟遂
来法准房中牽尼響敫等十有二
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
絶皆共奉旨仰無墜失至三藏崩後
法侶彫散宗嗣將虧太建九年敫相
續敫弘寂多聯類同聽諦席未有高
者太建十一年二月有跋摩利三藏
弟子慧哿者本住中原值周武滅法
避地歸陳曉隨使劉璋至南海獲涅
槃論敫曾講斯經飲其本習伏膺請
求便為開說止得序分種性分前十
三章玄義後返豫章鸖嶺山敫又與
璣法師隨從因復為說第三分見得
十海十道及進餘文哿因還疾不任
傳授乃令敫下都見海潮法師當
窮論旨以十四年至於建業所尋不
值乃還栖玄寺曉禪師賜與雲林解
涅槃疏釋經後分文兼論意而不整

足便還故寺常講新文十三章義近二十遍開皇十二年王仲宣起逆焚燒州境及敷寺房文疏並盡其年授敕令住廣循二州僧任經五載廢闕法事後解僧任方於本州道場寺偏講攝論十有餘遍坐中達解二十五人璣山暾等並堪領匠仁壽元年遘疾終於本寺敷撰諦之翻譯歷始末指訂并卷部時節人世詳備廣有成叙道宜住本九江尋宗諦旨興講攝論騰譽京師開皇十年下敕追入既達雍輦開悟弘多自是南中無復講主雖云敷說蓋無取矣

續高僧傳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　　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譯經篇二　本傳四人　附見八人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那連耶舍傳一　萬天懿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賢豆沙門闍那崛多傳二　僧就　法智

隋東都雒濱上林園翻經館南賢豆沙門達摩笈多傳三　侯君素　徐同卿　費長房　劉憑

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彥琮傳四　行矩

那連提黎耶舍隋言尊稱北天竺烏場國人正音應云鄔荼荼音持耶反其王與佛同氏亦姓釋迦剎帝利種隋云土田主也由劫初之時先為分地主因即号焉今所謂國王者是也舍年十七發意出家尋值名師備聞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聞諸宿老嘆佛景迹或言某國有鉢某國有衣頂骨牙齒神變非一遂即起心願得瞻奉以戒初受須知律相既滿五

夏發足遊方所以天梯石臺之迹龍廟寶塔之方廣周諸國並親頂礼僅無遺逸曾付園寺一住十年通獲僧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識人機見語舍去若能靜修應獲聖果忍汝遊涉終無所成尔日雖聞情無領悟脫来却想悔將何及耶舍北背雪山南窮師子歷覽聖迹仍旋舊壤乃覩烏場國主真大士焉自所經見罕儔其類試略述之安民以理民愛若親後夜五更先礼三寶香花伎樂竭誠供養日出昇殿方覽万機次到辰時香水浴像宮中常設日百僧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齋後消食習諸武藝日景將昳寫十行經與諸德僧共談法義復與群臣量議治政暝入佛堂自奉燈燭礼拜讀誦各有恒調了其常業乃還退靜三十餘年斯功不替王有百子誠孝居懷釋種餘風稟流此國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遣四遠投告六人為伴行化雪山之北至于峻頂見有人鬼二路人道荒險鬼道剃通行客心迷多尋鬼道漸

入其境便遭煞害昔有聖王於其路首作毗沙門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錯入鬼道耶舍覺已口誦觀音神呪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呪力得免斯厄因復前行又逢山賊專念前呪便蒙靈衛賊来相對目不見循路東指到芮芮國值突厥乱西路不通反鄉意絶乃隨流轉北至泥海之旁南岠突厥七千餘里彼既不安遠投齊境天保七年届於京鄴文宣皇帝極見殊禮偏異恒倫耶舍時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議憚之緣是文宣礼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請為翻經三藏殿内梵本千有餘夾勅送於寺處以上房為建道場供窮珎妙別立厨庫以表尊崇又　勅昭玄大統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翻譯沙門法智居士万天懿傳語懿元鮮卑姓万俟氏少出家師婆羅門而聰慧有志力善梵書語工呪符術由是故名預參傳焉初翻衆經五十餘卷大興正法弘暢衆心宣帝重法殊異躬礼梵本顧群臣曰此乃三寶洪基故

我偏敬其奉信推誠為如此也耶舍每於宣譯之暇時陳神呪冥救顯助立功多矣未幾授昭玄都俄轉為統所獲供祿不專自資好起慈惠樂興福業設供飯僧施諸貧乏獄因繫畜咸將濟之市廛內所多造義井親自漉水津給衆生又於汲郡西山建立三寺依泉旁谷制極山美又收養厲疾男女別坊四事供承務令周給又往突厥客館勸持六齋羊料放生受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　天子皇后躬問起居耶舍歎曰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輿令降重法故尔內撫其心慙懼交集建德之季周武克齊佛教與國一時平殄耶舍外假俗服內襲三衣避地東西不遑寧息五衆彫窘投厝無所儉餓溝壑者減食施之老病扶力者隨緣濟益雖事力匱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強說導無倦此負留難便歷四年有隋御寓重隆三寶開皇之始梵經遙應爰降璽書請來弘譯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

譯　勑昭玄統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令對翻傳主上礼問勤繁供奉隆渥年雖朽邁行轉精勤曾依舍利弗陁羅尼具依脩業夢得境界自身作佛如此靈祥雜沓其例非一後移住廣濟寺為外國僧主存撫羇客妙得物心忽一旦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不久去世及今明了誡尒門徒佛法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慎勿空過言訖就枕奄尒而化時滿百歲即開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初耶舍先逢善相者云年必至百亦合登仙中壽畢終其言驗矣登仙冥理猶難測之然其面首形偉特異常倫頂起肉髻聳若雲峯目正處中上下量等耳高且長輪埵成具見人崇相未比於斯固是傳法之碩德也法主既傾哀驚道俗昭隆之事將漸墜焉凡前後所譯經論一十五部八十餘卷即菩薩見實月藏日藏法勝毗曇等是也並沙門僧琛明芬給事李道寶等度語筆受昭玄統沙門曇延昭玄都沙門靈藏等二十餘僧監護始末至

五年冬勘練俱了並沙門彥琮制序
其見齊周隋二經錄尋耶舍遊涉四
十餘年國五十餘里十五万瑞景靈
迹勝寺高僧駃水深林山神海狩無
非奉敬並預徽降事既廣周未遑陳
叙沙門彥琮為之本傳具流於世時
又有同國沙門毗尼多流支隋言滅
喜不遠五百由旬來觀感化開皇二
年於大興善譯象頭精舍大乘總持
經二部給事李道寶傳沙門法纂筆
受沙門彥琮制序

闍那崛多隋言德志北賢豆（賢豆本音因陀羅婆陁那此云主處謂天帝所護故也賢豆之音彼國之訛略耳身毒天竺此方之訛稱也而彼國人總言賢豆而已乃之以為五方也）揵陁囉國人也隋言
香行國焉居富留沙富羅城云丈夫
宮也剎帝利種姓金（俱凡反）步此云項也
謂如孔雀之項彼國以為貴姓父名
跋闍邏婆囉此云金剛堅也少懷遠
量長秉清範位居宰輔爕理國政崛
多昆季五人身居家小宿殖德本早
發道心適在髫亂便願出家二親深
識其度不違其請本國有寺名曰大
林遂往歸投因蒙度脫其郁波弟耶

此云常近受持者今所謂和上此乃于闐之訛略也名曰嗜那耶舍此云勝名專修宴坐妙窮定業其阿遮利耶此云傳授或云正行即所謂阿闍梨也亦近國之訛略耳名曰闍若那跋達羅此云智賢遍通三學偏明律藏崛多自出家後孝敬專誠教誨積年指歸通觀然以賢豆聖境靈迹尚存便隨本師具得瞻奉時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師徒結志遊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臂施國淹留歲序國王敦請其師奉為法主益利頗周將事巡歷便踰大雪山西足固是天險之峻極也至猒怛國既初至止野曠民希所須食飲無人營造崛多遂捨具戒竭力供待數經時艱冥靈所祐幸免災橫又經渴羅槃陁及于闐等國屢遭夏雨寒雪暫時停住既无弘演栖寓非久又達吐谷渾國便至鄯州于時即西魏大統元年也雖歷艱危心逾猛勵發蹤跋涉三載于茲十人之中過半亡沒所餘四人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屆長

安止草堂寺師徒遊化已果來心更登淨壇再受具足精誠從道先甚由來稍參京輦漸通華語尋從本師勝名被明帝詔延入後園共論佛法殊禮別供充諸禁中思欲通法無由自展具情上啟即蒙別敕為造四天王寺聽在居住自茲已後乃翻新經既非弘泰羈縻而已所以接先闍本傳度梵文即十一面觀音金仙問經等是也會譙王宇文儉鎮蜀復請同行於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住龍淵寺又翻觀音偈佛語經建德隳運像教不弘五眾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敕追入京輦重加爵祿逼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亮哀而放歸路出甘州北由突厥闍梨智賢還西滅度崛多及以和上乃為突厥所留未久之間和上遷化隻影孤寄莫知所安賴以北狄君民頗弘福利因斯飄寓隨方利物有齊僧寶暹道邃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採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行至突厥俄屬齊

亡亦投彼國因與同處講道相娛所賫新經請翻名題勘舊錄目轉覺巧便有異前人無虛行苦同皆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即興暹等賫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冬屆止京邑勑付所司訪人令譯二年仲春便就傳述夏中詔曰殷之五遷恐民盡死是則居吉凶之土制短長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茲可域城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花池沼其号並同寺曰大興善也於此寺中傳度法本時崛多仍住北狄至開皇五年大興善寺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以躬當翻譯音義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請還帝乃別勑追延崛多西歸已絕流滯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寶忽蒙遠訪欣願交并即與使乎同來入國于時文帝巡幸洛陽於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頻仍未還京闕尋勑敷譯新至梵本衆部弥多或經或書且內且外諸有翻傳必以崛

多為主僉以嶇多言識異方字曉殊俗故得宜辯自運不勞傳度理會義門句圓詞體文意粗定銓本便成筆受之徒不費其力試比先達抑亦継之尒時耶舍已亡專當元匠於大興善更召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并勑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語又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粲法經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遷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沙門明穆彥琮重對梵本再審覆勘整理文義昔支曇羅什等所出大集卷軸多以三十成部及耶舍高齊之世出月藏經一十二卷隋初後出日藏分一十五卷既是大集廣本而前後譯分遂便支離部裹羈散開皇六年有招提寺沙門僧就合之為六十卷就少出家專實坊學雖加宣導恨文相未融乃例括相從附入大部 至於詞旨 愜當未善精窮比有大興善寺沙門洪慶者識度明達為國監寫藏經更整改就所合者名題前後甚得理致且今見翻諸經有多是大集餘品略而會

之應滿百卷若依梵本此經凡十万偈據以隋文可三百卷略多曾傳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彼王純信敬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般若大集華嚴三部王躬受持親執鍵鑰轉讀則開香花供養或以諸餅果誘引小王令其礼拜此國東南可二十餘里山甚巖險有深淨窟置大集花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華聚二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減十万偈國法相傳防衛守護又有入滅定羅漢三人窟中禪寂每至月半諸僧就山為其淨髮此則人法住持有生之所憑賴崛多道性純厚神志剛正愛德無猒求法不懈博聞三藏遠究真宗遍學五明兼閑世論經行得道場之趣揔持通神呪之理三衣一食終固其誠仁濟弘誘非關勸請勤誦佛經老而弥篤強識先古久而逾諳士庶欽重道俗崇敬隋滕王遵仰戒範奉以為師因事塵染流擯東越又在甌閩道聲載路身心兩救為益極多

至開皇二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從西服来至東華循歷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即佛本行集法炬威徳護念賢護等經是也並詳括陶冶理教圓通文明義結具流於世見費長房三寶録初隋高祖又勑崛多共西域沙門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婆羅門毗舍達等於内史内省翻梵古書及乾文至開皇十二年書度翻訖合二百餘卷奏聞進内見唐貞觀内典録時又有優婆塞姓瞿曇氏名達摩般若隋言法智父名般若流支偺詳餘傳智本中天國人流滞東川遂響華俗而門世相傳祖習傳譯高齊之季為昭玄都齊國既平佛法同毁智曰僧職轉任俗官再授洋州洋川郡守隋氏受禪梵牒即来有勑召還使掌翻譯法智妙善方言執本自傳不勞度語譯業報差別經等成都沙門釋智鉉筆受文詞銓序義體曰嚴寺沙門彦琮制序見隋代經録

達摩笈多隋言法密本南賢豆羅囉

力加反國人也剎帝利種姓槃耶伽囉此云虎氏有弟四人身居長子父母留戀不聽出家然以篤愛法門深願離俗年二十三往中賢豆界犍拏究撥闍城此云耳出於究牟地謂黃色花因園以得名也僧伽囉磨此云衆園舊云僧伽藍者訛略也笈多於此寺中方得落髮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郁波弟耶佛馱笈多此云學密阿遮利夜名舊拏達多此云德施又一阿遮利夜名為普照通大小乘經論咸能誦說行賓荼夜法謂行乞食者舊名為分衛入第耶那此云念修舊為禪那及持訶那並訛僻也恒入此觀以為常業笈多受具之後仍住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窺戶牖後以普照師為吒迦國王所請從師至彼經停一載師還本國笈多更留四年住於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謂僧處其所王立故名天遊舊以寺代之寺乃此土公院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提者亦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

携並浪語也此乃西言耳正音去招鬪提奢此云四方謂處所為四方衆僧之所依住也於是歷諸大小乘國及以僧寺閒見倍多北路商人頗至於彼遠傳東域有大支那國焉舊名真丹振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州之摠名也初雖傳述不甚明信未作來心但以志在遊方情無所繫遂往迦畢試國六人為伴仍留此國傳住王寺笈多遂將四伴於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學遠遊之心尚未寧處其國乃是北路之會雪山北陰商侶咸湊其境於商客所又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非惟觀其風化顯在利物弘經便踰雪山西足薄佉羅國波多又娑國達摩悉鞞多國此諸國中並不久住足知風土諸寺儀式又至渴羅槃陁國留停一年未多開導又至沙勒國同伴一人復還本邑餘有三人停在王寺謂沙勒王之所造也經住兩載仍為彼僧講說破論有二千偈旨明二部多破外道又為

論如實論亦二千偈約其文理乃是世間論義之法又至龜茲國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為彼僧講釋前論其王篤好大乘多所開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將一僧間行至烏耆國在阿爛拏寺講通前論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諸寺其國僧侶多學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載值難避地西南路純砂磧水草俱乏同侶相顧性命莫投乃以所賷經論權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既不遂勞弊轉增專誦觀世音呪夜雨忽降身心充悅尋還本途四顧茫然方道迷失踟躕進退乃任前行遂達于瓜州方知委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遠慕大國跋涉積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歿獨顧單影屆斯勝地靜言思之悲喜交集尋蒙帝旨延入京城處之名寺供給豊渥即開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勅令就翻經移住興善執本對譯允正寔繁所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

大弘微言此方舊學頗遺積疑然而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而潔經洞字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容詳正動節高猛誦響繼晨宵法言通內外又性好端居簡絕情務寡薄嗜慾息杜希求無倦誨人有踰利已曾不忤顏於賤品輕心於微類遂使未覩者傾風暫謁者欽敬自居譯人之首惟存傳授所有覆疎務存綱領煬帝定鼎東都敬重隆厚至於佛法弥增崇樹乃下勅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搜舉翹秀永鎮傳法登即下徵笈多并諸學士並預集焉四事供承復恒常度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簡無替於時及隋綱云頹郊壘煙構梵本新經一時斯斷笈多蘊其深解遂闕陳弘始於開皇中歲終於大業末年二十八載所翻經論七部合三十二卷即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乘菩提資糧等是也並文義澄潔華質顯暢具唐貞觀內典錄至武德二年終于洛汭初笈多翻普樂經一十五

卷末及練覆值偽鄭淪廢不暇重脩
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門
彥琮内外通照華梵並閒預參傳譯
偏承提誘以笈多遊履具歷名邦見
聞陳述事逾前傳因著大隋西國傳
一部凡十篇本傳一方物二時候三
居處四國政五學教六禮儀七飲食
八服章九寶貨十盛列山河國邑人
物斯即五天之良史亦乃三聖之宏
圖故後漢西域傳云靈聖之所降集
賢懿之所挺生者是也詞極綸綜廣
如所述初開皇十三年廣州有僧行
塔懺法以皮作帖子二枚書為善惡
兩字令人擲之得善者吉又行自撲
法以為滅罪而男女合雜妄承密行
青州居士接響同行官司撿察謂是
妖異其云此塔懺法依占察經自撲
懺法依諸經中五體投地如大山崩
時以奏聞乃勅内史侍郎李元操就
大興善問諸大德有沙門法經彥琮
等對云占察經見有兩卷首題菩提
登在外國譯文似近代所出衆藏亦
有寫而傳者撿勘群錄並無正名及

譯人時處塔懺與衆經復異不可依
行勑因斷之時有秀才儒林郎侯白
奉勑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叙感
應即事亟涉弘演釋門者白字君素
本相鄴人也識敏機對揖崇臺省帝
以多聞前古爰引賓王觀國程器終
于此職又有晉府祭酒徐同卿撰通
命論兩卷卿以文學之富鏡達玄儒
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隱密先
賢之所未辯故引經史正文會通運
命歸於因果意在顯發儒宗助佛宣
教導達群品咸奔一趣蓋卿博識有
據故能洞此幽求又有翻經學士涇
陽劉馮撰内外旁通比挍數法一卷
馮學通玄素偏工數術每以前代翻
度至於數法比例頗涉不同故演斯
致其序略云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
之稟學有疎有密故尋算之用也則
兼該大行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然
東夏數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所陳
何無兩端之例然則先譯諸經並以
大千稱為百億言一由旬為四十里
依諸算計悉不相符竊疑翻傳之旨

彼此異意指撝之際於斯取失故衆
經年數之法與東夏相參十十變之
旁通對衍庶擬翻譯之次執而辯惑
既參隸經誥故即而敘之至開皇十
五年文皇下勑令翻經諸僧撰衆經
法式時有沙門彥琮等準的前錄結
而成之一部十卷奏呈入內並見隋
代費氏諸錄時有翻經學士成都費
長房本預緇衣周朝從廢因俗傳通
妙精玄理開皇之譯即預搜揚勑召
入京從例修緝以列代經錄散落難
收佛法肇興年載蕪沒乃撰三寶錄
一十五卷始於周莊之初上編甲子
下舒年号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別
陳敘函多條例然而瓦玉雜糅真偽
難分得在通行闕於甄異錄成陳奏
下勑行之所在流傳實為該富矣
釋彥琮俗緣李氏趙郡栢人人也世
号衣冠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
新識洞幽微情符水鏡遇物斯覽事
罕再詳初投信都僧邊法師因試令
誦須大拏經減七千言一日便了更
誦大方等經數日亦度邊異之也至

于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聲
洋溢如江河之望也聽十地論榮譽
流振州邑所推十二在巏嵍山誦法
花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因循講肆
乃返鄉寺講无量壽經時太原王
邵任趙郡佐寓居寺宇聽而仰之友
敬弥至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入
晉陽且講且聽當尓道張汾朔名布
通儒尚書敬長瑜及朝秀盧思道元
行恭邢恕等並高齊榮望欽揖風猷
同為建齋講大智論親受披導嘆所
未聞及齊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
講仁王經國統僧都用為承奉聽徒
二百並是英髦帝親臨御延文武咸
侍皇太后及以六宮同昇法會勅侍
中高元海扶琮昇坐接侍上下而神
氣堅朗希世驚嗟析理開神咸遵
景仰十六遭父憂厭辭名聞遊歷篇
章愛逮子史頗存通閱右僕射陽休
之與文林館諸賢友共款狎性愛恬
靜延而方造及初進具日次晡時戒
本万言誦試無了自尓專習律撿進
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延入共談

玄籍深會帝心勑預通道觀學士時
年二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
以大易老莊陪侍講論江便外假俗
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纘道
書號無上秘要于時預霑綸綜特蒙
收採至宣帝在位每醮必累日通宵
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泰頗
懷嘉賞授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
王邵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
瑟号為文外玄友大象二年隋文作
相佛法稍興便為諸賢講釋般若大
定元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
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
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号開皇即位
講讌四時相續長安道俗咸拜其塵
因即通會佛理邪正沾濡沐道者方
計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万
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為
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
相半即現傳習祖而行之開皇三年
隋高祖遣壇見畫老子化胡象大生
怪異勑集諸沙門道士共論其本又
勑朝秀蘇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有參

玄理者詳計奏聞時琮預在此筵當掌言務試舉大綱未及指覈道士自伏陳其矯詐因作辯教論明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條詞理援據宰輔褒賞其年西域經至即勅翻譯既副主顧欽至泰然從駕東巡旋途并部時煬帝在蕃任總河北承風請謁延入高第親論往還允愜懸佇即令住內堂講金光明勝鬘般若等經又奉別教撰修文䟽契旨卓陳足為稱首又教住大興國寺爾後王之新詠舊叙恒令和之又遣簫懿諸葛穎等羣賢遊往參問談對名理宗師有歸隋秦王俊作鎮太原又蒙延入安居內第叙問緐篤琮別夜寐夢見黃色大人身長三丈手執頗梨椀授云挽內是酒琮於夢中跪受之曰蒙賜寶器非常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輒飲寤已莫知其由及後王躬造觀音畫像張設內第身量所執究同前夢於是私慰素抱悲慶交并至十二年勅召入京復掌翻譯住大興善厚供頻仍時文帝御寓盛弘三寶每設大齋皆陳

懺悔帝親執香鑪琮為宣導暢引國
情懷張皇覽御必動容竦顧欣其曲
盡深衷其言誠感達如此類也煬帝
時為晉王於京師曲池營第林造日
嚴寺降礼延請永使住之由是朝貴
明哲數增臨謁披會玄旨屢發信心
然而東夏所貴文頌為先中天師表
梵音為本琮乃專尋教典日誦万言
故大品法花維摩楞伽攝論十地等
皆親傳梵書受持誦讀每日闇閱要
周乃止仁壽初年勅令送舍利于荊
州時漢王諒於所治城隣內造寺仍
置寶塔令所謂開義寺是也琮初至
塔所累日雲霧晦合及至下晨時正
當午雲開日耀天地清朗便下舍利
瘞而藏之又感瑞雲夾日五色相間
仁壽末歲又勅送舍利于復州方樂
寺今名龍蓋寺也本基荒毀南齊初
立周廢頹滅纔有餘址而處所顯敞
堪置靈塔令人治翦忽覺頭上痒悶
因搔髮中獲舍利一粒形如黍米光
色鮮發兩斧試之上下俱陷而舍利
不損頻更椎打光色逾盛掘深丈叟

獲塼藏銅銀諸合香泥究然但見清
水滿合其底蹤迹似有舍利尋覓不
見方知錢中所獲乃是銀合所盛又
覓石造函遍求不獲乃於黃陵縣界
感得一石磨治既了忽變為玉色光
潤內徹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衆色
象引石向塔又感一鵝飛至函所自
然馴狎隨石去住初無相離雖見同
群了無顧盼遂去還來首尾十日恒
在轝所有人將至餘處便即鳴叫飛
翔踰院而入及至埋訖便獨守塔遶
旋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諸魚鱉並
舉頭出水北望舍利琮便為說法竟
日方隱又感塔所井水十五日間自
然湧溢埋後乃止四月八日雲滿上
空正午將下忽雲並盡惟餘塔上圓
圓如蓋五色間錯映發日輪至藏舍
利其雲乃散琮欣感嘉瑞以狀奏聞
帝大悅錄以為記藏諸秘閣仁壽二
年下勅更令撰衆經目錄乃分為五
例謂單譯重翻別生疑為隨卷有位
帝世盛行尋又下勅令撰西域傳素
所諳練周鏡目前分異訛錯深有徵

舉故京壤名達多尋正焉有王舍城
沙門遠来謁帝事如後傳將還本國
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勑又
令琮翻隋為梵合成十卷賜諸西域
琮以洽聞博達素所關心文章騰翥
京輦推尚凡所新譯諸經及見譯大
智釋論等並為之序引又著沙門名
義論別集五卷並詞理清簡後學師
欽大業二年東都新治與諸沙門詣
闕朝賀特被召入内禁叙故累宵談
述治體呈示文頌其為時主見知如
此因即下勑於洛陽上林園立翻經
館以處之供給事隆倍逾關輔新平
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
千三百五十餘部並昆崘書多梨樹
葉有勑送館付琮披覽并使編叙
目錄以次漸翻乃撰為五卷分為七
例所謂經律讚論方字雜書七也必
用隋言以譯之則成二千二百餘卷
勑又令裴矩共琮修續天竺記文義
詳洽條貫有儀凡前後譯經合二十
三部一百許卷制序述事備于經首
素患虛冷發痢無時因卒于館春秋

五十有四即大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俗緣哀悼歸塟拒人初大漸之晨形羸神爽問弟子曰齋時至未對曰未也還瞑目而卧如此再三乃迴身引頸向門視日曰齋時已至吾其去矣索水盥手焚香迎彌勒畫像合掌諦觀開目閉目乃經三四如入禪定奄尒而終持續屬之方知已絶且琮神慧夙成彰於孩稚奉信貞悟松梓其心本師五臺山沙門道冣冣亦風采標映故琮不墜其門凡所遊習澹然獨靜雖經物忤曾無言及抑道從俗勑附文館屢逢光價能無會情斯乃立操虛宗遊情靡測講論相㳂初未休捨會夢入地獄頗見苦緣由念經佛等名蒙得解脫送往山樓之上尋又歷觀諸獄備覩同識名僧五苦加之具言其狀為說十善良久方覺至後數年更夢前事由稱佛菩薩名又蒙放免高祖具聞勑琮錄出賜諸道俗永為警誡自尒專思罪累屏絶人事息慮言筌行方等懺洪給貧病晚以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三

乃言七日一遍用為常業然琮久參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群師皆宗鳥迹至於音字詁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詞曰彌天釋道安每稱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嘆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詞尋撿向語文无以異或一千或五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雖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

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關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獵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觀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闡理衆儀則僧寶彌盛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梵典難易詮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至於天竺字體悉曇聲例尋其雅論亦似閑明舊喚彼方總名胡國安雖遠識未變常語胡本雜戎之胤梵惟真聖之苗根既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即云梵種實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偽良可哀哉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為梵學知非胡者竊以佛典之興本來西域譯經之起原自東京歷代轉昌迄茲無墜久之流變稍疑虧動競逐澆波鮮能迴覺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非易忍割遺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出家恒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學之理何因不學又且發蒙

草創伏膺章簡同鸚鵡之言倣邯鄲之步經營一字為力至多歷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天地業似山立文類淵海彼之梵法大聖規摹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解便无滯匹於此域固不為難難尚須求況其易也或以內執人我外慙諮問枉令秘術曠隔神州靜言思之慇而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吳士行佛念之儔智嚴寶雲之末纔去俗衣尋教梵字亦霑僧數先披葉典則應五天正語充布閻浮三轉妙音並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於是舌根恒淨心鏡弥朗藉此聞思永為種性安之所述大啓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盡更憑正文助光遺迹粗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韻二問荅三名義四經論五譯頌六咒功七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各疎其相廣文如論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讖世高審得胡本難繼者也羅叉支越斲鑿之巧者也竊以得本關質斲巧由文舊以為鑿

令固非審擬管之眼試復論之先覺諸賢高名彖聖慧解深發功業弘啓創發玄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義應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勘會以斯譯彼仍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哲梵書漸播真宗稍演其所宣出竊謂分明聊因此言輒銓古譯漢縱守本猶敢遙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討或繁或簡理容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晉宋尚於談說爭壞其淳秦涼重於文才尤從其質非無四五高德緝之以道八九大經錄之以正自茲以後迭相祖述舊典成法且可憲章展轉同見因循共寫莫問是非誰窮始末僧鬘惟對面之物乃作花鬘安禪本合掌之名例為禪定如斯等類固亦眾矣留支洛邑義少加新真諦陳時語多飾異若令梵師獨斷則微言罕革筆人參制則餘辭必混意者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淳質請勿嫌怪昔日仰對尊顏瞻尚不等親承妙吼聽之猶別諍論起迷豫昞涅槃之記部黨興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

邊之義佛亦許可而兩關之道比丘
未允其致雙林早潛一味初損千聖
同志九句共集雜碎之條尋訖奔誠
水鵠之頌俄舛昔經一聖纔亡法門
即減千年已遠人心轉偽既乏冩水
之聞復寡懸河之說欲求冥會詎可
得乎且儒學古文變猶紕謬世人今
語傳尚參差況凡聖殊倫東西隔域
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慇懃於三覆
靡造次於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
則功不足開大明而布範燭長夜而
成務宣譯之業未可加也經不容易
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慚水鏡兼而
取之所備者八誠心愛法志願益人
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
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
義貫兩乘不苦闇滯其備三也旁涉
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
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
五也沉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衒
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
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
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

得人三葉必長其風靡絕若復精搜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遇良材雖往者而難儔庶来者而能繼法橋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錯之徒不逈隆於魏室護顯之輩豈偏盛于晉朝或曰一音遍說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則語逐洛陽發序赤烏則言隨建業未應强移此韻始符極旨要工披讀乃究玄宗遇本即依真為篤信案常無改世稱仰述誠在一心非關四辯必令存梵詎是通方對曰談而不經旁慚博識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執管錐未該穹壤理絕名想彌難穿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間利根迥契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即令懸解定知難會經音若圓雅懷應合直餐梵響何待譯言本尚虧圓譯豈純實等非圓實不無疎近本固守音譯疑變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宣至德堪弘要道況復淨名之勸發心善生之歸妙覺奚假落髮翦鬚苦違俗

訓持衣捧盋頻改世儀坐受僧号詳謂是理遥學梵章寧容非法崇佛為主者討佛字之源紹釋為宗耻尋釋語之趣空覩經業弗興欲仰捴見梵僧例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家運將窮斯法見續用茲紹継誠可悲夫文多不載琮師尚宗據深究教源故章抄疏記諸無所及述製書論不叙並墳著福田論僧官論慈悲論默語論鬼神録通極論辯聖論通學論善知識録等並賦詞弘贍精理通顯初所著通極者破世術諸儒不信因果執於教迹好生異端此論所宗佛理為極言辯聖者明釋教宣真孔教弘俗論老子教不異俗儒靈寶等經則非儒攝言通學者勸引儒流遍師孔釋令知内外備識俗真言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登聖越凡不因善友無人達也門人行矩者即琮兄之子為行記流之于世矩少隨琮學諳訓業經東西兩館並參翻譯為性頗屬文翰通覧墳素夙為左僕射房玄齡所知深見禮厚貞觀初奏勅追入既達京

室將事翻傳遂疾而終不果開演鄉族流慟接柩趙州所譯衆經具在餘錄

續高僧傳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三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　道宣　撰

譯經篇三　本傳三人

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頗傳一

唐京師清禪寺沙門釋慧賾傳二

唐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淨傳三

波羅頗迦羅蜜多羅唐言作明知識或一云波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刹利王種姓刹利帝十歲出家隨師習學誦一洛叉大乘經可十万偈受具巳後便學律藏博通戒綱心樂禪思又隨勝德修習定業因修不捨經十二年末復南遊摩伽陁國那爛陁寺值戒賢論師盛弘十七地論因復聽採以此論中兼明小教又誦一洛叉偈小乘諸論波頗識度通敏器宇冲邃博通內外研精大小傳燈教授司侶所推承化門人般若因陁羅跋摩等學功樹勳深達義綱今見領徒本國盛化為彼王目之所欽重但以出家釋子不滯一方六月一移任緣

靡定承北狄貪勇未識義方法藉人
弘敢欲傳化乃與道俗十人展轉北
行達西面可汗葉護衙所以法訓勗
曾未浹旬特為戎主深所信伏日給
二十人料旦夕祇奉同侶道俗咸被
珍遇生福增敬日倍於前武德九年
高平王出使入蕃因與相見承此風
化將事東歸而葉護君臣留戀不許
王即奏聞下勅徵入乃與高平同來
謁帝以其年十二月達京勅住興善
譯門英達莫不修造自古教傳詞旨
有所未踰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
內計外執指掌釋然徵問相酬披解
無滯乃上簡聞蒙引內見躬傳法
理無爽對揚賜綵四十段并宮禁新
納一領所將五僧加料供給重頻慰
問勞接殊倫至三年三月上以諸有
非樂物我皆空眷言真要無過釋典
流通之極豈尚翻傳下詔所司搜揚
碩德備經三教者一十九人於大興
善創開傳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
玄謨等譯語沙門慧賾慧淨慧明法
琳等綴文又勅上柱國尚書左僕射

房玄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
參助勘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璟搃
知監護百司供送四事豐華初譯寶
星經後移勝光又譯般若燈大莊嚴
論合三部三十五卷至六年冬勘閱
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乃上聞奏下
勑各寫十部散流海內仍賜頗物百
段餘承譯僧有差束帛又勑太子庶
子李百藥制序具如論首波頗意在
傳法情望若紘而當世盛德自私諸
巳有人去頗僥倖時譽取馳於後故
衆名達廢講經論斯未是聊通者時
有沙門靈佳卓犖拔群妙通機會對
監護使具述事理云頗遠投東夏情
乖名利欲使道流千載聲振上古昔
符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
唐譯人不過二十意在明德同證信
非徒說後代昭奉無疑於今耳識豪
議攸同後遂不行時為太子染患衆
治無效下勑迎頗入內一百餘日親
問承對不虧帝言疾既漸降辭出本
寺賜綾帛等六十段幷及時服十具
頗稽傳法化不憚艱危遠度悲河來

歸震旦經途所亘四万有餘躬賷梵本望並翻盡不言英弃有墜綸言本志頹然雅懷莫訴因而搆疾自知不救分散衣資造諸淨業端坐觀佛遺表施身下勑特聽尋尒而卒於勝光寺春秋六十有九東宮下令給二十人轝尸坐送至于山所闍維既了沙門玄謩收拾餘骸為之起塔於勝光寺在乘師塔東即貞觀七年四月六日也有識同嗟法輪輟軫四年之譯三帙獻功擁抑慧燈望照惑累用茲弘道奉敢有闕既而人喪法崩歸譽斯及伊我東鄙匪各西賢悲夫

釋慧饋俗姓李荊州江陵人早悟非常神思鋒逸九歲投本邑隱法師出家隱體其精爽異倫即度為沙弥誦授之暇誨以幽與饋領悟玄理曾不再思執卷誦文紙盈四十荊楚秀望欽而美之初從隱聽涅槃法華後別聽三論皆剖指新奇抗擬標會開皇中年江陵寺大興法席群師雲赴道俗以饋嘉績夙成咸欲觀其器略共請為法主顧惟被導有旨因而踐焉

甫年十二創開涅槃比事吐詞義高常伯論難相継辯荅泠然少長莫不緘心頌聲載路荊州刺史宜龍公光壽聞其幼譽驚挺親駕謁焉奏僧前聞大相襃賞以事奏聞　玄帝　世阜秀者也登即有詔令本州僧禮所在恭送既達京輦殊蒙慰引賜納僧伽梨并衣一襲仍令住清禪寺從容法侶敦悅玄儒才藻屢揚汲引无竭預有衣冠士族皆来展造門庭莫不讚其洽聞博達機捷之謂也未猒煩梗闇兩載情踈諸門遂語默於賢聖之思齊清神乃從應禪師禀資心學權閑談授於經緯之理值隋氏云喪法事淪亡道閟當年情欣栖靜以大業末歲移卜終南之高冠嶺因巖構室踈素形心會唐運勃興蒼生仮濟贖不滯物我来従帝城講誨暫揚傾都請道武德年内釋侶云繁屢建法筵皆程氣宇時延興寺百座講仁王經王公卿士並從咸集沙門吉藏要竪論宗聲辯天臨貴賤傾目贖繞施銑責言清理詣思動幾微神彩驚越四部駭

心百辟蔵顧而嘆曰非惟論辯難繼抑亦銀鈎穿蹤今上在蕃親覩論府深相結納擬為師友六使来召令赴別第賾以生名煞身之累由来有人退讓餘詞一不聞命及貞觀開譯詔簡名僧衆以文筆知名兼又統詳論旨乃任為翻論之筆譯訖奏聞有勅賜帛百匹衣服一具賾又著論序曰般若燈論者一名中論本有五百偈借燈為名者無分別智有寂照之功也舉中標目者鑑亡緣觀等離二邊也然則燈本无心智也亡照法性平等中義在斯故寄論以明之也若夫尋論滯言執俗迷真顛倒斷常之間造次有無之内守名喪實攀葉亡根者豈欲尒哉蓋有由矣請試陳之若乃構分別之因招虚妄之果惑累熏其内識悪友結其外緣致使慢纉崇山見深滄海恚火難觸詞鋒罕當聞說有而快心聽談空而起謗六種偏執各謂非偏五百論師諍陳異論或將邪亂正或以偽齊真識似悟而翻迷教雖通而更壅可謂損珠翫石

棄寶貪新觀畫怖龍尋迹怯爲愛好如此良可悲夫龍樹菩薩救世挺生呵嗜慾而發心閱深經而自鄙蒙獨尊之懸記然法炬於閻浮且其地越初依功超伏位既窮一實且究二能佩雨印而定百家混三空而齊万物黜塵劫數歷試諸難悼彼群迷故作斯論文玄旨妙破巧申工被之鈍根多生怯退有分別明菩薩者大乘法將體道居衷遐覽真言爲其釋論開秘密藏賜如意珠略廣相成師資乎顯至如自棄異執聲超千端外道殊計紛然万緒驢乘競馳於駑駟螢火爭耀於龍燭莫不標其品類顯厥師宗玉石既分玄黃也判西域染翰乃有數家考實析微此爲精詣若會通本末有六千偈梵文如此翻則減之我皇帝神道邁於羲皇陶鑄侔於造化崇本息末無爲太平守母存子不言而治以爲聖教東流年淹數百而億爲所負闕者猶多希見未聞勞於寤寐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波頗蜜多羅學兼半滿博綜群詮喪我怡神

搜玄養性遊方在念利物為懷故能附弋傳身舉煙命伴冒氷霜而越葱嶺犯風熱而度沙河時積五年途經四万以大唐貞觀元年頂戴梵文至止京華昔秦徵童壽苦用戎兵漢請摩騰遠勞蕃使詎可方茲感應道契冥符家國休祥德人爰降有司奏見殊悅帝心勑住興善勝光即傳新經之始仍召義學沙門及王公宰輔對翻此論研覈幽旨去華存實目擊則欣其會理函杖則究其是非文雖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歲在壽星撿勘云畢其為論也觀明中道而存中失觀空顯第一而得一乘然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為鑑邪人無邪則鏡無所施不迷則車不為用斯論破申其猶此矣雖復所內遮外盡妄窮真而存乎妙存破如可破蕩蕩焉恢恢焉迎之靡測其源順之罔知其末信是瑩心神之砥礪越溟海之舟輿駭昏識之雷霆照幽途之日月者矣此土先有中論四卷本偈大同賓頭盧伽為之注解晦其部執

學者昧焉此論既興可為龜鏡庶明
達君子詳而味之序成未即聞上帝
勑秘書監虞世南作序見讃之所製
嘆咽无以加焉因奏聞上仍以序列于
卷首所在傳寫織于經藏以貞觀十
年四月六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
七葬于京郊之東列隧立碑頌其芳
德太常博士褚亮為文自讃之知道
倫等崇其辯機時俗以擬慧乘因為
篤論詞注難窮無施不遂譏花嚴大
品涅槃大智度攝大乘及中百諸論
皆鑒釋章部决滯有聞又誦涅槃法
華音文溥美時為衆述清囀動神又
抽藏什物用寫藏經尋閱纔止便修
虔奉又善導達衆首舒暢物情為諸
文雄之所稱叙特明古迹偏曉書畫
京華士子屢陳真偽皆資其口實定
其人世文章詞體頗預能添草隸筆
功名跡堪府每有官供勝集必召而
處其中公卿執紙請書填赴讃隨紙
賊筆飛驟如風藻蔚雄態綺華當
世故在所流詠躭玩極多懸諸屏障
或銘座右著集八卷行世

釋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世家
世儒宗鄉邦稱美淨即隋朝國子博
士徽遠之猶子也生知天挺雅懷篇
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邈年在弱歲早
習丘墳便曉文頌榮冠閭里十四出
家志業弘遠日誦八千餘言總持詞
義罕有其比遊聽講肆諮質碩疑徵
究幽微每臻玄極聽大智度及餘經
部神悉孤拔見聞驚異有志念論師
馳名東夏時号窮小乘之巖穴也乃
從聽習雜心婆沙學周兩遍大義精
通根葉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聲遠
布學徒欽屬開皇之末來儀帝城屢
析重關更馳名譽大業初歲因尋古
迹至於槐里遇始平令楊宏集諸道
俗於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于
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淨聞而謂曰
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稱有未詶
請諮所疑何者賓主之禮自有常倫
其猶冠屨不可顛倒豈於佛寺而令
道士先為主乎明府教義有序請不墜
績令曰有旨哉幾誤諸後即令僧居
先坐得无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挾

時譽令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即命言申論仍曰法師必須詞理切對不得犯平頭上尾于時令冠平帽淨因戲曰貧道既不冠帽寧犯平頭令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貧道脫屣昇牀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謂平而無頭令有醜容淨因問通曰有物混成為體一故混為體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冠餘列請為稽疑於是通遂茫然罔怳无對淨曰先生既能闢闔遂敵正當鼓怒餘勇安得事如桃李更生荊棘仍顧令曰明府既為道助何以救之令遂赧然令後頻有援救皆應機偃仆罔非覆軌自令大小雙玩研味逾深注述之餘尋繹無暇却掃閑室綜略舊宗續述雜心玄文為三十卷包括群典籠罩古今四遠英猷皆參沉隱未又以俱舍所譯詞旨宏富雖有陳迹未盡研求乃无師獨悟思擇

名理為之文蹤三十餘卷遂使經部妙義接紐明時蜀賓正宗傳芳季緒學士頴川庾初孫請註金剛般若乃為釋文舉義對為箴作窮真俗之教原盡大乘之秘要遐迩流布書寫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聲績相美接肩恒聞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名譽早聞欽此芳猷為之序引其詞曰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昇彼岸與夫輪轉万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蹐駁而趍捷逕不同日而言也頴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為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像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砥途而太息爰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罇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

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群生之耳目舜舉秀上映鶩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眷盲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籍甚當世想此玄宗欝爲稱首歲惟閹茂始創懷油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鍾隨其大小鳴劍發其光采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遍相傳授方且顧羲杯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墜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武德初歲時爲三府官寮上下咸集延興京城大德覺陳言論有清禪法師立破空義聲色奮發厲遂當時相府記室王敬業啓上曰登座法師義鋒難對非紀國慧淨无以挫其銳者即今對論淨曰今在英雄之側闒茸爲之間奉對上人難爲高論雖然敢藉殺秋霜之威布春雨之澤使惠淨諮質小疑令法師揄揚大

慧豈非佛法之盛哉因問曰未審破空空有何破荅曰以空破空非以有破雖曰執空為病還以空破是則執有為病還以有除覆却往還遂無以解貞觀二年新經既至將事傳譯下勅所司搜選名德淨當斯集筆受大莊嚴論詞旨深妙曲盡梵言宗本既成并續文疏為三十卷義冠古今英聲籍甚三藏法師對僕射房玄齡鴻臚唐儉庶子杜正倫于志寧撫淨背而嘆曰此乃東方菩薩也自非精爽天拔何以致斯言之極哉其為異域見欽如此至貞觀十年本寺開講王公宰輔才辯有聲者莫不畢集時以為榮望也京輔停輪盛言陣抗皆稱機判委緯有餘逸黃巾蔡子晃成世英道門之秀纔申論擊因遂徵求自覆義端失其宗緒淨乃安詞調引晃等飲氣而旋合坐解頤貴識同美尓後專當法匠結衆敷弘標放明穆聲慹臺府梁國公房玄齡求為法友義結俗兄晨夕參謁躬盡虔敬四事供給備展翹誠淨體斯榮問志身為法文

撰法華經纘述十卷勝鬘仁王般若等溫室盂蘭盆上下生各出要纘盛行於世並文義綺密高彥推之故其每有弘通先揚佛日緇素雲踊慶所洽聞于時大法廣弘充溢天壤頗亦淨之功也然末代所學膚淺者多若不開外則言無所啓如能摧伏異道必以此學為初每以一分之功遊心文史讚引成務兼濟其神而性慕風流情寄仁厚泛愛為心忘己接物舒寫言晤終日無疲故使遠近聞風參請塡委皆應變接敘神悅而歸或筆賦緣情觸興斯舉而連旬日動成文會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曰鷲嶺光前選祇園表昔恭哲人崇踵武弘道會群龍高座登蓮葉塵尾振霜松塵飛揚雅梵風度引蹂鍾靜言澄義海發論上詞鋒心虛道易合跡廣席難重和風動淑氣嚴日啓時雍高才挾雅什顧己濫朋從因茲仰積善靈華庶可逢又與英才若宣賦得鼎天行詩曰馭風過閬苑控鶴下瀛洲欲採三芝秀先從千仞遊駕鳳吟虛管乘槎泛淺流頹齡一已駐方驗大椿秋又和盧贊府遊紀國道場詩曰日光通漢遠星彩晦周朝法城從此構香閣本岧嶤珠盤仰承露刹鳳

俯摩霄落照侵虛牖長虹拖跨橋高才暫騁目雲藻遂飄颻欲追千里驥終是謝連鑣又於冬日普光寺臥疾值雪簡諸舊遊詩曰臥痾苦留滯闢户望遥天寒雲舒復卷落雪斷還連凝華照書閣飛素婉琴弦迴飄洛神賦皓映齊紈篇縈階如鶴舞拂樹似花鮮從賞豐年瑞沉憂終自憐於是帝朝宰貴趙公燕公以下名臣和繫將百詩首中書舍人李義府文苑之英秀者也美之不已為詩序云由斯聲唱更高玄儒屬目翰林文士推承冠絕競述新製請摘瑕累淨以人之作者差非奇挺乃搜採近代藻銳者撰詩英華一帙十卷識者懷鉛探其冠冕吳王諮議劉孝孫文才翹拔為之序曰釋教之為義也大矣哉智識所不能名言視聽所不得聞見焉鳴龍樹卬聖旨於前慧遠道安闡微言於後至於紹高蹤而孤引踵逸軌以遐征誰 之謂歟慧淨法師即其人矣法師淳和稟氣川岳降精神解內融心幾外朗髫年對日丱歲參玄擢本

森梢千雲階乎尺木長瀾淼漫浴日道乎濫泉而慧炬夙明禪枝早茂臨閱川而軫慮睇定水以怡神慨彼勞生悟茲常樂三乘與義燎矣氷消二諦法門怡然理順俄而發軔東夏杖錫西泰至於講肆法筵聆嘉聲而響赴剖疑析滯服高義而景從明鏡屢照而不疲鴻鐘待扣而斯應窮涯盈量虛往實歸識佛法之棟梁實僧徒之領袖者也余昔遊京輦得申景慕寥寥淨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閑居入室而生虛白法師導余以實際誘余以真如挹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仰其峻極嘗以法師數演之暇商確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閣綺窓之詠魏王北山陳思南國嗣宗之賦明月彭澤之摛微雨逮乎顏謝摛藻任沈遒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咸遞相祖述蔚為龜鏡豈獨光於曩代而無絕軌者乎近世文人才華間出周武帝振彼雄圖削平漳滏隋高祖韞茲英略戡定江淮混一車書大開學校溫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

於南荊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闕如自參墟啓祚重光景曜大弘文德道冠前王邁軸之士風趣林壑之賓雲集故能抑揚漢徹孕育曹丕文雅鬱興於茲爲盛余雖不敏竊有志焉旣而舟壑潛移悼陵谷而遷貿居諸易晚惻人世之難常固請法師暫迴清鑒採摭詞什耘剪蘩蕪蓋君子不常矜莊刪詩未爲斯玷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後纂而續焉潁川庾初孫學該墳素行齊顏閔京兆韋山甫耿介有奇節弋獵綜群言與法師周旋情逾膠漆覩斯盛事咸共讚成生也有涯庚侯長逝永言恒化不覺流襟頃觀其遺文久爲陳迹令亦次乎汗簡貽諸後昆法師式遵舊章纂斯鴻烈余聊因暇日敬述芳猷俾郢唱楚謠同管絃而播響春華秋實與天地而長存遂使七貴揖其嘉猷五衆欣其慧識凡預能流家藏一本自尒國家盛集必預前驅每入王宮頻登上席簡在帝心群官攸敬皇儲久飡德素乃以貞

觀十三年集諸官巳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延淨開闡法華道士蔡晃講論道好獨秀玄宗下令遣與抗論晃即莊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花假遠開近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為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序宸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為第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第兩字令眉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既不領前宗而謀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為重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䖍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䖍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便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脣何所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振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醉豈直形體聾瞽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狐蹤道士魂迷謂人為畜時有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潛扇鋒言曰佛

家無諍法師何以攝斯淨啓令曰如来在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為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尒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于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既勸説真為道黨淨啓令曰慧淨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坐歡踊令曰不徒法樂已至於斯故淨之極機三教發悟一斯類也頻入宮闈與道抗論談柄暫撝四坐驚讋蔡晃等既是道門鋒領屢逢屈挫心喪俱靡皇儲目屬淨之神鋭難加也乃請為普光寺任下令曰紀國寺上座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知寺任淨以弘宣為務樂於寂止雖蒙榮告情所未安乃妄國辭不蒙允許慨斯恩迫致啓謝曰伏奉恩令以慧淨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奉旨驚惶罔知攸措但慧淨不揆庸短少專經論用心過分

因攜況病暨大馬齒隆衰獎日甚賴
全生納養僅時數說磨鈍策塞鑑被
吹嘘至於提頓綱維由來未悟整齊
僧衆素所不閑恩遣屯此庸衰慜彼
殺務竊悲魚鹿易處失燥濕之宜方
圓改質乖任物之性既情不逮事實
迫於心撫躬驚惕不遑啓處然恩旨
隆渥同敢辭讓謹以謝聞伏增戰悚
令荅曰忽辱來書甚以傾慰三覆之
後自覺欣然竊聞如來雖跡起人間
而道籠天外神功妙力不可思議寂
介無為則言語道斷湛然常住則心
行處滅但為衆生煩惱漂沒愛河不
得不大拯橫流令登彼岸故出入三
界昇降六天經營十方良為於此若
夫鹿園福地鷲嶺靈山灑甘露於禪
林轉法輪於淨域付囑菩薩濟拔黔
黎然後放光面門滅影雙樹寶船雖
没遺教猶存即是如來法身無有異
也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遠有弥勒
文殊親承音旨近則圖澄羅什發明
經教五百一賢信非徒說千里一遇
老匪虛言法師昔在俗緣門稱通德

飛纓東序鳴玉上庠故得垂裕後昆傳芳猶子當以詩稱三百不離於若空曲禮三千未免於生滅故發弘誓願迴向菩提落彼兩髭披茲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倡廣說略說之文十誦僧祇八部波若天親無著之論法門句義之談皆剖判胸懷激揚清濁至於光臨講座開置法筵釋義入神隨類俱解寫懸河之辯動連環之辭碧雞譽於漢日白馬稱於傲吏以今方古彼復何人所以仰請法師為普光寺主兼知紀國寺上座事又聞若獨善之心有限則濟物之理不弘彼我之意未忘則他自之情不坦且普光紀國俱是道場舊住新居有何差別法師來狀云魚鹿易處失燥濕之宜斯乃意在謙虛假稱踈佐昔聞流水長者遂能救十千之魚曠野獵師豈得害三歸之鹿但使筌蹄不用則言象自忘淨又謝曰重蒙令旨恩渥載隆追深悚怍但慧淨學慚照雪解愧傳燈濫叨榮幸坐致非望復紊彝淪神翰播斯弘誘文麗辰象調諧金

石加以恩蕪道俗澤惣存亡獎進高深辭起山海循環百遍悲喜交懷徒知銘感豈陳螢露頻煩曲降顧已多慙謹以謝聞用增悚惕登又下令與普光寺衆曰蓋聞正法没於西域像教被於東華古往今来多歷年所而難陁迦葉馬鳴龍樹既同瓶瀉有若燈傳故得妙旨微言垂文見意是以三十二相遍滿人天十二部經敷揚刹土由其路者則高騁四衢之上迷其塗者則輪迴六趣之中理窟法門玄宗秘藏非天下之至賾孰能與於此乎皇帝以神道設教利益群生故普建仁祠紹隆正覺卜兹勝地立此伽藍請赤縣之名僧徵帝城之上首山林之士擁錫来遊朝廷之賓摳衣趍座義遊濟濟法侶詵詵寔聚落之福田黔黎之壽域加以叢楹疊櫛寶塔華臺洪鍾扣而弟諠清梵唱而逾靜若夫盧舍那佛坐普光法堂靈相葳蕤神變肹嚮以今方古闇與冥符名器之間豈容虛立然僧徒結集須有綱紀詢諸大衆寄值其人積日搜揚

頗有僉議咸云紀國寺上座慧淨自性清淨夲來有之風神秀徹非適今也至於龍宮寶藏象力尊經皆挺自生知無師獨悟豈止四諦一乘之説七處八會之談要其指歸得其真趣而已固亦滌除玄覽老氏之至言潔靜精微宣尼之妙義莫不窮理盡性尋根討源其德行也如彼其學業也如此今請為普光寺主仍知夲寺法師此者逡巡靜退不肯降重懇懃苦請方始剋從但菩薩之家體尚和合若得無諍三昧自然永離十纏亦願合寺諸師共知此意其迎請之禮任依僧法又令所司建講設齋并請法師廣開義理淨以儐案大集光榮一旦非夫經力何以致斯乃創開法華來陳六論英達高勝擁萃門遊故能接諸玄素撫承學識傳詞馳論大響嘉猷縱達清言光前絶後太子中舍辛諝學該文史傲誕自矜題章著翰莫敢當擬預有緐青諝必裂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淨憤斯輕侮乃裁論擬之文云紀國寺釋慧淨敬酬東

宫辛中舍日披覽高論博究精微首
聽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輠理跨連
環幽難勃以縱横英藻紛其駱驛聯
雲霞而比爛叶金石以相諧絢矣文
章冲乎探賾非夫哲士誰其溢心膳
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敢述朝
聞豈曰稽疑寧酬客難也來論云一
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
性然則佛陁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
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
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矣哉
斯舉也深固幽遠杳冥難測吾子爲
信乎爲疑乎其信也豈不然乎哉其
疑也豈不深乎哉然則下士不笑不
足以爲道淺智不謗不足以爲深仰
度高明固無笑謗矣但其言濩落理
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槩若乃問
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
堂堂於釋教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
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並自沒如
其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无所住方
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
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泠然獨

善義無燕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来論云必謂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翻空談咨曰誠如来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遥一也鵬鷃不可齊乎九万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爝火之俦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以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乱其橫竪施厲混其姸蚩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絶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忘分別即余忘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譴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来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刻咨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来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来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悪更代非繕刻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欝乎宗也談乎妙也斯實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

此得無謀乎来論去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荅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羡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論威同息至若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籍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悕能擇善敢進甚羌如或鏗然願詳金牒矣於是廊廟貴達重仰高風人藏一本緘諸懐袖同衆談宴以為言先辛侯由茲頂戴頻祛邪網帝里榮勝望日披雲各撤金帛樹興来福沙門法琳包括經史擒掞昔聞承破邪疑廼致書曰近覧所報辛中舍析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絶璀璨駭離朱之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環中事殫辯圓辭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統百川煥煥乎巍巍乎言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杜諸見之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無所住

兼修之義在焉為無不為齊應之功卯矣將令守雌頹厚獨善醜容乃理異之顯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像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若忘其所忘則彼之情斯泯非忘其不忘小大之殊有異是知日月既出无用爝火之光時雨既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忘非無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繕無尅美惡之功孰著蓋以生滅破彼斷常之迷寄因果亦其中觀之路斷常見息則羽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真如自顯或談業理以明熏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出情端言超文外報分有在鳧鶴自忘其短長業理相因草蟒各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體真會俗豈不然歟辛中含天挺之才未等若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懃於喪偶頹生有愧其坐忘可以息去取之兩端泯顛沛之一致楚既得之齊亦未為失也法師博物不群智思无限當今獨步即日梁棟既為衆所

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門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鷄簷振法鼓於龍樓七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儁既儕垂天之翼又縱横海之鱗支遁之匹王何寧堪並駕帛祖之方嵇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矣琳謝病南山捿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風雲无見無聞寄情於泉石遇覩名作賓遣繁憂乍覽瓊章用祛痼疾徘佪吟諷循環卷舒奉寘懷袖之中不覺紙勞字故略申片意謹此白書其所著述賦詞為諸道賢稱美如此及貞觀十九年 更崇翻譯所司簡約又無聯類下名追赴謝病乃止令春秋六十有八聲問轉高心疾時動或停法雨暫有登臨雲屯學館義侶則掇其冠冕文句則定其短長詞釆則揭其菁華音韻則響其諧調神氣高爽足引慵夫牆宇崇深弥開廉士斯並自叙而即筆故不盡其纖隱云

續高僧傳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四　　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譯經篇四　本傳二人

京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一

京大慈恩寺梵僧那提傳二

釋玄奘本名褘姓陳氏漢太丘仲弓後也子孫從於河南故又為洛州緱氏人焉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慧早通經術長八尺明眉目拜江陵令解纓而逐即（大業末年識者）以為趣終隱淪之候故也兄素出家即長捷法師也容貌堂堂儀局瓌秀講釋經義聯班群伍住東都淨土寺以奘少罹窮酷擕以將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自尒卓然梗正不偶朋流口誦目緣略無閑鈌覩諸沙彌劇談掉戲奘曰經不云乎夫出家者為無為法豈復恒為兒戲可謂徒喪百年且思齊之懷尚鄙而不取拔萃出類故復形在言前目時東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攝論輪馳相係每恒聽受昏明思擇

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愛敬之至
師友參榮大衆重其學功私開役務
時年十五（與兄住淨土寺自是剃）門受業聲望逾遠
大業餘曆兵亂交貿法食兩緣投庇
无所承沙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
仰乃與兄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
又非本望西踰劍閣既達蜀都即而
聽受阿毗曇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
隨言鏡理又高倫等至於婆沙廣論
雜心玄義莫不鑿窮巖穴條疏本幹
然此論東被弘唱極繁章鈔異同計
逾數十皆蘊結胸府聞持自然至於
得喪筌旨而能引用無滯時皆誇其
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顧而嘆
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
若斯人也席中聽侶僉号英雄四方
多難總歸綿益相與稱讃送口傳聲
又僧景攝論道振邛延世号難加人
推精覆皆師承宗據隅隩明銓昔来
攝論十二住義中表銷釋十有二家
講次誦持率多昏漠而奘初聞記録
片無差殊登座叙引曽不再緣須便
為述狀逾宿構如斯甚衆不可殫言

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為諸學府雄伯
沙門論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注無
窮時曰神人不神何能此也晩與兄
俱住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學貴經
遠義重蹤通鑽仰一方未成探賾有
沙門道深體悟成實學稱包富控權
敷化振網鑑衹憤發內心將指巴蜀
捷深知其遠量也情顧勤勤每勸勉
之而正意已行艤無返面遂乃假緣
告別間行江硤經途所及荊楊等州
訪逮道隣莫知歸詣便北達深所委
參勇鎧素聾嘉問縱洽無遺終始十
月資承略盡時燕趙學侶相顧逢秋
後發前至抑斯人也沙門慧休道聲
高邈行解相富今望古今獨據鄴中
昌言傳授詞鋒所指海內高尚又往
從焉不面生來相逢若舊去師資礼
事等法朋偏為獨講雜心攝論指擿
纖隱曲示綱猷相續八月領酬無厭
休又驚異絕嘆撫掌而嗟曰希世若
人尓其是也沙門道岳宗師俱舍闡
弘有部包籠領袖吞納喉襟揚業帝
城來儀群學乃又從焉創迹京都詮

遂義苑沙門法常一時之最經論教
悟其從如林奘乃一舉十問皆陳幽
奧坐中杞梓拔思未聞由是馳譽道
流擅聲日下沙門僧辯法輪論士機
慧是長命來連坐吾之徒也但為俱
舍一論昔所未聞因尔伏膺曉夕諮
請亟審其趣至慧悟霞明樂說不
窮任其索隱覃思研揀晬周究竟沙
門玄會匠剖涅槃刪補舊疏更張琴
瑟承斯令問親位席端諸貿遷疑煥
然祛滯僕射宋公蕭瑀欽其脫類奏
住莊嚴然非本志情栖物表乃又淮曰
余周流吳蜀爰逮趙魏末及周秦預
有講筵率皆登踐已布之言令雖藴
胸襟未吐之詞宗解籤無地若不輕
生殉命擔往華胥何能具覿成言用
通神解一覩明法了義眞文要返東
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決疑於
弥勒後進鋒穎寧輟想於瑜伽耶時
年二十九也遂厲然獨舉詣闕陳表
有司不為通引頓迹京皐廣就諸蕃
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便通側席
面西思聞機候會貞觀三年時遭霜

儉下勑道俗遞豊四出幸固斯際便往
姑臧漸至燉煌路由天塞裹糧弔影
前望悠然但見平沙絕無人徑迴遑
委命任業而前展轉因循達高昌境
初奘在涼州講揚經論華夷士庶咸
集歸崇商客通傳預聞蕃域高昌王
麴文泰特信佛經復承奘告將遊西
鄙恒置郵驛境次相迎忽聞行達通
夕立候王母妃屬執炬殿前見奘苦
辛備言意故合宮下淚驚異希有延
留夏坐長請開弘王命為弟母命為
子殊禮厚供日時恒致乃為講仁王
等經及諸機教道俗係戀並願長留
奘日本欲通開大化遠被家國不辭
賤命忍死西奔若如來語一滯此方
非唯自虧發足亦恐都為法障乃不
食三日眾見極意無敢措言王母曰
今與法師一遇並是往業因緣脫得
果心東返願重垂誠誥遂與奘手傳
香信誓為母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
仍　勑殿中侍郎齎綾帛五百疋書
二十四封并給從騎六十人送至突
厥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六十餘國

皆其部統故重遣達奘開前路也初至牙所信物倍多異於恒度謂是親弟具以情告終所不信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告所部諸國但有名僧勝地必令奘到於是連騎數十盛若皇華中途經國道次參候供給頓具倍勝於初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踈具諸圖傳其鐵門也即鐵門關漢之西屛入山五百旁無異路一道南出險絕人物左右石壁竦立千仞色相如鐵故因号焉見漢門扇一竪一卧外鐵裏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寔惟天固南出斯門土田溫沃花果榮茂地名覩貨羅也縱千餘里廣三千餘東拒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派即經所謂愽又河也其境自分為二十七國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斯時溫熱雨多故也又前經國凡度十三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号為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牙也寒衆常法夏居北野花草繁茂放牧為勝

冬處山中用遮寒厲故有兩牙王都
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鑵可容斗許
及佛掃帚并以佛牙守護莊嚴殆
難聽觀奘為國使躬事頂戴西北不
遠有提謂波利兩城建塔凌虛即爰
初道成獻麨長者之本邑髮爪塔也
又東南行大雪山中七百餘里至梵
衍國僧有數千學出世部王城北山
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城東卧佛長
千餘尺並精舍重接金寶莊校晃曜
人目見者稱嘆又有佛齒舍利劫初
緣覺齒長五寸許金輪王齒長三寸
許并商那和修盋及九條衣絳色猶
存又東山行至迦畢試國奉信弥勝
僧有六千多大乘學其王歲造銀像
舉高丈八延請遐迩廣樹名壇國有
如來為菩薩時齒長可寸餘又有其
驗引長尺餘放還螺旋自斯地北民
雜胡戎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為邊
國蜜利車類唐言譯之垢濁種也又
東南七百至濫波國即印度之北境
矣言印度者即天竺之正名猶身毒
賢豆之訛號耳論其境也北背雪山

三陲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九万里七十餘國依止其中時或乖分略地為國今則盡三海際同一王命又東雪山至那伽羅曷國即布髮掩泥之故地也詳諸經相意有疑焉何則討尋本事乃在賢劫已前蓮花定光名殊三佛既非同劫頻被火灾何得故處今猶泥濕若以為虛佛非妄語如彼諸師各陳異解有論者言此實本地佛非妄也雖經劫壞本空之處願力莊嚴如因事也並是如來流化斯迹常在不足怪矣故其勝地左則標樹諸窣覩波即靈塔之正名猶偷婆斗藪婆之訛号耳阿育王者此号無憂恨不覩佛興諸感戀結是聖迹皆起銘記故於此處為建石塔高三十餘丈又有石壁佛影蹈迹衆相皆竪標記並如前也城南不遠醯羅城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蓋佛髑髏蓋如荷葉盤佛眼圓睛狀如柰許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錫杖以鐵為環紫檀為笴此五聖迹同在一城國

守之務如傳國寶北近究厥昔經侵奪雖至所在還潛本處斯則赴緣隱顯末在兵威奘奉覲靈相悲淚横流手撥末香親看體狀倍增欣悅即以和香印其頂骨觀有嘉瑞又增悲慶近有北狄大月支王欲知来報以香取相乃示馬形甚非所望加諸布施積功懺悔又以香取現師子形雖位狩王終為畜類情倍歸依又加施戒乃現人天方還本國故其俗法見五相者相一金錢取其相者酬七金錢俗利其寶用充福物既非僧掌國守弥崇無論道俗必先酬價奘被王命觀視具周旁國諸僧承斯榮望同来礼謁又東山行至健馱邏國佛寺千餘民皆雜信城中素有盋廟衆事莊嚴昔如来盋經於此廟乃數百年今移波斯王宮供養城東有迦膩王大塔基周里半佛骨舍利一斛在中舉高五百餘尺相輪上下二十五重天火三災今正營搆即世中所謂雀離浮啚是也元魏靈太后胡氏奉信情深遣沙門道生等賫大幡長七百餘

尺往彼掛之脚纔及地即斯塔也亦
不測雀離名生所由左側諸迹其相
極多近則世親如意造論之地遠則
捨於千眼睒奉二親檀特名山達拏
本迹仙為女亂佛化鬼母並在其境
皆無憂王為建石塔高者數百餘尺
立標記焉自北山行達烏長那國即世
中所謂北天竺烏長國也其境周圍
五千餘里果實充備為諸國所重傳
云即昔輪王之苑囿也僧有万餘兼
大乘學王都四周多諸古迹忍仙佛
蹠半偈避鷹折骨書經割肉代鴿虵
藥護命血飲夜叉如斯等相備列其
境各具贍奉情倍欣欣城之東北減
三百里大山龍泉名阿波邏即信度
河之本源西南而流經中所謂辛頭
河也王都東南越山逆河鐵橋棧道
路極懸險千有餘里至極大川即古
烏仗之王都也中有木慈氏像高百
餘尺即末田地羅漢將諸工人三返
上天方得成者身相端嚴特難陳說
還返烏仗南至咀叉始羅國具見伊
羅鉢龍所住之池月光決目之地育

王標塔舉高十丈北有石門殊極高
大崇疎重山道由中過斯又薩埵捨
身處也自此東南山行險阻經一小
國度數鐵橋減二千里至迦濕弥羅
國即此俗常傳罽賓是也莫委罽
賓由何而生觀其圖域同罽賓耳本
是龍海羅漢取之引衆而住通三藏
也故其國境四面負山周七千餘里
門徑狹迮僧徒五千多學小乘國有
大德名僧勝匠奘　就學俱舍順正理因
明聲明及大毗婆沙王慇遠至給書
手十人供給寫之有佛牙長可寸餘
光白如雪自濫波至此繞山諸國形
體鄙薄俗習胡蕃雖預五方非印度
之正境也以住居山谷風雜諸邊自
此南下通望无山將及千里至磔迦
國土極平川周万餘里兩河分注卉
木繁榮于時徒伴二十餘人行至大林
中遇賊劫掠纔獲命全入村告乞乃
達東境大林有婆羅門年七百歲貌
如三十明中百論及外道書云是龍
猛弟子乃停一月學之又東至那僕底
國就調伏光法師學對法顯宗理門

等論又東詣郝伽羅寺就月胄論師學衆事分婆沙又東至祿勤那國就闍那崛多大德學經部婆沙又乾蜜多犀那論師學薩婆多部辯真論斬次東南路經六國多有遺迹育王標塔高二十丈者其數不少中有求範羅國寂餞蹤緒城東六里有一山寺昔烏波麴多唐言近護即五師之一也是其本住所建北巖石室高二十餘丈廣三十步其側不遠復有獮猴墮坑處四佛經行處賢聖依住處靈相衆矣又東南行經于七國至劫比他國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餘尺中有天皃形極偉大謂諸有趣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忝鄙恥諸國天祠率置此形大都異道乃有百數中所高者自在為多有一大寺五百僧徒淨人僕隸乃有數万皆宅其寺側中有三道階南北而列即佛為母忉利安居夏竟下天帝釋之所作也寶階本基淪沒並盡後王倣之在其故地猶高七十餘尺育王為建石柱高七丈餘光淨明照隨人罪福影現

其中旁有賢劫四佛經行石基長五十許步高于七尺足蹈所及皆有蓮華文生焉國西北不遠二百許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也王都臨殑伽河即洹河之正名矣源從北來出大雪山其土邪正雜敬僧徒盈万多諸聖迹四佛行坐處七日說法處佛牙髮爪等塔精舍千餘名寺異相多臨河北裝於此國學佛使日胄二毗婆沙於毗耶犀那三藏所經于三月王号戒日正法治世將五十載言戒日者謚法之名此方薨後量德以贈彼土初登即先薦号以臧後美之徒虛名耳今猶御世統五印度初治邊陲為小國也先有室商佉王威行海內酷虐無道剗殘釋種拔菩提樹絕其根苗選簡名德三百餘人留之餘者並充奴隸戒日深知樹於禍始也與諸宮屬至菩提坑立大誓曰若我有福統臨海內必能崇建佛法願菩提樹從地而生言已尋視見菩提萌坑中上踊遂迴兵馬往商佉所威福力故當即除滅所以抱信誠篤倍發

由来還繞五方象兵八万軍威所及並藉其力素不血食化境有羊皆贖施僧用供乳酪五年一施傾其帑藏藏盡還蓄時至復行用此為常有犯王法乃至叛逆罪應死者遠斥邊裔餘者懲罰蓋不足言故諸國中多行盜竊非假伴援不可妄進又東南行二千餘里經于四國順殑伽河側忽被秋賊須人祭天同舟八十許人悉被執縛唯選奘公堪充天食因結壇河上置奘壇中初便生饗將加鼎鑊當斯時也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弥勒如来及東夏住持三寶私發誓曰餘運未絕會蒙放免必其無遇命也如何同舟一時悲啼號哭忽惡風四起賊船而覆沒飛沙折木咸懷恐怖諸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愍不辭危難專心為法利益邊陲君若殺之罪莫大也寧殺我等不得損他衆賊聞之投刃礼愧受戒悔失放隨所往達憍賞弥外道殷盛王都城中有佛精舍高六十尺中有檀像即昔優田大王造之倣在天之影也其側龍窟聖迹多

矣又東北千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
即舍衛舍婆提之正名也周睇荒毀
纔有故基斯匿治宮須達故宅趾墟
存焉城南五里有逝多林即祇陁園
也勝軍王臣善施所造全寺頹滅尚
有石柱舉高七丈育王標樹邊有塼
室一區中安如來為母說法像自餘
院宇湮没蕩盡但有佛洗病比丘處
目連舉身子衣處佛僧常汲故井處
外道陰謗殺婬女處佛異論處身子
摘處瑠璃没處得眼林處迦葉波佛
本生地諸如上處皆建石塔並無憂
王之所造也寺東不遠三大深坑即
調達瞿波蠍遮女人所沒之處坑極
深邃臨望无底自古及今大雨洪注
終無溢滿又東將七百里至劫毗羅
伐窣堵國即迦毗羅衛淨飯王所治
之都也空城十餘無人栖住故宮軌
城周十五里荒寺千餘惟宮中一所
在焉王寢殿基上有銘塔即如來降
神之處也彼有說云五月八日神來
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與此方述
徽復不同豈有異耶至如東夏所尚

素王為聖將定年等前達尚迷況復曆有三代述時紀号猶自差殊顧惟理越情求赴機應感皆乘權道適變為先豈以常人之耳目用通於至極也城之南北有過去二佛生地諸塔育王石柱銘記甚多都城西北數百千塔並是流璃所誅諸釋既是聖者後人為造當斯時也有四釋子忿其見逼不忍犯戒出外拒軍流璃遂退後還本國城中不受告曰吾為法種釋不行師汝退彼軍非吾族也既被放斥遠投諸國本是聖胤覺宗樹之令烏仗梵衍等王並其後也城東百里即是如來生地之林今尚存焉或有說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十五日也此土諸經咸云四月八日斯非感見之機異計多耳又東七百里至拘尸中途諸異略不復紀創達此城不覺五情失守崩踊躃地須之顧瞻但見荒城頹褫紘隨宅基有標誌耳西北四里河之西岸即娑羅大林周帀輪徑四十餘里中央高竦即涅槃地有一塼室卧像北首旁施塔柱具書銘

記而諸說涅槃通列其上有云二月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九日八日入涅槃者或云自彼至今過千五百年者或云過九百年者老城北渡河即焚身地方二里餘深三丈許土尚黃黑狀同焦炭諸國有病服其土者無不除愈茲其焚處致有抗耳其側復有現足分身雜塵諸塔並具瞻巳又西南行大深林中七百餘里達婆羅痆斯國即常所謂波羅奈也城臨殑伽外道殷盛乃出万計天寺百餘多遵自在僧徒三千並小乘正量部也王都東北渡羅奈河之西塔柱雙達青玉所立影現佛像覩者興歎度河十里即鹿野寺也周閣重閣壁若仙宮僧歲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勝諸國寂矣中有轉法輪像狀如言說旁樹石柱高七十餘尺內影外現衆相備矣斯即如來初轉法處其側復有五百獨覺塔三佛行坐處寺中銘塔聖迹極多乃有數百又有佛所浴池浣衣洗器之水皆有龍護曝衣方石鹿王迎佛之地並建石塔動高三百餘尺相

甚羽儀故略陳耳順河東下減於千
里達吠舍釐即毗舍離也露形異術
偏所豊足國城舊基周七十里人物
寡鮮但為名地其中說淨名經處寶
積淨名諸故宅處身子證果處嬈毋
滅度處七百結集處阿難分身處此
之五處各建勝塔標示後代自斯東
北二千餘里入大雪山至尼波羅國
純信於佛僧有二千大小兼學城
東有池中有天金光浮水上古老傳
云弥勒下生用為首飾或有刹其寶
者夜往盜之但見火聚騰焰都不可
近令則沉深亘窮其底水又極熱難
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焰便踊
起因用煑米便得成飯其境北界
即東女國與吐蕃接境吐蕃國命往還
率由此地約指為語唐梵相去一万
餘里自古迴邅致迷遼遠阻又從其吠
舍南濟殑伽河達摩揭陁國即摩竭
提之正号也其國所居是為中印度
矣今王祖胤繼接無憂無憂即頻毗
娑羅之曾孫也王即戒日之女聟矣
今所治城非古所築殑伽南岸有波

吒釐城周七十里即經所謂華氏城
也王宮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自
離王舍遷都於此左側聖所其量弥
繁城之西南四百餘里度尼連禪河
至伽耶城人物希少可千餘家又行
六里有伽耶山自古諸王所登封也
故此一山世稱名地如來應俗就斯
成道頂有石墖高百餘尺即寶雲等
經所說之處周迴四十里內聖迹充
滿山之西南即道成處有金剛座周
百餘步其地則今所謂菩提寺是也
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遶樹周垣
壘墼為之輪迴五百許步東門對河
北門通寺院中靈塔相狀多矣如來
得道之日正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
及十五日者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
院三層牆高四丈皆墼為之師子國
王買取此處興造斯寺僧徒僅千大
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人
指節肉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
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世稱
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
香花充滿樹院其初到此不覺悶絕

良久蘇醒歷覩靈相昔聞經說今宛目前恨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真容倍復悶絶旁有梵僧就地接撫相與悲慰雖備礼謁恨無光瑞停止安居迄於解坐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万七日七夜竟伸供養凡有兩意謂覩光相及希樹葉毎年樹葉恰萎末一時飛下通夕新抽與故齊等時有大乘居士為奘開釋瑜伽師地尓夜對講忽失燈明又觀所佩珠瓔珞不見光采但有通明晃朗內外洞然而不測其由也怪斯所以共出草廬望菩提樹乃見有僧手擧舍利大如人指在樹基上遍示大衆所放光明照燭天地于時衆鬧但得遥礼雖目覩瑞心疑其火合掌虔跪乃至明晨心漸萎顇光亦歇滅居士問曰既覩靈瑞心無疑耶奘具陳意居士曰余之昔疑還同此也其瑞既現疑自通耳余見菩提樹葉如此白楊具以問之奘曰相狀略同而狀踈茂盛少有異也於此寺東望屈屈乇播陁山即經所謂鷄足山也直上三峯狀如

雞足因取号焉去菩提寺一百餘里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葉波寂定所也路極梗澀多諸林竹師子虎兕縱橫騰倚每思登践取進無由奘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余時彼國聞奘往山士女大小數盈十万奔隨継至共往雞足既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為梯相連而上達山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轉增喜踊具覩石罅散花供養自山東北百有餘里至佛陁代那山有大石室佛曽遊此天帝就石塗香以供行至其處今猶郁烈不遠山室可受千人如来三月於中坐夏壘石為道廣二十步長五里許即頻毗娑羅脩覲上山之所由也又東六十便至矩奢掲羅補羅古城唐言茅城多出香茅故因名也其城即摩掲陁之正中經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為其外郭上如埤堄皆乾爲之西通小徑北闢山門廣長從狹周輪百五十里其中宫城周三十餘里内諸古迹

其量復多宮之東北可十五里有姞栗陁羅矩吒山即經所謂耆闍崛山者是也唐言鷲峯之臺於諸山中最高顯映奪接山之陽佛多居住從下至頂編石爲階廣十餘步長六里許佛常往來於斯道也歷觀崖岫備諸古迹不可勝紀廣如圖傳山城北門强一里許即迦蘭陁竹園精舍石基東戶軌室今仍現在自園西南行六里許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焉即大迦葉波與千無學結集經教所記之地又西二十餘里即大衆部結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闍姞利呬城唐言新王舍也餘傳所稱者是矣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陁寺唐言施無厭也贍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閣四重高八丈許並用甎壘其最上壁猶厚六尺外郭三重牆亦甎壘高五丈許中閣水遶極深池壍備有花畜嚴麗可觀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女人非濫末曾容隱常住僧衆四千餘人

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万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号寺為施無厭也中有佛院僧諸聖迹精舍高者二十餘丈佛昔於中四月說法又有精舍高三十餘丈中諸變態不可名悉置立銅像高八丈餘六層閣盛莊嚴綺飾即戒日之兄滿冑王造也又有鍮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親造彫裝未備日役千功彼國常法欽尚德望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烏耆已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往返都無關礙王雖守國不敢遮障故彼學徒傳聞談聽奘歷諸國風聲久達將造其寺衆差大德四十人至莊迎宿莊即目連之本村也明日食後僧二百餘俗人千餘雙與幢蓋香花來迎引入都會與衆相慰問訖唱令住寺一切共同又差二十人引至正法藏所即戒賢論師也年百六歲衆所重故号正法藏博聞

强識内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通達即昔室商佉王所坑之者為賊聾出潛淪草莽後興法顯道俗所推戒曰增邑十城科稅以入賢以稅物成立寺廟奘礼讚訖並命令坐問從何来荅從支那國来欲學瑜伽等論聞已啼泣召弟子覺賢説已舊事賢曰和上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夢金色人曰汝勿猒身往作國王多害物命當自悔責何得自盡有支那僧来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以法恵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是曼殊室利故来相勸和上今損正法藏問在路幾時奘曰出三年矣既與夢同悲喜交集礼謝訖寺素立法通三藏者負置十人由来闕一以奘風問便處其位日給上饌二十盤大人米一升檳榔豆蔻龍腦香乳蘇蜜等淨人四婆羅一行乘為輿三十人從大人米者粳米也大如烏豆飯香百步惟此國有王及知法者預焉故此寺通三藏者給二十盤即二十日漸減通一經者猶給五盤五日過此

已後便依僧位便請戒賢講瑜伽論聽者數千人十有五月方得一遍重為再講九月方了自餘順理顯揚對法等並得諮稟然於瑜伽偏所鑽仰經於五年晨夕無輟將事博議未忍東旋賢誡曰吾老矣見子殉命求法經途十年方至今日不辭朽老力為伸明法貴流通豈期獨善更叅他部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乃窮人命如露非旦則夕即可還也便為裝行調付給經論奘曰敬聞命矣意欲南巡諸國還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違也便尒東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旁有瓶迹沒石寸許八出花文都以新置有佛立迹長尺八寸闊強六寸又東南行路經五國將四千里至三摩呾吒國濵斥大海四佛曾遊見青玉像舉高八尺自斯東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國即達林邑道阻且長兼多瘴癘故不遊踐又從西行將至二千里達揭羅拏國邪正兼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謁達部也又西

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侶停於海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也相去約指二万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焰暉赫見於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憍薩國即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佛法僧徒万許其土寬廣林野相次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蜂山昔古大王為龍猛菩薩造立斯寺即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為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汎波方達令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儀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夾縛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國並有靈迹至秣羅矩吒國即賂部東南濱海境也山出龍腦香焉旁有巖頂清流繞旋二十許帀南注大海中有天

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即觀世音之正名也臨海有城古師子國今入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達摩訶剌他國其王果勇威英自在未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大小兼學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許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礼謁見者無不歎訝斯神也自此因循廣尋聖迹至鉢伐多國有數名徳學業可遵又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論攝正法論成實論等便東南還那爛陁參戒賢已往杖林山勝軍論師居士所其人刹利種學通內外五明數術依林養徒講佛經義道俗歸者日數百人諸國王等亦来觀礼洗足供養封賞城邑奘從學唯識決擇論意義論成無畏論等首尾二年夜夢寺内及外林邑火燒成灰見一金人告曰却後十年戒日王崩印度便亂當如火蕩覺已向勝軍說之奘意方決嚴具東還

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今並飢荒如所夢矣初那爛陁寺大德師子光等立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奘曰聖人作論終不相違但學者有向背耳因造會宗論三千頌以呈戒賢諸師咸稱善先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般若毱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論七百頌時戒日王討伐至烏荼國諸小乘師保重此論以用上王請與大乘師決勝王作書與那爛陁寺可差四僧善大小內外者詣行宮在所擬有論義戒賢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奘為四應命將往未發間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若有屈者斬首相謝彼計四大為人物因旨理沉密最難徵覈如此陰陽誰窮其數此道執計必求捕決彼土常法論有負者先令乘驢屎瓶澆頂公於眾中形心折伏然後依投永為皂隸諸僧同疑恐有殿負默不陳對奘停既久究達論道告眾請對何得同恥各立旁證往復數番通解無路神理俱喪遠然潛伏預是釋門一時騰踊

彼既屈已請依先約奘曰我法和恕不在刑科禀受我法如奴事主因將向房遵正法要彼烏荼論又別訪得尋擇其中便有謬濫謂所伏外道曰汝聞烏荼所立義不曰彼義曾聞特解其趣即令說之備通其要便指纖芥申大乘義破之名制惡見論千六百頌以呈戒賢等師咸曰斯論窮天下之劇寇也何敵當之奘意欲流通教本乃放任開正法遂往東印度境迦摩縷多國以彼風俗並信異道其部眾乃有數万佛法雖弘未至其土王事天神愛重教義但聞智人不問邪正皆一奉敬其人創染佛法將事弘闡故往開化既達於彼王嘆奘勝度神思清遠童子王聞欣得面款遣使來請再三乃往既至相見宛若舊遊言議接對又經晦朔于時異術雲聚請王決論言辯纔交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初開信門請問諸佛何所功德奘讚如來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論三百頌以贈之王曰未曾有也頂戴歸依此國東境接蜀西盧閒其途路

兩月應達于時戒日王臣告曰東蕃童子王所有支那大乘天者道德弘被彼王所重請往致之其大乘天者即印度諸僧美奘之目也王曰我已頻請辟而不來何因在彼即使語拘摩羅王可送支那法師來共會祇羅國童子王命象軍二万船三万與奘泝殑伽河以赴戒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万衆順河東下同集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礼嗚足盡敬散花設頌無量供已曰弟子先請何為不來荅以聽法未了故此延命又曰彼支那國有秦王破陣樂歌儛曲秦王何人致此歌詠奘曰即今正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政恩霑六合故有斯詠王曰故天縱之為物主也乃延入行宮陳諸供養乃述制惡見論顧謂門師曰日光既出熒燭奪明師所寶者他皆破訖試救取看小乘諸僧无敢言者王曰此論雖好然未廣聞欲於曲女城大會命五印度能言之士對衆顯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不亦可乎是日發　勅普告天下總集沙門婆羅門

一切異道會曲女城自冬初泝流臘月方到尒時四方翕集乃有万數能論義者數千人各擅雄辯咸稱克敵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陳供香花音樂請奘昇座即標舉論宗命衆徵覓十八日無敢問者王大嗟賞施銀錢三万金錢一万上氎一百具仍令大臣執奘袈裟巡衆唱言支那法師論勝十八日来無敢問者並宜知之于時僧衆大悅曰佛法重興乃令邊人權智若此便辞東歸王重請住觀七十五日大施塲相事訖辞還王勅所部遞送出境并施青爲金銀錢各數万戒日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流淚執別奘便辞而不受以爲形大日常料草四十餘圍餅食所須又三辭許戒日又勅令諸屬國隨到供給諸僧勸受爲施皆曰斯勝相也佛滅度来王雖崇敬種種布施未聞以爲用及釋門爲爲國寶今既見惠言之極矣因即納爲而反錢寶然其爲也其形圓大高可丈三長二丈許上容八人并諸什物經爲等具並在其

上狀如重都相似空行雖逢奔迸而安隱不墜瓶水不側緣國北旋出印度境戒日威被咸家供侍入阜利國山川相半沃壤豐熟僧徒數万並學大乘東北山行過諸城邑上大雪山又至其頂諸山並下又上三日達冢高嶺南北通望但見橫山各有九重過斯已往皆是平地雖有小山孤斷不續推斯一嶺最延高遠約略為言贍部一洲山藂斯地何以知耶至如西境波斯平川眇渺東尋嵬嵬莫有窮蹤北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阜行即經所謂香山者也達池幽邃未可尋源四河所從皆由斯出介雅所謂崑崙之墟豈非斯耶案諸禹貢河出積石蓋局談其潛出處耳張騫尋之乃遊大夏國是趾步所經猶不言其發源之始斯可知矣奘引從前後自勒行衆沿嶺而下三日至地達覩貨羅諸故都邑山行八百路極艱險寒風切骨到於活國中途所經皆屬北狄而此王者突厥之胤統管諸胡揔御鐵門以南諸小國也自此境東方

入葱嶺嶺據贍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熱海東漸烏鎩西極波斯縱廣結固各數千里冬夏積雪氷巖崖險過半巳下多出山葱故因名焉昔人云葱嶺停雪即雪山也今親目驗則知其非雪山乃居葱嶺巳南東西亘海南望平野北達藂山方名葱嶺又東山行經於十國二千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境在山閒東西千六百里南北極廣不踰四五里許臨縛芻河從傍上施金銅圓蓋人有旋遶蓋亦隨南而来不測其本僧寺十餘有一石轉豈由機巧莫測其然又東山行近有千里達商弥國東至大川廣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絶无人住川有龍池東西三百南北五十其池正在大葱嶺内贍部洲中最高地也何以明之池出二河其西流者至達摩悉鐵國與縛芻河合自此以西水皆西流其東流者至佉沙西界與徙多河合自此巳東水皆東流故分二河各注兩海故知高也河出大鳥卵如缻許案條支國大卵如甕豈非斯耶又東五

百至揭盤陁國北背徙多河即經所
謂悉陁河也東入塩澤潛於地中涌
於積石為東夏河矣其國崇信佛法
城之東南三百餘里大崖兩室各一
羅漢現入滅定七百餘年鬚髮漸長
左近諸僧年別為剃又東千餘里方
出葱嶺至烏鎩國城臨徙多西有大
山崖自崩墜中有僧焉冥目而坐形
甚奇偉鬚髮下垂至於肩面問其
委曲乃迦葉佛時人矣近重崩崖没
於山內奘至斯國與奘別行先度雪
河為曉方至水漸汎漲不悉山道尋
嶺直下牙衝岸樹為性凶獷又拔却
頡因即致死悵恨所經已越山險將
達平壤不果所願東過疎勒乃至沮
渠可千餘里同伴五百皆共推奘為
大商主處位中營四面防守且自沮
渠一國素来常鎮十部大經各十万
偈如前所傳國寶護之不許分散令
屬突厥南有大山現三羅漢入滅盡
定東行八百達于遁國地惟沙壤寺
有百餘僧徒五千並大乘學城西山
寺佛曽遊踐有大石室羅漢入定石

門封掩初奘既度葱嶺先遣侍人賷表陳露達國化也下勅流問令早相見行達于闐以爲致死所賫經像交無運致又上表請尋下別勅令于闐王給其寧乘既奉嚴勅馳馬相連至于沙州又蒙別勅計其行程酬雇價直自尒乘傳二十許乘以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届于京郊之西道俗相趍屯赴闐闠數十万衆如值下生將欲入都人物諠擁取進不前遂停別館通夕禁衛候備遮斷停駐道旁從故城之西南至京師朱雀街之都亭驛二十餘里列衆禮謁動不得旋于時駕幸洛陽奘乃留諸經像送弘福寺京邑僧衆競列幢帳助運莊嚴四部諠譁又倍初至當斯時也復感瑞雲現于日北團圓如蓋紅白相映當于像上顯發輪光既非遠日同共嗟仰從午至晡像入弘福方始歇滅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衆歸承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奘雖逢榮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陷物議故不臨對及至洛濱特蒙慰問

并獻諸國異物以馬䭾之別勑引入深宮之內殿面奉天顏談叙真俗無爽帝旨從卯至酉不覺時延迄于閉鼓上卽事戎旃問罪遼左明旦將發下勑同行固辭疾苦兼陳翻譯不違其請乃勑京師留守梁國公房玄齡專知監護資備所須一從天府初奘在印度聲暢五天稱述支那人物為盛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聞此國為日久矣但無信使未可依憑彼土常傳贍部一洲四王所治東謂脂那主人王也西謂波斯主寶王也南謂印度主為王也北謂獫狁主馬王也皆謂四國藉斯以治卽因為言奘既安達恰述符同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賫諸經寶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自奘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既西返又勑王玄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夏并贈綾帛千有餘段王及僧等數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勑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先是菩提寺僧三人送經初至下　勑旨請京

城設齋仍於弘福譯大嚴等經不久之間奘信又至乃勅且停待到方譯主上虛心企仰頻下明勅令奘速至但為事故留連不早程達既見洛宮深淺虛想即陳翻譯搜擢賢明上曰法師唐梵具贍詞理通敏將恐徒揚仄陋終虧聖典奘曰昔者二秦之譯門位三千雖復翻傳猶恐後代無聞懷疑乘信若不搜舉同奉玄規豈以褊能妄參朝委頻又固請乃蒙降許帝曰自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為翻譯所須人物吏力並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既承明命返迹京師遂召沙門慧明靈閏等以為證義沙門行友玄賾等以為綴緝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為錄文沙門玄模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偽其年五月創開翻譯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余為執筆并刪綴詞理其經廣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諸菩薩行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復旁翻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智證等更迭錄文沙門行友詳理文句奘公於論重加

陶練次又翻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

沙門玄賾筆受微有餘隙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時事連紕前後兼出佛地六門神呪等經都合八十許卷自前代已来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亂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翫尚賢吳魏所譯諸文但爲西梵所重貴於文句鈎鎖聯類重沓布在唐文頗居繁複故使綴工專司此位所以貫通詞義加度節之銓本勒成秘書繕寫于時駕返西京奘乃表上并請序題尋降手勑曰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寳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以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敢仰測請爲經題非己所聞其新撰西域傳者當自披覽及西使再返又勑二十餘人隨往印度前來國命通議中書

勑以異域方言務取符會若非伊人將論聲教故諸信命並資於奘乃為轉唐言依彼西梵文詞輕重令彼讀者尊崇東夏尋又下勑令翻老子五千文為梵言以遺西域奘乃召諸黃巾述其玄奧領疊詞旨方為翻述道士蔡晃成英等競引釋論中百玄意用通道經奘曰佛道兩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義窮覈言迹本出無從晃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憑佛教至於三論晃所師遵准義幽通不無同會故引解也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猶自申明不相為怯佛言似道何爽綸言奘曰佛教初開深文尚擁老談玄理微附佛言肇論所傳引為聯類豈以喻詞而成通極今經論繁富各有司南老但五千論無文解自餘千卷多是醫方至如此土賢明何晏王弼周顒蕭繹顧歡之徒動數十家注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復旁通釋氏不乃推步逐蹤乎既依翻了將欲封勒道士成英曰老經幽邃非夫序引何以相通請為翻之奘曰觀老治身

治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其言鄙陋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英等以事聞諸宰輔奘又陳露其情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老莊不奘曰九十六道並欲超生師承有滯致淪諸有至如順世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則恐彼以為笑林遂不譯之奘以弘讚之極勿尚帝王開化流布自古為重又重表曰伏奉墨勑猥垂獎喻祗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業尚空疎謬忝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奉　勑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　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冲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涯雲和

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璧奇珎豈
釆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千祈伏乞
雷雨由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
與二耀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
筆而弘遠鷄園奧義託英詞而宣暢
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蠢
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表奏之日勑遂
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為
汝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
為法師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
二十二年幸玉華宮追奘至問翻何
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
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
勑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兖
荊揚等九大州奘又請經題上乃出
之名大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
弘文舘學士上官儀對群僚讀之其
詞曰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
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
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
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
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
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

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糺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

超六塵而逈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淩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鷲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惣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塗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隊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花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

所遷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冥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百僚稱慶奘表謝曰

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羲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万里怙天威如咫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寫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眾妙之門同惠雲之灑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罕逢忽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

喜如聞受記表奏之日尋下勅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爲鄙拙惟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来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顔善不足稱空勞致謝又重表謝勅云朕性不讀經兼無才智忽製論序翻汙經文具覽来言枉見褒飾愧逢虛美惟益真慙自介朝宰英達咸申讚釋宗弘氣接成陰　皇太子述上所作三藏聖教序曰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奥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

轉雙輪於㮈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
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
德被黔黎斂衽而朝万國恩加朽骨
石室歸於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
流乎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
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
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
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
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
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万區分義
揔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
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
令立志夷簡神清髫齔之年體拔浮
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
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
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
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
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
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
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
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
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自

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輙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自此常彩內禁扣問沉隱翻譯相續不爽法機勑賜雲納一領妙絕古今又勑天下寺度五人維持聖種皆其力也冬十月隨駕入京於北闕造弘法院鎮恒在彼初於曲池為文德皇后造慈恩寺追奘令住度三百人有今寺西北造翻經院給新度弟子一十五人弘福舊處仍給十人令上嗣錄素所珎影追入優問札殊恒秩永徽二年請造梵本經臺蒙勑賜物尋得成就又追入內於修文殿翻發智等論降手詔飛白書慰問優洽顯慶元年正月為皇太子於慈恩設大齋朝家揔至黃門郎薛元起中書郎李義府曰譯經佛法之大未知何德以光揚耶奘曰公此之問常所懷矣譯經雖位在僧光價終憑朝貴至如姚秦鳩摩羅什則安成侯姚

嵩筆受元魏菩提流支則侍中崔光錄文貞觀波頗初譯則僕射蕭瑀太府蕭璟庶子杜正倫等監閱詳定今並無之不足光遠又大慈恩寺聖上切風樹之哀追造壯麗騰實之美勿過碑頌若蒙二公為致則不朽之跡自形於今古矣便許之明旦遣給事宣勅云所須官人助翻者已處分訖其碑朕自作尋勅慈恩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許敬宗黃門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等有不安穩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追三兩人及碑成請神翰自書蒙特許克日送寺京寺咸造幢蓋又勅王公已下太常九部及兩縣伎樂車徒千餘乘駐弘福寺上居安福門俯臨將送京邑士女列於道側自北之南二十餘里充牣闐街光俗興法無與儔焉又賜山納妙勝前者并時服玩百有餘件顯慶二年駕幸洛陽預從安置東都積翠宮召入大內麗日殿翻觀所緣等論又於明德宮翻大毗婆沙等論奘少離桒梓白首

言歸訪問親故零落殆盡惟有一姊迎與相見訪以墳隴旋瓊未還便卜勝地旋塋改葬其少室山西北緱氏故縣東北遊仙鄉控鶴里鳳凰谷即奘之生地也下近有少林寺即魏孝文所立是翻十地之所意顧插託爲國翻譯蒙手勑云省表知欲晦迹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令仰挹風徽寔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曀豈識浪而能驚然以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戢來言勿復陳請即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即代遂因寢言顯慶三年下　勑爲皇太子造西明寺成令給上房僧十人以充侍者有大般若者二十万偈此土八部咸在其中不久下勑令往玉華翻經供給一准京寺遂得託靜不爽譯功以顯慶五年正月元日創翻大本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

會說惣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於聞又翻成唯識論辯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至十一月表上此經請制經序於蓬莱宮通事舍人馮義宣勅許之奘生常以来顧生弥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懐此專至益增翹勵後至玉華但有隟次無不發願生覩史多天見弥勒佛自般若翻了惟自策勤行道礼懺麟德元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為之法必歸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可速問聞者驚曰年未耆耄何出此言報曰此事自知遂往辞佛先造俱胝十億像所礼懺辞別有門人外行者皆報好去今與汝別亦不須来来亦不見至正月九日告寺僧曰奘必當死經云此身可悪猶如死狗奘既死已勿近宮寺山静處埋之因既卧疾開目閉目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偉相知生佛前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惣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懐欣悅

揺当門人有縁並集云無常將及急来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門人鐙訣并遺表託便默念弥勒令傍人稱曰南謨弥勒如来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顔南謨弥勒如来所居内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髀上鏗然不動有問何相報曰勿問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夜弟子問曰聖定生弥勒前不答曰決定得生言已氣絶迄今兩月色貌如常又有宾應略故不述又下勅葬日聽京城僧尼幢蓋徃送於是素蓋素幢浮空雲合哀笳哀梵氣遏人神四俗以之悲涼七衆惜其沉没乃葬於白鹿原四十里中皂素弥滿其埜與兄捷公相近皆然白塔近燭帝城尋下別勅令改葬樊川與州縣相知供給吏力乃又出之衆咸歎異經久埋瘞色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余以闇昧濫霑斯席與之對晤屢展炎涼聽言觀行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

利行絶虛浮由識機緣善通物性不倨不諂行藏適時吐味幽深辯開疑議寔季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且其發蒙入法特異常倫聽覽經論用為恒任既周行東夏挹酌諸師披露肝膽盡其精義莫不傾倒林藪更新學府遂能不遠數万諮求勝法誓捨形命必會為期發趾張掖達次龍沙中途艱險身心僅絶既達高昌倍光来價傳國祖送脩閱靈儀路出鐵門石門躬乘沙嶺雪嶺歷天險而志逾慷慨遭凶賊而神弥厲勇兼以歸禀正教師承戒賢理遂言揚義非再授廣開異論包藏胷臆致使梵侶傾心不輕其法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土諸僧思承其本奘乃譯唐為梵通布五天斯則法化之縁東西平舉又西華餘論深尚聲明奘乃畢心請決隨授隨曉致有七變其勢動發異蹤三循廣論恢張懷抱故得施無畏寺三千學僧皆号智囊護持城壍及覩其脣吻聽其詞義皆彈指讃嘆何斯人也隨其遊歷塞外海東百三

十國道俗邪正承其名者莫不仰德歸依更崇開信可以家國增榮光宅惟遠獻奉崴至咸奘之功若非天挺英靈生知聖授何能振斯鴻緒導達遺蹤前後僧傳往天竺者首自法顯法勇終于道邃道生相繼中途一十七返取其通言華梵妙達文筌揚導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奘矣恨其經部不翻猶涉過半年未遑暮足得出之無常奄及惜哉

那提三藏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烏代邪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少出家名師開悟志氣雄遠弘道為懷歷遊諸國務在開物而善達聲明通諸詁訓大夏召為丈士擬此土蘭臺著作者性汎愛好奇尚閑有涉悟不憚遠夷曾往執師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海諸國隨緣達化善解書語至即敷演度人立寺所在揚翕承胎那東國盛轉大乘佛法崇盛聽洲稱寂乃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達京師有

勑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法師當途翻譯聲華騰蔚無由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勑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為別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勑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還返舊寺所賫諸經並為奘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惟譯八曼荼羅禮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經要約精最可常行學其年南海真臘國為那提素所化者奉敬無已思見其人合國宗師假途遠請乃云國有好藥惟提識之請自採取下勑聽往返亦未由余自博訪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奘頗返西梵僧云大師隱後斯人第一深解實相善達方便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韋陀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義詞出珠聯理暢霞舉所著大乘集義論可有四十餘卷將事譯之被遣遂闕夫以抱麟之嘆代有斯蹤知人難哉千齡罕遇那提挾

道遠至授俾北冥既無所待乃三被毒載充南役崎嶇數万頻歷瘴氣委命斯在嗚呼惜哉

論曰觀夫翻譯之功誠遠大矣前錄所載無德稱焉斯何故耶諒以言傳理詣惑遣道清有由寄也所以列代賢聖祖述弘導之風奉信賢明憲章翻譯之意宗師舊轍頗見詞人埏埴既圓稍功其趣至如梵文天語元開大夏之鄉鳥迹方韻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別傳曲盡規猷遂有僥倖時譽叨臨傳述逐轉鋪詞返音列喻繁略科斷比事擬倫語迹雖同校理誠異自非明逾前聖德邁往賢方能隱括殊方用通弘致道安著論五失易窺彥琮屬文八例難涉斯並古今通叙豈妄登臨若夫九代所傳見存簡錄漢魏守本本固去華晉宋傳揚時開義舉文質恢恢諷味餘逸厥斯以降輕靡一期騰實未聞講悟蓋寡皆由詞逐情轉義寫情心共激波瀾永成通式充車溢藏法寶住持得在福流失在訛競故勇猛陳請詞同世華

削本受行不惟文綺至聖敎鑒深有
其由群籍所傳滅法故也即事可委
況弘識乎然而習俗生常知過難改
雖欲從轍終陷前蹤粤自漢明終于
唐運翻傳梵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
義求罕見厝情獨斷惟任筆功縱有
覆疎還遵舊緒梵僧執葉相等情乖
音悟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學盛典
惟詮行旨八藏微言宗開詞義前翻
後出靡墜風猷古抬今賢德殊恒律
豈非方言重阻聽斷是授世轉澆波
奄同浮俗昔聞淳風雅暢既在皇唐
綺飾訛雜寔鍾季葉不思本實妄接
詞鋒競擬䓂蕘鄭聲難偃孫夫大覺
希言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暢無垠
安得凡懷虛參聖慮用為標擬誠非
立言雖復樂說不窮隨類各解理開
情外詞逸寰中固當斧藻標奇文高
金玉方可聲通天樂韻過恒致近者
晉宋顏謝之文世尚企而無比況乖
於此安可言乎必踵斯蹤時俗變矣
其中蕪亂安足涉言往者西涼法讖
世号通人後秦童壽時稱僧傑善披

文意妙顯經心會達言方風骨流便弘衍於世不虧傳述宋有開士慧嚴寶雲世係賢明勃興前作傳度廣部聯輝絕蹤將非面奉華胥親承詁訓得使聲流千載故其然哉餘則事義相傳足開神府寧得如瓶瀉水不妄叨流薄乳之喻復存今日終虧受誦足定澆淳世有奘公獨高聯類往還振動備盡觀方百有餘國君臣謁敬言議接對不待譯人披析幽旨華戎胥悅故唐朝後譯不屑古人執本陳勘頻開前失既闕全乖未遑釐正輒略陳此夫復何言

續高僧傳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五　　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初　本傳十二

附見一十九

梁楊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傳一 道達 慧命

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二

法朗　法亮

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傳三

智遠　僧達

梁鍾山宗熙寺沙門釋智欣傳四

梁吳郡虎丘山沙門釋僧若傳五

僧令　法度　慧梵　慧朗

梁楊都宣武寺沙門釋法寵傳六 智景 僧叔

梁楊都靈根寺沙門釋僧遷傳七

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傳八 道超

梁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九

梁南海隨喜寺沙門釋慧澄傳十

慧朗　慧略　法生　慧武

梁鍾山上定林寺沙門釋法令傳十一

慧泰　慧纂

梁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十二

釋法申本姓呂任城人也祖世寓居

青州中刎出家夙懷儒素廣學經論妙思獨遠弥歷年祀規空晝有日夜惆悵隱士平原明𣈶聊嘲之曰三陽在節明辰澍景何不飲美酒賦新詩而終日育歲瞪視四壁百年俄須知得成儒素以不吝曰盖是平生鄙好何論得失須之而大明成論譽美州鄉值宋太始之初莊嚴寺法集勑請度江住安樂寺累當師匠道俗欽賞建元之中遭本親遠喪道途迴岨有导北歸因介屏絕人事杜塞講說逮齊竟陵王蕭子良永明之中請二十法師知宣講授苦相徵屈辭不獲免當斯之盛無與友者慧又淳厚仁慧不出屬言安閑守素不狎人世以天監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時復有道達慧命並以勤學顯名達姓裴河東聞喜人住廣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知名拯濟危險道閏江濆永明中為南兗州僧正在職廉潔雅有治才縣任之日雅有紙故五束慧命竟陵人住安樂寺開濟萬素專以成實見知

釋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穎拔俗

弱年從志敍服道俗恭欽師宗美姿制善舉止情性温和韻調清雅好弘經數名顯州壤專以毗曇擅業允徹之初始来皇邑住建元寺寬厚閑澹不妄交遊宋季澆薄體裁無准物覚目前榮枯俄頃韶閑房自守狀若無人及齊氏開泰礼教夙被白黒鑽仰講説頻仍後學知宗前修改觀毗曇一部化流海内諮聽之徒常有百數齊文惠及竟陵王蕭子良雅相欽礼清河崔慧親從北面諮承餘誨以天監三年卒于住寺春秋五十有八時建元又有法朗兼以慧學知名本姓沈氏吴興武康人家遭世禍因住建業大明七年與兄法亮被勅紹継慧益出家初住藥王寺亮履行高潔經數修明朗稟性疎率不事威儀聲轉有聞義解傳譽集注涅槃勒成部帙而言謔調笑不擇交遊高人勝已見必箴録並卒于天監中

釋法護姓張東平人初以廉直居性不耐貪叨年始十三而善於草隷其師道邕亦有清風撫其首曰觀汝意

氣必能振發遺法及至受戒仍遭父
憂居喪房內經涉四載不預法事礼
畢羸瘠不堪隨衆宗孝建中來都遊
觀住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講經論常
以毗曇命家弟尚流俗言去浮華不
求適會趣通文理從其學者百有餘
人齊竟陵王揔校玄釋定其虛實仍
於法雲寺建豎義齋以護為標領解
釋膠結每無遺滯物益懷之遠有曠
度不交榮俗凡所遊往必皆名華齊
侍中陳留阮韜光祿阮晦中書侍郎
汝南周顒並虛心礼待未嘗廢也自
從天子至于侯伯不與一人遊狎眤
然獨坐勗勵門徒無營蔦利惟以經
數仁義存懷以天監六年卒于住所
春秋六十有九時新安寺智遠天保
寺僧達並以勤學有功遠幼懷清靜
守志不覺講說大乘好修福務達平
和開拓頗自矜尚

釋智欣姓潘丹陽建康人也稚而聰
警稟懷褻躁率介形儀過無修登年
七八歲世間近事經耳不忘曾入栖
靜寺正值上講聞十二因緣義去生

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有離俗之志他日即就栖静僧審禪師求出家焉篤好博學多集道事師訓之曰觀汝神明人非卒尒所可習學皆非與遠何耶荅曰欲廣其節目耳及具足後從東安寺道猛聽成實論四遍雖周未曾注記結帙而及亭然獨悟莫與爲羣不交當世無因得条其門者世及至講說文義精悉四衆推服聽者八百餘人陳心序事貴在可解不務才華有異流俗客問未申酬荅已罷皆美其豊贍名重四海齊永明末太子數幸東田携諸內侍丞經住寺欣因謝病鍾山居宗凞寺確然自得不與富貴遊徙行不爲合交不妄親䞋施之物擁攺住寺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一葬于山墓

釋僧若莊嚴寺僧瓊之兄子也瓊以律行淸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廉靜邑里推之十五出家住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好勤學出都住治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氏尚書

陸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未東返虎丘栖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翫古自足雲霞雖復茹菜不充單複不贍隨宜任運罕復經懷瑯琊王斌守吳每延法集還都謂知己曰在郡賴得若公言謔大忘衰老見其比歲放生為業仁逮虫魚愛及飛走講說雖踈津梁不絕何必滅迹巖岫方謂為道但出處不失其機彌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勅為彼郡僧正親當元師猶肆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有貪慢之謗未必加諸己要亦有貶暮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雋警長益廡退經律通明不永早世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沉審其性言不平暴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有慧梵慧朗並以內外通博期標聲譽梵本吳氏判人對決强斷不事形名朗肌貌霜潔時人目為白朗屢講衆經頗入能例

釋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遺世難寓居海鹽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

而弟許執志固請乃曰須待為汝晳竟隨意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家服道住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歎賞日夜辛勤不以寒暑動意吳郡張融與周顒書曰古人遺放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又從長樂寺僧周學通雜心及法勝毗曇又從莊嚴曇斌歷聽衆經探玄析奧妙盡深極高難所掐罕不倒戈音吐蘊藉風神秀舉齊竟陵王子良甚加礼遇嘗於西邸義集選諸名學事委治城智秀而覺者尤多秀謂寵曰當此應對卿何如我荅曰先悅後拒我不及卿詮名定賞卿不及我秀有慙色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樊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四十當死無可避處唯有祈誠諸佛懺悔先愆趒脫或可與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黒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塩居在光興閒房礼懺杜絕人物晝夜食息不解

衣送年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弥生怖懅其夜懺礼已達四更聞户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遷即開户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黒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懺蕩之基功不虛也末又從東夏慧基聽其講導言論往復旬日之間文疑理滯反啓其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宇臨㵎敞軒映水解帙尋經每自惆悵而不能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北山因而移寓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鎔徂殁僧正慧超啓寵鎮之勑曰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佚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宜政寺綱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礼致之略其年臈勑常居坐首不呼其名号為上座法師請為家僧勑施車牛人力衣服飲食四時不絶寺本陿小帝為宣武王修福下勑王人繕改張飾以待寵焉因立名為宣武寺也門徒敦厚常百許人普通四年忽感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格上晝夜不休赴諸法事坐輿講說未疾礼佛常

以百拜為限後不能起居猶於牀上依時百過俯仰虔敬所職所願與本無異後疾甚中使參候相望於道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上傷悼道俗悲戀勅葬定林寺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視訖事復有沙門智果管氏吳人住海鹽光興寺清直平簡善諸經術又剡縣公車寺沙門僧淵捃摭衆師并為已任隨問隨荅思慮周廣雖有微藪而未盡其要妙

釋僧遷姓樂氏襄陽杜人幼出家進忠退儉早協州鄉雖遊都邑住靈根寺却掃一房淨若仙觀潔整衣服塵水不沾從靈味寺寶亮諮學經論文理通達藉甚知名性方稜不撓高自崇邁若非意得罕所賓接武帝以家僧引之吳平侯蕭昺亦遇之以礼天監十六年夏帝嘗夜見沙門慧詡他日因計法會遷問詡曰御前夜何所道詡曰卿何忽問此而言氣甚厲遷抗聲曰我與卿同出西州俱為沙門卿一時邀逢天接便欲陵駕儕黨我

惟事佛視御輩蔑如也衆人滿坐謝
有慙忒其為梗正皆類此也以普通
四年卒春秋五十九矣

釋僧旻姓孫氏家于吳郡之富春有
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
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為
僧回弟子從回受五經一聞能記精
神洞出摽群獨秀每與同輩言讌及
諸典礼未嘗不慨慨然欲為已任宗
吏部郎吳郡張辯謂之曰沙弥何姓
家在何處旻曰貧道姓釋家于此山
辯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嘆曰松栢
雖小已有陵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
三隨回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
讀唱導為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厝意
年十六而回亡哀容俯仰率由自至
喪礼畢移住莊嚴師仰曇景景久居
寺任雅有風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旻
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崗法開稟
學柔次遠亮四公經論夕則合被而卧
晝則假衣而行往返諮詢不避炎雪
其精力篤課如此大明數論究綜經
律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鑒諸巳旁

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氷泮雖命世碩學有是非之辯旻居中振發曾無擁滯光緒既著風猷弘遠齊文惠帝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遺連接尚書令王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問聯環言皆摧敵儉曰昔竺道生入長安姚興於逍遥園見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言無不切衆皆覩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旻法師超悟天體性極照窮言必典詣能使前無横陣便是過之遠矣文宣嘗請柔次二法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旻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乃放麈尾而嘆曰老子受業於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為難窟每恨不逢勍敵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答及晚上講裁復數交詞義遂擁次公動容顧四坐曰後生可畏斯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競下筵其會如市山栖邑寺莫不擔帙

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為迮言雖竟日無起疲倦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万里相造自晉宋相承凡論議者多高談大語競相誇罩及旻為師範稜落秀上機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侶重又性多謙讓未常以理勝加人處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為道俗所推如此時人稱曰析剖磐隱通古無例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蕩諸異論大同正法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餘孜孜善誘曾无告倦晉安太守彭城劉業嘗謂旻曰法師經論通博何以立義多儒荅曰宋世貴道生開頓悟以通經齊時重僧柔影毗曇以講論貪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時竟陵王世子蕭照胄出守會稽要旻共往征虜別之旻曰吾止講席相識未嘗脩詣承其得郡便狼狽遠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止永元元年勑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旻為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荅曰此乃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

謂講者由是譽傳遐邇名動京師瑯
瑯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
貞獨絶並投分請交申以縞帶年立
之後頻事開解蔚為宗匠九部五時
若指諸掌玄理伏難坦然夷易故緇
素結轍華俗邀延往復毛華矣時有令
聞夙成負先來之風者平素陸懷新
舊之恥設伏者比肩翹關者間出旻
隨方領會弘量有餘皆銜璧輿櫬響
然風靡者一人而已值齊曆橫流道
屬昏詖時寵小人世嫉君子因避地徐
部仍受請入吳法輪継轉勝幢屢建
皆隨根獲潤有聲南北皇梁膺運乃
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
于都輦天子礼接下筵丞深睠悅勅
僧正慧超銜詔至房欲屈與法寵法
雲汝南周捨等時入華林園講論道義自
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般若經
以通大訓朝貴皆思弘厥典又請京
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旻道居
其右迺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為家
僧四事供給又勅於慧輪殿講勝鬘
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

僧旻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
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
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旻十一
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間心猶忘誤
言語遲蹇旻曰自登座講說已二十
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
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
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
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勅給船仗資粮
發遣二郡迎候舟檝滿川京師學士
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晉陵
太守蔡樽出候門迎之嘆曰昔仲尼
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
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
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最處後衆
徒弥盛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欒櫨
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
執事啓聞有勅聽停講五日悉移窓
戶四出檐霤又進給牀五十張猶為
迫迮桄桯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
皆此類焉旻因捨什物嚫施擬立大
堂慮未周用付庫生長傳付後僧又
於簡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間

慮有迫迮又於堂前攉起五間合而為一及至就講寺内悉滿斯感化之来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朓友善天下才學通人莫不致礼雖居重名不嘉榮勢閑處一室簡閑通寡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礼敬旻亦審相器重時為太子中庶復從到房旻稱疾不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愛名德也彌重旻之不趣於世暨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彌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礼山主智遷先知以告旻旻曰吾山藪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顒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詣之高卧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至旻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礼贈以几杖鑪奩褥席麈尾拂扇等五年下勑延還移住開善使所在備礼發遣不得偱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未堪止寺攉停莊嚴因遂彌留以至大漸良醫上藥備于寺

内中使叅候相望馳道以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恍勅以其月六日窆於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小隨由備辦隱士陳留阮孝緒為著墓誌弟子智學慧慶等建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為製文樹于墓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本寺初旻嘗樂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又嘗於講日謂衆曰昔弥天釋道安每講於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為含靈轉經三契此事久廢既是前修勝業欲屈大衆各誦觀世音經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習尔後道俗捨物乞講前誦經由此始也時有靈根寺道超比丘勤學自勵頴明解如旻夢有人言僧旻法師毗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達隨分得解後大領悟旻嘗造弥勒佛并諸供具朝夕礼謁乃夢見弥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者梁言

道場樹也弟子頗宣其言旻聞而勗
之曰礼有六蔽正蔽唯一乃是好惡
之先徵故周立占蔽之官後代廢之
正以俗人澆薄丞多假託吾前所蔽
乃心想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及
諸牆宇古製不工又吴虎丘山西寺
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畫弘麗旻所
造經像全不封附須者便給放生
布施未嘗倦廢弟子諮曰和上所修
功德誠多未始建大齋會總福事來
圓旻曰大齋乃有一時發起之益吾
寡德之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菜醬酢
樵水湯炭踐蹹澆灸信傷害微虫豈
有數量慮有此事故不敢為也始復
求寄王官官府有勢之家使役雖多
弥難盡意近識觀之藉此開悟智者
窺人有求名之誚要請法俗侵晨早
到若不尊至有乖素心者現斯言猶
涉譏笑故吾不為也旻美言笑善舉
止吐納膏油自生頋盼風飆滿室凡
所施為不為名利勤注教勗形於言
晤先人後已常若不及常有餘師言
弟子不恭者旻呼與相見為設飲食

方便誘喻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筮不妄回惑凡人又不假詭奇怪以誑近識貴人君子皆景慕焉譽屬貞賤者亦望風而畏敬聞其名者爲夫正邵夫立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釋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七世也母吳氏初產在草見雲氣滿室因以名之七歲出家更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爲僧成玄趣寶亮弟子而俊朗英秀卓絶時世年十三始就受業大昌僧宗莊嚴僧達甚相稱讃寶亮每曰我之神明殊不及也方將必當棟梁大法矣齊永明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雲諮決累日詞旨激揚衆所嘆異年小坐遠聲聞難叙命置小牀處於前共盡往復由是顯名與同寺僧旻等年臘齊名譽歷採衆師且經且論四時遊聽寒暑不輟或講前講末初夜後夜覆述文義閉隟遊習於路思義輙不自覺行過所造其勤勵專至類皆如此曾覲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振旦

天子之都衣冠之冨動靜威儀勿易為也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無詞或但有詞義而過無威儀今日法坐但已闕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講也及年登三十逮武四年夏初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序正條源群分名類學徒海湊四衆盈堂僉謂理因言盡紙卷空存及至為賓擒擊縱橫比類紛綸擬辯若疾風應變如行雨當其鋒者罕不心務賓主咨嗟朋僚胥悅時人呼為作幻法師矣講經之妙獨步當時齊中書周顒瑯琊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貴並投莫逆之交孝嗣每日見雲公後發自顧欿然而性靈誠孝夢於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礼累日不食殆不勝喪僧旻謂曰聖人制礼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道神識又去恩愛重賊不可寬放寬放此者及所親愛隨墮於惡道雖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恵兼存沒

入諸善趣矣宜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㤀情同於細近耶雲乃割裂哀情徽進飦粥永元元年曾受毗陵郡請道俗傾家異端必集弘振風猷道被京城鼓儛知歸巾褐識反及梁氏高臨甚相欽礼天監二年勑使長召出入諸殿影響弘通之端讚揚利益之漸皇高延義集未曾不勑令雲先入後下詔令時諸名德各撰成實義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為四十二卷俄尋究了又勑於寺三遍敷講廣請義學充諸堂宇勑給傳詔車牛吏力皆備足焉至七年制注大品朝貴請雲講之辭疾不赴帝云弟子既當今日之位法師是後来名德流通先寄不可不自力為講也因從之尋又下詔礼為家僧資給優厚勑為光宅寺主創立僧制雅為後則皇太子留情内外選請十僧入於玄圃經於兩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居上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于榮貴莫不欽敬至於吉凶慶弔不避寒暑時人頗謂之遊使而動必弘法不以此

言開懷中書郎順陽范縝著神滅論群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勅令雲荅之以宣示臣下雲乃遍與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又與少傅沈約書曰主上令荅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至人凝照有本襲道赴機垂審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祀既彰桀懷曽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緩波瀾之情豫非草木誰不歡欲同挹風猷共加弘贊也約荅曰神本不滅深所伏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亦蒙勅荅一本歡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離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厝疑毀比展具以呈也雲以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於秣陵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勅以法師建造可仍以法師為名即禪崗之西山也郊郭內地實為爽塏結宇孤巖北面城市懷澗隱巔窮人野之致終日論談曽無休廢天監將末扶南國獻

經三部勅雲譯之詳決梁梵皆理明
意顯狀若親承帝抄諸方等經撰受
菩薩法攝等覺道場請草堂寺慧約
法師以為智者躬受大戒以自莊嚴
自茲厥後王侯朝士法俗傾都或有
年臘過於智者皆望風奄附啓受戒
法雲曰戒終是一先已同禀今重受
者誠非所異有若趣時於是固執帝
累勸獎每加說喻答曰當先發願若
得相應然後從受雲欲發起中表菩
提之心捨已身外嚫施之物通啓於
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分此諸
物為五種功德上帝隨喜謦梵從時
鏘金侯旭百和氤氳衆妓繁會觀者
傾城莫不稱歎普通六年勅為大僧
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
事及學行名僧羯磨拜授置位羽儀
衆皆見所未聞得未曾有尒後雖遘
疾時序而講說无廢及於扶接登座
弊劇乃止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勅許
乘輿上殿凴几聽講及遭父憂由是
疾篤至于大漸以大通三年三月二
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

三二宮悲惜爲之流慟勅給東園秘器凡百喪事皆從王府下勅令葬定林寺側太子中庶瑯瑘王筠爲作銘誌弟子周長胤等有猶子之慕創造二碑立于墓所湘東王蕭繹各爲製文初雲年在息慈雅尚經術於妙法花研精累思品酌理義始末照覽乃往幽巖獨講斯典豎石爲人松葉爲拂自唱自導兼通難解所以垂名梁代誠績有聞而文疏稠疊前後繁映致依請誦有阻恒功嘗於一寺講散此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于堂內昇空不墜訖講方去有保誌神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與雲互相影愛呼爲大林法師每來雲所輙停住信宿嘗言欲解師子吼請法師爲說即爲剖析誌便彈指讚曰善哉微妙微妙矣儀同陳郡袁昂云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花日夜發願望得慧解等之忽夢有異僧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敵也每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經者多獲徵應及得善夢如別記述晉陵縣澳人

於綱中得經一卷是涅洹四法品末題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齎造奉光宅寺法雲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十歲名未遠布寺無光宅而此品正則初云弘法次斷魚肉驗令意行頗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覓其類者雲得此告弥深弘演云尒

釋慧澄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家依和上道達住隨喜寺而在性貞苦立素齋戒魚肉葷辛畢世未覩嘗齊氏之季百工輟業澄閇户礼誦不修聞達天監初建開闡學校白黑樂求皆得其志澄深懷願望以日為歲世始廓清南路猶梗負笈踟躕欲前未進親舊諫曰何不就饒聚粮貨待路好通為尒栖栖橫生憂苦澄曰禁華賄貨此何見鬧日月如電時不待人耳於是間行寄託遂至京室懸莊嚴寺仍從僧旻以伸北面勤苦下帷專攻一事且經且律或數或論十餘年中鉤深索隱猶晦迹下邃而名聞日遠桂陽王蕭象聞風欽悅延請入第頂礼歸依求屈講說親自飡服遂使

遠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桂陽出鎮南岳請與同行瀟湘道俗重增歸敬法席繼興善誘忘倦澄以違覲歲久誓暫定省而番禺四衆向風欽德迎請重疊年年轉倍以普通四年隨使南返中途危阻素情無憚食值飢荅合盤施之舩人更辨不肯復受又見單薄解衣賑之及至南海復停隨喜七衆乇結其會如林讚請法施頻仍累迹理喻精微淺深無隱新舊學望如草偃焉於斯五載法利無限未及旋都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即大通元年也時復有慧朗慧略法生慧式等皆從僧旻受學雖復廣綜諸部並以成實擅名朗居貧好學博達多通久當師匠巧於傳述略聰明雋警宣講有則品別支條分藉甚有嘉譽生尋訪異聞博述經論銓次秘奧物益奇之式振揚大義省約不繁宣流末廣蘭權中大通年三十餘卒

釋法令姓董氏未詳何人家遭世禍因寓建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貞堅廉和寡欲博覽經論多所通達

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花阿毗曇心登師子座發無畏辯先標綱要却派條流言約旨遠馳名京學兼好禪寐以息攀緣但多疢瘵亟為廢替自責先身執相分別起諸違害今受殃咎因誦大品一部用袪封滯清淨調和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三載葷辛不食弊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泰慧纂並以學聞泰剋己修身篤勤禪智偏能談授纂心性清率不務形骸貞實抱素雅有國士之器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吳少傅曜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卿曾祖淳錢唐令祖瑤之負外郎父映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出繞吳城一匝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衆星墜地取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要及威儀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未由此譽響鄉閭弱而尚重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勅住興皇寺事師上定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名

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渉義弘隆嘗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師進飲藏還進飲乃至平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奧衆所知識起於夷等當時柔次二公玄宗盖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其開闡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言每吐預有比蹤罔不推伏於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深懷欽悅要請安居常歎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紹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精解二十餘僧探授符策乃得於藏年臘最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弥崇高譽先是會稽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僉屬遂流連會稽多歷年祀伏膺鼓篋寔繁有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瓶瀉有似燈傳俄而十誦明了諸部薄究未還吳郡道流生地學人裏粮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遊禹穴居法花山結衆弘業及齊德將謝王室

大騷天地既閉經籍道廢遂翻然高舉欲終焉禹穴逮有梁革命大弘正法昱華繼至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脩榮貴莫不竦敬聖僧寶誌遷神窀穸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勅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知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恣其遊踐主者以負扆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坐之法唯天子所升沙門一不霑預藏聞之勃然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貧道昔為吳中顧郎尚不慙御榻況復迺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檀越若殺貧道即殺不慮無受生之處若付在尚方獄中不妨行道即拂衣而起帝遂罷勅任從前法斯跨略天子高岸釋門皆此類也有豎姓者二相人也辯盖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為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足不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

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尼暮年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餓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為命已不為夭況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服貴以畢年辭世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應乃至于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逮梁大同中敬重三寶剎動昏心澆波之儔肆情下達僧正憲網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勅主書遍令許者署名于時盛哲無敢抗者遂然投筆後以疏聞藏蔵筆横轢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意斯亦拒懷略乃乘季代一人而帝意弥盛事將施行於世雖藏後未同而勅已先被晩於華光殿設會衆僧大集後藏方至帝曰比見僧尼多未誦習白衣僧正不解科條俗法治

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爲白衣
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法師之事
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
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
下欲自聽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
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爲後
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
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
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
從輕但末代衆僧難皆如律故敢乞
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應治
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
意謂亦治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
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親
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
謂調達何人答曰調達乃誠不可測
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
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
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
勅諸僧震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
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
非致詞宏大不以形命相累諸法師
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

向與藏法師頭諍而諸法師默然無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為已任乃是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辯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来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綱理僧正非但无益為損弘多常欲勸令罷之豈容贊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万乘之怒何能夷然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荷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雲謂衆曰帝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日之事真可愧服不久勅於彭城寺講成實聽侶千餘皆一時翹秀學觀恭之又勅於慧輪殿講波若經別勅大德三十人預座藏開釋發趣各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般若以為極悔惟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栢掛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藏曰身猶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請處託意山

林還居開善因不履世時或勅會乃上啓辭曰夙昔顧省心慼不調欲依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既老病身心俱滅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營衛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是常人近情懼前途之已迫耳帝手勅喻曰求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无悵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无㝵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㝵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勅往反頻仍久之然持操不改帝將受菩薩戒勅僧正慧老宿德望時超正略慧法深慧約智藏三人而帝意在於智者仍取之矣皇太子尤相欽接將致北面之禮肅恭虔往朱輪徐動鳴笳啓路降尊下禮就而謁之從遵戒範永爲師傅又請於寺講大涅槃親臨幄坐爰命諮質朝賢時彥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於北閣更延談論皆嘆曰陪預勝席

未曾有也藏任吹虛舟真行平等毀譽不動榮利未干宴坐空閑毅然山立雖神霄凝隣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儼即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欲識其類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导恐乖聖意多僻因而懇惻詞淚俱發嘗宿靈曜寺夜行暫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遘疾至于大漸帝及儲君中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參候勅為建齋手製願文并繼以醫藥而天子不懟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日卒于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赴送盈道同為建碑墳所寺內各一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為立墓誌

初藏常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二麈尾其一寶裝其一者素留素者與藏又徵士廬江何胤居吳郡虎丘遇一神僧捉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須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中間兩紙也時人咸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罪當從戮藏時處後堂為帝述四等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為國事不得道四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乘機也今撲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舉義非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終亦不委斯由其潛濟益被率多如此凡講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

續高僧傳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六　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二　正傳二十一

附見一十六

梁楊都治城寺釋僧詢傳十八道琰道標本闕

梁楊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本闕

齊鄴中天平寺釋眞玉傳二十

後梁荊州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慧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於鍾離之朝哥縣焉初生之夕神光照室㓜而簡靜寡欲已有成人之符也八歲出家從臨番縣建安寺沙門慧通通素无業術立行專樸超直心祇順奉敬無怠而外聽諸講勤精學業時遇風雨艱辛泥路擁塞不以為辭嘗寓坐有胡僧盖不測之人也一見嗟異曰斯人若不為五衆之傑則為八州刺史兼叙神光之瑞如符契焉遂廣採經部及以數論並盡其深義朗若貫珠名僧勝集稠人廣坐紛綸飛伏雍容橫指故早為皂白挹其高軌後南遊江右住南澗寺僧宗見而善之受涅槃等經開柘條緒略通幽致歷閱衆師多所參涉偏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籥每稱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能諧尤能草隸兼習朱許又工占相齊曆告終梁

祚伊始起現疾新林情存拯溺信次之間聲馳日下尋有別勑乃授僧正戒德內修威儀外潔凡在緇侶咸稟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衣服等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稟風則帝以般若之義真諦所宗偏令化導故諮質鋒起懸辯若流又經聚徒都洽講菩提心義論談之暇夜分未寢忽見大力善神形甚都麗既而言曰當率集同緣共來奉受不言姓字於此告辭及就講之辰倏然滿堂貌瓌異莫有識者亭席便散其感迹徵異為若此也加以性好山水丞果幽尋而翼從之聲聞于數里山人惟視唯見超身射獵之徒莫不自息天監年中帝請為家僧礼問殊積初戒典東流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猶漏皇明御寓掇採群經圓壇更造文義斯攝事類因果於此載明有詔令超受菩薩戒恭惟頂礼如法勤修上復齋居宣室躬其勸行戒品面申讚悅時共延美而超鳴謙蹈礼好靜篤學從之遊處未覿愠喜之儀加以

形過八尺腰帶十圍雍容高步當時譽顯帝又請於惠輪殿講淨名經上臨聽覽未啓莊嚴寺園接連南澗因搆起重房若鱗相及飛閣穹隆高籠雲霧通碧池以養魚蓮搆青山以栖羽族列植竹果四面成陰木禽石獸交横入出又羅列童侍雅勝王侯剖决衆情一時高望在位二十餘年晚以陵谷互遷世相難恃因自解免閑房養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神於寺房行路殞涕學徒奔赴凡厥喪事出皆天府門人追思德澤乃為立碑湘東王繹陳郡謝幾卿各為製文俱鐫墓所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場人也祖世蟬聯東南冠族有占其塋墓者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為帝王師焉母劉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載誕之日光香充滿身白如雪時俗因名為靈粲故風鑒貞簡神志凝靜撫塵之歲有異凡童惟聚沙為佛塔疊石為高座七歲便

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
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竟採常以
為患乃捨已所得空拳而送鄉土以
蠶桑為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繒纊
季父憙畋獵化終不敢常嘆曰飛走
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
乃絕羶腥對父遂避於他里慈行勤
戩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
日煞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促來就
死驚覺汗流詰旦便毀諸獵具深改
前咎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
頭騰倚隨之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
不嘗見寺世崇黃老未聞佛法而宿
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
教彼乃舉手東指去剡中佛事甚盛
因乃不見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
于剡徧礼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
多究經典故東境謠曰少達妙理婁
居士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
親翦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
靜靜於宋代僧望之首律行摠持為
特進顏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又隨
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

紀及靜之云亡盡心喪之礼服闋之後却粒巖栖餌以松术蠲疾延華深有成益齊竟陵王作鎮禹穴聞約風德雅相嘆属時有釋智秀曇纖慧次等並名重當鋒同集王坐約既後至年夏未隆王便斂躬盡敬衆咸懷不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為釋門領袖豈今日而相待耶故其少為貴勝所崇也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為剡令欽服道素側席加礼於鍾山雷次宗舊館造草堂寺亦号山茨屈知寺任此寺結宇山椒疏壤幽岫雖邑居非遠而蕭條物外既冥賞素誠便有終焉之託顒嘆曰山茨約主清虛滿世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太尉文憲公王儉佐命一期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共弘法教淵營請講淨名勝鬘儉亦請開法花大品淵遇疾晝寢見胡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給事中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趣為礼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

天下豈老夫尠致而已時人未喻此
旨惟王文憲深以為然且約孝通冥
感思歸遂返而二親喪亡並及臨訣
鴻慕嬰疹不交人世積時停鄉以閑
慈道後還都又住草堂少傅沈約隆
昌中外任携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漠
自娛禪誦為樂異香入室猛獸馴階
常入金華山採桔或傳赤松澗遊止
時逢宿火乍屬神光琨異不思故略
其事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
山精所斃乃要大治祭酒居之嫉猶
充序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約移居
曾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臥見二青
衣女子從澗水出礼悔云夙障深重
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即求授戒自介
災怪永絕及沈侯罷郡相携出都還
住本寺恭事勤肅礼敬弥隆文章往
復相繼晷漏以沈詞藻之盛秀出當
時臨官莅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來
未嘗以朱門蓬户為隔齊建武中謂沈
曰貧道昔為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令
僕之省檀越為之當復入地矣天監
元年沈為尚書僕射啓勅請入省住

十一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歎有憂生

之嗟報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滅度詞旨悽然俄而沈殞故其預帮未然皆此類也既而留心方等研精九部皆蘊匱胸襟陶鎔懷抱顯說弘通當仁不讓劬勞汲引隆益群品皇帝斷彫文璞信無為道發菩提心搆重雲殿以戒業精微功德揣廣既為万善之本實亦眾行所先譬巨海百川之長若須弥羣山之最三果四向緣此以成十力三明因茲而立帝乃博採經教撰立戒品條章畢舉儀式具陳制造圓壇用明果極以為道資人弘理无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立且帝皇師臣大聖師友遂古以来斯道無墜農軒周孔憲章仁義况理越天人之外義超名器之表以約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闍梨之尊屬當智者之号遂巡退讓情在固執懇懃勸請辭不獲命天監十一年始勑引見事協心期道存目擊自今去来禁省礼供優給至十八年已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

幸等覺殿降彤王輦屈萬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暫屏袞服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躬誠肅于時日月貞華天地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慶自是入見別施漆榻上先作禮然後就坐皇儲以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籍者凡四萬八千人嘗授戒時有一乾鵲歷階而昇狀若飡受至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俛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為說法後數日二鳥無何同化又初授戒夜夢從草堂寺以綿蜀席路直至臺門自坐禪牀去地數丈天人圍遶為衆說法以事而詳等黃帝之夢往華胥月同目連之神登兜率至人行止孰能議之而變悅閑靜祥華虛室寺側依棲咸生慈道故使麏麚群於兕虎梟鴦狎於鷹鸇飛走騰伏自相馴擾非夫仁澤潛化孰能如此者乎後靜居閑室忽有野媼賚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 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

此書美也不我佞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花紅扶踈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中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号為本生焉大同一年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為智者里縉雲舊壤傳芳圖諜山川靈異擅奇函吳福地仙鄉此焉攸立而約飯餌松朮三十餘年布艾為衣過七十載鳴謙立操擅望當時乃以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輿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脇而臥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幡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儼參疾答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天子臨訣悲慟僚宰輟聽覧者二旬有一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寶誌墓左

墳之初約卧疾見一老公執錫來入
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
改塋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
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
吼淚下交流至塋日勅使率從部伍
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
鶴一雙繞墳鳴唳聲其哀婉塋後
三日欻然永逝下勅豎碑墓左詔王
筠為文

釋曇鸞或為巒未詳其氏鴈門人家
近五臺山神迹靈怪逸于民聽時未
志學便往尋焉備覩遺蹤心神歡悅
便即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
四論佛性弥所窮研讀大集經恨其
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而注解文言
過半便感氣疾權停筆功周行醫療
行至汾川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
青霄忽見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
重複歷然齊覩由斯疾愈欲繼前作
顧而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本草
諸經具明正治長年神仙往往間出
心願所指脩習斯法果剋既已方崇
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方

術所歸廣傳弘贍海內宗重遂往從之既達梁朝時大通中也乃通名云北國虜僧曇鸞故來奉謁時所司疑為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曰斯非覘國者可引入重雲殿仍從千迷道帝先於殿隅却坐繩牀衣以袈裟覆以納帽鸞至殿前顧望無承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几拂正在殿中旁无餘座徑往昇之竪佛性義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標叙有疑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關往復因曰今日向晚明須相見鸞從座下仍前直出詰曲重沓二十餘門一無錯誤帝極嘆訝曰此千迷道從来舊侍往還疑阻如何一度遂乃無迷明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礼接問所由来鸞曰欲學佛法恨年命促減故来遠造陶隱居求諸仙術帝曰此傲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任往造之鸞尋致書通問陶乃荅曰去月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礼歲積故使應真来儀正爾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竚聆警錫也及屆山所

接對於然便以仙經十卷用酬遠意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涌浪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便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為起廟須臾神即見形狀如二十來告鸞曰若欲度者明旦當得願不食言及至明晨濤猶鼓怒纔入船裏怗然安靜依期達帝具述由緣有勅為江神更起靈廟因即辭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提留支鸞往啓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長生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迴三有耳即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鸞尋頂受所賚仙方並火焚之自行化他流靡弘廣魏主重之号為神鸞焉下勅令住并州大寺晚復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徒蒸業今号鸞公巖是也以魏興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遙山寺春秋六十有七臨至終日幡花幢蓋高映院宇香氣

燧勃音聲繁贡預登寺者並同矚之以事上聞勑乃整于汾西泰陵文谷營建塼塔并為立碑令並存焉然鸞神宇高遠機變無方言晤不思動與事會調心練氣對病識緣名滿魏都用為方軌因出調氣論又著作王邵隨文注之又撰礼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後又撰安樂集兩卷等廣流於世仍自号為有魏玄簡大士云

釋慧韶姓陳氏本潁川太丘之後避亂居于丹陽之田里焉性恬虛寡嗜慾沉毅少言童幼早孤依兄而長悌友之至聞於閭閻十二猒世出家具戒便遊京楊聽莊嚴旻公講釋成論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峯曰吾沭道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將非所聞義浅為是善教使然乎乃試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與言玄便盡心鑽仰當夕感夢往開善寺採得李子數斛撤欲啖之先得核葉覺而悟曰吾正應從學必践深極矣尋令藏公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踵傳業便迴聽焉既闕論本制不許住惟有

一帔又屬嚴冬便撤之用充寫論忍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兼善獨見之明卓高衆表辯滅諦為本有用無細而析心時以為穿鑿有神思也梁武陵王出鎮庸蜀聞彼多絲義學必須碩解弘望方可開宣衆議薦舉皆不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有傖僧韶法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能振起邊服便邀之至蜀於諸寺講論開道如川流當於龍淵寺披講將訖靜坐房中感見一神青衣袷服致敬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遂接席敷遍清悟繁結昔在楊都嘗苦氣疾綴慮恒動及至蜀講衆病皆除識者以為寺神之所護矣于時成都法席恒並置三四法鼓齊振競敞玄門而韶聽徒濟濟莫斯為盛又率諸聽侶諷誦涅槃大品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恒數集倫次誦之如有謬忘及講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衆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故身令辯物其勤至若此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論沙門寶彖保該智空等

並後進峯岫參預撰集勒卷既成王
賜錢十万即於龍淵寺分贍學徒頻
敎令掌僧都苦辭不受性不乘騎雖
貴勝請講逢値泥雨輙自策杖戴笠
履芒屩而赴會焉少而齋潔不涉珎
著後遇時患藥雜豬脂拒而不服非
時漿飲故絶生常候病者仰觀顏色
怡悅礼誦不替當似微差乃告曰吾
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
但自强耳 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
矣遺屬道俗憑為莊嚴便洗浴剃髮
剪爪礼拜歎口坐于龍淵寺摩訶堂
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天監
七年七月三日也時成都民應始豊
者因病氣絶而心上温五日方醒云
被攝至閻王所閻處分云迎韶法師
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礼更無言
說惟盡文書作大政之字韶便出外
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漆柳箕
擎生袈裟令韶著之有數十僧來迎
豐惟識智慈二禪師幡花列道騰飛
而去又當終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
絶及後醒 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

七寶採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

精牀席華整亦有麈尾几案蓮華滿地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歸其生滅宜祥感見類此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頗多浮沉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為龜鏡文義明約即世崇重後不知所終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帙十卷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

納摯錫入於毋胎因而生焉天性疎朗才術高世雖曰耳聾及對孝文不爽帝旨由是榮觀顯美遠近欽茲剖定邪正開釋封滯是所長也初任北臺後隨南遷道光河洛魏國有經号大法尊王八十餘卷感行於世辯執讀知僞集而焚之將欲廣注衆經用通釋典筆置聽架鳥遂銜飛見此異徵便寢斯作但注維摩勝鬘金剛般若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章及中玄照等行世有弟子曇永亡名二人永潛遁自守隱黃龍山撰搜神論隱士儀式名文筆雄健負才傲俗辯杖之而從於黃龍初無恨想而晨夕遊礼云

釋道登姓芮東莞人聡警異倫殊有信力聞徐州有僧藥者雅明經論挾策從之研綜涅槃法花勝鬘後從僧㩀學究成論年造知命譽動魏都北主宗之累信徵請登問同學法度曰此請可乎度曰此國道學如林師匠百數何世无行藏何時無通塞十方含靈皆應度脫何容盡期南國相

勸行矣如慧遠拂衣廬阜曇諦絕迹昆山彭城劉遺民辭事就閑斯並自是一方何必盡命虛想嚴穴遠追巢許繼復如此終不離小乘之機豈欲使人在我先道不益世者哉隨方適化為物津梁不亦快乎登即受請度亦隨行及到洛陽君臣僧尼莫不賓禮魏主邀登昆季榮授榮爵以其本姓不華改萬為耐講詠之盛四時不輟末趣恒岳以息浮競學侶追隨相仍山舍不免談授遂終于報德寺焉春秋八十有五即魏景明年也

釋僧審未詳氏族樂安人曾未勝衣便從前翦落幼而易悟情解過人年至十六學交如林更相開導有聞鄉黨將欲廣闢視聽師弗之許也因介潛遁出寺從道明沙門受業一二年中聲華負海泰始之初濟江住莊嚴寺器望凝練風儀峻雅五衆宗推七貴欽異深沉詳正不以利害嬰心雖復同居衆內未有測其量者時人以方法汰頗謂彊言畢居南面徒衆甚盛無經不講專以成實繕奇負氣高論

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潛相
讓攝於竟陵王峦不叙濁清任其書
罪乃啓擯淮南學士隨者三十餘人
相仍講化天監四年卒于江北春秋
七十三矣
釋曇准姓弘魏郡湯陰人住昌樂王
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鑽研之勤
衆皆莫及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善
涅槃法華聞諸伊洛閑居遊思不交
世務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盛興論
說遂南度止湘宮寺處處採聽隨席
談論雖逢塗阻未曾告勞次公嘆曰
此北道人非直美容止善言笑烈亮
恢廓雅有器度至於言論深有情致
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晃厚相欽
礼廬江何點彭城劉繪並到房接足
伸其戒誥論揚相継成其業者二百
餘人以天監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
七時寺復有智深比丘聰慧博識經
論有功天子王侯多所賓接性好直
言無所推胥每商略撿洸物不有平
由是坎壈弘宣阻少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

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莫逆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旻法師住靈基寺值旻東講因共聽沙門法珎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曰斯之言悟非吾師也見旻解冠一方海內諮仰輟寢忘味以夜繼晝但性偏躁銳不顧功少願望已多每打髀嘆曰為尒漠漠生肇笑人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珎復勇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悵疚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菩薩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旻也事在旻傳遂勤劬苦至有傾洞徹終日熈怡獨語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陵俗白黑改觀名架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隱若復為賔雅伏意氣求相擊抗若遇機臨無不應躡同寺僧道貴年齒小大亦微向學方而性多怠惰未能剋已撗相陵罵超亦盱衡嘯歎末之數也他日貴曰我之與卿誰相優劣超曰若論年臈請以相寄曾臆

之量未論先後時為直言自超處獨房屏絕賓侍內外墳與常擁膝前而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蟋蟀鳴壁中書郎吳郡張率謂曰虫鳴聒耳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賓為愧多矣時人高其放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人住湘宮寺探玄析奧甚有精理年三十二卒于住寺時以咸年俱卒揚輩同哀

釋僧喬姓華氏吳興東遷人出家住龍光寺聞僧旻說前修立義有諸同異則忘寢息志欲稟受又聽其語論轉捷則撫掌累嘆思與偕也隆昌之世法遂轉少仍與同寺僧整寶捌慧濟慧紹等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一心諮求布被禦冬單蔣藉體饘粥糊口茹菜充飢而未曾以貧寞變節但自勤勵維日不足研精奧粹理悟深明三四年閒經論通達後旻還莊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攜並得成器其閒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儒

雅清虛履令用古卷舒文義優遊教
理鈎深致遠善能辯析廣而未諭莫
與爭先此乃遺法之所寄也整公精
勤經論博綜有叙同其葉者重其情
性渊公不無神明而心性偏激亟違
礼度久從異集無以測其多少濟公
神識清審經素有功論文未熟由其
體羸不堪辛苦故耳且於義理足以
明道志行足以厲俗紹公情性和理
篤有志行貧而有累學不得恒向無
妨尋不患不成美器自喬學之成也
不修世務不附名聞閑門靜處坐無
雜客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年三十六
天監初卒生本任湘州學明經數頻
御法座少秉高操慕安汰之風覩而
弊衣蔬食終身不改美風姿善草隸
整住襄陽未遊夏首道化大行濟番
禺人未還嶺表德被南越文義風宣
有廣被焉并天監中卒
釋慧開姓袁氏吳郡海鹽人初出家
爲宣武寺寵公弟子仍從學阿毗曇
及成實論建武之中進學上京住道
林寺歷聽藏旻二公經論後移住彭

珹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讌慱弈自娛而值造次之機關無對辯人聞席上訥其詞也後忽剖略前習專攻名教處衆演散咸慶新聞及至解名析理應　變无窮雖逢剋難巧談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人影赴遂使名稱普聞衆所知識陳郡謝惠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嚫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彭城劉業出守晉安知居處屢空餉錢一万即贍寒餒不終一日開立性虛蕩不畜貲財皆此之類也而情在疎率不事形儀衣裳塵滓未曾舉意洗濯固旋有不耐者皆代其解澣寒則披絮待成夏則隱席至燥以天監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九同寺有曇儁者以遊學顯名適貫衆經兼勤礼誦風素一槩寒暑弥歲侍中王懿晃李司徒長史江革友于並與之朋遊正篇

釋明徹姓夏吳郡錢唐人六歲喪父仍願出家住上虞王園寺學無師友從心自斷每見勝事未曾不留心諦視還寄讀釋道安傳云聞安少孤為

外兄所養便歔欷嗚咽良久乃止他日借傳究尋見安弘法之美因撫膝嘆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不介乎自是專務道學功不棄日嘗與同學數輩往師後房房本朽故忽遭飄風吹屋欹斜欲倒師行不在無物支持衆人皆走徹習業如故會稽孔廣聞之嘆曰孺子風素殊佳當成名器時倫因事推伏馳名東越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沙門僧祐三吳講律中塗相遇雖則年齒懸殊情同莫逆徹因從祐受學十誦隨出揚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為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其興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業經論歷採衆師備當深義以是法師標正經論妙會機神譚思通徹易鈎深與乃從其成業齊太傅蕭頻深相欽屬及領荊州攜游七澤請於內第開講淨名每日諸經文句既是應機所說或有委曲深微或復但拘名字先來英舊人各曆情謬當今日望此玄宗達無[illegible][illegible]深懷愧惻時咸重其謙退及蕭氏將薨贈別麈尾軟几

徹以遺命所留懇撫以盡其壽天監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是受業少長祈請常為覆述究惇深文洞明與旨盤根交結了無遺滯遂樹名聞徵屈重疊乍經乍論四時不輟聽受之衆不遠雲集武帝欽待不次長名進于內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以律明萬行條章富博願撮取簡要以類相從天監末年勅入華林園於寶雲僧省專功抄撰辭不獲免每侍御筵對揚輿駕皇儲賞接特加恒禮故使二宮周供寒暑優洽當時名輩並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以其鳩聚將成忽遘疾疢積於壽光殿移還本寺天子親自怡邑溫言躬臨慰喻知當不振退而流涕中使參候晨宵不絕徹自惟將卒奉啓告辭皇心載軫於萬壽殿時內外樞揆一時慟絕以呈徹表故也其文曰因果深明倚伏何追明徹雖復愚短忝窺至籍將謝之間豈復遺恡但知恩知慶輒欲言之明徹本出東莞賤民而已微有善識得厠釋門羿闠少年綢繆玄覺雖未能體

道徹得善性運來不輟遇會昌時遂
親奉御筵提携法席且仁且訓偹沐
恩獎恒願舒慕丹誠奉揚慈化豈意
報窮便歸塵土仰戀聖世何可而言將
願陛下永劫永任益蔭無涯具足莊
嚴道場訓物天垂海外同為淨土勝
果遐流雍容遠集明徹以奉值之慶
論道之善脫億代還生猶冀奉覲惟
生惟死俱希濟拔臨盡之間忽忽如
夢雖欲申心心何肯盡不勝悲哀之
誠謹遣表以聞勅荅省疏增其憂耿
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
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
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
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
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欲如所
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
起亂想覽筆悽懟不復多云帝因
於寺為設三百僧會令徹懺悔自運
神筆製懺願文事竟遂卒寺房即普
通三年十二月七日也窆于定林寺
之舊墓勅給東園秘器凶事所資隨
由備辦主者監護有崇敬焉

釋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
住比倉寺為曇貞弟子貞清素澄嚴殊
有解行開少聰敏家業貧窶身服不
充食蔬麤澀同學僧流曇誕家有盈
財服翫奢麗並從貞受業屢有年學
及鉤深造微未有逮開者也而流誕
自恃優饒甚相輕忽開懷怏然遂負
帙西遊往禪眾寺仍從柔次二公學
成實論衣不蔽形食趣支命而不避
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業既優精解
無尋終日遊談未嘗輟息心性
躁鋭無敵不攻有時竊發潛登
以掩不備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
顯名吏部尚書瑯琊王峻永嘉太守
吳興丘墀皆揖敬推賞顧永勗誠後
還餘杭止于西寺先相陵駕之者望
風歛氣永相隱避以至于死開因尒
講遵相接道俗嘆服沙門智藏後遊
禹穴講化成論開往覲之鯁難累日
賓僚僉悦藏曰開法師語論已多自
可去矣吾欲入文開曰釋迦說法多
寶踊現法師指南命眾而遣客何耶
藏有慙色以普通四年春秋六十五矣

釋道宗未知氏族荊州江陵人早年離俗住瓦官寺情性貞直不務馳競耳不妄屬口不狂言修身潔已動靜有度歷學經論了無常師終日寢處卷軸而已清談高論聽者忘疲衰蒙癃弊飲食疎儉遭值年飢入里不給南遊嶺表其道大行以死自誓誘化不息年五十餘卒於彼土復有法敞住延賢寺少研經數長多講說齊末歲儉固窮守操清貧馳務不覺貪積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全楚弘宣有功焉

釋法貞不測氏族渤海東光人九歲出家雋秀之聲不齊凡類住魏洛下之居廣德寺為沙門道記弟子年十一通誦法華意所不解隨迷造問記謂曰後來揔持者其在介乎及至年長善成實論深得其趣偹講之業卓犖標奇在於伊洛無所推下與僧建齊名時人目建為文句無前目貞為入微獨步貞乃與建為義會之友道俗斯附聽衆千人隨得嚫施造像千軀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王

无悦並折腰頂礼諮奉戒訓會魏德
襄陵女人居上毀論曰興猜忌逾積
嫉德過常難免今世貞謂建曰大梁
朝礼義之國又有菩薩應行風敎宣
流道法相與去乎今年過六十朝聞
夕死吾无恨矣建曰時不可失亦先
有此懐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邁貞
為邏騎所及禍殱其身春秋六十一矣
僧建清河人沙弥之時慧俊出類及
長成人好談名理與慧聰道寂法貞
等同師道記少長相携窮研數論遂
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曰講衆恒溢千
人碩學通方悅其新致造進談賞以
繼晝夜雖乃志誨成人而入里施化魏
高陽王元邕丞相延請累宵言散用
袪鄙悋或清晨嘉會一無違者輙云
深恨不同其叙故聞風傾渇者遥服
法味矣後南遊帝室達于江陰住何
園寺武帝好論義百勅集學僧於樂
受翫以次立義每於寺講成濟後葉
有逾於前慧聰立心閑豫解行遠聞
道寂博習多通雅傳師業並終于
魏土

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為弘通之主刜鄉術淺不愜憑懷齊建武元年下都住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稟受五聚經涉數載義頗深神旻曰此君任性儁警智慮過人但恨逈忽不倫動靜險躁若值通人優接當成一世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矣淵酷好蒱摴使酒挾氣終曰狼藉無所推下旻累諫曉喻返以為讎因尒改塗復從智藏採聽先業自建講筵貨財周贍勇勵辛勤有倍恒日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侍我何能久侍人乃廣寫義蹤貴市王征南尚書緘封一簏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詭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簏未來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挾西返還住舊寺標定義府道俗懷欽於是論筵頻建聽衆數百自重名行少賓知己沙門智訓遊學京華數論通敏同還本壤投分與交淵弗許也後寺庫犯官淵自恃名高一刜為物所讓以身代當強悍不弭至於事成知當必敗因尒出郭於路以刃自

刎時年六十一矣即普通七年也彭門介時復有法文法度法護道興等並以廣學達名文貞廉好尚雅有風采度通解大乘方嚴有則護剛直履信不交世務興秉素懷正好仁奉義並下都住寺不墜學宗為諸雄辯所見推仰

釋僧詢姓明太子中庶山賓之兄子也年始入禮嘗聽山賓共客談論追領往復了無漏失賓撫其首曰今使吾門不墜者其在介乎父奉伯篤信大法知其聰儁可期神幽冥長濟愛海年十二勅令出家為奉誠寺僧辯律師弟子辯性廉直戒品氷嚴好仁履信精進勇勵常講十誦詢後住治城寺持操高尚勤辛好學從光宅寺法雲諮稟經論散處伽藍不營雜事當時名德皆稱善焉歷耳不忘經目必憶常能覆述有如瓶瀉時人嘉其清辯白黑重其無倦凡所聽聞悉為注記雖无大才而弥綸深擬同學門友莫不傳寫以天監十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五時復有道遂道標同海陵人並從法雲受業經論洽聞博綜有序

釋惠超姓王太原人永嘉之亂寓居襄陽

七歲出家住檀溪寺爲惠景弟子景清恒平簡雅有器局普通之初揔州僧正以節儉聞之超幼而清悟容止詳美進趣合度事景一年以衆大諠雜乞移禪房依止僧崇禪師習學定業年十二又從同寺僧受學通三玄永明中竟陵王請智秀法師與諸學士隨方講授西至樊鄧超因隔受學同時合席皆共服其領會隨秀還都住靈根寺仍從法常乞受具足誦戒不盈二日聽律未周兩遍皆識文知義鏡其纖密稟承師訓無相忝也及師亡後又從智藏採習經論藏曰此子秀發當成美器藏之出處多與同遊備通諸部名動京邑後從慧集飡聽毗尼裁得數遍集乃嘆曰不謂始學已氷寒於水矣後還鄉定省合境懷之武帝勑還爲壽光學士又勑與　觀寺僧伽婆羅傳譯阿育王經使超筆受以爲十卷而晦德進入不事矜伐故有要請多推舊德藏後使其代講讓不肯當或逢群賢博論未曾不預辯通塞及抗擊前敵知理將窮而必下或遇機隙便亦應蹋而默然斯亦稟識同所不安而超能謙降若此衣食趣濟榮貴未邀樸無資蓄安成康王蕭雅秀欽敬戒德出蕃要請相携於

鎮講發風被遠近服歎康王蕭後吴平侯蕭昺遊夏口復屈俱行法筵又鋪學者稱詠還都續講聽侣相趍二百餘僧四時習業於普通七年卒時年五十有二

釋真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无目其母哀其及年至七歲教彈琵琶以為窮乏之計而天情俊悟聆察若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後鄉邑大集盛興齋講母携玉赴會一聞欣領曰若恒預聽終作法師不憂匱餒矣母聞之欲成斯大業也乃棄其家務尊持赴講無問風雨艱關必期相續玉包略詞旨氣攝當鋒年將壯室振名海岱後遭母憂捨法還家廬於墓側哀毀過礼茹菜奉齋伏塊持操三年野宿鄉黨重之後服闋附道修整前業覽卷便講無所凝滯預聞徒侣相次歸焉齊天保年中文宣皇帝盛弘講席海内髦彦咸聚天平於時義學星羅踌轢相架玉獨摽稱首登座談叙罔不歸宗盡諦窮神爍然開發耆年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衢

鐏而不竭矣一曾往復者别經十年聞聲即憶其名義斯揔持之功莫與尚也常徒學士幾百千人耳對行往了知心性誠勗之勤彌隆餘插生來結誓願終安養常令侍者讀經玉必跣坐合掌而聽忽聞東方有淨蓮華佛國莊嚴世界與彼不殊乃深惟曰諸佛淨土豈限方隅人並西奔一無東慕回此執心難成迴向便願生蓮華佛國曉夕勤到誓不久留身無疾療便行後事授諸弟子衣服几杖麈尾如意分部遺語各有委降衆初不悟之也並共驚之玉曰願與運同世非可樂汝等助念蓮華佛令我得至彼岸也布薩之後便卧疾於鄴城北王家神氣無昧聲相如常動京大德並就問疾午後忽見煙雲相糺從東而來異香纏遶充塞庭宇空中出聲有如讚唄之響清亮宛然當尒之時足漸向冷口猶誦念少時而卒 卒後十日香氣乃絶大衆哀仰如臨雙樹玉氏昆季俱制縗絰與諸門人收其屍而塟焉

後梁荊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敬夙彰侍中王錫見而異焉一面定交師事鍾山靈曜道則法師則亦擁行外彰深相推重後遊談講肆縱辯天垂曾難招提慧琰撣品義精思間出中座嗟揚招提因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勅善言殿義集登即銳辯如流帝有嘉之仍降家僧之礼帝制勝鬘義疏班壽光殿諸僧咸懷自恧遷深窮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尚書令何敬容以並請論擊道俗欣洽時論題之中興荊鄴正位僧端職任基月道風舉恂恂七衆不齊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求之滄葉罕有斯焉自後探索幽求經誥盤結皆鍼言起廢怡然從政以天監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塟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稟自然家貧親老珎養或闕後名德既立供親腴旨進饋益陳及處艱憂毀幾致滅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

摩頂書而不傳六漸惟幾方陳同志
凡論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
皆製義䟽流于後學等覯即梁明帝
之法名也自去北面歸依時移三紀
權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識苦空功由
善導況乎福田五世師資兩葉仁既
厚矣義寔深焉遂刊碑墳隴述德
如右

續高僧傳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七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三　正紀十

附見四

釋洪偃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祖茂恭和凝慎不交世俗父藏博綜經史善屬文藻梁衡陽王聞而器之引為僚友偃風神頴秀弱齡悟道晝讀經論夜諷詩書良辰華景未甞廢學自尔幼而聰敏州里稱焉及長遊聽京邑遍聞數論後值龍光寺綽法師便委心受業特加賞接以為絕倫由是

學侶改觀轉相推伏二三年中便盡幽
奧乃開筵聚衆闡揚成實舉曆開雅
詞吐抑揚後學舊齒稽疑了義橫經
荷笈虛往實歸由此仰齊法輪摠持
諸部勇氣無前任其披解宿望弘量
因循舊章偃屬思雲霄曾無接對見
忤前達不能降情自是來學有隔聽
者疎焉遂閉志閑房高尚其道間以
尋緗閱史廣求多見秋水春臺清文
迥出莊思雲飛英詞錦爛又善草隸
見稱時俗纖過芝葉媚極銀鉤故貌
義詩書号爲四絕當時英傑皆推賞
之梁太宗之在東朝愛其雋秀欲令
還俗引爲學士偃執志不迴故弗能
致會武帝發講重雲延德肆問而年
非宿老座第甚遠抗言高論精理入
神帝賞嘆久之莫不矚目偃形止自
若神守如初僉服其高亮也及引進
後堂加優其礼屬戎羯陵踐兵飢相
繼因避地于縉雲眷盻泉石又寢庠
山侶遂越嶺迸難落泊馳滯曾無安
堵梁長沙王韶鎮郢聞風叙造俄而
渚宮陷覆上流阻亂便事東歸因懷

自靜有顧林泉乃杖策若耶雲門精
舍歷覽山水美其栖遲登吴昇平亭
賦詩曰蕭蕭物候晚肅肅天壁清挨
人聊杖策登高蕩客情川源多舊迹
墟里或新名宿煙浮始旦朝日照初
晴獨遊之徒侶徐步寡逢迎信矣非
吾誑賞心何易并遂汎浪巖岑有終
焉之志肯修寺宇結衆礪業逮陳武
廓定革命惟新京輔舊僧累相延請
乃顧山衆曰吾勤苦積學五十餘年
謂為法亡身乎以夭壽之初出都講
于宣武寺學徒又聚莫不肅焉雖樂
說不疲而幽心恒結每因講隙遊鍾
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時又引筆
賦詩曰杖策步前嶺褰裳出外扉輕
蘿轉蒙密幽逕復紆威樹高枝影細
山晝鳥聲希石苔時滑屣垂綱下粘
衣澗旁紫芝曄巖上白雲霏松子排
煙去常生辭不歸窮谷无還往攀桂
獨依依會齊使通和舟車相接崔子
武等擅出境之才議其聘對衆莫能
舉世祖文皇以儃內外優敏可與杭

言勅令繞接賓禮極機溫雅容止方稜敷述皇猷光宣帝德才詞宏逸辯論旁馳潤以貞文引之慈寄子武等頂受詰命銜佩北蕃帝嗟賞厚惠更倍恒度皆推以還公一無所納是歲舊疾連發聽者復疎止於小室許有諮問懷不能已情有斐然乃著成論踰數十卷剖發精理攡思深劇疾轉沉篤功不剋就以天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于大漸神氣不昧命弟子曰眾生為貪心之所暗也貪我則惜落一毛貪他則永無猒足至於身死之後使高其墳重其槨必謂九泉之下還結四隣一何可笑而皇甫謐揚王孫微得我意雖知會歸丘壤而未知初度之心令其目之後以此脯腊鄙形布施上飛下走一切眾生若前身相負乃以相償如無相對則生我檀善此之微心亦趣菩提物莫不共矣言畢合掌終於宣武寺焉春秋六十有一知與不知咸懷惻愴即以其月二十二日尸陁於鍾山開善寺之東崗焉然僵始離俗迄于遷化唯學是

務儉節掃衣拂事華廣每緣情觸興輒叙其致而文彩灑落罕有嗣者綴述篇章隨手散失後人撰聚集之成二十餘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建年學士何儁上之封于秘閣

釋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祖奉林齊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刺史父神歸梁員外散騎常侍沛郡太守朗託生之始毋曰劉氏夢見神人乘樓殿入懷夢中如言身與空等既而覺寤四體輕虛有異恒日五辛雜味因此悉斷爰在齠齔卓出凡童孝敬純備志操貞立家雄六郡氣蓋三邊少習軍旅早經行陣儉約治身寵辱无能移也俄而假節寧遠將軍徐子彥北伐門設長戟坐休大樹惟曰兵者凶器身曰苦因慾海邪林安能覺者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於青州入道遊學楊都就大明寺寶誌禪師受諸禪法兼聽此寺彖律師講律本文又受業南澗寺仙師成論竹澗寺靖公毗曇當時譽動京畿神高學衆所以天口之侣截耳之賓心計

目覽莫不奔覺但以鷲山妙法群唱罕弘龍樹道風宗師不輟前傳所紀攝朗公解玄測微世所嘉尚人代長往嗣續猶存乃於此山止觀寺僧詮法師資受智度中百十二門論并花嚴大品等經於即弥綸藏部探賾幽微義吐精新詞含華冠專門强學課篤形心可謂師逆功倍於斯為證永定二年十一月奉勑入京住興皇寺鎮講相續所以花嚴大品四論文言往拓所未談後進所摃略朗皆指摘義理微發詞致故能言氣挺暢清穆易曉常衆千餘福慧弥廣所以聽侶雲會揮汗屈膝法衣千領積散恒結每一上座輙易一衣闡前經論各二十餘遍二十五載流潤不絕其間興樹四部兩宮法輪之華當時莫偶以太建十三年歲在辛丑九月二十五日中夜遷神寺坊春秋七十有五以其月二十八日窆于江乘縣羅落里攝山之西嶺初攝山僧詮受業朗公玄音所明惟存中觀自非心會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頓迹幽林禪味

相得及後四公往赴三叢資承爰初擯不涉言及久乃為敷演故詮公命曰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輒有開示故經云計我見者莫說此經深樂法者不為多說良由藥病有以不可徒行朗等奉旨無敢言厝及詮化往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稟神略勇居禪衆辯住長干朗在興皇布仍攝領福門宏敞慧聲遐討皆莫高於朗焉然辯公勝業清明定慧兩舉故其講唱兼存禪衆抑亦詮公之篤厲也然其義體時與朗違故使興皇座中排斥中假之誚布勇兩公見于別紀昔梁天監十年六月七日神僧寶誌記興皇寺云此寺當有青衣開士廣弘大乘及朗遊學之時初服青納及登元席乃與符同又南陌居士杜法榮年踰八十頗識歸心旨夢寺內有幡花天伎側塞殿堂緇素法衆充仞莚席洎朗來儀創會公私齋講又盛符焉又十二年五月七日帳下淨人解齋失曉朗夜扣閤催之而洪鍾自響良久不絕故其禎祥早著其例此

也東朝於長春殿義集副君親摇玉
柄述朗所竪諸師假名義以此榮稱
豈惟釋氏宗匠抑亦天人儀表故其
所穫檀嚫充造經像修治寺塔濟給窮
厄所以房內畜養鵝鴨鷄犬其類繁
多所行見者無不收養至朗寢息之
始皆寂無聲遊觀之時鳴吠喧亂斯
亦懷感之致矣侍中領軍盧陵王聲
懋權衡資承戎約遂仰奏承華為之
銘頌其墓誌文太子詹事濟陽江總
故陳主叔寶時春宮為之頌曰洪源遠來傳芳馥蕙君
子挹人英芬是繼朱旄既杖青組仍
曳紉虎戎印珥貂狄制切可冠軍業
非出世損彼聲色超此津濟津濟伊
何裂斷網羅忍衣早記乘樓夜過龕
斯苦海涸此愛河非此智士孰寄宣
揚法雲廣被慧日舒光既權衡擅自
闡金湯夢齊鼓說應異鐘霜識機知
命同夜現病風心栖道度脫難竟化
緣已矣乃宅丘寂智炬寂滅頹巖邃
負邃負夏六十冬搖落遠墅弦餘月暗霧
暖松深香滅窮壟幡橫宿林切切管
清遥遥鼓聲野煙四合孤禽一鳥風

悽唄斷流急寒生神之淨土形流終

古勒此方擴用旌蘭杜

釋慧勇厥姓桓氏其先譙國龍亢人也祖法式尚書外兵錢唐令因此遁迹于虎丘山後仍寓居吳郡吳縣東鄉桓里父獻弱齡早世母張氏嘗夢身登佛塔獲二金菩薩俄育二男並幼而入道長則慧聰勇其次也初出楊都依止靈曜寺則法師為和上銳志禪誦治身蔬菲隨方受業不事專門豈非收金成寶方資銑鏤瑄玉有美必待刮摩誠有由矣年登具戒從靜衆寺峯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並道秀域中聲高梵表乃服膺坐右稟宗成實刻情砥礪寢食忘疲苦思沉淪坑岸斯墜弥曆寒暑情習大成至年三十法輪便轉自此遠致學徒咸聞講肆高視上京欝為翹楚專講論文將十許遍俄而梁季傾覆人百沸騰每思遁世莫知其所于時攝山詮尚直轡一乘橫行山世隨機引悟有顯遵焉嘗行報恩寺前忽見人云從攝山來授竹如

意俄失謂勇曰尋當如意俄失蹤迹
信宿之間又有淥函感三論一部置
房前牕上尋究莫知來也於茲嘉瑞
銳勇雜任曰此沸衣里閑篤言泉石
期神宜冥非企琴臺之侶脩空習慧
寔追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偘
偘如也詮師忘以年期義兼師友抑
亦宣羽相諧氷藍待益之志也自此
言刈章句採擷希微凡厥釋經莫不
包舉大法獲傳於焉是賴天嘉五年
世祖文皇請講於太極殿百辟具陳
七衆咸萃景仰之輩觀風繼踵遊息
之伍附影成群自此聲名籍甚矣住
大禪衆寺十有八載及造講堂也門
人聽侶經營不日接霤飛軒製置弘
敞題曰般若之堂也以至德元年五
月二十八日遘疾少時平旦神遊春
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漸之時神容不
變經宿頂煖衆皆異之至六月六日
空于攝山西嶺自始至終講花嚴涅
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遍智論中
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餘有法花
思益等數部不記又早捨親愛弱而

貞苦文章聲辯時所高之爰至啓手
啓足不惱不渥寔象教之棟梁精義
之林數弟子等追深北面之禮鐫石
碑之其文侍中尚書令濟陽江揔制
釋寶瓊姓徐氏本惟東莞避難辭莒
後居毗陵曲阿縣焉祖邑齊右軍父
僧達梁臨川王諮議並高器局崇遵
儒素瓊潔潤山水峯瀾早被身長七
尺五寸背胛龍文口三十九齒異相
奇挺故能踈秀風采蘊籍威容少
鄙錦裳便欣毳服綺年出俗師事
沙門法通通初見而嗟重深爲道器
也不使服勤年過志學欲稟光宅寺
雲法師義但以經藏颷拔聲實沸騰
無礙奔涌談吐橫逸竊疑詞富兼馭
唱高乃移聽南澗仙師研精數論名
解駃徹洞殫義靈仙嘗覽瓊私記三
復嗟賞後於高座普勸寫之自尒門
徒傳寫此蹤初受具年已能覆述未
登五歲便爲法主仍與仙公抗衡數
化梁高祖三教妙言罔不踈通選擢
名德分寄弘道瓊之高義簡在帝心
爰降綸紱入壽光殿言重茂林更輕

雲闕便辭還鄉之建安寺上黃侯蕭曄分竹此邦每深尊敬情兼師友彼郡一旦老少相喧覓云建安伽藍白龍出現奔排到寺惟見瓊講有識之士異而目之為白瓊焉素與簡子周弘正早申莫逆彼驟噎曰夫有希世之才而不在京華開導乘捋之莫令人太息乃為學侶復請還都發成實題僧正慧令切難聯環瓊乃徐拂麈尾從容而對令乃引遠公舊責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為答曰不思造業安得精固令聞舉止雅音調賓主相悅殊加稱賞梁祖年暮惟事薰修臣下偃風淸言扇俗搢紳學者必兼文義所以憂閒理教維摩涅槃道被下筵意飛上席解頤利齒木舌鋒才畟塞駢羅煙隨霧涌亦有明王豐貂紆青拖紫車馬溢於寺衢衣簪滿於法座斯感物之盛罕有如也到茂雍民譽之重任孝恭詞筆之富皆執卷贊疑伏膺請業恭息世譽蔬菲好學後進英華隨父共聽偏深玄義遂講涅槃傳執不失于茲乃驗末仍入道奄至

無常頂㬋信宿手屈二指復與諸天
飛下住宅對父談話宛若平生襄讚
出家稱揚法利俄將翼從凌虛而沒
留香在室經日不消故知彼與異人躬
為學衆誠難測其本量也逮梁室版
蕩有陳建業武帝尊法嗅味特深數
引金言頻開玉諫降神言笑詢訪名
理永定三年夏於重雲殿閣正卯大
品夢朱衣神礼而諫曰波若多難仰
祈疾講頻亦數轉詞逾懇到至七月
十日乃白僧曰昨夜神人見催經餘
一卷午前取訖諭音出宮殿霄霆已
響遝繞至寺驟雨便零震動雲雷一
時都盡豈非勝人宣法幽冥歆重陳
祖昇遐方知前告文帝纂曆礼異弥
深斟下絲綸為京邑大僧正辭讓雖
切敦喻更隆乃顧當仁俾膺範物遂
之斯任然以金陵都會朝宗所依刹
寺如林義逆如市五部六郡果含菌
雜惟調水乳罕和鹽梅多没象涅終
枯鳥樹乃鎮之以清淨馭之以無為
箱禁不煩遮罰每省故僧尼仰之自
肅道俗稱之益歆七衆日用而不知

四遠欽風而不足故得法侶久司疵
謗無玷屢陳表退去而復昇始終惟
令於是乎在自梁僧之於此任熏灼
威儀翼衛出於王公服玩陳於鄭楚
故使流水照於衢路吏卒喧於堂廡
瓊聽已来頓祛前政自營靈壽惟從
息慈壞色蔽身巳壇容膝蕭然寂尔
有位若無朝野嘉其貞素同侶美其
如法濟東諸國圖像還蕃頂礼適歆
古人有言匪馳令譽孰動殊方其見
賢如此以至德二年甲辰之歲二月
二十三日纔覺不豫逮初寺實瓊法
師當時之偶對也少而共學齊德齊
楊尔夕神人忽来報曰彭城僧正今
先無常自夢上天有跡請講暨三日
二十日正念告終遺誡撿扶不須銘
誌春秋八十一有詔慰焉喪事所須
隨由資給仍以天子鹵簿使借為葬
飾終古所希幸也以四月五日空于
鍾山之陽名僧舊墓尔時填達咽陌
哀慟相奔皂素驚嗟郊墟失色初瓊
入京將臨法席既无人識不許房居
乃求僧正慧超寄南澗住起閒未許

見而駭曰此少俊當紹吾今位法門所託何慮無房即命寺綱析然處置及孝宣請講太子常迎屢見神人形甚長偉容来翼從未為大將軍章照達論通感亦然又非測也然其厚德容衆鳴謙儉約出處無忤言行無擇剋壯不休孜孜 論道吐音遥亦發義昭彰彧還勍手時逢命的薄塵象弱灌已氷消故寔繁有徒服而無斁及晚僧望益重居處逾輕帷屏因設飾用不置臘歲參謁黑白磨肩方便他行避斯榮供斯可謂狎人世而空閑綰司存而無事也又聖人至理闊士微言月落參横清誦無遺及燭發香馥懺礼方宵迹意心勤外和內敍宣揚之暇綽有餘閑兼採玄儒無窮子史彫蟲篆隸體物摘玄並入性靈忠能談洽又可謂不撓大猷無遺小道也凡講成實九十一遍撰玄義二十卷講文二十遍文疏十六卷講涅槃三十遍製疏十七卷論大品五遍製疏十三卷餘有大乘義十卷法花維摩等經並著文疏故不備載布在州

邑兄孫普光承藉風訓立履貞確思慕平昔追攀日永與同學道莊明解樹碑于金陵之舊墟其文慧日道塲釋法論莊入室馳聲見于别紀解身堂流譽王領江都隋末尚存安危未測

釋警韶姓顧氏會稽上虞人學年入道事林僧廣以為師範廣律行貞嚴當時領袖初韶遊都聽講便能清論年登冠肇還鄉受戒護持奉信如擊油鉢有沙門道林請留鄉土乃夢韶舌相廣長而欲將斷既寤深惟留戀斯成墜失愧悔前請便勸出都於即大弘法化傳燈不絕即莊嚴旻公之遺緒也次稟龍光僧綽乃是開善攬支末又採習三藏廣綜衆家年二十三講大品經味法當時磨肩溢道後還建元晉陵等寺敷演經論解冠群宗韶乃顧年四十長就講說而學侶相顧不勝欽尚時年三十有九為建元寺講主臨終遺令傳法韶尊崇餘烈即坐演之受業之賓有逾師保梁簡文邵陵及岳陽等大相欽重歸承

訓誨從危難後世改情浮乃往豫章
將通道務時逢豫州黃司空等素情
所仰請為戒師會外國三藏真諦法
師解該大小行擅自他一遇欣然與
共談論諦嘆曰吾遊國多矣罕值斯
人仍停豫都為翻新金光明并唯識
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
朝授晚傳夜聞晨說世諱瀉瓶重出
知十再生者也梁樂陽王於荊立位
遣信遠迎楚都弘法韶念郢地之重
来勅遂乖陳武定天文皇嗣業並弘
尚正道勅請還都戒範承仰優礼弥
隆天嘉四年有會稽慧藻同希道倫
等二百餘人連署請韶長講於白馬
寺廣弘傳化十有餘年既登耳順
便令慧藻續講躬往乞官宴坐少時
法門深妙時沙門智顗定慧難踰人
神頗測靜嘆精利事等夙成共諸前
學頻請重講留意綿久以疾辭之又
為新安殿下黃司空等共僧三請不
免勤注又於王府略說維摩龍光寺
中廣敷成實亦得數年成諸學肆末
辭朽老歸志山林乃入幽巖自請

十有餘載至德元年十月十一日中時右脇而卧神儀澄然終於開善寺春秋七十有六其月十六日窆於鍾嶺獨龍之山所講成實論五十餘遍涅槃三十遍大品四十遍新金光明三十餘遍維摩天王仁王等經遍數繁乱不紀

廣叙

釋安廩姓秦氏晉中書令靖之第七世也寓居江陰之利成縣焉考王妙思滔玄怡心屈跡乃製入神書一首洞曆三卷青烏之道莫不傳芳廩幼而聡穎獨悟不群十三備覽孝知遠近斷水骨立聞者湯零古人有言知子父也乃攝以典教業遂多通而性好老莊早達經史又善太一之能并解孫吴之術是以才藝有功文武清播仍欲披榛問隱尋門珪竇而虛懷機發體悟真權年二十五啓勅出家乃遊方尋道北詣魏國於司州光融寺容公所採習經論容律訓嚴凝肅成濟器并聽嵩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聞領解頓盡言前深味名象並畢中意又受禪法悉究玄門請業之徒屢

申弘益在魏十有二年譯四分律近二十遍大乘經論並得相仍梁泰清元年始發彭沛門人擁從還届楊都武帝勅供相接勅住天安講花嚴經標致宏綱妙指機會值梁運既終法輪停轉泊大陳御寓永定元年春乃請入內殿手傳香火接足盡虔長承戒範有勅住耆闍寺給講連續既會夙心遂欣久處世祖文皇又請入昭德殿開講大集樂說不窮重遊莫擬孝宣御曆又於華林園內北面受道闡化涉勞因以遘疾至德元年建寅之月遷化于房皇心惻悼賵贈有嘉即以其月窆於開善之西山春秋七十有七門人痛其安放士庶失其歸依矣

釋慧布姓郝氏廣陵人也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年十五處于江陽家門軍將時有戎役因領五千人為將清平寇塞豈不果耶衆傳其言十六遭兄亡悟世非常思解俗網親眷知有武略咸不許之二十有一方從本願既蒙剃落便入楊都從建初寺瓊法師學成實論通假實之旨物議所歸而

布悵斯至理未盡懷抱承攝山止觀寺僧詮法師大乘海嶽聲譽遠聞乃往從之聽聞三論學徒數百翹楚一期至於洞達清玄妙知論旨者皆無與尚時号之為得意布或去思玄布也故詮之解難聽者以解而領悟猶迷及依言領通而稱難跡略致使談論之際每有客問必待布而為荅時人為之語曰詮公四友所謂四句朗領語辯文章勇得意布布稱得意家為高也後於大品善達章中悟解大乘煩惱調順攝心奉律威儀無玷常樂坐禪遠離囂擾不講說護持為務末遊北鄴更涉未聞於可禪師所暫通名見便以言忤其意可曰法師所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乃縱心諸席備見宗領周覽文義並具胷襟又寫章疏六馱負還江表並遺朗公令其講說因有遺漏重往齊國廣寫所闕賷還付朗自無所畜衣鉢而已專修念慧獨止松林蕭然世表學者欣慕響造思禪師與論大義連徹日夜不覺食息理致弥密言勢不止思

以鐵如意打案曰万里空矣無此
智者坐中千餘人同聲嘆悅又與邈
禪師論義即命公之師也聯綿往還
三日不絕邈止之嘆其慧悟遐舉而
卑身節行不顯其美梁太清末侯景
作亂荒饑累年三日失食至第四日
有人遺布飯而微以豬肉覆之雖腹
如火然結心不食故得遭斯困厄不
履非濫又曾患脚氣醫令服豬自此
至終常陳此罪或見諸人樂生西方
者告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
願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花中十劫受
樂未若三途處苦救濟也陳至德中
邀引恭禪師建立攝山栖霞寺結淨
練衆江表所推名德遠投禀承論旨
時為開帶理思幽微不為僧師不
役下位常自縫洗六時無闕纔扣揵
提巳居衆首端坐如木見者懍然名
聞光遠請謁如市陳主諸王並受其戒
奉之如佛末以年暮不參衆食勅給
其乳牛而布迴充入衆兢兢謹攝實
高僧焉年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
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

孟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為作佛事去也幸各好住願努其力於是絕穀不食命將欲斷下勅令醫許之綰辭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終遺訣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無所滅故也諸有學士徒衆並委恭禪師吾無慮矣以陳禎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栖霞終後手屈三指將之雖伸還屈乃至林中一月猶尓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卒移屍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得道人星滅矣時以當之初將逝旹衆前去昨夜二菩薩見迎一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来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耳流光照於偘禪師户偘佐光感出户見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聖也旦往述之恰然符合言已端坐而化有見鬼者望見幡花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故入山視之乃布公去世

釋亡名俗姓宗氏南郡人本名闕殆世襲衣冠稱為望族弱齡遁世永絕妻孥吟嘯江壑任懷遊處凡所遇準

必眈美阬嗣宗之為人也長富才華鄉人馳舉事梁元帝深見礼待有製新文帝多稱述而恭慎慈敬讓靜為心每從容御莚賜問優異及梁曆不緒潛志玄門遠寄汶蜀脫落塵累初投光禪師光亦定慧澄明聲流開鄴禪誦興應著於篇什預有學徒問道名乃三業依憑四儀恭仰剛紀假於無倦會周氏跨有井絡步保蜀國公宇文㑺鎮之性愛賢才重其德素礼供殊倫聲聞臺省後齊王續部伏鄴曰增任滿還雍遂勒歸謁帝勞遺既深處為夏州三藏朝省以名文翰可觀元非玄侶而冥德没世將徵拔之測其器宇有經國之量朝省搖議或以威恩加之或以情異轉之然名雅亮卓然曾無易節天和二年五月大冢宰宇文護遺書曰言念欽屬未叙企積道體休豫無虧慮耶蓋能仁處世志存匡救非先輪迴獨尚茲善既道岀生知才高七步豈虛緇染流流當塗但靈廓妙理三業同臻真思莫二皂白非感耳怖解偏執讚我時朝匪

惟真俗俱抽亦是彼我一貫故令往白
念銀雅懷名荅玄辱告深具懷抱寒
暑異域苦樂殊心輙略常談且陳事
實貧道稟質醜陋恒嬰疾惱因僱成
恭惟道是務不曾棲息五十二年自
捨俗緣十有五載万人歸國皆傳都
邑羸病一僧獨流荒裔無罪可罸無
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文多不
載又列六不可十嘆息援據事敘綸
貫始終書略結云沙門持戒心口相
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誑生則蒼天厭之
死則鐵鉗拔之洋銅灌之仰戴三光
行年六十不欺闇室況乃明世且鄉
國弥喪宗戚褰亡貧道何人獨堪長
久誠得収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
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
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物斯次願
也如其不介獨處丘壑安能憒憒久
住閻浮地乎護得書體其難拔乃與
書迎還云法師秉心弥固栖遊世表
玄圭啓運不屈伯夷之節蒼精御曆
豈損嘉遁之志今遣往迎名達咸陽
貴遊奉謁隆礼厚味弥增常限以播

謂廣流藏景難伏揩當栖玄後德便閑
放無累乃著寶人銘曰余十五而尚屬文
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嘆曰夫以
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淍岱山磐石之
固忽焉爐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
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
死當飼虎如其不尒修禪足以養志讀
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弃
其簪弁剃其鬚髮衣納杖錫聽講談玄
戰國未寧安身无地自獸形骸甚於桎
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
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
能行說爲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
不名爲智者至於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
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
爲道日損何用多知揩欲枯木其形死
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
箴文名息心贊擬夫周廟其銘曰法界
有如意寶人焉九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
攝心人也誡之哉誡之哉无多慮无多知
多智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
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

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
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
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開尒七竅閉尒六
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聵見色者
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技一能日下孤燈
英賢才藝是爲愚弊捨棄淳樸躭溺淫
麗識馬易奔心猨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
斃邪逕終迷脩塗永泥莫貴才能是曰
惛懵洿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
高速崩隆舒汙卷其用不恒內懷憍伐
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
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
滅影沉猒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
長絶不死不生无相無名一道虛寂万物齊平
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賤何貴何辱何榮澄
天愧淨皦日慙明安夫岱嶺固彼金城敬
詒賢哲斯道利貞又著至道論淳德論遣
執論去是非論影喻論脩空論不殺論等
並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不存
粉墨有集十卷盛重於世不知所終有
弟子僧琨性沉審善音調爲隋二十五
衆讀經法主捜括群籍採摭賢聖所撰

諸論集為一部稱曰論場有三十卷
披奏一閱俱覽百家亦新學之宗匠
者矣後於曲池造靜覺寺每臨水映
竹體物賦詩有篇什云

魏鄴下沙門釋道寵傳

釋道寵姓張俗名為賓高齊元魏之
際國學大儒雄安生者連邦所重時
有李範張賓齊鑣安庠才藝所指莫
不歸宗後俱任安下為副年將壯室
領徒千餘至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側
即今所謂應覺是也從寺索水沙弥
持與問具幾歷方可飲之素不內涉
罔然無對乃以水澆面賓大恧謂徒
屬曰非為以水辱我直顯佛法難思
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即日於寺
出家寺法入道三年歷試以賓聰明
大博不可拘於常制即日便與具戒
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慨嘆
晚知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
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那
摩提在太極殿各有禁衛不許通言
校其所譯恐有浮濫始於永平元年
至四年方訖及勘讎之惟云有不二

不盡那云定不二不二不盡一字為異通
共驚美若奉聖心寵承斯問便詣流
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隨
聞出踊即而開學聲唱高廣鄴下榮
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等
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
靡寄相從來聽皆莫曉焉寵默識之
乃曰公等諸賢既稱榮國頗曾受業
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氏猷俗出家
寵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罪極
深矣初聆聲相寔等昔師客儀頂跂
致此無悟於是同敦三大盤此一心
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
在旌隆日賜黃金三兩盡於身世匠
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人其中高
者僧休法繼誕礼牢宜儒果等是也
一說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
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
菩提三藏惟教於寵寵在道北教牢
宜四人光在道南教憑範十人故使
洛下有南北二途當現兩說自斯始
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令則闕矣輒
不繁云

齊彭城沙門釋慧嵩傳

釋慧嵩未詳氏族高昌國人其國本沮渠涼王避地之所故其宗族皆通華夏之文軌焉嵩少出家聰悟敏捷開卷輒尋便了中義潛蘊玄肆尤翫雜心時為彼國所重嵩兄為博士王族推崇雅重儒林未欽佛理觀嵩英鑒勸令反俗教以義方嵩曰腐儒小智未足歸賞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兄類遮礙乃以易林秘隱問之嵩初不讀俗典執卷開剖挺出前聞兄雖異之殊不信佛法之博要也嵩以毗曇一偈化令解之停滯兩月妄釋紛紜乃有其言全乖理義嵩總非所述聊為一開冷然神悟便大崇信佛法博通玄奧乃恣其遊涉于時元魏末齡大演經教高昌王欲使釋門更闡乃獻嵩并弟隨使入朝高氏作相深相器重時智遊論師世稱英傑嵩乃從之聽毗曇成實領牒文旨信重當時而位處沙彌更搖聲略及進具後便登元座開判經誥雅會機緣乃使鋒銳尅敵歸依接足既學成望

遠本國請還嵩曰以吾之博達義非邊鄙之所貧也旋環鄴洛弘道為宗後又重徵嵩固執如舊高昌乃表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云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況復三途八苦由來所經何足怪乎及高齊天保尊命惟新上統攀望見重宣帝嵩以慧學騰譽頻以法義凌之乃徙於徐州為長年僧統仍居彭沛大闡玄猷江表河南率遵聲教即隋初志念論師之祖承也以天保年卒於徐部

續高僧傳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左

續高僧傳卷第八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四　正紀十四

附見二

釋僧範姓李氏平鄉人也幼遊學羣書年二十三備通流略至於七曜九章天竺咒術諳無再悟徒侶方千猶掌解顯誇矜析角時人語曰相州李

洪範解徹深義鄴下張賓生領悟无遺斯言誠有旨矣兼以年華色美都无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年二十九栖遲下邑聞講涅槃輒試一聽聞悟神府理思兼通乃知佛經之秘極也遂投鄴城僧始而出家焉初學涅槃經頻盡其致又栖心林慮靜其浮情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華華嚴宗匠前修是非衢術後從轍光師而受道焉躭味虛宗歲紀遷貿既窮筌相學志无雜乃出遊開化利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千餘建旌趾鄴都可謂當時明匠遂使崔覲注易諮之取長宗景造曆求而捨短大儒徐遵明李寶頂等一對信於言前授以菩薩戒法五衆歸之如市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變疏引經製成為論故涅槃大品等並稱論焉地持一部獨名述也然屬詞繁壯不偶世情亦是一家之作故可觀採而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有滕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鴈飛下從

浮面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
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尒乃翔遊又
於此寺夏講雀來在座西南伏聽終
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鷄飛來
入聽訖講便去斯諸祥感衆矣自非
道洽冥符何能致此嘗講花嚴輙有
一僧加毀云是乃伽斗章何所解當
夜有神加打死而復蘇其見聞者皆
深歎異嘗宿他寺意欲聞或有僧昇
座將發竪義乃曰竪論法相深會聖言
何勞布薩僧常聞耳忽見一神形髙
丈餘貌甚雄峻來到座前問竪義者
令是何日荅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
撮之曳于座下委頓垂死次問上座
撮曳同前由是自勵至終僧事私緣
亭无說欲乃至疾重昇而就僧將終
之日延像入房下牀跪地惟悔宿觸
而已時當正午遺誡而卒於鄴東大
覺寺時春秋八十即天保六年三月
二日也初範背儒入釋崇信日增寂
想空門不緣世務口无流略之語身
絶非法之遊隨得財賄即施門人衣
食有无未曾宣述安忍善惡喜怒不

飛洗穢奉禁終始如一而留意華嚴
為來報之業夜礼千佛為一世常資
末歲年事既隆身力不濟猶依六時
叩頭枕上自有英悟之量罕能繼耑
感通靈異則事全難准云
釋曇遵姓程氏河北人少猒世網投
法出家而容色感美堂堂然也恐染
淨戒還返俗焉資學既明允當時寄
有魏擢為員外郎二十有三情背朝
官復請光公以為師保光以舊事捨
而不度遵跪啓曰令没命歸依遠崇
至道如不允副必從邪見壞及三寶
光審其情至即度而授戒因從禀學
功踰一紀大乘頓教法界心原並披
析義理挺超時匠手无異筆而變他
成巳故談述有續而章疏闕焉初出
化行洛下流演齊楚晉魏乃至燕趙
通傳道務攝治相襲丞相淮陰王肱
深器之德動貴重傾心奉礼年餘七
十舉為國都 尋轉為統後少覺有疾
便坐誦維摩勝鬘卷了命終卒於鄴
下時年八十有五承化門人罕繼其
後初遵賦志清高元為立性褰帷開

户標樹方遠形无妄涉口不俗談動靜自嚴不假方便而敬愛宗師宰階儔緒光師終日遵在齊州初聞哀問不覺從牀而墜口中流血其誠孝動人如此之類也多遊念慧有得機緣温講而終業矣

釋慧順姓崔齊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愛儒宗統知雅趣長獸塵網為居士焉初聽涅槃略无遺義因講而睡聞有言曰此解乃明猶未為極心遂遲疑伺決其病承都下有光律師者廣涉大乘文无不曉因往洛陽時年二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寓於門下篤修地音倦无終食歲紀相尋證教兩途銳鑚於心內三持三聚影現於神外傳見融冶陶然有餘講十地地持華嚴維摩並立疏記年將知命欲以大法弘利本鄉即傳歸戒情无不愜隨有講會衆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齊趙瀛冀有奉信者咸禀其風焉僕射祖孝徵欽尚厥德奏為國都年七十有二終於鄴下之懋持寺當終之日身心清卓專念平等

而為心印然順族胄昔華言成世範慧解騰譽事義深沉而志存順法不局一方衣略鮮華食无兼味受施尋散情關愛憎形寄任緣未依夏臘進止在益不顧已損言行適時不興物諍故傳者具書不敢遺其事行矣

釋道憑姓韓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贇鄉部寺初誦維摩經自惟歷覽日計四千四百言一聞无忘乃通數部後學涅槃略觀遠節復尋成實初聽半文便竪大義聰明之譽无羨昔人致使遐迩聞風咸思頂謁七夏欲講涅槃惟曰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燕處課謗法誠重八夏既登遂行禪境漳滏伊洛遍討嘉猷後於少林寺攝心夏坐問道之僧披榛而至聞光師弘揚戒本因往聽之涉悟大乘深副情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乃辭光通法弘化趙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講地論涅槃花嚴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尋文章疏本千手不舉筆而開塞任情吐納清奕洞會筌旨有若證焉故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

希寶斯言信矣時人以其口辯方於
身子也以齊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
於鄴城西南寶山寺春秋七十有二
將終之前大鍾兩口小觸而破康存
之日頗生安養故使臨終光尋靈
憑獨見之異香充庭大衆同美初憑
之處道知護居心經律遍講福智雙
習骨族血親往來頓絕勢貴豪家全
无遊止而乞食自資少所恒習 祖肩
洗淨老而弥固脛髀无服生死齊焉
兼以心緣口授杜於文相者古今
絕矣

釋靈詢姓傅氏漁陽人也少年入道
學成實論并涅槃經窮其幽府又於
論中删要兩卷注而釋之盛行於世
後棄小道崇仰光公曉夕研尋十有
餘載織旨秘教備知通塞雖博知羣
籍而擅出維摩兼有疏記至遷京漳
鄴遊歷燕趙化霑四衆邪正分焉而
書畫有工頗愛篇什文筆之華時所
推舉美容貌善風儀詞辯雅瞻聽者
無撓初為國都魏末為并州僧統齊
初卒於晉陽時年六十九矣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八張　左廿

釋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王歲入學七日通章六歲隨叔寺中觀戲情無鼓儛但礼佛讀經而聲氣爽拔衆人奇遠傾渴觀聽年登八歲略覽經誥薄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誦之即生猒世至于十二投禪師道藥而出家焉因遊相土尋還汲鄉又往東都栖遑務道神氣高爽照曉詞論所在推之咸謂聖沙弥也後潛林慮上胡山寺誦維摩法花幾浹二旬兩部俱度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博洞清玄名聞伊洛年暨學歲創講法花酬抗疑難无不嘆伏善機問好徵覈決通非據㫖言勝負而形色非美故時人諺曰黑沙弥若來高座達突也後值時儉衣食俱乏專意涅槃无心飢凍故一粒之米加之以菜一衣為服𢾾之以草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乃投光師受具焉性戒夙成不勞師導勤勤諦理无失寸陰忽聞父病尋往覲之既至即殂一宿同止明旦赴洛度毋及姊將入鄴都時屬大荒投寄无措聽法心猛委而南旋夏聽少林秋還漳

岸毋子相見不覺潛然既慧等有聞
衆皆陳請乃誨十地地持楞伽涅槃
等部輪次相續並著文疏又備洞算
數明了機調綱紀法化難繼其塵故
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斯言
允矣年階四十遊化懷衛爲魏大將
軍高澄奏入在鄴微言一鼓衆侶雲
屯但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軌
人威能肅物故魏齊二代歷爲統師
昭玄一曹純掌僧錄令史員置五十
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万而上綱領
將四十年道俗歡愉朝庭胥悅所以
四方諸寺咸禀成風崇護之基罕有
繼采既道光遐燭乃下詔爲戒師文
宣常布髮於地令上踐焉天保二年
又下詔曰仰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
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鳥傷生之類宜
放于山林即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
營寶塔發鷹師曹爲報德寺斯即
碎蕩邪霧載清佛海當時昌盛自古
推焉上總攝諸衙並得緝諧內外闡揚
皂白咸允非斯柱石孰此棟梁哉且
而景行既宣逸響遐被致有高句麗

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
大乘欲播此釋風披于海曲然莫測
法教始末緣由西徂東壤年世帝代
故具錄事條遣僧向鄴啓所未聞
事叙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
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
何帝年号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傳
告從尒至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并
闕十地智論等人法所傳上荅略云
佛以姫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
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
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
便即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為驗四十
九年在世滅度已来至今齊代武平
七年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
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来魏晉相
傳至今流布上荅緣緒文極指訂
今略舉梗槩以示所傳未勅往相州
定國寺而容德顯著感供繁多所得
世利造一山寺本名合水即鄴之西
山今所謂脩定寺是也山之極頂造
弥勒堂衆所莊嚴備殫華麗四事供
養百五十僧及齊破法湮僧不及山寺

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終後觀覩慈尊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礼慈氏如来而業行精專幽明感遂屬隋運將動佛日潛離深累宿心喜適心府羸瘦微篤設轝坐之袈裟覆頭弟子扛舉往昇山寺合掌三礼右遶三周便還山舍誦維摩勝鬘卷訖而卒於合水故房春秋八十有六即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上形量過人茗然衆表百千衆中孤超頸現衣服率素納補為宗五條袛支由来以布法衣瓶盋以外更无餘財生不履華步以畢命門人成匠任情所學不私已業偏用訓人言常含笑罪不加杖自上末任已前儀服通混一知綱統制樣别行使夫道俗兩異上有功焉制寺立淨亦始於此故釋門東啟能扇清風莫與先矣初天保之中國置十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手注狀云上法師可為大統餘為通統故帝之待遇事之如佛凡所吐言无下承用又遵重戒禁願常宣說盡報行之每至布薩晨且致厚供設礼

請僧及年高聲變恐煩於衆歲暮之夕猶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撰增一數法四十卷並略諸經論所有名數始從一法十百千万有若數林寔傳持之要術也又著佛性論二卷大乘義章六卷文理沖洽詳略有聞又撰衆經録一卷包舉品類耳並行於世有弟子法存者本是李老監齋天保屛除歸于釋種明解時事分略有據上乃擢爲合水寺都維那當有齊之感每年三駕皆往山寺有所覲礼六軍既至供出僧厨存隨事指撝前後給濟三宫並足後終於隋初靈裕法師資學有承爲之本傳

釋道愼姓史高陽人十四出家誦聽依業受具巳後入洛從光師學於地論後稟上統而志渇脤性度夷簡風量陶然綱紀門徒維攝大法而爲巳任每參說戒跪聽至訖講悟昏情詞无繁長智者恐其言少愚者慮其不多五衆愛重故宣帝請爲國都綏撫遺法得无虧緒禪匠僧達論士法靈皆伏其辯對至於洎洎風流大觀時

俗則愼過之遠矣未乘車送帝迴返本寺雨轢併折不日而終於鄴城定國寺春秋六十有五

釋僧妙一名道妙本住冀州後居河東蒲坂禁行精苦聰慧夙成遍覽群籍尤通講論而稟性謙退喜慍不干其抱故每講下座必合掌懺悔云佛意難知豈凡夫所測今所說者傳受先師未敢專輒乞大衆於斯法義若是若非布施歡喜時以解冠前彥行隆端達睹其虛已皆服其德義衆益從之後住蒲鄉（常念寺即仁壽）寺也聚徒集業以弘法樹功擊響周齊甚高名望周太祖特加尊敬大統年時西域獻佛舍利太祖以妙弘讚著續遂送令供養因奉以頂戴曉夜旋仰經于一年忽於中宵放光滿室螺旋出窗漸延于外須臾光照四遠騰扇其焰照屬天地當有見者謂寺家失火競來救之及覩神光乃從金瓶而出皆嘆未曾有也妙仰瞻靈相涕泗交橫乃燒香跪而啓曰法界衆生已覩聖迹伏願韜秘靈景反寂歸空於是光還螺

旋卷八瓶內尒夜州治士女燒香讚
歎之聲聞于數十里寺有一僧睡居
房內衆共喚之惛惛不覺竟不見光
相未幾便遇厲疾咸言宿業所致遂
有感見之者自妙之去土光不復現
其本佛骨今仍在焉昔齊武平末鄴
古城中白馬寺此是石趙時浮圖澄
所造本為木塔年增朽壞勑遣修之
掘得舍利三粒一赤一白一青寶瓶
盛之京邑貴賤共看心至者颯然上
涌不信戲慢之儔傾亦不出時俗迴
邪者衆齊王舅廣武王胡長邕曾深
佛宗勑令還俗雖居貴望不捨具
戒置舍利於水鉢請乞行道即見三
枚相逐上水旋器右行七遍既滿一
時沉下邕與子弟更加深信而妙講
解涅槃以為恒業敘略綱致久學者
深會其源分剖文句皆臨機約截遍
適皆異所以學侶罕成而為英傑者
所美化行河表重敬莫高延及之鄉
酒肉皆絕現生葱韮以土掩覆並非
由教令而下民自從其惡矣有學士
曇延承著宗本更廣其致具見別傳

釋慧善幼出家善法勝毗曇住楊都栖玄寺徵擊論道四座驚神會有梁末序逃難江陵承聖季年因得秦壤住長安崇華寺義學之美為周冢宰見知別修供養敷導終老以天和年卒於長安時年六十善以大智度論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第散釋精理辭諸星月助朗太陽猶如衆花繽紛而散亂故著斯文名為散花論也其序略云著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余頗患諸作而令覼縷者正由斯轍寧人語練是以觸義慇懃逢文指掌有詳覽者想鑒茲焉文多不盡

釋寶彖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昌隆之蘇溪焉天性仁讓慧心俊朗嬰孩有異二親欲試其度以諸綵帛花果弓矢書疏羅置其前彖便撥除餅果止取書疏衆共嘆異咸知必有成濟也及年七歲有緣至巴西郡太守楊眺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為老子彖曰始生頭白故也眺客異之十六事梁平西王初為道士童子未學佛法平西識其機鑒使知營功德

事因見佛經欣其文名重其義言就撿讀誦迷悟轉分恒求佛法用袪昏漠年二十有四方得出家即受具戒先聽律典首尾數年略通持犯迴聽成實傳授忘倦不恡私記須便輙給研心所指科科別致末又聽韶法師論徧窮旨趣武陵王問師大集摩訶堂令講請觀音初未綴心本无文疏始役情慧抽帖句理詞義洞合聽者盈席私記其言因成疏本廣行於世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外典佛經相續訓導引衆歸正十室而九又鈔集醫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者一无所受便有銜義懷德者捨俗出家或緣障未諧者盡形八戒彖雖道張井絡風播岷峨而志意頹然唯在通於正法誡心標樹不競人物見大集一經未弘蜀境欲為之疏記使後學有歸乃付著經律就山修纉而衆復尋之致有煩擾乃捻方就一无留難初至虛空藏品於義不達閑目思之不覺身上空中離牀三四尺許欻然大悟竟文慧發寫不供宣據此為言志力

難擬矣時益州武擔寺僧寶頤最初請講大衆雲集聞所未聞（莫不歎悅又屬）僧崖菩薩出世為造經本因尓傳持至今不絶故寶坊一學由被劒南後制涅槃法花等疏皆省繁易解聽无遺閬州境皂素生難遣想每言吾命不長唯當自勵身心節約衣食埿引殘運耳故麁弊接報知謗為心護生安衆以為恒務忽感風疾不言久之命將欲絶私心發誓願諸佛護念得分付諸物作是念已歘然能語顧命子弟誨示禍福吾即當去催作遺疏分處衣資倍奉三寶下筆署訖還不能言侍人逼以疑飲開口指之疾甚為嘆佛名便合掌在額奄然而卒於潼州光興寺今所謂綿州大振嚮寺也春秋五十即周之保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矣初未終之前本所住山於五月內无故自崩塵霧闇天舉衆驚駭莫測其恠至于八月中山北村人並見尊像從山寺来乘空北逝幡花列前僧衆從後往閬寺中都无知者當尓之時衆赴光興寺講因以白

之象曰此我之徵相不豫他也及終於此寺果如所圖云

釋曇衍姓夏侯氏南兗州人初生之時牙齒具焉世俗異之七歲從學聰敏絕倫十五擢為州都公事有隙便聽釋講十八舉秀才貢上鄴都遇聽光公法席即稟歸戒棄捨俗務專功佛理學流三載績鄰前達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即為受戒聽涉无暇乃捐食息然於藏旨有疑通諮碩學並肆罔達遂關拓寰宇置立規猷顧諸徒曰吾從師積年心悟未決賴因遊意累日豁然有據其猶徑目面牆則冥无所解延頸出戶則遠近斯見由是講事无廢毗讚玄理聲辯雄亮言會時機自齊鄭燕趙皆履神化雖遭緣阻安苦无倦常隨義學千僧有餘出家居士近於五百並恢廓道志戒禁居心趙郡王高叡上洛王高元海驃騎奉儀射祖孝徵奏為國都縉諳道州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臣留情政不墜玄綱而披散詞理言尚寔要故經文繁富者則撮摘一句用攝廣

文時人貴其通贍鎔裁而爾衷矣常於暇日私恨日昔在俗流尊戒不見遂令世人无知汚我淨戒若不介者應有所得以開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无常至矣便誦念弥勒佛聲氣俱盡於時正中旁僧同觀顔色怡悅時年七十有九卒於洛州盧氏宅自衍之生也殊相感人而立操貞直心用斂約情及濟世故積散所拯貧病為初法利所被如行先授但見經像必奉礼迎送道遇貧陋必悲憐垂泣其謹質深信為若此也又恒樂聽戒生來兩闕維摩勝鬘日緣一遍辛腥臭物曾不臨觸下氣通流身出戶外以清淨僧房不為熏勃故也未終之前有夢見衍朱衣螺髮頒垂於背二童侍之昇空而西北高逝尋介便終時共以為天道者矣

釋慧榮姓顧氏會稽山陰人也梁高祖大通年辞親出聽時建初彭城盛弘成實素未陳略即盡清辯一衆同嗟便開令望而稟性虛廓不揩世務惟以法事餘全无叙鄉邑二親哀其

弱喪數因行李寄以書信榮得而焚之顧諸友曰余豈不懷乎發余葉也書中但二字耳復何開乎人問是何荅吉凶也如此積功三十餘載不号義龍擅无遂迹自是專業勇鎧聲穪弥遠即而講悟學者歸之年至五十門人亦介乃大弘法席廣延緇素時梁儲在坐素不識之令問講者何名乃抗聲曰禹穴慧榮江東獨步太子不識何謂儲君一坐掩耳以為彭尊之太甚也榮從容如舊旁若无人後與諸徒還歸故邑其母尚在餘並物故乃喟然嘆曰十五辝隣故五十還故隣少年不識我長老無一人本邑道俗欲光其價而忌其言令也大集諸衆令其竪義榮曰余學廣矣輙竪恐致餘詞任衆舉其義門然後標擬衆以其博達務尚乃令竪八十種好謂必不能誦持榮曰舉衆无人也斯乃文繁義可知耳即部分上下以法繩持須臾陳數列名出體僉雖難激蓋无成濟晚又出都相仍講授至德末年卆於楊都

釋曇延俗緣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
家豪族官歷齊周而性協書籍鄉邦
稱叙年十六因遊寺聽妙法師講涅
槃探悟其旨遂捨俗服膺幽討深致
出言清越厲然不群時在弱冠便就
講說詞辯優贍弘裕方雅每去佛性
妙理為涅槃宗極足為心神之遊玩
也延形長九尺五寸手垂過膝目光
外發長可尺餘容止邕肅慈誘汎博
可謂堂堂然也視前直進顧必轉身
風骨陶融時共傳德及進具後器度
日新機鑒俊拔遐邇屬目雖大觀奧
典而恐理在膚寸乃更聽華嚴大論
十地地持佛性寶性等諸部皆超略
前導統津准的自顧影而言曰與介
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
精思出要遂隱於南部太行山百梯
寺即所謂朝山是也時山中有薛居
士者學總玄儒多所該覽聞延年少
知道夙悟超倫遂從而謁焉言謔相
高赤之揖謝薛乃戲題四字謂方圓
動靜命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
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

槃室葎驚異絕嘆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尒後恒來尋造質疑請義延幽居靜志欲著涅槃大疏恐有滯凡情每祈誠寤寐夜夢有人被於白服乘於白馬騣尾拂地而談授經旨延手執馬騣與之清論覺後惟曰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執騣知其宗旨語事則可知矣便述疏說偈曰歸命如来藏不可思議法等纘撰既訖猶恐不合正理遂持經及疏陳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微深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擯不傳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三日三夜輝耀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来謁拜其光相所照與妙法師大同則師資通感也乃表以聞帝大悅勅延就講既感徵瑞便長弘演所著文疏詳之于世時諸英達僉議用比遠公所製遠乃文句愜當世實罕加而標舉宏綱通鏡長騖則延過之久矣周太祖素

揖道聲尤相欽敬躬事講主親聽清言遠近馳萃觀採如市而獲供事曾不預懷性好恬虛罔干時政大祖以百梯太遠諮省路艱遂於中朝西嶺形勝之所為之立寺名曰雲居國俸給之通於聽衆有陳躬使周弘正者博考經籍辯逸懸河遊說三國抗叙无擬以周建德中年銜命入秦帝詔其機捷舉朝忌采勅境內能言之士不限道俗及搜採巖穴遁逸高世者可與弘正對論不得墜於國風時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夙承令範乃表上曰曇延法師器識弘偉風神奕拔年雖未立而英辯難繼者也帝乃摠集賢能期日釋奠躬御礼迎朝宰畢至時周國僧望二人倫次登座發言將訖尋被正難徵據重疊投解莫通帝及群僚一朝失色延座居末第未忍斯慙便不次而起帝曰位未至何事輙起延曰若是他方大士可藉大德相臨今乃遠國徵旦小僧足堪支敵延徑昇高座帝又曰何為不礼三寶答曰自力兼擬未假聖賢加助

帝大悅正遂攄情陳難延乃引義開關而正頻挾機調用前殿後延乘勢挫拉事等摧枯因即頂拜伏膺慨知歸之晚自陳玄弟子三國履歷訪可師之師不言今日乃遇於此矣即請奉爲受戒晝夜諮問永用宗之及返陳之時延所著義門并其儀貌並錄以歸國每夕北禮以爲曇延菩薩焉初正辭延曰預播風雲山海詩四十首並抽拔奇思用上於延以留後別及一經目竟不重尋命筆和之題如宿誦酬同本韻意寔弘通正大服焉更無陳對乃跪而啓曰願示一言緘諸胷臆延曰爲賓設席賓不坐離人極遠熱如火規矩之用皮中裏正曰此則常存意矣帝以延悟發天真五衆傾則便授爲國統使夫周壞導達延又有功至武帝將廢二教極諫不從便隱於太行山屏迹人世後帝召延出輔中使屢達而確乎履操更深巖處累徵不獲逮天元遘疾追悔昔愆開立尊像且度百二十人爲菩薩僧延預在上班仍恨猶同俗相還藏

林藪隋文創業未展度僧延初聞改政即事剃落法服執錫來至王庭面伸弘理未及勅慰便先陳曰敬聞皇帝四海為務无乃勞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貧道昔聞堯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聞雅度欣泰本懷共論開法之模孚化之本延以寺宇未廣教法方隆奏請度僧以應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數勅遂総度一千餘人以副延請此皇隋釋化之開業也尒後遂多凡前後別請度者應有四千餘僧周廢伽藍並請興復三寶再弘功兼初運者又延之力矣移都龍首有勅於廣恩坊給地立延法師衆開皇四年下勅改延衆可為延興寺面對通衢京城之東西二門亦可取延名以為延興延平也然其名為世重道為帝師而欽承若此終古罕類昔中天佛履之門遂曰瞿曇之号今國城奉延所諱亞是其倫又改本住雲居以為栖巖寺勅大樂令齊樹提造中朝山佛曲見傳供養延安其寺宇結衆成業勅賚臘燭

未及將藝而自然發焰延奇之以事聞帝因改住寺可為光明也延曰弘化須廣未可自專以額重奏別立一所帝然之今光明寺是也其幽顯呈祥例率如此至六年亢旱朝野荒然勅請三百僧於正殿祈雨累日无應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延曰事由一二帝退與僚宰議之不達意故勅京兆太守蘓威問延一二所由荅曰陛下万機之主群臣毗讃之官並通治術俱愆玄化故雨與不雨事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請延於大興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戒授纔訖日正中時天有片雲須臾遍布便降甘雨遠近咸感帝悅之賜絹三百段而延虗懷物我不滯客主為心凡有資財散給悲敬故四遠飄寓投告偏多一時粮粒將盡寺主道睦告云僧料可支兩食意欲散衆延曰當使都盡方散耳明旦文帝果送米二十車大衆由是安堵惑者謂延有先見之明故停衆待供未幾帝又遣米五百石

于時年屬飢荐賴此僧侶元致帝既禀為師父之重又勑密戚懿親咸受歸戒至於食息之際帝躬奉飲食手御衣裳用敦弟子之儀加敬情不能已其為時君礼重又此類也勑又拜為平等沙門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涖决令彼折伏從化致投迹山林不敢容世者以隋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三矣臨終遺啓文帝曰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三寶始終莫貳但末代凡僧雖不如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帝聞之哀慟勑王公已下並往臨弔并罷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初延康日告門人曰吾亡後以我此身且施禽狩餘骸依法焚揚无留殘骨以累看守弟子沙門童真洪義通幽覺朗道遜玄琬法常等一代名流并文武職僚如滕王等例咸被髮徒跣而從喪至于林所登又下勑於終南山地設三千僧齋訖焚之天色清朗无雲而降細雨若闇眏如來之狀也大衆驚

嗟得未曾有也又隋文學呂辦挺美其哀榮碑其景行文如別集然延恒以西方為正任語默之際注想不移侍人觀之若在深定屬大漸之始寺側有任金寶者父子信向云見空中幡蓋列於樞前雨行而引從延興寺南達于山西斯亦幽冥叶讚諒非徒擬自延之旌道勢揔權衡而畢牧自居克念成治解冠群術行動物情故為七衆心師豈止束形加敬及聞甍背无不涕零各修銘誄讚揚咸葉時內史薛道衡白吊去延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懸照不疲辭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礼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介繙衣欝為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追蹤澄什超邁安遠不意法柱忽傾仁

舟遷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瓶承風訓導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其為時賢珍敬如此所著涅槃義疏十五卷寶性勝鬘仁王等疏各有差其門人弟子紹緒厥風具見別傳

釋慧遠姓李氏燉煌人也後居上黨之高都焉天縱踈朗儀止沖和局度通簡崇顧高邈幼喪其父與叔同居偏蒙提誘示以仁孝年止三歲心樂出家每見沙門愛重崇敬七歲在學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見稱明智十三辭叔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陰沙門僧思禪師見而度之思練行高世眾所宗仰語遠云汝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初令誦經隨事訓誨六時之勤未勞呼策登為莅纂不安攜以南諸懷州北山丹谷每以經中大義問師皆是玄隱深知長有成器也年十六師乃令隨闍梨湛律師往鄴大小經論普皆博涉隨聽深隱特蒙賞異而偏重大乘以為道本年滿進

具又依上統為和上順都為闍梨光師十大弟子並為證戒時以為聲榮之極者也便就大隱律師聽四分律流離請誨五夏席端詢簡精麁差分軌轍儀諍揵度前後起紛自古相傳莫曉來意遠乃剖析約斷位以單重原鏡始終判之即離昔理會文合令行誦之末專師上統綿篤七年迴洞至理褒拔微興負笈之徒相諠亘道講悟綫撿不略三餘佇道成器量非可算乃攜諸學侶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眾緣歡慶業所未聞各出金帛為之興會講堂寺宇一時崇敞韓魏上庠通共榮之及承光二年春周氏尅齊便行廢教勑前修大德並赴殿集武帝自昇高座序廢立義命章云朕受天命養育兆民然世弘三教其風彌遠考定至理多皆愆化並令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治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則在太虛遙敬表心佛經廣嘆而有圖塔崇麗造之致福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民嚮信傾竭珍財廣興寺

塔既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
皆廢滅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
甚國法豈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
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
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以帝為王
力決諫難從僉各默然下勅頻催荅
詔而相看失色都无荅者遠顧以佛
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情謂理
伏乃出衆荅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
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
无像信如誠言但耳目生靈賴經聞
佛籍像表真若使廢之无以興敬帝
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
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衆生何
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時无荅遠曰若
不籍經教自知有法三皇已前未有
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尒時諸人
何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狩
帝亦无荅遠又曰若以形像无情事
之无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
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武帝不荅此難
乃去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
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

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尒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雖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无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无以答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方名爲孝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弃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无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

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勅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荅但云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姓名當斯時也齊國初殄周兵雷震見遠抗詔莫不流汗咸謂粉其身骨煮以鼎鑊而遠神氣嵬然辭色無撓上統衍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天子之威如龍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之大經所云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彼不悛革非汝咎也遠云正理須由豈惟顧此形命即辭諸德曰時運如此聖不能違恨不奉侍目下以為大恨法實不滅大德解之願不以憂惱遂潛於汲郡西山勤道無倦三年之間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遺法既而山栖谷飲禪誦無歇理窟更深將囊不捨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薩僧頒告前德詔令安置遂尒長講少林大

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緣舊齒相趍翔於雒邑法門初開遠近歸奔望氣成津奄同學市所以名馳帝闕皇上聞焉下勑授洛州沙門都匡任佛法遠辭不獲免即而位之而立性質直榮辱任緣不可威畏不可利染正氣孤雄道風齊肅愛敬調柔不容非濫至治犯斷約不避強禦講導所之皆科道具或致資助有虧或不濾水護淨或分衛乖法或威儀失常並不預聽徒自餘憧眠失時或後及法席並依衆或有罰無赦故徒侶肅穆容止可觀開皇五年為澤州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此則像法再弘桑梓重集親疎合慶何以加之七年春往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遂關東傳尋下璽書殷勤重請辭又不免便達西京於時勑召大德六人遠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達帝室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孚家國上大悅勑住興善勞問豐華供事隆倍又以興善盛集法會是繁雖有揚化終為事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

之右東西衝要遊聽不疲因置寺焉名為淨影常居講說弘叙玄奧辯暢奔流吐納自深宣談曲盡於是四方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前轍望京趣寺為法道場但以堂宇未成同居空露蘧蒢庵舍巷分州部日夜祖習成器相尋雖復興善諸德英名一期至於歸學師尋千里繼接者莫高於遠矣形長八尺腰有九圍十三幅裙可為常服登座震吼雷動蟄驚充櫃群望斯為盛矣開皇十二年春下勅令知翻譯刊定辞義其年卒於靜影寺春秋七十矣冕據哀感為之罷朝帝呼嗟曰國失二寶也時遠與李德林同月而喪故動帝心自遠括髮尋師本圖傳授周歷兩代化滿八方著疏屬詞詮綜終始承習開悞櫛比塵連同軌時朝得稱方駕初見病數日講堂上脊無故自折相顧颯然必知不損及大漸之日端坐正神相如入定侍人不覺其卒忽聞室有異香咸生疑恠屬之以纊方悟氣盡晉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為務頻經

寒暑遠入關後鶴在本寺栖宿廊廡晝夜鳴呼衆僧患之附使達京至靜影大門放之徑即鳴叫騰躍入遠房內介後依前剛聽但聞法集鍾聲不問旦夕覆講竪義皆入堂伏聽僧徒梵散出戶翔鳴若值白黑布薩雖聞鍾召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講解依法潛聽中聞況及餘語便鳴翔而出如斯又經六載樂聽一時不虧後忽哀叫庭院不肯入堂自尒二旬遠便棄世即

開皇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矣俗年七十僧臘五十又當終之日澤州本寺講堂衆柱及高座四腳一時同陷僉議以感通幽顯勒碑薛道衡製文虞世基書丁氏鐫之時号為三絕初遠同聽大乘可六七載洞達深義神解更新每於鄴京法集竪難罕敵由此名冠遠近異論所推既而勤業曉夕用心大苦遂成勞疾十五日內覺觀相續不得眠睡氣上心痛狀如刀切食弱形羸殆將欲絕憶昔林慮巡歷名山見諸禪府備蒙傳法遂學數息止心

於境尅意尋繹經于半月便覺漸差
少得眠息方知對治之良驗也因一
夏學定甚得靜樂身心怡悅即以己
證用問僧稠稠云此心住利根之境
界也若善調攝堪為觀行遠每於講
際至於定宗未嘗不讚美禪鄴縣桓
累句信慮求之可得也自恨伺於衆
務无暇調心以為失耳七夏在鄴創
講十地一舉榮問衆傾餘席自是長
在講肆伏聽千餘意存弘奬隨講
出疏地持疏五卷十地疏七卷華嚴疏
七卷涅槃疏十卷維摩勝鬘壽觀溫
室等並勒為卷部四字成句綱目備
舉文旨允當罕用擬倫又撰大乘義
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為五
聚謂教法義法染淨雜也並陳綜義
差始近終遠則佛法綱要盡於此焉
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自遠之通法
也情趣愍心至於深文隱義每丁寧
頻復提撕其耳唯恨學者受之不速
覽者聽之不盡一无所惜也是以自
於齊朝至于關輔及畿外要荒所流
章疏五十餘卷二千三百餘紙 紙別

九百四十五言四十年間曾无痾疹
傳持教導所在弘宣並皆成誦在心
于今未絶本住清化祖習涅槃寺衆
百餘領徒者三十並大唐之稱首也
而遠勇於法義慈於救生戒乘不緩
倫行極瀾所得利養並供學徒衣盋
之外片无留惜嘗製地持疏訖夢登
須彌山頂四顧周望但唯海水又見
一佛像身色紫金在寶樹下北首而
卧體有塵埃遠初則礼敬後以衣拂
周遍光淨覺罷謂所撰文疏頗有順
化之益故為此徵耳又自說云初作
涅槃疏訖未敢依講發願乞相夢見
自手造素七佛八菩薩像形並端峙
還自續餝所畫既竟像皆次第起行
末後一像彩畫將了旁有一人來從
索筆代遠成之覺後思曰此相有流
末世之境也乃廣開敷之信如夢矣
又未終一年夢見淨影長竿自倒燈
耀自滅便至歲日所使淨人小兒二
人手放從良分處什物並為功德又
勑二時講前令大衆誦般若波羅蜜
呪限五十遍以報四恩初不中怠又

傷學衆不能課力每因講日如此正
義須臾不關識者以為達宿命也及
覺輕懸於房外香湯洗浴即在外宿
至曉入房食粥倚牀而卧問曰早晚
荅云今可卯時乃曰吾今覺冷氣至
臍去死可二三寸在可除倚牀自跏
其足正身斂目不許扶侍未言其卒
驗方知化香若栴檀久而歇滅後乃
卧之手足柔軟身分並冷雖頂上暖
焉有沙門智猛者相人也伏佩法數
每蒙延及故疏為行狀擬學者所承
猛談說有偏機會稱善振名東夏云

續高僧傳卷第八　義解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九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五 正紀十四 附見六

釋寶海姓龔巴西閬中人少出家有遠志承揚都佛法崇盛便決指下峽既至金陵依雲法師聽習成實旁經

諸席亟發清譽乃引衆別講徒屬濫多于時梁高重法自講涅槃命海論佛性義便昇論榻雖往返言晤而執鍮石香爐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爐非鍮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非纛不戴帝大悅衆咸驚歎及後還「蜀」往謝鎮寺大弘講肆武陵王紀作鎮并絡敬愛無已每就海宿清談玄理乃忘晝夜至旦王將灌手曰影初出王曰日暉粉壁狀似城中風動剎鈴方知寺裏其晨車蓋迎王馬復嘶鳴海曰還看蓋動喜遇陳恩忽聽馬鳴慶逢龍樹相與欣笑而出王昇車謂御從曰聽海法師言詞令我盤桓而不能去其辯給無方為此例也周氏跨踞梁益康公鎮方殊加深敬越於恒伍時年八十謂門人法明曰吾死至矣一無前慮但悲恚去後圖塔湮滅耳當露屍以遺鳥獸及建武之年果被除屏令院宇荒蕪唯餘一堂容像存焉

釋智方蜀川資中人其先東吳遠祖宦於西蜀遂乃家焉童稚出家止州

郭龍淵寺輪法師所早與寶海周旋同往楊都雲法師講下而機辯爽利播名揚越每講商略詞義清雅泉飛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數百人初講法華至寶塔品高妙遂序王釋義了乃曰何必昔佛國土有此高妙即楊都福地亦甚莊嚴至如弥天七級共日月爭光同泰九層與煙霞競色方并則倒垂荷菓圓櫨則側布蓮華似安住之居南類尼佉之鎮北耳聞目見庶可聯衡錄得者秘以賫歸益部吁嗟歎為驚絕故其語出成章狀如宿構寶海頻來擊難發其聲彩故海問曰三變此方改穢成淨亦能變凡成聖不答曰化佛甚多狹故須廣凡聖自尓何勞改變又難若尓則六十小劫謂如食頃但是聖覩凡不能覩凡聖俱覩凡聖俱聖方笑曰高坐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難耳海覺言失乃調曰三隅不升何謂智方尋醫報曰瓦礫滓池鄙稱寶海衆大笑而散及疾甚海恒來看慰乃謝曰智方不能攝養致此沉痾仰勞仁者數來

曇問頴生善褁常與同遊俄而異香滿室中夜卒於益部年九十餘

釋羅雲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從上明東寺出家志操所懐附糸成德承金陵道王索隱者若林遂軒千里遠追勝侶會楊都道朗盛業興皇乃傾首法筵鑚仰徽烈一乘四論大部津途于時常令學徒枯究幽隱雲年十六甫在幼沖銳志前驅問常無常義而容色无撓賓主綽然衆咸嘉賞朗乃以所服帔褁衆贈之自此名稱踰遠所在傳之而樂法不窮如愚莫滯自朗遷後廣訪所聞又從福緣寺亘法師採酌遺逸亘縱解无遺任其鑚仰雲以三論與義末被荊南二障多阻誓當弘演有栖禪寺隊禪師定慧兼修注心開剖于時六合混壹三楚全盛衆若稻麻人多杞梓雲創還鄉寺乘此應機居端座為請益之師吐清言為任法之首揔管宜陽公王世積謟使舍人蕭子寶躬臨法席咸誦德音有龍泉寺地隣闤塵心存閑曠乃居之五十餘年修緝棟宇常坐不

卧領徒五百時呈趣楚煬帝　承名有勅追入避迹鑿坏以病而退昔釋道安於上州東寺造堂七間曇翼後造五間連甍接棟描列十二雲此堂中講四経三論各數十遍不於文外別有撰述皆心思口演氷釋理順故得空有兩忘教義雙舉時松滋有道士姓俞抽祐反者學冠李宗業該儒史常講莊老私用内經雲命門人慧成道勝曰彼道士彝飛蟻聚掠牛盜法情實難容尔傳吾旨摧彼邪蹤成等詣彼而坐道士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成曰脫殊御服著弊垢衣習道窮迷將開漸化時以為名荅成前呼俞為先生俞瞋曰我非俗士郝諾我為先生成曰汝既諱喚先生請除先字還舊姓名曰俞生所以句句之中常銜俞生于時大衆欣笑無已道士負慙折角雲奔執高尚雅鎮時俗迎送慶吊一無預焉或貞榮傲道者聞而往造及見參礼汗流心戰生緣在神山之下一夏居止靜處思玄母日自賫登上供設有問其故荅曰即此為報母

之劬勞也昔朱粲殘擾荆南寺多焚毀惟雲所造龍泉獨存以賊中㧾管雲曾授戒所以尊師重法寺獲存焉雲兄弟五人皆為法師而雲最小神彩特達入室弟子十人椿詵澄懸等傳道開化岷蜀江淮故未叙歷以隋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坐遷於寺房春秋七十五中書令岑文本製碑沙門道顯即雲之兄也學通大小名聞道俗於上明東寺起重閣在安公驢廟北傳云安公乘赤驢從上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覆撿校兩寺并四層三所人今重之名為驢廟此廟即繫驢處也

釋法安姓田枝江人神彩俊越見稱僮幼年十八遊學金陵初聽成實後學中觀於興皇座下十有餘年庶乎屢空智亨特秀三千學侶獨標三絕之名形長八尺風儀挺特一也解義窮深二也精進絜已三也時聽涅槃每立異義令衆難之人雖巨衆無能屈者由是聲聞楚越一時朗公知其穎拔令論義應命搆擊問領如響往復既

久便止朗曰介義窮乎對曰義若恒
沙何可盡也時學門名安者多曰之
為沙安三論四經皆講制廣初章交
廣角章等理致宏遠流傳江漢年過
不惑迴情在定更不談說時往氏禪
師所共論定道琢磨心性動經晨夕
而不噉僧食不飲濁漿春秋六十五
終於等界寺寺在私洲之上西望沙
洲即劉虬注法華之地今經臺餘基
尚在

釋慧哲姓趙氏襄陽人識度弘朗業
操清遠出家已後南趣揚都會陳國
文昌載隆三寶僧正璩公精理入神
淨行純備徽銜紫相世号烏璩帝尚
重焉奉為大僧正也監護法城為物
依止陳氏王族歸戒所投自餘槐棘
無敢造者住建初寺禎明元年忽然
坐逝葬樓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黃麾
諸仗衛送墓所初未終頃所住寺塔
三日光現因而告終道俗異焉時彭
城寺寶瓊者善講說有風釆形相奇
白世号白瓊事見別傳哲初叅聽其
講大開令業聚徒講說屢發新聲以

慧悟自矜頗懷傲誕承興皇道朗神
辯若翔罕有當鋒因而從其言晤往
復移時荅對逾遠哲大異之即從伏
聽沉隱微密自然通解　而咸容自矜
動止懔法曾於行路忽遇雷雨霈注
哲從容如常不失規矩時濕靴水安
行達寺行步詳序視聽不眄轉身徐
顧无妄乘越時人呼為象王哲也又
善護根門節量口腹便利濺沐罕有
延濫所以召請谷舍信宿經時皆不
覩其流穢歎美增感及講三論雋朗
之響重光先價引衆滂流留于本邑
住城西望楚山光福禪房下龍泉寺
常以弘法為務湼槃三論遞互相續
學士三百餘人成器傳燈可有五十
即惠品法粲智嵩法同慧璿慧擧等
是也各領徒屬所在通化開皇十七
年四月卒于龍泉時年五十有九葬
于四望山寺弟子惠嵩等豎碑于本住
涉門惠嚮製文嚮有　奇才思力遒壯
為搢管薛道衡所重嵩有學聲多所
遊貫今住京都頻揚講說時因邑有
洪哲者統開大小每開法肆　以達解

之望徵延慧曰故西彂傳号為前後兩栝云

釋慧暅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漢末分崩避地江左小震是宅多歷年世今為義興陽羨人也祖韶齊殿中將軍父霸梁長水校尉並偃仰衡門不求聞達優遊卒歲易農而仕暅穎悟冥來挺操童幼鑽求六經略通大義盖家教之常習非其好也年十八乃喟然歎曰服膺周孔以仁義為先歸心黄老以虛无為貴而往來生死出入塵勞乃域中之累業非出世之要道也既發希有之志仍感非常之應夢見一塔累級五層畫采莊嚴逆然峻峙因而礼拜顧見此塔少選之頃俄上相輪當時身心快樂未曾有也於是將遊京邑途次朱方遇竹林寺詡法師雅相嗟賞乃依止出家為十戒和上尋出都住甘露鼓寺進具已後從靜衆峰師受十誦律又聽龍光綽師成實自綽化往更採衆師屬意旻曇并入揵度將欲並遊秘奧盡擬菁華還從龍光學士大僧都舒法師

研精成論及舒物故親受遺囑值梁室版蕩京寺荒殘乃裂裳杖錫來止南徐寔報地恩兼修法事陳武在田牛方歷試夙承高譽雅相欽重司空侯公次牧此州虛心頂戴永定三年侯公入輔乃請出都於白馬寺講涅槃經及成實論學徒雲結不遠千里揮汗鼓袂風雨生焉法筵之盛莫或斯擬天嘉二年學士寶持等二百七十人請講於湘宮寺太建四年宣帝勅請徙講東安後主昔在春坊亟經義集曾屬才辯雄遠特所溢心及嗣寶位深惟欽仰至德元年下詔為京邑大僧都四年轉大僧正及天下混一來止徐方緣會數弘無替時序以開皇九年七月十日還於中寺春秋七十有五其月二十八日窆於鍾山之巖惟暅行業清高靈祇響應神通感召不可思也昔在陳朝每年夏中常請於樂遊苑為陳氏七祖及揚都六廟諸神發涅槃大品經並延神坐俱在講筵所以翠旌孔蓋羽服霓裳交亂人物驚神眩目而往來迎送必

降雲雨冥期無爽十有餘載常於貪
後講前假寐偃息及講時將至輙見
朱衣人喚曰法師好起也陳領軍將
軍任忠少為將帥雅好畋遊然宿植
勝因善機將發庖厨饗饌悉放竒光
覩而惟之竊懐憂懼夜夢異人来謂
巳曰如請東安講則所見必當無憂
既而覺悟歡喜踊躍罝罦矰繳一時
焚燼仍屈兩夏於府講說因此懺悔
承持二經受不煞戒故靈迹寔繁末
陳万一凡講成實玄義六十三遍論
文十五遍涅槃大品各二十餘遍五
十許年法事相接自餘衆部略而不
載菩薩戒弟子司空吴明徹等公侯將
相貴遊朝士數千餘人難以勝記弟
子智瑜等以音儀永謝餘論將空非
彼豊碑無陳聲實乃勒銘于寺中菩
薩戒弟子著作郎瑯琊王眘製文
釋慧弼姓蔣氏常州義興人也祖玄
略以忠孝登朝父元䝉以才華待詔
咸佩印綬並奏弦歌季父元舉陳世
公功庭列鼓鍾路横縣駟車馬之客
填階琴嘯之賔盈席見弼青襟之年

神爽咸異嗟曰此子若逢鳳德終為王佐之才既挺龍頤必有封侯之應弼情存出俗因而荅曰無為之貴可以娛情有待之煩徒勞人耳於即蘇素栖遲便思脫躧陳武龍飛大興元福永定二年躬行衮冕為剪周羅三衣什物一時通給乃伏業於惠嚴寺頒法師為弟子領東南竹箭震澤風聲王族望僧塗香是屬弼親承雅訓聽受成實年登弱冠揵錐淮海值實梁明上盛弘新實天宮晃公又敷心論遂窮神追討務盡教源所以六足八揵四真五聚明若指掌同或有遺天嘉元年遊諸講肆旁弋俊烈備見百梁悟茅茨之陋頻涉三休恨土階之鄙乃去小從大從轍舊章聽紹隆指公弘持四論纔經一悟功倍常徒研味數旬精通玄極是知大智本行與日月而齊明名稱普聞將風雲而共遠然其神思沉辯詞吐抑揚剪方古之盤根朗百年之闇室浙左飲德更甚江東太建十年下勅於長城報德寺講涅槃法華瓶錫盈堂簪裾滿

席質疑請道接踵成林稟戒承歸排肩如市莫不謂百步之香草或千年之聖人爰至梧公將平大漸仍遣使者岀還京室鑾几麈尾經書義疏預是講儀一皆付囑欲令法輪不斷佛種相仍弼頂受遺令時滿六年數演論經各盈十遍傳授之美復見伊人隋師伐罪陳運受終思報地恩言旋故里安國寺者陳武所營基趾仍存房廡彫壞弼蒙犯霜露振錫揚煙廣率良朋願言修理故得寺宇光華門房儼麗故莫觀法師製寺碑曰花摶錦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還在塼塔月臨月殿粉壁照於金波雲牀雲臺晝梁承於玉葉是也至於經像繕修鍾磬鎔範其為法利胡可勝言以開皇十九年正月忽抱氣疾便覺弥留至三月半午時從化春秋六十有三定于華陽之山學士慧方陪隨歲久義解鉤深堪任傳燈咸以付囑乃立碑於寺云

釋靈裕俗姓趙定州鉅鹿曲陽人也年居童幼異行感人每見儀像沙門

必形心隨歌聞屠煞聲相亦切愴胷懷致使鄉黨傳芳親緣為之止煞年登六歲便知受戒父母強之誓心無毀尋授章本及以千文不盈晦朔書誦俱了至於孝經論語纔讀文詞兼明注解由是二親偏愛望嗣門風年七歲啓父出家父以慧解夙成意宗繼世決諾不許唯令俗學專尋世務礙之道法裕嘆曰不得七歲出家一生壞矣遂通覽群籍資於父兄並包括異同深契幽賾唯老莊及易未預承傳年十五潛欲逃世會丁父艱便從世疾苦因縈轉杖而能起服畢猒俗心猛不敢辭母默往趙郡應覺寺投明寶二禪師而出家焉其人亦東川之標領也既初染大法勅令誦經裕執卷而誓曰我今將學必先要心三藏微言定當窮旨終無處中下之流暫於儒釋兩教遍須通曉也年始弱冠聞慧光律師英猷鄴下即往歸稟會已殁世纔經七日獨嗟無遇戒約何依乃迴投憑師聽於地論荏苒法席終于三年二十有二方進具戒

還從明寶二德求為本師乃皆辭曰

吾為汝緣吾非汝師可往勝上所也
遂赴定州而受大戒即誦四分僧祇
二戒自寫其文八日之中書誦俱了
有定州刺史侯景訪裕道行奏請度之
隸入公名甚相器重後南遊漳滏於
隱公所偏學四分隨聞尋記五卷行
之又以地論初興惠光開悟之元匠
流衍弘導道憑即光師之所親承憑
光並有別傳裕依憑法席晨夜幽通
發奇剖新者皆共推揖有齊宣帝藏
弘釋典大統法上勢覆羣英學者望
風嚮附用律僥倖唯裕仗節專貞卓
然不偶倫類但慮未聞所聞用為翹
結耳後上統深委高亮欽而敬之自
此專業華嚴湼槃地論律部皆博尋
舊解穿鑿新異唯大集般若觀經遺
教等疏拔思胷襟非師講授又從安
遊榮等三師聽雜心義嵩林二師學
成實論功將一紀解貫二乘經領有
存皆備科舉而精爽弘贍理相兼通
曾與諸僧共談儒教旁有講席參涉
閒聞兩聽同散竟以相聞覆述句義

並無一遺由此鄴下擅名遐迹馳譽且而對揚嚴毅守節自專至於都講覆述勵懷非任世供道望銷聲避隱有事不獲已者讓而受之夏居十二鄴京創講名節既著言令若新預聽歸依遂号為裕菩薩也皆從受戒三聚大法自此廣焉因以導物為恒務矣意存經領不在章句致有前後重解言義不同亡筌者會其宗歸偱文者失其宏趣會齊后染患願講華嚴昭玄諸統舉裕以當法主四方一會雅為稱先時有雄雞一頭常隨衆聽逮于講散乃大鳴高飛西南樹上經夜而終俄尒疾遂有瘳斯亦通感之明應也内宮由是施袈裟三百領裕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勑召德望並處其中國俸所資隆重相架裕時虧為稱首令住官寺乃固讓曰國意深重德非其人幸以此利授堪受者其高謝榮時為類若此有善生法供則受而無憚其攝引陶化又若此也故其所行蔵不為世情之所同測矣年四十有七將隣知命便即澄

一心想禪慮巖阿末盈炎癖范陽盧氏聞風遠請裕乘時弘濟不滯行理便往赴焉至止講供常溢千人聽徒嘉慶前後重疊後還鄴下與諸法師連座談說齊安東王婁叡致敬諸僧次至裕前不覺怖而流汗退問知其異度即奉為戒師寶山一寺裕之經始叡為施主傾撤金貝其潛德感人又此類也周氏滅齊二教淪浸乃潛形世壞衣以斬縗三升之布頭經麻帶如喪考妣哲得佛法更始方襲舊儀引同侶二十餘人居于聚落夜談正理晝讀俗書學既探微隨覽綴述各有部類名如後列時屬儉歲糧粒無路造卜書一卷令占之取價日米二升以為恒調既而言若知來疑者蘩內得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祇盜力傷驗於今矣索取卜書對眾焚之日別自往須吏獲價卷席而歸所得食調及時將返用供同厄遂達有至大隋運興載昌釋教裕德光先彥即預搜揚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創弘講會延請諸僧並立節前標遺法明

寄一期影響千計盈門裕當允帝允副玄望有勅令立僧官略乃舉爲都統因語略曰統都之德裕德非其德統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既其德用非器事理難從僉謂捨於此人則萬失經要後更伸請乃潛遊燕趙五年行化道振兩河開皇十年在洺州靈通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牒言述命報厄在咸陽初莫測其然也至于明年文帝崇仰釋門遠訐肆彥皆云裕德覆時望矣因下詔曰勅問相州大慈寺靈裕法師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恒願闡揚大乘護持正法法師梵行精淳理義淵遠弘通玄教開導聾瞽道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具瞻四方輻湊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朕意早入京也裕得書惟曰咸陽之厄驗於斯矣然命有隨遣可辭以疾又曰業緣至矣聖亦難違乃步入長安不乘官乘時年七十有四勅遣勞待令住興善仍詔所司咸集僧望評立國統衆議咸屬莫有異詞裕笑曰當相通妻何用云云遂表辭請還置

言詳覈帝覽表究情依即聽返僕射高頴等意存統重又表請留帝即下勑令且住此裕曰一國之主義無二言今復重留情所未可告門人曰王臣親附久有擔言近則侮人輕法退則不無遜欿故吾斟酌向背耳尋復三勑固邀裕較執如上帝語蘇威曰朕知裕師經正是自在人誠不可屈節乃勑左僕射高頴右僕射蘇威納言虞慶則揔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宣旨代帝受戒懺罪并送綾錦衣服絹三百段助營山寺御自注額可号靈泉資送優給有逾常准力步而歸達于本邑顧而言曰往返之弊已不亡乎由是勑問屢馳覲錫重沓稽疑請决者不遠而至飡風沭道者復結於前矣裕末又住演空寺相州治西東操弥堅履行逾肅帝聞之又下詔曰敬問演空寺大德靈裕法師朕遵仰聖教重興三寶欲使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古法門精誠若此深副朕懷其為國主思問如此類也及仁壽中年分布舍利諸州起

塔多有變瑞時人咸嘉為吉徵也裕聞而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由雜白花白樹白塔白雲相現吉緣所為凶兆衆初不信之也俄而獻后文帝相次昇遐一國素衣斯言有據相州刺史內陽公薛曺所住堂礎忽變為玉曺謂為善徵也設齋慶之裕曰斯琉璃耳宜慎之戒之可禳之以福曺不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之邊裔追悔昔言不慎之晚矣又於寒陵山所造九級浮圖仁壽末歲止營四層裕一旦急催曰一切無常事有障絕通夜累搆將結八重命令斷作僅得施座安橖值晋陽事故生民無措其手足裕命復懸於後載其先見之明皆若此也於時鄴下昌言裕師將過世矣道俗雲合同稟歸戒訪傳音之無從裕亦信福命之云盡乃示誨善惡勸諸門人從覺不愈至第七日援筆制詩二首初篇哀速終曰

今日坐高堂　明朝卧長棘　一生聊已竟　來報將何息其二　悲永頌曰

命斷辭人路　骸送鬼門前　從今一別

後更會幾何年至夜告侍者曰痛今在背吾將去矣至于三更忽覺異香滿室內外驚之裕靜慮口緣念佛相繼達于明相奄終于演空寺焉春秋八十有八即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哀動山世即殯於寶山靈泉寺側起塔崇焉初裕清貞絜已正氣雲霄器識堅明抗迹塵表師資傳授斯寄得入身佩白光映照幽晦昕睞高視瞻見遠近而奉禁自守杜絕世煩度度附道克念齊聖母病綿篤追赴已終中路聞之竟不親對嘆曰我來看母今何所看宜歸鄴寺為生來福耳剖略親愛如此之類至於弘法軌摸万代宗轄志存遠大不局偏授故有單講雙時雅為恒度略文對講生常不經必有傳講要須延請供承顯仰方登法座嘗有一處數演將半因行遊觀乃近蔬園問其本緣云是講主所有裕曰弘法之始為遣過原惡業未傾清通焉在此講不可再也宜即散之便執錫持衣徑辞而出講主曰法師但講此業易除耳復未足憂之

便借倩村民犁具一時耕熟四十畝韭擬種穀田斯道俗相依言行無越一人而已其講悟也始微終著聲氣雄遠辯對無滯言卒重宣或字盤桓動移數日或一上之中便銷數卷及至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乘機顯晦致學者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規也豈可以恒情而斷之故十夏初登而為領袖傾敬或大德同集聞以謔情及裕之臨席無不肅然自持諠去依靜所以下座尼眾莫敢面參而性剛威嚴服章麁弊貴達之與廝下承對一焉去來自彼曾無迎送故通儒開士積疑請決埶術異能抱策呈解皆頂受絕歎言不寫情可謂坐鎮雅俗於斯人矣故鄴下諺曰衍法師伏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無思發言成論故也又營諸福業寺宇靈儀後於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為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面別鐫法滅之相山幽林竦言切事彰每春遊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歔欷而持操矣其遺迹感人如此自前

後行施悲敬兼之袈裟為患出過千領疾苦所及醫療繁多但得壓味先必奉僧身預倫伍皆無貯納講授之隙正面西方九所涕潸返而咽之一報無棄形不妄涉口不浮詞人畜訓誨絕於呵捶乃至責罰童稚誠約門人自述己名彼号仁者苦言切斷閭者淚流自有師資希附斯軌年登耳順養衆兩堂簡以未具異室將撫言行有濫即令出衆非律所許寺法不停女人尼衆誓不授戒及所住房由来禁約不令登践斯勵俗後代之弘略也沙弥受具和上德難故盡報不行自餘師證至時臨衆若授以三聚則七衆備傳故使弘法之時方聽女衆入寺並後入先出直往無留致有法席清嚴嚮傳窮内侍者供給不預沙弥僧制澄正無論主客内惟護法外肅條過身服清脩不御綾綺番褶課上四指衫袖僅與肘齊衹支極長至脛而已設見衣制過度則處衆割之故方裙正背大氈被褥皮革上色錢寶等物並不入房何況身履而為

資具斯又處儉之後教矣常服五條由来以布縱有繒帛咸施終以恵人衹支亦尒餘則弊納而已世有激剌頗用以為邀名者時或達之裕曰吾聞君子爭名小人爭利復何辞乎或曰名本利緣耳裕曰吾得利便失名矣又曰此乃詐為善相荅曰猶勝真心為罪也時人以為佳言其志行之儀可垂世範故傳者不漏其節焉自年三十即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卷地持維摩波若疏各兩卷華嚴疏及旨歸合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卷四分律疏五卷大乘義章四卷勝鬘央掘壽觀仁王毗尼母往生論上下生遺教等諸經各為疏記成實毗曇智論各抄五卷聖迹記兩卷佛法東行記衆經宗要譯經體式受菩薩戒法并戒本首尾注華嚴等經論序大小乘同異論舍利目連傳御衆法等各有聚類宗要可傳又製安民論陶神論各十卷勸信釋宗論辯卯成殺論字本七卷莊紀老經式經兆緯相錄醫决符禁法文斷水蟲序齊世

三寶記藏法記光師弟子十德記僧制寺誥十惡十志頌齊亡消日頌觸事申情須寺破報應記孝經義記三行四去頌詩評并雜集等五十餘卷久行於世言無華侈微涉古制奕略情取理者久而味之又凡授法意專行用有返斯趣者告曰原聖人垂教教被行人人既不行還同不學有違者驗出斯又重法成人者也觀裕安民陶神二論意在傳燈惠流民品篤識高行與焉攸屬有黃龍沙門鄴中同聽經論禪律因不呑委行解相貫學者傳之將返燕郡故来別裕乃致請曰願垂示一言要法所謂即解即行而能長益沙門道行者裕曰必如来言臨別相告後將首路裕曰經誥禪律恐雜聖心高僧一傳即凡是行輒以相酬可為神用耳其人欣戴奬賞傳還鄉斯寔謷鑒物表機悟有宗也又生常處衆必先端首說戒羯磨無傳欲法諷諫之術聞者如流當於京輦入淨影寺正值布薩經坐堂中見遠公說欲裕抗聲曰慧遠讀疏而云法

事因緣衆僧聽戒可是魔説合座驚起怪斥其言識者告遠遠趍而詣堂裕曰闍仁弘法身令易傳凡習尚欣聖禁寧准遠頂礼自誠銜泣受之由是至終遠常赴集其生物信順皆若此焉自東夏法流化儀異等至於立教施行取信千載者裕其一矣

釋慧藏姓郝氏趙國平棘人十一出家即流聽視未登冠具曇講涅槃剖扸深奇符契文旨及律儀圓備更業毗尼行等明珠解逾前達未聽智論十地華嚴般若等經論博見之舉人誰肯推但深窮性體義難抑伏皆仰謝高斷罕不師焉年登不惑乃潛于鵲山木食泉漿澄心玄奥研詳雖廣而以華嚴為本宗洞盡幽微未測邪正仰託聖助希示是非登即夜降靈感空中聲言是是既聞斯告因撰義疏躬自傳揚維預學流普皆欽揖齊主武成降書邀請於太極殿開闡華嚴法侶雲繁士族咸集時共榮之為大觀之盛也自尒專弘此部傳習弥布屬周毀經道剗迹人間栖息煙霞

保護承綱隋初開法即預出家講散幽旨歸途開悟化自東川風行草偃行成達義德以誘仁水王方心松筠等質故法雨常流仁風普扇致使道俗慶其来蘇蒙心重其開獎開皇七年文帝承欽德音遠遣徵請蒲輪既降無爽綸言蔵乘機立教利見大人杖錫京華仍即謁帝承明亟陳奥旨凡所陶誘允副天心即六大德之一也有勑加之殊礼故二紀之内四時不墜後以般若釋論羣唱者多至於契賞皆無與尚時有沙門智穩僧朗法彥等並京室德望神慧峯起祖承舊習希奉新文乃請開講金剛般若論蔵氣蔵雲霞智隆時烈將欲救拯焚溺即而演之于時年屬秋方思力虛廓但控擧綱致摽異新理統結詞義言無浮汎故稟益之徒恐其聲止皆崇而欽焉以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遘疾卒於空觀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誡心曠濟累屬露骸弟子奉謹遺訣陳晃林麓捲骸修塔樹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前峯焉立銘表德

鐫於塔後沙門明則為製碑文見之別集

釋智脫俗姓蔡氏其先濟陽考城人也後因流宦故復為江都郡人焉祖平齊新昌太守父遠弥梁北兗州司馬脫初誕之夕神光照室旬日之閒枯泉自涌斯蓋智炬欲明法流將導之徵也然其幼而風儀韶秀氣調清遠七歲出家為鄴下穎法師弟子穎法侶鴛鴻釋門龍象華嚴十地冠絕漳流乃專經請道分陰無棄宮牆重仞咸得其門久之又覩強師成實及毗曇論分流異派避觴必盡盤根錯節遊刃有餘即於大衆便事覆講寫瓶珠貫驗在於茲緇素嗟服咸高神略時丹陽莊嚴寺嚼法師成論之美名實騰涌遠近朝宗獨步江表脫乃服義下風思飡法味既適金陵研幾幽旨精統詞理馳譽兩都每宴居避席請談玄論嚼師深加賞讚稱為重器及高座云亡三千咸在受命門徒以相付囑乃續敷義席常轉法輪莊嚴之部於斯榮盛既捐論主之知人又歎

傳燈之弘教故㲉琢門侶無輟於時衆侶百餘一期俊乂成其器者九十許人擬此數揚之功令古罕類也陳至德中帝請入內講說開悟亟動神機自鄱陽王伯山兄弟僕射王克中書王固等欽仰惟深並伸北面隋祖留心法寶闡揚至教於岐陽宮建齋發講有詔於脫先昇寶座乃遣舍人崔君德宣旨曰昔獨步一方未足為貴今為四海論主始見英才喜歡即發言抗論剖斷如流莫不緘口卷舌迴車復路冕旒清耳屢動晬容群辟解頤日旰忘倦煬帝作牧邗江初建慧日盛搜異藝海岳搜揚脫以慧業超悟奚始霑預既處齊衡功倍勵業日夕相係通明諸部而標勇無前出言成論鼓激文派深有會宗故道場英賢學門崇仰而脫雅為論士衆所推焉後隨帝入京住日嚴寺遣學士諸葛穎賫教書請講於即奉命成化宣譽天朝自江南成實並述義章至於論文曾無顧涉脫憤激先達創開其論命筆制疏消散有聞更使德溢由

來重新其美自帝居望苑大緝玄猷
以脫譽動物情下令使修論疏素巳
絛貫卷裹將成乃結為四十卷尋用
奏聞及獻后既崩福事宏顯乃召曰
嚴英達五十許人承明內殿連時行
道尋又下令講淨名經儲后親臨時
為盛集沙門吉藏命章元坐詞鋒奮
發掩蓋玄儒道俗翕然莫不傾首脫
以同法相讓未得盡言藏乃顯德自
矜微相指斥文至三解脫門脫問曰
三解脫門以何箭射藏曰未解彎弧
何論放箭脫即引撮徵勘超拔新奇
遂使投解莫從處坐緘默殿下乃分
品量德依位濟之既即席端便盡胷
臆仍令與道莊法師遞昇高座共談
玄理賓主無謁賣達咸伏嗣后嗟味
載形音旨頻遣庶子張衡殷勤稱敘
曰法師才學鈎深古今罕例仰觀談
說稱實不虛覽所撰論疏光溢心目
可更造淨名疏及大小名教便給書
吏尋録勒成釋二乘名教四卷淨名
疏十卷常自披翫又遣畫工圖其形
於寶臺供養每彫輦來儀未嘗不躬

躬致敬瞻仰遺塵有若真對初梁代琰法師撰成論玄義十七卷文詞繁富難於尋閱學者相傳莫敢刪正脫乃研詳領要演暢惟新理在忘筌義深功倍卷軸因舊宗旨不殊當世盛行無不欣慶斯可謂懸鏡拂而逾明寶珠瑩而加彩是也仁壽末年龍飛之始以脫夙昔敦厚情在深衷賜帛四百段用隆厥德也大業九年隨駕雒邑二年暮冬見身有疾自强不息猶事法筵三年正月九日弟子智翔智傳侍疾忽有異香滿室赤光照牖即夜香水盥漱遺跡周悉端坐正念以至無常時年六十有七乘輿震悼賻贈優厚勑施物三百段喪事所須隨由供給又勑黃門侍郎張衡監護自脫之傳道也聲辯清徹衆莫之諠摽宗控引咸有聯類章疏雖古陳解若新每至隱括必重疊研覈預在講肆永袪昏漠求文檢義功不虛筵自見弘誘而成清範者牢繼斯塵矣初脫每開講題必夢與優填瑞像啓立豈非住持三寶功用均也又諸有疑

義昔所未了輒見梵僧隨方解釋未亡之前夢一童子手執蓮華云天帝釋遣来請講臨終之日又見此相觀其眷思通徹名高宇内妙感靈應夫豈徒然凡講大品涅槃浄名思益各三十許遍成論文玄各五十遍傳業學士慧詮道灌詮聲德雙揚灌復立貞梗各踵敷弘知名當世又以其年二月二十五日式建方墳於雒陽縣金谷里之北邱山樹碑于側其文隋秘書郎會稽虞世南撰 大業中年龍之云後昔与藏公素情不押乃託形於病僧惠曠具述前緣藏聞而見之與其論講領心盡執顯註舊情故幽明不墜其緒云

釋法澄吴郡人少機警善談論文章書史頗皆綜渉初從興皇朗公講釋三論至於教旨乖競者皆條理而通暢焉末聚徒立講於江都開善寺常聽二百餘僧化洽吴楚傳譽淮海貞褒相趍日增位席晉王置四道場澄被召入安時悟物弘導無絶仁壽三年奉令開壤居于日嚴廣流視聽憲章薪致披講智論聲望弥重京師碩學咸謁問之煬帝從駕東都定鼎伊雒

從出衛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粹道莊揚州建業人遊踐經史聽習玄論皆會其標詣而儀止弘雅立性滔然故少為同倫所尚初聽彭城寺瓊法師稟受成實宗匠師表門學所推瓊後年疾相侵將欲傳緒通召學徒宗猷顧命眾咸揖謝於莊允當遺寄瓊曰莊公學業優異誠如弘選理副諸望用光於後然其首大足小終無後成恐其從轍餘宗耳遂不行眾議莊後果鄙小乘歸崇大法從興皇朗法師聽酌四論一聞神悟挺慧孤起後入內道場時聲法鼓一寺崇望无不預筵諮謁前疑披解無滯年德既富皆勸而推焉帝昔處藩致書礼問詩論嘉篇每令扣擊詞采豐逸屢動人心末又追入京師住日嚴寺頻授言悟清華玄儒揔萃皆歎其博要蒙謁見酬抗新叙引處宮闈令其講叙經致不存文句著疏三卷皆風骨也晚出曲池日嚴本室又講法花直雅趣師者眾焉煬帝初臨以莊留連風雅道味所流賜帛五百段氈四十

領隨駕東指因疾而卒於洛陽時年八十一矣即大業之初也有集數十卷多在淮南少流北壤

釋法論姓孟氏南郡人初住荊州天皇寺博通內外詞理鋒挺隱淪青溪之覆舟山味重成實研洞文采談叙之暇命筆題篇梁明帝重其雅素厚礼徵召而性在虛閑不流世供葛履蒲服用卒生年隋煬在蕃遠聞令德召入道場晨夕賞對王有新文頌集皆共詢謀處俗傳揚亟移歲序後入京輦住日嚴寺文帝時幸仁壽論徒謁見特蒙接對躬事展礼帝美其清悟為設淨饌於大寶殿登即在坐上詩叙談帝德宮觀宏麗今古高祖重加歎賞及晉王之處春坊優礼弥厚中使慰沃啓疏相尋大業元年將移東關下勅賜千秋樹皮袈裟十領帛五十段氍毹十領皇后賜衲袈裟坐褥及法服等物故其道感帝后咸供之隆重為類此也因隨駕至洛不久而終時年七十八矣皇上哀悼賻贈有加仍勅所在傳送葬于荊楚自論爰初莅法崇尚文府雖外涉玄儒而內印佛教所

以綴採篇什皆敘釋風當即纘敘名
僧將成卷袠未就而卒夲遂不行願
惟高德有墜者衆矣有別集八卷行世
釋僧粲姓孫氏汴州陳留人也幼年
尚道遊學為務河北江南東西關隴
觸地皆覆靡不通經故涉歷三國備
齊陳周諸有法肆無有虛踐工難問
善博尋調遠古今風徽遐迹自号為
三國論師機論動人是所長也開皇
十年迎入帝里勑住興善頻經寺任
緝諧法衆治績著聲十七年下勑補
為二十五衆第一摩訶衍匠故著十
種大乘論一通二平三逆四順五接
六挫七迷八夢九相即十中道並據
量經論大開軌轍亦初學之巧便也
仍於揔化寺數通此論以攝學衆又
著十地論兩卷窮討幽致散决積疑
仁壽二年文帝下勑置塔諸州所司
廣布皇風躬率同倫洪遵律師等咨
預使任及將發京輦面別帝庭天子
親授靈骨慰問優渥粲日陛下屬當
佛寄弘演聖蹤粲等仰會慈明不勝

欣幸豈以朽老用辭朝望帝大悅曰
法師等豈又不以欲還鄉壞親事和
化宜令所司備礼各送本州恭因奉
勅送舍利于汴州福廣寺初達公館
異香滿院充塞如煙及將下塔還動
香氣如前逢勅又放青光映覆寶帳
寺有舍利亦放青光與令送者光色
相亂又現赤光當佛殿上可高五尺復
現青赤雜光在寺門上三色交映良
久乃漫發具表聞詳于別傳仁壽年
末又勅置塔於滑州修德寺初停館
宇夜放黃光遍滿一室千人同見後
放五色食頃方滅自介求者輙現不
可殫言及至塔寺夜別放光乃照一
寺與晝無別有趙威德者患目積年
蒙照平復當下塔日又放光明塔上
空雲五色間錯或如賢聖仙人龍鳳
林樹等象峙于雲內數万士女嗟詠
成音前後往使皆感靈瑞文帝歎重
更加敬仰時李宗有道士褚糅者鄉
本江表陳破入京既處玄都道左之
望探微辯妙擬闡三玄學勘宗師情
無推尚每講莊老榮必聽臨或以義

求或以機責隨探聲相即勢沉浮注
繹若懸泉起轉如風卷故王公大人
莫不解頤撫髀訝斯權變常下勅
令探講老經公卿畢至惟沙門不許
預坐叅聞之不忍其術乃率其門人
十餘携以行林徑至舘所防衛嚴設
都無畏憚直入講會人不敢遮採序
王將了都無命及叅因其不命抗言
激判詞若徘讓義寔張詮既無以通
講席因散羣僚以事聞上帝曰斯朕
之福也得與之同時隋齊王暕見礼
下筵欽𢧐歎咽常欲見其談說故致於
法會有沙門吉藏者神辯飛玄望重
當世王每懷摧削將傾折之以大業
五年於西京本第盛引論士三十餘
人令藏登座咸承羣難時衆以為榮
會也皆叅預焉叅為論士英華命章
摽問義筵聽者謂藏無以酬及牒難
接解謂叅無以嗣徃還抗叙四十餘
翻藏猶閑折不滯王止之更令次座
接難義聲繞卷叅又續前難勢更
延累問還得二三十翻終于下座莫
不齊佘時人異藏通贍坐制勍敵重

叅継接他詞慧發鋒挺從午至夕無何而退王起執叅手而謝曰名不虛稱見之今日矣躬奉麈尾什物用顯其辯切焉而行攝專貞不貪華望茂禪定欝起名德待之道行既隆寂初勑命叅以高位厚味沉累者多苦辝不就以大業九年卒於興善春秋八十有五弟子僧鸞僧鳳並以継軌馳名鸞本姓王名為大業八歲通禮十歲講傳於江都夙有驚俗之譽及投簪佛種經論有聞隋末返俗唐初出仕位至給事中鳳有別傳自光徽績

續高僧傳卷第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　　遠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六　正傳十七　附見五

釋靖嵩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幹存物不羣迫以俗塵期之道務十

五出家有同學靖嵩早達經論通該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嵩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覽義門覆踈陶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融融无以對也乃告曰卿稚齒末學徹悟若斯可往京鄴必成濟器及登冠受具南遊漳輦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万講席相距二百有餘在衆常聽出過一万故寓内英傑咸歸厥邦有大學寺融智法師大齊國統法上之神足也解貫衆師道光二藏學徒五百負褒摩肩常講涅槃及地論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範攻研數載隨聞覆述每擊奇致於即學徒舉目相與推師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約乃詣雲暉二律師所博求明誨涉問二載薄錯宗條惟有小乘未遑詳閱遂從道猷法誕二大論主面受成雜兩宗諮諏幽奥纂習餘烈數百僧徒各薦龍門人分鳳翼及嵩之位席上經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理屢動恒神便又博觀衆經

師摸論道勢須八位詞号四飛獨步河山舟航三藏憑附參請智光時係齊琅耶王深相器重弘扇風猷每於肇春廣延學侶大集鄴都特開法座奉嵩為法主進勵學徒因尒導悟成津弥逢涼燠傳芳接武響譽東河俄屬周武屏除釋門離潰遂與同學法貴靈侃等三百餘僧自北徂南達于江左陳宣帝遠揖德音承風迎引令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使駙馬蔡凝宣勑云至人為法以身許道法師等善明治乱歸寄有叙可謂懷道正士深可嘉之宜於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給務令周洽仍令推薦義學長者即弘像教時建業僧正令嵩實二人對弘小論神理疏暢贍勇當時學侶相趍數過五百晷漏分業茂績新奇有天竺三藏厥号親依賫攝舍二論遠化邊服初歸梁季終歷陳朝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云譯布講授無聞唯嵩獨拔玄心翫味茲典纔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諮决疑議數年之中精熟二部自佛性中邊

無相唯識異執等論四十餘部皆揔
其經要剖會區分隋高廓清百越文
軌大同開皇十年勅僚庶等有樂出
家者並聽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
万夏初沐化未日知津嵩與靈侃等
二百許僧聞機乘濟俱還江北行達
徐方盛開講肆上柱國徐州揔管乞
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京光王
寺具狀聞奏有勅給額為崇聖寺焉
於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
河北柘繼趍途望氣相奔俱諮攝論
嵩學資真諦義寔天親思逸言前韻
高傳後大乘極旨於是乎通自此領
匠九州垂章四海撰攝論疏六卷雜
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聚戒二
生死等玄義並流于世為時所宗隋
文封禪岱宗鑾駕齊魯開中義學
因從過于徐部詢嵩法肆伏膺受業
由此門徒推盛章疏大行隋煬昔鎮
楊越立四道場教旨載馳嵩終謝遣
及登紫極又有勅徵固辭乃止門人
問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
内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為解脫如

何返以事業累乎吾曾遊兩都屢逢播蕩弊此勞役耳恒每清素自潔私立道場日加礼誦修諸淨業講道相續策衆六時精苦已来垂三十載然其扣頭手膝按地之所忽成坑跡狀若人摸其景行徵明為若此也自有論師多迷行首而嵩奉遵法度初不墜倫常遇天雨濕鞾在庭恐傷地性令淨人知舉方自從用同諸學士咸欲憚其知量焉加以性愛文藻時擒詩頌重復嘉尚林泉每登踐陟子史篆隸摸揩于今世論劇談頗有承緒忽以大業十年遘疾卒于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光禄大夫彭城道留守順政公董純與部内道俗殯于神皐之原益州道基昔預末筵飡風飲德悼流覩之安放悲墳隧之荒侵為之行狀廣於世矣

釋靖玄姓趙氏天水人也識度淹弘清鑒懸遠七歲任郡學生勤閲三冬藝該六典皇隋肇運便業李張名預黄巾身同觀守呼吸沆瀣吐納陰沉每思五千道德良非造真七誠超昇

本為浮詭乃捨其巾褐服此伽梨澄練一心專宗經部時年在息慈頻登法匠華夷欽仰緇素扇目受具已後聲勢轉高遂使化靡隴西扇榮河洛以秦涼荒晏佛法澆侈將欲結其頹綱布此遺猷具列正法要務奏上文皇蒙勅允述論言擬拔登下河右頒絛依用元德太子藉甚芳猷翹想欽揖要降令旨遠召京華 玄遂恭承嘉惠來翔帝宇有令於大興善道場盛弘法會飛軒鳴玉杖錫挈瓶捻萃觀風德音通被縱達論體舒散疑蹤能使難者由門解宣盡力時璨法師居坐謂曰自河涼義侶則道朗擅其名沿歷至今介其接軌代不可削斯人在斯由此顯譽京師緯然高步會高祖昇遐贊興禪定遂應詔住焉常轉梵輪弘匠非少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玄生平言論慈悲為主每許遺骸弃之林野有天水同侶沙門慧嚴追想昔言送屍山麓肌肉已盡便鳩聚遺身搆茲塼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樹銘塔

所用雄厥德沙門明則為文則本冀人通玄儒有才慧訥言敏行尤所承統文藻雖馳時未之賞乃制覺觀寺碑物亦不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由斯一顧方高聲問奏住仁壽宮三善寺東都譯經又召入館專知綴緝隋末卒於所住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則公之文屢發新采英英獨照其為時賢所尚也如此矣

釋智閏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悟自然厭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承鄴下盛宗佛法十統翻興令譽滂流洋溢天壤閏不勝其喜踊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超遠詣會遵統開弘十地即從服業經未越序頻參覆論河北夙少望塵許焉晚學華嚴涅槃咸增榮顯又聽光統四分領受文言兼習小論具辯通塞時号博贍尠有加之又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本願不遠而歸正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預從聽受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後還漢陰鎮常講導化行江涘善生道俗大業初建延住慧日該富之量

更溢由來會征遼左求功岳瀆勑閏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疾而化卒于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即大業十年矣

釋智聚姓朱氏住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遠彰於襁褓深猒籠樊希寡廓初投武丘胤法師胤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陰无怠請益深旨有同郡顧希馮會稽謝岐岳義府經肆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揖清風由是儒墨通弘真俗具舉宮牆重仞允得其門纔踰弱冠便弘講說莊嚴曠師新實一家鷹揚万代遂伏膺諮質百舍非遠斐發既精疑滯咸折汝南周弘正博通内外鑒賞人倫常歎嘉之以為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新安王伯固新蔡王叔齊並降貴慕道延請敷說至德二年奉勑於太極殿講金光明天子親臨法庠具僚咸在故能寫此懸河振斯木鐸奮奇韻超超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乎持邪論莫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賞擁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母憂泣血

銜哀殆將毀滅因此言歸舊里止於東山精舍善説不休法輪常轉開皇十一年爰降勅書殷勤勞問法師栖身淨土援志法門普為衆生宣揚正教勤脩功德率勵法徒專心講誦曠濟羣品欽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楚公素左僕射邳國公蘇威並躬到道場接足頂礼咸捨淨財資莊形命十三年勅置僧官道俗稽請居平等之任聚以雅道斯人直心應物和合之衆清風穆如也時郡將宗成劉公夙仰高名常欽感德及部臨鎮請為菩薩戒師齊王暕以帝子之貴作牧淮海乃降教書至山延曰弟子下車舊楚亟改炎涼遊聽清規其来有日敬承幽栖山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今故以德冠林遠道超生什炳斯慧炬以悟羣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疑下筵飡承高義杼軸之勞載盈懷抱據虎之岫川途不遥翹鶱之濤風烟相接心願振忍辱之衣赴翹勤之望乃固辞以疾事不獲從引藉平臺深加敬礼頻遣使人請卬大

教聚惟志遠人世心逸江湖詞翰懇惻固求東返王亦弘以度外得遂宿心資給所須將送甚重於是接淅晨征還居山寺現疾浹旬而神用無爽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住容皃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日闍諸前記乃感果之徵也春秋七十有二即以其年十二月窆于山之南嶺惟聚性託夷遠矜情閑澹等懷遇物弘量居心楚越拘情得喪兼遺方寸之地悠然罕測美風姿善談笑流連賞悟見者忘返加以樂說忘疲總持無失講大品涅槃法華等各二十遍單經適務者罕得記焉又居身清儉不在飾玩衣盋已外隨用檀捨方丈之內虛室蕭然几榻之間文跡而已故能道感一時名重當世其所造大八盧舍那無量壽荊州瑞像於寺供養并起澗西佛殿二所迴廊周遍具二莊嚴弟子道恭猶子道順德惟上首業感傳燈敢樹高碑用旌景行秘書虞世南為文

釋慧曠俗姓曹氏譙國人也其後別

泒今為襄陽人焉祖亮宗梁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父藹直閣將軍曠秀氣標於弱歲天然孝敬率性高厲十二出家事江陵寶光寺澄法師祇勤儀訓肅奉帷筵發明幽旨頗超群輩後辭朗帝渚問道王坊居律行寺聽方轉相弘教乃與宗愷准韻諸師俱鼓城講玄閒斯闡大義已通將事隨值真諦受攝大乘唯識等論金鼓光明等經俄而真諦涅槃法朗彫從乃共同學僧宗俱栖匡岫分時數說法化弥隆州宰鄱陽長沙二王俱敦師資之敬後於湘郢二州累載弘道雖親覺久忘而地恩待報以陳至德元年言旋舊邑即隋開皇之三年也於適學道場傳經引化曠既律行嚴精義門綜博道俗具瞻纓維是寄統掌八載攝是烏迴後又奉勅移居興國寺住復委綜綸冊降香藥屢錫秦孝王帝子之尊建麾襄沔聞風佇德親奉歸戒煬帝纂曆當符尊賢味道爰降玉人近居輦轂道次江陽辭疾不見蒙勅丹陽栖霞山寺以東治養又素協性

松筠輔神泉石賞狎既并經術用弼
於栖霞法堂更敷大論新聞舊學各
談勝解且歸善禪房本栖玄精舍貢
陵文宣之餘迹禪師慧曉之遺風鏡
潭月樹之奇雲閣山堂之妙曾事遊
處遂有終焉之志後携子弟徒而憩
之崖谷泯人世之心烟霞賞高蹈之
域其有懐真慕義者復萃於斯矣
以大業九年五月十六日終于寺房
春秋八十頂煗淹時手屈二指斯又
上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窆
于寺之西山弟子等樹碑紀德常州
沙門法宣為文

釋智琳姓閭丘氏高平防輿人也祖
儼開居傲世考曇珎梁國常侍琳弱
齡淵問彰于鄉黨處士下詮擅名當
世年在幼學服膺請業礼易莊老悉
窮幽致詮嘉其早慧命曰希世神童
也逮于德壯超然離俗即事仁孝寺
沙門法敦遵就養之儀稟息慈之戒
蔬食苦節篤志熏脩法花維摩受持
成誦屬以敦公告逝戒品未圓乃高
步上京更崇師轍依止東安寺大僧

正暉法師既其力生有奉尸羅乃具
爰稟成論兼習毗尼既洽聞持將弘
傳授瞻言鄉縣思報地恩以陳太建
十年旋于舊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
深加礼異爰蕭敷説於是欝居宗匠
咸轉法輪爰業求聞寔繁有衆爭
一年下勅為曲阿僧正至德二年勅
補徐州僧都稱首攸歸諫由德舉開
皇十六年潤州刺史李海游屈為斷
事經維是寄允當僉屬所居仁孝寺
者梁故征西諮議鄒僧紹捨宅所造
殿堂摩構乱離遍及琳乃嗣興梓匠
爰加藻飾輪煥弘敞實有力焉前後
造中人像五軀夾紵像一軀神儀顯
曜相好嚴從又於青王山頂造五層
塼塔擬夫八万同時一期高妙講大
品法花淨名金鼓各有其遍所度弟
子千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禪
那以栖隱伽藍俗外摩表山房閑寂
茂林幽邃終焉之所有志栖焉迫以
緣礙帯之果也然其温嚴自持誘引
無倦財乱靡積隨行給濟威容感物
信為道門之傑矣以大業九年五月

六日加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勤請講弥勤琳諭以無常初未之許至是畀終信哉知命及將大漸誡諸弟子尸陁林者常所願言吾謝世後無違此志沙門智鏗等謹遵遺言以其月十一日遷于育王之山時屬流金林多鷙獸始乎仲夏暨是杪秋膚體儼然曾無損異道俗嗟賞嘆未曾有又以其年閏九月八日於岧隱東山式構方墳言遵卜兆全身舍利即窆之山龕方俗並臻同門畢至洒泣撫心山盈響谷乃樹碑於寺之門右其文江陽介生蔡璞所製

釋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家博聞强記推衆經論夙有成規遠為諸學之所先仰創進大戒專師律部既越立年弥隆威業以旦達曙翹精固習觀採五遍便就講說初以其壯室入道人多輕侮試聽其談說屬其文理清洞開散片無擁滯各投心位席莫不致敬願連講四分接承十遍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唯

攝論經細章句並通了談對課萬形有鑽注聖言依解剟節廣流章疏晚入京輔採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時未測其通照也住于寶刹寺中潛其容藝後因法集願欲矜其名釆次當竪義意存五陰便登坐而立衆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久緘默願俯視衆曰竪義已久如何不有問乎衆曰竪何等義乃邀問耶願曰名相久矣衆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安然處坐氣勇如雲自述曰計未勞止此且脩人事耳時以為鴒異露潔也及難擊往還對荅雲雨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任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積難由來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新暢於即預是聰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四序恒接草堂土墉以此敷弘正時攝論晚夜雜心或統解涅槃或判鎖四分無擇餘暇軌範後賢凡所開言並乘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喚皆衷規矩其洽聞不忘世罕加焉至如舍利毗曇文言重隱

讀者猶難況通其義顧執卷披文冷
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文
帝造塔勑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
寺初至州治度湘西岸將及山所忽
有奇鳥數万為羣五色相翻飛浮水
上行次向船似相迎引及至舍利還
飛向前往還迎速衆莫不怪及登岸
上鳥便行壁相從飛空同至塔所識
者以為山神眷屬之變象故也顧以
瑞聞帝大嗟賞而教授為務六時礼
悔初儀不怠敬慎法律如聞奉用自
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虧信而重所
學故也今顧兼而美之獨覺澆世可
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矣京邑擅名
初皆欽羨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
先達改正文議封言者衆不勝品藻
皆滯其恒習聽者不滿十人又以言
令卓絕非造心者所覬故不為晩進
所入及大業初歲辯相法師迴入慧日
見徒一百並識知律皆委於顧自此
如常開悟衆倍前聞更相擊賛令嚮
弥遠四方因造日就義筵皆聞所未
聞欣至難義至於分暢深伏摽擧經

門坐者不覺離席膝前皆美其義采之英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秋六十有餘即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有博見之長而索於福業驗乎從學也咸便喪豈不然耶既而舍利毗曇竟未披講疏又失落後代絕通又可悲之深矣

釋智凝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積傳師習經目不忘並貫懷抱所誦衆經數十万言須臾便引誦未嘗溫故及進具後曰聲情望羣宗逞栢恐無後成凝聞之歎曰俗尚朝聞不懷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生遂往彭城嵩公仰諮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心若舊聞再無重請初講纔訖第二勝相顧諸徒曰攝論經旨都可見矣餘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從辞於嵩嵩曰後生標領余並驅邪恨功未後通恐乖儞耳凝曰蒙法師開明大照擧列可知失在支詐故無所慮便辞首別焉時以為誇誕未之欣尚也及著疏既了剖决詞宗依而講解聲望轉感後赴京輦居于辯才引衆常講攝

傳徽緒隋文法咸屢興殿會名達之僧多叅勝集唯凝一人領徒弘法至於世利曾不顧眄所以學侶成德實異同倫後住禪定猶宗舊習大業年中卒於住寺春秋四十有八初凝傳法關東無心京講有明及法師者攝論嘉名宗績相師凝當其緒年事衰頽仍令學士延凝既達相見一無餘述但問云黎耶識滅不凝曰滅矣及乃勇身起坐撫掌大慶不久而卒凝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兼行潔清嚴風霜不變六時自課禮無歇故辯才一寺船事修營汲灌樹植平坦僧院初無有闕長打將了便就充席說法既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寺一不執文隨時扣寂對至鍾鼓或一宿施會賚及百千或一時外食嚫兼金帛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矣有學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承慧解禮遊京室晩還益部弘贊厥宗故岷洛攝論由之而長矣

釋法彥姓張寓居洛州早歲出家志隆大法而聰明振響冠遠儕倫雖三

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懼皆畏其神爽英拔也故得彥所造言賓主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傳旨齊公高熲訪道遐方知彥聲績乃迎至京邑雖復智亮冒於當時而謙素形于聲色所以新故挾情有增陵勃者彥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由此識者弥愛而珍重焉有法保法師本住江表被召入關彼方大德淵法師者正法高祭義學所推語保曰天地雖廣識達者希曉學之秀法彥一人可與論理餘則玄玄從他取悟耳及保至京相見方知淵之遠鑒也開皇十六年下勅以彥為大論衆主住真寂寺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勅送于沂州善應寺掘基深丈乃得金沙濤汰成紙凡二升許光耀奪目又感黃牛自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禮文帝比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万許人並見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邊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基上空中自午

及末方乃歇滅滅後復降五色雲從四方来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西北来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還来復感白鸖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感五色虵屈盤函外長可三尺頭向舍利驚終不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果表曰臣聞蒼天育物則乹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砥躬弗懈休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珪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　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含弘光大慈愍無邊天佛垂鑒降茲禁瑞塔基六處並得異砂炫燿相輝俱同金寶斗為礼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虵形雜采盤旋塔基鸖飄玄素徘徊空際雖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隆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悅之著于別記彥傳業真寂道俗承音左僕射高頻奉以戒法合門取信於余傾並彥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揔姓賈氏并州太原人也少以誦涅槃為業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遑聽涉十餘年中初不替廢後聽玄義便即傳講前後二紀領悟非一而寛厚遜仰為物歸投開皇中年勅召為涅槃衆主居于海覺聚結四方常數至理無捨炎煥仁壽歲初勅送舍利于隋州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龜一枚色黄且綠狀如彩繡頭有八字云上大王八万七千年腹下有王興二字馳步往来都無所食及舍利所由令人治道於隋侯橋側柳樹又雨甘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衆共飲之揔乃表聞帝並謂靈祥恒以此龜置於御座與臣下觀之有經年月帝遊北苑放之清池雖沉泳少時還出遶池隨逐帝躬前後非一陪衛咸覩共欣徵感及四年春又勅送舍利于遼州下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多石函變為錦文及童子之象函之北面現於雙樹下有卧佛又於函南現金剛捉杵擬山之相又於函東現二佛俱立并一騏驎又於函西現一菩薩并

一神足曲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相略不述之又放大光聊乱而起動駭人目從冥達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俞夕陰雨佛堂鴟吻放於黃光飛移東南三百餘步外人謂火走赴知非尋光所發乃從堂中舍利處出衆皆通見大發道心八日將下五色雲蓋覆于塔上又感奇鳥素身烏尾赤觜口銜片雲狀如華蓋亦現塔上斯瑞之感五万餘人一時同見及擯下訖雲鳥皆滅四月九日基上放光分為五道直西而去色如乘畫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揔船臨此瑞喜發內心具圖上聞勅封秘閣後因故業講誦不疲大業年中卒於海覺春秋七十矣門人行等玄會嗣續擅名見于別傳

釋僧曇姓張住潞州少小出家通諸經論慨佛法未具發憤求之以高齊之季結友西行前達葱山會諸梗澀路既不通乃旋京輦梵言音字並通詁訓開皇十年勅召翻譯事如別傳住大興善後勅送舍利於蒲州之栖

巖寺即古雲居寺也山曰中朝西臨河涘世稱形勝莫尚於斯初送達州治而栖巖佛殿內有鍾鼓之音響振一寺追而就撿一無所見壺輿至寺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流照堂內通朗無翳如是前後頻放神光或似香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焰如花如菓乍散乍聚或如佛象光趺宛具或如虹氣環遶塔帳累日連霄昱光難准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栖巖光如樓闕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住者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乃知靈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壽末年又勑於鄜州智度寺置塔初至州治見佛像垂手正坐在于瓶內迄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羅文屋上見青蓮華及菩薩像大衆同覩又見龍盤虵屈之象并大人足跡及牛馬鳥狩等迹又置塔處有小虵二枚停住不去因即搆基入地四尺飛泉上涌厲疾已下六根壞人服者通損既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故二虵之住深有由矣晏以傳譯之美繼

業終寺即大業初年矣時有慧重沙門姓郭雍州人練道少年綜尋內外志力方梗不憚威侮𢫫論十地户牖由開勅請造塔於秦州岱岳寺初停公舘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外道俗咸覩送至寺塔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晃耀人目岳表白氣三道下流直向塔基良久乃歇又岳神廟户由來封閉舍利止至三度自開識者以神來敬礼故耳後不委其終

釋靈璨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稟志淳直寬柔著稱遊學相鄴研蘊正理深明十地涅槃條經講授隨遠入關十數之一也住大興善後為遠公去世衆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勅補為衆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積經年稔仁壽興塔降勅令送舍利于懷州之長壽寺初建塔將下感一雄雉集於函上載飛載止曾無驚懼與受三歸便近人馴擾似如聽受迴頭鼓儛欣躍目娛覆勘其形實非雉也身具五采羽毛希世以狀奏聞勅勘瑞圖云彩鸞也璨令寺僧執之放于北山飛鳥

羣迎鳴唳而去又感異迹三十餘步直来塔所不見還蹤及四月八日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沒道俗崩踊無不發心仁壽末年又勑送於澤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即遠公之生地也初至州治半月之間十八種相前後迭起或如星光遠旋或如丹氣碧雲紫霞白霧羅布上空照燭城郭及映闌闠數万道俗同時一見送至基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錯數亦無量更有諸相具如別傳璨後住大禪定如舊所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

釋法瓚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穴頭陁苦行是所經懷隱於泰岳之阜開蒙訓接善知方便兼以達解諦義時揚清論致有覆疌坐无輟講待移之誚興世瓚初聞之深自赧怍曰問非切竝不欲因人謂言彼解何言致斃因遂杜口不事言論閑謁尋閑披翫而已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訪名德人有述其清曠者乃下勑延之與帝同歸達于京邑住勝光寺肅

肅禪侶擁聾門庭以身範世復見斯
日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于齊州泰
山神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為僧朗
禪師之所立也事見前傳燕主以三
縣民調用給於朗並散營寺上下諸
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
三度廢教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輙
現形以錫杖撝之病困垂死求悔先
過還差如初井深五尺由來不減女
人臨之即為枯竭燒香懺求還復如
故寺立已来四百餘載佛象鮮瑩色
如新造衆禽不踐于今儼然古号為
朗公寺以其感靈即目故天下崇焉
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徵屢感故改曰
神通也初至寺內即放圓光乍赤乍
白時沉時舉或如流星人衆同見井水
涌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又感群鹿
自然至塔雖鼓吹衆鬧馴附無恐又感鵝
一雙從四月三日終于八日恒來輿
前立聽梵讃恰至埋訖迹絕不来斯
之感致罕聞於古擴具以聞後導以
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懐
抱遂終沒於所住

釋寶儒幽州人也童子出家遊博諸講居無常准惟道是務後至鄴下依止遠公十地微言頗知經領值周喪法寶南歸在陳達命清通亟振名譽自隋氏戡定文軌大同便歸洛汭還師於遠聽大涅槃首尾三載通鏡其旨即蒙覆述遠自處坐印可其言慕義相從還居淨影慧心更舉遐討前英立破之間深鑒弥密仁壽建塔鄧州乃勑令往寺名大興國也帝昔龍潛所基既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寺內璞石斲為函石本麁惡磨飾將了乃變成馬瑙細膩異倫復有隸字三枚云正國得也形設正直巧類神工名筆之人未可加點又見種種林木麟鳳等像儒與官人圖以表奏返寺之後閉門修業時因食次方見其面不久卒於本寺

釋慧冣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下因聞即講曾未經遍而言議綸綜綽介舒閑故為同席諸賢之所歎仰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習慧門頗通餘論且自北僧在陳多乖時俗惟寂

機權內動不墜風流多為南方周旋膠漆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便觀化輦挍衆聽異聞後住光明時傳雅導而好居靜退非賢不友神志宏標氣調高遠不妄受辱必清瑕累其立志也如此仁壽年中勑遣送舍利于荊州大興國寺龍潛道場昔者隋高作相因過此寺遇一沙門深相結納當時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言下詔徵之其身已逝勑乃營其住寺彫其舊房故有興國龍潛之美号也並出自綸言帝之別意又道場前面步廊自崩僧欲治護控引未就及舍利既至將安塔基巡行顯敞惟斯壞處商度廣狹恰衷塔形有識者云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利院內忽然霧起齋後便歇日光朗照有異如蓋正處塔空仍下細雨不濕餘處又感鳧鷁衆鳥塔上飛旋又見雲間紫色狀如花炬又雨天花如雪紛紛而下竟不至地後又送舍利於吉州發蒙寺掘深八尺獲豫章板一條古塼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一

救浮水順轉又得一寶體合九乘人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于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有千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所成後長沙郡送光趺達都文帝勑遣還安像所宛然符合揔高九尺餘佛衣緣下有梵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西僧讀云此迦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所造也忽尒失去乃在此耶梁天監末屢放光明照于一室武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其年劉敬宣為賊燒郡及寺並盡惟佛堂不及至于十年像又通汗湘東王乃迎至江陵祈福放光十二年還返發蒙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故世傳其靈異處處模寫寂昭事頂礼圖于光明而骨氣雄幹誠為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于住寺

釋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從聽衆尋繹大論及以雜心談唱

相接歸學同市入關住空觀寺復揚講席隨方利安而仁恕在懷言笑溫雅有在其席無悶神心宏博見知衆所推尚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者便合掌答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惟至此故英聲大德咸美其識分不敢褻其高行也仁壽置塔下勑令送舍利於番州今所謂廣州靈鷲山果實寺寶塔是也初至州治巡行處所至果實寺便可安之寺西對水枕山藂榛之下掘深六尺獲石函三枚二函之內各有銅函藏二銀像并二銀仙其一函內有金銀瓶大小相藏中無舍利銘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舊碑云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處聞鍾磬聲天花滿山因建伽藍其後有梵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曰此山將來必逢菩薩聖主大弘寶塔遂同銘之今朗親度山勢惟此堪置暗合昔言諒非徒作事了還京住禪定寺講習為務大業末年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餘矣

釋慧暢姓許氏萊州人也徧學雜心

志存名實拘滯壇界局約文義初不信大乘以言无宗當事同虛誕也後聞遠公播迹洛陽學聲遐討門人山時聘号通明暢乃疑焉試往尋造觀其神略乃見談述高邃冒罔天地返顧小道狀等遊塵便折挫形神伏聽三載達解涅槃慨其晚悟又至京邑仍住淨影陶思前經師任成業仁壽置塔勑送舍利於辛州推神山寺帝為山出黃銀別勑以塔鎮之用酬恩惠山在州東五里昔始皇取石為橋此山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塔基之處名溫公拍傳云昔高齊初有沙門僧溫行年七十道行難測遊化為任曾受梁高供養一十二年後辭北還行往此拍創立寺宇因山為号而虎狼鳥狩遶寺鳴吼似若怖溫溫出户語曰汝是畜生十惡所感吾是人道十善所招罪福天懸何勞于我汝宜速去既聞斯及於是鳥狩永絕此山而溫身長七尺威儀怯然眉長尺餘垂蔽其面欲有所覩以手褰之故至于今雖有寺号而俗

猶呼為温公垍馬暢安處事了還返

京寺綜習前業終世不出言問慶弔亦所不行預知其亡清浴其體端坐待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餘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七　正紀十二　附見五

隋渤海沙門釋志念傳一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智矩傳二 慧威 慧賾
隋西京靜法道場釋慧海傳三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傳四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傳五 慧相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智梵傳六
隋終南山至相道場釋彭淵傳七
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傳八
唐京師慈門寺釋普曠傳九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十
唐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侃傳十一 道撫
唐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十二 慧遠

釋志念俗緣陳氏冀州信都人其先潁川寔蕃之後胤也因官而居河朔焉念氷清表志岳峙澄神俊朗絕倫觀方在慮爰至受具問道鄴都有道長法師精通智論為學者之宗乃荷箱從聽經于數載便與當席擅名所謂誕礼休継等一期俊列連衡齊德

意謂解非滿抱終于盖棺乃遊諸講肆備探沖奧務盡幽賾又詣道寵法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同先覺於即道王河北流聞西秦有高昌國慧嵩法師統解小乘世号毗曇孔子學達天下衆侶塵隨沙門道猷智洪晃覺散魏等並稱席中杞梓慧莚琳璟念顧眄從之成名猷上皆博通玄極堪為物依乃旋踵本鄉將弘法澤時刺史任城王彥帝之才弟情附燾宗既屬念還為張法會與僧瓚法師對揚道化盛啓本情雙演二論前開智度後發雜心研對剖鋒無非喪膽時州都沙門法繼者兩河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謂念曰觀弟幼年慧悟超邁若斯必大教由興名垂不朽也於即頻弘二論一十餘年學觀霞開談林霧結齊運移曆周毀釋經遂乃逃迸海隅同塵素服重尋小論亟動天機疑慮廓銷竚聆明運值隋國創興佛日還復勑訪之始即預出家而包蘊迦延未遑敷述至開皇四年謂弟沙門志湛曰吾窮冠小乘自揣與羅漢

齊鏕也但時未至故且斂翮耳湛夙飡法味欣其告及以事達明彥法師彥成實尤緒素重念名與門人洪該等三百餘人詣事邀延闡開心論遂騁垂天之翼弘蓋世之功俯仰應機抜圖廣論名味之聚緣重之識卷舒會古之下立廢終窮之前大義千有餘條並為軌導至如迦延本經傳譯來久業捷度中脫落四帋諸師講解曾無異尋念推測上下懸續其文理會詞聯皆符前作初未之悟也後江左傳本取勘遺蹤校念所作片無增減時為不測之人焉撰迦延雜心論疏及廣鈔各九卷盛行於世受學者數百人如汲郡洪該趙郡法懿漳濱懷正襄國道深魏郡慧休河間圓癸俊儀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壽明儒海岱圓常上谷慧藏並蘭菊齊芳踵武傳業開河濟洽二十餘年隋漢王諒作鎮晉陽班條衛冀搜選名德預有弘宣念與門學四百餘人奉礼西并將承王供諒乃於宮城之內更築子城安置靈塔別造精舍名為內

城寺引念居之開義寺是也勞問殷至特加尤礼又令上開府諮議叅軍王頒宣教云寡人備是帝子民父莅政此蕃召請法師等遠來降趾道不虛運必藉人弘正欲闡揚佛教使慧日清朗兆庶蒙賴法之力也宜銓舉業長者可於大興國寺宣揚正法當即大衆還推念焉既預經綸即弘敷訓先舉大論末演小乘辯若飛流聲暢如天鼓三乘並騖四部塡堙其知名者則慧遠法景法楞十力圓經法達智起僧鸞僧藏靜觀寶超神素道條等五百餘人並九土揚名五乘馳德精窮內外御化一方銷鄙悋於筵中斷封疑於理際仁壽二年獻后背世有詔追王入輔王乃集僧曰今須法師一人神解高第者可共寡人入朝擬抗論京華傳風道俗衆皆相顧未之有對王曰如今所觀念法師堪臨此選遂與同行既達京師禪林創講王自為檀越經營法祀念登座震吼四答氷消清論徐轉群疑潛遣由是門人慕義千計盈堂後使義窟

經笥九衢同軌百有餘日感啓未聞
王又與念同還并部晉陽學衆諍
想來儀王又出教令於寶基寺開授
方面千里法座輟音執卷承言相趍
階位會隋高旻駕中外相疑漢王列
境舉兵鯨鯢海陸念乘釁還里與沙
門明空等講宣二論紹業滄瀛望風
揔集大業之始載蕩妖氛鉛引義學
充諸慧日屢詔徵頻辭不赴以大
業四年卒於滄土時年七十有四勅
海太守金紫光祿大夫歷陽公宋元
亮及諸緇素咸喪厥親為之建塔益
州福成寺道基法師慧解通微祖習
有所乃為之行狀援引今古文質存焉
釋智矩姓吳氏吳郡人性矜莊善機
會美容貌雅為衆表又善草隷偏愛
文章每值名賓輙屬興綴采鋪詞横
錦勇思霏霜而儀軌憲司未洽流俗
初聽興皇朗公講討窮深致學冠時
雄而神氣高標在物峯出威儀庠序
容止端隆雖寢處虛閑立操無改有
人私覘兩月徒行空野攝衣無見抄
反敬其謹慎故重叙之講四論大品

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金陵望風
頓怯吐納機辯適對當時弘匠浙東
砥礪前學致使禹穴西藩成器極繁
末於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聽百
人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隋之良宰
創莅南蕃奉游諮謁降情歸禁隋煬
往鎮楊越採拔英靈矩既譽洽東甌
名流西楚徵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
志出群言成世則欲使道張帝里學
潤秦川開皇十九年更移關壤勅住
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問隆繁
置以華房間以明德一期儁傑並是
四海搜揚矩特立清秀不偶群侶覃
思幽尋無微不詣外辯以疾內定旁
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纔有昏睞覽
興賦詩時暫闕餘便觀流略製中論
疏止解偈文青目所銷鄙而輕削每
講談叙清擇宗致雅涉曇影之風義
竄文鋒頗懷洪偃之量時有國師沙門
吉藏者學李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横
逸矩實過之所以每講叙王皆制新
序詞各不同京華德望飡附味道者
夥矣而性罕外狎諜力遑詞自非衆

集奉曾瞻覲以大業二年正月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門人慧感慧賾親承嘉誨詢處有歸後於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門侶衆出百人傳嗣宗勣不墜遺緒

釋慧海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久積聞熏早成慧力年在童亂德類老成所以涉獵儒門歷覽玄肆雖未窮其章句略以得其指歸乃曰可以栖心養志者其唯佛法乎年至十四遂落髮染衣為沙門大昭玄統曇延法師弟子也流心宗匠觀化羣師十八便講涅槃至於五行十德二淨三點文旨洞曉詞采豐贍既受具戒轉猒囂煩屏迹山林專崇禪業居于弘農之伏讀山會周武肆勃仁祠廢毀乃竄身避難奔齊入陳戒品無虧法衣不捨又採聽攝論研窮至趣大隋御宇方踐京邑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鑒欽其德望為立伽藍遂受以居之令之靜法寺是也課業四部三學兼弘門徒濟濟于今傳美末要重定行不好講說緘默自修唯道是務而無

特聲望不言加飾直心道場於斯人矣仁壽已前文帝頻頒璽書分布舍利每感異祥恒有延譽之美故感應傳云初海造塔于定州恒岳寺塔基之左有瀅名曰龍淵其水不流深湛懸岸及將安置即揚濤沸涌激注通于川陸父老傳云此水流竭不定但有善事相投必即泄流奔注其徵感如此類也後又送舍利于熊州十善寺有人聾瞽及痼疾者積數十年聞舍利初到轝來礼懺心既殷至忽便老揃輕健而歸久値亢旱飛塵天塞又感甘澤地如油塗日朗空清來藉數万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本寺春秋五十有七初病極命諸徒曰吾聞上棟下宇生民之倥凝分擲內棺世界之縈羈既累形骸於桎梏亦礙生世於大患豈揖礼義於囂塵卜宅葬於煩飾者也宜宗薄葬用嗣先塵貽諸有類矣弟子欽崇德範收骨而建塔于終南之峯即至相之前嶺也刻石立銘樹于塔所自海之立寺情務護持勤攝僧倫延迎賓客

凶年拯及振名京邑云尔

釋辯義姓馬氏貝州清河人也少出家沉靜寡世事志懷恢厚善與人交久而篤敬言无勃怒滔然遠量初歸猷論師學雜心貫通文義年始登冠便就講說擬法傳道疑難縱撗隨問分析曾無遺緒有沙門曇散者解超遂古名重當時聞義開論即来讎擬往返十番更無後嗣義曰理勢未窮何不盡論散曰余之難人問不過十卿今荅勢不盡知復何陳當即驚譽兩河甫為稱首屬齊曆云季周喪道津乃南達建業傳弘小論屢移聲價更隆中土隋煬搜選名德令住日嚴以義學功顯著遂之開輔諮義决疑日不虗席京師俊德曇恭道撫及蹟淨等皆執文諮議窮其深隱並未盡其懷也後以世會明時寺多高達一處五講常係法輪義皆周歷觀詳折中弘理而晦景消聲不咎前失必應機墜緒者並從容辭讓無何而退不欲顯黜於前故英雄敬其卑牧傳芳又甚於昔仁壽二年隋漢王諒遠迎

志念法師来華京室王欲衒其智術也乃於禪林寺創建法集致使三輔髙拓咸廢講而同師焉義㪅其筵肆聆其雅致乃以情之所滯封而問之前後三日皆杜詞莫對念處座命曰向所問者乃同疑焉請在下座返詢其志義潛隱容德世罕共宗及見慧發不思合京諫神傳聽其為顯晦皆此類也煬帝昔位春宮獻后云背召日嚴大德四十餘人皆四海宗師一時翹楚文義對揚玄理允塞天心沙門道岳命宗俱舍既無師受援解莫從凡有疑議皆賫而取決岳每歎曰余之廣揚對法非義孰振其經哉故洽聞之美見稱英達時有沙門智矩吉藏慧乘等三十餘人並煬帝所欽日嚴同止請義開演雜心頗權不競即就之席既對前達不事附文提舉經細摽會幽體談述玄極不覺時延其為時賢所重如此以大業二年遘疾卒于住寺春秋六十有六葬京郊之南東宮舍人鄭頲為之碑頌初義仁壽二年奉勑送舍利於本州寶勝

寺既達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有舍利九分將入道場數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明隨人緣念色相不同青紅紫白同時異見或佛像僧形乘沓而出前後放光日流數度將入塔夕復於基上氣發黃紫去地四尺塡平後夜又放大光上屬星漢下遍城邑合境頂戴欣其嘉瑞四年春末又奉勑於廬州獨山梁靜寺起塔初與官人案行置地行至此山忽有大鹿從山走下來迎於義騰踊往還都无所畏處既高敞而恨水少僧衆汲難本有一泉乃是僧粲禪師燒香求水因即奔注至粲亡後泉涸積年及將擬置一夜之間枯泉還涌道俗欣慶乃至打剎起基數放大光如火如電旋遶道場遍照城郭官民同見共嗟希有

釋明舜姓張青州人少在佛宗學周經籍偏以智論著名次第誦文六十餘卷明統大旨馳譽海濱解惠連環世稱雄傑值法滅南投留于建業栖止無定周流講席後過江北住安樂

寺時卯論府肆意經王大小諸乘並因准的盛為時後所採時沙門慧乘辯抗准陽義歸有敘從舜指摘大論定其宗領遂尒卯道累稔栖意未終夕經入夢見冥官徵責福業舜答講智度論并誦本文六十餘卷冥官去講解淨虛誦經是實餘齡未盡且放令還既寤便止談論專私自業未為晉王召入京輦住日嚴寺傳燈事絕終宴其心時敘玄義頻傾品藻仁壽四年下勅造塔令送舍利于鄭州福田寺寺是州北三里鼓吹山上每天雨晦冥便增鼓角之響因以名焉竹林蒙密層巘重疊唯有一路纔可通車寺處深林極為閑坦是南齊高帝所立也三院相接最頂別院名曰禪居趙州沙門法進之所立也下瞻雲霧至於平旦日晚望見橫雲之上乃有仙寺每日如此實為希有之勝地也舜案行山勢唯此為佳乃於次院之內安置靈塔掘基三尺得一小虵可長尺餘五色備飾乃祝曰若為善相可止香奩依言即入遣去復来

經停三日便失所在又深一丈獲方石一段縱廣徑丈五采如錦楞側叟然如人所造即以石函置上而架塔焉以大業二年卒于京寺春秋六十矣門人慧相者惠聲有據崇嗣厥業扇美江都

釋智梵姓封氏渤海條人後因祖父剖符遂居涿郡之良鄉焉岐嶷彰美早悟歸信年十二届河間郡值靈簡禪師求而剃落遂遊學鄴都師承大論十地等文並嘗味飛音溫習真性俊響遐邇同侶歸宗二十有三躬當師導後策錫崤函通化京壤綿歷二紀剎益弘多結衆法筵星羅帝里開皇十六年天水扶風二方勝壤聞梵道務競申奏請有勑許焉梵任吹虛舟態翼天水大行道化信靡如風仁壽末年重還魏闕法輪重轉學侶雲隨開帙剖文皆傳義府其年季春奉勑置塔於鄧州寶香寺仍於塔東流水獲毛龜八枚寺內基東池內又獲八枚皆大小相似與世無異但毛色青綠可長三寸背上横行五節而起

光相超異出水便靡但見緣甲入水
毛起歷然上疏具以奏聞由是騰賁
楚都知名帝聞大業五年又應詔旨
令往禪定靜緣攝想无替暄寒九年
二月四日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五
遺屬施身門徒遵旨乃送終南山鳩
集餘骸緘于塔內外施銘文于今傳
尚矣

釋靜淵姓趙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
榮茂冠蓋相承猒此浮假希聞貞素
十三出家道務宏舉定慧攸遠偽周
武废法而戒足無毀慨佛日潛淪擬
挟日餘烈乃剜眼奉養用表慧燈之
光華也然幽情感通遂果心願暨隋
文重開正法即預緇衣而慧業遐舉
聞持莫類自華嚴地持涅盤十地皆
一聞無墜歷耳便講既釋衆疑時皆
歎伏行必直視動靜咸安住則安禪
緣諸止觀一食之與百納始習至終
常坐之與山居報傾便止識疑有涉
繫足不行尼寺市闠由来不往斯誠
節勤後昆屬清末法兼以是非長短
罕附胷懐供給僧儔身先執物承靈

裕法師擅步東夏乃從而問焉居履法堂亟經晦朔身服麁素摧景末筵目不尋文口無談義門人以為蒙類也初未齒之裕居座數觀異其器宇而未悉其患解乃召入私室與論名理而神氣霆擊思緒鋒遊對荅如影響身心如鐵石裕因大嗟賞以為吾之徒也遂不許住堂同居宴寢論道説義終日竟夜兩情相得頻寫幽深淵謂理出不期更流神府愽觀藏集全無可師還返裕所具陳性欲後整操關壤屏迹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後勅召入朝纔有間隙徑投淵寺欣暢意得傾陰屢改又以帝之信施為移山路本居逼隘兼近川谷將延法衆未曰經遠裕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非唯山衆相續亦使供擬無虧淵即從焉今之寺壥是也自尒迄今五十餘載因年或及而寺供無絶如裕所示斯亦預見之明也因疾卒于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即大業七年四月八日也初淵奉持戹

缽一受至終行住隨身未曾他洗終前十日破為五段因執而歎曰缽吾命也命緣已謝五䏶散矣因而遘疾此則先現滅相後遂符焉及正捨壽之時鍾聲無故嘶破三年之後更復如本此皆德感幽顯呈斯徵應率如此類也弟子法琳夙奉遺蹤欽崇徽緒於散骸之地為建佛舍利塔一所用津靈德立銘表志云

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即墨人少從青州道藏寺道奘法師學通經論奘明達識慧標舉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種梨耶聞熏解性佛果等義廣如別傳宗受業智論十地地持成實毗曇大小該博晚住洲中遊德寺寺即宗之所造房堂園圃悉是經論聲名雄遠玄素攸仰及講大論天雨衆花旋遶講堂飛流戶內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嗟希有瑞也宗雖目對初不怪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述時共伏其遠度晚住慧日英彥同聚該富是推常講成實弘匠後學偽鄭欽敬禮問優繁上清東夏又歆德素召入

西京住勝光寺復延入弘義宮通霄法集群后百辟咸從欽聽披閱新異振發時心自尒周輪隨講無替雖無成濟而學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一秦府下教贈物二百段收葬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南巖

釋普曠俗姓樊氏扶風郿人也七歲出家依止圓禪師而為沙彌居山餌栢一十五載誦讀經教日夕相連及進大戒便行頭陁乞食人間栖投林冢二十餘載對梗嚴毅卓犖不群言議酬捷孤然天挺後遊聚落採拾遺文因過講席聽其餘論素未開解闡即窓章便攝心曲陳論高座發言新奇辛難解釋皆歎其俊銳莫肯前驅無與周武對揚三寶析理開神有瞥朝典佛法正隆未勞聽解遂往樊川頭陁自靜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曠引刀將割乞者止之又從索耳便則而惠之建德之年將壞二教關中五衆騷擾不安曠聞之躬往帝庭廣陳至理不納其言退而私叢于斯時也寺塔湮廢投命莫從遠造則力竭

難通近從則心輕易從遂因其俗位
消息其中武帝雖滅二教意存李術
便更置通道觀學士三百人並選佛
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之曠理義精
通時共僉舉任居學正剖斷時秀為
諸生先不久廢觀聽士隨才賦任曠
力怯躬耕糇粒無委寄祿登庸復任
岐山從事奉遵舊約不黷情深表故
氈裘倨傲臨官剃髮留鬚頭戴紗帽
纓其咽領用為常軌有事判約筆斷
如流務涉繁擁者便去我本道人不
閑俗網周國上下咸委其儀度也願
曠通博任其處世隋氏將興菩薩僧
立相如朝服不同剃剪員置百二十
人並括前法牙角不涅塵俗者曠識
悟闇達當其一焉尋復廢之大法昌
顯並預出家同居興善果敢雄敏衆
所先之隋文以通道觀鍾賜玄都觀
黃巾一族同共移來將達前所曠率
其法屬徑往爭之立理既平便又到
耳道士望風索然自散乃懸于國寺
聲震百里隋高晏駕禪定欝興乃召
居之大業末年又登綱任大唐啓運

別奉詔書襃積芳猷曰別相見武德三年三月卒於慈門寺春秋七十二遺告捨身山路不須塋壠弟子捃萃餘骨起塔於終南龍池之峯樹銘旌德于今存焉

釋保恭姓崔青州人也晉永嘉南遷止于建業父超道本州刺史十一投晃法師將欲試其神采乃以觀音誦之初夜一時須臾便度自謂聞之如經月須即度出家會晃亡沒夢見兩虵從師腳出入恭腳中忽尒驚覺自覺心志功雅身相安怗便往聞善徹法師所聽採成論義蹤極細狀如蠅頭一領八紙不遺一字衆齊五百莫不推先受具已後隨恵曉禪師綜習定業深明觀行頻蒙印可又聽成實謂有餘悟反求所明翻成疑阻即以問諸講匠皆無通者逢高邑嵩公開義皆明於前疑中又削其半乃行依地持偏講法花控引宗歸得其奧旨陳至德初攝山慧布北鄴初還欲開禪府苦相邀請建立清徒恭揖布慧

聲使之此任樹立經位引接禪宗故
得栖霞一寺道風不墜至今稱之詠
詞不絶恭又從布聽採三論善會玄
言於前諸疑都並消釋及帝之在委
以徒衆既承付屬率誘如初而德素
尊嚴見者皆憚整理僧務功在護持
仁壽末年獻后崩背帝造佛寺綜御
須人僉委聲實以狀聞奏下勅徵入
為禪定道場主經正僧網清肅有聞
迄于隋代常莅斯任隋齊王暕奉其
道德礼以為師既受戒已施衣五百
領一無所受乃從餘散唐運初興歸
心泉石遂避官於藍田悟真寺栖息
林岫將事終焉而御衆攝持聲光帝
里武德二年下勅召還依舊檢校仍
改禪定為大莊嚴及舉十德統攝僧
尼京輦諸僧懾憚威嚴遂不登及
高祖聞之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為
經統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對
遂居大德之右專當剖斷平恕衷詣
衆無怨焉以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初恭弱年
入道志力兼常不以利傾不以威動

敦肅嚴毅深有大猷曾經山行虎狀前道從邊直過情無顧及大業中年梟感起逆僧有競者言與同謀二時正在堂中登坐竪義兵衛奄至圍遶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恭曰自省無事待論義訖當自辯之從容談叙都無異色斯例甚衆略陳一二由茲風問陳隋唐代三國天子之所隆焉葬于京郊之西南其碑唐秘書監蕭德言製文

釋法侃姓鄭氏滎陽人也弱年從道志力堅明體理方廣常懷心府聞泰山靈巖行徒清肅瑞迹屢陳遂揚榮澤年未登冠遂往從焉會彼衆心自欣嘉運及進具後勵節弥規預在清訓務機登踐後周流講席博覽群宗隨聞戢載有倫前達有潤法師道播當時雄傑榷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侃又從焉聽其開釋皆周涉正理遵循章末屬齊歷不緒周湮法教策度江陰栖遅建業聽採新異瑩飾心神攝慮緣末擬諸染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樂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

解攝論眞諦親承保乃三業歸從玄義請決即開斛勝相覆叙所聞眡自聽之恐有遺逸保每於隱義發明鋪示既允愜當眡皆合掌稱善隋煬晉蕃昔鎮揚越搜舉名器入住日嚴以保道洽江濟將欲英華京部乃召而隆遣既達本寺厚供礼之咸業引被栖心止觀時復開道唯識味德礼懺匠益情學亟動物心仁壽二年文帝感瑞廣召名僧用增像化勑保往宣州安置舍利既奉往至統叙國風闡引道俗華化歸法者數亦夥矣初孟春下詔之日宣州城内官倉之地夜放光明紅赤洞發舉焰五丈廣一丈許官人軍防千有餘人一時奔趍謂是火起及至倉所乃是光相古老傳云此倉本是永安舊寺也至于明日永安寺擬置塔處又放光明如前ゝゝ撫異衆並不委其然也季春三月保到宣州權止公館案行置所通皆下濕一州之上不過永安既預光待因構塔焉又令掘倉光之處果得石函恰同棺樣不須繕造因藏舍利又降

甘露凝於樹枝香甘過世又感紫芝一枚生於舍利堂辟九枚盤曲光色殊異遂令以表聞奏又遣塔梨州還令保往初至辭停閒空中天樂繁會聒耳道俗慶之又感異香可来充鼻摇地四尺獲一古瓦銘云千秋万歲樂未央保奉福弘業亟發徵祥抑是冥通豈唯人事旋還京邑講授相尋大唐受禪情存護法置十大德用清朝寄時大集僧衆標名序位保儀止蕭然挺超莫擬既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誘弘悟繁焉曉移興善講導無替武德六年十一月卒於所住春秋七十三矣殯於東郊馬頭穴内保學專攝論躡足親依披析幽旨渙然標詣解義釋名見稱清澈諸赴聽者欣其指況有道撫法師者俊穎標首京城所貴本住總持宗師異解用通攝論及臨保席數扣重關束心晏礼保形相英偉庠序端隆折旋俯仰皆飡承音訓遂捨其本習從歸真諦且符古聖所以隋朝盛德行業乃殊至於容服可觀引命徵召必以保爲言

首其威儀之選爲如此也及其少賑紫石老遂苦之醫許去須以膳肉用厭藥勢保曰終須一謝豈得噉他因縱疾取終其翹誠重物又若於此初錄

立名立人安邑發隱內恵曰道場沙門智奪曰保之爲字人口爲信又從川字言信約也因從之

釋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見於真諦仍乞詺之諦問其所懷可爲吉藏因遂名也歷世奉佛門無爾事父後出家名爲道諒精勤自㧞苦節少倫乞食聽法以爲常業每日持盋將還跣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方始進之乃至涕濡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應食衆生然後遠棄其篤謹之行初無中失諒恒將藏聽興皇寺道朗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真年至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諮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高倫次詞吐贍逸弘裕多奇至年十九處衆覆述精辯鋒遊酬接時彥綽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衆具戒之後聲聞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

納義旨欽味奉之隋定百越遂東遊
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爲究成帝
問道千餘志存傳燈法輪相繼開皇
末歲煬帝晉蕃置四道場國司供給
釋李兩部各盡搜揚以藏名解著功
召入慧日礼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
於京師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
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
京輦道俗雲奔見其狀則傲岸出群
聽其言則鍾鼓雷動藏乃遊諸名肆
薄示言蹤皆掩口杜辭鮮能其對然
京師欣尚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即而
開剖時有曇獻禪師禪門鉅駭樹業
光明道俗陳迹創首屈請敷演會宗
七衆聞風造者万計隘溢堂宇外流
四面乃露綿廣筵猶自繁擁豪族貴
遊皆傾其金貝清信道侶俱慕其芳
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填積隨散建諸
福田用既有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付
曇獻資於悲敬造仁壽年中曲池大
像舉高百尺藉修乃久身猶未成仍
就而居之誓當構立抽捨六物并託
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即用莊嚴

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
有所營無非成就隋齊王暕夙奉音
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
臨第并延論士京輦英彥相從前後
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
者皆來揔集藏為論主命章陳曰以
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
釋解頤之談如此數百句王顧學士
傅德充曰曾未延鋒御寂止如向述
恐罕退斯蹤充曰動言成論驗之令
日王及僚友同歎稱美時沙門僧粲
自号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
㝡先徵問往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
激注聽滔然無之閒施體貌詞采鋪
發合席變情赧然而退於是芳譽更
舉頓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
日探取義科重令竪對皆莫之抗也
王稽首礼謝永歸師傳并䞋吉祥麈
尾及諸衣物晚以大業初歲寫二千
部法花隋曆告終造二十五尊像捨
房安置自處卑室昏曉相仍竭誠礼
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
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

茲及大唐義舉初屆京師武皇親召釋宗謁于虔化門下衆以藏機悟有聞乃推而叙對曰惟四民塗炭乘時拯溺道俗慶頼仰澤穹昊武皇欣然勞問勤勤不覺影移語久別勑優矜更殊恒礼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十大德綱維法務宛從初議居其一焉實際定水欽仰道宗兩寺連請延而住止遂通受雙願兩以居之齊王元吉久揖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住延興異供交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藏年氣漸衰屢增疾苦勑賜良藥中使相尋自揣勢極難療懸露非久乃遺表於帝曰藏年高病積德薄人微曲蒙神散尋得除愈但風氣暴增命在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住世間緝寧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諸后諸王並具遺啓累以大法至于清旦索湯沐浴著新淨衣侍者燒香令稱佛号藏加坐儼思如有喜色齊時將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骸而色逾鮮白有勑慰賻令於南山覓石龕安

置東宮以下諸王公等並致書慰問并贈錢帛今上初為秦王偏所崇礼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濟三乘名高十地惟懷弘於般若辯囿包於解脫方當樹德淨土闡教禪林豈意湛露晞晨業風飄世長辭奈菀遽掩松門兼以情切緒言見存遺古迹留人往彌用悽傷乃送於南山至相寺時屬炎熱坐于繩牀尸不催臭加趺不散弟子慧遠樹續風聲收其餘骨鑿石瘞于北巖就而銘德初藏年位息慈英名馳譽冠成之後榮扇逾遠負衆西梵言寔東華含嚼珠玉變態天挺剖斷飛流殆非積學對晤帝王神理增其恒習決滯疑議聽衆忘其久疲然而愛狎風流不拘檢約貞素之識或所譏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衆之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廢興江陰淩亂道俗波迸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疏並皆收聚置于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洮簡之故目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由此焉講三論一百餘遍法

華三百餘遍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各數十遍並著玄䟽盛流於世及將終日制裝死不怖論落筆而卒詞云略舉十門以為自慰夫含齒戴髮无不愛生而畏死者不體之故也夫死由生來宜畏於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見其初生即知終死宜應泣生不應怖死文多不載慧遠依承侍奉使悟當時敷傳法化光嗣餘景吉接迹于藍田之悟真寺時講京邑亟動衆心人世即目故不廣叙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八　本傳十五　附見四

釋慧隆俗姓何氏丹陽句容人也祖前羽梁武陵王長史父嶷梁散騎常侍隆十一出家師於宣武寺僧都沙門慧舒舒道業邈暢風標清舉學堪物

軌德允人師烏迴當職秉持攸寄隆
恭撝恪慎倫盡師資年屆十三志存
聽學纔欲聞道即感靈瑞有人自稱
姓蔣名規授法花一部便曰將來佛
法寔用相寄發言適竟莫知所之以
義推之若非四依齊位九師均德豈
能當斯負荷弛感聖言遂聽法雲寺
寵法師成論一遍未周已究深隱習
業數載獨稱摽拔及登具戒更采毗
尼故得五[illegible]一河殊製異飲倫皆斷
覈洞盡銓衡及梁運湯覆避世順時
雖屬厥荒學功靡棄彭城寺內引化
如流陳氏御曆重闡玄蹤僧正暅公
道門德望於兹寺內結肆開筵義侶
玄徒四方雲萃隆當入室獨冠羣英
既解慧超擬命令敷述及暅將化遺
旨在斯法筵是継誠當嘉旨然其識
用淹華言辯清富每至商攉玄理頻
從遲疑雖復談柄屢撝言鋒時礪而
碩難自撤簡綽澄遠隋氏馭宇允有
同朝上德高人咸紆延請隆志存栖
晦以老疾致辭居舊數弘仍以卒歲
仁壽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卧疾二十日

遷化尒時冬至告節氣序祁寒雲布弥天雪飛遍野及中宵之涅日也天色開霽星漢澄明豈非神靈哀囙天龍感悼之明瑞矣然隆慈濟成性不尚華飾柔順知足無貪為寶凡講成論三十遍涅槃大品各十餘遍餘則有老故不具叙未終前領弟子於高座寺南山頂聚土築壇語曰我若捨形不煩棺槨可於此處以施鳥蟲壇貴便遷誠哉知命後依遺命仍樹高碑寺沙門法宣為文

釋慧海姓張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道師事鄴都廣國寺冏法師聽涅槃楞伽始通冊遍便能覆述上首加賞又經五稔學徒推服更從青州大業寺道猷法師受摩訶衍毗曇等然猷慧解無礙開智難思海以穎脫之才當斯榮寄以周大象二年來儀濤浦創居安樂修葺伽藍莊嚴佛事建造重閣躬自經始咸資率化竭筋力而忘倦蒙寒暑而載馳常以淨土為期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齎畫無量壽像來去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

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尊儀既冥會素情深懷礼懺乃覩神光焰爍慶所希幸於是摸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為念以大業五年五月旦疹患增甚語弟子曰我當滅矣伸手五指用表殁期氣息綿微屬纊斯待至五日夜欻然而起依常面西礼竟加坐至曉方逝春秋六十有九顏色恬和儼如神在道俗悲涼競申棲足花香如雨下金寶若山類充委階墀福惠之力矣然其自少精苦老而逾篤般舟密行之法蘭若思惟之儀無歷脩行瑞相常摟兼以慈仁救護有劇諸己誘勸博約必竭其才宰官居士之流老病貧窮之侶並情遺重輕德施平等斯固器宇該含末代之通人也講涅槃三十遍誦法花經一部講五十遍即以其月九日琢石於寺鑿為巨室而矜坐焉江都縣令辛孝凱崇信是投內外通捨解衣撤膳躬自指撝弟子慧晒以全身處乃架塔築基增其華麗仍建碑旌德於寺之門秘書學士琅耶王眘為文

釋慧覺姓孫氏其先太原晉陽人也江右喪亂遷居丹陽之秣陵焉覺之在孕梁代誌公不測人也遊宅俳佪顧而言曰此處當出神童俄而載誕有若符契幼而風神特達氣調不群雖則青襟便有奇心遠識於五蔭六塵深知泡電誓求離俗二親弗能違也年八歲出家研精法相其初伏業即興皇朗法師也學門擁盛咸暢玄風入室之徒莫非人傑覺禀承宏論偹觀幽旨領略津會雙求幽賾騁馳衆妙得自匈襟宗匠加賞相擊稱為法器加以遊心九部偹觀數論詭說異門並尋枝葉既而歎曰槍榆豈冲天之舉小道乖適遠之津聊以忘憂非吾徒也夫澄神入慧莫尚五門攝山泉石致美息心勝地乃摳衣獨往止于栖霞寺焉有慧布法師空解第一深明方等或有未悟輼積于懷佇知音者及見欣然便即開授又以大智度論江左少卯布偹宗緒將陳請說乃垂覃思中暢幽微布公披襟歎美即命開講於是舊文新意兩以通

之遠近飡服聞所未聞釋論廣興於斯盛矣陳晉安王伯恭為湘州刺史深加礼異并請講衆南行弘演吏部尚書毛喜護軍將軍孫瑒並鞠躬頂礼度仰殊常左衛將軍傅縡學通內外氣調甚高緇素之間无所推敬每見覺來必心形俱肅劇談高論流連無已天爵服人皆如此類隋朝剋定江表憲令惟新一州之內止置佛寺二所數外伽藍皆從屏廢覺懼金剛之地淪毀者多乃亘舍蕭行上聞天聽有勑霈然從其所請啓沃神衿弘護像法信有力焉煬帝昔居藩屏化牧淮甸欽佇勝人義踰友席乃賜書曰法師安善凉暑惟宜承栖遲龜山之域闡揚龍樹之旨其義端雄辯獨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偏引級於鏡水弟子欽風籍甚味道尤深今於城內建慧日道場延屈龍象大弘佛事盛轉法輪上人名稱普聞衆所知識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於即賁然來儀膺與嘉命法濟上人者靈智難思於永福道場請開大論主上親臨法

席稱善久之後止白塔恒事敷說大品涅槃華嚴四論等二十餘部遍數甚多學徒滿席法輪之盛莫是過也先是江都舊邸立寶臺經藏五時妙典大備於斯及踐位東朝令旨允屬掌知藏事僉曰得人大業二年從駕入京於路見疾而神色怡然法言无廢及至將漸明悟如常咸見金剛大神前後圍遶外國梵僧燒香供養初有智覺禪師夢感靈應乃見覺名題於金録因其所得位地義量難測至三月二十二日遷化於泗州之宿預縣春秋五十有三惟覺美詞令善容止身長八尺風表絶倫攝齊昇堂俯仰可則覿其威儀莫不改容易觀寓目忘倦至於吐納玄言宣揚妙義雄辯清論雲飛泉涌真可謂日月入懷風飆滿室雖復褊志滯情亦損忘鄙吝然其芝蘭所化陶誘之功日就月將固亦弘矣兼通外典妙善尺牘屬詞染翰造次可觀析簡所至皆為摸揩加以風度淹遠雅量弘深談絶是非心夷彼我峻矣重仞人莫之窺信

施相積隨用擅捨二翼之外纖芥罔畜止有論文談疏盈於几篋而已豈非拔俗之奇才通方之正士也有詔喪事所須隨由備辦恩礼周給務從優厚并具舟檝王人將送其年五月十三日還窆於江陽縣之茱萸里傳業學士數甚滋多門人智果禀承遺訓情深追遠乃與同學紀諸景行碑于寺門秘書詔誥舍人虞世南為文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為銘見於別集

釋道判姓郭氏曹州承氏人也三歲喪親十五遊學般涉史籍略綜儒道十九發心出家投于外兄而剃落焉具戒已後歷求善友深猒俗累絕心弗往每閱像教東傳慨面不睹靈迹委根歸葉未之或聞遂勇心佛境搆尚聽芶以齊乾明元年結伴二十一人發趾鄴都將經周塞關邏嚴設又照月光踟蹰迴于義無踰越忽值雲奔月隱乘暗度棧遇逢遊兵特蒙釋放以周保定二年達于京邑武帝賞接崇重仍令於大乘寺厚供享之經

適兩載上表乞循先志又蒙開許勑給國書并資行調西度砂磧千五百里四顧茫然絶无水草乘飢急行止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小蕃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汗所此云天子治也彼土不識衆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給粮食又不許出拾掇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人諫云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臣敬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孳多可汗歡喜日給羊四口以充恒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進噉旣見不煞衆生不食酒肉所行旣殊不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達于長安住乾宗寺判以先在窮險無人遣食遂捨具戒令返京室後乃更受之停止五年逢靜藹法師諮詢道務慧業沖邃淹歷五周朝夕聞問方登階漸會武帝滅法與藹西奔于太白山同侶二十六人逃難巖居不忘講授中百四論日夜研尋恂恂奉誨雖有國誅靡顧其死東引尋山岠于華岳凡所遊適者望日參焉遂離孝山室二十餘所依承藹德為入室

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捨後翁捨身窮谷用陳護法判舍酸茹毒奉接遺骸建塔樹銘勒于巖壁天元嗣曆尋改邪風創立百二十人為菩薩僧判當其數初住陟岵寺大隋受命廣開佛法改為大興善焉判道穆僧徒歷揔經任部攝彛倫有光先範開皇之肇於終南山交谷東嶺造号野牓迥出雲端俯臨原陸船自棄行可為栖心之場也結草為庵集衆說法開皇七年勅遣度支侍郎李世師將天竺監工就造院舍常擬供奉知判道業修曠給額為龍池寺焉大將軍雲定興以為檀越四事供給無爽二時侍郎獨孤機飡奉音猷於宅後園別立齋宇請来栖息終日將事稟其法戒薛國公及夫人鄭氏夙奉清訓年別至此 諮承戒誥决通疑議以大業十一年五月四日平旦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四初判釋蒙啓法性狎林泉少欲無競樂居儉攝行慈濟之倫所留心履苦登危弥其本意故每至粟麦二熟行乞貯之至厚霊弥

山則遺諸飛走所以山侶遊僧蒙其將濟者夥矣又食不擇味生無恚苦僧事鞅掌身先令之而弘道終朝虔虔無怠雖暫遊世恒歸山室斯亦巖岫之學觀矣

釋淨業俗姓史氏漢東隨人也年登小學即露緇服閭里嘉之号稱賢者專經之歲剖愛出家淨養威儀霜厲氷潔受戒以後遊刃河內精研律部博綜異聞時有論師慧遠樹德漳河傳芳伊洛一遇清耳便伸北面學涅槃等經皆品酌其致弘宣大旨而恨文廣功略章句未離及遠膺詔入關業亦負帙陪從首尾奄承盡其幽理晚就曇遷禪師學於攝論遷異宗崇廓牆仞重深遂舉知人同揚樂說嘉業鑚仰誠至乃傾襟導引隨聞頂受緘勒寸心開皇中年高步於藍田之覆車山班荊採薇有終焉之志諸清信士敬揖戒舟為築山房竭誠奉養架險乘懸製通山美令之悟真寺是也業確乎內凝令響外馳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通

行諸基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了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扃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群魚遊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即乘舟入水爲魚授法魚皆迴頭逵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所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塼菩薩一軀不可移轉至明乃見迴身面於舍利狀類天然一无損處屢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四年呂入鴻臚館教授蕃僧九年復呂住禪定寺聯翩莅莽徽壅清曠後欲返於幽谷告同學曰此段一行便爲不返而別未淹旬已聞殂化春秋五十有三遠生知命斯亦至哉即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也露骸松下初業神岸溫審儀止雍容敦仁尚德有古賢才調篤愛方術却粒練形氷玉雲珠資神養氣而卒非其所治徒載聲芳潔已清貞老爲傳德矣

釋童真姓李氏遠祖隴西寓居河東

之蒲坂焉少猒生死希心常住投曇
延法師爲其師範綜掇玄儒莫猷秀
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晚涉經論通
明大小尤善涅槃議其詞理恒處延
興敷化不絶聽徒千數各標令望詳
眞高譽繼迹於師開皇十二年勑召
於大興善對翻梵本十六年別詔以
爲涅槃衆主披解文義允愜衆心而
性度方正善御大衆不友非類唯德
是歆仁壽元年下勑率土之内普建
靈塔前後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
利打剎勸課繕構精妙眞以德王當
時下勑令往雍州創置靈塔遂送舍
利於終南山仙遊寺即古傳云秦穆
公女名弄玉習仙昇雲之所也初眞
以十月内從京至寺路逢雨雪飛奔
淒洼掩漬人物唯舍利輿上獨不霑
潤同共異之寺居衡谷日夕風振自
靈骨初臨迄于藏塞怗然恬靜燈耀
山谷兼以陰雲四塞雨雪俱零莫得
清霽晃日有符程限眞乃手執薰鑪
興發大願恰至下期冬日垂照時正
在于道俗同慶及安覆訖還復雲合

大衆共歎眞心冥感之所至也大業元年營大禪定下勅召眞爲道場主辞讓累載不免登之存撫上下有聲僧網又以涅槃本務常事弘獎言令之設多附斯文大業九年因疾卒于寺住春秋七十有一眞抱操懐亮明附高流廝下之徒性非傾從寺既初立宰輔交叅隆重居懷未始迎送情疏天表卒難變節當正臨食衆將四百大堂正梁忽然爆裂聲駭震霆一衆驚散咸言摧破徒跣而出者非一惟眞端坐依常執匙而食容氣不改若無所聞兼以偏悲貧病撤衣拯濟躬事扶視時所共嘉剛柔兼美焉

釋靈幹姓李氏金城狄道人祖相封於上黨遂隨封而還焉年始十歲樂聞法要遊寺觀看情欣背俗親弗違之年十四投鄴京大莊嚴寺衍法師爲弟子晝夜遵奉無忘寸陰每入講堂想處天宮无異也十八覆講華嚴十地初開宗本披會精求僉共推焉又酬抗群鋒無所躓礙衆益欣美冠年受具專志毗尼而立性翹仰恭攝

成節三業護持均持遮性同武滅法通廢仁祠居家奉戒儀體无失隋開皇三年於洛州淨土寺方得落衣出家摽相自此繁興有海玉法師講華嚴衆四方追結用興此典幹即於此衆講釋華嚴東夏衆首咸共褒美開皇七年因修起居道業夙聞遂蒙別勑令住興善為譯經證義沙門至十七年遇疾悶絶惟心不冷未敢殯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无非珍寶焜煌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无坐者忽聞人喚云靈幹汝来此耶尋聲就之乃慧遠法師也礼訊問曰此為何所荅是兜率陁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座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頂戴天冠衣以朱紫光偉絶

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介覺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仁壽二年舉當寺任素非情望因復謝從其年奉勅送舍利於洛州便置塔於漢王寺初建塔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叫及填平滿還如常日時漢王諒作鎮晉陽承幹起塔王之本寺遠遣中使覲賜什物然其善於世數機捷樞要辯注難加嘗為獻后述懺帝心增感歎欷連涕乃賜帛二百段用旌隆敬大業三年置大禪定有勅擢為道場上座曾徒一歲匡救有叙至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寺房春秋七十有八幢蓋道俗相與奔隨乃火葬於終南之陰初幹志奉花嚴常依經本作蓮華藏世界海觀及彌勒天宮觀至于疾甚目精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顧如常曰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

來古相逐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
入宮若翹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花
蓋若平立則無所見也旁侍疾者曰
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眞曰若即往彼
大遂本願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
蓮華藏世界是所圖也不久氣絶須
臾復還眞問何所見耶幹曰見大水
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願足矣
尋尒便卒沙門靈辯即幹之猶子也
少小鞠育誨以義方携在道位還通
大典今住勝光寺衆議業行擢知經
任揚導華嚴擅名帝里云

釋敬脫不詳姓氏汲郡人也童少出
家以孝行清直知名雖談藪小大偏
明成實講解周鏡不豎聲問開張衢
術章疏惟新為後學宗仰又善聲韻
兼通字體著雅林統識其科蹤文章
篇什頗豫倫伍同住房院罕見餘談
手不輟卷專師廣賂威儀修整未曾
反顧身極長大充滿圓成時共目之
以為僧傑人有達於帝者乃追住慧
日四海齊架又無與競志節堅正寂
為稱首帝欲試諸大德誰為剛亮通

命引入光武殿勑監門郎將段文操放刀逐之令走諸大德並趍步速往唯脫緩步如常語操曰卿何事以此相逼及上殿坐語論佛理帝徐顧操曰衆僧素不知俗法監門何得催耶私異脫之大志也勑賜大竹翁面闊二尺即令執用并賜松抱高屏令著於宮中而出帝自送之曰誠僧傑矣尒後常預成實無替時序以大業十三年卒于東都鴻臚寺春秋六十三自脫之聽學也常施荷搭撲置一頭經書及筆又置一頭若至食時留母掛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繼其筆絶大麁管如臂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人有乞書者希但一字耳風力遒逸觀之不猒皆施諸壁上來往觀省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鴻臚一賦筆更不修飾時慧日有沙門法稱者偏預池論著述疏記聲名相副見重道場及于終世以事聞奏帝哀之殯殮所資皆從天府

釋善冑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機達為心預涉講會樂詳玄

極大論涅槃是所鑽注齊破投陳奔
造非數年屢薦饑告乞是難日濟
一餅繞充延命形極羸悴衆不齒錄
行至一寺聞講涅槃因入論義止得
三番高座無解佞頭飲氣徒衆千餘
停偃講席於是扶舉而下既至房中
奄然而卒曾時論訖即出竟不知之
後日更造乃見諸喪具因問其故
乃云法師昨為北僧所難乃因即致
死衆不識曾不之擒捉聞告白審退
而曆焉經于數日後得陳僧將挾復
往他講所論義者無不致屈斃者三
人由此發名振續大光吳越隋初度
北依遠法師止于京邑住淨影寺聽
徒千數並鋒銳一期而曾覆述竪義
神采秀發偏師論難妙通解語遠制
涅槃文疏而曾意所未弘乃命筆改
張剖成卷軸鑿深義竄刺寶同遺遠
聞告曰知子思力無前如何對吾改
作想更別圖可耶曾曰若待法師即
世方有修定則曾之虛名終無實錄
遠乃從之蹤既究成分宗匠世亟有
陳異遠亡之後勅令於淨影寺為涅

盤衆主開皇將末蜀王秀鎭部梁益携與同行岷嶓望德日歸成務遂仁壽末歲還返關中處蜀道財悉營尊像光坐嚴飾絶世名士雖途經危險而步運並達在京供養以為模範會文帝置塔勑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華林寺嚴與將達感猪八頭突到輿下從行至舘駈遂乃走還來如故漸至城治累鋒四枚形甚壯偉隨輿旋遶數匝便去既至州舘夜放大光明徹屋上如火焰發食須方滅又堀塔基入深丈餘正當函處得古瓷瓶無蓋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於函內寺有九層浮圖從西南角第二級放光上照相輪如五石瓮許黃赤如火良久方隱又堂內彌勒像亦放眉間紫光并二菩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後七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及大業造寺廣召德僧曾應高選又住禪定屢開法席傳嚮相尋因感風疾脣口喎偏時人謂改張遠跡之所及也初遠以涅槃為五分末為闍維分曾尋之揣義改為七分無有闍維第七太

結化歸宗分自風疾多載而問難尋常為諸學者所共驚憚後忽患損口如恒日曾曰吾患既老命必終矣此不可住理數然也大業十三年欲返本寺衆不許之乃以土塞口欲自取死寺衆見其志決方復開許以武德三年八月內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有一初患篤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在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臥不起忽介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去世尊來也曾令懺悔慙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從身似送因臥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不見耶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葬于城南高曲之北崖遵遺令也弟子慧威住大總持講尋宗迹著名京室

釋辯相姓史瀛州人也性愛虛靜遊聽有聲業綜經術齊趙之方備聞芳績後旋洛下涉諸法席又往少林依止遠公學於十地大小三藏遍窺其隩隅而於涅槃一部詳覈有聞本南

投徐部更採攝論及以毗曇皆披盡
精詣傳名東壤光問師資衆所歸向
開皇七年隨遠入輔創住淨影對講
弘通仁孝居心崇仰師轍仁壽置塔
勑令送舍利於越州大禹寺民庶歡
躍欣見遺身未及出間光自涌現青
黃赤白四色昭彰流溢于外七衆嗟
慶勝心屢動又於山側獲紫芝一枚
長二尺三寸四支三蓋光色鮮綺還
達京都大弘法席常聽學士一百餘
人並得領袖當時親承音詰大業之
始召入東都於內道場敷散如故為
鄭擁逼同固洛濱武德初年蒙勑延
勞還歸京室重弘經論更啟蒙心令
上昔在弘義欽崇相德延入宮中通
胥法論亟動天顧賜錫豊美乃令住
勝光此寺即秦國之供養也故以居
焉曉以素業所資慧門初闢追崇淨
影仍就講說又捨所遺圖遠形相常
存敬礼用光先範以貞觀初年因疾
纏身無由取遊乃隱避侍人自縊而
卒在于住寺春秋七十餘矣相為人
敦素形色鮮白眉目濃朗儀止閑泰

商搉名理接頓詞義有倫采矣

釋寶襲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師之弟子休聰達明解神理超邁齊末馳聲廣於東土周平齊日隱淪本州天元嗣立創開佛法休初應詔為菩薩僧與遵遠等同居陟岵開皇七年召入京輦住興善寺襲十八歸依誦經為業後聽經論偏以智度為宗布響關東高問時傑從休入京訓勗為任開皇十六年勅補為大論衆主於通法寺四時講化方遠揔集逮仁壽造塔又勅送舍利於嵩州嵩岳寺初雲霧暗合七日蒙昧襲乃爇爐發誓願將限滿下舍利時得見日彩纔而所期既至天開光耀日當正午既副情望遂即藏瘞末又送于邢州汎愛寺忽於函上見諸佛菩薩等像及以光明周滿四面不可殫言逾於二日光始潛浸而諸相猶存又當下時又見卧像一軀赤光踊起龍襲欣其所感圖而奉敬至文帝昇遐起大禪定以名稱普聞召而供養武德末年卒於住寺春秋八十矣有弟子曇恭明洪皆

善大論恭少而機辯見解有名慶講
經論京室稱善護法匡弼頗存聖言
貞觀初年勅徵為濟法上座綱維僧
務傳芳季緒後召入弘福又令知普
光寺任德為時須故輪轉无定焉於
任所洪亦以榮望當時紹宗師業召
入普光時復弘法而專營浴供月再
洗僧徒蹤安公歸心慈氏矣

釋慧遷瀛洲人也好學專問愛翫地
論以為心賞之極負錫馳騁求慕鄴
匠雖研精一部而横洞百家每至難
理則羣師具叙有齊之時早顯名實
又從遠公稟承前業義不再緣圖經
一紀併通涅槃地持並得講授齊亡
法毀南奔陳國大隋革運又歸鄉壤
行經洛下還附遠焉故業新聞僧塡
胷臆及遠入關從而來至住大興善
弘敷為任開皇十七年勅立五衆請
遷為十地衆主處翼光寺相續講說
聲類殷陳仁壽二年勅令送舍利於
本鄉弘博寺既至掘基入地六尺感
發紫光散衝塔上其相如焰似金像
所佩者又上上成字黑文分明云轉

輪王佛塔也見此靈相咸慶希逢仁壽四年又於海州安和寺起塔掘深五尺便獲白土色逾於粉遍滿坑中復深八尺於白土內得白玉一枚方餘偃尺光潤難比及將下旦放大光明通照城郭色如紅火舍利出瓶分為六粒現希有事衆皆歎訝遷後頻開十地京邑乃多无與比肩者及大禪定興呂入處之武德末年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九矣自遷之末後十地一部絶聞開壤道由人弘於斯驗矣有心之寄誠可勸諸

釋慧覺俗姓范氏齊人也逵量通鑒罕附其倫而儀形秀峙眉目峯映衣服鮮潔身長七尺容止溫弘顧步淹韡鏘鏘然也執持行路莫不駐步迎睇而目送者其威儀感人如此明華嚴十地講席相繼流軌齊岱榮名遠著門學成風大隋受禪闡隆像法以文皇在周既掇元戎躬履鋒刃兵機失捷逃難于并城南澤後飛龍之日追惟舊壤開皇元年乃於幽憂之所置武德寺焉地惟泥濕遍以石鋪然

始增基通於寺院周閭千計廊廡九重靈塔雲張景臺星布以覺識解騰譽吕而處之弘闡法門多以華嚴為首受悟請益宏略遵於四宗後被請高陽允當講匠聽衆千餘堂宇充溢而來者不絕遂傳法肆待有堂守方可弘導爰有施主即為造千人講堂締搆斯須不月便就既登法座衆引充滿覺威容宏雅其狀若神談吐抑揚汲引玄隱披釋冲洽聽徒竦戴誠博義之弘量也著華嚴十地維摩等疏并續義章一十三卷文質恢條貫倫約齊魏明德咸誦行之至武德三年會獫狁南侵覺少有恙通告門人曰吾其去矣侍者曰今寇賊臨城人路阻絕知何處去荅曰生死道長去留无日明當別矣乃勑出身資為僧設食與衆取訣通夜正念精爽冷然明相繞出奄然從化春秋九十矣初覺慧解之性素蓄曾標福業攝生隨喜者衆凡有營理身助修治故寺之基趾咸由勸勉又聞徃生淨土國施為功不遠千里青州取棗於并城

開義寺種之行列千株供通五衆曰
呈茂美斯業弘矣時寺有二僧俱名
智達遠公門人善解當世武德之初
京邑呈美又有明幹者亦丘其倫相
與傳燈流芳不絕

釋智琚新安壽昌人俗姓李氏原其
世系出自高陽末曾任為理官仍以
為姓時代音變遂以理為李因而氏
焉其本冀州趙郡典午東遷徙居江
左父禕仕梁員外散騎侍郎琚年十
九便自出塵聽坦師釋論未淹灰管
頻聞精義坦即隋齊王暕之門師也
次聽雅公般若論又聽譽公三論此
三法匠名價充重琚欲挈操秉心偏
窮法性諸高座主多無兼術古人有
言學无常師斯言有旨廣尋遠討
曲盡幽求年二十七即就敷講无礙
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恒倫
及坦將逝以五部大經一時付屬既
蒙遺累即而演之聲價戴隆玄素攸
仰然其口不言人眼无受色牢醍茀
營葷辛无犯入室弟子明衍受業由
來便事之為和上云前謂曰吾以花

嚴大品涅槃釋論此之文言吾常吐納今以四部義疏付屬於汝乃三握手忽然而終殡於常州之建安寺即武德二年六月十日也窆於毗壇之南寺之舊兆衍姪丘氏晉陵名族客止可觀精釆卓異影崇芳續樹此高碑于寺之門前陳西陽王記室譙國曹憲為文

釋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進度江家于無錫年十二出家事吳郡建善寺箴闍梨服勤盡礼同侶所推十七出都聽彭城寺講成實論大義餘論皆莫之遺所以時匠目曰懸日月於懷中注江河於口內者誠歸於慶矣旣荷嘉問信志兼常剎齒聞於旣從高座屬於茲日及陳祚云亡法朋彫散東歸无錫居鳳光寺學徒載萃誦諮如初後止毗壇弘業寺專事闡弘元棄涼暑然其壽登正善言笑淡名利厚交遊毫翰奢涌琴詩婉妙風神閑縱韻宇虛凝應物有方履機无忤以武德九年八月終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即以其月二十三日窆於狀塘之山

津也穿壙之日鍬鍤纔施感白鶴一雙自天而下遥曳翻翔摧藏哀唳自非道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曰余與伊人言忘道狎京輦少年已欣共被他鄉衰暮更喜同袍月席風筵接腕晤語吾子經堂論室促膝非異人豈意玄穹殲我良友千行徒洒百身寧贖未能抑筆聊書短銘其曰十力潛景四依匡世踵德連暉伊人是繼宮牆戒忍燈炬禪慧並蘭坐威師子衆遠栴檀道潔塵外理驅生林分庭安歡論堂振玉義室芬析談端四儀式序三業惟安穢土機窮勝人現滅帳留餘影車迴去轍龐月孤照墳臬幽洌竹露暫團松風長切氣運有終德音无絕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九　本傳十七　附見七

釋慧因俗姓于氏吳郡海鹽人也晉太常寶之後胤祖朴梁散騎常侍父

元顯梁中書舍人並碩學英才世濟其美因稟靈溫裕清鑒儉通徹音深靡緇素欽屬十二出家事開善寺慧熙法師志學之年聽建初瓊法師成實曾未具戒便齊入室慧聲廣被道衆相推而欣味靜心未指章句乃詣鍾山慧曉智瓘二禪師請授調心觀法定水既清道思逾肅師龍襃宏略曲盡幽微而悟言神解獨酌摽致又造長干辯法師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列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譴絲竹交響當即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爲䞋遺耳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爲吾被閻羅王召夏坐講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赴彼冥祈神遊異域陳僕射徐

陵高才通學尚書毛喜探幽洞微時号知仁咸歸導首隋仁壽三年起禪定寺搜揚寓内遠招名德因是法門龍象乃應斯會既德隆物議大衆宗歸遂奉　為知事上座訓肅禪學柔順誘附清穆僧倫事等咸推同思啓旦又寺初勝集四海一期名德相並通濟斯美因又寔兼之矣頻講三論并製文疏要約標控學者高奉大唐弘運重興佛日舉十大德當其一焉以身御法不令而行讓以得之屈巳成務故京寺宿望心歆遵承咸崇菩薩戒師後進具戒者無不依而羯磨左僕射蕭瑀器局貞亮玄風凝遠刑部尚書沈叔安温彝弘雅達信通神並崇仰欽承于兹二紀因定慧兩明空有兼照弘法四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情喜怒無色故遊其道者莫測其位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未終初夜告弟子法仁曰各如法住善修三業無令一生空過當順佛語勿變服揚哀隨吾喪後事不可矣乃整容如常潛思

入定於後夜分正坐而終咸聞異香滿室遂遷坐于南山至相寺于時攀轅洑轂道俗千餘送至城南又聞天樂鳴空弟子等為建支提塼塔勒銘封樹蘭陵蕭鈞製文仁是鄉人少所供奉清淨身心修行念定卑弱著性有名門學

釋慧暠安陸人幼入道門即懷遠量歷覽經義弘導居心初跨染玄經希崇大品博聞略究而情阻未申承苞山明法師興皇遺屬世稱郢匠通國瞻仰因往從之諮奉無倦僃清遐道遂得廣流部袠恢裕異焉年方登立即昇法座談揚一指衆侶誼譁受業傳燈分風從化然以法流楚服成濟已聞岷絡三巴尚昏時綱便以法弘導遠化未聞隋大業年泝流江硤雖遭風浪厲志無前既達成都大弘法務或就綿梓隨方開訓自玉壘僧侶因此開明衡煙摠萃傾味正法而成惠邺焉無憚遊涉故使来晚去思詠歌滿路又以衆斯務雜枯折由生暠獷法徵冶情無猜隱時或不可其懷

者討奏及之云結徒日盛道俗屯擁
非是異術何能動世武德初年下勑
窮討事本不實誣者罪之虜惟道在
人引義須知返乃旋途南指道出荊
門隨學之賓又倍於前既達故鄉丞
仍前業重張頻勝更叙開鍱神望弥
高衆聚弥結弊其諠競避地西山之
陰屏退寺閑陶練中觀經逾五載四
衆思之又造山迎接處邑傳化虜隨
亘利益意引行蔵還返安州方等寺
講說相續以貞觀七年卒于所住春
秋八十有七自虜一位僧伍精勵在
先日止一餐七十餘載隨得便噉無
待營求不限朝中趣得便止所以蜀
部豐都芬著兼列每旦填供常充寺
門虜並命入僧自無一受旦講若下
食惟一椀自餘餅菓還送入僧有學
士導勤見其羸弱恐法事稽留為告
外衆令辦厚供虜恠異常推問食所
由即令勤出衆永不相襲告曰邪命
之食不可御也汝聞吾言而不解教
意其守節禀法也如此
釋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清貧寡慾

周勤訪道栖止無定冠具巳後遵奉憲章刻意鞭後潛心玄賾二教周廢便從俗吏而抱德懷經礼誦無輟僚佐班列同共嘉尚將欲進位貢入臺府而正性慕道不思榮問乃恣其習業霑負而巳隨興法現即預出家住大興國寺志操俊爽言必簡要立身凝肅不居幽屛常處大房開通前後三十餘年當風而住虛廓其處門未曽掩坐卧一牀讀經為業道俗問訊者自非讀盡復卷中無涉言故知其客節卷末叙者咸私覩巳後而奉對祥潛思玄籍博綜多特開蒙引喻言不加飾因染傷寒有勸藥療者皆無所受但苦邀心薩務量擬或患痢滿有加藥者乃曰痢者水也不進自除便噉乾飯數日便差其執節堅固率皆類此兼又持信標儀不交華薄申令衆範出言歸敬故衆有諸罰祥必先致其詞闇過伏引更不怨及其德耀人神為若此矣以武德七年沉痾累月素氣綿弱侍者叅立乃微言佛像佛像聲既沉隱初聞未了後思乃

悟迴顧看之瞥見尊儀峙然西壁光相究具須臾漸隱又聞香樂競至贊盈房道俗驚嗟又見一羣白鶴從西方來達房三匝翔傳還復來處而去於後少時而卒乃葬于城之東隅傾邑充衢幢蓋綿亘哀慟之聲流聞遠近

釋靜藏俗姓張澤州高都人九歲出家投清化寺詮禪師而為師主訓誨之至極附大猷進戒已後樂思定業通徹盡相宗徒有歸年二十三發引撍曰丈夫出俗紹釋為氏豈不欲義流天下名貫玄班者乎承鄉壤大德遠法師勑召在京弘化為務便往從之未至值還果非本遂乃遍諸法席聽採經論攝論十地是所偏求還往淨影弘揚所習大業九年召入鴻臚教授東蕃三國僧義九夷狼戾初染規猷頗藉乘機接誘並從法訓武德初歲太僕卿宇文明達宿昔承奉禁戒是投合門請業用比貽穆勅使達為河之南北執節招撫綸言既出將事首塗藏送曰世界無常佛有誠誥

別易會難先民遺語願常存此奉信
在心違以藏夙有預聞曾經事驗拜
辞曰弟子銜命於不返願師冥道照
助及至相州果為賊王德仁所害其
子世壽奏曰臣父奉勅安撫竭誠奉
國為賊所害思報皇恩藍田散谷見
有故寺堅得為父修立并度僧二十
人帝問欲作何寺壽以事諮藏曰此
山上有閻王下有流泉可名玉泉耶
壽具奏聞帝依所請仍延藏往住堂
宇廊廡並栢構焉遠近道俗造山修
覲皆遺之法藥安時處順遂復其性
以武德九年十二月因事入京遇染
時患限終京室春秋五十有六弟子
道刪祖習風範地持一部歎化在心
令住終南至相有名於世
釋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卞韓馬韓
辰韓光即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
祖習綿遠而神器恢廓愛染篇章挍
獵玄儒討讎子史文華騰翥於韓服
博贍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
溟渤年二十五乘船造于金陵有陳
之世號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詢猷

了義初聽莊嚴旻公弟子講素霑世典謂理窮神及聞釋宗反同腐芥盡尋名教實懼生涯乃上啓陳圭請歸道法有勅許焉既爰初落采即稟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徽言不謝光景故得成實涅槃澁括心府三藏數論徧所披尋末又投吳之虎丘山念定相沿無忘覺觀息心之衆雲結林泉並以綜涉四含功流八定明善易擬簡直難斷深副夙心遂有終焉之慮於即頓絶人事盤遊聖蹤攝想青霄緬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山下請光出講固辭不許苦事邀延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末講般若皆思解俊徹嘉問飛移兼綵以絢采織綜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舊章開化成任毎法輪一動輙傾注江湖雖是異域通傳而沭道頻除嫌鄰故名望擴流播于嶺表披襟負橐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宇威加南國曆窮其數軍入揚都遂被乱兵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

被縛將殺旣恡其異即解而放之斯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通吳越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值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績微緒又馳慧解宣譽京皐勳業旣成道東須繼本國遠聞上啓頻請有勑厚加勞問放歸乘拜光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聖人光性在虛閑情多汎愛言常含笑慍結不形於而牋表啓書往還國命並出自胸襟一隅傾奉皆委以治方詢之道化事異錦衣請同觀國乘機敷訓垂範于今年齒旣高乘輿入內衣服藥食並王手自營不許佐助用希專福其感敬爲此類也將終之前王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民斯爲說徵祥被于海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念經于七日遺誡清切端坐終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即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北虛中音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其靈感遂葬于郊外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禮後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

謗云當於有福人墓埋之種胤不絕乃私塵於墳側當日震此胎屍擲于塋外由此不懷敬者率崇仰焉有弟子圓安神志機穎性希歷覽慕仰幽求遂北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後展帝京備通方俗尋諸經論跨轢大經洞清纖旨晚歸心學高軌光塵初住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進蕭瑀奏請住於藍田所造津梁寺四事供給無替六時矣安嘗叙光云本國王染患醫治不損請光入宮別省安置夜別二時為說深法受戒懺悔王大信奉一時初夜王見光首金色晃然有象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覩之由是重發勝心克留疾所不久遂差光於下韓馬韓之間盛通正法每歲再講匠成後學䞋施之資並充營寺餘惟衣鉢而已

釋海順姓任氏河東蒲坂人容貌方偉音韻圓亮長面目少鬚髯儀服不羣於衆有異少處寒素生於田野早喪慈父與母孤居孝愛之情靡由師傅廉直之性獨拔懷抱每恨家貧無

貧受業故年在志學尚未有聞乃慷慨辭親脫落求道出家依于沙門道遜道光玄曾名肩儒宗具見後傳順躬事學礼晝夜誦經初無暫替文不再覽日殆三千歲登具受履操逾遠志業尤勇念守所持誓無點累仍以威儀麁著身過可防語笑易為口非難護乃因他患緘默不言却掃蓬扉事心而已方以學行之始慧解為先遂閱討衆經伏膺玄宰方等諸部咸稟厥師皆探賾研幾貴言領意有棲巖寺沙門神素者性好幽栖尤專二論順遠承寄調息扣沖關乃荷帙登峯諮衆講肆徒屬既衆鑽仰殊多有所詢求但舉經要順類時屬請徵以為繁雖慍色不形而勞心可驗順遂巡退席曰昔陳亢問一得三今者請一蒙二亦何遽乎曰何謂耶荅曰一則見忤一則聞義素既悟其所述因斯自革於是無疑不斷有滯必申至於雜心隱括備在婆沙研精專一始終該統或下山分衛而執卷披文或企足接明假照尋讀莫不洞開樞要

妙鑒幽源順嘗以餘席言於素曰海
順曠翔深尤不逢賢聖周旋五趣寘
能自免致生茲穢土對此凡緣未能
出有欲河登無為岸將不由心駒失
轡而躑沉坑墑者乎因涕泣濡襟歔
欷哽塞又曰每念二輪交轍息駕何
門六道長駈思歸無路言及斯事戴
懷惶悚且生得為人啓期亡憂於貧
賤出家印道僧度不易於公侯順今
兼之一何可慶又以大寘之室仰屬
傳燈雖不面奉如來而幸遇法師耳
不量短綆輙揆深源願得賜以明珠
投之渾浪如此則一生有獲千載無
恨也遂即言笑如常容儀自若素曰
敢聞君子志矣恐不副雅懷素後累
居僧任果傳講席順以法輪罕遇遂
攸禪味有沙門道傑者頴秀定慧
希慕風景乃致書曰敢稽首大師門
下每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
明大夜非慧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
覽玄旨至於人物聚集頗勞伍仰況
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儵從風燭前
路奚濡所以業驚駘之疲想千里之

遠定門玄妙輙希趣入逆其不遠益用盤桓伏願開舍養之懷退人以礼倏得書美其銳情玄暢也乃報曰促路非騏驥之逸戀灌木豈是鸞鳳之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戢翼而朋索鶴耳脫其不介幸無略光陰順得書會疾遂不累行而為人高簡雅素自歸清衆絕交垠俗嘗有說種性高尚祖祢榮貴者以誇於順順兌介而笑曰我釋種餘暉法王之子尚須讓讓自下不敢傲誕欺人豈期肅肅之徒翻欲恃鬼陵物遂振手而去故遠時之士皆不及其門及俗之賓頗入其室而道行純潔性好追蹤曾刺血灑塵供養舍利兼以血和墨書七佛戒經尅己研心類皆如此嘗尋付法藏傳說如來涅槃法付承繼迄於師子罽賓囑累斯書詞事既顯若親面焉因斯悽感涕零如雨曰恨不及彼聖人拔茲沉俗也又常於宵分歸命三尊同住隣居無得闚者或解納覆彼寒夫或減食而充餧者志好恬愉無求知足有贈衣帛者終不以介意

曾縱容曰自任則樂而未曾制物物從我隨物則苦而未曾以我違物且鳥不栖淵魚不巢樹未必解隨和讓之道而各得其所宜者亦猶我不奪物榮物不妨我辱矣又作三不為篇其一曰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石通道祈并流泉君所在內我身處邊荊軻拔劒毛遂捧盤不為則已為則不然將恐兩虎共鬪勢不俱全永存令好長縱來慾是以反跡荒逕息景柴門其二曰我欲判股錐刃懸頭屋梁書臨雪采牒映螢光一朝鵬舉万里鸞翔縱任才辯遊說君王高車反邑衣錦還鄉將恐鳥殘以羽蘭折由芳寵養詐貴鉤餌難嘗是以高巢林藪深穴池塘其三曰我欲衒才鬻德入市趍朝四衆瞻仰三槐附交摽形引勢身達名起箱盈綺服廚富甘肴飄颺弦管詠美謌謠將恐塵栖弱草露宿危條無過日旦靡越風朝是以還傷樂淺非惟苦遥順神晤駿羣出言成錄著集數卷于時真法陵遲俗尚談詣訥言敏行者為愚巧詞令色

者為智廉潔正性果或致譏故順顧貞直之心居危不亂涅而不緇可謂懷素風焉有沙門行友者志行嚴正才慧英悟與順素交因疾参候順曰先民有言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三覆斯言一何可信世人雖未知解而不欲修行每思此言良用悽咽吾謂夷煩祛惑豈直尊在說經則虛失其功學不當機則坐生自惱以法度人何必要登高座授非其器友遂製息心論以對之文甚宏冠順曰覩弟此作理如未盡友曰息心之論應有數篇謂顯觀述宗釋疑成義但以理玄詞密非當世之所聞故容與於靈津識辯而未進慨時哉之不遇始絕絃於此耳順乃重說遺教悲歎無已先有沙門慧本者遯亮高世僧也思與順結山林之操會順方學問未暇允之本獨謝時世罔測所往後每思之言輒悽泫曰本公若乘龍之遊濯足雲表吾雖攀戀自恨縈身鄙俗昇沉相異徒為悲矣且忘懷去來者朝市亦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

猶挃捁苟其生之不失不無居而不安其得志慕情為如此也于時卧病連綿自知不瘥遺文累紙呈諸師友而形同骨立精爽逾健旁問後事順日惠身為穢器整拾欣然魚鳥無偏水陸何簡然顧惟老母宿緣業重今想不得親別矣若棄骸餘處儻來無所見有致煎惱但死不傷生古言可録順雖不孝豈敢以身害母耶既報不自由可側抠相待遂令遵法師說法領悟欣然須臾卒於住寺春秋三十即唐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也沙門行友著已知沙門傳致序其事友令被召弘福充翻譯之選建名時俗云

釋曇藏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家世望門清心自遠年十五占者謂為壽短二親哀之即為婚媾既本非情慮有推逼遂逃亡山澤惟念誰度行至外野少非遊践莫知投告但念觀音久值一人貌黑而駈二牛因問所從可得宿不便告藏日西行有寺不遠當至尋聞鍾聲忽見僧寺因求剃落便

遂本心即遣出門可行百步迴望不見久乃天明西奔隴上求法爲務脫還京邑於莊善寺行道受戒聽諸經律意有所昧又往山東彼岸諸師競留對講地持十地名稱普聞故東漸海濱南窮淮服聽休之家無與爲儔及返京師住光明寺詮發新異擅聲日下獻后既崩召入禪定性度弘裕風範肅成故使道俗推崇經維領袖恒爲接對之役也賓客席上之美談叙曠世之能見之今矣大唐御世造寺會昌又召以爲上座撫接長幼殊有奇功貞觀譯經又召爲證義時以藏威烈氣遠容止清肅可爲興善寺主藏深懷禮讓用開賢路乃薦藍田化感寺閏法師焉即依其言舉稱斯目及皇儲失御便召入宮受菩薩戒翌日便瘵勑賜絹數百段衣對亦尒度人三千并造普光寺焉尋又下勑得遇受戒不藏曰地持論云若無戒師發弘誓願得菩薩戒因進論文勑乃以懺詞令藏披讀至皇后示疾又請入宮素患背脚勑令轝至寢殿受

戒施物極多並充功德至貞觀九年
三月十八日終於會昌寺春秋六十
有九哀動兩宮吊賻相次詔葬郊西
嚴村起塔圖形東宮庶事黎陽公于
志寧為碑文見于塔所
釋神逈姓田氏馮翊臨晉人弱齡挺
悟辞恩出俗遠懐匠碩備歷艱虞問
道海西包括幽奥博采三藏研尋百
氏年未及冠讃為鴻彩雖廣講經論
而以大衍著名至於所撰序引注解
羣經篇章銘論合四十餘卷每於春
初三月放浪巖阿迄於夏首方還京
邑漁獵子史諷味名篇逸調横馳頗
以此而懐簡傲也兼以嘲謔豪傑辯
調中外陵轢倫右誇尚矜莊京邑所
推侯王揖仰又以旬暇餘隙遊歷省
臺預是文雄通名謁對或談叙儒吏
或開悟玄宗優遊自任亦季世縱達
之高僧也故華壤英儁謂之諺曰大
論主釋迦逈法界多羅一時領以其
竪論之時必令五三人別難後乃捴
領通之故懐斯目矣大業十年召入
禪定尋又應詔請入鴻臚為敷大論

訓開三韓諸方士也貞觀三年以正
道所歸通務為則遂擁錫膚蜀流化
岷峨道俗慶慶靡若風草法流亹亹
所至汪濊以四年七月一日遷神於法
聚寺春秋六十五矣四衆哀慟悲其
為法來儀未幾而終素懷莫展益州
官庶士俗又以同舟列道爭趍奔于
葬所素幢賁野香煙蔽空方計哀號
聲動天地於昇遷橋南焚之遵遺令
也弟子玄譽收其餘柩以約泰中與
同學玄究等於終南山仙遊寺北而
繕塔焉究為其文銘于塔所究情貞
抱素 志樂林泉頗工篇什時會精越
學文驚其藻銳也未立而終哀傷
才府

釋僧鳳姓蕭氏梁高其族祖也曾祖
懿梁侍中宣武王大父軌梁明威將
軍番禺侯顯考長陳招遠將軍新昌
守鳳以挨胄菁華風望高遠置情恢
廓立履摽峻昔在志學聰慧夙成文
翰曾映聲辯超挺所製雜文百有餘
首冠出儒林識者咸誦固得早登延
譽令逸京阜開皇之始僧粲法師名

重五都學周八歲乃委心請道歸宗師傅琛鑒其精爽美其器略授以眞乘開十等之老導以玄辯踈八勢之位鳳雅有幽度領覽無遺勝氣邁於比肩賦命懷於前達時倫相顧曰師逸功倍閑之昔人氷凉清厚驗之今日會隋煬負圖歷試黄道大業中歲駐蹕南郊文物一蔵千年罕及欲以軍威帝業激動鬼神乃髙餙黄麾咸陳白羽霜戈曜日武帳弥川皂素列於朝堂下勅曰軍國有容華夷不革尊主崇上遠存名體資生通運理數有儀三大懸於老宗兩教立於釋府條格久頒如何抗礼黄老士女承聲下拜惟佛一宗相顧峙立沙門明贍率先荅詔具如別傳然勅頻催何為不礼鳳為崇敬寺主依例被追乃擺撥直進援引經論明不敬之理僉詳贍鳳抗說之儀可謂蘭菊各擅其英華竹栢琹陳其貞節不可削也獻后去崩禪定斯搆下詔辟召来華道場相從講解迄於暮齒善綜引安機要難問失緒顯論攸歸貞觀中年釋

門重闡青田有穢白首斯興非夫領括無由弘護中書舍人杜正倫下勑監掌統詳管轄奏呂以為普集寺任尋更右遷定水上座綏緝二寺無越六和妙達衆心欣其仰止年及從心更新誠致縶維塵境放曠山林言晤相誼終事畢矣有岐州西山龍宮寺遠来請講深幸素心承彼北背曾巖南臨清渭石鏡耀日松蘿冒空暢悅幽情即而依赴大開法觀導引慧蹤遂使道俗来蘇聞所未有既而厚夜悽感常志前言悲谷增慨弥隆遐想以其年暮月二十三日因疾終於彼寺春秋七十有七初以疾極委卧猶存弘法精爽不移乃力疾而起曰妙法華經寂後言別絡須一釋用通累念遂對衆開之下坐怗然奄尒神逝於岐州陳倉縣之龍宮寺士俗官庶痛心疾首喪我所天悲夫陳迹貽豁安覩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鑿龕處之仍施白塔茗然望表遠近瞻屬無不涕零有弟子法位學聲早被言晤清遠以終天難補英聲易靡匪假陳

揚於何取則乃於定水寺為建一碑程器万古其文左僕射燕公為製惟鳳立性矜莊氣厲羣伯吐言爽朗晤涉奔隨以般若為心田以涅槃為意得講法華經百有餘遍製疏命的亦是一家餘諸經論待時而舉初鳳之往西山便留遺跡述其遠度衆以餘緣恰達彼寺因而不返樂天知命何以加之故其遺文後侶云

苦哉黑闇女　樂矣功德天　智者俱不受
愚夫納二邊　我奉能仁教　歸依弥勒前
願闍摩訶衍　成就那羅延

釋道岳姓孟氏河南洛陽人也家世儒學專門守業九歲讀詩易孝經聰敏強識卓異倫伍父晷仕隋為臨淄令治聲遠肅有隱士西門義者博物躁通肥遁巖谷前後令白莫能致之至是步自山阿來儀府舍謂鈴下吏曰西門義故謁邊為吾白即以事聞令素仰高風駭其萃止延席曰先生道扇三古德重四民何能輕舉義曰吾自弱歲隱淪于茲暮齒誠不欲干遊人世抱誠弃智須者吠聲既靜則

良政字民五袴興謡兩歧成詠有於
美化故不以韜隱自私敢叙斯事令
述其不逮問其治術對荅若神情兼
明舉乃命諸子紹續績曠岳略等列
於義前令其顧指義曰府君六子誠
偉器也自長而三州縣之職保家自
若也巳下之三其志遠其德高業心
神道求解言外國非世局之所常談
也曠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貞固志
懷明約善大論及僧祇深鏡空有學
徒百數禪觀著績物務所高即洛陽
淨土明曠法師是也岳十五出家依
僧粲法師為弟子少樂學問經論是
於及具篇禁更宗律部指途持犯性
不議非而體皃魁美風操高厲容止
儼然不妄交於道俗後習成論雜心
於志念智通二師倫窮根葉辞義斯
盡有九江道尼者創弘攝論海內知
名以開皇十年至自楊都來化京輦
親承真諦業寄傳芳岳因從受法日
登深解以衆聚事擁惟其廢習將欲
栖形太白服業倫貫時太白寺慧安
者倜儻多知世數闊達方丈一字方

寸千文醫術有工經道偏練日行四百相問奇父世俗所謂長足安是也岳友而親之便往投造告所懷曰毗曇成實學知非好攝大乘論誠乃精微而傳自尼公聽受又勸令從物化請益無從中路徘徊伊何取適昔天親菩薩作俱舍論真諦譯之初傳此土情寄於此耳安曰願聞其志岳曰余前學羣部志是古德所傳流味廣周未盡於後惟以俱舍無解遂豈結於當來耶安曰志之不奪斯業成矣穆住京師明覺寺閑門靜故尋撿論文自讀其詞仍洞其義一習五載不出住房惟除食息初無閑暇遂得釋然開發了通弘旨至於外義伏文非蹤莫了承三藏本義並錄在南方思見其言載勞夢寐乃重賂遺南道商旅既濟頻是重所在追求果於廣州顯明寺獲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記並是凱師筆迹親承真諦口傳顯明即凱公所住寺也得此疏本欣戴仰懷諷讀沉思忘於寢食乃重就太白辛其先志於即慶而絕緒尋繹追功口眼

之累惟安供給時穀食不豐菜色相顧安庶事經營令無匱乏綿歷歲序厥志弥隆内懃諸已乃謝安曰岳今至愚為累獨學成譏輙不量力欲希非分一不可也食為民本名作實賓苟求虛譽遂勞同志二不可也斯過知矣誠可退迹淨身更勞重累則不可也安曰功業將成幸無異志嘉會難再無忌别處復延兩載方始出山乃以已所尋知將開慧業遊諸講肆清論莫窮大業八年被召住大禪定道場令所謂大揔持寺是也時年三十有四少齒登器莫匪先之此時僧衆三百餘人令聽風規更相推謝岳以後至名重學不從師雖欲播揚未辯慧明等並名稱普聞衆所知識相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智首僧為引重劃為請主岳撝讓藏器退辞師授徒累清言終懃疎略慧明等越席揚言曰法師何辞耶吾等情均水乳義結相成掩德移機恐爽靈鑒又人世飄寄時不再来幸不相累岳顧諸意正乃首登焉遂以三藏本疏判

通俱舍先學後進潛心異論皆曰斯文詞旨宏密學爽師資縱達一朝誠自誣耳當伺其談叙得喪斯及矣岳自顧請主虛宗初無怯憚舉纒頻綱大義斯通雖諍論鋒臨而響應隨遣衆咸不識其户牖故無理頻聮辞由是名振學宗法筵繼席歲舉賢良推師有寄武德初年從業藍谷化感寺側巖垂乳水岳往承之可得二升懸滯便絶乃曰吾無感也故水輟流遂以殘水寫滯下瑩中一心念誦日取一升経六十日患損方復又至二年以三藏本跡文句繁多學人研究難用詳覽遂以真諦為本餘則錯綜成篇十有餘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卷減於本跡三分之二並使周統文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論跡通行於世以為口實又初平鄭國有宗法師者神辯英出時所異之皇上延入內宮立三宗義寄問以八正通局聖賢後責繞旋無言以對坐見其屈乃告曰京室學士談衘寔爾三宗之大於何自指及高祖之世欲使李道東

移被于烏服度人授法盛演老宗會貞觀中廣延兩教時黃巾劉進喜劉開老子通諸論道岳乃問以道生一二撒援前後遂杜嘿焉岳曰先生高視前庭豈謂目擊取通乎坐衆大笑而退故岳之深解法相傳譽京國矣至六年秋八月岳兄曠公從化悲痛纏懷徒屬慰曰人皆有死惟自裁抑岳抆淚曰同居火宅共溺愛流生死未斷何得不悲聞者議之以為善居道俗之間也貞觀初年有梵僧波頗在京傳譯岳為衆舉預其同例頗聞善於俱舍未始重之謂人曰此論本國學者之英華浮情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謬耶因問以大義并諸異論岳隨其慧解應荅如流頗曰智慧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與尒矣自尒情敦道術厚審加恒八年秋皇太子召諸碩德集弘文館講義岳屢開衛術延對諸賓酬接覆却神旨探被本子顧曰何法師若此之辯也左庶子杜正倫曰大揔持寺道岳法師也法門執瞹學觀所宗太子曰皇帝為宗

人造寺廣岳名德而此上人猶未受請何耶倫曰虞舜存許由之節夏禹順伯成之志彼乃俗流猶從矯逸況方外之士弃名之人臣輒從其所好耳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虛襟岳動容辭曰皇帝深惟固本歸誠種覺所以考茲福地建此仁祠廣岳無諍之僧用樹無墮之業負道識量未弘德行無紀令蒙知寺任誠所不安願垂含恕敢違恩旨屢辭不免遂住普光以貞觀十年春二月構疾弥留諸治無効春場中使相望於路遂卒于住寺春秋六十九皇太子令曰普光寺上座喪事所資取給家令庶使豐厚無致匱約仍贈帛及時服衣等儀而有勅復公給葬儀送於郊南杜城之西隅岳弟明略身長七尺三寸十九出家志懷遠悟容儀清肅特善涅槃學人從集有聲京洛住東洛天宮寺貞觀九年入朝奉慰時四海令達捴集帝京惟岳及略連支比曜時共美之及事緣將了言歸東夏岳惘然曰吾同氣四人並先即世唯余

與尒相顧猶影自瞻師沒後心常快怏恐藤鼠交侵炊然長逝異生難會可不思耶吾行年耄矣其能久乎集會又難尒其且止因斯便住恰至明春岳便辞世略之銜莪痛鍾纒結帶疾還寺以十二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七矣

釋功迥姓邊汴州浚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慈親口授觀音經累月而度自此專訓經法九歲而送往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入泰岳苦心志惓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師私自惟曰拱默山林乃是一途獨善至於道達蒙誨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弘住汴州惠福寺昔在山中十地勝鬘已曾講解及遊城邑人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闡揚諸經論等亦備敷說晚以法花特為時要便撰疏五卷鎮常弘演前後五十餘徧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故其幽誠微感為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并講遠濟後學聲滿東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功始成奄然長往本寺年六十六余聞之行人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隨時散盡房無積蓄四壁廓然未終之前異香靈光至所住室三夜四至自覩嘉相門人同美迴曰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

終所飲井水終旦泉竭殞經數日水方復舊道俗悲涼通感若此

釋神照姓淳于汴州中牟人年九歲隋亂眷屬凋亡惟母及身并流無託未幾母崩投造無諂朝來未賓夕宿屍所行往見之莫不下泣年十二投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于時載揚律藏學徒雲集宇內初定糇粒未充照巡村邑負糧周給年經六祀勞而無倦供衆之暇夜講法華勝鬘經雖久人無知者受其聽律每發奇思前學之流驚其迥悟又往鄴下休法師聽攝大乘論一徧無遺講散辭還休送出寺學門惟異休顧曰斯是河南一徧照也後生領袖令其知之又往許州空法師所聽雜心論纔始八卷爲師疾而返後因遂講之初後通冠時人語曰河南一徧照英聲不徒召余後涅槃華嚴成實雜心隨機便講曾不辭退又造像數百鋪寫經數千卷任緣便給不爲藏蓄新譯能斷金剛般若初至披讀尋括詞義似少一行遂以情測注及後其本果與符同時咸尉其思力也貞觀中遘疾逾久而戒行無玷卒於安業本寺春秋五十

有九初平素曰一狗將養所往恒隨
及隣大漸長號哀厲通宵向本出家
寺往返二百餘里達寺號呼以告彼
衆素不知也因問後至方委狗徵及
曙還返安業拚扵之後長眠流淚不
食而殂

釋道傑姓楊其先弘農漢太尉震之
後也苗裔復居河東安邑之鳴條焉
天懷穎發廓然物表年纔小學便就
外傳教以書計典籍粗知大略然以
宿植德本情猒俗塵父母留戀抑奪
不許開皇十一年歲將冠肇晝翼東
飛投聞喜横水寶真寺法師瑩鑒
其高抜即而剃落尋與受具令學涅
槃等經性淨脩明聞持鑄曉後往覘
頭山誦法華經月便度深自惟曰經
不云乎寧願少聞多解義味欲得通
要必俟博遊開皇十四年往青州何
記論師所聽採成實纔涉二年功高
四載記顧曰吾子形貞傀偉請對有
方學淺而思遠吾論其與矣儻子存
於始卒吾當誨而不倦無幾而記還
化遂令周流齊土時有裝寂安藝並

弄捨人從之受道多識前令又往禽冀魏念二論師所聽毗曇論又於清河道向汲郡洪誕所俱聽成實始末四載須窮五聚乃上下搜求關法主每令談公延頸長息嘗定該義曰論云惟一苦受而有三差此文非謂以一行苦名為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正以於一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此是經部師計而拔摩述以為宗可不尒耶該曰然縣曰若使果起酬因說苦受為樂受亦可因成感果說惡業為善業若言善業感樂果善業非惡業亦可樂受酬善因樂受非苦受若言樂受酬善因而體即苦受亦可善業感樂果而體即惡業若言惟是一苦受隨情說妄樂亦可惟是一惡業隨情說妄善此中多句終是一妨遂取伏意覆却例決該于時茫然旨此中須解聽後私室便曰子有㧞羣之亮難與言也吾老矣卯興論道其在子乎由是門人胥伏開皇十九年自衛適鄴聽休法師攝論又於洪律師所聽四分略知戶牖意在小論將事東行偏

隨漢王出潞州志念河開法楞長弘并部忽遇斯際即往從之聽仰迦延讀婆沙論首尾三載頗極窮通曾難念論師曰若觸空非觸入處者亦應識空非識住處若以識非分是識住處者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于時念公但含笑直視竟不通之其論道遷猛皆此類也然以先功小學意為弘顯大乘仁壽二年又依楞法師聽十地等論尒時法門大敞宗師雲結智景大論十力攝乘兩達涅槃舜龕律部一期揔萃并晉中興乃歷遊講肆觀略同異凡經六載成陳難擊故并州語曰大頭傑難人煞然其例並難少而一徵一責能令流汗文帝崩晉陽逆節便還故里講阿毗曇心又講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徒事言說心路蒼茫至於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講往麻谷依真慧禪師學坐思擇念慧深入緣起慧歎曰常為法師等一從名教難偃亂流如何始習便能住想豈非宿習所致耶後依成實安般念處兩夕專想觀解大明便謂神素法

師曰昨試依論文安般念觀境界極明而氣逼上心坐不安席欲除此患終須教遣請撰諸經安般同異編為次第將依遣滯素乃取婆沙成實龍樹蘭若諸部明十六特勝六種安般之相以示之即依修習更逾明淨又往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利根者淋落泉中諸學坐者未至此處武德元年請弘十地傑笑曰息駕修禪偺自利凡法講揚法化誠為利他至於俱利事須商度今當晝語夜默庶得小大通洽不亦可乎遂即長弘三十餘遍常隨門學百有餘人堪外化者數盈二十斯人也對決中恕少欲希言擇交選士踈財薄食苦樂不言喜愠無撓栖巖一眾舉為僧主辭不獲免着淨雲焉以貞觀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因疾卒山春秋五十五三十六夏初有桑泉樊綽者前周廢教僧也雖為白衣常參法字傑以國士遇之綽已前亡二女同夢其父乘虛而至曰吾生西方極樂土矣知傑師將遊故來迎接因往栖巖其日傑患停講

乃至壽終常見楚緯在傍合衆又聞空中伎樂異香故其去處雖遠不負引導之功焉門人依西域闍維起塔供養

釋神素姓王字紹則其先太原遠祖勇從官虞州遂徙居安邑鳴條之野焉氏族英望無煩述作少與道傑結張范之好相攜問道儒學之富礼易是長至於篇什繼美英釆故其遊學講肆周流國境必與相隨若比人矣所習詞義博覽俊悟則難兄難弟也至於誦經學定當席素隱則後於傑文理會通素則先之為傑出安般念觀令其從滯如彼傳述大業四年傑公停講學門清素接軌相尋遂從命專講毗曇四十餘遍續講成實將二十遍自餘小部不足述之其為講也片言契理少語釋多學者玄悟聽覽不倦則傑高於素若多陳同異廣定是非鄭重挍角開生覺意則素賢於傑所匠成者則蓋裕隆深英泰之徒是也故晉川稱謂素傑二公秋菊春蘭各擅其美然素溫恭退讓慈愛

矜恕侍士慕賢不伐諸己貞觀二年
栖巖大衆請知寺任辭以法事相繼
有但僧網衆又固請依傑師故事乃
許之性寬厚善物性故得上下和睦
風塵依靜以貞觀十七年二月二十
三日卒於栖巖春秋七十二自一生
行業屬想西方於臨終日普召門人
大衆爰逮家目與之別已自加結坐
正威容已令讀觀經兩遍一心靜聽
自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五六又令
一人唱餘人和迄於中夜端坐儼然
不覺久逝依即坐塲肌肉雖盡骨坐
如初又感祥瑞略故不述初終之夕
仁壽寺志寬法師夜坐如閑夢素來
過同牀止息勤勤告別曰如來大悲
爲諸衆生曠劫苦行勤求大法流布
人天欲使不絕我等雖居下流然佛
遺寄未能發輝道業遂有乖位在前
素雖不肖深懷享負每欲推命竭愚
上于天聽令大運忽臨長思永別好
住努力寬送目極忽然而覺及明莫
知凶問須臾信至方知昨逝寬致書
述懷與諸門人如彼

釋法護姓趙本趙郡人祖康爲譙陰大守子孫遂家焉隋初有趙恒者與清河崔廷以秀才擢第時号四聰即其父也家門清儉禮素自居讓時沖幼戲則圖坐登講採花列供其父知爲法器十二遭父憂未幾又丁母艱哀慟氣絶者數四服闋造河北衛歆學儒術忽逢勝緣提誘誨以三界牢獄不以四大毒虵如不早悟輪迴未已便依而落髮時年十五也留誦淨名七日便度自是廣詳經誥訪無遠近遂往志念所聽毗曇法彥所聽成實縱横異絵參預前蹤又聽律部薄閑詩記又往彭城嵩論師所以是攝論命家海内操仰伏膺請益無所辭焉指授幽明曲盡玄致大業三年勅遠召藝能住内道場時年三十有二既居慧日高彦成群常講中觀涅槃攝論爲鄭既降大宗初入別請名德五人護居其列自此挍角攝論去取兩端或者多以新本碩削未足依任而護獨得於心及唐論新出奄然

待會以為默識之有人焉貞觀十二
年勅召入龍潛宅天宮寺仍知寺任
勉人以得衆稱如也十七年七月二十
一日臕時不預因卒于房春秋六十
有八護善外書好道術約已尊食解
衣賻寒結帶終歲不飾容皃而貴勝
所重通才咸莘先服石散大發數日
悶亂門人之見數當自責取然陷師
於非道是何理耶遂不與言其確固
例如此也然好施忘倦房無圭勺之
儲但一牀一蹬而已撰攝論指歸等
二十餘篇初立嵩山沙門智大等年
九十餘傲然恬素不出三十餘年闢
哀救業而至盡哀曰經論之士精哲之
倫代有人矣至於純直自然識量通雅
者斯人歿後因絕蹤矣中書杜正倫
來吊而銘略之曰伊昔承恩誨深提耳
及茲展覲慟興牀几額泣可援泥莫靡
已燕在遐齡永陪高軌

釋玄續姓某蜀郡成都人出家既久
經綸道業涅槃成實所學之宗常講
法華導引蒙曉然風彩高峻容止方
複言談之際機俊變通達外書工草

辯時改篇什縱美前修又能折節下人僮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而狎之至於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辯給電疾有揚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往參談叙文集相示平仲尚之從容曰仰承高懷懺略諸貴等令蒙札顧深媿非人續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答仲曰法師從來不介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實錄答曰貧道待公之處實亦如公遇續之實虛耳相與騰笑嘗為寶園寺製碑銘中有譔老莊曰老稱聖者莊號哲人持瑩比日用喻方塵爲有祭江道士為善英過寺禮拜見而惡之謂續曰文章各談其美若相誹毀未識所懷若不除改我是勅使當即奏聞續曰文之體勢非爾所知若稱勅使欲相威怖者我寺內年別老人當莊此是勅許亦是勅使卿欲奏我我當莊人亦能奏卿英雖大恨無如之何寺僧五十雖並遲暮皆順伏之

嘗見人述莊子鵬鷃之喻便歎曰莊蒙以小大擬於此矣豈知須彌衆容金翅世界入於芥虛井蠹之智纖人耳目後疾甚召僧集已髻捨都盡曰生死常耳願各早爲津濟其夜命終貞觀中矣

釋慧璧姓弘蘇州嘉興人爰初胎孕母絶辛鯹及誕育後生嫌臭味故始自孩嬰至于七歲葷蔬飽腹諸絶希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巖師明教隨順修奉刓鑿已後周遊訪道無擇夷險四論三經諮詢賞要學旣明達還延舊居四遠承風咸來請謁門人來去常數百人曉夕誨誘樂說無倦背不著席四十餘年老無久力時撫攣几貞觀之末年七十餘伊人不遠詞狀罕傳四遠稱揚但云不可思議大德也至於登機對晤述作憲章高軌莫聞恐埋諸古惜哉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遂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十　本紀十四　附見五

釋智琰字明璨俗姓朱氏吳郡吳人祖獻梁員外散騎侍郎父琨陳奉朝請琰託質華宗應生觀德母氏張夫人初懷孕日夢外通玄寺塔登相輪而坐遠視臨虛曾無懼色斯乃得道

超生之勝兆入師無上之奇徵是知二曜入懷雙龍枕膝弗能及也誕育之後取異儕童秀氣貞心早形髫齔八歲出家事通玄瓌法師為弟子提履持衣恭待弗怠寫瓶執杓受道孫勤年十二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悟聽察咸謂神童乃自惟曰翼翼帝邑四方是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年十六即日出都聽報恩持法師講成實論聰慧夙成深智開發故得條振穎拔後來莫二屬持公南上法筵用輟因還故里覲省二親仍於本寺開弘經法峯烽峻峙辯對如流時年十九莫不嗟其少秀逾年返京從泰皇寺延法師進具德瓶儀鉢深護戒根大莊嚴寺曠法師慧重中原名高日下乃依而請道童研新實意得情蘇功倍由來誠驥足之逢善馭也陳至德三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坐競流天口之辯千燈七夜爭析動神之微時年二十有二以其少之質參諸耆德通情則高衡析機縱難亦大車挺軸皇上欣賞百辟嗟稱莫不愛其閑典

服其敏捷每以人世囂雜幽栖清曠
属陳氏喪亂便事東歸削迹武丘將
三十載憑巖面壑任三業而閑安酌
澗披松隨四儀而宴處雖形隱而名
揚亦道潛而化洽於是八方歸仰四
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楊素經文緯
武王佐國均乘貴耆年未嘗許物行
軍淮海聞琰道勝栖山鳴鐃赴隴傾
蓋承顏王體投誠恨接足之晚左僕
射邳國公蘇威重道愛仁弥賞閑放
欣躍煬帝　居蕃惟揚作鎮大招英彥
遠集賢明琰既道藏名高敎書爰及
慮使乎之貴罪寔以己之累人於是
披衣出谷蒙敬厚禮因以辭疾得返
舊山隋文遠欽爰降書問屬炎曆有
終鋒鏑騰沸四海同弊三吳益甚檀
越子弟迎出猷壇首尾十載化行常
部大唐統宇咸返舊居武德七年蘇
州摠管武陽公李世嘉與內外公私
同共奉迎還歸山寺於是禪賓慧侶
更復畢集時龍沼鳳林信爲懷喜然琰
自他兩化得離俱脩講念之餘常行

法華金光明普賢等懺又誦法花三
千餘遍感應冥祥神瑞非一霄爐未
爇自起烟芬夕鑵纔空溜加溢水又
願生淨土造弥陁像行三種淨業修
十六妙觀與州內檀越五百餘人每
月一集建齋講觀勝輪相踵將逾十
載與夫般若臺內匡俗山陰共揩冏
期何以異也後見疾決旬大漸斯及
誡訓慈切衆侶哀涼以貞觀八年十
月十一日旦遷神武丘之東寺春秋
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窆于寺之南
嶺遠近奔馳皂素通集花香亂空野
哀慟若雲雷自有送終奚復過也惟
琰幼小矜莊立性端儼精誠在操苦
節彌勤口辭雜味日无再飯非義理
而不覆非法言而不談美貞奇姿乃
超衆表牆岸整肅氷霜凛懔陳臨海
王弟道安法師猒世出家内外通博
沙門適知學優業淨交遊二子時号
三英及升志林泉永絕人世芳風令
德蹊逕成規莫不迴旟造山親傳香
法信法海之朝宗釋門之棟幹矣講
涅槃法華維摩各三十遍講觀經一

百一十 遍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喜

與法師昔同京縣神道華年令接善隣敦交暮齒雖契桂之歡或殊而析麻之贈不遺想清顏之如在悲德音之巳寂愧披文於色絲寄言於貞石乃與寺主智峯等共樹高碑在于寺宇

釋道基俗姓呂氏河南東平人也素挺生知譽標岐嶷年甫十四負袠遊于彭城聽講眾師隨聞成德討論輿旨則解悟言前披析新奇則思超文外故徐許騰其明略河海重其義方致使儕等高推前脩仰止隋太尉尚書令楊素負材經國任總權衡嘗奉清猷躬申礼敬叙言命理嗟歎而旋顧謂寮伯曰基法師佛法之後寄也自見名僧寔傳其定即請於東都講揚心論既夙承風駕驪蹟當衢遊刃衆部玄機秀舉遂能談寫河瀆響對雷動于時大業初歲隋運會昌義學高奔風雲搢紳峙於山嶽皆擁經講肆問道知歸踵武相趨還迹鱗萃乃纘雜心玄章并抄八卷大小兩帙由

来共傳成得諸門自昔相導皆經緯
詮裂詞飛矣天挫叙抑揚範超前古
自介四海標領感結慧日道場皆望
氣祠師指途知返以基榮冠望表韻
逸衆中大業五年勅召来止遂即對
揚玄論允塞天心隋后解統玄儒將
觀釋府揔集義學躬臨論場鑾駕徐
移鳴笳滿於馳道御筵暫止駐驊清
于教門自大法東流斯席為壯觀也
時仗辯之徒俱開令譽及將登法座
各擅英雄而解有所歸並揖基而為
玄宰既居衆望經綸乃心便創擧宏
綱次光帝德百辟卿士咸異嚮而共
嗟焉有隋墜曆宸蕩中原求礼四夷
宣尼有言乃鼓錫南鄭張教西岷於
是巴蜀奔飛望煙来萃莫不歸清
遊霧邪正分焉敢闡大乘弘揚攝論
釐改先轍緝續亡遺道邁往初名高
宇內以聽徒難襲承業易迷乃又綴
大乘章抄八卷並詞致清遠風教倫
通故覽卷覆載若登龍門焉信鴻漸
之有冥故貞觀帝里寓內知名之儔
傳寫流輝實為符契但以世接無常

生涯有寄將修論跡遠尒而終以貞觀十一年二月卒於益部福成寺春秋六十有餘矣時彭門蜀壘復有慧景寶暹者並明攝論譽騰京國景清慧獨舉詮暢玄津文疏抽引亟發英釆還神志包捴高岸倫儔談論倚伏態出新異數術方藝無學不長自預比肩莫有淪溺末年躭滯偏駮遂掩微猷故不為時匠之所班列

釋道愻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氣高邈器度虛簡善通機會鑒達治方子史流略嘗頗遊處護法御衆誠其本據雖大通羣籍偏以涅槃攝論為栖神之宅也與弟道讓發蒙相化俱趣曇延法師延正法城塹道俗宗歸覲屬天倫可為法嗣乃度為弟子荷擔陪隨遊栖宮闕講悟訣述皆遵下筵於叙玄奧每忌擊節故聽涉乃多而特覽其經要登預講釋屢結炎涼三晉英髦望風騰集晚住蒲州仁壽寺聚徒御化樹業當衢然以地居方會賓旅湊從季俗情蕪多縱凡度既行向背憎愛由生愻道會晉川行光

河表日延主客資給法財皆委僧儲通濟成軌或有所置者便課力經始周告有緣德洽民庶為無一不遂所以方遠傳聲更振由來自蕃王府寧臺省群僚並紆駕造展諮謁餘訓或忿邊不過者心愧悚戰如謂有所失矣斯因德動物情為若此也慈癃道自資坐鎮時俗雖復貴賤参請曾無迎送加以言笑温雅談謔任時接晤緣機並稱詞令而奉禁守節不妄虧盈頻致祥感時所重新大業末歲妖氣雲奔因事返京夜停關首所投主人家有五男又勾外盜見慈馬壯欲共私之夜往其所乃見十人圍遶其馬形並雄怒操甲執兵衆盜同怖因之退縮細尋不見又往趣之還見如初無敢近者進退至五遂達天明既不見人知是神感乃合面歸懺焉其真通顯益如此例也又以仁讓之性出自天心預見危苦哀憐拯濟無擇怨憎通情盡一唐初廓定未拔蒲州慈與寺僧被擁城內時有一僧恒欲危害非類加謗乃形言色慈雖聞此曾

不輟慮既規不遂乃欲翻城事發將戮並無救者慈涕泣辭謝於執事曰此僧為過事屬慈身教導未通故為罪豐則過由慈起宜當見戮若復設諫執事知是其敵而不忍見慈之云云遂即釋放自此已後更發仁風攝事引之達量之弘者矣遠貞觀中年冬有請講涅槃者預知將終苦不受請前人不測意故鄭重延之乃告曰所以固辭者不終此席耳不免來意且後相煩遂往王城谷中道俗齊集慈登座主題已告四衆曰世界法尒不久當終敢辭大衆云何偈後請寄來生遂依文叙釋恰至偈初即覺失念經纔三宿卒于山所春秋七十有五即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闔境同號若喪考妣當夜雪降周三四里乃掃路通行像屍山巔經夕忽有異花遶屍周匝披地踊出莖長一二尺許上發鮮榮傑狀冬色而形相全異七衆驚嗟悲慶譆山有折將入城示諸耆宿乃内水瓶中着至明年五月猶不萎悴後拔之於地方始枯矣其冥祥所感希世如此晉州有人性愛遊獵初不奉信有傳遶之祥兆達其耳者乃造山覓之花滅屍亡唯覩空處仍大哭曰生不

蒙開信死不蒙花瑞一何無感必神道有徵願重靈相言訖地踊奇花還長尺許欣慰嘉應遂折取而歸通告鄉川由斯起信並近年目信可妄傳乎懸夢道議學行之美少劣於兄而講解十地有聞開表以仁壽往寺既濱關路無因山鄉塵地接京都亟勞人事乃顧言幽遁曆觀山水谷号義因而栖處時復登高臨遠摛體風雲具引名篇高調清逸道俗賓會又聚山門談謔引心未曾虛老以貞觀元年卒于山舍春秋六十七懸撫之洒淚與弟子道基等闍毗遺陰收其餘塵散之風府追惟恩悌為造釋迦塼塔一軀勒碑樹德沙門行友為文

和上諱慧顗俗姓張氏清河人也有晉永嘉避地居于建業焉天性通簡風神詳正洽聞博達砥礪後賢昔在志學早經庠塾業貫儒宗藝能多異文正見有陳文國英彥所高自有別集嘉其欣奉釋門悟其神宇將欲繼世其業故有所志請並抑奪之和上識真日積情僚切至若不出家誓當去世乃恐其畢命且錄李宗既處靜觀權持巾褐遂授三五祕要符籙真文許算數或易禁刻等法神慧開明指掌邊曉又旁

詢莊老三洞三清楊子太玄葛生內訣莫不鏡識根源究尋支派來乃思其真際崇尚自然駐馬采練形終期羽化討尋至理若響雖追即密誦法花意歸傳種未經時序文言並竟會陳帝度僧便預比校太建年中便蒙勅度令住同泰剃落之後親覲乃知既是官許即便稱慶由俯緇侶稟聽衆經後至前達日增榮唱隋降陳國比度江都又止華林插違問法有解法師成論名匠因從累載聽談玄義聲洽先聞更弘神略以道行成著緇素攸歸開皇末年被召京寺于時晉王開信威延大德同至日嚴並海內杞梓遞互相師每日講乘五輪方駕遂得遍觀異部遍覽衆傳辯討舊聞考定新軌陶津玄奧慧悟殊新深鑒訶黎偏文小道乃歸宗龍樹弘揚大乘故得中百般若唯識等論皆飲詠神化披閱文言講導相仍用為己任時聞屏退成處研思所請法華通轉猶昔并講文義以為來習真慧守正不妄參迎沙門智首道岳等並學窮幽旨架業重霄欽德欽風留連信宿詳議法律刪定憲章歡笑而旋尋復造長武德之始皇姊桂陽長公主造出宗義寺久崇

戒範義而居之世屬休明物情望重律師玄琬道張朝市行感紫宸氣結風雲遊從龍象每事邀延叙言友敬而謙虛成治時復栖焉琬深悟機神弥隆致接故有出罪受戒常居元席矣貞觀十一年夏末風疾屢增召門人曰形勢不久將畢大辞宜各敦自愛不宜後悔恨福業未就以為慮耳乃割其冬服並用成之又曰若識神自課可有常規恐脫昏昧非時索食一無與法後將大漸時過索粥答曰齋時過矣便默然不言其臨終奉正為如此也至其年七月二十六日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四葬于高陽原之西鑿穴處之後又遷南山豐德寺東巖斲石為龕就銘表德余學年奉侍歲盈二紀慈誥温洽喜怒不形誨以行經曲示纖毫蒸嘗御涉炎涼不倦初受具後性愛定門啓陳所請乃曰戒淨定明道之次矣宜先學律持犯照斷然後可也一聽律筵十有餘載因循章句遂欣祖習貞觀初年拔思開表廣流聞見乃蹤陳行意便累余曰出家為道任從觀化必事世善不可離吾因而流涕余勇意闡道暫往便歸不謂風樹易喧逝川難靜往還十載遂隱終

天悲哉

釋道宗姓衛氏馮翊人也行性虛融寬仁爲愛優洽成濟有名當世弱年遺俗敦務釋門專志大論講散文旨周武廢道隱形俗壤內蘊明禁外附世塵隋朝開教便預剃落住同州大興國寺寺即文祖之生地也房宇堂塔前後增榮背城臨水重輪疊映寺立四碑峙列方面宗於其中敷弘連席晤物既廣開洗塵心而形解雄邃聽徒崇重四方賓客日別經過周給供擬著名道俗大業季曆薦饑相尋丘壑塡嚴人民相食惟宗偏廣四恩開化泯緣施物所及並充其供故蒲州道遜同州道宗住隋開河途經即日情同拯濟騰實廣焉衆以德望攸歸舉知寺任統攝僧侶慈旨弘被以法寄人弘成濟在律僧衆餘學彝倫斯乱乃到京室延請沙門智首中夏講說宗率其部屬三百餘人橫經承旨初不覺倦立寺極久淨地全無雖未執觸終涂宿煑釋文至此宗乃知非衛慨晚學未成護法乃停講翻撿

方進後文又常徒布薩物貴新聞衆多說欲不赴斯集及聞欲之為教誡為怖求本是猒怠不成聖法自今盡報躬臨說戒諸有不來量事方許每至畧約言涉勤繁者皆為之流淚沾巾歔欷不已其欽敬正法為若此也以貞觀十二年遘疾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五門徒弟子五百餘人奉佩法訓無因景仰乃竭情厚葬故輀駕連陰幢蓋相接數里之間具白斯滿墳於城東立碑表德

釋三慧婁潁人崇嚴涅槃以為正業行流河朔名振伊瀍大業初年以學功成采下勅徵入慧日道場東都聽進玄津通涉慧有功矣而神氣清嚴穎晤成則皷言動論衆所憚焉帝以通道明機務須揚選乃勅往巴蜀搜擧藝能屬隋運告終寓居卬棘流離從物因事引生而性絕煩暱屏居卭業鄭國公竇軌作鎮庸蜀偏所諮崇服其處靜自虛致斯隆敬異等慧觀時制用故无虛影武德九年遠朝京闕勅見勞問任處黃圖工部尚書屨

綸宿樹善因造靈化寺欽慧道素上奏任之時復闡弘重移棨来頗傳筆記後學稱尋貞觀年中召入叅譯綴文證義倫次可崇製翻經館序攄情置列贍勇豊矣以其年卒于本寺春秋七十矣慧昔在絳州獨處別院感見神童形質希世致敬於慧云屈法師誡罰知事勿耕墓所言已便隱初未之為述後復重来還述前事若不為語當打彼僧必至死也登為問之乃正耕田中故塚遂令止之由是僧侶清晏卒无後患自非立正處懷焉使非人投告故慧之垂訓不許觸犯幽顯如所引云

釋慧頵姓李氏江夏人本寔隴西世載蟬冕逮泒合於天潢遠條連於若木十一世祖西晉都亭侯重避難徂南亭于夏汭因遂家焉十歲出家師事昜氏光嚴寺明智法師智即建初之入室蒙命說以開筵乃竭志依承義門斯啓于斯時也南國令主雅重仁王每歲肆筵高選名德年纔弱冠預擬斯倫高第既臨聲唱逾遠天子

日覩天人仰贊光寵國恩恭先是立及天厭陳德隋運克昌金陵講席掃土俱盡乃杖策遊吳大乘頻繁爰整其旅廣開學市遠招八埏之士以扇一極之風蘇州刺史劉權果達三德才著九能又於簡易時務依影法筵悅飲河之滿腹於負山而無倦自有陳渝没物我分崩或漏網以東歸或入籠而北上谷風以恩相棄伐木以德相高積仵朋從咸來謁敬大業之始幽降皇華亨以疾辭逸情山水吳之高人為之肯附咸請處於通玄依瑞彖而弘演有隋晉逸作梗猷氛乃避地毗陵沉默宴處而顯靈瑞相二寺僧徒翹請弘法寺有沙門智韶智瑫風猷警邁不乏精神既遇通人傾心北面勤則不匱敏而有功並繼數揚僕驗東箭于時刑新輕典世涉老莊長淮已南猶稱吳國杜威專制擁婁君臨崇尚佛理欽茲歸戒大唐高祖掃舊布新起師臨洛徵威謁帝俛首應詔不悅于躬顯為謨宿因擇威夏櫝達頂生之非固膽吳濞之失圖威乃

接足烏咽由斯而別有餘杭沙門道
顒法濟等先亨成論義同門戶不遠
千里請道金陵乃欝相然諾既而數
暢至理藥未滋繁爰逮苑奉並無輊
賫扵遠行龍泉二寺造金銅弥勒像
各一軀坐高一丈五尺用結來生之
緣也貞觀元年通玄上德惠儀法師
道心精粹量包山海脩己安人非幾
不踐東晉之日吳有白足至誠感神
无遠弗屆天竺石像雙濟滄波照燭
神光歘曜滬瀆白尼迎接因止通玄
自晉距陳多顯靈瑞隋末軍飆玉石
俱盡二像尊儀蒙祀霜露儀師獨苦
心行切情昏曉以佛無殺僧何得安
乃跋涉山谷芥景輪村不逾一年浮
況千丈履深冒險還到大吳廣開月
殿植畫斯立顯以風雨相感席卷而
還無替兩時切蒸二事有吳縣令陳
士緯者排縈從義儀仰法音請講法
華涅槃文軸繞竟疲役增勞即以壓
尾付囑學士智奘已強學待問無擇
惠風師　遂功倍不懃屢嬰撓言既止
怡然冥目以貞觀四年十月終于通

玄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壙于白鹿之南嶺學士弟子等千餘人哀泗傷心恐芳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王學士諸鱗為文貞觀五年弟子法韶等孝情殷至攀號靡及謹於壙前建塼塔五層禪師慧儀鄉拜勝德香火情難無事經綸故使瞰迴遐高嘗衢向術生平子弟仰瓊級而霑襟宿昔德明望玉輪而眉涕常州沙門法宣曰余與上人情均道勝君終我疾枕淚眠號素車不馳玄壞長隔欲申悲緒聊書短銘方墳在列靈塔斯布爰屬勝人允茲崇樹於惟法主人勝德全愛河早越心燈幼傳巖嶽一簣哮吼三年青蒲應舉紫極聞天名邦行化利物攸往衢塼日斟懸鎮常朗義海傍溢談峯直上誰謂明珠忽潛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標墳瓊龕宿霧玉掌排雲澗松送響巖桂呈芬山飛海運遷貿相踵火入秦陵書開汲冢惟茲道力巍巍長竦

釋法恭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正信天發成德自然妙識悟道高情拔俗故

知為道者貴其精力通方者歸其至當立朝者宗其篤誠招隱者味其閑放評之於恭諒法侶之羽儀人倫之准的矣初生之夕室有異光爰洎撫塵便能捨俗事武丘聚法師為弟子世受具之後聽餘杭寵公成實此公眺曇逮寵將亡乃以麈尾付囑見斯先達昔人傑也恭既受法寄相續弘持三吴允派之流爭超問道而勞謙終日應對不疲行高而敖如愚學廣而陳西壁後言遊建業歷詢宗匠深疑碩難每祛懷抱固有无得之道大弘遺名之情斯著乃旋軫舊壤幽居於武丘山焉燒指供心痛惱之情頓遣積念厭歡長往之志彌存開皇中年州將劉權政成吳主心遊釋教乃嚴駕山庭屈還城邑住迴向寺箴道茲國請翻然迴慮以為體道由心道存則異於彼我立教在迹教行則濕其顯晦乃遊洛轉法通流甘露挹河卹乎均美前哥大唐闡化彌崇弘演貞觀十一年下勅赴洛常州法宣同時被召亦既來儀深降恩礼對揚帷扆辯論紛綸明像教之興滅啓遺法之寄付入侍講筵既摛雅什因衣作詠仍即賜縑有感聖衷深見嗟色特詔侍傳送京師四事資給務令優厚雍州牧魏王遥加欽請以為戒師

親降蹕曰昔道安騁迹襄陽聲馳秦闕慧遠栖
心廬岳名振晉京故知善言之應非徒千里明
月所照不隔九重法師笠澤上仁震維高德律
行淨於青眼威儀整於赤縣傳燈之智不窮法
施之財无盡弟子稱此心焉每遊仰於調御塹
此身田常栽懷於法雨若得師資有託冀以袪
此六塵善尊啓行庶无迷於八正謹遣諮祈佇
承慈誘既膺斯請供施特隆自餘朝野明達緇
素清高聞風延佇望室奔湊者厥筆書無紀其
廣植德本追舉勝幢寶殿臨雲金容照日講遶
初闢負笈相趨談蹤繼成名都紙貴加以博通
內外學海識其波瀾筆墨彰乎文園開其林藪
以貞觀十四年十月六日遷神于西京大莊嚴寺
春秋七十有三褒旒興悼有識含悲降勅加
以賻贈并造靈轝遞給傳乘付弟子慧龍等送
柩還鄉以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窆於武丘之南
嶺道俗奔赴望途悼泣門人笙等師資增感歲
序易馳非夫琢珉孰陳不朽乃共竪豐碑式
傳僧頌中書令江陵公岑文本制序朝散大
夫著作郎劉子翼制銘兩叙風聲各其志矣
釋智正姓白氏定州安喜人也家傳
信奉夙著弘道纔預有知便辭世網
識見弘舉不群蒙稚年十一將欲落

乘父母諸戚對之泣淚而顏色无改
師知其遠度也日授未聞隨得緣記
録爲譜諜有所遺忘尋問相續身无
戲掉口不妄傳奉戒精勤昏曉自策
和上同師私共歎異年雖弱冠曾无
驅役供贍所須恣其學問不盈數載
慧聲遂遠開皇十年文皇廣訪英賢
遂與曇遷禪師同入魏闕奉勑慰問
令住勝光仁壽元年左僕射虞慶則
欽正高行爲奏寺額造仁覺寺延而
住之厚礼設御正乃深惟苦本將捐
此務歸靜幽林承終南至相有淵法
師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遂往從焉
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因留同住二十
八年靜恭无事不涉人世有請便講
詳論正理无請便止安心止觀世情
言晤不附其口貞梗自課六時无憇
以貞觀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卒於
本住春秋八十有一弟子智現等追
惟永往感息難願鳩拾餘身於寺之
西北鑿巖龕之銘記如在現少出家
諮承法教正之箴誡略无乖緒致所
著諸疏並現筆受故正之制衆作也端

坐思微現競希筆承顏立侍隨出隨書終于畢部乃經累載初不賜坐也或足疼心悶不覺倒仆正呵責曰昔人翹足七日尚有傳揚今尒纔立顛墜心輕致也其翹仰之極復何得而加焉正凡講華嚴攝論楞伽勝鬘唯識等不紀其遍製華嚴疏十卷餘並為抄記具行於世

釋慧棱姓申屠氏西隆人胎中父亡惟母鞠育三歲悰慧思願聞法母氏憐其孤苦相從來聽襄陽闍法師三論文義之間深有領覽年至八歲其母又終無師自發獨詣邑西檀溪寺誕律師而出家十六乃往荊州茅山明法師下依位伏聽問經大意深有奇理召入房中三年曲教惟陳不有有也棱於此義深會其旨隋末還襄又逐安州暠師入蜀凡有法輪皆令覆述吐言質樸談理入微時人同号得意棱也及暠下獄棱亦同繩身被桎梏於成都縣一獄因徒請講三論周於五遍勑遂釋放便逐暠還既達安州粮粒勇貴旦往隨州迎里告索

蒼遠暠所如常揆聽往還三百深有足功然其報力雄猛生乇一患門學所推及暠力微四大退服令代講湼槃咸怪其言謂違暠義時席端俊異者三十餘人將往副水百有餘日惟講三論後暠患愈還返安州常於暠房叙經大意外有側聽皆為漫語白暠曰稜於初章全若不解明日上講請為定之及時告曰欲定初章者出來時問侶盖衆者二十五人一一誦呈皆云不是稜寂後述句句雖異皆云得意由是靡伏莫敢輕者暠之將終告曰稜公來吾今付囑寂後續種自吾講來惟汝一人得經旨趣乃握稜手曰夫講說者應如履劍不貪利養不憚劬勞欲得燈傳多於山寺讀經法事並為物軌如為一人衆多亦然如此可名報佛恩也又曰共公同涉苦辛年載不少惟以無相為本然後言矣語已而終初未囑前稜夢神人尖兩眼又見一人著青衣執寶鏟放光來印稜心既受訣已百日懷戀後還襄州紫金寺講論五年衆有

三百貞觀八年又還須彌講涅槃大品惟度等經至十二年三月夢鴈八寺羣鳥飛去因即散衆及司功搜訪一無所獲將王臨襄佛法昌顯請於梵雲相續齋講道俗翕習又復騰涌至十四年正月半有感通寺袒法師日夢見閻王請稜公講三論拔公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壽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須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逼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悆告弟子曰吾五藏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慶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耆闍已講三遍取如目前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即到慶曰何人荅曰閻羅王使迎稜即起燒香洗浴懺悔礼佛訖還房中與慶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斂容便卒即十四

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合境僧衆七日七夜法集功德蔣王賵絹五十疋送於鳳林山玄素同集五千餘人開講設齋終日方退去

釋智拔姓張襄陽人幼年清悟雅好道法六歲出家初爲閏師弟子閏顧有濟器乃携付哲法師哲亦襄川僧望具之別傳初誦法華日通五紙經中理路略有規度惟曰斯經諸佛出世之大意也一人一道非卯不通揩畢依持開悟蒙俗周聽乃洽承帝京上德吉藏法師四海標領三乘明匠尋詣奉旨欣擊素心首尾兩遍命令覆述英俊鼓言無非乱轍藏親臨坐拔問衆曰一乘爲兩遂分爲三亦可一乘爲兩分爲三兩衆無敢荅藏曰拔公此問深得旨矣乃囑累大法必在機緣於是還襄會賊徒擾攘無由講悟晝藏夜伏私蘊文義後値清平住耆闍寺恒在常濟講法花經年別五遍門人法長後生頴萃見住梵雲領徒承業貞觀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於清信士張英家宿集豎義開法

華題或問今昔開覆三一之旨者答
對如風響解悟時心便告稜法師
曰智拔答畢須弥來難盡皆神俊詣
八方郷里大德檀越等相別時不測
其言也遂即潛然迫而察之已遷化
矣合境玄素嗟惋驚慟顔狀如生加
坐竪正蔣王躬臨燒香供養贈物百
餘段墓所設五千僧齋春秋六十八矣
釋慧瑜姓寧氏少孤窘三歲二親俱
喪養於舅氏五歲隨外祖往長沙寺
聽見佛啼泣戀慕不肯還家遂住之
為寺救苦法師弟子令誦大品五十
日中一部通利曉聽三論大品鏡其
宗領隨有行文觀用明的逢難入玉
泉山寺側有泉旁作草庵於中宴坐
二十三年初無暫離觀心純淨未可
言覩泉神供奉時或見闇黒虵一頭
長二丈許隱顯現身如守護相羣賊
雖来無敢近者有老賊張赫伽者勇
悍無前携引十賊身挾兩刀欲煞此
虵去二百步虵乃張目出光賊徒皆
倒經兩日間瑜覺往救七人已死虵
隨瑜行為誦大品大明呪訖三人方

活於是四遠聞風往造供施委積貞觀十年荊州道俗請出勝覺寺講三論大品開化未聞佛法由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合寺同見羣星入井不測其故至八月十七日講大品至往生文末說手執如意於座而卒春秋七十有九

釋慧持姓周汝南人也開皇初年父任豫章太守因而生焉少機警美姿制栖遊之方欣其言晤履歷名邦將挹道化初達丹陽開善寺投滿法師而為息慈令誦大品日通五紙斯經易誦難持而能文句無爽時共美之年登冠具身長七尺色相光偉執持威容不妄迴視故俗又目曰為王持也乃聽東安莊法師又聽高麗實法師三論鉤探幽極門學所高兼善老莊易史談玄之次寄言洗理越公楊素治兵淮海聞風造展歎其清悟曰斯寔絕倫之僧也隋末避難往越州住弘道寺常講三論大品湼槃花嚴莊老累年不絕立志堅白書翰有聞不出寺門將三十載加坐不臥勤苦

至終以貞觀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旦告弟子曰吾欲往他方教化急作食及時至三下前食還房加坐繩牀歛容而逝弟子謂言入定三日在之會稽丞杜伏護者蔬素長齋依常來拜聞有異香方知久化跏結儼然伸而不得乃坐送大禹山都督巳下玄素方餘人悲歎相嗟至于殯所春秋六十八矣

釋智凱姓馮氏丹陽人父早亡六年聽吉藏法師法華火宅品夜告母曰經明火宅者只我身耳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知無我終夜達朝詣藏出家身相黑色故号烏凱年十三覆藏經論縱達論並不拘撿約隨藏會稽嘉祥等寺門人莫逹無敢右之及藏入京即還靜林聚徒常講武德七年剡縣立講聽徒五百貞觀元年往餘姚縣小龍泉寺常講三論大品等經擯不出寺勝不親席不受供施自僧而巳佛殿之後忽生一池便日只飲此池可以卒耳為性慈仁言極獷厲時越常俗多棄狗子凱

聞勝之乃令拾聚三十五十常事養育氈被卧寢不辭汙染至十九年齊都督請出嘉祥令講三論四方義學八百餘人上下僚庶依時翔集用為興顯世百有餘日論士人谷對冷然消散無滯初發龍泉小池即竭凱聞歎曰池竭食亡吾無返矣至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依常登座手執如意默然不言就撿已終乃加坐送大禹山七日供養常有異香州宰自撿深發堅信乃起塔七層以旌厥德云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十一 正紀十五 附見四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為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明即興皇之遺屬也初朗公將化通召門人言在後事令自舉處皆不衷意以所舉者並門學有聲言令

自屬朗曰如吾所舉乃明公乎徒侶將千名明非一皆曰義首所擬未知何者明耶朗曰吾坐之東柱下明也明居此席不移八載口無談述身無妄涉眾目癡明既有此告莫不迴惑私議法師他力扶矣朗曰吾舉明公必駭眾意法教無私不容瑕隱命就法座對眾叙之明性謙退泣涕固讓朗曰明公來吾意決矣為靜眾口聊舉其致命少年捧就傳座告曰大衆聽今問論中十科深義初未曾言而明已解可一一叙之既叙之後大衆愜伏皆慙謝於輕蔑矣即日辭朗領門人入茅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故興皇之宗或舉山門之致者是也敏採摘精理出聽東安言同意異更聽部別年二十三又聽高麗實公講大乘經論躬為南坐結軒三周及實亡後高麗印師上蜀講論法席彫散陳氏亡國敏乃反俗三年潛隱還襲染衣避難入越住餘姚梁安寺領千沙彌講法華三論相續不絕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花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

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眾集
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
僧千二百人尼眾三百士俗之集不
可復紀時為法慶之嘉會也至十九
年會稽士俗請往靜林講花嚴經至
六月末正講有䖐懸半身在敏頂上
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
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
人礼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
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
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
七日余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恰至二十三日
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地為震動
因尒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
六寸停喪七日異香不滅莫不悼歎
道俗莊嚴送於隆安之山焉
釋慧璿姓董氏少出家在襄州周滅
法後南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
又入栖霞聽懸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
等晚於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
凡所遊刃並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
福寺會亂入城處摠管等請在官舍
講花嚴經僧徒擁聚千五百人既屬

賊圍各懷翹欲不久退散深惟法力唐運斯泰又住龍泉三論大經鎭常弘闡蕭達莊老史子談笑動人公私榮達參問繁結蔣紀諸王承臨襄部躬申欽奉坐鎭如初王出門顧曰迎送不行佛法之望也由此聲譽又逸漢南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盂蘭盆經竟斂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以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惟璿立性虛靜不言人非賓客相投欣若朋友面常含笑慈育在懷涉獵玄儒通冠文采襄荊士素咸傾仰之聞其長往無不墮淚初住光福寺居山頂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礼璿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无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上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弥覆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

有小乘前事並失條願弘持勿孤所
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
當得之自往紉南慈母山大泉請一
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期七日
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
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
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
美合衆同幸及至龍泉漸便乾竭援
斯以言亦感通之奇致矣

釋慧眺姓莊氏少出家以小乘為業
遊學齊徐青海諸州數論之精馳譽
江漢開皇末年還住鄉壤之報善寺
承為王拔公在下龍泉講開三論心
生不忍曰三論明空講者著空當發
言說舌出三尺鼻眼兩耳並皆流血
七日不語有法律師聞其擬略大乘
舌即挺出告汝大癡也一言毀經罪
過五逆可信大乘方可免耳乃令燒
香發願懺悔前言舌還收入便聲往
拔所誓心斂迹惟聽大乘拔之去亡
為設大齋於墓又建七處八會廣請
道俗百日既滿即往香山神足寺足
不踰閫常習大乘每勸諸村年別四

時講花嚴等經用陳懺謝常於衆中顯陳前失獨處一房常坐常念貞觀十一年四月三日在寺後松林坐禪見有三人形皃都雅赤服禮拜請受菩薩戒訖白曰禪師大利根若不改心信大乘者千佛出世猶在地獄聞此重囑涕泗交流大哭還寺在講者房前宛轉嗚咽不能得言以水洒醒乃更大哭繞佛懺悔用此為恒又勸化士俗造花嚴大品法花維摩思益佛藏三論等各一百部至十三年三月九日中時佛前礼懺因此而終春秋八十餘矣自終七日椅樹變白大泉渾濁過此方復斯亦知過能改无過者冥誠可嘉矣寺去城邑將五十里從受歸戒者七千餘人填赴山河為建大齋於墓所三十法師各開一經用津靈造

釋靈耆姓陳本惟潁川流離蜀部益昌之陳鄉人也祖宗信於李氏其母以二月八日道觀設齋因乞有子還家夢見在松林下坐有七寶鉢於樹顛飛來入口便覺有娠即不喜五辛諸

味及其誕已設或食者毋子頭痛於是遂斷八歲二親將至道士所令誦步虛詞便面孔血出遂不得誦還家入田遇見智勝法師便曰家門奉道吾欲奉佛隨師出家即將往益州勝業寺為沙弥一夏之中大品暗通開皇之始高麗印公入蜀講三論又為印之弟子常業大乘後隨入京流聽諸法大業之末又返蜀部住法聚寺武德二年安州暠公上蜀在大建昌寺講開大乘眷止法延三年發還蜀本住常弘此部經二年許寺有異學成實朋流嫉此空論常破吾心將興害意眷在房中北壁而止初夜還牀插邊不定身毛自豎移往南牀坐至三更忽聞北壁外有物撞度達於卧處就而看之乃漆竹竿槊長二丈許向若在牀身即穿度既害不果又以銀挺雇賊入房眷坐案邊覓終不獲但有一領甲在常坐處眷知相害之為惡也即移貫還綿州益昌之隆寂寺身相黑短止長五尺言令所及通悟為先常講大乘以為正業貞觀元年

通州騫禪師作檀越盡形供給三百
聽衆至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睿夢
有衣冠者来迎騫往西方去徒衆鉢
中皆空無物至三十日寺鍾大小七
口銅磬十餘一時皆鳴至三更騫繩
牀加坐而終睿自此後周流講唱傳
化不絶至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四
更大風忽起高聲言曰靈睿法師来
年十月往南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
世音菩薩所受生也至期十月三日
合寺長幼道俗見幡花菩薩滿寺而
下曉講入房者疏讀經外有僧告幡
花異香充寺及房睿聞捉經出看殺
容立終堅持不倒扶臥房中三更忽
起加坐如生判史以下躬手付香供
養其屍道俗相送歸東度山設六會
八千人時年八十三矣然其潔清童
稚過中不飲葷辛莫履具盡報去
釋僧辯俗姓張南陽人也渚宮陷没
入關住於馮翊焉年甫七歲日誦千
言時以奇之聲于鄉壤十歲欣仰道法
思欲出家局以公憲未蒙剃落乃聽
維摩仁王二經文義俱収昇座覆述

宣吐教理有稱於時先學大德相顧曰吾等沒後不憂也此人出家紹隆遺法矣開皇初年勅遣蘇威簡取三千人用充度限辯年幼小最在末行輕其行業召令口誦言詞清轉章句剖斷神明朗正見者屬目由是大蒙嗟賞餘並不試同得出家受具已後專尋經論時有智凝法師學望京華德隆岳表辯從問知津乃經累載承席覆述允合同倫遂使旁蹟異解曲有正量識者僉悟擊其大節大業初歲召入大禪定道場祭復告之欣其開解武德之始步出關東蒲虞陝虢大弘法化四遠馳造僧勝初聞昔處芮城將開攝論露緣而聽李釋同奔序王將了黃巾致問酬答乃竟終誦前關辯曰正法自明邪風致翳雖重廣誦不異前通黃巾高問轉增還叟謂其義壯忽旋風勃起徑趣李宗繚倒捲抑身首傾擾冠幘交橫衣綫紊亂風至僧倫怡然自滅大眾笑異其相一時便散明旦入文赦然莫集辯雖乘此勝而言色不改時共服其

昇度也貞觀翻經被徵證義弘福寺立又召居之雖屢處以英華而情不存得喪約時講說不替寒溫異學名賓皆欣預席故使海之內外僧雜華夷不遠万里承風參謁俱舍一論振古未聞道岳法師命章摛釋辯正講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三百餘紙或聞初聞法肆或中途少聞但有法坐無論勝負咸預位席横經而聽斯渴法之深良未儔矣而謙讓知足不重榮勢名滿天下公卿咸委而不識其形也皆來覓之辯如常威儀不變其節任其來去曾無迎送時儕倫諸德以此懷尚而不能行也以貞觀十六年六月十二日卒於弘福寺春秋七十有五于時炎曦赫威停屍二旬而相等生存形色不變迄至于葬日亦不腐朽于時元旱積久埃塵漲天明當將送夜降微雨故得幢蓋引列俱得外濟七衆導從不疲形苦壙於郊西龍首之原鑿土為龕處之于內門通行路道俗同觀至今四年鮮明如在自辯置懷慈濟愛法為功路見貧

苦不簡人畜皆盡其身命濟其危厄講聽之務惟其恒習其攝論中邊唯識思塵佛性無論並具出章疏在世流布

釋法常俗姓張氏南陽白水人也高祖隆仕魏因移于河北郡焉少踐儒林頗知梗概而厭其諠雜情欣出家奉戒自守不羣非類霜懷標舉為衆所推年十九投曇延法師登蒙剃落髮預聽限大闡玄猷學不逾歲即講涅槃道俗聽者咸奇理趣自尒專親侍奉曉夕諮謀每擊幽致延於其情理深當乃摩頂曰觀子所涉必往持正法矣於即研精覃思無釋寸陰時年二十二攝論初興隨聞新法即其弘義于時論門初闢師學多途封守舊章鮮能迴覺常乃博聽衆鋒校其銛鋭泰齊趙魏靡不周行時積五年鑚覈名理至於成實毗曇華嚴地論博考同異皆為軌轍末旋踵上京慨兹異叙隨講出跡示顯羣迷隋齊王暕召結時望盛演釋經登預法座數陳至理詞義弘遠罕得其門僉共

美之嘉歎成俗遂有胥徒歸湊相續
依承四時講解以爲恒任大業之始
榮唱轉高爰下勅旨入大禪定相尋
講肆成濟極多唐運初興遐邇清晏
四遠投造增倍於前每席傳燈播揚
非一貞觀之譯證義所資下勅徵旨
恒知翻任後造普光宏壯華敞又旨
居之衣服供給四時隨改又下勅令
爲皇儲受菩薩戒礼敬之極衆所傾
心貞觀九年又奉勅旨入爲皇后戒
師因即勅補蕭知空觀寺上座撫接
客舊妙識物心知導法化長鎮不絕
前後預聽者數千東蕃西鄙難可勝
述及學成返國皆爲法匠傳通正教
于今轉盛新羅王子金慈藏輕忽貴
位棄俗出家遠聞虔仰思覲言令遂
架山航海遠造京師乃於船中夢矚
顏色及覩形狀宛若夢中悲涕交流
欣其會遇因從受菩薩戒盡礼事焉
十四年有僧犯過下勅普責京寺大
德綱維因集於玄武門召常上殿論
及僧過常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預法
門不能躬奉教網致有上聞天聽特

由常等寡於訓誨恥愧難陳遂引涅槃付屬之旨上然之因宥大理獄囚百有餘人又延設供食訖而退及李道居先不勝此位率僧邀駕隨頻表上既不蒙遂因染餘疾的無痛所右脇而終于住寺春秋七十有九即貞觀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也至七月二日葬於南郊高陽之原時炎景陵天遊塵翳日遠至發引之前夜降微雨及於明旦天地清朗雲霧四除纖塵不飛道路無擁京寺僧侶門人子弟等各建脩幢三十餘車前後威儀四十餘里信心士女執素幡花列侍左右乃盈數万卿相儐從僉以榮之初常渉詣義門妙崇行解故衆所推美歸於攝論而志之所尚慕涅槃恒欲披講未之欣悟遂依衆請専弘此論陶冶理味精貫匈懷依時赴講全無讀誦繞有餘暇課業行道六時自勵片無違缺有大神王冠服皆素率其部從隨其旋遶道俗時見密以髙之又曽宵夜至佛堂中 壁畫樂天一時起儛後於中夜又在佛堂觀音菩

薩從外入戶上住空中身相瓌奇佩服瓔珞晃發希有良久便滅後經五年天將欲曙又感普賢菩薩從東而來去地五六丈許常之專精徵應爲如此也故立志清峻逾久逾勵所獲法利多造經像但務奇妙不言其價歲建檀會終盡京師悲敬兩田无遮供養自所服用麁弊而已講揚別供一不受之還布衆中持操无改著攝論義疏八卷玄章五卷涅槃維摩勝鬘等各垂疏記廣行於世弟子德遷等爲立碑于普光之門宗正卿李百藥爲文

釋智徽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年十三志樂出家不希世累住本州清化寺依隨遠法師聽涉經論於大涅槃偏洞幽極故齒年學揔爲諸沙彌之卓秀者也立性勤恪樂理僧務每有執役不憚形苦晝供養僧夜讀章疏衣不解帶研精无怠受具已後神思高正戒行明潔然乎恕儉約見者欽屬歆慕弘道歲常講涅槃十地地持維摩勝鬘用爲恒業聲務廣被遠近

追風提攜裹粮尋造非一隋煬御曆
珎敬弥隆大業七年下詔延請入於
東都內道場禮異恒倫日增榮供徽
立操自昔一不受之盈尺之財不附
箱囊率性超然不妄傾涅但專講誦
宣導為先偽鄭之初洛城恒閉徽以
兵戈方始開悟未因乃杖錫出城思
濟鄉壤于時守衛嚴防梗澀難通而
徽安行限關守當不覺斯固善神之
所送也既達高平道俗欣赴世接屯
難飢餒相委乃遺以粮粒拯濟寔多
皂素賴之皆資法味使即四時長講
屢有并堂外施衣帛悉供講衆頻值
儉歲米食不豐異客暴來兩倍過舊
徽以聽侶不安為營別院四方學士
同萃其中財法兩施無時寧舍懷州
都督鄖國公張亮欽挹德教遠延講
說道俗屯赴又結河陽乃請為菩薩
戒師珎敬道風指為善友夏講涅槃
解恣便訖覺少不悆衆咸怪之還房
靜念俄須便逝春秋七十九即貞觀
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也懷州道俗哀
若至親送塟歸于本邑自徽之在遠

門也敬法尊人誠孝第一每登法席講析幽通皆云大法師意如此因即聲淚俱下常謂諸徒曰父母生吾肉身法師生吾法身思報此恩何由可逮惟有弘教利物薄展余懷耳所以每歲常講不敢告勞以惟斯故也兼以課已行業無虧六時手執熏爐約數承礼夜不解衣一生恒尒清素寡欲不樂交遊敷化之餘便營僧事故澤部長幼詠仰于今

釋玄鑒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天性仁慈志樂清潔酒肉葷辛自然猒離十九發心投誠釋種愛重松林終日庇其下忘遺食息後往清化寺依止遠公聽採經論於大涅槃深得其趣隋運末齡賊徒交乱佛寺僧坊並隨灰燼衆侶分散顛仆溝壑鑒守心戒禁曽無毀犯食唯蔬菜衣則藍麻屢經歲序情無嚬蹙及至年穀豊熟還返故鄉招集緇素崇建法席勸諸信識但故伽藍皆得營復有故塔廟並令塗掃遂使合境莊嚴赫然榮麗奉信歸向十室其九兼以正性敦直言

行相高行值飲啖非法無不面諫訶毀極言過狀不避强禦或與語不受者便碎之酒器不酬其費故諸俗士聚集醼飲聞鑒來至並即奔散由是七衆尊處敬其嚴厲重其清貞數有繕造工匠繁多豪族之人或遺酒食鑒去吾今所營必令如法乍可不造理無飲酒遂即止之時清化寺修營佛殿合境民庶同共崇建澤州官長長孫義素頗奉信聞役工匠其數甚衆乃送酒兩轝以致之鑒時撿挍營造見有此事又破酒器狼藉地上告云吾之功德乍可不成終不用此非法物也義聞大怒明欲加惱夜夢有人以刀臨之既忽驚寤即事歸懺又遇疫氣死亡非一皆投心乞命鑒為之懺悔令斷酒肉病者痊復時大重之有鄉人李遷者性偏嗜酒既遇時氣無由自濟遂悔酒過用為死調餓佘鑒至無何便去遷遂除差因佘猷離飲酒永不涉言縱忽聞氣如逢毒勢告其友曰自見鑒師巳來尚不喜聞况當見也故戒節冥感皆此之類

于今神志貞亮每講涅槃十地維摩四時不輟春秋八十有三初鑒以傳法之務職司其憂衆侶乖儀則糺彈驅擯時俗僉訝其梗直也及武德六年當部濩澤縣李録事者死經七日隱身謂妻曰吾是李録事也計吾猶得六年在世但爲司命枉來取我生理冢中已訴閻王蒙放在人中浮遊六年今在鬼道未然之事皆預知也卿家貧窮但爲他卜無不必中因可獲財以利大小便令賣卜鬼爲通疑方遠皆詣謂爲大聖後謂妻曰人命無常何不修福可往鑒師所聽法遂相將入講堂中安置壁角以物自障共人言議應變迅速乃經晦朔或有問者何不現形耶答曰今在鬼趣受身極陋自不忍見況復他也又往景業寺聽維摩經有餘法師謂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白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都講唱文諸天神等皆斂容傾耳恐其聲絶法師解釋皆散亂縱恣無心聽受願如法講說勿妄飮噉也何以知然

見天神等聞法師酒氣皆迴面而聽因即悔過令廢飲之鬼曰此定須斷天神不許寧不講也非唯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不可輕矣鑒聞異寺有此聲告倍復信奉兢兢異常

釋玄會字懷默俗姓席氏其先豳土安定人也遠祖因官故又居京兆樊川之秘坂焉年十二精苦絕倫欣志猜俗而儀相秀挺有異神童隋漢王諒見而奇之奏度出家仍住海覺寺為捴法師弟子自落采之後即預講席專志涅槃勤至之功倫等推尚捴深會之解也舉為覆述所以槃節拘致由來擁慝者皆剖決通釋滲然可見時大賞之以為涅槃之後胤也因尒改前舊章更新戶牖穿鑿之功難與儔抗造涅槃義章四卷義源文本時文釋抄部各四卷自延遠輟斤之後作者祖述前言唯會一人獨稱孤拔武德之始學觀大張沙門曇獻道開國望造慈悲寺奏會以為寺主締始惟新法務連續引接後昆講揚此部

將四十遍于時同侶同業相推元席
而讓以成治雅為學宗性慕人法不
濫尊嚴但有法座皆通諮聽縱已舊
聞領如新渴斯敬重之極末象罕遇
也嵩法師曰吾非聖人何得此子入
吾室乎相法師曰經云後五百歲有
福智者此子謂乎法之大將豈不然
乎岳法師曰此公就我學俱舍者同
事攝也願以妙莊嚴世值善知識矣
振法師曰此公就我學迦延者乃贊
成吾學耳以我小術不恥下問乃迴
龍為於兎徑也吾何言哉貞觀八年
又勅住弘福寺講事都廢專修定業
夢登佛手号無量壽遂造弥陁像一
座常擬槃心作身同觀欲入山林寺
衆勸住請講涅槃至藤虵喻忽有異
虵從桄而下顧視四方尋即不見講
至諍論常有魔事因茲遘疾還返慈
悲見佛来迎因而氣盡春秋五十有
九即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也合邑
聞知悲涼相及葬于高陽原晚又收
其遺骸於故城西南隅起塼塔供養
自會之弘道也温柔在性弘贍為心

遠近流寓投造非一而能推心接誘推法是務晚又常坐乃終身世

釋行等姓吉氏馮翊人十二出家與會公同事捴師為弟子服章麁素立性鏗卓登聽淨影遠公涅槃伏讀文義時以榮之相從講說百一十遍中逢阻難必預先知或聞異香或感性夢幢旛盖翻以為標據即令大衆同念般若所有魔事無何而退故尋講後常礼佛名及讀花嚴以為消障之本也又與玄會同住慈悲弘法之時等必先登會臨後赴時以為相成之道也故常講時感鷄伏聽從受戒者死而還活冥曹所放云傳等教斯亦駭動幽顯非言暦也以貞觀十六年三月六日因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三初臨終累日護戒之語吾何重及但少欲知足可為永誡吾今死後勿作威儀唯以一椽轝送山所願食吾身早成正覺有乖此願非吾門人弟子等營辦幢轝威設威儀將欲塋送其夜列宿大明地方欲了大雨洪注道俗同擁一不得往還依遺訣單轝

至山雨即遍霽收葬于京南神和原起塔樹松立銘塔所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祖宗仕族不交羣小父任隋青州刺史寬自幼及長清約知名歷聽諸經以涅槃地論為心要也東西訪道無釋寸陰業成登器遊講為務生常履信言行不乖望似專正而懷抱虛蕩嘗以遊學長安詣市買絹有人曰可見付直明當送絹於此便付直還寺為諸僧所笑寬曰自憶不負於人豈有人而乖信至期果獲以事陳之彼人云兵食可亡信不可廢弟子俗人奉之豈意釋門綴斯慮也寬常誦維摩及戒本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胄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遶房而行又一時夜中房重閣上有打物聲同學寶通聞之驚遂不安其席寬就而慰之猶打物如故至旦看之乃舍梁將折即令柱之得免其命其為幽靈所衛如此而性好瞻病無憚遠近及以道俗知無人治者皆舉迎房中躬運經理或患腹癰不可膿出者

乃口就喙之遂至於老往往非一其慈惠之懷信難繼也後於中夜室內大明及覩房外與晝無異乃自纏綻衣帛不謂神光所照後告諸徒方知半夜此相數現後遂不恡加以開務誘引弘濟為業道俗胥悅慶其年遇屬煬帝弘道海內搜揚以寬行解同推膺斯榮命既處慧日講悟相仍會梟感作逆齋事拘纏寬僕下獄待罪有來餉遺一不自資通給囚僧歡笑如昔後並配徒隸役於天路常令負土使裝滿籠盡力塹送初不懈息役僧曰此無監檢當可小停寬曰業報如此何能自欺違心行事誠未安耳未又配流西蜀行達陝州有送財帛祖餞之者並即散而不遺唯留一驢負經而已路次潼關流僧寶暹者高解碩德足破不進寬見卧于道側泣而哀焉即捨驢與乘自擔經論徒行至蜀雖有事勞而口不告倦其仁恕之性登苦知其人矣既達蜀境大發物情所在利安咸興敬悅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為羣經歷村郭

傷損人畜中有獸王其頭最大五色
純備威伏諸狩遂州都督張遜遠聞
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
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
往時人感之奉為神聖然寬因名立
行功裕有儀凡所宣化如風之靡每
至散席礼觀相仍或至十方二十万
者皆即坐散盡了無資已舍施者曰
財猶種子聚則難繁故為散之令從
用有在耳其虛懷應物為若此也兼
經累稔愛護之甚有過身肉時逢儉
又輕生踈素弊服尋常一經御形動
歲躬煮糜粥親惠飢餧銜泣說化令
誦佛名又以所服衣之與氈或割或
減用充貧乏每年冬首預積坐氈履
替觀諸沙門少者便給以此為常貞
觀之初還反蒲壞緇素慶幸歡詠如
雲屢建法筵重揚利涉時州部過旱
諸祈不遂官民素承嘉績乃同請焉
寬為置壇場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
處室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
後合境滂流民賴來蘇有年斯在昔
在蜀土亦以此致譽故使徧洽時諺

号為一代佛日有沙門神素者架業
相隣尤所欽友以先卒於栖巖寬住
州寺先絕凶問忽降形歡叙欣若生
平明曉来告乃知其死寬致書慰曰
等同幻境俱禀泡形不意之情非復
言象素法師俗風清美道器沖深包
揔義門研幾至實但正業久成必之
淨土此方薄運頓失所歸老病之僧
早應先去罪重福微猶守餘報耳法
師不遺故舊昨二十五日夜降神共
聚同卧一床通夕言議至曉方別情
猶今昔事即存亡冥感之誠未可陳
述素以貞觀十七年春二月二十四
日卒素見別傳寬以其年夏五月十
六日卒於仁壽寺春秋七十有八初
未終之前右脅而卧枕於右臂告門
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尒汝等但
自觀身如幻便無憂結自經吾命亦
斷當取椽兩根籧篨一領裹縛轝送
無得隨俗紛紜為不益事也言訖而
卒時蒲虞等州道俗奔赴號慟川野
乜於壙側七里人滿自寬從釋　種靜
攝居形不卧全氈不畜足絹櫝篋之

事由來絕心騎乘勞具終身不涉口
不及利手不執錢或有忤之便掩口
私默不行讚毀於人物也曾用錢一
千五百買驢負經既至東京值卒科
運大貴或頭至數万者同侶欲爲賣
之寬不許曰已勞負荷豈復過本乎
便詣市自出之但取元價此雖小事
廉恥本矣

釋慧休姓樂氏瀛州人也世居海濱
以蠶漁爲業而生知離惡深惟罪報
常思出濟無緣拔足或累歎通宵晨
或忘飡近逾信宿雖憤氣塡胷無覓
斯厄十六遇相州沙門巡里行化談
三世之循擾述八苦之交侵雅會夙
懷背世情決乃違親背俗投冣律師
而出家焉冣導以義方礼逾天屬又
聞靈裕法師震名西壤行解所歸現
居鄴下命休從學休天機秀舉惟
道居心乃背負華嚴遠遊京鄴一聞
裕講鑒動身心不略昏明幽求體性
而章句無昧至理未融展轉陶埏五
十餘遍研諷文理轉加昏漠試以所
解遍問諸師皆虛涉重關返啓其致

乃悟曰斯固上聖之至理也豈下凡而抑度哉且博聽衆師沐心法海耳乃往渤海從明彥法師聽成實論先出章抄品藻異同慧滿冲情解律法友以彥公化世受添餘流從志念法師受學小論加雜婆沙各聞數遍窮其本支曉其固執解既清迥行寔貞嚴念曰余講小乘歲序多矣今乃值子諒不虛延休即著雜心玄章抄疏各區別部類條貫攸歸文教繞出初尋重敬頻當元宰講授相續幽致既舉慧燭天懸故使馳名冀都聲響河渭抱褁擴經肴排日謁結疑懷籤蓮接登堂皆摠為書紳永聞冥府故於立破諸教探隱洞明雖學冠空宗而棲情塵境欲通唯識之旨取悟无方會裕師入關因便預從遇曇遷禪師及㞐論師等講揚攝論每舉一會餘駕傳輪詞吐既新領拔弥悉周涉三遍即造疏章神會幽隩廣疏聽視自大小諸藏並統関鍵惟有律部未遑精閱昔以戒禁隨事可用緣求案讀即了未勞師授曾被一卷持犯漭然

方悔先議更弘神府乃負律提瓶從洪律師聽採四分一經講肆三十餘遍日漸其致終未極言顧諸學徒曰余聽涉多矣至於經論一遍入神令遊律部逾增逾闇豈非理可虛求事難通會乎而靜慎三業懍課六時纖塵或阻即中懺洗目見大小講匠知名者多奉法自修實罕聯類嘗聽礪公講律礪曰法師大德暮年如何猶勤律部休曰余憶出家之始從虎口中来即奉持戒法豈以老朽而可斯須離耶恨吾不得常聞耳其清慎之高率此例也又屢經寇蕩荒荐相仍寺衆僧厨亟經宿舉故從隋末終至唐初四度翻糴獲資淨供致使四方嘉會休有功焉暨武德年內劉闥賊興魏相諸州並遭殘戮忽一日警急官民小大棄城逃隱休在雲門聞有斯事乃率學士二十餘人東赴相州了无人物便守城自固四遠道俗承休城內方来歸附當斯時也人各藏身而休挺節存國守城引衆可謂乱世知人者矣其年不久天策陳兵

遂臨賊境軍實無委並出當機休既處僧端預明利宮集衆告曰官軍靜乱須有逢迎僧食衆物義當先送亷和大衆並無從者休懼被後罰必可乘權獨詣軍門具陳来意于時曹公徐世勣引勞賞悅仍令部從隨休至寺任付粮粒及平殄後曹公為奏具述休功登即下勅入賊諸州見有僧尼止留三十相州一境特豆依定以事驗人休量難准又荒乱之後律法不行並用銅盂身御俗服同諸流俗休恐法滅於事躬自經營立操造坏依法施熏遂成好盔遍送受持令大行用並是休功緝遺緒也又僧庫火起時當中夜忽有人告走往觀之賴始發焰救而獲免退問告由了無知者良以道通幽顯屢動禎祥貞觀九年頻勅徵召令入京師並固辭以疾无預禁問至令十九年中春秋九十有八見住慈潤爽健如前四衆懷蒲柳之慕猶執卷諮諏乃力倦而告曰吾學功多矣每有經律雖聽二三十遍文言乃鏑猶恨少功欲兼異部末

逮多涉耳今之後學則不同之薄知文句宗致眇然即預師範更無通觀所以終夜長慨有耿于懷致有窮括教源莫知由序此法滅在人矣今暮年開道意在成器斯猶砥礪合其刃耳安能鑪錘其樸耶所以引化庸端直陳經要而奉禁守道抑在天然挫拉形心逾衰逾篤衣服率然趣便蓋體樸懸辟上尺綃不居所得外利即迴講衆補綻衣服不勞人助見著麻鞋經今三十餘年雖有斷壞綴而蹈涉暫有泥雨徒跣而行有問其故答云泥軟易履不損信施耳又寒不加火熱不依涼瓶水若凍囊之草束受具已來盈無他洗入夏已去不噉菜蔬旋遶往還執帚先掃存護物命寧有過之凡斯衆行前後一揆余以親展徽音奉茲景行猶恨摽其大抂事略文繁以為輙約耳弟子曇元高潔僧也經論及律並曾披導偏重清行不妄衣食寺雖結淨猶懷塵點常乞食自資今託靜林慮實山志道辭世門人靈範學通休涉慧悟少之勑召

弘福時揚攝論今居宗樹業振名京邑又休以年學高遠今上重之因事遊左親奉其室敘故陳道弥會帝心故又續其續

釋靈潤俗姓梁河東虞鄉人也家世衣冠鄉閭望族而風格弘毅統擬大方少践清猷長承餘烈故能正行倫據不肅而成是季十人秀美時譽中閒三者齊慕出家父告子曰但誦觀音先度即當許也潤執卷便誦一坐不起從旦至中文言遂徹便預公度依止靈粲法師住興善寺粲有正行備于別傳年十三初聽涅槃妙通文旨將及志學銷會前聞括悟新理便登講座宣釋教意部分科宗英秀諸僧咸欣其德加又欽重行禁動靜惟安不妄遊從常資規矩所以興善大德海內名僧咸相顧而言曰此沙弥發蹤能尒堪住持矣於後深心至道通贍羣師預在見聞包蘊神府當即斧藻人法珪璋解行皆統其本支該其成敗仁壽感瑞懷州造塔有勑令往官供驛乗隨師東赴乞食徒行獨無受給既達河內道俗服其精通欲其行範所有歸戒並從於潤當即名

厲河北譽滿京師聞泰岳靈巖寺僧徳肅清四方是則乃杖策尋焉既覩副師遂從諮訓乃習般舟行定無替晨昏初經三七情事略疲自斯已後頓志眠倦身心精勵遂經夏末于時同侶五百餘人各奉行之互相敦勵至於觧坐同行無幾惟潤獨節秀出情事莫移皆不謀同詞欲稱徽續時父任青州益都令外祖吴趙任懷州懐令堂祖吴同任齊州山茌令姨夫侯援任曹州金鄉令並潤之宗族内外親姻雖經還講肆遊其所部事逾行路一無過造及生緣背喪或有悲慕邀延者潤情若風傳不往登踐斯割愛從道皆此類也有道共法師擅名海岱講攝大乘又往尋焉時未具戒早飛聲釆周流法席文義圓通問難深微穪傳允宰預是同席心共揖之既承師有本即奉奘以為和上大戒已後方詣律司十地諸經略觀文體年二十三還返京室值志念法師正弘小論將欲博觀智海預在聽徒有辯相法師學兼大小聲聞于天攝

論初興藏其麟角在淨影寺創演宗門造疏五卷即登敷述京華聽衆五百餘僧竪義之者數登二百潤初從關表創預講筵祖習異聞遂奮奇論一座驚異側目嘉之登有辯行法師機論難擬處衆高謝而踧惶焉雖則負譽帝京而神氣自得或譏毀達其耳者曾若不聞以道鎮心情無喜怒末法彼寄誠可嘉焉大業初歲風疾暴增後復本心更精新業又恐報傾旦夕不守本懷講導世流往還煩雜遂脫略人事敝俗歸閑遂往南山之北西極澧鄠東漸玉山依寒林頭陁為業時與沙門空藏慧璡智信智光等京邑貞幹同修出離既處叢塚鬼神斯惱或被推盪偃仆或揚聲震吼者潤獨體其空寂宴坐如空諸被嬈者皆來依附或於深林曠野狼虎行處試心安止都無有畏當遵此務盡報傳持屬大業末年不許僧出遂餧此行乃還興善託於西院獨靜資業一食入淨常講涅槃衆經有慧定禪師等歸依受業相率修課不出院宇

經于三年結侶漸多行清動衆時僧
粲法師一寺頂蓋銳辯無前抗衡京
國乃率諸翹望五十餘僧來至法會
詳其神略人並設問玄隱之義潤頻
宗酬答位判泠然咸共欣賞妙符經
旨尒後譽傳光價衆來相從既懿業
内傳將流法味大業十年被召入鴻
臚教授三韓并在本寺翻新經本並
宗轄有承不虧風釆會隋氏亂倫道
光難緝乃隱潛于藍田之化感寺首
尾一十五載足不垂世離經尊業衆
請便講以示未聞春秋入定還遵靜
操沙門志超抗節禪府聞風造展遂
等宿交相師念定於從語嘿時天步
飢餒道俗同霑化感一寺獨延賓侶
磨穀為飯麦等均晝夜策勤孰道
為任故四方慕義歸者雲屯周贍精
麁無乖僧法共食菜果遂違有年斯
誠至德冥符兼濟有日矣潤以化洽
外流道聲載路興善大寺欽奉孝慶
上陳勅使請充寺任便不守專志就
而維之貞觀八年 勅造弘福復被徵
召即現翻譯證義須明衆所詳准又

當斯任至於詞理有礙格言正之同
倫紀位斯人最上京邑釋門寔惟僧
傑初潤隋末在興善院感魔相娆定
志不移寘致善神捉去經宿告曰昨
日魔子依法嚴繩深知累重自感而
死若此徵應其量難紀武德七年時
住化感寺主智信為人所告勑使圍
寺大顯威權潤曰山居行道心不負
物賢聖所知訃非所告使人逾怒忽
有大風雷震山崩樹折吹其巾帽坐
席飄落異處人衆喪膽遂求悔過潤
曰擅越有福能感幽靈斯之祥徵昔
來未有使者深愧釋然事解貞觀年
中與諸法侶登山遊觀野燒四合衆
並奔散惟潤安行如常顧陟語諸屬
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無
由免火及火至潤爓餘自斂擾事以
量知人難矣後住弘福有僧因事奉
勑還俗復經恩蕩情願出家大德連
名同舉得度上聞天聽下勑深責投
諸南裔驩州行道于時諸僧創別帝
里無非慟絕潤獨安然容儀自若顧
曰三界往還由來恒理勑令修道何

有悲泣　攜衣東舉忻然而趣道俗聞
見莫不歎服尋有勅追洛東安置化
行鄭魏負袠排筵弘闡涅槃十有餘
適與義泉飛慧流河洛乃報京邑門
人跡曰吾今東行路有三益一酬往
譴二順獸生三或大行吾有宿累蒙
天慈責今得見酬則業累轉滅惟加
心悅何所憂也愚夫癡愛隨處興著
正智不介猒不重生夫淨穢兩境同
号大空凡聖有情感惟覺性覺空平
等何所着也自度度人俱利之道舉
人出家依道利物顧在三有普濟四
生常無退轉三益如是汝等宜知各
調諍根業與善爲住吾無慮矣僕射
房玄齡遇之稱歎累息曰大德樹言
詞理俱至名實之副識所望也不久
勅追還住弘福居宗揚化涅槃正義
惟此一人然其受初入道奉節不虧
持操攝儀挫質雄雅衆器八尺動靜
溫和挺超聯類十三離俗更不重臨二
親既崩弟兄哀訴情守自若曾無動
容但爲修寘福設會千僧并度盡京
施悲田食而已至於世情得喪淳艶

彫華既不附心口亦無述時俗徃還直知叙對皆絶供給隨言將遣前後所講涅槃七十餘遍攝大乘論三十餘遍并各造義疏一十三卷玄章三卷自餘維摩勝鬘起信論等隨緣便講各有疏部而玄義備通頗異恒執至如攝論黎耶義該真俗真即无念性淨諸位不改俗即不守一性通具諸義轉依已後真諦義邊即成法身俗諦義邊成應化體如末轉依作果報體據於真性無滅義矣俗諦自相有滅不滅以體從能緣分義滅分能異體處知不滅及資粮章中衆師並謂有三重觀無相無生及無性性也潤揣文尋旨無第三重也故論文上下惟有兩重捨得如文第一前七處捨外塵邪執得意言分別第八處內捨唯識想得真法界前觀無相捨外塵想後觀無生捨唯識想第二剎那即入初地故無第三筌約三性說三無性觀據遣執惟有兩重至如本識三相自相受熏依他性中說有捴別三滅又四涅槃離合義異兩處三種熏

習體無有別諸如此等有異諸師存廢之旨陳具章疏弟子淨元神睿卓越傳要之舉振績京畿講釋經論亟經載紀銓辯名理響譽逸學門加以性愛林泉捐諸名利弊衣麁食談玄為本元以潤之立義建志尋求轉解傳風被于當世有僧法御道定人也夢見淨元兩手極大執印凭案若有所通寤以告之正披此義即因而遂廣乃成王路矣沙門智衍即潤之猶子也幼携入道勗以教宗承明詞義深有會擊講攝論涅槃近住藍田之法池寺統律成匠亟動時譽然有法以來師資傳道其宗罕接推潤之緒繼美前修並迹安遠斯塵難濟見於今日矣

釋道洪姓尹氏河東人也父曜仕隋歷任江陵令有子五人洪其第三矣聡敏易悟深厭形有年在十三以開皇六年出家事京邑大德曇延法師傳通內外馳譽門序雖廣流衆部偏以涅槃為業教之極也故數演之所以師資傳道聲績遐遠近亦於法衆親預覆述於願法師所學窮地論

傍通經數德器崇振及隋祖弘遐禪定構立乃占處之自尒寺事弘經周輪無輟貞觀伊始弘護道張凡寺經維無非令達乃勑為律藏寺上座綱諧理事允副朝委立性清慤無競榮辱故使厚供殊礼鱗接邀延致令二宮樹福妙資搜舉物議所及莫不推先尋又下勑任大捴持李居寺主春宮異供隨時薦及以退受戒之礼也貞觀十四年寶昌寺衆請講涅槃時感白鷄隨人聽法集散馴狎終于講會相從傳授迄于暮齒凡講涅槃八十七遍依承宗旨罕墜彝倫及弘福譯經選充證義慈恩創起又勑徵臨以貞觀末年微覺輕羸纔經一旬奄尒長逝春秋七十有九初染疾之始全無別痛少食不語用乖常候而數以手撝撥於空侍問其故荅曰有二衣冠者數來礼拜故以止之又曰紅花淥池鮮榮可翫尋尒合掌目送於空日大德羅侯羅來辭去也因尒潛逝殊香滿院洪形器端偉七尺有餘沉簡仁愛慈濟存没喜慍莫顯操節不

形傳者目其梗概要妙固多略耳

釋義褒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瑩之胤也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在務周流會計統御法筵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其即有陳興皇朗公之後嗣也專經強對亦當時之僧傑矣褒優柔教義屢啓請之談將事通覽辭往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興皇盛集時當法選亟動神幾法主既崩遍流視聽長干禪衆栖霞布公並具式瞻親諮餘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褒彭竭義筵縱思披擇諸方後銳將事別輪曠亦勸褒行傳燈禮乃從之傳經述論三十餘年光問五湖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教元出渭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淳味不無流靡後往東陽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坐忘會慈恩申請搜揚髭彥京邑承風以事聞奏下勑徵延便符昔願即而入朝時翻

經三藏玄奘法師感慨權衡當陽弘演承思遠問用寫繁蕪亦既至止共許幽致乃詰大乘經論無所不通唐朝後學多尚名體號迷成性膠柱守株如何解網以開玄照請所學宗頓講十遍勒諸門位並往歸依時在慈恩創開宏旨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乃有負氣盱衡傲然亂舉褒爲提綱解玦踈刷神標責以三關徵研五句詳括文義統略悟迷經難論易悼時俗之反昏論釋深經誨令闡之異昔所以每日在座前唱聖經半講已後方明賢論于時英彥皆預席端歎其竦拔之神奇伏其辯給之銛利宰輔冠蓋傾仰德音留連言晤寫送無絕顯慶三年冬雩祈雪候內設福場勅召入宮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榮立本際義璞問曰既義標本際爲道本於際爲際本於道耶答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際爲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原答亦通又並曰若使道將本際互

得相又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答

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並若
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
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祭既被難
不能報浪朝云既喚我為先生汝
便成我弟子襃曰對聖言論申明
邪正用簡帝心頻莫嘲詭塵黷天
聽雖然無言不酬聊以相答我為佛
之弟子由以事佛為師汝既稱為
先生即應先道而生汝則斯為道
祖于時悃恨無對便下座又令襃
竪義便立大智度義奪徒雖難隨
言即遣于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
李榮不勝其憤曰如此解義何須
遠從吴彖襃答曰三吴之地本出英
賢猶曰狗身舊無人物介後諸寺
違講多以法華淨名中百經論等
以開時俗龍朔元年駕往東都別
召追往頻入宮禁義論橫馳乃於
淨土講解經論七衆載驅羣公畢
至英聲逾盛不久遘疾卒於淨土
春秋五十有一道俗悲涼恨法門之
早擯皇上悼傷久之遂勅送柩還

金華山舊寺賻贈之榮光闡遠近

論曰自佛教東傳年代惟遠絛暢銓府開喻精靈可略言矣昔者漢明入夢滕蘭赴雒通悟道俗抑引邪正故使時俗一期翕然改觀非夫辯慧何以明哉然則教本通揚宗歸義舉談吐誠易識敏攸難不輕被錯授之儔淨名垂失機之責並為況淪典誥以解齊緣藥病相翻斯迷斯覺況復教流千載情纏五濁控詞談理能無亂紛得在傳揚失於熏習晉有道安獨興論旨准的前聖商權義方廣踈注述首開衢路遠持追蹤於遂古頗散撥藻而傳芳故著序去来和上鑿荒塗以闢轍標玄旨於性空削格義於既往啓神理於来世至如道生孤拔穠奇思於當年道林遠識標新理而毀且自斯厥後祖習餘風雖云較異蓋可知矣梁高端拱御曆膺奉護持天監初年捨邪歸正遊心佛理闡思幽微於重雲殿千僧講衆月建義筵法化通洽制五時論轉四方等注解涅槃情用未愜重申大品發明奧義

當斯時也天下無事家國會昌風化
所覃被于荒服鍾山帝里寶剎相臨
都邑名寺七百餘所諮質文理往往
而繁時有三大法師雲旻藏者方駕
當途復稱僧傑挹酌成論齊騖先驅
考定昔人非無臧否何以然耶至如
講解傳授經教本宗摘文揣義情猶
有失何得背本追末意言引用每日
敷化但竪玄章不覩論文經于暗首
如斯處位未曰紹隆若夫立文本宗
誠遊義苑指月之況不爽先撰隨文
五失又開弘誠然則教為理依理隨
教顯附教通理弘之在人惟此承遵
居然多惑寧乖此喻安得相符是使
梁氏三師乎指為謬審文紕亂可有
致言義在情求情安倚伏其中縱達
論宗霸成風素榮冠道俗行業相兼
者則開善智藏抑其人乎餘則慧解
細行然定學攝心未聞於俗故略言
也太宗簡文在昔東府爰心妙法遍
覽玄章志歸般若刺心血而書十部
又撰法集聯璧各二百餘卷然以晚

縱窘繁故使釋侶無聞中宗孝元體悟幽鍵更崇深信法華成論常自敷揚沙門道侶德隆時彥業冠通賢綴述新奇帝倫鄭重奉為僧正或開學府廣召義僧還遵舊轍戶牖為異宣明已下福事雖弘至於教理頗翳微緒陳氏五政世屬虔劉京邑僧寺誅焚略盡及初臨統晉備修治接棟連甍復基梁日弘福慧門世稱難紀名德勝行故是可傳雖獲五三蓋失多矣恨闕餘傳與時俱喪對此可悲至如琰曠騰光於五湖榮朗飛譽於三楚二璦以達教而傳世兩等以護法而相嗣感德弘矣逮于北鄴最稱光大移都茲始基構極繁而兼創道場殄絕魔網故使英俊林蒸業正雲會每法筵一建聽侶千餘慧光道憑躡跡通軌法融慧遠顧視爭衡然而開剖章途解散詞義並推光統以為言先豈非唱高和寡獨振今古即當鋒之領袖乃万葉之師摸然光初學律宗晚通理教郁郁蕭美能振其芳覲其成樹骨梗分布毛目意存行獄護

法為本所以華嚴地論咸位經模被及當今成誦無墜蓋有由矣且夫佛教道東世稱弘播論其榮茂勿盛梁齊故武帝撫期師承護法戒定慧品莫匪陶甄受持十善無缺六時承絕辛麵長齋卒歲言行相檢誠可尊嚴自有帝王罕能相擬于時擇侶碩觀思齊篤學翹誠多陳濟器齊宣受禪權用不思或出或處非小節之所量乍智乍愚信大人之壯觀至於宗尚佛理師承戒護每布髮於地令上統踐之又能率土之內禁斷酒肉放捨鷹鷂大畋漁屠煞普國不行每三月六勸民齋戒公私葷菜悉滅除之又置昭玄十統黼清正法使夫二百万衆綏緝無塵法上一人誠有功矣周武定業秦川大開釋府沙門道安復稱弘量降礼宸極展敬華戎導龍樹之江河嚮弥天之輿蓋地維武服道寄文弘開蒙博施之功是其經略但以運屬道消中年毀廢雖陳顯論莫表深衷韓病成珠音于身世末有亡名復接斯咎坎壈貧病陷遭我俗孝宣

即位政異前朝經像漸開齋福稍起而厭化革創義學猶微隋高荷負在躬專弘佛教開皇伊始廣樹仁祠有僧行處皆為立寺召諸學徒普會京輦其中高第自為等級故二十五衆峙列帝城隨慕學方任其披化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轉讀衆經及開理義帝目覽万機而耳飡正法于時釋門重藩高敞雖滅梁齊亦後之寄沙門慧遠齊餘開士隋運高僧首達帝城即陳講議服勤請益七百餘人道化天下三分其二自餘明勝聯鑣等驅僧粲以論士馳名慧藏以知微取号僧休洞精於大論法經妙體於教源餘則琳瑣羣英挃訶龍象者復亘知矣其中尤最沙門曇延復是高傑至如坐鎮御牀口敷聲教致令万乘頂足其德可矣煬帝嗣籙重飛聲實道莊頋言於內外法論礼御於始終相顯光揚於兩都婁脫振藻於周嘗厚德懷仁又難加也自爰初晉邸即位道場慧日法雲廣陳釋侶玉清金洞脩引李宗一藝有稱三徵別館法輪

長轉慧炬恒明風靡之化曇延復遠當時諸部雖復具揚而涅槃攝論最為繁富世近易照發廣顯及皇唐御暦道務是崇義學之明方為弘遠伊人之風豈易披述輒託攸聞故略其致然髙辯抗聲於金陵基景標宗於玉壘常辯弘揚於三輔深懿馳譽於兩河并晉則二遠開模齊魯則審才程略閑會剖符日下並其名教徽空位齊嵩澤仰其義門本紀時或漏之其德不纎光叙統明衆師注述通以章鈔為工課文引義仰順前軌徒盛陂張老莊弘護或援纓前篇或糅雜時見或虛控實膽詞理相非或旁竊他文意義塞壅皆勒成命氏騰譽一時言行之間河漢遼阻本寔邪求竟承傳教審夫意本焉可强乎且自經誥所被丸在受持大集顯法行之文涅槃明知時之說今則婆娑章句流演澆浮翻轉諸有未為靜業超生之教豈意然耶貴如說行斯誠言也故令當坐講客寫送文義其際復廣何以明耶且如聖行諸漏由來杜言惟

識雜念競陳橫想受學毗曇行惡戒者奉為聰慧聽習楞伽樂飲噉者用為通極李寧蒙俗陵轢往賢眄視天漢率輕禁網謂邪慧為真解以亂識為圓智不深悛悟枉喪餘齡故使說法天俞被于念處盤特庸叟具列賢愚辯俊異之前生顯頓嚚之後報冷然釋相可不誡歟原夫論義之設其本四焉或擊揚以明其道幽旨由斯得開或影響以扇其風慧業由斯弘樹或抱疑以諮明決斯要正是當機或務伐以冒時賢要詞以拔愚箭訛緣乃四通在無嫌必事相陵還符害符故世中論士鮮會清柔初事含容終成陷黷名聞誰賞境界非凡徒咸非輪畢歸磨礪故有王斌論並明孫勉勢會空屋子宗統語工聽其論道惟聞榮死之言觀其容色但見紛披之相及後業之作也或生充馳報或舌爛喉中或僧獄接其來生或猛火焚其往咎庵琭山樓之驗又可誠哉是知道寄人弘非人未可言道豈言義府並若斯耶故智藏靈塵慧光後

嗣宗仰徽烈豈有玷耶沙門靈裕行解相高內外通贍亦當時之難偶也然而立性剛毅峭急不倫待人流汙非可師範世或譏論以此為先斯亦不比德而觀也語俗而談滔滔風流愛心綿密未覿其短多容瑕累見心機動禍福相躡若不先知何成戀艾致使裕公虛沽此及若能返求諸已斯言自亡故宣尼流無偏之詞居士設未輕之論誠有由矣世有慧休即承裕緒學雜心而懼陵小犯受師禮而親執瓶衣遭難而更立淨厨臨危而深誨禁約人法斯具慧解通微章疏所行誦為珠璧猶恨不係於先業餘則故略言也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　撰

習禪初　正傳二十三　附見十五

釋僧副姓王氏太原祁縣人也弱而

不弄鑒徹絕羣年過小學識成景行鄉黨稱奇不仁者遠矣而性愛定靜遊無遠近裹粮尋師訪所不逮有達摩禪師善明觀行循擾巖穴言問深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尋端極緒為定學宗焉後乃周歷講座備嘗經論並知學唯為已聖人無言齊建武年南遊楊輦止於鍾山定林下寺副美其林藪得栖心之勝壤也行逾氷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無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請遺頹然不作咫尺宮闈未嘗謁覲既行為物覓遵俗攸屬梁高素仰清風雅為嗟貴乃命匠人考其室宇於開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故也副每遣還於門負杖而歎曰環堵之室蓬户甕牖匡坐其間尚足為樂寧貴廣廈而賤茅茨乎且安而能遷古人所尚何必滯此用賞耳目之好耶乃有心岷嶺觀彼峨眉會西昌侯蕭淵藻出鎮蜀部於即拂衣附之爰至井絡雖逮經九析無忘三念又以少好經籍執卷緘默動移晨暮遂使

廣蜀禪法自此大行久之還返金陵

復往開善先是胡翼之山有神人現

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規曰可以

此經與南平王觀為病行齋三七日

也若不曉此法問之於副時以訪之

果是其曾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

便康復豈非內因外構更相起予不

久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

通五年也窆於下定林之都門外天

子哀焉下勅流贈初疾亟之時有勸

脩福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貨財延

命去道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

身死之後但棄山谷飽於鳥獸不亦

善乎勿營棺槥以乖我意門徒涕淚

不忍從之將為勒碑旌德而永興公

主素有歸信遣啓東宮請著其文有

令遣湘東王繹為之樹碑寺所

釋慧勝交阯人住仙洲山寺棲遁林

澤閑放物表誦法華日計一遍亟淹

年序衣食節約隨身遊狂從外國禪

師達摩提婆學諸觀行一入寂定周

晨乃起彭城劉績出守南海聞風遣

請携與同歸因住幽栖寺韜明祕采

常示如愚久處者重之禪學者欽羡
幽栖寺中絕粒食調唯資分衛大通
清儉永明五年移憩鍾山延賢精舍
自少及老心貞正焉以天監年中卒
春秋七十時淨名寺有慧初禪師者
魏天水人在孕七月而生纔有所識
好習禪念嘗閑居空宇不覺遷擊大
震斯固住心深寂未可量也而志高
清遠淡然物外晚遊梁國住興皇寺
閉房攝靜珪璋外映白黑諮訪有聲
皇邑武帝為立禪房於淨名寺以處
之四時資給禪學道俗雲趣請法素
懷恢廓守志淳重貴勝王公曾不迎
候普通五年卒春秋六十八葬鍾山
之陰弟子智顒樹碑墓側御史中丞
吳郡陸倕製文

釋道珍未詳何人梁初住廬山中恒
作彌陀業觀夢有人乘船處大海中
云向阿彌陀國珍欲隨去船人云未
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室并誦阿彌
陀經珍覺即如夢所作年歲綿遠乃
於房中小池降白銀臺時人不知獨
記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夕半

山已上如列數千炬火近村人見謂
是諸王觀礼旦就山尋乃去珎卒方
委冥祥外應也後因搜檢經中方知
往生本事遂封記焉用示後學時此
山峯頂寺有法歸禪師者本住襄陽
漢陰出家味靜為務感夢有神來請
遂往廬山遊歷諸處忽然驚覺乃尋
夢而往但廬山者生來不到及至彼
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知為廬山
神之所請也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
終山舍時又有慧景禪師者清卓出
類不偶道俗孤行林阜禪慧在宗及
其終後乃返擷兩指人有持者雖伸
還屈如前故傳所紀獲二果矣當景
卒旦山峯松樹並雨甘露令名甘露
峯是也生常感二鳥依時乞食及其
沒後絶迹此山斯之三德道扇梁朝
樹銘山阿各題芳績矣
佛陁禪師此去覺者本天竺人學務
靜攝志在觀方結友六人相隨業道
五僧證果惟佛陁無獲遂勤苦勵節
如救身衣進退惟谷莫知投厝時得
道友曰脩道藉機時來便尅非可斯

須徒為虛死卿於震旦特是別緣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國遂至魏北臺之恒安焉時值孝文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為龕結徒定念國家資供倍架餘部而徵應潛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內康家貲財百萬崇重佛法為佛陀造別院常居室內自靜遵業有小兒見門隙內炎火赫然驚告院主合家總萃都無所見其通徵玄觀斯例眾也識者驗以為得道矣後隨帝南遷定都伊洛復設靜院敕以處之而性愛幽栖林谷是託屢往嵩岳高謝人世有敕就少室山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處四海息心之儔聞風響會者眾恒數百篤課出要成濟極焉時或告眾曰此少林精舍別有靈祇衛護一立已後終無事乏由使造者弥山而僧廩豐溢沿彼至今將二百載雖荒荐頻繁而寺業充實遠用比之佛陀無謀傳矣時又入洛將度有緣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門街井欄上反蹋蹀鞬一連五百眾人諠競異

而觀之佛隨因見惟曰此小兒世讖
有工道業亦應無嗏意欲引度權以
杖打頭聲響清徹既善聲論知堪法
器乃問能出家不光曰固其本懷耳
遂度之解冠終古身如别傳又令弟
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
行東夏惟此兩賢得道記之讚有深
擬年漸遲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
相成業躬移寺外别處零房感一善
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祠饗之後
報欲終莊房門之壁手畫神像于今
尚存

菩提達摩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疏
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
微徹數定學高之悲此邊隅以法相
導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隨
其所止誨以禪教于時合國盛弘講
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有道育慧可
此二沙門年雖在後而銳志高遠初
逢法將知道有歸尋親事之經四五
載給供諮接感其精誠誨以真法如
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
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

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捨偽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攝初報怨行者脩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對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搆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也摩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真之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語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餘歲遊化為務不測于終

釋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外覽墳素內通藏典末懷道京輦默

觀時尚獨蕰大照解悟絕羣雖成道非新而物責師受一時令望咸共非之但攉道無謀顯會非遠自結斯要詵能繫之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門善提達摩遊化嵩洛可懐實知道一見悅之奉以為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樂無滯而解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就境陶研淨穢埏埴方知力用堅固不為緣侵達摩滅化洛濱可亦埋形河涘而昔懐嘉譽傳檄邦畿使夫道俗來儀請從師範可乃奮其奇辯呈其心要故得言滿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覽未始經心後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鄴盛開祕苑滯文之徒是非紛舉時有道恒禪師先有定學王宗鄴下徒侶千計承可說法情事無寄謂是魔語乃遣衆中通明者來殄可門既至聞法泰然心服悲感盈懐無心返告恒又重喚亦不聞命相從多使皆無返者他日遇恒恒曰我用尒許功夫開汝眼目何因致此諸使荅曰眼本自正因師故邪耳恒遂深恨謗惱於可貨賕

俗府非理屠害初無一恨幾其至死
恒衆慶快遂使了本者絕學浮華謗
黷者操刀自擬始悟一音所演欣怖
交懷海迹蹄滢淺深斯在可乃縱容
順俗時惠清猷乍託吟謠或因情事
澄汰恒抱寫割煩蕪故正道遠而難
希封滯近而易結斯有由矣遂流離
鄴衛亟展寒溫道竟幽而且玄故末
緒卒無榮嗣有向居士者幽遁林野木
食养天保之初道味相師致書通好
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
知形之是影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
根除煩惱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覓
影離衆生而求佛喻默聲而尋響故
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
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
諍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
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
所失未及造談聊伸此意想為答之
可命筆述意曰說此真法皆如實與
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
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
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

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其發言入理未加鉛墨時或纘之乃成部類具如別卷時復有化公廉公和禪師等各通冠玄奧吐言清迥托事寄懷聞諸口實而人世非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誰序深可痛矣時有林法師在鄴盛講勝鬘并制文義每講人聚乃選通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及周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初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叫號通夕可為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委問方知有功故世云無臂林矣每可說法竟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一何可悲有那禪師者俗姓馬氏年二十一居東海講禮易行學四百南至相州

過可說法乃與學士十人出家受道諸門人於相州東設齋辭別哭聲動邑鄴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惟服一衣一盋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頭陀故其所往不參邑落有慧滿者滎陽人姓張舊住相州隆化寺遇那說法便受其道專務無著一衣一食但畜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捨覆赤而已自述一生無有怯怖身無蚤虱睡而不夢住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貞觀十六年於洛州南會善寺側宿栢墓中遇雪深三尺其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怪所從來滿曰法友來耶遣尋坐處四邊五尺許雪自積聚不可測也故其聞有括訪諸僧逃隱滿便持衣盋周行聚落無可滯礙隨施隨散索尒虛閑有請宿齋者告云天下無人方受尒請故滿每說法云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使那滿等師常賷四卷楞伽以為心要隨說隨行不爽遺委後於洛陽中無疾坐化年可七十

斯徒並可之宗系故可別叙

釋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為業及受具後宗軌毗尼進止沉審非先相習年登二夏為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闡弘四分而形器異倫見者驚奉虎頭長耳雙齒過寸機論適變時其高美與徐州龍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誨不久值鄉遷化覆述地論聲駭伊穀令望歸信相次稱謂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眾又南會徐部隨通地論梁武皇帝撥亂弘道銜聞欣然遂即濟江造宮請見勅駙馬[illegible]均引入重雲殿自晝通夜傳所未聞連席七宵帝歎嘉瑞因從受戒誓為弟子下勅住同泰寺降礼供奉旬別入殿開示弘理年移一紀道懷有擾請辭還魏乃經七啓方許背梁時兗州行臺侯景為造二寺山名天觀治日文六達念身為苦器難可維持乃試覆裁約餌苓斷粒自此終報資用通生未為魏廢帝中王勅僕

射高隆之名入鄴都受菩薩戒暨齊
文宣特加殊礼前後六度歸崇十善
達性愛林泉居閑濟業帝爲達於林
慮山黃華嶺下立洪谷寺又捨神武
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初達經營
山寺將入谷口虎路其前乃祝曰欲
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
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
又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
曰弟子是戴山神也王及三谷正僧
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
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違止又經
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白曰
無暇令故參拜并奉米餻一筐進
而重曰償無偏爲礼佛之時請兼弟
子名也達荅餻可將還後當爲礼因
令通爲之時一拜兼唱其含幽識明
皆此類也達遣弟子道奘爲山神讀
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將狗去達聞
之曰此必小道人懈怠不爲檀越讀
經具問之畢云三日來別誦維摩耳
乃燒香礼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
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狗還也至曉

狗還着於項上有銜嚙處斯又接統神明殆不可測講華嚴四分十地地持雖無疏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廣曾遊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師是大福德人也帝亦深歎常顧侍臣玄北方鸞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恒向北遙礼其為時君所重無有加焉一時少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波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即齊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宣帝聞之崩騰驚赴舉聲大哭六軍同舞山林為動葬於谷中巖下立碑於後余以貞觀九年親往礼謁骸骨猶存寺宇遺迹宛然如在自達奉心玄道情無間然有識同親無閒嫌隙承先私憾倍加專之榮勝高流弥所議退自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翼而達為國都眇然無顧昭玄曹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福之嘉相矣

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瘿陶焉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

世與儒通經史微爲太學博士講解墳索聲蓋朝廷將處器觀國羽儀廊廟而道機潛扣欻厭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時年二十有八投鄴京景明寺僧寔法師而出家落髮肅尒便尋經論悲慶交并識神厲勇因發五願所謂財法通辯及以四大常歡三寶普福四恩初從道房禪師受行止觀房即跋陀之神足也既受禪法北遊定州嘉魚山斂念久之全無攝證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泰岳來稱以情告彼遂苦勸脩禪愼無他志由一切含靈皆有初地味禪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慾想歲居五夏又詣趙州障洪山道明禪師受十六特勝法鑽仰積序節食鞭心九旬一食米惟四升單敷石上不覺晨宵布縷入肉挽而不脫或煮食未熟攝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並爲禽獸所噉又常脩死想遣賊怖之了無畏色方爲說諸業行皆捶其弓矢受戒而

遂詣於鵲山靜處感神来嬈抱肩築腰氣噓項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己所證跋陀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慍色以足蹋泉立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威感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響振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自失其感致幽現皆此類也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癘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潰甘之如薺坐久疲頓舒脚牀前有神輒扶之還令加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爲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

乃辭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乞在山行道不爽大通帝遂許焉乃就山送供魏孝武永熙元年旣旨不出亦於尚書谷中為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妻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又默之大冥山創開歸戒奉信者穀焉燕趙之境道未通被略言血食衆侶奔赴礼貺塡充時或名刹所經者稠為說偈止之聞者慙色而止便為陳備善偈預在息心之儔更新其器旣道張山世望重天心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勅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壞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縶稠居山積稔業濟一生聞有勅旨絶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元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

清曠動發人心斷捐情物乘機無墜帝扶接入內為論正理因說三界本空國土亦尒崇華世相不可常保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竪流汗即受禪道學周不久便證深定尒後弥承清誨篤斷懃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鷂去官畋漁鬱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三勅民齋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他日告曰道由人弘誠不虛應願師安心道念弟子敢為外護檀越何如稠曰菩薩弘誓護法為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設化棟梁三寶導引四民康濟既臨義無推寄即停止禁中四十餘日日再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須布恩序山林便辭還本住帝以陵阜迴互諮謁或難天保三年下勅於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為構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為石窟大寺主兩任綱位練眾將千供事繁委充諸山谷并勅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解念慧者就而教授時揚講誦事事豐厚帝曰佛法大宗靜心為本諸法

師等徒傳法化猶接囑煩未曰闍捞
可並除廢稠諫曰諸法師並紹繼四
依弘通三藏使夫群有識邪正達幽
微若非此人將何開導皆禪業之初
宗趣理之弘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
帝大喜焉因曰今以國儲分為三分
謂供國自用及以三寶自尒徹情歸
向通古無倫佛化東流此焉盛矣具
如別紀即勅送錢絹被褥接軫登山
令於寺中置庫貯之以供常費稠以
佛法要務志在脩心對利動俗事乖
道化乃致書返之帝深贊其量也勅
依前取納別置異庫須便得給未經
王府余後詔書手勅月別頻至寺尺
小緣必親言及又勅侍御徐之才崔
思和等送諸藥餌觀僧疾苦帝常率
其羽衛故幸參覲稠處小房宴坐都
不迎送弟子諫曰皇帝降駕今據道
不迎衆情或阻稠曰昔賓頭盧迎王
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未
敢自欺形相冀獲福於帝耳時亦美
其敦慎大法得信於人黃門侍郎李
奘與諸大德請出禪要因為撰止觀

法雨卷味定之賔家藏本據以齊
乾明元年四月十二日辰時絕無患
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五
十夏矣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
神勑遣襄樂王宣慰曰故大禪師志
力精苦感果必然栖心寂默虛求實
返業暢玄風事高緇素運往神遷寔
深嗟惘資崇有嘉用申悽敬可施物
五百段送千僧供於雲門以崇追福
至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請
為起塔下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遒
三寶棟梁滅盡化終神遊物外可修
中國之法闍毗起塔建千僧齋贈物
千段標樹芳迹示諸後代勑右僕射
魏收為製碑文其為時君所重前後
皆此類也既而剋日遵勑四部弥山
人兼數万香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
以火莫不哀慟斷絕哭響流川登有
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
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塼塔每有
靈景異香應于道俗初稠奉信出家
知奇齊魏克志禪業冠絕後塵而歷
履大行往還朝野鳴謙抱素能扇清

風加又威被羣賊勢慴山魈解尨虎之鬪情禁刹養之深毒大儒皇氏躬為負糧青羅猴客執刀剪髮或德感上玄澤流秦嶺之苗幽誠所致粟滿信心之室樹神遜道隨器欲而法流文豹淨房衛饑僕而還棄或猛虎馴狎即背委衣類山將陽召出存命若斯靈相振古罕儔具如雲門象圖所紀又初勅造寺面方十里令息心之士問道經行稠曰十里大廣損妨居民恐非遠濟請半減之勅乃以方五里為定使將作大匠紀伯邕締構伊始邕集諸鄉邑問此地名忽聞空中大聲答曰山林幽靜此處本号雲門重問所由了無一人知者帝聞異之因從空響焉今名光嚴寺是也又嘗有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莫答云吾見此中三為伽藍言終而隱既而掘地為井果得鵠吻二焉又所住禪龕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燃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袖

来頂拜稠去弟子有兒歳歳為惡神所噉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褁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潠之奄成雲霧時或譊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来加害稠冥知之生来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去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轝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拜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揚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愆去去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荅曰作羅剎王是以今猶好殺即呪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影如羅剎像焉毎年九日常問一歳吉凶後至天保十年去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悦帝問師復何如荅云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首稠喪驗之果矣嘗以暇日帝謂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强之乃投袈裟于地

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弥取之初無重焉因尒篤信兼常寺宇僧供勞賜優渥齊滅周廢以寺賜大夫柳務文文又令其親辛儉守當將家入住有神怒曰何敢凌犯須陁洹寺而儉未幾便卒隋初興復奄同初構六時禪懺著聲寰㝢大業之末賊所盤營房宇孑遺餘皆焚蕩余以貞觀初年陟茲勝地山林乃舊情事惟新觸處荒涼屢興生滅之歎周睇焚燼頻壹黍離之悲傳者親閱行圖故直叙之于後耳

釋法聡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梗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及長成立風操逾厲淨施厚利相從歸給並迴造經藏三千餘卷備窮記論有助弘贊者無不繕集年二十五東遊嵩岳西涉武當所在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栖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部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慙

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燃良久許望忽變爲水經停傾抑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尒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礼因告境內多弊虎灾請求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来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来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尒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黿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去此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兇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午方返王恱其来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勅爲造禪居寺聰不往住度人安之又勅徐摛就所住處造

靈泉寺周朝改為靜林隋又改為景空大唐仍於隋号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為先因見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屹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煞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綱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高祖遣廬陵王迎出都有事不遂及湘東王作牧荊峽於江陵造天宮寺迎以處之遂終此寺即梁太清年也其寺見有碑記廣叙徽異景空今寺猶有禪堂存焉

釋智遠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陝服幼而聰頴早悟非常居荊州長沙寺釋坊為法京沙門之弟子也卓然獨立請記玄心至於戒年清槩逾厲而慧業未深遥想揚葦遂負袠淡波達于建業龍光僧綽一代英雄乃肆心仰首尋門受教學逾一紀解通三藏梁建安侯蕭正立務兼内外偏弘孔釋

遣普明寺請遠居之以伸供養之志也有慧湛禪師定品惟深晚學宗領遂與受秘法諮質玄觀定水既澄慧門宜敞及研習大乘洞其根蒂又歷名山養志弘道與沙門道會同集龍盤夙昔素心一期開決因住開善畢志山泉城闕不窺世華無涉守靜自怡年老無捨以陳太建三年十二月一日旦終于此寺禪坊時年七十有七遺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空之於獨龍之山新安寺沙門慧暠曰吾與伊人早同法門久稟戒道欽法橋之忽壞痛寶身舟之已沉乃率庸才仰傳實德五兵尚書蕭濟鴻才碩學行潔名高為之銘頌

釋法常高齊時人領徒講律有聲漳鄴後講涅槃并授禪數齊主崇為國師以處衆囂難枯折由生無俱利功稍而至焚後聞追之變形革服一舉千里又達衡岳多處林野布衣乞食又之荊硤有僧法隱者久住覆船山東嶺誦法花雖摩思益以為常業而未開心觀後至松滋見常異操乃歸而問

津遂默而不對乃經一夏涕泗滂沲方
示心要如說行者方知其趣隱黙心
自久繫念曰新深悟寂定不思議也
與故人胡君義别不値題壁剋日
日當遠行至期果卒後當將終語諸
僧曰吾今日作一覺長眠便入室右脅
而卧明日推戶不覺看之久矣方悟長
眠語矣

釋法京姓孫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將懷
孕夢入蓮池摔一臺子端正可喜因而
有娠將誕又夢乘白師子遊戲虛空
京七歲出家十三與同學智洲咸昇
高座說法無滯寺內長少俱奉聖僧
告云京是寺元禮越願力生此方爲
棟梁所以凡所投造國從來漸財剎
山積福門大弘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並
京修造僧衆凑集千有餘人長沙大
寺聖像所居天下稱寂東華第一由
是道力所致幽明救之後梁二主聞便
欽重奉爲僧正綱紀遺法晚抱危疾
諸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門法泰夢像
至於京房淨人遠志親觀像從京房
返於大殿今日即愈是知育王瑞像感

降在人專注祈求無往不應不久卒於

寺春秋七十六矣

釋法懔姓嚴枝江人十五出家玉泉山寺衆侶清淨懔依味道積有年載禪念爲本依閑誦經法華維摩及大論鈔普皆無昧不著繒纊大布爲衣不食僧糧分衛一食不卧常坐勤勵莫儔荷錫遠遊言追勝友廬峯台嶺衡羅恒岱無遠不屆氣調清邈故山僧見者莫不挹高節而仰其奇趣也榛林猛獸之宅幽深魑魅之巖栖息無爲如在邑里昔從岱岳路出徐州還一縣令問以公驗懔常資法華一函乃答云此函中有行文檢覔不見令怒曰本無行文何言有邪答曰此經是諸佛所行之跡貧道履而行之還源返本即我之行文也令瞋不歇闇之七日不食誦經聲不輟令感惡夢便頂礼悔過後捿默山以禪靜爲正業遂坐本巖中年六十二異香紛紛旬日乃歇時陽山僧景者不詳何人晦迹塵外以道自處陽山中泉石松竹秀踈清曠嶺接桃源古稱名地卜居寂照感通鬼物有

與尔相顧猶影自曠師没後心常怏怏恐藤鼠交侵欻然長逝異生難會可不思耶吾行年耄矣其能久乎集會又難令其且止因斯便住恰至明春岳便辞世略之衡疢痛鍾纏結帶疾還寺以十二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七矣

釋功迥姓邊汴州浚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慈親口授觀音經累月而度自此專誦經法九歲而送在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入華岳苦心忘倦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師秘旨惟日拱默山林乃是一遠獨善至於道達蒙蘊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弘住汴州惠福寺昔在山中十地勝鬘已曾講解及遊城邑人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闡揚諸經論等亦備敷說晚以法花特為時要便撰疏五卷鎮常弘演前後五十餘徧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故其幽誠徵感為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并講津濟後學聲滿東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功始成奄然長往本寺年六十六余聞之行人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隨時散盡房無櫃篋四壁廓然未終之前異香靈光至所住室三夜四至自覩嘉相門人同美迥曰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

可得也乃唯曰承大師善知來意令試驗之見犀如意及手巾綫履欲得之思命令送與成遂忽燒却章抄指撕筆硯專志攻擊以必達爲期當時造禪門者數十人皆先達者成以後至恐不相及乃以夜達晝開眼坐禪經十有五年思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舟道場歷鎖障三年係行魔業禪鬼頻困散絶乃示以正法專思玄寂久遂解衆生語言三昧精思通變靜亂齊焉彼閑目者觀道雖明開眼便失與成比校天地懸殊思云智顗先發三昧後證於持法成反之二子寂照行解齊矣大師化往上至枝江造禮慧寺所營土木咸依俗有德行所招不久便說其地西望沙渚德鸞栖遁之地眺上明殊天並寺之所湘東王承風迎請爲建禪衆仍搆大殿闕梁不成六月江漲於一夜中成曰有木中梁可往江接尋語往看果如所示有清信士殷弘

者為精舍主忽然氣絶冢人召
成至宅弘乃蘇曰初執至王所
見禪師上殿曰與此人立功德未
了願赦之王起礼足如言放
陳主聞而往召卓然不往又令
江揔等往迎若不允心不勞返也
王人雨淚強引入舡成乃奮身
入水立於江上又請若不蒙下
揔等粉身無地從之至都受戒
而返乃賜所住名禪慧寺不久
末朝遷革有常律師者欲往南
岳遇成同宿夜中投虱於地而宻
知之及明告別成曰昨夜一檀越
被凍困苦常懃之永識將終語
門人曰急砌殿基吾當講涅槃
也聞皆給手恰賫而智者王泉
寺至冥相符會共談玄理良久氣
絶以年月坐亡於禪衆禪師在
道場年七十三矣湘東王宮內立
碑令見在城中
釋法忍江陵人初投天皇寺出
家受具已後受持法華維摩日
常再遍衆聚多諠枯折由生西

往覆舟巖下頭陀自靜觀理三十餘年木食麻衣破納而已自得幽林無求外護外粒若盡縫以水果終不馳求或一食七日跏坐求志曾於一夏費米三斗必限自恣猶盈五升雖獨宿非入戒科而儉約一隅別行所止龕室纔容膝頭伏夏嚴冬形不出戶故寒不加絮熱不減衣安然守道無爲而已忽有一象無事至龕經于數日忍便現疾於寺此窟右脇而終春秋六十有七衣鉢塵朽衆無預焉評其估價不至於十云

釋僧實俗姓程氏咸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倫嘗與諸僮共遊狡戲或摘葉獻香或聚砂成塔鄉閭歎焉知將能信奉之漸也親眷愛結不許出家踰以極言久而方遂年二十六乃得剃落有道原法師擅名魏代實乃歸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礼大和末從原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

法每處皇宮諮問禪祕謝奇之曰自道流東夏味靜乃斯人乎於是尋師問道俻經循涉雖三學通覽偏以九次調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性少人事退迹為功所以高蓋駟馬來曾流目清流林竹顧復忘返加又口燒黑子數若外形目有重瞳光明外射腋懷鳳卵七處俱平奇相超倫有聲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關壤聽業奉廣而無問不明飛勤整四儀靜循三法可憲章於風俗足師表於天人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師目嚴重臺臏偏同虞舜背隆傴僂分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摸可昭玄三藏言為世寶舊志住持故有法相之宜興俗務之宜廢發談奏議事無不行至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大宜應道俗以隆礼典乃　躬致祈請為國三藏實當仁不讓默而受之是使棟梁斯在儀形攸寄周氏有國重仰玄風礼異前朝受於歸戒逮太祖平梁荊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

實既而慧心潛運南北疎通即為披決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急催香火脩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南某寺堂崩厄也當尒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數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北異香及空中妓樂合堂驚出同共聞聽堂欻摧壞大衆無損奏聞梁主乃移以問周果知實祐大送珎寶賜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隨散之由尒名振三國事叅至聖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色帝哀慟泣之有勑圖寫形像仍置大福田寺即以其日窆於東郊門外滕公廟食基塚南碑石尚存弟子曇相等傳燈不窮珎隆華實以業有從爰於墓所立寺還名福田用崇冥福并建碑于寺野二所大中興寺釋道安及義城公庾信製文今在莊苑內

釋僧瑋姓潘汝南平輿人也器量沉深風神詳雅十三出家仍服以弊衣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累漸以石帆

水松寒暑之資猶以荷衣蕙帶故得結操貞於玉石清風拂於烟霞初誦金光明經進受具後下揚都於帝釋寺聽曇瑗律師講十誦淹于五載窮鑽持犯仍入攝山栖霞寺從鳳禪師所學觀息想味此情空究撿因緣秉持念慧頻蒙印指傳芳暢業遠承申息之國山名霧露叢巖洞幽深川香水美遂命撤西浮鎖聲林藪終焉之志結此山焉聲聞光徹被于周壤天子遵賢待德下車問道召至京師親奉清誨乃勅公卿近臣妃后外戚咸受十善因奉三歸天和五年以葬母東歸勅使為安州三藏綏理四衆備盡六和在任之日經始壽山梵雲二寺南望楚水東指隋城度軌程功輪奐成美僧瑋德播江淮帝王隆重爰有別勅於王城之內起天寶寺用以居之既被徵召身範僧倫納衣壞味住報資給靜緣潔操齊志林朝以建德二年九月十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一門人慟感士女驚奔即以三年二月歸葬於安陸之山僧

懐惡念不得進前前或値虎虵驚怖失道若有問法安步無他曾有人求欵起惡念忽見大虵繞床而出將欲吐毒懺謝得免時枝江慧璀禪師南岳思公之神足也聞而造之杜口不荅璀便兩淚啓請適夕翹立固請確然乃經多𣅜方爲披說璀出曰余遊名山上德多矣善友高尚者十有八人分得其門頗經趣入而牆仞高遠奇唱難階者斯人在斯至於年紀人所不測璀云曾聞耆舊云吾年三百歲不知所終

釋慧成姓跂澧陽人出家住十住寺誦法華維摩勝天王等大乘經二十餘卷進具後爲荊南佛法希鮮承都下大弘法席有心遠慕遂因商舡往造建業止値成實盛講學者肩聯一聽十年文理略盡將旋本邑至廬山寺覬師相見承南岳思禪師座化山中引衆波動識往看之既見欣仰欲學定業思曰卿一生學問與吾叅手猶不得暖虛喪功夫惜哉成素憑文跡依他生解忽令自撿法若霧遊慨恨之甚不

端具見別傳

釋道正滄州渤海人稟質高亮言志清遠居無常處學非師授樂習禪行宗蘭若法無問冬夏栖息深林乞食於村餘惟常坐繫想繩床下帳獨靜道俗參訪略示經猷令其住心緣向所授故使四遠造者各務靜緣衆聚雖多而外無躁撓正任性行藏都無名貫經論講會莫不登踐皆聽其深隱略其繁長周流兩河言議超邁倫以成實知名幽冀時有隸公貫者引正住寺為上簿書而志駮風雲曾無顧眄還返林薄嗣業相尋綜述憲法流之於世名為六行凡聖備法也包舉一化攝接万備初曰凡夫罪行二曰凡夫福行三小乘人行四小菩薩行五大菩薩行六佛果證行都合六部極略一卷廣二十卷前半序分後半行體言非文質孚爽詞費開皇七年賚來謁帝意以東夏釋種多沉名教歸宗罕附流滯忘返普欲捨筌撿理抱一知守道行禪通濟神爽具狀奏聞左僕射高熲素承道訓乃於禪

林寺大集名德述上所奏時坐中有僧曰帝京無人豈使海隔傳法正聞對日本意伸明邪正不欲簡定中邊夫道在通方固須略於祖述衆無以抗也而其著詞言行衆又不顧遵之於是僧徒無為而散正知澆季之難化也遂以行法並留京輦方禪師處即返東川不悉終所今驪山諸衆多承厥緒繫業傳云

釋曇詢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焉弱年樂道久滯樊籠年二十二方捨俗事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准禪師而蒙剃髮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脩宗稟心學而專志决烈同侶先之圖僑戒律又誦法華初夏既登還師定業承僧稠據于蒼谷遂往問津稠亦定山罕匹前傳所叙詢以聲光所被遙相揖敬住既異林精擬理極思展言造每因致購但為路罕人蹤崗饒野獸栖幽既久性不狎塵来往質疑来由撫逕直望蒼谷以為行表荆棘砂礫披踐不難巖壑幽阻攀緣登陟志

存正觀也故不以邪道自通又以旁蹊利道由曲而通滯吾今標指雖艱必直進以程業用斯徵意隨境附心不亦善乎每云與其失道而幸通寧合道不幸而窮耳故屢踐重阻不難塗窮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備禪扇枯泉重出麚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鄰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陰霧昏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為群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去因病死蘇故蒙恩澤往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曇詢禪師來為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本委訪尋方究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時不歇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為翳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榛梗雉詢一蹤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斯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何以嘉焉每入禪定七

日為期自虎入房仍為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自尒代流河朔盛闡禪門杖策裹糧歸霧結隋文重其德音致誠虔敬勸儀同三司元壽親送璽書兼以香供以開皇末年風疾忽增卒於栖尖山寺春秋八十五五十夏矣初遘疾弥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唳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然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涕眼中既尒終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犍遑失緣其哀感靈祥未可殫記後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靜林道基等乃歸[illegible]建塔立碑沙門明則為文見于別集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并讀大品其過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存住持奉住廬山半頂化城寺脩定自非僧事未嘗妄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嘆曰生不值

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峯上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處于深谷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亮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其死諫為斷妄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尸不臭爛香如爛瓜即隋開皇之末年矣

釋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久而無子就佛祈誠夢神擎兒告云我今持以相與寤已覺異常日因即有娠及行之生也性殊恒准至年四歲路見牛車沒泥牽引困悲泣不止要轉乃離或值犢母分離或有侵欺之事生知乎分不意愛憎八歲既臨擣據清鼓操慧奇拔嘗有書生問曰余今何姓外家何姓答曰皿　王彼孫生因調曰何不氏飯乃姓孫行應聲曰飯能除飢不除渴孫能飢渴兩相除故氏孫而非飯也其隨機諸對皆此之類

及屢道弘讓識悟倫通博涉經論情理選舉以時勘教以病驗人蘊獨見之明顯高蹈之跡先舊解義翻對不同來全聲聞兼揚菩薩而屢涉言教附行為功且如據佛之宗敬無過習由見起慢息即懷猒離便為邊地下賤之因今雖闇真告心無奉敬自知藥輕病重理加勤苦竭力治之所以隨處遠近凡有影塔皆周行礼拜遶旋翹仰因為來世敬佛之習用斯一行通例餘業其克叢辭據牽如此也後於相州法藏寺捨具足戒親執勞役供諸悲敬礼通道俗單衣節食挺出時倫冬夏所擬倫過恒習故四遠冀遠者皆造門而詰問之行隨事直陳曾無曲指諸聞信者莫不頂受其言通捨章疏從其化及稟為父師之礼也未拘之以法歲開皇之初被召入京僕射高熲邀延住真寂寺立院處之乃撰對根起行三階集録及山東所制衆事諸法合四十餘卷援引文據類敘顯然前後望風翕成其聚又於京師置寺五所即化度光明慈

門慧日　弘善等是也自尒餘寺贊承其度焉莫不六時礼旋上食為業虔慕絜誠如不及也末病甚勉力佛堂日別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房卧視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十四年正月四日也其月七日於化度寺送屍終南山鵄鳴之堤道俗號泣聲動京邑捨身收骨兩耳通焉樹塔立碑在于山足有居士逵民河東裴玄證製文證本出家住於化度信行至止固又師之凡所著述皆委證筆末從俗服尚絶驕豪自結徒侶更立科綱返道之賓同所擊贊生自製碑具陳己德死方鐫勒樹于塔所即至相寺北巖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行勃興異迹時成致譏通論所詳未須甄別但奉行趍峭偏薄不倫至於佛宗亦万衢之一術耳所著集記並引正文爲其表題立名無定准的雖曰對根起行幽隱指體標擧語事潛淪來哲儻詳幸知有據開皇末歲勑斷不行想同箴勗之也別有本傳流世見費節三寶録

釋慧意姓李臨原人聽大乘經論專
習定行守文廢法南投於梁與仙城
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後住景空於
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晝夜
常明有鄉人德廣郡守抑靜殊不信
法乃請意於宅別立禪室百日行道
靜息抑稟等四人每夜潛往舉家同
見禪室大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鄉
邑道俗率受歸戒開皇初卒將逝謂
弟子慧興曰今日有多客來可多辦
齋食及中意果端坐而化時襄陽開
皇有法永禪師者南鄉人梁明帝常
供養預知運絕苦辭還襄欲終七日
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
傘盖山上露坐有同寺金律師臨永
尸曰願留神相待至七日滿至期金
亡送尸永側永尸飈然摧變時拳閉
梨者姓揚臨原人於寺西傘盖山南
泉立誦經常誦金光明感四天王來
聽後讀藏經皆不忘計誦三千餘卷
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
頭皆馴擾爭來就人鼠有病者拏以
手摩捋之而不拘事撿或揭坩酒食

或羣小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詠逆述来事晝則散亂夜則礼誦禪思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顧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拔禪師付囑上佛殿礼辞遍寺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將散謂衆曰往兜率天聽般若去峯曰弟前去我七日即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識神往遍學寺寺相去十里至伏法師床前明如晝去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伏送出三重門外別訖来入房中踞床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聲取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閒即遣往問果云已逝峯後七日無何坐終其二體骨全成無縫又有旻純等禪師多有靈異相從坐化略不敘之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篇之二　本傳十一人附見九人

釋慧命姓郭太原晉陽人晉徵士郭琦之後也以梁大通五年辛亥之歲生于湘州長沙郡天挺英姿秀拔羣表雖居綺年人多傾異覺夢之際光觸其身明悟條序深有殊致時湘部名僧相謂曰㳽闍梨位地難測然入如來室者即慧命矣故自結廢日新開裕八歲能詩書體貞凝遠識者知

非常器然而銳精聽習妙入深義故使理超文外照出機前智不驚愚貞無絕俗道覩物疎州閭贊重年十五誦法華經兩旬有半一部都了尋事剃落學無常師專行方等普賢等懺討擿華嚴以致明道行自襄沔聞思光先路二大禪師千里來儀投心者衆乃往從之後遊僊城山即古松仙之本地也先有道士孟壽者幽栖積歲祈心返正必果所願捨所居館充建寺塔及命未至山夕壽忽怳焉如夢大見神祇嚴衛館側至覺驚喜登巖悵望遂覩梵旅盈林乃命至也超而礼謁即捨所住為善光寺焉供事駢羅衆侶咸會曉於州治講維摩經大乘駕御之津入道乘玄之迹禪智所植同弗倒戈既滿九旬便辭四部衣鉢隨從還返故林有法音禪師者同郡邗人本姓王氏不言知已兩遂得朋同就長沙果願寺能禪師修學心定未結數旬法門開發諮質遲疑乃惟反啓懼失正理通訪德人故首自江南終于河北遇思邈兩師方袪

所滯後俱還仙城僕得五稔預知亡日乃携普手於松林相顧笑曰即斯兩處便可終焉侍者初聞未之悟也不盈旬望同時遇疾命以周天和三年十一月五日精爽不謬正坐跏趺面西念佛咸覩佛來合掌而卒同衆有夢天人下地幢幡照曰又聞旁宇唱善哉者奇香異樂聞熏非一普其月十七日亦坐本處所現瑞相頗亦同倫然命普兩賢俱年三十有八矣即於樹下攢甓成墳有弟子清信士鄭子丈立碑于寺門人慧朗祖傳命業不墜禪風化行安沔道明隨世初命爲慧思定業是同贊激衡楚詞采高掞命寔過之深味禪心慧聲遐被著大品義章融心論還原鏡行路難詳玄賦通述佛理識者咸誦文或隱逆未喻於時有注解者世宗爲貴自居山舍學徒騰聚名溢南北有菩薩戒弟子齊北戴逵學聲早被名高列國乃貽書於命曰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預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

以閭里儒童聞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玆一世豈如興法輪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振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芨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搜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略探壁水之典墳支道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拼莊生瑗公著論表集若香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辟臨玄鏡稟羅云之密行種賓頭之福田撫提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支將適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衡陸植杖龍泉乃為精舍迴車馬首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砂成塔因山構堯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抾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蹔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烏孫琴而高韻紫蓋貞松仍撝上辯洪崖神井即鑒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

同輩崇峯景行墉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沉形泊渚宫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軌一乘達蕩胷衿朗開二達既念晁藤弥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纓書五禮優柔三玄餐飯頗絕韋編攜述餘緒爰登弱冠搢紳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鶴鷂而詠鸚鵡若求其一分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鄴城許修隗館屈膝情欣係襟遇同進履未盡開衿遽嗟飄忽尋拂衣世網脫屣辜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巢觀玉不廢從師深潤折機無妨請益所希弥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荅嘉賓冬脧如春顧孫清軌室迩人遐弥軫襟帶餘聲淺簡望無金玉幽林涉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生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万聖乗機違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関明道東野談仁彫朴致工有無異軌今若

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籍淺之深貧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辞卓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顛生之逆軌損之為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談廣百家繁冨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鄙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長卿恧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跂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渝摳鳳卧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屬歎寰縣與言世網辞同應陸調合張嚴嬰失火之遽傳懸清彼之遠遊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辞榮九轉充虛四爵排穢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貪道識鑽難清心塵易擁定慧花水戒非草繫才倖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聊於人世是以淩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

志節松測四序於風霜倂二旬於跳鳧至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書視遊魚聊逞二子華户弊衿既在原非病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猨難靜勞想鷲頭倦思難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鸎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權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慙闇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縶用永今朝善敬遺獻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時或以達即晉代譙國戴逵今孝棪行事非也晉書云大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經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討不相見又非濟北明矣時又有沙門慧曉厭姓傳氏亦以禪續獻公文才並於慧命北遊齊壤居止靈巖數十年間幽閑精業衆初不異之也及鄉民有任山荐令者曉去鄉歲久思聞親親行至縣門使人通令令正對客未許進之踟蹰之間

又催通引客猶未散令且更延曉悟
曰非令之為進退乃吾之愛憎耳豈
鄉壞之可懷耶命省事取紙援筆而
裁釋子賦紙盡辞窮告曰若令問覔
可以此文示之吾其去矣於是潛遁
故賦云咄哉失念歘尒還覺是也及
後追盡巖窮討不見出賦示僧方知
曉之才也於是人藏一本用袪鄙悋
曉後尋諸名岳養素栖心時復流目
人世而還晦形幽阜卒不測其所終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
恕慈育知名閭里稱言頌逆恒問嘗
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辞親入
道所投之寺非是練若數感神僧訓
令齋戒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及稟具
足道志彌隆迴栖幽靜常坐綜業日
惟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
絕誦法華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
千遍便滿所止菴舍野人所焚遂顯
厲疾求誠乞懺仍即許焉既受草室持
經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復又夢梵
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坐命曰汝先受
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

遇清衆宜更翻壇祈請師僧二十二
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寤方
知夢受自斯已後勤務更深剋念翹
尊無棄昏曉坐誦相尋用為恒業由
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業又夢弥
勒弥陁説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
養又夢隨從弥勒與諸眷屬同會龍
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
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
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事
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因讀妙勝
定經歎禪功德便尒發心修尋定友
時禪師慧文聚徒數百衆法清肅道
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苦
節營僧為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晝
夜攝心理事籌度訖此兩時未有所
證又於来夏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
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生来善惡業
相因此驚嗟倍復勇猛遂動八觸發
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緩弱不
勝行步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
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
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

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所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歲慨無所獲自傷昏沉生爲空過深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霍尒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捨除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後往鑒最等師述已所證皆蒙隨喜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欽德學徒日盛機悟寔繁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衆雜精麤是非由起怨嫉鴆毒毒所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爲害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也然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以避此難時冥空有聲曰若欲修定可往武當南岳此入道山也以齊武平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逝高騖前賢以希栖隱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傾覆國乱前路梗塞權止大蘇山數年之間歸從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刃所衝佛法云崩五衆離潰其中英挺者皆輕其生重其法忽夕死慶朝聞相

從跨險而到者填聚山林思供以事資誨以理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琉璃寶函莊嚴炫曜功德傑異大發衆心又請講二經即而敘攝隨文造盡莫非幽賾後命學士江陵智顗代講金經至一心具万行處顗有疑焉思為釋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此後夜一念頓發諸法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顗即諮受法華行法三七境界難卒載敘又諮師位即是十地思曰非也吾是十信鐵輪位耳時以事驗解行高明根識清淨相同初依能知密藏又如仁王十善發心長別苦海然其謙退言難見實故本迹叵詳後在大蘇弊於烽警山侶栖遑不安其地又將四十餘僧經趣南岳即陳光大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既至告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已後必事遠遊又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佳所林泉竦淨見者悅心思曰此古寺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獲之

房殿基墌僧用器皿又往巖下吾此坐禪賊斬吾首由此命終有全身也僉共尋覔乃得枯骸一聚又下細尋便獲髑骨思得而頂之為起勝塔報昔恩也故其往往傳事驗如合契其類非一自陳世心學莫不歸宗大乘經論鎮長講悟故使山門告集日積高名致有異道懷嫉密告陳主譖思北僧受齊國募掘破南岳勅使至山見兩虎咆憤驚駭而退數日更進乃有小蜂來螫思額尋有大蜂噢殺小者銜首思前飛揚而去陳主具聞不以誠意不久謀因一人暴死二為猘狗嚙死蜂相所徵於是驗矣勅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嘗往瓦官還雨不濕履泥不汙僧正慧暠與諸學徒相逢於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往寺礼覲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將行致敬便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於一日忽有聲告洒埽庭宇聖人尋至即

如其語須臾思到威懷仰之言於道
俗故貴賤皂素不敢延留人舩供給
送別江渚思云寄於南岳上十年耳
年滿當移不識其言及還山舍每年
陳主三信參勞供嚫衆積榮盛莫加
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
寂尒藏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乱舉臨
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
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告
衆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
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
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
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竟无
荅者因屏衆歛念泯然命終小僧雲
辯見氣乃絕號吼大叫思便開目曰
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叓然相迎
極多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乱吾耶
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
異香滿於室內頂煖身軟顏色如常
即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驗
十年宛同符矣春秋六十有四自江
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盖蔑
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

理義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便驗因定發慧此言不虛南北禪宗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不倚不斜牛行象視頂有肉髻異相莊嚴見者迴心不覺傾伏又善識人心鑒照冥伏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纑纊皮革多由損生故其徒屬服章率加以布寒則艾納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百載惟斯南岳慈行可歸余嘗參傳譯屢覩梵經討問所被法衣至今都無蠶服縱加受法不云得成故知若乞若得蠶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思所獨斷高遵聖檢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造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釋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華容焉即梁散騎孟陽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五采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

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內外胥悅盛陳鼎俎相慶乃火滅湯冷為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兒德所熏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異焉鄰室憶先靈瑞呼為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立二名字參互稱之眼有重瞳二親藏掩而人已知兼以臥便合掌坐必面西年一紀來口不妄噉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契一遍即得二親遏絕不許更誦而情懷惆悵奄忽自然通餘文句豈非夙植德本業延于今志學之年士梁承聖屬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乎舅氏而俊朗通悟儀止溫恭尋討名師冥符出有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導以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地面橫經具蒙指誨因潛大賢山誦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旬未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

禪師受業心觀思又從道於就師就
又受法於慧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
位也思每歎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
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
為說四安樂行顗乃於此山行法華
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
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
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
思云非尒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
昧前方便也又入熈州白砂山如前
入觀於經有疑輙見思來冥為披釋
尒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惟於三三
昧三觀智用以諮審自餘並任裁解
曾不留意思躬執如意在坐觀聽語
學徒曰此吾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
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及學成往
辞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
既遊南岳顗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三
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
陵尚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統釋
儒並禀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頂戴時
所榮仰長干寺大德智辯延入宋熈天
宮寺僧晃請居佛窟斯由道弘行感

故為時彥齊迎顗任機便動即而開
悟白馬警韶奉誠智文禪衆慧命及
梁代宿德大忍法師等一代高流江
表聲望皆捨其先講欲啓禪門率其
學徒問津取濟禹穴慧榮住莊嚴寺
道跨吳會世稱義窟辯號懸流聞顗
講法故來設問數關徵覈莫非深隱
輕誕自矜揚眉舉扇扇便墮地顗應
對事理渙然清遣榮曰禪定之力不
可難也時沙門法歲撫榮背曰從來
義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何以遮羞
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綿歷八周
講智度論肅諸來學次說禪門用清
心海語嘿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
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
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搖手申臂至于
岐麓挽顗上山云云顗以夢中所見通
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
聖賢之所託矣昔僧光道猷法蘭曇
密晉宋英達無不栖焉因與慧辯等
二十餘人挾道南征隱淪斯岳先有
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
慧兼習蓋神人也顗未至二年預告

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禮
豆造醬編蒲爲席更起屋舍用以待
之會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
迴車凡官與顗談論幽極既唱貴位
傾心捨散山積慶拜鄭重因歎曰吾
昨夢逢强盜今乃表諸軟賊毛繩截
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
閑闇射則應於弦何以知之無明是
瞎也脣舌是弓也心慮如弦音聲如
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鏡
方圓任象初瓦官寺四十人坐半入
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得法余後
歸宗轉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亦
可知矣吾自行化導可各隨所安當
從吾志也即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
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
早年山上搖手相喚不乎顗驚異焉
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
秋九月矣又聞鍾聲滿谷衆咸怪異
光曰鍾是召集有緣余得住也顗乃
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壟山南
螺溪之源處既閑敞易得尋眞地平
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

執跡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聿創草庵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復成衢會光日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三方揔一當有貴人為禪師立寺當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顗後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陁大風拔木雷霆震吼魑魅千群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異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顗膝上陳苦求哀顗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强耎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為勇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户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為安樂令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礼拜手擎香爐遶顗三匝久之乃滅雄及大衆同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感皆如此也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

理治夜便習觀顗謂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應慼寒熱顗曰息世譏嫌亦復爲善儀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絕時乃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鑪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荅乃遶王一匝坦然痛止仍躬著願文曰仰惟天台闍梨德侔安遠道邁光猷避迹傾渴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墜緒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遊涉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愛水雖餐法喜弗袪蒙弊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驚羲和之轡不停月鏡迴斡恒娥之景難駐有離有會歎息何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闍梨恒修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來若藥王覲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蕩一乘云云其爲天王信敬爲此類也於即化移海岸法政歐閩陳疑請道曰昇山席陳帝意欲面禮將申謁敬顧問羣臣釋門

誰爲名勝陳暄奏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鏡淵海昔在京邑群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藹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沓徵入顗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辭之後爲永陽苦諫因又降勅前後七使並帝手疏顗以道通惟人王爲法寄遂出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列導於前主書舍人翊從登階禮法一如國師璀闍梨故事陳主既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未聞奉法承道因即下勅立禪衆於靈曜寺學徒又結望衆森然頓降勅於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暅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顗接問承對盛啓法門暅執爐賀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矣其爲榮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諍競不足及顗之御法即坐蕭穆有餘遂使千支花錠七夜恬耀舉事驗心顗之力也晩出住光曜禪慧雙弘動郭奔隨傾意清耳陳主於廣德殿

下勅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于時檢括僧尼無貫者万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並合休道顗表諫曰調達誦六万爲經不免地獄槃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簡是則万人出家由顗一諫矣末爲靈曜褊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顗曰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並崇戒範故受其法文云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王汲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象久彰和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爲菩薩戒師便傳香在手而瞼下垂淚斯亦德動人主屈幸從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荊湘路次盆城夢老僧曰陶侃瑞象敬屈護持於

即往憩匡山見遠圖續驗其靈也宛如其夢不久尋陽反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信護衆之力矣未剋迹雲峯終焉其致會大業在蕃任揔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一戒法奉以爲師乃致書累請顗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其辭曰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長逢離亂身闇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閒撙節無一可取雖欲自慎樸直忤人頗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願許其爲法勿嫌輕動四三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興謬課庸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啄以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晉王方希淨戒如願唯諾故躬制請戒文云

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趍胎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頓悟恥崎嶇於小逕希優遊於大乘笑息止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万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宮室先基趾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為和上文殊冥作闍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崙罄髓於無竭善才三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時導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光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檝遠迎每慮緣差值諸留難師亦既至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摠管寺誠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云云即於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法名曰大士為度遠濟為宗名實相

符義非輕約令可法名為揔持也用攝相兼之道也王頂受其旨教曰大師禪慧內融導之法澤輙奉名為智者自是專師率誘日進幽玄所獲施物六十餘事一時迴施悲敬兩田願使福德增繁用資家國便欲返故林王仍固請顗曰先有明約事無兩違即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尋送至于城門顧曰國鎮不輕道務致隔幸觀佛化弘護在懷王札望目極銜泣而返便泝流上江重尋匡嶺結徒行道頻感休徵百越邊僧聞風至者累迹相造又上渚宮鄉壤以答生地恩也道俗延頸老幼相攜戒場講坐衆將及万遂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勑給寺額名為一音其地昔惟荒崄神獸蛇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元旱百姓咸謂神怒顗到泉源師衆轉經便感雲興雨霔虛謗自滅揔管宜陽公王積到山礼拜戰汗不安出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甞怖懼頓如今日其年晉王又遣手疏請還辞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来

志憑開悟色心無作昔年虔受身雖疎漏心護明珠定水禪支屏散歸靜荷國鎮蕃為臣為子豈寂四緣能入三昧電光斷結其類甚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伏膺智斷率先名教永汎法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導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逗時不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覃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懺言備瀝素款成就事重請棄飾詞顗答書云謙承人之擬迹師資顧此庸微以非時許況隆令命弥匪克當徒欲沉吟必乖深寄王重請云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厝心有在仰惟久殖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岳記莂說法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来具述此事于時心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瓦官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强口先被折角兩瓊継軌纔獲交綏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聞見衆咸瞻仰承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

驗乎金口比擇所談智者融會甚有階位辟若群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惟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乃從之重現令造淨名疏河東柳顧言東海徐儀並才華胄績應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受持後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顧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顗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衆並同矚顗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表蠱禍遂起豕幽鳴顯示齋福相乘至于翌日患果遂瘳王大嘉慶時遇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前懺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告勢當將盡死後安措西南峯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仍立白塔使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學士智越往

古城寺掃洒於彼佛前命終施云云牀東壁面向西方稱阿弥陀佛波若觀音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鉢杖以近身自餘道具分為二分一奉弥勒一擬羯磨有欲進藥者荅曰藥能遣病留殘年年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曰復何所聞觀心論內復何所道紛紜醫藥累擾於他又請進齋飯荅曰非但步影而為齋也能無觀無緣即真齋矣吾生勞毒器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歎又出所制淨名疏并犀角如意蓮花香爐與晉王別遣書七紙文極該綜詞釆風標屬以大法末乃手注疏曰如意香爐是大王者還用仰別使永布德香長保如意也便令唱法華經題顗贊引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弥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又聽無量壽竟仍贊曰四十二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云云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其位者荅曰汝等嬾種善根問他功

德如盲問乳蹤者訪路去去吾不領衆
必淨六根為他損已只是五品内位
吾諸師友從觀音勢至皆来迎我
波羅提木叉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
汝明導又勑維那人命將終聞鍾磬
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為期
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
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
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
春秋六十有七即開皇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也滅後依有遺教而殯
焉至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披衣猶
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
壟語弟子日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舉
衆皆見悲歔言問良久而隱自顗降
靈龍象育神江漢憑積善而誕生
資德本而化世身過七尺目佩異光
解繞釋門行開僧位往還山世不染
俗塵屢感幽祥殆非可測初帝於蕃
日遣信入山迎之因散什物標域寺
院殿堂廚宇以為圖樣告弟子曰此
非小緣所能締搆當有皇太子為吾
造寺可依此作汝等見之後果如言

事見別傳往居臨海民以滬魚為業
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
餘所顗惻隱觀心彼此相害勸捨罪
業教化福緣所得金帛乃成山聚即
以買斯海為放生之池又遣沙門
慧拔表聞于上陳宣下勅嚴禁此池
不得採捕國為立碑詔國子祭酒徐
孝克為文樹于海濱詞甚悲楚覽者
不覺墮淚時還佛隴如常習定忽有
黃雀滿空翻翔相慶鳴呼山寺三日
乃散顗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至今
貞觀猶無敢犯下勅禁之猶同陳世
觸樹皆番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顗著
此慈濟博大仁惠難加又居山右韮
他涉葷即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
所著法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
十卷又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
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而自不
畜一字自餘隨事流卷不可殫言皆
幽指奧徹摛思開天煬帝奉以周旋
重猶符命及臨大寶便藏諸麟閣所
以聲光溢于宇宙威相被于當今矣
而枯骸特立端坐如生瘞以石門關以

金鑰所有事由一關別勅每年講曰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尚書令楊素性度虛簡事必諮信乃陳其意云何枯骨特坐如生勅授以户鑰令自尋視既如前告得信而歸顗東西垂範化通万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衆四千餘人寫經一十五藏金檀畫像十万許軀五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三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其數沙門灌頂侍奉多年歷其景行可二十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法琳夙預宗門親傳戒法以德音遐遠撰本傳森為之行傳廣流於世隋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及遺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值乱便失

釋曇崇姓孟氏咸陽人生知正見幻解信奉七歲入道傳誦法言勤注無絕後循聽講肆雄辯無前乃以慧燈欲全本資攝念聖果將克必因定想因從開禪師而從依止逮乎受戒志逾清厲遂學僧祇十有餘遍依而講

解聽徒三百京輔律要此而為宗後弊於言說更崇前觀額上鼻端是所存想山間樹下為其居處既而光明內發色相外除形本若枯心灰猶死偏精六行冠達五門開公處衆稱為第一遂得同學齊肩又号為無上士也及師亡遺囑令攝後徒于時五衆二百餘人依崇習靜聲馳隴塞化滿關河尋路追風千里相屬填門盈室坐誨門人或初修不淨或終學人空念彼慈悲弘斯正則周武皇帝特所欽承乃下勅云崇禪師德行無玷精悟獨絕所預學徒未聞有犯當是尊以德義故則衆絕形濫可為周國三藏并任陟岵寺主即從而教導僧尼有序響名稱為每為僧職滯蹤奉許遊涉乃假以他緣遂蒙放免未遺法淪蕩便從流俗外順王威內持道素又授金紫光祿等銜並不依就雖沉厄運無廢利人大象之初皇隋肇命法化還焰即預百二十僧勅住興善尋復別勅令辛寺任重勤辭遜又不受之而道冠僧羣王公戒範昔以佛法

頹毀私願早隆護造一寺用光末法因以奏上帝乃立九寺以副崇願皆國家供給終于文世高唐公素稟行門偏所歸信遂割宅為寺引眾居之勑以虛靜所歸禪徒有譽賜額可為清禪令之清明門內寺是也隋氏晉王欽尚禪林降威為寺檀越前後送戶七十有餘水碓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業傳利于今天子昔所承名今親正業開皇之初敬送絹一万四千疋布五千端綿一千屯綾二百疋錦二十張五色上米前後千石皇后又下令送錢五十貫氈五十領剃刀五十具崇福威於今願流於後望達得圖一區用酬國僔帝聞大悅內送舍利六粒以同弘業于時釋教初開圖象全闕崇興此塔深會帝心勑為追近杜崇令其繕續料錢三千餘貫計塼八十万帝以功業引費恐有匱竭又送身所著衣及皇后所服者捴一千三百對以助隨喜開皇十一年晉王鎮捴揚越為造露盤并諸莊飾十四年內方始成就舉高一十一級竦

耀太虛京邑稱冣尒後驪遺相接衆具藥委至又造佛堂僧院并送五行調度種植樹林等事並委僧衆監撿助成崇既令重當朝往還無壅宮閤之禁門籍未安須有所諭執錫便進時處大內為述淨業文帝礼接自稱師兒獻后延德又稱師女及在于本寺則勑令載馳問以起居無晨不至自所獲外利盡施伽藍緣身資蓄衣鉢而已開皇十四年十月三十日遷化寺房春秋八十矣皇情哀悼下勑葬焉所須喪事有司供給皂白弟子五千餘人送于終南至相寺之右為建白塔勒銘存今初崇未終七日寺內幡竿無故自折門外汲井忽尒便枯衆怪其由也及至晦夜崇遺告曰吾有去處今須付囑即以衣資施於三寶及至後夜覺有異相就而觀之方知氣絶無疾而逝形色如生因以奏聞莫不懷慟

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中聚衆業禪有聞南越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群獸來前因

為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鬚面情無所畏眾咸覩之以為異倫也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隋煬在蕃搜選英異開皇末年遣舍人王延壽往召追入晉府慧日道場并隨王至京在所通化末還揚州路中感疾而卒傳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旦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王教歸塟本山以旌誠敬

釋慧實俗姓許氏潁川人少出家志敦幽尚遍履名山梁末遊步天台綜習禪業入房閉戶出即蕩門衣鉢隨身惟留床席寔輕清之丈夫也陳祚伊始負錫龍盤絕跡人世五十餘年貴尚頭陀恒居宴默自少及終獨不親物雖形衰年積而精節之志老而弥厲以仁壽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遷于蔣州履道寺之房春秋九十有六遺旨令尸陁北嶺後取窆於山南奉造三層塼塔就而紀德

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童少出家便從定業與汲郡林落泉方公齊

名各聚其類依巖服道往還駱驛白鹿太行抱犢林慮等山振名四遠歸宗殷滿有弟子僧襲者慇斯汾曲往延通化善以山眾常業恐有乖離雖經頻請曾未之許襲曰前後邀迎三十餘度元元之情情無已磨踵有盡稽心難捨善乃從焉居住馬頭山中大行禪道蒲虞晉絳荷襆相諠衆聚繁多遂分為四部即東西二林杯盤大黃等處是也皆零房別室星散林巖宴坐所指十一切入而為標擬徒屬五百肅然靜謐仁壽之歲其道弥隆及疾篤將極告弟子曰吾患腹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糧粒既斷嬾從追求歟小石子用充日給因覺為病耳死後可破腸看之果如所言又累日各勤修業不勞化俗廢尒正務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瓮中埋之以大業初年三月十一日加坐如生卒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僧襲本住絳州結心定業承習善公不虧其化晚住晉州寶巖寺充僧直歲監當稲田見緊水

陸諸亟不勝其酷因擲棄公名退崇
故業以善師終曰他行不在借訪時
人又並終沒遂賚諸供度就山設會
悲慟先迹願奉無由尋其遺骸莫知
所在忽聞爆聲振裂響發林谷見地
分涌覓出于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
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骨舌兩以為
塔藏以貞觀十五年正月九日卒於
山舍春秋六十有四臨終神思安隱
稱念而逝時晉州西小榆山有沙門
僧集者苦節山林聚徒禪業養猫畜
鼠馴附可以手持常現左右馳逐不
去有俗人來輒便自隱

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十八被舉秀
才至鄴都為和王省事讀書一遍便
究文義須便輒引曾無所遺五載之
中無書可讀晚從和禪師所聽大品
維摩景既後來門側立聽深鑒超拔
將歸受學和以定業之望參問繁廣
令依止慧法師授以大乘祕奧之極
既浹乃心便志存捨俗二十有七與
諸妻子執別告云自臨漳已南為吾
所遊名涅槃境臨漳已北是生死分

余之行往也吾猶非聖更不重涉還從和公剃落授以正法景晨霄思擇統解玄微遭周滅法逃潛林薄又以禪道內外相雜開皇初年就緣講導儀設華約事事翹心故二時法會必香湯洒地熏爐引導前經後景初無一絕洗穢護淨欽若戒科常讀開經行不過五尋訖更展其例如前故每振法鼓動即千人屯赴供施為儔罕匹所以景之房內黃紫緇衣上下之服各百餘副一時一擬為生初善經身一番便以施僧其感利之致為如此也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覺吾欲見彌勒佛去何乃作夜摩天主又去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荅云凡夫識想何可撿挍向有天衆邀迎耳余後異香充户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為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沉骸水中及其沒後遵用前旨舉于紫陌河深瀅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返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于今玄覺

孝慈居性祖學先謨後住京師勝莊嚴寺純講大乘於文殊般若偏為意得榮觀帝壤譽顯當鋒

釋智舜俗姓孟趙州大陸人少為書生博通丘索工書善說庠序嘶馬年二十餘厭世出家事雲門稠公居于白鹿始末十載常樂幽隱不事囂雜纔有昏情便有靈祇相誡或動身衣或有聲相又現白服形量丈餘遶院相警往往非一嘗與沙門曇詢同修念定經于四年後北遊贊皇許亭山依倚結業聲績及遠有賞其道俗者便權避之遂經紀載不須資待又獵者逐雉飛入舜房苦加勸勉終不肯止遂將雉去情不忍此因割耳遺之感舜苦諫便投弓解鷹從舜請道漸學經義於是課篤數村捨其獵業斯則仁濟之誠也後專習道觀不務有緣妄心卒起不可禁者即刺股流血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逸其慮也故髀上刺處班駮如鋪錦焉其翹勵之操同伍誠不共矣處山積歲剪剃無人便以火燒髮弊服遺食屢結寒炎度

景分功無忘造次性少貪惱手不執財每見貧餒淚垂盈面或解衣以給或割口以施由此內撤外化所親之中見其弥敬寸人出家並依彝行練心節量踵武揚風後年疾既侵身力漸盡常令人稱念繫想淨方遂終于老末感氣疾忽增十有五日勵念如初卒于光氏縣屈嶺禪坊時年七十有二即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也初塟于終所山側後房子縣界嶂洪山民素重彝道夜偷尸柩塟于巖中及往追覔皆藏其所三年之後開示焚之起白塔于崖上自彝之入道精厲其誠昔處儒宗頗自矜伐忽因旬假得不淨觀腸臟流外鵞獸亘陳所見餘人例皆不淨內溢乃就稠師具蒙印旨為雲門官供當擬是難固就靜山曉夕通業不辭公名不行公寺而內德潛運遠聞帝闕開皇十年下詔曰皇帝敬問趙州房子界嶂洪山南谷舊禪房寺智彝禪師冬日極寒禪師道體清勝教導蒼生使早成就朕甚嘉焉朕統在黎民之上弘護正法

夙夜無怠今遣上開府盧元壽指宣
往意并送香物如別時趙州刺史楊
達以彝無公費素絕名聞依勅散下
方始知之乃為繫名同果寺用承詔
旨而彝亦不臨赴山民為之起寺三
處交絡四方聞造於斯念定而莫堪
其精到不久還返斯勇猛之誠不可
倒也每於冬初化諸緣集多辦複貯
之衣就施獄囚春秋二時方等行道
餘則加坐幽林塊然不寐及登耳順
心用力疲轉讀藏經凡得四遍左手
執卷右手執燭十宿五宿目不曾睒
佛名讚德誦聞如流晝夜六時礼懺
終化有弟子智贊幼奉清誨長悟玄
理攝論涅槃是所綜博今住藍田化
感寺承習禪慧榮其光緒比多[illegible]
終遁林泉

釋智鍇姓夏侯豫章人少出家從楊
州興皇寺聽朗公講三論善受玄文
有名當日開皇十五年遇天台顗公
修習禪法特有念力顗歎重之曉講
涅槃法華及十誦律卯數之歲見重
於時又善外學文筆史籍弥是所長

晩住廬山造大林精舍締搆伊始並是營綜未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終其事然守志大林二十餘載足不下山常修定業隋文重之下勅追召稱疾不赴後豫章請講苦違不往云吾意終山舍豈死城邑道俗虔請不獲志而臨之未幾遂卒于州治之寺時以爲知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即大業六年六月也氣屬炎熱而加坐如生接還廬阜形不摧變都無臭腐又有異香道俗數訝遂緘于石室至今如初焉

釋智凝姓鄭氏南陽人也少懷離塵之志父爲求暫方便祈止長則勇辭清美于時樂陽殿下統御荊州徵任甚高非其所欲惟以情顧出家王感彼誠素因遂夙心剪落已後隨方問道仍到金陵便値智者北面請業棲以釋法儀深達五門窮通六妙戒行清白律儀淳粹又誦法華方有餘遍瓶水自盈經之力也學徒雖衆其意居稱首有臨海露山精舍梵僧所造巨有靈異智者每臨命遊令影響之

晦迹已後台嶺山衆一爲是囑二十年閒詢詢善誘無違遺寄便爲二衆依止四部歸崇姿容瓌偉德感物情頗存汲引每於師忌輒設千僧官齋越以衣盋之餘以充大施隨文皇帝獻后崩日設齋呪願每獲百段曾不固留括州刺史鄭係伯臨海鎭將揚神貴師友義重待遇不輕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寢疾經旬右脅而卧卒于國清舊房春秋七十有四臨終之時山崩地動境内道俗咸所見聞台山又有沙門波若者俗姓高句麗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解義味開皇併陳遊方學業十六入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禪法其人利根上智即有所證謂曰汝於此有緣宜須閑居靜處成就妙行今天台山寂高峯名爲華頂去寺將六七十里是吾昔頭陁之所彼山祇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不須愁慮衣食其即遵旨以開皇十八年往彼山所曉夜行道不敢睡卧影不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二月忽然

自下初到佛壟上寺淨人見三白衣撐衣鉢從須臾不見至於國清下寺仍密向善友同意云彼若自知壽命將盡非久今故出與大衆別耳不盈數日無疾端坐正念而卒于國清春秋五十有二送龕山所出寺大門迴舉示別眼即便開至山仍閉是時也莫問官私道俗咸皆歎仰俱發道心外覩靈瑞若此餘則山中神異人所不見固難詳矣時天台又有釋法彥者姓張氏清河人周朝廢教之時避難投陳於金陵奉遇智者以太建七年陪從入天台伏膺請業授以禪那既蒙訓誨不停房舍尋處山間林樹之下專修禪寂三十年中常坐不臥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師說所證法相有人聽聞曰如汝所說是背捨觀中第二觀相亦有山祇數相嬈試宴坐怡然不干其慮大業七年二月三十日卒于國清春秋六十六智者門徒極多故叙其三數耳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三　本傳十三　附見四

釋曇遷俗姓王氏博陵饒陽人祖太原歷官而後居焉少而俊朗英異常倫年十三父母嘉其遠悟令舅氏傳授即齊中散大夫國子祭酒博士權會也會偏練六經備究易道剖卦析爻妙窮象繫奇邃精采乃先授以

周易初受八卦相生隨言即曉始學文半餘半自通了非師受悟超詞理會深異也曾有一嫗失物就會決之得於兌卦會告遷曰汝試辯之應聲荅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嫗驚喜曰實如所辯遷曰兌是金位字腳兩垂似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悉盜者為誰對曰失者西家白色女子奉口懸角可年十四五者將去尋可得之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兌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為白也兌字上點表懸角之象內有尖形表奉口之相推而測知非有異術舅乃釋然而歎曰吾於卜筮頗工至於取斷依俙而已豈如汝之明耶老舅實頗多慙方驗宣尼之言後生可畏也乃更授以禮傳詩尚莊老等書但經一覽義無重問于時擴宗儒學獨擅英聲每言大小雨雅當時之諷刺左右二史君王之事言禮序人倫樂移風俗無非耳目之翫其勢亦可知之未若李莊論大道周易辯陰陽可以悟幽微可以怡情性究而味之乃玄儒之

本也當時先達頗異其幼年致或抗言褒貶者遷辯對縱橫詞旨明爛無不挹謝其聲實自介留心莊易歸意佛經願預染衣得通幽極二親愛之弗許懇誠歲久乃蒙放遣初投饒陽曲李寺沙門慧榮榮頗解占相知有濟器告遷曰有心慕道理應相度觀子骨法當類弥天自揣澄公有慚德義可訪高世者以副雅懷遷雖屬俾勤請而固遮弗許又從定州賈和寺曇靜律師而出家焉時年二十有一本圖既遂襟期坦然猛勵精勤昏曉無倦初誦勝鬘不日便了恡而撿覆未遺一字當夜問經中深疑莫非妙義既知神思大成乃與受具恣其問道從師五臺山此山靈迹極多備見神異後歸鄴下歷諸講肆棄小尊大不以經句涉懷偏就曇遵法師禀求佛法綱要當有齊之盛釋教大興至於宮觀法祀皆鋒芒馳騖遷性不預涉高謝世利衆咸推焉客謂人曰學為知法法為修行豈以榮利即名為道泰世道恒削迹巖藪誠有由矣遂

竄形林慮山黃花谷中淨國寺蔬素
覃思委身以道有來請問乍為弘宣
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
等咸究其深賾嘗尋唯識論遂感心
熱病專憑三寶不以醫術經情夜夢
月落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氷片甚
諝香美覺罷所苦瘳復一旬有餘濂
孝在口因其聖助食月成德遂埶毀
名以為月德也尒後每授人戒常云
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逮周武
平齊佛法頹毀將欲保道存戒逃迹
金陵結侶霄征間行假道多被劫掠
進達壽陽曲水寺顧法屬曰吾等薄
運所鍾屢逢群盜若怨結不解來報
莫窮衆可宴彼愚迷自責往業各捨
什物為賊營饌冥於來世為法知識
既而南濟大江安然利涉由斯以擁
誠齋福之助也初達楊都栖道場寺
掃衣分衛攝念無為時與同侶談唯
識義彼有沙門慧曉智璀等並陳朝
道軸江表僧望曉學兼孔釋妙善定
門璀禪慧兩深帝王師表又有高麗
沙門智晃善薩婆多部名扇當塗為

法城塹並一見而結友于舟叙而高
沖與有欲以聞天子者遷預知情事
謂之曰余以本朝淪覆正法淩夷所
以冒死浮江得叅梵侶生平果志遂
得有餘結援時榮幸願緘默惟有
國子博士張機每申盡礼請法餘景
時論莊易竊傳其義用訓庠序因至
桂州刺史蔣君之宅獲攝大乘論以
為全如意珠雖先講唯識薄究通
宗至於思搆幽微有所流滯令大部
斯洞文旨宛然將欲弘演未闡彼之
家國承周道失御隋歷告興遂與同
侶俱辞建業緇素知友祖道新林去
留哀感各題篇什曉禪師命章賦詩
曰生平本胡越關吴各異津聯翩一
傾蓋便作法城親請談解煩累愁眉
始得申令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
向逕河道慧業曰當新我住邪江側
終為松下塵沉浮從此隔無復更来
因此別終天別迸淚忽沾巾餘之名
德並有綴詞久失其文各執手辞袂
登石頭岸入舟動檝忽風浪騰涌衆
人無計遑獨正想不移捧持攝論告

江神曰今欲以大法開彼未悟若北土無運命也如何必應聞大教請傳風浪莫傳法之功冥寄有屬言訖須吏恬靜安流達岸時人以為此論譯於南國護國之神不許他境事同迦延之出蜀負為羅剎之稽留也進達彭城新舊交集遠近欣赴讚為大衆有一檀越捨宅插之遂曰所住為慕聖寺始弘攝論又講楞伽起信如實等論相継不絶攝論北土創開自此為始也徐州揔管穀城公萬緒率諸僚佐擁篲諮承盡弟子之礼遷弘化此土屢動暄涼黒白變俗大有成業自周毀正法遺形充野乃勸奨有緣於慕聖寺多搆堂閣隨有收聚莊嚴供養上柱國宋公賀若弼長史張坦出鎮楊州承風思展結為良導及諸道俗伃願德音坦乃手跡邀延遷亦虛舟待吹遠到廣陵擧郭迎望歌梵過雲霞香花翳日月桒門一藏榮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頗以學能傲誕遷應權授法不覺心醉形攝乃携其家屬投受歸戒初傳開善建弘攝論

請益千討不久徐方官庶恩渴法言江都纔了復迎還北威轉法輪聲名遐布屬開皇七年秋下詔曰皇帝敬問徐州曇遷法師承修敘妙因勤精道教護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即人倫之龍象也深願巡歷所在承風飡德限以朝務實懷虛想當即來儀以沃勞望弟子之內閑解法相能轉梵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師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弘獎建立終藉通人京邑之間遠近所湊宣揚法事為惠殊廣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望見師不復多及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濟陰寶鎮汲郡洪遵各奉明詔同集帝輦遷乃率其門人行途所資皆出天府與五大德謁帝於大興殿特蒙禮接勞以優言又勅所司並於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輔冠蓋相望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勅亦延及遂得萬里尋師於焉可想于斯時也宇內大通京室學僧多傳荒遠眾以攝論初闢投誠請祈即為

敷弘受業千數沙門慧遠領袖法門躬處坐端擯經禀義自是傳燈不絕于今多矣雖則崇寓穿鑿時有異端原其解起莫非祖習故真諦傳云不久有大國不近不遠大根性人能弘斯論求今望古豈非斯人乎十年春帝幸晉陽勅遷隨駕既達并部又詔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遷入內與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有私度山僧欲求公貫意願度之如何遷曰昔周武御圖弥滅三寶衆僧等或剗迹幽巖或逃竄異境陛下統臨大運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來投聖德比雖屢蒙招引度脫而來有先後致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莫匪王民至尊汲引萬方寧止一郭蒙慶帝沉慮少時方乃允焉因下勅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諸有僧尼私度者並聽出家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遷之力矣尋下勅為第四皇子蜀王秀於京城置勝光寺即以王為檀越勅請遷之徒衆六十餘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左僕射高熲右衛將軍虞慶則右僕射

蘇威光禄王端等朝務之暇執卷承旨四門博士國子助教劉子平孔門雋又屈膝飡奉魏郡道士仇岳洞曉莊老文皇欽重入京造展共談玄理遷既為帝王挹赞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紛起或謂滯於榮寵者乃著亡是非論以示諸己其詞曰夫自是非彼美已惡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舉世紛紛無自正者也斯由未達是非之患乃致於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無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為因五迭不相及六隱顯有無七性自相違八執者偏著九是非老別十無是無非初明無適主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競取乃令是非無定從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競興遂使非無適趣或者必欲以是自歸以非屬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強為之者莫不致敗耳物豈知其然哉文多不委十三年帝幸岐州遷時隨彼乃勅蜀王布園南山行春蒐之事也王遂一獸入故窟中既失蹤跡但見滿窟破落

佛像王遂羅捉具以事聞遷因奏曰比經周代毀道靈塔聖儀頹委溝壑者多蒙陛下興建已得修營至於碎身遺影尚遍原野貧道觸目增慟有心無事帝聞惘然曰弟子庸朽無拱巖廊乃使尊儀冒犯霜露如師所說朕之咎也又下詔曰云云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檢括運送隨近寺內率土蒼生口施一文委州縣官人檢挍莊飾故一化嚴麗遷寔有功十四年柴燎岱宗遷又上諸廢山寺并無貫逃僧請並安堵帝又許焉尋勅率土之內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聽給額私度附貫遷又其功焉又勅河南王為泰岳神通道場檀越即舊朗公寺也齊主為神寶檀越舊靜默寺也華陽王為寶山檀越舊靈巖寺也又委遷簡齊魯名僧來住京輦並為世重誠無以加文帝昔在龍潛有天竺沙門以一顆舍利授之云此大覺遺身也檀越當盛興顯則來福無疆言訖莫知所之後龍飛之後迫以萬機未遑興盛仁壽元年追惟昔言將欲建

立乃出本所舍利與遷交手數之雖各專意而前後不能定數帝問所由遷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耳帝意悟即請大德三十人安置寶塔為三十道建軌制度一准育王帝以遷為蜀王門師王鎮梁益意欲令往蜀塔檢挍為功寧輔咸以劍道危懸塗徑盤折高年宿齒難冒艱阻更改奏之乃令詣岐州鳳泉寺起塔晨夕祥瑞以彼帝心將造石函於寺東北二十里許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大小平正取為重函其內自變作雙樹之形高三尺餘異色相宣或有鳥獸龍象之狀花葉旋轉之形以事上聞帝大悅二年春下勑於五十餘州分布起廟具感祥瑞如別傳敘之四年又下勑於三十州造廟遂使宇內大州一百餘所皆起靈塔勸物崇善遷寔有功及獻后云崩於京邑西南置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園如天苑舉國崇麗莫有高者仍下勑曰

自稠師滅後禪門不開雖戒慧乃弘而行儀攸闕今所立寺既名禪定望嗣前塵冝於海內召名德禪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搜揚有司具礼即以遷為寺主既恩勅爰降不免臨之綏撫法衆接悟賢明皆會素心振聲帝世時大興善有像放光道俗同見以事聞上勅問遷曰宮中尊像並是靈儀比來修敬光何不見遷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機既別有見不見帝曰朕有何罪生不遇耶遷曰世有三尊各有光明其用異也帝曰何者是耶荅曰佛為世尊道為天尊帝為至尊尊有恒政不可並治所以佛道弘教開示來業故放神光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于四海律令法式禁止罪源即大光也帝大悅遷美容儀善風韻故臨機荅對如此又器宇㑦雅含垢藏疾妙於定門練精戒品天性仁慈京於貪覔雖帝王贈捨遠近獻餉一無自給並資僧衆或濟接貧薄追崇圖塔又不重厚味不飾華綺內有閑篇外屏名利顯助弘

道冥心幽隱立志清簡不雜交遊時
俗頗以疎傲為論深鑒國士而體其
虛心應物也凡有言述理無不當皆
能遣滯顯旨深矣故遠公每云遷禪
師破執入理此長勝我斯言合也而
詞旨典正有文章焉雖才人沉贊會
豪未能加也夙感風痿之疾運盡重
增卒於禪定春秋六十有六即大業
三年十二月六日也葬於終南北麓
勝光寺之山園鑿石刻銘樹于墳所
當停柩之日有一白犬不知何来徑
至喪所雖遭遮約終不肯去見人哀
哭犬亦號叫見人止哭犬亦無聲與
食不噉常於靈所右縈而卧既舉柩
隨行犬便前後奔走似如監護之使
及下葬訖便失所在識者以犬為防
畜將非冥衛所加乎初未終之前有
夢禪定佛殿東頹數人扶之還正惟
東北一柱陷地拔之不出遷房屬於
陷角故有先驗之徵既卒之後有沙
門專誠祈請欲知生處乃夢見淨土
嚴麗故信常傳寶樹宮闕欝然相
峙道俗徒侶有數千人遷獨處金臺

為衆說法雖夢通虛實而靈感猶希況隨請而知故當降靈非謬矣所撰攝論疏十卷年別再數每舉法輪諸講停務皆傾渴奔注有若不足也又撰楞伽起信唯識如實等疏九識四月等章華嚴明難品玄解總二十餘卷並行於世有沙門明則為之行狀覼縷終始見重京師

釋僧淵姓李廣漢郪人家本巨富為巴蜀所稱及淵初誕天雨銅錢於庭家內合運處處皆滿父運疲久口噓呵之錢不復下倉內貯米但及於半忽滿溢出親姻外內莫不歎其福報也自少至長志幹殊人行則安而徐動坐則儼而加趺眼光外射焰焰發越容色玉潤狀若赤銅聲若洪鍾響發林動兩足輪相十角分明二手九井文理如畫年十八身長七尺其父異之命令出家即而剃落住城西康興寺令所謂福緣是也博尋人法訪無遠迩經耳不忘蘊括懷抱奉戒守素大布為衣瓶盋之外無所蓄積與同寺殺法師交遊二人即蜀郡僧中

英傑者也相隨入京倚探新異有陟岵寺沙門僧實者禪道幽深帝王所重便依學定豁示知津經涉炎涼詳覈詞義剬研精定道毅傳通經術丘素草絲靡不留心周氏發教便還故寺剖東行房以為私宅餘者供官隨氏運開更新締構領匠伐木連雨兩月剬執爐祈請隨語便晴造塔須金盤又請地府隨言即掘應命藏開用足餘金還歸本處詳斯福力今古未聞常給孤獨不逆人意遠近隨助泉布若流又以錦水江波浸溺者衆便於南路欲架飛橋則扣此機衆事咸集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橋造三鐵鏁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号鐵鏁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須便祈禱方為出水剬造新橋將行竪柱其鏁自然浮水来至橋津及橋成也又自投水道俗歌謠于今逸耳剬毅二師並為物軌晨夕間法無替遺寄毅以仁壽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寅時告弟子曰三界無常吾其化矣言終神謝福緣本住春秋六十有九剬聞之惘

然曰毅師已往我豈獨留俄而遘疾遺語同塵卽以其月十四日又化春秋八十有四至十七日並窆於九里堂焉刊石紀之于寺堂陳子良爲文

釋眞慧陝州河北人姓陳氏河北諸陳代稱冠族遠稱漢右相陳平中云魏向侯陳陟乃至江表陳代並出此鄉眞早猒身城父母留礙遏納妻室不免外情玉潔之志涅而逾淨開皇十二年年時及冠二親俱往旣將出俗猶縈妻累先勸喻已便爲解髮資給道具送往尼寺眞往陝州大通寺清禪師所出家受具清示以學方次第有本曰尸羅不淨三昧無由令往鄴下靜洪律師所因循兩載備探幽致又詣衛州淋落泉詢禪師所朝授夕悟經歷歲餘於詢所得略貫終始禪侶三百嗟詠聲馳詢摩其頂堪傳燈法令往山西晉諸未悟眞以學曰旣少恐有差分更往陶研乃經兩載一一呈示去取無疑開皇十八年承命西歸路經白鹿百家巖時号幽絕山勢窮美因登遊覩又爲留連夏坐

栖之又陳禪道至欽擇地無越晉川
遂之蒲坂首山麻谷創築禪宇四衆
爭趍端居引學尉成定市十有八載
成就極多栖巖傑昂寂稱深入仁壽
四年召與僧名住栖巖寺其為人也
諒直剛决清儉退讓安苦忍樂容止
可觀獨處樂靜不希華靡大業元年
餌黄精絕粒百日檢校教授坐禪礼
懺不減生平後覺肥充恐有學者便
休服餌於閑田原北杯盤谷夏坐虎
窟虎為之移及秋虎還返窟常有山
神節度時分如有遲延必來警覺以
大業十一年十月七日因疾卒麻谷
禪坊春秋四十有七初將終夕神彩
若常日吾將生淨土見蓮花相候又
聞異鍾聲幽淨異香充蔚斯相既至
潛然而絕門人道俗依而闍維收骨
起塔於麻谷

釋慧瓚俗姓王氏滄州人壯室出家
清貞自遠承稟玄奧學慕經綸受具
已後偏業毗尼隨方聽略不存文句
時在定州居于律席講至寶戒法師
曰此事即目率難制斷如何瓚聞之

私賤其說時襟中有錢三百乃擲棄之由是卒世言不及利周武誅翦避地南陳流聽群師咸加芟改開皇弘法返迹東川於趙州西封龍山引攝學徒安居結業大小經律手談文義宗重行科以戒為主心用所指法依為基道開遠流歸向如市故其所開悟以離著為先身則依附頭陁行蘭若法心則思尋念慧識妄知詮徒侶相依數盈二百繩牀道具齊肅有儀展轉西遊路經馬邑朔代并晉名行師尋譽滿二河道俗傾望秦王俊作鎮并部弘尚釋門於太原蒙山置開化寺承斯道行延請居之僧衆邕熙聲榮遂口至於黑白布薩要簡行淨之人知有小愆便止法事重過則依方等輕罪約律治之必須以教驗緣片欵則經律俱捨沙弥信行重斯正業從受十戒瓚不許之乃歸瓚之弟子明胤禪師遵崇行法晩還鄴相方立部衆及獻后云崩禪定初搆下勅追召入京傳化自并至雍千里欽風道次逢迎礼謁修敬帝里上德又邀

住于終南山之龍池寺日夜請誨闍
所未聞因而卒於山舍春秋七十有
二即大業三年九月也弟子志超追
崇先範立像晉川見別傳
釋法純俗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初
出家日在于周世俗闍正教親奉明
師意在定林情兼拯溺住帝京陟岵
天宮二寺往來居止通應為先逢於
廢教退僧潛匿城市內持道服外假
俗衣皇隋之興厥初度首即百二十
人之一也住大興善鞭勒形心有逾
前槩文帝聞純懷素請為戒師自辞
德薄不敢聞命帝勤注不已遂處禁
中為傳戒法四事厚礼不勝其供辞
還本寺歎曰危身脆命無常不久終
日係養何見寧固上供難銷遂行方
等懺法四十五年常處淨場宗經撿
失隊食便利餘無關廢嘗於道場
然燈遂感燈明續焰經于七夜不添油
炷而光爛倍常私密異之為滅畢之
嘉祠也又油瓮所止在佛堂內忽然不
見乃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
每於夜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

鼻隙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識者以為幽祇所集故也而謙弱成治趣務造功不累形骸用清心海至於三秋霖滯民苦者多純乃屏除法服微行市里或代人庸作事訖私去有與作價反乞貧人或見道俗衣服破壞塵垢皆密為洗補蹤而復處及巾屨替藉穢汙臭處皆縫洗鮮全其例甚衆或於靜時擁鍤擔糞有密見者告云若情事欣泰願共同作或為僧苦役破薪運水或王路艱岨躬事填治因而勸俗相助平坦有來飜錫皆慘然不樂口云愛賊既來獄王潛至打縛不久矣故所獲財物並施大衆不造經像人問其意云行道者所之耳因以趣入也故王公等施曰盈門首皆迴與僧而自著糞掃袈裟內以布裙又無腰襻以繩杈束如中國法寺僧服其行也或有不敢受者以為勝人所奉稍異常徒自敘云余初出家依乎山侶晝則給供清衆暮則聚薪自照因而誦經得二十五卷謂十地經論金剛般若論金光明諸法無

行等并講習通利故其所宣導皆引用斯文焉開皇十五年文帝又請入內為皇后受戒施物出宮隨散並盡故貧窶之士聞純之入內也要必有賜並聚集街首待施而還仁壽三年遂覺不悆閉室靜坐而無痛所有白衣童子手捧光明立侍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荅曰第六欲天頻来命我但以諸天著樂意不許之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教化衆生慎勿彰言死後任說至五月內弟子為建大齋望崇玄福道俗湊集並在純前有雙鴿飛来入純房內在衣桁上注目看純雖人觸捉都無有懼純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及其疾甚人有問者必誡以法行不久得自纘攝豈我不覺忽乘白鳥也此乃妄業耳何由可任因設齋食與諸舊別所有衣資雜物施同行者任取一事用結良緣而神志明悟不覺餘想卒于淨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壽三年五月十二日也葬於白鹿原南鑿龕處之外開門穴以施飛走後更往

觀身肉皆盡而骸骨不亂弟子慧郎等奉諸檀越追慕先範乃圖其儀貌飾以丹青見在淨住沙門立琮褒美厥德為叙賛云昂少所慈育親供上稽識悟清爽文藻横被聞于京著行為之碑文廣陳感事兼以立性閑集十卷頌共傳之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女寺為輝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護恪為務惟業坐禪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老虎遶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珎覺背痛具問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且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令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道士文普善者能升刀禁火鵠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㧓入水不溺並來同治都無有効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為妃治病

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木同姓
餘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
還信返具報王使六司官人轎車四
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曰王雖貴
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王大怒
自入山將手加罪既至山寺礼佛見
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為
妃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報半
食心豈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
何因於妃偏生此愛王慙愧懺悔仍
請出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
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去王曰
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
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
進一旦便達徑入妃堂見進流汗因
尒除差施絹五百段納衣袈裟什物
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執物咒願捴
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王與
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
三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猨叫
諠寺三日矣
釋靜端一名慧端本武威人後住雍
州年十四投僧實禪師受治心法深

所印可經魏周隋崇祀佛化闡弘不絕以靜操知名後歸于曇相禪師習行定業周滅法時乃竭力蔵舉諸經像等百有餘所終始護持冥後法開用為承緒及隋開化並総發之經籍廣被端之力也重預出家還宗本習擁徒結道緽有餘勲而謙損儉退无興時爭服御三衣應法杖鉢一牀一食用平生報獲利即散餘無資畜名行既著貴賤是崇隋漢王諒重其戒德數受弘訓文帝獻后延進入宮從受正法稟其歸護遂留宮宿端曰出家之人情操離俗宮中非宿寢之所數引宮禁常弘戒約勑以牙像檀龕及諸金貨前後奉賜令興福力故今寺宇高廣皆端之餘緒焉所以財事增榮日懸寺宇一無所受並歸僧庫而常掩室下惟靜退人物仁壽年中有勑送舍利於豫州屢放白光變為五彩旋轉翻側見者發心鑿石為銘文至皇帝鐫治將訖乃變為金字分明外徹時以為嘉瑞也屬高祖升遐隋儲嗣曆造大禪定上福文皇召海內靜

業者居之以端道悟群心勸捴經任辯不獲免劄臨僧首于時四方義聚人百其心法令未揚或懲靈化而端躬事軌勉咸欲而揖之使夫饕惰之士悛勵而從訓勗者數矣以大業二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終于禪林本寺春秋六十有四瘞于京之東郊故禪林寺廟猶陳五色牙席千秋樹皮袈裟存焉由物希故觀者衆矣

釋道舜未詳何人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常含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餘無蓄積日惟一食常坐卒歲斯亦清素之沙門也德豐內溢聲流道俗能感虵鼠同居在繩床下各孚產育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為說法有人還往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便如舜言虎便不現其通感深識為若此也給侍之人與虎同住視如家犬曾莫之畏身著弊納略無可採跣行林野不擇晨夕開皇之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咸集受法獨不為一女人授戒告云

汝當生牛中其相已現戒不救汝也業不定者亦乃濟耳時有不信其言以為惑衆咸有疑者舜欲決於衆議告衆曰必不信者試躡汝牛尾業影必當不起即以足躡女裾後空地云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衆驚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粟數萬石既懼惡業一時頓捨舜並為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業惡便傾方為受戒由斯以談能見業影之存云將鄰聖之極矣或醫諸癘病受於癘供見有膿潰外流者皆口就而唻之情無餘念或浣其衣服或淨其心業用為已任情向欣然初無頻蹙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晉盤亘嶪諸山隱寺綜禪定業不測終所

釋慧歡俗姓管氏京兆雲陽人也弱齡猒俗深慕出家迫以恒日取拔無路歷任僚署頻經涼暑年逾壯齒方蒙本遂三十有七被緇在道依清禪寺崇公諮受定法攝心儀體存息短長觀覺安立泠然祛冩氣以志得林泉銷形人世損略塵欲山學推先嘗

經行山頂堠墮高巖乃至上端居不忘禪念其感靈如此建隋文晏駕建大伽藍以歡志德潛被召而供養大業六年二月卒大禪定道場春秋六十有九遺令施形寒林之下弟子等敢從德義送於終南楩梓谷中卒諸道俗立銘樹塔矣

釋智通姓程氏河東猗氏人也生知信慤樂崇道慧將習書計遂欲出家父母異而許之十歲已從剃落敦肅恭孝執履謙冲師長友朋接事無怠修持戒行訶詠法言晝夜不輟誦諸經中讚佛要偈三千餘章五十許年初無告倦自本德不覺立喪攸在釋門淪廢法侶無歸方從俊律師延法師服膺受業不以艱危涅志隋祖𢍰興奄還蒲坂慈濟所及乃立孤老寺於城治等心賑贍以時周給授戒說法乘機閒起食椹懷音日有千計仁壽創塔締搆栖巖翻然脫屣就閑脩業親事香華躬運掃洒口恒稱讚目常瞻睹善由己積道為舍生財雖有屬並充功德以大業七年十月二十

四日以疾而卒於山寺春秋六十有
四初未終前數日不悆維那鳴鍾而
杵自折識者以為不越振矣通聞之
命侍者稱弥陁佛名迴心攝念願生
彼土有入室門人頂盖者夙夜祇奉
忽問盖曰厨中作何食耶盖曰為何
所須曰有達官諸貴來耳盖曰昔聞
生人道者見諸貴勝師本修德所詣
豈在人耶至晚乃開目正視良久不
眴狀有所覩旁侍加香寂然立歎炊
須方止乃彈指云不可思議也有問
其故云見寶幢花盖擁蔽莊嚴初夜
又迴首盼云始見明珠今何所在又
云有何緣務大然燈燭遂奄燈令闇
須臾復云火明何為轉盛盖曰室令
暗昧是師淨相不可恡也乃合掌達
旦曰吾生淨土矣因而氣靜山地動
搖門窓振裂群雉驚雊非恒所聞寺
僧道慧夜未曉假寐至是驚覺出倚
廊下曰禪師若終必生淨土何以知
然向於眠中見西嶺上並是樓閣殿
堂乘空而去言畢方知通已終逝又
盖母王氏久懐篤信讀誦衆經礼懺

發心以往生為務貞觀十一年二月臨將捨命弥加勤至目見牀前有赤蓮花大如五斛甕許又見青蓮花滿宅阿弥陁佛觀音勢至一時俱到蓋與姪薛大興共親聞所述而興見有佛色形甚大并二菩薩久而自隱斯並近事故傳實録沙門行友蒲晉名僧為之本傳因著論曰夫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如身實相觀佛亦然因斯以談則三界與一識冥歸生死共涅槃同體又何容淨穢彼此於其間哉然則凡夫學人妄情未盡不能齊彼我均苦樂遺欣猒亡是非故須迴向願求標心所詣然後往生耳其實則不然辟猶明鏡現形空谷應聲影響之來豈云遠乎而惑者以暗識生疑謂淨土越度三有超過九定絕域寮廓經途夐遠自非三乘極位及十地聖人積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謬歟觀斯上人雖稟性温柔為人清潔其所修習則福德偏長定慧之功蓋不足紀直以一生之散善臨命之虛心遂能目覩光明親見幢相動揺坤象夢

感旁人是知九品之業有徵十念之功無爽凡我同志可不勗哉若夫尋近大乘修行正觀察微塵之本際信一念之初源便可荆棘播無常之音梟鏡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國未必過此如其眷戀妻孥槃桓弊執營生未猒逐物已疲雖有齡於蒼華之間畢一世於遑恄之際內無所措外無所恃則長劫冥浸亦奚能自返悲夫

釋本濟宗氏西河介休人也父祖不事王侯遁世無悶遍以僚省桂冠而返濟年爰童丱智若成人齒胄之初横經就業故於六經三史皆所留心雖云小道略通大義故庠塾倫侶重席請言後披析既淹豁然大悟乃曰斯寔宇宙之糟粕也何累人之清識乎乃歸仰釋氏辭親出家開皇元年時登十八戒定逾淨正業弥隆不服新華除其愛染躬行忍辱慜增上慢博覽經論成誦在心講解推則循環相屬時共觀風榮斯袖舉會信行禪師創開異部包括先達啓則後賢濟聞欽詠欣然北面承部寫瓶非踰合

契無差以信行初達集録山東既無本文口為濟述皆究達玄奧及行之亡後集録方到濟覽文即講曾無滞託雖未見後詞而前傳冥會時五衆別部勸之重之著十種不敢斟量論六卷百文清靡頗或傳之自是尊弘異集嚮高別衆以大業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所住之慈門寺春秋五十有四弟子道訓道樹式奉尸陁迮建白塔於終南山下立銘表德有弟善智天繼玄機高步世表祖師信行伏膺請業酌深辯味妙簡錙銖入室隣幾精窮理窟嘗以四分之一用資形累通夏翹足攝慮觀佛誠策勤之上達也信行勸捐風猷雅相標致時衆咸悅可謂以德伏人者焉撰頓教一乘二十卷因時制儀共遵流世以大業三年卒弟子等附葬于信行墓之右焉訓有分略之能樹崇尊引之說當今敷化宗首莫與儔之時甕覺舉還道俗雲合聲策感勸後恐難尋迹矣

釋僧照京兆人不詳氏族幼年入道

師于靜藹遊履感化每居幽隱頻感
徵異乃高恒度恐致驚俗故學聞之俗
遭周滅法不偶塵躅獨處泰嶺高步
松苑顧影與心相娛自得乃曰吾今
居此安泰寧有樂過斯者乎彼城邑
遺僧波波順俗用斯優給一何傾附
及隋初弘教遂於鄠縣南山田谷立神
田寺養徒縱業名振渭川道俗崇仰
立信弥積逮文帝末紀栖隱岐山以
照道德遠聞意延相見令左僕射楊
素就宣勑旨船迎謁見照預知之告
侍人曰當有貴客來至可辦諸食明
日果達山寺素威英自若勇悍無前
及到照之住籬不覺慨然喪膽下乘
將進欲步不前乃通信達照照端拱
如初命素前進而通身沐汗情智失
守纔得傳詔餘無厝言久時少解乃
以情告照曰山林幽靜計無非異檀
越善意相尋理無虛結食訖辭退照
曰蒙天子優及遠延仁壽但道在幽
通未假面奉又以老疾相繼接對莫
因素具事聞述其情懽帝曰戒神之
威也以卿雄武故致斯悍耳乃重勑

素賫香油再申景仰下詔曰禪師德居物議道映遂初躬處巖阿養素崇業朕甚嘉焉今送供奉用展翹敬素以前虛仰景行重謁山門畢處身心方陳對晤為說正教深副本懷乃欲捨其金帛開廣寺塔照曰巖泉林野即可勵心塔寺禪坊莊嚴城邑凡所送者一不受之又請受戒法照以戒行輕毀沉渾難清乃為說慈悲仁育陳理喻遣竟不授戒斯亦體達機候之明匠矣以大業七年終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三初照一受具後儀奉憲章六十餘夏三衣不改雖重補緝而受持無離惟自將奉而侍者莫沾或有接持舉者而重若太山初無離席及照之捧接輕若鴻毛因事以詳斯亦大德之清風矣

釋洪林未詳氏族太原人也少履釋門稟受清化率志都雅言晤精穆住并州大興國寺履操插靜退屏人物而住房連逈與衆比居勢裊貞嚴希言寡涉高衆咸德皆歸而奉之遊至林房莫不捻履潛步肅然趣越也其

為世重如此獨居一室積五十年賔客送迎足不踰閫至於僧法制度道俗二食身先座首勤力行奉不以道德用虧時衆餘則端坐房中儼然卓立瓶衣什物同正方所故登其門者不覺毛竪有問其故則從容談論詞義審當而不測其心造也故興國大寺百有餘僧欽異崇仰有如天岸以武德年中終于所住春秋八十餘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四　本傳十四　附見二

釋僧定丹陽人本學成實博綜有功討擊既繁便感風癘乃惟曰形異同倫學當從轍遂屏絕還顧歸宗禪府初栖鍾山林阜獨靜空齋侍者道遊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一杯

餘則繫念相續不愧空景經于數年
不涉村邑遊囚定心吏增幽績故使
門牖重隐吐納自新壖宇崇峻違順
斯薄微誠獲應故所苦忽銷致令身
首面目一時圓淨驤眉並生有逾恒
日雖福感所及儀貌倍常而雙眉寂
濃可長數寸蒼赤通顏乃成奇異定
既屬斯靈瑞翔厲晨夕山中多虎蹤
跡成蹊本性仁慈来入于室牀前庭
下惟繁虎迹或禪想乍浮未能安靜
便通夜山行無問榛棲猛獸鷙鳥見
等同羣而定安之若遊城市 其含育
之感不可類也隋文於西京造寺遠
邑處之業定之心無庸世務至於受
戒師礼畢志岫違預在尊嚴閭便避
隱嘗遇傷寒通身蒸熱遂如常跏坐
斷食三日沙門保恭道場上首定之
徒也親喻令食荅曰疾勢將陵命非
可保應以法援何用食為便閉口靜
坐七日既滿所苦頓痊其立操要心
為此類也大業末歲描南山大和寺
羣盜來劫定初不怖盜曰豈不聞世
間有奴賊耶定曰縱有郎賊吾尚不

怖況奴賊耶因剝其衣服曾無慘色
至於坐氈將欲挩掣定捉之曰吾仰
此度冬鄉令將去命必不濟乍斷吾
命於此氈不可離吾命也群賊相看
便止之以武德七年六月因有少疾跏坐
如常不覺已逝春秋八十餘矣

釋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也年二十
五發心出家入太白山結宇深巖路
絕登陟木食濟形惟法檢心更無營
拯隋開皇之始創啓玄宗勅度七人
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文皇
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啓曰貧道聞
山林之士往而不返瞻然之氣獨結
林泉望得連蹤既往故應義絕凡貫
陛下大敞法門載清海陸乞以此名
遺虛仰者帝曰名實相副其來久矣
禪師但絲公府身住山林不從乃
進還太白仍宗前業後以事聞奏乃
更搜揚反隔窮巖圖穴方始捉獲而
履節無虧勅勞幫重崇蘱弥異乃賜
香爐等物仍令住馮翊大興國寺經
少時又逃于梁山之陽河崖迴曲地
稱天固鑿山為龕凝道其中武德七

年七月微覺有疾遺誡門侍無越律儀又聞笳吹響空道俗欲會又降異香大如桃棗衆皆拾而供養莫知名目燒發美暢聞者驚心經於三日精氣爽朗跏坐而終停屍七日色相無改即於山栖鑿龕處之衆聚如煙數盈万計鼓儛而送生死榮焉自林之在道隱括為先從生至終儉約為務女人生涂之本偏所誡期故林一生常不親面不為說法不從取食不上房基致使臨終之前有來問疾者林隔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斯行絜通幽故也而慈濟生靈深護物性蚤虱之屬任其遊行每徐徐舉衣恐其驚走斯仁育之量殆難嗣矣

釋法應姓王氏東越會稽人生自稜穢性度沉嘿隨往緣想幽思難移弱冠出家事沙門曇崇學宗禪業見于別傳時值周初定門初闢奉法履行亘道相趣應於門學殊為稱首後逢周禍避迹終南飯衣松蘿潛形六載專修念慧用袪風罪精厲所及法門弥淨心用攸曆妄境斯澄屢感虎狼蹲

踞廬側或入門內似有相因應素體生緣又閑禪病對猶家犬為受三歸自尓馴狎更繫其類隋開入度還事崇公定業既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並委維持教授獎擢允開衆望開皇十二年有勑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內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應為其長勑城內別置五衆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徒三百於實際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並出有司聲聞惟遠下勑賜帛三百段仍用造經一藏親躬受持以武德初年素無所患云吾今將逝已有香花見迎言已卒於清禪寺春秋八十矣

釋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有晉過江居于婁縣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超邈彰於青綺小學年中違親許道師事法派水寺滔法師為力生也滔乃吳國冠冕釋門梁棟周服勤左右分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博聞時大莊嚴爝法師者義府經籍道映雄伯負褰淹留專功一紀究盡端灌更同寒水自金陵失御安步東

歸本住伽藍開弘四實學侶同華言晤成羣但久猒城傍早狎丘壑遂起然高舉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斯合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鑒問道弥結舊齒晚秀咸請出山濟益道俗不拘小節乃又從之攝經者濫坐杖氣者泥首矣德既銷僧徒莫聚乃翻飛舊谷又遭土崩瓦割順時違難汎然無繫寂動斯亡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終於大業城南武州刺史薛仕通舍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賊退途靜弟子法度等奉迎神柩歸于本山當時人物凋踈塋隧未理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慧滿等於寺之西嶺設圓墳惟周風情開濟識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量包山海調逸烟霞得喜一心慈惻万類窮通不易其慮喜慍不形于色崇尚先達提獎後進道俗聞望咸取則焉加以篤愛垂篆尤工草隷傍觀圖史大善篇什與兄寶愛俱沐法流陳氏二方俱馳聲績譔成論小招提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餘遍兼造殿

閣門廊周匝壯麗當陽彌勒丈六夾紵并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七龕涅槃年代綿遠聖儀毀落乃迎還流水漆布丹青彫繢綺華允開信表法迴向寺釋道恭曰余以擁腫拳曲不中規繩而匠石輟斤忽垂顧盼賞激流連殆逾三紀被雲對月賦曹陸之詩致石班荊擬肇融之論故人安在仰孤帳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咽絕懼陵谷易遷竹素難久記徽猷於貞鉬揚清塵於不朽其銘曰五蔭城墎六賊丘陵縢固愛網縈迴業繩雄猛調御慈悲勃興危塗倏靜穢海俄澄八樹潛暉五師係軌纂此遺訓克應開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有道有德知足知止學揔羣經思深言外樂說河寫飡風雲會七衆闕揵四部襟帶振綱頹綱緊其是賴世途淪亶適化江湄去來任物隱顯從時坏寂何愛淨土為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窀閟昔隧封興舊隴春郊草平故山松拱林昏鳥思徑深寒擁妙識歸真玄垌虛奉

釋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歲喪父共母偏居十歲又喪身而立因斯觸苦深悟無常投庇三寶用希福祐年二十二即周天和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便從出俗天和四年誕育皇子詔選名德至醴泉宮時當此數武帝躬趍殿下口号鮮卑問訊衆僧兀然無人對者藏在末行挺出衆立作鮮卑語荅殿庭僚衆咸喜斯酬勑語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獨超羣友報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勑施錢二百一十貫由是面洽每蒙慰問雖身居寺内心念幽林古聖今賢皆依山靜建德二年二月刷心蕩志挾鉢擎函投於紫蓋山山即終南之一峯也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以百納食以朮松面青天而汲心吸白雲而填志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昔杏七枚即而噉之流味濃美周行更索全無來處即荷眞資但勤勵業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經僧令還俗給優二年惟藏山居依道自隱綿歷八載帝恩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

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以不許入進退論理武侯府上大夫拓王猛次大夫乙婁讓問從何而來朋侶何在施主是誰巖報曰建德二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侶權巖在山餘並還俗乃以俗法抑出徒侶藏只一身在山林谷為家居鳥獸為徒侶草木為糧粒然自惟忖豈之下莫非王土既居紫蓋敢食山糧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報云勑曰朕欲為菩薩治化此僧既從紫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菩薩衣冠為陟岵寺主遣內史沛國公宇文譯檢校施行內史次大夫唐怡元行恭覆奏曰天下衆僧並令還俗獨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於城東面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鹿馬用斯化道以攝衆生如何藏引妙莊嚴王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為臣子不能直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靈像鑄鐵擄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怒曰違朕先皇明詔可令處盡藏曰卯觸聖

顏乞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尒時命若懸藤而詞氣無駭頻經九奏安詞弥厲十奏既達帝曰道人怖不藏公曰人生所重无過於命處身極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愀然改色乃曰真人護法祐我羣生此則護鵝比丘朕不煞無事人也宜捨其刑一不須問賜菩薩衣冠依前為陟岵寺主顗降寵命得繼釋門既獲再生便辭帝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御史鮑宏奉勅萬年長安藍田盩厔鄠杜五縣任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況隱雖蒙恩勅終未開匃快結心靈思懷聖道周德云謝隋祚將興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於虎門學六月藏又下山與大丞相對論三寶經宿即蒙剃落賜法服一具雜綵十五段青州棗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下山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竟陵公檢校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服各還所止藏獨宿相第夜論教始大定元年二月十三日丞相龍飛即改為開皇之元焉十五日奉勅追前度

者置大興善寺為國行道自此漸開方流海內豈非藏戒行貞明禪心欝茂何能累入朱門頻登御揖令後每有恩勅別加慰勞并勑王公咸知朕意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偉宣勅月給茯苓棗杏蘇蜜然炭以為恒料而性在虛靜不畜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供給武候將軍索和業者清信在懷延至宅中異礼奉養積善所熏遂捨所住以為佛寺藏率俗課勵設方僧齋右僕射蘇威每來參謁并建大殿尊儀舍人裴矩宣勅藏禪師落髮僧首又設大齋弘法之盛孰不可等其所住處可為濟法令之隆政坊北門僧寺是也嘗以慈仁攝慮有施禽畜依而養之鵝則知時旋遶猶亦過中不食斯類法律不可具紀煬帝晉蕃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夭殂瘞于斯寺乃勒銘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子何短彭祖何脩嗚呼余子有逝無留永為法種長依法儔教因施藏靈壽杖日每策此杖時賜相憶吝曰王殤幻子長就法門藏策靈壽何敢忘

德十六年隋祖幸齊州失孫王公巳下奉迎觀音並勅安濟法供養仁壽元年文帝造等身釋迦六軀勅令置於藏師住寺大業二年元德太子覺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委於藏大業末歲下勅九宮並為寺宇度僧綱管相續維持以藏名稱洽聞乃補充太平宮寺上座綏緝少達無替所臨及大唐建議人百一心准安王創繕兵旗于斯寺宇因受王請終身奉養貞觀之始情奉弥隆思報因極畢由造寺伺隙未展王便物故本祈不果藏亦終焉以貞觀三年終於鄴縣觀臺因撿武子埏南雲際寺沙門孝才夙素知德為銘貞石在於龕側矣

釋慧超俗姓申屠上黨潞城人也體道懷貞氷霜其志初拂衣捨俗北趣晉陽居大興國寺禪念為業雖略覿名教偹委邪正而偏擾行途不沿言說乃別建道場威羅儀象播花交列衆具清鮮又鳩集異香多陳品族每以燒香供養烟氣相尋超恒躬處其中淨衣端坐詳其覺觀凝其志業故有

異香滿室靈骨充瓶隨用福流還填
欠數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至仁壽中
年獻后崩立禪定寺以超名望徵入
京師嚴淨形衣有逾恒日感瑞陳供
無替由來至武德元年以并部舊壤
懷信者多化道赴緣義難限約乃返
還興國道俗欣慶奉禮交并及七年
冬微疾不愈即告無常合寺齋赴諪
聆遺訣超端坐如常精神更爽告衆
日同住多年凡情易隔脫有相惱希
願開懷然人道難逢善心易失及今
自任勿悞後身言訖斂手在心不覺
其絕見無接對謂其未終取纊屬之
乃知無氣時年七十餘坐若神景色
貞適潔異香縈繞滿室充庭音樂聞
空莫知來處門人大衆驚心駭目遂
使士女奔赴悲咽寒雲闐塞寺院香
花獻積至十二月中克期將殯四遠
白黑列道爭前從寺至山十有餘里
人馬輻湊事等市闠轝以繩牀坐如
入定路既交擁卒制難加乃迴道西
城破荒就墊衆又填逼類等天崩便
殮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龕處焉

經停一年儼然不散曰別常有供礼香花無絕後遂塞其窟户置塔於上勒銘於右用旌厚德矣

釋智晞俗姓陳氏潁川人先世因宦流寓家於閩越晞童稚不羣幼懷物外見老病死達世浮危自省昏沉愍諸淪溺深加猒離如為怨逐誓出塵勞訪尋勝境伏聞智者抗志台山安禪佛隴警訓迷途為世津導爭誠馳仰遠泛滄波年登二十始獲從顗一得奉值即定師資律儀具足稟受禪決加修寂定如救頭然心馬稍調散動辭處受命遺旨常居佛隴修禪道場樂三昧者咸共師仰宴坐之暇時復指撝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整惟經臺未搆始欲就工有香鑪峯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覘其峯崖況有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既營經臺供養法寶惟尚精華豈可率尒而已其香鑪峯柽栢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既訖往諮於晞具陳上事良久荅云山神護惜不可造

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尓夜夢人送
蹤云香鑪峯裡栢樹盡皆捨給經臺
旣感冥示即便為略營辦食具分部
人工入山採伐侍者諮曰昨日不許
今郡取之答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
無苦必不相悮從言往取裡栢之樹
惟嶮而生並皆取得一無留難先師
智者陳日勸化百姓從天台渚次訖
於海際所有江溪並捨為放生之池
永斷採捕隋世亦尓事並經勅隋國
旣亡後生百姓為惡者多覓立梁滬
滿於江溪吞傷水族告訴無所乃共
頂礼禪師徃先師龕房燒香呪願當
有魚人見僧在滬上立意謂墮水將
舩徃救僅到便無因尓梁滬皆不得
魚乎相報示改惡從善仍停採捕時
有僧法雲欲徃香鑪峯頭陁晞諫曰
彼山神剛强卿道力微弱向彼必不
得安慎勿徃也雲不納言遂徃到山
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駈雲令還自陳
其事方憶前言深生欽仰有弟子道
亘在房誦經自徃喚云今晚當有僧
來言貢仍向門下即見一僧紲著納

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常人從外而来相去二十餘步繞入路東隱而不現俄須之間即聞東山有銅鍾聲大振山谷便云意嘆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竟山中鳥狩異色殊形常所不見者並皆来集房側履地騰空悲鳴嘆呼經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端坐仍執如意說法辞理深邃既竟告弟子曰將汝等造次相值今當永別會遇靡期言已寂然無聲良久諸弟子哭泣便更開眼誡曰人生有死物調始必終世相如是寧足可悲令去勿尒閙乱於吾也又云吾習禪已来至於今日四十九年背不著牀吾不負信施不負香火汝等欲得將吾相見可自懃策行道力不負人弟子因諮啓未審和上當生何所荅云如吾見夢報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見智者大師左右有諸天人皆坐寶座唯一座獨空吾問所以荅云灌頂却後六年當来昇此說法十八日朝語諸弟子汝等並早須齋吾命須

叟尔曰村人登山忝疾食竟辭還又曰既若遠来更停少時待貧道前去其人不解若辭不住當尔之時晈曰靂天全無雲翳謂忝人曰既巳不住可疾去雨尋落去者少時驟雨如瀉春秋七十有二以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虛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顔色敷悅手足柔軟不異生平所窆龕墳在先師智者龕前二百餘步

釋智滿姓賈氏太原人立意矜持不羣凡小七歲出家隨師請業凡所受道如說修行年登冠肇進受具戒律儀戒範資訓弥弘又聽涅槃等經盡其大旨名教略圓味靜終業遂往上黨石墨山聚徒行道門徒肅穆緇素歸依礼供駢羅積而能散時屬隋初創弘大法智滿莁仍國化引而廣之故使聞風造者負笈奔注衆雜精麁時兼久近初則設儀礼懺用攝恒情後便隨其樂欲靜思宴坐滿躬事衆

法身預僧倫形止方雅威嚴猛肅眉目濃朗白黑交臨預有參拜莫不神駭而毛動咸加欽仰為菩薩戒師而滿不重身名不輕正法雖苦邀請未即傳授乃親為謁誠方等行道要取明證夢佛摩頂并為說法宛如經相方為授法故道俗思戒者相趨不絕而專意靜觀猒此諠浮乃從居梨城之東山南流泉精舍息心之士又結如林禪懺兼修止觀齊捨志弘經遠隨務或乖又往鷹門川依瓚禪師涉緣念慧瓚僧中藻鏡定室羽儀言行清澄具如別傳滿嗟遇後展敘附有餘從瓚歷遊所在宗習又依住開化結慮修心俄為文帝延瓚入京定門斯壞衆侶乖張滿乃錄其同志五十餘人西入嵐州土安山內如前綜業大感學徒隋季道消賊徒蜂起生民墜於溝壑而滿衆宛然不散斯亦道感之會也大唐建義四衆歸奔乃率侶入城就人弘道初住晉陽眞智寺以化聲廣被歸宗如市武皇別勑引勞令止許公宅中供事所須並出義府躬往礼

問觀而懼之顧語裴寂曰孤見此禪師衣毛驚起何耶答曰計無餘相應是戒神所護耳重施曰修覲曰弟子濟拔蒼生今義興大造願往還無障當為立寺既登京華天下略平武德元年乃詔瀟所住宅為義興寺四事供養一出國家至三年以瀟德為物歸道聲更遠帝欲處之京室下勅徵之又以北蕃南侵百姓情駭都督弘農公劉讓啓留瀟住用鎮衆心有勅特聽同安朝寄武德五年玁狁孔熾戎車載飾以馬邑沙門雄情果敢烽燿屢舉同弗因之太原地接武鄉兵戎是習乃勅選二千餘僧充兵爾府登又下勅瀟師一寺行業清隆可非簡例由是重流景行光問遐迩晉川緇彦沙汰之餘觀瀟坐受嘉慶皆來稱美或拜伏戒範者或依承習住者常數貳百餘人而瀟恒業無怠精厲其誠時或情學親召別誡委引聖量誘化凡心預在聞命莫不潑流而身伏噎歎良久並由承法行已感發前人故得機教不妄弘矣貞觀二年四

月初因動散微覺不悆遂淹灰管本性無擾門人同集曰遺誡勤有沙門道綽者夙有弘擅友而敬奉因喻滿曰法有生滅道在機緣觀相易入其門渉空頗限其位願隨所説進道有期滿乃眄衡而告曰積年誠業冀此弘持緣虛無相可緣引實有何所引豈以一期要法累劫埋乎幸早相辞勿塵妄識綽乃退焉其堅白持微爲若此也既而氣將漸弱而志力猶強侍人圍遶觀者充室滿端坐擧面徐視學徒時次是吾遣然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即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當終前夕大地振動寺樹摧拔合衆悲驚衰相現矣泰山其頽乎法人斯逝聯類如此擧邑酸切若喪其心即以其月十二日旋殯於龍山䑓子谷中立塔碑德自滿捨俗從道六十餘年絜己清貞氷霜取喻籞衣節食纔止飢寒頗經斷穀用約貪源目不邪視言不浮華淨色子女未嘗瞻對弱年登歳者不宿房中受具多夏者方令近侍約時臨衆誡以行科餘則靜處小房辟

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盈袋挂于壁上隨道資具坐外更無致使見者懷然改容不覺發欷矣又偏重供僧勤加基業慈接貧苦備諸藥療煢尭逵違意存利物矣

釋僧邕姓郭氏太原介休人祖憲荊州刺史父韶博陵太守邕神識沉靜寘狩上德世傳儒業齒曾上庠年有十三違親入道於鄴西雲門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稠公禪慧通靈戒行標異即授禪法數日便詣稠撫邕謂諸門人曰五停四念將盡此生矣仍往林慮山中棲託定門遊逸心計屬周武平齊像法隳壞又入白鹿山深林之下避時削迹餌飯松朮三逕斯絕百犇為羣麏鹿伏其前山禽集其手初未之異也後乃梵音展礼焚香讀誦輙有奇鳥異獸攢聚庭宇貞如慕敬心疑聽受自非行感所及何以致斯自尔屢降幽靈勝言巨載開皇之始弘闡釋門重叙玄宗更聯榮問有魏州信行禪師深明佛法命世異人以道隱之辰習當根之業知邕遯世

幽居遺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宜盡弘益之方照示流俗乃出山與行相遇同修正節開皇九年行被召入京乃與邕同來至止帝城道俗莫匪遵奉及行之殁世綱揔徒衆甚有住持之功以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化度寺院春秋八十有九主上崇敬情深贈帛為其追福以其月二十二日奉靈魄於終南山遵邕之遺令也門徒收其舍利起塔於行之塔左邕風範凝正行業精嚴早辞屈已體道藏用及委質寒林悲纏朝野僉以身死名滅世有斯人敢樹玄石用陳令範左庶子李百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文筆新華多增傳本故累誦野外矣

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吳氏常州義興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為臨海之章安焉父夭早亡母親鞠養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物類未知所目母夜稱佛法僧名頂仍口勒音句清辯同共驚畏因告攝靜寺慧拯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

為字及年七歲還為拯公弟子日進文詞玄儒並騖清藻才綺卽譽當時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鉢彌厲留思泊拯師歿世沐道天台承習定綱因有欝緒陳至德元年從智顗禪主出居光宅研繹觀門頻蒙印可建陳氏失馭隨師上江勝地名山盡皆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峯無不揖迹依迎訪問遺逸後屆荊部傳玉泉寺傳法轉化教敷西楚開皇十一年晉王作鎮楊州陪從智者戾止邗溝居禪衆寺為法上將日討幽求仰隨智者東旋止于台岳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跨朗籠基超於雲印方集奔隨負篋屯涌有吉藏法師興皇入室嘉祥結肆獨擅浙東聞稱心道勝意之未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從矣因廢講散衆投足天台飡稟法華發譽弘演至十七年智者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爰及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并諸信物哀泣躃擗晉王五體投地悲淚頂受事遵賓礼情敦法親尋遣楊州總管

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為智者設千僧齋置國清寺即昔有晉曇光道猷之故迹也前峯佛隴寺号修禪在陳之日智者初建隴南十里地曰丹丘經行平正瞻望顯博智者標基刊木欲建道場未果心期故遺囑斯在王立入谷即事修營置臬引繩一依舊旨仁壽元年晉王入嗣東迴奉國万里川途人野畢慶頂以檀越昇位寺宇初成出山參賀遂蒙引見慰問重疊酬對如響言無失厝王榮歎又遣貟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還山寺施物三千段氈三百領又設千僧齋寺廟臺殿更加修緝故丹青之飾乱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被錦斯寔海西之壯觀也遠符智者之言具如彼傳仁壽二年下令延請云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令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行遲來儀書不盡意頂持衣負錫高步入宮三

夏闌卯副君欣戴每至深契無不伸
請並隨問接對周統玄籍後遺信送
還覲遺隆倍大業七年治兵涿野親
捴元戎將欲蕩一東夷用清文軌因
問左右僧叙軒皇先壯阪泉之戮暴
後歎峒山之問道追思智者感慕動
容下勑迎頂遠至行所引見天泉叙
以同學之歎又遣侍郎吴是送還台
寺尒後王人繼至房無虛月頂縱懷
丘壑絕迹世累定慧兩修語嘿雙化
乃有名僧大德近城遠方希覩三觀
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首投身請
祈天鼓皆蹤淪情性濛霔智襟三業
屢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八月
七日終於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
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
臨終命弟子曰弥勒經說佛入城日
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
遺誡詞理妙切門人衆侶瞻仰涕零
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發口三稱阿
弥陁佛低身就卧累手當心色貌歡
愉奄然而逝舉體柔耎頂暖經日嘗
有同學智晞顗之親度清亮有名先以貞

麟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矣見先師智者寶座行列皆悉有人惟一座獨空云却後六年灌頂法師昇此說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審晞不謬矣以其月九日終于寺之南山遠近奔歸喧震林谷初頂化流鄮俗神用弘方村人於法龍去山三十餘里深患將絕衆治不愈其子奔馳入山祈救頂為轉法華經焚旃檀香病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瘥復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青溪泉流伏溜人逕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謂曰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講經曾未浹旬白砂遍涌平如玉鏡頂以感通相顯不違前願仍講法華金光明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撾鍾就講顏無懾懼賊徒麾旛詣寺忽見兵旗曜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雄悍奮發羣賊驚懅一時退散嘗於佛隴講暇携引學徒累石為塔別須二片用搆塔門弟子光英先登單運一石咸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舉

杖聊擕前所運石颯然驚裂遂析為兩段厚薄等均用施塔戶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相寔多自頂受業天台又稟道衡岳思顗三世宗歸莫二若觀若誦常依法華又誦涅槃金光明淨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持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自製義記并雜文等題目並勒于碑陰弟子光英後生標俊優柔敦義與國清寺衆僉共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為文其詞甚麗見于別集

釋智璪俗姓張氏清河人晉室播遷寓居臨海祖元秀梁宗倉部侍郎任臨海內史父文懷陳中兵將軍璪受經之歲言無虛發行不慙人親里鄉隣深加歎愛年登十七二親俱逝慘服纔釋便染疾病頻經歲月醫藥無効仍於靜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向月而臥至心專念月光菩薩惟願大悲濟我沉痾如是繫念遂經旬朔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

方来謂璪曰我今故来為汝治病即以口就璪身次第吸嗽三夜如此因尒稍痊深知三寶是我依救遂求離俗便投安寧寺慧憑法師以為弟子遜聞智者軌行超羣為世良導即之舸豊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始欲安坐乃見九頭龍從地涌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云此是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来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迎屈智者来于鎮所璪隨師受請同赴稽山九旬坐訖仍即辞王往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来揺動户扇璪即問之汝是何人夜来揺户即長聲荅云我来看燈耳頻經數過問荅如前其寺内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内從来有大悪鬼今聞此聲必是鬼来取一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户而喚璪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璪即開户問意荅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

鬼已害汝故此哭耳成師以事諮王王遣數十人執仗防護璨謂防人曰命由業也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仁者將領還城啓王云尒防人去後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提辟打槅遍東西堂內六燈璨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喜璨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賷毒椹設璨食竟進趣前途主人於後噉此餘殘並皆吐痢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璨十里方及見璨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荅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逐驗之道力所薰故毒不能傷也又隋大業元年駕幸江都璨銜僧命出參引見內殿御選見璨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種種顧問便違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璨還山為智者設一千僧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香酥等又為寺造四周土墻大業六

年又往楊州參見仍遣給事侍郎許
善心送還山又為智者設一千僧齋
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嚫齋
僧人絹一疋七年又往涿郡參勞謝
遠来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執仗
防援還山凡經八迴參見天子並蒙
喜悅供給豐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
寺春秋八十三矣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
少小志操有異恒童口常稱佛聚砂
以為福事蒿艾以為殿塔不俗談戲
惟志崇法有僧乞食因即勸云郎子
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
四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
四年踰山越澗来入天台正值智者
處坐說法下講竟頂礼歸依願盡此
生以為弟子智者笑云宿揩願力令
得相遇曉夕左右伏膺無懈專求禪
法兼行方等般舟觀音懺悔誦法華
經一部至禎明元年陳主勅迎智者
出都從往金陵居光宅寺專以禪思
為業同堂坐者奉命撿挍餓而陳國
云亡智者即上江州廬山東林寺明於

閣側瑞像閣內行觀音懺法冬十一
月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一僧云所
名法京未為嘉稱可改為普明此名
曉朗照了三世懺訖啓智者述之便
云此實中所示宜即改舊從新又隨
智者往荊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若
專思智者反路台峯令造大鍾天台
供養江陵道俗競為經營當欲鑄時
盲人來看明懸鑒機知相不吉果令
開模鍾破缺仍即倍工修造約語衆
中支不具者勿來看鑄遂得了亮鐘
鏗聲七十里鍾今見在佛隴上寺後
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
地純是礓石乃懷念曰若令此石出
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
給東西國清精舍隨高置立明以請
堂狹小欲毀廣之共頂禪師商量頂
勸勿毀有括州都督周孝節遙聞此
事即施杉柱泛海送來頂向赤城感
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
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兒勿苦諫事
願剋成頂知神異合掌對云不敢更
諫一依仁者豎堂之日感動山王晨

朝隱軌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闘百步許自佛龕下直到於寺至乎日沒還送舊蹤砰砰礚礚勢若初至又願共道俗造當興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槽溪村來施金十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礼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比房侍者恒聞房內共人語話陰伺察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既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旦呼諸弟子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攬衣繞竟奄然就滅春秋八十有六經二宿左手仍內屈三指當於其時有房內弟子榮泰難提二人剃頭沐浴見如此事即報寺主慧綱合眾驚集倍慟于懷然其為性不畜私財浙南諸州男女黑白歸向者數不可紀所得布施隨緣營捨每叅隋帝悲慕命坐賜絹一百二十段用充六物不留寸尺悉造經像有勅施僧基業見於寺錄造金銅尊像小大十軀悉人中已上十迴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

論彫畫殿堂修諸寺宇傍為剎益及
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即自送
來充其支度不可具載

釋智藏姓魏氏華州鄭縣人也十三
出家事諶法師當西魏之世住長安
陟岵寺值周滅法權處俗中為諸信
心之所藏隱雖王禁剋切不懼刑憲
剃髮法服曾無變俗迄至隋初乃經
六載晦迹人間不虧道禁自有同塵
莫敢聯類矣移都龍首住大興善開
皇三年乃卜終南豐谷之東阜以為
終世之所也即昔隱淪之故地矣山
水交映邑野相望接叙皇素曰隆化
範後文帝勅左衛大將軍晉王廣就
山引見藏曰山世乃異適道不殊貧
道居山日積意未移想陛下國主之
體不奪物情為宗王具聞帝歎訝
久之乃遣內史舍人虞世基宣勅慰
問并施香油熏爐及三衣什物等仍
詔所住為豐德寺焉每至三長之月
藏戚關道化以智論為言先凡所登
賤者皆理事齊稟京邑士女傳響相
趨雲結山阿就聞法要逮武德初歲

愛置僧衆以積善所歸乃處負
內道開物悟深有望焉雖預僧僚而
身非世撿時復臨叙終安豊德以武
德八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時終於
所住春秋八十五然藏青襟入道自
撿形神不資奢靡不欣榮泰時居興
善官供頻繁顧存乞食盡形全德縱
任居僧務夏雨冬氷而此志不移終
不妄噉僧食晩居西郊栢林墓所頭
陁自靜文帝出遊遇而結歎與諸官
人等各捨所著之衣百有餘聚藏令
村人車運用充寺宇故使福殿輪奐
迥拔林端靈塔架峯迥然雲表致有
京郊立望得傳選歎矣又愛初受具
以布大衣重補厚重可齊四斗六十
五夏初無一離受日說欲由來未傳
常坐一食終乎大漸而狀形起擬唐
量八尺二分質負魁梧峙然峯崿之
相常居寺之南岫四十餘年面臨深
谷目極天際徑途四里幽梗盤岨不
易登昇而藏手執澡瓶足躡木履每
至食時乗崖而至午後還上初無顛
墮因斯以談亦雄隱之高明者故圖

寫象供于茲存焉京師慈門寺沙門
小曇欽藏素業為建碑于寺門之右
潁川沙門法琳製文

釋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
顯禪師為其保傅顯道素溫聽有聞
同侶後住禪定將終前夕所居房壁
自然外崩顯曰依報已乘吾將即世
於是端坐閉目如有所緣奄然而卒
初不覺也自喜恭恪奉侍積經載紀
而顯專修定業略於言誨便以觀量
知人審喜機度事逾先習不肅而成
鑽仰景行惟德是輔荊州青溪山寺
四十餘僧喜為沙彌親所供奉晝則
炊煑薪蒸夜便誦習經典山居無炬燃
柴取明每夕自課誦通一紙如是累
時所緣通利雖學諸經部類而徧以
法華為宗常假食息中間無誦一
卷餘則專以禪業繫念在前纔有惛
心便又溫故仁壽年內文帝勅召追
入京師住禪定寺供礼隆異儉行為
先接撫同倫謙虛成德要有佛舍
利帝望所弥槃以寶臺處之上室璝
寶溢目非德不知大眾以喜行解潛

通幽微屢降便以道揚相委任其監護喜遂綱維供養日夕承仰又以顯師去世意欲寘被靈爽願誦千遍法華因即不處舊房但用巡遶寺塔行坐二儀撍窮本願數滿八百精厲晨宵繫心不散覺轉休健同寺僧者見有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內還而觀之了無蹤緒方知幽通之感有遂教門而畢弱自守營衛在初諸有疾苦無論客舊皆周給贍問親為將療至於屎尿膿吐皆就而味之然則惡疾之苦世所同輕而喜都無汙賤情倍欣懌以為常業也致有遠近道俗帶疾相投皆悅慰其心終其報類或有外來問疾並為病者陳苦有問其故喜云病人纏惱來問致增故耳武德四年右僕射蕭瑀於藍田造寺名津梁風奉徽風嘉其弘度召而居之時屬運開猶承飢荐四方慕義相次山門便減撤衣資用充繕乏稟歸行務衆所宗焉凡有違疑每為銷釋並會通旨理暢顯神常為行沉審事難備紀傳者嘗同遊處故略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

超居衆伍驪山南阜鄉号廬陵即九紀之故墟也北負靈臺之嶺南對赫胥之陵文澗深林仙賢是集即卜而宅之乃有終焉之志篤勵子弟誘導山民福始罪終十盈八九貞觀初年夜涉其半見有焰火數炬從南而來正趣山舍僧俗驚散慮是賊徒以事告喜喜曰此應無苦但自修業及至尋顧不知所由其居處降靈皆此類也六年春創染微疾自知非久强加醫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門人無常至矣勿事騷擾當嘿然靜慮待吾去識勿使異人輙入房也時時唱告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衆忽聞林北有音樂車振之聲因以告之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樂處終是纏累乃又入定須臾聲止香至充滿達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六十有一形色鮮潔如常在定初平素之日歷巡山嶮行見一處幽隱可為栖骸之所命弟子亦之及其終後寺僧屬其儀貞端時不忍行之鑿山為窟將欲藏瘞尔夕暴雪忽零有餘

一尺周迴二里蔽於山路遂開行送中道降神於弟子曰吾欲露屍山野給施衆生如何埋藏違吾本志靈平荒迥可具傳行衆不從之乃安窟內經久儼然都無摧腐宗國公親往觀之神色如在歎善而歸尒後怯無損壞遂舉其納衣方見為物所噉頭項已下枯骨鮮明詳斯以論寔本願之所致耳且喜學年據道事仰名師青溪禪衆天下稱最而覩見奉養故得景行成明日光聲采加以敬慎戒約閒即依行計業分功步影而食時少覺養必虛齋而過晦望懺洗清心希懂安亟貧病固是常宜衣弊食麤誠其恒志輕清極濟見美東郊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習禪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五　本傳十四　附見五

釋道昂未詳其氏魏郡人履信標宗夙神清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殆非開悟初投于靈裕法師而出家焉裕神識剛簡氣岸雲霄審量觀能授其明訓昂飲沐清化受敬

親承歲積矣涼齊蹤上伍常於寒陵山寺陶鍊初教綱領玄宗日照高山此焉攸屬講華嚴地論稽洽博詢才辯天垂扣問連環思徹恒理而混斯聲迹撝謙藏用幽贊之功諒擬前傑化物餘景志結西方常願生安養履接戒務故道扇漳河咸蒙惠澤後自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別時未測其言也期月既臨一無所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旣吾即昇高座身含奇相爐發異香援引四衆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寒心于時七衆圍遶食承遺味昂舉目高視及見天衆繽紛絃管繁會中有清音遠亮告於衆曰兜率陀天樂音下迎昂曰天道乃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如何此誠不從遂耶言訖便覩天樂上騰須臾遠滅便見西方香花伎樂充塞如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願往言訖但見香爐墜手便於高座端坐而終卒于報應寺中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七年八月

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撿
足下有善光瑩等文字生焉自非道
會靈章行符鄰聖者何能現斯嘉
應哉于斯時也遐迩嗟詠氣結成陰
坐既加趺掌文仰現預覩相迹悲慶
相臨還送寒陵之山鑿龕處之經春
不朽儼然如初自昂道素之聲被于
東夏慈潤温柔德光攸屬嘗養犬一
頭兩耳患聾每將自逐減食而施及
昂終後便失所在又登講之夜時屬
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
光朗照堂宇大衆覩瑞怪所從來昂
曰此光手中恒有耳何可怪耶其播
業隆深幽明感應誠不可度也故是
道勝高世之人矣時相州有靈智沙
門亦裕公弟子也機務亮敏著名當
世常為裕之都講辯唱明衷允愜望
情加以明解經論每昇元席文義弘
遠妙思霜霏難問鋒指擅步漳鄴故
使四海望塵俱欽聲教後便忽覺智
涯難極法行須依徒設舟航終須艤
棹即屏絕章疏更修定業步暑守心
懷虛成務乞食頭陀用清靈爽每行

物範光德生焉貞觀八年終於鄴下春秋七十有五後諸學行儉約附其塵者衆焉

釋道哲姓唐齊郡臨邑人初投潁川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為同聽者所揖具戒已後正奉行門又從魏郡希律師禀承四分希亦指南一時所衡五衆受教博曉將經六載輕重筌宗究其文體但為戒慧雖通未懷定業有河內詢禪師衆推不測匠首當今嘉哲至誠傾襟為說一悟真諦霍然大通禪侶相謝解齊登室聞京邑道咸乃步從焉初至住仁覺寺沙門曇遷有知人之譽欲脩師礼從受攝論研味至理曉悟其文標擬有方豈惟聲教遂厭諠人世潛于終南之駱谷也山粒難接授受須淨既闕使人遂虛腹累宵欣玆味定有清信士張暉陪從多年請益供奉因甃下山忽逢重雪懸路既擁七日方到哲以雖對食具為無人授守死正念暉披雪至庵彈指覺悟方從定起斯寔謹慎資持為此例矣京師大莊嚴寺以哲素

有道聲延住華館初從衆意退居小室一食分衛不受僧利衆益重之盩厔縣民昔以隱居駱谷得信者多相率迎請乃往赴焉營搆禪宇立徒策業山俗道侶相從屯赴教以正法訓以律儀野逸是憑聞諸京輔忽一旦謂門人曰無常及矣大衆難見冥目既至長恨何言遂東歸莊嚴詳問名德奄然卒於故房春秋七十二矣即貞觀九年正月也塟于京之西郊長城故人慕仰聲範遂發冢迎柩還歸盩厔行道設齋以從火葬收其餘燼爲起塔於城西二里端正樹側龍岸鄉中列植楊栢行往揖拜然指適發天才學不師古撰百識觀門十卷智照自體論六卷大乘闇思論等行世弟子靜安道誠並承習厥宗達務有叙安権迹林泉念定存業誠行感玄解讓穆自修包括律部講道時接初住大莊嚴寺以傳業高令徵入瑤臺匡化於彼餘波潛被咸績京師

釋曇崇俗姓張氏定州九門人源南鄴而分派因封而居高陽焉年十九時

為書生刻意玄理寄心無地因靈裕法師講華嚴經誡往聽之便悟宏範略其詮致乃投裕焉裕神厲氣清觀榮勤擁遂即度之及受具後專業律宗經餘六載崇履榛科濤暢開結乃更循講肆僑閒異部偏行大業故以地持為學先屬周廢二教韜形俗壞雖外同其塵而內服道味及隋再弘佛教不務公名隨緣通化曾無執著年登四十務道西遊行至上黨潞城黎城諸山依巖結宇即永潛遁既懿德是充緇素歸仰便開拓舊障廣樹禪坊四遠聞風一期會至榮形解雄邃籍病設方諸有資飲咸歆至澤礼供日隆投告塡委以隋末淩乱人百從軍預踐兵飢希全戒德榮欲澄汰先淥要假明猷事在護持躬當法主每年春夏立方等般舟秋冬各興坐禪念誦僧左別院故處有四焉致使五衆煙隨百供鱗集日增慶泰歡躍成誼自晉魏韓趙周鄭等邦擇種更新其戒者榮寔其功矣嘗往韓州鄉縣延聖寺立懺悔法判史風同仁素奉

釋門家傳供養送舍利三粒遺行道衆榮年垂八十親率道俗三千人步出野迎路由二十餘里儐從之盛譽滿當時既達寺中乃告衆曰舍利之德挺變無方若累業有銷請祈可遂乃人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爐通夜苦求至明鉢內揔獲舍利四百餘粒聲名達于鄉邑縣令懼其聚衆有墜條章怖傳其事當夕佐獸鳴其廳宇官民竟夜不安明旦陳悔方從榮法斯徵被聖凡皆此之例武德九年夏於潞城交漳村立法行道所住堂舍忽自崩壞龕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中一無所損又貞觀七年清信士常凝保等請榮於州治法住寺行方等悔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定者戒行精固於道場內見大光明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爲證然非本師不與授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迦牟尼也爲汝罪銷故來授記盡槃

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為普明若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矣後卧疾於床眼中流淚弟子圓宗曰和上生來念慧必無不意何事悲泣答曰吾死將逼恨更不得為諸七衆洗濯罪累耳宗曰何必至此答曰吾縱不死亦是無用自佛法再興已來未省一度不聽說戒今既病困說欲斯必死矣以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終於法住寺春秋八十有五旋殯于野外後門徒出其遺骨甃于寺南建塔表之自榮履歷重難而崇尚釋風形器瓌偉過於八尺詞吐溫贍風格遒遠年登不惑斷粒練形常餌守中用省煩累而奉教結淨希見斯人日到僧廚問其監膳必有事涤親看翻穢並使食具清淨方始還房自覩名德罕聞斯類又於寺內諸房多結淨地用擬四藥溫煑之所故預沾門序散在諸方咸承風素免諸宿觸又每歲懺法必具兩儀二篇已下依律清之先使持衣說淨終形立誓然後捐磨隨治成

人初聚正罪雅依大乘仍令心用理
事無著有空身口威儀歸承律撿故
自從訓勗奉法無虧皆終諸命報余
因訪道藝行達潞城奉謁清儀具知
明略故不敢墜其芳緒云

釋靜琳俗姓張氏本族南陽後居京
兆之華原焉幼齡菁世清附緇門初
誕之日有外國道人曰此兒當貴若
出家者大弘佛法七歲投僧出家便
以田疇無乖道訓不果本望深惟非
法也自顧而言曰此而未捨與俗何
殊更從一師服膺正化遭周滅法且
附俗緣年在弱冠希期無怠會隋氏
啓運即投曇猛法師乃以二事相攝
經于五年猶事沙弥未敢受具慶蒙
開法欲廣見聞辭其本師南遊樊鄧
便於彼部奉進大戒既受初受法未
曉清規遠赴青齊聽於律禁後發前
至為諸聽先又於覺法師所聽受十
地迴趾鄴都炬法師所採聽華嚴
楞伽思益皆通貫精理妙思英拔舊
傳新解往往程器時即推令敷化講
散幽旨並薦所未聞而曾聽所憶猶

謂不足展轉周聽博遍東川蓄解尋
師又至蒲晉有沙門道遜道順者聲
名大德也留講十地經于涼燠雖復
聽徒欣泰而志道煩擾下坐屢房撫
膺審曰法本治病而今慢法更增且
道貴虛通而今執著弥固此不可也
即捨講筆專習禪門初學不淨念處
等法又嫌其瑣小煩稽入慮乃學大
乘諸无得觀離念唯識弥所開宗每
習一解陶練十年精其昔知更新後
習而弊食麤衣情欲斯絕後入白鹿
山山粮罕繼便試以却粒之法孤放
窮巖又經累載山中業定昏曉惑心
乃臨峭絕懸崖下望千仞旁生一樹
纔得勝人以草藉之加坐其上於中
繫念動逾宵日怖死既重專深引觀
後聞泰岳特多靈異便往尋之既達
彼山夜見火炬周環高曜峯巖即事
追求累日方至乃見五六尺衆匡坐
盡言聞忽然不見惆悵久悟法誡尒
論道琳初通評聞共議唯識等理未
也後入關中遇曇遷禪師講開攝論
一聞如舊慧不新聞仁壽四年下勅

送舍利於華原石門山之神德寺琳即
於此住居靜課業行解之盛名布京
師大業三年有沙門還原等延請帝
城在明輪妙象諸寺講揚攝論識者
歸焉尋即降勅召入道場既達東都
禪門更擁齊王暕情深理定每就諮
款請至本第從奉歸戒鴻臚襃學
高前古舉朝冠蓋稟宗師訓為舟為
梁高陽道雄道體趙郡道獻明則等
並釋門威鳳智海明珠咸承理味酌
以華實襄陽洪哲徳高楚望風力俊
駿聞琳聲譽時彦故来相桀乃致問
云懷道者多専意何業琳見其詞骨
難竟聊以事徵告云山谷高深意定
何在哲云山高谷深由来自尒琳曰
若如来言爺處取土填谷齊山為定
高不哲悟此一言致詞歎伏由是秀
類附津稽疑重沓故令譽風宣弥繁
賞會琳以象教東漸法網雖嚴至於
僧儀正度猶未光闡欲遍遊閻浮備
殫靈迹以十三年内具表聞帝嘗蒙
恩詔令使巡方并給使人傳國書信
行達襄土方趣海南屬寇賊交侵中

國背叛途路梗澀還返南陽義寧二年被召入京住大揔持如常弘演光陰既積學者成林武德三年正平公李安遠奏造弘法素奉崇信別令召之琳立意離緣攝應資道會隋季塹閉唐運開弘皂白歸依光隆是慶乃削繁就簡惟敷中論為宗餘則維摩起信權撰屢展夜則習以念慧每事徵研並使解出自心不從他授玄琬律師道王開河躬承令則自餘法侶巖巘奇倫任城王及太妃楚國太妃安平公主等皇家帝葉請戒第宅隆礼類繁國子祭酒蕭璟工部尚書張亮營事杜正倫司農李道裕等並指為弟子修諸法物恒令服御久以徒侶義學要缺律宗乃躬請智首律師敷弘四分一舉十遍身令衆先故使教法住持京輦稱最乃至沙弥淨人咸明律相誠其功矣忽以貞觀十四年秋初染疾至十月二十六日平旦疾甚有沙門法常者咸名帝宇素與周旋故來執別琳曰不戀此生未貪來報緣集則有緣散則無而神氣澄

湛由來不亂曾有問疾者荅云以
已之疾愍於彼疾因而流淚想諸苦
趣故也便揔集僧衆并諸門人告曰
生死道長有心日促各宜自勖無累
余神即右脅而卧尋卒於本寺春秋
七十有六餘處通冷惟頂極熱迄於
焚日方始神散而形色鮮軟特異常
此送於終南至相寺燒惟舌獨存弗
取燒之遂更明淨斯即正言之力矣
弟子等四十餘人奉跪慈顏无由歛
仰百日之內通告有緣共轉大乘揔
四萬餘卷并造千粒舍利木塔寨髙
五丈彫飾之美晃發中天廣布檀那
用酬靈澤初璘居世化以實録著名
每述至理玄凝無不垂泣歎奉言無
非涉事不徒行有通事舍人李好德
者曾於雒邑受業於琳後歷官天門
弊於俗務逃流山藪使弟子慶之若
准正勅罪當大辟後有嫉於德者因
以極刑及下獄徵璘初無拒諱監獄
者深知情量取拔無由事從憲過釋
然放免識者以實語天梯至死知量
是莫加焉自爰初聞法無憚夷險衣

服壞則以紙補之床席暖則坐於簀
上節之又節量力强羸名利不緣語
默沉靜修攝威儀有異名稱蕩滌莫
顯於口鼻飲食未言於美惡敬慎之
極夫又何加焉以行位難測蚤虱不
歷於身縱輒捉者尋便走散斯負既
拉故所報類布焉嘗居山谷須粒有
待患繫乃合守中九一劑可有斗許
得支一周琳服延之乃經三載便利
之際叔洗重服故能業定堅明專注
難拔時值儉歲緣村投告隨得隨施
安樂貧苦嘗在講會俗士三人謀害
一怨兩人往煞其一中悔從琳受戒
歲紀經久並從物故而受戒者忽死
心煖後從醒寤備見昔怨及同謀者
論告煞事其受戒人稱枉不伏引琳
為證王即召追證便有告琳生他方
金粟世界王既感證因放此人又琳
一生所至伽藍撝讓自牧遠至名高
福重嚫錫日增並委侍人口無再問
及後為福方恨無財出以示之琳曰
都不憶有此物也斯寔攝道為務情
無世涉可書李代足為師鏡自任弘

法敷化四方學侶客僧来如闤闠揔慰安撫隨事憂承而度雜公私冨章有叙故使外雖禁固内實通流山林望而有歸軌道立而無則逮于歿後此法弥崇所以京室僧寺五十有餘至於叙接賔礼僧儀邑稗者莫高於弘法矣又寺居古墉惟一佛堂僧衆創傳庂陋而已琳薰勵法侶共經始之今則堂房環合厨庫盤積客主混同去留隨意裕法師云以道通物物由道感恵由道来還供道衆故僧實由客深有冥功裕語有琳近之矣

釋慧斌姓和氏兖州人也博覧經藝文義洞開偏曉字源尤明章曜年十九鄉黨所崇為州助教而情猒煩梗懐慕出世年二十三方預剪落尋即歷聽經律相沿兩載覩講席諠撓惟論聲勢便入臺山修諸靜慮一入八載俻行觀法乃往泰山靈巖諸寺以行道為務先年三十四方隸官名住泰州梁父甑山存道寺吏尋律部博聽經論而性狎禪林譽彰遐迩及獻后云背禪定攸興下勅徵延乃旋京

邑于時名望感德八表一期各擅英髦人程鱗翼異而斌夏第㝡小聲稱弥隆衣鉢之外更無箱襆容貨清素挺異恒倫緇素目屬莫不迴向斯亦衆李清厲之僧也兼以布行純粹言無品藻每聞評論輙即默然防護戒儀慈救為應每夏行履執帚先掃恐傷虫蟻故也隨得利養盗行檀濟或造漉囊或施道俗惟急者方乃行之仍復累屬勿泄人世及帝造寺前訪綱維京室同美勿高斌也乃下詔徵為弘福寺主緝諧上下無敢乖猷貞觀十九年十月六日遘疾終寺時年七十有二自斌之入道生常恒務多以行道呪業為心或誦釋迦觀音或行文殊悔法歲中八十一日六時行業前後通數八十道場身心悅懌所得法利未可知也至於教誡門學惟論煩惱須斷每有出罪露過無不為之流涕喜怒不形誦持無忘故羯磨之匠通僧御屬道俗歸戒其徒弘矣故使魏王以下內外懿親及梁宋諸公皆承戒素初斌父朗有子七人家世

儒宗䟽第二世仁壽徵入愛敬無因朗齒迫期頤鍾鳴漏盡今古意絶生死路分乃於汶水之陰九達之會建義井一區仍樹豐碑用紀其德其銘略云哀哀父毋載生載育亦旣弄璋我履我復一朝棄予山川蒲目雲掩重関風驚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郲憂暮齒見子無期鑿井通給託事興詞百年幾日對此長悲玉撿之南嶧陽之北獲麟之野秉礼之國君有美政俗多儒墨玉井洞開高碑斯勒

釋志超俗姓田同州馮翊人也遠祖流寓遂居并部之榆次焉少在童齓智量過人精厲不群雅度標遠猒世從道貫徹藏俞而二親恃超更無兄弟雖述其志常用抑之望嗣宗族遂從儒流遍覽流略年垂壯室私為娉妻超聞之避斯塵染乃逃竄林野親姻周覓藏影無方既被執身抑從伉儷初則合巹為蹤終亦同掩私室冥行暫礼也惟置一牀超乃抽氈席地令妻坐上躬自處林儼思加坐勤為説法詞極明據妻便流淚礼謝辞以

相累頻經霄夕事等金形屢被詶勸誡適玉質既確乎難拔親乃捐而放之年二十有七投并州開化寺慧瓚禪師瓚志德澄明行成衆範未展度限歷試諸難志超潔正身心勤履衆務僧徒百數供雜五行兩食恒備六時无缺每有苦役必事身先瓚親閲驗其情守節度令受具自進戒品專修行儀即往定州尋採律藏括其精要刪其繁雜五夏不滿三教備圓乃返故鄉依巖綜習初入太原之西比干山樞引英秀創立禪林曉夕勤修定慧雙習四儀託於戒節二行憑於法依學觀說說无威而肅致使聞風不遠而至大業初歲政網嚴明擁結寺門不許僧出超聞之慨而上諫被衣舉錫出詣郡城望有執送將陳所諫而官私拂顧乃達江都即以事聞內史以事非要害不為通引還遣并部至隋季多難寇賊交横民流溝壑死者太半而超結徒勸聚餘粮不窮但恐盜竊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誡勸無變尒情鏑葉既臨逃響何地衆

感其言心期遂爽准式禪礼課時无
輟嘗夜坐禪忽有羣賊排門直進炬
火乱舉白刃交臨合坐端然相同儀
象賊乃投仗於地拜伏歸依起因隨
宜誘引量權授法咸發心敬合掌而
退其剛略攝御皆此類也高祖建義
太原四遠咸華超惟道在生靈義居
秉福即率侶晉陽住凝定寺禪學數
百清肅成規道俗欽承貴賤恭仰及
皇旗南指三輔無塵義寧二年超率
弟子二十餘人奉慶京邑武皇夙承
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極叙之殊礼
左僕射魏國公裴寂擬生不世器璉
宏深第中別院置僧住所邀延一衆
用以居焉亟歷寒暑業新弥厲但為
貴遊諠雜外進無因必附林薄方程
慕遠時藍田山化感寺沙門靈閏智信
智光等義解鈎玄妙崇心學同氣相
求宛然若舊遂延往彼山栖志得矣
攝緣聚結其赴如雲賢聖語默手相
敦重而寺非幽阻隸以公途晦迹之
賓卒難承業乃徇物関表意在度人
還返晉川選求名地武德五年入于

介山創泉禪侶巖名抱腹四方有澗下望百尋上臨千仞泉石結韻於仙室風雨飄清於林端遂使觀者至止陶鑄塵心自強誨人無倦請益又於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寺殿宇房廊躬親締搆赫然宏壯有類神宮故行深者巖居道淺者城隱師資肅穆兢業其誠聆音察色惟若不足忽因遘疾便知不久誡累殷勤示以禍福以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城寺春秋七十有一山世同嗟賓主齊慟德仁既往學肆斯分葬於城南山阜自服膺釋種意在住持晝夜剋勤攝諸後學所以日別分功禮佛五百禪結四時身誡衆侶有虧殿罰而自執熏爐隨唱屈礼未甞置地及以虧拜及坐禪衆也互相懲誡繞有昏睡親行勵率有來投造無不即度授以戒範進止威儀攝養將迎禮逾天屬時遭嚴勑度者極刑而曾無介懷如常剃落致陸海慕義避世逃僧憑若大山依而修道時講攝論維摩起信等並詳而後說深致適機嘗以武德

七年止於抱腹僧徒僅百偏資大齋麦唯六石同置一瓮曰磨五斗用供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恠而撿覆止磨兩斛擾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數感異僧乘虛來往雖無音問儀形可驗繞若塩者便蒙神警至於召衆鍾聲隨時自響石泉上涌隨人少多靈瑞屢興如此者非一而奉敬戒法罕見其儔護慎威儀終始无替自隋唐兩代親度出家者近一千人範師遺訓在所聞見傳者昔預末蹤家諸恵詰既親承其續故即而敘焉

釋曇韻不詳氏族高陽人初猒世出家誦法華經有餘兩卷時年十九仍投恒岳側蒲吾山就彼虛靜誦此經部值栖隱禪師曰誦經非不道緣常誦示即至道要在觀心離念方契正道耳韻初承此告謹即受而行之専精念慧深具舉措又聞五臺山者即華嚴經清涼山也世傳文殊師利常所住處古來諸僧多入祈請有感見者具蒙示教昔元魏孝文嘗於中臺置大布寺帝曾遊止具奉聖儀前種

華園地方二頃夏中發艷狀同鋪錦光彩晃耀亂人心目如是香氣聞數發蕩神悅耳遂舉足插馬遍遊臺寺備見靈相初停北臺木瓜寺二十餘歲單身尋影處以凡窯形覆弊衣地布草蓐食惟一受味不兼餘然此山寒厲林生澗谷自外峯嶺坦然遐淨韻夜行晝坐思略昏情慶其曉達也前所誦經心口不緣三十餘載會隱歷試一字無遺乃更誦殘文成其部袠至仁壽年內有瓚禪師者結集定學皆負繩牀在鴈門川中蘭若爲業韻居山日久思展住懷聞風附道便從瓚衆一沐清化載仰光猷隨依善友所謂全梵行也屬隋高造寺偏重禪門延瓚入京衆失其主人各其誠散歸林谷韻遂投于比干山又遊南部離石龍泉文成等郡七衆希向衷夏大同十善妻修緇素往幸原此河濱無受戒法縱有志奉皆往太原衷夏情乘人皆怯從致有沙彌三十其歲者及韻化行即傳斯教山城兩衆皆蒙具足唐運伊始兵接定陽屢遂屯

亶本業無毀以夜係晝攝心乖逆幽栖積久衣服故弊蚤虱聚結曾不棄捐任其唼嘬寄以調伏曾以夏坐山饒土蚤既不屏除氈如血凝但自咎責願以相酬情無恡結如此行施四十餘年歲居耳順忽無蚤虱韻猶深自責曰計業不應即盡當願苦趣受其報耳又告門人曰吾見超禪師寄他房住素有壁虱不噉超公乃兩道流出向餘房內又見在蠱家食飯匙接蠱精置于疊下而快食如故又不為患蠱主懼焉吾德不及超何為致此每年於春秋二時依佛名法冬夏正業則減食坐禪嘗願寫法花揩須潔淨數年已來不能可辦忽感書生無何而至告大善解抄經韻邀以法據並謂堪能遂乃安于石室立淨書之旦入暮出深佐其行未盈一旬七軸俱了將以札覬目前不見及遭賊抄藏經巖窟世靜往取乃委于林下箱襆久爛而卷色如初斯感驗奇異率此類也又常居別室自勤修業餘有衆侶難嗣其蹤每吝年事口此

何可放捨若坐昏悶即起礼佛嘗榮四儀以道量攝自見勝達尠倫其德以貞觀十六年端坐終於西河之平遥山春秋八十餘矣自韻十九入山六十餘載不希名利不畜侍人不隷公籍不行巳任凡有所述識皆推寄於他焉

釋慧思姓郭氏汾州介休人也少學儒史宗尚虛玄文章書錄有聲鄉曲年二十五在并傳授初不知佛乘之深奧也會沙門道曄德感當辟虜宗講揚攝大乘論試往潛聽冥漠難追累日詳受簿知希向因求度脫傳聞出家德業勿高禪定即而習焉三十許載師承靡絕又聞念慧相須辟諸輪翅遂周尋聖教備嘗弘旨冬夏業定春秋博採單衣節食見者發心道志之倫往往屯赴因而結衆於箕山之陰晝則緩容嘿念中夜昏塞為衆說法六時篤課不墜清猷時說死觀各言其志有云省約有志泰甚思曰出家之人生巳從緣死當自任豈勞人事遂此枯骸余必一期當自運耳時

以為未經疾苦故得虛罝其言後覺不悆財經兩日尋告衆曰余其死矣便起躡屧案行空屋除屏殘屍入中加坐發遣徒侶累以正命處既森竦世号寒林衆不忍離經夜旁守至明往觀端拱如故就觸其身方知已卒春秋五十有五即貞觀十六年五月矣因即而殯焉

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弱齡處俗閭里以恭讓知名十四出家宗師遺誥大涅槃部偏所弘傳講二十四遍晚事瓚禪師脩涉空理亟沾微績瓚清約雅素慧悟開天道振朔方升名晉土綽禀服神味弥積歲時承昔鸞師淨土諸業便甄簡權實搜酌經論會之通衢布以成化克念緣數想觀幽明故得靈相潛儀有情欣敬恒在汶水石壁谷玄中寺寺即齊時曇鸞法師之所立也中有鸞碑具陳嘉瑞事如別傳綽般舟方等歲序常弘九品十觀分時紹務嘗於行道際有僧念定之中見綽緣佛珠數相量如七寶大山又覩西方靈相繁縟難陳由

此盛德曰增榮譽遠及道俗子女赴者弥山恒講無量壽觀將二百遍導悟自他用為資神之宅也詞既明詣說其適緣比事引喻聽無遺抱人各掐珠口同佛号每時散席響弥林谷或邪見不信欲相抗毀者及覩綽之相善飲氣而歸其道感物情為若此也曾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于山寺咸見鸞師在七寶船上告綽云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耳并見化佛住空天花下散男女等以裹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蓮花乾地而揷者七日乃萎及餘善相不可殫紀自非行感倫通詎能會此乎年登七十忽然齓齒新生如本全無歷異加以報力休健容色盛發談述淨業理味奔流詞吐包蘊氣霑醇醴并勸人念弥陁佛名或用麻豆等物而為數量每一稱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乃積數百万斛者並以事邀結令攝慮靜緣道俗響其綏導望風而成習矣又年常自業穿諸木欒子以為數法遺諸四衆

教其稱念屢呈禎瑞具叙行圖著淨土論兩卷統談龍樹天親迩及僧鸞慧遠並遵崇淨土明示昌言文旨該要詳諸化範傳燈寓縣嵗積弥新傳者重其陶鎣風神研精學觀故又述其行相自綽宗淨業坐常面西晨宵一服鮮潔為體儀貟充偉并部推焉頻瞬風生舒顏引接六時篤敬初不缺行接唱承拜生来弗絶纔有餘暇口誦佛名日以七萬為限聲聲相注弘於淨業故得鎔鑄有識師訓觀門西行廣流斯其人矣沙門道撫名勝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往赴既達玄中同其行業宣通淨土所在弥增今有惰夫口傳攝論惟心不念緣境又乖用此招生恐難繼相綽今年八十有四而神氣明爽宗紹存焉

釋明淨竇州人少出家味定為業潔志忠恪謹厚澄肅嘗居海畔蒙山宴坐經數十載人莫測之也後南遊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懐无緣世習而衣服繿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之弘仰山粒致絶日至村中每從乞食

賁還中路值於羣虎皆張口開目若有飢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兕無心畏之今列于路豈非為食耶乃以匕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毀盡告曰知來食少輙濟自他殊不副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頻有此緣同侶乃異其度脫為山幽地濕形報苦之還返海隅住蒙山側內導道觀外感潛通令問遠流靈袛叶應嘗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之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羅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平旦雲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戴之若聖貞觀三年從去冬至來夏六月迥然無雨天子下詔釋李兩門岳瀆諸廟爰及淫祀普令雩祭於時万里赫然全無有應朝野相顧憀悷无賴有潘侍郎者曾任密州知淨能感以狀奏聞勑召至京令住祈雨告以所須一無損費惟願靜念三寶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若欲酬德可國內空寺并私度僧並施其名得弘聖道有勑許焉雖無供給而

別賜香油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衛者曰天之西北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便見淨曰雨必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比至日晡海內通洽百官表奏皇上之功淨之陰德全無稱述新雨初晴農作並務苗雖出隴更無雨嗣萋仆將死設計無所左僕射房玄齡躬造淨所請重祈雨淨曰雨之昇降出自帝旨淨有何德敢當誠寄前許無報幽顯同憂若循素請雨亦應致以事聞奏帝又許焉乃勅權停俗務合朝受齋淨乃依前靜坐七日之末又降前澤四民懽泰遂以有年勅乃總度三千僧用酬淨德其徵應難思厥相叵測也但以京輦諠雜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茂勝寺山居係業竟不測其存沒云同寺僧慧融亦以禪業見稱山居服食呪水治病勅召入京亦住普光寺二宮欽重礼遺相接云

釋慧潕益州成都人童稚出家善屬篇韻文筆所趣究而成章與綿州震響寺榮智齊名俱為沙弥卓異翹秀

後與成都大石寺沙彌道邃頡頏賦詩微有言謎因即屏絕人事栖心禪業年登受具周聞經律擿採英華用為賞要攝論雜心精搜至理尤耽三論是所觀門嘗難基法師麼識義初問以小乘基以大乘通之默笑曰大無不攝但失小宗晚住州南空慧寺立性孤貞不羣諸偶弊於食息專想虛玄一坐捲關二十餘日衆以不食既久恐損身命假以餘詞曰國家搜訪英能甚急令不食閉門世人謂聖覦息流言可時處衆默懼矯飾便開門進食由是迄今將三十載一身獨立不畜侍人一食而止不受人施有講便聽衣宿奉房但坐林心兩頭塵合自餘房地惟有一蹤餘並莓苔青紫衣服弊惡僅免遮着冬則加納夏則布衣以冬破納懸置累上有聞默名就房參拜迎送接候累日方見時發幽問吐言高遠預有元席皆共憚之年九十卒今見在具諸聞覩

釋世瑜姓陳氏住始州父母早亡膺作取濟身形傳壯長八尺三寸希向

佛理無由自達大業十二年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陁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粮來送鵞爲詩深山常燒熏陸沉水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兒希拱負蓮花蕨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斗六時行道以猿鳴爲候初惟一泉後有三泉又出流下貞觀元年夢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睿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即而覆述便往綿州往大施寺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語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而出乃見加坐手尚執鑪刺史劉德威慶所未聞作龕坐之三年不倒春秋六十三矣

釋智聡未詳何人昔住揚都白馬寺後住止觀尊聽三論陳平後度江住

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恆有四虎遶之而已不食已來經今十日聡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白造天並地無有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掖下挾舩曰師欲度江栖霞住者可即上舩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聡曰救危拔難　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徑達南岸舩及老人不知何在聡領四虎同至栖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善不寢卧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　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驚悟每以為式聡以山林幽遠粮粒艱阻乃合率揚州三百清信以為米社人别一石年一送之由此山粮供給道俗乃至禽獸通皆濟給　至貞觀二十二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上觀寺礼大師影像執鑪遍礼又往興皇墓所礼拜還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受戒道俗三千餘人奔走山服哀慟林野時年九十九矣

釋僧徹姓靳河東万泉人性戒肅成專思出俗惡觀鞠養未始遂之既丁

荼蓼乃遵前志樂行蘭若索居蒲坂習平等觀行實言法四俗歸向承化連邑有孤山者一曰介山即介子推之故地也其山陽介村是也遂依而結業處以石巖汲以下隱積歲崇道物莫不高之各捨財力共營圖構地本高險古絕源泉念矜勞倦中宵軌結晨行巖險見如潤濕以刃導之應手泉涌道俗聞此驚歎歸依更廣其居重增檐宇秦州刺史房仁裕表陳其事請立伽藍下勅許之今之陷泉寺是也公私榮慶請徹以為寺主俯徙物議遂乃從之四方慕義相顧依投門庭充閫及徐王部絳寺又屬焉軒蓋來尋請居州邑傾心盡礼享供弥隆俄復還山却崇前業性存慈仁弘濟成務所以群鳥食於掌上宿鴈翔於廡下年踰杖國未嘗病療忽告衆曰吾將去矣食畢汲衣結加趺坐顧命徒屬誡以清言並令出戶惟留一侍告曰夫識神託形寄之緩氣命盡身冷方可觸吾告已冥目若禪久而尋視方知已絕春秋七十有七

初未終之前三朝山樹通變白色積
雪如帶絶望東西道俗奔赴以心
喪禮也遷靈山窟還停坐之府縣官
庶子來咸會是日風清景亮降以白
花六出淨潔如雪如氷衣以承之不
久便散三載之後猶存初坐門人為
之易簀而衣服一無露汙乃就加漆
布弟子等懷雙林右脇之教抱兩楹
負手之歌以為相好像設開含識之
尊嚴法慧聲光寔超生之津濟遂就
京邑奉建高碑高一丈五尺刻像書
經蕭敘言行刋還本寺聚衆立之度
支尚書唐臨昔任万泉贊承俗務性
行專信素奉歸依後任華省常修供
養顧惟德奉復勒銘云

論曰經不去手禪智捐遺念慧疲發
神遊覺觀忒使交馳何以知其然耶
但由欲界亂善性極六天色有定業
體封八地通為世結愛味不殊莫非
諦集重輕故得報居苦樂終是輪迴
諸界未曰發有超生且據亂靜二緣
故略分斯兩位然則三乘賢聖及以
六邪諸道將欲歇煩擾慮莫不係宰

初定良以心殊麁妙慧開通局遂有總斯一地得延邪正之機自釋教道東心學惟勘逮于晉世方聞睿公故其序云慧理雖少足以開神達命禪法未傳至於攝緣繫想寄心無地時翻大論有涉禪門因以情求廣其行務童壽弘其博施乃為出禪法要解等經自斯厥後祖習逾繁曇影道融厲精於淮北智嚴慧觀勤志於江東山栖結衆則慧遠標宗獨往孤征則僧羣顯異雖復攝心之傳時或漏言而茂績芳儀更開正級不可恠也逮于梁祖廣闢定門搜揚寓內有心學者總集揚都校量深淺自為部類又於鍾陽上下雙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侶栖閑綜業于時佛化雖隆多遊辯慧詞鋒所指波涌相凌至於徵引蓋無所算可謂徒有揚舉之名終虧直心之實信矣或有問曰大聖垂教正象為初禪法廣行義當修習今非斯時固絕條緒其次不倫方稱末法乃遵戒之行斯為極也請為陳之因為敘曰原夫正象東設被在機緣至於

務道無時不契然教中廣叙信法兩徒誠由利鈍等機所以就時分位若能返源體道深猒諸有學與佛世其德齊焉故初千年為正法也即謂會正成聖撥悟不殊第二千年依教修學情投漸鈍會理巨階攝靜住持微通性盲然於慧釋未甚修明相似道流為寡法也第三千年後末法初甚乃至万年定慧道離但弘世戒威儀攝護相等禅蹤而心用浮動全乖正受故並目之為末法也善見所述法住萬年護持紹世斯蹤可録者依魔耶時度千年不修靜觀非通論也約相兩叙矛盾乖蹤就緣判教各有其致至如世情煩雜人顯鋒奇纔學攝持皆就昏漠良由習熏既遠宗匠難常即目易觀未遑誠教善見万載亦是明規准法具修義無不獲故論叙云初五千年得三達智後五千但遵戒法前據道法理觀住持故云入聖諒有從也後在事乱相法住持何能乀道故言是也若乃心水鼓浪則世業難成想寂離緣則理自清顯涅槃叙

定豈不然哉故使聚落宴坐神仙致譏空林睡臥羣聖同美誠以託靜求心則散心易攝由攝心故得解脫也成論明誥斯可師之世有定學妄傳風教同纏俗染混輕儀迹即色明空既談之於心口體乱為靜固形之於有累神用沒於詞令定相腐於脣吻排小捨大獨建一家攝濟住持居然乖僻智論所敘前傳具彰頃世已來宗斯者衆豈不以力劣兼忘之道神頓迷塵之鄉乎所以託靜攝心群藉皆傳其靈異處喧攝慮今古未章其感通信可依矣高齊河北獨盛僧稠周氏關中尊登僧實寶重之冠方駕澄安神道所通制伏強禦致令宣帝擔負傾府藏於雲門冢宰降階展歸心於福寺誠有圖矣故使中原定苑剖開綱領惟此二賢接踵傳燈流化靡歇而復委辭林野歸宴天門斯則挾大隱之前蹤捨無緣之高志耳終復宅身龍岫故是行藏有儀耶屬有菩提達摩者神化居宗闡導江洛大乘壁觀功業最高在世學流歸仰如

市然而詮語難窮厲精蓋少審其慕則遣蕩之志存焉觀其立言則罪福之宗兩捨詳夫眞俗雙翼空有二輪帝網之所不拘愛見莫之能引靜慮籌此故絕言乎然而觀彼兩宗即乘之二軌也稠懷念處淸範可崇摩法虛宗玄旨幽賾可崇則情事易顯幽賾則理性難通所以物得其筌初同披洗至於心用壅滯惟繁云之儔差難述矣義當經遠隨治方可會期十住羅縠抑當其位論成之識隨情之流朝入禪門夕弘其術相與傳說謂各窮源神道冥昧孰明通塞是知慮之所及智之所圖無非妄境惑心斯是不能返照其識浪執境緣心靜波驚多生定障即謂功用定力所知外彰其說邐慢程惑此則未關治障我倒常行他力所持宗為正業眞妄相迷卒難通曉若知惟心妄境不結返執前境非心所行如此胥徒安可論道有陳智璀師術慧思思寔深解玄微行德難測璀亦頗懷親定聲聞于天致使陳氏帝宗咸承歸戒圖像榮

供遯聽南都然而得在開弘失在封
治宗師之寂世莫有加會謂衡岳方
陳過隙未及斷除遂終身世隋祖創
業偏宗定門下詔述之具廣如傳京
邑西南置禪定寺四海徵引百司供
給來儀名德咸悉暮年有終世者無
非坐化具以聞奏帝倍歸依二世纘
曆又同置寺初雖詔募終雜講從故
無取矣當朝智顗亦時禪望鋒辯所
指靡不倒戈師匠天庭榮冠朝列不
可輕矣至如慧越之將虎騎道聲之
觀牛影智通之感奇相僧定之制猛
獸節操如鐵石志概等雲霄備彰後
傳略爲盡美又如慧瓚禪主嘉尚頭
陀行化晉趙門庭擁盛威儀所擬無
越律宗神解所通法依爲詣故得理
事符允有契常規道有奈隆國爲時
寶致述帝里沒齒亡歸須有志超即
承瓚胤直讃之德乃跨先模弘訓之
規有淪其緒故使趙亡其風頹矣觀
夫慧定兩級各程其器皆同佛曰无
興抗衡然於祥瑞垂普預覩未然即
世恬愉天仙叶衛誠歸定學蓋難奪

矣須世定士多削義門隨聞道聽即而
依學未曾思擇扈背了經每緣極旨
多虧聲望吐言來誚往往繁焉或復躭
著世定謂習真空誦念西方志圖滅
惑肩頸掛珠亂捻而稱禪數納衣乞
食綜計以為心道又有倚託堂殿遶
旋竭誠邪仰安形苟存曲計執以為
是餘學並非冰想鏗然我倒誰識斯
並戒見二取正使現行封附不除用
增愚魯向若纔割世網始預法門博
聽論經明閑慧戒然後歸神攝慮憑
准聖言動則隨戒禁修靜則不忘前
智固當人法兩鏡真俗四依達智未
知寧存妄識如斯習定非智不禪則
衡嶺台崖扇其風也復有相迷同好
聚結山門持犯蒙然動掛形網運斤
揮刃無避種生炊爨飲噉寧慚宿觸
或有立性剛猛志尚下流善友莫尋
正經罕讀瞥聞一句即謂司南唱言
五住久傾十地將滿法性早見佛智
已明此並約境住心妄言澄靜還緣
住附相轉心不覺心移故懷虛託生
心念淨豈得會真故經陳心相飄鼓

不停虵舌燈焰住山流水念念生滅變變常新不識乱念翻懷見網相命禪宗未閑禪字如斯般輩其量甚多致使講徒例輕此類故世諺曰無知之叟義指禪師乱識之夫共歸明德返迷皆有大照隨妄普翳真科不思此言乎談名實考夫定慧之務諒在觀門諸論所陳良為明證通斯致也則離乱定學之功見或慧明之業若雙輪之遠涉等真俗之同遊所以思遠振於清風稠實標於華望貽厥後寄其源可尋斯並古人之所同録豈虛也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習禪終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明律上　正傳十五　附見十二

梁揚都天竺寺釋法超傳一
梁鍾山雲居寺釋道禪傳二
齊鄴下大覺寺釋慧光傳三 道雲 道暉 馮衮
齊鄴東大衍寺釋曇隱傳四 洪理 道樂
陳楊都光宅寺釋曇瑗傳五
陳楊都奉誠寺大律都釋智文傳六
隋大興國寺釋法願傳七 道龕 道行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靈藏傳八
隋西京延興寺釋通幽傳九
隋蔣州奉誠寺釋道成傳十
隋西京大興善寺釋洪遵傳十一 道奘 法勝 洪淵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覺朗傳十二 海藏 道卿
唐始州香林寺釋慧主傳十三
唐京師勝光寺釋智保傳十四
唐益州龍居寺釋慧詵傳十五

釋法超姓孟氏晉陵無錫人也十一出家住靈根寺幼而聰穎篤學無倦從同寺僧護修習經論而雅有深思幽求討擊學論歸仰貧充衣食乞匃自

承

資心性柔軟勞苦非慮晚從安樂寺智稱專攻十誦致名命家語其折衷者數過二百自稱公與後獨步京邑中歲廢業頗失鴻緒後復綴講眾重殷矣帝謂律教乃是象運攸憑覺慧階漸治身滅罪之要三聖由之而歸必不得門如閉目夜行常懼蹈諸坑塹欲使僧尼於五篇七聚導意獎心以超律學之秀勅為都邑僧正庶其弘扇有徒儀表斯立武帝又以律部繁廣臨事難究聽覽餘隙遍尋戒檢附世結文撰為一十四卷号曰出要律儀以少許之詞綱羅眾部通下梁境並依詳用普通六年遍集知事及於名解於平等殿勅超講律帝親臨座聽受成規以眾通道俗恐陷於儁目但略舉綱要宣示宏旨三旬將滿丈言便竟所以導揚秘部弘悟當機遂得四眾移心朝宰胥悅至七年冬卒於天竺住寺春秋七十有一天子下勅流慰并令有司營鐘山開善寺墓

釋道禪交阯人早出世網立性方嚴修身守戒氷霜例德鄉族道俗咸賓

其剋已而重其舄行仙洲山寺舊多虎害禪徃居之此灾遂遠聞齊竟陵王大開禪律盛張講肆千里引駕同造金陵皆是四海標領人雄道傑禪傳芳藉甚通夜不寐思參勝集遷奉真詮乃以永明之初遊歷京室住鍾山雲居下寺聽掇衆部徧以十誦知名經略道化僧尼信奉故有棲戚振發以見聲名恬愉誘悟議于風采都邑受其戒範者數越千人常聽之徒衆不盈百兼樂滅覺觀亟留幽谷動踰宵景方尋顧步加復蔬食弊衣華无布口有濟芳美者便隨給貧病知足之富豈得過焉末居于寺舍屏迹山林不交榮世安苦立行人以為憂而禪不改其樂也以大通元年卒于山寺春秋七十矣

釋慧光姓楊氏定州盧人也年十三隨父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陁禪師所從受三歸陁異其眼光外射如焰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且令誦經光執卷覧文曾若昔習旁通博義窮諸幽理兼以劇談謫詭態新奇變動物

情時談逸口至夏末度而出家所習
經詰便為人說辞既清靡理亦高華
時人号之聖沙弥也因獲利養受而
還施師為掌之尋用復盡佛陁曰此
誠大士之行也便縱而不禁諮請教
誡敬而異之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
節讚毀得失聲色不渝衆益器之而
美其遠度陁曰此沙弥非常人也若
受大戒宜先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
奉若初依經論必輕戒網邪見滅法
障道之尤由是因循多授律檢先是
四分未廣宣通有道覆律師創開此
部製疏六卷但是科文至於提舉宗
宗無聞於世故光之所學惟據口傳
及年登冠馨學行略周當聞言不通
華發戒便阻乃往本鄉進受具足博
聽律部隨文奉行四夏將登講僧祇
律初以唱高和寡詞理精玄漸染津
流未遂聽徒要合光知學功之所致
也義須廣周群部乃從辯公參學經
論聽說之美聲颺趙都後入洛京搜
揚新異南北音字通貫幽微悉為心
計之勞事須文記乃方事紙筆綴述

所闕無以意量樂承領釋陀以他日客顏文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傳果向於心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乎今觀神器已成可為高明法師矣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會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譯十地至後合翻事在別傳光時預霑其席以素習方言通其兩諍取捨由悟經領存焉自此地論流傳命章開釋四分一部草創基茲其華嚴涅槃維摩十地地持等並疏其奧旨而弘演導然文存風骨頗略章句故千載仰其清規衆師奉為宗轄矣司徒高敖曹僕射高隆之及朝臣司馬令狐子儒等齊代名賢重之如聖昔遇亢旱衆以闕光乃就嵩岳池邊燒香請雨尋即流霪原隰民賴利之又介朱氏舉兵北伐徵税僧尼用充軍實先立嚴刑敢讓者斬時光任僧官顧五衆之塞以命直往語世隆曰君當行此稅國事不存言既克明事亦遂免其感致幽顯為若此也初在京洛任國僧都後召入鄴綏緝有功轉為國統將終

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裂
即坐判事塊落筆前尋視無從知及
終相因斯乖悆四旬有餘奄化於鄴
城大覺寺春秋七十一矣光常願生佛
境而不定方隅及氣將欲絶大見天
宮來下遂乃投誠安養溘從斯卒自
光立志貞靜堅存戒業動止安詳衣
裳附帖晝夜存道財無盈尺之貯褖
除便織擯以報盡為期偏重行宗四
儀無妄其法潔已獨立七衆深崇其
操自正道東指弘匠於世則以道安
為言初緇素革風廣位聲教則慧光
抑其次矣凡所撰勝鬘遺教溫室仁
王般若等皆有注釋又再造四分律
疏百二十紙後代引之為義節并羯
磨戒本咸加刪定被於法侶今咸誦
之又著玄宗論大乘義律義章仁王
七誡及僧制十八條並文旨清肅見
重時世學士道雲早依師稟奉光遺
令專弘律部造疏九卷為衆所先成
匠極多流衍弥遠加以威容嚴肅動止
有儀談吐慈和言行相檢又光門人
道暉者連衡雲席情智傲岸不守方

隅略雲所製以為七卷開以意會揵
度推馬故諺云雲公頭暉公尾洪理
中間著所以是也並存亡有緒嘉績
莫尋可為悲哉時光諸學士翹類如
林衆所推仰者十人揀選行解入室
惟允有儒生馮袞光乃將入數中袞
本冀人通解經史被貢入臺用擬觀
國私自惟曰玄素兩教頗曾懷抱至
於釋宗生未信重試往候光欲論名
理正值上講因而就聽矚其威容聆
其清辯文句所指遣滯為先即坐盡
虔傷闇其曉損足稽顙畢命歸依然
攻擊病源深明要害我為有本偏所
長驅每有名勝道俗來資法藥袞隨
病立治信者銜泣故其言曰諸行者
不得信此无明昏心覓長覓短聽經
學問嚴飾我心須識詐賊覓他道惡
不求其長則吾我漸歇特須分踈勿
迷自他我過常起熾然法界他道少
過便即瞋他常須看心自旦多過若
思量者雖在世間無有滋味終無歡
心以來豈我何由有樂此心將我上
至非想還下地獄常誘誑我如怨家

如愛奴豈可學問長養賊心巧作細作使覓名利造疸妬也故經云當為心師不師於心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教怠也時有私寫其言者世号棒心論焉亦有懷本於曾遊境終忌者无勤勵故耳衰在光門伍頭毀氣常供厨隸日營飯粥奉僧既了蕩滌凝澀温煮自資微有香美便留後供夜宿竈前取蒿一束半以藉背半以坐之明相繞動粥便以熟無問陰晴此事常尒午後稽食送彼獄因往還所經識者開路或至綱人廣衆卒先供給若水若火若掃若帚隨其要務莫不預焉口隨說法初不告倦遂卒光門

釋曇隱姓史河內人少猒塵俗早遊佛寺崇奉戒約誦習群經凡三十万言日夜通準以為常業及年滿受具歸宗道覆而聽律部精勵弥久穿鑿逾深後從光公更採精要陶深變通遂為光部之大弟子也乃起步京鄴北悟燕趙定州刺史侯景敬若神仙為之造寺延住供給未還漳濱闡揚斯教僕射高隆之加礼崇異行臺侯

景又於鄴東為造大衍寺重引處之弘播戒宗五衆師仰隨問判決文義雅正時有持律沙門道樂者行解相兼物望同美氣調宏逸或擬連衡故鄴中語曰律宗明略唯有隱樂其為世重如此而隱性樂獨遊不畜弟子財無尺貯祖背終身衣鉢恒隨誠均鳥翼顧旋身轉取辟象迴通律持律時惟一人而已年六十有三終於鄴城大覺寺著鈔四卷門人成器者十餘皆宗其軌轍時有律師洪理者精氣獨絜詞彩嚴正預在論擊罕不壹輪著鈔兩卷時共同祕後為沙門智首開散詞義更張經目合成四卷所在咸誦之

釋曇瑗未詳氏族金陵人也才術縱横子史周綜自幼及長以聽涉馳名數論時宗普經陶述而威嚴羣小不妄登臨務持有功頗以文華自處時或規諫之者瑗因擺撥前習專征鄙倍弦韋所詣驗于耳目由是名重京邑同例欽為以戒律處世住持為要乃從諸講席專師十誦功績既著學觀

斯張自介恒當元宰鎮講相續有陳之世無與為隣使夫五衆揖其風猷七貴從其津濟瑗其有之矣常徒講衆二百餘人宣帝下詔國內初受戒者夏未滿五皆叅律肆可於都邑大寺廣置聽場仍勅瑗總知監檢明示科舉有司准給衣食勿使經營形累致勸功績瑗既蒙恩詔通誨國僧四遠被徵万里相屬時即搜擢明解詞義者二十餘人一時敷訓衆齊三百于斯時也京邑屯開行誦相諠國供豊華學人无弊不踰數載道器大增其有學成將還本邑瑗皆聚徒對問理事無疑者方乃遣之由是律學更新上聞天聽帝又下勅崇慰以瑗為國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辭以任勅特許之而插託不覺閑門自撿非夫衆集不妄經行慶早齋會了無通預山泉林竹見便忘反每上鍾阜諸寺循造道賢觸興賦詩覽物懷古洪纚法師傲岸泉石偏見朋從把臂郊坰同遊故苑瑗題樹為詩曰丹陵粉蘂少白水桑苗多浸溪下客淚泉怨動人

歌春蹊度旅葛秋浦浸長沙麋鹿自騰倚車騎絶經過蕭條肆野望惆悵將如何偃續題曰龍田留故苑汾水結餘波悵望傷遊目辛酸思緒多涼煙慘高樹瀧露變輕蘿澤麥猶帶井池竹下侵荷秋風徒自急無復白雲歌璦以太建年中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微疾將現便告衆曰生死對法凡聖俱纏自非極位有心誰免今將就後世力不相由願生來講誨分有寘功彼我齊修用為來習不尒與世況淳未成通濟幸諸梵行同思此言終事任量可依成教言訖端坐如定欻然已逝道俗悲泣歎其神志明正不偶緣業有勅依法焚之普塔建碑于寺著十誦疏十卷戒本羯磨疏各兩卷僧家書儀四卷別集八卷見行於世

釋智文姓陶丹陽人母齊中書完韜女也懷文之始夢覩梵僧把松枝而授曰尒後誕男與為麈尾及文生也卓異恒倫志學之年依寶田智成以為師傳既受具後專講玄津以戒足

分為五衆律撿開成七衆豈止通衢生死亦乃組織道場義須先精方符佛意值奉誠僧辯威德冠衆解行高物傳茱之感獨步江表推其領袖則大明彖公文初依辯學後歸彖下十誦諸部因沸通練以梁大同七年靈味凡官諸寺啓勅講文於光業寺首開律藏陳郡謝均為之檀越故使相繼常聽二百許人屬梁末禍難乃避地于閩下復光巖表時僧宗法准知名後進皆執卷請益又與真諦同止晉安故得講譯都會交映法門邊俗信心於斯風靡酒家毀其酢器漁者焚其罟網僧尼什物於是修焉有陳馭寓江海廓清講授門徒弥繁梁季宣帝命旅尅有淮淝一戰不功千金日費轉輸運力遂借衆僧文深護正法不懼嚴誅乃格詞曰聖上誠異宇文廢滅三寶君子為國必在礼義豈宜以勝福田為肯下之侵非止延敵輕漢亦恐致罪尤深有勅許焉事卽停寢介後凡所詳奏莫非允愜理衆擯罰咸符時要尚書令濟陽江總崇

道遺房無爽旬月是知學而有禄德必有隣法位宜昇衆望悅矣大隋革運別降綸言既屏僧司憲章律府大軍之後荊棘攸生十濫六羣滋彰江表文又案法澄翦尋得無聲深可謂少壯兒白鬚之妓稊秀絕青田之歲矣前後州將甫及下車皆尊仰年德罕不修敬柱國戢山公郭行祇敬倍常躬携妻子到寺檀捨盛設法齋請敷律題抑揚剖折有克壯之姿聽侶千餘冈不嗟服以開皇十九年二月二十日遷于住寺春秋九十有一即窆寺之南山東壟與辯律師墓相望自文之據道也器宇對物風範肅人戒品圓淨處斷明白然剖折章句詞旨義富衆家修撰罕有能出其右者又金陵軍火遺燼莫留乃誓志葺治惟新舊趾講十誦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餘遍金光遺教等各有老焉著律義疏十二卷羯磨疏四卷菩薩戒疏兩卷學門傳貴以為口實僧尼從受戒者三千餘人學士分講者則寶定慧峙慧巘智昇慧覺等

惟道志法成雙美竹箭擁徒建業文昔夢從舟海釣獲二大魚心甚異之及於東安寺講麈尾繞振兩峯俱落深悟其事以詢建初瓊上乃曰斯告之先見必有二龍傳公講者其言果矣志名解家優大尉晉王家僧禮待以仁壽之歲志爲樹碑內慧日道場釋法論爲文

釋法願姓任西河人也性警達頗自高上而拔致窮玄不偶儕侶東觀道化遂達鄴都飛贗自衒言揚緇服齊昭玄大統法上嘉其神慧與語終朝深通志梗因攝而剃落日賜幽奧獲勵時倫乃恣其遊博願勇思風馳周行講席衆法無怠問道新奇後乃仰踐波離專經律部網羅佛治舟運僧獻自東夏所傳四部律本並製義疏如會異同當有齊之盛律徒職舉法正一部各竟前驅雲公創叙綱模暉上刪其纖芥法願霜情啓且孤映羣篇挫拉言初流威滅後所以覆壓談對衆皆杜詞故得立破衆家百有餘計並莫敢當其鋒銳也時以其彭亨罕

敲号之為律虎焉至於斷處事途多從文相商度結正僉義攸歸迺下勅召為大莊嚴石窟二寺上座皇隋受命又勅任并州大興國寺主頻登經管善御大衆化移前政寶濟濟焉以開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四塟于并城之西建塔崇範所製律跡惟四分一本十卷是非鈔兩卷見存餘並零失有弟子道行者器局淹和親傳師授善機悟明控引談述蹤旨不墜厥宗每至講散身導學徒遊於顯塔致敬而返及春秋至節此例恒脩今年八十有餘猶鋪蹤栢摘示諸測隱時又有沙門道龕貸學於顯執教赴行學望衆優成進初心弘持獨秀為時歎美而素尚兢肅遵若文宗纔有違忤即不參辯故說戒序引有言唱白之者既無正制号為非法雖初從衆侶後必重張乃出郭結界更說新本斯亦貞梗之嚴令也太為剋峭未是倫通至今此部猶多滯結云

釋靈藏俗姓王氏雍州新豊人也年

未登學志慕情遠依隨和上類律師
而出家爲藏承遵出要善達持犯僧
祇一部世稱冠冕於智度論講解无
遺妙尚冲虛兼崇經務時屬周初佛
法全盛國家年別大度僧尼以藏識
解淹明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衆
多隨有文義莫不周鏡時共測量通
經了意最爲第一藏之本 師素鍾
華望爲太祖隋公府重道義斯洽得
宦相符藏與高祖布衣知友情款綢
押及龍飛茲始弥結深衷礼讓崇敦
光價朝宰移都南阜任選形勝而置
國寺藏以朝宰惟重佛法攸憑乃擇
京都中會路均近遠於遵善坊天衢
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興善是也自
斯已後中使重沓礼遇轉隆厚味嘉
肴寮峯封送王人繼至接軫相趍又
勅左右僕射兩日一參坐以鎮之與
語而退時教網初張名德雲構皆陳
聲望莫與爭雄宮闈嚴衛來往難阻
帝乎須見頻闕朝謁乃勅諸門不須
安籍任藏往返及處內禁與帝等倫
坐必同榻行必同轝經綸國務雅會

天鑒有時往寤即遣寢殿覲錫之賚蓋無競矣開皇四年關輔亢旱帝引民衆就給洛州勅藏同行共遵聖化既達所在歸投極多帝聞之告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為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暁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為善弟子禁人為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實集身先衆執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經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釋道成字明範俗姓陶氏丹陽人也祖誕齊招遠將軍永嘉太守父僉梁貞威將軍上虞令成少而入道往承嘉崇玄寺導戒法師為弟子儀貞懷美奇姿秀衆羣伍目曰神童具戒之後學超儕輩大同之初栖遲京輦受業奉誠寺大律都沙門智文十誦續經兩遍年逾未立別肆開筵數論毗曇深辯優悟無繫工倍聞一知十是以京邑耆老咸稱後生可畏講十誦律菩薩戒大品法華諸經律等一百

四十遍又講觀音一日三遍著律大本羯磨諸經疏三十六卷至於意樹心花增暉旦曜折理質疑聽者忘倦學士慧藏法祥等並遊方講說法輪常轉傳茲後焰利益弘多咸蔬素潔已珠戒居心神解嚴明深禪在念兼六時度懺三餘暇日歔獵文史欲令知無不為也然其性用安庠威儀合度天人摸揩罕有其儔軟語變言不常忤物後現疾旬餘猶牽講演以開皇十九年五月五日遷神於興嚴寺春秋六十有八大漸之際惟稱念佛肢節軟暖合掌分明即以其月八日窆於奉誠寺之南山墓誌高坐寺僧慧旋所作

釋通幽姓趙氏河東蒲坂人幼齡遺世早慕玄風弱冠加年遂需僧侶而身心苦節寒暑不虧尋師訪道夷險無變遇周齊湊乱遠涉江皐業寀金陵素氣攸遠及大隋開運還歸渭陰味法秦其生平操行分其容止至於弘宣示教則以毗尼唱首調御心神仍用三昧遊適故戒定兩藏揔萃胷

襟學門再敞遠近斯赴曉貫籍延興時當草創土木凡石工匠同舉而事歸天造形命未淪隨所運為无非損害勸戒約内結仁洽外弘立四大井各施濟具凡有施用躬自詳觀馳赴百工曉夜無猒皆將送蟲豸得存性命故延興一寺獨免刑殘自餘締搆為難復叙而潔已自勵罕附斯倫每欲開經必與手及腕齋時已後猶從常淨舉經對目辟不下垂房宇覆處未嘗濕潄涕唾反咽不棄寺中便利洗淨乃終其報又自生常不用巾幞手濕則任其自乾三衣則重被其體自外道具僅支時要每自嗟曰生不功一片之善死不酬一毫之累虛負靈神何期悞也遂誡弟子曰吾變常之後去以殘身遺諸禽獸償業豕少福冀滅餘殃忽以大業元年正月十五日端坐卒於延興寺房春秋五十有七弟子等從其先志林葬於終南之山至相前峯火燎餘骸立塔存矣

釋洪遵姓時氏相州人也八歲出家從師請業屢高聲駕及受具後專學

律部心生重敬內自惟曰出家基趾其存戒乎往持方載被于遺教諒非虛矣更辞師友遊方聽習履涉相京諮訪深義有所未喻決問罕通三夏將滿遂知大旨初住嵩高少林寺依贇雲公開鑿律要并及華嚴大論前後參聽並知其關戶奐然大明承鄴下暉公盛弘四分因往從焉聽徒五百多以巧媚自通覆講堅論了無命及暉寘律學名匠而智或先圖遵固解冠時倫全不以曲私在慮後因盛集異學充堂遵乃束暉製疏捧入堂中曰伏膺有日鄴未見知是則師資兩亡敢以文疏仰及便置之坐上往覆云所既屬擔見來降即命登座覆述吐納纖隱聚仰如山自後專預匠時結徒畢業以戒律專義有會他部者乃重聽大論毗曇開法律與又以心使本靜就諸禪林學調順法年踰十臘方歸律宗四遠望風堂盈千計時為榮大也齊主既敬教門言承付囑五衆有墜憲綱者皆據內律治之以遵學聲早舉崇授為斷事沙門時

青齊諸衆連諍經久乃徹天聽无由息訟下勅令往遵以法和喻以律科懲曲感物情繁諍自弭由是更增時美法侶欣之及齊曆將季擅名逾遠而非類不交惟道同轍名儒大德見輒慕從常與慧遠等名僧通宵造盡周平齊日隱于白鹿巖中及宣政捜揚被舉住於嵩岳德不孤峙衆復乇歸大隋廓定招賢四海開皇七年下勅追詣京闕與五大德同時奉見特蒙勞引令住興善并十弟子四事供養十一年中又勅與天竺僧共譯梵文至十六年復勅請爲講律衆主於崇敬寺聚徒成業先是關內素奉僧祇習俗生常惡聞異學乍講四分人聽全稀還是東川讃擊成務遵諮廣流法味理任權機乃旦剖法華曉揚法正來爲開經說爲通律屢停炎澳漸致附宗開導四分一人而已迄至于今僧祇絕唱遵爲人形儀儒雅動擄規猷而神辯如泉聲相鍾鼓頡昇法位罕有昏漢開悟之勤寔難嗣焉仁壽二年勅送舍利于衛州之福

聚寺將出示衆乃放紅赤二光晃發遠近照灼人自道俗同覩大生慶悅仁壽四年下詔曰朕祗受肇命撫育生民遵奉聖教重興象法而如來大慈覆護群品感見舍利開導含生朕已分布遠近皆起靈塔其間諸州猶有未遍今更請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諸州依前造塔所請之僧必須德行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揚佛教感悟愚迷宜集諸寺三綱詳共推擇錄以奏聞當與一切蒼生同斯福業遵乃搜舉名解者用承上命登又下勅三十餘州一時同送遵又蒙使於博州起塔初至州西有白鵲數十頭當於轝上旋遶數匝久之而逝及至城東隆聖寺置塔之所夜有白光數十道道如車軸住于基上邊有鳥巢樹上及光之洞明衆鳥驚散又雨銀花委地光耀如雪掘基五尺獲粟半升夜降神仙八十四人持華遶塔久乃方隱又婦人李氏患目二十餘年及來礼拜兩目齊見後行道之夕又放赤光照寺東房見卧佛及坐佛說法之像復

見梵僧對架讀經有一十四字皆是梵書時人不識又四月八日當下塔時感黑蜂無數銜香遶塔氣蔚且薰不同人世又見白蓮花在塔四角高數百丈花葉分布下垂於空時間五彩蓮花廁摃其內又見天人燒香而左轉者於是揔集而觀歎未曾有屬目不見者非無一二及下覆訖諸相皆止遵於京邑盛開律儀名驗昔人而傳敘玄宗其後盡闕又著大純鈔五卷用通律典尋又下勅令知寺任弼諧僧衆丞光徽績以大業四年五月十九日卒於興善春秋七十有九

隋初又有道洪法勝洪獵等並以律學著名洪擾相州紹通雲胤容止沉正宣解有儀學門七百蚤程訓量故諸經論之士將欲導世者皆停洪講席觀其風略採爲軌躅勝博涉有功而言行無副神志高卓時共潛推但身令奉廣故聽徒簡略獵學承遵統化被中山經維正象有聲幽冀年代非遠並不測其終

釋覺朗俗姓未詳河東人住大興善

寺明四分律及大涅槃而氣骨陵人
形聲動物遊諸街巷罕不顧之仁壽
四年下勑令送舍利于絳州覺成寺
初達治所出示道俗涌鎣瓶分爲七
分光照徹外穿基二丈得粟半升又
感黃雀一頭飛迫於人全無怖懼馴
擾佛堂久便自失又石函蓋上見二
菩薩踞坐寶座前有一尼斂手曲躬
或見飛仙及三黃雀并及雙樹麟鳳
等象將下三日常放光明乃迷晝夜
朗過燈耀有掩堂滅炬者而光色逾
盛溢于幽障玄素通感榮慶相諠朗
具表聞廣如別傳大業之末有勑令
知大禪定道場主鎮壓豪横怗然向
風漸潤道化頗懷欽重不久卒於所
住時又有沙門海藏識信堅正宗仰
律司屢講四分少有傳嗣唐運置十
大德藏其一焉又有法鏘律師本住
靜法末獸煩梗南栖太和幽居養志
不塵僧衆孤行巖岫偃息松林服餌
守中賞心唯識亦檢索之開士也及
終沒後露骸山側至夜有燈照之道
俗往觀失燈所在遠望還見動經兩

月光照逾明

釋慧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為斌法師弟子後令誦遺教一夕便度以經驗師多有乖越便捨之而往姜律師所誦法華經寺東房中講於俗律試聽一遍性若曾聞乃問十開無能解者刺史以下合州白黑皆往諮問莫不歸伏始州一部祖宗道衆即為州內律主受菩薩戒既佘約束以佛為師尚不欲天況礼神道於是佛法方得開弘於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寺從彼至今方將歲矣初主登冠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寺受戒唯聽四分餘義傍通夢見三日三夜天地闇冥衆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周毀經道方知徵應即返故鄉南山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送茯苓甘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礼佛誦經似如聽者仍為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猕猴羣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

為曰時君異也佛曰通也深佐此言尋介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号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出家大業中勑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為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馱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雜即入房中取錫杖三衣出數日死活今日矣舉杖向諸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馱擲棄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笑一无所佐書曰弟子數病不遂害鬼蒙得律師破慳貪發深為大利今附沉香十斤紬綾十段仰贈後還京曰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羣白日獨坐見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明日食時俗人驚云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客僧數千人入寺今何所在尋介午時主便無疾

而遊春秋八十九矣
釋智保河東人弱齡入道清慎居心
而存性剛審不軌流俗進受具後正
業禁司擁節專制擬超羣侶傳聽異
解貫練心神癈立文旨大觀掌內所
以律部遐被寔賴斯人故能維攝自
他言行相守至於流略墳素頗獲其
宗談對玄儒不後其術筆記之工時
揚大義緣情流采嗣接英華初住勝
光末居禪定國供豐積受用多觀所
以名僧大德日陳形器懸准神解可
以言傳至於衣食資求未能清濾僧
衆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瓜多選香
美保任目仰手依法受之任得甘苦
隨便進噉皆留子實恐傷種相由知
法者少疑未詳檢其知量敬護皆若
此也後返勝光儒業弥峻園蔬溉灌
水雜細蟲直歲高視但論事辦保念
此無辜交被刑害躬執濾具達送方
還寺有草物堪為僧用者必拾掇鳩
聚身送廚帳其雜行紛綸誠難備舉
以武德末年遘疾將漸而正氣明爽
告友人慧滿曰余其死矣而精神不

得超勝如何有問意故答云觀其來蔭似作守寺之神耳而止于西院佛殿余頻以法遺之卒不能離言訖便絕自介所陳殿宇人罕獨登時須開入無不齒然毛動及後百日常有老狴內懷酒食將遺諸僧行至寺門忽被神害身死委地器物流離斯亦嚴厲之所致也故僧侶攝其風威有涉鄙接者皆懷而悛正矣自保之據道卓秀出群一食充軀雖經病重不變必栖林野三衣常被瓶鉢自隨不執俗器不觀音樂五兵六法擯不身經前節不宿俗舍常止僧坊雖曾遠涉經會高僧聞便赴仰故每日尋講必瓶鉢自隨肅然成風無累於教屢衆而食曾無盈長殘水餘贓並以餅拭而噉之一滴無遺恐損施福故也嘗遇重病每食有餘一兩匕者傳貯多日可得乎許觀者溫煮命淨人食之有問其故答曰僧食難棄不可妄輕業耳傳者目驗生常景行故直筆書其引護之相焉又嘗患瘡寒則水淋

熱則火炙渴則急盐塞其口痢則絕食取差斯徒衆矣

釋智詵字慧成姓徐本徐州人梵法師之弟也少聰敏有志節在蜀遊學務勤律肆會周陵法因事入關不果所期遂隱南嶺終南太白形影相吊有隋革命光啓正法招賁碩德澤先僧首即於長安敷揚律藏益州揔管蜀王秀奏請還蜀王自出迎住法聚寺道俗歸崇寺設大齋無不來赴將食捉筯問檢法師曰此處護淨不答曰初還未得撿挍承道不護淨乃擲筯而起曰寧斷屠兒食此淨銅何得斷也諸僧數千一時都散其嚴忌若此故其在衆屛氣寂然性不受施不安乎物有僧道恢爲人兇險遇見詵遊人曰卿從來不畏一人何故畏詵律師耶答曰此佛法中王耶得不畏人曰以恢公膂力可敵律師百人耶答曰縱敵千人遙見百脉已沉四支不舉何敵之有乎後以人請戒禁行將護擾乃避入龍居山寺幽栖深阻

軌迹不通延出辞疾意欲登劒閣廓清井絡與詵書令歸國化使略荅云辱使至止并以誠言披閱循環一言三復文清淥水理破秋毫貧道戎行多闕化術無方宅身荒谷四十餘載狎魚鳥以樵歌習禪那思般若以此卒歲分塡溝壑不謂耆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辟而歸舊里衣錦而旋本邑百姓有再生之期万物起息肩之望搢紳君子捧玉帛而来儀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昔長卿返蜀徒擅清文鄧艾前来未能偃武公華陽甲族未絡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劒南長幼並徯来蘇豈藉徽風自然草靡當勸諸首領越境參迎秀得書示軍衆先作礼曰人物争歸律師之力也以武德元年十月一日平居而逝年八十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明律下 正傳九 附見七

釋智首。姓皇甫氏。其源即安定玄晏先生之後也。家世丘園。素居物表。隨盲淶寓徙宅漳濵。而幼抱貞亮。夙標雄傑。髫年離俗。馳譽鄉邦。初投相州雲門寺智旻而出家焉。旻亦禪府龍驤。心學翹望。即綱公之神足也。以首歲居學稚。且略禁科。權示五門。擁其三業。而神慧所指。不慕下流。覽屬遺教。戒為師本。定慧衆善。自此而繁。義理相符。敢違先誥。所以每值律徒。潛

聲諮問隨聞即範如說修行由是五衆分驪莫不就而請謁儀而母氏辞世復入道門名為法施住於官寺深修八敬遵重五儀志欲預有制門搢頴奉而承則然尼衆在道染附情深戒約是投率多輕毀而施割愛從道履正栖心威服尼流聲高魏土自玄化東被未有斯蹤以首膝下相親素鍾華望施欲早服道味濡沫戒宗乃啓旻授其具足而未之許也便內惟正撿外許儕童恭附遵修綱諧倫伍旻察其儀軌默而識之知其風骨堅深乃許其受戒首以緣成之法事假明賢恐薄墜行門便有論道器乃罔訪鄭衛盛德勝人不累年期必邀登許時過三載方遂素懷二十有二方稟大戒雖從師授而得否未知乃於吉佛塔前請祈顯證蒙降佛摩頂身心安泰方知感戒有實自尒旦夕諮訪擬出恒標雖教所未聞而行儀先備及尋律部多會其文明若夙知更陶神府其有事義疑滯者皆決滄相融冥適合契後聽遵洪律席同侶七

百鍊頴如林至於尋文比義自言逈拔及玄思勵勇通冠羣宗剛正嚴明風颺遺緒者莫尚於首矣故本至立年頻開律府懿德敏行咸共器之靈裕法師道振雄伯範超倫等覩嘗緇屬預在下筵時共美之重增榮觀會隋高造寺遠召禪宗將欲廣振律詮流轉帝壤若不附定通戒行學無歸遂隨師入關止于禪定解既冥通聲光三輔初達天邑具覽篇章便更博觀新解翻以前聞有識悟其玄規更開講肆既副本顧登即然之每日處衆數百餘時却掃尋閱於是三藏衆經四年考定其有詞旨與律相關者並對疎條會其前失自律部東闡六百許年傳度歸戒多迷體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見紛其交雜海內受戒並誦法正之文至於行護隨相多委師資相襲緩急任其去取輕重乎而裁斷首乃衛概披括往往發蒙商略古今具陳人世著五部區分鈔二十一卷所謂高墉崇映天網遐張乖敞殊文繞疎異術羣律見翻

四百餘卷因循講解由來一乱今並括其同異定其廢立本蹤雲師所撰令續兩倍過之故得諸部方駕於唐衢七衆周睇於貞觀者首之力矣但關中專尚素奉僧祇洪遵律師創開四分而兼經通誨道俗奔隨至於傳文律儀盖蔑如也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對開兩設沉文伏義亘通古而未弘頓難巨疑抑衆師之不懈皆標宗控會釋然大觀是由理思淹融故能統詳決矣使夫持律之賓日填堂宇遵亦親於法座命衆師之相成之道不忘弘讚之功聲替遂得知歸秦土莫不宗猷法鏡始於隨文末紀終於大漸之前三十餘載獨步京輦無敢抗衡數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見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寔由達弼之功而復每昇法宇規誡學徒微涉濫非者為停講坐或有墮學者皆召而誨喻聞者垂泣無不懲革大業之始又追住大禪定道場今所謂大總持寺是也供事轉厚弥所遺削顧以道穆帝里化移關表舊土凋

置流神龕依乃抽撤什物百有餘段於相州雲門故墟今名光嚴山寺於出家受戒二所雙建兩塔鑿以珠寶飾以丹青為列代之儀表亦行學之資藉各銘景行樹于塔右貞觀九年有天竺三藏大賈梵本擬譯唐文乃詔所司捜揚英達僉議所及遂豪翻傳其有義涉律宗皆諮而取正至于八年上以聖善早喪遠感難陳雖化滿天下而罔極之情未展奉為太穆皇后於宮城之西造弘福寺廣延德望咸萃其中恐僥倖時譽妄登位席以首道素嚴正不濫邀延百辟上聞召為弘福上座即摠綱任撩擢僧倫其有預在徵迎莫不諮而趣舍使夫衆侶雲會等驥如蘭不肅成規流芳不絕自爰初開講暨窮百遍必得果心久死可矣始於漳表終至渭濱隨方陶誘恰窮本領慶本所念求幾而終詳諸物議可為知命以貞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宿疾彌加卒于所住春秋六十有九皇上哀悼下勅令百司供給喪事所須務令周備自

隋至唐僧无國瑩創開摸楷時共重之
僕射房玄齡詹事杜正倫并諸公卿
並親盡哀訴崇戒範也至二十九日裝
轝方具時惟炎夏而屍不腐臭衆共
嗟之斯持戒力也諸寺門學覺引素
幢充諸街衢官給地十畝於京城西
郊之龍首原縣夫三百築土墳之種
栢千株于今茂矣慕義門學共立高
碑勒于弘福寺門許敬宗為文初律
師弘化終始有聞博見之舉通古罕
例自講士交覺救君昔傳辭勘羣宗
多乖名實非夫積因往世故得情啓
天垂數百年來弘宗始定兼勤於聽
說重於行事隨務造儀皆施箴戒每
於晦望說戒先具法物花香交飾登
發堂中預在聽徒合掌蹲坐一衆兢
竦終於前事說欲陳淨偏所誠期每
講出罪濯諸流累故持律之士多往
參焉自終世後此事便絕余嘗豫
末座向經十載具觀盛化不覺謂之
生常初未之欽遇也乃發憤關表具
覩異徒溢目者希將還京輔忽承即
世行相自崩逝望當時有逾天岸嗚

呼可悲之深矣

釋慧璡姓吳楊州江都人也毋懷之時即祛嗜欲辛腥俗味眇然不顧識者以為兒之所致同身予矣及年七歲心慕緇徒道見沙門尋而忘返親欣其信仰也遂放依榮法師而出家焉孝謹天然罔由師訓隨從奉詣初无乖越每從榮遊覆諸寺一無敢出離便於榮所卧床下席地而伏斯例非一聽榮攝論大悟時倫即而講說嗟賞者衆談吐清雅妙會物情於仁壽年中從榮被召入於禪定及具戒後專精律儀聽遵律師講凡二十遍又聽首律師數亦相及講弱成治暨論不言講揚攝論方敷律相時以其寄大乘而弘行範也大業末曆郊壘多虞禪定一衆雅推璡善能御敵乃揔集諸處人畜普在昆池一莊多設戰樓用以防擬璡獨號令莫敢當鋒時司竹羣賊鼓行郊野所至摧殄無抗拒者兵臨莊次意在誅蕩璡登樓一望但見張旗十里乃収束弓刀及縛奴僕大設餚饍廣開倉廩身先入

障勞問軍主引至莊中命令就坐既見盛設相與開顏各執雖手健道人也飽餟而旋惟取半十頭擬勞軍士牽至中道雖復從之以銜前顧皆用還之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遺惟有禪定如舊無損即深明機要善達關遮一人而已加又偏工巧性無施不可或莊嚴彩飾或丹青輪奐或裁縫服翫或驗築人物衆類四百通開推賢至於誦說戒經清音流靡由來息燈者聞雖說戒皆來坐聽疎耳峻坐畏其聲止身觀之初住雲花寺上座常弘攝論化開律部晩又下令徵入普光經理僧倫大小清穆以八年冬終於此寺春秋五十餘矣時又有沙門滿德善智眞懿並道者同雖所學慕義明從德慧悟天開談說弘暢智博解深與情欣護法懿導說有功化行多阻道抱素自資性存經史多從物故懿獨存焉揚敷京輦

釋法礪俗姓李氏趙人也因晉遷家于相焉生而才幽全具迄于終老中無亂毀堅白適常登年學位便欲大

法初歸靈裕法師即度為弟子風素翔鄴咸客都雅言議博達欣尚玄奧受具已後敦慎戒科從静洪律師諮學四分指撝刑網有歷年所振績徽猷譽騰時類功業既著更師異軌又從恒州淵公聽集大義乃周兩載綂略支葉窮討根源當即傳引所聞開講律要詞吐簡詣攻難弥堅故得隣幾獨絕无稱今古末又往江南遊覧十誦而盛專師授討擊未資還返鄴中適緣開導屬隋煬道銷五瀆塵擾聽徒擁戢諮逮無因唐運初基法門重闢會臨漳令裴師遠夙承清訓預展法筵請礪在縣敷弘相續綿積累載開悟極多四方懷道霄與命駕解契昇堂行敦入室礪以初學舊習委訪莫歸若不流于文記是則通心無路乃開拓素葉更委異聞旁評經論為之本疏時慧休法師道聲遐被見重世猷讚聲神理文義相接故得符采相照律觀高邈休有功焉以貞觀九年十月卒于故鄴曰光住寺春秋六十有七前後講律四十餘遍製疏四

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拾懺儀輕重
敘等各施卷部見重於時時衛州道
爍律學所崇業駕於礪為時所重矣
釋玄琬俗姓楊弘農華州人也遠祖
因從今居雍州之新豐焉青襟悟道
擬操冲明志在學年方遊法苑事沙
門曇延法師延震嶺宏標遺教法主
隋文欽重玄寺處之具見別傳而琬
位居入室恭恪攜懷及進具後便隨
洪遵律師伏膺四分冠冕遮性鎔汰
持犯涉律三載便事敷演使於後進
樂推前英歎美乃旋踵本師涅槃真
體据掇新異妙寫幽微又欲欽佩唯
識包舉理性於曇遷禪師禀學攝論
并尋閱衆鋒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
伽勝鬘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研
覈新聞環循弥討其際搜會攉其玄
理然顧福智相導有若輪馳慧業略
剖於終標樹剏開於始永惟延師存
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略未圓奄便物
故攜志營復克遂先摸於仁壽二年
提洽有緣便事鑪鑄寺乃京阜衝要
峙望歸心故使至感冥通控引咸遂

當時空色清朗杲日流輝上天雨花
飛如雲母滿空飄灑終墜像前倐焉
嘉其罕逢法屬慶斯榮瑞及開摸之
後雅相遵圓即為闡輔棟梁金像之
大有未過也今在本寺每於靜夜清
朝飛流八音之響而不測其來至又
造經四藏倦盡莊嚴諸有繕寫皆資
本據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
追惟舊緒敬崇浴具每年此旦建講
設齋通召四衆供舍悲敬辯羅七物
普及僧傳又常概運岠象未有虧歸
禁至於授受遮難滋彰乃鑒飾道場
尋諸戲法每春於受戒之首依二十
五佛及千轉神呪潔齋行道使彼毀
禁之流澄源返淨登壇納法明白
无疑並傳嗣于今住持不絶從此而
求可謂護法菩薩也而重法尊行晨
夕相仍若值上德異人必揖對欣振
諮承餘令雖閑同昔習而魏仰如新
斯後已謙光罕有踰矣遠貞觀初年
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勑召為
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故儲宮
以下師禮崇焉有令造普光寺召而

居之供事豐華廣濟會響又別勑延入為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懺悔問德禁中授納法財日逾填委而欽若自守不顧有餘賑施所貧悲營功德尋有別勑於苑內德業寺為皇后寫現在藏經當即下令於延興寺更造藏經並委其監護琬以二宮所寄惟谷其誠祇奉不難義須弘選自周季滅法隋朝再興傳度法本但存卷秩至於尋撿文理取會多乖乃結義學沙門讎勘正則其有詞旨不通者並諮而取決故得法寶無濫於疑偽迷悟有分於本末經頌貞明自琬始也昔育王再集於周時今琬定宗於唐世彼此誠異厥致齊焉然其匠訓於世三藏舍之偏以苦節自修德以律儀馳譽言為世範緇素攸歸華夷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三千餘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隷從受歸戒者二十餘萬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久欽時頻每諮法華會三之旨龍樹明中之教沉吟移景奉佩而旋右僕射杜如晦臨終委命召為歷劫師資大

將軍薛万徹昆季并及母氏並欽崇戒約篠素形終普光道岳法師解洞幽關辯開慧府敬奉戒香行善謹道而汲引亡疲弘務終日因之草勵修習者計非恒准故京輔士庶繼踵煙随礼供相尋日盈厨庫時有至覲者去每至授戒説法異類鬼神諸方屯聚如承受相自非至功冥被孰能致乎琬以戒勸之至物我同欽義等風行事符草偃乃致書皇太子曰元正告始景福惟新伏惟殿下膺時納祐聲無不宜但琬夙嬰疣痾不獲奉慶豪降遠闕無任荷戢戚顧恩隆罔知攸厝今略經中要務即可詳行者四條留意尋檢永綏寳祚初勸行慈引湼槃梵行之文令起含養之心存兼濟之救也二減煞者引佛礼无故不煞牛羊者皆重其生去其濫逆也又言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此即上帝惇損害之失樹止煞之漸也故佛經有怒己之喻誡之煞打諸事也琬聞東宮常膳日多烹宰

審如所承誠有大損殿下以一身之料遍擬羣僚及至斷命所由莫不皆推殿下所以長懷夕惕望崇慈恕自令以往請少煞生東宮內外咸減肉料則曆長命之仁育斯隆三順氣者如經不煞曰仁仁主肝肝者木也春陽之時万物盡生宜育羣品用荅冥造如其有煞是不順氣殿下位處少陽福居春月行慈以和正氣施惠以保天齡請年別春季斷肉停煞懸彼含育順此陽和四奉齋者如經年三月六齋潔六根便資五福伏願遵行受持齋戒何者今享此重位咸資往因復能進德崇善用成其美則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玄疏道德蹤微曲蒙顧盼謹率聞見敢塵聽覽登即荅曰辱師所示妙法四科備覽周環用深銘佩法師早袪塵累遊神物表闡鷲嶺之微言探龍宮之秘藏洞開靈府凝照玄門固以高步弥天鄰幾初地遂能留情博施開導蒙心理實義周詞華致遠包括今古網羅內外訓誘之至審諭之方縱聖達之言師傳

弘道亦未足騁歸要津擬儀高論但行慈滅煞順氣奉齋斯乃仁人之心以成大慈之行謹當織諸心府奉以周旋永藉勝因用期冥祐餘文不載其言令之行化及此頻九年下詔斷煞起於三月盡於五月琬以仁育兼濟乃上啓更延帝又特聽盡于歲暮貞觀十年杪冬遘疾知歸後世又致啓東宮累以大法又上遺封表於帝曰玄琬閑真客晦迹像教凌遲无不假緇素以住持設內外而為護遂得法雲再潤慧日重輝光叶万葉繼隆千載竊尋住持之理義有多門弘護之方教乃非一若不依佛取捨仍恐賞罰乖宗如其准教驗時是則簡齊當理伏以僧尼等不依戒律致犯刑章聞徹關達塵勞聽覽琬尋僧徒無任慚懼但恐餘年昏朽疾苦相仍弱命不存洪恩未荅遂於經中撰佛教後代國王賞罰三寶法及安養蒼生論并三德論各一卷伏願聖躬親降披覽陛下廣開上書之路冥納芻蕘之言謹獻秘要之經請詳金口之教但

琬忝當傳法庶無匿教之侶譬狀芳罍封以酬終後之事不勝戀仰謹奉經以聞又遺誡門人在於道撿言撽詳切讀者垂淚又云餘蔭施諸衆生餘骸依古焚棄制服哀臨一無預懷遂以臘月七日卒於延興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儲哀慟天子下詔曰玄琬律師戒行貞固學業清通方寄弘宣正法利益羣品不幸沒世情深惻悼賜物如別齋墳所須事由天府春宮懿戚卿相重臣並捨金貝榮嘉賵贈營助追福暨于百日特進蕭瑀太府蕭璟宗正李百藥詹事杜正倫等並親奉戒約躬盡哀礼後旋墳山寺幢蓋相映香花亂空從者如雲衆盈數万前後達于終南後塵猶繼于城闕四十里間自素光道皆云我師斯亡戒業誰保故為時宗如此也弟子等五百餘人奉遵遺旨尒時雲高風靜水淨油香七衆弥山一心悲結乃命下火依法闍維薪盡灰飛廓然歸本仍於焚所建佛塔一區用津靈識儀像存焉東宮洗馬蘭陵蕭

鈞制銘宗正卿李伯藥製碑立于塔所時為冠絕初琬自始及終意存弘濟生善福智無不綴心戒德之初時經剥喪粒食勇貴客僧無託乃自竭餘力行化匙豪隨得貨賄並充供給日到寺厨親問豐約故主客同慶焉又像季澆漓多輕戒律乃以身軌物引諸法屬親執經文依時附聽乃經十遍遠嗣先塵智首律師德光榮問於帝京者寔賓咸贊能扇芳風自晃令達罕能推挹如此人矣故使唐運搜擧歲拔賢良多是律宗實由琬之篤課也而容範端蕭聲氣朗峻預瞻敬者莫不懍然故圖象嚴相猶令人畏者弟子僧伽俗姓元氏清悟袁嗜欲常隨琬導物而立志貞正機諫變適不犯顏色以味靜為宗又不希人世依閑業道是所謀焉臨終清嗽欸容明誨而卒豈非師資讓德能世其塵而恨其早卒清規未遠

釋慧蕭俗姓劉本彭城人世家徒于許州之長葛故又為縣人焉弃葉以衣纓稱士大夫十八為書生聰悟敏

達善說詩禮州郡以明經舉之非其
所好遂入嵩高山求師出家強識前
聞而以戒行見稱耆舊明達相謂曰
若人如此必令代之優波離也開皇
初遊學鄴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
偏宗四分聞奉山靈巖寺幽栖潔行
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和上年衰復
還中嶽于時隋祖創業四海為家故
得縱任往還無所拘礙時龍門沙門
明朗河東持律之家承蕭道聲藉甚
不遠從之朗雖年齒隆蕭而卑身礼
事並深相悅服道合欣然淹留歲序
請歸河曲蕭亦不滯物我相與同行
往于龍門之定林寺歷緣山水居隨
所好尋訪同志不憚危險馬頭山有
僧善禪師聚徒結業從而習定時還
朗寺弘暢毗尼仁壽中頻向黃頰山
依巖宴坐有亡命者因事投焉不忍
遣之留匿經久後以事發引蕭為侶
所在督課追徵赴獄會朗善俱亡又無
匿罪便振錫徂南路經蒲坂時沙門
道積神素道傑等晉川英彥素興周
旋留連累載屬隋煬墜歷法令滋彰

藏遷嚴科殊為峻刻蕭以許身為道
隨務東西名貫又除栖道幽阻自中
條王屋巨壑深林無險不登若遊庭
戶遠中原版蕩妖氣一亂河東郡丞
丁榮欽服德音招住仁壽長弘律藏
學者肩隨義寧中被擁西城不爵講
業及後安靜跡崇法會蒲陝晉絳五
衆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于仁壽春
秋七十有三自蕭服心戒葉演導為
崇友接朋勝時無與貳每念朗善遊
好不覺涕之無從不能裁止便登眺
而慟斯重交慕善為如此也曾講涅
槃僅十許遍猶恨大乘無功遂覽讀
華嚴於數年間口不輟音文不釋手
有請蕭為方廣講主乃止之曰吾尚
未解經意安可講乎時怨為真而且
諒又懼悮諸後學云
釋慧滿姓梁氏雍州長安人也父桀
曆仕隋唐為海豐諸州刺史滿生年
素潔履道標宗慈濟含育若非隆學
世俗鏑鑄見便寒悚僧儀道具覩即
欣仰年甫七歲即樂出家二親素奉
佛宗不違其志父臨海州有勑聽度

便蒙剃髮隨又還家住大興善為仙
法師弟子仙名望京邑識悟有從既
道俗洽聞故又親付囑後携往仁壽
宮之三善寺及大業之始又住大禪
定爲進戒奉業於習音律師明慎威
儀學門推揖恩擇理味以達曙爲恒
而勤於政事樂行勸勉每值法界施
則唱白科擧身先衆侶詰等疑議坐
於受戒緣集難選多少教授獨斷成
不勝欻然滿乃預令識相提撕拯掌致
有臨機忘遞往往徵正時共重其詳
審乃其成進也三遊諸四方不拘世累
貞觀三年營於鄜城魏六曹秀別院
講羯磨法爾居尊室忽爲火燒風焰俱
盛將延面及滿素水灑之因即風迴
火滅得無燒爇斯戒德之感頗難登
繼至七年令造新寺通選大德以滿
行績前開引之令住其年奉勅令住
弘濟寺上座尊弘律訓提導僧徒巫
有成規旁流他寺有集仙寺尼素無
慧解妄有師習鑄老子真人等像私
自供養并廣召黃巾在堂慶度滿與
諸僧同預齋集既爲此事公呵止之

連告大德顯行擯罰又追取道像入太原寺改成佛相用誠餘習昔周趙王治蜀有道士造老君像而以菩薩侠侍僧以事聞王乃判曰菩薩已成不可壞天尊宜進一階官乃迎于寺中改同佛相例相似也又尼慧尚者僥倖一時宮禁還往會高祖昇遐離宮京置乃以尚之住寺擬設皇靈尚即取僧寺爲尼所住事違正勅莫敢致詞滿遂搆集京室三經大德等二百餘人行於擯黜云自佛法流世未有尼衆倚官勢力奪僧寺者既是非法宜出衆外不預四衆還往及諸法事若有與尚衆言論者亦同此罰制令既行是非自顯慧尚不勝其責連訴東宮并諸朝宰有令遣詹事杜正倫解其擯事僧衆既集多從情議滿曰殿下住持正法慧滿據法情理令則違理附情此則規模一亂擯本治罪罪仍未悛據此而詳未敢聞旨便捉坐具逡巡而退時衆懼加威權便同解擯滿聞之嘆曰余律既少難可重治且不同解示知乖相可尚後謝

過滿終不顧及駕巡東部下勅李桀在前滿集京僧二百人詣闕陳諫各脫袈裟置於頂上擬調達之行五法舉朝目矚不敢通表乃至關首重勅方迴常安弘濟集徒講說成匠曉秀有鄰聲柔又頴生安養浴僧為業勳安公之芳緒也梵梵側惻兢兢自厲以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遘疾知當後世勑出什物並屬三寶正坐繩牀自加其膝呂諸寺衆人各執別氣從下上漸至于心言晤荅對初無昏昧㣲氣至口奄尒而終春秋五十有四焚于終南龍池寺側餘骸並化惟舌不灰更足薪火經于累宿色逾鮮赤遂瘞于山隅京師淨住寺惠昂為之銘頌見于別集製四分律疏二十卷講四十餘遍

釋慧進姓鮑氏潞州上黨人弱歲辭親慕從緇侶偕習戒撿攝用偏功將欲剪削父母留戀遂停俗里以仁孝見知年至三十鄉閭覩其精苦累身斷愛無思妻累乃共白其所親委其充度方任出家住州治梵境寺既受

具已聞說受淨衣毛齒然重問持犯又闕諮悟承鄴下講律徒侶僅千欣喜滿懷以律假緣求非文不合因即閉關自讀八十餘遍行要耳目頓亦具瞻而義理由踐必從師受便往相州洪律師所一坐伏聽不移其席乃經八遍中靜緣務相續而聽又經八年尒後栖遑隨師南北或山或世遊探經論用裨律宗略計前後四分一宗百二十遍并覆尋讀強三百遍自有同塵專志累功罕傳其疋隋文末曆有同寺僧𨍏進學業亞難齊覺除而嫉之進曰相與出家同遵律葦潛加鎚扇盡不以身名致嫌乎昔聞無諍行者惟在空生聖立芳規義非自結余雖不敏請從雅喻即曰往謝擲棄公名揭襆而出衆有止之進曰余不滯於去留也爲緣故耳因逖聽諸方勝徒名地玉臺泰岳東川北部常山鴈門隨逐禪蹤無遠必届沙門慧瓚道王朔川又往投焉定師宗傳及瓚入關遂往笪山訪蹤巢許巖名便利有古寺焉掃以居之足不下溪三

十餘載言行成範緇素尋焉舊本幽阻由之喧泰故其法屬常以禪律繼業以貞觀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因疾跏坐終於山舍春秋八十有六時同鄉沙門道瓚者善宗四分心明清亮講解相仍具傳章鈔而形氣弘偉少共齊倫在法住寺御衆揚化韓遼沁澤四州從範末齡風疾頻增相乖儀節雖衣服頹陊而藥食無瑕余聞往焉欣然若舊叙悟猶正年八十餘矣

釋道亮姓趙氏趙州欒城人十五猒於世網投州界莎坦禪坊備禪師出家焉備傳達洽聞兩河稱德偏孕大論神見清遠十六登坐至於八十聲相動物詞味無變亮奉敬諮屢望預聽徒乃令往飛龍山誦經為業山侶三十並是禪蹤兼少淨人惟亮一已既當下位衆務同臻日別自課舂五斗粟將及六載一時不懈徒跣三年六時隨衆屢蒙放遣素心不從積至七年苦觀方遂聞并部瓚禪師結徒開化盛宣佛法行達箕山便進具戒漸次太原歸依慧瓚念定為務旁慕律

宗有嚴律師者德範可歸便從受業
因居無量壽寺焉即嚴之所住也自
尒專攻四分無忘日夕又從嚴往石州
聽地持論經傳既久文言大通覆述
前解增其名實有貞秀才者居幽綜
習儒教有功從亮學於起信遂爲披
措開發慧悟抱信不移承龕律師引
徒盛講據業呂州又往從焉聽濕本
習後返住寺依時弘演唐運初開勅
爲端師立義興寺以亮律行清顯延
而止之因常講說鎮移世續貞觀之
始出至介州欒城倫公猶自在世欣
亮遠覲爲建律筵轉展相扇聲被東
夏聽徒八百請益日隆介後頻開律
府計不在數成講學士四十餘人并
部法興出自此矣至今貞觀十九年
春秋七十有七見處義興當途御法
有學士道胄者生自上黨僧貫太原
聽涉有功偏能持志披覽章疏即就
敷揚今住京寺時時揚化

釋慧旻字玄素河東人志用方直操
行不群仁愛矜給稟自天性道振三
旻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巖壑九

歲出家勤精潔業誦法華經朞月便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師成論率先問對秀逸玄賓命覆幽宗者宿同伉年十七赴請還鄉海壇之光興寺講法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嘉瑞異香彈指屢結空中受具之後從竹園寺志律師稟承十誦文理精通傍詳諸部志公將衞學徒用委荳事云畢東入會稽至剡礼石佛天台遊講肆數年還吴止通玄寺結徒屬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終布衣蔬食慶吊既絶談謔斯亡屬隋末崩離吴中飢饉道俗逃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禪誦無輟烏集无擾獸群不乱蘇州摠管聞嗣安迎請出山固辞不往重使再請不獲而赴時刺史李廉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永崇供覲而懷志栖隱終日戚戚聞公通鑒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谷幹山立寺行道數年地惟下濕蚊蜻甚多恐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事廣流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百餘人地宜梓樹勸勵

栽植數十万株通給將來三寶功德中年別於南澗止一草菴兩兎一鹿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凌惱至於禽獸神祇請受歸戒叙其事績未可具也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降使頻請不赴貞觀十九年刺史江王因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出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固讓諸德不授不納辭退山泉逍遥自翫凡講經律菩薩戒成實論數各有考古律舊疏有漏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行事二卷尼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四卷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七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怪問曰吾後日當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慎無哭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喪車殯瘞律有恒儀碑誌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訣吾何言哉斯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試為論曰自法王之利見也將欲清澄二死翦除三障所以張大教綱布

諸有流雖復叢累增繁起惟三業隨
業設教三學興焉戒本防非諒符身
口定惟靜乱識約心源慧取開邪信
明殄惑三法相假義刑聖量是故論
云戒如捉賊定是縛賊慧如煞賊賊
謂煩惑不可卒除功由漸降故立斯
言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觀
察了見使纒我倒既銷諸業不集推
其本也則淨戒為功舉其治也則正
慧為德經義能生豈不然矣是使五
乘方駕於戒道衆聖育隨於行衢乘
福祐於四生廣結隆於万載非夫戒
德何以懋哉粵自金河累言爰始靈
山集法時遵厚味道被淳源雖復設
教不倫手裁輕重奉者無乖會聖體
意兩不相非然夫上座大衆創分結
集之場五部十八流宗百載之後備
列前傳部執等陳自律藏久分初通
東夏則薩婆多部十誦一本最廣弘
持寔由青目律師敷揚晉世廬山慧
遠讚擊成宗尒後璩穎分驅而命路
祐瑗波騰於釋門澄一江淮無二奉
矣而根受遵四分隨依十誦可為商

之其次傳本則曇無德部四分一律
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魏是由赤髭
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異域
此方學侶竟絕維持逮及覆聰方開
學肆有宋文世彌沙塞部五分一本
開譯楊都覺壽所傳生嚴其筆文
極鋪要深可弘通郢匠輟斤流味無
日可為悲夫雖聞海濱披述汾穎剖
詞登往搜求名實乖爽可惜華與虛
度神州迦葉遺部解脫一本梵策久
聚餘宗更無異轍世談妄習偏倫愚
薩婆麁羅部律本未傳藏中見列僧
祇部者乃是根本大衆所傳非是百
載五宗生也統叙五部支分此方已
獲其四若據攝末從本則二部是其
所宗此方已獲其一自餘群部多是
西域賢聖纘述行事其中聚類自分
區別緣叙難裁略言之矣惟夫慧日
已沉法流方被衆行之重無越斯經
諒由附相東情心事易准動靜科據
眞契威容凡愚妄習觀相弘善故律
緣制斯致乎乖試詳講導開士持奉

明人見想紛馳乎程神略部別廢立取捨難恒學觀未張易為開舉何以明耶至如受具一法三聖元基部各陳要具舒隨相異宗會受事類星張當受明隨同猶合契考夫行事之士則鄉壤部分竊其受戒之源宗歸四分令則隨學陳相不祖先模抑斷是投妄情斯託可謂師資訓訣教授無功亦是顏行道殊機見乎僻斯之操雜二百餘年豈不以傳通失人故使須聲流鄭令則混一唐綂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終始受隨義難乖隔攝護雖膚其源可尋自初開律釋師号法聡光魏孝文北臺揚緒口以傳授時所榮之沙門道覆即絓聡緒纘蹤六卷但是長科至於義舉未聞于世斯時釋侶道味猶淳言行相承隨聞奉用專務栖德不暇旁求魏末齊初慧光宅世宗匠跌陁師表弘理爯造文蹤廣分衢術學聲學望連布若雲峯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一披闡坐列千僧覽鼓清言人分異辯勸成卷褰通号命家然光初稟定宗後師法

律軌儀大聖徽猷具焉而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誠有徒矣有雲暉願三宗律師躡踵傳燈各題聲教雲則命初作疏九卷被時流演門人備高東夏暉次出疏略雲二軸要約誠美蹊徑少乖得在略文失於開授然雲勇於義宗談叙誠博暉則叢切詞相法聚推焉世諺首尾信採風骨冷陽法願昭視兩家更開兟宂制作抄疏不減於前彈糺叢於律文是非格於事相存乎專附頗滯幽通化行并鄴故其然也其餘律匠理供隱樂遵深誕等或陶冶鄭魏或開壇燕趙或導達周秦或揚塵齊魯莫不同師雲術齊駕當時雖出鈔記略可言矣而導開業闡中盛宗帝里經律雙授其功可高于時世尚僧祇而能闡行四分登座引決其從如流剖敵每臨銜箭而逐逖遵一其神志聲色不渝由是人法歸焉可謂行之及也智首律師承斯講授宗緣盛廣探索彌深時屬雲雷接統傳化學門遂被製述全希豈非博贍百家共師一軌雖欲厝筆無

詞可通屬有礪亮行判爍勝藏興或傳道於東川或稱言於南服其中高第無越魏都制跡乃行其緒誠少餘則名擅一方蓋無筆記而復化行難阻多翳時心豈不以制在篇初故陷者惡聞其失嗚呼律為法命弘則命全今不欲不弘正法斯滅又可悲之深矣觀夫定慧兩藏理在通明戒律宗中情纏事局事則紛披雜集前後異條開制適緣舉例寧准論餘兩藏義在曆通達解知微名為會正所以天仙小聖近機明道乎說精理開明慧務俱稱至教即定成經若據律宗惟遵佛誨大小諸聖不妄傳揚斯何故耶良由教限內衆軌躅常儀僧實可欽非餘訓勗自非位極至聖誰敢厝心是以文云吾尚不以衆僧付於身子況餘人乎故所制重輕皆遵成教縱有疑問還委佛通雖著論詳述而不作是使遺言四命戒為大師三集法輪先弘斯典論稱法壽豈虛也哉昔鶴樹已前持律者衆其中高者牛王寂初律蕃來矣從居天室

其次接緒号優波離五百獻功奉持為上致使四十餘載七衆憲章隨犯科要多因面結至於持犯通塞徵舉治儀皆命顯揚委其監護雖復二十四依通傳正軌揩摸後葉必祖斯文暨乃東川創開戒業曹魏嘉平方弘具戒尒前法衆同号息慈師弟乃聞纔移俗耳行羯磨也憑准法護之宗論布薩也翻誦僧祇之戒教綱初啓隨得宗之奉可恠也西晉務法稍漸經猷中原塗亂干戈競接雖邑凋殘渭陰荒燼竺護青門之衆可卷而懷康會黃戎之徒未足収採重以孫晧苛虐元嘉不仁擁寺列兵虔劉釋種平城之側高尚覆屍黃河之涘梵僧捐寶投骸靡晉法律寧通時會弥天恢張儀範僧衆常則皆約戒科兵飢交貿綱制嚴密廣如前傳所叙故安舉三章且救時要攝緣成濟得其務焉但教缺未弘必假傳授鼻柰耶律初是安通文極疎略粗知大旨審其正則誠所未聞弘在人乎安當斯寄其後遠眷顯翼咸習門風秦晉

兩邦昌明法化誠其力矣自斯厥後南北兩分住持位別各程經目乎舉清徒故有嶓嶺栖霞弘明淨地秦川靈隱建立戒壇應供列鴈行之僧叙戒聞重受之憂即其事也若夫人法交映則行解相扶有昧則絕紐當時無得遂埋神於地故世中迷學其流四焉試略舉之想當迷責樂大乘者志尚浮虛情專貪附故有排毀戒網捐縱威儀見奉律者輕為小乘毀淨戒者重為大道便引黃葉是真金之喻木馬非致遠之能詞析排拉如捐草土皆由行缺於身塵淤經領恥已不逮於清遠慢已有累於嚴制遂即迴情學大開展心胸陵轢聲聞褒揚菩薩通情則恐投於坑穽取解則由媚於門侶如斯懷挾未曰倫通以此求心心可知矣何不廣讀大乘開張慧路徵延聖意有附塵焉是以勝鬘所談女人之起行也猶知毗尼即大乘學也時所明初心之具修也尚識律儀即菩薩藏何況請達理教體化知神解不謝於上賢行寧虧於

下衆必行有乖解非解也得語而不詳義棄智而從諸識生死無涯之傳固難述矣流俗常事三省而加九思出世所詮四依之與八正降斯以往未足言哉是以大小兩教隨相攝修並在離著豈惟封執若存此計與外不殊半滿經論皆陳此過戒之受也但啓虛願之門戒之隨也須遵實行之務知受而不明隨徵願而無其行可謂隻輪無轉於地折翮有墜於空信哉世有鄙斯戒者皆為煩累形神弊其持犯故同輕削指為小道小可捐也宜即捨之矜重情多緘言無報誠以攝御門學非戒不知相善住持非戒不立其猶行必涉戶言必有由故名利將及爭位夏而飾容師授尊模超壇場而整帶豈非貪決情勇攬戒奉以為師行絕經猷委戒填諸滯壑專志在於本毒去取近於方寸開斯知濟誠未敢聞此則愛大憎小為迷一也若能關鍵身口附相攝持惕慮知體道懷德則安遠光邁斯其人矣世學諸論詞數逗分傍大乘而

通小徑委本筌而尋章句時逢界繫作別色心一行六歷之相攝名教頓繫之包富聖列為存道行凡學止在聲譽於是飾討終身博綜詞義輕蔑戒諳陵犯色聲邪說冨於脣吻邪求滿於胷臆謂捧鉢為鈍丁号持衣為豎子半月說戒惟列衆言衣鉢受持極成煩碎遂即顛倒形服雷鼓言聲侮弄尊儀斜盻經律故使依藥受淨永絕其身戒約住持生滅其口斯豈不聞於本業也知業則不然乎但騰焰於舌端曾未圓為心約此則尊高矜伐賤委本基為迷二世若能深討使性妙識冶能念動惟是我人事對但明塵識則未悉何賢當斯目也慧休論士樹以風聲然其專大深小騰實復光其美又有行福末凡稟素疎野麤讀多誦情見特隆偏略戒科謂講幽閑何過相及斯皆靡聞教行動事疑遲不學無知隨念交集所以每講聽採坐列羣僧就務鑽研其人無幾學猶不解況不學乎牛毛麟角頗為

近實又有成樹塔寺繕造田園藥錄
牽材未思物命燎原溉濕豈避生靈
惟恐福業不成實未懷諸慈惻是則
不聞大聖之明誠也十誦三相正在
斯人或謂為福行罪功過相補是又
不聞律緣之初禁也緣脩佛堂方剃
地戒意在隨念附相策心不准事業
無盡之咎故世恩微務靜之士招引
寔希躁擾經營之夫騰擲者衆癈法
易染妙理難弘為迷三也若能依准
教行不越常刑賢聖所同寔當弘護
至如澄寺九百神道映於趙都遠林
不刊戒德流於晉世可龜鏡矣專門
奉律之客立志貞梗之夫薄誦戒緣
粗知文句時登尤坐引衆闡揚慠本
覆心更無依學是則不聞明律之清
誠也法身成具方免師資今乃易從
止足未思弘聽魚睨雲漢爵躍僧倫
惟我律師餘皆師律顧諸經論事等
石田斜睞高名約同稊稗知法世索
誰辯薰蕕任縱科治是非一亂輕重
由其量處禍福自其心神出語成刑
曾無再覆傳而不習孔門所輕習而
不經釋宗所誠何異讀礼而存倨

傚誦易而忽隂陽易哉斯言令終宜
始但以時遺像季法就澆漓律部衆
緣宗仰繁矣並由本尋學語義指誦
文粘紙籤行題輒記掌有則依述闕
則絕言縱有異徵取通無路便言律
無正斷故是前聖開聽遂即旨世輕
生湯行章句飲杏湯者為清齋畫餞
寶者為小犯坐具無勞截淨鉢量未
必婬罔斷皆强於鉛刀易取思齊其
迷四也若能廣尋羣典備閱行藏挹
酌四印貽融三制臨機剖斷則文理
相循隱括舉例則物我同曉如斯御
衆世有人哉尋夫戒律之筌筌於持
犯定慧之學務在治能治則亂惑可
銷能則神機清遠餘外浮遊章句等
捐月而執指端矜誕教相同誅藥而
迷愈疾論者試開四學終墜兩迷非
言何以致詞列域心寧盡故經陳曰
種種法喻咸存離著律又述云常亦
一心念除諸蓋固復懷斯試叙微有
箴銘將用體鏡如 承且復貽 章于後
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護法上　本傳六　附見四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貪寢玄秘少稟道化名垂朝野為三寶之良將即像法之金湯諷誦經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心虛靜謐時行汲引咸所推宗兼博貫玄儒尤明論道故使七衆堅塵奄有繁內最猷世情重將揩四部行施獎誨多以戒禁為先亟動物機信用雲布曽於鄴鄴崇尊寺說戒徒衆千餘並是常隨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行籌依位授受常計之外乃長六十策居坐端深恠其異既无外衆通夕懷疑明旦重推有人見從鄴鄴城西而來者並

異倫大德衣服正帖翔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或於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是數般節級勘其年齒相狀人數多少恰滿六十焉故知道會聖心是幽靈遐降竹林群隱明非妄承寂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勅住洛都融覺寺寺即清河文獻懌所立廊宇充溢周于三里寂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見而礼之号為東土菩薩嘗讀寂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為梵字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礼之為聖人矣然其常以弘法為任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請諸法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道館道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為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時寂問曰老子周何王而生何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

年為守藏吏敬王元年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納斯明矣寂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三十年乃與尹喜西遁此乃年載懸殊无乃謬乎斌曰若如來言出何文紀寂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迴无文志何耶寂曰孔氏三備卜經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何能自達帝遣尚書令元乂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令下席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太尉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餘無言說日等所議姜斌罪當惑眾帝時加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苦諫乃止配徙馬邑寂學優程舉繼平

魏史藉甚騰聲移肆通國遂使達
僑朝士降階設敬接足歸依佛法中
興惟其開務後不測其終

釋曇顯不知何人元魏季序遊止鄴
中栖泊僧寺的無定所每有法會必
涉其塵皆通諳了義隱文自餘長唱
散說便捨而就餘講及後解至審理
顯便輙已在聽時以此奇之而覩其
儀服猥濫名相非潔頻復輕削故初
並不顧錄惟上統法師深知其遠識
也私惠其財賄以資飲噉之調或因
昏醉卧于道邊時復清卓整其神器
及文宣受禪齊祚大興天保年中釋
李二門交競優劣屬道士陸修靜妄
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
者遵奉會梁武啓運天監三年下勑
捨道帝手制疏文極周盡修靜不勝
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
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
冀興道法帝惑之也乃出勑召諸沙
門與道士對挍道術尒時道士呪諸
沙門衣鉢或擧或轉或呪諸方梁撗
豎於地者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

對士女擁閙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
勝也靜迺高談自伐矜衒道術唱言
曰神通權設抑挫強侮沙門現一我
當現二令薄示微術並辭屈退事亦
可見帝命上統令與靜捔試上曰方
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世也雖然天
命相拒豈得無言可令寂下座僧對
之時顯位居末席酒醉酣盛扶舉登
座因立而笑衆皆憚焉而是上統所
遣不敢有諫顯語李宗云向誇現術
一之與二者深有致矣即於座上翹
足而立曰吾已現一矣卿可現二各
無言對顯曰向呪諸衣物飛舉者試
卿術耳命取綢禪師衣鉢呪之皆無
動搖帝勅十人舉之不動如故乃以
衣置諸梁木帖然無驗諸道士等相
顧無顏猶以言辯為勝乃曰佛家自
号為內內則小也詔道家為外外則
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
小庶人矣靜與其衆緘口無言文宣
處座目驗臧否其徒尒日皆捨邪從
正求哀濟度未發心者勅令潔剃故
斬首者非一自号神仙者並上三爵

臺令其投身飛逝迷委尸于地偽妄

斯伏乃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
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
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蘖是味
清虛焉在瞿膻斯甜慈悲永隔上異
仁祠下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
頒勑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
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廣
知別傳所載于時齊境一心奉佛國
無兩事迄于隋運方漸開宗至今東
川此釁猶少傳者曰達化護持融尚
馳名泰世小以致遠顯公著續高齊
知人難哉上統揣其骨則千里駿足
異世同驚以負販人矣之自古則捷
飾玄黃矣後何能抗禦之哉顯竟以
放達流俗潛遁人世不知所之
釋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夙標俗譽
以溫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
嘗爲書生博志經史諸鄭魁岸者咸
賞異之謂興吾宗黨其此兒矣與同
伍遵寺觀虵獄圖變顧諸生曰異哉審
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斯酷者便强違
切諫二親不能奪志鄭宗固留謂決

烈愛縛情分若石遂獨往百官寺依和禪師而出家時年十七具戒已後承仰律儀護持明練時所戴重又從景法師聽大智度論一聞神悟謂敞重幽更習先解便知濫述周行齊境顧問知津講席論堂亟陳往復詞令詳雅理趣清新皆略無承導終于世累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谷高蹈可弁遂心口相弔攅影嵩岳尋括經論用忘寤寐然於大智中百十二門等四論窮為投心所崇餘則旁續異宗成其通照言必藻續珠連書亦草行相貫高為世重空不華之後自悟曰綺文爽理華寔亂真豈詠宕忘返不思懲艾乎自尒誓而斷之惟以釋道東騖並味前聞恐涉邪津悔於晚學又入白鹿山遊觀黃老廣攝受之途莊惠說駮標寓言之論末之尚也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誦求道情猛欣所聞見私度關塞載離寒暑既至謂陰未及況足即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忝聞

大鼓徒揚資訪無指乃潛形倫伍閻甄舊解蕪没遯迹知我者希掩抑十年達窮通之數體因緣之理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立反峯名避世依而味靜惟一繩牀廓無庵屋露火調食絕諸所營召彼癘徒誨示至理令其致供日就敬之雖屬臘潰横流對泣而無厭惡由是息心之衆往結林中授以義方欝為學市山本無水須便飲瀾嘗於昏夕學人侍立忽降虎來前掊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乃使洮漉飛泉通注從是遂省下澗須便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掊泉是也謂立身嚴恪達解超倫據林引衆講前四論意之所傳樂相弘利其說法之規尊而乃演必令學侶祖立合掌慇懃鄭重經時方遂乃敕取繩牀周繞安設致敬坐訖謂徐取論文手自指摘一偈一句披釋取悟顧問聽者所解云何令其得意方進後偈旁有未喻者更重述之每日由講此法無怠常自陳曰余默法慢法生不值佛世縱聞遺教心無信奉

恒懷怏怏終須緣此身心有時試纖
惟欲誠心造惡有時攝念惟類假借
相善如此不名安身如此不名清心
故約已制他誠非正撿然未世根緣
多相似耳必猒煩屈者須住不辞舉
儀者雖此其開蒙敦勵皆此類也省
沙門智藏者身相雄勇智達有名貧
賴二石造山問道因見猿投格樹戲自
稱身遇為藹見初不呵止三日已後
方召責云腹中他食何得輙戲如此
自養名為兩足狗也藏銜泣謝過絡
不再納遂遣出山沙門曇選道安者
世号玄門二傑當時頂蓋名德相勝
及論教體紛諍由生諮謁取决讓謝
良久方為開散兩情通悅不覺致礼
各鳴一足跪而啓曰大師解達天鑒
應處世攝導令則獨善其身喪德泉
石來見其可謂曰道貴行用不即在
言余觀時進退故且隱居未志耳今
後事故入城還歸林野屬周武之世
道士張賓謟詐罔上冒增榮寵潜
進李氏欲廢釋宗既縱倖紫宸蠅飛
黄屋與前僧衛元嵩唇齒相副帝精

悟朗鑒內烈外溫召僧入內七宵礼
懺欲親覩僣化異申殿黜時既審知
各加懇到帝亦七夕同僧不眠為僧
讚唄并諸法事經聲七囀莫不清靡
事訖設會公陳太意有猛法師者氣
調高拔躬抗帝言頻激切眾恐禍
及其身帝但述懷曾無赧退譪闇之嘆
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
眾流離四民倒惑哉又曰飡周之粟
飲周之水食椹懷音寧無酬德又為
佛弟子豈可見此淪滑坐此形骸晏
然自靜寧大造於像末分祖醯於峕
聒耳經諂闒上表理訴引見登殿舉
手唱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
恩酬檀越厚德援引經論子史傳記
談叙正義據證顯然從旦至午言無
不諂明不可滅之理文言支任抗對
如流棲詞厲色鏗然無撓百僚近自
代之戰慄而神氣自若不阻素風帝
雖愜其詞理而滅毀之情已决既不
納諫又不見遣譪又進曰釋李邪正
人法混并即可事求未煩聖慮陛下
必情無私隱涇渭須分請索油鑊殿

進取兩宗人法俱貴之不容者立可
知矣帝怯其言乃遣引出時宜州沙
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俱不用言乃與
同友七人於弥勒像前礼懺七日既
不食巳一時同逝焉知大法必滅不
勝其虐乃携其門人三十有餘入終
南山東西造二十七寺依巖附險使
逃遁之僧得存深信及法滅之後帝
遂破前代關東西數百年來官私佛
法掃地並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禹
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
充為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万皆復
軍民還歸編戶三寶福財其貲無數
簿錄入官登即賞賚分散蕩盡初於
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既畢
至六月十五日嚴朝有金城公任氏
部於所治府與諸耆若彷徉天望忽見
五六段物飛騰虛空在於鳥路大者
上摩青霄大如十斛囷許漸漸微沒
自錄數段小復在下其色黃白卷舒
空際類幡無所介日天清氣靜纖塵
不動但增炎熾而巳因往冬官府道
經園土北見重幡上有黃書橫拖隸

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荅云從天而下飛揚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笥属隋興運轉牧冀州爰命所部從事趙絢叙之曰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嬰俗累惣崇法理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使羣經騰翥等扶搖之上昇隻卷飄返若丹烏之下降其去也明恶世之不居其來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如彼聖著乎如此我皇出震乘乾更張琴瑟親臨九服躬惣八荒知三寶之可崇體四生之不固遂須海內脩淨伽藍是使像法氤氳同諸舍衛僧尼隱軫還類提河特以此經像明靈著自非積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傳芳後葉初武帝知嶲志烈欲見之乃勑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氈衣道人朕將位以上卿共治天下嶲居山幽隱追蹤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潛遁覩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執經無力毗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捨身故先相告衆初不許嶲從聞

法便開覽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卷假興賓主會遺疑情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讚大乘光揚像代并錄見事指掌可尋冀藏諸巖洞庶後代之再興有自謂入法行大慈門繒纊皮革一無踐服惟履毳布終于報盡後猒身情迫獨擁別巖勅侍者下山明當早至謂加坐盤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于松枝五藏都皆外見自餘觔肉手足頭面剔折都盡並惟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猶見合掌捧心身面西向加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上遂累石封外就而殯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頹之莫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險乃見謂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為白色即是魔業不遂所

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之

無益之身　惡煩人功　解形窮石
散體巖松　天人修羅　山神樹神
有來道者　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
見我骸骨　煩惱大船　昔爲獲役
願令衆生　聞我捨命　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　憶念我時
具足念力　多聞總持　此報一罷
四大散零　泉林遐絶　巖室充響
普施禽獸　乃至蜫蟲　食肉飲血
善根內充　願我未來　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　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
底下屎囊　九孔常流　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　不可瞻觀　薄皮裹血
治污塗湯　此身臭穢　猶如死狗
六六合成　不從花有　觀此臭身
無常所因　進退無免　會遭蟻螻
此身難保　有命必輸　狐狼所噉
終成蟲蛆　天人男女　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　蹔見如電　死法侵人
怨中之怨　吾以為讎　捨斷根源
此身无樂　毒虵之篋　四大園遠
百病交湊　有名苦聚　老病死藪
身心熱惱　多諸過咎　此身无我
以不自在　無實橫計　凡夫所宰
久遠迷惑　妄倒所使　曾失善根
畜生同死　棄捨百千　血乳成海
骨積大山　當來無倍　未曾為利
虛受勤苦　眾生無益　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　功用無邊　捨不退轉
出離四淵　捨此穢形　願生淨土
一念花開　弥陁佛所　遠見十方
諸佛賢聖　長辭三途　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　自在飛行　寶樹飡法
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　不斷三有
弥除魔道　護法為首　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　德備四勝　号稱法王
願捨此身已　早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在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　護法救眾生
又復業應盡　有為法皆然　三界皆无常
時來不自在　他殺及自死　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應當如是思　眾緣既運奏

葉盡於今日
釋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人也識悟玄理早附法門性無常師聞道而至慕以恬虛靜泊凝心勝境讓蕭為用動止施度凡厥禪侶莫不推服後隱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擁志經論思拔深定慧業斯舉旁觀子史粗涉大經而神氣高朗挾操清遠進具已後崇尚涅槃以為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濱盛揚二部更乎談誨無替四時住大陟岵寺常以弘法為任京師士子咸附清塵安內外既明特善文藻動言命筆甚會才華而風韻踈通雅調翔簡執礼啓尊仁被朝貴故榮達儒宰知名道士日來請論咸發信心故得義流天下草偃從之周武廓清天步中外提福頻御殿輦躬礼安焉安道為物宗坐鎮崇敬令帝席地而止安則如常數化高談正法詞無涉世公御側目觀者榮慶時及中食安命供設帝將舉筯曰弟子聞俗人不合僧食法師如何以罪累人安曰佛教權實律制開

遮王賊惡目並通供給貪道擾法相擬理非徒尒帝曰審如来言非佛意也但恐損道衆耳又與賊日同席誠無預焉即勑將去更論餘法曾不以尒意斯即季代之髙量也後勑住大中興寺別加殊礼帝往南郊文物大備勑諸道俗同觀通衢勑別及安令觀天子鹵簿儀具安荅曰陛下為民故出貧道為法不出帝聞彈指嘆善久之安鑒悟絕倫德風遠扇立形平雖守道自遵皆此類也與同學慧雋知名周壤雋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不學書而耳飡取悟一聞不忘藏諸胷臆流略儒釋談如泉涌攻擊關責鋒鍔叢華曾於一日安公正講涅槃雋命章設問遂往還迄暮音不消文明旦又問講難精拔安雖隨言即遣而聽者謂無繼難雋終援引文理徵並相訓遂連三日止論一義後兩捨其致方事解文故使驚唱前修預聞高揖雋後歷尋華土縱學名師凡所霑耳皆義通旨得安與同室三十餘年言晤飛玄誠逾目擊因疾而卒安

撫屍慟哭曰宣尼有言信不虛矣至
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
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
千餘人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
優劣廢立衆議紛紜各隨情見較
其大抵無與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
又依前集衆論乖咎是非滋生並莫
簡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勅又廣
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
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
異鸞乃上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
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
文極詳據事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
又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道
士即於殿庭焚之道安慨時俗之混
并悼史籍之沆網乃作二教論取擬
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一卷篇分十
二初歸宗顯本篇有客問曰僕聞風
流傾墜六經所以績修詩尚滋彰二
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
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
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
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

其旨趣則亹亹茲始良然三教雖殊勸善一途教迹誠異理會則同至如老嗟身患孔嘆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猒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於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彀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析之弥劫奚可值哉至人若曰子之窮辯未盡理也夫万化本於生生三才兆於始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大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為內儒教為外備彰聖典非為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惟有二寧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

流咸為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為九教揔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普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化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覺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談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實期出世而理無不周迹晰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惟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号之為實通言善誘何名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麁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麁者循九居而未息

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曁其本矣教者何耶筌理之謂理者何耶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爲兎將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惜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辨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二乘所知且二乘之與大行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慧燕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比巨壑微塵之比須弥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經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袁岳實淵然後方乎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誶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

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
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
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同
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昭然雖強
齊之其義安在帝為張賓攝譖意遣
釋宗初覽安論通問僚宰文據卓然
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有所推
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
乃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
李有名者並著衣冠為學士焉事在
別傳安削迹潛聲逃于林澤帝下勑
搜訪執詣王庭親致勞接賜牙笏綵
帛并位以朝列竟並不就卒于周世
初安之住中興携母相近每旦出覲
手為煮食然後上講雖是侍人不許
兼助乃至折薪汲水必自運其身手
告人曰母能生養於我非我不名供
養乎于母世利無一息斯准大聖德
植之儀布化澆夫矣及其即世也乃
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敬謝
諸弟子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
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
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

難者絶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行道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匿學問高遠志存玄默是為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揖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役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淡泊虛白可奇可貴故自須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真實以小黠為智以小供為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决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則夕三塗苦痛無强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為永誡其一日御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陵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在

色聲悠悠覓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
穢迹遂蠹師友慚恥凡俗所輕如是
出家徒自辱名令故誨勵宜當專精
其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
勵志果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
玉不貴惟道為務約己守節甘苦樂
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趍
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傜
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
友並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
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其三曰卿已
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踈清淨無欲
吉則不歡凶則不慼超然從容豁然
離俗志在玄妙執真守樸得度廣濟
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濁空爭
長短銖兩斗斛與世同利何異僮僕
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
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沐其四曰
卿已出家号曰道人父母不敬世帝
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
敬不計富貧尚其清修自利利人減
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
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

死入太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譯約宜改自新其五日卿已出家号曰息心穢雜不著惟道是欽志絜清潔如玉如氷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幷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誡約幸自開神其六日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顧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其七日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麁坐起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飡夏則忍飢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戒汝各宜自敎其八日卿已出家性有昬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

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其九日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尊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邀尒絕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剃已覆真如何無心更涂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恚恨日殺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安有弟子慧影寶貴並列名隋世景傳燈大論繼踵法輪汎迹人間情多野外著傷學存發猒脩等三論傷學除謗法之愆存廢防姧求之意猒脩令敀過服道並藻逸霞爛煥然可遵後平開皇末歲貴聽閱羣典講律為務見晉世支敏度合五家首楞嚴為一本八卷又合三家維摩經為一本五卷隋沙門僧就合四家大集為一本六十卷貴乃合三家金光明為一本八卷復請崛多三藏譯銀主陁羅尼及屬累品以之成部沙門彥琮重覆梵本品部斯具焉

釋僧勔未詳氏族住新州願果寺周武季世將喪釋門崇上老氏受其符

錄凡有大醮帝必具其巾褐同其拜
伏而道經誕妄言無本據國雖奉事
未詳讎校遂不遠鄉關躬開齋閣面
陳至理以邪正相參澆情趣競未辯
真僞更遞毀譽乃著論十有八條難
道本宗又以三科釋其前執賢聖既
序凡位皎然其詞略云勳以世之邋
述古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
為說經戒今舊作佛教化胡又稱是鬼谷
先生撰南山四皓法來善尋者莫不
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
可詞況聰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
真人世著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
義翻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出此
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
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
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
妄作者亞老君所誡此之巨患增長
三途宜應糺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
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述本迹設
斑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為上
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儔為中上類
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

則賢聖天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勑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為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輙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謂此為神妄往禱祀違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程露久矣世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弊耳今考據年月羣達誠言區別人世并內經外典並對條例覽詳卷首邪正自顯雖復著論周世垂名朝野通人罕遇終以事迷竟不行用及後法毀逃難不測所終

釋僧猛俗姓段氏京兆涇陽人姿蔭都雅神情俊拔童穉出家素知希奉聰慧利根幽思遐遠數十年間躬事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練昔魏文西位勑猛在右寢殿闡揚般若貴宰咸仰味其道訓周明嗣曆詔下屆住天

宮永卯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更互說法當時言延問對酬荅無窮黃巾之徒紛然搆聚猛乃徐搖談柄引敵深渦方就邪宗一一窮破故使三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尤始真文之經紛碎曩日天師徒侶无解乖張道俗肅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齊三教猛分為九十五門後退一乘更進三十有生之善詞甚崇辯學觀所歸旣不預帝覽遂淪俗侶猛退屏人事幽栖待旦隨文作相佛日將明以猛年德俱重玄儒湊集退訪至京今崇法宇於大象二年勅住大興善寺講揚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聲望尤著殊悅天心尋振為隋國大統三藏法師委以佛法令其弘護未足以長威權固亦光燀釋種移都南頓寺亦同遷於遵善里今之興善是也名雖居鎮而恒住雲花勗徒課業以開皇八年四月四日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將大漸深照苦空話言盈耳翕然欲絕語衆曰吾其去也遂即神遷時貴其置心不亂葬于城東馬頭空剎

石立銘于雲花寺今猶存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護法篇上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護法下　正傳五　附見五

唐終南山智炬寺釋明贍傳一

唐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二 道璿

唐京師大總持寺釋智實傳三 普應 法行

唐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傳四 慧序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五 圓勝

釋明贍姓杜氏恒州石邑人也少有異操所住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之傳于口實十四通經十七明史州縣乃舉為後士性慕超方不從辟命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密異其度乃致書與鄴下大集寺道場法師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值法滅潛形東郡隋初出法追住相州法藏寺而立志貞明不于非類正業之暇了無他涉內通大小外綜丘墳子史書素情所欣狎將事觀國移步上京開皇三年勅召翻譯住大興善衆覩德望可宗舉知寺任辭而不免便綱管之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

陳軍旅時有濫僧染朝憲者事以聞
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峙然
抗禮下勅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
于時黃老士女初聞即拜惟釋一門
儼然莫屈時以琮為道望眾所推宗
乃荅曰陛下必欲遵崇佛教僧等義
無設敬若准制返道則法服不合敬
俗勅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為何致
拜琮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交招顯
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
拜帝不屈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為不
拜如此者五黃巾之族連拜不已惟
琮及僧長揖如故兼抗聲對叙曾無
憚懾帝乃問向荅勅僧是誰錄名奏
聞使令視被戮諸僧合眾安然而退
明旦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琮又
先登雖達申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
下勅於兩禪定各設盡京僧齋再遣
束帛特隆常准後迴蹕西郊顧京邑
語朝宰曰我謂國內無僧今驗一人
可矣自今頻參元選僉議斯屬下勅
令住禪定用崇上德故也眾以琮正
色執斷不避強禦又舉為知事上座

整理僧務僧列當時大唐御世㝡置
僧官銓擬明哲允折無滯貞觀之初
以贍善識治方有聞朝府召入內殿
躬昇御牀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来
明君昏主制御之術兼陳釋門大拯
以慈救為宗帝大悅因即下勅年三
月六齋斷屠殺行陣之所皆置佛寺
登即一時七處同建如幽州昭仁晉
州慈雲呂州晉濟汾州弘濟洺州昭
福鄭州等慈洛州昭覺並官給匠石
京送奴隸皆因贍之開發也又私以
每年施物常餘千僧大乘經論須者
為寫歲恒不絕為報母恩及暮齒將
臨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
隱焉京輦歸信遠趣於林問道奉戒
又繁常昔乃自惟曰攝心歸靜猶自
煩乎試縱餘齡更還京邑少時遇疾
猶堪療治乃曰吾命極矣可懸一月
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德就興善寺設
齋辭訣房杜僕射舉朝畢集具賫助
供䞋錫山積贍通大捨儭辞告別即
日力杖出京返于智炬竭誠懃注想
觀西方心通明利告侍者曰阿弥陀

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亦至吾於觀經成就十二餘者不了既具諸善相顏貌怡然奄尒而逝春秋七十即貞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時以預記之驗知命存乎初未終前遺令焚身及闍維訖乃見骸骨圓全都無縫道當其頂上紫色曄然遂塵于巖下

釋慧乘俗姓劉氏徐州彭城人也其先炎漢之緒祖欣梁真前將軍瑯瑘太守父雅陳兵部郎中叔祖智强少出家陳任廣陵大僧正善閑成論及大涅槃乘年十二發心入道仍事强為師服膺論席備探精理十六啓强曰離家千里猶名在家沙門也請廣遊都郡跡諸耳目强從之便下楊都聽莊嚴寺智嚼法師成實要始具戒即預陳武帝仁王齋席對御論義詞辯絕倫數千人中獨迴天睠至四月八日陳主於莊嚴寺捴令義集乘當時竪佛果出二諦外義有一法師英俠自居擅名江左舊住開泰後入祇洹乃問曰為佛果出二諦外二諦出

佛果外乘質云為法師出閑泰為閑泰出法師彼曰如鵞鶩鳥不住清廁乘應聲曰釋提桓因不與鬼住彼曰鵄翅羅鳥不捿枯樹乘折云辟如大海不宿死屍于時𪥳公處座嘆曰辯才無㝵其鋒難當者也躬於帝前賞天枉納袈裟由是令譽通振鄰國斯傳陳桂陽王尚書毛喜僕射江摠等並申久欽咸慕德音屬陳季道離隋風遠扇太尉晉王於江都建慧日道場遍詢碩德乘奉旨延住仍号家僧後從王入朝頻蒙內見時淨影慧遠道聲揚播由来不面因遇值講即中言論義高詞麗聲駭聽徒遠顧曰何處吳僧脣舌陵人復豈適此王聞之弥欽其詞辯時慧日創立捜揚一化並号龍象咸問義門既爰初盛集法輪肇駕王乃請乘盡心言論不有見尊致結既承資蓄縱辯無前折関陳欵皆傾巢穴甚稱王望別賞帛百段曁高祖東廵岱宗鑾駕伊洛勑遣江南吳僧與関東大德昇殿竪義乘應旨首登命章對論巧問勃興切並紛

集繼横駱驛因弗與律立圖高祖目屬稱揚羣英嘆異開皇十七年於楊州永福寺建香臺一所瑩飾金玉絕世罕儔及晉王即位彌相崇重隨駕行幸無處不經大業六年有勑郡別簡三大德入東都於四方館仁王行道別勑乘為大講主三日三夜興諸論道皆為指暢靡不冷然從駕張掖蕃王畢至奉勑為高昌王麴氏講金光明吐言清奇聞者嘆咽麴布髮於地屈乘踐焉至八年帝在東都於西京奉為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圖又勑乘送舍利瘞于塔所時四方道俗百辟諸侯各出名珎於興善寺北天門道南樹列勝場三十餘所高幢華蓋接影浮空寶樹香煙望同雲霧迎延靈骨至于禪定僉共請乘開仁王經華俗士庶正道日登咸嘉賞讃十二年於東都圖寫龜茲國檀像舉高丈六即是後秦羅什所負來者屢感禎瑞故用傳持今在洛州淨土寺會隋室分崩唐皇御曆武德四年掃定東夏有勑僞乱地僧是非難識州

別一寺留三十僧餘者從俗上以洛陽大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許僧住同華寺乘等五人勅住京室于時乘從僞鄭詞被牽連主上素承風問偏所顧屬特蒙慰撫命住勝光秦國功德歲歸此寺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將行釋奠堂置三坐擬敘三宗衆復樂推乘爲導首時五都才學三教通人星布義筵雲羅綺席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令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今之時相顧無色乘雖登坐情慮莫安令上時爲秦王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顧降中使十數教云但述佛宗光敷帝德一無所慮既承未陳唱諦徹前通乃命宗云上天下地榮貴所資緣業有由必宗佛聖今將叙大致理具禮儀並合掌虔跪使師資有據聲告纔竟皇儲以下爰逮群僚各下席踟蹰詳聆遥辯乘前宣帝德云陛下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云云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玄撫廣布義網高張莫不躡嚮風馳

應機雲涌既而天子廻光欲美其道羣公拜手請從列業黃巾李仲卿結舌無報博士祭酒等束體轅門慧日更明法雲還布當又下詔問乘曰道士潘誕奏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之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乘報略去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麟洲聃乃周末始興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王論其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欲王時道乎句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敍道者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蕭勃洞虛之中煒煒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爲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

陽不測謂之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測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已為德及物為道鄭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也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為若此矣鄉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歸信豈有頭戴金冠身被黃褐鬚垂素髮手把玉璋別号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焉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舉朝屬目此時獨據詞宗餘術無為而退一席楊扇万代舟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恩也貞觀元年乘以衛荷特命義須崇善奉為聖上於勝光寺起舍利寶塔像設莊嚴備諸神變并建方等道場日夜六時行坐三業以貞觀四年十月二十日終于舊房春秋七十有六門人道璋先奉遺旨於南山谷口焚之私斂餘灰還於勝光起塔沙門法琳為製

碑文見于別集惟乘釋蒙擾道護法為心撫物卹窮弥留情曲而詞辯無滯文義俱揚寫送若流有逾宿誦此之一術歿後絕蹤而身歷三朝政移六帝頻昇中殿面對天顏神氣消散映徹墻仞自見英德莫不推焉又鄉土王公妃嬪庶族皆稟逢香申明供礼所講涅槃般若金鼓維摩地持成實等各數十遍璋即乘之猶子也少所恭奉立性誠慤偏能唄讚清轉婉約有勢於時每為都講亦無倫則京邑後附多嚮其塵云

釋智實俗姓邵氏雍州万年人也童稚兒戲謠詭超異預有談論必以佛理為言先十一出家住大總持寺聽叙玄奧登共器之隨以小緣而能通暢宏遠自涅槃攝論俱舍毗曇皆鏡其深義開其關鑰兼以思力堅明才氣雄雅武德之歲初平鄭國三大法師慧乘道宗辯相等西赴京師主上時為秦王威明寓內志奉釋門乃請前三德并京邑能論之士二十餘僧在弘義宮通霄法集實年十三家居

下座上命令對論發言清卓驚絕前聞新至諸僧無敢繼響上及諸王異聲同嘆曰此小師寂俊烈後必紹隆三寶矣實眉間白毫可數寸光暎顏類涉門吉藏摩其頂捋其毫曰子有異相當躡跡能仁恨吾老矣不見成德武德七年獫狁孔熾屢舉烽爟前屆北地官軍相拒有僧法雅夙昔見知武皇通重給其妻媵任其愆溢僧衆惘然無敢陳者奏請京寺驍捍千僧用充軍伍有勅可之雅即通聚簡練別立團隊既迫王威寂無抗拒實時年二十有一深究雅懷恐興異度事或彰陳必累大法乃致書於雅曰與子同生像季共屬陵遲悲六道之紛然愍四生之未悟子每遊鳳闕恒遇龍顏理應洒甘露於帝心扇慈雲於含識何乃起善星之勃見鼓調達之惡心令善響沒於當時醜迹揚於後代豈不以朝令安忍省納芻蕘恣此愚情述斯碩見嗟乎可悲寔傷其類且自多羅既斷終不更生拈石已分義無還合急持衣鉢早出伽藍使

清濁異流蘭艾殊別使群目息於譏論梵志稱於謗聲定水澄而更通慧燈晦而還照此言至矣想見如流雅得書逾怒科督轉切脩辦軍器剋日將發寶騰入其衆大哭述斯乖逆壞大法輪即是魔事須是千僧同時號叫聽者寒心下淚寶遂擒掖法雅毆擊數拳告云我今降魔使邪正有據雅以事聞帝云此道人大麤付法推刻即被枷禁初無怖色將欲加罪僕射蕭瑀等奏稱精進有聞勑乃罷令還俗所選千人並停復寺寶雖處俗壞而兵役得停欣恭其心曾無憾結貞觀元年勑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撿挍佛法清肅非濫寶恐法雅猶乘先計濫及清徒乃致書於使曰況俗僧智實白實懷橘之歲陪清信之名捺李之年添息慈之位雖淺智褊能然感希先達竊見化度寺僧法雅善因曩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遊秦似遠公之入晉理應守護鵝之行持結草之心思報皇王之恩奉酬覆載之德乃於支提靜院恒爲宰煞之坊精

舍林中鎮作妻孥之室脱千僧之服

四海愴動地之悲謗七佛之經万國
嗟訴天之怨自漢明感夢摩滕入洛
巳来無數名人頗曽聞也皇帝受禪
撫育万方欲使王道惟清法海無穢
公策名奉節許道士身除甘蔗之灾
拔空腹之樹使禪林欝暎慧菀扶踈
茂實嘉聲振于邦國寧可忍斯邪佞
仍捧鉢於祇桓棄我貞廉絶經行於
靈塔龍門深濬奉見無由天意高懸
流問何日惟公鑒同水鏡智察幽微
仰願拯驚翼於華箱濟涸鱗於窮轍
輕以忏陳但增悚懼後法雅竟以狂
猾被誅倫以事聞乃下勅云智實往
經論告法雅預知麁勃自還俗巳来
又不歸戒行宜依舊出家因返寺房
綜括前業捃討幽致有譽京室十一
年駕幸洛州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
清虚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
汲引之迹殊塗求其宗也弘益之風
齊致然大道之行肇於遂古源出無
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
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

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遠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語在別紀實惟像運湮沉闇明是屬乃携大德法常等十人隨駕至關上表曰法常等言法常等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法常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德而稱令道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

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
無改異不立觀宇不領門徒處柱下
以真全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
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曾司一職莫
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着衣
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
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
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
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
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偽同流
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日子之
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
之事如前伏願天慈曲垂聽覽勅遣
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勅語僧等明詔
久行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思命
難飲氣吞聲實乃勇身先見口云不
伏此理万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
放還絶恩旋京晦迹華邑憂于渭陽
之三原焉信心之侶欽奉如雲情討
莫因遂感氣疾知命非久欲與故人
相別而生不驕棄乃令弟子四人各
執牀角舉至本寺精爽不雜召諸知
友執手訣云實以虛薄妄爾僧儔一

期既至知復何述但恨此身虛死未曾為法以為慨然近夢阿私陁仙見及云常得出家想非徒説少時卒於大総持寺春秋三十有八即貞觀十二年正月也寶自生能不入市鄽不執錢寶不求利渉三衣瓶鉢常不離身雖當日往還而始無輙離忘行嚴肅殊有軌度獎誘多方故四遠道俗遊放之僧多依附之親侍沙門七人皆供承有叙通共嘉焉総持故塔修奉者希寶香燈供養以為已業病轉就篤滞水不通已經旬日侍人非時進漿寶曰大聖垂誡其可欺乎吾見臨終犯戒者多矣豈使累刧之誠而陷於一咽者哉遂閇氣而止又問以終事荅云辟如彎弓放矢隨處即落觀于山水未有親疎之心任時量處旹事為要乃葬南郊僧墓中斯亦達性之一方矣然後三原信士方三十餘里皆為立靈廗夜別四五百人聚臨如喪厥親迄于百日衆方分散

初総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也遍涅槃攝論有涯略之致以傳弈

上事群僧蒙然無敢諫者應乃入秘書太史局厶集郎監命弈對論無言酬賞但云充丁妓語不勞叙接應曰妓蔭孥之作有國同誅如何賢聖俱崇卿獨侮慢弈不荅應退造破邪論兩卷皆負邊鋒徑詣朝堂以陳所述時執事者以聖上開治通諫蒭蕘雖納弈表未將理當不為程遠應乃多寫論本日往朝省卿相郎署鼓言弈表牽挽弈手與談正理素本淺學假詞於人柱口不對斯亦鼓享強捍僧傑不可抑也應之所歸法行者亦貞素之僧也俱任揔持衆首之寂立操孤拔與物不群每日六時常立祭像自問自荅入進殿中乃至勞遺應聲如在精懃特立衆難加焉故又目之為高行也行見塔廟必加治護飾以朱粉搖動物敬京寺諸殿有未盡者皆圖繪之銘其相氏即勝光寶義等寺是也武德之始猶未有年諸寺飢餒烟火不續揔持名勝齊應為先結會僧倫擔開糧路人料一勺主客咸然時來投者日恒僅百夙少欣欣曾不

告倦而行微念起厭意懷即悔告人大開罪業如何自累惜他貪乎無旦出門延頻客接歡笑先言顧問將接多辯辭覆要處布置乃遠時豊初不休會後往楚國講遺教論以畢終矣

釋法琳姓陳氏潁川人遠祖隨宦寓居襄陽少出家遊獵儒釋博綜詞義金陵楚郢從道問津自文苑才林靡不尋造而意存綱梗不營浮綺野栖木食於青溪等山晝則承誦佛經夜則吟覽俗典故於內外詞旨經緯遺文精會所歸咸肆其抱而風韻閑雅韜德潛形氣揚采飛方陳神略隋季承亂入關觀化流離八水顧步三秦每以槐里仙宗于陳名實昔在荊楚梗概其文而秘法奇章猶未探括自非同其形服塵其本情方可體彼宗師靜茲紛結乃權捨法服長髮多年外統儒門內希聃術遂以義寧初歲假被巾褐從其居館琳素通莊老談吐清奇道侶服其精華膜拜而從遊處情契莫二共敘金蘭故彼所禁文詞並用諮琳取決致令李宗奉釋之

與邑舉具舒張僞葛晏之言銓題品錄武德初還還莊釋宗擁帙延光栖惶問道以帝壤同歸名教是則鼓言鄭衛易可箴規乃住京師濟法寺至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弈先是黃巾深忌佛法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釋經誕長書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未能抗也時謂遵其邪逕通廢玄門莫不懼焉乃下詔問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適琳憤激傳詞側聽服勤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浩汗藻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為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中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

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祐怙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而傅氏所奏在司猶未施行弈乃多寫表狀遠近公然流布京室閭里咸傳禿丁之誚劉談酒席昌言胡鬼之謠佛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勢于時達量道俗勳豪成論者非一各疏佛理具引梵文委示業緣曲垂邪正但經是弈之所廢豈有引廢證成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正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無功信乖攡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孝詩書禮樂之致忠烈孝慈之先但欲脩序彝倫意存敬事君父至德惟是安上治民要道不

出移風易俗自衛返魯詎述解脫之
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案前漢
藝文志所紀衆書一万三千二百六
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僅未暢遠途
誠自局於一生之内非追拔於三世
之表者矣遂使善見因果理涉旦而
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斯並
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莫詎免四流
浩汗為煩惱之場六趣諠譁造塵勞
之業者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
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
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斯融不可
以境智求不可以形名取故能量法
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見生
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
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焰銷扇
惠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
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導前
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
八部萬神森然翊衛演涅槃則地現
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
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衆日
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

詖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号佛為法王也豈與襄周李耳比德爭衡赤世孔丘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則八万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海殿龍宮之旨古謀今書之量莫不流甘露於万葉垂至道於百王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但以時運未融致令漢梵殊感故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収光西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觀靈骨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来名僧間出或神力救世或異迹發人或慧解開神或通感適化及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志上分身負戶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並使功被將来傳燈永劫議者僉曰僧惟紹隆佛種佛則冥衛國家福蔭皇基必無廢退之理我大唐之有天下也應四七之辰乘九五之位方欲興上皇

之風開正覺之道治致太平永隆淳化但傳氏所述酷毒穢詞並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黷聖覽不可具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鞠育之惠審其逆順議以真虛佛以正法遠委國王陛下君臨斯當付囑護上破邪論一卷用擬傳詞文有三十餘紙自琳之綴采貫絕羣篇野無遺賢朝無遺士家藏一本咸誦在心並流略之菁華文章之冠冕茂譽於是乎騰廣昏情由之而開尚矣琳又以論卷初出意在弘通自非廣露其情則皂隸不壓其道乃上啓儲后諸王及公卿侯伯等並文理弘被康續咸嘉其博詣焉故弈奏狀因之致寢遂得釋門重敞琳寔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詳琳著論乃為之序識而傳氏不愜其情重施密譖構扇黃巾用為黨類各造邪論騁量佛聖昏冒生靈衒曜朝野薰猶既雜時所疑焉武德九年春下詔京置三寺惟立千僧餘寺給賜王公僧等並放還桑梓嚴勑既下莫敢致詞五衆哀號於槀街

四民頋嘆於城市子時道俗蒙然投骸無措賴由震方出帝氣稜廓清素襲啓闡範究宗領登即大放還返神居故佛日重朗於唐世又由琳矣琳頻逢難喙揞結維持道揑世情良資索學乃探索典籍隱括玄奧撰辯正論一部八卷頴川陳子良注之并製序曰昔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鈎深索隱或探賾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弥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迹泯真俗體絶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為色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羑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膚文謗毀正法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慜其冒贅遂著斯論可謂鼓㳰法海振彼詞鋒碧鷄之銳覺馳黃馬之峻爭驚莫不葉墜柯摧雲銷霧卷但此論窮釋老之教源極

品藻之名理恐好事後生意有未喻
弟子近申頂乱從而問津爛然溢目
若日月之入懷寂乎塵機辟寶珠之
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
於是啓所未聞為之注解良以文學雄
伯群儒奉戴誘勸成則其從如雲貞
觀初年帝於南山大和宮舊宅置龍
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住之衆所推
美舉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至
十三年冬有黃巾秦世英者挾方術
以邀榮遂程器於儲貳素嫉釋種陰
陳琳論謗訕皇宗罪當誷上帝勃然
下勅沙汰僧尼見有衆侶乃依遺敎
仍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下
待追徵獨詣公庭輕生徇理乃繫以
縲紲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為追逐其短
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
之喻把毀我祖禰謗讟我先人如此
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聖周
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答孝悌之
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
者皇天無親勞由輔德古人當理而

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雖讎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恕己讓先仁風形于四海又云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乾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子弟言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辯對二十餘列並擬琳詞具狀聞奏勅云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者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尒自念試及刑決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期水火交懷訢仰無路乃緣生來所聞經教及三聖尊名銘誦心府擬為顯應至于限滿忽神思票勇擴遂爾懷歡慶相尋頓忘死畏立待對閤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當至臨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攘筆答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役毒流行干戈競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目倿君

荒不為正治遏絶王路固執一隈自皇王弔伐載清陸海斯寔觀音之力感資勢至之因比德連蹤道齊上聖殺擭死於帝庭免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来不念觀音惟念陛下勅治書侍御史韋悰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琳荅伏承觀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聖臣賢不為枉濫今陛下子育恒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符所以惟念陛下但琳所著正論爰與書史倫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具以事聞遂不加罪有勅從于益部僧寺行至百牢關菩提寺因疾而卒時年六十九沙門慧序經理所苦情結斷金曉夕同衾慰撫承接及命將盡在序膝上序慟哭崩摧淚如駃雨乃召諸關旁道俗葬於東山之頂高樹白塔勒銘誌之行路望者知便下淚序本雍州武功人善經籍通佛理明攝

論以為敦化之訓體道開俗言無品
藻將護遊僧用為家操本住京輦後
移梁益以百牢衛會四方所歸道俗
栖投往還莫寄序乃宅寺闢口用接
遠賓故行侶賴之詠歌盈耳于時治
書侍御史韋悰審英節詐乃奏彈曰
竊以大道齋興冲虛之迹斯闡玄風
既播無為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冠
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
薄閑咒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奸婬
其妻鶬狩不異若情違正教心類犲狼
逞貪競之懷恣邪識之行家藏妻子
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
奮袂無憚憲網僥羨來志覬覦在慮
斯原不殄至教式虧請寘嚴科以懲
婬佞乃入大理竟以狂悖被誅公私
悻其死晚琳所著詩賦啓頌碑表章
誄大乘教法并諸論記傳合三十餘
卷並金石聲其風韻縟錦績其文思
流靡雅便騰屬弥穆又善應機說導
即事騁詞言會宮商義符玄籍斯亦
希世罕嗣矣

釋慧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

韓之後也中古之時辰韓馬韓卞韓率其部屬各有魁長萊梁貢皺圖其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辰韓之國矣嵗父名武林官至蘇判異以本王族比唐一品既嚮高位籌議攸歸而絕無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讙廣請大捨祈心佛法并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度諸生類寘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即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晨道俗銜慶希有瑞也年過小學神眷澄蘭獨拔恒心而於世數史籍略皆周覽情意漠漠無心㳟趣會二親俱喪轉猒世華深體無常終歸空寂乃捐捨妻子第宅田園隨須便給行悲敬業孑尒隻身投於林壑麁服草屬用率餘報遂登隋隴獨靜行禪不避虎兕常思難施時或斃睡心行將微遂居小室周障棘刺露身直坐動便刺肉懸髮在梁用祛昏漠脩白骨觀轉向明利而寘行顯被物望所歸位當宰相頻徵不就王大怒勑往山所將加手刃歲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

一生破戒而生使者見之不敢加刃
以事上聞王媿服焉放令出家任修
道業即又深隱外絶來往粮粒固窮
以死為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
送與鳥於藏手就而共食時至必尒
初無乖候斯行感去徵罕有聯者而
常懷感感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
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御在幽
隱欲為何利藏曰惟為利益衆生乃
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
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
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
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惟曰生在邊
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驗無由承奉乃
啓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將
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辭至京
蒙勑慰撫勝光別院厚礼殊供人物
繁擁財事既積便來外盜賊者將取
心戰自驚返來露過便授其戒有患
生盲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斯祥應
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樂栖靜啓勑
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崿之上架
室居焉旦夕人神歸戒又集時染少

疥見受戒神為摩所苦尋即除愈往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蕃辭下雲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仗云將此金轝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鬪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遂勃即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躃死乃蘇藏即捨諸衣財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既而入京蒙勅慰問賜絹二百疋用充衣服貞觀十七年本國請還啓勅蒙許引藏入宮賜納一領雜綵五百段東宮賜二百段仍於弘福寺為國設大齋大德法集并度八人又勅太常九部供養藏以本朝經像彫落未全遂得藏經一部并諸妙像幡花蓋具堪為福利者賫還本國既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佛法於斯興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弘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肅清乃勅藏為大國統住王芬寺寺即王之所造又別築精院別度十人恒充給侍又請入宮一夏講攝大乘論晚又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

雲霧奄藹覆所講堂四部興嗟聲望弥遠及散席日從受戒者其量雲從因之草屬十室而九藏屬斯嘉運勇銳由來所有衣資並充檀捨惟事頭陀蘭若綜業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齡至於住持修奉蓋闕乃與諸宰伯祥評紀正時王曰上下僉議攸歸一切佛法須有規猷並委僧統藏令僧互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綱管監察維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總試令知持犯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誡勵說法嚴飾佛像營理眾業鎮以為常據斯以言護法菩薩即斯人矣又別造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俱崇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便感舍利在諸巾鉢大眾悲慶積施如山便為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服章中華有革藏惟歸崇正朔義豈貳心以事商量舉國咸遂通敗邊服一准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蕃任官遊踐並同華夏據事以量通

韓清慎僧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輦遍陶法肆閞持鏡曉志存定擬護法為心與藏齊襟兼維城塹及同返國大敵行途講開律部惟其光肇自昔東蕃有來西學經術雖聞無行戒檢緣構既重令則三學倫焉是知通法護法代有斯人中濁邊清於斯驗矣

論曰觀夫至人之降時也或三輪御世或六通導物人依法依本護法而陳教適權適道寔兼濟而成津是以三藏設位極濁喪於未然護法一科樹已崩之正綱然弘諍之相條緒稍多時顯知微乍揚神武騁奇辯於邪眾暢決蒙心顯大義於當時昌明玄理假威權而助道有德獨擅其聲藉傳授而潛通遍告常行其務遂有擿揵揵於靈岳聲告但為任持重結法於剡洲教旨惟尊弘理入大乘論則九億無學任法万年經律所詮賓頭羅睺未取涅曰斯皆助揚道化通悟來聞靜倒惑於即生紹正法于來世故使湮殘屢涤尋復還興豈惟凡謀蓋其力矣況乎迦葉尊者凝神雞足之

峯堅慧菩薩端拱修羅之窟斯並引生趣善爲物持身致及慈氏降靈迹相弘育或摧裂愛網或傾覆憍幢或通決深疑或開揚道務爲葉應接若雲雨之相投爲切惟重等大地之弘傳所以身子榮名顯法輪之大將迦多微号標無相之後佛五百門學通号任持行德相高皆稱第一至於乘時御化通法開宗弘救之極勿高身子良由關樹園之福地蕩邪寢之高鋒偃目連之神力覆富那之辯慧此即護法之緣蓋惟斯矣自道風東扇爰始滕蘭前傳重於開宗故入譯經之目然則傳譯在乎歸信未信不可弘文護持存乎正邪邪正方開信本經陳如是豈虛也哉道元德母信其實矣所以發蒙啓化應接時心重空顯其德明大衆駭其耳目致使拜首受道歆求法流不虛設也貴乎感終於壇側褚信剃頂於場中顯宗悟理知歸侍中指俗入道一期感事万代舟航佛日於是流暉法雲由斯不絕茲德可紀茲言可詳而閣越隱其高

例附譯攝述竊比則事業懸殊違化
則乘權難擬計功編次宜先譯傳猶
非經務故後三學及姚秦迷外道融
析其是非元魏重邪曇始制其强禦
前傳顯然其宗可錄施乎齊周兩治
厥政殊風齊高獨感釋門周武偏弘
李衆然其邪逼還正邪僞而正通安
作亂真眞澄而安隱故使齋氏一統民
無兩情釋侶闐邦寺塔充國二百万
衆綱猷上統之言四十千寺咸列釋
門之剎約指刻渊化境通括像正任
持拂航之大未可相擬豈法之力惟
人謂乎弘斯在人則顯公據其首也
掩抑華飾揚權塵埃衆皆輕而不思
可謂激通其道及法上引衣之赴難
也則醒醉相兼醒則領上之累詞醉
則示虛於邪歃雖復金櫃玉韜之秘
術未可與言孫武吳起之奇謀曾何
足道所以登席之始搖動物心異衆
等山丘鼓論同雲物致使纔擒刃辯
戴戢歛氣定方術於面前樹微言於
即世故有談仙者投骸於臺檻宗虛
者深剃於王庭明詔遂頒國無兩信

雖捐公標於定道賢上縉於義門一
時之慶國不同年而語矣周氏秦壞
世矛武鄉豺狼之謗想不虛託懷文
斯寡習勇弥隆酌緒傑之譏詞納譎
誑之侯術衛嵩太　我之衛張賓乃彼
之餘異響同心脣齒相副覺列封表
曲引遊言肖詞帝心覆絕仁祀時未
思其禍始也禍作萌漸百罪之所不
知及望夷之禍終也遺發滂流天無
方敗前政呼嗟何及僧傑道安名殊
衛氏風格峻逸比景弥天二論既陳
異見將弭而但詐繩巧終墜前脩靜
藹上賢當斯頹運奮發排諫守素窮
巖慨正道之遂荒誠讓法之無力也
乃解形松石殉命西方千時同軌遺
形亦有上數自非懷大濟於末俗覩
法滅而增哀何能捨所重於幽林為
依救而終世誠可美矣誠可悲夫詳
觀列代數賢則紹隆之迹可見藻鏡
則日月同懸清範則高山是欽具彰
本紀其績高矣有隋御寓深信釋門
兼陳李館為收恒俗二世纘曆同政
前朝悼像化之微猷襲宗栢之致敬于

時緇素相望慘然明瞻法師屈起臨對夙末强術衆或漏言及覩其厲色格詞抗揚嚴詔皆謂禍砕其身首也助慄不安其足而瞻逞怡顏色欣勇綽然帝後乃述釋門之有人焉衆乃悟其晚頴也知人其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其一乎信不虛矣皇唐啓運代有斯人普應佩席於天門慧滿載衣於朝伍智實剛烈拉訶於時重法琳慷慨極言於明詔異世同風不替古也莫不言行同時死生齊日故得名流万代紹先聖之宏猷乎惟夫經論道業務在清心弘護法網寔效遐志志遠則不思患辱心清則罔懼嚴誅達三相之若馳識九有之非宅末曾為法徒喪餘齡豈惟徃生乃窮來陰於是挾福智而面諸佛覩形骸若委遺塵騰神略而直前鼓通博之横辯但令法住投鼎鑊其如歸旣屬慧明處濁世其如夢故能不負遺寄斯傳之有蹤乎巳矣夫誰有見斯而不勉厲志於重霄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感通上　正傳三十三　附見三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綦毋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識每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勅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冀有聞見而提視

之平平初無叙接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舘有一蠕蠕客曽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来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弥日不懈文旁見責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来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煞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尓勿輕他縱使讀万卷書用未必相過也懐文曰此所知當與捔技賭馬提曰尓有何耶曰筭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測高深圍圓蹹害不殊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戯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尓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文怙而笑曰筭者所知必依鈎股標候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計斯寔漫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馬寺僧老宿咸来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萎死無核斷許既了蠕蠕臀間皮袋裏出一物似

令稱衡穿五色綫綫別貫白珠以此
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柚綫映眼
周廻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
乃遣人撲子賣下盡一一看閱疑者
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賸
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
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
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擲著水頭待
人伐足乃還放去不以為難此但數
術耳但無知者謂我為聖所以不敢
提臨欲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
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
便寢疾閉戶臥弟子竊於門隙視之
見提身不著牀在虛仰臥相告同視
一僧忽致提還牀如舊遑謂曰門外
是誰何不來入我以牀熱故取涼爾
勿怯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
釋超達未詳其氏元魏中行業僧也
多學問有知解帝禁圖讖尤急所在
搜訪有人謗達有之乃収付滎陽獄
時魏博陵公撿勘窮覈達以實告大
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
路專念觀世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車

輪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久繫獄脚遂攣急不能及遠行至天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惟逃必不免因伏草中騎來蹋草並靡雖從邊過對而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牛皮障目達一心服死至誠稱念夜中虜去尋即得脫又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為賊收數百僧互繫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纏從頭至足剋期斬決明大怖一心念觀音至半夜覺纏小寬私心欣幸精到彌切及曉索然都斷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覔不見惟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也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反遂一時釋放

釋慧達姓劉名窣（蘇骨反）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為人兇頑勇健多力樂行獵射為梁城突騎守於襄陽父母兄弟三人並存居家大富豪侈鄉閭縱横不理後因酒會遇疾命終備覩地獄衆苦之相廣有别傳具詳聖迹達後出

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東南高平原

即其生地矣見有廟像戎夏礼敬處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吳越備如前傳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流化將訖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遙礼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世乱民苦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手上寺有碑云吾非大聖遊化為業文不具矣尔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大風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惟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雕鐫別頭安訖還落因遂任之魏道陵遲其言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儀容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所二百餘里相好還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為瑞像寺焉乃有燈光流照鍾聲飛嚮相續不斷莫測其由建德初年像

首頻落大冢宰及齊王躬往看之乃令安處夜落如故乃經數十更以餘物為頭終墜於地後周滅佛法僅得四年鄴國弥喪識者察之方知先鑒雖遭廢除像猶特立開皇之始經像大弘莊飭尊儀更崇寺宇大業五年煬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榮麗因改舊額為感通寺焉故令模寫傳形量不可測約指丈八臨度終異致令發信弥增日新余以貞觀之初歷遊關表故謁達之本廟圖像儼肅日有隆敬自石隰慈丹延綏威嵐等州並圖寫其形所在供養号為劉師佛焉因之懲革胡性奉行戒約者殷矣見姚

道安制像碑

釋道泰元魏末人住常山衡唐精舍夢人謂曰若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矣泰弥惡之及至期年遇重病甚憂悲以身資為福友人曰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世音同君何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乃感悟遂於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見光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踝

聞金色朗照語泰曰念觀世音耶比泰寤帷須便不復見悲喜流汗便覺輕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為同意說之泰後終於天命更有一僧其緣同泰故不踈耳

釋僧融梁初人住九江東林寺篤志汎博遊化巳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為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用給施融便撤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遑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怯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牀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無靈耶速曳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嘿稱觀世音聲未絶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為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為劫賊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惟至心念觀世音更無信

餘道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閽司數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出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闇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音責得免難

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德欲於魯郡立精舍而財不足與沙弥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載將事返寺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無得免理于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逮世音應聲風轉火焰尋滅安隱而還又沙門法智者本為白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稱觀世音恠無火燒舉頭看之一澤之草纖毫並盡惟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為道厲精翹勇衆所先之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劫所得縛繫於樹將欲煞之惟念觀世音守死

而已刼引刀屢斫皆無傷損自怖而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沙門法禪等山行逢賊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欲放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又不能得知是神人捨而逃走禪等免脫所在通傳並魏末人別有觀音感應傳文事包廣不具敘之

釋植相姓郝氏梓橦涪人當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賫獻物下楊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上蜀決捨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時剪落自出家後梁大同中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都令孝水縣有法愛道人高衒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瓌偉來舉繩牀離地四五尺相便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來舉牀（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尓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尓復去於星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礼拜求哀懺謝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後

往益聽講以生在邊鄙玄頗涉俗雖遭輕誚之懷在道都不忤意又因行路寄宿道舘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群虎遶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曾行訶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虵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時梁道漸衰而涪土軍動與彖法師分飛異域彖入靜林山相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梁王蕭撝素相欽重供給獠民以為營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生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途亦不生天堂還生涪土作沙門也汝等努力行道方與吾會加坐儼然奄便遷化時年四十有四其山四面獠民見其坐亡皆來嘆異礼拜供養改俗行善弟子衛命露屍松下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為繁茂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葉落又維那此日打鍾初不發聲大小疑恠不測所以上坐僧超

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
終辛樹枯鍾嗟表其遷化之晨也此
寺去青城四百餘里而潛運之感殆
非人謀梁初又有道香僧朗並有神
異其迹略同誌公之類矣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
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
里有豆圌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
徃祭謁林徃居之禪嘿累日忽有大
蟒縈繞林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為授
三歸受已便去因尔安怗卒無灾異
其山北涪水之陽素来無猿自林栖
託已来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
者云度水来及後林出山門猿還迴
庚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孕乳產生
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
而返後徃赤水嚴故寺中屋宇並摧
止有蘗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
伭目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去尔後
猴遊雄悍不避惡狩常行仁濟感化
極多末卒于潼部

釋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
弘峻殊奇膽勇荊州廳事東先有三

閑別齋由來屢多鬼佐時王建武臨
治猶無有能住者惟簡是王君門師
專任居之自住一開餘安經像俄見
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門
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
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
試今神色不動豈復逼耶欻然還入
壁中簡徐起澡漱礼誦訖還如常眠
寐夢向人曰僕以漢末居此數百年
為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
特相容耳於此遂絶簡住積載安隱
如初若經他行猶無有人能住之者
釋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
乃逼斥道人用充軍旅隊別兼之及
轒轀所擬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
人至軍將見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
行道乃復作賊深當顯戮明日斬之
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
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
為道人實非本心願不須煞帝弟赤
堅王亦同謙請乃下勑止之猶虜掠
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及
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陣防

嚴設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旁垂崖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闇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山岸頭復恐軍覺投計憧遑捉繩懸住勢非支久共相謂曰令厄至矣惟念觀世音耳便以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瞎冥知是神也相慶感遇便就以眠良久方曉始聞軍衆警覺將發而山谷万重不知出路惟望日行值一大虎出在其前相謂曰雖脫虜難復入虎口朗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令遇此虎將非聖人示路也於是二人徑詣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遂得出路而失虎所在便隨道自進七日達于仇池又至梁漢出于荊州不測其終

釋僧意不知何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輙天花下散在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於暮齒精誠不倦寺有高驪像相國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崐崘像岱

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開而鳥雀無敢入者至今猶尒故靈裕像讃云應感而來誠無指屬豈神通冥著理隔尋常之議乎意奉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弥死來已久見拜云達奉已來常為天帝驅使揷遑無暇癈修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顒因一言得免形甚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侓儀殊特衆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尒曰無疾而逝方知靈感其都講任在光州自餘香火唄匿散在他邑後試撿勘皆同日而終焉有說云僧意志湛即朗公同侶前傳闕之故今緝綴湛得初果其塔見存在泰山靈巖寺側見別傳

釋僧照未詳氏族住泰山丹嶺寺性虛放喜追奇每聞靈迹譎詭無不登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攸止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因穴隨入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

逐微逕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兩三
步水西流清而且徹帶渠藥草進
蔓委地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
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東頭屋裏
有數架黃帙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
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
屋內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
四望惟見茂林懸澗非復人居須臾
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腂掛
耳上相見欣然如舊問所從來自云
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
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
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為主答是
魏家僧云魏家享國已久不姓曹耶
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遂取穀穗擣
之作粥又往林中菓下取梨棗與之
令噉僧云汝但食我不敢此又問誦
何經照云誦法華神僧頷頭曰大好
精進業今東屋格上如許經並自誦
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惟敢聞命彼
遂部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
昔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旦不
眠更為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且

暫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重往瀑布與穴莫測其處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既多餘涉不無其理云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練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往來幷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幷蒸肫勑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牀頭物及發撒牀見向者蒸肫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覩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尔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特重旁視羣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側手指胷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像語不能出脣智慮何如你見真

佛不知礼敬猶作本　曰斯我悲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輿詣豐所徑即謂曰汝兩月已来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荅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荅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竈旁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釋圓通不知氏族少出家流愛通傳以温敏見稱住鄴都大莊嚴寺研諷涅槃文旨詳覈以高齊武平四年夏中講下有一客僧形服疎素屨操弘雅因疾乃投諸寺中僧侶以其所患經附臭氣熏勃皆惡之無敢停者通觀其量識宏遠深異其度乃延之房中雖有穢汙初無輕憚日積情款薄通其意問何所學荅曰涅槃通以素業相訟宛然若舊乃以經中深要及先德積迷未曾解者並叙而談之容

僧亦同其所引更為章句判釋泠然雅有其致通欣於道合更倍由來經理湯藥曉夕相守曾於夜中持春酒一盞云客人寄患服此為佳客遂頓眉飲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便辞通去通曰今授衣將逼官寺例得衣賜可待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客云藉乱不少何容更煩通固留之作衣遺已臨別執通手誡曰修道不欺暗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傷來意非正理也從今已往此事宜斷頗曾往鼓山石窟寺不小僧住下舍小寺正在石窟北五里當繞澗驛東有一小谷東即竹林寺有緣之次念相訪也通敬謝前誡當必往展於是而別至明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減莊嚴定國興聖摠持等官寺百餘僧為一番通時亦夏預居石窟意訪竹林乃大集客主問寺所在衆皆大笑誡通勿傳此妖言竹林夢無適莫乃流俗之恒傳耳通惟客僧見授非常款遇言及斯事計非虛指衆亦異焉乃各賫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

小谷東出少通人逕行可五里昇于山阜見一老公手巾抹額布裙短褐執钁開荒二十餘畝遥見羣僧放馬而前曰何處道人不依徑路僧云住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去年官寺放馬蹴我生苗我兒遠護被打幾死今復將此面目來耶曳钁來逐群僧十餘望谷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是你干健不逐放使入山餧虎通即東出數里值一曲澗淺而森茂尋澗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詠之聲通問竹林所在應聲答曰從何處來豈非圓通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蹋險就通略叙離闊書満言情曰下山小寺僧徒烏合心性動止多不稱具瞻雖然已能降重終須到寺相進數里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院脩竹干雲青松蔽日門外黒漆槽長百餘尺凡有十行皆鋪首銜環金銅綺飾貯以粟豆旁有馬跡而掃灑清淨乃立通門左告云須前諮大和上須臾引入至講堂西軒廊下和上坐高牀侍列童叟五六十人和上年可九十許眉

面峯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旁有過事者通禮謁却立和上命曰既往官寺厚供難捨何能自屈此寺誠無可觀通具述意故乃令安置將通巡房礼謁見兩房僧各坐寶帳交絡衆飾映奪日光語引僧云彼是何人輒敢來入振手遣去僧有慙色顧謂通曰情意不同令人阻望且就小僧住房可以消息乃將入室具叙昔緣并設中食食如鄴中常味食後引觀圖像莊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不可得遍通因自陳曰僕得廁迹風塵常供掃洒生願畢矣僧曰相逢即以為意但須諮和上未知果不夜與通宿曉為諮白和上曰甚知來意不惜一房凡受官請為報不淺係如僧法不得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來必相容勿以為恨即遣送出至馬槽側顧慕流淚自傷罪重不蒙留住執僧手别西行百步迴望猶見門閣儼然步步返望更行數里許欻見峯崿巖非復寺宇悵望尋路行達開荒之地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者評云前

者舉鑁駈僧假為神恡令通獨進亦現有緣耳言大和上者將不是賓頭盧耶入大乘論尊者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諸大聲聞散在諸山渚中又於餘經亦說九十九億大阿羅漢皆於佛前取籌住壽於世並在三方諸山海中守護正法今石窟寺僧每聞異鍾唄響洞發山林故知神宮仙寺不無其實余往相部尋鼓山焉在故鄴之西北也望見橫石狀若鼓形俗諺云石鼓若鳴則方隅不靜隋末屢聞其聲四海沸騰斯固非妄左思魏都云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警於四表是也自神武遷鄴之後因山上下並建伽藍或樵採陵夷工匠窮鑿神人駭其諠擾捐捨者多故近代登臨罕逢靈跡而傳說竹林往往殊異良由業有精淨故感見多矣近有從鼓山東面而上遙見山嶺大道列樹青松尋路達宮綺華難紀珎木美女相次歡娛問其丈夫皆云適往少室逼暮當還更進數里並是竹林尋徑西行乃得其寺眾僧見客歡遇承迎

供給食飲指其歸路乃從山西北下
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曁居武平
齋側無別服鄰東夏坊有給事郭弥者
謝病歸家養素閭巷洽聞內外慈濟
在懷先廢老僧悉通收養宅居讀誦
忽聞有扣門者令婢看之見一沙門
執錫擎鉢云貧道住鼓山竹林寺逼
時乞食弥近門聲接乃遥應曰衆僧
但言乞食何須詐聖身自往觀四尋
不見方知非常人也悔以輕肆其口
故致聖者潜焉近武德初年介山抱
腹巖有沙門慧休者高潔僧也獨靜
修禪忽見神僧三人在佛堂側休怙
之謂尋山僧也入房取坐具將往礼
謁及後往詣袖僧中小者抱函在前
大者在後乘虛冉冉南趣高嶺白雲
北迎霮䨴不見後經少時又見一僧
東趣巖壁休追作礼遂入石中此巖
數有鍾鳴依時而扣雖蒙聲相不及
言令斯亦感見叅差不可一准大略
爲言巖穴靈異要惟虛靜必事誼雜
希聞奇相矣
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

優先達時共知名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陂川失道尋徑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迴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自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為有俗氣寶即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寶即今何姓統國荅曰姓高氏号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後漢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侍乞誦傳願以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為誦之寶曰樂聞花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率皆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志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為神異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已汝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曉便捨去寶逐返尋行迹達鄴敘之

釋僧雲不知何人也辯聰詞令備明大小崇附齊講恒以常住齊鄴盛昌三寶雲著名為住寶明寺襟帶衆理

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衆並集堂雲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煩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竪義令後生開悟雲氣格當時無敢抗者咸從之訖於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坐失雲所在大衆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塚內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瞋云改變布薩妄充竪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為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乱欣然而卒時咸嘉其即世懲革不墜嘉倫云

釋僧遠不知何人住梁州薛寺為性踈誕不修細行好追隨流蕩歡醼為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猶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映乃見眼邊烏黯謂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大奈遭此譴遂改革常習反

形易性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乎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而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遂頻感雨報信知三世自後竭精奉法中不暫怠卒爲練行僧也鄉川所歸終於本土

釋慧瑱上黨人奉律齋貞確難拔住鄴內元開府寺獨靜一房禪攝爲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之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鬚面著紗帽衣青袍九環金帶吉莫皮靴乘白馬朱騣自山頂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擅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亦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許遂免賊難後群賊更往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急往共

救乃各持器仗入山路中相遇拒擊焉散從此每日瑱恒湧沸之安業山草不測其平

釋洪獻鄴人少履道門早明律撿聽涉勞頓遂兩目俱暗住相州大慈寺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礼誦為先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来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中食般若乃將綱一襟衣来覩獻去勞陳法事利益不少輙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于櫃中後綱食還怯失衣襟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褥狼藉滿庭竿扇秤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與獻雖冥乃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上惟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赴齋供後會使知綱無奈之何怒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令相放

矣仍以絹兩疋付獻去當以一疋施

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領於後弥勤本業遂卒於所住

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為務年十八乘驢止于叔家叔覩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為通法大士何敢害也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正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牆下黃衣人去勿煞道人若煞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姉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姉夫在旁竟免加害雲都不知也開皇中周流飡挹具聽經論名高東夏榮冠一時後領徒五百來過叔氏叔見當衢聞化深惟昔釁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為說法治斷妄然無恨常以此事戒諸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必無華飾且得支身成誦於口也後不測其終陳宣帝時東陽

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傳弘者體權應
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為任依
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胸臆
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辟過
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
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
高撥乱弘道偏意釋門貞心感被來
儀賢聖沙門寶誌發迹金陵然斯傳
公雙林明道時俗唱言莫知其位乃
遣使賫書贈梁武曰雙林樹下當來
解脫善慧大士敬白國主救世菩薩
令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者
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亡相為因
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持身為本治
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
略以護養衆生帝聞之延住建業乃
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臥依盤
石四澈六旬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
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
一榻縱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
公晏然箕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
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
救愍兵灾乃然辟為炬冀攘來禍至

陳太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脇而卧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暖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屋中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嘆遂合殮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見號慕轉深悲戀之聲慟噎山谷（陳僕射徐陵為碑銘見類文）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剃落栖止無定多住鄂州形貌與世而殊有奇相飲噉同俗為時共輕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惟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餧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輙為所咋朗任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章服麤弊威儀越序扶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花為志素乏聲哢清靡不豐乃潔誓誦之一坐七遍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為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達于七万聲

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了故所誦經時旁人觀者視聽皆失朗脣吻不動而囀起咽喉遠近亮澈因以著名然辟脚及手申縮任懷有若龜藏時同肉聚或往酒席同諸醼飲而嚼噍賭肉不測其來故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膳肉滿口頰或復迴江洄泝拱手舟中猴犬在旁都無艤棹隨意所往雖凌犯風波眴息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為鬼所著超悟玄解統辯經文居宗講導聽採雲合皆不測也莫不讚其聡悟朗聞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校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隨往到礼佛遶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來何不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聾癡百日已後方服本性其降行通感皆此類也大業末歲猶未塵飛而朗口惟唱賊朝夕不息官人懼以惑衆遂幽而煞之襄陽法琳素與交遊奉其遠度

因事而述故即而敘之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為業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獲貲貨乃滿兩船時或計者云直錢數十万貫既瓌寶填委貪附弥深惟恨不多取驗吞海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僧達禪師說法曰生死長久無愛不離自身尚尒況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內發深思惟曰吾在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此說極乎若失若離要必當尒不如沉寶江中出家離著索然無擾豈不樂哉即沉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沉衆共止之令修福業仙曰終為紛擾勞苦自他即又沉之便辭妻子又見達房凝水湜瀁知入水定信心更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落髮日對衆誓曰不得道者終不出山即迥絕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焉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其處無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見遺文而仙雖卓不群野栖禽狩或有造問學方者皆答對善權宜符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為恒唯客到其門潜然即覺起共接語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

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澹襄
惟三蜀礼以師敬携至陝服沮曲以天監
十六年至青溪山有終焉志也便雜草止
容縄床于時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屢相
呵斥甚寄憂心焉仙乃宴如曾無屑意二
夕道士忽見東崗火發恐野火焚害仙
也各執水器来救見仙方坐大火猛熖洞
然咸歎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
像寺塔欽或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
鄱陽王恢躬礼受法天監末始興王憺
感於梁秦寺造四天王每六齋辰常設
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
所執爐自然煙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
日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
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縁罵辱時不測其
後貴也和果遂昇衮服仙或勞疾見縹
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梡盛妙藥跪而進
服无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
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仙即往
龍穴以杖扣門數曰衆生憂苦何為嗜睡如
此語已登即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頼
斯澤咸来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
為祈請應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

作鎮岷絡有闍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蹤可即加刃仙闍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梨被已端坐念佛王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雹雪崩下水涌滿川蔵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遥歸懺礼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夷得至仙所王躬盡敬便為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之静衆寺厚礼崇仰舉郭恭敬号為仙闍梨焉開皇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一夜客僧止房仙往曳出房因即倒年百餘歳端坐而卒仍葬彼山益州今猶有木景白疊尚存云是聖人仙闍梨許

釋慧峯不知何人住栖霞寺聽詮公三論深悟其旨最為得意名價遐布衆所推美詮每云峯之達解思力吾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復相依峯遊心正理身範律儀禰静松林日惟一食衣服麁素略無寸積顧步鏘鏘雅有風彩未出都徧弘十誦讃誘前修聽者如市有問云今學大乘如何講律峯云此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

小相乖乎以陳天嘉年卒春秋六十臨終告弟智琨曰吾去處懸遠非汝所知終後屈一指將之雖伸還屈時議謂證初果

釋慧巖住蘇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修戒撿時人不齒多坐房中不同物議忽獨歡笑戲於寺中以物指撝曰此處為殿此處為堂乃至廊廡廚庫無不畢備經可月餘因告僧曰欲知巖者淨圖鈴落則亡沒矣至期果然乃返鏁其房提戶開之端坐已卒遠近聞之长赴闐闠各捨金帛遂成大聚依言締搆鬱成名寺事皆符焉自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堂用通礼謁云

釋法安姓彭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在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為業麁食弊衣卒于終老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時以其形貌鄙陋言笑輕舉並不為通日別門首喻遣不去試為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王所遊履必齎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

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耶答王力也及從王入磧達于涅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来請檀越安為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為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来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来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鴟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尒後諸奇不可廣録大業之始帝弥重之戚轢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誌公證公杯度一時揔萃慧日道藝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安而立又於東都為立寶楊道場惟安一衆居中樹葉至十一年奏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矣初將終前告帝後事安其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内宮弥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為恠送柩太白資傳官給然安德潛於内外同諧侶恠眠

不施枕頭無委曲延頭牀邊口流涎
涸每至升許爲異時有釋法濟者通
微知異僧也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
宿禁中妃后雜往精進寡慾人罕登
者文帝長安爲造香臺寺後至東都
造龍天道場帝給白馬常乘在宮如
有疾患呪水飲之無不必愈又能見
鬼物預覩未然大業四年忽辭上曰
天命不常復須後世惟願卬護荷負
含生便尓坐卒剃髮將發須叟驗生
長半寸許帝曰禪師滅定何得埋之
索大鍾打之一月餘日既不出定身
相如生天子廢朝百官素服勅送于
蔣州吏力官給行到設齋物出所在
東都王公以下爲造大幡四十万口
日齋百僧至于七七人別日䞋二十
五段通計十餘万疋斯並荷其福力
故各傾散家珎云

釋慧偘姓湯晉陵曲河人也少受學
於和闍梨和靈通幽顯世莫識其淺
深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
不敢前坐勸人造像惟作坐者道行
遇諸困厄無不救濟或見被縛之豬

和曰解脫首楞嚴猪尋解縛主因放之自尓偏以慈救為業大衆集處輙為說法皆隨事讃引即物成務衆無不悟而歸於道末往鄴下大弘正法歸向之徒至今流詠臨終在鄴人問其所獲云得善根成熟耳保奉其神化積有年揔衆知靈異初不廣之後往嶺南歸心真諦因授禪法專精不久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靈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住揚都偲法師所偲素知道行異礼接之將還山寺請現神力保云許復何難即從窓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齋㵎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為耳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保終日以三衣襆遙拋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撼之鏗然不散

釋轉明俗姓龐氏未詳何許人形服僧儀貌非弘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愠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来居住雒邑告

有賊起及至覆撿宗緒莫從帝時感之未能加罪權令羽禁初不測其然也至明年六月果逢梟感作逆駈逼凶醜充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有據下勑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日吾當放此死厄即往獄所假為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尓等一時大呼去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勑乃揔放諸囚羽明入禁便大笑而受之都無憂懼于斯時也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語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恒居乾陽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潛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泰建議軍國謀猷恒預帷幄籌計利害偽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熏恒度至開明二年即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安然而出周園五重初不見迹審偽都之將敗也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

深知神異隆礼敬之勅住化度寺數
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合
契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
儼在房中　尋下追徵合國周訪了無
所獲尋明在道行涉冥祥有問學者
乃去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顧其
遊步四朝貴賤通屬以明道冠幽極
皆往師之而情一榮枯寔遵平等而
言調譎詭不倫和韻或去其法師者
見謗大乘生報無擇其法師者從羊
中来如此授記其例不一行至揔持
顧僧衆曰不久此等當流血矣宜共
慎之時以為卓異共佐輕誕及遭法
談等事尋被簿録戮之都市方悔前
失隋末有鮑子明者未詳何人煬帝
遠召藝僧遂霑慧日而歷遊寺院不
止房堂隨夜即宿略無定所既請官
供曾不臨赴不著三衣而服裙帔或
驚叫湧走言無准度大業九年以緋
褁額唱賊而走時人以為徵兆也及
梟起逆諸軍並著乇頂栢額如其相
焉咸園東都召問通塞遂惡罵曰賊
害天下何有國乎帝時在涿郡聞之

大悅召而勞遣明又以莫感上當風揚之後覆鼻感逆黨並被誅剪長夏門外日別幾千遠應斯舉大業十年無故卒于雒邑買逸者不知何人隋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截出没有逾符讖形服變改時或緇素後於一時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前其德行迹不經而為無識所恥有方等寺沙門慧暠者學行通博逸因過之以紙五十福施去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也後有諍起暠被引禁官司責問引辯而答紙盡事了如其語焉故徵應所指例如此也末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為瞀嬸因往市中唱令告乞云他與我婦須得礼贈廣索錢米尅日成就數往彼門揚聲陳述女家著恥遂密煞之埋在糞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言告被煞之事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羣小戲於水側或騎橋檻手搆之云搠羊頭撥羊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江都禍乱咸契前言不知所終時蜀郡又有楊祐師者佯狂岷絡古老百歲者云初

見至今貌常不改可年四十著故黃衫食噉同俗插止無定每有大集身必在先言笑應變不傷物議預記來驗時共稱美迄于唐初猶見彼土後失其所在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万年人稟性柔和未思沿惡辭親遠戒無憚艱辛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珎禪師受持定業珎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性京室東阜地号馬頭空岸重邃堪為靈窟珎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撝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来足白身黃自然馴擾便入窟内口銜土出須臾徃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飮即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嗟髙重之日賜米三斗用供常限乃至龕成無為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覲斯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搆隨便請業末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来供主懼馬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由来千人皆足尋有清河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

惡人皆患之責無取者順示語慈善
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舡齧其導發異類
為如此也常引衆驪山夏中栖靜地
多虫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
示之令虫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
恰無虫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
敬而味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差愈
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在香氣
不歇三原縣民田薩埵者生來患聾
又張蘇者亦患生瘂順聞命來與共
言議遂如常日永即痊復武功縣僧
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
遂託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
極相勞嬈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瘴癘
婬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
但坐而對之識者謂有陰德所感故
幽靈備敬致其言教所設多抑浮詞
顯言正理神樹鬼廟見即焚除巫覡
所事躬為併當禎祥屢見絶無障礙
其奉正也如此而篤性綿密情兼汎
愛道俗貴賤皆事邀延而一其言問
留懷莫二或復重痼難治深願求果
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讃毀

二途闇達於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
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
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
便墮陸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
目覩而不測其然也所以感通幽顯
聲聞朝野多有鄙夫利其財食順言
不涉世全不留心隨有任用情志虛
遠但服麁弊率無兼副雖聞異議仍
大笑之其不競物情又若此也今上
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內禁隆礼崇敬
儲宮王族懿戚重臣戒約是投無爽
歸禁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
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
坐定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
臨終雙鳥投房悲驚哀切因即坐送
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同嗟
制服亘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
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氣
屍所學侶等恐有外侵乃藏于龕內
四衆良辰赴供彌滿弟子智儼名貫
至相幼年奉敬雅遵餘度而神用清
越振績京皐華嚴攝論尋常講說
至龕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終矣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
叔休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為取
婦五年同牀誓不相觸素在市躬與人同
財乃使妻執燭分判文疏付囑留累遂逃
而剃落至并州炬法師下聽花嚴等經學
成返邑其妻尚在開皇十年方預大度乃
深惟曰法相可知心惑須曉開皇十九年
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修行止觀忽然
大解南播悟人北嶺悟法二空深鏡坐處
樹枝下映四表於今見在因尒營理僧役
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從曇遷禪
師聽採攝論講悟既新衆盈五百多揉名
教尠能如理而英簡時鬧義惟陳止觀
無相思塵諸要勝御深會大旨遷弥重
之語諸屬曰尒雖日考通文義無擇昏
明得其妙者惟道英乎自尒儀形飲噉
未守篇章頗為時目作違者也聽講之暇
常供僧役有慕道者從其所為因事呈理調
伏心行寄以弘法常云余冥目坐禪窮尋理
性如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合常識故於事務
遊觀役心使有薰習然其常坐開目如綫動逾
信宿初無頻瞬後入禪定稍程異迹矣尭年嘗
住直歲與俗爭地遂鬪不息便語彼云吾其死矣

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
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
將欲洪膖傍有智者令其歸命搢示
敢諍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
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
吾與汝共諍何者為勝汝不及我
我可不及汝耶即脫衣入水弟子持
衣守之經于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
中惟弊土坌我耳　又屬嚴冬氷厚雪
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
脫衣仰卧經于三宿乃起而曰幾被
火炙煞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
自在誠難偶者晚還蒲州住普濟寺
置庄三所麻麦粟田皆在夏縣東山
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羇遠故使
八方四部其歸若林晝則厲衆僧務
躬事搭運難險緣者必先登踐夜則
趺坐為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開法
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至真實門
奄然不語怙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
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
時河東道遜高世名僧祖習心道素
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盛講及遜捨

命去英再重來及相報終夕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並入問其故答曰此乃俗事心轉即是及行中路乃逢告使其知微通感類皆如此及終前夕集家告曰急須雙積明日間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剃洗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告曰人謂余爲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違世語門人志寶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耶寶以事答自言如是因說法要又曰無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誦華嚴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處明相既現奄然中逝近人以手循從下而冷即貞觀十年九月中也春秋七十有七初將終日衆問後事英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則無累矣英何言哉時感羣鳥集房數盈万計悲鳴相切及其終夕寶公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花而入然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焰屋棟及明霧結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日方歇蒲晋一川化行之所聞哀屯赴如喪重親遠驗英言不有損失又

感僧牛吼吼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
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
之僉曰英不樂喧譁但存道業便即在
南西鄗城東延年陵東蘂去龕之才下一鑊地忽大震人各
攬草臨卧地驚慟周十五里皆大動
怖又感白虹兩道連龕極所白鳥二
頭翔鳴極上至于龕所廻旋而逝詳
英道開物悟慧解入神故得靈相氤
氳存亡揔華不負身世誠斯人乎
釋又德姓徐雍州醴泉人形貌長偉
秀眉骨面立履清白服麁素衣而放
言來事多所弘獎年有凶暴毒厲流
者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其所施設
或礼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
皆攘灾禍有不信者莫不殃終預記
未然略如對目時遭亢旱懼而問焉
又以手指撝其日當雨但齊其處約
時雨至必如其言或鵝暴廣狹澤潤
淺深事符明鏡不漏纖失且執志清
慎不濫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故
壯年在道惟遵十戒而於篇聚雜相
多所承修末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
池并鑴石鉢即於池側用濟衆生以

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感焉爲
起白塔苫然上表
釋智則姓馮雍州長安人二十出家
止辯才寺聽凝法師攝論四十餘遍
性度掉舉僅絕觀採恒披敗納裙垂膝
上有問其故則云衣長多立耳遊浪
坊市宿止寺中銷聲京邑將五十載
財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單牀上加
以薦瓦椀木匙餘無一物或見其繿
縷爲經營者隨得服用言終不及則
雖同僧住形有徃來門無開閉同房
僧不知盡異号爲狂者則闇之仰面
笑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
只爲衣食徃徃遮障鏁門鏁櫃貴時
乱業種種聚斂役役不安此而非狂更
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則性嗜餺飥寺
北有王摩訶家恒令辦之須便輒往
因事伺候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
行相投片無瑕謬自貞觀來恒獨房
宿竟夜端坐達曙余親目見故
略述其相云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
初辞世壞遍訪明師委問道方皆無

稱悅乃入太白山不賫粮粒不擇林
巖飢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動
逾晦序意用漠漠投解無歸經踰五
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
既覩斯緣廓然大悟晚住京師律藏
寺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
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繒帛雜
飾未曾冠體冬夏一服不蔽冰炎常
於講席評叙玄興而不肖之夫言行
矛楯及至飲噉無異俗人達曰大乘
之學豈其尒耶若指聖樣斯寔凡庶
余不同也左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
迎至第中父事隆重而達體道為功
性不拘撿或單裙露腹或放達餘言
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其
見貴如此也常以飲水噉菜任性遊
縱或攬折蒿藋生啖而食至於桃杏
瓜果必生吞皮核人問所由玄信施
難消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
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賄或
索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
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
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不

一也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離著所得財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万均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夜索食欲敢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逐食從尔巳後稍改前迹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巳打我身肉都毀血汙不淨可作湯洗待沸涌巳脫衣入鑊狀如冷水旁人怖之猶害加火遂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既辯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債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而不禁及往勘償不失一文斯達臺虗懷定難准也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踊請及至明旦来赴數千而供度簡然不知何擬大衆各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轝充道而来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不委其所從来食訖須臾人車不見

今咸業京輦朝野具睹敘事而舒故不曲盡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感通上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勑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感通下　正傳四十五　附見二人

隋京師沙門釋道嵩傳四十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道顏傳四十四
隋京師淨影寺釋淨辯傳四十五

釋道密姓周氏相州人初投耶舍三藏師習方藝又從鄴下博聽大乘神思既開理致通行至於西梵文言繼迹前烈異術勝能關諸齊世隋運興法翻譯為初勅召入京住大興善師資道成復叩梵語因循法本留意傳持會仁壽塔興銓衡德望尋下勅召送舍利于同州大興國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處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此寺中于時赤光照室流溢外戶紫氣滿庭狀如樓闕色染人衣內外驚禁妳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其墮井見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異倫俗家

識雜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內通小門以兒委尼不敢名問後皇妣来抱忽見化而為龍驚遑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来佛法當滅由兒興之而尼沉靜寡言時道成敗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十三方始還家積三十餘歲略不出門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內著法衣戒行不敗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祚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梨以為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裏来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王劭為尼作傳其龍潛所經四十五州皆悉同時為大興國寺因改般若為其一焉仁壽元年帝及后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槌試之宛然無損遂散於州部前後建塔百有餘所隨有塔下皆圖神尼多着靈相故其銘云維年月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

與民庶共建菩提令故分布舍利諸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仍為弟子法界幽顯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三寶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諸衆生發露懺悔文多不載密以治闇之譽送此寺中初下塔時一院之內光明充塞黃白相間兼赤班氣旋遶朗徹久而乃滅道俗內外咸同一見寺有四門門立碑殿塔廊廡及以生地莊嚴綺飾晃發城邑仁壽之末又勅送于鄭州黃鵠山晉安寺掘基至水獲金像一軀高尺許儀制特異正下塔時野鳥群飛旋繞塔上事了便散又見金花三枚騰空久之下沒基內又放螢光後遂廣大遶塔三匝寺本高顯素無泉水泊便下汲一夕之間去塔五步飛泉自涌有同浪井廣如王劭所紀及大業伊始從治雒陽上林園中置翻經館因以傳譯遂來於彼所出諸經如費氏錄

釋智隱姓李氏貝州人即華嚴藏公之弟子也自少及長遵弘道義慧解

所傳受無再請而神氣後卓雅尚清虛時復談吐聽者忘倦開皇七年勑召大德與藏入京住大興善通練智論阿毗曇心及金剛般若論明具窟穴至十六年以解兼倫例須有紹隆下勑補充講論衆主於經藏寺還揚前部仁壽創福勑送舍利于益州之法聚寺寺即蜀王秀之所造也道適邛蜀開化弥昌傾其金貝尋即成就晚又奉送置塔茸州天雨異花人得半合又放紫光變為五色盲者來懺欲獲雙目捨杖而歸風躄等病其例皆尓及將下瘞天雨銀花放白色光前後非一正入塔時感五色雲下覆函上重圓如蓋大鳥六頭旋遶雲間閑訖俱散隱以事聞帝大悅付於著作卒於京室

闍提斯那住中天竺摩竭提國學兼群藏藝術異能通練於世以本國忽然大地震裂所開之處極深無底於其坼側獲一石碑文云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寶起舍利塔彼國君目欣感嘉瑞相

慶希有乃募道俗五十餘人尋斯靈相初發祖送並出王府路遠賊掠所遺蕩盡惟餘數人進寬達此以仁壽二年至仁壽宮計初地裂獲碑之時即與玉開皇十四年也行途九載方達東夏正逢天子感得舍利諸州起塔天祥下降地瑞上騰前後靈感將有數百闔國播慶佛法再隆有司以事奏聞帝以事符大夏陳迹東華美其遠度疑是證聖引入大寶殿躬屈四指顧問群僚解朕意不僉皆莫委因問斯那又解意不答曰擅越意謂貧道為第四果人耶實非是也帝甚異之乃置于別館供給華重膳夫以酒醇和麵擬為餅調候時不起因以問那答曰此不合食便用水溲煮之與常醇者不異上問令造靈塔遍於諸州曹陝二州特多祥瑞誰所致耶答曰陝州現樹地藏菩薩曹州光花虛空藏也又問天花何似答曰似薄雲母或飛不委地雖委地而光明奇勝帝密以好雲母及所獻天花各一箱用示諸人無有別者恰以問那那識

天花而退雲母及獻后去崩空發樂音并感異香具以問由荅曰西方淨土名阿弥陁皇后往生故致諸天迎彼生也帝奇其識鑒賜綿絹二千餘段辭而不受因强之乃用散諸福地

見感應傳

釋明誕姓史衛州汲人律儀行務履顧前賢通十地地持赴機講解攝大乘論弥見弘演後入京住勝光寺温柔敦厚性無追暴有勅召送舍利于襄州上鳳林寺基趾梁代雕飾隋初顯敞高林跨谷連院松竹交暎泉石相喧邑屋相望索然閑舉有遊覧者皆忘返焉文帝龍潜之日因往礼拜乞願弘護及踐寶位追惟往福崴常就寺廣設供養仍又改為大興國寺及誕之至彼安厝塔基寺之東院鑿地數尺獲琉璃瓶内有舍利八枚聚散呈祥形質不定或現全碎顯發神奇即與令送同處起塔又下穿掘得石銘云大同世六年巳後閑仁壽之化依撿梁歷有号大同至今歲紀髣髴符會誕欣感嘉瑞乃表奏聞寺有金

像一軀舉高丈六面部圓滿相儀充偉峙于堂內衆鳥無敢踐足庭前樹碑庾信文蕭雲書世稱冠絕誕歷覽徽猷講授相接終于本寺

釋明璨姓韋莒州沂水人十歲出家二十受具中途尋閱備通經史稟性調柔初不陳怒未及三夏頻揚成論及涅槃經值廢教隱倫避世林澤還資故業重研幽極周宣創闢陟岵慧遠寧侶登之璨時投足歸師諸部未久深悟遂演於世講徒百數心計明白關隱析疑善通問難精慮勤興未曾沉息加又福德所被聞見欣然勒召入京住大興善仁壽初歲召送舍利于蔣州之栖霞寺今之攝山寺也本基靈異前傳具詳而璨情存傳法所在追訪乃於江表獲經一百餘卷並是前錄所遺及諸闕本隨得福利處處傳寫末住大禪定寺弘法為務春秋良序頻往藍田登山臨水欣其得性唐初卒

釋慧重姓郭雍州人志幹威稜不怯邪障鬼神林壑聞有栖止無往不降

淨持戒地明解攝論履遊名教清逈不群住大興善博綜機要榮達叙顧辯章言令寫送有法仁壽置塔勑召送舍利于泰山之岱岳寺初至放光乃至入塔相續流照岳上白氣三道下流至于基所岳神廟門無故自開如是者三識者以為神靈歸敬故也四年建塔又送于隆州禪寂寺初至設齋忽有野鹿從南山下度嘉陵江直趣塔所人以手摩自然依附乃至下訖其鹿方去夜放大光在佛堂上焰高數丈青赤流集衆人同見三日打刹合州喜捨紫雲覆塔雨金銀花遍於城邑其拾得者乃有五色相鏤又獲舍利五枚於天花上浮流旋轉合散隨心州內修梵寺先為文帝造塔有一分舍利欲與今塔同日下基其夜兩塔雙放光明朗照幽顯至曉方滅同覩此瑞無數千人將下之晨又雨銀花變轉非一重還京室改葬前度専修禪悔晝夜十有二時礼五十三佛餘則加坐正念畢世終業

釋寶積姓朱冀州脩人剛略愛綱訪

道為任淨遊靡定不存住止齋立法毀潛隱太山迴平曾兗乃經年稔開皇十四年隋高東巡侯駕請謁一見便悅下勑入京住勝光寺講揚智論及攝大乘而體量虛廓不計仇隟曾有屏毀達其耳者解衣遺之曰卿見吾過真吾師友仁壽初年勑送舍利於華岳思覺寺寺即左僕射楊素之所立也初下之晨雲垂四布雪滿山邑天地奄暗通目無見及期當午忽尒天清日朗現五色雲於塔基上去地五丈圓如輪蓋遍有見者望其蓋上朱光赫弈團圓直上遠連天際暨于覆了雲合光収還如晨旦積後卒於京室

釋道端潞州人出家受具聽覽律藏至於重輕開制銓定綱猷雅為宗匠晚入京都住仁法寺講散睢呂神用無歇時程後舉後學欽之加復體尚方言梵文書語披葉洞識了其深趣勤心護法匡攝有功仁壽中年勑送舍利于本州梵境寺初入州界山多無水忽有神泉涌頂流者非一舊痾

夙痼飲無不愈別有一泉病飲尋差若咽酒肉必重發動審量持戒永除休健端以事聞後還京寺常樂弘演終于夲寺

釋道璨恒州人慧學如神鑽求攝論華嚴十地深疑伏旨解其由緒志尚幽靜不務奢華重義輕財自小之大後入關輦便住勝光訪道求賢栖遑靡託仁壽起塔勅召送舍利于許州辯行寺初至塔寺堂中佛像素無靈異忽放火光通燭院宇舍利上踊金瓶之表又放光明遶瓶旋轉既屬炎熱將入塔時感雲承日覆訖方滅又於塔側造池供養因獲古井水深且清輕軟甘美舉州齊調一從此井而無竭濁莫不嗟嘆璨後不測其終

釋明芬相州人齊三藏耶舍之神足也通解方俗妙識梵言傳度幽旨莫匪喉舌開皇之譯下勅追延令與梵僧對傳法夲而意專檢失好住空閑味詠十地言輙引據問論清巧通滯卒倫仁壽下勅令置塔于慈州之石窟寺寺即齊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

背文宣陵藏中諸雕刻駭動人鬼芬
引舍利去州三十許里白雲欝起從
寺至輦長引不絕耿耿橫空中有天
仙飛騰往返竟日方滅明旦將曉還
有白雲長引來迎雲中天仙如昨無
異人衆同見領目亘論識者以為石
窟之與鼓山連接密尒竹林仙聖響應
之乎既至山塔東面有泉衆生飲皆
病愈芬後卒于興善所著衆經如貫
氏錄

釋僧蓋恒州人曾遊太原專聽涅槃
晩至洛下還綜前業蓋開經陳念慧
攝慮為先遂廢聽業專思定學陶思
既久弥呈心過遂終斯習後入京師
周訪禪侶住大興善寺帷鉸足不務
世談近局異乘略不害口吐言清遠
尠不高之仁壽二年勅送舍利于滄
州四年又勅送于沂州之法相寺初
營石函奉惟青色及磨治了變為鮮
錦布彩鋪發又見僧形但有半身又
曉往觀僧變為佛光焰神儀都皆明
著又現三字云人王寺也佛前又現
雄雞之象冠尾圓具或現仙鳳天人

諸相甚衆南鄉縣民多業屠獵因瑞發心受戒永斷後於他日有採拾者於法相寺南見有樸樹乃生奇異果僅有百顆其色紅赤如蓮欲開折取二枚来用供塔官廢道俗千有餘人同往折取味如蒲桃并果表奏帝驚訝其瑞蓋後住禪定寺唐初卯世九十餘矣

釋曇瑎江都人少學成實兼諸經論住縣大品包蘊心目雖講道時弊而以慧解馳名每往法筵亟陳論决徵擿文旨學者憚焉常讀經函箱滿案記注幽隱追問耆耄皆指其精府及啓其志瑎乃為斟酌通問盤梗自江左右歷覽多年傳譽不爽實鍾華望煬帝昔為晉王造寺京室諸方搜選延瑎入住內史令蕭琮合門昆季祖尋義學屈礼歸心奉以家僧携現大小常處第內晨夕歡娛講論正理推其開悟仁壽之末勅送舍利于潤州環谷山山谷寺古傳云昔有齊人郭智辯數遊環山之陽世俗重之因以名焉此寺即蕭齊高帝之所立也

林崖重映松竹交參前帶環川北背峻嶺江流縈繞寔為清勝瑎巡此地仍搆塔焉初正月內當擬基處屢放金光如一綖許十餘日中然後方息舍利恰到如即置基先不相謀若同合契皆大慶也又初到治天本元陽人物燋渴夜降大雨高下皆足無不賴幸又放赤光流矚如火行道七夕又放大光被諸山也五千餘人咸蒙斯瑞及懺罪營福不可勝言晩承故業迄于隋運後住弘善以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三武德初矣

釋道貴并州人華嚴為業詞義性度寬雅為能而於經中深意每發精彩有譽當時加以閑居放志不涉煩擾市肆俳優未曾遊目名利貴賤故自絕言精潔守素清真士也晩在京師住隨法寺擁其道德閑守形心及建塔之初下勅流問令送舍利于德州會通寺至治之日放赤光明如大甕許久之方滅有一婦人躃疾多載聞舍利至舉來塔所苦心發願乞蒙杖步依言立愈疾走而歸將下塔時忽

有大鳥十二形相希世不識名目次第行列旋遶空中正當塔上覆訖方逝貴後鎮業京輦不測其終

釋僧順貝州人習學涅槃文疏精數志勤策立堪勝艱苦常樂弘法於國圖中無緣拘繫假詐良善文書既効方便雪他投身桎梏情志欣泰監獄者愍斯厄苦將欲解免方取經疏鋪舒詳讀旁為因緣說法勸化事本無蹤還蒙放釋出獄之日猶恨太早有問其故答曰吾聞諸聖地獄化生雖不遠彼且事微轍開皇隆法杖步入關採訪經術住玄法寺及後造塔勅召送舍利于宋州初到宋城市中古井由來醎苦水色又赤無敢嘗者及舍利至色忽變白味如甜蜜至造塔所初放赤光又放白光通照寺內七日辰時天雨白花如雪不落紛紛滿空及下塔時白鶴九頭飛翔塔上下函既了方乃北逝順後還京遊尋行業唐運初興迴栖山世年既遅暮欲享終心行至霸川驪山南足遇見古寺龕窟崩壞形像縱橫即住修理先有丞

護乃具表請武皇特聽遂得安復今之津梁寺是也僕射蕭瑀為大檀越福事所資咸從宗國僧衆濟濟有倫理焉順後卒於住寺春秋八十餘矣

釋法顯雍州扶風人厥姓蕭氏生平志尚禪寂為宗文字紙筆性不遊履沉默寡欲不為世累其師法開定門幽秘殆是不測元魏之末住京兆王寺與實禪師齊駕朝野兼以簡約清素華貴傾屬顯遇斯明匠承奉累年傳習師宗頗接徽緒住日嚴寺仁壽末歲置塔隴州下勅令送顯發自帝京奉舉至彼槳王寺內然寺去州一十餘里褊狹邪仄殊非形望乃移近州北三王山下背崖臨水高勝博敞仍搆大塔放大光明闔境同觀欣其罪滅顯因其所利即而利之廣說法要傾其心惱當斯一會榮嘆成諠晚還入京聚徒綜業每年歲首受具者多顯為開發戒緣鼓行壇儀引聚清衆即而惠之後終時也將八十矣

釋僧世青州人負袠問道無擇夷險覩其遊履略周方岳而雄氣所指鋒

刃難當時地論是長偏愛嗾舌豐詞疊
難名聞齊曾開皇入京住興善寺長
遊講會必存論決仁壽下勑召送舍
利于萊州之弘藏寺四年又勑送密
州茂勝寺行達青州停道藏寺夜放
赤光從房而出直指東南尒夜密州
城內又見光明從西北來相如火炬
藂焰非一遶城內外朗徹如日預有
目者無不同覩後乃勘究方知先告
既至治所兩夜放光如前遶城朗徹
無異及世舉欲示大衆忽然不見
後至寺塔復放大光通照寺宇行道
初日打刹教化舍利二粒見于瓶內
及造石函忽變為金如藥如豆間錯
函底餘處並變為青琉璃因具圖表
帝大悅也後還京不久尋卒
釋法周不知何許人狀相長偉言語
高大涅槃攝論是所留神稠會勝集
無預登踐身相孤拔多或顧問由是
振名者者復繫於德矣初住曲池之靜
覺寺林竹藂華蓮沼槃遊縱達一方
用為自得京華時偶形相義舉如周
者可有十入司氣相求數來歡聚偃

仰茂林賦詠風月時即号之爲曲池十智也仁壽建塔下勅送舍利于韓州修寂寺初造石函忽有一鴿飛入函內自然馴狎經久乃去寺有塼塔四枚形狀高偉各有四塔鎮以角隅青瓷作之上圖本事舍利到夜各放光明如焰上衝四方衆皆一時同見數數放光至于未入空中如絳長三丈許諸佛聖僧衆相非一皆列其中周後復往大禪定寺唐運初基爲僧景暉於仁壽坊置勝業寺召周經始勅知寺任又改坊名還符寺号初暉同俗服栖泊寺宇不捨戒業言語隱伏時符讖記高祖昔任岐州登有前識既承大寶追憶往言圖像立廟爰彰徽号自周積年處任不事奢華房宇趣充僧事僅足貞觀之始以疾而終八十餘矣

釋慧誕雍州人學究涅槃及通攝論每登講席有名京室即曇延法師之學士也住延興寺仁壽下勅召起塔于杭州天竺寺住在靈隱山林石岑

諫寶來仙聖初構塔基多逢伏石掘得一所是古石函旁推其際眇不可測因用令造置古函中大小和可宛如昔契誕還本寺講授爲常雖非卓犖亦例能色貞觀初年卒于本寺七十餘矣臨終清言妄語神色無異顧諸法屬深累住持通告好住怗然神逝

釋智光江州人旻論師之學士也少聽攝論大成其器言論清華聲勢明穆志度輕健鮮忤言諍讓狀推下爲時所重開皇十年勅召旻公相從入京住大興善寺仁壽創塔召送循州途經許部行出城南人衆同送舍利於轝忽放光明高出丈餘傾衆禁慶北至番州寄停寺內其夜銅鐘洪壯自鳴連宵至旦驚駭人畜及至食時其聲乃止既達循州道場塔寺當下舍利天降甘露塔邊樹上色類凝蘇光白耀日光還京室以法自娛頻開攝論有名秦壤晚歇談說歸靜林泉尋還廬阜屛絕人事安禪自節卒于山舍

釋智數雍州人習誦衆經意存禪觀晝則尋讀夜便坐嘿蕭散無爲不存

世累住弘善寺閑居綜業仁壽中年
起塔秦州之永寧寺下勑令送既至
塔所夜逢布薩異香如霧屯結入門
合衆同怙欣所聞見又於塔上剎柱
之前見大人跡長尺二寸蹈深二分
十指螺文圓相周備推無蹤緒葢神
瑞也又降異雲屯聚塔上又雨天花
狀如金寶又聞空中讃嘆佛聲官民
道俗相慶騰踊教還本寺綜業終年
釋圓超觀州阜城人十地涅槃是其
經略言行所表必詢猷焉曉住京寺
策名臺省仁壽末歲下勑造塔於廬州
化城寺初達州西四十餘里道俗導
引覽列長幡南風勁利樹林北靡惟
有幡腳南北相分雖爲風吹都不移
乱及初行道設二佛盤忽有蜻蛉二
枚各在盤上相當而住形極麁大長
五寸許色麗青綠大如人指七日相
續如前停住行道既散欻然飛去比
後下塔還復飛來塡埋都了絶而不
見當下正中塔基上空五色慶雲狀
如傘蓋方直齊正如人所爲雲下見
一白鵲翱飛旋轉事了俱散超還京

室不測其終

釋慧藏冀州人初學涅槃後專講解禁守貪競絶迹譏嫌安詳詞令不形顏色入京訪道住光明寺仁壽中年勑召置塔于歡州初至塔寺行道設齋當其塔上景雲出見彩舍五色有若花蓋綺繡錦繢無以加焉從午至酉方始隱滅又延興寺僧法順者聽習涅槃善守根禁退讓自節貞德無傲勑住江州廬山東林寺置舍利塔初至其地耕者見光尋而掘之獲金銅弥勒像一軀形質瓌異即而供養並不測其終

釋寶憲鄭州人寶鎮律師之學士也童稚依止即奉科條審量觀能具承大法受具之日但奉文言至於行攝並先具委有師資焉有功業焉開皇之始與鎮同來住大興善威儀調順言無涉俗仁壽奉勑置塔洪州即豫章之故地初向彼州路由江阻既失正溜沿濟不通人力殆盡無前進理程期又逼道俗遑懼憲乃懇心舍利請垂通涉忽降白鳥船前緩飛乍来

乍去如有引導即遣隨逐遂逢水脉通夕沉舟安達無障意還京室尋事卒也

釋法朗蒲州人學涉三藏偏鏡毗尼開割篇聚不阻名問加復器用平直無受輕陵決斷剛正未私彊禦後住勝光披究律典經其房戶莫不懍然仁壽二年勅召送舍利於陝州大興國寺寺即皇考武元本生處也故置寺建塔仰謝昔緣初達州境大通善法演業三寺夜各放光不知何來而通照寺內朗徹無障善法寺中見三花樹形色分明四月二日靈勝寺中夜忽放光五色彩雲合成一蓋通變為紫比靈轝入城雲蓋方散又有五色彩雲從乾巽二處經紀而來至於塔上相合而住及掘塔基下深五尺獲一異鳥狀如鸜鵒色甚青黃巡行基趾人捉無畏唯食黃花三日而死又青石為函忽生光影表裏洞徹現諸靈異東西兩面俱現雙樹樹下悲有水文生焉函內西面現二菩薩南邊金色北邊銀色相對而立又二菩

薩坐花臺上各長一尺並放紅紫光明函內南面現神足像合掌向西函脣西面又見卧佛右脇而偃首北面西函外東面雙樹間現前死鳥傾卧須臾起立鳥上有三金花其鳥西南而行至卧佛下住立不動凡此光相從巳至未形狀儼然命人圖寫上紙素訖方漸歇滅又將下日忽然雲起如煙如霧團圓翳日又如車輪雲色條別又如車輻輪輻雲色皆如紅紫人皆仰視其相嘆惋希遇藏塔既了天還明淨失雲所在當斯時也寺院墻外咸見幡蓋圍遶謂言他處助來供養事了追問一無蹤緒朗慶斯神瑞登即奏聞晚還京師以疾而卒

釋曇遂雍州人初學大論後味唯識研精攝論選其幽理每言三界虛妄但是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難息故得名稱高遠有通美焉然復慎守根門勤修戒撿住真寂寺掩關勵業仁壽中年下勑送舍利于晉州法吼寺初停公館放大光明照精舍門朗如金色又放黃白二光從道場出久久乃

滅又從舍利轝所至於塔基而放瑞
光三道虹飛色如朝霞耿然空望下
塔之內又放光明隱顯時現大都爲
言七日之內瑞靈雜沓相仍不絕還
京服業迄于唐運八十餘卒矣
釋曇觀吉州人七歲出家慕於法字
及進具後尋討義門偏宗成實祛析
玄滯後以慧解乱神本也乃遂駕澄
源攝慮巖壑十六特勝弥所留心神
咒廣被銷殄邪障高問周遠及于天
闕開皇之始下勅徵召延入京室住
大興善供事隆厚日問起居釁上數
度坐以華褥帝親供侍欽德愛法觀
寬厚敦裕言無浮侈深得法忍若樂處
心故使名利日增而素氣常在所獲
信施並入僧中房宇索然衣鉢而已
時俗流湎之夫雅尚之也仁壽中歲
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定林寺初停公
館即放大光掘基八尺獲銅浮圖一
枚平頂圓基兩戶相對制同神造雕
鏤駭人乃用函舍利安瓶置內恰得
相容州民禽巨海者患瘂六年聞舍
利至自書請瑞見本一粒分爲三分

色如黃金乍沉乍舉又見三佛從空而降即能陳述詞句如流觀還京都不委終事

釋靈達恒州人先在儒門備㕘經史唯見吏相圖略時有懷仁抱義然復終論諸有未免無常乃擇髮道流希崇正軌從遠公學義咸知大意因即依隨三業無捨及遠之入京輦慕義相從晚住延興退隱自守端毅身心終月禪嘿衣食麁弊不希華美仁壽中勅召送舍利於本州龍藏寺初定基趾聞有異香漸漸芬烈隨風而至遍於寺內有民金玄瓚者住在寺側先患鼻塞二十餘年莫知香臭當于此日忽聞香氣驚尋至寺因尓鼻差又雨天花從空而下光彩鮮淨晃若金銀先降塔所後及寺院道俗競接輕薄如縷下舍利訖有雙白鶴旋於塔上良久翔逝達後連尋定業追訪山世不顧名實頭陁林塜雖逢神鬼都不怖懼大業之始終於墓藂初不委之村人恠不乞食就看巳亡加趺如在因合牀殮於柱城窟中

釋僧昕潞州上黨人自騖道法律周聽大小遠諸禪律莫不登臨傾渇身心無席不赴而導戒愚智衆通諠靜昕一其正度恭慎横經聆旦披覩曾不忽忘初衆見其伍目衷言絶柱論道皆号為矇叟也後有智者問其文理咸陳深奧輕浮章句略不預懷有問其故荅曰勿輕末學妙德常藏惟夫大覺方能靜照盛德明約可無細瑕愚師軌物時有通悟惟自兩明殼鑒方取會不得以法累人致乖祗奉暨周滅二教逃隱泰山大隋開法還歸聽習遊步洛下從學達公十地涅槃咸究宗領後入關住興善寺體度高爽不屈非濫時復談講辯詞迅舉抑揚有度至於僧務營造情重勤切躬事率先搘揵運涉仁壽中歲置塔毛州護法寺下勑令送舍利初至公舘有沙門曇義者高行名僧聞諸舍利皆放光明我等罪業一無所現即解衣為懺燒指為燈竟夕供養明旦出光通屬人物又出金瓶迴旋行道青赤白光三色流照經于信宿其光乃隱

四月七日初夜放光赫赤焱然滿佛堂內須臾出戶流照四擔將入函時又放赤光烈燄踰日遍夜又放照于函內四月十日天花如雪從空亂下五色相間人皆収得又感異香微風普遍熏塞寺內其函忽變爲青瑠璃內外通徹人以白綾周匝數重漫覆其函又加輭䋲灰泥其上尋照其泥還如函色又灰泥上盡作十花飾以金薄及成就後唯一金色餘花皆采未下塔前有張世讓清信士也常持八戒遠離妻孥靜空誦經乃聞聲所梵讚之聲出戶看之見有羣僧各執香花遶旋供養迫之遂失又見天人持諸幡蓋及以香花東南飛來當于塔上變成大雲旋空良久又見百餘沙門在塔基上執篝輦土以陪增者比及明晨寂無所見時經夏暑土地乾燥人皆思雨應念即降三四寸許川野除煩涉丘縣民路如意者廻心信佛望見光相路雖遠映舉目徹見寺僧五人在佛堂內又聞塔邊音樂讚嘆聲極亮遠重雨天花滿四十里

塔基倍多昕慶斯衆瑞即具表聞晚還資業不測其卒

釋玄鏡趙州人立志清貞不干流俗四分一律文義精通不樂闡揚恒尋異部激發違順品章廢立有神彩焉住空觀寺開散優遊無為僧也仁壽二年春勅置塔本州無際寺建基趾日尋放赤光變轉不常或如形像乍似樓閣又出白光時吐大小巡繞塔側四月四日又放光明紫綠相間三度乃止又於光內見佛像形長二尺餘坐蓮花座并有菩薩侠侍嚴儀從卯至酉方始歇滅當此之時有目皆覩鏡還空觀復學禪宗居止東院合集同侶多行頭陁遂終其寺也

釋智揆冀州人愛慕涅槃淨持戒行不重榮遅知足無求住弘濟寺開門習業僧衆服其智德敬而宗之每處勝筵推其名實而揆弗之顧也退屏自修若無聞見仁壽之歲弘塔四方有勅召揆送舍利於魏州開覺寺初屆治所遂放大光紫白相宣五色遞發有居智曠冷疰積年因礼發願乃

見赤光遍室便吐惡物其患即除有患重者聞斯嘉慶伏枕發願亦蒙光照平復如本方來塔所其例衆夥不復具書又揚大眼者先患兩目眞無所見牽來至舉乞願求恩即見舍利如本明淨斯例復衆四月八日下塔既訖西北雲來雨花塔上紛霏如雪色似黄金寺院皆遍道俗收取狀如金花感一黑狗莫知由來直入道場周旋行道每日午後與餅不食與水便飲至解齋時與粥方食寺內群犬非常噤惡一見此狗低頭畏敬不敢斜視塔所樹碑厚三尺半忽發光彩狀如琉璃映物對視分明悉見又見象六並現石碑內至五月末來於其碑中七變相狀或為佛像聖僧雙樹衆瑞非一並以事聞撿驗徒迹終南居閑禪寂登陟巖藪往而不返

釋僧範冀州人學大小乘靜務心業追師禪念傾屈盡礼所獲定要侍於同侶住勝光寺以慧解見推及帝建塔下勅徵召送舍利於本州覺觀寺每至日没常放光明黄赤交焰變化

非一沙門僧辯患耳四年聞聲如壁
一覩舍利兩耳洞開有逾恒日州民
穌法會左足攣跛十有餘年委杖自
扶来礼乞願尋得除差放杖而歸範
目覩靈驗神道若斯信知經教非徒
虛誕但由誠節未著故致有差後歸
本寺還遵前轍未詳其卒
釋寶安兖州人安貧習學見者歎之
初依慧遠聽涉湼槃博究宗領周滅
齊亡南投陳國大隋一統還歸鄉壤
行次澠洛又從遠焉因仍故業殊見
深隱開皇七年慕義入關住淨影寺
當遠盛日法輪之下聽衆將千講會
制約一付安掌于時遠方輻湊名望
者多難用緝諧故在斯任安隨機喻
接匡救有儀雖具徵治而無銜怨各
懷欽嘆登台稱焉講十地湼槃絶熟
時匠性存攝嘿不好揚演有問酬對
辯寫泉流仁壽二年奉勅置塔於營
州梵幢寺即黃龍城也舊有十七級
浮圖擁在其內安置舍利當夜半上
並放白光狀如雲霧初惟一丈漸大
滿院明徹朗然良久乃滅前後三度

相類並同舊有石龜形狀極大欲作函用引致極難匠石規模斵截成函三分去二安自思念石大函小何由平成懼 日愆期內懐憂灼比曉看之其石自然分析不勞鑴琢究尔成就函雖神造計應大重薄用拖曳輕迅若馳不勞至寺便依期限深慶情願晚還京寺不測其終

釋寶巖幽州人標意十地次綜毗曇末究成實故於宗部渉獵繁焉戶牖玄文踈條本幹時傳富博而性殊省事不樂談說昔析數散精理載揚住京下仁覺寺守道自娛無事交厚仁壽下勅召送舍利于本州弘業寺即元魏孝文之所造也舊号光林依岑帶澗面勢高敞多挾徵異事遵清肅故使行僻之徒必致驚悚由斯此衆澂迹希過自開皇將末舍利到前山恒傾搖未曾休止及安塔竟山動自息又仁壽初歲天降剃刀三十三枚用甚銛利而形製殊別今僧常用以剃剪也又初造石函明如水鏡文同馬瑙光似琉璃內外照徹紫焰光起

函外生文如菩薩像及以衆仙禽狩師子林樹雜相非一四月三日夜放大光明照天地有目皆見巖事了還不測其卒

釋明馭瀛州人初學涅槃後習攝論推尋理源究括疑滯晚遊鄴下諮訪未聞隱義重玄皆所披覽開皇八年來儀帝里更就遷師詢求攝論意量弘廣容姿都雅人有勸怒初不改容衆服其忍力也住無漏寺講誦為業仁壽中年勅請送舍利于濟州崇梵寺寺基帶危峯多饒異樹山泉盤屈脩竹蒙天寔佳地也尅日將下寺有育王瑞像乃放三道神光遍于體上金石榴色朗晃奪精經一食頃乃遂漸歇又聞磬聲搖曳長遠寺東巖上唱善哉聲清暢徹心追尋莫委又舍利函上光高三尺狀如花樹本送舍利分為二粒出琉璃瓶相隨而轉並放光明有黃白雲從西南來聲如雨相流音樂聲正當塔上凝住不動復見二花從雲中出或時上下大鳥群飛迴旋塔上又於雲中現仙人頭其數

無量於此之時華州城人見諸仙人從空東來向于魏州取當斯運欣慶嘉瑞說不可盡民百捨物積之如山並用構塔沙門五人生逢奇瑞捨戒為奴供養三寶因勒銘紀廣如別傳獻后昇遐造禪定寺召而處之遂終世矣

釋道生蒲州人延統是其師也名父之子係跡厥師雖雅尚未齊而思力方遠仁正致懷聲色無染受持戒護兢詠文言四分一律薄露聲教講誦時揚器法難擬住興善寺卓摽異目不斜眄威儀安帖衆欽憚之仁壽二年勅召送舍利于楚州初傳公館感一野鹿直入城門防人牽來詣舍利所自然屈拜馴善安隱生曰尒為舍利可上井階必若他緣隨意而去鹿聞此語遂即升階出入帳前往還無難乃為說歸戒鹿乃頓頭香恭如有聽受因以緇帛繫之即舐人手夜臥轝邊或往生房經停兩宿自然退出還歸荒野及當下日白鶴兩雙飛旋塔上覆訖方逝生覩斯瑞與諸僚

屬具表以聞并銘斯事在于塔所既還京室不測所終

釋法性兖州人少習禪學精厲行道少欲頭陁孤遊海曲時復入俗形骸所資終潛林阜沉隱為任開皇十四年文帝東巡搜訪巖穴因召入京住勝光寺仁壽之年勑召送舍利於本州普樂寺初營外函得一青石錯磨始了將欲鎣飾變成馬瑙五色相雜文彩分明函內斑剝雜生白玉凝潤光淨函之內外光如水鏡洞照無障當入函時正當基上白鳥一雙翱翔緩飛遶塔而轉塔西柰樹枝葉並變為真金色及文帝既崩置大禪定延住供養遂卒于寺八十餘矣

釋辯寂徐州人少以慧學播名沉浪人世遊講為業末在齊都專攻大論及阿毗曇心末越周年粗得通解會武平末歲國破道亡南適江陰復歸三論神氣所屬鑽其新理開皇更始復返舊鄉桒梓仍存友用徂落西入京室復尋昔論龍樹之風復由光遠仁壽置塔勑召送于本州流滯寺及

初達也舍利塔所忽見異光照寺北嶺及以南山頭同朝日又於石佛山內採石為函磨飾纔了彩文間發彪炳光現山海禽狩仙人等像備出其中雖復圖取十不呈一晚綜前業演散京華福利所兼俱充寺府不測其終

釋靜凝沂州人遷禪師之門人也早年聽受深閑邪正經律十地是所詢求後師攝論備嘗幽顯常樂止觀掩関思擇緣来便講唱吼如雷事竟退靜狀如愚叟世間之務略不在言人不委者謂為庸劣同住久處方知有道兼以行不涉疑口無褒吊塊然卓坐似不能言開皇六年隨遷入雍住興善寺仁壽二年下勅送舍利于杞州初至頻放白光狀如皎月流轉通照及下塔日白鳥空中旋繞基上瘞訖遠逝更有餘相凝為藏隱亦出一二知大聖之通瑞也餘則隱之不書及至京師又被責及方便解免不久而終

釋法揩曹州人十五出家依相京賢統而為弟子師習涅槃通解文義及

受具後專攻四分雲暉兩匠振紐齊都備經寒暑伏面諮稟皆賜其深奧無所孑遺及齊法俱亡南避淮表壽山之陽隨開律教開皇首歲大闡法門還返曹州欲終山水將趣海岸而道俗邀留不許東騖栖性虛靜更於城北三里左丘山營造一寺名曰法元高顯平博下臨城邑遙望發心皆來受法素為安而能遵古人所尚久在塵䴡不無流轉便入關壤觀化京都住揚化寺復揚戒律仁壽置塔奉勅送舍利於曹州栖以初基有由欲報斯地表請樹塔還置法元上帝不違任從所請初達曹部置塔州內慶現神瑞備如別紀但學未經遠難得遍知故略編之想未繁撓日別異見具如後述於三月十四日中時見佛半身面白如玉舍利與前佛頂之上黃赤光起二十九日夜降甘露朱甜逾審現於赤光遍於城上須臾流照達于塔所四月五日舍利上踊白色鮮明其日中時帳上北面忽見光影中有白雲氣中生樹狀如青桐下有

青色師子面西而蹲六日卯時復有光影見雲氣內有三蓮花雨扇雙樹下有佛像樓閣樹林沓重而出上有立菩薩像辰時又見金色光明出沒漸大巳時復見重閣閣上有樹葉如貝多旁立聖僧午時復現雙樹之形下列七佛申時雙樹又見一佛二菩薩像三花承足又見天人擎花在空黃師子等亥時帳後見千佛形舍利室內出黃白光四月七日又見雙樹黃雀一頭及以光雲師子等像辰時又見金翅鳥身飛龍樹林寶蓋等像旁現二菩薩及黃師子巳時又見寶幢樹林下有菩薩黃衣居士白色師子蹲踞石上又有雲氣樹林樓閣菩薩午時又見白色雲氣寶幢樹林青色師子申時又現雙樹繁茂須臾變為宮殿樓閣佛坐花臺其色黃白亥時雲起西北雨潤三寸雲上六天一時見身四月八日將欲下塔平旦之時天雨白花飛颺不下卯時又見諸天寶蓋樹側菩薩及黃師子辰時又見大蓋兩重衆寶莊嚴下坐菩薩

及白師子踞在石上帳上又見光影雲氣氣中金光乍大乍小下有蓮花時開時合又雨天花大者在空面闊尺餘小者墮地狀如桃花巳時帳後見三諸天三師子及蓮花水池午時將下又見雙樹并立菩薩舍利忽分以為五粒流轉光曜四月九日塡平已後帳後板上光影之內疊石文生又見大樹青衣沙門執爐而立又感奇香郁烈人鼻楷具列聞帝大悅令圖繢之以流海內自仁壽創塔前後百餘感徵最優劣高於楷後以常業終於本寺

釋智能李氏懷州河內人布意遠塵來懷律教收聽令譽風被河右開皇之始觀道渭陰隨奉資行住轉輪寺仁壽置塔奉勑召送於青州勝福寺中處約懸峯山參天際風樹交結迫瞰千里古名嚴勢之道場也元魏末時創開此額初置基日跡山鑿地入土三尺獲古石函長可八尺深六尺許表裏平滑殆非人運所謂至感冥通有析斯應矣及下舍利大放光明

挺澁山宇道俗俱見乃至出沒流轉
變狀區論能晚還寺更崇定業林泉
揺託不預僧倫逃名永逝莫測其終
釋曇良姓栗潞州人十六出家專尋
經典及長成德以大論傳名兼講小
經接叙時俗丞發歸信為衆賢之賞
入京遊聽住真寂寺文帝下勅召送
舍利于亳州開寂寺將欲起塔先造
石函地非山鄉周訪難得良曰待覓
得石期至區成但發勝心何緣不濟
乃要心祈請願賜哀給忽於州境獲
石三枚底扇及蓋各是異縣運來合
之宛是一物衆嘉異之具聞臺省良
性樂異迹周覽觀之亳州西部穀陽
城中有老君宅今為祠廟達前有柏
三十餘株碑文薛道衡製廟東百餘
步老君母宅亦有廟舍次西十里有
苦城即傳所云李耼苦縣人斯處是
也還歸本寺專誠懺禮食息已外常
在佛前唐初卒也八十餘矣
釋道嵩姓劉瀛州河間人十三出家
遊聽洛下訪訊明哲終日揺遑衣服
麁單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

論陶染積時遂寢幽極隨宗室爲慕義學士同侶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塔勅召送於蘇州舍利將至井吼出聲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甎函内有銀合獲舍利一粒置水瓶内旋遶呈祥同藏大塔嵩還京室住總化寺飡味涅槃依行懺悔身戒心慧恚戴奉之一鉢三衣盈長不畜遵經聖行息世譏嫌遂卒於世

釋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國難東歸魏封于襄陽因累居之十餘世矣七歲初學尋文究竟無師自悟敬重佛宗雖晝權俗緣令依學侶而夜私誦法華竟文純熟二親初不知也十三拜辭即蒙剃落更諮大部情因弥著二十有四方受具足携帙洛濱依承慧遠傳業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導後入關中住靜法寺仁壽置塔勅召送于瓜州崇敎寺初達定基黃龍出現於州側大池于角身尾合境通矚具表上聞嶷住寺多年常思定慧非大要事不出戶庭故往參候罕覩其面末以年事高邁勵業弥崇寺任

衆務並悉推謝唐初卒也七十餘矣

釋道顏姓李氏定州人初學遠公涅槃十地領牒樞紐最所殷贍仍講授門學聯塵道啓東川開悟不少後入京輦還住淨影寺當遠盛世居宗紹業仁壽中年置塔赤縣下勅徵召送舍利于桂州初入州境有鳥數千齊飛行列來迎輿上從野入城良久方散及下安處感五色雲靉靆垂布七聚基上餘便歇清日曜天地後返京邑常尊上業唐運惟新宇內尚梗崇樹齋講相循淨影因疾而卒春秋七十餘即武德五年矣臨終清漱手執香鑪若有所見奄然而逝自顏之處世也衣服麁素不妄用從行必以時情避嫌郄言必詳審深惟物忤又兼濟禽畜慈育在心徽經惱頻便即垂泣不忽童稚不行楚叱縱有輕陵事同風拂顧諸屬曰不久去也何煩累人故於無常得其旨矣

釋淨辯姓韋齊州人少涉儒門備閱丘索孔墨莊老是所詢謀忽厭浮假屏迹出家經律具嘗薄通幽極復纏

名教遯世山林受習禪門息緣靜慮
開皇隆法入住京師依止遠公住淨
影寺更學定境又從遷尚受攝大乘
積歲研求遂終此業曾與故友因事
相乖彼加言謗辯終不雪及委由問
答曰吾思其初結交也情欣若弦豈
以後離復陳其失時以此高之後勅
召送舍利於衡州岳寺本号大明即
陳宣帝為思禪師之所立也行達江
陵風浪重阻三日停浦波猶未靜又
迫嚴程憂遑無計乃一心念佛舊法
直去即蒙風止安流從下既入湘水
溯流極難又依前念舉帆利涉不盈
半月便達衡州及至岳寺附水不堪
巡行山亭平正可構正當寺南而有
伏石礙乃執爐發願必堪起塔願降
祥感便見岳頂白雲從上而下廣可
一疋長四十里至所建基三轉旋迴
久久自歇又感異香形如削沉收獲
數斤氣煙倍世道俗稱慶因即構成
初此山僧顗禪師者通鑒僧也曾有
一粒舍利欲建大塔在寺十年都无
異相及令送至乃揚瑞迹黃白大小

聚散不定當下之日衡山縣治顯明寺塔放大光明遍照城邑道俗同見古老傳云此寺立來三百餘年但有善事必放光明經今三度將非帝王弘福恩與衆同感見之來誠有由矣辯欣斯瑞迹合集前後見聞之事為感應傳一部十卷後興禪定復請住之大業末年終於此世

論曰夫吟嘯之鼓風雲律調之通塞暑物理相會有若自天況乃神道玄謀義乖恒應而可思也故聖人之為利也權巧衆途示威雄以攝生為敦初信現光明而授物情在悟宗規模之道既弘汲引之功無墜至於混小大之非有均彼我之恒儀齊色心於性空絕形有之流轉幽通而揚化本極變以達神源斯道窮微非曆言也然則教敷下土匪此難弘先以威權動之後以言聲導之轉發信然所以開萌漸也像末澆競法就崩離神力靜緣通感殆絕二石之世澄上揚名而蕭接繞誌公標德備諸紀錄未敢詳之頃世蒙俗情多浮濫時陳靈相或

加褒飾考覈本據顛墜濫邪妖異之訴
林蒸是非之論鋒起至如觀音之拔
濟信而有徵大聖之通夢華實相半
斯則詭事親蒙難免語意無涉餘求
想冢實假冥緣故得有淪虛栢因斯
以言良有以也園通之遊聖寺昭達
之涉仙宮信其言焉難窮事矣前傳
之叙蓬萊無乖鄙例纂者顯宗通感
劉闢玄化之基法本內傳具列靈通
之應或騰虛而現奇或飛光而吐瑞
有晉嘉相雜沓臻焉曇翼之感育王
陶鉛之逢妙德自後繁華難具陳矣
隋高建塔之歲踊瑞紛綸神光囑於
群物至澤通於疾癘天花與甘露同
降靈芝共瑞鹿俱程空遊仙聖結霧
來儀水族龜魚行鱗出聽百有餘塔
皆脩潛通君目相慶緇素欣幸其德
榮明不可加也然而當年即世或墜
流言俗習常談五福欣其壽考通神
達命三畏君子所知及煬帝鎔鑄高
陽開模之始其像頂含翠髮身曜紫
金靈光通普顯五色之希奇瑞花滿
庭開六彩之殊相上下同泰無德稱

焉下詔圖之遠頒郡國義當鬱斯厚澤荷福無壃遺厥宗社如山之固尋復兵飢荐集宇內分崩三曆豈寶率于身世統詳終古五運非不推遷近以情求殃慶迷其倚伏又如聖母上天功高遂舉輪王樹塔福及凶終何以明其然乎信由業命之淳薄故感報果之休咎耳豈以恒人之耳目而遠籌於三世之道哉若夫卜商賈誼之為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辯命之所以為然何異見羅紈於篋笥而未識成之由機杼也覩百穀於倉廩而未知得之由稼穡也儒之所云命也釋之所云業也命繫於業業繫於心心發其既參差業成故亦無准是以達命業之開士知報熟而無辞迷因果之恒人謂徒言而不應故馬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舍情而無以釋斯皆覩流而不尋源見一而不知二覽釋門之弘教豈復倫斯網哉夫造業千端感報万緒或始善而終惡故先榮而後枯或吉凶之難起故

禍福而同萃惟色一也等面異而殊
形惟心一也齊百化而無定故無學
或盡於此生往業終於即世有縛感
由於既往受報未止於今時身子悟
理之通人常懷疾惱目連威雄之達
士終經碎身至聖納謗於祇園王子
被讒於清衆儒宗絶粒於陳壤堯湯
遭變於中原雖玄素之相或乖而業
命之緣無爽是知文煬大寶往福終
於此世崇建塔像今業起於將來交
運相投無識因之致惑隋遭兩鎮通
命豈其然乎復有深宮法濟寄神
祝而銷災慧日法安憑研石而流水
轉明之趣巨浸通達之沐炎湯瓚公拜
而邪象崩道英終而大地轉斯德衆
矣其徒繁矣既云神化固不可以由
來擬之輒叙篇中識僧倫之難偶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遺身篇第七　正傳十二附見二

釋法凝會州人也俗姓龐氏初齊武帝夢遊齊山不知在何州縣散頒天下覓之時會州父老奏稱去州城北七里臣人山是舊号齊山武帝遣於上立精舍度僧給田業凝以童子在先得度專心持戒道德日新月六年三齋供不斷但以坐禪爲念出禪則誦經恒常入禪百

姪爭往看而不敢入唯於窓中遥見動經一月出猶不食大德名僧多往勸之雖復進食漸漸微少後年至七十於佛像前置座而坐初燒一指晝夜不動火然及臂諸人為弟子欲往撲滅及有叫喚者復有禁止不聽者臂然火燄彌熾遂及身七日七夜時俗男女有號哭自搥者又有頂礼讃歎者至身盡唯一聚灰衆共埋之於上起塔今猶有一精舍在餘皆摧滅

釋僧崖姓牟氏祖居涪陵晉義熙九年朱齡石伐蜀涪陵獽三百家隨軍平討因止于廣漢金淵山谷崖即其後也而童幼少言不雜俳戲每遊山泉必先礼而後飲或諦視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荅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剛正甞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獠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家僮往

彼觀望忽有異虵長尺許頭尾皆
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
檏眾奔散虵便趣水舉尾入雲赤
光遍野久之乃滅尋尒眾聚具論
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虵
不害人又勸停池堰眾未之許俄
而隄防決壞時依悉禪師施力供
侍雖充驅使而言語訥澁舉動若
癡然一對一言時合大理經留數載
無所異焉至玄冬之月禪師患足冷
命之取火乃將大鑪炎山炭直頓於
前禪師責之曰癡人何煩汝許多火
乃正色荅曰須火卻寒得火嫌熱
孰是癡人情性若斯何由得道禪
師謂曰汝不畏熱試將手置火中
崖即應聲將指置火中振吒作聲
卒煙涌出都不改容禪師陰異之
未即行敬又以他日諸弟子曰崖耐
火共推之火爐被燒之處皆並成瘡
而忻笑自如竟無痛色諸弟子等
具諮禪師禪師喚來謂曰汝於此學
佛法更莫漫作舉動或乱百姓荅曰
若不苦身焉得成道如得出家一日

便足禪師遂度出家自爲剃髮但覺
鬚髮易除猶如自落禪師置刀於
地攝衣作礼曰崖法師來爲我作
師我請爲弟子崖讓謙而已既法
衣著體四輩尊崇歸命輸誠無所
㥘惜或有疾病之處往到無不得
除三十年間大弘救濟年踰七十心
力尚強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
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
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
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号
以爲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
疾何不治之荅曰身皆空耳知何
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爲空荅
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
孝愛寺兊法師者有大見解承崖
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試解
衣施之願大衆曰眞解波若非徒口
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
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
滅火熖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
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令
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

勸勵令行慈淅肉雖煙焰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為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頷頭微笑時或心急私有言者崖顧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此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樵頭耶於是大衆懍然莫不尊到其後復告衆曰末劫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今為寫大乘經教故燒手滅身欲令信重佛法也闔境士女聞者皆來遶數萬匝崖夷然登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霑漬便斂心入定即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齧新生五骨狀而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或見大羊龍蛇軍器等象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驚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

愛寺導禪師戒行清苦耆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捷為儭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諠擾旋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施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為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万衆擁輿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為衆說法時舉目視於薪積欣然獨笑乃傾右脅而寢都無氣息狀若木偶起問日時將欲至仍下足白僧曰佛法難值宜共護持先所積柴疊以為樓高數丈許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樓遶旋三匝禮拜四門便登其上誦欄下望令念般若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令下火皆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身面焦坼重復一禮身踣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

皆化惟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
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
雖卷而心猶如本允法師乃命收取
葢于塔下今在寶園寺中初未燒前
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
我身可盡心不壞也衆謂心神無形
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留以
一心之不朽也然崖自生及終頻現
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
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
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
因爾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與者偏嗜
飲噉流俗落度隨崖輩後私發願曰
今值聖人擔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
色人曰汝能斷肉大好汝若食一衆
生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又食者即
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
如死屍中蟲蟲即肉也又曰有六時
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
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言
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
滅於是佛與翹心精進繞塔念誦又
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

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摟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摟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相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代衆生受苦為實得不答曰既作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時普法師又問曰二家共諍大義終莫之決一云佛智緣無相理是緣境智是能緣一云除倒息妄即是真諦何者為定崖曰佛即無相無別異相海法師曰佛即無相無相之相本無異相若如此者菩薩即釋迦觀音崖曰我是凡夫誓入地獄代苦衆生願令成佛耳海曰前佛亦有此願何故早已成佛答曰前佛度一時衆生盡也又問藥王等聖何故成佛令菩薩獨未成佛而救衆生是則前佛殊墮答曰前段衆生已得藥王意令衆

生未得我意由我始化如將落之花也故其應對一時皆此之類乃謂傳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坐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疾乃至畜生下類擅越慎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也皆覩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紫樓之上如弓出形並雨諸花大者如兩斛斗許小者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振觸皆消又聞大鼓硠硠深遠久久方息及崖滅後郫縣人於郫江邊見空中有油絡輿崖在其上身服斑納黃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僧皆罩竹傘乘空西沒又潼州靈果寺僧慧策者承崖滅度乃為設大齋在故市中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應會仍雨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花旛香煙滿空繽紛大衆通見又初收心舍利

至常住寺中皆見花葉舍威光榮庭
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疾在
牀不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將一沙
彌來𢯱裹三斛許香并檀屑分為四
聚以遶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
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
爆燼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荅曰
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真名光明遍照
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
在於外村為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
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
見因即應聲二百許人悉見天花如
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花
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淨耀
日四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
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
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
將欲解素私自評論時屬三更忽聞
門外嗔𥛚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
語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
從後走趁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
後八月中攘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
頂行獵搦箭聲弩舉眼望鹿忽見崖

騎一青麖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田矣便尒別去又至冬閒崖兄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万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杖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雞豬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為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畜畜言極周委故其徃徃現形豫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氏三寶錄并益部集異記

釋普圓不知何許人聲議所述似居河海周武之初来遊三輔容貌姿美其相偉大言顧弘緩有丈夫之神来焉多歷名山大川常以頭陀為志樂行慈救利益為先人有投者輙便引度示語行要令遵善節誦華嚴一部潜其聲相人無知者弟子侍讀後因知之然而常坐繩牀斂容在定用心跡到不覺經過晨夕有時乞食暫往

村聚多依林墓取靜思惟夜有強鬼形極可畏四眼六牙手持曲棒身毛垂下徑至其前圓怒目觀之都無怖懾不久便退其例非一又有惡人從圓乞頭將斬與之又不肯取又復乞眼即欲剜施便從索手遂以繩繫腕著樹齊肘斬而與之心悶委地村人明乃聞知因斯卒于郊南樊川也諸村哀其苦行爭欲取瘞眾議不決乃分其屍為數段各修塔焉

釋普濟雍州北山互人初出家依止圓禪師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跏坐修禪至于沒齒栖遲荒險不避豺虎雖遊浪物表而手不釋卷嘗讀華嚴依而結業自佛法淪廢便投太白諸山行不裹粮依時噉草咀嚼咽飲都不為患願像教一興捨身供養修普賢行生賢首國開皇之始大闡法門思願既滿即事捐捨引眾集於炭谷之西崖廣發弘誓自投而殞遠方填赴充於巖谷為建白塔于高峯焉近貞觀初有山居沙門普濟者立操標勇貞專自固恒遊名山習誦

經典大品法花偏所通利其所造集多誦兩經仍隨文句時重解釋聲氣所及周于一里故使數万衆中無不聞者以武德十八年西入關擽時經邑落還居林靜貞觀度僧時以濟無貫擢預公籍住京師光明寺衆聚山結樂聞經音濟斯諠擾遂遺名逃隱不測所之有說今在終南幽巖獨坐傍饒山果須者負還重更追尋便失来徑余曾同聚目悅斯人衣則百結相連幹則纔充受用汲灌瓦瓶麻緶繫頸坐則藉草腸無著地驍悍梟敢驕蓋莫斯節約儉退利賊潛迹言論所指知足為先談授正義如行為寂所以一坐說法施積如山曾無顧涉任委監護乃重惟曰城邑所屬五欲為根余力既微無宜自陷遂逃遁矣

釋普安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小年依圓禪師出家苦節頭陁捐削世務而性在和忍不憙怨酷或代執勞役受諸勤苦情甘如薺怒其事盡晩投藹法師通明三藏常業華嚴讀誦禪思准為標擬周氏滅法栖隱于終南山

之楩梓谷西坡深林自庇郭居世表絜操泉石連蹤由甫又引靜渕法師同止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加以遵修苦行亡身為物或露形草莽施諸蚊虻流血被身初無懷憚或委臥乱屍用施豺虎望存生捨以祈奇志而虎豹雖来皆嗅而不食常懷介介不副情願孤踐狩蹤冀逢食噉于時天地既閇像教斯蒙國令嚴重不許逃難京邑名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投骸未委安乃揔召詳集渊渚其心幽密安處自居顯露身行乞索不懼嚴誅故得衣食俱豐修業無廢乱世知士安其在焉時有重募捉獲一僧賞物十段有人應募来欲執安即慰喻曰觀卿貧煎當欲相給為設食已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許道人民間你復助急不許道人山中若尒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須撿按又周臣柳白澤者奉勑傍山搜括逃僧有黨告云此楩梓谷内有普安道人因遣追取即與俱至澤語黨曰我不得見宜即放還於是釋然

復歸所止前後遭難曾無私隱皆見觧勉例如此也時翦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掘窟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礼覲翦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强禦盖難及也安曰今蒙脫難乃惟花嚴力耳凡所祈誠莫不斯頼因請翦還山親自經理四遠承風投造非一翦乃與安更開其所住具如別傳隋文創曆佛教大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揀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惟安欣茲重復不爲名馳依本山居守素不接浮俗末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林谿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覆煙霞合澗之側鑿龕結菴延而住之初止龕曰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摧出逐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龍窟石遂依言逆避餘所大衆共恠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又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頭陁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嫉安德恒思誅殄與伴三人持弓挾刃攫辟挽弓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怒眼舌噤立住經宿聲

相通振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

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
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
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
盜為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
十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
有所縛不能動轉眷屬鄉村同來為
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乎語令懺
悔扶取油瓮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
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
而不出口噤無言卿尋歸懺復道而
返有程郭村韓暉和者頗懷信向恒來
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
纏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鄠縣
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
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為不見迎
耶連喚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
由迎也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
至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旁親乃
剖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
和即蘇起匍匐就安令舁除棺器覆
一笭箵以當佛坐令和遶旋尋服如
故更壽二十許歲後遇重病來投乞

救安曰放尒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搖逸道俗榮荷其例衆也皆來請謁興建福會多有通感略述一兩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臥牀枕失音百日指撝男女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所在于時聲名更振村聚齋集各率音樂巡家告令欲設大齋大萬村中田遺生者家遂辟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齋訖而已四女赤露迴無絛線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麁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慇懃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倍此周遍求物閒尒無從仰面悲号遂見屋甍一把亂床用塞明孔挽取抖捒得穀十餘挼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遂擲衆中十餘粒米別乖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業久自種得竭貧行施用希來報輒以十餘黃米投飯觀中必吾至誠貧業盡者

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捶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搆乃去田遠生女之願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尋用濟之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介後聲名重振弘悟難述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殺生邑其數不少嘗於龕側村中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長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見諍競因從乞酒行飲行儛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髀肉曰此彼肉耳猪食糞穢尒尚噉之況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繞安三匝以鼻蝝觸若有變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鷄猪絕嗣乃至于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鉢三衣

累紀㫖劉開皇八年頻勅入京為皇儲門師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雖帝宇常積巖阿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秋八十遺骸於終南起塔在至相寺之側矣

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顗禪師 頡覩其形神瀟落高放物表因名為大志禪誦為業苦節自專四方名所無遠必造而言氣清穆儀相貞嚴故見者盱睞知非凡器開皇十年來遊廬岳住峯頂寺不諭公名不豫僧伍誦法華經索然閑雅絕能清囀使諸聽者忘疲後於花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陀為業孑尒一身不避榛梗闇有惡狩輙往投之皆避而不噉山粒本絕終日忘飡或以餅果繼命而已外覩不堪其惱而志安之容色如故經于七載禪業無斷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屏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毀形頭擐孝服麁布為衣在佛堂中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

要盡此形騐伸明正教耳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辟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勑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赫然用烙其辟並令焦黑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灌下火然之光耀巖岫于時大衆見其行苦皆痛心貫髓不安直足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初時誦法句或嘆佛德為衆說法聲聲不絕辟燒既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加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初志出家至終結操松竹冬夏一服無禦纊纏布艾屣素自此為常形極鮮白唇如丹畫裾垂半脛足躡蒲屩言氣爽朗調逸風雲人或不識怯所從來者便將眉告曰余九江廬山福林寺小道人大志耳又善屬文藻編詞明切撰願搘文七十餘紙意在共諸衆生為善知識也僧為强禦難奉信者有見此搘無不掩淚今廬山峯頂每至暮年諸寺見僧宿集一夜讀其遺搘用曉道俗合無不皆酸結矣

釋智命俗姓鄭名頲滎陽人族望清勝文華曜世詞鋒所指罕有當之初仕隋為羽騎尉班位斯薄進官流俗備歷講會貪寢法輿就耕于寧州大業初年傑射楊素因事往彼乃通名謁見與語終日素曰觀卿風韻殊非鄙俗所懷乃廊廟偉器耳且權抑忍辱尋當徵召及尤德作貳搜訪賢能素遂拔之對晤宣傳應變不一有令試以三百對語一遍援之覆無遺漏致大重之遷為中舍人官至五品及尤德去堯不仕於世遊聽三論法華研味積年逾深信篤皇泰之初越王即位歷官至御史大夫偽鄭開明達任不敢深謀廣略有國惟寄于斯時也令上任總天策御兵西苑李密鴟張幾結咆休洛汭世充獨固一都內外煎迫上下同懼頲獎斯黔梗情慕出家頻請鄭主為國脩道既不遂志惟思剪剃不累形科夜則潛讀方等諸經晝則緝理公政斯須不替經四十日誦得法華暢滿胷襟決心出俗又勸婦氏歸宗釋教言既切至即依

從之更手剃鬚顯語妻曰吾願滿矣不死而生當啓鄭主不宜尒也便法服擎錫徑至宮門去鄭顯輙已出家故来奉謁世充不勝憤怒下勑斬之顯聞喜曰吾願又滿矣欣笑泰然行至洛濵時惟旭旦未合行決顯曰若為善知識者願早見過度不尒尋應被放不滿本懐于時道俗圍繞勸引至暮而顯厲色昌言不許因即斬之尋有勑放既㪽不救舉朝怨恨即偽鄭開明之初年也初顯從吉藏法師聽講有僧告曰觀卿頭顱額頷有富貴相但以眼睛後頤恐不得其終顯曰豈非傷死耶必如所相乃是本願嘗見諸死者疾甚危弱心不自安紛擾不定便就後世生死終一期也定不能免何如發正願緣勝境心力堅明下有馳散刀落命終神爽自在豈不善乎故顯之臨刑遍礼十方口詠般若索筆題詩曰幻生還幻滅大幻莫過身安心自有處求人無有人與諸知故別巳合眼少時曰可下刀矣尋聲斬之面貌熙怡有逾恒日妻為

比丘尼見住洛州寺也
釋玄覽姓李隨州房子人昆季五人冣處其末伯父任蒲州万泉令久而無子養之若親年十三心慕出家深見俗過遂逃逝山谷北達汾州超禪師所見其言情慱遠即依而出家令既失之遣人羅捕雖復藏竄不免被獲口云身屬伯耳心屬諸佛終無俗志願深照也伯乃愍而放之貞觀年初入京蒙度配名弘福常樂禪誦礼悔為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恒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旅諸衣服惣作一幞付李寺僧惟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渭陰洪陂坊側旦臨渭水稱念礼訖投身濼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遮兩坊其葉衆悟意故乃從之即又入水合掌稱十方佛廣發弘願已投于旋渦中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之起塔李寺怯其不歸顧問無處便開衣幞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

雖沾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蜜如薩埵投身尸毗割股魚王肉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敎附後壓衣物衆具任依佛教臨終之人多不周委同學等見其遺文往尋究去

釋法曠姓駱雍州咸陽人少有異節偏愛偏素後聽弘善寺榮師大論榮即周世道安之弟子也創涤玄業便悟非常貲學之勤不出門院年十六講解前論道穆京華酬荅泠然無替玄理專修念定無涉時方無量壽經世稱難誦曠閑試尋一日兩卷文言闇了故其誦持罕有加者自尒藏經披讀以為恒任文理所指問無不知願諸布薩人多說欲乃自勵心力立誦千遍數句之間便得滿願性樂儉約不尚華靡故其房中無有氈席滿院種莎用擬隨坐頭陀行也冨識門人惟存離著以末代根機隨塵生染故也年登知命便袒三衣瓶鉢以外一無受畜卓然正色懍潔風霜人有與語惟言離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每日余惟生死滯著無始輪迴生猒

者希死厭又少常懷怏怏欲試捨之以貞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入終南山在炭谷內四十里許脫衣掛樹以刀自刎既獨自殞無由知處諸識故華至八月中方始訪得其遺身頌云

又近有汾州大乘寺僧忘名者常厭生死濁世難度誓必捨身先節食服香至期道俗通集香花幡蓋列衛而徃西山子夏學巖面西歛容衆唱善哉咸送隨喜乃放身懸墜至地起坐及衆就視方知已逝博訪遺身其類甚衆且隨疏出示為一例餘者蓋闕

釋會通雍州万年御宿川人少欣道撿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顧習投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讀法花經至藥王品便欣厭捨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為龕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焰發煙火俱盛卓尒加坐聲誦如故尋尒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收其遺骨為起白塔勒銘存焉貞觀之初荊州有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花深厭形器俱欲捨身節

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
食後頓絶穀惟敢香蜜精力所被神
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
三年二月八日於荊州大街置二
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惟出
面目衆聚如山歌讚雲會誦至
燒處其姊先以火柱妹頂請妹
又以火柱姊頂淸夜兩炬一時
同耀焰下至眼聲相轉明漸下
鼻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坐
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折二舌
俱存合衆欣嗟爲起高塔近并
州城西有一書生年二十四五誦
法華經誓燒供養乃集數束蒿
乾籠之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
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
盛已死乃就加柴薪盡其形蔭
近有山僧善導者周遊寰寓求
訪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綽部惟
行念佛弥陀淨業既入京師廣
行此化寫弥陀經數万巻士女
奉者其數無量時在光明寺説
法有人告導曰今念佛名定生

淨土不導曰念佛定生其人礼拜訖口誦南無阿弥陁佛聲聲相次出光明寺門上柳樹表合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聞臺省

紹闍梨者梓州玄武人也俗姓蒲氏未出家前山行見一蟲甚瘦又將一子於澗中取蝦子蝦子又不可得紹乃嘆曰此蟲應在深山令乃出路飢渴甚矣等是一死不如充此飢渴乃脫衣往卧蟲前蟲乃避去後方出家唯誦經行道而已更無異行大業之初汝州界蟲暴非常三五十人持仗不敢獨行害人既多紹乃往到其處立茅苫坐蟲並遠去道路清夷年一百九歲乃見疾謂弟子曰我欲露屍乞諸蟲鳥而彪嫌我身生尚不食豈死能嘗可焚之無餘燼弟子等不忍依其言乃露屍月餘鳥獸不犯乃收

葬之
釋道休未詳氏族住雍州新豐福緣寺常以頭陁為業在寺南驪山幽谷結草為菴一坐七日乃出其定執鉢持錫出山乞食飯鉢滿已隨處而食還來菴所七日為期初無替廢所以村野有信剋日至山路首迎逆而休歡笑先言畢詞問訊行說禁戒誨以慈善諸俗待其食已從受歸戒送入山門然後乃返積四十餘載貞觀三年夏內依期不出就菴看之端拱而卒眾謂入定於傍宿守乃經信宿迫而察之方知氣盡加坐不腐儼若生焉仍就而掩扉外加棘刺恐虫傷也四年冬首余往觀焉山北人接還村內為起廟舍安置屍形雖皮鞕骨連而容色不改加坐如故乃於其上加漆布焉然休出家已來常祖三衣不服繒纊以傷生也又所著布衣積有年稔塵朽零破見者寒心時屬嚴冬忽然呻噤即合脫三衣露背而坐冷厲難耐侵取一重披之遂便覺暖自誡勸曰汝亦易誑前後俱冷俱是一

衣如何易奪遂覺暖也汝不可信當
為汝師戒時欲補衣以布相著欲加
縫綴即便入定後出之時衣而乞食
斯季世以死要生善道者罕有蹤也
余曾參翻譯親問西域諸僧皆以布
氈而為袈裟都無繒絹者縱用以為
餘衣不得加受持也其龜茲于遁諸
國見今養蠶惟擬取綿亦不煞害故
知休之慈救與衡岳同風前已廣彰
恐迷重舉自餘服翫要可言矣
論曰竊聞輕生徇節自古為難苟免
無恥當今為易志人恒人之傳列樹
風猷上達下達之言照揚經典皆所
以箴規庸庶開導精靈惟道居尊惟
德生物故能兼忘通塞兩遣是非體
流縛之根源曉想倒之條緒也是以
達人知身城之假合如塵無性鑒命
等之若流惟心生滅由斯以降同是
幻居妄有智者而能常保然則宅生
附世纏取未捐寄以弘因用清心惑
或撲拉以加惱辱或折制以事奴點
或焚灼以拔貪源或刳剔以窮癡本
纏身為炬且達迷途然臂為明時陳

報德出燈入鐵之相其蹤若林肉山
乳海之能搖開前策斯鬱拔倒我之宏
根顯坏形之可厭以將崩之朽宅貿
金剛之法身經不去乎誠至言矣若
夫厚生所寶極貴者形就而揆之其
實惟命大聖成教豈虛構哉故藥王
上賢焚體由其通顯下凡仰慕灼爛
寧不失心然僧崖正身於猛焰言聲
不改大志刳辯以熱鐵神操逾新玄
覽致命於中流雖出還沒法安亡形
於縲紲故兇來投是知操不可奪行
不可掩誠可嘉乎難行事矣復有引
腸樹表條肉林中舒類而臨白刃含
笑而受輕辱並如本紀又可嘉哉然
則四果正士厭身而避謗徒八千受
決護法而逃忍界彼何力而登危此
何情而脫苦自非懷安曠濟行杜我
人觀色相為聚塵達性命如風燭故
能追蹤前聖誠宗像末之寄乎或者
問曰夫厭生者當拔生因豈斷苦果
而推集本未聞其旨請為陳之斯立
言也不無恒致且集因綿亘如山之
相屬我為集本如煙之待構生重惟

身隨重而行對治如世之病在形而設方術故焚溺以識貪瞋謟虛以攻癡惕斯業可尚同靜觀而緣色心斯道可崇等即有而為空也必迷斯迹謂我能行倒本更繁徒行苦聚故持經一句勝捨多身世該所負奄斯人也但患聞而不行更增常結何如薄捐支節分遣著情聖教包羅義含知量自有力分虛劣妄敢思齊或呻嗥而就終或邀激而赴難前傳所評何世無耶又有未朗教迹婬惱纏封恐漏初篇割從闍簇矜誕為德輕侮僧倫聖教料治必有深旨良以愛之所起者妄也知妄則愛無從焉不曉返檢內心而迷削於外色故根色雖削滦愛逾增深為道障現充戒難尚須加之擯罪寧敢依之起福又有臨終遺誡露骸林下或沉在淵流遁貪翔泳或深瘞高墻豐碑紀德或乘崖漂望遠知人或全身化火不累同生之神或灰骨塗像以陳身奉之供鑽膏剔刖謂遣塵勞剜目支解言傾情慾斯途衆矣因而叙之且夫陳屍林薄

少袪鄙恡之心飛走以之充飢幽明以於熏勃得失相補斯能兼濟遂有蚤蛆漏於肉外鳥隨啄吞狼藉膏於原野傷於慈惻然西域本葬其流四焉火葬焚以蒸薪水葬沉於深淀土葬埋於岸旁林葬棄之中野法王輪王同依火祀世重常習餘者希行東夏所傳惟聞林土水火兩設世罕其蹤故瓦棺虞棺廢林薪之始也夏后聖周行瓦棺之事也殷人以木槨櫝藤織之也中古文昌仁育成治雖明窆葬行者猶希故掩骼埋胔瑚而瘞也上古墓而不墳未遑庶類赫胥盧陵之后現即因山為陵下古相沿同行土葬結紐難紀故且削之若乃禪行紀言導後葉之清緒施輪樹塔表前德之徽功阿含之所開明即世祢其昌矣至於埋骨塔側尚制遠擲邊坊親用骨塗臺乃虛通謟附又有猷剖人世生送深林廣告四部望存九請既失情投偃倪從事道俗讚善償從相催頓藏不已放身巖壑摟律則罪當初聚論情則隨興大捨餘有削略

賛疣雖符拯教而心含不淨多存世
染必能曠蕩無寄開化昏迷故非此
論所詳自可仰歸清達而世或多事
妄行斷粒練形以期羽化服餌以却
重尸或呼吸沆瀣或吐納陰陽或假
藥以導遐齡或行氣以窮天地或延
生以守慈氏或畏死以求邪術斯蹤
拯衆焉足聞乎並先聖之所閑鍵後
賢之所捐擲方復周章求及追賞時
澆負鑊陵峯望五芝之休氣攜鍬赴
壑趣八石之英光以左道爲吾賢用
淫祀爲終志畢從小朴未免生涯徒
寄釋門虛行一世可爲悲夫是知生
死大期自有恒數祈果分齊餘未詳
論而忽爾以凡心籌諸聖慮通成愚
結知何不爲然則寒林之動庸識固
悟無常捨生而存大義用開懷道全
身碎身之相權行藏行方顯妙化之知
機通大聖之宏略也水清有著終果
言於厚葬虛心不賓則任物之行藏
斯道不窮固略言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遺身篇

癸卯歲高麗國　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讀誦篇第八 正紀十四人 附見七人

釋志湛齊州山荏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仁濟為務每遊諸禽獸而群不為亂住人頭山邃谷中銜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讀誦法華用為常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荏

縣人住令衛草寺須陁洹果聖僧者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聞誌此告皆還礼拜故湛之亡也寂無餘惱端然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二果者舒兩指驗湛初果也還収葬于人頭山築塔安之石灰泥塗鳥狩不敢凌汙今猶存焉　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常誦法華初死之時權殯堤下後遷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　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來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如故　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旁有異尋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上奏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報耳誦滿千遍其徵驗乎乃勅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勅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執爐潔齋遶旋而呪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請現感應纔

始發聲出之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及而相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竪珎以狀聞詔遣石函藏之還于山室

又元魏北代秉禪師者受持法華精勤匪懈命終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世不願處俗其父任北肆州刺史隨任便往中山七帝寺尋得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度水往狼山不秉禪師者我身是也房中壼几可速除之父母恐其出家便與納室尒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興猒離端拱靜居又太和初年代京閹官自慨刑餘不逮人族奏乞入山修道有勑許之乃賫一部花嚴晝夜讀誦礼悔不息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鬚鬢盡生復丈夫相還狀奏聞高祖信敬由來忽見驚訝更增常日於是大代之國花嚴一經因斯轉盛並見侯君素旌異記

釋法建者廣漢雒縣人也俗姓朱氏誦經一千卷仍多閑暇遨遊偶俗無所異焉忽復閇門則累日不出無所食矣唯聞誦

經然小聲吟諷音不外徹有人倚壁竊聽臨響但聞疊疊細細似伏流之吐波時乃一出追從無閒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迥來伐蜀規既降欵城內大有名僧皆被拘禁至夜忽有光明迥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睡唯法建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迥聞自到建所頂礼坐聽至旦始休迥問曰法師昨夜所誦名作何經荅曰華嚴經下帙十卷迥曰何不從頭誦之荅曰貧道誦次到此耳迥曰法師誦得幾許荅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情多懈怠今始得千卷迥彌疑不信將欲試之曰屈揔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建報曰讀誦經典沙門常事豈憚勞苦只設高座令諸僧衆並執本逐聽法建登座為誦或似急流之注峻壑其吐納音句呼翕氣息或類清風之入高松聰明者纔似聞餘音情疎意逸者罕望塵躅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不止迥起謝曰弟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並釋散迥既出歎息曰自如

来寂滅之後阿難號為揔持豈能過此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安樂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終

釋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廢佛法之時為同寺慧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安聽採恭長往荊揚訪道遠於京師聽得阿毗曇論迦延拘舍地持成實毗婆沙攝大乘並皆精熟還益州講授卓尔絕群道俗欽重巍施盈積恭後從江表来還二人相遇欣歡共叙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夜語說言談遠如泉涌恭貴無所道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不得無所得耶恭對曰為性闇劣都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一部經乎恭荅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色曰觀世音經小兒童子皆能誦之何煩大汝許人乎且仁者童子出家為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懶墮所為請為斷交願法師早去無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

說遵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
罪御願暫息瞋心當為法師誦一遍即
為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
經普門品遠遂巳講之數過百遍如何
始欲為人耳乎恭曰外書云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
人棄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
繞壇數匝頂礼昇高座遠不得巳於
是下據胡床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
異香氣氳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
樂雨四種花樂則寥亮振空花則霏
霏滿地經訖下座自為解座梵訖花
樂方歇慧遠接足頂礼淚下交連謝
曰慧遠晃穢死屍敢行天日之下乞
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諸佛
力耳即日拂衣長揖沿流而去尔後
訪問莫不知其所之其寺久巳湮滅
釋法泰眉州隆山縣人也俗姓呂氏
初為道士十餘年中間忽自悟迴心
正覺因即剃除始誦法華經尋即通
利乃精勤寫得法華經一部數有靈
瑞欲將向益州莊潢令一人擔負一
頭以籠盛錢二千束縛經置錢上一

頭是衣服檐行至地名荏橋橋忽斷泰在後負檐人俱墜水中人浮得出檐沒不見泰於岸上搥胷號哭曰錢衣豈非關事何忍溺經即高聲唱言如能為漉得者賞錢兩貫時有一人聞之脫衣入水沒求之數度出入得錢與衣幞而不得經泰轉悲泣巡岸上下望小洲上有一幞命人取之乃是經也草木擎之竟無濕處泰不勝歡喜即以二千錢償所漉人曰法師悲號劇喪父母故為急覓非是貪錢弟子雖傭夫亦知福報請以此錢充莊嚴之直言訖遁去更欲與言去已遠矣泰至城都裝潢以檀香為軸表帶及帙并函將還本寺別處安置夜夜有異香泰勤誦持一夜一遍時彪法師彼寺講夜欲看讀恒嫌泰內亂其心自欲往請令稍下聲乃見泰前大有人眾皆胡跪合掌彪退流汗即移所住泰年八十終矣

釋慧超姓沈氏丹陽建元人稟懷溫裕立性慷仁弱齡厭俗自出家後誦法華經開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獨悟一乘

善明三觀與天台智者仙城命公篤志
幽尋積年請業行優智遠德冠時賢恩
對衆命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遊衡
嶺復與同途留誦經停亟移歲序自隋
初廓定共入嵩高餌藥坐禪尊言終老
隋太子勇召集名德摠會帝城以超業
行不群特留供養而恭慎凝攝不顧
世華及勇廢免一無所涉晚移定水高
振德音道俗歸宗仰其戒範會淨業
法師卜居藍田谷之悟真寺欽超有道
躬事邀迎共隱八年倍勤三惠及大業
承運禪定初基爰發詔書延入行道
屢辭疾後許還山德感物情頗存
汲引四川貴望一縣官民莫不委質投
誠請傳香德并為經始伽藍繼綜耋
粒大唐伊始榮重於前京邑名僧慧
因保恭等情慕隱淪咸就栖止蘿松
偃石論詳道義皆曰斯誠出要樂也
後卧疾少時弟子跪問答曰吾之常
也長生不欣夕死不感乃面西正坐
云第一義空清淨智觀言如入定奄
遂長往春秋七十有七即武德五年
十二月六日也露骸松石一月餘日顏

色不變天榮上將聞稱希有遣人就視端拱如生自超九歲入道即誦法華五十餘年万有餘遍感靈獲瑞不可勝言弟子法成等為建白塔于寺之北峯焉

釋慧顯伯濟國人也少出家苦心精專以誦法華為業祈福請願所遂者多聞講三論便從聽受法一染神弥增其緒初住本國北部修德寺有衆則講無便清誦四遠聞風造山諠接便往南方達拏山山極深險重嶂巖固縱有往展登陟艱危顯靜坐其中專業如故遂終于彼同學轝屍置石窟中虎噉身骨並盡惟餘髏舌存焉經于三周其舌弥紅赤柔軟勝常過後方變紫鞕如石道俗怪而敬焉俱緘閉于石塔時年五十有八即貞觀之初年也

釋道積蜀人住益州福成寺誦通涅槃生常恒業凡有宣述必洗滌身穢淨衣法座然後開之立性沉審慈仁捴務諸有厲疾洞爛者其氣弥復鬱勃衆咸掩鼻而積與之供給身心無

貳或同器食或為補浣時有問者積
云清淨臭處心憎愛也吾豈一其神
慮耶寄此陶練耳皆慕其為行也而
意已不能及之以貞觀初年五月終
于住寺春秋七十餘矣時屬炎夏而
不腐臭經停百日跏坐如初莫不嗟
尚乃就加漆布興敬巴蜀京邑諸僧
受誦涅槃其列非少又有沙門洪遠
僧恩並誦涅槃息素廻向遠志尚敦
慇情捐名利徵入會昌隆礼供給恩
道心清肅成節動人弘福禪定兩以
崇德而卑牧自處蒙俗罕知時弘福
寺有沙門智曅者本族江表隋朝徵
入深樂法華鎮恒抄寫所得外利即
用雇人前後出本二千餘部身恒自
勵白寫五張年事乃秋斯業無怠今
於寺住弥勤恒業年七十餘矣
釋寶瓊馬氏益州綿竹人小年出家
清貞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為常
途業歷遊邑洛無他方術但勸信向
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住福壽寺率勵
坊郭邑義為先每結一邑必三十人
合誦大品人別一卷月營齋集各依

次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四遠聞者皆来造款瓊乘機授化望風靡服而畢弱自持先人後德經行擁內下道相避言問酬對怡聲謙敬斯實量也不媚於時李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無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於沙門像不識者衆瓊雖桒梓習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諸族正作道會邀瓊赴之来既後至不礼而坐僉謂不礼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礼何况老君衆議紛紛頗相凌侮瓊曰吾礼非所礼恐貽辱也遂礼一拜道像并座動揺不安又礼一拜連座返倒摧殘在地道民相視謂是風鼓竟来周正瓊曰斯吾所為勿妄怨也初未之信既安又礼如前崩倒合衆驚懼舉掌礼瓊一時廻信從受戒法旁縣道黨相將嘆訝咸復奉法時既創開釋化皆授菩薩戒爲縣令高遠者素有誠敬承風敦導更於州寺召僧弘講合境傾味自此而繁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釋善慧姓苟氏河内温人博通群籍統括文義遠于九章律歷七曜盈虛皆吞若胸中抵掌侍會乃深惟世務終墜泥塗遂解褐抽簪釗歸僧伍初在徐州之彭城寺誦法華經聽双攝論時遭殺蕩兵食交侵而慧抱飢自勸奉法無殆洗穢護淨弥隆恒日但以邊邑京學文字紕謬至於音詁衆議紛然雖復俗語時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諮詣悟還同昔疑乃以大業末齡負錫西入屢逢群盗衣裳略盡但有氎布自遮猶執破鉢常充淨用既達關口素關緇文遂即正念直前從門而度于時中表列刃曾無遮止孟冬十月初達京師值沙門吉藏正講法華深副本圖即依聽受形服鄙悪衆不納之乃掃雪藉地單裙襯坐都講財唱傾耳詞句擬定經文藏既闡揚勇心承旨望通理義由情存兩得不暇忍寒歡笑濈濈如賈獲寶竟冬常爾衆方美之問以詞旨片無遺忘乃以聞法同屬禪定寺沙門法喜便脱衣迎之引至房中智覲無濫慧又師

喜雨振芳規式德初年隨住藍田之津梁寺俗本驪戎互相梗處率獎陶化十室而九然而性愛英賢樂相延致自西自東百有餘里名林勝地皆建禪坊所以逃遁之儔賴其安堵以貞觀九年正月終於驪山之陽涼泉精舍春秋四十有九初慧棄擲俗與茲此玄摸言不重涉專心道業省言節食佩律懷仁迎賴客旅雅重經教其有未曾覩者要必親觀若值行要累日誦持以為熏習之基也

時太原沙門慧達者亦誦法華五千餘遍行坐威儀其聲不輟偏存物命直視徑目地有虫蟻必迴身而避不敢踐越有問答曰斯之與吾生死不定將不先成正覺安可妄輕之耶以貞觀八年四月跏坐而終人謂入定停于五宿既似長逝又不臭腐乃合棺內于窟中

釋法誠姓樊氏雍州万年人童小出家止藍田王效寺事沙門僧和和亦鄉族所推奉之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焰牀帳遶即

退悔性飲清泉潔清故也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況水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宣感潛識為若此矣誠奉佩訓勗講法華經以為恒任又謁禪林寺相禪師詢于定行而德茂時宗學優衆仰晚住雲花綱理僧鎮隋文欽德請遵戒範乃陳表固辭薄言抗禮遂負笈長驅歷遊名岳追蹤勝友咸承志道因見超公隱居幽靜乃結心期栖遲藍谷憂既局狹纔止一林旋轉經行恐顛深壑便剗迹開林披雲附景茅茨葺宇甕牖疏簷情事相係欣然符合今所謂悟真寺也法華三昧翹心奉行澡沐中表温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誡曰大教大乘也諸佛智慧所謂般若於即入淨行道重惠正人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陸山闐谷列棟開甍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余曾遊焉實奇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張靜者時號筆工罕有加勝乃請至山舍令受齋戒潔淨自脩口含香

汁身被新服然靜長途寫經不盈五十誠料其見財兩紙酬其五百靜刹其貨竭力寫之終部以来誠恒每日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畫之閒心緣目覩略無遺漏故其翹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經案復上香爐攝靜住觀自然馴狎久之翔逝明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来如前馴擾鳴哢哀亮貞觀初年造畫千佛鳥又飛来登上匠背後營齋供慶諸經像日次中時旌其不至誠顧山岑曰鳥既不至誠吾無感也將不兼諸穢行致有此徵言已欻然飛来旋環鳴囀入香水中奮迅而浴中後便逝前如此者非復可述素善翰墨鄉曲所推山路巖崖勒諸經偈皆其筆也手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他行未營収舉屬洪雨滂注瀨澗波飛走往看之而合案並乾餘便流潦嘗却偃攢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無損一毛又青泥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癈蔵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覺往開恰獲

古龕像年月積久並悉剥壞就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寘術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自知即世願生兜率索水浴訖又索終轝旁自撿挍不許榮厚恰至月末明相將現無故語曰欲来但入未假弦歌頭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尒等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致悔也言已口出光明照于檻內又聞異香苾芬而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然誠之誦習也一夏法華料五百遍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两遍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非經部度中不他言略計十年之勤万有餘遍

釋空藏俗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豊焉母初孕日自然不食酒肉五辛時以同麈身子故容加異之既誕育後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恩存拔濟至年十九同佛出家既惟一己二親留㝵乃於父前以身四布七日不起恐其命絕方從所願

即辞向藍田負兒山中私自剃落初賷麺六斗擬作月粮日噉二升三年不盡屢感神鼎自然而至由是增其禪誦晨宵無輟後依止判法師住龍池寺欽重經論日誦万言前後揔計三百餘卷三論涅槃探窮巖穴大業之始以藏名稱惟遠道俗所聞下勅徵延入住禪定唐運既興崇繕法宇有勅於金城坊建會昌寺并請大德十人度僧五十人永用住持以藏行德夙彰又請住焉供事弥隆極光恒美而性樂山水志存清曠每年仲春遊浪林阜行次玉泉遂有終焉之思居止載紀衆聚如山説導亡疲開悟逾廣後為亢旱經時山泉乃竭合寺僧衆咸以驚嗟藏乃至心祈請其泉應時還復遠近道俗動色相歡無又知操嶽峙器局川停不擾崇利不懐寵辱齊変群有不略寸陰乃鈔摘衆經大乘要句以為卷軸紙別五經三經卷部二十五十揔有十卷毎講開務極増成學問義兩持偏無遺忘夏分常行方等懺法賢劫千佛日礼一遍常

坐不卧垂三十年翹勤專注難加係迹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覩其讀誦之富振古罕儔視其髏骨兩耳通明頂有雙孔眼眶含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於會昌寺中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于志寧為文

釋慧銓姓蕭氏令特進宋公瑀之兄子也父仕隋為梁公祖即梁明帝矣性度恢簡志用沖粹姑即隋煬之后也自幼及長恒在宮闈慕樂超世無因自達年既冠成帝乃尚以秦孝妻為妻非其願也事不獲已時行沆儷及妻終後方遂夙心以鄭氏東都預蒞剃落及武德初歲方還京輦住莊嚴寺廣聽眾部而以攝論為心頗懷篇什尤能草隸隨筆所被用為摸揩故經題寺額咸推仰之兄鍇任東宮中舍文才之舉朝廷攸屬每歲春秋相攜巖岫觸興題篇連句同韻時以為難兄弟也又弟智證出家同住即宋公之兄太府卿之子也略榮位之

好依懷道業勤勤自課無擇昏曉證
與兄銓相次而卒以家世信奉偏弘
法華同族尊卑咸所成誦故蕭氏法
華皂素稱富特進撰疏揔集十有餘
家採掇菁華揉以胸臆勒成卷數常
自敷弘時召京輦名僧指摘瑕累或
集親屬僧尼數將二十給惠以時四
事無怠故封祿所及惟存通濟太府
情好讀誦為先故生至終誦盈一万遍
雇人抄寫揔有千部每日朝參必使
簡者執經在前至於公事機隟便就
轉讀朝伍仰屬以為絕倫自釋化東
傳流味弥遠受讀誦世罕伊人蕭氏
一門可為天下摸揩矣
釋遺俗不知何許以唐運初開遊止
雍州醴泉縣南美泉鄉陸家鎮常
供養清儉素慾惟誦法華為業晝
夜相係乃數千遍以貞觀初因疾將
終遺囑友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望
靈驗以生蒙俗信向之善若身死後
不須棺盛露骸埋之十載可為發出舌根
必爛知無受持若猶存在當告道俗
為起一塔以示感靈言訖而終遂依

埋瘞至貞觀十一年廓與諸知故就
墓發之身肉都銷唯舌不朽一縣士
女咸共仰戴誦持之流又倍恒度乃
函盛其舌於隱陸村北甘谷南岸爲建
塼塔識者尊嚴弥隆信嚮誦讀更甚
又京城西南豊谷鄉福水南史村史
呵擔者少懷善念常誦法華行安樂
行慈悲在意不乘畜産虐約爲心名
甞令史往還京省以習讀相仍恐路逢
相識人事暄涼便廢所誦披其所行
必小逕左道低氣怡顏緣念相續初
不告倦及終之時感異香氣充於村
曲親踈同怪遂埋殯之介後十年妻
亡乃發冢出舌根鮮明餘並朽盡乃
別標顯瘞
又黄州隨華寺僧玄秀者性清慎温
恭爲志常誦法華每感徵異未以爲
怯時屬炎暑同友遂涼遣召秀來欲
有談笑既至房前但見羽衛嚴肅人
馬偉大怖而返告同往共觀如初不
異轉至後門其徒弥盛上望空中塡
塞無際多乘爲馬類雜鬼神乃知其
感通也置而却返明晨慙謝朋從遂

絕秀專斯業隋末終寺

釋寶相姓馬雍州長安人十九出家清貞梱德住羅漢寺專聽攝論深惟妄識之難伏也無時不諠乃入禪坊頭陁自靜六時禮悔四十餘年夜自篤課誦阿弥陁經七遍念佛名六萬遍晝讀藏經初無散捨後專讀涅槃一千八十遍兼誦金剛般若終于即世然身絕患惱休健翕習冷食麁衣隨得便服情無憚苦又志存正業翹注晨霄蚤虱餐身不暇觀採遇患將極念誦無捨尅至大期累屬道俗以念佛為先西方相待勿虛度世又屬當燒散吾尸不勞銘塔用塵庸俗言訖而逝年八十三六十二夏不畜尺財無勞僧法

又同寺僧法達者以誠素見稱供親之直用寫華嚴八部般若燒香自讀一百餘遍而生常清潔不齒門人單巳自怡食無餘粒斯亦輕清之高士也年登七十便賣所讀經贈同行者但捧勝天一部以為終老即擲公名趣雲陽巖中擁緣送死經于四載遂

卒彼山並是即目近事且夫讀誦徵
感其類繁焉別有紀傳故不曲盡略
引數條示光緒耳

論曰尋夫讀誦之為業也功務本文
經歎說行要先受誦何以然耶但由
庸識未剖必假聞持豈竹不斷鳳音
寧顯義當纔登解駁即須通覽採酌
經緯窮搜名理疑偽雜錄單複出生
普閱目前銓品人世然後要約法句
誦鎮心神廣說緣本用疎迷結遂能
條貫本支釋疑滯以通化統略云言
附事用以徵治是故經云受持讀誦
書寫解說如法修行斯誠誠也世多
情學愚計相封以尋理為諸見用博
文為障道故謂達善呈之廣富未曉
泥摯槃特薄拘之哀約尚參中聖凡
斯等議未成通論原夫道障之起起
乎心行道在無滯滯則障道焉有多
聞能為道障夫聞本筌解封附不行
此則滯指亡月正違出要是以愚夫
當斯一計莫非學既未功隨言便著於
經律論生未曾沾惑妄發心誓不執
卷見學教者目為文字故彼漫水覆

心富情誰遣至於決斷篇聚判析偽
真由來未知事適韻聲既恥來問反
啓寧陳遂即惟心臆斷汎浪無准傍
為啓齒何急如前又有薄讀數帙略
誦短章謂為止足更絕攸尚便引大
集法行比丘十住不貴多讀竊以教
門宏曠待對塵勞藥病相投豈徒繁
積藏部所設止在奉持聞而莫依披
覽非一令倒想如草之蔓慢我如山
之立要資博讀見有廣治之能隨境
流觀務存祛滯之本但以暗識未萌
集熏急攝攝情昏倒反福成罪故此
方見錄卷止六千尚怖不希壅迷頓
足何論天竺遺典龍藏現經敢慕窺
求通觀閱海必能退功起觀無暇廣
尋要披苦輪方聞為飾斯則莊嚴道
論慧解前驅不待抑揚自然會理又
有齒媚佛言詐辭學論便言論作小
聖吐言隱密聚淳樸散道味已離故
我誦持無心悟入斯言何哉妄有穿
鑿原夫諸佛說法本惟至道赴接凡
小方便乘權權道多謀任機而現或
以聲光動之或以威容攝之法辭亂

舉緣事相關以悟達為本言以詮為意得但以去聖久遠時接澆浮專寶文詞罕會幽旨所以大小諸聖悲大道之將崩廣様了義製明論以通教故文云隨聲取義有五過失謗佛輕法誑人退信斯言極矣不量已之神府而輙擬於成教明佛而侮賢聖憎愛於是由生嗟乎法侶又何詳哉且夏屋非散材所成大智豈膚情所攝固當通其所滯悟其所迷不然則至聖於何起悲正士於何楊化聿叙緣於本紀故不廣之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 道宣 撰

興福篇第九正紀十二人附見五人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素初受十戒便護五根年及具足行業弥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肅儀軌內樹道因廣濟為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于益部時巴峽蠻夷皷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

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喻招引末抑其情儀而風雨晦冥雷霆振擊群賊驚駭惻佘求哀達乃教具于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通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纖負排藪獺弁前趨者其徒充擇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汶中路逢有人縛牝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衣中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脚便淨達曰此煎膏也更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搆浮圖及以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莫不怪其言也于時二月水竭即下求木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剎柱長短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竪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邑素通皆接取縱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欻然成就而躬襲三衣並是麁布破便治補寒暑無

草有時在定據于繩牀赫然火起衆往撲滅惟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孿躄來從乞善達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可識其例甚矣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有偷者穿墻負物既出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故達化行楚蜀德服如風之偃仆也故使三蜀氓流或執爐請供者或散花布衣者或捨俗歸懺者或剪落從法者曰積歲計又不可紀以天監十五年隋始興王還荊州冬十二月終于江陵春秋五十有五達形長八尺容式偉然敷弘律訓及以講誦乍諷俗書閑悟音識銓序罪福無待重尋故詳略而傳矣

釋僧明俗姓姜鄜州内部人住既山栖立性淳素言令質樸敘悟非任而能守禁自脩不隨鄙俗雖不閑明經誥然履操貞梗有聲時俗因遊邑落往還山谷見一倚岸屢有異光恠而尋討上下備櫌乃見澗底石趺一枚其狀高大遠望岸側卧石如像半現

於外遂加功發掘乃全像也形同佛相純如鐵礦不加整琢宛然圓具舉高三丈餘時周武已崩天元嗣曆明情發增勇不懼嚴誅頓問古老無知來者其地久荒榛梗素非寺所明自惟曰當是育王遺像散在人間應現之來故在斯矣即召四遠同時拖舉事力既竭全無勝致明乃執鑪誓曰若佛法重興蒼生有賴者希現威靈得遂情願適發言已像乃忽然輕舉從山直下徑趣趺孔不假扶持卓然峙立大衆驚嗟得未曾有因以奏聞帝用為嘉瑞也乃改元為大像焉自介佛教漸弘明之力也又尋下勅以其所住為大像寺今所謂顯際寺是也在坊州西南六十餘里時值陰暗便放神光明重出家即依此寺盡報修奉大感物心以開皇中年卒于彼寺余以為興福之來事有機會感見奇跡其相彌隆略引五三用開神理至如徐州吳寺太子思惟瑞像者昔東晋沙門法顯廣節西天歷觀聖迹往投一寺小大承迎顯時遇疾心希

鄉餅主人上坐親事經理勅沙弥為取夲鄉齋食倐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齧驗其旋轉之頃而遊万里之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也及隨船還故往彭城訪吳蒼鷹具知由委其犬齧餘血塗門之處猶在顯曰此羅漢聖僧血也當時見為取食何期犬遂損耶鷹聞懺咎即捨宅為寺自至揚都廣求經像正濟大江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漾奄入船中即得安流泉岸以事奏聞有司觀檢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像而行去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以像付之鷹將像還至京詔令模之合造十軀皆足下置字新舊莫辯任鷹探取像又降夢示其本末恰至鷹取還得夲像乃還徐州每有神瑞元魏孝文請入北臺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為僧藏弆大隋開教還重興世今在相州鄴縣大慈寺也又京師崇義寺

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徑六寸許八楞紫色內外映徹其源梁武太清中有天竺僧貢来謁帝會侯景作乱便置江州廬山西林寺大像頂上至開皇十年煬帝作鎮江海廣搜英異文藝書記並委讎括乃於雜傳得影像記即遣中使王延壽往山推得王自虔奉在內供養在蕃歷任每有行往函盛導前初無寧舍及登儲貳乃送於曲池日嚴寺不令外人瞻覩武德七年廢入崇義像隨僧来京邑道俗倫得覩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形像或賢聖天人或山林帳蓋或三途苦趣或前後見同或俄頃轉異斯並目矚而敘之信業鏡而非謬矣

貞觀六年下勅入內外遂絕也又梁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東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明年　季冬嚴飾成就刺史郗恢創莅此蕃像乃行至万山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合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年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

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讚之劉孝儀
為文又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晉太元
年中像現于城北光相奇特具如前
傳形甚瓌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人
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
也刀所擊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
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遣侍
中虞貴香供舟款既達夜忽放光似
隨使往旦加延接還復留寺重謁請
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
貢路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
供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
未被火燒堂塔並盡惟像居殿巋然
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王
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
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礼
事後為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
掠遂妄承罪並處極刑明旦將決心
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
酷當是過去曾枉他來願償債畢了
又願一切眾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
言已少時依俙如睡夢一沙門教誦
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

得免死厄德既覺已緣夢中經了無謬誤比至平明已滿百遍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所折為三段三換其刀皮肉不損法以奏聞承相高歡表請免刑仍勅傳寫被之於世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也德既放還觀在防時所造像項有三刀迹悲感之深慟發鄉邑又昔弥天襄陽金像更歷晉宋迄于齊梁屢感靈相聞之前紀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為荊州副鎮特上開府長孫哲志性凶頑不信佛法聞有此像先欲毀之邑中士女被廢僧尼挍淚痛心無由救止哲見欽崇弥至瞋怒弥盛逼遂侍從速令推弥令百餘人以繩繫項牽挽不動哲謂不用加力便杖監事人各一百牽之如故鑒然逾固進三百人牽猶不動哲怒弥盛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獨喜勇即遣鎔毀之都無慙懼自又馳馬欲報刺史裁可百步搞然落地失瘖直視四支不勝至夜而卒道俗唱快當

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興廢悉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崇建容範動發物心生滅之期世相難敗業理之致復何虛矣又揚都長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代侯王所共遵敬具如前傳每有亢陽之歲請像入宮必乘御輦上加油帔僧衆從像以蓋自遮初雖炎赫洞天像出中途無不雨流滂注家國所幸有年斯賴所以道俗恒加雨候至陳氏禎明年中像面轉西直月監堂曇迴正南及至晨起還西如故具以奏聞勅延太極殿設齋行道先有七寶冠在于像項飾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復加錦帽經夜至曉寶冠掛于像手錦帽猶加頭上帝聞之乃燒香祝曰若必國有不祥還脫冠也仍以冠在頂及至明晨脫掛如故上下同懼莫惻其徵及隋滅陳降舉朝露首面縛京室方知其致文帝後知乃遣迎接大

內供養以像立故帝恒侍奉不敢對坐乃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可令有司造坐像其相還如育王本像送興善寺既達此寺形相偉壯不會即機遂置于北面及明見像乃在南面中門眾咸異焉還送北面堅封門鑰明旦更看像還在南僉皆愧悔謝其輕侮即見在寺圖寫殷矣又梁高祖崇重釋侶欣尚靈儀造等身金銀像二軀於重雲殿晨夕禮敬五十許年初無替廢及侯景篡奪猶在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江南元帝渚宮復沒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為帝時江左未定利宮相雄辯女尋杜龕典衛宮闕為性凶捍不見後世欲毀二像為金銀挺先遣數十人上三休閣令鑱佛頂二像忽然一時迴顧所遣眾人失瘖如醉不能自勝杜龕即被打築遍身青腫惟見金剛力士怖畏之像覺來打擊略無休息呻號數日洪爛而死及梁運在陳武帝崩背兄子陳蒨嗣膺大業將修葺興造輼輬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勅取重

雲殿中佛像寶帳珩珮珠玉瑩飾之具將用送終入力既豊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擁結圍遶佛殿自餘方左右日開朗百工聞佐同伞看覩須臾大雨横注雷電震吼煙張雞吻火烈雲中流光布焰高下相滯並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帳座一時騰上煙火相扶欻然遠逝觀者傾都咸生深信兩晴之後覆看殿惟殘柱礎存焉至後月餘有從東州來者是日同見殿影東飛于海令有望海者時往見之近高齊日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怯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可長丈八乃雇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如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訖移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人牛六十餘頭挽不可動忽有異僧以丸木支墊壘而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窺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

也遂以補之開皇十年有盜像椷蓋者夢丈人入室責之賊遂慚怖悔而謝焉其像現存並見旌異記及諸僧錄然斯通感佛教備彰但是福門無非靈應竊以像避延燒狩驚邪道影覆異術經焚不灰靈骨之放神光蛩迹之興知護其相大矣具在前聞至如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慧光師弟子母氏貧窶內無袙衣來入子房取故袈裟作之而著與諸隣母同聚言笑忽覺腳熱漸上至腰須臾雷震擲隣母百步之外土泥兩耳悶絕經日方得醒悟所用衣者遂被震死火燒焦踐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其子取殯又乘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惠及三歸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僧在深巖宿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伸臂內探欲取宿者畏觸袈裟尋不得入遂得免脫如是衆相不可具紀如上下諸例中

釋慧遠姓王家于襄陽幼年在道繕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邑落遊行但

據形勝之所皆厝心寺宇或補緝殘

廢為釋門之所宅也後居天台之瀑布寺修禪繫業又北遊武當山如前攝靜有陳之日厲疾大行百姓斃者殆其過半達內興慈施於楊都大市建大藥藏須者便給拯濟殊隆金陵諸寺數過七百年月逾邁朽壞略盡達課勸修補三百餘所皆瑩飾華敞有移恒度仁壽年中於楊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村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泝江西上至都陽預章諸郡觀撿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其所至封邑見有坊寺禪宇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並即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曉為沙門慧雲邀請遂上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欒櫨重疊光耀山勢初造之日擔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僉欲改用餘木達日誠心在此豈更餘求但至誠無感故訪追不遂必心期果決松散並變為楠如求不獲閣成則無日矣衆懼其言四出追索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

行崖壁忽見一處晃有光明窺見其
中可通村道惟有五尺餘並天崖遂
牽曳木石至於江首中途灘復薄稜
並壞又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
宏冠前攝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
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于閣南
忽有猛風吹還正于今尚在晚往
長沙鑄鐘造像所至方面若草從焉
傾竭金貝者競競叢葉恐其不受達
任性造真言無華綺據經引喻篤勵
物情然其形服弊壞不可觀外綜
繁穀內披理靜傍觀況伏似不能言
而指撝應附立有成遂斯即處填不
撓固其人矣又為西林閣成尊容猶
闕復泝江投造脩建充滿故舉閣圓
備並達之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
疾忽增七日倚卧異香入室旋繞如
雲閣中像設並汗流地衆見此瑞審
達當終官人撿驗具以聞奏達神志
如常累以餘業奄今長逝年八十七矣
釋僧晃姓馮氏綿州涪城南昌人形
長八尺頎貌都偉威容整肅動中規
矩而儒雅眼帶身鶴行象步聲氣雄

亮志略宏遠綱維法任有楏石馬故使岷巴領袖咸所推仰昔年在志學文才博達時共聲譽嘗夢手擎日月太虛中坐便晃然歘俗欣慕出家私即立名為僧晃也父母未之許拘執兩足牢繫屋柱決意已絕擔心無跌不移旦夕鎖自然解乃嘆曰夫志之所及也山岳以之轉江河以之絕城壘以之崩瀛海以之竭日月為之潛光須弥為之崩頹星辰為之跂度嘉樹為之藪攢況復金木之與楏棤奚足以語哉二親顧其冥感任從道化後參法師出家受業學通大小夙夜匪懈會梁末周初佛法清濫行多浮略迂誕眩互晃具戒未聞而超然異表少能精苦性自矜持率非歸友所成立也眾皆挹其神宇咨相高尚及昇壇之後偏攻十誦數年劬勞朗鑒精熟研微造盡櫛讎可崇周保定後更棄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難必究是滯能通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念法觀道圓淨由此弥聞又於開禪師方等行道洞入時倫無與相睽自此

罕得而傳者由多營福業勞事有為是以隱墜世不稱也既而遐迩諷德聲聞天達武帝下勅延於明德殿言議開闡弥遂聖心乃授本州三藏大隋啓祚面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對決方正賞罰嚴平綫益欽風貴賤依奉前後州主十有餘人皆授戒香斷惡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陁衆僧事繦免以引慎者仁壽以後重享寺衆共轉藏經周而復始初不斷絶供給贓錫一出俗緣皆是指授故福報所至如泉不窮僧業茂盛方類推舉以武德冬初終於所住之振嚮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未終前佛堂蓮華池自然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彫死寺内薔薇非時發花曄如夏月衆以榮枯兩瑞不無生滅之懐德異常倫故感應之所期耳

釋住力姓褚氏河南陽翟人達地吳郡之錢塘縣因而家焉宿植勝因早修慧業甫及八歲出家學道器宇凝峻虛懐接悟聲第之高有聞緇俗陳中宗宣帝於京城之左造泰皇寺

宏壯之極盤踞泉府迺勅專監百工故得揆測指撝面勢嚴淨至德二年又勅為寺主值江表淪亡僧徒弃散乃負錫遊方訪求勝地行至江都乃於長樂寺而止心焉隋開皇十三年建塔五層金牓景耀峨然挺秀遠近式瞻至十七年煬帝晉蕃又臨江海以力為寺任繕造之功故也初梁武得優塡王像神瑞難紀在丹陽之龍光寺及陳國亡亡道場焚毀力乃奉接尊儀及王謐所得定光像者並延長樂身心供養而殿宇褊狹未盡莊嚴遂宣導四部王公黎庶共修高閣并夾二樓寺衆大小三百餘僧咸同書捨畢願締構力乃勵率同侶二百餘僧共往豫章刊山伐木人力既壯規摹所指妙盡物情即年成立制置華絕力異神工宏壯高顯挺冠區宇大業四年又起四周僧房廊廡齋廚倉庫備足故使衆侶常續斷緒無因每往京師深降恩禮還至江部又蒙勅慰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構檀香木摸寫瑞像并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

閣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亡嶷若萎朽充諸衢市搶以身命守護殿閣寺居狐兔頑影為儔啜菽飲水再離寒暑雖耆年暮齒而心力逾壯泥塗穢落周匝火燒口誦不輟手行治葺賊徒雲泣見者哀嘆往往華心相佐修補皇唐受命弘宣大法舊僧餘衆並造相投邑室雖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江表賊帥輔公祏負阻繕兵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守祐偽署尊稱志在傾殄雖得其書乃致書再請願在閣前燒身以器寺全不顧遇力謂第子曰吾無量劫來積習貪愛不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今欲自於佛前取盡决不忍見像濟江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必南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靈理宜改革便以香湯沐浴加趺面西引火自焚卒於炭聚時年八十即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掌凝然更足閣維一時都化初力在佛前焚時群鵲哀鳴其聲甚切右遶七匝方始飛去及身沒後像果南遷

殿閣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疇昔焉門人慧安智曠者師資義重甥舅恩深為樹高碑于寺之內東宮庶子虞世南為文今像還歸於本閣云

釋智興俗緣宋氏洛州人也謙約成務厲行堅明誦諸經數十卷并行法要偈數千行心口相師不輟昏曉住禪定寺今所謂大莊嚴也初依首律師隨從講會思力清徹同侶高之徹難鱗錯詞鋒驚挺又能流靡巧便不傷倫次時以其行無諍也大業五年仲冬次掌維那時鍾所役奉佩勤至僧徒無擾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幸江都中路亡歿初無凶告忽通夢其妻曰吾行從達於彭城不幸病死生於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叵言誰知吾者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鍾發聲響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可具絹十疋奉之并陳吾意從睡驚覺怪夢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又重夢及諸巫覡咸陳前說經十餘日凶問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興

自陳無德並施大衆有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法藏傳羅賦吒王劒輪停事及增一阿含鐘聲功德敬遵此轍苦力行之每冬登樓寒風切肉僧給皮袖用執鐘捉余自厲意露手捉之嚴寒裂肉掌中凝血不以為辞又至諸時鳴鐘之始願諸賢聖同入道場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鐘聲俱時離苦如斯願行志常奉修豈惟微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以貞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後世捨緣身資召諸師友因命陳別尋卒住嚴春秋四十有五瘞於杜城窟中弟子善因宗師戒範講四分律講法華經冥神福慧著聞京邑

釋道積河東安邑人也俗姓相里名子材既預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産之苗裔矣昔子産生而執奉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父宣慨廓有大志好學該冨宗尚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年二十將欲出家未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

見而異之即為剃落晦迹雙巖又依法朗禪師希求心學絶影三載不出山門然為幽證自難聖教須涉開呈十三年辭師攜錫周行採義路經滄莫就遠行寺普與法師尋學涅槃慶所未聞乃經四載情通三事為門學所推至十八年入於京室依寶昌寺明及法師諮習地論又依辯才智凝法師攝大乘論於十義熏習六分轉依無塵唯識一期明悟仁壽二年又往并州武德寺沙門法稜所聽採地持故得十法三持畢源斯盡四年七月楊諒作亂遂與同侶素傑諸師南旋蒲坂既達鄉壤法化大行先講涅槃後敷攝論并諸異部往往宣傳及闡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特是開心之要論也故成匠道俗並知命將降偏弘地持以為誡勗之極煩惱重慎譏疑彥衆歸依初不引顧每謂徒屬曰女為戒垢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減正法尚以聞名汙心況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參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奉余雖不逮請遵

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没齒未登衆諱
諮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槩已清貞
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
寶澄隋初於普救寺創營大像百丈
万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
鄉邑耆艾請積繼之乃惟大造之未
成也且見亡費而崇樹之修建十年彫
莊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積受
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
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覺惟曰狩
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
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即
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弥勒大像前今
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高爽華博東
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
合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磑田蔬周
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務空樹
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菲食輕財重命
普救蟬聯退靜歸閑為而不恃即處
幽隱天懷撫志頓絕人世不令而衆
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真寵
居上宰欽其令問頻贈香衣刺史杜
楚客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動柔

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擁閉河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莽城偏師肆暴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憤嘆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斯文在斯且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擐甲為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遜神素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五三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干木舉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拙耳敢布腹心願深圖之無冝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為天下笑也公若索頭與頭仍為本願必縱以殘生適充步甲者則不知生為何生死為何死積陳此語傍為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但張目直視曰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因捨而不問畢詣積陳懺堯素以煞

我無度馳其毒心加又舉意輕陵雖當時獲寢而禍作其世平為城餘宗所害自積立性剛果志決不迴遇逢瞋忿動為魚肉既出家後訶責本緣挫拉無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彌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所苦自知即世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吾本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耶告曰死生法尒吾不懼也且老僧將年七十剌史貌吾增為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勉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云乎世實危脆無牢強者去終三日鐘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歎

釋德美俗姓王清河臨清人也年在童稚天然樂善口中所演恒鋪讃唄擁塵聚戲必先景搭每見形像生知礼敬由是親故密而異之知非紹續之胤也任從師學十六辭親投諸林野廣訪名賢用為師傳年至十九方蒙剃落謹敬讓恪專思行務雖經論備閱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薄

通宗系退求善友無擇遐邇肅然自厲不群非類開皇末歲觀化京師受持戒撿礼懺為業因往太白山誦佛名經一十二卷每行懺時誦而加拜人以其捴持念力功格涅槃太白九隴先有僧邑禪師道行僧也因又奉之而為師導從受義業亟染暄涼後還京輦住慧雲寺值默禪師又從請業默即道善禪師之神足也善遵承信行普功德主節約形心不衣皮帛默從受道　聞見學之望重京都偏歸俗衆美依承默十有餘年三業隨從深相器待所以每歲礼懺將散道場去期七日苦加勵勇万五千佛日別一遍精誠所及多感徵祥自尒至終千有餘遍故默之弘獎福門開悟士俗廣召大衆咸列檀那剎養所歸京輦為最積而能散時又弥重嘗於興善千僧行道期滿嚫奉人別十縑將及散晨外赴加倍執事懼少依名付物默聞告曰何有此理不成僧義必若約截凡聖難知但當供養不慮虛竭庫先無貯物出散之晨及設大會七

衆俱集施物山積新舊咸充時又欽
之謂其志大而致遠故使靈祇冥助
也不然誰能覩斯不懼耶故自開皇
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
咸尒默將滅度以普福田業委於美
美頂行之故悲敬兩田年常一施或
給衣服或濟糇糧及諸造福處多有
匱竭皆来祈造通皆賑給又至夏末
諸寺受盆隨有盆處皆送物往故俗
所謂普盆錢也往往禪定斯事無殆
大業末歲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
異人形服率然來告美曰時既炎熱何
不打餅以用供養美曰麵易辦也人
多餅壞何由可致便曰易可辦耳且
溲三十斛麵作兩日調餅不壞也即
隨言給但云多辦瓮水槽多貯冷水
明旦將設半夜便起打麵提桊鼓動
人物僧俗聚觀驚乱眼耳須臾打切
麵已將半命人煑之隨熟内水自往
攪之及明行餅皆訝緊韌抽拔難斷
千人一飽咸共欣泰試尋匠者通問
失所餘有槽瓮中餅日別供僧乃盡
限期一無爛壞合衆悲慶感通斯應

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又延中住美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嚴華堂宇宏蔭周廊四注複殿重敞擔共舍生斷諸惡業鎮長礼悔懃淨方等凡欲進具必先依憑蕩滌身心方登壇位又於一時所汲浴井忽然自竭徒衆駐立無由洗懺美乃執爐臨井苦加祈告應時泉涌還同恒日時共宗焉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賚供養每諸起塔祈請散之百粒千粒隨須而給精苦所感隨散隨滿由是增信弥隆勤懇不絶又年經秋夏常行徒跣恐蹈虫蟻慈濟意也或行般舟一夏不坐或學止過三年不言或勁不輕通礼七衆或同節食四分之一如斯雜行其相紛綸即目略舒差難備舉生常繫想專固西方口誦弥陁終于命盡以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寺院春秋六十三矣乃送於南山鵄鳴堆後又收骸於梗梓谷起塔弟子等樹碑于會昌寺侍中于志寧為文又京邑沙門曇獻者亦以私福之業功格前賢身令成

範衆所推揖所造福業隨處成焉故
光明寶閣冠絕寰中慈悲佛殿時所
驚異人世寄介故不廣焉
釋慧胄姓王蒲州蒲坂人少在道門
樂崇福事受具已後師表僧祇及至
立年又專禪誦曉夕相繼偏重法華
後住京邑清禪寺草創基構並用相
委四十餘年初不告倦故使九級浮
空重廊遠攝堂殿院宇衆事圓成所
以竹樹森繁園圃周遶水陸莊田倉
廩碾磑庫藏盈滿莫匪由焉京師殷
有無過此寺終始監護功實一人年
至耳順便辭僧任衆以勤勍經久且
令權替及於臨機斷決並用諮詢寺
足淨人無可役者乃選取二十頭令
學鼓儛每至節日設樂像前四遠同
觀以爲欣慶故家人子弟接踵傳風
聲伎之最高於俗里遇患極困自然
知卒香湯沐浴正理衣襟曰吾有小
罪須加重病事由營造掘鑿故也至
於終晨言氣不昧告弟子曰酬償了
矣吾其去矣尋聲而卒春秋六十有
九即貞觀初年也乃露骸双塹爲起

方墳就而銘之時京邑會昌有沙門法素者倜儻不倫操業奇卓雅爲衆恠李師智顗專行勸福昔在江表遊適所至皆設万人大會夜告繞竟明即成辦此例非一隋末東都嬰城自固肌骨相望有若堆焉寺有金像二軀各長一丈素不忍見斯窮厄取一融破籴米作糜餧諸餓者須臾米盡又取欲壞時沙門辯相與諸僧等拒諍不與素曰諸大德未知至理也昔如來因地爲諸衆生尚不惜頭目髓腦或生作肉山或死作大魚以濟飢餧如何成果復更貪惜化形必不然矣素今身肉堪者亦所不惜大德須知今此一像若不惠給衆生城破之後亦必從毀則墜陷多人何如素今一身當也衆不許之及僞鄭降曰像先分散如其言焉然其言行譎詭險而難遵其例不一後入京室幸會昌寺

釋智通姓陳住梓州八歲出家爲正道法師弟子後誦法華兼講在牛頭山善持威儀奉戒貞苦降伏皇老士女奏章必杖之五十遠近皆憚寺宇

成就惟其終始合衆畏懼無蓄私財者常有雙鵝依時聽講講百餘遍兩度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衆吾造山寺可用十万貫恨未周備今便永別言訖而卒春秋九十七矣小食時終合寺房堂皆動而作白色經一食頃

釋慧震姓龐住梓州通泉寺身長八天後聽嵩師三論大領玄旨福力所被蜀部遥推嵩之還南得袈裟二百領以贈路首每年正月轉藏經千人袈裟奉施無關帶弘三論聽衆百餘忽於高座似悶見人語曰西山頭好造大佛既覺下座領衆案行中堪造像兩邊泉流即命石工鐫鑿座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万慶此尊儀其像口中放大白光遠近同奉先有一馬日行五百曾經入陣餘馬並死惟此得還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日震聞毛竪有一異僧名爲十力語震日馬與主別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

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四遠悲敬来者皆給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內外皆集至於八日香氣欝勃充滿寺中傾邑道俗共聞異香捨散山積至十五日氣猶不歇從旦至午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覩奇瑞知其即世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䞋施早食訖手執香爐繞廬舍那三匝還於佛前胡跪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五十万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安繩牀扶屍置下經百餘日猶不委仆道俗万餘悲涼相結云

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于九江弱年樂道投廬山大林寺沙門智鍇而出家焉鍇亦標領當時有聲出世而雲慷慨時俗精厲歸從故得獨異恒倫不拘物累致有大節大務偏所留心時年二十有五達禪師者江淮內外所在興造事力不遂感

来祈請雲為寺廟毀壞故致邀延逹

不許之雲以来告不申便陳死請委
身在地涕泗滂沲流迸塗湯滂滿五尺
許又以頭叩地青腫覆眼加諸稽顙
曰若不蒙赴雲亦投江逹見其意感
欻然廻意雲即前告道俗所在迎候
披草望山行不由徑路值群虎不暇
駐目延逹至山須有經始游流諸處
掄拔功德時屬嚴冬氷擁船路岸砂
頹結屢阻舟人雲乃急繫衣裳破氷
挽纜胷膊以下凌澌截肉流血凝住
不覺疲苦自此船行二百餘里方登
所在其懇誠難繼並例此也隋李末
齡中表賊亂有林士弘者結衆豫章
偽稱楚帝偽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
領士衆臨據九江因感發心欲寫廬
山東林文殊瑞像盡所鎮境諸監護
者道俗僉議以雲有出衆之奇雅當
此選鑪錘既辦便就鎔範光儀乃具
惟頸及脇兩處有孔時衆未之悟也
其年秀才偽勑所追有像色金百二
十兩咸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
守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環

遺寺為信行至宮亭軍士乞福寺得
便風舉帆前引於江中路遺浪船沒
財物蕩盡唯人達岸寺諸無所恨但
失像色金煩寬江畔呼嗟不絕檀願
不成深為業也須臾金像隨浪逆流
并遺銅珠前後相繼汎隱向岸就寺
既獲色金舉衆同叫歡欣無量計彼
沒處至所出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
逆波相授軍民通怯驚異靈感及寺
之遇害也刃開頸骨恰符像焉初寺
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弟父曉禪師及
楚都既覆群寇交侵曉用弊布裹金
擔以避難不免為賊所奪既失像金
取求無計尋有賊中來者盜金投曉
俱不知是金檐也曉得李金委雲成
就光相超挺今在山閣初鑄像時有
李五戒者私發願曰若鎔金日擔然
一臂雲為摸樣早成遂前期曰李家不
知已鑄乃夢像曰汝先願然臂如何
違信耶李氏夢寤因始知之即於像
前以刀解臂蠟布纏骨而燒焉又感
徵應略其事也雲以江介威紆累逢
草竊經論乃積而戒律未弘遠趣帝

京躬務學府值首律師當陽闡化大適本志悲喜交并操擬行務有聞朝省下勅令住弘福而形貌長偉骨面多髯言晤成章衆所知識偏能讀誦頗盛威容故齋福大集恒居坐首群公卿士側席虛心一舉五卷須臾尋了未聞嗽噎莫不嘉尚然其程器卽目故略叙之

論曰夫住持之相其例乃多包舉精博要惟二種道法弘世則靜倒絕其生源相法所持則導含開其耳目宗途旣闡万代奉其風規雖或中徹終亦依之成則昔如來創化寺開須達之源塔現古今初惟積土之漸沿斯巳後福事弥隆無憂之碣赫繁有信之國星布自摩騰入洛其相先揚建寺以宅僧居顯福門之出俗圖繪以開依信知化主之神工故有列寺將千繕塔數百前修標其華望後進重其高奇遂得金刹干雲四遠瞻而懷敬寶臺架逈七衆望以知歸並弘道之初津攝度之權術也至如引風治閣出慧遠之深誠傳聲傳毒寔智興

之通感僧明志閈遺寄僧晃撫動幽明達公因治水而集材美上假冥聖而陳供慧雲負列黃金以之不沉道積執言白刃由斯不拔若斯監護不養由來然則經理衆事論陳退沒並由志節素少情非巧能致涉艱違便虧指願功敗垂成義當斯也昔如來在世躬治院門大集僧務非聖不覆迦葉之營五寺恒預躡迴目連之任月直常供掃地是以福事之來導引逾遠下凡祖習故是常科而須世情豪每多欺負觀塗塔為庸夫謂引材為竪伍出道無宜行施入俗有絕清心斯語不倫殊乖正則故天報為貴尚行乞於人聞聖果為高猶被譏於僧部斯徒衆矣略舉可知是以福智二嚴空有兩諦大經大論咸列綱猷即可師承難為排斥且自世有諸福其流多雜寄傍了經陳揚疑偽隋祖開皇之始釋教勃興真偽混[illegible]恐乖遺寄乃勅沙門法經定其正本所以人中造者五百餘卷同並燔之餘不盡者隨方間出比諸經藏惟錄正本

遍數則有三万餘卷已外別生雜集並不寫之至於疑偽時復抄錄斯由未善陶練故致此涉試為論之至如藥師行事源出宋朝比用在疑頓存沿俗唱揚洛水彥琮所翻義節全同文鋪少略斯則梵本有據祈福之元幸也但以世惟相有非相何以曉心大聖逗機在物而數此要如說行者必致攘除恐涉懷已自虧名實故彼文云口為說空行在有中誠言得矣或有精專懇苦厚供弥隆而所祈無應者則往業堅明定須酬償故文云惟除宿殃餘則可脫然則業無永定皆可轉除任業增生無成聖義故經明懺止約內心有愧則亡無慙斯有三報輕重具顯涅槃六根淳薄亦陳理教義須隱括又有普賢別行金光實觀是知宿殃不請例是別時通諸捴懺多歸清衆事乖通俗比有行事執著者多遍告雖來皆虧法利故彼文云諸業障海從妄想生還須體妄乃傾前業今則緣念彼此我所兩存倒想逾增故難遣聖義應塵無以表

達真識有以明通俗在凡下位行漸若斯順舊常熏理非筌悟梁新方廣源在荆襄本以厲疾所投祈誠悔過哀茲往業悲慟酸涼能使像手摩頭所苦欻然平復同疾相重遂廣其塵乃依約諸經抄撮成部擊聲以和動發恒流談述罪緣足使汗垂淚瀉統枯福慶能令藏府俱傾百司以洽一朝乃化惟通一道被時濟世諒可嘉之而恨經出非本事須品藻六根大懺其本惟梁武帝親行情矜黙識故文云乃方有罪在予一人當由根識未調故使情塵濫染年別廣行捨大實而充僅僕心力所被感地震而天降祥是稱風靡欝成恒則有陳真觀因而廣之但為文涉菁華心行頗淡原夫懺悔之設務在專貞欲使肝膽露於衆前慚愧成於即日固得罪銷福始言行可依如文宣之製淨住言詞可屬引經教如對佛述歎欣如寫面卷雖二十覽者不覺其繁文乃重生讀人不嫌其妨世稱筆海固匪浮言又有妄讀懺文行於恤法罪事聚

雜不解位以十條因搆煩拏未知本
於三惱浪誦盡紙昏憒通於自他為
師難哉噎負歸於彼此如斯遺累汞
曰清澄固約前論薄為准的六道慈
懴源亦同前事在歲終方行此杷道
別開莫海陸之味畢陳隨趣請祝慈
悲之意劢矣原夫六道至果趣別重
輕人含十等之差餘則舉例可悉阿
含所述入處鬼道有親供祭心生隨
喜心喜身能故曰充飢非由供福業
令自受以正法義理有所從無有自
作他人受果斯則目連餉母事也自
外五趣報爲所收隨報位攝無由通
給令則道別陳莫恐非臨饗然又報
得諸通事含生趣不妨他心徹視侍
會而從祭酹自此已外其例難收或
度星安宅決明罪福占察投輪懷疑
結綫同歸淺俗未入深經然罪積由
来福興伊始俱惟妄想而善卦難諧
愚凡所履諒參其用又有不揆分量
登冒聖賢端然思道剋成位地此並
想心懷道不識道是妄心知妄思心
不起有起實歸惟識識心達俗知何

不為用此投輪應分業相又有方等
佛名般舟誦呪多以夢王表淨准此
用顯澆淳且夢惟真妄想寡尚取緣
憑況在現輪舉擲其心可准若夫惑
業所起橫搆有因惑必違理而生故
儀務觀其理業生依事而起故儀還
須緣事悔必勤身營搆慙愧為其所
宗理悔必折破我人知妄是其大略
並如別錄悔法廣之是知釋宗一化
大較三門若樂罪時須知福事因修
福故便起想著則應破遣教恩理觀
如斯易奪集業可期若滯此三全乖
教意惟夫大聖垂世未欲增生福愼
情欣還資故習義須思擇斷結入道
斯言極矣並不達者以福為道航附
情纏樂為高勝正是戒見二結所收
我倒常行何能遣縛是以通人審權
實之有從達界繫之無爽明識性之
重輕曉分量之優劣莫不以罪障夫
人一句須捨福為有基雖行不善由
諸八禪滯情六度不淨事觀及世愼
善皆為有法大論明言計並封心故
非道業至如色有初定凡聖通行非

想極居無生不止終非出要未靜輪廻但為封迷不厭故也況以乱善用充靜業有識聞之足為殷鑒流俗儒素尚猶固我之心但謂我能行之故非清蕩所播豈得心用浮動觸境增迷妄計為道一何可笑復聞福為有本潛神不修身行處世何能無事事涉罪福理必通知且如衣食四資無時不假佛制取納惟依觀門輕傷對治斯誠罪也奉觀勤行斯誠福也謂我能行便成違理我不能行又是違事違事則業繫三途違理則福纏諸欲在凡使注何能靜心入止正見方傾苦趣故知因修世相知何不為權勸覲漸當缺有不尒沉淪還歸無始伊我同舟可不免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　道宣　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　正傳十二　附見八

釋慧明不知何人貌儀象胡故世以胡明為目然其利口奇辯鋒涌難加摛體風雲銘目時事吐言驚世聞皆諷之後乃聽採經論傍尋書史捃摭大旨不存文句陳文御世多營齋福民百風從其例遂廣眾以明騁衒脣吻機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

亦自顧才力有餘隨聞即舉牽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忍其倦也宣帝在位大建五年將事北征觀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領軍淮浦與齊對陣雄氣相傾帝甚憂及乃於太極殿命龜卜之試封腹文廓然長裂君臣失色為不祥也即請百僧齋時一會臨中𠊬猝未測所由及行香訖乃陳卜意明撫聲敘致又述緣曰卜征龜破可謂千里路通既其文季前鋒豈不一期程摠時以為浮飾也至四月中次大小峴與齊大戰俘虜援兵二十餘萬軍次譙合呂梁彭越前無橫陣故下勅云今歲出師薄伐邊服所獲叛土則江淮二百許城東西五千餘里然龜腹長文号千里也遠驗明言宛同符契故明承此勢為業復隆偏意宗猷達悟登白者其量弘矣不測其終

釋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說然以成實見知門學業成分部結衆紀用欣然以教習之功成遺業也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引衆首出鄴

城南彼舊門人又引衆入正於闍側猝尒相值紀曰卿從何來殊無礼也如何師範輒抗拒耶既不循居理宜下道彼曰法鼓競鳴利建斯在聲榮之望師資焉有紀不答自爲下道出于城外廻首告其屬曰吾講成實積三十載開悟匠導望有功夫解本擬行斯遺誡也今解而不行還如根本不解矣徒失前功終無後利往不可追來猶可及請並返京吾當別計乃退捨房户廣讀經論爲彼士俗而行開化故其撰集名爲金藏論也一帙七卷以類相從寺塔幡燈之由經像歸戒之本具羅一化大啓福門論成之後與同行七人出鄴郊東七里而頓周迴七里士女通集爲講斯論七日一遍往必普攜不耻微行經書塔像爲一頭老母掃帚爲一頭齊佛境内有塔斯掃每語人曰經不去乎掃僧地如閻浮不如佛地一掌者由智田勝也親供母者以福與登地菩薩齊也故其孝性淳深爲之縫補衣著食飲大小便利必身經理不許人兼

有或助者紀曰吾母也非他之每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得以苦勞人所以身為苦先孝勿相助因斯以勵道俗從者衆矣又復勸人奉持八戒行法社齋不許屠殺所期既了又轉至前還依上事周歷行化數年之間遠鄰林郊奉其教者十室而九有同侶者故往候曰比行化俗何如道耶紀曰彼講可退今則無悔既往不咎知復何言後遭周氏吞併玄教同廢呼嗟俗壞每崇斯業及開法始更廣其門故彼論初云邪見者是也所以世傳何隱論師造金藏論終惟紀也故改名云然其所出抄略正文深可傍準後不測其終

釋法稱江南人通諸經聲清響動衆陳氏所化舉朝奉之又善校導即隋標奇雖無希世之明而有隨機之要隋平南服與白雲經師同歸泰壞住興善寺每引內禁敘論正義開納帝心即勅正殿常置經座曰別差讀經聲聲不絕聽覽徵隙即問經言遂終昇遐曉住定水與雲同卒俱八十餘仁

壽年也時有智雲亦善經唄對前白
者世号爲雲今望所高聲飛南北每
執經對御嚮振如雷時條哀囀停駐
飛走其德甚衆秘不泄之故無事緒
可列又善席上談吐驚奇子史丘索
都皆諳曉對時引挽如在樹焉膽煬
在蕃弥崇敬愛召入慧日把辟朋從
欣其詞令故也年登五十卒於京師
王悲惜焉數日不出廣爲追福又教
沙門法論爲之墓誌見於別集
釋真觀字聖達吳郡錢唐人俗姓范
氏祖廷蒸給事黄門侍郎父充通直
散騎常侍母桓氏溫良有德嘗悱憤
無胤繫齋立檀誦藥師觀世音金剛
波若願求智子紹嗣名家時獻統所
圖如毗羅王者在上定林寺已有靈
異躬往祈禱刻寫容影塑像若真依
藥師經七日行法至於三夕覺遊光
照身自尒志性非恒言輙詣達豈非
垂天誕人寄范和釋者也及其誕育
奇相不倫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流
津液充閏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渇
故體膚光偉雖老不衰古文交加狀

如羅綺技得含章蘊藉開神明晤又聲韻鍾鈴摝均風雨其見聞者莫不驚異小有大聚五歲能蔬齋或登衣篋或執扇帚戲為談講八歲通詩禮和庚尚書林檎之作十六偹道群經柱下河上無所遺隱時又流涉碁琴暢懷文集日新月異師友驚忻嘗共友人逍遥津渚有善相者迎而拜曰年少當為大法師後即專誦淨名般若志存入道伺機承色二親弗許乃曰迦毗降夢子欲開籠拘令在網此非黠慧父母咸開心隨喜聽勅降言并賜衣鉢義興生法師行槩小震躬為剪落大功德貞律師道韻雲陽請任和上研思十誦一遍能述又從華林園法師受成實論十遍十牘超振前摽自謂解成可塡以行也始誦法華日限一卷因斯通夢汝有大根忍守小道深可惜也遂徃興皇聽摩訶衍質疑明難唐突玄門朗公精通綽然復加脂粉吾出講八年無一問至此能使妙義開神真吾師矣仍從北面數載研尋闡善大忍法師遠影鍾山遊心

方等將欲試瞻先達問津高士因撮拵和寂用程玄妙乃嘆曰龍樹之道方興東矣辯勇二師當塗上將頻事開析亟經重席時人語曰錢唐有真觀當天下一半沙門洪偃才藻儁英鉤深繹傑面相謂曰權高多智耳目有名我有四絕分具八能謂義導書詩辯貌聲棊是也由此王公貴遊多所知識始興王東臨禹穴請以同行于時興皇講達選能義集觀臨途既促咸推前次既登高座開二諦宗百並縱橫一言永泮學士傳繹在席嗟曰三千稱首七十當初是上人者當為酬對金陵道俗見知若此既達東夏住香嚴寺講大涅槃四方義集復增榮觀興皇又三追曰吾不乘經論略已弘通而燕趙齊秦引領翹足專學雖多兼該者寡宜速反東蕃法門相寄于斯時也征周失律朝議括僧無名者休道觀乃傷迷嘆曰夫剎利居士皆植福富強黎庶廝小造罪貧弱欲茂枝葉又剋根本斯甚惑矣人皆惜命偷生我則亡身在法乃致書僕

射徐陵文見別集陵封書合奏帝懍然動容括僧由寢援斯以言非但梁柱佛法亦乃明略佐時矣江夏王出鎮于越復請向行朗師吞咽良久言曰能住三年講堂相委復屬英王尚法利益深不可留也仍於禹穴屢動法輪特進杜稜請歸光顯傳教學徒及永陽鄱陽二王司空司馬消難並相次海運延仰漸東故得塗香慧炬以業以爕頂敬傾心盡誠盡節天台智者名行絕倫先世因緣敦獻莫逆年臘既齊為法兄弟共遊秦嶺凌雲舊房朝陽澄景則高談慧照夕陰匿彩則深安禪寂及智者徵上闕庭觀便旅園敷說大流法味載廣俗心永陽還京御奏請德舉朝僧王同請絲綸遂逢祚終斯事便寢隋祖尚法惟深三勅勞問秦王莅蕃二延揔府皆辭以疾確乎不就齊王暕迎江浦躬申頂禮傳以香火送還舊邑之衆善寺開皇十四年時擬亢旱刺史劉景安請講海龍王經序王既訖驟雨滂霔自斯厥後有請便降吳越宗仰其若

神馬縣西有靈隱山者舊曰仙居山岑吐蓮華洞蔵龍穴信江東之秀嶽也觀既仁智內冥山水外狎共道安禪師頭陁石室禮越陳仲寶率諸同侶開蔵拓基搆立精舍号南天竺遂即去邑還谷栖止終焉衆善講堂付門人玄鏡鏡承飛濿相從不絶又文皇造塔形勝所歸不謀同集取决於觀乃指崖嵬高石可安搭基雖發誠言孰為可信俛仰穿鑿洞穴自然狀似玄函宛如盫底天工神匠冥期若符自今在山常講法華用為心要受持讀誦躬自書弘五種法師於斯乎在又特於經旨明練深趣談吐新奇非尋紙墨智思擊揚迴飛文外又感與洗遺溺地不為濕事理畢人經之力也罩亭神姓陳名重降祝請講法華一遍遺以錢物又降祝搭其廣堂五間為衆善佛殿據斯以言感靈通供誠徧有也大業七年四月八日司馬李子深更延出邑講大涅槃初出天竺自搆茔地至現病品夢見三人容服甚盛把幡俱礼太淨居遺迎至六

月六日以疾而卧又夢與智者同攀
夫侍尊像翼佛還山覺已嘆曰昔六
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
十四復致斯應生期畢矣即集內衆
訓將來事曰欲生善道欲脩神力欲
出生死欲見佛法宜須持戒修定學
慧弘通正法勿令空過無所得也介
日天台送書并致香罏石臺觀音書
曰宿世因緣家後信矣命爾如意一
東向天合一器西法志諸難服式吾
眼自分一還僧羯磨二成第五僧施
嘗有人夢飛殿来迎沙門寶慧又聞
空中鼓樂至七月一日中夜跏坐盥
漱整服曰有人請講菩薩戒也端坐
怡然不覺已滅遷於衆善之舊寺從
子至午心頂俱煖身體柔軟顏色不
變右手內掘三指信宿流汗遍身至
四日移入棺龕時屬流火熇氣尚嚴
而儼若生存寔資神力從此至二十
五日四方輻湊六縣同集道俗公私
一期咸萃皆就晃手傳香表別叙德
號慕悲起纏雲追惟戒德泣盡零雨
至香花供獻日有千群隨次大齋開

龕瞻奉而色相光潔眉毫更長倍異
生前咸加奇歎至二十六日乃永窆
於靈隱山真容掩方墳寫狀留天竺
是曰四部亘一由旬香蓋成蔭幢幡
蔽野存亡榮慶非可勝言初觀聲辯
之雄最稱宏富江表大國莫敢爭先
自正法東流談導之功衛安為其稱
首自尒詞人莫不宗猷於觀是知五
百一賢代興有日佛法榮顯寔賴斯
乎開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師臨弔
乃拒官軍羽檄競馳兵聲逾盛時元
帥楊素整陣南驅尋便瓦散俘虜誅
剪三千餘人以觀名聲昌盛光揚江
表謂其造檄不問將誅既被嚴繫無
由申雪金陵才士鮑亨謝瑀之徒並
被擁略將欲斬決來過素前責曰道
人當坐禪讀經何因妄忤軍甲乃作
檄書罪當死不觀曰道人所學誠如
公言然觀不作檄書無辜受死素大
怒將檄以示是你作不觀讀曰斯文
淺陋未能動人觀實不作若作過此
乃指摘五三處曰如此語言何得上
紙素既解文信其言也觀曰吳越草

竊出在庸人士學儒流多被擁逼即數絕謝之徒三十餘人並是處國賓王當世英彥願公再慮不有怨辜素曰道人不愁自死乃更愁他觀曰生死常也既死不可不知人以為深慮耳素曰多時被縶亘解愁不索紙與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流須臾紙盡命且將来吏與一紙素隨執讀驚異其文口唱師来不覺起接即命對坐乃盡其詞故賦略　云若夫愁名不一慧理多方難得覼縷試舉宏綱或稱憂憤或號酸涼蓄之者能令改貌懷之者必使迴腸尒其愁之為狀也言非物而是物謂無象而有象雖則小而為大亦自狹而成廣譬山岳之穹隆類滄溟之滉瀁或起或伏時来時往不種而生無根而長或比煙霧乍同羅網似玉葉之晝舒類金波之夜上尒乃過違道理乖法度不遣喚而輒来未相留而忽住雖割截而不斷乃驅逐而不去討之不見其蹤尋之靡知其處而能奪人精爽罷人歡趣減人肌容損人心慮至如荆軻易

水蘋武河梁靈均去國阮籍辭鄉且
如馬生未達顏君不遇夫子六詠山
梁仲文之撫庭樹並惋甚於胸府俱
讚揚於心路是以虞卿愁而著書束
指遇而作賦又如蕩子從戎倡婦閨
空悠悠塞北杳杳江東山川防阻夢
想時通高樓進月傾帳來風愁眉歌
黛淚臉銷紅莫不咸悲枕席結怨房
櫳乃有行非典則心懷疑惑未識唐
虞之化寧知禹湯之德霧結銅柱之
南雲起燕山之北關既盡於晉陽水
復亂於疎勒文多不載素大嗟賞即
坐釋之所達文士免死而為僕隸觀
以才學之富弘導不疲講釋開悟榮
光俗塵具於前敘其所講大乘四十
二載又造藏經三千 餘卷金銅大像
五軀攝塔五層五僧德施造寺二所
著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
餘卷近世稱用其言眾矣
釋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明從偏
工席上騷索遠度罕得其節誦諸碑
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
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善能引用又適

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兩務並委於韻年至三十弊於諠梗邀延踊請日別重疊乃於正旦剖纒永斷即聽華嚴不久便覆恨恨棄功長銷脣舌承栖霞清衆江表所推尋聲即造從受禪道又聞泰岳靈巖因往逞蹤般舟苦行特立志梗潔不希名聞播石破薪供給爲任晩還故鄉有浮江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故基願礼八万四千塔樹功既滿感遇野媼送一卷書及披讀之乃是昔像之緣也既有㨾度依而造成大有徵應海中有陽帚島者去岸三百韻往安禪惟服布艾行慈故也初達逢怙大風鬼物既見如常心毛不動九十日後帖然大安自知終事還返栖霞不久釋立身江表金陵人志節雄果不緣浮綺威容肅然見者憚懾有文章工辯對時江左文士多興法會每集名僧連霄法集導達之務偏所牽心及身之登座也創發謦咳砰磕如雷

道俗殷襟毛竪自整至於談述業緣布列當果泠然若面人懷戢勇晚入慧日優賜日隆大業初年聲唱尤重帝以聲辯之功動表情抱賜帛四百段氈四十領性本清儉無蓋儲蓄率命門學通共均分從駕東都遂終于彼時年八十餘矣時西京興善官供尋常唱導之士人分羽翼其中高者則慧寧曠壽法達寶巖孝叱之勢有餘機變之能未顯人世可覩故不廣也

釋善權揚都人住寶田寺聽採成論深有義能然尒迴思樂體人物隨言聯貫若珠辭也衆以學工將立不顧引之而權發悟時機為功不少適詣為得遂從其務然海內包括言辯之最無出江南至於銓品時事機斷不思莫有高者晚以才術之舉煬帝藩知召入京師住日嚴寺獻后既崩下令行道英聲大德五十許人皆号智囊同集宮內六時樹葉令必親臨權與立身分番礼導既絕文墨惟存心計四十九夜揔委二僧將三百度言無再述身則登　調陵人擬則機神駭

衆或三言為句便盡一時七五為章
其例亦介煬帝與學士柳顧言諸葛
頴等語曰法師談寫乍可相從導達
鼓言奇能切對甚可訝也頴曰天授
英辯挺孚高者時有竊誦其言寫為
卷軸以問於權權曰唱導之設務在
知機誦言行事自貽打棒雜藏明誡
何能輙傳宜速焚之勿漏人口故權
之導文不存紙墨每讀碑誌多疏麗
詞傍有觀者若夢遊海及登席列用
牽引囀之人謂拔情實惟巧附也大
業初年終日嚴寺時年五十三矣門
人法綱傳師導法汪汪任放譎詭多
奇言雖不繁寫情都盡蕭僕射昃
李時号學宗常營福祀登臨莫遠每
有檀會必遣邀迎然其令響始飛颺
焉早逝釋門擁扇道俗咸惋
釋智果會稽剡人率素輕清慈物在
性常誦法華頗愛文筆經史固其本
圖擅目得其清致時引唱讀文學府
欣俗以其書勢逼右軍用呈蕃晉王
乃召令寫書果曰吾出家人也復為
他役都不可矣一負聲教之寄二違

發足之誠王逼吾身心不可逼乃云眼闇不能運筆王大怒長囚江都令守寶臺經藏及入京儲貳出巡揚越乃上太子東巡頌其序略云智果振衣出俗慕義遊梁感昔日之提奬喜今辰之嘉慶遂下令釋之賜錢一万金鐘二枚召入慧日終于東都六十餘矣時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徧洞字源精閑通俗晚以所學追入道場自秘書正字讎挍著作言義不通皆諮騫決即為定其今古出其人世變體詁訓明若面焉每日余字學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為恨耳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為珎璧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既絕文纆頗程深器綴本兩卷陳叙謀猷學者秘故斯文殆絕京師沙門玄應者亦以字學之富皂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科據矣

釋法琰俗姓嚴江表金陵人本名法藏住願力寺聽莊嚴寺皭公成實入義知歸時共讚賞每聞經聲唄讚如

舊所經充滿胸臆試竊尋擬意言通詣即以所解用諮先達咸曰卿曾昔習故有今緣不可怯也遂取瑞應依聲盡卷舉擲旁迸囀態驚馳無不訝之皆來返啓乃於講隙一時為叙陳國齋會有執卷者若不陳聲齋福不濟故使人各所懷相從畢聽清音盈耳頌聲洋溢廣流世路晚被晉府召入日嚴終于武德復居玄法雖年迫期頤而聲喉不敗京室雖富聲業甚貧諸有尋味莫有高於英者然而性在知足不畜貲財福利所歸隨皆散盡以貞觀十年卒于此寺九十餘矣

釋慧常京兆人以梵唄之工住日嚴寺尤能却囀哢響飛揚長引滔滔清流不竭然其聲發喉中脣口不動與人並立推檢莫知自非素識方明其作時隋文興法煬帝倍隆四海輻湊同歸帝室至於梵導讚叙各重家風闍常一梵颯然傾耳皆推心喪膽如飢渴焉僉曰若此聲梵有心聞之何得不善也衆雖效學風骨時參至於用契搅皆不及矣晚入東都梟感

作乱齋梵捴任咸共委帝及平殄後復遂關壞時有僭帝曰逆賊建福言涉國家並可扠之因即募覓當被固送行次莅栅進賊留曰往必被戮可於此止常日債負久作終須償了遂至東都果如言焉年四十餘矣時京師興善有道英神爽者亦以聲梵馳名道英喉顙偉壯詞氣雄遠大衆一聚其數万餘聲調稜稜高超衆外興善大殿鋪基十[illegible]翔高大非李搖鼓及英引衆遶旋行次窓門聲聒衢擊皆為動振神爽唱梵弥工長引遊囀聯綿周流內外臨機騁促愜洽衆心貞觀年中豫州治下照機寺曇寶禪師者斷穀練形戒行無黷年六十許常講觀音導引士俗而聲調超挺特異人倫寺有塔基至於静夜登讃礼聲響飛衢周三十里四遠所聞無不驚仰

釋智凱姓安江表楊都人家世大富奴僕甚多年在童丱雅重謝譆引諸群小乃百數人同戲街衢以為自得陳氏壹省門無衛禁凱乃率其戲侶

在太極殿前聽令而過朝宰江摠等
頤其約束銓叙駐步評之相視笑曰
此小兒王也及至學年捴擲前緒承
沙門吉藏振宗禹穴往者談之光闡
遠近便辭親詣焉從受三論偏工領
疊所以初章中假復詞遣滯學人
苦其煩拏而凱統之泠然釋頓各有
投詣及藏入京因信同住義業通廢
專習子史今古集傳有開意抱輙條
疏之隨有福會因而標擬至於唱導
將半更有緣來即為叙引冥符衆望
隋末唐初嘉猷漸著每有殿會無不
仰推廣誦多能罕有其類嘗於內殿
佛道雙嚴兩門導師同時各唱道士
張鼎雄辯難加自恨聲小為凱陵架
欲待言了方肆其術語次帝德鼎延
其語凱斜目之知其度也乃含笑廣
引古今皇王治亂濟溺得喪銓序言
無浮重文極鋪要鼎撝既窮凱還收
緒一代宰伯同賞標奇臨機之妙銛
舒若此而情均貧富赴供不差存念
寒微多行針療後以鍼點所拘串雪
無路從於原部乃冠服古賢講開莊

老時江夏王道宗昔在京華第多福會至於唱叙無非凱適後督靈州携隨任所留連歲稔欣慕明從及巡撫燕山問罪遼海皆與連騎情同比影在蕃齋祀須有導達乃隔帳令凱作之至于終詞無不泣淚王亦改容遂卒於彼

釋寶巖住京室法海寺氣調閑放言笑衆人情存道俗時共目之說法師世與講經論名同事異論師所設務存章句消判生起結詞義巖之制用隨狀立儀所有控引多取雜藏百譬異相聯璧觀公導文王孺懺法梁高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包納喉衿觸興抽拔每使京邑諸集塔寺肇興費用所資莫匪泉貝雖玉石通集藏府難開及巖之登座也按几顧望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没方乃命人從物談叙福門先張善道可欣中述幽途可畏後以無常逼奪終歸長逝提耳抵掌速悟時心莫不解髮撤衣書名記數剋濟成造咸其功焉時有人云夫說法者當如法說不聞陰

界之空但言本生本事巖日生事所
明為存陰入無主但獨世情鉞說陰
界者皆曬也故隨物附相用開神府
可不佳乎以貞觀初年夲于住寺春
秋七十餘矣

論曰自古諸傳多略後科晉氏南遷
方開名實然則利物之廣在務為高
忍界所尊惟聲通解且自聲之為傳
其流雜焉即世常行罕歸探索今為
未悟議揚權而論之要始經師為德
本實以聲糅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
以從廻向項世皆捐其盲鄭衛弥流
以哀婉為入神用騰擲為清舉致使
淫音婉變嬌哢頻繁世重同迷尠宗
為得故聲唄相涉雅正全乖縱有刪
治而為時廢物希貪附利涉便行未
曉聞者悟迷且貴一時傾耳斯並歸
宗女衆僧頗兼之而越墜堅貞殊虧
雅素得惟隨俗失在戲論且復影訛
將絕宗匠者希昔演三千今無一契
將非淤世遷質固得行藏有儀乎道
達之任當今務先意在寫情疎通玄
理本寔開物事顯知機不必誦傳由

乖筌悟故佛世高例則身子為其言初審非斯人則雜蔵陳其映各統其朗拔終歸慧門法師說法之功律師知律之用今且隨相分位約務終篇俗有無施不可又陳無僧一人道則不輕末學亦開降外須博是以前傳所叙那勤四能即用以襯誠如引例何以明耶若夫聲學既豊則温詞雅聽才辯横逸則慧發勝衆彼覆此跌則軌躅成於明道如乖此位則濫罔翳於玄津但為世接五忝人經九燃俗利日隆而道引頗蹟所以坐列朝宰或面對文人學構疎蕪時陳鄙俚褒奬帝德乃類阿衡讃美徽猷翻同旒冕如陳滿月則曰聖子歸門悉略璋弧豈聞牀几若叙閨室則誦窈窕從容能令子女奔逃尊卑動色僧倫為其掩耳士俗莫不寒心非惟謂福徒施亦使信情萎革又有逞衒舞吻搖鼓無慚豔飾園逵闥光共馬斯並學非師授詞假他傳勇果前聞無思箴規遂即重輕同迹真誤混淆顏厚既增弥深癡滯寧謂道達豈並然耶

至如善權之對晤儲兩千紙不與其繁華真觀之拔難程神百句弥開其邪信故得存亡安其尊孝佳嚴審其郡邑詞調流便弃弃難窮引撓倫綜愜當情事能令倨傲折體儒素解頤便識信冥強頌聲載路今且略明機舉則得人開悟如此有背斯言則來誚掩化如彼輕試論矣臨機難哉唄匿之作沿世相驅轉革舊章多弘新勢討覈原始共委漁山或指東阿昔遺作陳音陵宜授未詳古述且叙由來豈非聲乘久布之象雅信口傳在人為高畢固難准大約其體例甚衆焉至如梵之為用則集衆行香取其靜攝專仰也考其名實梵者淨也寔惟天音色界諸天來覲佛者皆陳讚頌經有其事祖而習之故存本因諸諸梵聲唱必多其中高者則新聲助哀般遮極勢之類也地分鄭魏聲亦參差然其大途不爽常習江表關中巨細天隔豈非吳越志揚俗好浮綺致使音頌所尚惟以纖婉為工秦壤

雅梁音詞雄遠至於詠歌所被皆用深高為勝然則處事難常未可相奪若都集道俗或傾郭大齋行香長梵則秦聲為得五眾常禮七貴恒興開發經講則吳音抑在其次豈不以清夜良辰昏漠相阻故以清聲雅調駭發沈情京輔常傳則有大小兩梵金陵昔弄亦傳長短兩引事屬當機不無其美劍南隴右其風體秦雖或盈虧不足論評故知神州一境聲類既各不同印度之與諸蕃詠頌居然自別義非以此唐梵用擬天聲敢惟妄測斷可知矣唄匿之作頗涉前科至於寄事置布仍別梵設發引為功唄匿終於散席尋唄匿也亦本天音唐翻為靜深得其理謂眾將散恐涉亂緣故以唄約令無逆也然靜唄為義豈局送終善始者多慎終誠寡故隨因起誠而不無遠議頌讚之設其流實繁江淮之境偏饒此翫雕飾文綺糅以聲華隨卷稱揚任契便構然其聲多豔逸翳覆文詞聽者但聞飛哢竟迷是何筌目關河晉魏兼而重之

但以言出非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

詞豊易聽而開深信惟彼南服文聲
若林句若節之中和理必諧諸幽遠
隨墜難泝返亦希焉至如生嚴之詠
佛緣五言結韻則百歲宗為師轄遠
運之讚淨土四字成章則七部欽為
風素斯並無聲以廟其本故得列代
傳之或者聞日向敘諸讚唄續由聲
余聞非聲無以達心非聲不顯玄理
故歌詠頌法以為音樂斯言何哉必
有興陳未聞前喻義須銓哉節約得
使文質相勝詞過其實世談所非聲
覆法本佛有弘約何得擁清音而希
激楚忽稚衆而冒合夫斯識耶也京
輦會坐有聲聞法事者多以俗人為
之通問所從無由委者昌然行事讚
有常宗並臧德之昔濟未可排斥至
於聖指彝訓遍別兩序以命章述經
敘聖人法讚頌以標首雖復序頌文
別而開發義同古聖垂範於教斯今
賢祖承於事表世遠莫測其面斯非
想得其蹤信有依焉固非誕妄且大
集叢內合雜波騰卒欲正理何由可

靜未若高颺洪音歸依三寶忽聞驚
耳莫不傾心斯亦發萌草創開信之
奇略也世有法事號曰落花通引皂
素開大施門打剎唱舉拋擻泉貝別
請設坐廣說施緣或建立塔寺或繕
造僧務隨物讚祝其紛若花士女觀
聽擲錢如雨至如解髮百數數別異
詞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韻聲無暫
停語無重述斯實利口之銘奇一期
之走摭也餘則界得僧得其徒復弘
尋常達觀科要易悉故不廣也若夫
適化無方陶甄不一知微詎幾達信
誰焉然則堅信終乎我立知微極乎
想滅自斯階降漸次不倫達化以識
變為明通法以濫委為闇故身子謬
說無昇悟入衆首妄悔畢為識訶自
餘下凡諒難圖矣且道開物悟信乎
說道之功既非會正何能審觀止可
登機之務以意商量接俗之能存乎
此舉猶應執文信度懲革者希疑人
以倫固當非咎悠哉遐想通斯意焉
終南大一山沙門京兆釋道宣敢告
法儔曰竊以法流所被非人不弘須

世澆離多乖名實後學奔競本志尋
篝致混篇章凋殘者衆自梁已後
僧史荒蕪追討英猷罕有徵緝豈非
綴緝寡鮮聞見遂沉高行明德湮埋
難紀輙又涯揆且撥在言至於傳述
啟爵嘉績猶賢絶隆無聞於世所以
江表陳綂獲見琰觴之疇河北直都
灘琛散魏之侶莫聲冒於天漢盛行
動於人心並可指摸俱從物故曾以
暇日遍訪京賢名尚不聞何論景行
撫心之痛自積由來相成之規意言
道合仰託周訪務盡搜揚勿謂繁多
致乖弘略世之三史卷餘四百尚有
師壽豈喻釋門三五帙也故當徽有
操行可用師模即須綴筆更廣其類
豈不光闡僧海舟但聖蹤則釋門道
勝願思齊之有日俗流上達增景仰
於生常邪輙舒傳未冀期神之有據
耳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